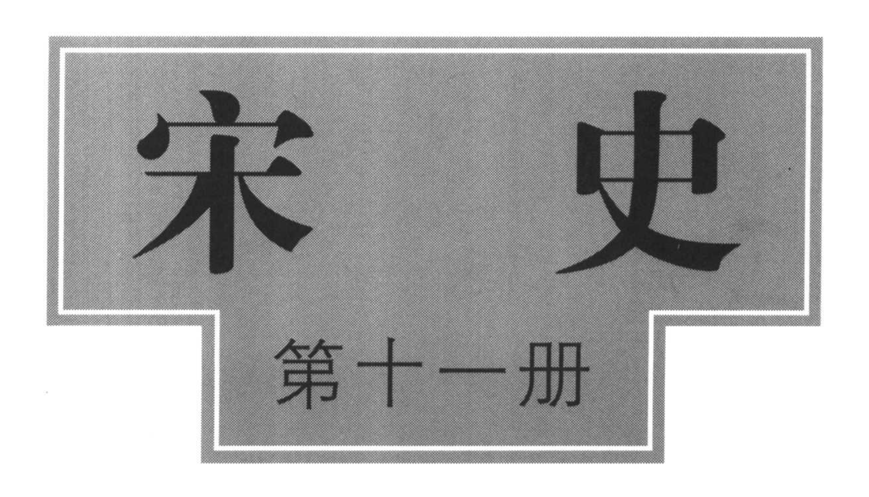


宋　史

第十一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主　　編　許嘉璐
副 主 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宋史/倪其心分史主編 .—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91-1

I. 宋… II. 倪… III. ①中國-古代史-宋代-紀傳體②宋史-譯文 IV. K244.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43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宋　史

(全十六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倪其心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667.5 字數 16,661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91-1/K・94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宋史》16 册　　2122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晉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達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崢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55 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 1027 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畂"、"畮"、"畆"、"𤰟"、"畒"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 784 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 76%。一般情况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决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拏挐(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拏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拏"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拏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拏"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挐"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敺”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菞)	褌(襢)
辯(誩誩誩)	蓋(葢)	MISSING(務勢)	善(譱)
飆(飇飈)	剛(㓻)	料(斮)	觴(醻)
餅(餅)	詬(訽)	躪(蹦)	舐(䑛)
豺(犲)	穀(穀)	櫺(檽)	疏(踈疏)
躔(躔)	罐(鑵)	騮(駵駵)	搜(揔)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骴(骴)	齏(韲)	美(媺)	踏(蹹蹹)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榛榛榛)
欻(歘)	悸(痵)	秣(餗)	蜿(蜒)
垂(㙃垂)	奸(姧)	彝(彝)	腕(掔)
齪(蹠)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韉(韉)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舄)
啖(噉)	秸(稭)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溆)
登(登)	贐(賮賮)	撇(撆)	璇(琁)
鐙(鞺)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鍥)	腰(䁐)
斗(㪷)	絶(鐖)	凳(凳)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搤)	框(閶)	麯(麴)	彝(彝)
愕(愕)	髡(髡)	紝(絍)	癰(癕)
鋒(鏠鋒)	攬(擥擥)	孺(孺)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輿(轝)

籲(龥)　　燥(㷋)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裵)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聸”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第”(《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第”一詞,據文意“第”當爲“笫”之訛,故校改爲“笫”。

“設俎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俎”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說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別，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減"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減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說明如下：

（一）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說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裏，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宋史》全譯出版説明

《宋史》是元朝末期史臣們編纂的紀、志、表、傳俱全的紀傳體巨著。記載的内容包括北宋、南宋。全書四百九十六卷,包括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二百五十五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浩繁的一部。其紀事上自趙匡胤"陳橋兵變",下迄陸秀夫背負幼帝蹈海身亡,記載宋朝十六帝二王共319年的歷史。

元至正三年(1343)三月,丞相脱脱等上奏,鑒於遼、金、宋三國的制度、典章、治亂、興亡,"恐因歲久散失,合遴選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書",用以"垂鑒後代,做一代盛典"。同月,元順帝下詔修遼、金、宋三史,"以中書右丞相脱脱爲都總裁官,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塔識、中書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張起巖、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吕思誠、翰林侍讀學士揭傒斯爲總裁官"。(《元史》卷四十一《順帝紀》)正式設局,分頭纂修三史。從至正三年(1343)開始纂修,到至正四年三月修成《遼史》,同年十一月修成《金史》,五年十月修成《宋史》。

至正三年(1343)任參議中書省事的蘇天爵在《三史質疑》中提到,當時保留下來的宋代官修史書,有"太祖至寧宗實録凡三千卷,國史凡六百卷,編年又千餘卷",還有理宗日曆二三百册,實録數十册,度宗日曆若干册(見《滋溪文稿》卷二十五)。元順帝至正年間正式纂修《宋史》時,又在江南等地購求殘缺的官修史書和野史、傳記、碑文、行狀等。可見元修《宋史》雖在宋亡後六十餘年,但宋代有關史料大都保存。在史料的處理上,《宋史》的編纂準《春秋》史例,疑事傳疑,信事傳信,不以己意妄加竄改,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原始史料的真實性。

《宋史》卷帙之浩繁,爲"二十四史"之首。篇幅長,又急於短時間内編成書,故參與此書的編著者比較多,有中書右丞相、領三史事阿魯圖,左丞相别兒怯不花,都總裁脱脱,總裁鐵木兒塔識、太平(即賀惟一)、張起巖、歐陽玄、李好文、王沂、楊宗瑞,史官斡玉倫徒、泰不華、杜秉彝、宋褧、王思誠,干文傳、汪澤民、張瑾、麥文貴、貢師道、李齊、余闕、劉聞、賈魯、馮福可、趙中、陳祖仁、王儀、余貞、譚慥、張翥、吴當、危素,另外還有提調官納麟、伯顔等23人。

《宋史》本紀共四十七卷,記十六帝二王,其編排順序爲:從宋太祖至宋欽宗爲北宋,時間是從公元960年至1127年四月,共167年。從宋高宗至衛王爲南宋,時間從公元1127年五月至1279年,共152年。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改蒙古國號爲元,時爲宋度宗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七年。1276年宋恭帝趙㬎降元,已表明南宋亡國,所以從這一年以後,《宋史》紀年改用元朝的年號。

《宋史》諸志也記事極詳。諸志的卷數和篇幅佔近三分之一,僅次於列傳。志書有《天

文志》十三卷、《五行志》七卷、《律曆志》十七卷、《地理志》六卷、《河渠志》七卷、《禮志》二十八卷、《樂志》十七卷、《儀衛志》六卷、《輿服志》六卷、《選舉制》六卷、《職官志》十二卷、《食貨志》十四卷、《兵志》十二卷、《刑法志》三卷、《藝文志》八卷。《宰輔表》五卷,記載整個宋朝的宰相和執政。《宗室世系表》二十七卷,記載兩宋的宗室。列傳部份,《后妃傳》、《宗室傳》、《公主傳》都是記載皇族中的人物。《諸臣列傳》一百七十七卷,類傳有《循吏傳》一卷、《道學傳》四卷、《儒林傳》八卷、《文苑傳》七卷、《忠義傳》十卷、《孝義傳》一卷、《隱逸傳》一卷、《列女傳》一卷、《方技傳》二卷、《外戚傳》三卷、《宦者傳》四卷、《佞幸傳》一卷、《奸臣傳》四卷、《叛臣傳》三卷、《世家傳》六卷、《周三臣傳》一卷、《外國傳》八卷、《蠻夷傳》一卷。

《宋史》的優點是:一,内容豐富,體例完備,志書詳細,列傳繁多。二,史料真實。《宋史》基本上是照宋代舊史而成的。在修撰的過程中,文字不加修飾,史料不隨意剪裁,衹是稍加排次而已,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記載。三,是一部最系統、最全面地記録宋代歷史的典籍,也是探討這一段歷史的入門書和基本參考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參考價值。

《宋史》的不足:一,存在着歷史的局限,同屬一事,記載矛盾。多處出現一人兩傳,内容迥異的情況。清代學者趙翼説:"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廿二史札記》卷二十四)二,記載錯誤,史實失真。由於宋史志書的史料來源,主要是宋人所修的《三朝史》、《兩朝史》、《四朝史》和《中興史》,四史體例没有劃一,元史臣將各史之志彙爲一志,未能融匯貫通,因此首尾不相應之處極多。

《宋史》最早的版本是"至正本",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杭州路刻印。次爲"成化本",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兩廣總督朱英在廣州刻印,後來的版本幾乎都是以此爲底本。"至正"和"成化"二本,今存者已是鳳毛麟角,難以覓見。"南監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間南京國子監刻印的。"北監本"是明神宗萬曆年間北京國子監刻印的。"殿本",是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刻本。"局本"是清德宗光緒六年(1875)由金陵、淮南、浙江、江蘇、湖北五個書局刻印。"百衲本"是 1934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用"至正"和"成化"二本配補影印而成,又同"殿本"作了對校,修訂了一些錯誤、脱漏之處,在行世的諸本中,是較爲標準的版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是 1976 年中華書局出版,以"百衲本"爲藍本,糾正了舊本中的訛誤、脱漏、衍文、倒置等許多錯誤,成爲《宋史》最通行的版本。

《宋史》全譯主編:倪其心。譯者:倪其心、李更、陳捷、顧永新、曹道衡、黄曉琴、劉建梅、吕玉蘭、楊麗嬌、陳曉强、趙燕、王學晉、于潔、汪聖鐸、張耕、王麗萍、舒雅麗、盧華巖、張和生、劉瑛、許紅霞、王嵐、劉虹、寧德衡、陳曉蘭、劉寧、吴鷗、馬辛民、劉延捷、李晉卿、閻萬鈞、賀嗣真、曹霜霜、趙二冬、張羿、海毓斌、袁明望。

宋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六册

第七册

第八册

第九册

第十册

第十一册

第十二册

第十三册

第十四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宋史卷二百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四

尹洙　孫甫　謝絳（子）景温　葉清臣　楊察

尹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户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爲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戒百官爲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税。

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

《叙燕》曰：

>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强，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概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盗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年輕時與哥哥尹源都以儒學出名。考取進士，調任正平縣主簿。歷任河南府户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考取書判拔萃科，改任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有能幹的名聲。因爲大臣的推薦，被皇帝召回朝面試，任館閣校勘，升任太子中允。適逢范仲淹被貶官，皇帝在朝堂中宣讀詔諭，告誡百官不要結黨營幫。尹洙上奏説："范仲淹素來忠誠堅貞，我與他是師生兼朋友的關係，也就是范仲淹的黨羽。如今范仲淹因爲結黨營幫被治罪，我也不能苟且免罪。"宰相發怒，革了他館閣校勘的職，再去任掌書記、監唐州酒税。

西北地區長期平安無事，尹洙寫了《叙燕》、《息戍》兩篇文章，認爲戰備不可鬆弛。

《叙燕》説：

> 戰國時期，燕國勢力最弱。兩漢的叛將，占領燕地藉助外邦，也不能守住自己，以公孫伯珪那麽强大的勢力，最後仍被袁紹制服。惟獨慕容氏乘石虎叛亂之機，纔兼并了趙國。雖勝敗的戰術不同，但大概地論説强弱，燕不如趙。趙、魏統一，那麽燕就更加不能抵擋。唐朝三大强盗連續作亂長達一百多年，但外敵不曾越過燕地侵犯趙、魏，可見燕地能獨立應付外敵。自從燕地落入契丹之手，契丹的勢力日益强大。顯德時期，雖收復了三關，但尚未全部收復燕南的土地。本朝初期，燕州開

師伐蜀伐吴，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鋭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内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

始與并州聯合，勢力更盛，然而朝廷衹派了些非主力部隊進行防禦。朝廷的軍隊征伐蜀國和吴國，泰然不顧兩河地區，這很明顯是因爲趙、魏足以制約。并州的敵寇既已掃平，就將全國的精鋭部隊全部用於對付契丹，也不能奪取其一寸土地。不久曾在趙、魏一帶駐兵百萬，但到敵人撤退時却不敢抗擊，世人多怪罪他們不出戰。但我軍負守城之責，有内顧之心，打起仗來不一定會勝，如果不勝的話就非常危險，所以不出戰未嘗是過錯。

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争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虚弱，孅人易以干説，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

探討當時的弊病，在於兵力没有分開。假如將軍隊分爲三路，在必争之地扎營，分出一部分兵力迷惑敵人，設下圈套以等待敵人進入。邊境堡壘向來堅固，派民衆守住，使敵軍駐扎在堅固的城堡之下，再乘機前後夾擊，就没有不會打勝的了。而我軍兵力不分開會有六種弊病：一是假如敵人蓄足勇氣來對待戰争，我軍便没有其他的抵抗阻擊了；二是我軍人多士兵就會懈怠；三是前代善於統兵的將帥必須問士兵的多少，而今派一個中等才能的人就全部統率他們；四是倘若大軍失敗，敵人就會長驅直入再無其他顧忌；五是一旦委托重兵給邊疆，京城就會虚弱，小人就容易亂政；六是雖將軍事大權委托給守將，但又不無懷疑，於是再命顯貴大臣監督，大軍的進退都由兩人商量决策，這樣我軍就不能靈活應變。如果我軍兵力分散開來就能將弊端全部改掉，這就會有六大好處。

勝敗兵家常勢。悉内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摇者，善敗也。昔者

勝敗是兵家常有的情勢。傾盡國内的力量來攻擊外敵，一旦失敗就會把所有的東西都丢掉，苻堅的淝水之戰、哥舒翰的潼關之敗就是這樣。可見制服敵人的關鍵在智謀而不在人多。將趙、魏和燕南，加上山西，那裏的百姓就足以守衛，軍隊也足够打仗。如果分别派人統率一方，將領能够獨立决斷，那麽即使一方軍隊失敗，其他部隊還在奮戰，哪裏會危及國家的安

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既久弭，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

全呢？所以軍隊雖在外失敗而國内根本没有動摇，這是好的失敗。從前六國各有國土幾千里，軍隊被秦國打敗，潰散後又重整旗鼓，打了幾百仗還没打到首都，這是對國家最堅固的守衛。陳勝、項梁率領關東民衆，早晨失敗晚上便滅亡，這是因爲他們的勢力是剛形成的。以全天下的廣大來謀自己國家的利益，不如堅守自己千里國土，而利用剛形成的力量，僥幸一次戰争的勝利，難道不令人疑惑嗎？戰争消弭已很久了，士大夫讀書學習，説百代都不會再發生戰争，不是極荒誕的人不會再談起戰争。然而戰争果真被廢除則已，倘若後世又進行戰争，那麼借鑒古人能多少使後世君主有所領悟，所以在此我考察推究了他們的勝敗。

《息戍》曰：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晋氐、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廪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

《息戍》説：

國家捨棄朔方，西部軍隊不出兵已有三十年了，但仍在千里邊境設置要塞，派重兵戍守。雖有外族部落屢次侵擾，但立即就被平定，然而屯兵戍守的費用，也已很多了。西戎的侵擾，遠從周朝就開始了，西漢的先零，東漢的燒當，晋代的氐、羌，唐代的禿髮，歷代都侵犯中原之國，成爲國家的大患。各朝興師平寇，都有成功，但由於戰争而使中原疲憊不堪的，以東漢爲甚，當時費用常以億爲單位來計算。漢孝安帝時期，羌人反叛達十四年，費用達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年，又經歷了七年的戰争，費用達八十多億。而到段紀明，費用裁爲五十四億，纔基本上將反叛的羌人消滅净。如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軍的統帥，擁有戍守的士兵十多萬。一個士兵每年的費用，不下二萬，騎兵與冗兵，按中等計算，衹總計供給費用，賞賜不包括在内，以每人十萬計算，每年的費用爲二十億。自靈武停戰以來，共計費用六百多億，是以前朝代的幾倍了。和平時期屯兵戍守，尚且如此，以後即使有其

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廪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飢，我必濟師，饋餉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

他地方的警報，西北的守軍也一天都不能撤去，這十萬軍隊，衹有增加而没有減少的時候。國家用高利潤來招募商人買糧食，傾盡四方的物資，但由於没有漕運，靠車運送糧食物資，也不過能供應邊陲幾個州的守軍罷了。年成并不常是豐收的，而國家對邊防軍的供給是經常、固定的，近年也曾稍有匱乏。倘若外敵乘我國饑荒，我國必須接濟軍隊，而糧餉應當由關中地區提供，這樣我們未交戰西部邊陲就困難危急了，這不值得憂慮嗎？

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户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貿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庇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内、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愼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鋭，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考察唐代的府兵，上等的州爲一千二百人，中等州爲一千人，下等州爲八百人。當今之計，不如徵募壯年百姓當兵，依照唐代設置州府，就會大大減少軍隊數量。而今日邊境地區雖有鄉兵制度，但衹在極邊遠的幾個州施行，那裏百姓户籍很少，不足以防備外敵。估計京兆西北的幾個州，上户可能有十多萬户，中户是上户的一半，應可得到六七萬兵卒。徵收他們各種實物賦税而不要改用其他東西來代替，如賦名叫帛賦的就不改收五穀，畜養馬的人又可免去他的徭役。人民以受到宗族的庇護爲榮幸，會樂意登記當兵。農閑時講習軍事，推舉有才幹并且勇武的人做什長、隊正，盛秋時候每十天檢閱一次，經常演習就像敵人來了一樣。用關内、河東的優秀士兵教練他們，全部取消京城來的禁軍，嚴格選擇守將，劃分他們所統領的地區範圍，讓他們有獨立決策的權力。讓他們分别統領軍隊就不會使兵權太大，而讓他們有獨立的决策權就會使將帥們更加自勉，加强守備，熟悉形勢，儲備的糧食多，教練的士兵精鋭，使外敵無機可乘，不戰而懼。《兵志》所説的“不靠敵人不來，靠我們有了準備”，這便是朝廷克敵制勝的方法吧？

又爲《述享》、《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凡《雜議》共九篇上之。

尹洙又寫了《述享》、《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與上兩篇合成《雜議》共計九篇上呈皇帝。

趙元昊反，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并柵壘，召募土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鋭卒數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傅文吏，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

趙元昊反叛，大將葛懷敏徵用尹洙任經略判官。尹洙雖被葛懷敏徵召，但更爲韓琦所賞識。不久，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用夏竦做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任副職，仍用尹洙做判官。尹洙幾次上疏論述戰争，請求皇帝在便殿召見二府的大臣商議邊事，并講求開寶年間以前用兵作戰的歷史經驗，特别作出英明的决策，來加强對邊疆的謀劃。又請求裁并營寨堡壘，招募地方部隊，减少騎兵，增加步兵。又上奏賣爵的詔令。當時皇帝下詔詢問攻守的計策，夏竦提出了兩條計策，命韓琦同尹洙上京奏給皇帝。皇帝采取了夏竦進攻的計策，任命尹洙爲集賢校理。尹洙於是趕赴延州謀劃出兵，但范仲淹堅持認爲不可出兵。回到慶州，適逢任福在好水川戰敗，尹洙因此派出慶州部將劉政的精鋭部隊幾千人，趕赴鎮戎軍救援，還未到，敵人已撤兵。夏竦上奏彈劾尹洙擅自發兵，尹洙被降職任濠州通判。當時輿論説任福的失敗，是由於參軍耿傅督戰太急迫。後來得到耿傅的信，内容是告誡任福，叫他保持鎮定，不要冒險輕進。尹洙因爲耿傅是一個文官，没有軍事責任而死在戰場上，又被當時人冤枉，於是寫了《憫忠》、《辨誣》兩篇文章。

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曰：

> 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强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簒晋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盗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悦。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

不久，韓琦知秦州，徵召尹洙任秦州通判，尹洙後又加直集賢院。他上奏説：

> 漢文帝是個德盛的君主，但賈誼議論當時的事情形勢，還説可爲此慟哭。漢武帝對外制服四方夷狄，加强君主的威嚴，但徐樂、嚴安還用陳勝滅秦國、六卿簒奪晋國作爲告誡。這兩個皇帝不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子孫能保有天下十多代。秦二世時，關東强盗興起。有人告訴他百姓正在造反，秦二世大怒，將報告者交給官吏治罪；有人説已將造反的人追捕盡了，不必擔憂，秦二世纔高興。隋煬帝時，四方軍隊都起來作亂，他身邊親近的大臣都隱瞞盗賊的數目，不將實情報告給他，有説盗賊很多的，都受到詰難。這兩位皇帝諱言國家危亂滅亡，所以秦朝、隋朝的宗廟社稷没幾年便成爲廢墟。陛下認爲今天國家的政治，與漢文帝時期相比

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强大之鄰，非特閭巷盗賊之勢也。

如何？在以武力制服四方夷狄方面，與漢武帝相比如何？我國的根本是仁義道德，陛下仁慈友孝愛護百姓，誠然是秦、隋的萬萬倍。然而今日西有不肯臣服的外族，北有强大的鄰國，并不衹是平日街巷中小盗賊的形勢。

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内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

自西夏背叛王命四年以來，邊塞苦於頻繁的侵擾，内地疲於長途輸送軍糧。軍隊長久在外而得不到休息，最終會有人趁軍隊疲憊時起來作亂。這就是《兵法》上所説的“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這個時候，陛下應當日夜擔憂警惕，以防備事變和杜絶禍源。陛下向臣下請教咨詢邊防的事，又能接受直言進諫，前代的君主，在勤勞寬大方面，没有誰能超過陛下。然而未聽説陛下爲宗廟擔憂，爲國家危亡恐懼，這就是賤臣感到憤慨和愁悶不已的原因。爲什麼呢？因爲如今命令屢次更改，恩幸太濫，賞賜没有節制。對這三點，應小心謹慎，事情都在於陛下的行動，并非有難以改變的情勢。然而因循不改革，那形勢就會日益變壞。臣説陛下不爲宗廟擔憂、不爲國家危亡恐懼，就是因爲這個。

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

命令，是君主用來取得下屬信任的。過去在民間，朝廷發布一道命令，百姓都會驚恐地看待；如今則不是這樣，而是互相私下議論，以爲不久就會更改，後來果然如此，這就使命令日益被下面人民輕視。命令被輕視，那朝廷就没人尊重了。又聽説群臣中有人進獻忠心的謀劃，陛下開始很聽信，後又有一人阻撓，便改變了主意。進忠言的人認爲皇上的信任不能有始有終，便很壓抑自己的計謀，以爲没有益處，這就是命令多次更改的弊病。

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内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内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

爵禄賞賜，是陛下所擁有的權。近來外戚、大臣以及士人，有的利用機會來謀求皇上的恩澤，這種從宫中直接向下施予爵禄恩澤叫做“内降”。我聽説唐朝政治衰落時，有時母后專制，有時后妃把持朝政，濫立恩

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内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

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内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疏遠之人，誠不能知内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户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往歲聞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悦服；或見優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嘆。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也。

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爲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内，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於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惠私植黨羽，名叫“斜封”。如今陛下威嚴的權柄出於自身，有才德的外戚、内臣，應當與大臣們共同討論然後提拔，何必要承襲唐朝“斜封”的弊病呢？而且如果大臣們順從這種現象，就會敗壞陛下的綱紀；如果不順從，就又會阻塞陛下的仁德。敗壞綱紀，是忠臣不忍做的；阻塞皇上的仁德，則又使威嚴的權柄被輕視。而且公正不阿爲國盡力，是朝廷對大臣的要求。如今皇上自己因私情阻撓他們，而又要求大臣不徇私情，難啊。這就是恩寵太濫的弊病。

賜予，是國家獎勵建功立業的手段。近年來，對於嬪妃伶官、太醫之類，賞賜過於豐厚。民間傳言，國庫中的金銀玉帛，都是祖宗一代代積聚的。陛下使用，不很愛惜，如今已經所剩無幾了。遠離宫廷的人，確實不會知道國庫豐盈或匱缺的數量，衹看到向民間索取的日益繁多，就知道國庫的儲蓄不豐厚。我也知道自從派兵駐守西部邊疆，國家的用度逐漸增加，國庫的積蓄，未必都用於賞賜，然而百姓不能家喻户曉，他們衹會看着陛下的行爲處事而被感召行動罷了。往年聽説邊疆將領王珪，因奮力作戰被賞賜黄金，百姓無不心悦誠服；有時看見歌舞藝人得到的賞賜太豐厚，就往往會憤恨嘆惜。人民的情感不可不考察。這就是不加節制的弊病。

臣所論述的三件事，都是人所共知的，但陛下的親信大臣衹知阿諛奉承而不講這些，直到如今。當今不僅四方外夷爲患，而且朝政日益腐敗但陛下不能覺察，人心日益危急但陛下還不瞭解。所以我希望先改正朝廷内部，再去改正外部。然後忠心的計謀就會逐漸被進獻，綱紀漸漸樹立，國家費用逐漸充足，戰士的心就會逐漸奮起。邊境的禍患，也就可以平息了。衹有深刻地考察秦朝、隋朝厭惡聽忠言而滅亡的教訓，學習古代漢朝君主不忌諱講國家危亡因此維持統治的經驗，日益革新仁德，讓民衆改變當初的

仁宗嘉納之。

看法，那麽全天下就有幸了。

宋仁宗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

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于賊者，正由城寨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滬，不至；命張忠往代之，又不受。於是諭狄青械滬、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晋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税，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

尹洙改任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適逢鄭戩任陝西四路都總管，派遣劉滬、董士廉營建水洛城，以連通秦、渭一帶的援兵。尹洙認爲以前我軍屢次被敵人困住，正是由於城寨太多而兵力分散。如今又增建城寨，這樣不行，於是奏請停建。當時鄭戩已解除四路都總管職務，却上奏請求讓劉滬等仍舊督修水洛城。尹洙感到不平，派人再召劉滬，劉滬不來；又命張忠前往代替他的職務，劉滬也不接受。於是下令要狄青將劉滬、董士廉逮捕交給官吏治罪。鄭戩不斷上奏陳述自己的觀點，朝廷最終將尹洙調到慶州并建了水洛城。後又調往晋州，升任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適逢董士廉上京上書控告尹洙，皇帝下詔派御史劉湜前往審訊，没有發現其他罪錯。但尹洙因爲手下將領孫用由軍校補任邊塞將官，從京城貸款來上任，没有錢還債。尹洙愛惜他是個有用的人才，擔心他會因犯法而撤職調走，曾借公用錢爲他還債，結果又被認爲是尹洙自己借去，獲罪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人都認爲是劉湜舞文弄法害了他。調往均州監酒税，感染疾病，帶着到均州上任的文牒到南陽訪求醫生，後去世，年僅四十七歲。嘉祐年間，宰相韓琦爲尹洙説公道話，於是朝廷追認恢復他的舊官，并將他的兒子尹構録用做官。

洙内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脩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説，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尹洙爲人内剛外和，博學多識，尤其精通《春秋》。自唐末經過五代，文風柔弱。到宋朝初年，柳開開始做古文，尹洙與穆脩又發展了這種文風。他的文章簡練而有法，著有文集二十七卷。自從趙元昊叛亂，尹洙無時不在軍隊中，所以對於西部邊防的事最爲熟悉。他的兵制學説，闡述作戰防守的勝敗，全面論述了當時邊疆戰争的利與弊。他還想訓練當地民兵代替守軍，以減少戍邊的軍費，作爲抵禦外敵的長期政策，但都來不及實施，趙元昊就已臣服，尹洙也被調離并且被治罪。

孫甫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録，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宴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年少時好學，每天誦讀幾千字的文章，仰慕孫何寫作古文。初次參加進士考試，取得同學究出身，任蔡州汝陽縣主簿。再次參加考試考中進士，任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推薦他的才能，升任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聘請他做永興司録，凡有公務，細微繁瑣之事都全部交給孫甫辦理。孫甫説："這樣待我，我可以離去。"杜衍聽了，不再將細小瑣事交給他辦。杜衍與他飲酒交談，孫甫都一定要引經據典地回答，談論天下的賢才俊傑，逐個品評他們的才能性格上的長處。杜衍説："我徵聘下屬官吏，却得到一位益友。"書生們也大多到孫甫這裏請教學問。

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

調知永昌縣，後監益州交子務，再升爲太常博士。蜀地使用鐵錢，人民苦於帶着很重的鐵錢輾轉貿易，所以想出個書寫紙文代替鐵錢的辦法，以方便經商貿易。轉運使認爲很多人僞造交子犯法，想廢除交子不用。孫甫説："交子可以僞造，錢也可以私自鑄造，難道因爲有人私鑄鐵幣，就可以將錢幣廢除嗎？衹需嚴厲懲治僞造者，不應因爲小人犯法就廢除有大利的事。"後來交子最終没有被廢除。杜衍任樞密副使，推薦孫甫給朝廷，任他爲秘閣校理。

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及前代變驗，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宫。每見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眚之怪，終致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宫也，四夷也。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震六年。每震，則有聲

當年，皇帝詔令史館、昭文館、集賢院三館官員提建議。孫甫進獻十二條意見，考察祖宗上代的歷史事實，比較當世政治上的失誤，再加以論述來勸諫皇上，名叫《三聖政範》。改任爲右正言。當時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了五六年還不停止，孫甫推究《洪範五行傳》以及前代災異應驗的歷史，上疏説："赤雪，就是赤災，是君主做事舒緩的自然感應。君主做事舒緩，就會使政事鬆弛懈怠，賞罰不明，百官失職，這就會招來大亂。西晉太康年間，河陰降赤雪。當時晉武帝怠慢政事，在後宫荒淫酒色。每接見臣下，大多衹講些平常的小事，不談治國的遠大謀劃，所以招來上天赤災的怪異，最終導致晉朝大亂。地震，是陰盛的表現。陰代表的是臣下，是後宫，是四方少數民族。這三種人不能太强大，過於强

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奸邪，以肅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强，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

大就會暗中生變而發生變亂。忻州是趙國的分野，連續地震了六年。每次地震，就有聲音像打雷一樣，前代發生地震，沒有持續這麽長久的。衹有唐高宗原來受封在晉地，到他即位，晉州連年發生地震。宰相張行成說，恐怕是女寵干預朝政，大臣懷有陰謀，應該在其尚未萌芽時就予以制止。後來武昭儀專權，幾乎篡奪了唐朝的江山。天地發生災變，固然不是虛假感應，陛下挽救舒緩的過失，最好的辦法是自己掌握威嚴禍福，經常做出英明的決斷，來威懾邪惡，整肅全國。救治陰盛產生的自然災變，最好的辦法是對外嚴防敵人，對內控制後宮。謹防外敵，就應責成大臣，使他們預先圖謀戰爭防備，深思熟慮成敗得失；嚴控後宮，就應將所有宮女妃嬪，除負責服侍皇上者外，全部驅逐出宮，而且要裁減對她們恩惠，使之不過分，這纔是應付自然災變的切實辦法。”當時契丹、西夏開始强盛，後宮張修媛被寵幸，大臣專政，孫甫因此進諫。

又言：“修媛寵恣市恩，禍漸已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

又說：“修媛恃寵放肆，施恩討好，禍患已漸漸萌生。皇后，是正嫡妻子，其餘都是婢妾罷了。貴賤有等級，日常應用的物品不應超越等級。自古以來寵愛女色，起初不加控制後來不能控制的，其災禍悔不可及。”皇帝說：“日常應用的物品都由有關部門負責，朕恨不知情。”孫甫說：“世人都說諫臣是耳目官，是溝通皇上不知道的信息的。我所講的前朝女禍，都記載在史書上，陛下是可以自己去查閱的。”

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斂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既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往往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威。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

西夏請求結盟，孫甫上奏論述結盟的一利與四害說：“派軍隊駐守以來，國用空虛。今天若能與其講和，則邊疆守軍可以減少，對百姓的徵斂也可減輕。這是結盟的一大好處。起初，契丹聲稱，曾派使者勸告戎人叫他們臣服中原。如今和議既已結成，契丹必仗恃其功勞。去年就有割地的請求，朝廷已增加每年賠給契丹的錢財，如又有新的要求，我們將怎樣拒絕呢？這是結盟的一大害處。自國家承平四十年來，軍事得不到整治，邊境有戰爭警報時，任用不熟悉軍事的將領，沒有訓練過的士兵，因此長期沒有成績。然而近來邊疆官員中有才能、智謀和勇武的人，往

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厮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强大之勢，自兹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西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

往又涌現出來，正在不懈地講解軍事，訓練士兵，以增强中原大國的威嚴。一旦因爲議和而鬆懈戰備，他們又會像從前一樣，在危急時刻必定不能任用。這是結盟的第二大害處。自趙元昊拒不服從朝廷命令，他始終不敢深入關中，就是因爲唃厮囉等部落没依附他，他擔心他們會成爲後患。如今中原與趙元昊講和，他每年獲得豐厚的賠償，必定會全力來制服這兩個部落，强大之勢，由此開始。這是第三大害處。而且朝廷自恃有長久安定的形勢，法令綱紀，都鬆弛不加整頓。等到在西方戰事接連失敗，我軍纔開始討論改弦更張、以便挽救從前的弊病。如今見戎人請求議和，苟且貪求平安無事，他日的禍患，就不可救了。這是第四大害處。所有這些利害的關鍵，希望陛下仔細加以考慮。"

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産無窮。既開其禁，則流于民間，無以限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

又說："張子奭出使夏州歸來，趙元昊又向我朝稱臣，然而請求每年賣給我們青鹽十萬石，又要在京城買賣貿易各種貨物，并要求增加每年送給他們錢財的數量。我認爲西人鹽數萬石，價錢不下十多萬緡。何况朝廷已許諾每年賜給他們二十五萬，如又允許他們賣鹽，那麽與送給契丹的物資數量相同。讓契丹聽到這一消息，那他們的貪婪之心又會産生了。况且自從德明的時候，就多次乞求給他們出賣青鹽放行，先帝以爲他們亂了法制，不聽從。等他們不停地請求，先帝要將德明的弟弟留作人質然後纔許可他們，這是用他們難以同意的事，來杜絶他們的念頭。鹽是中原最大的利潤，而西人的鹽，味道又超過解池出産的鹽，并且出産無窮無盡。開了西夏賣鹽的禁令，這些鹽就會大量流到我國民間，無法阻止。并且聽張子奭講，趙元昊自拒絶聽命以來，便收結人心，每次掠奪所得，隨即分給下屬，這樣他的兵力雖然强盛，但費用也隨即窘迫。當這個時候，最適宜用計困住他，怎麽可急不可待地與他講和，屈從他的請求呢?"

時陝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爲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

當時陝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返回朝廷，孫甫建議皇上詔令韓琦等人，評判陝西四路將領的才能，分爲上、中、下三等，罷黜其中最差的。保州兵變前，有人告發，大臣没有及時

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

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爲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

范仲俺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

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唐史》藏秘閣。

揭露他們。孫甫因此説樞密院正副使應當有罪，樞密使，就是杜衍。守邊將領劉滬在渭州營建水洛城，總管尹洙因爲劉滬不聽指揮，將要斬他。大臣中稍微偏向尹洙的意見，孫甫説："水洛城通秦、渭兩州，對國家有利，劉滬不該治罪。"因此朝廷罷免尹洙而釋免了劉滬。杜衍屢次推薦孫甫，尹洙與孫甫素來友善，而孫甫却没留一點情面，他的剛直誠實就是這樣。

孫甫曾説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無術，不可重用。皇帝責怪他，因此請求調出朝廷到外地任職，皇帝不允許。後來又上奏説丁度藉面見皇上之機請求升職重用，皇帝説："丁度未曾向我請求。"丁度則請求與孫甫辯論，并指責孫甫是宰相杜衍的門人。孫甫於是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後調到安州，歷任江東、兩浙轉運使。

范仲淹知杭州時，大多自作行事。孫甫説："范公是大臣。但我在這裏屈理徇情，就不能在别處申張法律。"因此對范仲淹也繩之以法，但退下後却稱贊他的賢能。後再度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改任直史館、知陝州，調往晉州。又任河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再升爲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京任侍讀。後去世，特追贈爲右諫議大夫。

孫甫性格剛直果斷，善於提出和堅持自己的意見，著有文集七卷，《唐史記》七十五卷。常講唐朝君臣的事情，來推見當時的治亂，就如身歷其境，而聽的人也清楚明瞭，就如親眼目睹。時人説："終日讀史書，不如一天聽孫甫講述。"《唐史》一書被秘閣收藏。

謝絳　謝濤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

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州榷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

謝絳字希深，其祖上是陽夏人。祖父謝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葬於富陽，於是後裔成爲富陽人。

他的父親謝濤，以文學品行著稱於世，以進士得官，任梓州榷鹽院判官。李順在成都造反，攻陷州縣，謝濤曾籌劃防禦的計策。叛軍被平定後，他因功升爲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戰亂之後，田園廬舍荒廢，皇帝下詔將土地給那些能占

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税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爲不可，詔從濤奏。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爲多，濤曰："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猶不聞有所毁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

有田土而又上交兩倍田租的人，於是肥沃的田土全被豪强大族占領，流民回來却無處可歸。謝濤收起詔書，將土地全部還給舊主。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回京後，因治理有功被皇上召到長春殿問話，并命他參加學士院考試。正遇上契丹入侵，宋真宗考慮親征，當時曹州、濮州多强盗，而契丹揚言要進攻齊州、鄆州，皇帝派謝濤知曹州。所屬各縣的賦税大多輸送到睢陽補充軍隊的糧食，這一年大雨成災，百姓苦於轉送糧食，謝濤於是將賦税全部留下不遣送。他上奏説："江、淮的漕運，每天經過睢陽，國家可以取漕糧作爲軍隊的糧餉。希望將曹州的賦糧留下，再由廣濟河供給京城。"轉運使議論説不行，皇上下詔聽從謝濤的奏議。曾出使蜀地回朝，推舉部下三十多人。宰相懷疑人太多了，謝濤説："如他們有罪，我願意受連坐。"奉使推舉官吏而實行連坐，自謝濤開始。很久以後，因馮拯的推薦，謝濤再被皇帝召去面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於是又兼任侍御史知雜事。真宗去世後靈車所經過的道路，有關官員請求全都毁壞城門、房屋，以便經過車輿祭器儀仗。謝濤説："先帝生前乘車封禪祭山時，準備了那麽多的儀仗，還没聽説經過一地時被毁壞撤除，而且遺詔葬事從簡。如今有關官員製作祭器奢侈過度，以致煩勞各州縣，這并非先帝的意思，希望下交少府裁減葬禮所用。"晋爲直昭文館，屢經升遷至太子賓客。

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爲統，以金爲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

謝絳因父親的蔭庇任試秘書省校書郎，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甲科，授任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於議論，喜談時事，曾上疏論説四民失業的事，洋洋數千言。天禧年間，上疏説宋應當以五行中的土德來統治天下。當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求以天爲統，以金作爲宋的德。皇上下詔知制誥討論，知制誥都説："用土德，則我朝應越過唐朝繼承隋朝；用金德，則應越過五代繼承唐朝。而太祖實際上是承受周的政權，怎麽可以不遵循傳繼的順序呢？"謝絳、董行父的建議都被廢黜不采納。

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

楊億推薦謝絳的文章，謝絳被皇帝召見面

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

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絶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國邑，傷稼穡；顓事者知，誅罰絶理，則大水殺人；欲德不用，兹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兹謂隔，其咎旱。天道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宣群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

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

昔兩漢日食、地震、水旱

試，升任秘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遇上母親去世離職，服喪完畢，仁宗即位，謝絳升爲太常博士。他根據鄭玄注的《禮經》和唐朝舊例認爲宣祖不是受命於天的祖先，不應與感生帝一起接受祭祀，請求以真宗來配祭。翰林學士承旨李維認爲他的建議不對。不久他就被調離京城通判常州。天聖年間，全國水災、旱災、蝗災不斷發生，黄河在滑州决口，謝絳上疏説：

去年京師發大水，冲毁民房，河水暴漲，幾乎淹没城市；今年又遭受旱災，百姓因瘟疫而死，地裏的莊稼焦枯，秋收無望。這都是大災異。按《洪範》、京房《易傳》都認爲輕視祭祀，違背天時，水就不會暢流；政令違忤時節，水失去其固有的性質，就會毁壞都市，損壞莊稼；專權管事的人太聰明，誅殺刑罰毫無道理，就會發大水殺人；要得到有品德的人却又不重用，這叫做張，張的災難是饑荒；上下都被蒙蔽，這就叫隔，隔的懲罰是旱災。上天降下相應的災難以顯示警告，大概就是這樣。陛下日夜勤苦，思考應付時下災變的對策，固然應該公布災情，改變治理教化，發布自我檢討的詔書，修訂順應時宜的法令，廣開言路以疏通壅塞現象，排斥奸臣以便減少陰。皇上的心意優柔寡斷，因而重要的是改革，號令發下去，没聽説有敢阻擋天意的人。

風雨、寒暑對於天時，是最大的信；這種信不降臨到事物上，上天的恩澤没有到達下面百姓，就有水旱災害發生。近來制定命令，有的兩三日就又改變，正在執行又突然下令停止，却要求風雨有規律，這可能麽？天下廣大，人民衆多，不走出房門，怎能盡知呢？而朝廷大臣，没聽説受到過幾刻鐘的召見，傾吐過隻言片語的好建議，從早到晚在皇帝身邊，不是受寵幸的就是奸佞的人，上下都被蒙蔽，那上天的報應就會不虛。

從前兩漢發生日食、地震、水旱災變

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

時，皇帝就會策免三公大臣，以示警戒恐懼。陛下提升任用宰相輔弼大臣，都是從全國精心挑選，然而國家政治道德并不昌盛，天時不順，難道是大臣輔佐不明達嗎？還是陛下的信任不篤誠？如果一定要使用某人，就應推心責成，以便徹底發揮他的才能作用；如果說他不行，就應改選賢良的人。近來奸邪的人易得進升，守正道的人常常困窮，政出多門，習俗喜歡走捷徑。聖上的心意本要得到天下所有的賢能之士，分別授官任職；而宰相却正在根據資歷提拔官吏，不敢對國事有所建議和陳述。想要得到賢德的人而不能重用所引起的報應，又可應驗了。

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塈。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

仁宗嘉納之。

如今烈日炎炎不減，蟲災逐漸猖獗，黃河洪水泛濫。如果仍循規蹈矩，施行尋常的政策，我擔心不足以答覆天意、回應深戒。古代，穀不豐收就降低膳食標準，災禍屢次來臨就不穿華麗的衣服，荒年不准塗飾屋頂。希望陛下下詔引咎自責，裁減太官的膳食，迴避在正殿中的朝見，允許士大夫不避忌諱直接上奏勸諫時弊。停止不急需的工程，省去無名目的徵收，不私施恩澤，改革時政，宣揚道德流布教化，讓天下休養生息。皇上的至誠感動上天，博大的恩惠遍及百姓，怎會缺少及時雨呢！

仁宗贊許并采納了他的建議。

會修國史，以絳爲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濤官西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麗正、史官之局，并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三館，更立秘閣于昇龍門左，親爲飛白書額，作贊刻石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遭譴延燔，未遑中

適逢編修國史，朝廷用謝絳做編修官，史書修成，升爲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當時他父親謝濤在西京做官，且年事已高了，他於是請求就便奉養，被調任河南府通判。又上疏論述說："唐朝麗正、史官的機構，都設在大明、華清宮中。太宗皇帝開始修造三館，另在昇龍門左邊建立秘閣，親自以飛白體書寫匾額，又寫作贊文刻在秘閣下的石上。景德年間，圖書漸漸增多，真宗皇帝便將國庫中的四間庫房增加做圖書室。這兩位聖君曾多次光臨，親加慰問，不時召見守衛國家藏書館的人。當時人人努力學習治國之道，研究藝文，知道天子非常勤勉地尊崇禮制，而名

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櫚叢接。大官衛尉，供擬滋削，虧體傷風，莫玆爲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寥寥册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爲聖朝惜之。願闢内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

臣高職，都根據這些來選擇。以前遭到焚毁，沒來得及修葺，有人援引兩省的先例，另建外館，但宿舍又低卑又喧嘩，與民房混雜連接。而大官衛尉，供給却更加削減，虧待國體、敗壞風俗，沒有比這更嚴重的。陛下不曾把華麗的車子繞到這裏，駐足莅臨，這空蕩蕩的册府，已有很長時期，沒有聽到過車馬到來的聲音了。輿論認爲皇上對道德的傾慕不及古代篤誠，對待書生士子也比從前要差。士子們沒有受到皇上的勤勉的邀請和訪問，所以崇尚因循守舊，不激勵自己，文化漸生弊病，我爲聖朝感到可惜。希望能開闢内館，恢復景德以前的舊制度。”皇上下詔許可。

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之徒，托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内結權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

謝絳雖在外做官，仍多次議論國事。他上奏說：“近年有些心懷不滿搗亂鬧事的人，假托術數，以先生、處士自命，身着短衣頭戴禿巾，在朝中勾結權貴幸臣，在朝外奔走州縣，甚至僞造詔書，傲慢輕視地方官吏。請求皇上嚴令禁止，把曾經以親筆手令賞賜給術士們的封號，撤銷收回。”

還權開封府判官，言：

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魯三書螟，《穀梁》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顓方面之埶：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辯僞無實，數蒙奬録；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同歸於弊。

回京後任權開封府判官，又說：

蝗蟲遍野，涌入城市，跳到官府寺廟，井裏溝中，到處都是。《春秋》上三次記載魯國的螟災，《穀梁傳》認爲是因爲魯哀公用田賦名目殘酷剥削人民所致。朝廷徵斂的法律，基本上公平，據我所知，似乎是官吏們不很稱職纔招來災害。凡今日掌管城市和百姓的人，都有專制一方面的權勢：有才的掠取功名，用嚴急作爲治理方法，有的僅憑口說，虚僞無實績，却多次蒙受奬勵、任用；愚蠢的衹知到期統計簿書，畏首畏尾。這兩種人的政治雖殊，然而却同樣有害。

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

治國的關鍵在養民，養民的關鍵在選官，官吏守法，人民就安定；氣氛和諧，災難就消失。希望先挑選幾十個大州縣，下詔公卿以下，被推舉任知州的人，可以自己徵聘所屬縣的縣令和下屬官吏，務求有治理才能的人，不要受資格限制。然後放鬆約束，允許他們獨自決策。以一年爲期上報治理狀況，再依此決定是留任還是撤去，必定會有

焉。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静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靈意誧讕，而聖言罔惑歟。

改變風氣、與官方按資歷任職不同的效果。漢代時，皇上下詔向京房詢問使災異平息的方法，京房用考核官吏的功績作爲對策來回答。我希望陛下廣泛詢訪司法官，廢除煩雜苛細的命令；申令財政官，減輕聚斂。不要興起大的罪案訟事，不重用急躁的人，務求清静安寧，保持深沉静默。《傳》説："大災年時，百官都設置但不强迫辦事。是講要省事。"當今災氣像這樣肆虐不止，美好的時刻總不來，這是皇上的靈意被歪曲，皇上的聖言被篡改。

會郭皇后廢，絳陳《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爲準也。"

適逢郭皇后被廢，謝絳陳説《詩經·白華》，引申后、褒姒的故事來勸諫，言辭非常懇切。調任三司度支判官，再升兵部員外郎。上奏説："近來用物越來越奢侈，賞賜過度，宫中的費用，去年共計是四十五萬緡錢。自今春到四月，則已有二十餘萬。早先下詔裁減節省費用，但官吏傳達文書，衹是去尋找咸平、景德時期的賬簿。賬簿没有保存下來，就不知怎麽辦。我認爲不如推近及遠，逐年考察每年的費用來進行裁減，不一定要以咸平、景德年間的數字做標準。"

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既而内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内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

當初，皇上下詔停止織細密的花紋和在衣服背部刺綉，禁止人們穿用這樣的衣服，并且説要從宫中開始實行。可不久給宫女們賞賜衣服時，却又向官府索取。又後苑製作玳瑁器，曾到市上索求龜筒。龜筒是禁物，民間不准擁有，可宫中索求不已。謝絳都建議廢除。他又説："號令多次改變就會傷害國體，是利是害如果偏聽一方就會迷惑。請求的人務求各自的建議都能施行，而地方官又深受意見不一之苦。請廢除從内宫降旨的做法，所以詔令都由中書、樞密發出，然後纔施行。"因此又奏上《聖治箴》五篇。

以父憂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核其實，以多寡爲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初改判禮院爲知禮儀事，自絳建請。

因父親去世辭職，服喪完畢，升爲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太常禮院。吏部考核選授官員，過去衹看有無職田，而不問多少，因此不公平。謝絳考查他們取田的實數，以多少作等級，那些有名無實的人都不用，人們認爲這樣好。最初將判禮院的官員改叫知禮儀事，是從謝絳建議、請求後纔開始的。

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瀕堰築新土爲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茭，以時其急，往往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

出使契丹，回朝後，請求知鄧州。離州城一百二十里，有個美陽堰，引湍水灌溉公田。水來得遠，水量又小，百姓沾不到利；在堰邊築新土做防堤，俗稱爲墩，大小墩又有幾十個，一年壞多次，每次墩壞總要調百姓增築。奸人儲蓄築墩用的柴草，在急用柴草時，往往偷决河堰堤墩，百姓深受其苦。謝絳考查出歷史上召信臣所建六門堰的遺迹，在距城三里的地方，曾堵蓄河水注入鉗廬陂，灌溉農田多達三萬頃。謝絳奏請重新修復此工程，可以免除州内人民每年的徭役，將水給予百姓，但未修成他就去世，年僅四十六歲。

絳以文學知名一時，爲人修潔醖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温、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説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謝絳因文學著名一時，爲人高尚廉潔寬容，所到之處，大興學校，曾奏請在各州建立學校。在河南修建國子學，教授學生，自遠而來就學的有幾百人。好接濟族人，喜歡賓客，因此，死的時候，家無餘財。著有文集五十卷。他的兒子有謝景初、謝景温、謝景平、謝景回。謝景平好學，著有詩書傳説數十篇，最後官任秘書丞。謝景回死得很早。

謝景温

景温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爲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

謝景温字師直。考取進士，任汝、莫二州通判，江東轉運判官。興建宣城百丈圩，評論的人認爲有罪，被降爲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年，知諫院邵亢爲其以前的事平反，調往真州，任提點江西刑獄。歷任京西、淮南轉運使。

景温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温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爲侍御史知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温劾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温察安石指，爲辨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温難違衆議，始云定當追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寖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己，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

謝景温平生未曾在朝中做官，王安石和他很友好，加上謝景温的妹妹嫁給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於是驟然提升謝景温爲侍御史知雜事。王安石當時正厭惡蘇軾，謝景温彈劾蘇軾過去奔喪回蜀地，乘船經商。朝廷派人六下其地抓捕以前的篙工、船夫追查此事，結果竟無一人證實。蘇頌等人彈劾李定不按服喪制度爲其母服喪，謝景温觀察王安石的意思，爲其辯解。不久此事交付御史臺審理，謝景温因衆人的議論難以違背，纔説李定應在喪期過後補行服喪。又説薛向不應當擔任侍從，王韶的邊報虚妄不實，漸漸地謝景温不合王安石的心意，但王安石還是以他從前幫助

過自己，衹將其改任直史館兼侍讀。不敢到任，外任知鄧州。

逾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温協力拓築，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

一年以後，升爲陝西都轉運使，因不接受司農的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授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爲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謝景温協助他開拓興建，論功升官，任命爲禮部侍郎。又外任知洪州、應天府、瀛州。

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未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右司諫王覿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語言，談禍福。景温在郡爲所惑，禮餉甚厚，遣十兵挈之入京。數遣子愷至其處；補李婿爲小史，使出入官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毆市人。爲政若此，尚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

元祐初年，升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未滿一年，御史中丞劉摯言其治理不當。右司諫王覿説："瀛州妖婦李氏自稱事奉九仙聖母，能替人溝通語言，談論禍福。謝景温在州中被其迷惑，送給她厚禮，派遣十個士兵帶她入京。多次派其子謝愷到李氏的住地；補任李氏的丈夫爲小史，使其能出入官府，助長其聲勢；以致縱容寵妾的弟弟，在集市上酗酒打人。如此爲官，還有什麽值得憐惜而不加譴責。"於是貶知蔡州。

三年初，置權六曹尚書，以爲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時章惇爲相，景温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迹所至爲境。惇用其説，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元祐三年初，設權六曹尚書，委以刑部。劉安世又檢舉彈劾他，於是改知鄆州，再知永興軍。當時章惇任相，謝景温説元祐大臣改變了先帝的政策，以及西夏人始終桀驁不肯聽命，應取消劃分部署，以馬迹所到之處作爲邊境。章惇采納了他的建議，調任知河陽，去世，時年七十七歲。

葉清臣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禄卿。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爲光禄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改鹽鐵判官。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親葉參，官至光禄卿。葉清臣年少時機敏異常，十分好學且善寫文章。天聖二年，考取進士，知舉劉筠很推重他的對策文章，將其選拔爲第二。宋朝的進士考試以策論文章而被選拔爲高等，始於葉清臣。任命爲太常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返回京城後任光禄寺丞、集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朝兼任三司户部勾院，改任鹽鐵判官。

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吏能否；興太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

上奏論述九件事：奏請派遣使臣巡行全國，瞭解百姓疾苦，審查官吏是否有才能；興辦太學，選置博士，允許公卿大臣的子弟補爲學生；重視縣令的任用；各科進士的選拔要求明察大

省流外官，無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愼出令，簡條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

是冬，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静，臣之道也。天動地静，主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熒惑犯南斗，治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啓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内侍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會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爲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

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内無重兵。以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脱不幸戎馬猖突，腹内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

義，考試策問；減少品流外官員，不得入朝爲官；聽任武臣服完三年的喪期；取消度牒僧人；廢除讀經一業；訓兵練將，慎出命令，精簡法令。所言多未能施行。外任知宣州，屢經升任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升爲直史館。

當年冬天，京城發生地震，上疏説："天以陽而動，是爲君之道；地以陰而静，是爲臣之道。天動地静，則君主尊貴臣子卑下。改變這些則發生禍亂，大地爲之震動。於是在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城發生地震，一會兒就停止；定襄同一天發生地震，連續五日不停，毁壞民房官舍，人畜死亡，大約十分之六。大河以東，波及一千五百里而達到城都之下，確實是災異。近來火星與南斗星的光芒相觸及，負責天文的官員相視而驚駭。陛下憂慮勤勞日理萬機，方夏泰寧，而一年之中，災害仍然出現。其中必有下失民望、上違天意之處，故降下警戒以啓迪純潔的内心。而陛下泰然處之認爲這不是異常現象，徒然讓宦官奔走四方，治佛事，修道科，這不是消除災變恢復正常的做法。不久范仲淹、余靖因進諫議論政事而遭貶黜，全國的人，鉗口結舌不敢談論國事者，將近兩年。希望陛下能够深刻地責備自己，廣泛接納忠正敢言之士，或許聖明威嚴的天意垂念體察，而吉祥的徵兆前來會聚。"奏疏呈上數日後，范仲淹等人都得以近遷。

適逢有詔令徵求直言，葉清臣又上疏陳述大臣專政，仁宗贊許并采納了他的意見。葉清臣請求外任，被任命爲兩浙轉運副使。挨着太湖有民田，豪門大族占據上游，水不得排出，而百姓不敢上告。曾經倡議并奏請疏通盤龍匯、滬瀆港使水流入海，百姓由此受益。以右正言任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

當時陝西正在打仗，上言道："如今將領平素不加培養，軍隊平時不加訓練，財物没有長期的積蓄，邊境稍有警報，則外無勇將，内無重兵。以西北二邊陲來看，好像大而無用的葫蘆，外表雄壯，中間空虚，什麽也没有。倘若不幸突發戰争，内地各城，没有辦法可以防守。自元昊

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甿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内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内侍用事者，多爲守懃游説，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爲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守懃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没，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爲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爲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黄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狀，詔文彦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有議者結中人、惑聖聽，以爲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彦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

安自稱帝，一直到入侵延州，其間已有一年了。而我方屯兵戍守無方，物資糧食不足，整年養兵，全不够用，連監牧馬，不久已空。使敦厚的農民無依無靠不得安身，這使我孜孜不倦思慮擔憂這個大葫蘆將要破損不堪。現在羌戎稍稍後退，變化欺詐不窮，怎應滿足眼前的小安，忘却前日的大辱？如又將泰然處之不思進取，那麽將來看待今日，就如同今日看待從前一樣了。”

元昊圍攻延州，既已解圍離去，鈐轄宦官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交替訴訟於朝廷。當時宦官中管事的人，大多爲盧守懃游説，朝廷評議減輕盧守懃的罪，而將計用章流放到嶺南。葉清臣上疏説：“我聽説衆人議論，延州被圍時，盧守懃先對范雍號啕大哭，出主意派李康伯去見元昊，這是貪生怕死的打算。計用章認爲事情危急，不如退守鄜州，李康伯於是有了‘爲國家的危難而死，不可出城去見賊寇’的話。自從元昊退兵以後，盧守懃害怕金明的失敗、二將的損失，朝廷要歸罪於邊將；又想倉促之間説出的話，一旦被别人揭發，則有難以預料的災禍。於是抵賴先前的議論，嫁禍於人，首先上奏陳述，希望取信於皇帝。正如黄德和誣奏劉平，想免除敗退的罪過。隨後又聽説計用章也上疏指責盧守懃的所作所爲，詔令文彦博審理此案，不分是非曲直，就匆忙判處計用章、李康伯有罪，特赦盧守懃。這必有議論者勾結宦官，迷惑聖上的視聽，以爲將要在邊境用兵，不可以輕易興起大案。我觀察前史，魏尚、陳湯雖然有功，尚且不免被削去官爵，貶爲官府中負責查詢驗證的小吏，何况是擁有軍隊保存自己，觀望不出，肆意縱容羌賊，攻陷一城，擒獲二將。大罪未被懲處，他又掩蓋自己的過失，虚妄上奏，這樣的罪行不查辦，什麽罪不能寬容？假設計用章説過退守鄜州的話，祇能因畏懼怯懦而獲罪；而盧守懃謀劃面見賊寇的行動，就是叛國投敵。對二者的責罰，誰重誰輕，希望詔令文彦博審理糾正這個案件。如果計用章之狀果真虚假，盧守懃的罪果然清楚，計用章改判重罪，輿論也不會反對。不可偏聽一面之詞，以損害推行王道不徇私結黨的大義。”後來

判罪定案，盧守懃僅被貶爲湖北兵馬都監。

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吕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逾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以清臣爲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悦之，即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户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逾六千頃。

當時西部的戰事未停，急於經費，中書奏呈選定三司使，葉清臣最初不在候選之列，皇帝説："葉清臣有才能可以任用。"提升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奏請編前後的詔敕，使官吏不能欺騙，冗繁的賬簿，一律删去。內東門、御厨皆由宦官掌管，一切索取，官吏不敢過問，於是作契約文書以檢查其出入之數。葉清臣與宋庠、鄭戩平素友好，被吕夷簡所厭惡，外任知江寧府。過了一年，進入翰林院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遭遇喪父，諫官認爲葉清臣懂軍事，奏請起用他戍守邊地。等到守喪期滿，宰相陳執中平時不喜歡他，即任命他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取道京城，於是請求奏對，改知澶州，升爲尚書户部郎中、知青州。調知永興軍，疏通三白渠，灌溉農田超過六千頃。

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劘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憸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向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宫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宫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

仁宗親臨天章閣，召見公卿大臣，出示手詔詢問當世急需辦的事。葉清臣聽到後，逐條回答皇帝的問題，詳細論述時政失誤，所言大多切責權貴。并且説："陛下想止息追逐名利的現象，此事涉及中書省。若宰相裁減抑制争名逐利之輩，就會風俗淳厚，人們就會懂得知足；宰相用諂媚奸佞的人，則形成貪榮冒進，激起污濁的風氣。以前有在管庫供職的官員，每天衹想着走當朝權貴的門路。入則拿街談巷議，蠱惑視聽；出則私下透露社稷國家的政論，以此炫耀世俗之輩。一旦這些人升任職守，就會用這樣的行爲來對待工作。連日文人學士競相效仿此風，出入權貴之家，世俗有稱爲'三尸'、'五鬼'之號的，竟然在館閣列職，或者在各部。臺諫官爲天子耳目。現在則不然，都做了宰相的幫凶。宰相所厭惡的人，則搜集他們的小毛病，公然打擊；宰相所喜歡的人，則從旁唱和，預先關照。中書省發出政令有不切實際的，賞罰不當的，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説一言。皇帝有微小的過錯，或後宫小事，就極言過失，表示敢於直諫。供職没有一年，升官已經超出平常的等級。宋禧身爲御史，

取笑四夷，不加呵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剥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

勸陛下在宮中設犬設圍，以爲防守。削弱國家的大體，取笑於四方，不加以呵責，升爲諫官。王達兩次任湖南、江西轉運使，所到之處苛刻暴虐誅奪百姓，流配無辜的百姓，因爲是宰相的故舊，超常提拔他，於是有河北的任命。這樣，形成了競相走門路的風氣。”其他所列出的利弊很多。

會河决商胡，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户部副使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

黄河在商胡决口，北道糧食供應艱難，又授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以往的制度，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被任命，衹説是“權使”，從此分爲三等。因爲户部副使向傳式不稱職，奏請貶出。皇祐元年春天，皇帝到便殿，向左右近臣詢問邊防的計策。清臣上對策，大略的意思是説：

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内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内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樽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膻。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

陛下親臨天下，二十八年，未嘗有一天休息。而西夏、契丹每年成爲邊患，難道不是文武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揚威德而平息四方的原因嗎？以前王商在朝廷時，單于不敢抬頭看他，郅都到代地邊關，匈奴不敢犯邊。現在朝廷内則輔佐大臣寡謀失斷，綱紀不振；邊疆則兵卒不能常備不懈，武將則不能蓄養士兵，使得外敵能够入侵。慶曆初年，劉六符來犯，宰相没有謀略，不能在談判中取勝，以破其謀，六符開始也懷疑大國有人才，隱藏奸計未曾暴露。已經知道我們的虚實後，於是肆意猖狂。衹煩勞一使者，坐使二十萬財物，百姓的血汗，送給契丹，這是有識之士，爲國家嘆息的原因啊！

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爲名，即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

現在下詔問：“北邊的使者到朝廷，以伐西戎爲名，要有所强求，怎麽回答？”臣聽説協定上所記載的，彼此無求。况且元昊反叛侵犯我們邊界，連年派兵討伐，契丹坐觀我方出兵，豈有絲毫幫助？現在契丹出師，動輒要求我們幫助，是違背盟約，不是太過分嗎？如果讓能言善辯的人，判定是非曲直，約他一戰，以破其謀，我方

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慴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絶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愨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

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内帑，本備非常。今爲

有理而他無理，豈不懼服？如果他不知過錯，或者肆意侵犯，在河朔遭災之餘，田野没有農户房屋，我方衹要堅壁自守縱然他們深入内地，能久居嗎？没有他們所要的糧食，則極可能逃走，然後我們選擇驍勇善戰的將士，阻絶他們的歸路，設置伏兵，首尾截擊，若不能就擒全部，也要大敗他們。

下詔問："有輔佐之能，方面之才，與能擔任將帥的，如今誰可當此重任。"臣以爲不怕没有人，就怕有人而不能用。輔佐大臣，深懷忠義的，莫如富弼。能鞏固社稷的大臣莫如范仲淹。熟諳古今典章制度的莫如夏竦。議論突出的，莫如鄭戩。有鎮守一方的才能，能整肅軍紀的，莫如韓琦。臨大事能决斷的莫如田況。剛强果斷没有顧忌的，莫如劉渙。寬宏豁達有謀略的，莫如孫沔。至於元帥、副將，可貴的是能運籌帷幄，不必親自上戰場，王德用一貫有威名，范仲淹非常熟悉軍事，龐籍久在邊防任官，都是人選。狄青、范全很能够駕馭兵衆，蔣偕沉毅有謀略，張亢從容有膽略，劉貽孫勇武果斷，王德基忠厚神勇，這些人可補副將的人選。

下詔詢問説："朔方有災傷，軍儲缺乏。"這是三司没有調度得當，轉運使不稱職，不是一天了。以前不追究，現在又不復追查，臣没有看到這類做法的好處。再如施昌言承接了有了很多弊端的政務，纔要竭盡思慮，辦理要務，一旦與賈昌朝相違逆，就被調任，軍儲怎能不乏？自從去年秋八月，計劃買糧，而昌朝有不同意見，到今年春天尚未定奪，税賦何能得豐？先朝設國庫，本來爲應付非常時用，現在因爲主官小氣，分開彼此，不以軍備急需之

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詿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請厚奉，或身爲内供奉而有遥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

用，我不知爲何如此。軍糧至重，轉運艱難，不如重立賞罰，平均數以萬計的賦糧，使富民不錯過機會，使他們納糧，以免受杖罰，必能速辦。能節約以減省費用，逐漸走向正常。德政頒布，是天下的福氣。近來多有低級官員逾禮請求厚禄，或者有在朝廷作官供奉又有遥領俸給，或有觀察使趁便爲自己占留後之封，僥幸之門日益開擴，賜給無度。如果令有關部門執行時，都遵照舊規，物力緊張也可緩解。

詔問："戰馬乏絶，何策可使足用?" 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户一馬，中户二户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

下詔詢問説："戰馬絶少，有何辦法可使够用?" 我以前在三司時，曾經陳奏養馬制度的弊端，占良田九萬多頃，每年費錢百萬緡。平常之數，有三四萬，急有徵調時，一無可用。現在想不費錢財而軍馬立刻備辦，不如把馬匹養在河北、河東、陝西、京東、京西五路。上户養一匹馬，中户二户養一匹馬，養馬的人可減其一丁之役。這樣可坐收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了。

時清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

當時清臣因爲河北缺乏軍糧，從汴水漕運米由河陰運輸到北道的有七十餘萬；又奏請發大名庫的錢，用以幫助邊境買進糧食。而安撫使賈昌朝擱置詔令不服從，清臣執意相爭，并且上書奏陳昌朝專横跋扈不服從。宰相正要折衷，於是調任昌朝去鄭州，罷免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死於任上，追贈左諫議大夫。

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承祐妻舒王元偁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爲殿前副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 清臣曰："是終爲徼幸。" 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

清臣天性豪爽，遇事果斷，奏對無所隱瞞。郭承祐的妻子是舒王元偁的女兒，封郡主，給俸禄；承祐任殿前副都指揮使，他的妻子因爲没有加封，奏請增加月俸，清臣執意上奏不同意。仁宗説："承祐管禁軍，妻子又是王侯之女，應當優待。" 清臣説："這是裙帶之風。" 於是把奏章揣在懷裏，不執行。幾次上書議論天下事，奏陳九議，十要，五利，都是當世可以施行的。有文

利，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均，爲集賢校理。

集一百六十卷。兒子葉均任集賢校理。

楊察

楊察字隱甫。其先晋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爲合肥人。

楊察字隱甫。祖先是晋人，跟從唐僖宗入蜀，家在成都。到祖父楊鈞，跟從孟昶歸順朝廷。楊鈞生子居簡，在真宗時作官，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曾經在廬州作官，就成爲合肥人。

居簡生察，景祐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

楊居簡生子楊察，景祐元年，考取進士甲科，任將作監丞、通判宿州。升任秘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朝爲開封府推官，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任江南東路轉運使。屬下官員因爲楊察年少，輕視他。到了行部時，多次揭出奸隱，衆人纔敬重服從他。楊察在部時，專門以核舉官員爲急務。有人議論他，楊察說："這是按察的職責，如果貪慕虚榮錢財，那是庸俗官吏的能事，何必用我！"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當時有人上書信請求罷去有關部門糊名以免作弊的考試方法，以及變革考試規矩，使文風放逸因襲唐朝。楊察因此說："防禁一旦破壞，請托之風又會興起。而且文章没有今古之别，惟有主題思想是主要的，如果任由隨便，也不是唐朝科考之意。"議論於是停息。

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公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郯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

晏殊執政，因爲要迴避岳父，調爲龍圖閣待制。因服母喪去職，服喪結束，又任知制誥，授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升任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談論無所避諱。詔令推舉御史，上奏建言說："臺諫是對朝廷負責的，巡察糾正不法官員，應有通古今治亂的正直之臣纔行。現在參核的規矩太細碎，稍有小錯，都不選用，恐怕英偉之士，或有遺落的。"御史何郯以他論談事情没有根據，中書省詢問。楊察又說："御史，以往可以根據傳聞；縱使所言不當，自有朝廷選納。現在在是與不是之間，就被責問，我恐怕臺諫官員會怕得罪而緘默，不是廣開言路。"

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户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

又幾次因爲上言論事而得罪宰相陳執中。不久，三司户部判官楊儀請求貶官，楊察被牽連在

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復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府時誤判笞刑罪，雖然革去官職，仍知信州。調任揚州，又起用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升任禮部侍郎，又權知開封府，又任命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

内侍楊永德毁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即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户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逾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

宦官楊永德在皇帝面前詆毁楊察，三司有訴訟，文中牽連衛士，皇城司不立即查辦，詔書命令移交開封府審訊。楊察因此乞求辭去三司職務，調任户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升承旨。過了一年，又以本官任三司使。吃鐘乳過量，生癰病而死。追贈禮部尚書，謚號宣懿。

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爲制誥，初若不用意，及稿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無子，以兄子庶爲嗣。

楊察有風度儀表。幼年失去父親，七歲纔會説話，母親很知書達禮，經常親自教育他。作文章很敏捷，起草詔令，開始好像不經心，等到稿成，文辭典雅得體，被當時人稱道。遇事决斷，勤政守職，事再多也不厭煩。癰病剛發作，還能見皇帝問對，謀劃財賦，回家後大病發作，人們認爲他得病是因太勞神。有文集二十卷。無子嗣，過繼哥哥的兒子楊庶。

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毁瘠而卒。時人傷之。

弟弟楊寘，考取進士第一，通判潤州，因爲服母喪不赴任，哀傷過度而死。當時人都爲之悲痛。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内嘉靖，上下安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徼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因群材以更内外之治，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爲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謇謇，無所附麗，爲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圖報稱哉？

論曰：仁宗在位時，宋朝興起已有一百年，海内和平上下安逸。但法制日益鬆懈，争官的弊端多了。自有西部邊境戰争，關中被困擾，皇帝憐憫百姓，奮然想起用人才改革内外，當時俊傑輩出。尹洙關注軍事，也論及天下之事。孫甫極力評論朝政，都以文采、品德知名，謝絳的文詞和議論尤其爲當時的儒林所推崇。朝廷正要重用他，不幸去世。最後，葉清臣、楊察高中進士，没有幾年位至侍從，在朝忠心耿耿，不趨炎附勢，爲一時名臣。難道不是出於皇帝的提拔，所以勤奮自勉，以圖報答皇帝嗎？

宋史卷二百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五

韓丕　師頏　張茂直　梁顥（子）固　楊徽之 楊澈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修　杜鎬　查道（從兄）陶

韓丕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爲曲陽主簿，契丹攻城，陷没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書于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爲人講説。常有山林之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文州，與之偕行，遂薄游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

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黄中、徐鉉同知貢舉。丕屬思艱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虢州，就改職方郎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

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親韓杲，在後晉開運年間，爲曲陽主簿，契丹攻城時，死於非命。母親改嫁他人。韓丕幼年孤貧，但有志向和操守，曾讀書於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并能爲人講説。常有山林避世之志，家雖貧寒，但處之安然。及年長，始學文。開寶年間，鄭牧知文州，與韓丕相偕而行，於是漫游兩川。等到鄭牧調任成都，劉熙古將其請來安置於門下，掌管書信與奏章，并將孫女嫁給他。

太平興國三年中進士，名聲大盛，公卿之中多有推薦者。曾著《孟母碑》、《返魯頌》二書，人多有背誦吟讀者。出仕任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舉薦其文章德行，替代歸來後，以文學考試中書，被拔擢爲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衣而飾魚。没多久，又改任左拾遺。八年，調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年，加任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黄中、徐鉉同知貢舉。韓丕屬於那種文思遲鈍的人，及引經論典奉命書寫，則傷於拖延耽誤。宰相宋琪性格褊急，爲此對韓丕常加以督責，或加以戲弄，韓丕心中不平。又有舍人王祐以前輩自居而持其意氣，經常欺侮并當面用語言貶損韓丕。韓丕就上表請求調任外郡，出知虢州，就地改職方郎中。端拱初年，拜爲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

韓丕起於寒素，以恬静淡泊自處，從不奔波

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職，充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祥符二年，卒。

丕純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於權臣名宦門下，太宗甚爲嘉許器重他。淳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因遲鈍不敏而難以爲用。不久被罷職，充任集賢殿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移任金州。召還後，充任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祥符二年，去世。

韓丕純厚而謹慎，不多言似不能言者。歷任州郡，雖不優於吏事，但能以清高耿直自持，時稱其爲忠厚長者。

師頏

師頏字霄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關右。

頏少篤學，與兄頌齊名。建隆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爲解州推官。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頏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金紫。

時西鄙用兵，餫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爲盜。頏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眞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于外，累召對，詢其文章。頏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葬，給其子

師頏字霄遠，大名內黃人。父親師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官至永興節度判官，因此安家在關右。

師頏少時勤學，與兄師頌齊名。建隆二年考中進士，竇儀主持貢舉考試，選拔他爲上第。出仕任耀州軍事推官，後因病解職，久不赴調。開寶中期，復爲解州推官。太平興國初年，召還朝中，遷任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就職改任著作佐郎。任期屆滿，遷任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受秦王廷美借公庫藏緡錢一事的牽連，降職爲乾州團練副使，不久又官復原職。太平興國六年，改授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後移任知簡州，轉起居舍人。曾因公多次被去職，後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師頏所至之處，都以簡靜的方法去管理，蜀人頗感便利。替代還朝後，遷任侍御史、知安州，受賜緡錢二十萬。又移任朗州，後被破格拜爲工部郎中，受命知陝州，并受賜紫衣而佩金魚袋。

時逢西境用兵，從糧道逃出來的，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爲盜。師頏派兵員嚴加巡查和緝捕，盜賊逃往其他地境。師頏又改任刑部郎中，沒多久又被召還。眞宗以其是舊人，且素負才望，并念其長期居官在外，故多次召對，詢問其文章學識。師頏謙遜而不外露，皇上更加嘉許。第二天，命以本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第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又與陳恕共同主持貢部考試，又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不久去世，享年六十七。有詔派遣官員護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

仲回秘書丞奉終喪。

頏曠達夷雅，搢紳多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説，殿中丞。

以奉終喪。

師頏曠達而平易儒雅，搢紳多羨慕其操守和風度。平生有文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説，殿中丞。

張茂直

張茂直字林宗，兖州瑕丘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彦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鬒，惜爲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

張茂直字林宗，兖州瑕丘人。父親延昇，以經學之術教授鄉里。茂直方值少年，慕容彦超據守州城，被驅趕着去守城墻。等到周師破敵，圍裹着守城者讓列坐，將要斬首。有卒持刀對茂直説："你頭髮黑而稠，可惜要被你脖子的血所污染，不如先殺了你吧。"茂直答應了，未等刀刃及髮而收刀，遇機會得以釋放。以後茂直便勵志求學。

開寶中，州將器其爲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泰州。爲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静安軍。軍不領縣，城闉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

開寶年間，州將器重其爲人，首先將他舉薦，并且給錢五萬，助其行裝。二年，登進士第，出仕任海州推官，進升司農寺丞、通判泰州。後被轉運使韋務昇誣告，流放監禁於梓州富國監。替代歸來後，自己向上陳訴得以昭雪，官復通判静安軍。那裏軍不管縣，城門之外，便是深州的下博，茂直奏請割下博歸軍管。官職進升爲著作佐郎。扈蒙推薦其才幹，又改任秘書丞。

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爲詩什，遇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

恰逢福州民因田地爭訟，命茂直查驗審判，將行時，被留而不讓走。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正老實，命其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益王好學，多寫詩篇，待茂直甚厚。雖收受應時水果之賜，也不忘分其品嘗。王曾經派使者去徵求詩篇，茂直援筆一揮而就，王甚爲稱贊欣賞。

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并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即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頏輩相繼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閣，會元傑生旦，遣持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

端拱元年，聖上召對，賜紫衣而佩金魚袋。數日後，改任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還是藩王時，茂直與朱昂并在諸王府，每參與宴席聚會，屢因詩酒酬唱而互識其名。真宗即位後，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朱昂，與梁周翰、師頏之輩相繼爲知制誥。茂直既入西閣，恰逢元傑生日，派人持禮幣爲賞賜，并召茂直復至舊府，被當時人們認爲是很榮耀的事。

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

茂直厚重樸實但寡於言語，晚年多病，才思梗澀不稱職。改任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

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

梁顥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顥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顥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顥發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疏曰：

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梁涓，成武主簿。祖父梁惟忠，以明經歷佐使府，官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親梁文度早逝，梁顥被叔父養育。王禹偁鄉貢出身，梁顥依以爲學，曾以疑義請教於禹偁，禹偁拒之不答。梁顥發憤讀書，不滿一月，復有所問，禹偁大加看重和贊賞。初考進士，不中第，留住宮闕之下。向皇帝獻疏說：

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

臣歷觀史籍，唐氏駕御天下，列聖間有所出，人文闡耀，尚且渴望於共治，旁求衆多俊彥，設科開選，逾四十等級。當時握筆之士，文質彬彬如鳥翔集，下筆表著各闡所以。左右前後，有忠有良，教化根源、建樹治本，使唐氏之統御能享三百年，乃得人之由也。

五代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奈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咈於心者推而黜之，寧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闒茸妄進，濫厠科場者，間亦有之。

五代不興人才競逐，致使政治體制日漸淪亡。國家興儒，可追溯到夏、商、周三代。方今科名選士之設置，致使學識造詣很深的人齊集於此，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獻於諸侯之前，臨考於春官之手，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奈何所取不出於詩賦、策論，合乎我心意的就引進使之得以進升，違逆我心意的就推而使其被黜退，這裏邊難道就没有濫進枉黜之失誤嗎？其間猥賤之徒也可能得以妄進，濫竽充數者也側身科場，或許都有。

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則内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厚風俗也。況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

如說陛下特別照顧孤寒沉滯之士，不論是否賢良，全部提拔進升，并一視同仁。臣私下覺得并非確論。所謂賢人在上，則應内君子而外小人。有如香草臭草同置一器之内，决非可以正人倫、厚風俗也。況且丘墟園圃之下，豈無才宏德茂之士。陛下誠然能設科選拔異等之士，使之陳說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捨，希望有益於治國安邦，而决非詩賦、論策之小

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

疏上，不報。

雍熙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并召爲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司、登聞院。顥在大名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顥坐貶虢州司户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内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

真宗初，詔群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爲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修《太祖實録》，表顥參其事，又同修起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群臣邊事，顥上疏曰：

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

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玩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鑾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

技，衹不過是爲了應對主考官員的要求而已。

疏上，没有答覆。

雍熙二年，再次應試進士，廷試時，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授任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并召任爲右拾遺、直史館，賜穿緋衣。判鼓司、登聞院。當時，梁顥在大名府輔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適逢翟馬周犯事，梁顥受牽連被貶爲虢州司户參軍。起復後知任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回朝後，遷任殿中丞。很快，又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遇母喪離職，喪滿起用令赴職，改任右司諫。

真宗初，詔令群臣上書言事，梁顥當時正出使陝西，就在途中作《聽政箴》獻上。還朝後任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當時詔令錢若水主持重修《太祖實録》，上表奏請調梁顥參與其事，又同修起居注。皇上出行停駐大名府，詔訪群臣對邊防事宜的看法，梁顥上疏説：

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於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衹給個别人，罰不可以少有缺乏。故《兵法》説："罰之不行，就像嬌慣壞了的孩子不可用。"又説："善於爲將者，威震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所以孫武斬隊長而士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人乃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

前一個時期命將出師，乘着秋天邊塞準備齊全，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却逗留觀望而無謀，守城將士輕忽敵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致敵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離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以致以殘敵未滅，而使御駕親征，真可謂是賊寇支使君父者也。假若對此赦而不問，則何以面對

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后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

橫死之民；或衹是黜退而不殺，則何以完備用兵的治理。以軍法論之，應該斬傅潛以徇軍中，并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合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選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地委任用之。

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爲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爲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略素爲衆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爲利，往復捍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邊寇，内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壤。雖匪良籌，且殊膠柱。

臣曾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無部伍行陣，擇水草而駐兵，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但遠放偵探，未曾遇害，而李廣終爲名將，士卒樂於效命。又唐高祖防備北邊，選勁兵爲游騎，不携帶軍糧，隨水草而行，遇敵則殺，當時認爲這種策略很得當。我覺得應該於邊將之中，不以名位高卑爲標準，衹選擇勇武有謀略而且素爲衆人所推服者，取十個人。每人付給騎士五十名，使其器甲完備，帶少部分糧食和乾糧，逐水草以爲利，往復穿插防禦。不允許進入城鎮，不許聚集呆在一起，遇有寇兵，隨時掩殺捕捉。并令烽火臺哨兵相望，有警交相救應。而沿邊州郡守城的兵帥，就可堅壁清野以待之。遇有游騎近城，就掩殺邊寇，城内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坐守城池者不再堅閉壘門，避免坐觀於勝負；捍衛邊境者不再僅僅依托城郭，可行軍備戰於寇境。這樣一來，雖不是良謀，却無異膠柱鼓瑟。

時論頗稱之。

此疏一上，頗爲時論稱道。

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并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爲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顥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顥爲之副。

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一并受命爲知制誥，賜紫衣佩金魚袋。當年冬天，王均被平定，命梁顥爲峽路安撫使。歸朝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梁顥以代任。四年，張齊賢出使關右安撫，以梁顥爲副使。

顥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群臣上封者，悉付顥洎薛映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盗，命與映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户部使。會罷三部

梁顥有吏治之才，每逢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群臣有升賞賜封者，全部交給梁顥及薛映詳閱可否。冬，河北發生饑盗，命梁顥與薛映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朝後，拜爲右諫議大夫，充户部使。適逢撤銷三部使，以梁顥爲翰

使，以顥爲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權知開封。

顥美風姿，强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仁宗，别有傳。

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元年，代知開封。

梁顥美風姿，身强少病，家庭和睦。與人相交歷久不改，士大夫稱贊他。六月，暴病謝世，享年九十二。皇上甚感悲痛和憂傷，賜贈加等。梁顥生平所著文集十五卷。子爲梁固、梁述、梁適。梁適在仁宗年間爲相，另有傳記。

梁固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顥器賞之。初，以顥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歷户部判官、判户部勾院。

爲人氣調俊爽，善與人交，疏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臨事粗率，固摭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鞫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梁固字仲堅。幼時即有志節，曾著有《漢春秋》一書，梁顥非常器重和欣賞他。開初，以梁顥之遺蔭，賜進士出身。喪服滿期，到登聞院推讓此前的任命，願赴鄉舉，獲得許可。大中祥符元年，赴試服勤詞學科，被選拔爲甲第。出仕任將作監丞、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後，改任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衣。歷户部判官、判户部勾院。

梁固爲人氣調俊爽，善於與人交往，疏財慷慨，崇尚義氣，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司，遇事粗略而輕率，梁固常爲其拾取彌補曠闕之處，并屢請對條奏。曾受詔命去審訊囚犯，時稱公平審判。天禧登基大禮成，梁固奏頌甚工。没多久去世，年三十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郜，仕閩爲義軍校。家世尚武，父澄獨折節爲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爲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徽之與之游從，遂與齊名。嘗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

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温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徽之與李覃、何曮、趙鄰幾中選。解褐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徽之預焉。

乾德初，與鄭玘并出爲天興令，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父楊郜，在閩任官爲義軍校。家世尚武，父親楊澄獨折節爲儒，官終浦城令。徽之幼時便刻苦爲學，城裏人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徽之與之一塊兒游學相從，遂與齊名。曾學習於潯陽廬山，當時李氏占據江表，徽之乃衣内藏甲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受禮遇和賞識。

後周顯德中期，舉進士，當時劉温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有徽之與李覃、何曮、趙鄰幾中選。得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官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編纂禮樂書，徽之亦參與。

乾德初年，與鄭玘并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彦

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吟咏酬答。復爲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爲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别本爲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徽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賡其韵以賜。

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儁臻，乃至周岩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并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奬人材、繇内及外之道也。伏望浚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廪稍且優，旌别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

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逾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董儼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

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地平服，移任峨眉令。當時宋白鎮守玉津，與徽之多以吟咏酬答。後徽之復爲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年，替代還朝。太宗素聞其詩名，因此索要其所著。徽之以數百篇奏奉御前，并且獻詩爲謝，其最後部分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詩句。太宗看了很贊賞，自此之後，聖上的作品也多以别本爲賜。後遷任侍御史、代判刑部。曾得病，皇上派尚醫爲其診療，并賜錢三十萬。後轉任庫部員外郎，賜紫衣佩金魚袋，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恰逢李昉等采輯前朝文字，編爲《文苑英華》，因徽之精於詩，故分命其編詩，爲一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曾獻《雍熙詞》，皇上續其韵寫詩以賜。

端拱初年，拜爲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事，加修撰。在輪流應對中上言，說："自陛下繼承一統江山，弘揚文治，廢除舊典章而整治新制度，使儒學向一起集中，乃至遍訪山嶺田野以聘隱士，盛舉科選以招徠才彥，取士之道，亦到極至。然而擅長文章者多超格升遷，明瞭經業者很少獲得特殊使用，過去從來没有振興科舉，又怎能勸說人們業有專勤，如師法不傳，而祖述安在！且京師乃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而今五經博士，并缺其員，又怎能崇教化、奬人才、達到自内及外之道也。所以伏望浚發明詔，廣求通經之士，選擇在朝的，提拔在野的，增置員數，使分教權貴子弟，且隨其所擅長的專業，授以本官，糧餉給養待遇要優於其他人，這就是區别對待的所在。這樣一來，學識淵博貫通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良的人們就知所勸了，也就不會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覽後嘉許而收下，并對宰相說："徽之儒雅，操守無玷，放置於館閣最相宜。"没多久，改判集賢院。曾下詔讓他到乾元樓觀燈，皇上稱贊其精力不衰。

當時劉昌言是從低下地位選拔上來的，没多久就參與執掌機要事務，擔心難以服人望，常求自安之計。董儼爲右計使，想要傾軋昌言以代

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之，徽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寵，謂徽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己，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其語。出徽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徽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

之，曾對徽之説："聖上對張洎、錢若水非常厚，早晚將重用。"有直史館一個叫錢熙的人，與昌言非常交好，一次拜訪徽之，徽之無意中説及此事。錢熙很快告訴了昌言，昌言又告訴了張洎。張洎正在鞏固自己受寵的地位，聽後覺得這是徽之派錢熙構造流言蜚語中傷自己，於是就立即奏告皇上。皇上發怒，召昌言質問這句話的來歷。然後出徽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錢熙降職爲通判朗州。徽之尚未成行，又改任鎮安軍行軍司馬。

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爲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并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諭以輔導意。東宫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即位，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净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吕文仲并爲之，賜宴秘閣，且褒以詩。

真宗治理京城，精選僚佐，驛召徽之爲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并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告訴了讓其輔導東宫之意。東宫設置僚屬，以徽之兼左庶子。曾出巡田野，真宗作詩言懷，因此有感而寄托詩中。徽之後遷給事中。真宗即位，被拜爲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很快又兼秘書監。咸平初年，又加禮部侍郎。二年春天，以年老體衰爲由求解近職，後改任兵部，仍兼秘書監。徽之入宫謝恩，皇上賜坐，并慰勞説："圖書之府，清净無事，使卿得以養性也。"當年秋，特别設置了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吕文仲并爲之，另賜宴秘閣，并且寫詩褒獎。

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祠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録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侄孫偃、集并同學究出身。

没多久，又以足疾請告，皇上取名藥以賜。皇上郊祀没有隨駕，賞賜如陪祭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勉扶病體辭皇上於苑中。皇上看着他説："卿勉進醫藥，再見，當不久也。"等到車駕中途暫駐在大名府，又特降手詔存諭。第二年春正月，車駕還京，又派使者親臨慰問。不久去世，享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給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録其外孫宋綬爲太常寺太祝，侄孫楊偃、楊集并爲同學究出身。

徽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世謂其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昉、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黄中爲文義

徽之一生純厚清介，守規矩，崇尚名教，尤其痛恨非正道謀求鑽營爲官者。曾經説："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奮鬥而取貴位，使後輩務必學其志趣和奮進，使禮儀習俗逐漸浮薄。"世人評價説是有遠見之言。徽之少於世俗交往，一生惟有李昉、王祐爲其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

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咏，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既没，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王卒，及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黄中爲文友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識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全能詳記。酷好吟詩，每當對客論詩，則終日忘倦。謝世，有集二十卷留於家，皇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之妻王氏去世，及葬時，又以錢帛賜其家。

楊澈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晋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一無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决鄭郡，府督役甚急。澈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蘆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下。既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澈以狀對，乃更嗟賞。

楊澈字晏如，是楊徽之的同宗人，世代家居建陽。父親楊思進，在後晋天福年間向北渡海，因此遷家於青州之北海，一直輔佐使幕。楊澈從小就聰明機警，七歲時讀《春秋左氏傳》，就通曉大義。後周宰相李穀聞知後召來讓其默誦，一無遺誤，李穀甚感驚異。年十六時，其父思進爲鎮守趙的從事，恰逢昭慶令缺，使府就命楊澈暫代其任。當時黄河决口於鄭郡，府督促役夫甚急。楊澈率部徒數千，走入大澤中，多是蘆葦，楊澈命采割爲筏，順流而下。既至指定地點，執事者驚訝遲後了期限，不久葦筏繼至，執事驚駭而問之，楊澈以當初情狀以對，執事更感嘆和贊賞。

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謂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内主簿，再遷青州司户參軍。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鞫獄平允，無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僞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

建隆初年，舉進士，當時竇儀典貢部，説楊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内主簿，再遷青州司户參軍。知州張全操多行不法，楊澈審判公平，無所阿諛畏懼。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任著作佐郎，出知渠州。江南平服後，又改任通判虔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既入境内，僞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楊澈單騎直趨其營壘，諭以朝廷威信，再興就誠心歸服。楊澈又將全城中軍士之中勇壯者，凡五百人編爲一綱，編成部伍送入京師。另有土豪黎、羅二姓，聚衆依山謀亂，楊澈率兵平之，并生擒二豪，械押送往京師。

還右贊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中。咸平初，遴選王府僚佐，以澈爲雍王府記室參軍，賜金

楊澈後遷任右贊善大夫、知淄州。向來事親以孝聞名，遂求調任以便侍養，後移任同判青州。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中。咸平初年，挑選王府僚佐，楊澈被選中爲雍王府記室參軍，賞賜佩金衣紫，加度支

紫，加度支郎中。

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爲東京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逸，王驚而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幾，起爲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郎中。

景德初年，皇上臨幸澶淵，雍王爲東京留守，楊澈遷任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而囚犯逃逸，王受驚而得病，以致病逝，又見内室殘忍之狀，楊澈坐受輔導不善而被免官。没多久，又被起用爲祠部郎中。去世，年七十四。子楊巒，淳化年間進士，官爲職方員外郎。

吕文仲

吕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僞唐歙州録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

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吴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時書學葛湍亦直禁中，太宗暇日，每從容問文仲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

淳化中，與陳堯叟并兼關西巡撫使。時内品方保吉專幹榷酤，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掊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耻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逾月，再爲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

吕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親吕裕，僞唐時任歙州録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考取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管宗室書奏。

入朝後，被授爲太常寺太祝，稍後遷任少府監丞。參預修撰《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任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期，皇上每次到便殿觀看古碑刻，總是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吴淑讀之。曾令文仲讀《文選》，繼而又令讀《江海賦》，每次皆有賞賜。後以本官充任翰林侍讀，住宿當值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替住宿。同時書學葛湍也值宿禁中，太宗閑暇之日，經常問文仲以書史、問王著以筆法、問葛湍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任著作佐郎，爲王著副使出使高麗。歸來覆命後改任左正言，巡撫福建。没多久，賜紫衣佩金魚袋，加任左諫議大夫。

淳化年間，與陳堯叟并兼關西巡撫使。當時内官方保吉專幹壟斷賣酒的生意，依仗權勢，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告發其搜刮民財者甚衆。文仲等具實上奏，太宗大怒。即召保吉，將罷免之，反爲保吉所反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舉證的皆爲細事，而且素來謙讓懦弱，并且耻於與保吉辯對，因而衹好自認誣告，於是被罷職。不久太宗得知其原委，復令入直秘閣；逾月，再爲侍讀。一日，皇上召其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并下詔模刻於石。文仲調任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爲工部郎中，充任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爲三十卷，受到詔書加奬，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

詩爲三十卷，詔書加奬，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

中丞。

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游，内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仇，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揚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

景德中期，審訊曹州奸民趙諫。趙諫平時多與士大夫交游往來，供出七十餘人，皇上令全部究治。文仲請求當面奏報，説需要逮捕的人太多，有的還在外地，如果全部逮捕，又考慮怕引起輿論波動。皇上説："你是執掌法律的，應當疾惡如仇，豈能公然進行夥同庇護奸邪?"文仲叩頭説："御史中丞的職責，并非僅僅是用法律的準繩去糾處罪惡和違規，還應該顧全國家大體。現在儘管對七十人都獲得了他們的奸惡事實，可是以陛下之仁慈，必定不會全部處死，不過廢棄而已。所以臣以爲不如登記其名字，再考察其爲人，先把他們放置在一些閑散位置上，等例行考核與升降調整時酌情排除之，也爲時未晚。"皇上聽從其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

文仲久居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逾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録其子永爲奉禮郎。

文仲久居皇帝周圍，行事頗爲周密謹慎。一日早朝，突然得了風疾，請假過了一百天，詔命繼續給俸。第二年，改任刑部侍郎，充任集賢院學士，没過多久去世，録其子吕永爲奉禮郎。

文仲富詞學，器韵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净無所求，遠俗悦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爲時論所許。有集十卷。

文仲富於詞學，器韵淹雅。他出使高麗時，善於應對，清净無所求，遠俗自悦。後有出使高麗者，必定要詢問其出處。然其性格頗爲齷齪，不爲當時的輿論贊許。有集十卷。

王著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爲成都人。賁仕王建，爲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别駕。

王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代人。自己説是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代居住京兆渭南。祖父王賁，廣明中期隨從僖宗入蜀，於是爲成都人。王賁在王建手下爲官，官居雅州刺史。父親王景瓌，官居萬州别駕。

著，僞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删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

王著，在僞蜀時考明經及第，歷任平泉、百丈、永康主簿。僞蜀被平服後赴京城，授爲隆平主簿，共十一年没有升遷。王著善攻書，寫字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寫的東西常因文字有錯訛，欲令學士删定，但少有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聽説了王著的名聲，便改任王著

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韵。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

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

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賻賜，録其子嗣復爲奉禮郎。

吕祐之

吕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録事參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出爲泰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决獄西蜀。還知貝州，换右補闕、直史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

端拱中，副吕端使高麗，假内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沉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淳化初，判户部勾院，會分備三館職，以祐之與趙昂、安德裕并直昭文館。俄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

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妻族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閲班簿，擇近臣舉

爲衛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韵的事務。六年，被皇上召見，賜其緋衣，并加任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輪换值宿於御書院。

太宗在聽政之暇，常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常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王著，王著説："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王著，王著回答如前。仁睿詰問其故，王著説："帝王攻習書法，或驟然就稱善，則帝王可能再也不復留心矣。"又過了很久，復以御札示王著。王著説："功夫已至矣，非臣下所能及。"其後真宗常對宰相説其事，并且贊賞王著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是無人可比。

雍熙二年，升任左拾遺，出使高麗。端拱初，加任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時被賞賜紫衣佩金魚袋。第二年，去世，皇上特加賜以助葬用的車馬束帛等財物，并録其子嗣復爲奉禮郎。

吕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親吕文贊，本州録事參軍。祐之在太平興國初年，考取進士，出仕任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任右贊善大夫，出任泰寧軍節度判官，後又移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到西蜀審查斷决獄犯。還歸後出知貝州，又换任右補闕、直史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

端拱中期，做吕端副使出使高麗，借内庫錢五十萬用以置辦行裝。歸途中，遇風濤，舟將傾覆，祐之全部將所得貨物沉入水中，即止住舟船傾覆之勢。回朝後又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許之，并免去其所貸五十萬錢。淳化初，判户部勾院，恰逢分備三館的職司，以祐之與趙昂、安德裕一同入直昭文館。很快又以本官知制誥，受賜紫衣佩金魚袋，同知貢舉。

有東野日宣這麽個人，祐之以妻族的緣故曾薦舉其爲官，因在陳州審判獄犯不實而獲罪被貶官，祐之亦因此被降授殿中丞，再直史館。没多久，又復知制誥。太宗曾翻閲班簿，選擇親近朝

官，睹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曰："此正可令贖過矣。"即取祐之焉。

臣舉官，看到祐之的姓名，宰相因言其前曾坐薦舉無狀之過。皇上説："此正可使其贖過矣。"就取用了祐之。

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即位，轉給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吕文仲并拜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

至道初，拜右諫議大夫，賜紫衣佩金魚袋，知審官院。後出知襄州，調知壽州。真宗即位，轉任給事中，復知襄州，又移任昇州。一年多，又典襄陽。回朝後，掌吏部選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吕文仲并爲工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自從設置侍讀、侍講，甚是難以選取，至是纔七人。祐之挑其名氏，刻石於秘閣。

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職，祐之亦出爲集賢院學士，仍并遷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祐之爲純謹長者，生平不喜趨奉争競，故所至無顯譽，衹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適逢文仲因病罷近職，祐之亦出爲集賢院學士，并一同遷任刑部侍郎。景德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修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修少以父任爲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

潘慎修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親潘承祐，在閩爲官，後歸江南，在李景手下做官，官至刑部尚書退休。慎修少時以父親恩蔭爲秘書省正字，多次升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

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修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修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

開寶末年，王師征討江南，李煜派遣隨從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請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王師的捷書至，驛館邸吏督促從鎰入賀。慎修認爲國將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逢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稱贊其識禮得體，派遣中使傳諭慰撫，并在供給帳幕以及祭祀用的牛、羊、猪等犧牲方面悉加優給。李煜歸順朝廷，以慎修爲太子右贊善大夫。李煜又上表求用慎修掌記室，皇上許之。李煜卒後，慎修改任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

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慎修善弈棋，太宗屢召對弈，因作《棋説》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

淳化中期，秘書監李至推薦他，以本官知直秘閣。慎修善弈棋，太宗屢召對弈，因而作《棋説》一書以獻。大略説："棋之道在乎安静淡然，而取捨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曉這五者，就差不多可以言棋了。"因而又列舉十要以説明其義，

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爲兩浙巡撫使，俄同修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

太宗覽而稱善。不久又與直昭文館韓援出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期，又作爲邢昺的副手爲兩浙巡撫使，不久又同修起居注。景德初期，上表自言衰老，請求外任。真宗覺得儒雅宜留秘府，祇停止其記注之職。數月後，又提升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駕幸澶州，患寒疾，皇上詔令其乘小轎先歸。第二年正月，去世，享年六十九。皇上賜其助喪錢二十萬，絹一百匹。

慎修疾雖亟，精爽不亂，托陳彭年草遺奏，不爲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憫之，録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洪州。

未去世時，慎修病雖沉重，然精爽不亂，托陳彭年起草遺奏，不爲諸子乞求恩澤，祇以主恩未報爲恨。皇上憫惜之，録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葬洪州。

慎修風度醖藉，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暗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修，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修温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游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

慎修儒雅風流，博涉文史，多讀道書，善清談。先前，江南舊臣多言李煜昏庸而懦弱，事多言過其實。真宗一日以此事問慎修，慎修回答説：“李煜或昏庸若此，但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皇上對宰相語及此事，且言慎修温雅不忘本，得臣子應有之操守，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相交往者，皆推崇其清廉高尚。然而頗有自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之態，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

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汝士官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毁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决。鎬曰：“僧道毁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親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杜鎬幼時便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曾有子毁父畫像，爲旁親所訟，大家都疑其法不能决。杜鎬説：“僧道毁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奇之。後中舉明經，出仕任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

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謫見如此乎？”

江南平服後，被授爲千乘縣主簿。太宗即位，江左舊儒多薦其有能力，改任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皇上即將祭祀於南郊，有彗星顯現，宰相趙普召杜鎬問之。杜鎬説：“當祭而日食，猶且廢止；况雲氣變化顯現如此乎？”趙普言於

普言于上，即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即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黄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梨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修《太祖實録》，命鎬檢討故事，以備訪問。

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錫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修《册府元龜》，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

大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録其子渥爲大理寺丞及三孫官。

鎬博聞强記，凡所檢閲，必戒書吏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無倦。年逾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懿行，士類推重之。

上，即罷其禮。第二天，遷任著作佐郎，改爲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衣佩魚符袋。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問杜鎬經義，杜鎬進對稱旨，即日改授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皇上又問："西漢賜與都用黄金，而近代則爲難得之貨，爲什麽？"杜鎬説："那個時候，佛教未興，故金價甚賤。"又曾召問天寶梨園事，杜鎬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按次序編排館閣所藏書籍，任虞部郎中，事畢，受賜紫衣佩金魚袋。改授入直秘閣。適逢修編《太祖實録》，命杜鎬檢查整理太祖故事，以備訪問。

景德初期，設置龍圖閣待制，皇上命將此職務賜與杜鎬，并加任都官郎中。隨從皇帝出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軍中鼓樂吹奏之禮讓人迷惑，當時杜鎬先還已備齊儀仗，皇上命馳騎問之。杜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的典故爲對。杜鎬參與修撰《册府元龜》一書，改司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賞賜一套衣服、金帶，排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當時特設置此職，儒者榮之。

大中祥符中期，同詳定東封儀注，遷任給事中。三年，又設置本閣學士一職，遷升杜鎬爲工部侍郎，并充任此職。初一，皇上賜宴秘閣，皇上作詩賜之，并進杜鎬的官品爲禮部侍郎。六年冬，去世，享年七十六。録其子杜渥爲大理寺丞及三個孫子官。

杜鎬博聞强記，凡所檢閲，必告誡書吏説："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查之，一無差誤。每得異書，皇上多召問之，杜鎬必手疏本末以聞，皇上對杜鎬顧遇甚厚。士大夫有所著撰，多訪問以古事，雖有晚輩、官小品卑之流去請益，杜鎬應答無倦。年逾五十，還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鼓則起誦《春秋》。所居處僻陋，僅能蔽風雨，處之二十載，不遷移住處。閑居暇日，多拿酒菜以待賓客和朋友。性格和易，清素而有美德，士子一類都推重之。

查道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爲，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

道幼沉嶷不群，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絶意名宦，游五臺，將落髮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

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録其課，給以實奉。至道二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

時寇黨尚有伏岩谷依險爲栅者，其酋何彦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璽書褒諭。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父查文徽，在南唐做官至工部尚書。父親查元方，亦官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定金陵，盧絳據守歙州，遣使傳檄至建州，元方斬其使。及盧絳被擒，太祖聞及元方所爲，優獎之。拜其爲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後去世。

查道在幼年時就沉嶷不群，寡言笑，喜親筆硯，其祖文徽特愛之。未及弱冠，就以詞業見稱。侍母渡江，奉養母親以孝順聞名。母曾患病，想喝鱖魚湯，時方嚴冬苦寒，市上買不到。查道泣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鱖魚尺許長一尾以進獻給母親，并割臂出血以寫佛經，母病很快痊愈。過後數年，其母去世，就絶意功名士宦，游五臺山，將落髮爲僧。一日晚上，震雷擊破屋柱，查道坐其下，了無怖色，寺僧異之，全都來勸查道去做官。

端拱初，查道考取進士高第，出仕任館陶尉。時曹彬鎮守徐州，徵召其爲從事，深被禮遇。後改任興元觀察推官。寇準舉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期，蜀寇反叛，上命查道通判遂州。召對，出行御書其歷，使録其政績考核，而給以實俸。至道二年，有出使兩川者，得到查道在任所公正清廉之狀奏知聖上，皇上優詔嘉獎。後遷任秘書丞，很快又移知果州。

當時寇黨餘孽尚有伏藏岩谷依險爲栅者，其酋何彦忠聚集其徒二百餘，停留在西充之大木槽，張弓露刃。有詔書招諭之，未果，都請發兵消滅。查道説："他們都是些愚蠢的人，因畏罪，衹不過想多活一會兒而已。其黨徒内豈能没有受連累的?"於是换便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不畏道路崎嶇，穿行林壑百餘里，直趨賊所。賊初悉驚畏，張弓持刃而外向。查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書之意。間或有識查道者説："你不是郡守嗎，曾聽説你比較仁慈，怎麽會是害我們的人。"即相率投械羅拜，號呼請罪，查道全部發給憑證放其歸農。上司加賜袍帶并將此事驛傳上奏，獲璽書褒諭。

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絀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出爲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

咸平四年替代歸朝，賜緋衣佩魚符袋。上言道："朝廷任命的轉運使、副使，不衹是審度金穀，還要察訪郡縣官吏的廉潔，社會是否差不多達到和平安定，如此纔能招來和氣。今觀使者所至，或是没有盡心公務，蓋無懲勸之條例，致有因循之弊端。望自今之後，每當使者回朝之日，先令具書任內曾薦舉有才識者若干，奏黜鄙陋貪婪者若干，朝廷再議其是褒是貶，以爲賞罰。"從之。不久查道出知寧州。適逢開考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查道的名字上奏，策試入第四等，拜爲左正言、直史館。没多久，出任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查道被召入朝，拜工部員外郎、充任度支副使，賜紫衣佩金魚袋。

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卞衮爲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問事本，道素未省視，不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不能自辯，亦無愠色。

查道儒雅迂緩，應對突變非其所長。卞衮爲鹽鐵副使，一次與查道同候聖上召對，即將升殿，突然拿出奏牘請查道簽字。等到皇上詢問事情本末，查道從未看過所簽字的奏牘，不能對，於是被罷本官，出知襄州。却始終不能自辯，亦無愠色。

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修《册府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并命焉。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虚己、李行簡預焉。

大中祥符元年，歸任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參與修撰《册府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王曙共同受命。又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獄。奉命出使契丹，以久於次位，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馮元講《易》便坐，惟有查道與李虚己、李行簡參與。

天禧元年，以耳聵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還大理評事，賦禄終制。

天禧元年，因耳聵難於對問，上表請求外任，得以知虢州。臨行前，皇上在龍圖閣爲其置酒餞行。秋天，蝗災使民歉收，查道不等候報批，便出官倉米賑災，又設粥棚以救飢者，又給州麥四千斛爲種子於民，民賴以救濟，全活萬餘人。天禧二年五月，去世。訃聞到京，真宗甚感悲痛惋惜。詔命其子奉禮郎循之乘驛站的車馬前往治喪事，并遷任大理評事，賦禄終制。

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

查道性格淳厚，有犯不計較，所至務寬恕，屬下胥吏有過從未笞罰，民間爭訟有負債未償

者，或出己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挂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禄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

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吕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婿，别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弈棋，深信内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

者，查道或出己錢償之，以是頗爲不治。曾外出巡查部屬，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查道即計價挂錢於樹而去。兒時曾戲畫地爲大宅第，説："這應當分贍給孤遺之人。"到居住京城，家中很貧窮，却聚集很多親族中孤單無靠者，俸禄賞賜所得，散發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對於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濟給予。

當初，赴舉，因貧不能上路，親族聚錢三萬贈與助行。道出滑臺，拜訪父友吕翁家。吕翁喪，家裏貧窮無力安葬，其母兄將要賣女兒以助辦喪事。查道傾其所有與之，并且爲其女擇婿，另加資遣。又有故人卒，貧到極處，將女質於人爲婢。查道爲其贖之，并遣嫁士族。搢紳皆服其操守和品行。查道好學，嗜弈棋，深信佛經。平居多食蔬菜，或日止一食，默坐終日，衣物器具極其簡陋。曾夢神人對其説："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談論者認爲是積善所延年壽也。有集二十卷，堂兄查陶。

查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録事參軍。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五年，朱博爲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勖。"即遷秘書少監、判寺事。時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進士，後爲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查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録事參軍。歸順宋朝後，詔授大理評事，試律學，授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代判大理寺，賜緋衣。斷事官仲禹錫訴訟查陶用法不當，查陶抗辯得雪。遷任工部郎中，很快又知台州，屢次遷任到兵部。咸平五年，朱博爲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刑，宰相請以查陶代。真宗説："聞查陶亦深文，當加戒勉。"即遷任爲秘書少監、判寺事。當時楊億知審刑，查陶屢攻其過失，又命查陶代之，并賜紫衣佩金魚袋。查陶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收罰金百餘斤，皆没有入賬，亦無出者。景德三年，去世，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中進士，後爲都官郎中；慶之，爲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爲

論曰：掌管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奉

先；侍講讀者，以道德洽聞爲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内閣以設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清介，頎之和豫，顥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韵淹雅，慎修之醖藉該貫，杜鎬之博聞强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温仲舒、寇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寖薄。"君子以爲名言云。

講讀者，應以道德高尚與知識豐富爲貴。從來都很難得其人，到宋尤其鄭重人選。太宗崇尚儒學，上朝後的空閑，以讀書爲樂，設翰林侍讀學士以作顧問。真宗繼承先帝遺志，兼設侍講學士，并在内閣設職名，讓侍講學士值班住宿，與他們從容論講。以韓丕的清直，師頏的和氣，梁顥的明敏，茂直的純厚，任侍講侍讀，最爲稱職。如文仲的氣韵典雅，慎修的博通古今，杜鎬的博聞强記，查道的孝道忠義，常在皇帝左右，啓迪尤多，豈僅是講論文意而已。如祐之不愛争官，徽之的深惡投機官職，風采莊重嚴峻，又是傑出者。徽之説過："温仲舒、寇準以搏取而得高官，使後輩人都去争官，禮俗漸薄。"君子認爲是名言。

宋史卷二百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六

孔道輔 (子)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郭勸　段少連

孔道輔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勖，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或言勖有治行，即召對，以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勖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皆慰遣之。後爲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秘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

孔道輔字原魯，起初名延魯，是孔子第四十五代孫。父親孔勖，考中進士，任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的身份通判廣州。適逢真宗封禪泰山，親自前往孔子祠。皇帝問宰相："孔氏宗族現在誰最著名？"有人稱贊孔勖做官有政績，就把他召回問話，任命他擔任太常博士、曲阜縣知縣。起初，孔勖在廣州任職時，以清正廉潔聞名，等到被徵召回朝，當地少數民族首領爭相送給他珍寶財物，都被他婉言拒絕。後來他擔任御史臺推直官，屢經升遷爲秘書監、分司南京，管勾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退休。他死在孔道輔之後，享年八十九歲。

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庳陋，請加修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孔道輔自幼端莊持重，考中進士科，任寧州軍事推官，多次因事與州將爭執。曾經有蛇從天慶觀真武殿中爬出，全郡的人都把它視爲神靈，州將率領屬下官員前往祭奠參拜，想把此事上報。孔道輔徑直上前用笏擊蛇，打碎了它的頭，圍觀的人起初吃驚，後來無不嘆服。升任大理寺丞、仙源縣知縣，主持祭祀孔子事。孔氏宗族中原有許多人行爲放縱，孔道輔一律依法懲處。上奏朝廷説孔廟式樣低矮粗陋，請求加以修高，詔令批准。再次升任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朝聽政，召他任左正言。接受任命當天，上奏批評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羅崇勳私自濫用權柄，應儘早罷免，以肅清朝廷。站着回答提問很長時間，太后同意他的意見，纔退出。不多久，任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

奉命出使契丹，途中授任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請使者，表演雜耍的人以文宣王作爲

道輔艴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内銓,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

節目,孔道輔怒形於色徑直離席。契丹讓負責接待的官員邀請孔道輔還座,并要他道歉。孔道輔嚴正地説:"中原與北朝友好交往,是按禮節相待。現在雜耍一類的藝人侮辱我們的先聖孔子而不予制止,這是你們北朝的過錯。我孔道輔道歉什麽!"契丹君臣沉默不語,又酌一大杯酒説:"天正冷,喝了它,可以帶來和氣。"孔道輔説:"不和,本來没妨害。"回國以後,論者認爲孔道輔惹事,而且引發兩國爭端。仁宗問其中的原因,孔道輔回答説:"契丹近來被黑水擊敗,情形十分窘迫。平時漢使者到契丹,總被侮辱,如果不計較,恐怕會更藐視我國。"皇上認爲他説得對。歷任判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因糾察事情不當,出朝爲鄆州知州,調任青州。回朝任判流内銓,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又出任徐、許二州知州,調任應天府。

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涣,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内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吕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聞有詔,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

明道二年,召入任右諫議大夫、代理御史中丞。適逢郭皇后被廢,孔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涣,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前往垂拱殿跪伏奏請:"皇后是天下的母親,不應當輕易議論廢黜。希望賜給回答問題的機會,把話説完。"皇帝派宦官通知孔道輔等到中書省,命宰相吕夷簡把皇后應被廢掉的情况告知。孔道輔對吕夷簡説:"大臣對皇帝和皇后,就像兒子對待父母;父母不和,可以勸解,怎麽能順從父意趕走母親呢?"吕夷簡説:"廢掉皇后有漢、唐的先例。"孔道輔又説:"臣子應該用唐堯、虞舜的榜樣引導君王,怎能用漢、唐失德的行爲作爲榜樣呢?"吕夷簡不答,就上奏説:"拜伏在閤門外請求應對,這不是太平時代美好的事。"於是讓孔道輔出朝爲泰州知州。第二天早晨,孔道輔進待漏院等候上朝,聽説有此詔令,立即馳馬出城上路。不久調任徐州,又調兗州,進任龍圖閣直學士,升任給事中。在兗州三年,又入朝任御史中丞。

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僦郭贇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内

孔道輔性情鯁直不屈,遇有不法之事必加彈劾,毫不迴避,出入風度正派嚴肅。等再次任職御史臺,權貴更加忌恨他。起初,孔道輔和他父親在里中租賃郭贇舊宅居住,有人對皇帝説:"孔道輔的家離太廟太近,出入呼叫,不是尊重神明的行爲。"馬上詔令孔道輔搬遷别處。集賢校理張宗古

史府在太廟堧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嘆曰："憸人之言入矣！"

會受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逐之，察帝有不悦琳意，即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上書説，漢代内史府在太廟圍墻之内，國朝以來，廟墻下都有官府和私人宅第房屋，不須迴避。皇帝讓張宗古出朝任通判萊州。孔道輔嘆道："皇上聽信小人的話了！"

適逢接受詔令查辦馮士元一案，事情牽連到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來討厭程琳，又恨孔道輔不阿附自己，想趕走他，察覺皇帝對程琳不滿，就對孔道輔説："皇上對程公十分親重，現在他被小人誣陷，見到皇上，替他分辯。"孔道輔入朝回答皇帝問話時，就説程琳罪輕不應懲治過重。皇上果然大怒，認爲孔道輔和大臣結爲朋黨，出朝任鄆州知州。事後孔道輔得知被張士遜所陷害，十分悲憤。當時天氣嚴寒，走到韋城，發病死去，天下没有一個人不用正直來稱許他。皇祐三年，王素藉入宫回答皇帝問話的機會提起孔道輔，仁宗想到他的忠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其子叫孔宗翰。

孔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爲治有條理，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骩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嚙。宗翰伐石爲址，冶鐵錮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揚、洪、兖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閲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奬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

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卒。

孔宗翰字周翰。考中進士科，任仙源縣知縣，而治政有條理，對同族人有恩義，不徇私枉法。王珪、司馬光都上奏章推薦他，由通判陵州改任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虔州知州。州城臨近章、貢兩江，每年都遭水侵蝕。孔宗翰采石作爲城基，鑄鐵來堵塞縫隙，於是城墻巍然挺立，詔書表揚。歷任陝、揚、洪、兖四州，都以治績聞名。哲宗初立爲帝時徵求諫議，官吏和百姓上書的數以千計，詔令司馬光選拔其中可采用的十五人，特别贊揚了其中的二人，就是孔宗翰和王鞏。

元祐初年，召入任司農少卿，升任鴻臚卿。説："孔子的後裔，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的稱號，都賞賜實有的封户或財帛，以供奉祖先。到了本朝，更加以尊崇禮遇。真宗東封泰山時親臨孔子祠，賜其子孫世襲公爵，但同時兼任其他官職，不在本郡，於名義不相符合。請從今起襲封爵位的人，讓他們終身留居鄉里。"詔令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再領他職，賞給廟學田一萬畝，賞賜國子監圖書，設立學官來教誨子弟。晋爲刑部侍郎，患病請求辭職，以寶文閣待制爲徐州知州，未授官就去世了。

鞠詠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親鞠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運使。鞠詠十歲喪父，好學有成。考中進士科，試任秘書省校書郎、錢塘縣知縣，改任著作郎、山陰縣知縣。

仁宗即位，以太常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言："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内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毁之。"惟演聞，乃亟去。

仁宗即位，從太常博士召入任監察御史。錢惟演從亳州來朝見，圖謀入朝擔任宰相。鞠詠説："錢惟演奸邪陰險，曾和丁謂結爲婚姻，因此獲得重用。後來揣測到丁謂奸邪的情形已經敗露，懼怕牽連受禍，於是極力攻擊丁謂。現在如果就讓他擔任宰相，一定會使天下人大爲失望。"太后派宦官拿着鞠詠的奏章給錢惟演看，錢惟演還是猶疑不肯出京。鞠詠對諫官劉隨説："如果任命錢惟演爲宰相，我一定把任命的詔書在朝廷上當衆撕毁。"錢惟演聽説後，就立即離京。

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陛下新即位，河决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廪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

大安殿柱生長出靈芝，召集群臣去觀看。鞠詠説："陛下新即位，黄河決口還没有堵塞，久雨損害莊稼，應想到如何應付災變。希望陛下把選用忠良之士、斥退奸邪小人當作國家大寶，把練兵勸農、多積庫糧作爲上天降下的吉兆。草木的奇異，有什麽值得推崇呢！"

時王欽若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兼左巡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又坐鞫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貶死，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

當時王欽若再次擔任宰相，鞠詠對王欽若的阿諛很痛恨，多次訪察他的短處，王欽若心中忌恨他。適逢鞠詠兼任左巡使，率府率崇俊入朝時禮儀有失，鞠詠説崇俊年輕時起就爲國戍守邊塞，現在已經老了，這件事不值得論罪。王欽若上奏稱鞠詠廢棄朝廷禮儀，出朝任通判信州。又因查辦陳絳一案失實，調任邵州。王欽若死，御史中丞王臻上奏朝廷召鞠詠還任殿中侍御史，任三司鹽鐵判官。曹利用被貶官死後，他曾推薦提拔的人多數都在領兵守邊，朝廷要全部撤换他們，鞠詠建議一切不再追究。

天聖六年夏，大星晝隕，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迥，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

天聖六年夏，有大星白天隕落，聲響如雷，鞠詠列出五件事上奏。因此説："以太子少保銜退休的晁迥，雖然年紀已老但有見識，應蒙受召見，一定對國事有所補益。"又説："三司使胡則，是丁謂的同黨，生性貪婪狡詐，不可讓他得到爵禄和權力。"河北、京師因旱災造成饑荒，請發出太倉米十萬石救濟災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藉向朝廷獻

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爲三司鹽鐵副使。

計之機，大量搜羅東南地區的特產來賄賂權貴。鞠詠請求御史臺調查彈劾，皇帝於是當面告知鍾離瑾趕快返回任所。鞠詠以尚書禮部員外郎的職銜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任三司鹽鐵副使。

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宫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趣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别構凈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八年，朝廷特別設置了天章閣待制之職，讓鞠詠和范諷擔任。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朝覲見，希望能再獲重用。鞠詠上奏說："曹利用擅作威福，張士遜和他一起共事，兩人關係親密，援引推舉登上宰相的位子。陛下因爲他是東宫時的舊臣任用他，希望能够割捨舊恩，伸張正義，督使他回到藩鎮。"張士遜於是回到藩鎮。第二年鞠詠去世。他曾經撰寫了《道釋雜言》數十篇，還另外建了所潔凈的房舍居住，自號深寧子。

劉隨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栅，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托令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考中進士科，任爲永康軍判官。永康軍原來没有城墻，以前常砍伐大樹做栅欄，壞了就用别的木材换掉，很是耗費民力。劉隨下令在周圍種楊柳數十萬棵，使之相互連接，當作界限，百姓於是不再受到打擾。所屬縣令受賄枉法，轉運使李士衡向劉隨求情，劉隨没有答應。李士衡十分惱怒，就上奏説劉隨做官苛刻，不能够從政做官，就把他免職還鄉，不能調任。起初，西南夷人賣馬給官府，深爲差役們的勒索所苦，劉隨依法查辦。離職後，有數百夷人特此前來詢問轉運使説："我們的劉隨大人到哪裏去了？"朝廷得知此事後，劉隨纔獲調任。

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迥薦通判益州，吕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舉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税，稍徙通判晋州。

後來改任大理寺丞，擔任詳斷官。李溥貪贓敗露，牽連到權貴，主管的官員迎合皇上的旨意，没有深究，劉隨就請求再次彈劾他，終於使李溥抵罪。晁迥推薦他任益州通判，吕夷簡任川峽安撫使時，也稱道他的才能，後來他又從太常博士改任右正言。幾個月後，因爲曾在開封府發送巡捕官員時薦人不當，加上私下傳遞對策考卷等事，降任監濟州税，稍後又調任通判晋州。

還朝，遷右司諫，爲三司户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争不

回到朝廷後，升任右司諫，任三司户部判官。劉隨在諫官的職任上多次提出意見，曾説："現在切要的事，是接受諫議，其他的事可以保持常規安定罷了。"又上奏説："連年不斷發生水旱災害，其

和。請察王欽若等所争，爲辨曲直。”又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定王之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奸邪，不宜還之内地；胡則，謂之黨，既以罪出陳州，不當復進職。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維以詞臣求换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

過錯就在於主持政務的大臣之間相互競争不和，請對王欽若等人的争執情况予以調查，并做出結論。”又藉着星象變異的機會説：“皇室本家支裔繁衍很快，但定王以外，都還没有册封。希望能選擇其中賢德之人，按唐代的先例，增加世襲王、郡王的封贈，以此來告慰祖宗。”當時詔令到蜀中，挑選優伶補充教坊，劉隨認爲對這種地位低賤的人不值得動用詔書。他又彈劾江、淮發運使鍾離瑾運載數十船奇花異石，送進宫中和賄賂權貴。還多次上疏批評丁謂奸邪不宜讓他回内地；胡則，是丁謂的黨羽，已經因罪出朝貶陳州，不應又提升他的官職。王欽若死後，詔令在茅山爲他塑像，把他列入有尊位的神仙一類。劉隨説：“王欽若貪污毫無顧忌，考查他的行爲，難道是神仙嗎？應該明察他的虚妄。”又説：“李維以文臣要求調换爲武職，這不是鼓勵官員廉潔守節的辦法。”前後所提出的意見很多。

帝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專稟帝旨，又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悦。會隨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托，或對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衒鬻要賞。亦有藩翰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中外。

皇帝已經逐漸熟悉國事了，但太后還没有歸政，劉隨請求軍國大事，衹聽從皇帝意見，又建議太后不應經常到外戚家，太后不高興。適逢劉隨請求外任，就派他出朝爲濟州知州，改任起居郎。很長時間後，升任尚書刑部員外郎，入朝兼任侍御史知雜事。皇上説：“近年來百姓和官吏心懷僥幸托人説情，有的在應對召見之際，流淚乞求恩典，有的成績很小，却誇大以邀賞。甚至有的藩鎮大臣，位尊職重，所上表章很無禮，請求不知滿足。監察的官員，安於享樂觀望，把容納奸邪的行爲當作顧全大局，而以工作稱職爲追逐虚名，把巧詐當成賢能，把謙讓視爲笨拙。以至於貪婪殘暴的人貪婪財物，老弱有病的人也不知滿足。請依法予以懲處。”朝廷爲此頒布詔書，告誡京城與地方。

未幾，權同判吏部流内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爲奸。改三司鹽鐵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痹，辭不能拜。及還，爲有司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召爲户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卒。

不久，任權同判吏部流内銓，因爲擅長制定規則和條例，所以手下辦事的人員没有辦法作弊。改任三司鹽鐵副使。出使契丹，藉口雙脚患疾疼痛，推辭不能下拜行禮。回朝以後，被主管的官員彈劾，降官階一級，出任信州知州，調任宜州，再次升任工部郎中、應天府知府。召入爲户部副使，改任天章閣待制，不到十天就去世。

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爲言事

劉隨與孔道輔、曹修古同時擔任諫官，都以清

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鋭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收所得馬十五乘。既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廉正直著稱。劉隨遇事精明果敢，在四川時，人們稱他"水晶燈籠"。當初，從契丹出使回來時，他被貶官，官府收回了他的十五匹馬。死後，皇帝同情他家貧困，賞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欲其知耻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任班行，心力既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即宿德勛賢，自如故事。"因著爲令。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出身，屢經升遷爲秘書丞、同判饒州。經宋綬推薦，他被召還朝廷，以太常博士的身份擔任監察御史。提出四點建議，叫做貫徹法令、審查舊制、愛惜財物、分辨忠奸，言辭十分激烈。又上奏説："唐朝貞觀年間，曾經下詔退休官員朝班位置在本品現職官員的上列，目的是讓官員知道耻辱而勇於退職。近來有人年紀已經超過八十歲，仍然站在朝班行列。精力衰竭，對做官任職没有補益。請下詔給主管部門，命令文武官員凡年滿七十歲者，自己上書提出申請，朝廷特别給予升官退休，仍沿用貞觀年間辦法，即便是名望和功勞很大的官員，自應按慣例退休。"朝廷於是據此制定了法令。

修古嘗偕三院御史十二人晨朝，將至朝堂，黄門二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爲所詈。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與知雜事同，今黄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

曹修古曾同三院御史十二人早上入朝，快到朝堂時，有兩名宦官騎馬不肯迴避，有人斥責他們停止，反而被辱駡。曹修古上奏説："以前史書上説，御史臺有尊嚴則天子纔有尊嚴。按照慣例，三院御史同行的規格與知雜事相同，現在宦官如此猖狂，請交主管官員彈劾治罪。"皇上知道後，立即命令鞭打宦官。晏殊曾用笏打人，把那人的牙齒都打斷了。曹修古上奏説："晏殊是皇上的輔弼大臣，是百官的榜樣，却衝動急躁没有大臣的體統。古時候，三公犯法不交官吏查辦，前朝時陳恕在中書省打人，當即就被免職。請依法對晏殊予以懲處，以平息輿論。"

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所定，希旨悦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謂重

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曾説，土宿留在參宿，太白星白天出現，詔令日官一同驗定。等到上奏時，認爲土宿留在參宿，屬於順當不相侵犯；太白星白天出現，時間還没有超過正午。苗舜臣等人因妄言災變而被懲罰。曹修古上奏説："日官驗定的結果，迎合討好皇上，并不足以相信。現在懲罰苗舜臣等人，這事情很小，但恐怕人人從此畏避，衹知道諂媚討好，把災異當作福祥，天象有變也不報告，那損害就極大。"皇宫中用翡翠鳥羽毛作爲衣

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采狨毛，故事未遠。命罷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其不可。

服的裝飾，詔令到南越去買。曹修古認爲這種做法是重傷物命，真宗時曾禁采狨毛，舊例還不很久。於是皇上命令停辦此事。當時很推崇修建塔廟，議論營造金閣，費用無法計算，曹修古極力陳説此事不可實施。

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爲開封府判官。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未逾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録其姻戚至於厮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修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赦復官，卒。

很長時間以後，出朝任歙州知州，又調任南劍州，又擔任開封府判官。歷任殿中侍御史，提升爲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判吏部流内銓。不到一個月，正遇太后的侄子劉從德死了，録用他的親族連同僕役差不多有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賢校理錢暖都按遺書上奏的名單予以破格授任官階，曹修古與楊偕、郭勸、段少連紛紛上奏章批評。太后大怒，把奏章交付中書論罪。大臣請貶曹修古爲衢州知州，其餘依次處罰。太后認爲責罰輕，命令全都削官階一級，任曹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尚未赴任，又改任興化軍知軍。恰逢大赦，官復原職，死去。

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用事，人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既没，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崩，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録其婿劉勳爲試將作監主簿。修古無子，以兄子覲爲後。

曹修古在朝廷任職，慷慨有節操。當時太后臨朝聽政，權貴幸臣當權，人人都顧慮害怕，而曹修古却遇事便上奏章，毫不屈服。他死後，許多人爲他惋惜。家裏貧窮，不能把靈柩運回家鄉埋葬，他生前的部屬和幕僚捐錢五十萬幫助治喪。小女兒哭着對母親説："不能因爲這件事損害父親的名譽。"最終拒絶没有接受。太后去世，皇帝想到曹修古的忠貞，特别贈官爲右諫議大夫，賞給他家錢二十萬，録用他的女婿劉勳試任將作監主簿。曹修古没有兒子，過繼侄子曹覲爲後嗣。

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修睦，性廉介自立，與修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爲侍御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卒。

曹覲曾任封州知州，儂智高叛亂時殉職，事迹在《忠義傳》中。曹修古的弟弟曹修睦性情廉直勤奮，與曹修古同時考中進士，在家鄉很有名望，累積任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邵武軍知軍。御史中丞杜衍推薦他任侍御史。一年多後，改任司封員外郎，出任壽州知州，調任泉州。因薦人不當，降官階一級離職。後被任命爲吉州知州，没有到任，上書請求退休，但没有獲得批准，分司南京，不多久退休，時年五十一歲。章得象上表贊揚他品德高尚，詔令恢復被削官階，去世。

曹氏自修古以直諒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覲，又能死其官，而修

曹氏家族自從曹修古起就以正直無畏出名，連女子也能不爲利禄拖累，到曹覲又能以身殉職，

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以是賢之。

郭勸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爲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爲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傅致之，勸爲辨理得免。擢殿中侍御史。

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濰州稅。

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爲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世閥，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

還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誥。"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

趙元昊襲父位，以勸爲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還，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内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鈐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内附者未嘗留，乃奏却之。是冬，元

而曹修睦也不熱衷於做官，未等年老就退休回鄉，當時因此認爲他賢良。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考中進士，授任寧化軍判官，屢經升遷爲太常博士、密州通判。特旨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路轉運判官。因爲母親年老而堅决推辭，又改任博士、通判萊州。州民霍亮被仇人誣陷應處死，差役們從中收受財物造成冤獄，郭勸替他昭雪免罪。提升爲殿中侍御史。

當時宋綬出朝爲應天府知府，杜衍在荆南任職，郭勸説："宋綬有文才學問，杜衍清廉正直，不應派在地方。"又説："武勝軍節度使錢惟演在京拖延不去陳州，覬覦宰相之位；其弟錢惟濟現任觀察使、定州總管，自己申請改派爲留後；胡則因罪被免除三司使，却又升任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催促錢惟演立即返回任所，罷免錢惟濟的兵權，追回對胡則的任命。"又批評對劉從德遺奏的恩典太濫，被貶爲太常博士、監濰州稅。

改任祠部員外郎、萊州知州。一個多月後，又任侍御史、判三司鹽鐵勾院。郭皇后被廢，議論選立陳氏，郭勸進諫説："通過治家來治天下，首先要從后妃開始。郭氏并没有大的過錯，不應廢掉。陳氏并非出身世家大族，不能做皇上的正配。"奏章呈入時，皇后已被廢掉，而關於陳氏的議論也作罷了。

升任兵部員外郎，兼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從貶官所在地請求退休，朝廷批准了。郭勸説："退休是給賢者的待遇，怎麽能够讓被貶斥的人得到？請追回命令。"又説："發運使劉承德進獻輪扇浴器，大都是爲了討好皇上。請拿到外面搗毁，以警告奸邪之人。"

趙元昊世襲父親的封爵，任命郭勸爲官告使，送給郭勸一百萬，都没有接受。回朝後，兼任侍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内銓，升任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授天章閣待制、延州知州。趙元昊部將山遇率宗族來投奔，并説趙元昊準備反叛。郭勸和兵馬鈐轄李渭商議，自從趙德明納貢以來四十年，前來投奔的人都没有收留，就報告朝廷予以拒絶。這

昊果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絶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

年冬天,趙元昊果然反叛,派遣他的使臣自稱僞官前來。郭勸看他携帶的表章上還自稱臣,就上奏説:"趙元昊雖然使用超過中國所授予的名位,但還自稱爲臣,可以逐步用臣子的禮節來折服他,希望皇上和大臣仔細商議。"結果免去職名爲齊州知州,改任淄州,數月後,調任磁州。趙元昊對邊地的侵擾越來越厲害,關陝一帶十分混亂,批評的人還在指責郭勸當時不應拒絶接受山遇,又降郭勸爲兵部員外郎。母親去世居家服喪,喪期未滿重新任職,爲鳳翔府知府,不久又恢復天章閣待制的職銜。

召權户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盗起甘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奬諭。未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内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爲尚書祠部員外郎。

召入任代理户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的身份擔任滑州知州,再升任兵部郎中,調滄州,又調任成德軍。甘陵出現盗賊後,調任鄆州。不久成德軍知軍韓琦上奏説,郭勸所派出的將領張忠、劉遵,在討平盗賊過程中功勞都是第一,特旨詔令嘉奬。不多久,召入任翰林侍讀學士,再次判流内銓,改任左諫議大夫、代理御史中丞。升任給事中,推辭没有接受,而請求贈給他的祖先萊陽令郭寧官號,於是讓他擔任尚書祠部員外郎。

衛士有相惡者,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既而爲閽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争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就齋次,帥群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爲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

衛士中有相互仇視的,暗地把刀放在衣箱中,跟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進入宫門,後來被守門人查獲,楊景宗隱匿此事没有報告。郭勸請求先辦楊景宗之罪,奏章呈上兩次,没有聽從,又在朝廷上争論多日,最後將楊景宗貶黜。祭祀明堂,將要對朝廷内外的官員加以恩賞,郭勸就在齋戒之所,帶領各位御史請求召見,没有允許,郭勸等人又極力議論。這年,再次擔任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

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諸子曰:"顔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紱,任子爲齋郎,足矣。'"及再爲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後二年卒。

郭勸廉潔節儉,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物。他曾對孩子們説:"顔魯公説,'這輩子能够得到五品官職,子弟承蔭封爲齋郎,足够了。'"待到再次任爲侍讀,他説:"我是太學生出身,志向不過是成爲太守,現在我七十歲,在皇帝侍從的行列中,可以告老回鄉了。"於是就在初一這天上表章,上了三次不被批准,賞賜他銀兩讓他買住宅和田地。二年後去世。

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會御史知雜事吕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

郭勸之子郭源明,治平年間,任太常博士。適逢御史知雜事吕誨等人上奏彈劾中書在追贈濮安

安懿王典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

懿王典禮一事上有錯誤，因而被貶官，任命郭源明補爲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請求收回任命，請求恢復吕誨等官職，於是同意免除他的任命。後來他以職方員外郎爲單州知州，去世。

段少連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爲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以本省丞爲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還爲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税。復爲博士、通判天雄軍。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他母親曾夢見鳳凰聚集在家中，醒後生下段少連。等到長大，儀表出衆，風流倜儻而有見識。考中服勤詞學科，試任秘書省校書郎、崇陽縣知縣。崇陽是政務繁劇的縣，自張詠任縣令後有政績，衹有段少連在後任者中能繼續他的風度業績。代理杭州觀察判官。參加校訂《道經》，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歷任蒙城、名山、金華三縣知縣。又從本省丞任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爲江寧太守，延請他通判府事。回朝後任御史臺推直官，升任太常博士。因批評朝廷在劉從德遺奏上施恩賞過濫，降職爲秘書丞、監漣水軍酒税。後又任博士、通判天雄軍。

太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閤，遽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説也。竊睹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群詣殿門請對。'且伏閤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絶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閤雪陸贄，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入不報。

太后去世，召入爲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跪伏在閤門説郭皇后不當廢掉，段少連被罰以財物贖罪。他再次上疏説："陛下親自執政以來，進用正直的大臣，廣開言路，天下人無不歡欣鼓舞。一旦因諫官、御史伏閤門議事，立即就貶黜責罰，朝廷内外都認爲這并不是陛下的本意。大概是執政大臣，假藉皇上的威望來趕走孔道輔、范仲淹，阻斷以後的批評意見。我私下看到警告：'從今以後如有表章，應按以往慣例密封呈送，不許群衆到殿門外請求召見。'而且伏閤上疏，難道不是慣例？現在突然斷絶它，那麽國家再有大事，誰還敢一起進言呢？過去唐朝陽城王仲舒伏閤爲陸贄洗清罪名，崔元亮也在殿堂叩頭爲宋申錫申辯，前代史書都當作美事來記載。現在陛下還没忍心廢掉皇后，而兩府就寫表章議論降爲妃子，諫官、御史，怎麽敢沉默？陛下深思孔道輔的議論是朋黨之辭，還是忠直坦率的話呢？"奏疏遞上，没有答覆。

又上疏曰：

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

又上疏説：

崇高明亮、純粹清潔，凝聚恩德、毫無牽累的，是天的道。霧氣陰雲，明暗偶有變化，那是陰陽不和的災害。表現天的恩德，是君主的體度。治理陰陽，則是臣子的職責。陛

德、臨萬方，有生之類，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由大臣懷禄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懷，爲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則君天下修化本者，莫不自内而刑外也。況聞入道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抗章請對，不蒙賜召，豈非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后有妒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别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宫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宫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别館，俾自省修，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别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況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

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諂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

下秉承聖德、統馭萬方，所有的生命，無不感受到恩澤。然而雲霧遮蔽，偶然陰暗不明，拖累聖德的原因，在於大臣享受俸禄却不提諫議，小臣懼罪而不敢進言。我又是什麽人，膽敢放肆地説出愚妄無知的意見呢？我私下痛心陛下具有仁聖之美，却缺乏耿直的輔弼大臣，所以形成了不能忍耐的憋悶，又停留在爲時不遠的重復。所以我纔披肝瀝膽，吐露情懷，想替陛下清除損害聖德的妖霧。

《易》説："夫婦像夫婦的樣子，家道纔正，家道正天下纔能安定。"《詩》説："對妻子要以禮相待，這樣纔能治理國家。"如果是這樣，那麽統治天下推行教化，没有不是從内到外的。何況聽説皇后降爲妃子的議論，是出自臣下。而且后妃如果有罪，貶黜都要祭告宗廟，廢掉就成爲庶人，哪能不向天下公布，不稟告祖先，就悄悄按臣子的意見辦呢？而且皇后因爲有小的過失就降爲妃，那臣子的妻子有了過失，也應當降爲妾了。近來奏章頻上，請求召見應對，都不蒙召見，難道不是有奸邪之臣，離間陛下嗎？我們趕到中書省，當時執政大臣説皇后有妒嫉的行爲，開始議論讓她出家爲道姑，最後決定改降爲妃。還説有人上密封奏章，擔心皇后對皇上聖體不利，所以築起高墻，把皇后安置在别宫。臣等詳細聽取朝廷内外的意見，認爲不能這樣做。希望趕快降下聖明詔書，恢復皇后名位，以安民心。第二天詔書下來，却説："皇后有過失，宫内都知道，爲特别表示寬容，先不立即貶責，安置在别宫，讓她反省，供給待遇，一切照舊。"臣下等不知貶置别宫，是皇后還是皇妃？詔書没有説明，怎麽能讓人相信。何況皇后侍奉陛下十二年多，而輔弼大臣匆忙就用貶黜的意見，迷惑了皇上，大臣們因循沉默，没有人敢向陛下進言。臣所講的災霧遮蔽，拖累皇上聖德，是臣等没能盡職的緣故。

臣私下恐怕奸邪的人，用漢武帝幽禁陳皇后的先例，來迷惑陛下。況且漢武帝是驕奢淫逸的君主，本來就不值得效仿。而做臣

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别館，必恐懼修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宫乎？願詔復中宫位號，杜絶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歡，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宫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

子的應想到使君王像堯、舜一樣，豈能想讓君王像漢武帝呢！現在皇后被安置在别宫，一定畏懼反省，陛下仁愛寬恕的美德，廣施天下，單單就不能施於皇后嗎？希望詔令恢復皇后名位稱號，杜絶離間，像當初那樣對待她。天地因而正常，陰陽因而和諧，人神同歡，豈不美啊？陛下如果被奸邪所蒙蔽而不加省察，臣等恐怕高宗時王皇后的冤枉，就會復見於他日，而宫中名位不正導致的混亂，將來也會發生，希望皇上聖明費神思慮。

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閲，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閲，擿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閲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即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决，莫不盡其理。

不多久，授任開封府判官，改任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任三司度支判官，出朝爲兩浙轉運副使。過去轉運使所到郡縣，要來簿册文書，没時間看完，往往就委托給手下官吏，這些官吏拿着這些書簿來索取財貨。段少連命令郡縣進呈的登記文書都要密封好，遇事拿出一二本翻閲，發現不符之處就予以查核，其他來不及看的，全部封好退還。於是差役不能作弊，而各州縣的登記簿册也不敢不認真了。屬下差役有了過錯，就召來詢問："聽説你這樣，有這回事嗎？如果有就應當告訴我，我允許你以後改正；如果認爲没有，我也不會讓好人受誹謗，馬上就爲你洗雪了。"差役不敢欺瞞，都以實相告。段少連每次知道情况後，都誠懇地勸誡他們，讓他們離開，以後如果自己能改過，段少連還會保舉他們。秀州獄中屈死了無罪人，當時段少連在杭州，獄吏們心中畏懼，聚在一起僞造死者認罪的材料，還没完成，段少連已經乘船入城。審訊獄吏，都服罪請罪，把段少連看作神明。此時，鄭向爲杭州太守，没有治理才能。打官司的人不信服他，往往從州中出來，直接去找段少連；段少連一語裁決，無不合情合理。

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逾月，爲三司度支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

調任淮南轉運使，兼任發運司事，加官兵部員外郎。又調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爲陝州知州，縱容部下欺凌百姓，段少連入境後，向朝廷舉報了此事。入朝兼任侍御史知雜事，過了一个月，任三司度支副使。河東地震，段少連奉命前往安撫災民。回朝後提升爲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廣州知州。當時趙元昊反叛，范仲淹推薦段少連才幹可任將帥，升任龍圖閣直學士、涇州知州，又改任渭

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决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既卒，仁宗嘆惜之。

州，任命還没送到就去世。段少連才思敏捷，遇事不論大小，都能順利迅速地處理好，不屈服於權勢。死後，仁宗深爲惋惜。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於春秋，母后稱制，而内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爲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論曰：古人有言："山中有猛獸，無人采藜藿。"天聖、明道年間，皇帝年少，母后臨朝聽政，而朝廷内外嚴整，紀綱都樹立起來，朝政没有大的闕失，奸邪的人不能恣意妄行，這是由於諫官用人得當。當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相繼擔任諫官、御史，郭勸、段少連繼之，都十分正直，遇事敢發表意見，即使被貶黜，也不改變操守。等到皇帝親自執掌政權，孔道輔、郭勸、段少連再任諫官，郭皇后被廢，議論激昂，敢於觸怒皇上，責斥大臣，膽氣更雄壯，其感人事迹，現在還爲人所稱道。《詩》所説的"國家糾正他人過失的人"，大概就是這樣吧！

宋史卷二百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子）旦（從子）里（曾孫）朴　李及
燕肅（子）度（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年時因好學在家鄉受到贊譽，考中進士。曾和同年考上的進士一起登上相國寺樓閣，同行者都眺望家鄉，顯出做官的快樂，惟有彭乘西眺，若有所失地說："父母年紀老了，我怎麽能捨棄對父母早晚的侍奉，而求得自己的榮耀呢！"第二天，奏請朝廷允許回鄉侍養父母。過了幾日，任漢陽軍判官，得以實現回鄉的請求。長久之後，有人推薦他言行出衆，召入考試，任爲館閣校勘。他堅决拒絶，要求回家鄉，後來就又任鳳州團練推官。

天禧初，用寇準薦，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書》，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柏，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改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内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内

天禧初年，因爲寇準的推薦，任館閣校勘，改任天平軍節度推官。參加校正《南史》、《北史》、《隋書》，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升任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朝廷給予方便以照顧父母，得任普州知州。蜀人能夠擔任故鄉州長官就是從彭乘開始的。普州人很少懂得學習，彭乘就爲他們興辦學校，召集他們的子弟教育。彭乘父親去世，下葬後，有甘露降落在墓柏上，人們認爲這是彭乘的孝心感動天地。服喪期滿，任荆門軍知軍，又改任太常博士。召回朝廷，任同判尚書刑部，又出任安州知州，調任提點京西刑獄，改爲夔州路轉運使。恰逢當地賊人田忠霸勾引下溪州蠻人準備入侵，彭乘正好巡視州縣來到，大規模召集邊境官吏，率領軍隊下山準備迎敵，賊人逃離。彭乘又派人進行離間，賊人斬了田忠霸，殺了他全家。召入任修起居注，提升爲知制誥，多

銓、三班院，爲群牧使。既病，仁宗敕太醫診視，賜以禁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郯論請贈官，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

次升職爲工部郎中，進翰林院爲學士，領吏部流内銓、三班院，爲群牧使。生病後，仁宗命令太醫診治，賞賜宮中珍貴藥物。去世，賞賜白銀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郯請朝廷贈官，没有允許，詔令他的一子給俸服喪。

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少工云。

起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彭乘在候選人中，皇帝指着彭乘説："這是位老儒，很有謙虚退讓的名聲，没有人可以替换他。"等到召見時，皇上告知説："你是先朝老臣，一直在外地任職，却從來没自己申述。"回答説："臣本出生在偏遠地方，知道自己的能力，怎敢有過分的想望。"皇帝贊許。彭乘厚道持重少言語，生性孝順，不喜歡置産業。收集了一萬多卷圖書，都親自校刊，蜀中所流傳的書，許多出自彭乘。晚年，掌管朝廷文誥，但文辭不够規範。

嵇穎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嘗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嵇適，曾爲石首主簿。百姓中有父子兩人犯了重罪，官府命令嵇適審訊，父親被依法懲處，而兒子被釋放；父親死後，通過别人顯靈説："主簿是仁厚之人，一定會有賢能的兒子，將來必有所作爲。"明年嵇穎出生。

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青州，徙天雄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告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

天聖年間，考中進士，任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爲青州知州，調任天雄軍，都請他做幕僚。因王曾推薦，升任太子中允，任集賢校理。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提升任知制誥，多次升職爲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院爲學士，還没有來得及上任，去世。詔令把告敕、官服、金帶、鞍勒馬賞賜給他的家人。

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穎謹厚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爲修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稿，爲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嵇穎考中進士，當時王曾、張知白相繼擔任南京留守，見嵇穎謹慎忠厚好學，就對自己的子弟説："這是你們學習的榜樣。"張堯封曾跟從嵇穎求學，所寫的文章，有許多留在嵇穎家中。後來張堯封女兒進入皇宫，封修媛，很受寵幸。讓她弟弟張化基去找嵇穎，請他編纂父親的文稿，然後作序進獻。嵇穎没有答覆，也不進獻文稿。

梅摯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初任職

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

爲大理評事、藍田上元縣知縣，調任昭州知州，通判蘇州。二浙鬧饑荒，官府借給災民糧種和食物，然後催促償還很急迫，梅摯說借貸本來是行恩惠，現在反而加重百姓的困苦，詔令延緩償還日期。

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躬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

慶曆年間，提升爲殿中侍御史。當時屢有災異現象出現，梅摯引用《洪範》呈上《變戒》說："'王省惟歲'，是說君王統領群官就像一年一樣，四季有不正常，就檢查官員所辦之事。現在春天發生日食，夏季發生地震，秋天又多雨水，一年之中三季都不正常，這是上天認爲陛下檢查官員不够，所以叮嚀告誡。伊、洛河水暴漲淹没房屋，海水灌入台州溺死百姓，浙江堤防崩塌，黃河溢出河岸，所謂'水不潤下'。陛下應自我責備修養德行，以回答上帝的眷顧。陰不勝陽，災異就會停止，而陛下的盛德也會一天天增長。"

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毆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係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以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爲户部副使。

調任開封府推官，升任判官。僧常瑩和宮女通書信，輦官鄭玉醉後呼喊喧鬧，毆打巡邏士兵，都不查問，梅摯請都予以杖刑發配他們。改任度支判官，進升侍御史。論述石元孫"不死在戰場上，被俘後又放回，是國家的耻辱，不斬首不足以鞭策邊臣"。上奏二次没有回答。李用和授宣徽使，加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梅摯上奏："立國初年，杜審瓊也是皇帝的舅父，官僅到大將軍；李繼隆多次立下戰功，晚年纔任使相。祖宗對名位是這樣慎重。現在不應授給没有功勞的人。"任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說："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并非人才，由後宮的關係得以進升，恐有損皇上聖明德望。"上奏要求減少資政殿學士名額時，召集待制官一同議政，回答官員們升遷的問題。皇帝對大臣們說："梅摯論事得體。"任爲户部副使。

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曲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爲度支副使。初，河北歲

在紫宸殿爲契丹使者舉行宴會，三司副使應坐在殿東走廊下。同僚有人說便宴照例應坐殿上，大宴纔應在殿門外。因而没有就座，與劉湜、陳洎快步走出。降職任海州知州，調任蘇州，入朝任度支副使。起初，河北每年都饑荒，

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

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葦，摯以疲民，奏用州兵代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堤，水不爲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中，卒。

摯性淳靜，不爲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爲人。平居未嘗問生業，喜爲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三司增運江、淮米到河北。後來江、淮饑荒，主管部門還要全數給米，梅摯上奏減少。

越級提升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朝任判吏部流內銓，進升龍圖閣學士、滑州知州。滑州每年都要防備黄河，調集壯丁割蘆葦，梅摯認爲消耗民力，上奏請用州兵代替。黄河水暴漲，快要决口，梅摯夜裏帶領部下督修大堤，没有造成水災。朝廷詔令表彰。任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求任杭州知州，皇帝賜詩送行表示恩寵。多次升職任右諫議大夫，調任江寧府，又調河中，去世。

梅摯性情淳厚清靜，不做造作勉强之事，處理政事很像他的爲人。平常從未過問家業，喜歡作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多篇。

司馬池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晋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爲縣人。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以蒲坂、竇津、大陽路官運鹽回遠閴，乃開峪口道，自閴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爲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爲捨徑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爲然。未幾，山水暴至，鹽車人牛盡没入河，衆乃服。

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宫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歷建德、郫縣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争瘞金銀逃山谷間。令閻丘夢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縣事。會上元張燈，乃

司馬池字和中，自稱是晋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後代，征東大將軍司馬陽葬在安邑瀾洄曲，後魏時分安邑設夏縣，因此是夏縣人。司馬池少年喪父，家財數十萬，都給了叔叔，而自己勉力讀書。當時人們認爲經蒲坂、竇津、大陽運鹽的官道太繞遠，開築峪口道，從閴喜翻山到達垣曲，都認爲方便。司馬池對人説："過去的人爲何要捨直就曲呢，其中一定有原因。"衆人不以爲然。不久，山洪暴發，鹽車人牛都冲入河中，衆人這纔佩服。

考進士，就要殿試的時候而有信來報母親去世，同伴把信藏起來。司馬池心跳不安，夜不能寐，説："我母親一直多病，家中難道有事嗎?"走到宫城門，徘徊好久不能進。就告訴同伴，同伴僅説他母親生病，司馬池於是痛哭返回家鄉。後來進士中榜，任永寧主簿。出入乘驢。和縣令關係不好，司馬池因公事進見縣令時，縣令南向坐着不起身，司馬池拉着縣令西向對坐論事，毫不屈服。歷任建德、郫縣尉。蜀人謡傳戍邊的士兵嘩變，蠻人將要入侵，富人争埋金銀逃往山谷。縣令閻丘夢松假藉有事去州府，主簿稱病不出，司馬池代理政事。適逢元宵節設燈，放百姓

縱民游觀，凡三夕，民心遂安。

進城游覽觀賞，一共三晚，民心於是安定。

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産大竹，轉市蘄、黄，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爲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

調任鄭州防禦判官、光山縣知縣。宫中要建樓屋，詔令各州調集竹木，州限期三天全部運出。司馬池認爲本地不産大竹，到蘄、黄購買，三天决不可能運出，就和州民自行約定期限，過期不運出治罪，結果運出比各縣都早。

盛度薦於朝，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税，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録參軍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爲群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紿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毁短者甚衆，池獨颺言于朝，稱利用枉，朝廷卒不問。

盛度把他推薦給朝廷，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税，調任小溪縣知縣。劉燁任河南府知府，請他擔任知司録參軍事，一年多後，任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上奏保舉他任群牧判官，他推辭不受，朝廷堅持授任。曹利用曾委托他收大臣們所欠朝廷的買馬錢，司馬池説："法令推行不下去，是因爲上司有人犯法。您所欠的還多，不首先交付，怎麽去催别人?"曹利用大驚道："下吏騙我説已經交過了。"趕忙命人送繳官府，幾天後欠款者都繳付。曹利用被貶官，他的同夥害怕受牽連，紛紛抨擊他，惟有司馬池一人在朝廷揚言，聲稱曹利用冤枉，朝廷最後没有追究。

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内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閣，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群牧司，閲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爲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閤門，爲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

詔命百官輪流應對，司馬池上奏説："唐代制度規定門下省，詔書送來，有不妥處可以密封退還。現在門下雖有密封駁回的名義，而所有的詔書一律從中書下發，這不是防範過失的舉措。"内侍皇甫繼明任章獻太后殿門給事，兼領估馬司，自稱估馬贏利，請求升官。事情下轉群牧司，檢查并無贏利。皇甫繼明當時正受重用，自制置使以下官員都想附會他的意思上報，惟有司馬池不同意。朝廷委任他爲開封府推官，委任令經過殿門時，被皇甫繼明的同黨攔阻，停止任命，爲耀州知州。提升爲利州路轉運使、鳳翔府知府。

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

召入朝知諫院，上奏章誠懇推辭。仁宗對宰相説："人都喜好升官，司馬池却喜歡退讓，這是很難得的。"加授直史館，再任鳳翔府知府。有一疑案報上後，大理寺駁回要求復審，部屬都慌忙承擔責任，司馬池説："長官對政事應負責，這不是各位的過失。"於是獨自承擔責任，朝廷詔令不予追究。岐陽鎮巡檢晚上在富户家中喝酒，被手下士兵扣押，和他約定，他不敢再約束

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

士卒，然後把他釋放；司馬池抓捕首惡分子殺掉，巡檢也被免職。

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平果敗。更户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

多次升職爲尚書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曾說："陝西作戰用兵缺少資深將領，劉平喜歡自以爲是而缺少智謀，必定貽誤大事。"後來劉平果然失敗。换任户部度支、鹽鐵副使。任滿後中書報呈姓名，皇帝說："這是堅決推辭諫官的人。"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河中府知府，調任同州，又調杭州。

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剸劇非所長，又不知吴俗，以是謗議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决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虢州。初，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盗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厨，出所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盗税，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長者。徙知晋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司馬池性情樸實平易，不喜接待賓客，處理繁雜事務非其所長，又不懂吴地風俗，因此朝廷聽到許多非議。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彈劾司馬池處理事務不當十多條，以及隱瞞朝廷詔令，降任虢州知州。起初，轉運使已上書彈劾司馬池，恰巧有差役偷盗官府銀器，綁送州獄，自己供認爲江鈞掌管私人財物，供出已賣掉其中一多半；又有越州通判走私偷税，是張從革的親家，派人來托情。有人對司馬池說可以舉報彈劾以報仇，司馬池說："這是我不做的事。"人們稱贊他是忠厚長者。調任晋州知州，去世。兒子司馬旦、司馬光，司馬光本書有傳，侄子司馬里。

司馬旦

旦字伯康。清直敏强，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任，爲秘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蔺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謾，十年不决。旦取案一閲，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冤者以直。又井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緣搔民。旦言："蝗，民之仇，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丁内外艱，服除，監饒州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群盗剽敚，富家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争出粟，减直以糶，猶不失其赢，飢者獲濟，盗患亦弭。

司馬旦字伯康。清廉正直，精明强幹，即使是做很小的事也一定仔細考慮，思忖不符合要求就不放下。靠父親恩蔭，任秘書省校書郎，歷任鄭縣主簿。鄭縣有個姓蔺的婦人訴訟强奪人田的人，家中有很多金錢，招集黨徒賄賂官吏，共同爲奸，十年不能處理。司馬旦取案卷看了一遍，真假立即顯露，斥退十幾個官吏，受冤枉的人得到公正對待。又有井元慶横行鄉里，無人敢問，司馬旦把他抓來依法懲處。當時司馬旦還很年輕，大家都認爲他容易對付，從此驚訝佩服。官吏撲打蝗蟲，乘機擾民。司馬旦說："蝗蟲是百姓的仇敵，應讓他們自己撲殺，然後送到官府來。"後來定爲法令。遭父母去世，服喪期滿，任監饒州永平鑄錢監。任祁縣知縣，天大旱，人民缺乏食物，群盗横行搶劫，富家大族自備武器防衛。司馬旦召集有錢人用禍福利害來開導他們，於是争相拿出糧食，减低價格出賣，還能略

舉監在京百萬倉，時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民囂訟，旦每獄必窮根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爲耻。市貫大溪，賈昌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

時王安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宫，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

旦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概。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旦曰：“長者之言也。”

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稟。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彦博、程公珦、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

有贏利，飢民獲得保全，盜賊也平息。

推舉他爲監在京百萬倉，當時祁縣隸屬太原，因太原挽留，没有召他入京。擔任乾州通判，還未赴任，舉薦他監在京雜物庫。任宜興縣知縣，當地百姓奸詐而好打官司，司馬旦每次審案一定追究到底，以法嚴懲，把罪犯綁在縣門外，百姓逐漸把犯法當作耻辱的事。有一條大溪流經街市，賈昌朝修建的長橋，毁壞已久，司馬旦勸人們修復，没費多少氣力就完工。

當時王安石任常州太守，開鑿運河，從各縣徵調民工。司馬旦説：“工程浩大，工期急迫，百姓不勝負擔，後患不僅僅是完不成而已。請下令各縣每年輪换勞役，雖然慢些但肯定會成功。”王安石不聽。秋天連降大雨，百姓痛苦不堪，很多人自殺，工程最後停止。歷任梁山軍知軍、安州知州。司馬旦治理州善於從大局着眼，所做的事，取决於是否容易興辦。再任監鳳翔太平宫，在熙寧八年退休。歷官職十七任，官至太中大夫。元祐二年去世，時年八十二。

司馬旦清心寡欲，奉養自己，人們看不出他尊貴。和弟弟司馬光始終友愛，人們没有閑話。司馬光住在洛陽，司馬旦住在夏縣，都有園林勝景。司馬光每年去探望司馬旦一次，司馬旦有時也到洛陽看望司馬光。司馬光參與討論的天下大事，司馬旦對他都有幫助。等到司馬光被朝廷召任門下侍郎，司馬光堅决推辭。司馬旦引用大義勸他説：“生平學習堯、舜之道，想爲君王出力，現在有了機會却推辭，這不合進退的正途。”司馬光幡然悔悟，就任職位。那時候，天下人恐怕司馬光不肯出山，等到聽了這個消息，都高興地稱許司馬旦説：“這是長者的話。”

英宗即位，按例大臣派遣親屬入朝祝賀以獲得官位。當時司馬旦在梁山，未獲官職的孫子輩，他一人也没有派遣，僅派出從兄之子司馬稟。司馬旦與人交往注重信義，願意在危急時周濟對方。曾有一位官員因罪免官，家貧無法生活，司馬旦每月分出薪俸接濟他。那人無法報答，願把女兒送他爲妾。司馬旦大驚拒絕，急命妻子拿出私房錢資助他嫁出女兒。司馬旦出生在

以爲盛事，比唐九老。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宏子朴。

丙午年，和文彦博、程公珦、席汝言舉辦同年會，賦詩畫像，世人當作盛事，把他們和唐朝的九老相比。三個兒子：司馬良，試將作監主簿；司馬富永，任承議郎、陝州通判；司馬宏，任陳留令。司馬宏的兒子司馬朴。

司馬里

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籍爲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之歡甚，臨事正色力争，不少假借。性廉静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爲太常少卿而卒。

司馬里字昭遠，進士出身爲官，任威勝軍判官，改任大理寺丞。龐籍任鄜延經略使，奏請讓司馬里任鄜州通判。州將是個武夫，不遵法令，司馬里平時和他關係很好，遇事則嚴肅地極力争論，毫不妥協。性情清廉安静樸實正直，所任職的地方都有惠民政績，每次免官，到京城，從未有所請托。察看官榜上長久缺員的職位，人們不願要的，就接受而去。後來任乾州知州，在太常少卿任上去世。

司馬朴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貴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爲官。宏死，徒跣負柩還。調晋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

司馬朴字文季，早年生長在外祖父范純仁家中。紹聖年間黨事發生，父親司馬宏上書論辯獲罪。范純仁被貶永州，因病眼瞎，有客來，一定讓司馬朴引見。當時司馬朴七歲，像成年人那樣有禮貌地接待客人，來客都驚嘆。靠范純仁遺恩任官。司馬宏死後，司馬朴光脚背着靈柩還鄉歸葬。調任晋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守法，轉運使王似暗示司馬朴尋找他的過錯，司馬朴不同意，説："下吏坑害長官，不但亂了綱常，而且人們連我多餘的食物都不會吃了，寧死不敢受命。"王似認爲他賢德，就向朝廷推薦了他。

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决。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

靖康初年，入朝任虞部、右司員外郎。金兵駐宿汴京城郊，皇帝命司馬朴出使金營。兩個金人酋長詢問司馬朴的家世，司馬朴一一相告。金人高興地説："是賢者的後代。"加倍禮遇，并對他吐露了實話，告訴他快快講和。司馬朴回朝廷報告，主政的大臣猶疑不决。都城失陷，欽宗想到司馬朴的話，就任他爲兵部侍郎。二帝將隨金人北遷，司馬朴又致信金人請求存留趙氏，金人害怕，把他也帶走，連同帶走了他的妻子和子女。開封府儀曹趙鼎，藏了司馬朴的長子司馬倬在蜀，所以被留下。

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齋詣

建炎年間高宗登基，大赦的詔書傳到燕地，

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行，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黄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著，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司馬朴命人私下傳送給徽宗，被人告發。金主同情他的忠誠，把他釋放。徽宗去世，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一起商議服喪，朱弁要先向金人請示，司馬朴説："臣子聽到君父死去，應表達哀痛，還請示什麽。請示若不允許，怎麽辦?"就穿戴喪服，早晚哀哭。金人認爲他們忠義，不加責問。又派朱松年從小路逃走，把金人的真實情况回去報告朝廷。宋朝藉王倫出使之機，携黄金賞給司馬朴。王倫回朝，説金人任命司馬朴爲行臺左丞，司馬朴拒絶而作罷，朝廷更敬重他。後來死在真定。訃聞傳來，詔令稱贊他忠節顯著，贈官兵部尚書，謚號忠潔。

李及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駡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毁朝政。會上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

初，置提點刑獄，内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户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

李及字幼幾，祖先是范陽人，後來遷到鄭州。父親李覃，任左拾遺。李及考中進士，兩次調任昇州觀察推官。寇準推薦他的才能，提升大理寺丞、興化軍知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平素行爲無賴，威脅州官，獲取奸利。李及接受委任時，趙諫正在京師，就來拜訪李及，李及不見他，他就辱駡離去，投遞匿名信誣陷李及，毁謗朝政。恰逢有密封奏書揭發趙諫的劣迹，朝廷命轉運使和李及審查。李及列出趙諫前後的不法行爲上報，詔令御史核實，斬趙諫於都市，李及由此知名。提升隴州知州。

起初，設提點刑獄，宫中提名李及和陳綱二人送中書。第二天，派陳綱去河北，李及去陝西，特别升官一級。還朝後任判三司磨勘司，出朝爲鳳翔府知府，調任延州，任三司户部副使，任淮南轉運使，多次升職爲太常少卿、秦州知州。評論的人認爲李及謹慎忠厚，不是守邊的人才。李及到了秦州，州中的將吏也很輕視他。恰逢有禁軍士兵白天在街上搶劫婦人金釵，軍吏把他抓來。李及正坐着看書，召他上前，稍稍問了幾句，那人就承認罪行。李及馬上命令將他斬首，然後依舊看書，於是將士都大爲驚服。改任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任命爲右諫議大夫召回朝廷，任勾當三班院，兩次升遷後爲尚書工部侍郎，歷任杭州知州、鄆州知州、應天河南府知府，召入任御史中丞。去世，享年七十歲。特贈

謚恭惠。

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吴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爲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疏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嘆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爲後。

燕肅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彦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補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牘，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

遷殿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鬥，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鬥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皆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

官禮部尚書，謚號恭惠。

李及性情清廉正直，治政簡明嚴厲，喜歡慰問推薦下屬，而且喜歡講别人的好處。在杭州時，厭惡當地風俗輕薄奢侈，不設宴游玩。一天，他冒雪出城到郊外，衆人以爲會擺酒邀客，没想到僅是自己拜訪林逋聊天，到黄昏回城。在杭任官數年，没有買過吴地的物産。臨走，僅買了《白樂天集》。在河南時，杜衍任提點刑獄，李及有時和杜衍見面，接待的都很簡單。後來有一天，權貴宦官來到這裏，李及也没有特别接待，杜衍爲他的品德所感動。妻子張氏，性情嫉妒凶悍。李及曾有一子，養在外面。張氏知道後一定要取回家中養育，於是召集親屬，以孩子撞廳中的柱子，把頭都撞碎了。李及最終没有兒子，以弟弟的兒子繼嗣。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親燕峻，慷慨任俠，楊光遠謀反時，燕峻率領親屬出迎符彦卿，因此定居曹州。燕肅少年時孤苦貧窮，到外地求學。考中進士，補爲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任知府時，推薦他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臨邛縣知縣。縣中百姓過去曾苦於差役的逼迫和騷擾，燕肅削木爲簡牘，百姓在訴訟中有牽連到的，就在簡牘上寫下姓名，讓他們自己應召前來，都能按期而來。任考城縣知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寇準正任河南知府，上奏挽留他。

升任殿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升侍御史，調任廣南東路。回朝，被丁謂排擠，出朝爲越州知州。調任明州，當地民風輕率强悍，喜好毆鬥，燕肅下令衹懲辦毆鬥中先動手的人，於是毆鬥因而平息。直昭文館，任定王府記室參軍，判尚書刑部。建議説："京城對犯有斬首罪的案件核查一遍，然而州的案件有可疑以及案情有可同情的上報請示，許多却被司法機關駁回，因此獲得不應上奏的罪名。希望能够與京城一樣，死刑犯允許復查上奏。"於是朝廷下詔允許案情可疑和值得同情的犯人申訴，這些話在《刑法志》中。此後定爲斬首罪的人提出申訴者多數能被減罪，議論是從燕肅開始的。

擢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徙青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即劑滌考擊，合以律準，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

提升爲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梓州知州，回朝，任同糾察在京刑獄，再任判刑部，多次升職爲左諫議大夫、亳州知州，調任青州。當年恰好歉收，任命他兼京東安撫使。入朝任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再次知審刑。燕肅上奏："過去太常寺的鐘磬都要塗顔色，皇上每三年親自祭祀，就要重新塗飾一遍。現在年歲已久，塗層越來越厚，聲音更不協調。"於是詔令他和李照、宋祁一起依照王朴定下的音律，鏟除塗層，以合乎音律，在後苑試驗時，聲音都協律。又詔令他和章得象、馮元審定記時刻漏。進升爲龍圖閣直學士、潁州知州，調任鄧州。官至禮部侍郎退休，去世。

肅喜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鼓二車及欹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子度，孫瑛。

燕肅喜歡做詩，詩作數量達到數千篇，生性精巧，擅長繪畫，稱得上是妙品，他畫的山水巧於分布顔色的濃淡，意象深遠，尤其擅長畫古木斷竹。曾經製造指南車、記里鼓車以及欹器呈獻，又進呈《蓮花漏法》。詔令司天臺在鐘鼓樓下核驗，結果稱與《崇天曆》不能吻合。但燕肅任職的地方，都刻寫在石碑上，州用來核準時間，當代推崇其精密。在明州，作有《海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兒子燕度，孫子燕瑛。

燕度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飢盜發，度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爲户部判官，以伐閱淺，始命權發遣，遂爲故事。

燕度字唐卿，進士及第，任陳留縣知縣。京東鬧蝗災，這年饑荒引發盜賊，燕度勸當地富豪拿出六萬石糧救濟百姓，又實行保伍法以監察盜賊，情形一天天好起來。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推薦他任户部判官，因爲資歷淺，任爲權發遣，於是相沿成慣例。

出知滑。滑與黎陽對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茭楗禦之，埽賴以不潰。復爲户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爲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蔡州，徙福州。閩故

出朝爲滑州知州。滑州境與黎陽相對，黄河埽堤下臨魏都，洪水襲來，草木不留。燕度上奏："魏地是河朔的根本，不能坐視不顧，聽任成敗。"將儲備的茭楗等物全部拿出抵禦，堤埽得以保全。又任户部判官。皇祐甲午年，益州上奏："歲星在甲午那年，蜀地再次發生騷亂，現在又逢甲午，百姓十分恐慌。"朝廷命燕度出使蜀地以防不測，還朝後説不值得擔心。任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口，燕度被貶任蔡州知州，

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兵馬鈐轄。入爲户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年七十。

調福州。福建過去盜賊很多，燕度請求朝廷給一道授權代理官職的旨令，於是又加官兵馬鈐轄職。回朝後任户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任潭州知州。去世，享年七十。

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榷河北鹽。度言："川峽不榷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不易之制也，榷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

燕度有心計，前後六次在户部任職。慶曆年間，三司請求在河北實行官府專營鹽業。燕度上奏説："川峽不禁酒，河北不禁鹽，這是祖宗順乎民俗，不可更改的制度。專賣不可取。"恰逢張方平也上書争執，此事就被壓下。

燕瑛

瑛字仁叔，以蔭爲瑕丘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尉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秘閣。時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宫爲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

燕瑛字仁叔，靠恩蔭補任瑕丘尉。縣内人習慣做盜賊，燕瑛出榜告誡説："現今平民如被稱爲盜賊，一定會怒形於色，又拋棄務農的本業，做那些人們不肯做的事。等到犯罪被處罰，一生在家鄉都被人鄙視。本縣尉不忍這樣對待你們。"盜賊受到感化，爲此有所收斂。多次升職爲太府丞、開封少尹。歷任廣東轉運判官，進升副使，加官直秘閣。當時正崇尚道教，燕瑛説："地方長官任滿考核政績，請求把興崇教法、整修道宫的情況列在首位。"朝廷同意。連續進升爲直龍圖閣。

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内侍，人目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户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頌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户部尚書。

當時燕瑛在嶺嶠任職七年，搜括南海犀珠、香藥，送給宰相宦官，人稱爲"香燕"。於是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任户部侍郎。徽宗賞賜御書"仁人義士之家"以表彰他，這是取自王安石稱贊其伯父燕肅詩中的話。轉任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任侍讀，準備重用。後來御史奏稱燕瑛不能禁止約束奸吏，致使賊人殺害無辜，罷職任龍圖閣直學士。没過幾個月，任户部尚書。

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大集，乘鋭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爲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靖康初年，以龍圖閣學士爲河陽知府。金兵入侵，河陽三城正當要路，燕瑛到任還未來得及防備，敵軍騎兵大批集結城下，乘着鋭氣攻城，燕瑛不能抵禦。想要出逃，被亂兵所害，時年五十。建炎初年，賜官端明殿學士。

蔣堂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爲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考中進士，爲楚州團練推官。滿任，吏部引見應對，真宗看了他試作的判辭，覺得很好，特别任命爲大理寺

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

丞、臨川縣知縣。縣中富人李甲做過許多違法的事，前任縣令不能制服，蔣堂警告他也不見悔改，就報告州府派兵搜查他家，發現了僭用應由皇帝用的的禁物，將他處死。

歷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宫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宫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淮發運事。

歷任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爲泗州知州，召入任監察御史。皇宫中起火，主管官員請求追查，抓了許多宫人交給獄吏審問。蔣堂上奏："火起没有來由，怎麽知道不是上天的安排呢，陛下應當修德以應變。主管官員却想歸咎宫人，交給獄吏，使其招供，然後被賜死，這是加重上天的譴責。"詔令放還宫人。上奏論郭皇后不該廢掉，論罪當贖。兩次升遷後任侍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出朝爲江南東路轉運使，調任淮南，兼江、淮發運事。

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爲非便。堂言："唐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爲江淮、河南轉運使，不聞别置使名。國朝卞衮、王嗣宗、劉師道，亦止爲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按蘄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馬臻所爲，溉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

當時廢除發運使，密封上書的人多認爲不妥。蔣堂上奏："唐朝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都曾任江淮、河南轉運使，未聽説另外設使職。本朝卞衮、王嗣宗、劉師道，也僅是轉運使兼管發運司事，而每年輸入京城的錢糧經常充足。"當時雖然采用他的意見，但後來又恢復原狀。在江、淮任職時，一年中舉薦部下二百人。有人對他説："萬一舉薦有誤，就要受懲處，何必舉薦那麽多人?"蔣堂説："十人中倘若有二三人合適，也足以報效國家。"蘄州王蒙正把以前犯了死罪的部下上報，蔣堂未能發覺，被降爲越州知州。州中鑑湖，是馬臻開鑿的，灌溉田地八千頃，上萬户人家享受到好處。前任太守曾建議任百姓自占，結果多數湖面爲豪强占據，蔣堂上奏恢復原狀。

徙蘇州，入判刑部，徙户部勾院，歷户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調任蘇州，入朝判刑部，調户部勾院，歷任户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以前，發運使記賬上報，造大船數十艘，運載江、湖特産送給京城中的權貴，蔣堂説："我怎能做這樣的事，每年的收支情況自可附驛使上報。"前後五年，没有到京城去一次。任河東路都轉運使，没有赴任，爲洪州知州。改任應天府，多次升職爲左司郎中、杭州知州，以樞密直學士爲益州知州。

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官，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游宴，减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既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毁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悦，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

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譽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吴門集》二十卷。

慶曆初年，詔令全國興建學校。漢朝文翁的石室在孔子廟中，蔣堂擴建爲學宫，挑選屬下官員來教學生，士人紛紛稱頌。楊日嚴曾在蜀，有能幹的名聲，蔣堂平時就不喜歡他。於是節制游宴，減少驛站供應，管理寬鬆，一改楊日嚴的政策。又建築銅壺閣，規模宏大寬敞，材料却不預辦。施工過半，在蜀先主惠陵、江瀆祠砍伐喬木，又拆毁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更不高興，訴訟官司漸多。很久後，有人認爲他私通官妓，調任河中府，又調任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退休，去世，特贈吏部侍郎。

蔣堂爲人清廉正直，遇事毅然不屈，雖貧而樂於施捨。好學，擅長文辭，推薦後進，到老不倦，尤其愛好作詩，有《吴門集》二十卷。

劉夔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説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

歷三司户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寇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于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平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刑院。

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考中進士，補爲廣德軍判官，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劉夔認爲："樂的根本，與政治教化相通，不應當輕易改换樂器。希望選擇博學之士來補任卿、丞，凡各地妄進言論而謀官職的，請全部罷免。"皇帝同意他的説法。

歷任三司户部判官，判度支勾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官直史館、陝州知州，改任太常少卿、廣州知州。所到之處都有廉潔的聲譽。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蠻唐和入侵邊境，劉夔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爲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初到任，派人勸告蠻人酋長投降；不聽，就派兵在銀江源打敗唐和，進擊攻破他的巢穴，蠻人逃遁遠去。前任將領以錢帛購求蠻人首級，這時有拿着首級來應購的，查驗審問，原來是殺害的平民，誅殺此人後停止購求，州中得以太平。回朝，權判吏部流内銓、知審刑院。

河北發大水，百姓流入京東爲盜賊，朝廷下令增强京東守備。皇帝問誰可以防守鄆，宰相以劉夔回答，進任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後前往。到

往。至鄆，發廪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盗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修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户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遷吏部。卒，年八十三。

了鄆，開倉救濟，賴此存活的百姓很多，盗賊逐漸平定，皇上賜御書褒奬。大臣議論要修復黄河故道，劉夔極力説明不可行，事情就停止。升任工部侍郎、福州知州。請求卸任入武夷山爲道士，没有允許。任建州知州，隨即告老，以户部侍郎退休。宋英宗即位，改爲吏部侍郎。去世，年八十三。

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爲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盗。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閣，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强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禄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劉夔曾經過江東，見到兩名囚犯已監禁多年了。詢問，回答道："此前殺死吉州掾徐咸，懷疑這二人。"劉夔替他們向朝廷申辯，釋放了他們，後來果然找到了真正的凶手。曾遇到隱士，獲養生術，於是獨居食素，退處一間小閣，家中人很少見到他。到了老年，手足耳目强健聰明，像少壯時一樣。不聚斂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糧，就拿來救濟鄉里貧苦的人。死前數日，自己寫了遺表，將俸禄賞賜剩餘分給親族。告訴他的家人説："某日，我將死了。"如期而死。没有子嗣。

馬亮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緩與之期，不逾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行聞，擢知濮州。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考中進士，任大理評事、蕪湖縣知縣，兩次遷升後任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中有人因故丢失官錢，抄没他家產也不足以賠償，妻子和孩子受牽連而被拘押的達到幾百人。馬亮把他們放走，放寬期限，不過一月，所欠全部償還。羅處約出使江東，把馬亮的政績上報，提升爲濮州知州。

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驁横，爲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工之半，别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御史。

適逢諸路轉運司設糾察刑獄官，委任馬亮爲福建路糾察刑獄官，復查冤獄，救活幾十人。升任太常博士、福州知州。蘇易簡推薦馬亮能擔任繁重的工作，召回朝廷，任提點三司都勾院、磨勘憑由司。很久以後，出朝爲饒州知州。州中豪强白氏掌握着吏役的底細，曾殺人，因大赦而被免罪，更加强横，成爲當地的禍患，馬亮揭發他的罪狀，將他殺掉，轄境内的人都畏服。州中有鑄錢監，工匠多而銅錫等原料供應不足，馬亮申請分去一半工匠，另外在池州設監，每年增鑄緡錢十萬。升任殿中侍御史。

真宗即位，上書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

真宗即位，馬亮上書説："陛下剛理政，對軍隊的賞賜應快，而駐地不能按時給付，請派遣

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帝善其言，以亮爲可用。

王均反，以爲西川轉運副使。賊平，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詿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衆。今不貸之，反側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

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閭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非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

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敦諭大食陀婆離、蒲含沙貢方物泰山下。

使臣分别督促。又赦書中免除州縣欠繳錢糧，而有關部門催促却更緊急，應照赦書所言推恩以減輕百姓負擔。按慣例，以親王出任開封尹，地尊勢重，嫌隙易生，希望長遠考慮，以顯示保全親愛道義。契丹仍每年南侵，河朔蕭條，請與之修好以使邊民安寧。"皇帝認爲他説得不錯，覺得馬亮可以重用。

王均反叛，任命馬亮爲西川轉運副使。賊人平定，主將邀功，濫殺不止，馬亮保全存活千餘人。城中米每斗一貫，馬亮出倉米平抑米價，人們賴以救濟。召見詢問他蜀中情況，適逢有被誘脅加入賊黨的八十九人被押至朝廷，宰相要把他們全部誅殺。馬亮説："愚民被脅從，這些不過是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其餘逃竄在山林中的還有很多。現在不寬大這些人，心中反覆不定的人，聽到消息爲之疑懼，一呼再起，是消滅一個王均，又生一個王均。"皇帝醒悟，全部寬大他們。馬亮加官直史館，又讓他回任所。

當時各州鹽井，因年代已久泉水乾涸，而官府督責完成税收，被抓捕的每州數百人。馬亮將被抓的人全部釋放，奏請朝廷廢除鹽井，又免去所轄境内過去拖欠官府的財物二百多萬。還朝被任爲潭州知州，屬縣中有亡命士卒公然搶掠，成爲當地居民的患害，人們一起商量殺掉了他們。事情被發覺，依法當死的有四人。馬亮對這四人都寬大，説："爲民去害，而反處死罪，這不是立法的本意。"調任昇州。途中在江州住宿，正逢歲旱民飢，湖湘漕米幾十船剛運到，馬亮發文給守將，撥米救濟貧民，於是上奏："瀕江各州都嚴重歉收，而官吏不救濟，希望停止官糴，讓百姓運糧相互救濟。"

以右諫議大夫爲廣州知州。當時宜州陳進剛平定，而跟從陳進反叛的澄海兵家屬二百多人，按法律應没入官府爲奴，馬亮都不追究。鹽户拖欠官賦，把妻兒抵押給富户，馬亮將他們全放回家。海船長久不來貿易，派人去招徠，第二年，到來的比當初還多一倍，珍寶貨物大量聚集，朝廷派宦官賜宴以示慰勞。當年皇帝去泰山舉行封禪大典，馬亮敦促大食陀婆離、蒲含沙

到泰山下進貢特産。

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詔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横沙數里，堤遂成。入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寧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

歷任虔洪二州知州、江陵府知府，兩次升遷後任尚書工部侍郎，再次任昇州知州，調任杭州，加官集賢院學士。此前，江水暴漲，調兵築堤而工程還未完工，詔問如何捍衛江防。馬亮把詔書藏在衣内到伍員祠祈禱，第二天，江潮退去，露出數里寬的淤沙，江堤於是築成。入朝任御史中丞。建議："士民父祖未葬而分居，請從今日開始凡未葬的，不要分開。"明年，改任兵部侍郎、廬州知州，調任江陵，又調任江寧府。仁宗初年，任尚書右丞，再任廬州知州，入朝任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升任工部尚書、亳州知州，又升任江寧府知府，以太子少保退休，去世，贈官尚書右僕射。

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吕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子仲甫，爲天章閣待制。

馬亮有才智，擅長處理政事，然而所到之處没有廉潔的美譽。吕夷簡小時候，跟隨父親吕蒙亨到福州任縣令，馬亮見後覺得他很優秀，就把女兒嫁給他。妻子劉氏生氣地説："爲什麽把女兒嫁給一個縣令的兒子?"馬亮説："這不是你懂的。"陳執中、梁適任京官時，田況、宋庠和弟弟宋祁幼年時，馬亮都待他們很好，説："這些人以後肯定會顯貴。"世人認爲馬亮有知人之明。馬亮去世，當時吕夷簡正任宰相，有關機構贈謚號爲忠肅，人們都不以爲然。兒子仲甫，任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兄子庸、諭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俊"。

陳希亮字公弼，祖先是京兆人。唐廣明年間，避難遷到眉州青神的東山。陳希亮幼時喪父，愛好學習，十六歲，準備拜師求學，他兄長刁難，派他去收取三十多萬的借款利息，陳希亮把借錢人都召集來，燒掉債券後離去。學業完成，就召見哥哥的兒子陳庸、陳諭讓他們求學，後來都考中天聖八年的進士，鄉里人稱他們所在里閭爲"三俊"。

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

起初任爲大理評事、長沙縣知縣。有僧人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和各權貴交結，倚勢侵占民田，人們都不敢正眼看他，陳希亮將他抓來依法懲處，全縣大爲震動。郴州竹場有僞造券

場有僞爲券給輸户送官者，事覺，輸户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鄠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毁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郴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

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録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争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盗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

期年，盗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凛凛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户，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盗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爲盗，告希亮盗入境，且及門。希亮即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

給輸户送官，事情被發覺，輸户當處死，陳希亮察覺他并非有意犯法，就釋放了他，後來果然抓到僞造的人。兩次遷升後任殿中丞，調任鄠縣知縣。老吏曹腆玩弄法律，因陳希亮年輕，輕視他。陳希亮開始處理政事，首先就發現曹腆犯罪。曹腆叩頭出血，願改過自新，陳希亮警告後放了他，結果變成良吏。巫覡每年聚斂民財祭鬼，稱爲春齋，否則有火災；民間謠傳有穿緋衣的三老人放火。陳希亮加以禁止，百姓不敢犯禁令，火災也没有發生。搗毁淫祠數百處，勒令巫覡務農的有七十多家。離職時，當地父老送他出境，哭泣説："離開我們，穿緋衣的老人又會出現了。"升任太常博士。有人説他在郴州時爲死刑犯伸冤，賜五品服。

起初，蜀人在蜀當官，不得通判州事。陳希亮因母親年老，願意降低級别任縣令侍候母親，於是任臨津縣知縣。母親去世，服喪期滿，任開封府司録司事。福勝塔失火，官府要重新建造，估計要用錢三萬，陳希亮説："陝西用兵，希望以此來犒賞軍隊。"詔令停止建塔。青州百姓趙禹上書，説趙元昊必反，宰相認爲趙禹狂言，將他流放建州，趙元昊果然反叛。趙禹向上級申訴，不接受，逃到京城自己申訴，宰相大怒，把他送入開封獄。陳希亮説趙禹可賞不可治罪，争論不已。皇上釋放趙禹，賞他爲徐州推官，而且想任命陳希亮爲御史。適逢外戚沈元吉因奸盗殺人，陳希亮一審問就得知實情，沈元吉自己驚怕倒地而死，沈氏控告，詔令御史彈劾陳希亮和掾吏。陳希亮説："殺此賊者是我一人。"因此而論罪罷官。

一年後，盗賊起於京西，殺地方官，富弼舉薦陳希亮可以任用。起用爲房州知州。州中平素没有軍備，百姓不安想逃走，陳希亮用牢城卒夾雜山河户，得幾百人。日夜訓練，聲震山南，百姓得以安寧。殿侍雷甲以一百多士兵在竹山追討盗賊，雷甲不能約束，所到之處暴虐，有人懷疑是盗賊，就報告陳希亮盗賊入境，將至城門。陳希亮立刻率兵沿河邊列陣抵抗，命士兵拉滿弓不要放箭，士兵都鎮定地站立，就像木偶一樣。雷

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以捕盜自贖。

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疏屬，無罪。"乃密以聞，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

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争，常壞舟。希亮始作飛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至于泗州，皆爲飛橋。

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决，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决，吏民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

甲放箭，陳希亮的士兵一動不動，雷甲下馬跪拜請罪，說："開始時不知是官軍。"屬下官員和士兵都想殺掉雷甲，陳希亮僅懲治了行暴的十多人，讓雷甲追捕盜賊以補過。

當時勢力强大的盜賊党軍子正囂張，轉運使派供奉官崔德贇追捕。崔德贇没有捕到党軍子，就包圍了竹山一家盜賊曾住過的人家叫向氏的，殺掉父子三人，懸首在南陽市。說："這是党軍子。"陳希亮察覺到其中之冤，將崔德贇逮捕入獄，崔德贇不服。党軍子在商州被抓獲，朝廷下令賜給向氏錢帛，免除他家的賦税，將崔德贇流放通州。有人告發華陰人張元逃往夏州，做了趙元昊謀士。詔命將其家族百餘人遷至房州，予以監管，飢寒將死。陳希亮說："張元一事虛實尚不可知，假如真有其事，爲國的人不會顧及家，這樣做反而堅定了他從賊的决心。這些人都是關係疏遠的親屬，無罪。"就密封上報，詔令釋放。其老幼在陳希亮院中哭着說："現在我們應該回故鄉了，但怎捨得離開你這樣的父母官？"畫了陳希亮的像祠祭。

還朝，宰相要任命他爲大理少卿，陳希亮說："司法官吏遵守條例，不是我的願望，希望得一州使自己效力。"任爲宿州知州。州中跨汴水建有橋梁，水橋相冲，船常常撞壞。陳希亮開始建飛橋，没有橋柱，以便船來往。朝廷賜他縑帛以褒獎，將他的做法加以推廣，從京畿地區到泗州，都建了飛橋。

皇祐元年，調任滑州。回朝奏事，仁宗慰勞他說："知道你疾惡如仇，不要把以前驚死沈氏之子的事放在心上。"還没有赴任，詔令他爲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彈劾陳希亮擅自改變物價。很快魏瓘被任爲龍圖閣學士、開封府知府，陳希亮請求在朝廷上争辯。召見後，仁宗贊成陳希亮，罷免魏瓘改任越州知州，而且要重用陳希亮。陳希亮說："我和轉運使不和，不能説没有過錯。"極力請求回滑州。恰逢黄河溢出魚池埽，將要决口，陳希亮把派出的使臣全部召回，調發禁兵守堤。他住在將要决口處，官員和百姓們流淚勸他，陳希亮躺在房中一動不動，洪

是歲，盜起宛句，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井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不逾月，悉擒其黨。

淮南飢，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

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反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

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户部勾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産籍没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决罰，由是事復滯。

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

水退去，人們把他比作漢代的王尊。

當年，宛句出現强盜，白天搶劫張郭鎮，綁架濮州通判井淵。仁宗爲此憂慮，問宰相誰可平定盜賊。不等到回答，仁宗説："我已經找到人了。"任命陳希亮爲曹州知州。不過一月，盜賊全部被捕獲。

淮南饑荒，安撫使、轉運使都説壽春太守王正民不稱職，王正民被免職，詔命陳希亮快速前往替代。轉運使徵收吏役米而免除他們的徭役，共十三萬石，稱爲折役米。米價飛快上漲，百姓更加飢餓。陳希亮到任，廢止這種做法，并上報此事，周邊的州也廢除。又上書説王正民無罪，稱職負責。詔令恢復任命王正民爲鄂州知州。

很久以後，調任廬州知州。虎翼軍士屯駐壽春的，以謀反被誅殺，其餘未謀反的數百人被遷到廬州，都疑懼不安。一天，有人偷偷溜入官府準備襲擊陳希亮，陳希亮笑道："這人一定是醉了。"從寬判處流放，把其餘那些人安排在身邊做事，還讓這些人去守護倉庫。别人十分恐懼，陳希亮却更加親近和信任他們，這些人感激陳希亮，都指心爲誓，願爲陳希亮而死。改任提點刑獄江東，升任度支郎中，調河北。

嘉祐二年，入朝爲開封府判官，改任判三司户部勾院。朝廷因爲三司事務繁多，簿書積壓，任命陳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原有十八口鹽井産鹽以供官賣，歲久枯竭，而主管官員督責如故，百姓破産和被抄家的有三百多家。陳希亮替他們申訴，退還了没收的財産，每年免去三十多萬斤。三司滯留的簿書，自天禧以來，未賬六百零四件，明道以來，新事二百一十二萬件，陳希亮日夜督促官吏，共九個月，處理了三分之二。度支吏不能及時處理，陳希亮杖罰他。副使認爲陳希亮擅自懲罰不妥，於是事務復又積累。

適逢陪伴契丹的使臣回國，陳希亮請求到外地任職，委任他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亂，其頭領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一帶。陳希亮知道後，當天帶少數人出城巡視，官吏請帶兵前往，陳希亮没有答應。賊黨二

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

十四人在路上遇到陳希亮，由於陳希亮帶的人很少，神態閑和，猜不出他的目的，就在路上圍過來申訴。陳希亮慢慢地詢問他們的痛苦，命一老兵押解，說："把這些人交給葉縣，聽候我的命令。"到縣後，下令說："你們因爲自首，所以都免予治罪，但你們一定知道誰是主謀。"衆人不敢隱瞞，於是斬周元示衆，流放軍校一人，其餘的都派去繼續像當初那樣服役。

遷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

升任京東轉運使。濰州參軍王康赴任，路經博平，綽號"截道虎"的惡霸毆打王康和他的女兒幾乎致死，官吏不敢過問。陳希亮發文火速追捕，結果將惡霸流放海島；又彈劾官吏故意放縱，數人被免職。徐州太守殘暴，因小錯而抄没幾十户百姓的家産，抓住小偷，一定要他自誣抵死。陳希亮上報了情况，太守被免職。

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二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飢，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户皆晝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横，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使不敢動矣。况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嘩者。

多次請求告老退休，未獲允許，調任鳳翔知府。倉中糧食可供十二年之用，管事的官員擔心會霉腐，發生饑荒，陳希亮拿出十二萬石借給百姓。主管官員害怕以擅自動用官糧獲罪，陳希亮親自負責此事。當年秋天大豐收，以新换舊，官民兩便。于闐使者入朝，經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接待。使者十分傲慢，停留一個多月，毁壞賓館的器物，放縱手下人入街市搶掠飲食，百姓白天緊閉門户。陳希亮聽後說："我曾負責接待契丹使臣，知道情况。使者起初不敢横暴，都是譯官教唆的結果，我依法嚴懲，譯官害怕，使者不敢妄爲了。何况這一小國?"就派教練使持信符告訴譯官："到了我的轄地，有一絲一毫不依法，我就斬你。"并拿回軍令狀。使者來，在庭院羅拜行禮，陳希亮讓他們坐在兩廊吃喝，護送出境，没有一人敢喧鬧。

英宗即位，遷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

英宗即位，升任太常少卿。獄中有一强盜，按法應處死，同僚反對。一段時間後，强盜殺死看守的吏人逃走。陳希亮把原來的争論拿到朝廷質詢，陳希亮的意見被肯定。同僚害怕，想尋機陷害陳希亮，陳希亮自己知道并無其事。起初，州以酒相送，慣例都歸爲己有，而法律不允許。陳希亮把酒轉送給貧窮飄泊的士人，事後說："這也是納爲己有。"以家財賠償。於是以這一緣

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

由上書自我檢討，請求離開朝廷，因此分司西京。不久退休，去世，年六十四。陳希亮曾夢到有異人按圖告以死年，至此果然。贈工部侍郎。

希亮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

陳希亮爲人清廉剛直不求私利，喜怒不形於色，從王公貴人到部屬百姓，都對他十分敬畏。見義勇爲，不計禍福。所到之處，奸吏刁民，紛紛改變原來的言行，不改者必誅。但他做事出於仁愛，所以雖嚴厲却不殘暴。少時和蜀人宋輔交往，宋輔在京去世，母已年老，兒子宋端平尚幼，陳希亮爲其母養老送終，又把女兒嫁給宋端平，讓他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求學，後來考中進士。

四子。忱，度支郎中。恪，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在岐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游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遁於光、黄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蘇軾謫黄，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四個兒子。陳忱，度支郎中。陳恪，滑州推官。陳恂，大理寺丞。陳慥字季常，年輕時喜飲酒、好劍術，用錢如糞土，欽佩朱家、郭解的爲人，民間俠士都推重他。在岐下，曾跟隨兩名騎士帶二枝箭和蘇軾游覽西山。鵲鳥突然在眼前驚飛，騎士追射，不中，陳慥拍馬馳出，一箭命中。和蘇軾在馬上談論用兵之法及古今成敗之道，自認爲是當代豪傑。年齡稍大，虚心讀書，想靠此在世上大有作爲，但終於没有機會。在洛陽的園林房舍像公侯家一樣壯麗，河北有田每年收入值上千匹帛，晚年都棄而不取。隱居於光、黄之間的岐亭。住草屋食粗食，徒步往來於山中，妻子奴婢都表現出自我滿足的神色，不和世人來往，別人也不瞭解他。看到他戴的帽子又方又高，說："這難道就是古代方山冠遺留下來的樣子嗎?"所以就稱他"方山子"。直到蘇軾貶官到黄州，經過岐亭，認出他，人們纔知道他是陳慥。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静而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修自守，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論曰：彭乘文雅平和謙虚，嵇穎不阿附貴戚，有儒者之風。梅摯淳厚安静不造作，司馬池性情平易寬厚，燕肅運用法律公平仁厚，李及、蔣堂、劉夔清正守法，是侍從人選。陳希亮爲政嚴厲却不殘暴，是好行政官。馬亮才智有餘而欠清廉，公論替他惋惜。

宋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八

狄棐（子）遵度　郎簡　孫祖德　張若谷　石揚休　祖士衡
李垂　張洞　李仕衡　李溥　胡則　薛顏　許元
鍾離瑾　孫沖　崔嶧　田瑜　施昌言

狄棐　狄遵度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器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知分宜縣。歷開封府司録，知壁州。道長安，爲寇準所厚，準復入相，乃薦通判益州。擢開封府判官，歷京西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廣州，加直昭文館。代還，不以南海物自隨，人稱其廉。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知滑州，進給事中，徙天雄軍。會給郊賞帛不善，士卒嘩噪趣府門，棐不能治。事聞，命侍御史劉夔按視，未及境，衆不自安。棐馳白夔，請給以行河事。夔至，與轉運使李絳誅首惡數人。棐坐罷懦，降知隨州，徙同州。勾當三班院，進樞密直學士，歷知陝鄭州、河中河南府，復判流內銓。出知揚州，未行，卒。

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棐奏録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在河中時，有中貴人過郡，言將援棐於上前。棐答以他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

狄棐字輔之，潭州長沙人。少年時隨父在徐州做官，以文章拜謁路振，路振器重他，把女兒嫁給他。考中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爲分宜縣知縣。歷任開封府司録，壁州知州。路經長安，被寇準愛重，寇準再任宰相，推薦他通判益州。升任開封府判官，歷任京西益州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多次升職爲太常少卿、廣州知州，加官直昭文館。任滿還朝，不携帶南海的物産，人們稱贊他廉潔。任命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權判吏部流內銓，出朝爲滑州知州，進升給事中，調任天雄軍。適逢在一次郊禮後頒賞的帛不好，士兵喧嘩着來到府門，狄棐不能處理。朝廷得知後，命侍御史劉夔查問，還未入境，衆人已經恐慌。狄棐趕去告訴劉夔，請他佯稱巡視黄河。劉夔入城後，與轉運使李絳殺掉帶頭鬧事的幾人。狄棐因懦弱被降職爲隨州知州，調同州。勾當三班院，進任樞密直學士，歷任陝鄭州知州、河中河南府知府，再判流內銓。出朝爲揚州知州，未赴任，去世。

有個叫狄國賓的人，是狄仁傑的後代，把狄仁傑的告身送給狄棐，狄棐上奏朝廷録用狄國賓一官，而自稱是狄仁傑十四世孫。狄棐在河中時，有顯赫宦官過州，聲言在皇上面前推薦他。狄棐用別的話來回答，退下後對親近的人說：

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其爲政愷悌，不爲表襮，死之日，家無餘貲。

子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斥於有司，耻不復爲。以父任爲襄縣主簿，居數月，棄去。好爲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制》、《裴晋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贊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郎簡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録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徙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婿僞爲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

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秘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

“我不過是湘潭的一名貧窮士人，現在做了侍從官，怎麽能到老了却自甘玷污呢？”狄棐爲官忠厚，不宣揚自己，死的時候，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

兒子狄遵度，字元規。少年時聰明，專心學習。讀書的時候，每當有所收獲，就仰頭瞪視着屋頂，别人叫他，也聽不見。年輕時考進士，被有關官員斥責，就此深覺耻辱，再不參考。以父親恩蔭任襄縣主簿，數月後棄職離去。喜歡作古文，著《春秋雜説》，有許多新見解。曾擔憂當時的學風惡劣，作《擬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制》、《裴晋公傳》，很受好評。特别喜愛杜甫的詩，曾爲杜甫詩集作贊。一天晚上，夢見杜甫給他誦讀後世人没見過的詩歌，醒後，衹記得十餘字，狄遵度加以補寫，成《佳城篇》。數月後去世。有集十二卷。

郎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年孤苦貧窮，借書抄寫，多數都能背誦下來。考中進士，補任試秘書省校書郎、寧國縣知縣，調任福清令。縣中有石塘陂，年久淤塞，郎簡募人疏浚，被廢棄的一百多頃田得到灌溉，當地人爲他立生祠。調任隨州推官。皇上召見時，真宗説：“郎簡歷任官職都無過失，却無人舉薦，他一定是個對升官不熱衷的人。”特别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分宜縣知縣，調任竇州知州。縣吏去世，其子年幼，入贅的女婿僞造文書占有他的財産。等孩子長大，多次申訴不得伸冤，去朝廷控告。朝廷讓郎簡查辦，郎簡拿出舊時的文書給女婿看，説：“這是你岳父的筆迹吧？”回答：“是。”又出示僞造的文券，二者并不相似，女婿認罪。

調任藤州，興辦學校厚待士人，大變風俗，藤州從此有考中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免職，任泉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提升爲秘書少監、廣州知州，捕斬賊馮佐臣。入朝爲判大理寺，出朝爲越州知州，又回朝任判尚書刑部，出朝爲江寧府知府，歷任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揚州知州，調任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退休。明堂祭祀大典

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有九，特贈吏部侍郎。

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顔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不逝歟?"就寢而絶。幼從學四明朱頔，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亡，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爲意。孫沔知杭州，榜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絜，終尚書都官員外郎。

後，又升爲刑部侍郎。去世，享年八十九，特贈吏部侍郎。

郎簡性情温和平易，喜歡待客。在錢塘城北建園林房舍，自號武林居士。養身服丹藥，晚年臉色紅潤。尤其愛好醫術，别人有病，郎簡自己開方爲他們治療，有集驗方數十，流行於世。一天，對他的兒子郎絜説："我退休後住在這裏十五年，不曾有過小不舒服的時候，現在感到疲倦，難道要死去嗎?"睡覺時去世。幼年從師四明朱頔，成年後隨沈天錫學寫作，做官後，對兩位老師都奉養資助。後來二位老師去世，郎簡又訪察他們的子孫，爲他們主持婚嫁。平時閑談，以宣揚皇上恩德、救民苦難爲内容。孫沔爲杭州知州，爲其村門題名德壽坊。但郎簡在廣州時没有廉潔的名聲，大概是被郎絜連累之故。郎絜，最終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孫祖德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祖德進士及第，調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時校勘官不爲常職，滿歲而去。改大理寺丞、知榆次縣，上書言刑法重輕。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方冬苦寒，詔罷内外工作，而錢惟演督修天津橋，格詔不下。祖德曰："詔書可稽留耶?"卒白罷役。

入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章獻太后春秋高，疾加劇，祖德請還政。已而疾少間，祖德大恐。及太后崩，諸嘗言還政者多進用，遂擢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言郭皇后不當廢，獲罪，以贖論。久之，遷天章閣待制。

時三司判官許申因宦官閻文應獻計，以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裨國用。祖德言："僞銅，法所禁而官自爲，是教民欺也。"固争之，出知兖徐蔡州、永興軍。徙鳳翔府，請置鄉兵。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梓州，累

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父親孫航，監察御史、淮南轉運使。孫祖德考中進士，調任濠州推官、校勘館閣書籍。當時校勘官不是常任職務，滿任離職。改任大理寺丞、榆次縣知縣，上書評論刑法輕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西京留守司。正值深冬天氣嚴寒，詔令暫停内外工役，而錢惟演正督修天津橋，阻攔詔書不予傳達。孫祖德説："詔書能扣留嗎?"結果上報朝廷停止工程。

入朝任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章獻太后年紀大，病情加重，孫祖德請求太后還政。事後病情稍有好轉，孫祖德十分害怕。太后去世，曾請太后還政的人多被進用，於是被提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知諫院。上書論郭皇后不應廢掉，獲罪，以贖罪論。很久以後，升任天章閣待制。

當時三司判官許申通過宦官閻文應獻計，用藥化鐵成銅，可鑄錢，補國用。孫祖德上奏："假銅，法令所禁而官府自己却要製造，是教唆百姓欺詐。"堅決反對，出朝爲兖徐蔡州知州、永興軍知軍。調任鳳翔府，請求設鄉兵。改任龍圖閣直學士、梓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右諫議大

遷右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歷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以疾得潁州，除吏部侍郎致仕，卒。有《論事》七卷。

祖德少清約，及致仕，娶富人妻，以規有其財。已而妻悍，反賫以財而出之。子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進士及第，爲巴州軍事推官。會蜀寇掠鄰郡，若谷攝州事，率衆爲守禦備，賊乃引去。調全州軍事推官。入見，真宗識其名，顧曰："是嘗在巴州禦賊者耶?"特改大理寺丞、知濛陽縣。三司言："廣寧監歲鑄緡錢四十萬，其主監宜擇人。"乃以命若谷。歲餘，所鑄贏三十萬緡。擢知處州，歷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江淮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

先是，麟、府歲以繒錦市蕃部馬，前守輒罷之。若谷以謂：互市，所以利戎落而通邊情，且中國得戰馬；亟罷之，則猜阻不安。奏復市如故，而馬入歲增。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樞密直學士，歷知澶州、成德軍、揚州、江寧府，入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龍圖閣學士，徙杭州。會歲飢，斥餘廪爲糜粥賑救之。權判吏部流内銓、知洪州，累官至尚書左丞致仕。

若谷素爲宰相張士遜引拔，然所至亦自有循良迹，不激訐取名云。

石揚休

石揚休字昌言，其先江都人。唐兵部郎中仲覽之後，後徙京兆。七代祖藏用，右羽林大將軍，明於曆數，嘗召家人謂曰："天下將有變，而蜀

夫、河中府知府。歷任陳許蔡潞鄆亳州、應天府，因病爲潁州知州，任吏部侍郎退休，去世。有《論事》七卷。

孫祖德年輕時清正節儉，退休後，娶富人妻，以圖其錢財。而後妻凶悍，反貼給錢財休妻。兒子孫珪，江東轉運使。

張若谷字德繇，南劍沙縣人。考中進士，任巴州軍事推官。適逢蜀寇侵掠鄰州，張若谷代理州事，率衆防守，賊人於是退走。調任全州軍事推官。入朝覲見，真宗記得他的名字，看着左右的人説："他就是曾在巴州防禦賊寇的人吧?"特别改任大理寺丞、濛陽縣知縣。三司上奏："廣寧監每年鑄錢四十萬緡，應選派人主監。"就任命若谷。一年多，所鑄錢超過三十萬緡。提升處州知州，歷任江湖淮南益州路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入朝任三司度支副使、鹽鐵副使，多次升職爲右諫議大夫、并州知州。

此前，麟、府每年以繒錦與蕃部交易馬匹，前太守停止交易。張若谷認爲：相互交易，可以對少數民族有利而交流邊疆情況，而且我國可以獲得戰馬，突然停止，會引發猜疑。上奏請求像過去一樣恢復交易，而買馬每年都有增加。任提舉諸司庫務，權判大理寺，進升樞密直學士，歷任澶州知州、成德軍知軍、揚州知州、江寧府知府，入朝任知審官院，糾察在京刑獄，知通進銀臺司、應天府。改任龍圖閣學士，調任杭州。當時正逢饑荒，撥倉庫餘糧煮粥賑救。任權判吏部流内銓、洪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尚書左丞退休。

張若谷一直受到宰相張士遜的提拔，他所到之處也有政績，并不靠揭發别人成名。

石揚休字昌言，祖先是江都人。唐朝兵部郎中石仲覽的後代，後來遷至京兆。七代祖石藏用，爲右羽林大將軍，通曉曆數，曾對家人説："天下將有大事發生，蜀地最爲安全。"就去投靠

爲最安處。"乃去依其親眉州刺史李滈，遂爲眉州人。

親戚眉州刺史李滈，成爲眉州人。

揚休少孤力學，進士高第，爲同州觀察推官，遷著作佐郎、知中牟縣。縣當國西門，衣冠往來之衝也，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隸太常爲樂工，僥倖免役者凡六十餘家。揚休請悉罷之。改秘書丞，爲秘閣校理、開封府推官，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坐前在開封嘗失盜，出知宿州。

揚休少年喪父而勤勉學習，進士考試高等及第，任同州觀察推官，升著作佐郎、中牟縣知縣。縣是國都西邊門户，士紳往來必經之地，地瘠民貧，賦役煩重，富人在太常寺爲樂工，僥幸投機免役的共六十多家。揚休申請全部取消。改授秘書丞，任秘閣校理、開封府推官，多次升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歷任三司度支、鹽鐵判官。因以前在開封府任職時失盜，出朝任宿州知州。

頃之，召入爲度支判官，修起居注。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皆得侍坐邇英閣。揚休奏："史官記言動，當立以侍。"從其言。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初，内出香祠温成廟，帝誤書名稱臣，揚休言："此奉宗廟禮，有司承誤不以聞。"帝嘉之。兼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修玉牒官。遷工部郎中，未及謝，卒。

不久，召入朝中任度支判官，修起居注。起初，記注官與講讀諸儒，都可陪伴皇帝坐在邇英閣。揚休奏稱："史官記録言行，應站立陪伴。"朝廷同意他的説法。任爲判鹽鐵勾院，以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判太常寺。起初，皇宫内行香祭温成廟，皇帝誤寫名稱臣，揚休説："這是奉宗廟禮，主管官員發現錯誤不報。"皇帝嘉許他。兼任勾當三班院，爲宗正寺修玉牒官。升工部郎中，未及任職，去世。

揚休喜閑放，平居養猿鶴，玩圖書，吟咏自適，與家人言，未嘗及朝廷事。及卒，發楮中所得上封事十餘章，其大略：請增諫官以廣言路，置五經博士使學者專其業，出御史按察諸道以防壅蔽，復齒胄之禮以强宗室，擇守令，重農桑，禁奢侈，皆有補於時者。然揚休爲人慎默，世未嘗以能言待之也。至於誥命，尤非所長。

揚休喜歡悠閑隨便，平時在家中養猿鶴，玩賞圖書，咏詩自娱，和家人談話，從不涉及朝廷事。等到去世時，打開箱子找到十多件密封奏事，大致内容是：請增加諫官拓寬言路，設五經博士使學生專心學業，派遣御史巡察各路以防蒙蔽，恢復齒胄之禮以加强宗室，挑選知州縣令，重視耕織，禁止奢侈，都是對時政有所補益的。但揚休爲人謹慎少言，世人不以能言來看待他。至於起草誥命，尤爲不擅長。

平生好殖財。因使契丹，道感寒毒，得風痹，謁告歸鄉，別墳墓。揚休初在鄉時，衣食不足，徒步去家十八年。後以從官還鄉里，疇昔同貧窶之人尚在，皆曰："昌言來，必賙我矣。"揚休卒不捐一金，反遍受里中富人金以去。

平生好聚財。出使契丹時，因路上受寒，得了風痹病，申請告假回鄉，祭掃祖先墳墓。揚休早先在家鄉時，衣食不足，徒步離家十八年。後以侍從官還鄉，往昔一同貧苦的人還活着，都説："石昌言來，肯定會救濟我們了。"揚休結果一文錢也没拿出來，反而到處接受鄉里富人的錢而去。

祖士衡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孤，博學有文，爲李宗諤所知，妻以兄子。楊億謂劉筠曰："祖士衡辭學日新，後生可畏也。"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遷殿中丞、直集賢院，改右正言、户部判官。未幾，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閲官，遂知制誥，爲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銀臺司。

祖士衡字平叔，蔡州上蔡人。少年時是孤兒，博學能文，被李宗諤看中，將兄長之女嫁給他。楊億對劉筠説："祖士衡學術文章一天天進步，真是後生可畏。"考中進士甲科，任大理評事、通判蘄州，再升殿中丞、直集賢院，改爲右正言、户部判官。不久，任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升起居舍人、注釋御集檢閲官，任知制誥，爲史館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知通進司、銀臺司。

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知吉州。言者又以在郡不修飭，復降監江州税。士衡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人臣。"年三十九，卒于官。

天聖初年，因依附丁謂，落職爲吉州知州。言官又説他在州不檢點，又降職監江州税。祖士衡幼時到外祖父家，善於看相的僧人見到他，對人説："這孩子神骨秀異，將來會著名於世，如果能活過四十，會任宰相。"三十九歲，在官所去世。

李垂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中，登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録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三卷，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觀其所爲，必游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潁、晋、絳三州。明道中，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咸平年間，考中進士，進獻《兵制》、《將制書》。從湖州録事參軍召入朝中任崇文校勘，多次升職爲著作郎、館閣校理。進呈《導河形勝書》三卷，要求恢復九河故道，當時很受人們重視。又修起居注。丁謂任宰相，李垂没有去拜見。有人問其中緣故，李垂説："丁謂作爲宰相，不以公道合符天下人的期望，而倚仗權勢横行。看他的所作所爲，將來肯定會被貶竄到朱崖，我不想成爲他的黨徒。"丁謂聽到後厭惡他，罷免爲亳州知州，調任潁、晋、絳三州。明道年間，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對他説："舜工你文學識見被天下人所稱贊，諸位大臣都想任你爲知制誥，但宰相因爲還不認識，你可去拜見一下。"李垂説："當初我若拜見丁崖州，乾興初年就已成爲翰林學士了。現在我已老了，看到大臣處事不公，常想當面駁斥，怎麽能趨炎附勢，看人的眼色，以得舉薦呢？道義實現不了，是命。"宰相知道了，讓他出朝爲均州知州。去世，年六十九歲。

五子，仲昌最知名，鋭於進取，

五個兒子，李仲昌最知名，熱衷進取，曾獻

嘗獻計修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

計修六塔河没有成功，從殿中丞降職英州文學參軍。

張洞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惟簡，太常少卿。洞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群。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爲文甚敏。未冠，曄然有聲，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爲。時，趙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太息，思聞中外之謀。洞以布衣求上方略，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父親張惟簡，官爲太常少卿。張洞身材高大，眉目如畫，自幼聰明，鶴立鷄群。張惟簡很贊許，就抱着他去見鄉中占卜者。占卜者説："公子長相不一般，必定能考中進士，將來應當以文學政事顯揚。"開始讀書，每天數千字，做文章非常敏捷。不到二十歲，已經大有聲名，遇事慷慨激奮，自許大有作爲。當時，趙元昊叛擾邊疆，關、隴一帶蕭條，糧草運送不便，并且多次作戰失利。仁宗爲之嘆息，想徵求朝廷内外的謀略。張洞以平民身份請求進呈方略，召他在舍人院考試，提拔爲試將作監主簿。

尋舉進士中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甲者，强弟柳使鞭其婦，既而投杖，夫婦相持而泣。甲怒，逼柳使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極法，知州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即稱疾不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

隨即考中進士，調任漣水軍判官，父母死後，張洞服喪離職，再調任潁州推官。有一叫劉甲的百姓，强迫其弟劉柳鞭打妻子，過後扔掉棍棒，夫婦二人相擁哭泣。劉甲大怒，逼劉柳再打，結果婦人被無辜打死。吏人判處她丈夫極刑，知州歐陽脩準備聽從。張洞説："按照法律規定，那個命令打人的人是首犯，婦人的丈夫爲從犯，而且不是他本意，不應處死。"衆人不聽，張洞就稱病不出，不得已報朝廷評議，果然如張洞所言，歐陽脩很器重他。

晏殊知永興軍，奏管勾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者皆名士，尤深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會殊留守西京，復奏知司録。殊晚節驟用刑，幕府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當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洞亦自以不負其知。

晏殊爲永興軍知軍，上奏任張洞爲管勾機宜文字。晏殊是儒臣，喜好賓客，來往的都是知名人士，特别敬重張洞。改任大理丞、鞏縣知縣。恰逢晏殊留守西京，再上奏請任張洞爲知司録。晏殊晚年愛用刑罰，幕僚都不敢勸阻。張洞平時與晏殊賦詩飲酒，暢所欲言。一旦遇到公事，能堅持自己的意見，晏殊爲之改變初衷，張洞也自認爲没辜負晏殊的知遇。

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吴育薦其文學，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秘閣校理、判祠部。時天下户口日蕃，民去爲僧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

樞密副使高若訥、參知政事吴育向朝廷推薦他的文章學術，認爲可以擔任館職，召入學士院考試，充任秘閣校理、判祠部。當時全國人口增長很快，出家爲僧的很多。張洞上奏："至和元年，詔令增加每年出家爲僧的名額，舊的詔令是各路每三百人允許出家一名，後來大都每百人即

内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勛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户守冢，禁毋樵采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謚爲榮靈，其孫訴之，詔孫抃等復議，改曰恭。洞駁奏：“執中位宰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正名以誅之。”竟從抃等議。

出家一人；又文武官員、内臣墳墓，可以設寺擺放，近年數量越來越多。如果認爲確有功勞，應按古代給以户守冢，但禁止在墳墓旁砍伐樹木而已。現在祠部賬上有僧人三十多萬，如不設法減少，後患無窮。”朝廷采納他的建議，纔減少三分之一。任知太常禮院，宰相陳執中將下葬，張洞和同事們謚爲榮靈，他的孫子向朝廷申訴，詔命孫抃等人重議，改謚爲恭。張洞駁斥道：“陳執中身爲宰相，無功德而罪惡多，活着時不能依法罷免，死後也應正名以示斥責。”但朝廷最後還是采用了孫抃等的意見。

初，皇后郭氏忤旨得罪廢没，後仁宗悔之，詔追復其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不許其禮。”洞奏：“后嘗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順，洗之於既没，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禮，尚當别立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方嚮儒術，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詩謝，復賜詔獎諭。

起初，皇后郭氏觸怒皇帝被廢，後來仁宗後悔，下詔恢復她的封號，這事已過去二十多年了。現在，主管官員請求將她附祭於太廟。知制誥劉敞以爲：“《春秋》上寫道‘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致的意思是不宜致。况且古代衹有一位妻子是嫡正的，可以恢復她的封號，但不應准許這樣的禮節。”張洞奏稱：“皇后曾經母儀天下，没有大的過失，這是中外皆知的。陛下既然已經察知她不過偶失恭順，在她死後恢復封號，現在却還不許依禮附祭，這不合道理。而且廢皇后立皇后，又於嫡正有何妨礙？這不過是當時大臣對自己的過失護短，違背了一定要正名的原則，而劉敞又引用《春秋》‘用致夫人’。查《左氏春秋》不忍寫哀姜的罪過，而二《傳》有非嫡之語，劉敞的議論不對。若依通變之禮，也應另外立廟。”没有接受。轉官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仁宗提倡儒術，張洞在館閣任職長久，常有好的建議，仁宗認爲他知曉經典，適逢在崇政殿復試進士，就賜他飛白體“善經”二字以示榮寵。張洞獻詩道謝，皇上又賜詔書獎勉。

出知棣州，轉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决溢病民田。水退，强者遂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契丹謂之“綾絹州”，朝廷以爲内地不慮。洞奏：“今滄、景，契丹可入之道，兵守多缺，契丹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

出朝爲棣州知州，轉官尚書祠部員外郎。河北地正對六塔的那部分，每年河堤决口淹没耕地。水退後，豪强趁機霸占，貧弱的人無處可居、無地可耕。張洞奏請將水退後的耕田一律由官府劃分分配，免掉租税以安撫新來耕種的人。河北東路百姓養蠶織絹的很多，契丹稱之爲“綾絹州”，朝廷以爲位處内地不必戒備。張洞上奏：“現在滄、景，正是契丹可以侵入的路綫，防守

境上，此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

時天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爲德，於事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謂："諫官持諫以震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絶意。"致書歐陽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

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冲幼之主。當躬萬機，攬群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望。"大臣亦以爲言，遂聽政。命考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英宗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意解。

詔訊祁國公宗説獄，宗説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英宗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説罪在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英宗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疏一切厚廪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秩品立制度，更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怨洞，痛詆訾言，上亦起藩邸，賴察之，不罪也。

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英宗遂欲進用，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徵民積歲賦，洞爲奏免之。又民

的士兵有不少缺額，契丹經常以販鹽爲名，乘船往來境上，這不能不警惕。希望審時度勢，設將帥、增加屯兵扼守。"

當時天下久安，官僚士大夫崇尚虛名，以寬厚沉默爲有德，於事無所補益，張洞認爲這對朝廷不利。又説："諫官靠進諫來震動皇帝，不數年就位至顯職，爲何這樣。應加重他們的責任而減緩他們升遷的速度，使端莊優秀的人才漸漸顯露，而讓浮躁的人斷絶想望。"寫信給歐陽脩極力論説。召還任權開封府推官。

英宗即位，轉爲度支員外郎。英宗哀痛，有時十幾天不到正殿上朝，張洞上奏："陛下正當盛年，剛繼承皇位，怎麽能長時間顯示柔弱，自比年幼的君主。應親自處理政務，招攬各種人才，以不辜負先帝托付的情意，滿足黎民百姓的願望。"大臣們也這樣勸説，於是理政。任命考試開封進士，之後，進獻賦，題爲《孝慈則忠》。當時正在討論濮安懿王稱皇一事，英宗説："張洞的用意在諷勸我。"宰相韓琦進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英宗怒氣稍平。

詔令審祁國公宗説案，宗説倚仗是皇帝近親，驕横不法，案結，英宗認爲有損國家體面，不想公布他的罪行。張洞説："宗説罪在不恕。雖然如此，但是陛下要懲辦他却難以公布他的罪行，僅將他坑殺數位無辜之人依法判罪就可以了。"英宗高興地説："你可謂識大體。"張洞藉機進言："唐宗室中出了許多賢能的宰相和名士，因爲他們知曉學問。現在皇室本支人多，不顧關係遠近都予以豐厚供養，不讓他們知道生活的艱難。婢妾聲伎，多少都没有限制，以至於滅絶禮義，極其嗜欲。寬縱則擾亂法律，懲處則有傷親屬的感情。應按品級職位立制度，挑選老成之臣教導他們。"宗室因此怨恨張洞，極力詆毁，皇上原來也在藩邸，對情況清楚，不責怪他。

轉爲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便殿召對符合聖意，英宗想重用他，大臣忌恨，出朝爲江西轉運使。江西屢鬧饑荒，朝廷要徵收百姓積欠的賦税，張洞奏明朝廷予以免除。又百姓上繳

輸紬絹不中度者，舊責以滿匹，洞命計尺寸輸錢，民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所輸，洞復命輸錢，官爲糴麥，不逾時而足。洞在棣時，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于庭。至是，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紬絹不合格的，過去責罰滿匹，張洞命令按欠缺的尺寸補交錢，百姓感到方便。調任淮南轉運使，轉爲工部郎中。淮南土地不宜種麥，百姓難以繳送，張洞又命百姓交錢，由官府代爲糴麥，還不到限期就繳足。張洞在棣時，夢見有人稱奉敕徵召，出來後，一如拜官的樣子，回頭看到庭院中羅列旌旗官吏士兵。現在，他又做了相同的夢。自己認爲活不久了，就把孩子們叫來教給他們安排家事。不久去世，享年四十九歲。

李仕衡 李丕緒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家京兆府。進士及第，調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仕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徙知彭山縣，就加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父益，以不法誅，仕衡亦坐除名。

後會赦，寇準薦其材，盡復其官，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再遷秘書丞，徙知劍州。王均反，仕衡度州兵不足守，即棄城焚芻粟，輦金帛東守劍門。既而賊陷漢州，攻劍州，州空無所資，即趨劍門。仕衡預招賊衆，得千餘人，待之不疑。賊將至，與鈐轄裴臻迎擊之，斬首數千級。乃乘驛入奏，擢尚書度支員外郎，賜緋魚。已而使者言仕衡嘗棄城，降監虔州稅。

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言："商人入粟于邊，率高其直，而售以解鹽。商利益博，國用日耗。請調丁夫轉粟，而輦鹽諸州，官自鬻之，歲可得緡錢三十萬。"仕衡曰："安邊無大於息民，今不得已而調斂之，又增以轉粟輓鹽之役，欲其不困，何可得哉！"不聽，遂行鼎議，而關中大擾。乃罷鼎度支使，以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徙陝西。初，歲出內帑緡錢三十萬，助陝西軍費。仕

李仕衡字天均，秦州成紀人，後遷至京兆府。考中進士，調任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李仕衡審訊死囚五人，保全其中四人。田重進來到他家說："你有陰德，將來必受厚報。"調任彭山縣知縣，加官大理評事，升任光祿寺丞。父親李益，因違法被處死，李仕衡也被牽連削職爲民。

後來碰上大赦，寇準推薦他的才能，完全恢復官職，領渭橋輦運，通判邠州，兩次遷升後爲秘書丞，調爲劍州知州。王均反叛，仕衡估計州兵不足以守城，就棄城焚糧草，運送金帛東守劍門。不久賊人攻陷漢州，又進攻劍州，州中空空如也，無可資助，就急往劍門。李仕衡事先招安賊衆，得一千多人，完全以誠相待，毫不猜疑。賊人快到時，與鈐轄裴臻迎戰，斬殺數千人。於是急速入朝報告，被提升爲尚書度支員外郎，賜緋魚。事後使臣報告李仕衡曾經棄城，降官監虔州稅。

召還朝廷，任判三司鹽鐵勾院。度支使梁鼎上奏："商人到邊地收糧，總是抬高價格，而賣給解鹽。商人的利潤越發豐厚，國家財政却逐日損耗。請調用民夫轉運糧食到邊地，而運鹽到各州，由官府自行出售，每年可得緡錢三十萬。"李仕衡說："安邊没有比不困擾百姓更重要，現在迫不得已徵賦税，再增加轉粟運鹽的差役，想讓邊民不困擾，又如何辦得到呢！"朝廷不聽，就實施梁鼎的建議，關中一片混亂。於是罷免梁鼎的度支使一職，任命李仕衡爲荆湖北路轉運使，調陝西。起初，每年拿出內帑緡錢三十萬，

衡言歲計可自辦，遂罷給。

資助陝西軍費。李仕衡説每年的費用可以自辦，便停止給送。

真宗謁陵寢，因幸洛，仕衡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餽京西。朝廷以爲材，召爲度支副使。上言："關右既弛鹽禁，而永興、同華耀四州猶率賣鹽，年額錢請減十之四。"詔悉除之。累遷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罷内帑所助緡錢百萬。建言："河北歲給諸軍帛七十萬，而民艱於得錢，悉預假於里豪，出倍償之息，以是工機之利愈薄。方春民不足，請户給錢，至夏輸帛，則民獲利而官用足矣。"詔優其直，仍推其法于天下。

真宗拜謁陵寢，因而到洛，李仕衡獻糧五十萬斛，又把三十萬斛運送京西。朝廷認爲他有才幹，召他任度支副使。上奏："關右已解除鹽禁，而永興、同華耀四州仍沿襲專賣，年額錢請減十分之四。"詔令四州全部停賣。多次升職爲司封郎中，爲河北轉運使。又奏請罷除内帑資助緡錢一百萬。建議："河北每年供給諸軍帛七十萬，而百姓得不到錢，都預向鄉里豪强告借，付一倍的利息，因此紡織的利潤就更少。正在春天百姓生活困難時，請按户給錢，到夏天以帛償還官府，則百姓獲利而官用也豐足。"詔命優惠收帛，將此法推行全國。

封泰山，獻錢帛、芻糧各十萬，見于行宫，遷右諫議大夫。祀汾陰，又助錢帛三十萬，乃命同林特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事。權知永興軍，進給事中。逾月，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封禪泰山，進獻錢帛、糧草各十萬，在行宫被召見，升任右諫議大夫。皇帝到汾陰祭祀，又贊助錢帛三十萬，於是命他同林特提舉京西、陝西轉運事。權永興軍知軍，進升給事中。一個月後，以樞密直學士爲益州知州。

頃之，河北闕軍儲，議者以謂仕衡前過助封祀費，真宗聞之，以爲河北都轉運使。駕如亳州，又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集粟塞下，至巨萬斛。或言粟腐不可食，朝廷遣使取視之，而粟不腐也。棣州污下苦水患，仕衡奏徙州西北七十里，既而大水没故城丈餘。南郊，復進錢帛八十萬。先是，每有大禮，仕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仕衡乃條析進六十萬皆上供者，二十萬即其羨餘。帝不之罪，謂王旦曰："仕衡應猝有材，人欲以此中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即辦，亦其所長也。"明年旱蝗，發積粟賑民，又移五萬斛濟京西。

短時間後，河北缺少軍需儲備，議論的人認爲是李仕衡先前過分資助封禪和祭祀造成的，真宗聽到後，任命他爲河北都轉運使。皇帝到亳州，又進貢絲綿、縑帛各二十萬。後調集糧食到塞下，數量極多。有人説糧食腐爛無法食用，朝廷派人取來檢視，糧食并没有腐爛。棣州地勢低窪常受水災，李仕衡奏請遷州城到西北七十里，事後大水淹没舊城，水深丈餘。皇帝行南郊禮，又進獻錢帛八十萬。以前，每次朝廷舉行盛大典禮，李仕衡必定將所部供軍之物進獻，議論的人認爲虚假。李仕衡就上奏逐一講明所進六十萬都是應供奉的，二十萬爲剩餘。皇帝不加責怪，對王旦説："李仕衡能够應付突發事件，人們想以此攻擊他。但朝廷所需要的東西，不論大小馬上辦來，這也是他的長處。"第二年發生旱災蝗災，撥屯積的糧米救濟災民，又調運五萬斛救濟京西。

遷尚書工部侍郎、權知天雄軍。民有盗瓜傷主者，法當死，仕衡以歲

升任尚書工部侍郎、權天雄軍知軍。百姓有偷瓜傷害主人的，依法應處死，李仕衡因爲當年

饑，奏貸之。盜起淄、青間，遷刑部侍郎、知青州。前守捕群盜妻子寘棘圍中，仕衡至，悉縱罷之使去。未幾，其徒有梟賊首至者。入爲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以賜之。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至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采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直。遷吏部侍郎。

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以足疾，改同州觀察使、知陳州。州大水，築大堤以障水患。徙潁州，復知陳州。曹利用，仕衡婿也。利用被罪，降仕衡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歲餘，改左衛大將軍，卒。其後諸子訴其父有勞於國，非意左遷，詔追復同州觀察使。

仕衡前後管計事二十年，雖才智過人，然素貪，家貲至累巨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嚴若官府。

子丕緒，蔭補將作監主簿。及仕衡歸老，丕緒時爲尚書虞部員外郎，請解官就養。朝廷以爲郎，故事不許，請削一官，乃聽。未幾，還之。居十餘年，仕衡死，服除，久之不出。大臣爲言，起僉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通判永興軍、同州，知解州、興元府、華州，累遷司農卿致仕，卒。丕緒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圖書，集歷代石刻，爲數百卷藏之。

李溥

李溥，河南人。初爲三司小吏，陰狡多智數。時天下新定，太宗厲精政事，嘗論及財賦，欲有所更革，引三司吏二十七人對便殿，問以職事。溥詢其目，請退而條上。命至中書，

饑荒，奏請從寬懲處。淄、青間出現盜賊，升任刑部侍郎、青州知州。前太守把群盜的妻子兒女抓來監禁在棘圍中，李仕衡到任，全部釋放。不久，群盜中有人送來盜賊首領的首級。入朝任三司使，皇帝作《寬財利論》賜給他。於是更改陝西入粟之法，使百姓能够得到錢和茶。過去買羊和木材，都要讓官吏送到京師，羊有許多死在路上，木材到水流險急處往往漂失，官吏傾家蕩產也不能賠償。李仕衡允許官吏私下隨帶羊，不算在數内，讓他們用來補足死羊；允許百姓自己采木運送官府，以入粟法給付價錢。升吏部侍郎。

仁宗即位，授尚書左丞，因爲脚病，改任同州觀察使、陳州知州。州中發大水，築大堤防禦水患。調任潁州，又爲陳州知州。曹利用是李仕衡的女婿。利用因罪被懲處，降李仕衡爲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一年多後，改任左衛大將軍，去世。其後他的兒子向朝廷申訴其父有功於國，不應貶官，詔令追復同州觀察使。

李仕衡前後管財政二十年，雖然才智過人，但一直貪財，家產聚斂極多，在長安街坊修建大宅，莊嚴如官府。

兒子李丕緒，以父蔭補任將作監主簿。李仕衡退休，李丕緒當時任尚書虞部員外郎，請求辭職去奉養父親。朝廷任命爲郎，按慣例不能辭職養親，申請削去一級官階，纔獲批准。没多久，回到故鄉。家居十多年，李仕衡去世，服喪期滿後，很久不出來做官。大臣奏請，起用爲僉書永興軍節度判官事。歷任通判永興軍、同州，解州知州、興元府知府、華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司農卿退休，去世。李丕緒爲官清廉寧静，不做偏激的事。家中有很多圖書，收集歷代石刻，有數百卷收藏。

李溥，河南人。起初爲三司小吏，陰險狡猾多智謀詭計。當時天下剛平定，太宗厲精圖治，曾經討論財賦，想有所變革，召三司吏二十七人在便殿應對，詢問有關情況。李溥詢問題目，請求退下後以奏摺形式對答。皇上命人帶他到中

列七十一事以聞，四十四事即日行之，餘下三司議可否。於是帝以溥等爲能，語輔臣曰："朕嘗諭陳恕等，如溥輩雖無學，至於金穀利害，必能究知本末，宜假以色辭，誘令開陳。而恕等强愎自用，莫肯詢問。"吕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凖曰："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蓋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也。"帝以爲然，悉擢溥等以官，賜錢幣有差。

書，列舉了七十一件事奏上，有四十四件事當天就施行，餘下的交三司討論。於是皇帝認爲李溥等人有才能，對輔弼大臣説："我曾告訴陳恕等人，像李溥這些人雖無學問，但有關錢糧等事，却十分熟悉，應該和顔悦色，讓他們發表建議。而陳恕等却剛愎自用，不肯詢問。"吕端回答："種田應問奴僕，紡織當問婢女。"寇凖説："孔子進入太廟後，遇有不懂的事馬上詢問。地位高的人向地位低的人請教，是先前主管官員的分内事。"皇帝認爲説得對，就把李溥等全部提拔擔任官職，賞賜錢數量不等。

溥爲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請著内外百官諸軍奉禄爲定式。加閤門祗候。催運陝西粮草，赴清遠軍，還，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大水，壞民廬舍，欲徙州城，未決，命溥往視，遂徙城而還。又與李仕衡使陝西，增酒榷緡錢歲二十五萬。三遷崇儀使。

李溥任左侍禁、提點三司孔目官，奏請朝廷將内外百官諸軍的俸禄確定規格。加官閤門祗候。催運陝西糧草，前往清遠軍，返回後，任提舉在京倉草場，勾當北作坊。齊州發大水，冲毁民房，朝廷想將州城遷走，未決定前，先命李溥前往視察，結果遷城後回京。又和李仕衡出使陝西，每年增收酒榷緡錢二十五萬。三次遷升後任崇儀使。

景德中，茶法既弊，命與林特、劉承珪更定法，募人入金帛京師，入芻粟塞下，與東南茶皆倍其數，即以溥制置江、淮等路茶鹽礬税兼發運事，使推行之。歲課緡錢，果增其舊，特等皆受賞。溥時已爲發運副使，遷爲使，仍改西京作坊使。然茶法行之數年，課復損於舊。江、淮歲運米輸京師，舊止五百餘萬斛，至溥乃增至六百萬，而諸路猶有餘畜。高郵軍新開湖水散漫多風濤，溥令漕舟東下者還過泗州，因載石輸湖中，積爲長堤，自是舟行無患。累遷北作坊使。

景德年間，茶法産生弊端，詔令與林特、劉承珪訂正舊法，募人繳納金帛於京城，運送糧草於塞下，連同從東南徵收的茶一起，都比先前多出一倍，朝廷就委任李溥負責江、淮等路茶鹽礬税及發運事，以推行新法。年底徵收緡錢，果然較前增加，林特等都受到獎賞。李溥當時已經是發運副使，升爲使，改爲西京作坊使。但是茶法推行數年後，徵收的茶税又減少到原來的程度。江、淮每年運米到京城，過去僅有五百多萬斛，到李溥時增至六百萬，而各路還存有剩餘。高郵軍新開湖水流慢而多風濤，李溥命漕運的船隻東行過泗州，運石填入湖中，積爲長堤，由此船行不再有風險。多次升職後任北作坊使。

時營建玉清昭應宫，溥與丁謂相表裏，盡括東南巧匠遣詣京，且多致奇木怪石，以傅會帝意。建安軍鑄玉皇、聖祖，溥典其事，丁謂言溥蔬食者周歲，而溥亦數奏祥應，遂以爲迎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遷獎州團

當時營建玉清昭應宫，李溥和丁謂串通，把東南一帶的能工巧匠全送往京城，并搜羅許多奇木怪石，討好皇帝。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像，李溥主管此事，丁謂奏稱李溥食素齋戒已有一年，而李溥也多次奏報祥瑞，朝廷於是任命他爲奉聖像都監、領順州刺史，升任獎州團練使。李溥自

練使。溥自言江、淮歲入茶，視舊額增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言，漕舟舊以使臣若軍大將，人掌一綱，多侵盜，自溥并三綱爲一，以三人共主之，使更相司察。大中祥符九年，初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失二百石。會溥當代，詔留再任，特遷宫苑使。

初，譙縣尉陳齊論榷茶法，溥薦齊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方判吏部銓，言齊豪民子，不可用。真宗以問執政，馮拯對曰："若用有材，豈限貧富。"帝曰："卿言是也。"因稱溥畏慎小心，言事未嘗不中利害，以故任之益不疑。然溥久專利權，内倚丁謂，所言輒聽。帝嘗語執政曰："群臣上書論事，法官輒沮之，云非有大益，無改舊章，然則何以廣言路。"王旦對曰："法制數更，則詔令抵牾，故重於變易。"因言："溥嘗請盜販茶鹽者贓仗皆没官，已可之矣。"帝曰："此特畏溥之强，不敢退却，自今雖小吏言，亦宜詳究行之。"

稱江、淮每年徵收的茶，比原來的定額增加了五百七十餘萬斤，并説，漕運的船隻過去由使臣負責，如同軍中大將，每人掌管一綱，有許多侵吞行爲，自從李溥并三綱爲一，派三人共同掌管，以相互制約。大中祥符九年，初次運米一百二十五萬石，纔丢失二百石。適逢李溥任期滿應離職，詔令留他再任，特别升爲宫苑使。

起初，譙縣尉陳齊議論榷茶法，李溥推薦陳齊擔任京官，御史中丞王嗣宗正判吏部銓，説陳齊是豪强之子，不可任用。真宗詢問宰相，馮拯回答説："有才能者，又何必以貧富來限制。"皇帝説："你説得對。"就稱贊李溥謹慎小心，奏議都能切中要害，所以任用他更加不疑。但李溥長久掌管錢財，朝中依靠丁謂，有所奏請都同意。皇帝曾對宰相説："群臣上書論事，御史總是從中阻撓，説没有明顯的益處，不如沿襲原來的規章，這樣怎麽能廣開言路呢?"王旦回答説："法令制度多次變更，詔令就會互相矛盾，所以對變更應取持重的態度。"説："李溥曾奏請將偷賣茶鹽者的贓物及用具都没收入官，已經同意了。"皇帝説："這不過是害怕李溥强横，不敢攔阻，從今後即使是小吏所提建議，也應仔細研究實行。"

溥既專且貪，繇是寖爲不法。發運使黄震條其罪狀以聞，罷知潭州。命御史鞫治，得溥私役兵爲姻家林特起第，附官舟販竹木，奸贓十數事。未論决，會赦，貶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即位，起知淮陽軍，歷光、黄二州，復以贓敗，貶蔡州團練副使。久之，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致仕，卒。

李溥專權而又貪財，於是漸漸違犯法令。發運使黄震羅列他的罪狀上報朝廷，將他罷爲潭州知州。詔命御史查究，發現李溥私自役使士兵爲親家林特修建房宅，利用官船私販竹木，奸贓等十餘件事。還没有討論處理意見，恰逢大赦，貶爲忠武軍節度副使。仁宗即位，起用他爲淮陽軍知軍，歷任光、黄二州，又以貪污敗露，貶官任蔡州團練副使。很久以後，監徐州利國監，以千牛衛將軍職退休，去世。

胡則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材氣。以進士起家，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録事參軍。時靈、夏用兵，轉運使索湘命則部送芻糧，爲一月計。則曰："爲百日備，尚恐不支，奈何爲一月邪?"湘懼無以給，遣則

胡則字子正，婺州永康人。果敢有才氣。考中進士初任官，補許田縣尉，再調憲州録事參軍。當時朝廷在靈武一帶與西夏作戰，轉運使索湘命胡則運送糧草，按一個月籌辦。胡則説："按一百天準備，還怕不够，如何按一個月準備?"索湘害怕供給不足，派胡則入朝奏明情況。

遂入奏。太宗因問以邊策，對稱旨，顧左右曰："州縣豈乏人?"命記姓名中書。後李繼隆討賊，久不解，湘語則曰："微子幾敗我事。"一日，繼隆移文轉運司曰："兵且深入，粮有繼乎?"則告湘曰："彼師老將歸，欲以粮乏爲辭耳，姑以有餘報之。"已而果爲則所料。湘爲河北轉運使，奏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事。

後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知睦州，徙温州。歲餘，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生乎?"籍爲羨餘，不之罪。改江、淮制置發運使，累遷尚書户部員外郎。真宗幸亳還，擢三司度支副使。

初，丁謂舉進士，客許田，則厚遇之，謂貴顯，故則驟進用。至是，謂罷政事，出則爲京西轉運使，遷禮部郎中。部内民訛言相驚，至遣使安撫乃定。坐是，徙廣西路轉運使。有番舶遭風至瓊州，且告食乏，不能去。則命貸錢三百萬，吏白夷人狡詐，又風波不可期。則曰："彼以急難投我，可拒而不與邪?"已而償所貸如期。又按宜州重辟十九人，爲辨活者九人。復爲發運使，累遷太常少卿。

乾興初，坐丁謂黨，降知信州，徙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入權吏部流内銓，坐失舉，復爲太常少卿、知池州。未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便之。初，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嘗就則假官舟販鹽，又以其子爲名祈買酒場。至是，張宗誨擿發之，

太宗詢問安邊之策，胡則的答對使皇帝很滿意，皇帝環視左右之人説："州縣中豈能缺乏人才?"命令中書記下他的姓名。後來李繼隆討賊，很長時間不能結束戰争，索湘對胡則説："没有你幾乎壞了我的大事。"一天，李繼隆行文到轉運司説："軍隊將要深入，糧草跟得上嗎?"胡則告訴索湘説："他的軍隊疲憊將歸，想用缺糧作藉口罷了，先用糧草有餘答覆他。"事後果如胡則所料。索湘任河北轉運使，奏請朝廷改任胡則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僉書貝州觀察判官事。

後來以太常博士提舉兩浙榷茶，就近任爲睦州知州，調任温州。一年多後，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發現吏人藏匿的幾萬斤銅，吏人害怕被處死，胡則説："馬伏波哀憫犯了重罪的囚犯而放走了他，我難道重視物品而輕視數人的生命嗎?"登記爲剩餘，不加治罪。改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多次升職爲尚書户部員外郎。真宗從亳州回來後，提升他爲三司度支副使。

起初，丁謂考中進士，作客許田，胡則待他很好，丁謂顯貴後，胡則被迅速進升。到了現在，丁謂被罷去宰相職務，胡則也被派往外地任京西轉運使，升禮部郎中。部内人們爲謠言所驚擾，以致朝廷派人安撫後纔安定下來。由於這個原因，調任廣西路轉運使。有外國船遭遇風暴漂至瓊州，報告説缺乏食物，不能離境。胡則命借錢三百萬，官吏説夷人狡詐，海上歸期難定。胡則説："他們因爲急難投靠我們，怎麽能拒絶而不幫助呢?"事後外國船按期償還借款。又審查宜州死罪者十九人，爲之辨别案情保全九人。再任發運使，多次升職爲太常少卿。

乾興初年，由於屬丁謂一黨而論罪，降職爲信州知州，調任福州，以右諫議大夫爲杭州知州。入朝任權吏部流内銓，因爲薦舉失察，又任太常少卿、池州知州。没有赴任，又任諫議大夫、永興軍知軍，調任河北都轉運使，以給事中權三司使，通京東西、陝西鹽法，人們都以爲方便。起初，胡則在河北，殿中侍御史王沿曾向胡則借官船販鹽，又以他兒子的名義希望買酒場。到這時，張宗誨出來揭發，查驗屬實，令胡

按驗得實，出則知陳州。逾月，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言："則奸邪貪濫聞天下，比命知池州，不肯行，今以罪去，驟加美職，何以風勸在位？"後徙杭州，再遷兵部侍郎致仕，卒。

則出朝任陳州知州。一個月後，授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劉隨上疏説："胡則奸邪貪婪的名聲天下皆知，近來任命他爲池州知州，不肯到任，現在因罪出朝，突然加以美職，怎麽能勉勵在位的官員？"後來調任杭州，兩次遷升後任兵部侍郎退休，去世。

則無廉名，喜交結，尚風義。丁謂貶崖州，賓客隨散落，獨則間遣人至海上，饋問如平日。在福州時，前守陳絳嘗延蜀人龍昌期爲衆人講《易》，得錢十萬。絳既坐罪，遂自成都械昌期至。則破械館以賓禮，出俸錢爲償之。

胡則没有廉潔的聲譽，喜歡與人交往，崇尚情誼。丁謂被貶官到崖州，賓客都四散而去，惟有胡則不時派人到海島，贈物慰問如同平日。在福州時，前太守陳絳曾請蜀人龍昌期給衆人講《易》，得到十萬錢酬勞。陳絳犯罪後，龍昌期從成都被捆綁送來。胡則解開束縛把他安排在客舍中以禮相待，拿出自己的薪俸替他償還官府。

龍昌期

昌期者，嘗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説詭誕穿鑿，至詆斥周公。初用薦者補國子四門助教，文彦博守成都，召置府學，奏改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致仕。著書百餘卷，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匹。歐陽脩言其異端害道，不當推奬，奪所賜服罷歸，卒。

龍昌期，曾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經》、《老子》，其學説詭誕穿鑿附會，甚至詆斥周公。開始因人推薦補任國子四門助教，文彦博爲成都長官時，把他召到府學中，奏請改任他爲秘書省校書郎，後以殿中丞退休。著書一百多卷，嘉祐年間，詔令將他的書送往朝廷。龍昌期當時已八十多歲，穿着平民衣服自己來到京城，朝廷賜他緋魚，一百匹絹。歐陽脩説龍昌期的學説是異端，有損大道，不應推崇奬勵，朝廷又奪回賞賜品服，罷職逐回，去世。

薛顔

薛顔字彦回，河中萬泉人。舉《三禮》中第，爲嘉州司户參軍。代還引見，太宗顧問之，對稱旨，改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税。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使夔、峽，疏决刑獄。還，改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雲安軍，徙渝、閬二州，擢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粮草。

薛顔字彦回，河中萬泉人。《三禮》科考試及第，任嘉州司户參軍。任滿回朝覲見，太宗有所問詢，回答符合旨意，改任將作監丞、監華州酒税。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出使夔、峽，處理刑獄之事。還朝，改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雲安軍知軍，調任渝、閬二州，提升爲三司鹽鐵判官，河北計置糧草。

初，丁謂招撫溪蠻，有威惠，部人愛之。留五年，詔謂自舉代，謂薦顔爲峽路轉運使，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峽以拒王師，而民居不便也，顔爲復其故城。宜州陳進反，命勾當廣

起初，丁謂招撫溪蠻，恩威并存，管内民衆愛戴他。留任當地五年，詔令丁謂自己推薦繼任者，丁謂推薦薛顔爲峽路轉運使，多次升職爲尚書虞部員外郎。開始，孟氏占據蜀地，將夔州城遷往東山，據峽以抗拒王師，而百姓居住不便，薛顔恢復舊城。宜州陳進反叛，朝廷命薛顔勾

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平，遷金部員外郎，改河東轉運使。

祀汾陰，徙陝西。河中浮橋歲爲水所敗，顔即北岸釃上流爲支渠，以殺水怒，因取渠水溉其旁田，民頗利之。坊州募人煉礬，歲久課益重，至有破産被繫不能償者。顔奏："罷坊礬，則晋礬當大售。"後如其策。徙河北。歷知河陽、杭徐州，累遷光禄少卿，以少府監知江寧府。邏者晝劫人，反執平人以告。顔視其色動，曰："若真盗也。"械之，果引伏。轉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府。

仁宗即位，遷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以顔雅與善，徙知應天府，又徙耀州。部有豪姓李甲，結客數十人，號"没命社"，少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鬥之，積數年，爲鄉人患，莫敢發。顔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杖甲流海上，餘悉籍于軍。以光禄卿分司西京，卒于家。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其事，他日，謂衍曰："薛顔有醜行，卿不欲誌其墓，誠清識也。"孫向，自有傳。

當廣南東西路轉運司事。賊被討平，升任金部員外郎，改任河東轉運使。

皇帝在汾陰祭祀，調任陝西。河中浮橋每年都被水冲毁，薛顔就在北岸以支渠疏導上流，以减緩水勢，取渠水灌溉旁邊的田地，百姓得到很大好處。坊州招募人煉礬，年歲長久，攤派更重，甚至有破産被拘押也不能補償的。薛顔上奏："停止坊州的煉礬，則晋礬會賣出很多。"後來按他的建議辦理。調任河北。歷任河陽知府、杭徐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光禄少卿，以少府監爲江寧府知府。巡邏的守衛白天搶劫，反而拘繫無辜者報告。薛顔看出他臉色不自然，説："你纔是真正的强盗。"用械具拘押，果然招認。轉官右諫議大夫、河南府知府。

仁宗即位，升任給事中。丁謂分司西京，因爲薛顔與他友善，調任爲應天府知府，又調耀州。轄地内有豪强李甲，交結數十人，號"没命社"，稍不如意，就推出一人以死相鬥，已有幾年，成爲當地禍害，誰也不敢捕捉。薛顔到後，大搜其黨，適逢大赦應予减罪，特意將李甲杖責流放海島，其餘人都充軍。以光禄卿分司西京，死在家中。曾經囑托杜衍爲他寫墓志，杜衍拒絶。仁宗聽説這件事，有一天，對杜衍説："薛顔有醜行，你不想爲他寫墓志，確實有見識。"孫子薛向，本書有傳。

許元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蔭爲太廟齋郎，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監在京榷貨務，三門發運判官。元爲吏强敏，尤能商財利。慶曆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薦元可獨倚辦，擢江、淮制置發運判官。至，則悉發瀕江州縣藏粟，所在留三月食，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朝廷以爲任職，就遷副使。遂以尚書主客員外郎爲使，進金部，特賜進士出身，遷侍御史。

嘗欲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

許元字子春，宣州宣城人。以父恩蔭任太廟齋郎，改任大理寺丞，多次升職爲國子博士，監在京榷貨務，三門發運判官。許元擔任吏職强幹敏捷，尤其擅長財務。慶曆年間，江、淮每年漕運供給不上，京城缺乏軍儲，參知政事范仲淹推薦許元惟獨可以依靠，提升爲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到任，把瀕江州縣儲藏的糧食全部調發，僅留給可供三個月食用的糧食，遠近依次相補，引領一千多艘船西運。不久，京城供糧充足，朝廷認爲他稱職，就地升任副使。於是以尚書主客員外郎出使，進升金部，特賜進士出身，升侍御史。

曾經要與施昌言分行二浙、江南調發軍糧。

發軍食。仁宗聞之，語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損歲漕百萬石，而元與昌言乃更欲分道而出，是必誅求疲民以自爲功，非朕志也。"下詔戒飭。既而元欲專六路財賦，收羡餘以媚三司，憚諸部不從，請以六路轉運司自隸，既可之矣，而轉運使多論其罪，事遂寢。擢天章閣待制，再遷郎中，以疾請還。歷知揚、越、泰州，卒。

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剥爲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爲王堯臣所知。發運使治所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榷巨艦與之；即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以爲當然，無所愧憚。

仁宗聽説後，對輔臣説："東南一帶近年歉收，民力匱乏，曾下詔減免每年漕運一百萬石，而許元與施昌言却要分道而出，這一定是搜刮困乏的百姓以來作爲自己的功勞，并非我的本意。"詔令警告。事後許元想專攬六路財賦，徵收剩餘來討好三司，恐怕各部不聽從，就奏請將六路轉運司歸屬自己管理，朝廷已同意，但轉運使大多指摘他的罪過，就没有實行。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又升郎中，因病請求回京。歷任揚、越、泰州知州，去世。

許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苛税爲能，急於升官，聚斂許多珍奇之物賄賂京城權貴，尤被王堯臣看重。發運使治所在真州，官吏士紳求用官船的，每天都有數十人。許元看是有權勢的人家或貴族，立刻撥巨船給用；如果是小官或孤獨無勢的，伺候很長時間，有些仍不能得到。人們因此憤怒怨恨，而許元却視爲當然，一點也不慚愧。

鍾離瑾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言："州郡既上雨，後雖凶旱，多隱之以成前奏，請令監司劾其不實者。"擢開封府推官，出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饑，聚餓者食之，頗廢農作，請發米二萬斛賑給，家毋過一斛。後徙淮南轉運副使，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者，請自揚州召伯埭東至瓜州，浚河百二十里，以廢二埭。詔瑾規度，以工大不可就，止置閘召伯埭旁，人以爲利。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爲三司户部副使，除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未逾月，得疾，仁宗封藥賜之，使未及門而卒。

鍾離瑾字公瑜，廬州合肥人。考中進士，任簡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益州。建議："州既奏報降雨，後來雖然旱得厲害，也多數隱瞞不報以曲成前奏，請令監司彈劾奏報不實者。"提升爲開封府推官，出朝任提點兩浙刑獄。衢、潤州饑荒，召集飢餓的人供給食物，農作停廢，奏請拿出官米二萬斛救濟，每家不超過一斛。後調任淮南轉運副使，歷任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改任江、淮制置發運使。殿直王乙建議從揚州召伯埭東到瓜州，疏浚河道一百二十里，以廢除二埭。詔令鍾離瑾規劃，因工程浩大難以完工，僅在召伯埭旁添了閘，大家認爲很好。多次升職爲尚書刑部郎中，爲三司户部副使，授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府知府。不過一月，得病，仁宗封裝藥品賜給他，使臣還没到家門他就去世了。

孫冲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舉明經，歷古田青陽尉、鹽山麗水主簿。嘗并喪父母去官，有司循五代故

孫冲字升伯，趙州平棘人。考中明經科，歷任古田青陽尉、鹽山麗水主簿。曾因父母雙亡而辭去官職，有關官員按五代時的慣例，一定

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以書干宰相，不納。後舉進士，登甲科。授將作監丞，歷通判晉、絳、保州，坐與保州守争事，降監吉州酒，累遷太常博士。

要六年後纔許復職，孫冲援引古代禮制，上書宰相，意見沒有被接受。後來考中進士甲科。任將作監丞，歷任通判晉、絳、保州，因與保州太守争執，降職監吉州酒，多次升職爲太常博士。

河决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治河，命冲往按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堤，不若塞河爲便。"遂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决，冲皆塞之，就除殿中侍御史。準爲樞密使，卒徙州陽信。而冲坐守護河堤過嚴，民輸送往來堤上者輒榜之，爲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冲復上疏論徙州非便，著《河書》以獻。

黄河在棣州决口，天雄軍知軍寇準奏請將州城搬遷來治理黄河，朝廷命孫冲前往查看。還朝後説："搬遷州城擾動百姓，也免不了要修治堤防，不如防堵黄河更便利些。"於是委任孫冲爲棣州知州，自秋至春，一共决口四次，孫冲都帶人堵住，授任殿中侍御史。寇準爲樞密使，終於將州城搬到陽信。而孫冲守護河堤過於嚴厲，百姓有往來運送經過河堤的就加以捶打，被使者報告朝廷，調任襄州知州。孫冲又上疏批評搬遷州城不合適，著《河書》獻給朝廷。

會京西蝗，真宗遣中使督捕，至襄，怒冲不出迎，乃奏蝗唯襄爲甚，而州將日置酒，無恤民意。帝怒，命即州置獄。冲得屬縣言歲稔狀，馳驛上之。時使者猶未還，帝悟，爲追使者笞之。以侍御史爲京西轉運。塞滑州决河，權知滑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河事，用太常博士李渭策，欲盛夏興役。冲言徒費薪楗，困人力，雖塞必决。遂罷知河陽。累遷刑部郎中，歷湖北、河東轉運使。

恰逢京西發生蝗災，真宗派出使臣督促捕殺，到襄州，對孫冲不出城迎接感到憤怒，就上奏皇帝惟有襄州的蝗災最嚴重，而州中的將官每天擺設酒宴，一點不體恤百姓。皇帝大怒，命令就在州中立案查辦。孫冲得到屬縣豐收的報告，派人騎馬告知朝廷。當時誣告的使臣還未回到襄州，皇帝明白了真相，派人追上使臣予以鞭責。孫冲以侍御史任京西轉運。堵塞住在滑州决口的黄河，任權滑州知州。參知政事魯宗道總管黄河事務，采納太常博士李渭的計策，想在盛夏興辦工程。孫冲説那會白白浪費材料，疲乏人力，即便堵上也會被冲垮。於是被罷免爲河陽知府。多次升職爲刑部郎中，歷任湖北、河東轉運使。

會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他軍，一軍大噪，捽守佐堂下劫之，約與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勇營。冲適至，命解圍弛備，置酒張樂，推首惡十六人斬之，遂定。初，守佐以亂軍所約者上聞，詔給善帛。使者至潞，冲促之還，曰："以亂而得所欲，是愈誘之亂也。"卒留不與。入判登聞鼓院，以目疾改兵部郎中、直史館、知河中府，徙潞州，復爲河東轉運使，遷太

適逢朝廷因南郊祭祀典禮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的帛比不上其他軍，全軍於是大嘩，揪住太守和佐吏爲人質，同意給好帛纔罷休。城中戒備，派兵包圍廣勇軍營地。孫冲恰好趕到，命解除圍困放鬆戒備，擺酒奏樂，查出首惡十六人斬首，事情得以平定。起初，官員們把給亂軍好帛的約定報告皇帝，詔令賜給好帛。使臣到潞州，孫冲催他趕快回去，説："以暴亂的手段得到所要的東西，會更加誘發暴亂。"結果留下帛没分發下去。入朝任判登聞鼓院，因眼病改任兵部郎中、直史館、河中府知府，調任潞州，又任

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復知潞州，遷翰林院學士。及徙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遷給事中。喪明，卒。

河東轉運使，升任太常少卿，提拔爲右諫議大夫，又任潞州知州，升任翰林院學士。等到調任同州，權西京留司御史臺，升任給事中。失明，去世。

冲爲吏，所至以强幹稱，能任鈎距，多得事情，然無家法，晚節尤寡廉聲。孫永，自有傳。

孫冲任職，所到之處以精明强幹著稱，做事稱職公正，處治得當，但缺少家法，晚年尤其缺少廉潔的名聲。孫子孫永，本書有傳。

崔嶧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奸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堨，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蕃卒數剽攻邊户，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内寇。就除轉運使。歷三司户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遂定。

崔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多次升職爲尚書職方員外郎、遂州知州。建議在瞿塘峽如劍門一樣設關防，以察查奸人。事情施行後，調任提點刑獄。嘉陵江每年都要徵調民丁整治堤岸，崔嶧以州兵取代民丁。文州蕃兵多次攻掠邊民，守邊大臣惟恐激發事端，常常送牛酒把他們打發走。崔嶧請守邊大臣適時巡邊，增加招募勇壯之人，等到蕃兵再度發難，全力追捕，以後蕃兵再不敢入侵。就任轉運使。歷任三司户部判官、河東轉運使。適逢變更錢法，潞州百姓騷亂，查出爲首的人殺掉，人心得以安定。

後爲户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

後來任户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東都轉運使，升給事中，還京後，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稱宰相陳執中縱容嬖妾殺害婢女，詔令查辦。崔嶧認爲是陳執中因婢女不敬而將她打死，并非嬖妾殺害，對陳執中袒護，即授龍圖閣待制、慶州知州。羌井坑族作亂，暗地派兵討平。歷任同州知州、鳳翔府知府，改任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河中府知府。

嶧所至貪奸，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崔嶧所到之處貪婪奸詐，到老更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查辦十分急迫，他不得已到河中。告老，以刑部侍郎退休，去世。

田瑜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舉進士，歷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遷大理寺丞，知鹿邑、建陽縣，徙知蒙、江二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曆中，區希範誘溪洞環州蠻叛，上以瑜習知南方

田瑜字資忠，河南壽安人。考中進士，歷任袁、郢、合三州軍事推官，升任大理寺丞，鹿邑、建陽縣知縣，調任蒙、江二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尚書司封員外郎、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慶曆年間，區希範誘使溪洞環州蠻反叛，皇上因田瑜熟悉南方情況，就地任命他爲荆湖北路轉運使。

事，就除荆湖北路轉運使。瑜檄屬郡募民擊賊，又督轉粟以守要害，故兵所至皆不乏食，賊勢大挫。

田瑜通告所屬州招募百姓攻打，又監督轉運糧食以把守要害地方，所以軍隊所到之處都不缺糧，賊人受到沉重打擊。

徙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歲决，水冒民居，輒賦芻塞之。瑜與民約，每芻十束，更輸石一尺。率五歲，得石百萬，爲石堤，堤固而歲不調民。加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累遷諫議大夫、權三司户部副使。

調任兩浙轉運按察使。杭州龍山堤每年都决口，大水冲毁民房，就徵收柴草來堵塞。田瑜與百姓約定，每次交十束草，再運石一尺。大約五年，得石百萬，築石堤，堤岸堅固而每年也不再徵收百姓物料。加官直史館、益州路轉運使，改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升爲天章閣待制、廣州知州，多次升職爲諫議大夫，權三司户部副使。

儂智高犯邕，瑜條上用兵禦賊十事。智高平，召對便殿，具言南方山川險要，所以備守之策，乃以爲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内銓，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城中有殺人投尸井中者，吏以其無主名，不以聞。瑜廉得之，大出金帛購賊，後數日，鄰州民執賊以告。屬歲凶多盜，瑜立賞罰、設方略捕格之，境中肅然。徙知澶州，背發疽卒。

儂智高侵犯邕州，田瑜上書朝廷獻用兵禦賊十策。儂智高被平定，皇帝在便殿接見田瑜，田瑜詳細陳述了南方山川險要，以及防守的辦法，朝廷於是任他爲廣南東路體量安撫使。還朝後，糾察刑獄，同判吏部流内銓，授任龍圖閣直學士、青州知州。城中有人殺人後把尸體投入井中，吏人因其名不明，没有報告。田瑜得知後，懸重賞捕捉凶手，數日後，鄰州百姓捆着凶手來告知。當年饑荒多盜賊，田瑜嚴明賞罰、設計謀捕捉，境内安定。調任澶州知州，背發疽而死。

瑜謹厚少文，而於吏事頗盡心，然御下急，無廉稱。

田瑜謹慎忠厚缺少文采，而對公事頗爲盡心，但對下級嚴酷，没有廉潔的美譽。

施昌言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舉進士高第，授將作監丞、通判滁州。後以太常博士召試館職，不中選，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太平州。上《政論》三十篇。入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還，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遷三司度支副使，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言事者以爲濱、棣等六州河可涉，宜有城守如邊，以待契丹。詔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往視。懷敏以爲當城如邊，昌言曰："六州地千里，又河數移徙，城之甚難而無利。契丹未渝盟先自困，非便也。"或請於麟、府

施昌言字正臣，通州靜海人。考中進士高等，被任命爲將作監丞、通判滁州。後來以太常博士召入朝中試館職，没有被選中，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太平州知州。進呈《政論》三十篇。入朝任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安撫淮南，回京，以禮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升任三司度支副使，授任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有人認爲濱、棣等六州境内的黄河可以徒步涉過，應該像邊地一樣築城防守，以防備契丹。詔令施昌言與宦官楊懷敏前往察看。楊懷敏認爲應當築城，施昌言道："六州地跨千里，黄河又多次改道，築城十分困難且無好處。契丹尚未背盟自己就先陷於疲困，不當。"有人奏請在麟、府建立十二寨來擴展領土，皇帝又命施昌言與明鎬、張

立十二寨以拓境，又詔昌言與明鎬、張元度可否，昌言獨以爲："麟、府在河外，於國家無毫髮入，而至今饋守者，徒以畏蹙國之虛名。今不當又事無利之寨，以重困財力。"就除知慶州。在州所爲不法，語徹朝廷。昌言疑通判陳湜言之，追發湜罪，湜坐廢，昌言亦降知華州。

歷知滄州、河陽，移河北都轉運使。議塞商胡埽决河，令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累論。徙江、淮發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又知延州。召還，會塞六塔河，以爲都大修河制置使，辭，弗許，加樞密直學士、知澶州，以便役事。河决，奪一官知滑州，又知杭州，加龍圖閣學士，復知滑州。以老求罷，乃以知越州。至京師，卒。

昌言爲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爲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其治家如此。

元商量可否，施昌言獨自以爲："麟、府在黃河以西，國家一點收益也拿不到，之所以至今耗費錢糧把守，不過是怕被指責出讓領土。現在不應再設那些無利可圖之寨，使財力加倍窘迫。"就地任慶州知州。在州做事違法，朝廷的人都知道。施昌言懷疑是通判陳湜告發，馬上揭發陳湜的過錯，陳湜因此被解除職務，施昌言也降爲華州知州。

歷任滄州知州、河陽知府，改任河北都轉運使。建議堵塞商胡埽黃河决口處，讓黃河回復故道，與北京留守賈昌朝多次争論。調任江、淮發運使，加官龍圖閣直學士、應天府知府，又任延州知州。召還京城，恰遇堵塞六塔河，被任命爲都大修河制置使，推辭，不許。加官樞密直學士、澶州知州，以便於指揮工程。黃河决口，革去一官任滑州知州，又任杭州知州，加官龍圖閣學士，又任滑州知州。以年老請求收回任命，於是任命爲越州知州。到京城，去世。

施昌言任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到後堂，讓婢女扮戲子，夾雜男子與之調戲，說話毫不顧忌。范仲淹感到奇怪，詢問，原來都是施昌言的兒子，范仲淹很不高興而走了。施昌言治家就是這樣。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并以文辭高第，累侍從，歷方州，始爲名臣，終鮮大過，考其行事可見也。李垂寧去華近，不肯見宰相；張洞以直言正論爲大臣所忌，則其抱負從可知矣。若李仕衡而下十人，皆能任劇繁，然或寡廉稱，或有醜行，君子耻之。

論曰：狄棐、郎簡、孫祖德、張若谷、石揚休、祖士衡都靠文辭高名次及第，多次升官至侍從、地方長官，成爲名臣，始終没有大的過失，察看他們的行爲就可以明白。李垂寧可被派到邊遠地方任職，也不肯諂媚宰相；張洞因直言正論被大臣忌恨，其抱負可以從中推知了。像李仕衡以下這十人，都能擔任繁重的事務，但有人缺少廉潔的聲譽，有人有醜惡的言行，君子以之爲耻。

宋史卷三百

列傳第五十九

楊偕　王沿（子）鼎　杜杞　楊畋　周湛　徐的
姚仲孫　陳太素 馬尋 杜曾（附）
李虛己　張傳　俞獻卿　陳從易　楊大雅

楊偕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左僕射於陵六世孫。父守慶，仕廣南劉氏，歸朝，爲坊州司馬，因家焉。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釋褐坊州軍事推官、知汧源縣，再調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世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偕試之，既驗，欲授以方。偕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户，失所之。

楊偕字次公，坊州中部人。唐朝左僕射楊於陵六世孫。父親楊守慶，曾在廣南劉氏政權做官，後歸順朝廷，任坊州司馬，就定居於此。楊偕年輕時跟种放在終南山學習，考取進士，脱下布衣任坊州軍事推官、汧源縣知縣，再調任漢州軍事判官。途中遇見一個術士説："你知道世間有把瓦石變化爲黄金的嗎?"就在楊偕面前試煉，驗證之後，想把秘方傳授給他。楊偕説："我做官取俸禄，爲什麽做化石成金的事呢?"術士説："你有這樣的胸懷，不是我能趕得上的。"出門，不知所終。

在官，數上書論時政，又上所著文論。召試學士院，不中，改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論陝西邊事，復召試，不赴，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宋綬薦爲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濫，貶太常博士、監舒州税。以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光州，改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

在任上，多次上書評論時政，又進呈所著文論。召入學士院考試，没有考中，改任永興軍節度推官。又上書議論陝西邊疆的事務，又被召試，没有前往，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審刑院詳議官，又升太常博士。宋綬推薦他任監察御史，改任殿中侍御史。與曹脩古聯名上疏，説朝廷 在對劉從德遺奏事上施恩太濫，被貶爲太常博士、監舒州税。以尚書祠部員外郎任光州知州，改任侍御史，任三司度支判官。

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争。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宫，將以爲后，偕復

當時郭皇后被廢，楊偕和孔道輔、范仲淹極力相争。孔道輔、范仲淹出朝後，楊偕僅罰金。上奏願與孔道輔等一起被貶官，没有回答。富民陳氏女被選入宫，準備封爲皇后，楊偕又上疏勸

上疏諫上。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以罪斥置滁州，自言得致仕。偕以謂致仕用優賢者，不當以寵罪人，又數論升降之弊，仁宗嘉納之。判吏部流内銓，徙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按知定州夏守恩贓數萬，守恩流嶺南。明年，丁母憂，願終制，不許，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中府。

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戰没。偕聞，乃僞爲書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夏竦爲陜西經略使，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歸衛京師。偕言："方關中財用乏，復增土兵，徒耗國用。今賊勢方盛，雖大增土兵，亦未能减戍兵東歸，第竦懼敗事，欲以兵少爲解爾。"竦復奏偕不忠，沮邊計，偕争愈力。時陜西議立五保，偕又以爲擾民，疏請罷之。徙陜州，又徙河東都轉運使。詔大選三路之民，募爲兵。偕復言："方今兵不爲少，苟多而不練，則其勢易以敗，又困國而難供。"時論者惟務多兵，而偕論常如此。

進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及元昊入寇，密詔偕選强壯萬人，策應麟、府。偕奏："出師臨陣，無紀律則士不用命。今發農卒赴邊，慮在路逃逸及臨陣退縮、不禀號令，請以軍法從事。"詔如所請。并人大驚畏，都轉運使文彦博奏罷之。有中官預軍事素横，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兵從副總管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禀副總管節度。"中人不服，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首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

阻。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馬季良因罪被安置滁州，自稱應退休。楊偕認爲退休是用來優待賢者的，不應給予罪人，又多次指出升降官員中的弊端，仁宗欣然接受。任判吏部流内銓，調任三司度支副使，升爲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查獲定州知州夏守恩貪污數萬，夏守恩流放嶺南。明年，母親去世服喪，希望服喪期滿，没有允許，進升龍圖閣直學士、河中府知府。

元昊反叛，劉平、石元孫戰死。楊偕聽説，就假裝寫信派人騎馬通知延州説："朝廷派出的十萬救兵馬上要到了。"命令旁州縣廣聚糧草、器具等候。等信送到，賊人已經撤退。夏竦任陜西經略使，奏請增加當地兵士，替换駐守軍隊回去守衛京城。楊偕説："正值關中財物缺乏，再增加當地兵士，白白耗費國家資財。現在賊人氣勢正盛，即使多增當地兵士，也不能减少駐軍讓他們回京城，這不過是夏竦害怕失敗，想用兵少來作藉口。"夏竦又奏稱楊偕不忠，敗壞邊防大計，楊偕争得更厲害。當時陜西正在討論立五保，楊偕又認爲是擾民，上疏請求停止。調任陜州，又調任河東都轉運使。詔令廣泛選取三路的百姓，招募爲兵。楊偕又説："現在兵不算少，如果兵多而不訓練，則更易失敗，又耗費財力難以供養 。"當時議事的人貪圖兵多，而楊偕的看法則常如此。

進升樞密直學士、并州知州。元昊入侵時，皇帝密令楊偕挑選一萬名强壯，策應麟、府。楊偕上奏："派出軍隊作戰，没有紀律則士兵不會服從命令。現在徵發農卒到邊境，恐怕有路上逃走和臨陣退縮、不聽號令的，請允許按軍法處置。"朝廷答應他的請求。并州人十分驚恐，都轉運使文彦博奏請停止實行。有個參預軍事的宦官素來豪横，以前的統帥對他很客氣。楊偕到後，一切按軍法從事，命他率領所部士兵跟隨副總管赴河外，訓誡道："遇到賊軍準備作戰，一切要聽從副總管指揮。"宦官不服，捧着軍令申辯。楊偕呵斥道："你知道違抗主帥命令就要斬首嗎?"監軍恐懼流汗，不覺笏板落地，第二天

肅然。

元昊大掠河北，詔修寧遠寨。偕言：寧遠寨在河外，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有白塔地可建寨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省國用，惜民力，利一也。内禦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所出路，利二也。我據其要，則河冰雖合，賊不敢逾河而東，利三也。商旅往來以通貨財，利四也。方河凍時，得所屯兵馬五七千人以張軍勢，利五也。今麟州轉輸束芻斗粟，費直千錢，若因循不遷，則河東之民，困於調發無已時，害一也。以孤壘餌敵，害二也。道路艱阻，援兵難繼，害三也。且州之四面，屬羌遭賊驅脅，蕩然一空，止存孤壘，猶四支盡廢，首面心腹獨存也。今契丹又與西賊共謀，待冰合來攻河東，若朝廷不思禦捍之計而修寧遠寨，是求虚名而忽大患也。況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一麟州何足惜哉!”書奏，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遽欲棄之，是將退而以河爲界也。宜諭偕速修復寧遠，以援麟州。”

明年，改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賜錢五十萬。偕列六事于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宜從事；四、出冗師；五、募武士；六、專捕援。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然則已。”朝廷不從，偕累奏不已，乃罷知邢州，徙滄州。求面論兵事，召還，令間日入對。

偕在并州日，嘗論《八陣圖》及進神楯、劈陣刀，其法外環以車，内比以楯。至是，帝命以步卒五百，如

告病，不久就死去。於是軍政有條有理。

元昊大肆侵掠河北，朝廷命令修建寧遠寨。楊偕上奏：寧遠寨在河外，處於麟、豐二州之間，没有水泉可供守衛，請在嵐州建新麟州，有白塔地可建寨駐兵。認爲“遷州有五利，不遷有三害。節省國家支出，愛惜百姓勞力，是第一利。對内控制岢嵐、石府州沿河一帶賊兵出入要道，是第二利。我軍占據險要，即使黄河結冰，賊兵也不敢越河向東，這是第三利。商人旅客來往可以使財貨流通，是第四利。正是河凍之時，能够用所駐五七千人馬增强我軍態勢，是第五利。現在麟州轉運糧草，每斗價值一貫，如果沿襲不改，那麽河東百姓爲徵調發運糧草所困的局面就很難改變，這是第一害。把孤立的堡壘暴露給敵人，是第二害，道路艱險，援兵不易跟上，這是第三害。而且州城周圍，所屬羌人受賊兵威脅驅趕，蕩然一空，留下這座孤堡，就好像四肢都不在，頭面心腹無法獨自存活一樣。現在契丹又和西夏共同商量，等冰凍後一起來攻擊河東，如果朝廷不考慮防守的辦法却修建寧遠寨，這是貪求虚名而忽視心腹大患。況且靈、夏二州本是漢、唐屬州，朝廷一旦抛棄，一座麟州又有什麽可惜呢!”奏章送到朝廷，皇帝對輔佐大臣説：“麟州是古州。咸平年間，曾受到賊兵的圍攻，并非不能把守，現在突然要丢棄，就要撤退到以河爲界。應告知楊偕迅速修復寧遠，以支援麟州。”

第二年，改任左司郎中、本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賞錢五十萬。楊偕向朝廷列舉六件事：一、廢除宦官干預軍事；二、遷麟州；三、可以自己決定事務；四、裁除多餘無用的軍隊；五、招募武士；六、專職後續支援。并説：“能接受臣的意見就上任，不然就算了。”朝廷没有聽從，楊偕多次奏請，於是免任邢州知州，調任滄州。請求向皇上當面陳述對軍事的看法，朝廷召他還京，命他隔日入朝應對。

楊偕在并州時，曾論及《八陣圖》和進呈神盾、劈陣刀，其方法是外面以車圍繞，内部以楯相排列。至此，皇帝命令用五百名步兵，按他的

其法布陣于庭，善之，乃下其法於諸路。其後王吉果用偕刀楯敗元昊於兔毛川。久之，遷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復以爲左司郎中。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以謂連年出師，國力日蹙，宜權許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王素、歐陽脩、蔡襄累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國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罪當誅。陛下未忍加戮，請出之，不宜留處京師。"帝以其章示偕，偕不自安，乃求知越州，道改杭州。時襄謁告過杭而輕游里市，或謂偕合言於朝。對曰："襄嘗緣公事抵我，我豈可以私報耶?"又上《太平可致十象圖》。

方法在庭院布陣，認爲很好，就把他的方法下發給各路。其後王吉果然用楊偕使用刀盾之法在兔毛川打敗元昊。很久以後，楊偕升任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被任爲左司郎中。元昊請和而不稱臣，楊偕認爲連年派兵作戰，國家財力越來越緊張，應該暫且答應元昊的求和，慢慢地再謀劃消滅他。諫官王素、歐陽脩、蔡襄接連上奏章彈劾他："楊偕是皇帝身邊的侍從官，不想着爲國討賊，却附和元昊叛逆無禮的要求，其罪當殺。陛下不忍心殺掉，可以把他貶出朝廷，不應再留在京城。"皇帝把奏章拿給楊偕看，楊偕很不安，請求任越州知州，途中改任杭州。當時蔡襄請假經過杭州却私自到市井游玩，有人對楊偕説應向朝廷告發。楊偕回答説："蔡襄曾經因爲公事彈劾我，我怎麽能報私怨呢?"又進呈《太平可致十象圖》。

還，判太常、司農寺，改右諫議大夫。請老，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於其歸，特賜宴。嘗召問，賜不拜。卒，遺奏《兵論》一篇，帝憐之，特贈兵部侍郎。偕性剛而忠朴，敢爲大言，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爲迂闊難用。與人少合，尤喜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子忱、慥，皆有雋才，蚤卒。

回京後，任判太常寺、司農寺，改任右諫議大夫。請求告老，以尚書工部侍郎退休。回鄉時，皇帝特賜宴。曾召見他問話，允許他不行拜禮。去世，留下一篇奏章《兵論》，皇帝憐惜他，特贈兵部侍郎。楊偕性情剛强忠厚樸實，敢發宏論，多次上書議論天下大事，評論者認爲迂闊難用。與人很少相合，尤其喜好古今兵法，有《兵書》十五卷，集十卷。兒子楊忱、楊慥，都有傑出才能，早死。

王沿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治《春秋》。中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知彭城、新昌二縣，改相州觀察推官，知宗城縣。張知白薦其才，擢著作佐郎，入爲審刑院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

> 漢、唐之初，兵革纔定，未暇治邊圉，則屈意以講和。承平之後，我力有餘，而外侮不已，則以兵治之，孝武之於匈奴，太宗之於突厥頡利是也。宋興七十年，而契丹數侵深、趙、貝、魏之間，先朝患征調之不已也，

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少年時研究《春秋》。進士及第，試任秘書省校書郎，歷任彭城、新昌二縣知縣，改任相州觀察推官，宗城縣知縣。張知白舉薦他的才能，提升爲著作佐郎，入朝任審刑院詳議官，再升太常博士。上書建言：

> 漢、唐初年，戰爭剛結束，没時間處理邊境事務，衹好委屈講和。太平之後，我方力量有餘，而外部入侵不停，就要以軍事治理，孝武帝對匈奴，唐太宗對突厥頡利就是這樣做的。宋建國七十年，而契丹多次侵掠深、趙、貝、魏一帶，先朝擔心徵調人力物力無休止，所以委屈與敵人講和。然而敵

故屈己與之盟。然彼以戈矛爲耒耜，以剽虜爲商賈；而我壘不堅，兵不練，而規規於盟歃之間，豈久安之策哉？

方以戈矛爲耒耜，以搶掠爲行商；而我方堡壘不堅，兵不訓練，而老實地依賴和約，這難道是久安之策嗎？

夫善禦敵者，必思所以務農實邊之計。河北爲天下根本，其民儉嗇勤苦，地方數千里，古號豐實。今其地，十三爲契丹所有，餘出征賦者，七分而已。魏史起鑿十二渠，引漳水溉斥鹵之田，而河内饒足。唐至德後，渠廢，而相、魏、磁、洺之地並漳水者，累遭决溢，今皆斥鹵不可耕。故沿邊郡縣，數蠲租税，而又牧監芻地，占民田數百千頃。是河北之地，雖十有其七，而得賦之實者，四分而已。以四分之力，給十萬防秋之師，生民不得不困也。且牧監養馬數萬，徒耗芻豢，未嘗獲其用。請擇壯者配軍，衰者徙之河南，孳息者養之民間。罷諸坰牧，以其地爲屯田，發役卒、刑徒田之，歲可用獲穀數十萬斛。夫漳水一石，其泥數斗，古人以爲利，今人以爲害，繫乎用與不用爾。願募民復十二渠，渠復則水分，水分則無奔决之患。以之灌溉，可使數郡瘠鹵之田，變爲膏腴，如是，則民富十倍，而帑廪有餘矣。以此馭敵，何求而不可。

善於防禦的人，一定會想到務農以充實邊地的辦法。河北是天下根本，百姓節儉勤苦，土地方圓幾千里，古來號稱豐實。現在的土地，十分之三被契丹占據，其餘能出賦役的，十分之七而已。魏時史起開鑿十二條渠，引漳水灌溉鹽鹼地，河内豐足。唐至德以後，渠道廢棄，相、魏、磁、洺與漳水相接的土地，多次遭到洪水，現在都成爲鹽鹼地無法耕種。所以沿邊各州縣，幾次免除租税，同時又有牧監産草之地，占民田數百千頃。這樣河北土地，即使仍十有其七，而能切實收上賦税的，不過十分之四而已。以十分之四的力量，供養十萬防守邊境的軍隊，百姓不能不貧困。况且牧監養馬幾萬匹，白白耗費草料，没有派上用場。請挑選强壯的馬配送軍隊，衰弱的馬移至河南，幼駒養在民間。廢除坰牧，用其地屯田，徵發役卒、服刑的犯人耕種，每年可以因此獲得穀物幾十萬斛。漳水一石，其中就有泥沙幾斗，古人以爲有益，今人以爲有害，關鍵全在利用不利用。希望招募百姓修復十二渠，渠修復後河水就會分流，分流就不會有决口的災難。用來灌溉，可以使數州瘠薄的鹽鹼地，變成肥沃的良田，這樣，百姓比以前會富裕十倍，而官府的錢糧就會有餘。依靠這些來抵禦敵人，還有什麽辦不到？

詔河北轉運使規度，而通判洺州王軫言："漳河岸高水下，未易疏導；又其流濁，不可溉田。"沿方遷監察御史，即上書駁軫説，帝雖嘉之而不即行，語在《河渠志》。時樞密副使晏殊以笏擊從者折齒，知開封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日嗜酒惰事，沿皆彈奏之。天聖五年，安撫關陝，减諸

詔令河北轉運使規劃，而通判洺州王軫上奏："漳河岸高水低，不易疏導；又水流混濁，不能用來灌溉田地。"王沿剛升任監察御史，馬上上書批駁王軫的言論，皇帝雖然贊許他的意見却没有馬上實施，事情記載在本書《河渠志》。當時樞密副使晏殊用笏板將侍從官牙齒打落，開封府知府陳堯咨、判官張宗誨每天飲酒延誤公事，王沿都向朝廷彈劾。天聖五年，安撫關陝，

縣秋稅十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又體量河朔饑民，所至不俟詔，發官廩濟之。就除轉運副使。上言：

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二邊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北强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闕；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屯田。行之數年，禁卒當漸銷減，而强壯悉爲精兵矣。

古者"刑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以絹估罪者，敕以緡直代之，律坐髡鈦而役者，敕黥竄以爲卒。比諸州上言，謫卒太多，衣食不足，願勿復謫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至是，是以繁文罔之而置于理也。誠願削深文而用正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爲卒者，止從髡鈦。此所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被詔鞫曹汭獄于真定府，遷殿中侍御史。母喪服除，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知邢州，復起爲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萬頃。因詣闕奏事，上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復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爲三司户部副使，徙鹽鐵，遷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將減卒戍，就食内地，詔與知州、總管、鈐轄等議。沿即奏減卒數萬，知樞密院李諮以爲不可，復下沿邊都監議。沿上疏曰："兵機當在廊廟之上，豈可取責小人哉！"諮恶其言，奏罷之，降知滑州，徙成德軍。建學校，行鄉飲酒禮。

遷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

減掉各縣秋稅十分之二、三。還京，任開封府推官。又巡察河朔飢民，所到之處不等朝廷詔令，打開官倉救濟。就地任轉運副使。上書朝廷：

本朝制定兵刑，沒有按古代規定。自從契丹通好以來三十年，西、北二邊經常駐重兵，耗費國家資財，却不知如何處置。請讓河北鄉兵，取代就糧禁軍缺額；停止招募厢軍，讓多餘士兵屯田。實行數年，禁軍會逐漸減少，而鄉兵全成爲精兵。

古代"刑平國，用中典"，而近來憑敕令定罪，多數比法律加重。該用絹贖罪，敕令却要用緡錢代替，按刑律該處髡鈦勞役的，敕令却刺面充軍。近來各州報告，刺面充軍的士兵太多，衣食不够供給，希望不要再這樣做的有七十多州。按刑律來說，其實都不致如此，全是敕令錯誤不合情理的緣故。真誠地希望捨棄敕令而按律定罪，以錢定罪的，全按絹來估算；刺面充軍的，用髡鈦之刑。這就是所說的去除凶暴，這是不能等一百年的。

奉詔令在真定府查辦曹汭一案，升任殿中侍御史。服母喪期滿，改任尚書工部員外郎、邢州知州，又起用爲河北轉運使。奏請朝廷撤銷兩處牧監，把土地送交百姓。疏導相、衛、邢、趙水入天平、景祐各渠，灌溉田地數萬頃。赴京奏事時，進呈所著《春秋集傳》十五卷，又上書以《春秋》論時事。授直昭文館，任三司户部副使，調鹽鐵使，升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當時朝廷準備減少戍邊軍隊，調入内地吃糧，詔令與知州、總管、鈐轄等商議。王沿馬上奏請裁減數萬士卒，知樞密院李諮認爲不行，又下達沿邊都監商議。王沿上疏說："軍國大事應由朝廷决策，怎麽能由小人負責呢！"李諮厭惡此語，奏請免去他的官職，降任滑州知州，調往成德軍。在任興建學校，舉行鄉飲酒禮。

升任刑部郎中、河東都轉運使，加官龍圖閣

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建議徙豐州，不報，已而州果陷。進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爲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增屯兵，城中隘甚，乃築西關城五里。改涇州觀察使。元昊入寇，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捍，沿教懷敏率兵據瓦亭待之。懷敏進兵鎮戎，沿以書戒勿入，第背城爲寨，以羸師誘賊，賊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爲所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爲疑兵，賊遂引去。坐懷敏敗，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知虢州，尋降天章閣待制，而爲權御史中丞賈昌朝所奏，落待制。未幾，徙知成德軍，復待制，又徙河中府，卒。

直學士、并州知州。當時元昊多次侵入河東，王沿建議遷走豐州，朝廷没有回答，不久州城果然陷落。進升樞密直學士、右司郎中，任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兼渭州知州。增駐軍隊，城中十分狹小，於是在西關增築城五里。改任涇州觀察使。元昊入侵，副都總管葛懷敏率兵出城抵禦，王沿教葛懷敏率兵占據瓦亭迎擊。葛懷敏進兵鎮戎，王沿寫信告誡他不要入城，要靠城扎寨，派出弱兵引誘賊兵，賊兵到，伏兵出擊可獲成功。葛懷敏不聽，進至定川，果然被賊兵擊敗。賊兵乘勝進犯渭州，王沿率城中百姓登城防守，廣布旗幟作爲疑兵，賊兵撤退。受葛懷敏兵敗的牽連，又任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虢州知州，不久降爲天章閣待制，又被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彈劾，革除待制。没多久，調任成德軍知軍，恢復待制，又調任河中府，去世。

沿好建明當世事，而其論多齟齬。初興河北水利，導諸渠溉民田，論者以爲無益。已而邢州民有争渠水至殺人者，然後人知沿所建爲利。嘗論以《春秋》法斷事，然真定之獄，人以爲沿傅致之。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子鼎。

王沿喜歡對時事提出建議，但意見多與當世人不合。起初在河北興修水利，疏渠引河水灌溉民田，評論的人認爲没有益處。事後邢州百姓甚至有因争渠水殺人的，然後人們纔知道王沿興修水利有好處。曾提出按《春秋》法斷案，然而真定的案子，人們都認爲是王沿附會出來的。有文集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兒子王鼎。

王鼎

鼎字鼎臣，以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舉勾當公事，數上書論時政得失。時天子患吏治多弛，監司不舉職，而范仲淹等方執政，擇諸路使者令按舉不法，以鼎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擿發吏，至微隱罪無所貸。於是所部官吏怨之，目爲“三虎”。仁宗聞之，不説，後傅惟幾奉使江東，戒以毋效“三虎”爲也。仲淹等罷，鼎與紘、綽皆爲人所言，時鼎提點兩浙刑獄，降知深州。

王鼎字鼎臣，考中進士，多次升職爲太常博士。王堯臣領三司，薦舉他勾當公事，多次上書評論時政得失。當時皇帝擔心對官吏管理鬆弛，監司不能負起責任，而范仲淹等剛執政，挑選各路使臣讓他們查舉違法之事，命王鼎爲提點江東刑獄。與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競相揭發官員，甚至很微小的罪行也不寬恕。於是所屬官吏都怨恨他，把他們三人看作“三虎”。仁宗知道後，很不高興，後來傅惟幾奉命出使江東，告誡他不要仿效“三虎”的做法。范仲淹等人免職，王鼎與楊紘、王綽都被人指責，當時王鼎任提點兩浙刑獄，降職任深州知州。

王則以貝州反，深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

王則在貝州反叛，深州士兵龐旦和他的黨徒，商量在元旦殺軍校、搶劫武庫響應。舉事前

前一日，有告者。鼎夜出檄，遣軍校攝事外邑，而陰爲之備。翌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恟恟謀劫囚。鼎因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于市，衆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

一天，有人告發。王鼎夜間發出軍令，派軍校到外地上任，暗中預作準備。第二天，召集所屬官員像平常一樣飲酒，叛黨驚愕不敢妄動。王鼎偵知實情，慢慢將十八名首謀送入監獄。立案，等轉運使到來審判。還未來到，軍中聲勢洶洶打算劫囚。王鼎對屬下説："我不牽連諸位。"命令將囚徒中數名桀驁不馴者，在街市斬首，衆人都很害怕，州中變得十分安静。轉運使來到，囚徒中還有一半没有判决，審訊後，都被殺掉。

明年，河北大饑，人相食，鼎經營賑救，頗盡力。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爲條教禁止。時盗販茶鹽者衆，一切杖遣之，監司數以爲言，鼎弗爲變。徙提點河北刑獄，治奸贓益急，所劾舉，不避貴勢。召爲開封府判官，改鹽鐵判官，累遷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内侍楊永德奏請沿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横猾，執政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發八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察用臣，不宜過聽小人，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

第二年，河北發生嚴重饑荒，人吃人，王鼎救濟災民，十分盡力。調往建州，當地風俗生下孩子多被抛棄，王鼎制定條令禁止。當時偷販茶鹽的人很多，王鼎將他們一律杖責後放走，監司多次表示不滿，王鼎依然如故。調任提點河北刑獄，追查奸贓更加努力，彈劾檢舉，不避權貴。召入京任開封府判官，改任鹽鐵判官，多次升職爲司封員外郎、淮南兩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宦官楊永德奏請沿汴設驛站挽漕運之船，每年可省士兵六萬，王鼎認爲不可行。楊永德豪横狡詐，宰相不敢輕易違背他的意見，命令三司判官一名帶着楊永德前往王鼎處商議，王鼎提出八個問題，楊永德不能回答。王鼎便上疏説："陛下用我，不應錯誤聽從小人，隨便有所改動，以誤國事。"於是楊永德的提議没有被采用。

居二年，遂以爲使。前使者多漁市南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無所市，獨悉意精吏事，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漕路遠近，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重輕。官舟禁私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盡盗官米爲奸。有能居販自贍者，市人持以法，不肯償所逋。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自給，不爲奸，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數與包拯争議，不少屈。拯素强，然無如之何。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徙使河東，卒。

在任二年，任命爲發運使。以前的發運使多搜買南方特産，藉上京師彙報之機，送給權貴。王鼎一件物品也不買，專心工作，事務不論大小，都親自處理。凡調發官吏監運物資，計算漕運路程遠近，按先後排定次序，勞逸平均，官吏不能拈輕推重。官船禁運私貨，船上的兵士無法生活，就偷盗裝運的糧米。有人能居中販賣以養活自己，拿來賣給人們，但不肯用來償還欠租欠税。王鼎發文給州縣督促他們償還，船上的人有了可以生活的條件，不再作弊，所運的米再没有丢失過。入京任三司鹽鐵副使。多次和包拯争論，毫不妥協。包拯素來倔强，但對他也没辦法。升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調任河東都轉運使，去世。

鼎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

王鼎廉潔不虚僞，朝廷曾授他兒子官，族人

增年以圖速仕，鼎不可。父死，分諸子以財，鼎悉推與其弟。嘗知臨邛縣，轉運使選攝新繁，新繁多職田，斗粟不以自入。奉使契丹，得千縑，散之族人，一日盡。所至不擾，唯市飲食日用物，增直以償。事繼母孝，教育孤侄甚至，自奉養儉約。當官明敏，强直不可撓。所薦士多知名，有終身不識者。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扃鐍。至潞州八義館，疾作，不知人事，左右遑遽，發藥奩，悉無題識，莫敢進，以迄於卒。初，鼎與弟豫皆有才氣，好上書言事，仁宗稱之，以爲豫孟浪，鼎所言多可用。豫爲人不事羈檢，以大理寺丞知伊闕縣，有異政。棄官浮游江、湖間，殖貨自給以卒。

要虚增他兒子的年齡以求快些任職，王鼎没有答應。父親死後，家財分給兒子們，王鼎把自己應得的部分全讓給弟弟。曾任臨邛縣知縣，轉運使選他代理新繁知縣，新繁有很多職田，王鼎却一斗糧食也不歸己有。奉命出使契丹，得到上千匹縑，都散與同族人，一天内就散盡。任職之處不擾民，僅買些飲食及日常用品，加價付錢。侍候繼母孝順，教育失去父母的侄子很周到，自己生活節儉。爲官聰明機敏，正直倔强不可屈服。所舉薦的人大多後來成爲知名之士，其中有人一生不曾與他相識。但他生性猜忌，巡行轄區，甚至藥餌，都親自鎖閉。在潞州八義館，疾病發作，不醒人事，身邊的人驚急，打開藥箱，發現藥品都没有題簽，不敢使用，直到他死去。起初，王鼎和弟弟王豫都有才氣，喜歡上書議論國事，仁宗提到過，認爲王豫魯莽，王鼎的建議大多却可實施。王豫爲人不加檢點，以大理寺丞出任伊闕縣知縣，有特殊的政績。後來棄官旅游在江、湖之間，經商自給到去世。

杜杞

杜杞字偉長。父鎬，蔭補將作監主簿，知建陽縣。强敏有才。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知横州。時安化蠻寇邊，殺知宜州王世寧，出兵討之。杞言："嶺南諸郡，無城郭甲兵之備，牧守非才。横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險阻，可屯兵爲援。邕管内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識權變練達嶺外事者，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改通判真州，徙知解州，權發遣度支判官。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焚光化軍，授京西轉運、按察使。居數月，賊平。

會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有衆數千，襲破環州、帶溪普義鎮寧寨，嶺外騷然。擢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

杜杞字偉長。父親杜鎬，杜杞靠父恩蔭補任將作監主簿，任建陽縣知縣。敏捷有才能。閩地風俗，老年生子不撫養。杜杞讓五户相保互相監督，有再發生類似情況者處重罪。多次升職爲尚書虞部員外郎、横州知州。當時安化蠻侵犯邊境，殺掉宜州知州王世寧，朝廷派兵討伐。杜杞上奏："嶺南各州，没有城郭甲兵的防備，長官也没有才幹。横州是邕、欽、廉三州咽喉，地勢險阻，可駐兵以爲後援。邕管對内控制廣源，對外控制交趾，希望挑選機智權變而又熟悉嶺外事務的文臣，擔任長官，負責邊境事務。"改任通判真州，調任解州知州，權發遣度支判官。京西出現强盜，搶劫商、鄧、均、房，焚燒光化軍，朝廷任命他爲京西轉運使、按察使。任職數月，盜賊被平定。

廣西區希範引誘白崖山蠻蒙趕反叛，有數千人，攻進環州、帶溪普義鎮寧寨，嶺外騷動。提升杜杞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廣南西路轉運按察安撫使。途經真州，先派人緊急遞送信件

撫使。行次真州，先遣急遞以書諭蠻，聽其自新。次宜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出獄囚，脱其械，使入洞説賊，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黄坭、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毁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賊散走，希範走荔波洞，杞遣使誘之，趕來降。杞謂將佐曰："賊以窮蹙降我，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不如盡殺之。"乃擊牛馬，爲曼陀羅酒，大會環州，伏兵發，誅七十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蠻，因老病而釋者，纔百餘人。御史梅摯劾杞殺降失信，詔戒諭之，爲兩浙轉運使。明年，徙河北，拜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杞上言："殺降者臣也，得罪不敢辭。將吏勞未録，臣未敢受命。"因爲行賞。蕃酋率衆千餘内附，夏人以兵索酋而劫邊户，掠馬牛，有詔責杞。杞言："彼違誓舉兵，酋不可與。"因移檄夏人，不償所掠，則酋不可得，既而兵亦罷去。

杞性强記，博覽書傳，通陰陽數術之學，自言吾年四十六死矣。一日據厠，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叛命，法當誅，尚敢訴邪！"未幾卒。有奏議十二卷。

兄植，以文雅知名，累任監司，終少府監。弟樞，亦强敏，爲比部員外郎。有張彦方者，温成皇后母越國夫人客也。坐奸利論死，語連越國夫人。開封不敢窮治，執政以后故，亦不復詰。獄上，中書遣樞慮問，樞揚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升之，權倖切齒於樞。前此，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宣徽使，樞嘗出班問其故。至是，蓋累月矣，坐是罪樞，絀監衡州税，卒。

通知蠻人，允許其改過。入駐宜州，蠻人没有一人來投誠的。杜杞找到州中軍官，放出獄中囚犯，去掉刑具，派到蠻洞去勸説，賊人仍不肯聽從。於是率兵攻進白崖、黄坭、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毁了屯積的物資，斬首一百多級，收復環州。賊人四散奔走，區希範逃往荔波洞，杜杞派人誘降，蒙趕來降。杜杞對將佐説："賊人因走投無路來降，威力若不能制服敵人則恩惠也不能爲敵所感激，所以屢次反叛，不如都殺掉。"於是殺牛馬，釀曼陀羅酒，在環州大聚會，伏兵發動，殺死七十多人。三天後，又捕獲區希範，亂刀剁死後送給諸部蠻人，因老病而被釋放的，纔一百多人。御史梅摯彈劾杜杞不守信用殺害降兵，朝廷詔令他引以爲戒。任兩浙轉運使。第二年，調任河北，任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慶州知州。杜杞上奏説："殺掉降人的是臣，犯了過錯不敢推諉。將吏們功勞還没有登録，臣不能接受任命。"朝廷因此行賞。蕃人酋長率一千多人投奔宋，夏派兵索要那位首領，乘機搶劫邊民，奪去牛馬，朝廷下詔責備杜杞。杜杞説："是他們違背盟約發動戰争，酋長不能交給他們。"就用文書通知夏人，不交回搶走的財物，就得不到酋長，事後夏的兵馬也就撤走。

杜杞記憶力强，博覽群書，通曉陰陽數術，自己説自己四十六歲就死了。一天在厠所，見區希範和蒙趕在面前訴説冤枉，就呵斥道："你們猖狂反叛，依法當殺，還敢訴冤！"不久去世。有奏議十二卷存世。

哥哥杜植，以文雅知名，多次升官任監司，最後任少府監。弟弟杜樞，也敏捷能幹，任比部員外郎。有個張彦方，是温成皇后母越國夫人的門客。犯因奸獲利罪判决處死，招供時提到越國夫人。開封府不敢深究，宰相因爲皇后的緣故，也不再追問。案結上報，中書派杜樞過問，杜樞揚言將要駁回改正；急忙改派諫官陳升之，權貴們對杜樞切齒痛恨。在此之前，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討論張堯佐授任宣徽使，杜樞曾走出班列詢問緣故。至此，事情已過幾個月，因此指責杜樞，貶官爲監衡州税，去世。

楊畋

楊畋字樂道，保静軍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録事參軍，再遷大理寺丞、知岳州。慶曆三年，湖南猺人唐和等劫掠州縣，擢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治盗賊事。乃募才勇，深入峒討擊。然南方久不識兵，士卒多畏懾。及戰孤漿峒，前軍衄，大兵悉潰，畋踣岩下，藉淺草得不死。卒厲衆平六峒，以功，遷太常博士。未幾，坐部將胡元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帝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下，人樂爲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恐畏，逾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乃約賊使出峒，授田爲民，而轉運使欲授以官與貲，納質使還。畋曰："賊剽攻湖、廣七年，所殺不可勝計，今使飽貲粮、據峒穴，其勢不久必復亂。"明年春，賊果復出陽山。畋即領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畋感瘴疾歸。蠻平，願還舊官，改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知隨州。

楊畋字樂道，是保静軍節度使楊重勛的曾孫。進士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并州録事參軍，再升大理寺丞、岳州知州。慶曆三年，湖南瑶人唐和等搶劫州縣，楊畋升任殿中丞、提點本路刑獄，專門負責捕捉盗賊。他招募勇士，深入山洞追擊。但南方人長時間没有打過仗，士兵大多膽小害怕。在孤漿峒作戰時，前軍失敗，大軍全部潰散，楊畋跳到岩下，幸得淺草没有死。最後督責士兵平定六峒，因功升任太常博士。不久，因部將胡元戰死，降職任太平州知州。一年多後，盗賊更加猖獗。皇帝派御史前往巡視，回來説："楊畋曾在山下與賊作戰，衆人都樂意受他使用，現在要殲滅賊寇，非楊畋不可。"便委任楊畋爲東染院使、荆湖南路兵馬鈐轄。賊人聽到楊畋到了，都恐懼，越過嶺南逃走。又詔令楊畋前往韶、連等州招安他們。楊畋於是與盗賊約定讓他們出峒，撥給他們土地耕作，但轉運使却要授給他們官職和錢財，讓他們派出人質後就將他們全部放回。楊畋説："賊人攻襲、搶掠湖、廣七年，殺人不可勝計，現在却使他們錢糧充足、據守峒穴，這樣下去不久一定會再次作亂。"第二年春天，賊人果然又從陽山出動。楊畋率衆出擊嶺外，經過夏、秋，一共作戰十五回，賊衆潰敗，楊畋因感染瘴疾返回。蠻賊平定，楊畋希望官復原職，改任尚書屯田員外郎、直史館、隨州知州。

召還，爲三司户部判官，奉使河東。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至都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仁宗賜以服飾御巾，入對便殿。即日，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盗。畋至韶州，會張忠戰死，智高自廣州回軍沙頭，將濟。畋令蘇緘棄英州，蔣偕焚粮儲，及召开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勢愈熾，畋不能抗，遂殺蔣偕、王正倫，敗陳曙，復據邕州。畋坐是落知諫院、知鄂州，再降爲屯田員外郎、

召回朝廷，任三司户部判官，奉命出使河東。父親去世後守喪，儂智高攻陷邕州，朝廷徵召他到京城，他以服喪爲由不肯入朝。仁宗賜他服飾御巾，在便殿召見了他。當日，任命他爲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盗。楊畋到韶州，恰逢張忠戰死，儂智高從廣州回軍沙頭，就要渡河。楊畋令蘇緘放棄英州，蔣偕焚毁糧儲，并召开贇、岑宗閔、王從政退保韶州。賊人氣焰越發囂張，楊畋不能抵抗，儂智高殺死蔣偕、王正倫，擊敗陳曙，再次占據邕州。楊畋因此被罷爲知諫院、鄂州知州職銜，又降任屯田員外郎、光化軍知軍。第二年，又降任

知光化軍。明年，又降爲太常博士，歲終，徙郊州。

復起居舍人，爲河東轉運使。入爲三司户部副使，遷吏部員外郎。奉使契丹，以曾伯祖業嘗陷虜，辭不行。河北舊以土絹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他州絹。畋既同書奏聞，外議籍籍，又密陳其不可。久之，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内銓。上言："願擇宗室之賢者，使侍膳禁中，爲宗廟計。"

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復上疏曰："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哀、平之世，嫡嗣屢絶，此天所以示戒也。陛下宜早立皇嗣，以答天意。"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遷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内斌守環、慶，與强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不報，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畋言爲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倘以爲非，乞復令畋命詞。"不允。進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

嘉祐六年，京師大水，畋上言："《洪範五行傳》：'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爲沴。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爲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乃下其章禮官并兩制考議，咸言南郊三聖并侑，温成皇后立廟，皆違經禮。於是詔："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温成

太常博士，年底，調任郊州。

再任起居舍人，任河東轉運使。入朝爲三司户部副使，升任吏部員外郎。奉命出使契丹，因曾伯祖楊業曾被契丹所害，拒絶前往。河北以前用土絹置辦軍裝，三司使張方平换用其他地方的絹。楊畋本已一同簽署奏章上報，朝外議論紛紛，楊畋又秘密上奏陳述這樣做不行。很久以後，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判吏部流内銓。上奏説："希望挑選宗室中的賢者，讓他在宫中侍奉皇上用膳，以便將來立爲皇儲。"

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第二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楊畋又上疏説："漢成帝時，日食地震，到哀帝、平帝時，嫡系子嗣屢次斷絶，這是上天的警告。陛下應早立太子，以符合天意。"改任知制誥。李珣從防禦使升觀察使，劉永年從團練使升防禦使，楊畋應起草詔令，他密封退還任命文件，説："祖宗舊事，郭進駐守西山，董遵誨、姚内斌守衛環、慶，與强敵對壘，各十多年，没有轉官移鎮，這是因爲看重名位。現在李珣等没有一點功勞，僅因是外戚就委任，這恐怕不合乎祖宗的旨意。"皇帝没有答覆，命其他起居舍人起草詔書。范鎮説："朝廷如果認爲楊畋説得對，就應停止李珣等的升任；如果認爲他説得不對，請求再令他起草詔書。"皇上不許。進升龍圖閣直學士，又知諫院。

嘉祐六年，京城發大水，楊畋上奏説："《洪範五行傳》記載：'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説：'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農，澶州黄河决口，東南幾路地區，大水泛濫成災。陛下親政以來，接受正直的進諫，不能説耳聽不靈敏。孝順父母，對宗廟不能説不虔敬。然而災異多次出現，臣愚以爲陛下聽取處理萬事的意見，一定還有失於明辨之處；宗廟的祭祀，一定還有不順之處，請陛下認真考慮後予以改正。"把他的奏章下達禮官及知制誥討論，都説南郊典禮時三位聖祖聖宗一起供奉，爲温成皇后立廟，都有違常禮。於是詔令："從今後舉行南郊典禮以太祖皇帝配祀，改温成廟爲祠殿。"

廟爲祠殿。”

舊制，内侍十年一遷官。樞密院以爲僥倖，乃更定歲數倍之。畋言：“文臣七遷，而内侍始得一磨勘，爲不均。宜如文武官僚例，增其歲考。”遂詔南班以上仍舊制，無勞而嘗坐罪徒者，即倍其年。議者謂畋以士人比閹寺爲失。卒，贈右諫議大夫。

按舊有制度，内侍十年升一級官。樞密院認爲太快，改爲二十年升一級官。楊畋説：“文臣升七次，内侍纔能考核升調一次，這不公平。應該像文武官那樣，增加每年的考核。”於是詔令南班以上仍按舊制十年一升，没有功勞而因罪受罰的，延長一倍年限。評論者認爲楊畋以士人比宦官不妥。去世，贈官右諫議大夫。

畋出於將家，折節喜學問，爲士大夫所稱。在山下討蠻，家問至，即焚之，與士卒同甘苦，破諸峒。及用之嶺南，以無功斥，名稱遂衰。性清介謹畏，每奏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爲郡待客，雖監司，菜果數器而已。及卒，家無餘貲，特賜黄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贈講讀官，御飛白書扇，遣使特賜置其柩。

楊畋出身將門，改變志向喜愛學問，被士大夫稱道。在山下征討蠻賊時，家信到，便馬上燒掉，與士兵同甘苦，打敗各峒賊兵。等到任職嶺南，因無功被降職，聲譽降低。性情謹慎清直，每次上奏朝廷，一定要打開奏章的封套多次後纔呈送。生活很節儉，在州接待客人，即使是監司到來，也不過幾樣菜果而已。去世時，家中没有積蓄，朝廷特賜給二百兩黄金。其後端午節又贈講讀官，皇上親自以寫有飛白體的扇子，派使臣特意放在他的靈柩中。

周湛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進士甲科，爲開州推官。中身言書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俗不知醫，病者以祈禳巫祝爲事，湛取古方書刻石教之，禁爲巫者，自是人始用醫藥。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知虔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周湛字文淵，鄧州穰人。考取進士甲科，任開州推官。又考中身言書判科，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戎州。當地習俗不懂醫療，病人僅靠祈禳巫祝，周湛取古藥方醫書刻在石上教他們，禁止巫祝，從此人們纔開始使用醫藥。多次升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虔州知州，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初，江、湖民略良人，鬻嶺外爲奴婢。湛至，設方略搜捕，又聽其自陳，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給飲食還其家。徙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歲役工數十萬，溉州縣職田，而利不及民，湛奏罷之。爲鹽鐵判官，三司帳籍浩煩，吏胥離析爲弊欺。湛爲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爲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簿領案牘，淆混無紀次，且多亡失，民訴訟無所質，至久不能决。湛爲立號，以月日比次之，詔下其法諸路。又以徭賦不均，百姓巧於避匿，因條其詭名挾佃之類十二

起初，江、湖一帶有人搶劫良家子女，賣到嶺外做奴婢。周湛到任後，想辦法搜捕，又聽取被賣者的自訴，得男女二千六百人，供給飲食讓他們回家。調任京西路，鄧州美陽堰每年要徵發勞役幾十萬人，灌溉州縣職田，百姓却享受不到好處。周湛奏請停辦此項工役。任鹽鐵判官，三司賬籍繁多，吏人離析作弊欺騙。周湛立勘同法，每年減天下計賬七千。任江南西路轉運使，州縣文簿混亂無序，且多丢失，百姓訴訟無所憑據，很久無法裁决。周湛將文簿各立名目，按月日排序，朝廷下令在各路推廣這種做法。又因徭役賦税不均，百姓可以巧妙逃避，就列出其假名挾佃之類十二種名目，并允許百姓自己坦白，一

事，且許民自言，凡括隱户三十萬。

還爲户部判官，又爲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歲賦民薪茅，至破産責不已，湛爲蠲鹽課而省輸薪茅。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陛辭，仁宗誡以毋納包苴于京師。湛惶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謀進身。"湛治煩劇，能得其要，所至喜條上利害，前後至數十百事。天資强記，吏胥滿前，一見輒識其姓名。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十萬工，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

除度支副使。舊制，發運司保任軍將至三司，不得考覆而皆遷之。至是，以名上者三十五人，湛盡覆其濫者。拜右諫議大夫。使契丹，辭不行。

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爲竹屋，歲久侵據官道，檐廡相逼，火數爲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毁徹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擾人，徙知相州。右司諫吴及疏曰："湛裁損居民第，爲官也；百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也。况聞湛明著律令，約民以信，乃奉法行事，百姓自知罪不敢訴。郡從事高直温，夏竦子婿也。竦邸店最廣，故加譖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昔之民居侵越官道，木在道側，既正其侵地，則木在中衢，固宜翦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户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衆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得其利。道傍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垂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是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追改之愈也。湛守大

共查出三十萬隱匿户。

還京任户部判官，又任夔州路轉運使。雲安鹽井每年徵收百姓柴草，以致百姓破産後仍還不完債，周湛减免了鹽税定額從而省去徵收柴草。判鹽鐵勾院，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任江、淮制置發運使。辭别皇帝時，仁宗告誡他不要往京城送物産。周湛惶恐地回答説："臣蒙聖訓，不敢依附權要，以企圖升官。"周湛處理繁雜政務，能抓住要害，所到之處喜歡列條上書陳述政事利弊，前後數十百事。記憶力極强，吏人差役站在面前，一下子就能叫出每人的姓名。大江經過舒州長風沙，地勢最險，稱爲石牌灣，周湛用勞役三十萬人，鑿河十里來避開它，人們認爲有益。

任度支副使。按原來規定，發運司奏薦軍將到三司，不能考核他們却都要升遷。至這時，奏薦三十五人，周湛全部考核其中濫竽充數的人。任右諫議大夫。派他出使契丹，他推辭不去。

出任襄州知州，襄人不善於製造磚瓦，都建造竹屋，年久侵占官道，檐廡相近，多次發生火災。周湛到任後，丈量所侵占的官道，竹屋全部拆毁，從此再没有火患。但豪强感到不便，提點刑獄李穆上奏説周湛擾民，調任相州知州。右司諫吴及上疏説："周湛裁撤居民房屋，爲的是官府；百姓侵占官道而主管官員禁止，這是職責所在。况且聽説周湛申明法令，以誠信約束百姓，是奉法行事，百姓自知有罪不敢上訴。州從事高直温，是夏竦的女婿。夏竦的宅院客店占地最廣，所以向李穆進讒言，還説周湛砍樹多少棵。過去民居侵占官道，樹在道邊，既然恢復了被侵占的路面，則樹在道中，當然應該除去。周湛又種楸桐一千多株，督促居民貯水，以嚴防火災。又在民居找到過去公用水井四口，把廢井重新利用，人們得益。道旁的井，結果却到了民居之下，侵占官道的情形還不明顯嗎？希望詔令執政大臣分辨周湛、李穆的是非，獎懲分明。如果認爲處罰周湛的命令已經發出，害怕追改，那麽傷風敗俗，貽患於後，還遠不及追正。周湛任大州

郡，於湛不爲重輕，但國家舉錯有所未安，奉職者將何以勸邪？”未幾卒。湛爲人脱易，少威儀，然善射弩，雖隔屋亦中的云。

徐的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擢進士第，補欽州軍事推官。欽土煩鬱，人多死瘴癘。的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曰：“徙州瀕水可無患，請轉而上聞。”從之，天監因奏留的使辦役。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以備戰守。畫地居軍民，爲府舍、倉庫、溝渠、廛肆之類，民皆便之。

遷大理寺丞、知吴縣，移梁山軍，通判常州。屬歲饑，出米爲糜粥以食餓者。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臨江軍，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所部卒畏誅，謀欲叛。的馳至宜州，慰曉之曰：“爾曹亡懼，能出力討賊，猶可立功以自贖。若朝叛則夕死，非計也。”衆皆斂手聽命。奏復澄海、忠敢軍，後皆獲其用。改知舒州，徙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爲寇，的開示恩信，蠻黨悔過自歸。

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欲爲盜，輒夜縱火，火一夜十數發。的籍其惡少年姓名，使相保任，曰：“爾輩遞相察，不然，皆爾罪也。”火遂息。太子洗馬歐陽景猾横不法，爲里人害，的發其奸，竄之嶺外。以兵部員外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通泰州海安、如皋縣漕河，詔未下，的以便宜調兵夫浚治之，出滯鹽三百萬，計得錢八百萬緡。遂爲制置發運使。

軍賊王倫起山東，轉掠淮南，的團兵待之。會青州改遣裨將傅永吉追

太守，對他無所謂，但國家的舉措有還不允當處，用什麽來鼓勵履行職責的人呢？”不久周湛去世。周湛爲人隨和，没有威儀，但善射弩，即使隔屋也能命中目標。

徐的字公準，建州建安人。考中進士高等，補任欽州軍事推官。欽州環境鬱熱煩悶，許多人死於瘴癘。徐的求見轉運使鄭天監，請求説：“將州城搬到水邊可以没有病患，請轉奏上報。”鄭天監接受建議，同時奏請朝廷留徐的辦理此事。徐的穿着短衣拿着木棒，與工人同勞苦，築城郭，立望樓，以利防守。劃分區域安置軍民，修建府舍、倉庫、溝渠、店鋪之類，百姓感到便利。

升任大理寺丞、吴縣知縣，調任梁山軍，通判常州。當時正鬧饑荒，他發官米煮粥給飢餓的災民吃。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臨江軍知軍，提升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安化州蠻攻殺將吏，將吏所屬士兵害怕被朝廷處死，準備叛變。徐的疾馳到宜州，安撫勸告他們説：“你們不要害怕，能出力討賊，還可以立功贖罪。如果叛變馬上會被處死，這不是對策。”士兵都垂手聽從命令。奏請恢復澄海、忠敢軍，後來都得到效用。改任舒州知州，調任荆湖北路轉運使。辰州蠻彭士義反叛，徐的以恩信感化，蠻黨悔過歸附。

攝江陵府事，城中多惡少年，要偷盜，常在夜間縱火，一夜之中火起十數處。徐的將惡少們的姓名登録在册，讓他們互相擔保，説：“你們互相監察，不然，都是你們的罪。”夜間不再起火。太子洗馬歐陽景狡詐豪横，不守法規，成爲當地一害，徐的揭發他的罪狀，把他流放嶺外。以兵部員外郎任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奏請朝廷疏浚泰州海安、如皋縣漕河，詔令未下，徐的自主行事調士兵民工疏浚，運出積壓的鹽三百萬，合計得錢八百萬緡。於是任制置發運使。

軍賊王倫在山東起事，轉而攻掠淮南，徐的聚兵防備。適逢青州改派裨將傅永吉追殺進入歷

殺入歷陽，的與賞，遷工部郎中。復治泰州西溪河，發積鹽，加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寇衡湘，命的招撫之。既至，再宿，會蠻酋相繼出降。三司以郊祠近，宜召還計事，既還，蠻復叛。除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至桂陽，降者復衆。其欽景、石硋、華陰、水頭諸洞不降者，的皆討平之，斬其酋熊可清等千餘級。卒於桂陽。

陽，徐的與他一同受賞，升任工部郎中。又整治泰州西溪河，運出積壓的鹽，加官直昭文館。區希範、蒙趕侵入衡湘，朝廷命徐的去招撫。到後，住了兩宿，適逢蠻人酋長相繼出降。三司因郊祠典禮臨近，應召回徐的議事，等徐的還朝，蠻人復叛。任度支副使、荆湖南路安撫使，到桂陽，投降者又有許多。欽景、石硋、華陰、水頭各洞不投降的，徐的都討平他們，斬殺其酋長熊可清等一千多首級。死在桂陽。

論曰：宋承平時，書生知兵者蓋寡，偕、沿數上書言邊事，策畫論議，有得有失，固皆一時之俊。畋由將家子力學第進士，再討徭賊，前勝後敗，兵家之常也。杞、的俱以征宜州蠻立功，杞則殺降失信，的則招徠以恩，其優劣概可見矣。湛强敏，所至有治績，史稱善射，抑亦文臣之習武事者歟。鼎性孝友，自奉甚約，而疏於財，居官清辨，土俗有生子不舉者輒禁之，獨發摘吏奸貽衆怒，或以“虎”目之，豈其然乎？

論曰：宋朝在太平年代，書生中懂得軍事的人很少，楊偕、王沿多次上書談論邊境軍事，策劃議論，有得有失，算是一時的俊傑。楊畋由將家子努力學習，進士及第，兩次討伐瑶賊，前勝後敗，也屬兵家常事。杜杞、徐的都因征宜州蠻立功，杜杞殺降失信，徐的以恩招徠，二人優劣由此可以看出。周湛强幹機敏，任職的地方都有政績，史書上說他善於射弩，那也是文臣習武事者。王鼎性情孝順淳厚，生活儉僕，不貪財，做官不糊塗，當地風俗有生孩子不養的現象而予以禁止，但因追究吏胥奸僞引來衆怒，有人以“虎”看待他，難道果真如此嗎？

姚仲孫

姚仲孫字茂宗，本曹南著姓，曾祖仁嗣，陳州商水令，因家焉。父曄，舉進士第一，官至著作佐郎。仲孫早孤，事母孝。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爲里胥殺之，官捕繫辭服。仲孫疑其枉，知州王嗣宗怒曰：“若敢以身任之耶？”仲孫曰：“幸毋遽决，冀得徐辨。”後兩月，果得殺人者。

調邢州推官，徙資州。轉運使檄仲孫詣富順監按疑獄，全活數十人。資州更二守，皆惽老，事多决於仲孫。改大理寺丞、知建昌縣。初，建

姚仲孫字茂宗，本爲曹南望族，曾祖姚仁嗣曾任陳州商水令，就定居下來。父親姚曄，考中進士第一名，官至著作佐郎。姚仲孫早年喪父，對母親很孝順。考中進士，補任許州司理參軍。民婦馬氏的丈夫被殺，馬氏告發鄉吏曾有索求而自己的丈夫没有答應，認爲是鄉吏殺害的，官府抓捕鄉吏關押，結果承認了。姚仲孫懷疑其人有寃，知州王嗣宗怒道：“你敢自己承擔後果嗎？”姚仲孫說：“請不要匆忙處置，以便慢慢追查。”兩月後，果然捕獲了真正的凶手。

調任邢州推官，又調任資州。轉運使行文通知姚仲孫前往富順監審理疑難案件，保全了數十人的性命。資州換過兩任太守，都年老昏憒，公務多由姚仲孫處理。改任大理寺丞、建昌縣知

昌運茶抵南康，或露積于道，間爲霖潦所敗，主吏至破産不能償。仲孫爲券，吏民輸山木，即高阜爲倉，邑人利之。徙通判彭州。嘗以天下久無事，不可以弛兵備，因上前世禦戎料敵之策，名《防邊龜鑑》。通判睦州，徙滁州。歲旱饑，有詔發官粟以賑民，而主吏不時給。仲孫既至州，立劾主吏，夜索丁籍盡給之。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王臻守益州，辟通判州事。召爲右司諫。入内都知閻文應求爲都知，仲孫數其罪，白上曰："方帝齋宿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聞行在。郭皇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出文應爲泰州兵馬鈐轄，又稱疾留，復論奏，乃亟去。

以起居舍人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時諫議大夫十二員，仲孫曰："諫議大夫蓋朝廷之選，不宜以歲月序進。今諸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職者猶不在數，若以年勞授，則數年之外，諫議大夫員益多。請艱其選，以處材望之臣，餘悉次補卿監。"乃詔當選者奏聽旨。先是，諸路復提點刑獄，還朝多擢爲省府官。仲孫請第其課爲三等升黜之，即詔仲孫司考課之法。

歷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褒之。權知澶州，河壞明公埽，絶浮橋，仲孫親總役堤上，埽一夕復完。權知大名府，夜領禁兵塞金堤决河。是歲，澶、魏雖大水，民不及患。進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徙陜西都轉運使，未行，

縣。起初，建昌運茶到南康，有的露天堆放在路上，時常被雨水毁壞，主管官員甚至弄到破産也不能賠償的地步。姚仲孫與他們立下契約，官員百姓從山上運來木料，就在地勢高的地方修建倉庫，當地人都感到方便。調任通判彭州。曾説天下長久太平，但不能放鬆軍備，所以進獻前代防禦外敵的計策，名爲《防邊龜鑑》。通判睦州，調任滁州。當年旱災，詔令撥出官倉糧食救濟飢民，而主管此事的官吏却不馬上執行。姚仲孫到任後，立即彈劾主管官吏，連夜按户口簿全部分發。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

王臻任益州知州時，請他通判州事。召回任右司諫。入内都知閻文應請求擔任都知，姚仲孫一一陳述他的罪狀，對皇上説："皇帝正在太廟齋宿時，閻文應却大聲呵斥醫官，聲音都傳到皇帝所在地。郭皇后突然死去，皇宫内都懷疑是閻文應下的毒。"閻文應出朝爲泰州兵馬鈐轄，却又稱病留京，姚仲孫又加以論奏，閻文應於是趕快離朝。

以起居舍人任知諫院，管勾國子監，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當時朝廷有諫議大夫十二員，姚仲孫説："諫議大夫是朝廷挑選的人才，不適宜按年月次序來選任。現在各寺卿至前行郎中三十五員，貼近此職者還有不少，如果按任職年限委任，那麽幾年後，諫議大夫更多。請嚴格掌握選任標準，讓有才能聲望的大臣來擔任，其餘的人可以按資歷補任卿監。"於是詔令應選者上奏後聽候旨意。此前，各路恢復提點刑獄，他們還朝後多被提升爲省府官。姚仲孫請朝廷按其政績分三等予以升降，朝廷就任命他負責考核。

歷任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進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大力整修城壘兵備，仁宗賜詔書表彰他。權澶州知州，黄河在明公埽决口，浮橋被冲毁，姚仲孫親自在堤上指揮防堵，埽一夕修復。權知大名府，曾在夜間帶領禁軍在金堤一帶堵塞决口的黄河。當年，澶、魏雖然發大水，百姓却没有受損失。進升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調任陜西都轉運使，未赴任，又權三司

權三司使事。屬西北備邊，募兵益屯及賞賜、聘問之費，不可勝計。仲孫悉心經度，雖病，未嘗輒廢事。坐小吏詐爲文符，出知蔡州。因母憂喪一目，卒。

使事。當時西北正防備外敵入侵，招募兵丁增加防禦及賞賜、聘問所需費用，多得無法計數。姚仲孫盡心籌劃，即使患病，也未曾耽誤公務。因小吏詐爲文符受牽連，出朝爲蔡州知州。因母親去世傷心過度，一隻眼失明，去世。

陳太素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爲大理詳斷官，入審刑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爲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爲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答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兖州、明州，有治迹。在大理，耳疾，數求罷，執政以爲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

太素家行修治，尤喜論刑名。常以爲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當法；求曲當法，所以亂也。

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進士及第，曾任大理詳斷官，入審刑院爲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事。負責刑事二十多年，朝廷有大的疑難案件，必召他參預討論。陳太素爲之推究人情，來附合法理，衆人都能明白，以爲自己比不上。雖説號稱通曉法令，但所提的意見，有時也不合宜。每次查閲案卷，甚至廢寢忘食，嚴寒酷暑不變。子弟們有時勸阻，他回答説："監牢的犯人所受的苦楚，難道不比我更甚嗎?"歷任江陰軍知軍、兖州知州、明州知州，有政績。在大理寺時，得了耳病，多次請求卸任，宰相認爲他稱職，不允許。多次升官爲尚書兵部郎中，去世。

陳太素管家有方，特別喜談刑名。常認爲主管官員討論適用法令，應按文字直接用原意斷案，不能曲加附會；曲加附會，必使法令混亂。

馬尋

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襄州饑，人或群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鞠以强盗，尋曰："此脱死爾，其情與强盗異。"奏得減死，論著爲例。終司農卿。

同時有個馬尋，須城人。考中《毛詩》學究，多次判大理寺，以明曉法律著稱。歷任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湖、撫、汝、襄、洪、宣、鄧、滑八州知州。襄州發生饑荒，人們有時成群到富人家搶糧食，獄吏按强盗罪審訊，馬尋説："這不過是避免餓死罷了，情况不同於强盜。"上奏得以免除死罪，他的議論被定爲案例。最後官職爲司農卿。

杜曾

又有杜曾者，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

又有杜曾，濮州人。做官號稱懂法律，曾説："本朝沿襲唐大中年間制度，過失殺人，人即使已傷未死、已死又活，都按已被殺死論罪。殺人償命，傷人受刑，這是先王不可更改的法典。法律即使謀殺致傷也要處以絞刑，是因爲罪犯處心積慮，暗中傷害。至於過失殺人，起初并無殺人意圖，必須是受害者已死，殺人罪名始成

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内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爲令。

立；如無殺人罪名而采用處置殺人犯的法律，那與謀殺還有什麽分别？自從大中之制實行，不知道屈殺了多少人。請禁止不用。”又説：“近代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都可以減免刑罰，這不合法律本意。請傷者按律保辜法，死限内者按已殺論處，勿赦免。”這些意見都被寫入法令。

李虛己

李虛己字公受，五世祖盈，自光州從王潮徙閩，遂家建安。父寅，有清節，仕江南李氏，至諸司使。江南國除，授殿前承旨，辭不拜。時僞官皆入留京師，而寅母獨在江南，乃遣其長子歸養。舉進士，起家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老，棄官以歸。虛己亦中進士第，歷沈丘縣尉，知城固縣，改大理評事，累遷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知榮州，未行，改遂州。

時太宗勵精政事，嘗手書累二十餘紙，曰：“公勤潔己、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奉以實錢。”命有司擇群臣以治最聞者賜之，仍諭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不可因以生事。”時虛己被賜，因獻詩自陳父子遭遇，榮及祖母。帝悦，爲批其紙尾曰：“虛己學古入官，榮親事生，奉書爲郡，欲布新規，朕得良二千石矣。”遂賜五品服，又賜其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會兩制、三館儒臣遍閲所批詔。其後以南郊恩封群臣母妻，虛己又請罷其妻封以授祖母，詔悉封之，世以爲榮。

會遣使察川峽吏能否，而州多不治，唯虛己與薛顔、邵曄、查道數人，以能任職稱。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以便親，請通判洪州。是時寅已謝歸，春秋高，寅母尚無恙，虛己雙輿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己爲侍御史，出提點

李虛己字公受，五世祖李盈，從光州隨王潮遷至閩，於是定居建安。父李寅，有節操，在江南李氏政權任職，官做到諸司使。江南國被消滅，授任他爲殿前承旨，辭謝不接受。當時江南僞官都被留居在京城，而李寅母獨居江南，李寅就派長子回去侍養。考中進士，初次任職爲衢州司理參軍。母親年老，李寅辭官回鄉。李虛己也進士及第，歷任沈丘縣尉，城固縣知縣，改任大理評事，多次升職爲殿中丞，提舉淮南茶場。召任榮州知州，未赴任，改任遂州。

當時太宗專心政務，曾親自書寫二十多張紙，内容是：“公勤潔己、奉法除奸、惠愛臨民者，乃可書爲勞績，月給俸以實錢。”命令主管機構挑選群臣中政績最突出的賜給，并且告知説：“懲治奸邪的根本，在於遵守法令，不可乘機生事。”當時李虛己得到賜書，便獻詩自述父子的遭遇，榮及祖母。皇帝高興，在詩末尾批寫道：“李虛己做官學古人，榮親事生，接受賜書後出任太守，想建立新的功績，我得到良好的二千石官了。”於是賜五品服，又賜給他祖母錢五十萬，命翰林學士張洎召集兩制、三館儒臣傳閲所批語。其後因行南郊典禮施恩封群臣的母親和妻子，李虛己又請求免掉給妻子的封號授給祖母，詔令都給封號，當時人們認爲榮耀。

朝廷派使臣考察川峽官員的治政，而各州多數治理很差，惟有李虛己與薛顔、邵曄、查道幾個人，能够稱職。又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爲方便侍養父母，請求通判洪州。這時李寅已辭官回鄉，年紀很大，而李寅的母親仍然健在，李虛己以雙輦迎接。李寅到豫章後，喜愛當地山水，説：“這裏可以成爲我養老送終之地。”就在臨近州城的東湖，築房屋居住。李虛己任侍御史，出

荆湖南路刑獄，徙淮南轉運副使，累遷兵部郎中，爲龍圖閣待制，歷判大理寺。久之，求補外，真宗稱其儒雅循謹，特遷右諫議大夫。數月，出知河中府。召權御史中丞。未幾，以疾辭，進給事中、知洪州。遷尚書工部侍郎，徙池州。求分司南京，卒。初，寅之請老，年未六十。虛己分司而歸，年六十九。其季虛舟仕至餘干縣令，坐法免官，不復言仕。

初，太宗既賜虛己錢，翌日，以語宰相曰："虛己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以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由是詔群臣以章獻者閤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謂虛己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誤，殆天賜也。寅事親孝，治家有法，閨門之內肅如也。虛己、虛舟又以孝友清慎世其家。虛舟之子寬，爲尚書金部郎中；定，爲司農少卿，爲吏頗有能名。

虛己喜爲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婿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曰："子之詞詩雖工，而音韵猶啞。"虛己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任提點荆湖南路刑獄，調任淮南轉運副使，多次升職爲兵部郎中，授龍圖閣待制，歷任判大理寺。很久以後，請求到外地任職，真宗稱贊他儒雅謹慎，特别升他爲右諫議大夫。數月後，出朝爲河中府知府。召回京城權御史中丞。不久，因病辭職，進升給事中、洪州知州。升任尚書工部侍郎，調任池州。請求分司南京，去世。起初，李寅告老，未滿六十歲。李虛己分司南京後回鄉，六十九歲。最小的弟弟李虛舟官至餘干縣令，因犯法免職，不再做官。

起初，太宗賞李虛己錢後，第二天，對宰相説："李虛己作詩的才能值得獎勵，給他五十緡錢了。"宰相回答説所給的乃是五十萬。皇帝知道失誤，從此詔令群臣以詩文進獻，宦官不要接受，都由中書門下閲後再呈上。然而人們評論説李虛己父子勤奮忠厚，家裏很窮，雖説是皇帝一時的失誤，實在也是上天的恩賜。李寅對父母孝順，治家有法，妻女嚴守禮儀。李虛己、李虛舟又以孝友清慎繼承傳統。李虛舟的兒子李寬，爲尚書金部郎中；李定，爲司農少卿，任官頗有才幹。

李虛己喜歡作詩，多次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女婿晏殊唱和。起初，曾致堯對他説："你的詩雖然精美，而音韵還不够響亮。"李虛己没有明白。後來得知沈休文所説"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於是對格律精通。有《雅正集》十卷。

張傅

張傅字巖卿，唐初功臣公謹之裔。祖播，爲亳州團練副使，子孫因爲譙人。傅進士及第，稍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奉符縣。時方修會真宫、天書觀及增治岳祠，以辦事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册東岳帝號還，薦之，知楚州。會歲饑，貽書發運使求貸粮，不報。因嘆曰："民轉死溝壑矣，報可待邪？"乃發上供倉粟賑貸，所活以萬計，因拜章待罪，詔獎之。

張傅字巖卿，唐初功臣張公瑾的後裔。祖父張播爲亳州團練副使，子孫於是成爲譙人。張傅進士及第，逐漸升職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奉符縣知縣。當時正修會真宫、天書觀及增修岳祠，以能幹著稱，賜錢二十萬。宰相向敏中册封東岳帝號後回京，舉薦他，任楚州知州。適逢發生饑荒，送信給發運使請求借糧，没有回音。就嘆息説："百姓就要相繼餓死在溝壑了，怎麽能等答覆呢？"就拿出準備運往京師的倉中糧救濟，賴以生存下來的人以萬計，張傅上表章説明情況後等候處理，詔令嘉獎。

提點江西刑獄，徙江東，就除轉運使，入權三司鹽鐵判官。會河决濟北，民多被害，命安撫京東。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改荆湖北路，復爲鹽鐵判官，再遷兵部，爲陝西轉運使，徙江、淮發運使，未至，召還。屬西京奏兵食乏，因言馮翊、華陰積粟多，可運二十萬石，繇三門下濟之。遂留爲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内銓，進三司度支副使。以疾請外，還太常少卿、知應天府。逾月，爲右諫議大夫，徙青州，遷給事中、知鄆州，復知應天府，遂以工部侍郎致仕，卒。

任提點江西刑獄，調任江東，就任轉運使，入京任權三司鹽鐵判官。恰逢黄河在濟北決口，百姓多被淹死，命張傅安撫京東。多次升職爲工部郎中，出任兩浙轉運使，改任荆湖北路，又任鹽鐵判官，再升至兵部，任陝西轉運使，調任江、淮發運使，未到任，又被召還。當時西京報告士兵乏食，説馮翊、華陰積蓄的糧多，可運二十萬石，經三門到達。於是留張傅任侍御史知雜事，判吏部流内銓，進升三司度支副使。因病請求外任，升太常少卿、應天府知府。過了一個月，任右諫議大夫，調往青州，升給事中、鄆州知州，又任應天府知府，以工部侍郎退休，去世。

傅强力治事，七爲監司，所至審核簿書，勾擿奸隱，州縣憚之。傅曰："奚爲我憚哉。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所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不復犯法矣。"人亦以爲然。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時嘗游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僞。傅見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

張傅辦事精明强幹，七次擔任監司，都要審核覆查簿册，揭發欺瞞作弊，州縣中的官吏都怕他。張傅説："爲什麽要怕我呢。我所以處處細心，正是因爲愛護州縣。吏人不敢忽視，則各州縣官員就不再犯法了。"人們也認爲他説得對。天禧年間，有位術士自稱已活了幾百歲，年幼時曾去過秦悼王家，經歷唐肅宗、代宗朝，因此出入皇宫，很受尊重，無人敢查問他真假。張傅見到他，詢問唐朝的事情，術士理屈辭窮。

俞獻卿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與兄獻可以文學知名，皆中進士第。獻可有吏稱，歷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獻卿起家補安豐縣尉。有僧貴寧，積財甚厚，其徒殺之，詒縣給言師出游矣。獻卿曰："吾與寧善，不告而去，豈有異乎？"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尸，一縣大驚。再調昭州軍事推官，會宜州陳進亂，象州守不任事，轉運使檄獻卿往佐之。及至，守謀棄城，獻卿曰："臨難苟免，可乎？賊至，尚當力擊；不勝，有死而已，奈何棄去。"初，昭州積緡錢巨萬，獻卿盡用平糴，至積穀數萬，及是大兵至，賴以饋軍。改大理寺寺丞，爲

俞獻卿字諫臣，歙人，少年時與哥哥俞獻可以文學知名，都進士及第。俞獻可有治政才能，歷任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俞獻卿初次任職爲安豐縣尉。有個貴寧和尚，積聚了很多財産，他的徒弟殺了他，到縣衙欺騙説師父出游了。俞獻卿説："我和貴寧友好，没有告知我就離去，難道發生異常了嗎？"徒弟臉色變了，就把他抓起來，找出埋葬的死尸，全縣人都大吃一驚。調任昭州軍事推官，適逢宜州陳進叛亂，象州太守不能抵禦，轉運使通知俞獻卿前往幫助。趕到之後，太守打算棄城逃走，俞獻卿説："面對大難而苟且逃避，行嗎？賊人到，應奮力攻打；不勝，不過一死而已，怎麽要棄城逃離。"起初，昭州積存緡錢極多，俞獻卿都用來買糧，積穀數萬石，等到大軍來到，靠此供給軍糧。改任大理

本寺詳斷官。歷知慎、仁和二縣，再遷太常博士、知南雄州，徙潮州。

除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上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高，欲民力之不屈，不可得也。今天下穀帛之直，比祥符初增數倍矣。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江、淮間，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剥以增其數，歲益一歲。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積高，而民力積困也。陛下誠以景德中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歲之用較之，天禧五年，凡官吏之要冗，財用之盈縮，力役之多寡，賊盜之增減，較然可知其利害也。況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于前。夫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朝夕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爲罷諸宮觀兵衛，又命官除無名之費以巨萬計。

淮、浙鹽利不登，命獻卿往經度之，更立新法，歲增鹽課緡錢甚衆。會其兄爲鹽鐵副使，徙開封府判官。朝廷擇陝西轉運使，宰相連進數人，不稱旨。他日，獻卿在所擬中。帝曰："此可以除陝西轉運使。"時邊吏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於武延川鑿邊壕、置堡寨，獻卿度必招寇患，亟檄罷之。未幾，賊果至，殺將士，塞所鑿壕而去。徙京西。因入對，甚言趙振堪將帥，范仲淹、明鎬可大用，及條上邊策甚備。

除福建轉運使，還判三司鹽鐵勾院，累遷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知荆南，歷户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杭州。暴風，江潮溢決堤，獻卿大發卒鑿西山，作堤數十里，民以爲便。還，勾

寺寺丞，爲本寺詳斷官。歷任慎、仁和二縣知縣，再升太常博士、南雄州知州，調往潮州。

授殿中侍御史，爲三司鹽鐵判官。上書説："天下穀帛日益消耗，物價日益上漲，想不損傷民力，是不可能的。現在國内穀帛的價錢，比祥符初年增加數倍。人們都説稻苗未長成時和糴，桑葉未長出時和買。從荆湖到江、淮一帶，民不聊生，轉運使惟以搜刮來增加物資數額，一年比一年多。又不顧農時大興土木，一切費用，都出自百姓，所以物價越來越高，而民力越來越困乏。陛下確實把景德年間西、北二邊通好最盛之時一年的開支比較，天禧五年，凡是官吏的必要與冗員，財用的擴大與壓縮，徭役的增多與減少，賊盜的增加與減少，一比較就可知道利弊。何況從天禧以來，一天比一天奢侈，又比從前更厲害。酒杯難以注滿是因爲有漏洞，樹不茂盛是由於内有蠹蟲。陛下應知其有損於彼，無益於此，與公卿大臣，商議糾正。"皇帝接受意見，爲此停止各宮觀的衛兵，又命令免除了不計其數的没有名目的費用。

淮、浙鹽利不多，命令俞獻卿前往經營，改立新法，每年增收鹽税緡錢很多。恰逢他的哥哥擔任鹽鐵副使，調任開封府判官。朝廷挑選陝西轉運使，宰相連續定幾個人選，皇帝都不滿意。一日，俞獻卿在擬定的名單中。皇帝説："這人可以任陝西轉運使。"當時邊境上的將領多因事邀功，涇原路鈐轄擅自在武延川鑿邊壕、置堡寨，俞獻卿估計這肯定會招惹事端，趕緊發文制止。不久，賊兵果然來到，殺害將士，填塞所挖的壕溝後離去。調往京西。進見皇帝，極力陳説趙振可爲將帥，范仲淹、明鎬可以重用，并逐條呈上邊境策略很完備。

任福建轉運使，回京任判三司鹽鐵勾院，多次升職爲尚書刑部郎中、直史館、荆南知府，歷任户部、度支、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爲杭州知州。暴風，江潮冲決堤岸，俞獻卿大量徵發士兵開鑿西山，築堤幾十里，百姓感到便利。回京，任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

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最後知應天府，以刑部侍郎致仕，卒。

司，最後爲應天府知府，以刑部侍郎退休，去世。

陳從易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晋江人。進士及第，爲嵐州團練推官，再調彭州軍事推官。王均盜據成都，連陷綿、漢諸郡，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時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貰之，衆皆呼悦。乃率厲將吏，修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賊平，安撫使王欽若以狀聞，召爲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遷太常博士，出知邵武軍。預修《册府元龜》，改監察御史。真宗宴近臣崇和殿，召從易預，賦詩稱旨。遷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虔州。會歲大饑，有持杖盗取民穀者，請一切减死論，凡生者千餘人。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晋江人。進士及第，任嵐州團練推官，調任彭州軍事推官。王均占據成都，接連攻陷綿、漢各州，彭州人策劃殺兵馬都監響應。當時陳從易代理州事，斬殺首謀，召來其餘黨徒曉以利害，釋放，衆人都歡呼大喜。於是激勵將士官吏，修整軍備嚴密防守，告誡家僮在房後堆放柴草，説："我如果不能守住城，就死在這裏。"賊聽到有防備，不敢入境。賊被討平，安撫使王欽若把情况上報，召入京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大理寺詳斷官。升太常博士，出朝爲邵武軍知軍。參預編修《册府元龜》，改任監察御史。真宗在崇和殿宴請近臣，召陳從易參加，作詩令皇帝滿意。升侍御史，改任刑部員外郎、直史館、虔州知州。當年大饑荒，有人手持棍棒盜取别人家的穀物，陳從易奏請都不處以死罪，總共存活一千多人。

天禧中，坐薦送别頭進士失實，降工部員外郎。以父老，求鄉郡。宰相寇準惡其疏己，除吉州，從易因對自言改福州。未行，遭父喪，服除，糾察在京刑獄，出爲湖南轉運使，徙知荆南，擢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又坐嘗課校太清樓書字非僞誤而從易妄判竄之，降直史館。明年復職。在廣三年，以清德聞。入爲左司郎中、知制誥。

天禧年間，因薦舉送避嫌别試的進士情况失實，降爲工部員外郎。因父親年老，請求到地方任職。宰相寇準厭惡他疏遠自己，就派他去吉州，陳從易在進見皇帝時自己提出改任福州。還未赴任，父死服喪，喪期滿，任糾察在京刑獄，出朝爲湖南轉運使，調任荆南知府，升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廣州知州。又因曾督校太清樓書字，不是錯誤而陳從易妄自修改，降爲直史館。第二年復職。在廣州三年，以廉潔著稱。入朝任左司郎中、知制誥。

初，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一時學者鄉之，而從易獨守不變。與楊大雅相厚善，皆好古篤行，時朝廷矯文章之弊，故并進二人，以風天下。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命使契丹，以年老，辭不行。又辭職請補郡，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

起初，景德年間後，文士崇尚雕琢華靡的文風，一時學者都去追慕，而陳從易却不爲所動。與楊大雅友好，都是好古篤行，當時朝廷矯正文風的弊病，所以一起進用二人，以勸天下。兼任史館修撰，升左諫議大夫。任命他出使契丹，因年老，推辭未去。又辭職請到外地任州官，進升龍圖閣直學士、杭州知州，去世。

從易好學强記，爲人激直少容，

陳從易好學强記，爲人偏激正派缺少寬容，

喜別白是非，多面折人，或尤其過，從易終不變。王欽若最善之，嘗謂人曰："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南京，時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湖南，欲過之，遇汴水旱涸，遂告謂曰："從易願使湖外者，非獨爲貧也，亦以王公在宋，故就省之爾。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進，幸公許少留。"謂即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爲知我者。"留權糾察刑獄，從易不敢當，乃聽歸館，須汴通乃行。時寇準貶道州，謂又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對曰："當以故相事之爾。"謂有愧色。其行志多類此。所著《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稿》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喜歡辨別是非，常當面批評人，有人指責他，陳從易最終没有改變。王欽若最喜歡他，曾對人説："幾天不見陳簡夫，就會鬱鬱不歡。"免職住在南京，丁謂正被重用，人們畏懼丁謂，没有敢去拜訪王欽若的。陳從易準備出使湖南，想途中拜訪，遇汴水乾涸，於是告訴丁謂説："我願出使湖南，不僅僅是由於貧窮，也是因爲王公在宋，所以順便探望。現在汴水乾涸，我不能從其他路前往，希望能允許我短時間停留。"丁謂大喜道："王公的朋友中，惟有你瞭解我。"留他權糾察刑獄，陳從易不敢當，就讓他回館，等汴水通航再走。當時寇準被貶道州，丁謂又對陳從易説："當年寇準將你趕往廬陵，現在可以報復了。"陳從易回答説："我將按對待前宰相的禮節來待他。"丁謂面露愧色。陳從易言行大多如此。著作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稿》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

楊大雅字子正，唐靖恭諸楊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爲吳越國册禮副使，楊行密據江、淮，道阻不克歸，遂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錢俶歸朝，挈其族寓宋州。大雅素好學，日誦數萬言，雖飲食不釋卷。進士及第，歷新息、鄢陵縣主簿，改光禄寺丞、知新昌縣，徙知潯州，監在京商税，再遷秘書丞。

楊大雅字子正，唐朝靖恭楊家楊虞卿的後代。楊虞卿的孫子承休，唐天祐初年，以尚書刑部員外郎爲吳越國册禮副使，楊行密占據江、淮，道路阻斷不能返回，就在錢塘安家。楊大雅是楊承休四代孫。錢俶歸降宋，帶着他們一家住在宋州。楊大雅素來好學，每日背誦數萬字文章，即便飲食時也不放下書卷。進士及第，歷任新息、鄢陵縣主簿，改任光禄寺丞、新昌縣知縣，調任潯州知州，監在京商税，升任秘書丞。

咸平中，交趾獻犀，因奏賦，召試，遷太常博士。久之，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復召試。直集賢院，出知筠、袁二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爲三司監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路刑獄。還，考試國子監生，坐失薦，迭降監陳州酒。徙知常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户部勾院。遷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還，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大雅初名侃，至是，避真宗藩邸諱，詔改之。

咸平年間，交趾進獻犀牛，楊大雅乘機獻賦於朝廷，召入考試，升任太常博士。很久以後，又上書自薦，將自己的文章進獻朝廷，又召入考試。直集賢院，出朝爲筠、袁二州知州，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事，任三司鹽鐵判官，越州知州，提點淮南路刑獄。回朝，考試國子監生，因薦舉不實獲罪，接連降職爲監陳州酒。調任常州知州，判三司都磨勘司、户部勾院。升任集賢殿修撰、應天府知府。還京，任糾察在京刑獄，以兵部郎中爲知制誥。楊大雅原名侃，至此，避真宗藩邸時名諱，詔令改掉。任職二年，授右諫議大

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亳州，卒。

大雅朴學自信，無所阿附，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嘆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禧中，使淮南，循江按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覆舟，得傍卒拯之，及岸，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謂以爲歉。宰相王欽若亦不悦之。晚與陳從易并命知制誥。大雅嘗因轉對，上《原治》十七篇。所著《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論曰：仲孫以才力自奮於時，論事著效，號爲能吏。太素、尋、曾能知法意，理官之良也。虚己、獻卿立朝雖微，卓举大節，及爲他官，所至有吏稱。若從易拒釋憾之言，大雅辭襲衣之遺，卒使權奸愧歉，抑又可尚哉。

夫、集賢院學士、亳州知州，去世。

楊大雅好學樸實自信，不肯阿諛投靠，直集賢院二十五年不升任，有人在他之後任職，往往成爲顯貴。有的人笑他不合時尚，清高自守，楊大雅嘆道："我不學習世俗，而學習聖人，因此到這個地步。我所有的，不敢推薦給别人，而曾經自己獻給天子了。"天禧年間，出使淮南，沿江巡視，經過金陵，遇風翻了船，幸而被身旁的士兵救起，上岸後，衣帽都丢了。當時丁謂鎮守金陵，派人送來一套衣服，楊大雅没有接受，丁謂懷恨在心。宰相王欽若也很不高興。晚年與陳從易同被任爲知制誥。楊大雅曾以召見的機會，呈上《原治》十七篇。著有《大隱集》三十卷，《西垣集》五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論曰：姚仲孫憑自己的才幹效力當世，論事切實有效，號稱能吏。陳太素、馬尋、杜曾都能通曉法律，是法官中的好官。李虚己、俞獻卿在朝官位雖低，却卓然獨立有大節，任其他職務，所到之處都有好聲譽。像陳從易拒絶乘機報復的話，楊大雅拒絶衣服的行爲，都使權奸感愧，或有可取之處。

宋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六十

邊肅　梅詢　馬元方　薛田　寇瑊　楊日嚴　李行簡
章頻　陳琰　李宥　張秉　張擇行　鄭向
郭稹　趙賀　高覿　袁抗　徐起　張旨　齊廓　鄭驤

邊肅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除大理評事、知於潛縣，累遷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薦爲户部判官，祀南郊，超薦尚書度支員外郎。帝以三司鈎取無法，至道初，置行帳司，以會財用之數，命肅主之。帳成，遷工部郎中。

真宗幸大名府，命肅經度行在糧草。改判開拆司，出知曹州，徙邢州。會契丹大入，先是地屢震，城堞摧圮，無守備，帝在澶州，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宜南保他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闢諸門，悉所部兵陣以代之。騎傅城下，肅與戰小勝，契丹莫測也，居三日，引去。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壁不出，老幼趨城者，肅悉開門納之。

擢樞密直學士，徙宣州。車駕朝陵，徙河南府。還，勾當三班院。出知天雄軍，徙真定府，累遷給事中。以王嗣宗代肅。嗣宗與肅有舊隙，諷通判東方慶訟肅前在州，私以公錢貿易規利，遣吏强市民羊，買女口自入。嗣宗上其事，帝以肅近臣，不欲

邊肅字安國，應天府楚丘人。進士及第，任大理評事、於潛縣知縣，多次升職爲太常博士。三司使魏羽舉薦他爲户部判官，朝廷舉行南郊祀典，邊肅被破格提拔任尚書度支員外郎。皇帝因三司收入混亂，至道初年，設立行帳司，以彙總賬目，命邊肅主持。賬目造好，升工部郎中。

真宗前往大名府，命邊肅負責隨行人員所需給養。改任判開拆司，出朝任曹州知州，調任邢州。適逢契丹大舉入侵，此前屢次地震，城墻毀壞，没有守備，皇帝在澶州，密令邊肅："如果州城難以防守，可以視情況自行決定南保他城。"邊肅藏起命令没有公開，催促百姓中的青壯年登城防守同時打開城門，出所部士兵列陣迎敵。敵騎逼近城下，邊肅迎戰小勝，契丹不知虚實，三天後，撤走。當時鎮、魏、深、趙、磁、洺六州閉城不出，老幼百姓前往城中逃難的，邊肅一律開門容納。

升爲樞密直學士，調往宣州。皇帝前往朝拜祖宗陵墓，邊肅又被調往河南府。回京，任勾當三班院。出朝任天雄軍知軍，調任真定府，多次升職爲給事中。派王嗣宗接替邊肅。王嗣宗與邊肅過去不和，於是暗示通判東方慶告發邊肅以前在州任職時，私自用公款做生意謀利，派差役强買民羊，買女奴歸己。王嗣宗上奏此事，皇帝因

屬吏，遣劉綜、任中正以章示之，肅引伏。以守城功，止奪三官，貶岳州團練副使。久之，徙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知光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徙泗州，又徙泰州，卒。

爲邊肅是近臣，不想由監察官處理，派劉綜、任中正拿王嗣宗的表章給他看，邊肅承認有罪。因守城有功，僅奪三級官，貶爲岳州團練副使。很久以後，調任武昌、安遠軍節度副使，起用爲光州知州，以泰寧軍節度副使調任泗州，又調往泰州，去世。

子調，終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兒子邊調，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路轉運使。

梅詢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辨。進士及第，爲利豐監判官。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預考進士於崇政殿，真宗過殿廬，奇其占對詳敏，召試中書，除集賢院。

梅詢字昌言，宣州宣城人。年少時好學，有口才。進士及第，任利豐監判官。後來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御史臺推勘官，在崇政殿參預進士考試，真宗經過，驚奇於他的應對敏捷全面，召他到中書考試，授集賢院官。

李繼遷攻靈州急，吳淑上書請遣使諭秦、隴以西諸戎，使攻繼遷。詢亦請以朔方授潘羅支，使自攻取。帝問誰可使羅支者，詢請行，未至而靈州陷。還，爲三司户部判官。詢自以爲遇主知，屢上書陳論西北事。時契丹數侵河北，詢請遣大臣臨邊督戰，募游手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可用，傅潛、楊瓊敗當誅，田紹斌、王榮等可責其效以贖過，凡數十事，其言甚壯。

李繼遷猛烈進攻靈州，吳淑上書朝廷請求派使臣告知秦、隴以西諸戎，讓他們攻打李繼遷。梅詢也請求把朔方交給潘羅支，讓他自已攻取。皇帝問誰可出使羅支，梅詢請求前往，未到而靈州已經失陷。回京，任三司户部判官。梅詢自認爲受到主上知遇，多次上書陳述對西北邊事的看法。當時契丹多次侵入河北，梅詢請求朝廷派大臣到邊境督戰，招募游民擊賊。又論曹瑋、馬知節才能堪用，傅潛、楊瓊戰敗當殺，田紹斌、王榮等可以讓他們戴罪立功，一共數十事，言辭很豪壯。

帝欲命知制誥，李沆力言其險薄望輕，不可用。後斷田訟失實，降通判杭州，知蘇州，就徙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坐議天書，出知濠州。爲湖北轉運使，擅假驛馬與邵曄子省親疾而馬死，奪官一級，降通判襄州。知鄂州，徙蘇州，爲陝西轉運使。坐薦舉朱能，貶懷州團練副使。又以善寇準，徙池州。起知廣德軍，歷楚、壽、陝州。復直集賢院，改直昭文館、知荆南，擢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

皇帝要任命他爲知制誥，李沆竭力説他淺薄没有威信，不可用。後來决斷争田案子失實，降任通判杭州，爲蘇州知州，調任兩浙轉運副使，判三司開拆司。因議論天書獲罪，出朝任濠州知州。任湖北轉運使，擅自借驛馬給邵曄的兒子探望父母疾病而馬死，奪官一級，降任通判襄州。任鄂州知州，調往蘇州，又任陝西轉運使。因舉薦朱能，貶爲懷州團練副使。又因與寇準友善，調往池州。起用爲廣德軍知軍，歷任楚、壽、陝州等地職務。又直集賢院，改任直昭文館、荆南知府，提升爲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歷任龍圖閣直學士、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流内銓，任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多次升職爲

流内銓，爲翰林侍讀學士、群牧使。累遷給事中、知審官院。

給事中、知審官院。

仁宗御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覽歷代户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户口充羡；賦斂無藝，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鑒後王。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户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閲以聞。病足，出知許州，卒。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仁宗前往邇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觀看歷代户口增減的數字，問侍臣説："現今全國有多少人口?"梅詢回答道："先帝所寫的，大約是講前代帝王恭儉節約，則户口充實；賦斂無度，則版圖衰減。赫然在目，成爲後代君王的借鑒。自五代末以來，人口迅速減少，太祖登基後，太宗、真宗休養百姓，天下户口數目，大概較前增加一倍了。"於是詔令三司及編修院查閲上報。因脚病，出朝任許州知州，去世。舊例，侍讀學士没有出朝任職的。天禧年間，張知白免參知政事，被委以此職，開始出朝任大名府知府。没有二府任職經歷者出京從梅詢開始。

詢性卞急好進，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爲朝廷言兵。在濠州，夢人告曰："吕丞相至矣。"既而吕夷簡通判州事，故待之甚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

梅詢性急熱衷仕途，生活奢侈，至老不衰。但多次向朝廷提出軍事上的建議。在濠州時，夢見有人告知説："吕丞相到了。"而後吕夷簡來任通判州事，所以就對他很優厚。其後，把梅詢從廢斥中起用，以至地位顯要，都是吕夷簡的提拔。

馬元方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鄄城人。父應圖，嘗知頓丘縣，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没虜中。元方去髪爲浮屠，間行求父尸，不得，訴於朝。上哀之，爲官其兄元吉。

馬元方字景山，濮州鄄城人。父親馬應圖，曾任頓丘縣知縣，太宗攻打幽州，馬應圖負責糧草，被俘。馬元方削髮爲僧，從小路去尋找父親的尸首，没有找到，懇求朝廷。皇上爲他哀痛，封官給他哥哥元吉。

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爲韋城縣主簿，改大理寺評事、知萬年縣。諸將討李繼遷，關輔轉餉逾瀚海，多失亡，獨元方所部全十九。以勞，遷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遷殿中丞。户部使陳恕奏爲判官，元方言："方春民貧，請預貸庫錢，至夏秋，令以絹輸官。"行之，公私果便，因下其法諸路。

馬元方，淳化三年進士及第，任韋城縣主簿，改任大理寺評事、萬年縣知縣。諸將討伐李繼遷，關輔轉運糧餉過瀚海，丢失很多，惟有馬元方所負責的十分之九保全。因功績，升任本寺丞，爲御史臺推勘官，升任殿中丞。户部使陳恕奏請朝廷任命馬元方爲判官，馬元方説："春天百姓貧困，請預借庫錢，到夏秋，再命百姓以絹償還。"施行，公私稱便，把這一方法推廣各路。

知徐州，改太常博士、梓州路轉運使。後知鄆州，量括牧地數千頃。爲京東轉運副使，遷轉運使。按部至

任徐州知州，改任太常傅士、梓州路轉運使。後來任鄆州知州，丈量收回牧地幾千頃。任京東轉運副使，升轉運使。巡視到濮州，醉酒毆

濮州，被酒毆知州蔣信，降知宿州，下詔切責之。徙滑州，爲京西轉運使，知應天府，累遷太常少卿。擢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衆論不以爲允。真宗謂宰臣曰："元方在三司，何多謗也?"王旦曰："元方盡心營職，然其性卞急，且不納僚屬議，而醜言詆之，所以賈怨。"帝曰："僚屬顧不有賢俊邪!"歲餘，以煩苛罷。進給事中、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留再任，賜白金五百兩，詔中書諭以委屬之意。官至兵部侍郎，卒。

打知州蔣信，降任宿州知州，下詔訓斥他。調任滑州，爲京西轉運使，應天府知府，多次升職爲太常少卿。升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公事，公論以爲不妥。真宗對宰相說："馬元方在三司，爲何許多人講他壞話?"王旦說："馬元方盡心盡職，但性子太急，而且不聽取僚屬意見，反而惡語詆毁，所以積怨。"皇帝說："僚屬中難道說没有賢俊之才嗎!"一年多後，因處事苛刻繁瑣免職。進職給事中、權開封府知府。以樞密直學士出朝任并州知州，期滿留任，賞賜白金五百兩，詔令中書把朝廷委任器重之意告知。官至兵部侍郎，去世。

薛田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少師事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丹州推官。李允正知延州，辟爲從事，向敏中至，亦薦其材。改著作佐郎、知中江縣。真宗祀汾陰，田時居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起通判陝州。還，拜監察御史，以母憂去。會祀太清宫，又用丁謂奏，起通判亳州。還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爲券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争訟。田請置交子務，以榷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人便之。

就除陝西轉運使，進直昭文館、知河南府，復入度支爲副使。使契丹還，擢龍圖閣待制、知天雄軍。未幾，擢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累遷左司郎中。代還，知審刑院。羌人内寇，特遷右諫議大夫、知延州。久之，以疾徙同州，又徙永興軍，辭不行，卒。

田性頗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後屢更任使，所治無赫赫名。

薛田字希稷，河中河東人。年少時拜种放爲師，與魏野友好。考取進士，初次任職爲丹州推官。李允正任延州知州，徵召他做幕僚，向敏中接任，也舉薦他。改任著作佐郎、中江縣知縣。真宗在汾陰祭祀，薛田當時正在服父喪，經度制置使陳堯叟奏請朝廷喪期未滿而起用他爲通判陝州。還京，拜任監察御史，以母亡離職。適逢朝廷在太清宫舉行祭祀典禮，又聽取丁謂的奏請，服喪未滿任通判亳州。升殿中侍御史、權三司度支判官，改任侍御史、益州路轉運使。民間因鐵錢過重，私造票券以便交易，稱爲"交子"，而富家壟斷，多次導致争訟。薛田請求設立交子務，專營此事，没有得到朝廷答覆。等到寇瑊任益州太守時，終於奏請實施他的建議，蜀人以爲方便。

就任陝西轉運使，進升直昭文館、河南府知府，又入朝任度支副使。出使契丹回來後，提升爲龍圖閣待制、天雄軍知軍。不久，提升爲開封府知府，以樞密直學士出朝爲益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左司郎中。任滿還京，任知審刑院。羌人侵入内地，特升爲右諫議大夫、延州知州。很久以後，因病調往同州，又調永興軍，推辭不赴任，去世。

薛田性情温和寬厚，起初以幹練多次被大臣們稱贊，後屢次更换職務，所任都没有顯著名聲。

寇瑊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初，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而眉目美秀。擢進士，授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復起爲盗，瑊設方略，擒送京師。

寇瑊字次公，汝州臨汝人。起初，他母親夢見神人給她寶珠，吞下後懷孕，出生後眉目秀美。進士及第，任蓬州軍事推官。李順餘黨謝才盛等又起事爲盗，寇瑊制定方略，擒送京城。

徙開封推官。會施州蠻叛，轉運使移瑊權領施州。先是，戍兵仰他州餽糧，瑊至，請募人入米，償以鹽，軍食遂足，而民力紓。復招諭高州刺史田彦伊子承寶入朝，得給印紙爲高州官族。未幾，溪南蠻復内寇，瑊率衆擒其酋領戮之，以白芀子弟數百人築柵，守其險要。

調往開封府任推官。恰逢施州蠻反叛，轉運使臨時調寇瑊代理施州事務。先前，駐軍靠其他州接濟糧餉，寇瑊到後，請求招募人運米入軍中，以鹽來補償，軍糧於是充足，而民力寬舒。又告諭高州刺史田彦伊之子田承寶入朝，得以成爲朝廷的高州官族。不久，溪南蠻又内侵，寇瑊率領衆人擒住他們的酋長殺掉，派白芀子弟幾百人修築寨柵，守住險要之處。

就除大理寺丞、知開州，遷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坐解送諸料失實，降監晉州税。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監察御史。真宗祀汾陰，王嗣宗知永興，辟權通判，專領祠事。遷殿中侍御史，爲開封府判官。嘗奏事，帝詢施州備禦之術，因諭之曰："東川控蠻夷，爾功已試，其爲朕鎮撫之。"命爲梓州路轉運使。

就任大理寺丞、開州知州，升殿中丞、通判河南府。因解送各種税收物資失實，降爲監晉州税。以太常博士通判并州，改任監察御史。真宗在汾陰舉行祭祀大典，王嗣宗時任永興知府，請他爲權通判，專門負責祭祀事務。升爲殿中侍御史，任開封府判官。曾奏事，皇帝詢問施州當年的防禦辦法，對他説："在東川控制蠻夷，你的辦法已得到檢驗，再爲我去鎮撫。"任命他爲梓州路轉運使。

晏州多剛縣酋斗望劫瀘州，燒淯井監，殺官吏。瑊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逾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安，誘納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悦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爲誓門，横竹繫猫、犬、鷄各一於其上，老夷人執刀劍，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瑊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别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

晏州多剛縣酋長斗望搶掠瀘州，燒淯井監，殺官吏。寇瑊趕往富順監，命手下士兵多張旗幟，越山向西北前往戎州，將公私船隻都取來裝運武器給養，具備音樂，合兩路兵到江安，勸説納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悦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讓他們截斷賊路。用夷法，立竹竿爲誓門，横竿綁吊着猫、犬、鷄各一隻，老夷人手執刀劍，稱爲打誓，呼喊："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寇瑊送給他們鹽和酒食、針梳、衣服等物，交給他們大匾牌，相約大軍來到時，舉牌匾以區别順逆，"不殺你們的人，不燒你們的欄柵。"夷人大喜。

帝遣内殿崇班王懷信議攻討招輯之宜，瑊奏："夷人嘗於二年春燒淯井監，殺吏民。既赦貸其罪，復來寇

皇帝派内殿崇班王懷信協商征討招安之事，寇瑊上奏説："夷人曾於二年春天焚燒淯井監，殺害官吏和百姓。朝廷赦免他們的罪過，却又來

邊，聲言朝廷且招安，得酒食衣服矣。若不討除，則戎、瀘、資、榮、富順監諸夷競起爲邊害矣。"詔發陝西兵，益以白芀子弟合六千三百人，緣淯井溪轉鬥，凡十一陣，破之。夷人相率來附，納牛羊、銅鼓、器械甚衆，而斗望猶旅拒不從。瑊命懷信分兵拔其柵，與都巡檢使符承順進戰思晏江口，斗望等始驚遽，勢稍却。明日，復分三道來拒王師，懷信等格戰，瑊乘其後，大破之。斗望衆萬餘，囂不能軍，溺死者衆，遂降。因籍軍之勇悍千人，分五都以隸禁軍，爲寧遠指揮，使守淯井監。更建寨柵，浚三壕以環之。就加侍御史，召爲三司鹽鐵判官，逾月，出爲河北轉運使。

內侵，聲稱朝廷將要招安，又要得到酒食衣服了。如不討伐，則戎、瀘、資、榮、富順監諸夷都要競相而起成爲邊境的禍害。"詔令出動陝西軍隊，加上白芀子弟共六千三百人，沿淯井溪轉戰，共十一戰，打敗敵兵。夷人相繼來投降，送來牛羊、銅鼓、器械很多，而斗望仍抵抗不降。寇瑊命王懷信分兵攻取其堡壘，與都巡檢使符承順前進至思晏江口，斗望等纔驚慌，稍稍退却。第二天，又分三路來抗拒朝廷的軍隊，王懷信等迎戰，寇瑊偷襲背後，大敗夷兵。斗望萬餘人馬，潰不成軍，淹死的人很多，於是投降。就登記軍中勇猛之士上千人，分爲五都隸屬禁軍，爲寧遠指揮，派他們守衛淯井監。重建寨柵，疏浚三條濠溝以環衛。寇瑊就地加官侍御史，入朝任三司監鐵判官，一個月後，出朝任河北轉運使。

天禧中，河決澶淵。瑊視役河上，堤墊數里，衆皆奔潰，而瑊獨留自若。須臾，水爲折去，衆頗異之。遷工部郎中，上言："契丹約和以來，河北減戍卒之半，而復刺土兵，其實益三分之一，而塞下軍儲不給。請行入中、鑿頭、便糴三說之法。"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未幾，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

天禧年間，澶淵黃河決口，寇瑊在河堤上巡視防堵，大堤塌陷數里，衆人都四散奔逃，惟有寇瑊鎮定地留在原地。不一會兒，河水折回，衆人都感到驚奇。升工部郎中，上書說："與契丹講和以來，河北減少了一半的駐軍，却又添加土兵，結果實際反而增加三分之一軍隊，而前綫的給養却不足。請施行入中、鑿頭、便糴三法。"入朝任三司度支副使。不久，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爲益州知州。

仁宗即位，遷給事中。瑊與丁謂厚善，帝謂輔臣曰："瑊有吏幹，毋深譴也。"徙鄧州，坐失舉，降少府監、知金州，復右諫議大夫。會河决，徙知滑州，總領修河。既而以歲飢罷役，瑊言："病民者特楗芻耳，幸調率已集，若積之經年，則朽腐爲棄物，後復興工斂之，是重困也。"乃再詔塞河。河平，擢樞密直學士。

仁宗即位，升爲給事中。寇瑊與丁謂友好，皇帝對輔臣說："寇瑊有管理才能，不要處分過重。"調往鄧州，因薦舉不當，降爲少府監、金州知州，復任右諫議大夫。適逢黃河決口，被調往滑州任知州，主管修河。不久因饑荒停止工程，寇瑊上奏說："擾害百姓的是徵調修堤材料而已，幸而現在都已調集齊備，如長久堆放不用，就會腐爛成爲廢棄之物，以後興辦時還須徵集，會加重百姓的負擔。"於是朝廷再次下命令堵修河堤。工程結束，提升爲樞密直學士。

明年，復給事中、知秦州，又坐失舉奪一官。召權三司使，復其官如故。時有議茶法者，帝訪以利害，瑊

明年，又任給事中、秦州知州，又因薦舉失察被削去一級官。召爲權三司使，恢復原官。當時議論茶法，皇帝詢問利弊，寇瑊說："議論的

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食，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茶法豈可以數更?"帝然之。權知開封府，戚里有毆妻至死，更赦事發者。太后怒曰："夫婦齊體，奈何毆致死邪?"瑊對曰："傷居限外，事在赦前，有司不敢亂天下法。"卒免死。天聖末，再使契丹，未行而卒。

人不知其中的要害。河北交納朝廷的軍糧，都依靠商人運送。如果官府得到全部利益，那商人就不會前往，而邊境的百姓疲於運送，茶法怎麼能反復變動?"皇帝同意他的意見。任權開封府知府，有外戚打死妻子，發布大赦令後纔被發現。太后怒道："夫婦一體，爲何要毆打致死呢?"寇瑊回答説："傷害的行爲確實過分，但事情發生在大赦之前，我不能違犯法令。"結果免除死罪。天聖末年，再次出使契丹，未能成行就去世。

瑊少孤，鞠於祖母王氏，及登朝，以妻封邑回授之，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瑊始。性頗疏財，通音律，知術數。初附丁謂，故少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秘書丞彭齊賦《喪家狗》以刺之。

寇瑊小時候喪父母，由祖母王氏撫育，入朝爲官，就把妻子的封邑轉授王氏，朝中大臣可將官爵轉贈祖母自寇瑊始。生性對錢財没有興趣，通曉音律，懂術數。起初投靠丁謂，所以年輕時就身居高位，等到丁謂失勢被貶官，心情鬱鬱不安，秘書丞彭齊作《喪家狗》賦諷刺他。

楊日嚴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安丘縣。三司辟爲檢法官，遷大理寺丞，又爲本寺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院。出知襄州，徙廬、鄆二州，入爲開封府判官。

楊日嚴字垂訓，河南人，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安丘縣知縣。三司請他爲檢法官，升任大理寺丞，又任本寺檢法官，監都進奏院，通判亳、陳二州，判吏部南曹兼登聞鼓院。出朝任襄州知州，調任廬、鄆二州，入京爲開封府判官。

使契丹還，爲兩浙轉運副使。未行，會青、徐饑，改京東轉運使。因請江、淮、陝西轉粟五十萬，以賑貧民；又開清河八十里抵暖水河，並堤起倉廩，以便漕運。加直史館，徙益州轉運使，又徙江、淮制置發運使。還，歷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累遷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出使契丹回來，任兩浙轉運副使。還未到任，適逢青、徐發生饑荒，改任京東轉運使。奏請從江、淮、陝西調運糧五十萬，用來救濟貧民；又開掘清河八十里通暖水河，并在河堤旁建倉庫，以便漕運。加官直史館，調任益州轉運使，又調任江、淮制置發運使。還京後，歷任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多次升職爲太常少卿，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爲河中府知府，加官爲樞密直學士、益州知州。

時用兵伐元昊，三司急財用，有詔析户版爲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爲己業，人苦其擾。又陝西奏收市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遷勾當三班

當時動用軍隊討伐元昊，三司急需錢物，詔令分民户爲十等，按等收賦税；百姓用年租租用官田農舍，高估價格，讓他們交錢買作私産，人們困苦不堪。又陝西奏請收買益、梓、利路溪洞馬，而不知其實無馬。楊日嚴都上奏朝廷停辦。升任勾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聽説後來擔任

院、知通進銀臺司。聞後爲守者，其政不便蜀人，因進對，猶從容言：“遠方所宜撫安之，無容變法以生事。”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知澶州。召權知開封府，吏械囚不謹，囚自殺，坐是罷府事。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卒。

日嚴初爲益州轉運使，無他治能，及知益州，頗爲蜀人所信愛。兄日華，歷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貧，刻志於學，讀《六經》每至夜分，寒暑不易。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遒勁。與里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既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資遺行簡，謝不取。起家隴州司理參軍，徙彭州軍事推官。

陵州富民陳子美父死，繼母詐爲父書逐出之，累訴不得直，轉運使檄行簡劾正其獄。改秘書省著作郎，再遷太常博士、知坊州。御史中丞王嗣宗薦爲監察御史，王旦數稱其才，真宗雅亦知之，再遷侍御史。

陝西旱蝗，命往安撫，發倉粟救乏絶，又蠲耀州積年逋租。還，擢龍圖閣待制，歷尚書刑部郎中。帝數幸龍圖閣，命講《周易》，間訪大臣能否，行簡所對無怨昵，各道其所長，人以爲長者。久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改給事中，以足疾請外，得知河中府，徙虢州，卒。

章頻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頔皆以進士試禮部預選，會詔兄弟毋并舉，頻即推其弟，棄去。後六年，乃擢第。自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南昌縣，改大理寺丞、知九隴縣，還

益州太守的，治政不利蜀人，就乘見皇帝之機，從容建議：“對偏遠的地方應安撫，不要變法生事。”升任給事中，以龍圖閣學士任澶州知州。召任權開封府知府，吏人監禁囚犯不够小心，囚犯自殺，因此被免職。判太常、司農寺，同知審官院，去世。

楊日嚴起初任益州轉運使，没有政績，等到任益州知州，頗受蜀人信任與愛戴。哥哥楊日華，官至太常少卿、三司副使。

李行簡字易從，同州馮翊人。家中貧困，刻苦學習，讀《六經》常常到半夜，寒冬暑夏不變。以收集樹葉練習書法，筆法遒勁。與鄉中富人楊士元同學，後來同時中進士榜，楊士元資助李行簡錢財，婉拒不受。初次任職爲隴州司理參軍，調任彭州軍事推官。

陵州富民陳子美父親去世，繼母僞造父親文書將他趕出家門，多次申訴也得不到處理，轉運使派李行簡改判此案。改任秘書省著作郎，再升任太常博士、坊州知州。御史中丞王嗣宗推薦他爲監察御史，王旦多次稱贊他的才幹，真宗也知道他，再升侍御史。

陝西發生旱災蝗害，朝廷命他前往安撫，出官倉糧救濟缺糧斷糧百姓，又免除耀州歷年欠的租税。還京，升爲龍圖閣待制，歷任尚書刑部郎中。皇帝多次前往龍圖閣，讓他講解《周易》，偶爾詢問他對大臣的看法，李行簡的回答没有親疏，説各人的長處，人們稱其是忠厚長者。很久以後，任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乾興初年，改任給事中，以脚病請求出朝任職，任河中府知府，調虢州，去世。

章頻字簡之，建州浦城人。與弟章頔都到禮部參加進士預選考試，恰逢詔令兄弟不能同時參加，章頻就讓給弟弟，自己離開。六年後，纔考中進士。由試秘書省校書郎、南昌縣知縣，改任大理寺丞、九隴縣知縣，升任殿中丞。

殿中丞。

眉州大姓孫延世僞爲券奪族人田，久不能辨，轉運使使按治之。頻視券墨浮朱上，曰："是必先盜印然後書。"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于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黄夢松覆按，無所異。夢松用此入爲監察御史，頻坐不時具獄，降監慶州酒，徙知長洲縣。

天禧初，增置諫官、御史十二人，頻以選得召對，稱旨，擢監察御史。陳、亳間民訛言兵起，老幼皆奔，命安撫京西。還，爲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瑶殺從子温裕，并其財，遣往按治，士瑶伏誅。又詔鞫邛州牙校訟鹽井事。皇城使劉美依倚后家受賕，使人市其獄，頻請捕繫，真宗以后故不問。忤旨，出知宣州，改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

頻雅善丁謂，謂貶，左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知信州，進刑部員外郎、知福州。王氏時，賦民官田，歲輸租税而已。至是，或謂鬻之可得緡錢二十餘萬，頻疏以爲不可。徙知潭州。改廣西轉運使，擿宜州守貪暴不法，既罷去，反訟頻子許嘗被刑，而冒奏爲秘書省校書郎，頻坐謫知饒州。復入爲度支判官，累遷刑部郎中。

使契丹，至紫濛館卒。契丹遣内侍就館奠祭，命接伴副使吴克荷護其喪，以錦車駕槖駝載至中京，斂以銀飭棺，又具鼓吹羽葆，吏士持甲兵衛送至白溝。詔遣其子訪乘傳庬其柩以歸。訪官三班奉職，即許也。

陳球

陳球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溧陽、欒城縣主簿，遷大

眉州大户人家孫延世僞造地契奪取同族人土地，很久不能查明，轉運使派章頻查辦。章頻看到地契上墨迹在朱印之上，就説："這肯定是先偷着蓋章然後填寫的。"孫延世伏罪，案件還未報上，孫的家人又找轉運使控訴，轉運使改命華陽縣黄夢松覆查，結果完全相同。黄夢松靠此事入京任監察御史，章頻因未能及時結案，降任監慶州酒，調任長洲縣知縣。

天禧初年，增設諫官、御史十二人，章頻因選中得以召見應答，回答符合旨意，提升爲監察御史。陳、亳間百姓謡傳要發生戰争，老幼全部逃難，朝廷命章頻安撫京西。回京後，任三司度支判官。青州麻士瑶殺侄子温裕，吞并他的財産，章頻被派去查辦，麻士瑶認罪處死。又詔令章頻去查究邛州牙校告發關於鹽井之事。皇城使劉美依仗是皇后家人受賄，派人用錢財買通，章頻請求抓捕，真宗因爲皇后之故不予查問。章頻違反聖旨，出朝爲宣州知州，改任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

章頻與丁謂友好，丁謂貶官，他也被降爲尚書比部員外郎、監饒州酒。起用後任信州知州，進升刑部員外郎、福州知州。王安石時，把官府的田地交給百姓經營，每年交納租税。到這時，有人提議賣掉可獲緡錢二十多萬，章頻上疏認爲不可行。調任潭州知州。改爲廣西轉運使，指責宜州太守貪暴違法，被免職後，反而告發章頻的兒子章許曾受過刑，却隱瞞奏請委任爲秘書省校書郎，章頻因此被貶任饒州知州。又入京任度支判官，多次升職爲刑部郎中。

出使契丹，至紫濛館去世。契丹派内侍來館祭奠，命接伴副使吴克荷護喪，用駱駝駕錦車運到中京，用銀飾棺裝殮，又備儀仗，官吏士兵全副武裝護送到白溝。詔令其子章訪乘坐驛車接回靈柩。章訪爲三班奉職，也就是章許。

陳球字伯玉，澶州臨河人。進士及第，歷任溧陽、欒城縣主簿，升任大理寺丞、監真定府

理寺丞、監真定府税，知金堂、夏津二縣。再遷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曹利用婿也，怙勢聽獄不以直，訟者不已，付琰評決，琰直之。御史知雜韓億聞其事，奏爲監察御史。丁父喪，哀毁，墳木連理。憂除，遷殿中侍御史。

税，金堂、夏津二縣知縣。再升任太常博士。轉運使盧士倫是曹利用女婿，依仗權勢不秉公斷案，申訴者很多，交陳琰裁決，陳琰秉公處理。御史知雜韓億聽到這件事，就奏請朝廷任命他爲監察御史。父喪守制，極爲哀痛，墳上的樹都生出連理枝。服喪期滿，升任殿中侍御史。

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以爲丁謂復還，琰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陰懷奸惡，有殺無赦。丁謂因緣險佞，據竊公台。賄賂包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引巫師妖術，厭魅宫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涣汗推恩，必慮謂潜輸琛貨，私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請不原赦。"帝然之。

天聖五年行南郊典禮，朝廷内外都認爲丁謂將可能返回朝廷任職，陳琰上疏説："對擾亂綱常、懷藏奸邪的人，必須除掉。丁謂奸詐，曾竊取宰相的職位，貪污受賄，積於私室；專權不法，通行朝廷。引巫師行使妖術，攪亂宫中；改變建皇陵的地點，心懷叵測。現今舉行南郊典禮，按慣例普施皇恩，一定要提防丁謂偷送珍寶私下結交權貴，表面上位處偏遠之地，却企圖移到好的地方。李德裕因朋黨之事，被貶後未能活着回到内地；盧多遜對藩王曲意奉迎結交，結果始終未能復職。請求不要赦免丁謂。"皇帝同意。

爲三司度支判官，遷侍御史。歷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納粮綱，概量不實，操舟者坐亡失所載，或杖背徒重役。琰始奏選官監視，謂之"定計斗面"。積遷至尚書工部郎中，卒。

任三司度支判官，升任侍御史。歷任京西、河東、河北轉運副使，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汴倉接收糧食，謊報數量，以船裝運的人因受丢失糧食的指控，有的受到杖背做苦工的懲罰。陳琰開始奏請朝廷揀選官員監視，稱爲"定計斗面"。多次升職爲尚書工部郎中，去世。

李宥

李宥字仲嚴，唐之後裔，自吴徙青，遂爲青人。祖成，五代末，以詩酒游公卿間，善摹寫山水，至得意處，疑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爲寶。父覺，見《儒林傳》。

李宥字仲嚴，唐宗室後裔，從吴遷居青，於是成爲青人。祖父李成，五代末年，以詩酒往來於公卿之間，善於山水畫，其得意之筆，令人懷疑非筆墨所畫就，精彩絶倫。人們要想求他作畫，先替他擺酒，飲酒盡興時動筆，筆下景物變化萬端，世人傳爲珍寶。父親李覺，見本書《儒林傳》。

宥幼孤，不好弄，長讀書屬文，不雜交游。舉進士，調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遷集賢校理，遂直院。知蘄州，歲凶人散，委嬰孩而去者，相屬于道。宥令吏收取，計口給穀，俾營婦均養之，每旬閲視，所活

李宥幼年成孤兒，不喜玩耍，經常讀書寫文章，不亂與人交往。考取進士，調任火山軍判官。入館校勘書籍，升任集賢校理，於是直集賢院。任蘄州知州，年景不好，人們四散逃荒，拋棄嬰孩逃離的人，路上一個接一個。李宥令吏人收取，按人數供給糧食，使營婦均匀喂養，每十

甚衆。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

天察看一次，活下來的很多。有人殺人，把十石米送給受雇的人，讓他去投案，説："我重賄獄吏，你肯定死不了。"李宥知道詳情後，依法論處。

提點荆湖刑獄，權户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户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舊宗廟五饗，輔臣攝事，中廢且久，止差從官。宥因對力言，遂復故事。以諫議大夫知江寧府。民有告人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自誣服。宥疑，召問，卒伸其枉。府舍火，宥畏兵亂，闔門不救，降秘書監致仕。起分司南京，改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卒。

任提點荆湖刑獄，權户部判官，利州轉運使，判户部勾院，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判太常寺。過去宗廟祭祀用五饗，宰相親自主持，後來長久廢止，僅派隨從官員。李宥對答時極力陳訴，於是恢復舊規定。以諫議大夫出朝爲江寧府知府。百姓舉報有人殺死他兒子，説："我兒子離家時，戴的頭巾就像這樣，現在這巾就是他戴的那巾。"被控者屈招。李宥懷疑，召來審問，終於替他洗雪冤枉。州府失火，李宥害怕士兵叛亂，關上大門不救，降職秘書監退休。起用爲分司南京，改任太子賓客，判留司御史臺，去世。

宥性清介，然與物無忤，好奬拔士人。外族甚貧，宥有别業，以券畀之。既死，家無餘財，官賜錢十萬。

李宥性情清廉正直，但與周圍的事物没有衝突，好奬勵推舉人才。妻族有一家很窮，李宥别處有處産業，把房契送給他。死後，家中没有財産，朝廷賜錢十萬。

張秉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諤，字昌言，南唐秘書丞、通判鄂州。宋師南伐，與州將許昌裔叶議歸款，太祖召見，勞賜良厚，授右贊善大夫。蜀平，選知閬州。太平興國中，即除西川轉運副使。先是，土人罕習舟楫，取峡江中競渡者給漕運役，覆溺常十四五。諤建議置威棹軍分隸管勾，自是無覆舟之患。累遷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卒。

張秉字孟節，歙州新安人。父親張諤，字昌言，爲南唐秘書丞、通判鄂州。宋軍南下，張諤與州將許昌裔合計投誠，太祖召見，賞賜優厚，授任右贊善大夫。蜀地平定後，被選任閬州知州。太平興國年間，任西川轉運副使。以前，當地人很少能駕船，徵用峡江中競渡的人從事漕運，翻船淹死的常十之四五。張諤建議設威棹軍分别管理，從此没有翻船的事故。多次升職爲荆湖、江、浙等道制置茶鹽副使，去世。

秉舉進士，儀狀豐麗，屬詞敏速，善書翰，太宗喜之，擢寘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宣州。遷監察御史，深爲宰相趙普所器，以弟之子妻之。會有薦其才，得知鄭州。召還，直昭文館，遷右司諫。會以趙昌言爲制置茶鹽使，秉與薛映副之。入爲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俄换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

張秉考中進士，儀表出衆，文思敏捷，擅長書法，太宗喜歡他，提拔爲進士甲科。初任官爲將作監丞、通判宣州。升任監察御史，很受宰相趙普的器重，趙普將侄女嫁給他。恰好有人舉薦他，任鄭州知州。召回京師，直昭文館，升任右司諫。任命趙昌言爲制置茶鹽使，張秉與薛映爲副使。入京任右計司河南西道判官，很快又换任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知制誥、判吏部銓、知審官院。唐朝慣例，南省首曹很少兼任掌管誥

審官院。唐朝故事，南省首曹罕兼掌誥，多退爲行內諸曹郎。至是，用此制，其後進改，多優遷首曹，遂隳舊制矣。遷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誥。

命，大多退給翰林院各曹郎官。到這時，沿用此制度，其後改任，多優先挑選首曹任職，過去的制度逐漸廢棄。升任工部郎中，依前知制誥。

真宗嗣位，進秩兵部郎中、判昭文館。時草敘用官制，有"頃因微累，謫於遐荒"之語，上覽之曰："若此，則是先朝失刑矣。"遂除秉左諫議大夫，連知潁、襄二州。徙鳳翔府，訴以母老貧窶，詔給裝錢，未行，改江陵。丁母憂，起復，知河南府。景德初，徙河陽，換澶州。車駕將幸河上，又徙知滑州。道出韋城，秉迎謁境上，俾預從官侍食；遣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夫鑿凌，以防契丹南渡。

真宗繼位，進級爲兵部郎中、判昭文館。當時讓他起草任用官制，有"因一點小過失，就被貶往偏遠之地"的話，皇上看後說："如果真是這樣，那先朝肯定是刑罰不當了。"於是任命張秉爲左諫議大夫，接連出任潁、襄二州知州。調任鳳翔府，訴說母老家貧，詔令給安家費，還未赴任，改任江陵。母喪服孝，服喪未滿起用，任河南府知府。景德初年，調往河陽，換任澶州。皇帝將親往河上，又調他任滑州知州。途經韋城，張秉在境上迎接，皇上請他與侍從們一起吃飯；派他與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負責民工鑿凌，以防契丹南渡。

召歸闕，復判吏部銓，拜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復與周起同試東封路服勤辭學、經明行修舉人。出知永興軍府，會祀汾陰，爲東京留守判官，轉禮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復知并州。將行，懇求御詩爲餞，上爲作五言賜之。徙相州。九年，復糾察在京刑獄，暴疾卒。

召回朝廷，又任判吏部銓，任工部侍郎、同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糾察在京刑獄。又與周起一同考試東岳封禪路地區服勤辭學、經明行修科舉人員。出朝任永興軍府知軍，適逢朝廷在汾陰舉行祭祀，任命他爲東京留守判官，轉任禮部侍郎，加官樞密直學士，又任并州知州。將赴任，懇求皇帝賜詩餞別，皇上作五言詩賜給他。調往相州。大中祥符九年，又任糾察在京刑獄，暴病而亡。

秉典藩府，無顯赫譽，及再至太原，臨事少斷，多與賓佐博弈。雖久踐中外，然無儀檢，好諧戲，人不以宿素稱之。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

張秉在王府任職時，没有顯赫的聲譽，再到太原任職時，遇事很少處理，常和賓客屬吏下棋。雖然在朝廷内外任職時間很長，但没有架子，喜歡開玩笑，人們不把他看作資深長官。喜好衣着，看重飲食器具的清潔，每次公宴及在朋友家集會，多自帶飯菜前往。家很窮，常典當衣服作費用。

張擇行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起家，歷北海、臨沂主簿，自宣州觀察推官爲大理寺丞。初，石亭縣掾檄將陵塞决河，衆欲登舟以濟，擇行獨以爲不可，皆笑其怯。既而舟果覆，擇行坐堤上董役，埽卒不潰。

張擇行字行先，青州益都人。進士出身，歷任北海、臨沂主簿，從宣州觀察推官任大理寺丞。起初，石亭縣掾通知將堵塞潰决的黄河，衆人要上船渡河，張擇行一人以爲不可，大家都笑他膽怯。事後船果然翻了，張擇行坐在堤上指揮工程，埽堤終於没有崩潰。

除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張堯佐除節度、宣徽兩使不當，語甚切。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願分兵就食內地，不報。遷侍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累遷吏部員外郎。御史皆言宰相陳執中嬖妾笞小婢，死外舍。擇行以爲主命妾笞婢，於律不當坐，御史固迫之，因中風不能語。除户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逾年而卒。

任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改任言事御史、右司諫。與唐介、包拯共論委任張堯佐節度使、宣徽使不當，話語激烈。又論河北兵多、財不足，希望分出部分軍隊到內地吃糧，没有得到回答。升任侍御史知雜事，升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多次升職爲吏部員外郎。御史都説宰相陳執中嬖妾責打侍女，死在外面。張擇行以爲主人命嬖妾責打侍女，按律令不應受牽連，御史對他施加壓力，因而中風不能説話。任户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一年後去世。

鄭向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舉進士中甲科，爲大理評事、通判蔡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濠州，徙蔡州。召試集賢院，未幾，除三司户部判官，修起居注。遷度支員外郎，爲鹽鐵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于江，人以爲便。復爲鹽鐵判官，擢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使契丹，再遷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

鄭向字公明，開封陳留人。考中進士甲科，任大理評事、通判蔡州，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濠州知州，調往蔡州。召入朝中任試集賢院，不久，任三司户部判官，修起居注。升任度支員外郎，任鹽鐵判官。出朝任兩浙轉運副使，疏浚潤州蒜山漕河到達長江，人們覺得便利。又任鹽鐵判官，提升爲知制誥、同勾當三班院。出使契丹，再升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任杭州知州，去世。

五代亂亡，史册多漏失，向著《開皇紀》三十卷，摭拾遺事，頗有補焉。

五代戰亂，史書有許多缺漏，鄭向著《開皇紀》三十卷，記述遺事，對史書大有補正。

郭稹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寓鄭州，舉進士中甲科，爲河南縣主簿。除國子監直講，議者以其資淺，罷還河南。時孫奭、馮元判監事，因奏稹學問通博，他選莫能及，乃得留。居二歲，陳堯咨知大名，辟簽書府判官事，改大理寺丞。奭等復薦爲直講。奭出知兗州，又薦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説，而稹固辭。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馮元知河陽，辟爲通判，徙通判河南府。入爲三司度支、户部判官，累遷尚書刑部員外

郭稹字仲微，開封祥符人。世代居住鄭州，考中進士甲科，任河南縣主簿。任國子監直講，有人認爲他資歷太淺，免職回河南。當時孫奭、馮元判國子監事，因而上奏説郭稹學問通博，其他候選人都比不上，纔留任。任職二年，陳堯咨任大名知府，請他任簽書府判官事，改任大理寺丞。孫奭等又舉薦他任直講。孫奭出朝任兗州知州，又薦舉郭稹與賈昌朝赴中書試講説，而郭稹堅決推辭。召入學士院考試，任集賢校理。馮元任河陽知府，請他擔任通判，調任通判河南府。入京任三司度支、户部判官，多次升任爲尚書刑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

郎，同修起居注。

康定元年使契丹，告用兵西鄙。契丹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稹射。稹一發中走兔，衆皆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及他物甚厚。既還，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擢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暴感風眩卒。

稹性和易，文思敏贍，尤刻意於賦，好用經語對，頗近於諧。聚古書畫，不計其貲購求之。婦張悍嫉，無子。初，稹幼孤，母邊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稹解官服喪。知禮院宋祁言稹服喪爲過禮，詔下有司博議，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語在《禮志》。

康定元年出使契丹，通告與西夏作戰。契丹隆重接待他，與他一起去觀看圍獵，請郭稹捕射。郭稹一箭射中跳奔的野兔，衆人都驚愕地看着他，契丹主送給他所乘的馬匹和許多禮物。回朝後，轉兵部，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提升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突然感染風眩病逝。

郭稹性情温和平易，文思敏捷豐沛，尤其專心作賦，好用經中的話作對句，多近於詼諧。收藏古書畫，收購不考慮價錢。妻張氏嫉妒凶悍，没有兒子。起初，郭稹早年喪父，母親邊氏改嫁王氏，然後母亡，郭稹辭官服喪。宋祁任知禮院，説郭稹服喪爲過禮，詔令有關機構討論，采用馮元等的意見，允許他辭官服喪，内容記在本書《禮志》中。

論曰：肅之守邢，以羸兵却勍敵，開門納避難之民，功在王府。元方爲并州，有勸留之命，其宜民可知。宥在蘄，則活饑氓；在江寧，則直冤獄。吏之良者歟，然皆不能無小累也。日嚴、行簡臨政，視秉、擇行、向、稹雖無瑕可指，亦皆無赫赫名。詢以厚呂夷簡，復致貴顯；瑊、頻坐善丁謂，并遭斥謫，固無足議者。琰言謂奸邪，不當用南郊恩牽復，與唐袁高論執盧杞正相類，識者韙之。

論曰：邊肅任邢州太守，以弱兵勝强敵，開門接納逃難的百姓，功在王府。馮元方任職并州，有連任的詔令，其受百姓愛戴可知。李宥在蘄時，存活飢民；在江寧，昭雪冤獄。是優秀的官員，但都不能没有小的過失。楊日嚴、李行簡任職，比起張秉、張擇行、鄭向、郭稹來雖然不差，但也都没有顯著的名聲。梅詢因與呂夷簡友好，又做到高官；寇瑊、章頻與丁謂友好受牽連，一并遭到貶斥，這些當然不值得稱道。陳琰説丁謂奸邪，不應用南郊之恩惠復職，這正和唐時袁高論責盧杞相似，有識之士認爲是對的。

趙賀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時，嘗喪明，久之，遇異醫輒愈。喜飲酒，至終日不亂。事繼母至孝。舉《毛詩》及第，補臨朐縣主簿。賀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决河，衆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也。"改大

趙賀字餘慶，開封封丘人。少年時，曾失明，很久後，遇到位不尋常的醫生而治愈。喜飲酒，終日不醉。侍奉繼母非常孝順。《毛詩》科及第，補任臨朐縣主簿。趙賀有才幹，知州寇準很賞識他。淳化年間，調丁壯去堵塞在澶州决口的黄河，許多丁壯都逃走，惟有趙賀所管丁壯全部返回。臨朐父老用鼓樂歡迎趙賀，寇準讓他由譙門通過，説："這是表彰趙賀的才能。"改任大

理評事。鹽池吏欺緡錢，選賀往解州鈎校出入，賀悉得其奸。

契丹入寇，真宗决策澶淵，遣使八人省州縣，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殿中丞，歷通判明州、宿州。徙知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事更賀所，多被究詰，人目爲“趙家關”，謂如關梁不可越也。

召權三司户部判官，真補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徙京西。又徙益州路轉運使，尋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爲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隷三司軍將，分部漕舡，舊皆由主吏白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以商販，貧者至不能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産厚薄，分劇易爲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歲漕米溢常數一百七十萬。

蘇州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多湮廢，水侵民田。詔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兼領其事，伐石築堤，浚積潦，自吴江東赴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户，歲出苗租三十萬。遷刑部郎中，歷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知延同秦三州、江陵府，累遷光禄卿，入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徙鄧州。歲餘，判宗正寺，出知越州。坐失舉，降知濠州，改廬州。還給事中，復判宗正寺，知鄭、蔡、壽三州，卒。

在臨朐時，用轉運使李中庸薦改官。中庸没，無子，賀爲主葬，圖其象，歲時祠于家。子宗道，終集賢校理。

高覿

高覿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起家，爲嘉興縣主簿。後以孫奭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累遷尚書屯田員

理評事。鹽池吏隱藏緡錢，選派趙賀前往解州審核，趙賀得到全部真實情况。

契丹入侵，真宗在澶淵決策，派八位使臣巡視州縣，趙賀以太子中舍安撫京東。改任殿中丞，歷任通判明州、宿州。調任漢州知州，蜀地吏人愛玩弄法令，而趙賀精明，官吏們不敢欺騙，事經趙賀處理，許多受到查究，人視爲“趙家關”，意思是像關口橋梁不可越過。

召爲權三司户部判官，實補任度支判官，出朝任京東轉運副使，調任京西。又調任益州路轉運使，不久任糾察在京刑獄，多次升職爲尚書工部郎中、提舉諸司庫務，任江、淮制置發運使。發運司占屬三司軍將，分管漕運船隻，過去都由主管官吏調派，收受賄賂安排不公，有的多次前往富饒州縣，得以販賣貨物，貧窮的人甚至負擔不起勞役。趙賀查核各州物産豐厚與瘠薄情况，分繁難和容易三等委派任務，看以往的功過決定委派，因此官吏的奸巧不能施展，每年運送出的漕米超過平常數一百七十萬。

蘇州太湖塘岸崩潰，沿海支渠多數也已湮廢，水侵民田。詔令趙賀與兩浙轉運使徐奭一起負責整治，采石築堤，排放積水，從吴江東瀉入海。失田復得的流民有二萬六千户，每年出苗租三十萬。升任刑部郎中，歷任三司户部、度支、鹽鐵副使，爲延同秦三州知州、江陵府知府，多次升職爲光禄卿，入朝任判大理寺，以右諫議大夫爲永興軍知軍，調任鄧州，一年多後，任判宗正寺，出朝任越州知州。因舉薦失察，降任濠州知州，改任廬州。升給事中，又任判宗正寺，出朝任鄭、蔡、壽三州知州，去世。

在臨朐時，因轉運使李中庸推薦改任。李中庸死後，没有子嗣，趙賀爲他主持喪葬，畫下他的容貌，每年在家祭祀。兒子李宗道，官至集賢校理。

高覿字會之，宿州蘄人。進士出身，任嘉興縣主簿。後因孫奭推薦，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泗州。詔

外郎、通判泗州。詔定淮南場茶法，覿陳説利害，不報。擢提點利州路刑獄，召爲三司户部判官，安撫河北。還，爲京西轉運使。徙益州。彭州廣碃、麗水二峽地出金，宦者挾富人請置場，募人夫采取之。覿曰："聚衆山谷間，與夷獠雜處，非遠方所宜，且得不償失。"奏罷之。王蒙正恃章獻太后親，多占田嘉州，詔勿收賦，覿又極論其不可。坐失察嘉州守張約受賕，貶通判杭州，徙知福州。入爲三司鹽鐵判官，歷陝西、河北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復入户部、鹽鐵爲副使，遷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給事中、知單州，卒。

子秉常，爲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調陽朔縣主簿，薦補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寇融州，轉運使俞獻可檄抗權融州推官，督兵糧與謀軍事。蠻治舟且至，抗即楊梅、石門兩隘建水栅二，據其衝，賊不得入，後因置戍不廢。事平，特遷衡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累遷國子博士、知南安軍，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叛卒鄂鄰鈔閩、越，轉南海，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溺死者，抗獨曰："是日風勢趣占城，鄰未必死。"後果得鄰於占城。

還爲度支三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爲梓州路轉運使，徙益州路。時三司歲市上供綾錦、鹿胎萬二千匹，抗言："蜀民困憊，願少紓其力，以備奏中他日之用。"是年郊祀，蠲其數之半。黎州歲售蠻馬，詔擇不任戰者却之。抗奏："朝廷與蠻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後五部落仰此

令定淮南場茶法，高覿上奏陳説得失，没有回答。提升爲提點利州路刑獄，召入京師任三司户部判官，安撫河北。回朝，任京西轉運使。調往益州。彭州廣碃、麗水二峽出産金，官吏和富人請置場開采，招募人工。高覿説："許多人聚集在山谷中，與夷僚混雜居住，不妥，而且得不償失。"奏請停辦。王蒙正倚仗是章獻太后的親戚，在嘉州多占田地，有詔令不收賦税，高覿又極力争辯不可。因受失察嘉州太守張約受賄事的牽連，貶任通判杭州，調任福州知州。入京任三司鹽鐵判官，歷任陝西、河北轉運使，多次升職爲兵部郎中，又入京任户部、鹽鐵副使，升任右諫議大夫、河東都轉運使，加官集賢院學士，判尚書刑部，進升給事中、單州知州，去世。

兒子高秉常，任梓州路轉運使。

袁抗字立之，洪州南昌人。考進士，得到同學究出身，調任陽朔縣主簿，推薦補授桂州司法參軍。撫水蠻入侵融州，轉運使俞獻可通知袁抗代理融州推官，催集兵糧參預軍事。蠻人乘船將到，袁抗在楊梅、石門兩處隘口建兩座水栅，占據要道，賊兵不能入，以後就駐兵不再廢棄。事後，特升任衡州推官，改任大理寺丞，多次升職爲國子博士、南安軍知軍，升爲提點廣南東路刑獄。浙東叛軍鄂鄰搶掠閩、越，轉至南海，與廣州兵在海中迎戰。正遇大風，有人報告鄂鄰已淹死，衹有袁抗説："當天的大風颳向占城，鄂鄰未必死。"後來果然在占城抓獲鄂鄰。

還京後任度支三司判官，以尚書金部員外郎任梓州路轉運使，調往益州路。當時三司每年買綾錦、鹿胎一萬二千匹進奉皇宫，袁抗上奏："蜀地百姓困窘，希望稍加寬緩，以備奏中他日之用。"該年朝廷行南郊典禮，免掉貢品數量的一半。黎州每年都要買蠻馬，詔令挑出不能作戰的馬退回。袁抗上奏説："朝廷與蠻夷互作交易，并不是爲獲取利潤。現在山前山後五個部落靠此

爲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費直幾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詔。”尋如舊制。除江、淮發運使，召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抗老矣，爲御史所劾，罷知宣州。累遷光禄少卿，分司南京。明堂覃恩，改少府監，卒。

穿衣吃飯，一旦失去利益内侵，不知要多花多少錢。臣想到要蜀長久平安，不敢奉詔遵行。”隨即又恢復原來的樣子。任江、淮發運使，召入京任三司鹽鐵副使。這時袁抗已經老了，被御史彈劾，免職任宣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光禄少卿，分司南京。朝廷在明堂舉行典禮，普施恩德，改任少府監，去世。

抗喜藏書，至萬卷，江西士大夫家鮮及也。抗子陟，少刻厲好學，善爲詩，終殿中丞。

袁抗喜歡藏書，多達萬卷，江西士大夫家很少有趕得上的。袁抗之子袁陟，少年刻苦好學，擅長寫詩，官至殿中丞。

徐起

徐起字豫之，濮州鄄城人。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隰川縣，積官尚書都官員外、知楚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薦之，擢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開拆司，歷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館伴契丹使，還奏：“所過州縣，使者既去，官吏將校皆出郊旅賀，燕飲久之，城邑爲之空。”乃下約束禁止之。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部有戍卒殺人繫獄，其徒欲劫之。起聞，亟往按誅之，分其徒隸他州。

徐起字豫之，濮州鄄城人。考中進士，任試秘書省校書郎、隰川縣知縣，多次升官爲尚書都官員外、楚州知州。樞密直學士張宗象舉薦他，提升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入京任判三司開拆司，歷任開封、三司度支判官。陪伴契丹使臣回國，還朝上奏：“所經過的州縣，使臣離開後，官吏將校都出郊稱賀，擺筵飲酒很長時間，城邑空虚。”於是下令禁止。出朝任荆湖北路轉運使，轄境内有駐軍殺人被捕，同夥想劫走他。徐起知道後，急忙前往追查誅殺，把他的同夥分别監管在别的州。

徙江西，知徐州，就爲轉運使。募富室得米十七萬斛，振餓殍，又移粟以贍河北、京西者，凡三百萬。與安撫使劉夔不相能，徙京西。又徙江東，起請開長淮舊浦，以便漕運。知洪州，徙兖州。有都巡檢虐所部，而部兵百餘人，持兵至庭下。州人大恐，起不爲動，以禍福開諭之，衆感泣聽命。因按致其首，奏罷都巡檢。復爲度支判官，累遷秘書監、知湖州，卒。

調往江西，任徐州知州，就任轉運使。募集富户人家米十七萬斛，救濟飢民，又調米接濟河北、京西，共三百萬斛。與安撫使劉夔不和，調往京西。又調往江東，徐起請求開挖長淮舊水口，以便漕運。任洪州知州，調任兖州。有都巡檢虐待部下，其部下一百多名士兵，拿着兵器來到官府院中。州城人非常害怕，徐起毫不慌亂，告知利害，衆士兵感動流淚願聽指揮。於是查出首犯，上奏朝廷罷免都巡檢。又任度支判官，多次升職爲秘書監、湖州知州，去世。

張旨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内人。父延嘉，頗讀書，不願仕，州上其行，賜號嵩山處士。旨進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願補一縣

張旨字仲微，懷州河内人。父親張延嘉，讀書很多，不願做官，州中將他的品行上報，皇帝賜號嵩山處士。張旨進升保定軍司法參軍，上書轉運使鍾離瑾，要求擔任一名縣尉，捕捉大盗

尉，捕劇賊以自效。瑾壯其請，爲奏徙安平尉，前後捕盜二百餘人。嘗與賊鬥，流矢中臂，不顧，猶手殺數十人。擢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遂城縣，遷著作佐郎。

明道中，淮南饑，自詣宰相陳救禦之策。命知安豐縣，大募富民輸粟，以給餓者。既而浚淠河三十里，疏泄支流注芍陂，爲斗門，溉田數萬頃，外築堤以備水患。再遷太常博士、知尉氏縣，徙通判忻州。

元昊反，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中外不相聞者累日，人心震恐。庫有雜綵數千段，旨矯詔賜守城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疑以救至也。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少却，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積草，賊望見，以爲水有餘。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隨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徙知萊州。

葉清臣舉材堪將帥，召對，改知邢州，擢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復言其驚武有謀略，除閤門使，固辭。進工部郎中、知鳳翔府，加直史館、知梓州，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入判尚書刑部，累遷光禄卿，知潞、晋二州。以老疾，權判西京御史臺，尋卒。

以求報效。鍾離瑾贊賞他的請求，替他奏請朝廷調任安平尉，前後共捕盜賊二百餘人。曾與盜賊格鬥，流箭中臂，不顧，仍親手殺賊數十人。升爲秘書省校書郎、遂城縣知縣，升任著作佐郎。

明道年間，淮南發生饑荒，張旨去拜訪宰相面陳救禦策略。任命他爲安豐縣知縣，從富民那裏徵集許多糧食，以救濟飢民。事後疏浚淠河三十里，引支流注芍陂，製閘門，灌溉田地數萬頃，外面築堤以防水患。再任太常博士、尉氏縣知縣，調任通判忻州。

元昊反叛，特升任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府州。州城依山而建，没有外城，張旨將要修築。州將說："我們州城形勢險要，敵人肯定不敢來犯。"張旨不聽。城將築成時，敵寇蜂擁而來，於是以巨木連接以補缺口，以强弩守衛。城内外幾天都不通消息，人心恐懼。倉庫中有數千段綵緞，張旨假稱詔命賞賜守城士兵，士兵都朝東高呼萬歲，賊兵懷疑是救兵到了。州城中無井，百姓取飲河水，賊兵截斷路徑。張旨夜裏打開城門，率兵擊退敵人，用官軍在路兩邊堅守，讓百姓取水。又用渠泥蓋積草，賊兵望見，以爲水有餘。張旨率居民登城奮勇作戰，賊兵死傷衆多，隨即撤走。因功升任都官員外郎，調任萊州知州。

葉清臣舉薦張旨才能可任爲將帥，皇帝召見他對答，改任邢州知州，提升爲提點河東路刑獄。范仲淹、歐陽脩又奏稱他勇武有謀略，任命爲閤門使，堅決推辭。進升爲工部郎中、鳳翔府知府，加官直史館、梓州知州，以直龍圖閣任荆南知州。入京任判尚書刑部，多次升職爲光禄卿，潞、晋二州知州。因老病，權判西京御史臺，隨即去世，

齊廓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舉進士第，自梧州推官累遷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知通、泰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鞫繫囚七人爲强盜，當論死。廓訊得其狀非强，付州

齊廓字公闢，越州會稽人。進士及第，從梧州推官多次升職爲太常博士、知審刑詳議官，爲通州、泰州知州。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潭州拘捕七人認爲是强盜，應處死。齊廓審訊得知情形并不嚴重，交回州中改判，全部免除死刑。平

使劾正，乃悉免死。平陽縣自馬氏時稅民丁錢，歲輸銀二萬八千兩，民生子，至壯不敢束髮，廓奏蠲除之。歷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爲江西、淮南轉運使。時初兼按察，同時奉使者，競爲苛刻邀聲名，獨廓奉法如平時，人以爲長厚。入判鹽鐵勾院，加史館、知荆南府，徙明、舒、湖三州，積官光禄卿、直秘閣，以疾分司南京，改秘書監，卒。

廓寬柔恭謹，人犯之不校。弟唐，爲吉州司理參軍，博覽强記，嘗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越州蔣堂奏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久不歸省。於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置不問，然士論薄之。

陽縣從馬氏時徵收民丁錢，每年繳納二萬八千兩銀，百姓生子，直到成年不敢束髮，齊廓上奏免除了它。歷任三司度支、開封府判官，出朝任江西、淮南轉運使。當時初兼按察，同時被任命的，競相刻剥以獲取名聲，惟有齊廓執行法令一如平時，人們認爲他忠厚。入京任判鹽鐵勾院，加史館、荆南府知府，調任明、舒、湖三州知州，官至光禄卿、直秘閣，因病分司南京，改任秘書監，去世。

齊廓寬柔恭謹，别人觸犯他也不計較。弟弟齊唐，任吉州司理參軍，博聞强記，曾考中賢良方正科，對策考取等第。越州蔣堂奏請朝廷齊廓和齊唐父母將老，窮居鄉里，兩個孩子丢下他們做官，齊唐長久也不探視。於是免掉齊唐職務，命令他回鄉侍養父母。齊廓正出巡湖南，雖不再查問他，但士人的議論都鄙薄他的這種行爲。

鄭驤

鄭驤字士龍，河南人。登進士第，更慶、汝、鄭、秦州推官，改秘書省著作郎、知垣曲縣。康繼英辟簽書衛州判官事，劉從德代繼英，又表驤有善狀，進一官。尋監左藏庫，遷太常博士、知乾州，提點益州路刑獄，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言："蜀人引江水溉田，率有禁，歲旱利不均，宜弛其禁。"又言："京西旱，舊禁粟無出國門，可且勿禁。"

慶曆中，與魚周詢刺陝西民兵十餘萬。除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爲度支副使。河决德州，入王紀口，議欲徙州，詔驤往視之，還言州不當徙，已而州果無患。又爲河北轉運使。王則反，討平之。除天章閣待制、知鳳翔府。先是，皇甫泌、夏安期皆爲轉運使，泌先謫去，安期後至，不及賞，驤因辭不受，願命推功

鄭驤字士龍，河南人。進士及第，經歷慶、汝、鄭、秦州推官，改任秘書省著作郎、垣曲縣知縣。康繼英請他任簽書衛州判官事，劉從德接替康繼英任職，又奏知朝廷説鄭驤有成績，進升一級官。隨即任監左藏庫，升任太常博士、乾州知州，提點益州路刑獄，任三司度支判官。提議："蜀人引江水灌溉田地，通常有禁令，旱年利益不均，應開放禁令。"又説："京西旱，過去禁止糧食運出京師，現在可以暫時不禁。"

慶曆年間，與魚周詢招募陝西民兵十多萬。任陝西轉運、按察使兼三門發運使，加官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入京任度支副使。黄河在德州决口，入王紀口，衆人議論想要遷徙州城，詔令鄭驤前往察看，回朝説州城不應搬遷，事後州城果然無事。又任河北轉運使。王則反叛，鄭驤討平他。任天章閣待制、鳳翔府知府。此前，皇甫泌、夏安期都任轉運使，皇浦泌先被貶官，夏安期後至，没有得到賞賜，鄭驤因而推辭不接受任命，希望平分功勞給二人。又任河北都轉運使，

與二人。復爲河北都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郎中，以疾知華州，卒。

多次升職爲尚書工部郎中，因病出任華州知州，去世。

論曰：歷觀數子，風迹雖不同，其爲政愛民，謙己利物，有古道焉。若旨浚滹河，覿罷采金，抗論互市，起振窮戢暴，鞠推功與人，皆無所愧矣。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弟棄親以徇榮，用心何其不同哉！

論曰：歷觀這幾個人，作風事迹雖不相同，但爲政愛民，克己利人，合乎古來的道德。像張旨疏浚滹河，高覿停止采金，袁抗論互市，徐起濟窮除暴，鄭鞠推功與人，都是值得推崇的。趙賀不忘李中庸，而齊廓兄弟却丢棄父母貪圖榮利，用心又多麽不同啊！

宋史卷三百二

列傳第六十一

王臻　魚周詢　賈黯　李京 吴鼎臣(附)　吕景初 馬遵(附)
吴及　范師道　李絢　何中立　沈邈

王臻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始就學，能文辭。曾致堯知壽州，有時名，臻以文數十篇往見，致堯覽之，嘆曰："潁、汝固多奇士。"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舒城、會昌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兗州，特遷監察御史。

中使就營景靈宫、太極觀，臻佐助工費有勞，遷殿中侍御史，擢淮南轉運副使。時發運司建議浚淮南漕渠，廢諸堰，臻言："揚州召伯堰，實謝安爲之，人思其功，以比召伯，不可廢也。浚渠亦無所益。"召爲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卒浚渠以通漕，臻坐前異議，降監察御史、知睦州。道復官，徙福州。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趨仇家求鬥，即死其處，以誣仇人。臻辨察格鬥狀，被誣者往往釋去，俗爲之少變。又民間數以火訛相驚，悉捕首惡杖之，流海上，民乃定。

仁宗即位，遷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三司户部、度支副使，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奸人僞爲皇城司刺事卒，嚇民以取財，臻購得其主名，黥竄三十餘

王臻字及之，潁州汝陰人。剛入學時，就能做文章。曾致堯任壽州知州，很有名氣，王臻拿着數十篇自己寫的文章去求見，曾致堯見後，贊嘆道："潁、汝一帶本來就多傑出的士人。"進士及第，任大理評事，歷任舒城縣、會昌縣知縣，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任兗州知州，特别升爲監察御史。

皇上派宦官造景靈宫、太極觀，王臻協助工費有功，升任殿中侍御史，升任淮南轉運副使。當時發運司建議疏浚淮南漕渠，廢掉各堰，王臻説："揚州召伯堰，其實是謝安建的，人們懷念他的功績，把他比作召伯，不能廢掉。疏浚漕渠也没有好處。"召入朝任三司度支判官，而發運司最終疏浚渠道以通漕運，王臻因先前的異議而被降職爲監察御史、睦州知州。赴任途中恢復原官，調往福州。閩人要報仇之前，有的先吃野葛，然後往仇家毆鬥，就死在那裏，來誣賴仇人。王臻辨察格鬥的情形，使被誣賴的人往往釋放，當地民風因之稍有變化。又民間多次以起火的謡言互相驚擾，王臻把首犯全部抓獲處以杖刑，流放到海島，百姓這纔安定。

仁宗即位，升任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歷任三司户部、度支副使，升爲龍圖閣待制、權開封府知府，多次升職爲尚書工部郎中。奸人僞稱是皇城司偵察兵，嚇唬百姓以收取財物。王臻得知主犯名字，刺面流放三十多人，京城安定。以右諫

人，都下肅然。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言："三司、開封府諸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惰不習事。請易以孤寒登第、更仕宦書考無過者爲之。"又言："在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皆可其奏。未幾，卒。臻剛嚴善决事，所至有風迹。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建議："三司、開封府各曹參軍和赤縣丞尉，大都由貴族子弟擔任，驕横懶惰不理公務。請改用孤門寒族、做官履歷考核無過的人擔任。"又説："在京各機關吏人升爲官員，請按《長定格》，歸司三年。"建議都同意。不久，去世。王臻剛正嚴肅，善於决斷，所任之處都有政績。

魚周詢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爲大理評事，歷知南華、分宜、静海三縣，遷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有火，部衆救之，植劍于前曰："攘一物者斬！"火止，民無所失亡。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真州，徙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求便郡，知安州，徙蔡州，召爲侍御史。陝西用兵，科斂煩數，命安撫京西路，還賜緋衣銀魚。爲開封府判官，又使陝西刺民兵，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起居舍人、知諫院，固辭，乃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時渭州城水洛，尹洙、鄭戩争未决，詔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相利害。周詢是戩議，遂城之。還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制、知成德軍，徙河北都轉運使，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魚周詢字裕之，開封雍丘人。早年成孤兒，好學。進士及第，任大理評事，歷任南華、分宜、静海三縣知縣，升任太常博士、通判漢州。城中夜間起火，率領衆人去救護，立劍於前説："拿一件東西的人斬！"火被撲滅，百姓一點東西未丢失。以尚書屯田員外郎出朝爲真州知州，調任提點荆湖南路刑獄。請求任近便之州，任安州知州，調往蔡州，召入朝爲侍御史。陝西作戰，攤派聚斂錢物十分繁重，任命周詢安撫京西路，回朝後賜緋衣銀魚。任開封府判官，又出使陝西招募民兵，任判三司理欠、憑由司。進升起居舍人、知諫院，堅决推讓，於是以尚書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任三司鹽鐵副使。當時渭州在水洛築城，尹洙、鄭戩争執不下，朝廷命周詢與都轉運使程戡考慮利弊。周詢贊同鄭戩的意見，於是築城。升任吏部員外郎，升爲天章閣待制、成德軍知軍，調任河北都轉運使，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慶曆八年，手詔近臣訪天下之務。周詢對曰：

陛下患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兵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足。臣以謂唐季及五代，强臣專地，中國所制，疆域非廣。及祖宗有天下，俘吴、楚、蜀、晋，北捍獫狁，西服羌戎，所用甲兵，所入租賦，比之于今，其數尚寡。然而摧堅震敵，軍府無空

慶曆八年，皇帝親筆詔書徵詢近臣對天下大事的意見，周詢上奏説：

陛下憂慮西北邊境的防禦，天下紛擾，召集士兵，急調軍糧，即使增加徵收賦税，但費用仍然不够。臣認爲唐末以及五代，强大的藩鎮割據天下，中央能統治的，地域并不廣。等到祖宗據有天下，恢復吴、楚、蜀、晋，北面抵禦獫狁，西面制服羌戎，所用軍備，所徵租賦，比起今天來，數量尚少。然而摧堅震敵，軍府并不空虚乏用，縣官也没有煩費的勞苦，是由於賞

虚之弊，縣官無煩費之勞，蓋賞信罰必，將選兵精之效也。

近元昊背惠，西方宿師。朝廷用空疏闒茸者爲偏裨，以游惰怯懦者備行伍，故大舉即大敗，小戰輒小奔。徒日費千金，度支不給，賣官鬻爵，淆雜仕流，以鐵爲錢，隳壞國法。而又官立鹽禁，驅民齎輦，蕩析恒産，怨咨盈路。去秋水旱繼作，今春饑饉相屬，生靈重困，於兹爲劇。今元昊幼子新立，乃朝廷寬財用、惜民力之時也，速宜經度，以紓匱乏。願委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同議，裁減冗兵，節抑浮費，禁止横斂，廩假貧民，去武臣之庸懦，出守宰之貪殘。仍冀特發宸衷，出内帑錢助關陝費，使通鹽商之利，改錢幣之法，宣布德澤，與民休息。然後勸勉農桑，隱括税籍，收遺利，抑兼并，則公有羡財，私有餘力矣。

陛下患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污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廩禄。臣以謂國家於制舉、進士、明經之外，復有任子、流外之補，負瑕釁、服輿臺者，亦寘班列。歷年既久，紛猥塞路，求人任事，適用者鮮，而又亟更數易，交錯道塗，額置有常，詔除無限，凡守一闕，動逾再期。預闒籍、服武弁者，坐費水衡之給，虚計歲考之期；赴銓調、守選格者，居多困乏之嘆，行寡廉耻之風。官冗之弊，一至於此！願陛下特詔，進士先取策論，諸科兼通經義，中第解褐，無

罰分明，將領中選，士兵精練。

近來元昊背叛，西部長期駐軍。朝廷任命懦弱無能的人爲副將，用游蕩驕惰膽怯的人充實軍隊，所以大戰大敗，小戰小敗。白白地每天消耗千金，財物供給不上，賣官鬻爵，使官員成分混雜，用鐵鑄錢，敗壞國法。官府又設鹽禁，驅使百姓携帶車輛運輸，蕩盡家産，怨聲載道。去年秋天水旱相繼發生，今春饑荒接連不斷，百姓窘困，更加嚴重。現在元昊幼子新近登基，是朝廷寬財用、惜民力的好機會，應儘快考慮，以寬解困乏的局面。希望委任安撫使與本路守邊、掌計臣僚一同商議，裁减多餘士兵，節省不必要的費用，禁止亂收賦税，救濟貧民，革去懦弱的武將，罷免貪殘的太守。還希望皇上能特别允許，拿出内帑錢資助關陝一帶的費用，使通鹽商，改錢幣，宣布恩德，讓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然後勸勉農桑，查出隱瞞人户，收回偷漏税，抑制兼并，就會國家有餘財，私家有餘力。

陛下擔心太平已久，入官之路太多，人冗政濫，官員多，補缺少，滋長鑽營追逐，浪費國家錢財。臣以爲國家在制舉、進士、明經之外，還有任子、流外等補充，有過錯者、管僕役的人，也安插在朝班行列。經歷年時已久，濫多官員堵塞道路，求人辦事，合適的少，而變動又快又多，路上交錯來往，名額雖有常數，詔令任命却没有限制，凡等候一個補缺，動不動就會超過兩個任期。列名軍鎮名册、穿武官服飾的，白費國庫税收的供給，空算每年考核的日期；趕赴考核候選、遵守選官條例的人，許多家中嘆息貧困，行爲作風不顧廉耻。官員冗濫的弊端，竟至於此！希望陛下頒布特詔，進士先試策論，諸科兼通經義，考中任職，無使過多。文武班奏薦和流外出官的，暫停五年七

令過多。其文武班奏薦并流外出官者，權停五七年，自然名器不濫，奔競衰息矣。

年，自然官爵不濫，鑽營追逐止息了。

陛下患牧守之職，罕聞奏最。臣聞漢宣帝勉厲二千石，其有治效者，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良吏爲盛。國家鑒諸侯專地之患，一切用郡守治之。而班行寖冗，序遷者衆。乃有地處藩宣，秩爲卿監，而未歷省府提轉，則爲沈抑。内重外輕，何以求治？改弦易轍，正在此時。願詔兩府大臣，選委兩制、臺諫官參舉，如兩任通判可充知州軍京朝官，依次除補。若治狀尤異，即升省府提轉。其常例入知州者，一切停罷，則進擢得人，牧守重矣。

陛下憂慮州縣長官之職，極少聽到上奏考核最優。臣聞漢宣帝勉勵太守，有政績的，進官賜金，有的封爵關内侯，公卿有缺，按次序進用，所以優秀的官吏很多。國家鑒於諸侯割據的患害，一切用太守治理。而朝班行列越來越濫，按序升職的太多。甚至有地處軍鎮宣使，官階却是卿監，而未經省府提轉，就受到排擠。内重外輕，如何求治？改弦易轍，就在此時。希望詔令兩府大臣，選派知制誥、臺諫官參預薦舉，如果滿兩任通判可以充任知州知軍京官朝官，按次序補缺。如果政績優異，即升省府提轉。按慣例被任命爲知州的，一律停止罷免，進升得人，州縣官便重視了。

陛下患將帥之任，艱於稱職。臣聞晏子薦司馬穰苴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是知將帥之材，非文武兼備，則不可爲。我朝自二邊款附，久不用兵。近歲有西北之警，補授帥臣，出於遽猝，非自卒伍，即恩澤侯。無信義以結士心，無莊嚴以正師律，退則奔北，進則被擒，虧損威靈，取侮夷狄，命將之失，未有若今之甚也。願擇名臣，選舉深博有謀、知兵練武之士，不限資級，試以邊任，臨軒敦遣，假以威權，如祖宗朝任郭進、李漢超輩，閫外之事，俾得專之，無以謗讟輕有遷徙，使其足以取重，則安有不稱職之憂乎？

陛下憂心任命將帥，不能稱職。臣聽説晏子推薦司馬穰苴説："文能團結衆人，武能威服敵人。"因此知道將帥人才，不是文武兼備，就不能擔任。我朝自從二邊通好以來，久不用兵。近年有了西北的事變，補任將帥，出於倉促，不是出自行伍，就是皇恩施予王侯。没有信義來團結戰士，没有莊嚴來端正軍紀，退兵就潰逃，進軍就被擒，有損國威，爲夷狄侮辱，任命將帥的失誤，没有比今天更差的了。希望選擇名臣，挑選推舉深博有謀略、知兵練武的人，不限資歷官階，以邊境之事委托，隆重派遣，給予威權，像祖宗朝任命郭進、李漢超等一樣，軍事上的事，讓他享有專權，不因譏毁而輕易調離，使他足以獲取尊重，則豈會有不稱職的憂慮呢？

陛下患西北多故，邊情叵測，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

陛下憂心西北多事，邊境情勢難測，進獻奇談怪論的多，陳述實效長久的少，防備

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物。臣聞國家和約北戎，爵命西夏，偃革止戈，逾四十載。而守邊多任庸人，不嚴武備，因循姑息，爲敵所窺，致元昊悖逆，耶律張皇。未免屈己爲民，息兵講好，皆用苟安之謀，而無經遠之策。此班固所謂“不選武略之臣，恃吾所以待寇而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仇”者也。願陛下特議減三路兵馬之駑冗者，以紓經費，以息科斂。然後選將帥，擇偏裨，使戢肅驕兵，飭利戎器，識山川形勝，用兵奇正。河朔曠平，可施車陣，亦宜講求其法。雖二邊異時侵軼，恃吾有以待之，庶幾無患矣。

意外，理當從物開始。臣聽説國家與北戎講和，封爵西夏，停戰已超過四十年。而守邊多任用平庸之輩，不嚴格軍備，因循姑息，被敵人看破，致使元昊背叛，耶律反覆。祇好屈己爲民，停戰講和，用的都是苟且偷安的謀略，而没有長遠計策。這就是班固所説的“不挑選有軍事謀略的大臣，依仗我所有來等敵人侵犯而進行財貨賄賂，剥削百姓來侍奉仇敵”。希望陛下特别詔令商議裁減三路中没有戰鬥力的多餘兵馬，以減少經費損耗，減少對百姓的徵斂。然後選舉將帥，挑選副將，整飭驕兵，改進武器，認識山川地形，用兵布陣奇襲。河朔平坦寬闊，可以使用車陣，也應研究陣法。即使二邊將來出現入侵，依靠我們的準備來對待他們，差不多可以没有患害了。

時執政及近臣所對多疏闊，仁宗頗嘉周詢詳敏。知恩州張得一誅，坐失舉，出知永興軍；數日，改知成德軍，未行，卒。帝嗟悼之，特贈尚書工部侍郎。

當時宰相及近臣的對答大多都很迂闊，仁宗對周詢的詳敏很贊賞。恩州知州張得一被殺，周詢因失於舉薦，出朝任永興軍知軍；數日後，改任成德軍知軍，還未赴任，去世。皇帝惋惜慨嘆，特贈尚書工部侍郎。

周詢性和易，聞見該洽，明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垂闌楯，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周詢性情温和平易，見聞廣博，通曉吏事。在安州時，園吏見大蛇挂在欄杆上，走近一看，原來是周詢喝醉在打盹，世人傳爲異事。

賈黯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起家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

賈黯字直孺，鄧州穰人。考中進士第一名，初任職爲將作監丞、通判襄州。還京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升任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

黯自以年少遭遇，備位諫官，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覆張彦方獄，將駁正，忤執政意，執政以他罪絀樞。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不因臣下彈奏。恐自此貴幸近習，言一得入，則將陰肆讒毁，害及善良，不可不察。”

賈黯自己認爲年輕受到知遇，身爲諫官，所以勇於提意見。首先議論韓琦、富弼、范仲淹應加重用。杜樞覆查張彦方案，將要改判，抵觸宰相之意，宰相以别的罪名貶杜樞官職。賈黯上奏：“杜樞無罪，而且旨意是從皇宫下達的，不是因爲臣下的彈劾。恐怕從此後權貴近臣，讒議一旦能够進入，他們就將暗中讒言毁謗，害及善

時言者或論事亡狀，輒戒勵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迹既疏遠，未嘗預聞時政，不免采於傳聞，一有失言，而詰難沮辱隨之，非所以開廣言路。請如唐太宗用王珪、魏徵故事，每執政奏事，聽諫官一人隨入。"執政又患言事官旅進，論議上前不肯止。乃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今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得聞外事矣。請如故便。"皆弗許。

良，不可不察。"當時進諫的人有的論事不實，總要警告勉勵追究到底。賈黯上奏說："諫官、御史，既已疏遠政事，又未曾參預時政，不免從傳聞中采取，萬一說的不對，而責難侮辱相繼而來，這不是廣開言路的辦法。請按唐太宗用王珪、魏徵的辦法，每次宰相奏事，容許一名諫官跟隨。"宰相又憂慮言事官跟隨，會在皇上面前議論不止。就詔令："凡是要一起隨班上殿的，都要先報告中書後待命。"賈黯認爲："現在能够進見提意見的，惟有諫官、御史，如果這樣，言路就會堵塞，陛下無法得知外面的事情。請按先前提議辦。"都没有同意。

儂智高反，余靖知桂州，楊畋安撫廣南東西路，皆許便宜行事。黯言："二人臨事，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節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衆，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從之。皇祐四年，同修起居注，徙判鹽鐵勾院，遷左司諫。建言天下復置義倉，下其說諸路，而論者不一，黯亦反復辨析，卒不果行。宰相劉沆請中外薦舉陳乞，一切以詔令從事，毋用例。論者以爲非便，黯奏罷之。狄青除樞密副使，黯言："國初武臣宿將，扶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忠勳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不報。會靈觀災，又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者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擢知制誥。

儂智高反叛，余靖任桂州知州，楊畋安撫廣南東西路，都允許自主行事。賈黯上奏："二人管事，指揮不統一，部下將無所適從。又余靖專管西路，如果賊向東，就不歸余靖所管，無法指揮，不如讓余靖負責兩路。"朝廷同意。皇祐四年，任同修起居注，調任判鹽鐵勾院，升任左司諫。建議天下再設義倉，朝廷將他的意見下發各路，而意見不一，賈黯也反復辨析，結果没有施行。宰相劉沆奏請朝廷内外薦舉陳述請求等，一律按詔令辦，不用慣例。論者認爲不方便，賈黯奏請停止執行。狄青任樞密副使，賈黯說："建國之初武臣老將，創建大業，平定列國，有功勛的，不可勝數。但没有從士兵提拔到樞密使的。"没有回答。會靈觀火災，又上奏："這是上天想廢除此觀，應停止營造，赦免守衛的罪過，以表示畏懼反省的意思。"提拔爲知制誥。

初，仁宗視事退，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而修起居注官獨先出。黯言："君臣訪對，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請并召侍經筵。"許之。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直龍圖閣錢延年擢天章閣待制，黯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污侍從，封詞目還中書，命遂寢。

起初，仁宗視朝退下，前往邇英閣，召侍臣講書，而修起居注官獨自先退出。賈黯上奏說："君臣問答，關乎政體，而史臣不能參預聽到，請一起召入侍從經筵。"皇帝允許。起初，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此，免除。直龍圖閣錢延年升任天章閣待制，賈黯應起草詔書，批評錢延年没有才能，不宜玷污侍從之職，密封任命草稿退還中書，任命於是取消。

判吏部流内銓。益州推官桑澤父留鄉里，死三年矣。澤爲弗知者而調京師，既覺而去。黯奏劾，廢終身。福州推官劉抃挾數術，言人禍福，多游公卿門，黯奏以爲靈臺郎。

時詔兩制、兩省官惟公事許至中書、樞密院見執政，群臣心知其非，而嫌於自言。後黯知許州，乃言："他官皆得見執政，而侍從近臣，反疏斥疑間如此。嘗聞先朝用王禹偁請，百官候謁宰相，并於政事堂；樞密使亦須聚坐接見，以防請托。令下，左正言謝泌上書，以謂非人主推赤心待大臣，大臣展四體報人主之誼。"即時追寢前詔。

徙襄州，迎父之官，而父有故人在部中，遣直廳卒致問。黯輒笞卒，父恚，一夕歸鄉里。他日，疾且亟，黯内懷不自安，請徙郡及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而御史吴中復等劾黯輒委州印，撓朝廷法，絀知郢州。未及行，父死。服除，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坐言陳升之不當柄用，皆外補。黯奏介等敢言，請寬之。以疾請郡，改侍讀學士、知鄧州。未行，疾愈，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時官吏有以祖父嫌名，援律爲請授他官。黯言："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又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罪皆有差。'又曰：'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官吏許避嫌名，則或有如此而不自言者，可坐以冒榮之律乎？國朝雍熙中，嘗詔：'除官犯私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請約雍熙詔書，自某品而上，以禮律從事。"詔非嫌名及二名，不以品秩

任判吏部流内銓。益州推官桑澤父親留居鄉里，死去三年。桑澤不知而調往京城，消息傳出後離職。賈黯彈劾，終身不再録用。福州推官劉抃利用卜筮，預測禍福，經常往來於公卿之門，賈黯奏請任命他爲靈臺郎。

當時詔命兩制、兩省官惟有公事允許到中書、樞密院見宰相，群臣知道不對，但誰都不願自己提出來。後來賈黯任許州知州，上奏説："其他官員都能見到宰相，而侍從近臣，反而這樣疏遠猜疑。曾聽説先朝用王禹偁建議，百官等候見宰相，都在政事堂。樞密使也必須一起等候接見，以防請托。詔令下達後，左正言謝泌上書，認爲這不是人主推赤心來對待大臣，大臣赤誠報答人主的道理。"立刻追回前詔。

調往襄州，迎接父親來官府，而父親有個故舊在屬下，派直廳士兵前去問候。賈黯令責打士兵，父親憤怒，一天晚上返回鄉里。他日，病情危急，賈黯心中不安，請調任州官或辭官侍養父親。没有回答，賈黯就棄官離開。御史吴中復等彈劾賈黯委棄州印，敗壞朝廷法令，降任郢州知州。未及赴任，父親死去。服喪期滿，任勾當三班院，爲翰林學士。唐介等人因論陳升之不應重用，都補任地方官。賈黯上奏朝廷説唐介等敢於直言，請予寬恕。因病請求到外地任職，改任侍讀學士、鄧州知州。未到任，病愈，又任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當時有官吏因爲祖父名諱，援引律令請求改任他職。賈黯上奏説："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律令：'府號、官稱觸犯祖父名諱而貪圖榮耀居官不避，又上書奏事如果觸犯祖宗廟號名諱，論罪都有差别。'又説：'如果應避諱以及雙名中一字犯忌的，不受處罰。'現在官吏允許避諱，那麽有這樣做而自己不報告的，能够施以貪圖榮耀的律令嗎？我朝雍熙年間，曾下詔：'任官觸犯私諱的，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允許按規定奏改，其餘不在此規定之内。'請按雍熙詔書，從某品以上，按禮律辦事。"詔令非嫌名及二名，不論品級高低都許避諱。

高下皆聽避。

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權知開封府。兩軍獄囚歲瘐死者衆，而吏不任其責。黯言：“吏或怠於視囚，飢渴疾病，因以致死，請歲計死者多少而賞罰之。”府吏額七百人，以罪廢復敘者，皆數外補之，黯請敘者須有闕乃補。然所斷治，或出己見，人不以爲允。御史中丞王疇與其屬陳經、吕誨、傅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皆言黯剛愎自任，赦書下府，罪應釋者反重行之。罷爲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英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録》，權知審刑院，爲群牧使。時封拜皇子，并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弗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虚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

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未幾，以吕誨知雜事，誨嘗彈治黯，逡巡引避。黯言嘗薦誨爲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怨，願終與共事，誨乃就職。

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乂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顧所用如何爾。”退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

多次升職爲尚書左司郎中、權開封府知府。兩軍獄中囚犯每年病死者很多，而獄吏不稱職。賈黯説：“獄吏懶於查看囚徒，飢渴疾病，所以致死，請每年統計死者多少予以處罰或賞賜。”府吏定編七百人，因罪免職而後又被任用的，都在編制之外另行補任，賈黯奏請按次序任用的必須有缺額方能補任。但他的裁斷，有時出於一己之見，人們不認爲妥當。御史中丞王疇與部下陳經、吕誨、傅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臣、王陶，都説賈黯剛愎自用，赦書到府，罪輕應釋放者反加重處罰。免去原職任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英宗即位，升任中書舍人。接受詔命撰寫《仁宗實録》，權知審刑院，爲群牧使。當時封皇子，都授檢校太傅。賈黯上奏説：“太師、太傅、太保，稱爲三師，天子所師法的人。現在兒子成了父親的老師，道義上不能允許，這是前世因循没有深思造成的過失。請求從現在起皇子和宗室中輩分較低的，都不要再兼師傅官，隨其勞績遷職，改授三公。”下發給兩制商議，請求同意賈黯的意見。而中書也説：“自唐以來，親王没有兼師傅的。國朝因爲三師、三公都是虚名，所以授給，應改正。”詔令同意。

升任給事中、權御史中丞。不多久，朝廷任命吕誨爲知雜事，吕誨曾彈劾賈黯，猶豫不願任職。賈黯説他曾舉薦吕誨任御史，知道他爲人剛直謹厚，一時爲公論事，并非與個人有私怨，希望二人能够共事，吕誨於是就職。

當時皇帝剛即位，王廣淵、周孟陽因爲是皇帝在藩邸時的舊臣，所以多次被召見應對。賈黯上奏説：“滿朝才華出衆的大臣，没有一人被召見，僅親近一二位舊臣，顯得皇帝胸懷不寬廣。請按太宗慣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皇帝曾與賈黯閑談説：“我想任用人才，但能够任用的人太少。”賈黯回答説：“天下并不缺乏人才，就看如何委用罷了。”出殿後上奏五件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人才，三、用才不求全

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

責備，四、按類推薦，五、選擇人才代替。

後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簡宗廟，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今二三執政，知陛下爲先帝後，乃阿諛容説，違背經義，建兩統貳父之説，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既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尚書禮部侍郎。

後來與兩制官員合議，請求以濮王爲皇伯，宰相不聽從，賈黯等多次到中書爭論。適逢大雨，當時賈黯已經患病，上疏説："怠慢宗廟，違反天時，則水不能滋潤萬物。現在執政大臣們，明明知道陛下是先帝的繼承人，却阿諛邪説，違背經義，提出兩統二父的建議，所以宗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溺死百姓。"病重，請求出京，以翰林侍讀學士任陳州知州。未能赴任，去世，年四十四。口述遺奏數百字，還在談論濮王一事。贈尚書禮部侍郎。

初，黯母陳歸宗，繼母史在堂，後迎陳歸，二母不相善，黯能安以事之。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或從或否，人稱其介直。然卞急，初通判襄州，疑優人戲己，以人菌啖之。在開封，爲罪人所詈，又啖以人菌，言者亦以是詆之。

起初，賈黯的母親陳氏歸宗，繼母史氏在家主事，後來將陳氏接回，二人不和，賈黯却能妥善處置。賈黯自命清高，在朝多次提意見，有的接受有的否决，人們稱贊他正直。但性情急躁，初任通判襄州，猜疑優人戲弄自己，命他吞食人糞。在開封時，被罪人辱駡，又用人糞填塞其口，議論的人因此批評他。

李京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中第，歷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魏縣。奉法嚴正，吏不便，欲以苛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斥京，知府任布曰："如此，適墮吏計中。"京賴以免。徙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遷監察御史。

李京字伯升，趙州人。進士及第，歷任平定軍判官、冀州推官，改任大理寺丞、魏縣知縣。執法嚴正，吏人不便，想以苛政罪名來陷害李京，於是相繼逃走。監司果然要以苛政的罪名罷免李京，知府任布説："如果這樣做，恰好中了奸吏們的詭計。"李京因此没有受懲處。調任永昌縣，通判趙州。王拱辰舉薦他任監察御史裏行，升任監察御史。

時，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群臣皆賀。京上疏曰："陛下因天之戒，恐懼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虧。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并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悦豫也。八月收聲，

當時，太史説應當出現日食却没有出現，群臣都向皇帝祝賀。李京上疏説："陛下因上天示警，擔心自省，避開正殿，減少日常膳食，所以精神感動上天，日食當出現時却有陰雲遮蔽。即使宋景公時的熒惑星退位，商代大戊的桑穀同枯，也不過如此。但臣還有一點疑問，從寶元初年以來，定襄地震，城郭崩壞，房屋倒塌，壓死的人有幾萬。到現在將近十年，震動不止，難道不是西、北邊境，有敵人想入侵我國嗎？二月出現雷聲，在《易經》中屬《豫》卦，意思是萬物衝出地而開始活動，都是喜事。八月不再有雷

在《易》爲《歸妹》，言雷聲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慎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絶之。苗繼宗嬪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仁宗嘉納，授右正言、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史館修撰。

聲，在《易經》中屬《歸妹》卦，意思是雷聲入地，以躲避群陰的患害。現在時已孟夏而没有雷聲出現，難道不是因爲號令不能取信於人嗎？希望陛下告誡邊疆上的將領注意抵禦夷狄，告誡輔政大臣謹慎發布政令，以預先防止災禍。又尚美人被棄居於外館多年，近來聽説又要召入宫中，臣擔心尚美人會以妖媚來蠱惑皇上，應立即與其斷絶。苗繼宗是嬪妃的親屬，因爲私人恩情，被任命爲府界提點。理應割斷親戚的恩愛，看重官爵職位，這樣方能不妨礙聖明政治。”仁宗贊賞接受意見，任命他爲右正言、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加官史館修撰。

數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悦。京嘗屬侍御史吴鼎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以告中丞高若訥。若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税。既至，引令狐峘、錢徽事言：“臣爲御史諫官，首尾五年，凡六上章、四親對，自陳疾故，懇求外補。臣之出處，粗有本末。向者在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異。聞元日將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郯皆謁告歸。會推直官李寔歲將滿，因簡鼎臣宜留寔補御史，鼎臣亦謂議協公望，不意逾兩月，乃誣臣與寔爲朋黨。臣初被黜，閲諸橐中，鼎臣所遺私書别紙故在，臣令男諶亟悉焚毁。臣與寔僚友，鼎臣鄉曲之舊，鼎臣爲御史，臣延譽推引，實有力焉。待之不疑，因以誠告，豈謂傾險包藏，甘爲鷹犬，惟陛下察之。”未幾，卒官。詔録諶爲郊社齋郎。

多次上書論事，宰相賈昌朝不高興。李京曾囑托侍御史吴鼎臣舉薦推直官李寔，吴鼎臣迎合賈昌朝的意思，把這事告訴了中丞高若訥。高若訥替吴鼎臣上呈李京的信，朝廷貶李京爲太常博士、監鄂州税。到任後，援引令狐峘、錢徽的事上奏：“臣任御史諫官，前後五年，共上表章六次、接受皇帝召見四次，自己因爲患病，懇求到外地任職。臣囑托之事，本有緣故。過去在御史臺，見《入閣圖》，三院御史立班各不相同。聽説元旦將要入閣，而御史王贄、何郯都已請假回鄉。適逢推直官李寔任期將滿，因此寫短信給吴鼎臣告訴他應留李寔補任御史，吴鼎臣也答覆説這樣比較妥當，没想到過了兩個月，竟誣陷臣與李寔爲朋黨。臣剛被貶職時，翻閲各袋中信簡，吴鼎臣當時答覆我的信還在，臣令兒子李諶急忙全部焚毁。臣與李寔是同事，與吴鼎臣是同鄉，吴鼎臣被任命爲御史，臣爲他延譽推薦，出過很多力。對他很信任，所以以誠相告，哪裏想到他如此凶險，甘心做别人的爪牙，請陛下明察。”不久，死於任上。朝廷録用李諶爲郊社齋郎。

吴鼎臣

鼎臣，棣州人。既逐京，會昌朝罷，夏竦自北京召爲相。鼎臣先論竦在并州杖殺私僕，復與諫官、御史言竦論議與陳執中異，不可共事。竦既罷，遂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言：“朝廷方與契丹保誓約，而楊懷敏增

吴鼎臣，棣州人。趕走李京後，適逢賈昌朝免職，夏竦從北京被朝廷召任宰相。吴鼎臣先揭發夏竦在并州時杖殺僕人，又與諫官、御史奏稱夏竦與陳執中意見不一，不能共事。夏竦被罷免宰相後，吴鼎臣以刑部員外郎知諫院。上奏説：“朝廷正在與契丹通好，而楊懷敏却增廣塘水，

廣塘水，輒生事，民或怨叛，雖斬懷敏，無及矣。”遂爲河北體量安撫，令經度塘水利害，而鼎臣更顧望，依違不能决。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議河事不合，鼎臣自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代昌言，數月卒。

總是生事，百姓有的因怨恨而叛逃，即使殺了楊懷敏，也無濟於事。”於是被任命爲河北體量安撫使，命他經管塘水，但吴鼎臣更是猶豫，遇事難以決斷。賈昌朝與都轉運使施昌言討論河事意見不和，吴鼎臣以度支副使授爲天章閣待制，取代賈昌言職務，數月後去世。

吕景初

吕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以父蔭試秘書省校書郎，舉進士，歷汝州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夏陽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薦爲殿中侍御史。

吕景初字冲之，開封酸棗人。靠父恩蔭任試秘書省校書郎，舉爲進士，歷任汝州推官，改任著作佐郎、夏陽縣知縣，僉書河南府判官，通判并州。高若訥舉薦他任殿中侍御史。

張貴妃薨，有司請依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景初言：“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妃既追册爲皇后，又詔立忌，景初力争，乃罷。

張貴妃死後，有關機構請求按荆王的前例，停止上朝五天，有人建議再增加幾天，聽從皇上的意見，增加到七天。吕景初上奏説：“貴妃是一品應停朝三天，禮官迎合皇上的心意，結果使禮節超過荆王，無法公示天下。”貴妃追立爲皇后後，又詔令立忌日，吕景初力争，纔停止。

時兵冗，用度乏，景初奏疏曰：“聖人在上，不能無災，而有救災之術。今百姓困窮，國用虚竭，利源已盡，惟有减用度爾。用度之廣，無如養兵。比年招置太多，未加揀汰。若兵皆勇健，能捍寇敵，竭民膏血以啖之，猶爲不可，况羸疾老怯者，又常過半，徒費粟帛，戰則先奔，致勇者亦相牽以敗。當祖宗時，四方割據，中國纔百餘州，民力未完，耕植未廣，然用度充足者，兵少故也，而所征皆克。自數十年來，用數倍之兵，所嚮必敗。以此，知兵在精，不在衆也。議者屢以爲言，陛下不即更者，由大臣偷安避怨，論事之臣，又復緘默，則此弊何時而息。望詔中書、樞密院，議罷招補，而汰冗濫。”

當時兵員冗濫，財用缺乏，吕景初上奏説：“聖人在位，也不可能不發生災禍，不過却有補救的辦法。現在百姓困窮，國家財用枯竭，取利的辦法已經用盡，惟有减少耗費了。耗費最多的事，没有超過養兵的。近年招兵太多，不加挑選。即使士兵都很勇猛，能抵禦敵寇，竭盡民間財力來供養，也是不允許的，何况現在病弱老怯者，又常超過一半，白白地耗費糧帛，戰則先逃，致使勇敢的也受牽連而潰敗。先前，四方割據，我國僅有百餘州，百姓財力有限，耕種的田地也不廣大，但財物仍然充足，原因就在於兵少，而所征討的都能被攻取。這數十年來，用數倍的軍隊，每戰必敗。因此可知兵在精而不在多。許多人都曾向皇上提過這個問題，陛下所以没有馬上變革，是由於掌權的大臣偷安避怨，諫官又保持沉默，這種弊端何時能革除。希望下詔給中書、樞密院，討論停止招募兵員，淘汰冗濫兵員。”

又言：“坐而論道者，三公也。今輔臣奏事，非留身求罷免，未嘗從容獨見，以評講治道。雖願治如堯、

又説：“坐而論道的，是三公。現在輔臣奏事，如果不是退朝後留下請求罷免，不曾從容單獨接見，來評論研究治國之道。即使皇上想治理

舜，得賢如稷、契，而未至於治者，抑由此也。願陛下於輔臣、侍從、臺諫之列，擇其忠信通治道者，屢詔而數訪之，幸甚！”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吴中復奏彈梁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冀州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謫，景初通判江寧府。徙知衡州，復召還臺。

天下如唐堯、虞舜，得賢臣如后稷、后契，而不能使天下治理好，原因在此。希望陛下在輔臣、侍從、諫官御史之中，挑選忠誠可靠懂得治國之道的人，多次下詔書察訪，那就太好了！”又與言事御史馬遵、吴中復彈劾梁適與劉宗孟結爲親家，而劉宗孟與冀州富人一同做買賣。送開封府查辦，所説不符事實，幾個人都因而被貶官，吕景初任通判江寧府。調任衡州知州，又召回御史臺。

嘉祐初，大雨水，景初曰：“此陰盛陽微之誡也。”乃上疏稱：“商、周之盛，并建同姓；兩漢皇子，多封大國；有唐宗室，出爲刺史；國朝二宗，相繼尹京。是欲本支盛强，有磐石之安，則奸雄不敢内窺，而天下有所倚望矣。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於宫中，以消奸萌，或尹京典郡，爲夾輔之勢。”時狄青爲樞密使，得士卒心，議者憂其爲變。景初奏疏曰：“天象謫見，妖人訛言，權臣有虚聲，爲兵衆所附，中外爲之恟恟。此機會之際，間不容髮，蓋以未立皇子，社稷有此大憂。惟陛下蚤爲之計，則人心不揺，國本固矣。”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爲之，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爲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爲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卒出青知陳州。

嘉祐初年，連降暴雨，吕景初説：“這是對陰盛陽衰的警告。”於是上疏朝廷説：“商、周興盛時，將同姓封爲諸侯；兩漢的皇子，也大多被封爲大郡國；有唐宗室，派出任刺史；我朝兩位先皇，相繼被任爲京城長官。這些措施都是要使本支强盛，如磐石般穩固，則奸雄不敢有野心，而天下之人有所依靠。希望挑選宗子中賢能的，讓他在宫中隨侍皇上，以消除奸逆圖謀，或派任京城及地方長官，成就輔弼皇室的形勢。”當時狄青任樞密使，深得軍心，有人擔心會發生兵變。吕景初在奏疏中説：“上天的警告已經顯示，妖人散布流言，權臣頗有聲譽，爲士兵所擁戴，中外議論紛紛。這種時候非常危險，因爲未立皇子，國家纔有這樣的危機。請陛下早做打算，則人心穩定，國家的根本穩固。”多次前往中書禀明宰相，請讓狄青離開京城。文彦博認爲狄青忠誠謹慎，外面的流言都是小人散布，不必憂慮。景初説：“狄青雖然忠誠，但拿衆人的意願怎麽辦，小人并無見識，或許導致政變。大臣應替朝廷着想，不要顧念私情。”知制誥劉敞也極力主張，終於派狄青出京任陳州知州。

李仲昌以河事敗，内遣中人置獄。景初意賈昌朝爲之，即言：“事無根原，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以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同訊。遷右司諫，安撫河北。還，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餘頃，因請均其徭役，著限田令。以户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度支副使，遷吏部員外郎，擢天章閣待

李仲昌因治河事失敗，皇上派宦官拘捕入獄。吕景初以爲是賈昌朝所爲，就上奏説：“事情未查清楚根本原委，不能脱離政府管轄，以免陰邪之人乘機傷害好人。”於是派御史一同審訊。升任右司諫，安撫河北。回京，奏比部員外郎鄭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多頃，請求他負擔徭役，并頒布限田令。以户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改任度支副使，升任吏部員外郎，提升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因病，未能入

制、知諫院，以病，未入謝而卒。

朝謝恩而去世。

馬遵

馬遵者字仲塗，饒州樂平人。嘗以監察御史爲江、淮發運判官，就遷殿中侍御史爲副使。入爲言事御史，謫知宣州，後復爲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吏部，直龍圖閣，卒。性樂易，善議論，其言事不爲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馬遵字仲塗，饒州樂平人。曾以監察御史任江、淮發運判官，就地升任殿中侍御史，江、淮發運副使。入京任言事御史，貶任宣州知州，後來又任右司諫，以禮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改任吏部，直龍圖閣，去世。馬遵性情和樂，善議論，他提建議不偏激，所以多數都被推行，杜衍、范仲淹對他都很贊賞。

吴及

吴及字幾道，通州静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候官尉。閩俗多自毒死以誣仇家，官司莫能辨，及悉爲讞正，前後活五十三人，提點刑獄移其法於一路。辟大理寺檢法官，徙審刑院詳議，累遷太常博士。

吴及字幾道，通州静海人。十七歲，考中進士做官，任候官縣尉。閩地習俗多自己服毒而死以誣賴仇家，官府不能分辨，吴及一一改正，前後保全下五十三人的性命，提點刑獄把他的做法在一路境内推廣。被任命爲大理寺檢法官，調任審刑院詳議，多次升職後任太常博士。

是時，仁宗春秋既高，無子，及因推言閹寺，以及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曰：

當時，仁宗年紀已老，没有子嗣，吴及就以論説宦官之事，談到繼嗣事。至和元年，上疏説：

> 臣聞"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幸得待罪法吏，輒原刑法之本，以效愚忠。切惟前世肉刑之設，斷支體，刻肌膚，使終身不息。漢文感緹縈之言，易之鞭棰，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其實殺人。祖宗鑒既往之弊，蠲除煩苛，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耳目，兹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陛下深惻民隱，親覽庶獄。歷世用刑，無如本朝之平恕，宜乎天降之祥。而方當隆盛之時，未享繼嗣之慶，臣竊惑焉。

> 臣聽説"官員用學習所得來規勸，工匠用工藝之事來提意見"。臣幸運地能任法官來待罪，就推究刑法的根本，以圖謀報效。前代設肉刑，砍斷人的肢體，刻紋人的肌膚，使人終身受罰不止。漢文帝有感於緹縈的話，改用鞭打，但有的已被打死而用刑還未停止，表面上是減輕刑罰，其實是殺人。祖宗鑒於以往的弊端，免除繁瑣的刑罰，開始采用折杖的刑法，使天下人耳目一新，這是古代聖賢都没能想到的。陛下體恤百姓，親自處理平民案件，歷代用刑，没有像本朝這樣公平寬恕的，自然上天應降下祥瑞。但正當興隆之時，却還没有子嗣，臣頗爲疑惑。

> 或者宦官太多，而陛下未悟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宫，古人除之，重絶人之世。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剿絶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

> 或者是因爲宦官太多，而陛下還未明白。爲什麽呢？肉刑有五種，其中之一就是宫刑，古人取消，因爲不許斷絶人的後代。現在宦官之家，競相尋求别人的兒子，滅絶人理，貪圖爵位。幼童有何罪過，受

鋸，因而夭死者，未易悉數。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况無疾乎？有罪而宫，前王不忍，况無罪乎？臣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無得逾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也。伏望順陽春生育之令，浚發德音，詳爲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宫童幼，寘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無先於此。

書奏，帝異其言，欲用爲諫官，而及以父憂去。

嘉祐三年，始擢秘閣校理，逾月，改右正言。復上疏曰："帝王之治，必敦骨肉之愛，而以至親夾輔王室。《詩》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故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陛下以海宇之廣，宗廟之重，而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上下之憂，無大於此。謂宜發自聖斷，擇宗室子以備儲副。以服屬議之，則莫如親；以人望言之，則莫如賢。既兼親賢，然後優封爵以寵異之，選重厚樸茂之臣以教導之，聽入侍禁中，示欲爲後，使中外之人悚然瞻望，曰：'宫中有子矣。'陛下他日有嫡嗣，則異其恩禮，復令歸邸，於理無嫌，於義爲順，弭覬覦之心，屬天下之望，宗廟長久之策也。"既而又言："開寶詔書：'内侍臣年三十無養父者，聽養一子爲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夭絶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明年，

到宫刑，其中因而夭亡的，難以計數。有病夭亡，是太平之世所羞耻的事，何况無病呢？有罪被處宫刑，前王尚不忍心，何况無罪呢？臣聽説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而已。唐太宗定下制度，不許宦官超過一百名。而且以祖宗近事比較，祖宗時宦官有幾人，現在共多少人？臣認爲胎卵受到傷害而鳳凰不會飛來，是宦官多所以皇帝至今没有子嗣。請順從陽春生育的規律，發布命令，詳細定爲條令。暫時停止進獻宦官，有擅自對幼童處宫刑的，重法懲辦。這樣，上天必會感應，子嗣必然衆多，招引福氣、安定宗廟的策略，以此爲先。

奏疏進呈後，皇帝對他的話很稱奇，想任命他爲諫官，而吴及因父喪辭職而去。

嘉祐三年，提升爲秘閣校理，一個月後，改任右正言。又上疏説："帝王治理國家，一定要勸勉人們加深親情，而以最親的人輔助王室。《詩》中説：'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所以同姓宗族子弟，是國家的屏障；皇儲，是國家的根本。陛下統治的地域那麼遼闊，肩上的責任那樣重大，可是皇太子未立，四方的人無以維係，上下的憂慮，以此爲大。請皇上早做安排，選宗室子弟作爲皇太子。從五服親屬看，没有比親族更近的；從人望來講，没有比得上賢者的。既親又賢，然後封授優厚的爵位以示寵愛，選擇老成持重的大臣教導，讓他入宫中侍奉皇帝，以表示立爲子嗣的願望，使中外之人恭敬瞻望，説：'宫中有子嗣了。'陛下他日有了親生的兒子，就改變以往的做法，再讓他回到藩邸，這於義於理都是合順的，鏟除覬覦的念頭，滿足天下人的願望，是國家長久平安的保證。"接着又上奏説："開寶詔書中説：'内侍臣年滿三十無養父的，可以養一子繼嗣，并把名字報到宣徽院，違犯者處死。'近年這條禁令漸被廢弛，滅絶人理，暗中連累皇帝的子嗣之事。希望下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獲福祐。"第二年，就暫時停止内

遂權罷内臣進養子。

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謂："倉廩空虚，内外匱乏，其弊在於官多兵冗。請汰冗兵，省冗官，然後除民之疾苦。"因條上十餘事，多施用之。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語在《藝文志》。

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横之家，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疆埸無虞，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爲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衄，爲國深耻。沔繇此坐廢。

又言："春秋有告糴，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鄰路爲之閉糴；一郡饑，則鄰郡爲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坐視流離，豈聖朝子育兆民之意哉！"遂詔："鄰州、鄰路災傷而輒閉糴，論如違制律。"

久之，遷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勁正稱，遇事無小大輒言。嘗請毋納群臣上尊號，出後宫私身及非執事人，毋以御寶白札子賜近倖家人冠帔及比丘尼紫衣；并責執政大臣因循苟簡，畏避怨謗，宜用唐李吉甫故事，選拔賢俊，約杜預遺法，旌擢守令；復置將作監官屬，專領營造；論入内都知任守忠陵轢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内降。

會諫官陳升之建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官集議。主鐵冶

臣進養子。

任管勾登聞檢院。又上書論政事，說："倉庫空虚，内外匱乏，其根源在於官多兵濫。請淘汰多餘的兵員，裁减多餘的官吏，以解除百姓的疾苦。"列十多條建議進上，許多都采用施行。建議選擇館職人選，分校館閣書，并搜求遺書，具體建議見本書《藝文志》。

第二年，正月初一出現日食，吴及說："日食是陰侵陽的告誡。對應在人事，就是臣子凌駕君主，妻子欺侮丈夫，四夷侵略中原。現在大臣中無姑息之政，不屬於臣子凌駕君主，過失應在陛下臨朝賞罰不明，使陰邪未能被排除净盡。后妃没有權横之家，不屬於妻子欺侮丈夫，過失應在皇帝左右侍從，驕縱不知節制。邊境無險，并非四夷侵犯中原，過失應在選用將帥不當，被敵人所輕視。"因而上奏孫沔在并州，殘暴違法，宴飲無度；龐籍先前在并州，缺少計謀輕舉妄動，動輒興建堡寨，屈野之敗，成爲國家的奇耻大辱。孫沔因此被免官。

又上奏說："如果春季秋季有人請求買糧，陛下恩澤普及萬物，愛護百姓。但州官各自約束百姓，擅自造閉糴之令，一路發生饑荒，則鄰路爲之閉糴；一州發生饑荒，則鄰州爲之閉糴。太守以上官員，理應與國家共休戚，却坐視百姓流離不顧，這不合乎朝廷撫育百姓的初衷！"朝廷於是下詔："因鄰州、鄰路發生災荒而閉糴，按違反制律論處。"

很久以後，升任右司諫、管勾國子監。在職數年，以正派剛直著稱，遇事不論大小敢於發表意見。曾經上書奏請皇帝不要接受群臣所上尊號，放出後宫私身及非執事人，不要將御寶白札子賜給近幸家人冠帔及尼姑紫衣；并責備執政大臣因循不思進取，畏避怨恨之言，應當采用唐李吉甫的先例，選拔賢俊之人，按杜預留下的方法，表彰和提拔地方官；再設將作監，專管修建營造之事；還談到入内都知任守忠欺侮駙馬都尉李瑋以及請托以求内降事。

適逢諫官陳升之提請朝廷裁减班行補授，交知制誥、臺諫官集體討論。負責冶鐵的，過去可

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稿，及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興國軍磁湖鐵冶如舊制。主磁湖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即劾及與起職在臺諫，而爲程氏經營占錮恩例，請詔問狀，皆引伏。及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州，進户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録其弟齊爲太廟齋郎。

補班行。至此，决定取消。定稿後，吴及與御史沈起又按過去慣例增注興國軍磁湖負責冶鐵的官員補入班行。負責磁湖冶鐵的，是豪族程叔良。翰林學士胡宿等立刻彈劾吴及與沈起身爲諫臺官員，却替程氏謀私利，下詔查問，結果都承認。吴及出朝任工部員外郎、廬州知州，進升户部、直昭文館、桂州知州。去世，朝廷録用他弟弟吴齊爲太廟齋郎。

及當官有守，初爲檢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下有司議，及争不可，主者恚曰："立天下法，當由一檢法邪?"及曰："義理爲先，安有高下?"卒不爲詘。

吴及當官有操守，初次擔任檢法官，三司請求判私鑄鐵錢的人死罪。發到有關機構討論，吴及争論反對，主持人憤怒地説："立法大事，就由一檢法官决定嗎?"吴及回答道："道義爲先，怎麽能按地位高低來决定?"始終不屈服。

范師道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爲撫州判官，後知廣德縣。縣有張王廟，民歲祠神，殺牛數千，師道禁絶之。通判許州，累遷都官員外郎，吴育舉爲御史。奏請罷内降推恩，擇宰相久其任，選宗室賢者養宫中備儲貳。

范師道字貫之，蘇州長洲人。進士及第，任撫州判官，後任廣德縣知縣。縣中有張王廟，百姓每年祭神，殺掉幾千頭牛，范師道予以禁絶。任通判許州，多次升職爲都官員外郎，吴育保舉他爲御史。上奏朝廷建議停止宫内推恩，選擇宰相使之能長久任職，選擇宗室中德才兼備者養於宫内以備立太子。

初，皇祐中，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號爲"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廣親事親從兵，欲取京畿財賦贍之，因以收事柄。師道力奏非便，遂復舊制。又以四年貢舉，士苦淹久，請易爲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温成皇后，禮官議稱"陵"，師道以爲非典制，數以争，沆惡之，引著令"臺官滿二年當補外"，出知常州。臺諫官共言師道不當去，不報。徙廣南東路轉運使。舊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爲置籍次第之。召爲鹽鐵判官，道改兩浙轉運使，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

起初，皇祐年間，賈昌朝上奏朝廷建議設立五輔州，設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稱爲"拱輔京師"，議論此事的人認爲這是宦官謀求擴充親事親從兵，想要取京畿財賦來供給，收攬權柄。范師道極力奏明朝廷認爲不利，於是恢復過去的規定。又認爲四年貢舉一次，士人長久不能進升，請改爲三年。宰相劉沆護葬温成皇后，禮官商議稱"陵"，范師道認爲不合制度，多次争論，劉沆十分厭惡他，援引條例"御史臺官員滿二年應到外地任職"，讓他出朝任常州知州。臺諫官一起上書稱師道不應出京，没有得到答覆。調任廣南東路轉運使。過去補攝官都交給吏胥，没有先後遠近的差别，范師道設簿册排定次序。召回京城任鹽鐵判官，途中改任兩浙轉運使，升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管勾國子監。

後宫周氏、董氏生公主，諸閤女御多遷擢。師道上疏曰："禮以制情，

後宫周氏、董氏生公主，諸宫侍女多被升授。范師道上疏説："禮是用來節制感情的，義

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宫人數多而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係風化治亂之大，而未以留意，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札并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宫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耳。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奉，月直中户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是用來約束愛憐的，這是常人難以施行的，惟有聰明智慧的君主可以做到。近來因宫女人數太多而放出她們，這是皇帝的恩德。但還有對國家教化有關的事，陛下未留心，臣斗膽向陛下陳説。臣聽説各宫侍女，因周氏、董氏生育公主，皇上用御寶白札都封爲才人，没有通過中書發布誥命。宫中渴望升授的很多，周氏、董氏升授可以，侍女爲何要升授呢？才人是品級比較高的封爵，自古就有定額，唐代僅有七人。祖宗在位時後宫不過二三百名侍女，有五品封爵的没有幾人，如果讓各宫侍女都升授，就不再有定額的限制了。宫外人不知詳情，會説陛下寵幸的人太多，濫施恩澤。婦人女子，與小人本性相同，寵愛過度，就會滋生輕慢之心，濫施恩澤，就會出現無法滿足的欲望，管治她們不能不講究方法。況且耗費太多，需求太大，供養一才人，每月消耗相當於一百户中等人家的賦税，逢年過節的賞賜還不在内。再説誥命不通過主管機構發布，難道是國家興盛時期的事嗎？恐怕斜封、墨敕這類事，又會重現在今天。"

時大星隕東南，有聲如雷。又上疏曰："《漢》、《晋天文志》：'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爲之時也，而備邊防盗，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揀拔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預爲備禦。"仁宗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師道言雖過，每優容之。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升之罷，師道亦出知福州。頃之，以工部郎中入爲三司鹽鐵副使。感風眩，遷户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

當時有大星在東南隕落，聲大如雷。范師道又上疏説："《漢》、《晋天文志》記載：'天狗所下，爲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記載：'天狗移，大賊起。'現在朝廷并非處在太平無事之時，而防禦邊境制服盜賊，也未能做到。雖然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勇敢的少。小人思謀作亂，伺機而興起，肯定有包藏險惡用心，等待時機起事的。應挑選將帥，訓練軍隊，詔令天下預做準備。"仁宗晚年非常謹慎節儉，四方無事，范師道的話雖然過分，仁宗常加寬容。升任兵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與諫官、御史多次上奏説不應任用樞密副使陳升之，陳升之被免職，范師道也出朝任福州知州。不久，以工部郎中入京任三司鹽鐵副使。得了風眩病，改任户部，直龍圖閣、明州知州，去世。

師道厲風操，前後在言責，有聞

范師道操守嚴正，先後擔任諫官，有風聞就

即言，或獨爭，或列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婢，卒坐免；奪王拱辰宣徽使、李淑翰林學士；及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閻士良升進，皆嘗奏數其罪焉。

李絢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少放蕩亡檢，兄綯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遨自若，比暮綯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綯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繫，既而逸去。

擢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陴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逮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他州悉治守備。還爲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是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并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

未幾，召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時宰相杜衍各拔知名士寘臺省，惡衍者指絢爲其黨。絢嘗舉陸經，經坐贓貶；而任布又言絢在京西苛察，出知潤州。改太常丞，徙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 輔臣未諭，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 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乘驛至邵州，戒諸部按兵毋得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罷兵受約束。

復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復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奉使契丹，知審官院，遷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有能名。絢夜醉，晨奏事酒未解，帝

提，有時獨自抗爭，有時列名與衆人一起上奏。如陳執中家人殺害侍女，結果被免職；撤銷了王拱辰的宣徽使、李淑的翰林學士職務；王德用、程戡領樞密，宦官石全彬、閻士良升職，范師道都曾上奏論說他們的罪。

李絢字公素，邛州依政人。早年放蕩不加檢點，哥哥李綯教他讀書，安排很多課業後出去，李絢游玩如故，傍晚李綯回來，李絢慢慢拿出書來看，看一遍就能背誦數千字，李綯很欽佩。年紀稍大，能做文章，尤精歌詩。曾因事被捕，不久逃走。

進士擢第，再任爲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進犯延州，邊境都很恐慌。邠城城墻有缺損，李絢正代理太守，調集百姓修築城墻，屬下都說應先上報等待批覆，李絢不聽。皇帝知道後很高興，詔令其他州都準備防守。還京後任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任京西轉運使。此時，范雍任河南知府，王舉正任許州知州，任中師任陳州知州，任布任河陽知府，都是二府舊臣，李絢都奏稱他們不合格。

不久，召入京任修起居注，糾察在京刑獄。當時宰相杜衍選拔知名之士委任臺省官，恨杜衍的人指責李絢是他的同黨。李絢曾舉薦陸經，陸經因貪污被貶官；而任布又指責李絢在京西任職時繁瑣苛刻，出朝任潤州知州。改任太常丞，調往洪州。當時五溪蠻侵入湖南，朝廷挑選轉運使，皇帝說："有館職善飲酒的是哪一位，現在在哪裏?" 輔臣未能明白，皇帝說："就是以前修築邠州城的，那人有才能，可以任用。" 輔臣回答是李絢，於是任命他爲湖南轉運使。李絢乘驛馬到達邵州，告誡各部按兵不動，派人以利害勸說蠻人，蠻人停止入侵聽從指揮。

又任修起居注，權判三司鹽鐵勾院，又任糾察在京刑獄。以右正言、知制誥出使契丹，又任知審官院，升任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知開封府，治理有聲望。李絢一次夜裏喝醉酒，早上奏事時酒還未醒，皇帝說："開封府事情繁多，

曰："開封府事劇，豈可沉湎於酒邪?"改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内銓。初，慈孝寺亡章獻太后神御物，盜得，而絢誤釋之，詘知蘇州，未行，卒。

怎能沉湎於酒呢?"改任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權判吏部流内銓。起初，慈孝寺丢失章獻太后神御物，盜賊偷走，而李絢誤放了他，貶官任蘇州知州，尚未赴任，去世。

絢疏明樂易，少周游四方，頗練世務。數上書言便宜。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絢因祀高禖還獻賦，大指言宜遠嬖寵，近賢良，則神降之福，子孫繁衍，帝嘉納之。性嗜酒，終以疾死。

李絢和樂簡明，早年周游四方，對世務相當熟悉。多次上書提出建議。仁宗年紀已老，未有子嗣，李絢在祭神求子時獻賦，大意是應遠離小人，親近賢良之臣，上天就會降福，子孫衆多，皇帝高興地接受。酷愛喝酒，最終因此患病而死。

何中立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幼警邁，與狄遵度游，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遷殿中丞，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改太常博士、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

何中立字公南，許州長社人。年少時機警過人，與狄遵度交往，狄遵度稱贊説："優秀的人才!"他父親狄棐就把女兒嫁給中立爲妻。進士及第，任大理評事，歷任僉書鎮安、武勝二鎮節度判官，升任殿中丞，召入學士院考試，任命爲集賢校理。改任太常博士、修起居注，升任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權發遣開封府事。

初，有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者，既就縶，李絢以屬吏，考掠不得其情，輒釋去。中立至，人復執以來，中立曰："此真盜也。"窮治之，卒伏罪。遷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除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言者以爲非治邊才，改慶州。奏曰："臣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不報。戍卒有告大校受賕者，中立曰："是必挾他怨也。"鞭卒竄之。或曰："貸奸可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自安矣。"還判太常寺，遷刑部郎中，進樞密直學士、知許州，改陳州。訛言大水至，居人皆恐，中立捕誅之。又徙杭州，暴中風卒。

起初，有人偷盜慈孝寺章獻皇太后神御服器，被抓獲後，李絢把他交給官吏，用刑拷問不招供，就把人犯放了。何中立到任後，又把人犯抓來，何中立説："這就是真正的盜賊。"嚴加審問，終於招認。升任兵部員外郎，糾察在京刑獄。任龍圖閣直學士、秦州知州。有人認爲他不適合在邊境任職，改任慶州。上奏説："臣既然不能在秦州任職，同樣不適合在慶州，希望去汝州。"没有答覆。駐軍中有人告發大校受賄，何中立説："這肯定是有私怨。"鞭打這個士兵後流放。有人問："姑息奸人，合理嗎?"何中立説："部下以過失要挾上級，就會人人心中不安。"還朝任判太常寺，升任刑部郎中，升爲樞密直學士、許州知州，改任陳州。謡傳要發大水，居民都恐慌，何中立捉到散布謡言的人殺掉。又調往杭州，突然中風死去。

中立頗以文詞自喜，然嗜酒無行。慶曆中，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爲賽神會，預者皆一時知名士，

何中立對自己所作文詞感到自豪，但愛飲酒無操守。慶曆年間，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進奏院，設賽神會，參加的都是當時的知名人士，何中立

中立亦在召中。已而辭不往，後舜欽等得罪，中立有力焉。

也被邀請。後又推辭不去，蘇舜欽等不久受罰，何中立起了作用。

沈邈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起家補大理評事、知候官縣，通判廣州，累遷都官員外郎，歷知真州、福州。慶曆初，爲侍御史。

時吕夷簡罷相，輔臣皆進官，邈言："爵禄所以勸臣下，非功而授則爲濫。今邊鄙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無名進秩，臣下何勸焉。"又論："夏竦除樞密使，而竦陰交内侍劉從愿。使從愿内濟狡譎，竦外專機務，奸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甚切。權鹽鐵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時選諸路轉運加按察使，邈與張昷之、王素首被選。邈加直史館，使京東。歲餘，入爲侍御史知雜事。未幾，擢天章閣待制、知澶州，徙河北都轉運使，又徙陝西，歲中，加刑部郎中、知延州，卒。

邈疏爽有治才，然性少檢。在廣州時，歲游劉王山，會賓友縱酒，而與閭里婦女，笑言無間。

沈邈字子山，信州弋陽人。進士及第，初次任職爲大理評事、候官縣知縣，通判廣州，多次升職爲都官員外郎，歷任真州、福州知州。慶曆初年，任侍御史。

當時吕夷簡被免掉宰相職務，輔臣都進升了官職，沈邈上奏説："爵禄是用來奬勵臣下的，無功授禄就是濫。現在邊境多有事端，没聽到朝廷商議如何抵禦外侮，無名進爵，如何奬勉臣下。"又説："夏竦任樞密使，而夏竦暗中結交宦官劉從愿。讓劉從愿在内逞奸，夏竦在外獨攬大權，奸黨詭計得逞，皇帝的權力架空了。"話語非常激烈。任權鹽鐵判官，轉爲兵部員外郎。當時朝廷選任諸路轉運使加按察使，沈邈與張昷之、王素首先被選中。沈邈加官直史館，派往京東。一年多後，入朝任侍御史知雜事。不久，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澶州知州，調任河北都轉運使，又調往陝西，半年後，加官刑部郎中、延州知州，去世。

沈邈豪放而有治理才能，但行爲有失檢點。在廣州時，每年游劉王山，聚賓友飲酒，而與鄉村婦女，説笑没有界限。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名有風采，見推於時者，縡臻、京之輩，凡數十人，觀其所陳，蓋不虚得。及之論閹宦，真仁人之言，其最優乎！絢、中立、邈亦有美才，致位通顯，然皆以酒失自累，故不能無貶焉。

論曰：慶曆以來，任諫官、御史，具有風采，被時人所推重的，是王臻、李京這些人，共有幾十位，看他們所提的意見，確實不是浪得虚名。吴及論宦官的話，真是仁義之人所言，是其中最好的！李絢、何中立、沈邈也有優異的才能，官位很高，但都因飲酒犯過受到牽連，所以受到貶責。

宋史卷三百三

列傳第六十二

張昷之　魏瓘（弟）琰　滕宗諒 劉越（附）
李防　趙湘　唐肅（子）詢　張述　黃震
胡順之　陳貫（子）安石　范祥（子）育　田京

張昷之

張昷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昷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溫州。

張昷之字景山。父親張秘，本書另有傳。張昷之進士及第，補任樂清尉，潤州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升任集賢校理，通判常州，溫州知州。

蔡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爲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昷之廉得冤狀，乃出申，配奸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加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數百人，敵既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昷之戒斬伐毋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

蔡齊舉薦他有才能可以重用，提升爲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任亳州知州，依仗皇帝的恩寵不遵紀守法，誣告蒙城知縣王申有罪，押送入獄。張昷之查知冤屈，釋放王申，將奸吏若干人刺配遠方。調任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中有過錯的，其酋長自己處置，多數都很殘酷，張昷之請求一律用漢人的法律來治罪。權度支判官，任爲京西轉運使，加官直史館，調往河北。沿邊各州調士兵砍伐西山林木，士兵逃入契丹的每年有數百人，敵人既得到所開墾的土地，又得到逃走的士兵，所以對此事并不過問。張昷之告誡屬下不要深入到北部契丹的領土上砍伐，士兵不再敢逃走。

還，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人，分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鄰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出巡，部卒偏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

回朝後，任鹽鐵副使，升任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從五代以來另外有兵一萬人，號稱緣邊都巡檢司，也叫策先鋒，以知州、知軍爲使，設副使二人，將管轄的士兵分爲三部分，以支援鄰路。太祖曾使用這支軍隊取得過戰功，詔令每次出巡另外撥給錢糧以示優待。後來州將不再出任，以宦官擔任副使，多次出巡，兵士另外得賞賜，軍中認爲不平均。通判保州石待舉將此事對張昷之講述，請

石待舉言於昷之，請合三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即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殺之以作亂。昷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又以兵自衛，昷之曰："諸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況潛殺降兵數百人，昷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虢州。

求將三部分兵馬輪番派出，每季由一部分出巡，另給錢糧，其餘的暫時都不再另給，還請求派武將代替宦官。當時楊懷敏剛到邊境任職，對巡檢司尤爲不滿。雲翼卒厭惡石待舉，就殺害他叛亂。張昷之從魏騎馬奔到城下，召集諸將部署攻城，派人去請楊懷敏說："不馬上來，就以軍法處置。"到後，又帶兵護衛自己，張昷之說："各位將領剛來到，惟有你一人膽敢隨身帶着衛兵，想造反嗎！"斥退衛兵。城門打開，田況暗中殺掉數百名降兵，張昷之事前知道。任戶部副使，不久因受前面那件事的牽連而被去職，任虢州知州。

王則反貝州，有言昷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得逸去，今乃爲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詣闕，自言"嘗爲叔父屯田郎中曇賕免緣坐"，且言"曇以書屬昷之"，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稅。知漢陽軍，稍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光祿卿致仕，卒。昷之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

王則在貝州反叛，有人說張昷之在河北時抓到妖人李教不殺，讓他逃掉，現在成爲王則的主謀，事情平定後，并沒有發現所說的這個人。適逢冀州人段得政來到朝廷，自稱"曾爲使叔父屯田郎中段曇免受牽連而行賄"，還說"段曇曾以書信請托張昷之"，朝廷於是派御史查核，雖然沒有發現所謂的信件，張昷之還是被削官三級，貶任監鄂州稅。任漢陽軍知軍，稍後升任刑部郎中，又任待制、湖州知州，調往揚州。以光祿卿退休，去世。張昷之喜歡政務，任職之處都有好的聲譽。退休後修建家廟，帶領子弟每年按時祭祀。

魏瓘

魏瓘字用之。父羽奏補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持法精審，明吏事。上元起彩山，闕前張燈，與宦者護作，宦者挾氣，視瓘年少，輒誅索侵擾。瓘密以聞，詔杖宦者遣之。

魏瓘字用之。父親魏羽奏請朝廷補任他爲秘書省校書郎、監廣積倉，知開封府倉曹參軍。通曉法令，精通政務。元宵節設擺彩山，宮闕前設燈，與宦者護作，宦官豪橫，看魏瓘年輕，就侵擾索要東西。魏瓘秘密報告皇上，詔令將宦官杖責後驅逐。

瓘門人魏綱上疏詆天書，流海島，瓘亦坐是停官。復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知衡山縣，通判壽州，歷知循、隨、安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獠戶緣逋負沒婦女爲傭者一千餘人，悉奏還其家。就除轉運使。劉鋹時計口以稅，雖舟居皆不免，至是而雷、化、欽、廉、高州猶

魏瓘的門人魏綱上書詆毀天書，流放海島，魏瓘也受牽連而停官。後又任監鄧州稅、鄂州茶，以大理寺丞任衡山縣知縣，通判壽州，歷任循、隨、安三州知州，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邕州僚戶因欠官府租賦而婦女被沒爲官奴的有一千餘人，魏瓘報告朝廷後都把她們放回家。就地任轉運使。劉鋹當時按人口收稅，即使是船民也難以幸免，現在雷、化、欽、廉、高五州還沿用這辦

未除，瓘爲除之。減柳州無名役四百人。召權度支判官。尋以罪降知洪州，徙梓州路轉運使，還知蔡州、潭州，爲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自主客郎中遷太常少卿，知廣州。築州城環五里，疏東江門，鑿東西澳爲水閘，以時啓閉焉。拜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

史沆性險詖，嘗爲瓘所劾免。會廣州封送貢餘椰子煎等餉京師，輒邀留之，飛奏指以爲珍貨，詔遣内侍發驗無有，沆坐不實廢，瓘亦降知鄂州。未逾年，復爲陝西轉運使，徙河北。以給事中知開封府，政事嚴明，吏民憚之。内東門索命婦車，得賂遺掖庭物，付府驗治，獄未上，内降釋罪。諫官吴奎言法當執奏，而瓘不即奏行，請以廢法論，降知越州。

儂智高寇廣東西，獨廣州城堅守不能下。於是論築城功，遷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復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給禁卒五千，聽以便宜從事。屬狄青已破賊，召還，糾察在京刑獄。議者請開六塔河，塞商胡北流，宰相主其説，命瓘按視，還奏以爲不可塞。下溪州蠻彭士羲叛，將發兵討除。進龍圖閣直學士、知荆南。瓘以爲“五溪之險，師行鳥道，諸將貪功生事，於國家何所利?”因條上三策，以招徠爲上，守禦爲下，功取爲失。不報。後卒如瓘議。徙澶州、滑州。又徙鄧州，不行，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卒。

瓘所至整辦，與人置對未嘗屈。史沆、王逵以善訟名天下，瓘既廢沆，又嘗奏抵逵罪，專任機數，不稱循吏。弟琰。

魏琰

琰字子浩，以父恩授秘書省正

法，魏瓘予以廢除。裁減柳州不必要的差役四百人。召入京權度支判官。不久因罪降任洪州知州，調任梓州路轉運使，還爲蔡州、潭州知州，任京西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從主客郎中升任太常少卿，廣州知州。築州城周長五里，疏通東江口，鑿東西澳爲水閘，按時開閉。任右諫議大夫，再任臨江軍判官。

史沆性格陰險，曾被魏瓘彈劾免職。恰逢廣州密封送貢餘椰子煎等供給京城，史沆截留下來，立即上奏説是珍貴的寶物，詔令宦官打開檢驗，結果没有，史沆因檢舉不實被撤職，魏瓘也降任鄂州知州。没過一年，又任陝西轉運使，調河北。以給事中任開封府知府，政事嚴明，吏民畏懼。内東門索命婦車，得到宫中物品賄賂，交開封府查問，還没有結案，從宫中降詔免罪。諫官吴奎説依法當逮捕後上奏，而魏瓘不馬上上奏，請按違法論處，降任越州知州。

儂智高侵入廣東、廣西，衹有廣州城堅守不能攻下。於是定築城的功勞，升任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又任廣州知州，兼任廣東經略安撫使，撥給禁軍五千人，聽從他見機行事。適逢狄青已擊敗賊兵，召魏瓘還京，任糾察在京刑獄。有人建議開鑿六塔河，填塞商胡使河水北流，宰相支持這一意見，命魏瓘前往查看，回來報告説不能填塞。下溪州蠻彭士羲反叛，準備發兵討伐。進升魏瓘爲龍圖閣直學士、荆南知府。魏瓘認爲“五溪地區地勢險惡，行軍在鳥飛不過的山路上，將領貪功生事，對國家有什麽好處?”列出三種策略上奏，以招降爲上，守禦爲下，攻取是失策。不答覆。後來終於像魏瓘所説的那樣。調往澶州、滑州。又調往鄧州，没有赴任，請求退休，以吏部侍郎退休，去世。

魏瓘所到之處辦事有條理，與人争論未曾屈服。史沆、王逵以善於争論聞名天下，魏瓘既上奏朝廷罷免史沆，又曾上奏處分王逵，專靠權術，不是良吏。弟弟魏琰。

魏琰字子浩，依靠父親恩蔭爲秘書省正字，

字，爲吏强敏，名齊于瓘。嘗通判陳州，適歲饑，百姓相率强取人粟，坐死者甚衆，琰曰："此迫於窮餓，豈得已者。"坐其首黥之。歷知壽、潤、滁、安州。壽州盗殺寺童子，有司執僧笞服，琰廉其非罪，命脱械縱去，一府争以爲不可，後數日得真盗。富人犯法當死而死獄中，琰曰："是嘗欺匿異籍孤弱者財，所以自斃，覬不可窮治爾，其吏受賕而爲之謀乎?"後有告者如琰所料。累官司農卿、知福州，徙廣州。以疾告，得知江寧府。晚昏眊，縱私人亂法，日笞扑無罪吏卒。監司劾奏，召判刑部，乃致仕，進衛尉卿，卒。

精明强幹，與魏瓘齊名。曾通判陳州，適逢饑荒，百姓結夥强取人家糧食，處死的很多，魏琰說："這是窮餓所迫，不得已。"將爲首的人刺面發配。歷任壽、潤、滁、安四州知州。壽州强盗殺害寺裏的童子，主管官員抓住僧人鞭笞服罪，魏琰知道不是他所爲，就命令去掉鐐銬釋放，一府的人都認爲不能這樣，數日後抓住了真正的凶犯。富人犯法應被處死却死在獄中，魏琰說："這人曾欺詐和藏匿外地孤弱者的財物，之所以自殺，是企圖不讓官府追究到底，獄吏是否也受賄幫他出了主意?"後來有人告發如同魏琰所料。歷任司農卿、福州知州，調往廣州。因病提出退職，任知江寧府。晚年昏庸，放縱自己的人違犯法令，經常責打無罪的官兵。監司彈劾，召入京判刑部，退休，進官衛尉卿，去世。

滕宗諒 劉越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仲淹稱其才，乃以泰州軍事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當塗、邵武二縣，遷殿中丞，代還。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上疏諫。宗諒曰："伏見掖庭遺燼，延爇宫闈，雖沿人事，實繫天時。詔書亟下，引咎滌瑕，中外莫不感動。然而詔獄未釋，鞫訊尚嚴，恐違上天垂戒之意，累兩宫好生之德。且婦人柔弱，棰楚之下，何求不可，萬一懷冤，足累和氣。祥符中，宫掖火，先帝嘗索其類實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豈復有今日之虞哉。况變警之來，近在禁掖，誠願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凡逮繫者特從原免，庶災變可銷而福祥來格也。"疏奏，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仲淹同年考中進士，其後范仲淹稱贊他的才能，於是以泰州軍事推官召入學士院考試。改任大理寺丞，當塗、邵武二縣知縣，升任殿中丞，任滿還京。恰逢宫中失火，下詔查究起火的原因，滕宗諒與秘書丞劉越都上疏提意見。滕宗諒說："見到掖庭遺留的餘燼，蔓延焚燒皇宫，雖説是人事，但其實是天時。詔書迅即下達，引咎自責滌除微瑕，皇宫内外的人都很感動。但是下詔審訊，審訊嚴厲，恐怕有違上天的示警，有害兩宫好生之德。而且婦人柔弱，鞭打之下，什麽逼供不招認，萬一含冤，就影響祥和。祥符年間，宫内失火，先帝曾徵詢處理此類事件的方法，如果用刑可以防患，怎麽還會發生今日的不測呢。况且此次災變，近在宫内，真誠地希望皇帝修明政治以除不祥，想法預防。凡是被抓起來的人請求全部免罪，也許災變可以消除而福祥就會到來。"奏疏呈上，仁宗看到上疏後撤掉了詔獄。當時章獻太后仍臨朝聽政，滕宗諒説國家以火德稱王，天下火失去其本性是因爲政失其本的緣故，於是請太后還政，劉越也上疏。太后去世，仁宗提拔那些曾建議太后還政的人，劉越已死，贈官右司諫，同時任命滕宗諒爲左正言。

劉越者字子長，大名人。少孤貧，有學行，亦宗諒同年進士。嘗知襄城、固始二縣，有能名。既贈官，又官其一子，賜其家錢十萬。

劉越字子長，大名人。少年孤苦貧窮，有學問品行，也和滕宗諒是同年進士。曾任襄城、固始二縣知縣，有才能。贈官後，又任用他的一個兒子爲官，賜給他家錢十萬。

宗諒後還左司諫，坐言宮禁事不實，降尚書祠部員外郎、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及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久之，通判江寧府，徙知湖州。元昊反，除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葛懷敏軍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寇遠近及其形勢，檄報旁郡使爲備。會范仲淹自環慶引蕃漢兵來援，時天陰晦十餘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没者於佛寺祭酹之，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於是邊民稍安。

滕宗諒後來升任左司諫，因論宮中之事不合事實，降任尚書祠部員外郎、信州知州。與范諷友好，范諷貶官，滕宗諒也被降職監池州酒。很久之後，通判江寧府，調任湖州知州。元昊反叛，滕宗諒被任命爲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涇州知州。葛懷敏軍在定川戰敗，各州驚恐，滕宗諒看到城中兵少，召集數千農民全副武裝登城防禦，又招募勇士，偵知敵人遠近等詳情，通報旁州防備。適逢范仲淹從環慶引蕃漢兵前來救援，當時十多天陰天，人們都憂慮，滕宗諒大擺酒肉犒勞士兵；又登記在定川戰死者姓名，在佛寺祭奠，厚加撫恤他們的家，使之得到生活保障，邊地的人們這纔平静下來。

仲淹薦以自代，擢天章閣待制，徙慶州。上言："朝廷既授范仲淹、韓琦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諸路亦帶招討稱號，非所宜。"詔罷之。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及遣中使檢視，乃始至部日，以故事犒賚諸部屬羌，又間以饋遺游士故人。宗諒恐連逮者衆，因焚其籍以滅姓名。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不已，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

范仲淹舉薦他代替自己，提拔爲天章閣待制，調往慶州。上奏説："朝廷已任命范仲淹、韓琦爲四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而各路也帶招討稱號，這不妥當。"下詔取消。御史梁堅彈劾滕宗諒先前在涇州耗費十六萬貫的公用錢，等到派宦官去檢查，原來是滕宗諒剛到任時，按慣例犒賞轄境内各部羌人，又偶爾資助游士故人。滕宗諒恐怕受牽連的人太多，就燒毁了簿册。范仲淹當時任參知政事，努力爲他伸冤，結果僅降一級官階，任虢州知州。御史中丞王拱辰反覆上奏彈劾，又調往岳州，稍後又調到蘇州，去世。

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喜建學，而湖州最盛，學者傾江、淮間。有諫疏二十餘篇。

滕宗諒崇尚氣節，倜儻行義，經常施捨，死後，家無餘財。所任的州喜歡建學校，而湖州最多，學生遍布江、淮一帶。有諫疏二十餘篇。

李防

李防字智周，大名内黄人。舉進士，爲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入契丹，授忠武軍節度推官。括磁、相二州逃户田，增租賦十餘萬。因請均定

李防字智周，大名内黄人。考中進士，任莫州軍事推官。隨曹彬攻契丹，任命爲忠武軍節度推官。搜查磁、相二州逃户的田地，增收租賦十餘萬。於是奏請均定田税，又請求凡縣中有破

田税，又請縣有破逃五十户者令佐降下考，百户殿三選，二百户停所居官，能招携者旌賞之。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遷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户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畎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償之。擢開封府推官，請與判官間三五日即府司軍巡院察冤獄。出爲峽路轉運副使。先是沿江水遞，歲役民丁甚衆，頗廢農作，防悉以城卒代之。會分川、峽爲四路，徙防梓州路轉運使，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三司户部判官。

産和逃亡的民户到五十家的，縣令和屬下都在考核政績時定爲下等，如果户數到一百的爲三項考核的下等，達到二百户的停職，能招集來的給予表揚。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潞州，升任秘書丞。調查二浙百姓饑荒情况，建議已逃走人家的田地應馬上招人耕種，使人不敢輕易離開農田，這樣可以保證租賦。又請求在京城設折中倉，聽任人們輸入糧食，用江、浙、荆湖一帶出産的其他物品補償。提拔爲開封府推官，請求與判官隔三五天就到府司軍巡院審平冤獄。出朝任峽路轉運副使。此前沿江水漲，每年徵發許多民工防禦，妨礙農作，李防全部用守城士兵代替。適逢分川、峽爲四路，調任李防爲梓州路轉運使，多次升職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任三司户部判官。

景德初，江南旱，詔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言："秦羲嘗增江、淮、兩浙、荆湖榷酤錢，民頗煩擾。江南以歲饑權罷，而淮南、荆湖未被德音。"詔悉罷之，仍詔羲等毋得復增榷酤之利。遂爲江南轉運。淮南舊不禁鹽，制置司請禁鹽而官自鬻之，使兵夫輦載江上，且多漂失之患。防請令商人入錢帛京師，或輸芻糧西北邊，而給以鹽，則公私皆利，後采用之。徙知應天府，鑿府西障口爲斗門，泄汴水，淤旁田數百畝，民甚利之。又徙興元府，入爲三司鹽鐵判官，失舉免官。後起通判河南府，徙知宿、延、亳三州，爲利州路轉運使，累遷兵部郎中、糾察刑獄，擢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進給事中，復知延州，更耀、潞二州，卒。

景德初年，江南旱災，詔命李防與張知白分東、西路安撫。上奏："秦羲曾加收江、淮、兩浙、荆湖榷酤錢，百姓頗受煩擾。江南因饑荒暫時停收，而淮南、荆湖還未取消。"詔令都停止，并詔令秦羲等不許再加收榷酤之利。於是任命爲江南轉運使。淮南過去不禁止販賣私鹽，制置司請求禁止而由官府自己來賣，派兵夫在江上運輸，經常漂失。吕防請求令商人運送錢帛到京城，或運糧草到西北邊境，官府給他們鹽償還，這樣公私兼顧，後來朝廷采用他的建議。調任應天府知府，開鑿府西障口立水閘，瀉汴水，淤旁田幾百畝，百姓得到很大好處。又調往興元府，入京任三司鹽鐵判官，因舉薦人不當免官。後來起用爲通判河南府，調任宿、延、亳三州知州，又任利州路轉運使，多次升職爲兵部郎中、糾察刑獄，升爲右諫議大夫、永興軍知軍，進升給事中，又任延州知州，改耀、潞二州，去世。

防好建明利害，所至必有論奏，朝廷頗施行之。其精力過人。防在江南，晏殊以童子謁見，防命賦詩，使還薦之，後至宰相。

李防好提建議，講明利害，所任之地必有論奏，朝廷采用很多。精力過人。李防在江南時，晏殊還是個孩子，來拜見他，李防命他作詩，回朝後舉薦，後來晏殊成爲宰相。

趙湘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進士甲

趙湘字巨源，華州人。考中進士甲科，歷任

科，歷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新繁縣。以吏最，命知商州，徙隴州、興元府，再遷太常博士。上《補政忠言》十篇，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久之，上書言："元德李太后毋育聖躬，請祔太宗廟室。"後用其說。册趙德明，假尚書禮部員外郎，爲官告副使。

彰武、永興、昭武三軍節度推官，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新繁縣知縣。因考績最優，任命爲商州知州，調往隴州、興元府，升任太常博士。進呈《補政忠言》十篇，召回京判宗正寺，賜白金二百兩。很久以後，上書説："元德李太后養育皇上，請將她配祭太宗廟室。"後來采用了他的建議。册封趙德明，臨時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名義，任命爲官告副使。

擢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言："漢章帝以《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遂定令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今季冬誕聖之月而决大辟不廢。願詔有司，自仲冬留大辟弗决，俟孟春臨軒閲視，情可矜惻者貸之，他論如法。"真宗曰："此固善矣，然慮繫囚益淹久，吏或因緣爲奸爾。"湘又上書請封禪。未幾，命管勾南宫北宅事。東封泰山，爲東京留守推官，禮成，遷侍御史。昇州火，命湘往致祠，兼問民疾苦。還言轉運使劉炤弛職不按部，知洪州馬景病不任事，皆罷黜之。

提拔爲殿中侍御史，權判三司勾院，上奏："漢章帝因《月令》上載有冬至之後順陽助生的文句，却没有審案判刑之政，於是規定不許在十一月、十二月審决囚犯。皇上出生在季冬之月可并不停止處死犯人。希望詔令司法官員，從仲冬起死刑暫不處决，等到孟春時節皇上親自審閲後，值得同情的予以寬恕，其他依法論處。"真宗説："這當然好，但是犯人囚禁時間長了，獄吏有的會乘機作奸。"趙湘又上書請求封禪。不久，任命爲管勾南宫北宅事。真宗到東岳泰山封禪，命他爲東京留守推官，封禪典禮完成後，升侍御史。昇州發生火災，朝廷命趙湘前往祭神，并慰問民間疾苦。還朝後揭發轉運使劉炤怠職不巡視部屬，洪州知州馬景有病不能處理政務，結果二人都被免去職務。

糾察刑獄，改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湘又言："舊制文武常參官日趨朝，并赴待漏院俟禁門闢，今則辰漏上始放外朝，故朝者多後時乃入。望敕正衙門主者察晚至，以懲其慢。若風雨寒暑托病不朝者罪之。"時帝親製五箴以自儆，湘因言："宗室風化所本，宜有以訓厲，願特製銘以賜南北邸。"帝悦，爲製宗室座右銘，賜寧王元偓以下并及湘，且諭之曰："卿宗姓也，故賜卿。"

糾察刑獄，改任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湘又上奏："過去規定文武常參官每天上朝前，都到待漏院等候宫門開放，現在却辰漏上纔放外朝，所以上朝的許多人不按時到達。請命令主管人員察看，對遲到者懲罰。如有風雨寒暑之時托病不上朝的也加治罪。"當時皇帝親自定五箴以自警，趙湘上奏："宗室是施行教化的根本，應加以教育，希望皇上特别定銘言賜南北邸。"皇帝高興，特别爲宗室定座右銘，賜給寧王元偓等人，還賜給趙湘，并且告訴他説："你也屬於宗姓，所以賜給你。"

祀汾陰，爲考制度副使，請如《周官》置土訓，録所過州縣山川與俗好惡，日上奏御。兼判宗正寺。歷三司户部、度支副使。祀太清宫，管

朝廷在汾陰祭祀時，趙湘任考制度副使，奏請如《周官》所説那樣設土訓，記録所過州縣山川與民俗好惡，每天送呈皇帝。兼任判宗正寺。歷任三司户部、度支副使。朝廷在太清宫舉行祭

勾留司三司事。爲鹽鐵副使，再遷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河南府，徙河中府，爲京西轉運使。又徙鳳翔府、延州，遷太常少卿、知襄州。又知應天府，進右諫議大夫，復知河南，爲集賢院學士，以疾徙虢州，卒。

祀時，趙湘任管勾留司三司事。任鹽鐵副使，升工部郎中、直昭文館，出朝任河南府知府，調往河中府，任京西轉運使。又調任鳳翔府、延州，升任太常少卿、襄州知州。又任應天府知府，進升右諫議大夫，又任河南知府，爲集賢院學士，因病調往虢州，去世。

唐肅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當錢俶時，始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其國中。後與孫何、丁謂、曹商游，學者慕之。舉進士，調鄖縣主簿，徙泰州司理參軍。有商人寓逆旅，而同宿者殺人亡去，商人夜聞人聲，往視之，血沾商人衣，爲捕吏所執，州趣獄具。肅探知其冤，持之，後數日得殺人者。後守雷有終就辟爲觀察推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聞喜、福昌縣，通判陝州。召拜監察御史。或薦肅爲群牧判官，真宗曰："朕欲别用肅。"遂提點梓州路刑獄。遷殿中侍御史，入爲三司户部判官，出知舒州。遷侍御史，爲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遷工部郎中、知洪州。尋爲江南東路轉運使，擢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遷刑部。爲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卒。子詢。

唐肅字叔元，杭州錢塘人。錢俶稱王時，唐肅七歲，能背誦《五經》，名聞國中。後來與孫何、丁謂、曹商交往，學者羨慕。考中進士，任鄖縣主簿，又任泰州司理參軍。有個商人住在旅館裏，同宿者殺人後逃走，商人夜裏聽到喊叫，前往查看，血沾商人衣，被巡捕抓住，州官催促結案。唐肅探知其冤，拖延，數日後捕獲凶手。繼任的太守雷有終請他爲觀察推官。升任秘書省著作佐郎，歷任聞喜、福昌縣知縣，通判陝州。召回京城任監察御史。有人舉薦唐肅爲群牧判官，真宗説："我想委以别任。"於是任命爲提點梓州路刑獄。升殿中侍御史，入朝任三司户部判官，出朝任舒州知州。升任侍御史，爲福建路轉運使，判三司開拆司。再升工部郎中、洪州知州。隨即任江南東路轉運使，升爲三司度支副使。奉命出使契丹，回朝後，升至刑部。任龍圖閣待制、登聞檢院，知審刑院，去世。兒子唐詢。

唐詢

詢字彦猷，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天聖中，詔許天下士獻文章，應詔者百數，有司第其善者，詢數人而已，詔賜進士及第、知長興縣。

唐詢字彦猷，依靠父親恩蔭爲將作監主簿。天聖年間，詔令允許天下士人進獻文章，應詔者數以百計，主管官員評選其中優秀的，僅有唐詢等數人，詔賜進士及第、長興縣知縣。

後以太常博士知歸州，用翰林學士吴育薦爲御史，未至，喪母。服除，育方參政事，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嫌，育數與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欲留詢，不得已，以知廬州。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不

後來以太常博士任歸州知州，因翰林學士吴育推薦任爲御史，未到任，母親去世。喪期滿後，吴育正參與執政，宰相賈昌朝與唐詢有親戚關係應該避嫌，吴育多次向賈昌朝説，唐詢按慣例應不再擔任御史，賈昌朝想留下唐詢，不得已，任命爲廬州知州。凡官員到外地任職的都於

用，比入見，中丞張方平乃奏留詢，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昌朝雅不善育，詢希其旨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不可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育亦奏言："三代以來，取士之盛，莫如漢、唐。漢詔舉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非有災異而舉。唐制科之盛，固不專於災異也。況災異之出，或稱年所無，則此舉奚設？或頻歲而有，則於事太煩。令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科隨之，則事與時宜。又從而更張之，使遺材絶望，非所以廣賢路也。"仁宗是育言，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時育由制科進，帝以爲得人，故詢力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

放朝時辭行，惟有唐詢不這樣。等到入見皇帝時，中丞張方平奏請留下唐詢，吴育爭執没有成功，唐詢由此怨恨吴育而親附賈昌朝。賈昌朝與吴育關係很壞，唐詢迎合賈昌朝上奏説："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才異等科，漢、唐都不常設。如果天降災異，政有闕失，則命大臣舉薦，不能與進士同時設科。如果因災異偶然推舉提拔，應如漢代先例親自策問當代要務，取消秘閣考試。"吴育也上奏："三代以來，選拔人才之多，没有比得上漢、唐的。漢代詔令選拔賢良文學直言極諫之士，并非是在有災異時纔進行。唐制科多，當然不僅在災異時進行。何況災異有時多年不出現，那麽設這種薦舉有何用？有時災異連年皆有，那麽又太頻繁。命令禮部進士數年科舉一次，以制科隨同，則事情與季節都合適。如果聽從唐詢的意見而另立制度，就會使有才能的人絶望，這不是廣開賢路的做法。"仁宗肯定吴育的意見，詔令禮部："從今起制科隨進士貢舉，寫入法令。"當時吴育由制科進升，皇帝認爲他是人才，所以唐詢極力詆毁，用意在於吴育而不是在於制科。

育弟婦故駙馬都尉李遵勖妹，有六子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更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後詢終以故事罷御史，除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徙江西轉運使。

吴育弟媳是前駙馬都尉李遵勖的妹妹，有六個孩子，寡居。唐詢又舉報吴育不讓久寡的弟媳改嫁，是想靠這個來阿附李氏，以求升官。後來唐詢最終按舊例罷免御史，任尚書工部員外郎、直史館、湖州知州，調任江西轉運使。

會詔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移文發運使如所屬，詢爭以爲不可，乃移福建路。還，爲三司户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爲江東轉運使。上言："執政純取科名顯者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起居注闕人，帝特用詢，遂知制誥。以參知政事曾公亮親嫌，出知蘇州，徙杭、青二州，進翰林侍讀學士，累遷右諫議大夫。召還，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進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有集三十卷。

適逢有詔令淮南、江、浙、荆湖六路轉運司轉送文書給發運使按通知辦事，唐詢爭執認爲不可行，换任福建路。還京，任三司户部判官，又判磨勘司，出朝任江東轉運使。上書朝廷："宰相僅挑選科舉時名聲大的人修起居注，没有先例。"不久，起居注缺人，皇帝特地任用唐詢，於是任知制誥，因與參知政事曾公亮是親戚，爲了避嫌，出朝任蘇州知州，調任杭、青二州，升翰林侍讀學士，多次升職爲右諫議大夫。召還，任勾當三班院，判太常寺，升爲給事中，去世，贈禮部侍郎。有文集三十卷。

詢少刻勵自修，已而不固所守，及知湖州，悦官妓取以爲妾。好畜

唐詢少年時刻苦自學，但後來没能堅持操守，到任湖州知州，喜歡官妓娶以爲妾。喜愛收

硯，客至輒出而玩之，有《硯録》三卷。子坰，附王安石爲監察御史裏行，自有傳。

集硯臺，客人來就拿出與之觀賞，有《硯録》三卷。兒子唐坰，依附王安石任監察御史裏行，本書另有傳。

論曰：宋承平日久，吏多以嚴刻爲治。昷之辨冤獄，配奸吏；瓘奏還婦女爲傭者若干人；琰吏事不下於瓘，脱械縱囚，審知奸弊，何其明且決也。宗諒、劉越以孤生立朝，請太后還政。越年不逮用，聲名與宗諒同矣。防請罷榷酤，興水利，湘廉問疾苦，按不稱職者，肅明於獄訟。皆不多見也。然昷之以殺降而奪官，瓘以能置對而興謗，詢傅會喜進，竊非其據，雖列侍從，君子所不與也。

論曰：宋太平時代持續長，官吏治政大多嚴酷。張昷之辨清冤獄，流放奸吏；魏瓘奏請放還被罰爲官奴的婦女；魏琰行政才能不比魏瓘差，解脱鐐銬放走囚徒，察知奸吏的舞弊行徑，真是既明辨又有決斷。滕宗諒、劉越在朝中不過是没有背景的文臣，却敢於請太后還政。劉越早亡，未得重用，但名聲與滕宗諒不相上下。李防奏請取消酒類專賣，興修水利，趙湘訪問民間疾苦，查辦不稱職者，唐肅對審案非常熟悉。這些都不多見。但張昷之因殺害投降的人而被免官，魏瓘因擅長辯説而誹謗他人，唐詢依附别人以求升官，雖然位列侍從，却不爲君子所稱許。

張述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舉進士，調咸陽縣主簿，改大理寺丞，遷太常博士。皇祐中，仁宗未有嗣，述上書曰："生民之命，繫於宗廟社稷，而繼嗣爲之本。匹夫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托後，事出于素，况有天下者哉。陛下承三聖之業，傳之千萬年，斯爲孝矣。宗廟社稷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彷徨而爲陛下憂也。謂宜慎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元年，復上疏曰："臣聞'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升西没，晝夜迭運，數之常也。陛下御天下且三紀矣，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繼照爲慮，臣竊疑之。歷觀前世或令出宫闈，或謀起閽寺，或奸臣首議，利幼主以專政，假後宫以盗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朝議恬然，曾不爲計，此

張述字紹明，遂州小溪人。進士及第，調任咸陽縣主簿，改任大理寺丞，升任太常博士。皇祐年間，仁宗未有子嗣，張述上書説："國民的命運，寄托在宗廟社稷，而繼嗣是根本。普通百姓有一點家産，還要考慮交給後嗣，事情本來就是這樣，何况據有天下的君王。陛下繼承三位祖先的基業，永久地傳下去，這纔是孝。宗廟社稷未有繼承人，使臣每天彷徨而替陛下憂心。請仔細挑選宗室中有德才的人，改變他的待遇，試以職務，使朝廷内外都知道皇帝心目中已有合適的繼承人選，那就好了。"至和元年，又上疏説："臣聽説'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爲日，是君王的象徵。兩個明亮的物體互相接續纔能照耀長久，太陽從東方升起在西方落下，晝夜交替，是自然現象。陛下統治天下將近四十年，正如太陽莅臨中天，却還不考慮繼承人，臣有所懷疑。歷觀前世，有時詔令出於内宫婦人，有時出於宦官之手，有時是奸臣首先倡議，覺得册立幼年皇帝有利於自己專權，以後宫之力竊取國家權力，頃刻之間就會爆發危機。現在朝廷雖然很平静，却不預作打算，所以臣忠心耿耿地進言。"

臣拳拳爲陛下言也。”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仁宗終不以爲罪。

張述前後七次上疏，最後一次話語尤爲激烈，仁宗始終没有責怪他。

述慷慨喜論事，歷通判延州，知泗州，皆有政迹。後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爲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道病卒。

張述意氣豪邁，喜歡議論朝政，歷任通判延州，泗州知州，都有政績。後來以尚書職方員外郎任江、浙、荆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鐵錢事，行至萬州，途中病死。

黄震

黄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累遷著作佐郎、通判遂州。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爲變。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邪？殆詔書稽留爾。”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明日詔至。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判三司磨勘司，擢江、淮發運使。

黄震字伯起，建州浦城人。進士及第，多次升職爲著作佐郎、通判遂州。朝廷曾賜給兩川軍士緡錢，詔書到了西川，可是東川却没有接到，軍士圖謀嘩變。黄震禀知主管官員説：“朝廷怎麽會忘掉東川呢？大概是詔書被耽誤了。”就拿出州裏的錢按西川的規定賞給士兵，士兵們的情緒得以穩定，第二天賞賜的詔書就到了。多次升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湖北路刑獄，還京，任判三司磨勘司，升爲江、淮發運使。

先是，李溥自三司小吏爲發運使十餘年，奸贓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辭頗憤激，真宗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當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臣職也。負陛下任使者，臣不敢與之和。”既至，發溥奸贓數十事，溥坐廢；而震亦爲溥訟，奪一官。罷，畏謂權，不敢自直，及謂貶，乃復官，知饒州，徙廣東轉運使。廣南歲進異花數千本，至都下枯死者十八九，道路苦其煩擾，震奏罷之。震在真宗朝數論事，既卒，詔進其官一等。

此前，李溥從三司小吏升任發運使達十多年，貪污舞弊，罪惡累累，丁謂是他的同黨，所以没有人敢檢舉他。黄震將要赴任時，上書自述，言語頗爲憤激，真宗明白他的用意在李溥，就告知他説：“你應當與他人和睦相處。”黄震回答説：“廉潔正直公正忠誠，這是臣的本分。受陛下任命出任發運使，臣不敢與他和睦相處。”到任之後，查出李溥貪污枉法之事數十件，李溥因此被撤銷官職；而黄震也被李溥控告，革去一官。被免職，因畏懼丁謂的權勢，没有敢申訴，等到丁謂被貶，纔恢復原職，任饒州知州，調任廣東轉運使。廣南每年進貢奇花數千株，到京城枯死的十有八九，沿途運送者不勝煩擾，黄震奏請朝廷停止進貢。黄震在真宗朝多次提出意見或建議，死後，詔令將他進升一級。

胡順之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横，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命積薪環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爲青

胡順之字孝先，原州臨涇人。進士及第，任試秘書省校書郎、休寧縣知縣。縣中有個姓汪的人家十分豪横，縣府也管不了，每年的租賦常常不交，恰逢因有人控告需要到他家抓捕，汪家不將人犯送出。胡順之説：“命令推行不下去還靠什麽來管治百姓。”命令在他家周圍堆積柴草焚燒，汪家十分害怕，全家都跑出來，叩頭請

州從事。高麗入貢，中貴人挾以爲重，使州官旅拜於郊。順之曰："青，大鎮也。在唐押新羅、渤海，奈何卑屈如此？"獨不拜。大姓麻士瑶陰結貴侍，匿兵械，服用擬尚方，親黨僕使甚多，州縣被陵蔑，莫敢發其奸。會士瑶殺兄子温裕，其母訴于州，衆相視曰："孰敢往捕者？"順之持檄徑去，盡得其黨。有詔鞫問，士瑶論死，其子弟坐流放者百餘人。改著作佐郎、知常熟縣，遷秘書丞，分司南京。

罪，胡順之將其中頭目捆送到州，依法懲處。任青州從事。高麗派人來送貢品，宦官挾以自重，讓州官都到城郊拜迎。胡順之說："青州是大軍鎮。唐時負責管理新羅、渤海，爲何現在如此低三下四？"不肯前往拜迎。有個大户人家叫麻士瑶的，暗中與朝中宦官勾結，私藏兵器，日常生活用度像皇帝一樣，走狗爪牙很多，州縣官員多次被他凌辱，無人敢檢舉他。適逢麻士瑶殺死侄子麻温裕，麻温裕的母親到州裏控告，衆人面面相覷，說："誰敢前去抓捕？"胡順之帶着檄文直接前往，把麻士瑶及其同夥全部捕獲。皇帝下詔令查辦，麻士瑶被判死刑，其子弟被流放的有一百多人。改任著作佐郎、常熟縣知縣，升任秘書丞，分司南京。

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天聖、明道間，再上宰相書，乞太后還政，宰相匿不以聞。太后崩，順之附疾置自言，求其書，出宰相家。仁宗嘉其忠，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數論朝廷事，仲淹愛其才，然挾術尚權，喜縱横捭闔。以目失明廢，州里皆憚焉。

仁宗即位，升任太常博士。天聖、明道年間，兩次上書給宰相，請求太后還政，宰相藏匿不上報。太后死，胡順之以患病立遺囑，要求退回上書，上書從宰相家取出。仁宗表彰他的忠誠，特別升任他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其後多次上書議論政事，范仲淹很器重他的才能，但他以權術弄權，喜愛縱横捭闔。因失明不再任職，州縣都怕他。

陳貫

陳貫字仲通，其先相州安陽人，後葬其父河陽，因家焉。少倜儻，數上疏言邊事。舉進士，真宗識貫名，擢置高第。爲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刑部詳覆官，改秘書丞，爲審刑院詳議官，歷知衛州、涇州。督察盗賊，禁戢不肖子弟，簿書管庫，賦租出入，皆自檢核。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奸乎？"州人憚其嚴。擢利州路轉運使。歲飢，出職田粟賑飢者，又帥富民令計口占粟，悉發其餘。徙陝西，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入爲三司鹽鐵判官。領河北轉運使，請疏徐、鮑、曹、易四水，興屯田。徙河東，歷三司户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

陳貫字仲通，祖先是相州安陽人，後因葬父於河陽，遷居此地。年少時倜儻，多次上疏議論邊境事務。考中進士，真宗早就聽說過陳貫的名聲，將他選在高等。任臨安縣主簿，以秘書省著作佐郎任刑部詳覆官，改任秘書丞，任審刑院詳議官，歷任衛州、涇州知州。督察盗賊，禁約不良子弟，賬庫收支，租賦出入，都親自過問。曾對屬下說："把朝廷的東西看作自己的東西，還能容許舞弊嗎？"州中之人對他的嚴格都很畏懼。提升爲利州路轉運使。發生饑荒，拿出職田出産的糧食救濟飢民，又督促富裕的民户按人口來留用糧食，將多餘的糧食全部徵用救濟。調往陝西，多次升職爲尚書度支員外郎，入京任三司鹽鐵判官。任河北轉運使，奏請朝廷疏浚徐、鮑、曹、易四水，興辦屯田。調往河東，歷任三司户部、鹽鐵副使，以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相州

館，知相州。還朝卒。

貫喜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而歸，貫上書曰："前日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不畏法，請自今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留論。"真宗嘉納之。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

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虜城東距海三百里，沮澤磽确，所謂天設地造，非敵所能輕入。由威虜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地之利，先居則佚，後起則勞，宜有以待之。

昔李漢超守瀛州，契丹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抵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卒與敵遇，方略何從而出邪？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

方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廩給賜予而已，恬于休息，久不識戰，可以衛京師，不可以戍邊境。請募土人隸本軍，籍丁民爲府兵，使北捍契丹，西捍夏人。敵之情僞，地勢之險易，彼皆素知，可不戰而屈人之兵矣。

後以疾卒。著《兵略》，世頗稱之。子安石。

陳安石

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峽轉運判官。民蓄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諜者，敵動靜輒先聞。嘗敕邊民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

知州。還朝後去世。

陳貫喜歡談論軍事，咸平年間，大將楊瓊、王榮大敗而歸，陳貫上疏說："前些日子不斬傅潛、張昭允，結果楊瓊等人就畏死不畏法，請從今起作戰敗逃者，主校都處斬；大將戰死，偏副將佐無傷而還，按逃兵論處。軍隊失敗城池被圍，別部能够援救却不救的，按延誤軍機論處。"真宗稱贊接受他的意見。又曾進獻《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致內容是：

地形有六種不利的情況。現在北邊已經喪失了古北險要，但從威虜城東到海三百里，沼澤遍布，可謂天造地設，不是敵人能輕易進入的。由威虜西至狼山不到百里，地勢平坦，利於騎兵突擊，這是必爭之地。大凡爭奪地勢，先搶占就主動，後攻取則煩勞，應預作準備。

過去李漢超守衛瀛州，契丹不敢進犯關南寸土。現在將帥大都靠恩寵升任，雖然謹慎可靠，但猝然與敵遭遇，戰術戰略從何而來？因此敵人氣焰越發囂張，而我軍二十年來敗於敵手。

國家招募勇士組成禁軍，依靠官府錢糧供養，安於休息，很長時間不作戰，僅能用來守京城，不能用來守衛邊境。請朝廷招募當地百姓隸屬當地駐軍，登記丁壯爲府兵，讓他們北防契丹，西禦夏人。敵情地勢，都是他們所熟悉的，這樣未經作戰就可占據優勢。

後因病去世。著有《兵略》，世人頗爲稱許。兒子陳安石。

陳安石字子堅，靠父親恩蔭以現任官參加鎖廳試爲進士。嘉祐年間，任夔、峽轉運判官。百姓有養毒蠱殺人的，陳安石捕殺了首犯，并獲良藥圖，從此遇毒者得以不死。任提點陝西刑獄，代理鄜延帥，善於使用偵察人員，能够預先偵知敵人動靜。曾令邊民戒嚴，不久敵人數萬騎兵到

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邠州、河中府。户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都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俾之券，使隨所得貿易，鬻畢而歸券，私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

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頓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倘不足於食，將以乏軍興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

尚書省初建，召爲户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則罷再問，以絶曩弊，遂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鄧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來；一無所獲而去，皇帝通令嘉獎。歷次出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任蘇州知州、邠州知州、河中府知府。户部副使韓絳鎮守太原，討論推行鹽法，與監司意見多有不同，加陳安石爲集賢殿修撰，任河東都轉運使，議論纔定下。對屬下説："興辦事情應慢慢來，過急會導致混亂。"於是將鹽交給百姓并發給鹽券，讓他們帶券貿易，賣完鹽後交回鹽券，結果私販鹽者大爲減少。升天章閣待制。

官軍西征時，派縣令協助督運糧餉，陳安石以爲文官膽怯，武人邀功，於是衹派遣果敢之人。强調紀律以防止逃散，説："事前不預先警告，等到犯法後誅殺，是欺騙百姓。"王中正率東部軍隊西進，告訴陳安石籌備四十天的糧草，但軍隊駐在白草平達一個月。陳安石憂慮説："我軍頓駐這麽長時間，而秦地軍馬仍未到達，如果糧食不足，就要以缺乏軍需的罪名來責難我。"便擅自徵發百姓再運糧草，并報告朝廷。李舜舉彈劾他獨斷專行，詔令在潞審訊，陳安石從麟州前往，不久其他路糧草多供給不上，神宗察知他無罪赦免了他。

尚書省初建，召入京中爲户部侍郎。曾與右曹李定一同奏事，皇帝示意他留下後問："你就是在淮南時不肯擔保李定服喪的那個人嗎?"回答道："詔令問臣，臣不敢不如實上奏。"皇帝説："用忠誠事奉君王，這是我贊賞的。"進升吏部侍郎。候選官將改任京官，要等候很久，臨當皇帝召見問答，常常困於司法機構的審問，有時因爲一點意見，就不再任用。陳安石取消再次審問，以革除以前的弊端，後來沿用成例。出朝任永興軍知軍、鄧襄陳鄭州知州、河陽知府，官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去世，時年八十一歲。

范祥

范祥字晋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自乾州推官稍遷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急，祥帥將士拒退之。請築劉璠堡、定川寨，從之。歷知慶、汝、華三州，提舉陝西銀銅

范祥字晋公，邠州三水人。進士及第，從乾州推官升爲殿中丞、通判鎮戎軍。元昊圍城，情況緊急，范祥率將士擊退他們。奏請修築劉璠堡、定川寨，朝廷同意。歷任慶、汝、華三州知州，提舉陝西銀銅坑冶鑄錢。范祥通曉財政，建

坑冶鑄錢。祥曉達財利，建議變鹽法，後人不敢易，稍加損益，人輒不便，語在《食貨志》。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累遷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寨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城數請城之，朝廷以餽餉之艱不許。祥權領州事，驟請修築，未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啞兒峽寨，官軍戰死者千餘人，坐削一官，知唐州。後復官，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制置解鹽使，卒。

議改變鹽法，後人不敢改動，稍加增減，人們就感到不便，內容記在本書《食貨志》中。任提點本路刑獄，制置解鹽，多次升職爲度支員外郎，權轉運副使。古渭寨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啞兒峽，邊城多次申請築城，朝廷因糧餉轉運困難而未允許。范祥暫時管領州中事務，突然奏請修築，沒有接到朝廷批覆，就擅自動工。蕃部驚擾，青唐族羌人攻破廣吳嶺堡，包圍啞兒峽寨，官軍戰死的有一千多人，因此被削去一官，任唐州知州。後來恢復原官，任提舉陝西緣邊青、白鹽，改任制置解鹽使，去世。

嘉祐中，包拯言："祥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其勞可録。"官其子孫景郊社齋郎。熙寧中，平洮、岷、疊、宕、河州數千里，置郡縣，以古渭爲通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朝廷復洮、隴故地，自將帥至裨佐悉有功賞。臣見洮、渭父老言，皇祐中，轉運使祥因熟羌數被寇掠，其部族願輸土置城以爲守禦，乃即古渭爲寨。祥此舉足以消沮邊隙，可謂知攻守之利矣。兵出少挫，身黜謀廢，臣竊悲之。冀推原舊功，少賜褒恤，使天下知祥死猶被恩，且舒祥忠義之氣。"詔贈秘書，録一子未官者。子育。

嘉祐年間，包拯上奏："范祥改變陝西鹽法，施行十年，每年減少榷貨務使緡錢數百萬，按其功勞可録用後代。"授其子孫范景爲郊社齋郎。熙寧年間，平定洮、岷、疊、宕、河五州數千里，設置州縣，以古渭爲通遠軍。權陝西轉運副使張詵奏稱："朝廷收復洮、隴故地，從將帥到校佐都有賞賜。臣聽洮、渭父老説，皇祐年間，轉運使范祥因熟羌多次被侵掠，其部族願運土築城以便防守，就在古渭建寨。范祥此舉足以消除邊釁，可謂知攻守之利。出兵稍敗，罷官廢計，臣感到悲傷。希望推究舊功，稍加恩賜以示撫恤，讓天下人知道范祥雖死仍能蒙受恩澤，同時伸張范祥忠義之氣。"詔令贈官秘書，録用没有擔任官職的一個兒子爲官。兒子范育。

范育

育字巽之，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從張載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塈讒説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育行邊，還言："寶元、康定間，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己，妄舉而驟用之爾。昨葂原

范育字巽之，考中進士，任涇陽令。因侍養父母告假回鄉，跟隨張載求學。有人舉薦他，皇帝召見，任命爲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告知他："《書》稱'禁讒説殄行'，這也是我任用御史的目的。"范育奏請朝廷用《大學》的誠意、正心來治理國家，舉薦張載等數人。西夏侵入環慶，詔令范育巡視邊境，回朝後説："寶元、康定年間，我軍與夏人三次大戰三次大敗，現在再戰也一樣。難道我國這麼大，却抵禦不了夏幾個州嗎？是因爲對敵我兩方的情况都不瞭解，輕舉妄動。前些日子葂原戰役，夏人聲明：'我自

之役，夏人揚言：'我自修壘，不與漢爭。'三犯之，然後掩殺，雖追奔亦不至境。由是觀之，其情大可見矣。"

修壘，不與漢爭。'三次攻打他們，然後夏人纔掩殺，即便追擊也没有進入我境。由此觀之，其中情形大約不難想像。"

又使河東，論韓絳築囉兀二寨："始調外郡稍遠邊城前後三十萬夫，遼州最爲窮僻，然猶上户配夫四百三十四，僦直計三千緡，下者十六人，其直十萬。輦運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先告期，轉運使臨時督辦，致民皆破産，上下莫敢言。獨遼守李宏能約民力所勝，而餽不失期，顧以訴其實，翻令鞫罪。願貸被劾官吏，其芻糧在道者隨所至受之，使已困之民咸蒙德澤。"神宗皆從之。坐劾李定親喪匿服，罷御史，檢正中書户房，固辭，乃知韓城縣。

又出使河東，批評韓絳修築囉兀二寨："開始從外州稍遠邊城前後調集三十萬民夫，遼州最爲偏僻窮困，上户還要出夫四百三十四，運費三千緡，下等人家要出十六人，運費一百緡。運輸所經二十二驛，宣撫司不預先告知時間，轉運使臨時督辦，致使百姓紛紛破産，上下無人敢説實話。惟有遼州太守李宏能斟酌使用民力，運輸不誤期限，但因爲申訴實情，反而受到查處。希望寬恕被彈劾的官員，糧草運輸在途中的就地接收，使已窮乏的人民都能得到皇帝的恩澤。"神宗都聽從。因爲彈劾李定隱匿母亡不服喪，被免掉御史，任檢正中書户房，他堅决推辭，於是任韓城縣知縣。

詔往鄜延議畫地界，育言："保疆不如持約，持約不如敦信。前日疆埸嘗嚴矣，一旦約敗兵拏，鬥者跌於前，耕者侵於後，是封溝不足恃也。使人左去而兵革右興，金繒朝委而烽烟夕舉，是持約不足恃也。今我見利而加兵，當講好之後，復自立界，不亦愧乎！"安南行營郭逵、趙卨以兵十萬伐交阯，行及長沙，病死相屬，逵、卨又不輯睦，育疏其不便，不從。久之，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

詔令前往鄜延商議劃定邊界，范育上奏："保衛邊疆不如堅守條約，堅守條約不如示以誠信。以前的邊界不可謂不嚴，一旦條約撕毁發生戰争，戰士失敗在前，耕種的人侵凌在後，所以説邊界壕溝不足以依靠。議定邊界的使臣剛離開而軍事就會興起，金帛早上送去而戰争傍晚就爆發，所以堅守條約也靠不住。現在我方看到有利就發動戰争，在剛與敵方講和之後，又自立邊界，不感到慚愧嗎！"安南行營郭逵、趙卨用兵十萬討伐交阯，軍隊纔到長沙，就病死很多人，郭逵、趙卨二人又不和睦，范育上疏講明不利之處，朝廷没有聽從。很久以後，任河中府知府，加官直集賢院，調往鳳翔，以直龍圖閣出鎮秦州。

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禄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暴其閨門不肅，出知熙州。時又議棄質孤、勝如兩堡，育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膂之憂矣。"又請城李諾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

元祐初年，朝廷召他擔任太常少卿，改任光禄卿、樞密都承旨。劉安世揭發他對妻女教管不嚴，出朝任熙州知州。當時朝廷正在討論放棄質孤、勝如兩處城堡，范育爭論道："熙河以蘭州爲要塞，而這兩堡是蘭州的屏障。放棄兩堡蘭州就有危險，蘭州危險則熙河就會有腰背受敵之憂了。"又請求在李諾平、汝遮川築城，説："這就是趙充國屯田古榆塞的所在。"没有答覆。入朝

爲給事中、户部侍郎，卒。高宗紹興中，采其抗論棄地及進築之策，贈寶文閣學士。

任給事中、户部侍郎，去世。高宗紹興年間，采用了他反對棄地和進築兩城的策略，贈官寶文閣學士。

田京

田京字簡之，世居滄州，其後徙亳州鹿邑。舉進士，調蜀州司法參軍，自秦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

田京字簡之，世代居住在滄州，後來遷居亳州鹿邑。考中進士，任蜀州司法參軍，從秦州觀察推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

趙元昊反，侍讀學士李仲容薦京知兵法，召試中書，擢通判鎮戎軍。夏守贇爲陝西經略使，奏兼管勾隨軍糧料。入對，陳方略，賜五品服。尋爲經略安撫判官。守贇既罷，以武略應運籌决勝科，及試秘閣，與他科偕試六論，京自以記誦非所長，引去。

趙元昊反叛，侍讀學士李仲容舉薦説田京通曉兵法，朝廷召他到中書考試，升爲通判鎮戎軍。夏守贇任陝西經略使時，奏請他兼管勾隨軍糧料。皇帝召見問話，他陳述方略，賜五品服。不久任經略安撫判官。夏守贇免職後，田京以武略應試運籌决勝科，等到到秘閣考試時，與其他科并試六論，田京因記誦非其所長，離去。

又參夏竦軍事。會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孰便，衆欲大舉入討，京曰："夏人之不道久矣，未易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敵境，與之角勝負，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不如講和。"京曰："敵兵未嘗挫，安肯降我哉?"未幾，元昊使黄延德叩延州乞降，以奇兵出原、渭，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不悦京，坐是改通判廬州，徙知邵武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乃上言："請擇要官守滄、衛，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限戎馬，義勇聚教，復給糧，置卒守烽燧，用奇正法訓兵，徙戰馬内地以息邊費。"凡十餘事，仁宗頗嘉納之。

又參夏竦軍事。適逢朝廷派翰林學士晁宗慤到軍中詢問攻守何者爲便，衆人都想大舉進攻，田京説："夏人反叛已很久了，不易被打敗。現在要用未經訓練的軍隊，深入敵境，與之决勝負，這是兵家大忌，軍出必敗。"有人説："不如講和。"田京道："敵兵未曾受挫，怎麽肯投降呢?"不久，趙元昊派黄延德到延州請求投降，却以奇兵從原、渭出擊，打敗大將任福。夏竦素來對田京不滿，因此改任他爲通判廬州，調任邵武軍知軍，提點河北路刑獄事。於是上書朝廷："請挑選重要官員守滄、衛，鑿西山石臼廢道以阻隔戎馬，召集義勇訓練，供給糧草，設烽火臺派兵守望，用奇正法訓練軍隊，將戰馬遷至内地喂養以减少邊費。"共十多件事，仁宗多有采納。

入爲開封府判官，坐械囚送獄道死，出知蔡州，徙相、邢二州，復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保州振武兵焚民居欲應賊，京捕斬之乃定。賊遣其黨崔象僞出降，京以其持妖言惑衆，又斬以徇，由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皆慴服，不敢叛。州之南關，民衆多如城中，得不陷賊，京有

入京任開封府判官，因押送囚犯到獄途中死掉，出京任蔡州知州，調往相、邢二州，又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占據恩州造反，田京用繩子從城中縋下趕往南關，入驍健營安撫士兵。保州振武兵焚燒民房要同王則一起謀反，田京捕斬後纔安定。賊人派同黨崔象假裝出降，田京因其用妖言惑衆，又將他斬首，於是營兵二十六指揮在外者都畏服，不敢反叛。州的南關，民衆像城中那樣多，没有陷入賊人之手，田京有功勞。田京督

功焉。京督士攻城甚力，賊係京妻子乘城迫使呼曰："毋亟攻，城中將屠我輩矣。"京叱諸軍益進攻，注矢仰射，殺其家四人。賊知京無所顧，乃牽妻子去，恩州平。以不能預察賊，降監鄆州税。

先是，駐泊都監田斌亦以賊發不能捕，待罪兵間，及城破，從諸將入，以功遷宫苑副使，而京獨被謫。御史言失察賊過輕，忘家爲國義獨重，不宜左遷，乃徙通判兖州。又徙知江陰軍，知密州，歷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累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

京能招輯流民，爲之給田除税租，凡增户萬七千，特遷工部郎中。然傳者謂流民之數多不實，又强爲人田非其所樂，侵民税地，仿古屯田法，其後法不成，所給種錢牛價，民多不償，鞭笞督責，至累年不能平，公私皆患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兵部郎中，復知滄州，拜右諫議大夫，卒。

京喜論議，然語繁而迂，頗通兵戰、曆算、雜家之術。爲人尚氣節，少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相友善，俱以倜儻聞。著《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書，又有奏議十卷。

論曰：人臣之職，當奮不顧身，而庸人怯夫於國事則噎喑而不言，若胡越肥瘠之不相干，如張述者其亦忠且果矣。黄震指李溥忤權臣，胡順之擊强宗，爲衆人所不敢爲；陳貫論兵事，范祥畫邊計，皆一時雋士。妖盗竊發，京出孤力保城南，置妻孥之憂，先登示賊，其勇蓋可壯也。

率士兵奮力攻城，賊人綁田京的妻子和孩子登城，强迫他們喊話説："不要急於攻城，城中會屠殺我們。"田京叱令各軍加緊進攻，搭箭仰射，殺掉四名家人。賊人知道田京無所顧慮，就將他的妻子和孩子帶走，恩州討平。因爲未能預先察覺賊情，降任監鄆州税。

此前，駐泊都監田斌也因賊人起事不能捕獲，待罪軍中，等到攻破州城，隨諸將進入，因功升任宫苑副使，而田京却獨自貶職。御史上奏説失察賊情的過失輕，忘家爲國的道義却很重，不應貶官，於是任通判兖州。又任江陰軍知軍，密州知州，歷任提點淮南刑獄事、京西轉運使，多次升職爲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滄州轉運使。

田京善於招輯流民，撥給他們耕地免收租税，一共增加一萬七千户，朝廷特升他爲工部郎中。但傳説流民的數字多不可靠，又强撥田讓人耕種非其所願，侵奪百姓税地，效法古代屯田法，後來并不成功，所給種籽錢牛價，百姓多没有償還，於是鞭笞督責百姓，以致多年不止，公私皆以爲患。提升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改任兵部郎中，又任滄州知州，任右諫議大夫，去世。

田京愛議論，但話多而且不切實際，對兵戰、曆算、雜家之術比較精通。爲人崇尚氣節，年輕時與常山董士廉、汾陰郭京友好，都以倜儻聞名。著有《天人流術》、《通儒子》十數部書，還有奏議十卷。

論曰：臣子的職責，在於爲國家奮不顧身，可是平庸和怯懦的人却沉默不語，好像那是胡越肥瘠之事一樣與自己毫不相干，像張述這樣可算得忠誠果敢了。黄震指責李溥觸怒權臣，胡順之打擊豪强，是衆人所不敢做的；陳貫論説軍事，范祥籌劃邊境防禦之策，都是一時的傑出人才。妖盗暗中起事，田京以一己之力保城南，置妻子兒女安危於不顧，率先登城，其勇氣值得贊賞。

宋史卷三百四

列傳第六十三

周渭　梁鼎　范正辭(子)諷　劉師道　王濟　方偕　曹穎叔
劉元瑜　楊告　趙及　劉湜　王彬　仲簡

周渭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爲詩。劉鋹據五嶺，昭州皆其地也，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逾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絶糧，復還恭城，則廬舍煨燼，遂奔道州。爲盜所襲，渭脱身北上。

周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年成孤兒，被叔父收養。刻苦學習，擅長作詩。劉鋹占據五嶺，昭州一帶都是他的地盤，政繁賦重，民不聊生。周渭率領同鄉六百人偷越五嶺，準備逃難到零陵。未能到達，賊人出兵，路斷糧絶，又回到恭城，可是房舍都已被焚毁，於是逃往道州。途中被盜賊襲擊，周渭逃脱北上。

建隆初，至京師，爲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身，解褐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上奇其才，擢右贊善大夫。時魏帥符彦卿專恣，朝廷選常參官强幹者莅其屬邑，以渭知永濟縣。彦卿郊迎，渭揖于馬上，就館始與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并暴廋匿者按誅之，不以送府。

建隆初年，來到京城，受到薛居正的禮遇。上書論時事，召見考試，賜同進士出身，初次任職爲白馬主簿。縣裏大吏犯法，周渭立即將他斬首。皇上認爲他才能傑出，提拔爲右贊善大夫。當時魏帥符彦卿專横跋扈，朝廷挑選常參官中精明强幹者派遣到他的轄境内，任命周渭爲永濟縣知縣。符彦卿到城郊迎接，周渭在馬上還禮，到館舍纔和他正式會面，没有一點低下的姿態。縣中有盜賊傷人後逃走，周渭將其捕獲，查出隱匿者一同處死，没有送州府。

乾德中，通判興州。州領罝口寨多戍兵，監軍傲狠，縱其下爲暴，居人苦之。渭馳往諭以禍福，斬其軍校，衆皆慴服。詔書嘉奬，命兼本寨鈐轄。開寶元年，鳳州七房冶主吏盜隱官銀，擇渭往代。周歲，羨課數倍，賜緋魚，又遷知棣州。殿直傅延翰爲監軍，謀作亂走契丹，爲部下所告，渭擒之以聞；命械至闕下，鞫得

乾德年間，通判興州，州中罝口寨的駐軍很多，監軍殘暴，放縱部下横行，當地居民十分痛苦。周渭趕往告知利害，斬殺軍校，衆人都畏服。詔書嘉奬，命他兼任本寨鈐轄。開寶元年，鳳州七房礦冶主管官員偷藏官銀，挑選周渭前往接替。一年後，完成相當於原來定額的數倍，皇帝賜他緋魚以示奬勵，升任棣州知州。殿直傅延翰任監軍，圖謀作亂後逃往契丹，被部下告發，周渭將他抓捕後上報，朝廷命令押送京城，

實，斬於西市。渭在郡以簡肅稱，及還，吏民遮道泣留，俄詔賜錢百萬。

審訊屬實，斬於西市。周渭在州以政務簡省、作風嚴肅著稱，還京時，官民攔道哭着請他留下，不久朝廷詔令賜錢百萬。

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恤之。及是，渭始還故里，鄉人以爲榮。渭奏去劉鋹時税算之繁者，重定田賦，興學校。遷殿中丞。屬有事交阯，主將逗撓無功。有二敗卒擐甲先至邕州市，奪民錢，渭捕斬之。後至者悉令解甲以入，訖無敢犯。移書交阯，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即遣使入貢。就加監察御史，在嶺南凡六年。徙知揚州，進殿中侍御史，改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爲鹽鐵判官。遷侍御史，歷判户部、度支二勾院，出知亳州，賜金紫，俄換宋州。加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爲乘氏主簿。

太平興國二年，任廣南諸州轉運副使。起初，周渭來到中原時，妻子兒女都留在恭城。開寶三年，平定廣南，詔令昭州尋訪，賜錢糧撫恤。這時，周渭纔還故里，同鄉以之爲榮。周渭奏請革除劉鋹時期繁瑣的税收，重定田賦，興辦學校。升任殿中丞。當時國家正在交阯境内作戰，主將怯陣避戰無功績。有兩名敗退下來的士卒穿着甲衣先到邕州集市，搶劫百姓錢，周渭捕殺他們。後到的士兵全部命令脱掉鎧甲後纔許進城，結果没有人敢違法。送信給交阯，告知朝廷威信，將要在近期内再次進攻。黎桓害怕，馬上派人進貢。周渭就地加官監察御史，在嶺南共六年。調任揚州知州，進升殿中侍御史，改任兩浙東西路轉運使，入朝爲鹽鐵判官。升任侍御史，歷任判户部、度支二勾院，出朝任亳州知州，朝廷賜金魚紫服，不久换任到宋州。加官職方員外郎，爲益州轉運使。因侄子違詔買馬，貶爲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聽到他的高潔節操，召他還京，準備再加以重用，詔書剛下達就去世，年七十七。皇上可憐他家貧不能安葬，送給他家十萬錢，委任他的兒子周建中爲乘氏主簿。

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績碓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節婦傳》紀其事。

周渭的妻子莫荃，是位賢惠的婦女。周渭逃往北方時，來不及與莫荃告别；兩個孩子年幼，莫荃還年輕，父母想讓她改嫁。莫荃流着淚發誓説："周渭不是没有出息的人，現在逃難到外地，肯定會自己奮鬥。"於是親自養蠶紡織舂米勞作，以供養家庭，爲兩個孩子都辦妥婚事。二十六年後，又見到周渭，當時的人十分敬佩。朱昂寫了《莫節婦傳》記述她的事迹。

梁鼎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鉞，仕蜀爲劍門關使。父文獻，乘氏令。鼎，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甲科，解褐大理評事、知秭歸縣，再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獻《聖德徽號頌》萬餘

梁鼎字凝正，益州華陽人。祖父梁鉞，在蜀做官，任劍門關使。父親梁文獻，乘氏令。梁鼎，太平興國八年考取進士甲科，初次任職爲大理評事、秭歸縣知縣，又升爲著作佐郎。端拱初年，進獻朝廷《聖德徽號頌》萬餘字，考試他的

言，試文，遷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聲聞，有詔嘉奬。徙知吉州，民有蕭甲者，豪猾爲民患，鼎暴其凶狀，杖脊黥面徙遠郡。太宗尤賞其强幹，代還，賜緋魚，舊例當給銀寶瓶帶，太宗特以犀帶賜之，記其名於御屏。

文章，升任殿中丞、通判歙州，以能幹著稱，有詔令嘉奬。調任吉州知州，有叫蕭甲的人，豪横奸詐，成爲當地一害，梁鼎宣布他的罪狀，將他杖脊刺面流放到偏遠地區。太宗特别賞識他的辦事才能，派人接替他回朝，賜緋魚，按慣例應當賞給銀寶瓶帶，太宗特别賜他犀帶，還把他的名字記在御屏上。

淳化中，上言曰："《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乃堯、舜氏所以得賢人治天下也。三代而下，典章尚存，兩漢以還，沿革可見。至於唐室，此道尤精，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厲，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禮法陵夷，顧惟考課之文，祗拘州縣之輩，黜陟既異，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即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略蔑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理，寖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伏惟陛下繼二聖之丕圖，爲億兆之司牧，念百官之未乂，思四海之未康，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矣。"

淳化年間，上書説："《書經》説：'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這就是唐堯、虞舜能够得到賢人治理天下的原因。三代以來的典章還存在，兩漢以來沿革也可以見到。至於唐代，這方面的制度尤其精細，有負責考核的專門機構，申明考核的有關法令，下自簿尉，上至宰相，每年都要評定功過，考定優劣，所以人人想着奮發努力，以功績上報。五代戰亂不斷，法令制度被摧毁，考核的條令，僅能約束州縣的官員，褒貶混亂，名存實亡。况且現在的知州，就是古代的刺史，政績顯著的，朝廷不知；平庸無能的，照舊任用。喪失了勸勤懲懶的作用，漸漸形成苟且辦事的風氣。導致水災與乾旱接連不斷，刑事案件堆積，如此而想讓天下長久太平，怎麽可能。請陛下繼承二位聖祖的宏偉事業，當好億兆百姓的皇帝，考慮到官吏未治理，四海之内還未富裕，特降詔書給有關部門，申明考核的法令，希望可以任官得其人，使百姓蒙受恩澤。"

俄爲開封府判官，遷太常博士、三司右計判官，又爲總計判官，會復三部，换度支判官。至道初，鼎洎陳堯叟建議興三白渠，及陳、許、鄧、潁、蔡、宿、亳數州用水利墾田，事具《食貨志》。遷都官員外郎、江南轉運副使，就改起居舍人，徙陝西。二年，五將分道擊李繼遷，李繼隆擅出赤檉路無功，還奏軍儲失期，鼎坐削三任。復爲殿中丞，領職如故。以母老求郡，歷知徐、密二州。真宗踐位，復舊官。咸平四年，遷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賜金紫。時三司督逋負嚴急，有久被留繫者，命鼎與薛映按

很快擔任開封府判官，升任太常博士、三司右計判官，又任總計判官，恰好趕上恢復三部，又换任度支判官。至道初年，梁鼎和陳堯叟建議興建三白渠，及陳、許、鄧、潁、蔡、宿、亳幾州用水利墾田，具體情况記在本書《食貨志》中。升任都官員外郎、江南轉運副使，就地改爲起居舍人，調往陝西。二年，五名將領分路攻打李繼遷，李繼隆擅自從赤檉路出擊没有戰功。還軍後奏稱輜糧未能按時供給，梁鼎因此被取消三任期。又任殿中丞，負責原有事務。以母年老請求到州任職，歷任徐、密二州知州。真宗登基後，恢復原來官階。咸平四年，升任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賞賜金紫。當時三司責罰逃欠定額十分嚴酷，有人長時間被拘押。朝廷命梁鼎與薛

籍詳定，多所蠲免。逾月，拜右諫議大夫、度支使。

時西鄙未寧，建議陝西禁解池鹽，所在官鬻，詔從之。以鼎爲制置使，楊覃爲轉運使，張賀副之，又以內殿崇班杜承睿同制置鹽事。議者多言："邊民舊食青鹽，其價甚賤。洎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緣邊，價直與蕃鹽不相遠，故蕃部賫鹽至者，不能貨鬻。今若禁解池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也。"時劉綜爲陝西轉運使，鼎奏罷之。綜歸朝，亦密陳其非便。鼎既行，即移文禁止鹽商，所在約束乖當，延州劉廷偉、慶州鄭惟吉皆不從規畫。

又鼎奏運咸陽倉粟以實邊，粟已陳腐，鼎即與民，俟秋收易新粟，朝廷聞而止之，上封章密陳其煩擾者甚衆，鼎始謀多沮，遂令林特乘傳與永興張詠會鼎等同議可否，於是依舊通鹽商。鼎坐首議改作非是，詔罷度支使，守本官。未幾，丁內艱，起復。景德初，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知鳳翔府。以居憂哭泣傷目，表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三年，卒，年五十二，賜二子出身。

鼎偉姿貌，磊落尚氣，有介節，居官峻厲，名稱甚茂。好學，工篆、籀、八分。嘗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子申甫、吉甫。

范正辭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勞謙，獲嘉令。正辭治《春秋》《公羊》、《穀梁》，登第，調補安陽主簿。開寶中，判入等，遷國子監丞、知戎州，改著作佐郎。代還，治逋欠於淄

映按籍詳定，蠲免很多。一個月後，拜任右諫議大夫、度支使。

當時西部邊境還未安寧，建議陝西禁解池鹽，由官府專賣，詔令按此辦理。任命梁鼎爲制置使，楊覃爲轉運使，張賀爲副使，又派內殿崇班杜承睿一起管理鹽事。議論的人大多認爲："邊境百姓過去吃池鹽，價格很便宜。到禁池鹽以困賊，命令商人送糧，從沿邊境地區運解鹽，價格與蕃鹽差不多，所以從蕃部帶鹽來的，賣不出去。現在如果禁解池鹽，與內地同價，那麼百姓肯定會冒犯禁令買賣池鹽，是幫助了敵人。"當時劉綜任陝西轉運使，梁鼎奏請將他免職。劉綜回朝後，也秘密地陳説梁鼎的建議并不妥當。梁鼎赴任後，就發文告禁止鹽商，但管理不當，延州的劉廷偉、慶州的鄭惟吉都不聽從他的安排。

梁鼎又奏請運咸陽倉糧充實邊塞，糧已陳腐，梁鼎就送給百姓，等秋收换新糧，朝廷聽到予以阻止，上表章秘密陳述他擾民很多，梁鼎開始的計劃多數失敗，於是朝廷令林特專程與永興張詠會同梁鼎等一起商議這些舉措是否可行，結果依舊通鹽商。梁鼎因倡議改動原有辦法有過錯，詔令免去度支使職務，仍任右諫議大夫。不久，母死守喪，起用復官。景德初年，任知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出朝任鳳翔府知府。因守喪期間哭泣過度毀傷了眼睛，上表章請求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三年，去世，年五十二，朝廷賜他兩個兒子進士出身。

梁鼎體貌魁偉，坦蕩有氣節，正直，爲官嚴酷，名氣很大。好學，擅長篆、籀、八分書體。曾著《隱書》三卷，《史論》二十篇，《學古詩》五十篇。兒子梁申甫、梁吉甫。

范正辭字直道，齊州人。父親范勞謙，獲嘉令。范正辭研究《春秋》《公羊》、《穀梁》，考試中榜，調補安陽主簿。開寶年間，判官員等級入類，升任國子監丞、戎州知州，改任著作佐郎。任滿回京，在淄州治理逃欠賦税事，轉運使稱贊

州，轉運使稱其能，轉左贊善大夫，就知淄州。太宗征河東，諸州部糧多不及期，正辭所部長山縣吏張秀督民輸，受錢二千，即杖殺之，郡中畏服。

太平興國中，改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遷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充臺直，會有言饒州多滯訟，選正辭知州事，至則宿繫皆决遣之，胥吏坐淹獄停職者六十三人。會詔令料州兵送京師，有王興者，懷土憚行，以刃故傷其足，正辭斬之。興妻詣登聞上訴，太宗召見正辭，廷辨其事。正辭曰："東南諸郡，饒實繁盛，人心易動。興敢扇搖，苟失控馭，則臣無待罪之地矣。"上壯其敢斷，特遷膳部員外郎，充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

饒州民甘紹者，積財巨萬，爲群盜所掠，州捕繫十四人，獄具，當死。正辭按部至，引問之，囚皆泣下，察其非實，命徙他所訊鞫。既而民有告群盜所在者，正辭潛召監軍王愿掩捕之。愿未至，盜遁去，正辭即單騎出郭二十里，追及之。賊控弦持矟來逼，正辭大呼，以鞭擊之，中賊雙目，執之。賊自刃不殊，餘賊渡江散走，追之不獲，旁得所棄贓。賊尚有餘息，正辭即載歸，令醫傅藥，創既愈，按其奸狀伏法，而前十四人皆得釋。

端拱二年，代歸，與洛苑副使綦仁澤、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折中倉。先是，令商人輸米豆而以茶鹽酬其直，謂之"折中"，復有言其弊，罷之，至是復置焉。遷倉部員外郎，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改判刑部，歷户部、鹽鐵二判官，遷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即位，遷

他的才幹，轉官左贊善大夫，就地任淄州知州。太宗征討河東，各州負責督運的糧草大都没按時運到，范正辭所轄長山縣吏張秀督民運送，接受二貫賄賂，范正辭將他杖殺，郡中之人都畏服。

太平興國年間，改任殿中丞，通判棣、深二州，升任國子博士。御史中丞劉保勳奏請任命他擔任諫官，恰逢有人説饒州案件積壓，選范正辭爲知州，到任後將過去長久扣押的人犯全部處置完畢，官吏因拖延案件處理而被停職的有六十三人。恰好此時又有詔令選州兵派送京城，有個叫王興的人眷戀鄉土，害怕遠行，用刀故意砍傷脚，范正辭將他斬首。王興妻前往登聞院上訴，太宗召見范正辭，在朝廷分辯此事。范正辭説："東南各州，富饒繁榮，人心容易鼓動。王興敢煽動人心，一旦失去控制，那麽臣没有待罪之地了。"皇上贊賞他的果斷，特别升他爲膳部員外郎，任江南轉運副使，賜錢五十萬。

饒州有一叫甘紹的人，家中財産很多，被盜賊搶掠，州中抓捕十四人，案結，應處死刑。范正辭巡視至此，招來訊問，囚徒都流淚，察覺到案情不屬實，就命令遷到别處查問。事後百姓中有人報告群盜所在之處，范正辭暗地召監軍王愿抓捕。王愿還未到，盜賊逃走。范正辭匹馬追出城二十里，追上盜賊。賊人拿着武器逼近，范正辭大叫，用鞭擊打，正中賊人雙眼，將他抓住。賊人自殺未死，其餘群賊渡江逃散，没有追上，但得到丢棄的贓物。賊人還有氣息，范正辭就把他運回，命醫生用藥，傷好後，審知罪狀依法處置，而先前的十四人都被釋放。

端拱二年，任滿回京，與洛苑副使綦仁澤、西京作坊副使尹宗諤同監折中倉。此前，朝廷令商人交納米豆而以茶鹽抵價，稱爲"折中"，又有人説它的弊端，停止，至此又設置。升倉部員外郎，同知幕府州縣官考課，改任判刑部，歷任户部、鹽鐵二判官，升任考功員外郎，通判定、揚、杭三州。真宗即位，升任膳部郎中，召入京任判三司勾院，很快又任鹽鐵判官。咸平二年，

膳部郎中，召判三司勾院，俄復爲鹽鐵判官。咸平二年，出爲河東轉運使。三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

時，李昌齡自忠武行軍起知梓州，董儼知壽州，王德裔、楊緘皆任轉運使，後失官宰畿邑。正辭上言："昌齡輩貪墨著聞，願陛下罷其民政。"詔追還儼敕，餘悉代之。又言："治民之官，牧宰爲急。"舉吴奮等五人堪任大郡，復請令奮等各舉知縣、縣令，從之。坐鞫任懿獄，貶滁州團練副使。會赦，復爲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知淮陽軍，復膳部郎中，以年老，求監兖州商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卒，年七十五。子識、諷，并進士及第。

出朝任河東轉運使。咸平三年，以本官兼任侍御史知雜事。

當時，李昌齡從忠武行軍起用爲梓州知州，董儼任壽州知州，王德裔、楊緘都任轉運使，後來被免職在京畿地區做長官。范正辭上奏説："李昌齡這些人貪婪出了名，希望陛下撤銷他們治理百姓的職務。"詔令追還對董儼的委任，其他幾人也替换。范正辭又上奏："治理百姓的官員中，州長官最爲關鍵。"舉薦吴奮等五人可以擔任大州職務，又奏請朝廷令吴奮等各自舉薦知縣、縣令，朝廷接受了建議。因審訊任懿一案得罪，貶爲滁州團練副使。恰遇大赦，又任倉部考功員外郎、通判鄆州，淮陽軍知軍，恢復膳部郎中官階，因年老，請求監兖州商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去世，年七十五。兒子范識、范諷，都進士及第。

范諷

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寺奉禮郎。又獻所爲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會河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失阡陌，田訟不能决，諷分别疆畔，著爲券，民持去不復争。諷辨數激昂，喜爲名聲，然亦操持在己，吏不敢欺。爲縣存視貧弱，至豪猾大家，峻法治之。

舉進士第，還大理評事、通判淄州。歲旱蝗，他穀皆不立，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藝，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鄒平，發官廪貸民。縣令争不可，諷曰："有責，令無預也。"即出貸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徙知梁山軍，以母老不行，得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爲治裝祖行。詔塞决河，州募民入芻揵，而城邑與農户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

范諷字補之，以父親恩蔭補任將作監主簿，進獻《東封賦》，升任太常寺奉禮郎。又進獻所寫作品，召入考試合格，出任平陰縣知縣。適逢黄河在王陵埽决口，水退後田地肥沃，原有的田界消失，田地訴訟無法裁决，范諷劃分田界，寫在地契上，百姓拿去不再争執。范諷辯才出衆，愛出風頭，但處理問題能自己做主，吏人不敢欺騙。任知縣時照顧貧弱，至於豪横的大户人家，則用嚴酷的法令來治理。

考中進士，升任大理評事、通判淄州。當年發生乾旱，蝗災嚴重，其他穀物都不能存活，惟有豆葉蝗蟲不吃，還可以種植，但擔心没有種籽，范諷巡視到鄒平，打開官倉貸糧給百姓。縣令阻攔，范諷説："有事我負責，與縣官無關。"出借三萬斛；到了秋天，百姓都提前償還。調任梁山軍知軍，因母親年老没有赴任，通判鄆州。當時知州李迪被貶爲衡州副使，宰相丁謂警告使臣拿着詔書催促上路，范諷將李迪留住數日，爲他整治行裝餞行。詔令將黄河决口處填塞，州中募集百姓上繳堵塞决口用的草把及樁柱，城鎮與農户相等，范諷説："貧富不同而負擔相同，農

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爲率，朝廷從其言。

民肯定貧困。況且詔書讓估計百姓的承受能力，現在却平均徵收，這是主管機構的失誤。”改動布告，讓富人交納三分之二，并請朝廷令各州效法鄆州，朝廷同意。

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貶，拜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轉對，敕近臣閱視其可行者，類次以聞。諷奏曰：“非上親覽决可否，則誰肯爲陛下極言者。”玉清昭應宫災，下有司治火所起，諷曰：“此天之戒告，乃復置獄以窮治之，非所以應天也。”獄由是得解。議者疑復修，諷上書諫：“山木已盡，人力已竭，宫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宜詔示四方，使明知之。”於是下詔罷修。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調任廣濟軍知軍，百姓躲避水災，住在堤上，凡是正在服徭役的，范諷都讓他們回去保護自己的家，上奏免除他們的租賦。多次升官任爲太常博士，因病監舒州靈仙觀。尚御藥張懷德到觀祭祀，范諷巴結他，張懷德對章獻太后舉薦，於是被召回京城。太后問他有何可言，回答説：“現在權臣驕悍，恐怕難以制服。”大約指的是曹利用。曹利用被貶，任右司諫、三司度支判官。百官輪流應對，敕令近臣察看可以施行的事，分類上報。范諷上奏説：“如果皇上不親自處决政事，則没有人肯盡力提意見。”玉清昭應宫發生火災，皇帝命主管機構查詢起因，范諷説：“這是上天的警告，却要立案追究，這不是回應天意的態度。”案件於是被撤銷。有人猜測可能會重修，范諷上書説：“山上的樹已經砍光，民力也已用盡，宫殿肯定造不成。臣知道朝廷也不會這樣做，但天下人都這樣猜疑。應該以詔書宣布，讓大家明白知道。”於是朝廷下詔不予重建。改任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錢惟演自許州來朝，圖相位，諷奏：“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固不可復用。”遂以惟演守河南。使契丹，道過幽州北，見原野平曠，慨然曰：“此爲戰地，不亦信哉。”遼人相目不敢對。擢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知青州，再遷户部郎中。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積粟多，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京東。入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益漕江、淮米百萬，自河陽、河陰東下以賑貸之。錢惟演倡議獻、懿二太后宜祔真宗廟室，諷彈奏之；及言其在太后時權寵甚盛，且與后族連姻，請絀去。仁宗不聽，諷袖告身以對

錢惟演從許州來朝見，打算謀取宰相職位，范諷上奏説：“錢惟演曾任樞密使，因與皇太后有姻屬關係免職，以此對天下人顯示公正，現在當然不能重新任用爲宰相。”於是派錢惟演爲河南太守。出使契丹，途經幽州北，看到原野寬闊平坦，深有感觸地説：“這是兵家必争之地，真的如此。”遼人互相看着不敢回答。升爲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出朝任青州知州，再升任户部郎中。當時山東鬧饑荒，宰相王曾是青州人，家中存糧很多，范諷拿出幾千斛救濟飢民，并奏請朝廷派出使臣安撫京東。入京任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又請增運江、淮米百萬，從河陽、河陰東下以賑濟百姓。錢惟演提議獻、懿二位太后應祔祭於真宗廟中，范諷上書批評；還談到錢惟演在太后在世時享有很大權力，并和太后親族聯姻，請將他罷免。仁宗不聽，范諷拿着委任狀對

曰："陛下不聽臣言，臣今奉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早暮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遂貶惟演隨州。

皇帝說："陛下不聽臣的話，臣現在奉命出使皇陵，而錢惟演做河南太守，臣從早到晚都擔心刺客。臣願意交還委任書，不敢再擔任御史中丞。"皇帝不得已同意他的提議，范諷這纔告辭出宫，於是將錢惟演貶到隨州。

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王文吉者，告堯佐謀反，仁宗遣中官訊問，復以屬諷。夜中被旨究詰，旦得其誣狀奏之。時上章懿皇后謚，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日中不赴慰班，諷彈士遜與崇勳，俱罷。諷嘗侍對，帝語及郭后亡子。諷言亡子大義當廢，陰合帝旨，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爲直學士已久，諷盛氣凌棐，宰相李迪右之，遂特詔班棐上，論者非之。尋轉閣學士，又疾免三司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徙會靈觀，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

陳堯佐免去參知政事，有個人叫王文吉，告發陳堯佐謀反，仁宗派宦官審問，又交給范諷辦理。范諷半夜接到聖旨查辦，天亮時已經將王文吉誣告的詳情弄清楚上報。當時擬定章懿皇后謚號，宰相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正午時分仍不肯到場，范諷彈劾張士遜及楊崇勳，二人都被撤職。皇帝召見范諷詢問事情，皇帝談到郭后没有兒子。范諷説無子應當廢掉，這話暗合皇帝的心意，任命他爲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當時狄棐擔任直學士已久，范諷盛氣凌人，欺壓狄棐，宰相李迪偏袒他，於是特地發布詔令范諷朝班位置在狄棐之前，人們認爲此事不妥。隨即轉爲閣學士，因病免除三司使職務，改任翰林侍讀學士、管勾祥源觀。調任會靈觀，又改任閣學士、給事中、兗州知州。

既至郡，而龐籍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未行，上言："嚮爲侍御史，嘗奏彈諷以三司使曲爲左藏監庫吴守則奏課遷官。尚美人同父弟娶守則女，諷以銀鞍勒遺守則相結納。既出兗州，乃紿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而增産於齊州，市官田虧平估。"置獄于南京劾之，諷坐方聽旨擅馳驛還兗州，當贖。籍所奏有不實，當免官。宰相呂夷簡嫉諷詭激，特貶諷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貸籍，止降官知臨江軍。由是宰相李迪等坐親善諷皆斥。

到州後，龐籍爲廣南東路轉運使，没有動身，上奏説："我過去任侍御史時，曾彈劾范諷任三司使時想方設法將左藏監庫吴守則奏請考績升職。尚美人同父弟娶吴守則女兒，范諷送給吴守則銀鞍勒來討好。出京到兗州任職，又謊言家中貧困，借翰林白金器物幾千兩隨身携帶，却在齊州增置田産，低價購買官家的耕地。"在南京立案查處，范諷因到朝廷聽取旨意時擅自返回兗州，按法律應拿出財物抵罪。龐籍舉報不實，應撤銷職務。宰相呂夷簡恨范諷狡詐偏激，特意將他貶爲武昌軍節度行軍司馬；寬恕龐籍，降官爲臨江軍知軍。由於此事，宰相李迪等因與范諷友善都被貶官。

歲中徙保信軍，聽居舒州持母喪，又許歸齊州。日飲酒自縱，爲時所譏。服除，改將作少監、知淮陽軍，還光禄卿、知陝州，道改潞州。入見帝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當自服。倘内修百

年中調往保信軍，允許他在舒州居住爲母親守喪，又許可他回到齊州。每天飲酒作樂，受到人們的譏笑。服喪期滿，改任將作少監、淮陽軍知軍，升爲光禄卿、陝州知州，途中改任潞州知州。還京時對皇帝説："趙元昊不可攻打，僅派兵把守要害之處，抵禦侵掠，時間長了自會臣

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憂。”復給事中，卒。

服。如果整頓内政，厲行節約，像祖宗時那樣，就不必憂心邊患。”又任給事中，去世。

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又數短參知政事王隨于帝前，因奏：“外人謂臣逐隨將取其位，願先出臣，爲陛下引奸邪去，而朝廷清矣。”又嘗與張士遜議事不合，諷曰：“世謂大事未易可議，小事不足爲，所爲終何事邪？”及爲龐籍訟，人謂大臣陰諷籍焉。

范諷曾建議朝廷選擇有才能的官員，以接替那些不稱職的大臣。大臣們厭惡他。他還多次在皇帝面前批評參知政事王隨，并説：“外人都以爲臣要趕走王隨然後取代他，希望先將臣調出朝廷，替陛下引出奸邪，朝廷就會清净了。”又曾與張士遜議事意見不合，范諷説：“人們都説大事不容易商議，小事又不值得商議，那何事能够商議呢？”被龐籍指控後，人們認爲是某些大臣在暗中唆使。

諷類曠達，然捭闔圖進，不守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顔太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又嘗貽書以疏其過云。

范諷表面心胸開闊，但利用權術攀升，不守規矩，和他交往的人都欽慕他的作爲，當時人稱“東州逸黨。”山東人顔太初作《逸黨詩》諷刺他，而一個叫姜潛的人又曾寫信給他，指出他的過錯。

子寬之，終尚書刑部郎中、知濠州。

兒子范寬之，最後官做到尚書刑部郎中、濠州知州。

劉師道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澤，右補闕。師道，雍熙二年舉進士，初命和州防禦推官，歷保寧、鎮海二鎮從事，凡十年。王化基、吕祐之、樂史薦于朝，擢著作佐郎，纔一月，會考課，又遷殿中丞，出知彭州，就加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上其治迹，召歸。會浦洛之敗，奉詔劾白守榮輩，獄成，太宗獎其勤，面賜緋魚。

劉師道字損之，一字宗聖，開封東明人。父親劉澤，曾任右補闕。劉師道，雍熙二年考中進士，最初任和州防禦推官，歷任保寧、鎮海二鎮從事，共十年。王化基、吕祐之、樂史舉薦他，升爲著作佐郎，纔一個月，恰逢考核，又升爲殿中丞，出朝任彭州知州，加官監察御史。轉運使劉錫、馬襄報告他的政績，召回京城。適逢浦洛戰敗，奉命彈劾白守榮等人，結案，太宗獎勵他的勤勉，當面賜緋魚。

川峽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屬者爲佃客，使之如奴隸，家或數十户，凡租調庸斂，悉佃客承之。時有言李順之亂，皆旁户鳩集，請擇旁户爲三耆長迭主之，疇歲勞則授以官，詔師道使兩川議其事。師道以爲迭使主領則争忿滋多，署以名級又重增擾害，廷奏非便，卒罷之。改祠部員外郎，出爲京東轉運使。真宗嗣位，進秩度支。咸平初，范正辭薦其材堪長民，

川峽的豪强有許多依附他們的人家，其中的小民服役成爲佃户，使用起來如同奴隸，有的豪强擁有這樣的佃户幾十户，凡租税徭役或徵收各種費用，都由佃户承擔。當時有人説李順造反，都是這種依附的民户聚集而成，請求朝廷挑選這些民户中的人爲三耆長輪流管理，有功勞則任命爲官，詔令劉師道出使兩川討論此事。劉師道認爲輪流派人管理會使争鬥之事增多，委任職銜又使民户受害加重，當廷上奏認爲不妥，結果停止這項計劃。改任祠部員外郎，出朝任京東轉運

徙知潤州。三年，改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四年，以漕事入奏，特遷司封，俄爲正使，改工部郎中，代查道爲三司度支副使。七月，擢樞密直學士，掌三班。俄擢權三司使，從幸澶淵，判隨駕三司，充都轉運使。

使。真宗即位，晉級度支。咸平初年，范正辭推薦他可以擔任地方長官，調任潤州知州。咸平三年，改任淮南轉運副使兼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咸平四年，入京報告漕運之事，特升爲司封，又爲轉運使，改爲工部郎中，替換查道任三司度支副使。七月，升任樞密直學士，掌管三班。很快又升爲權三司使，隨皇帝到澶淵，判隨駕三司，充任都轉運使。

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較等，陳堯咨當爲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爲識號。幾道既擢第，事泄，詔落其籍，永不預舉。師道固求辨理，詔曹利用、邊肅、閻承翰詣御史府推治之。坐論奏誣罔，責爲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免所居官，爲鄆州團練副使。二年，以郊祀恩，起爲工部郎中、知復州，換秀州。

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知潭州，遷太常少卿。師道敏於吏事，所至有聲，吏民畏愛。長沙當湖、嶺都會，剖煩析滯，案無留事。歲滿，復加樞密直學士，換左司郎中，留一任。七年，李應機代還。應機未至郡，六月，師道暴病卒，年五十四，録幾道爲試秘書省校書郎。

師道性慷慨尚氣，善談世務，與人交敦篤。工爲詩，多與楊億輩酬唱，當時稱之。

劉師道弟劉幾道，參加進士考試已被禮部上奏，將要進行廷試，按新近的規定全部要將試卷糊封姓名再考評等級，陳堯咨擔任考官，教劉幾道在試卷上暗加記號。劉幾道考中之後，事情泄露，詔令取消名籍，永遠不得參加科舉。劉師道堅持要求申訴，詔令曹利用、邊肅、閻承翰到御史臺查究。結果劉師道因言語虛假，被貶爲忠武軍行軍司馬，陳堯咨被免去所任官職，貶爲鄆州團練副使。景德二年，因郊禮恩賜，起用爲工部郎中、復州知州，換任秀州。

大中祥符二年，以兵部郎中任潭州知州，升太常少卿。劉師道對政事很勤奮，所到之處都頗有名聲，官吏百姓敬畏愛戴。長沙是湖、嶺一帶的都會，劉師道及時處理繁難和拖延下來的事務。任職期滿，加官樞密直學士，改爲左司郎中，留任一期。大中祥符七年，李應機來替換他。李應機還未到州，六月，劉師道暴病去世，年五十四，朝廷録用劉幾道爲試秘書省校書郎。

劉師道慷慨有氣節，善於談論政事，與人交往誠實厚道。詩作得很好，常與楊億等人酬唱，當時頗受好評。

王濟

王濟字巨川。其先真定人，祖卿，有詞辨，趙王鎔召置幕府。鎔政衰，卿懼禍，避地深州饒陽，遂爲縣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爲盜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爲，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仇爾!"賊義之，捨去。濟携父骨匿山谷間。既而官軍

王濟字巨川，祖先是真定人，祖父王卿，有文才，趙王鎔召他到幕府。趙王鎔衰敗，王卿害怕禍及自身，逃到深州饒陽，於是成爲饒陽縣人。父親王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年間，任秀州知州。恰逢盜賊起事，城池陷落，被盜賊所殺，賊人又想將王濟一起殺掉。王濟伏在父親遺體上大哭，對賊人説："我父親已死，我活着有何用，衹恨不能殺了你們，給我父親報仇!"盜賊認爲他有義節，就放過他。王濟帶着父親的

大集，濟脱身謁其帥朱乙，陳討賊之計。乙嘉之，遺以束帛，奏假驛置遣歸。

遺骸藏在山谷中。事後官軍大批開到，王濟逃去拜見統帥朱乙，陳述討賊計策。朱乙表彰他，送給他錢財，奏請借用驛馬送他回鄉。

先是，濟母終於岳陽，權窆佛舍。至是，乃并護二喪還饒陽。州將以聞，太祖召見，以其尚少，且俾就學。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物，有司督責急，一羽至直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翎代輸，仍驛奏其事，因詔旁郡悉如濟所陳。縣有陂塘數百頃，爲鄉豪斡其利，會歲旱，濟悉導之，分溉民田。汀州以銀冶構訟，十年不決，逮繫數百人，轉運使使濟鞫之，纔七日情得，止坐數人。

此前，王濟的母親死在岳陽，暫時停柩在佛寺。至此，王濟將父母遺骨一起運回饒陽安葬。州將把此事上報，太祖召見王濟，因他年紀還小，就先讓他入學讀書。雍熙年間，上書自述父親死於公事，被召到學士院考試，補任龍溪主簿。當時從福建調運鶴翎做箭羽。鶴不是常有之物，主管官員催促急迫，結果一羽賣到數百錢，百姓十分痛苦。王濟告知百姓用鵝翎代替鶴翎繳上，并將情況速報朝廷，於是朝廷命其他州也照王濟所講的施行。縣中有個面積數百頃的陂塘，被鄉中豪强霸占獲利，恰逢當時乾旱，王濟將水全部引出，分別灌溉民田。汀州因銀冶打官司，拖了十年没有裁決，逮捕的有數百人，轉運使派王濟查辦，僅用七天就審知實情，僅處罰了幾個人。

再調胙城尉，徙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被詔舉法官，以濟名聞。遷光禄寺丞、權大理丞，改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牧守多勛舊武臣，倨貴陵下，濟未嘗撓屈。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爲盜。一夕，報有火，濟部壯士數十潛往偵伺，果得數輩并所盜物，即斬之。馳奏其事，太宗大悦。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奏，杖脊送闕下，繇是軍城畏肅。就遷太子中舍，詔書獎勞。召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上疏陳統天下之術、節民物之道，大者有十：擇左右，别賢愚，正名器，去冗食，加奉禄，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戍，修民事，開仕進。其言切於時，詞多不載。

調任胙城尉，改任臨河主簿。轉運使王嗣宗受命推薦執法官員人選，把王濟報上。升任光禄寺丞、權大理丞，改任刑部詳覆官、通判鎮州。州守許多是立有功勛的舊臣武將，對權貴傲慢，對下級欺凌，王濟從不屈服。駐守的士兵横行不法，有時夜間焚燒民居乘機偷盜。一天夜晚，報有火災，王濟率數十名壯士暗地前往偵查，果然抓獲幾個士兵，以及所盜贓物，就將他們斬首。然後迅速將此事上奏，太宗十分高興。都校孫進藉酒耍賴，打落别人牙齒，王濟不待奏請，處以杖刑後再送京城，從此軍城整肅。升爲太子中舍，朝廷下詔嘉獎。召入任判登聞鼓院，拜爲監察御史。上疏陳述統治天下的方略、節約百姓物力的辦法，大的方面有十項：選擇近臣，分别賢愚，整頓爵禄，裁去冗員，增加俸禄，努力治政教化，挑選優秀將領，分兵戍守各地，修整民政事務，開拓仕進道路。這些建議切合時宜，因文字多而本書不載。

咸平初，濟以刑網尚繁，建議請删定制敕，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濟預焉。《刑統》舊條：持仗行劫，不以

咸平初年，王濟因刑律過繁，建議删定，於是朝廷任命張齊賢負責此事，王濟參預。《刑統》舊條：持杖搶劫，不論是否有贓，全處以死刑。

贓有無，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刑，期於無刑。以死懼之，尚不畏，况緩其死乎？"因與齊賢廷爭數四。濟詞氣甚厲，目齊賢爲腐儒。然卒從齊賢議，人以濟爲刻。改鹽鐵判官。

張齊賢認爲没有搶獲財物的應寬大，王濟說："刑律制定的目的，是在於防備人犯罪。以死來恐嚇，還有人不怕，何况寬大呢？"與張齊賢在朝廷上多次争論。王濟言辭激烈，把張齊賢看作腐儒。但最後朝廷還是采用了張齊賢的意見，人們認爲王濟的意見太殘忍。改任鹽鐵判官。

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黄、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經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時爲相，以河决爲憂。因對，并召濟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决，濟曰："河决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弭災沴，爲國家致太平，河之不决，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百萬之衆，蠢兹醜虜，敢爾憑陵，蓋謀謨當國之人未有如昔之比。臣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人將飲馬於河渚矣。"又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

皇帝到大名視察，調壯丁民夫十五萬修黄河、汴河，王濟認爲此舉擾民，詔令王濟前往指揮，回來報告說減少了十分之六七的人數。當時張齊賢任宰相，擔心黄河會决口。藉皇帝召見的機會，一并與王濟入見皇帝，張齊賢請求命令王濟簽署軍令狀，保證黄河不會决口，王濟說："黄河决口也是因爲陰陽不調造成的災異，宰相如能調和陰陽，消除災異，爲國家導致太平，那麽臣也可以保證。"張齊賢說："照你所說，現在不太平嗎？"王濟說："北方有契丹，西邊有李繼遷，兩河、關右每年都被侵擾。以陛下的神武英略，如果任用得人，完全可以將其馴服，現在却還没有做到。"皇上關注，將王濟單獨留下來詢問邊境軍事。王濟說："陛下繼承二聖的基業，擁有百萬軍隊，像這類醜虜，也敢來欺侮，是因爲執掌國策的大臣不如先前。臣以爲目前國家所倚仗的，僅有一條黄河！現在是招攬賢才的時候；不然，臣恐怕敵人就要到黄河邊飲馬了。"又著《備邊策》十五條進獻皇帝。

三年，選官判大理寺，上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回者，苟非其人，或有冤濫，即感傷和氣。王濟近數言事，似有操持，可試之。"遂令濟權判大理寺事。福津尉劉瑩集僧舍，屠狗群飲，杖一伶官致死，濟論以大辟，遇赦從流。時王欽若知審刑，與濟素不相得，又以濟嘗忤齊賢，乃奏瑩當以德音原釋。齊賢、王欽若議濟坐故入，停官。逾年，復爲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

咸平三年，選用判大理寺官，皇上說："大理寺應挑選剛直的官員，如果任人不當，可能造成冤獄，就會傷害和氣。王濟近來多次論事，好像有操守，可以試任。"於是任王濟爲權判大理寺事。福津尉劉瑩召人在寺院聚會，殺狗飲酒作樂，將一伶官打死，王濟處以斬首，遇大赦改爲流放。當時王欽若任知審刑，與王濟素來不和，又因王濟曾冒犯張齊賢，就上奏說劉瑩應按皇恩赦令免罪釋放。張齊賢、王欽若判定王濟明知故犯，停職。一年後，又任監察御史、通判河南府。

景德初，徙知河中府。契丹南侵，上幸澶淵，詔緣河斷橋梁，毁船舫，稽緩者論以軍法。濟曰："陝西

景德初年，調任河中府知府。契丹南侵，皇上臨澶淵，詔令沿河拆斷橋梁，毁掉船隻，拖延者按軍法論處。王濟說："陝西有關口阻隔，船

有關防隔閡，舳艫遠屬，軍儲數萬，一旦沉之，可惜；又動摇民心。”因密奏寢其事，上深嘉嘆，遣使褒諭。

未幾，召拜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三年，判司農寺。時周伯星見，濟乘間言曰：“昔唐太宗以豐年爲上瑞。臣願陛下日慎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頗易舊制，由是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訾之。

四年，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上面加慰諭，仍戒以朝廷闕失許密上言。遷刑部郎中。郡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浚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頗利之。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其實，斬之，上嘉其能斷。大中祥符三年，徙知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使。屬歲旱民饑，躬督官吏爲糜粥，日親嘗而給之；録饑民爲州兵，全活甚衆。是歲卒，年五十九，遺奏大旨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爲言。

濟頗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托後於濟。金鎖没，濟撫其孤，援寘禄仕。素與内臣裴愈有隙，愈坐事，上怒甚，命憲府鞫之，濟適知雜事，力爲辨理，遂獲輕典。子孝傑，國子博士。

論曰：渭有清節，臨事多從便文。鼎好規畫。師道喜論世務。正辭按貪吏，辨冤獄。濟議論挺特，無所畏避。五臣者，仕不過監司、郡守，而名稱甚茂，可尚哉。

隻裝運的都是軍需品，一旦沉船，十分可惜，又會動摇民心。”秘密上奏停止實行，皇上很是贊嘆，派使臣去表彰他。

不久，召入授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景德三年，任判司農寺。當時周伯星出現，王濟乘機進言：“從前唐太宗把豐年當作祥瑞。臣希望陛下能天天謹慎，居安思危，那麽天下幸甚。”接受詔令與劉綜改定茶法，對原來的規定作了不少改動，因此觸犯丁謂、林特、劉承規等人，這些人於是與王欽若合夥詆毁他。

景德四年，任本曹郎中，出朝任杭州知州。皇上當面加以慰勉，告誡他對朝政過失仍可秘密上奏論説。升爲刑部郎中。州城西有錢塘湖，能灌溉田地一千多頃，年久淤塞。王濟命人疏通，增設閘門，防備湖水外溢，還將白居易舊記刻在石碑上立在湖邊，百姓從中受益。睦州有狂僧闖入州府，口出妖言，王濟與轉運使陳堯佐審訊屬實，將他斬首，皇上贊許他的果斷。大中祥符三年，調任洪州知州，兼任江南西路安撫使。當時正鬧旱災，百姓飢餓，王濟親自督促官吏煮粥施捨，每天親自品嘗後命人發放；選用飢民充當州兵，保全了許多人的性命。這年王濟去世，年五十九，遺留的奏摺大致是要求進用賢人斥退諛佞、停辦各種不急需的工程。

王濟對經史頗有研究，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懼。年輕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到他就很器重，并把自己的後事托付給王濟。念金鎖死後，王濟撫育他的孩子，幫助取得官職。平常與内臣裴愈不和，裴愈犯了過失，皇上十分憤怒，命御史臺查辦，王濟恰好任知雜事，竭力爲他分辯，結果使他僅受到輕微的處罰。兒子王孝傑，國子博士。

論曰：周渭有清廉的操守，遇事多能因事設策。梁鼎喜好規劃。劉師道愛談論時政。范正辭查處貪吏，辨清冤案。王濟議論超群突出，無所畏避。這五位人臣，官不過監司、知州，但名氣很大，值得學習。

方偕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年二十，及進士第，爲温州軍事推官。歲饑，民欲隸軍就廪食，州不敢擅募。偕乃詣提點刑獄吕夷簡曰："民迫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爲盗矣。"夷簡從之，籍爲軍者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權知建安縣。縣産茶，每歲先社日，調民數千鼓噪山旁，以達陽氣。偕以爲害農，奏罷之。

方偕字齊古，興化莆田人。二十歲，進士及第，任温州軍事推官。當年發生饑荒，百姓想當兵找飯吃，州府不敢擅自招募。方偕就去見提點刑獄吕夷簡説："百姓被迫逃亡，如不早招募，就會相聚爲盜。"吕夷簡同意，招募士兵七千人。後來升爲汀州判官，權知建安縣。縣中出産茶，每年祭祀土神，都要調集數千百姓在山旁大聲叫喊，以招陽和之氣。方偕認爲這妨礙農作，奏請取消。

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歷知福清、資陽縣。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爲御史臺推直官。澧州逃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摩駝神，歲殺十二人以祭。州逮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决。偕被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亡狀，事遂辨，卒以誣告論死。知雜事龐籍薦爲御史裏行，再遷侍御史。南京鴻慶宫災，偕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

升爲秘書省著作佐郎，歷任福清、資陽縣知縣。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御史臺推直官。澧州有一逃兵在百姓家幫傭，一天，誣告那户人家侍奉摩駝神，每年殺掉十二人祭祀。州中逮捕其家三百人關在獄中，很久不審决。方偕受詔審訊，讓那名士兵寫出所謂被殺害者的名字，查核後都屬虚假，事情明瞭，那名士兵以誣告罪被處死。知雜事龐籍舉薦他任御史裏行，又任爲侍御史。南京鴻慶宫發生火災，方偕援引漢停修原廟之事，奏請朝廷不要重修。

元昊寇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逗撓不出救，詔偕往按之，法當斬。偕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由是得不死。爲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三司歲出乳香、綿綺下州郡配民，偕奏罷之。更鹽鐵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言："以罪謫監當者，監司勿得差權親民官。"判大理寺，改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

趙元昊進犯塞門，鄜延副總管趙振拖延不救，詔令方偕去查辦，依法當斬。方偕上奏："寡不敵衆，如果出兵救援肯定會被殲滅，是没有益處的。"趙振因此没有被處死。任開封府判官、江南安撫使。三司每年都將乳香、綿綺定額下達百姓，方偕奏明朝廷撤銷。任鹽鐵判官，升兵部員外郎兼御史知雜事，上奏："因罪被貶監司的，監司不要派他們擔任地方官。"判大理寺，改任度支副使，升爲天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杭州知州，升爲刑部郎中。

偕以吏事進，治杭州有能聲。喜飲酒，至酣宴無節。數月，暴中風，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遷光禄卿，卒。

方偕因政績而獲得進升，治理杭州很有名聲。喜歡飲酒，經常在宴會上喝得大醉。數月後，突然中風，以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升爲光禄卿，去世。

曹穎叔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初名熙，嘗夢之官府，見穎叔名，遂更名穎叔。進士及第，歷威勝軍判官、

曹穎叔字秀之，亳州譙人。起初名熙，曾夢見到官府，見到穎叔這個名字，於是改名穎叔。進士及第，歷任威勝軍判官、渭州軍事推

渭州軍事推官。御史中丞蔡齊薦爲臺主簿，改大理寺丞。韓億知亳州，辟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彦博薦其才，徙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尚淫祠，人有疾，不事醫而專事神，穎叔悉禁絶之，乃教以醫藥。提點陝西路刑獄，夏人納款，詔與户部副使夏安期、轉運使柳灝減戍卒吏員之冗者。爲開封府判官，時御史宋禧鞫衛士獄于内侍省，禧不能辨，及獄具，内侍使禧自爲牒，穎叔言禧爲制使辱命，請寘之法。元昊死，爲夏國祭奠使。除直史館、知鳳翔府，徙益州路轉運使，權度支副使。

儂智高寇嶺南，朝議以閩中久弛兵備，擢天章閣待制、知福州。累遷右司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自慶曆鑄大鐵錢行陝西，民盗鑄不已，三司上榷鐵之議。穎叔曰："鐵錢輕而貨重，不可久行，况官自榷鐵乎？請罷鑄諸郡鐵錢，以三鐵錢當銅錢之一。"從之。兩川和買絹給陝西兵，而蜀人苦於煩斂，穎叔爲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易軍衣之餘者，兩川之民始無擾焉。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然年老，漸昏耄，事頗壅積，人或嘲誚之，卒于官。

官。御史中丞蔡齊舉薦他任御史臺主簿，改任大理寺丞。韓億任亳州知州，請他擔任僉書節度判官事，通判儀州。韓琦、文彦博推薦他的才能，調任夔州路轉運判官。夔、峽一帶人喜歡設立祠廟，人有病，不去醫治而專門侍奉鬼神，曹穎叔一律禁止，教當地人以醫藥。任提點陝西路刑獄，夏人請和後，詔令他和户部副使夏安期、轉運使柳灝裁減多餘的守卒及官吏。任開封府判官，當時御史宋禧在内侍省查衛士一案，宋禧不能查清，結案後，内侍省讓宋禧寫報告講明，曹穎叔認爲宋禧擔任皇帝親自委派的辦案官員却没能完成任務，請依法處罰。趙元昊死後，任去夏國的祭奠使。任爲直史館、鳳翔府知府，調任益州路轉運使，權度支副使。

儂智高入侵嶺南，朝廷官員議論因閩中防衛長久廢弛，提升曹穎叔爲天章閣待制、福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右司郎中，陝西都轉運使。自從慶曆年間在陝西鑄鐵錢以後，百姓盗鑄不止，三司提出官府專營鐵的建議。曹穎叔上奏："鐵錢價值低而貨物價值高，不能長久施行，何况官府自己專營鐵呢？請停鑄各州鐵錢，以三鐵錢折合一銅錢。"朝廷同意。兩川和買絹給陝西兵，而蜀人苦於太繁多，曹穎叔每年拿出本路緡錢五十萬，用來换取多餘的絹，兩川之民纔没有了困擾。升爲龍圖閣直學士、永興軍知軍；但年紀老邁，逐漸昏憒，事務積壓得不到及時處理，有人嘲諷他，死於任上。

劉元瑜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舞陽縣主簿，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雍丘縣，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上言："考課之法，自朝廷至員外郎、郎中、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故浮薄輩日趨權門，非所以養廉耻也。"詔罷之。

提舉河北便糴。會永寧雲翼軍士謀爲變，吏窮捕，黨與謀劫囚以反，百姓竊知多逃避。元瑜馳至，斬爲首

劉元瑜字君玉，河南人。進士及第，補任舞陽縣主簿，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雍丘縣知縣，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以太常博士任監察御史，上奏説："考核官員的辦法，從朝廷重臣到員外郎、郎中、少卿，必須有清廉聲望的五名官員保舉纔能升遷，所以輕浮的人天天奔走權貴之門，這不是獎勵廉潔的辦法。"詔令廢除這項規定。

提舉河北便糴。恰逢永寧雲翼軍士圖謀兵變，官吏竭力搜捕，其同夥準備劫囚謀反，百姓知道後大多逃避。劉元瑜迅速趕到，斬殺了爲首

者，其餘皆釋去不問。歷京西、河東轉運使，還右司諫。劾奏“集賢校理陸經謫官在河南日，杖死争田寡婦，且貸民鏹，監司列薦其才，投托權要，遂復館職，請重置於法，并坐保薦者。”詔屬吏，遂竄經袁州。

又疏“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可典軍；梁適不當除翰林學士；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以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者也。”既而與靖等相失，反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摭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此以進退大臣爲己任，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以唱和爲朋比。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紛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因論：“靖知制誥不宜兼領諫職，且奉使契丹，對契丹主效六國語，辱國命，請加罪。”脩、靖深惡之，繇是論者以元瑜爲奸邪。

後除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徭人數爲寇，元瑜使州人楊謂入梅山，説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二百户。徙桂州，固辭，降鄧州。坐在潭州擅補畫工易元吉爲畫助教，降知隨州。又失保任，改信州，徙襄州。富人子張鋭少孤弱，同里車氏規取其財，乃取鋭父棄妾他姓子養之。比長，使自訴，陰賕吏爲助，州斷使歸張氏，鋭莫敢辨。既同居逾年，車即導令求析居。元瑜察知，窮治得奸狀，黥車竄之，人伏其明。歷河中府，以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卒。

的人，其餘的都釋放不予追究。歷任京西、河東轉運使，升任右司諫。彈劾“集賢校理陸經貶官在河南時，用棍棒打死争田寡婦，還放高利貸，監司舉薦後，請托權要人士，又恢復了館職，請重新依法懲辦，并追究保舉他的人。”詔令將陸經審處，結果流放袁州。

又上疏稱“李用和、曹琮、李昭亮不能掌管軍隊；梁適不應任命爲翰林學士；范仲淹没有罪而被貶，既然已恢復天章閣待制，應安排在皇帝身邊以備顧問；尹洙、余靖、歐陽脩都以朋黨之名被趕出朝廷。這是小人嫉恨正直大臣。”不久與余靖等關係惡化，又反過來説：“先前任命夏竦爲樞密使，數位諫臣揭發他已往的過失，結果召至京城却任命撤銷。從此以委任或斥退大臣爲己任，揭發隱私爲忠直，舉薦輕薄浮躁之人，列名館閣之中，互相呼應朋比爲奸。最近任命兩府官員，都出自皇帝的意志，惟有這夥朋黨因升任官員未經過自己，議論紛紛，臣恐怕任命的官員又要被疏遠或免職。前日孫甫舉薦葉清臣，詆毁丁度，就是個例子。”因而議論：“余靖爲知制誥不宜兼任諫官職務，况且奉命出使契丹，對契丹主模仿六國話，有辱使命，請治罪。”歐陽脩、余靖對他十分厭惡，由此人們認爲劉元瑜是奸邪之人。

後來授爲三司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出任潭州知州。瑶族人多次搶掠，劉元瑜派州人楊謂進入梅山，勸説酋長四百餘人聽從指揮，於是厚加犒賞，登記爲民，共一千二百户。調往桂州，堅决拒絶，降官到鄧州。因在潭州擅自補任畫工易元吉爲畫助教，降任隨州知州。又因舉薦人失誤，改爲信州，調往襄州。富人家的孩子張鋭早年没有依靠，同里的車氏圖謀他的家財，就領養了張鋭父親離棄的侍妾與他人生的孩子。長大後，讓他自己申訴，暗中賄賂官員，州官裁决家財歸張氏所有，張鋭不敢争辯。同居一年後，車氏就唆使二人分家。劉元瑜察知，追查得知實情，將車氏刺面流放，人們都佩服他的明察。又在河中府任職，以左諫議大夫任青州知州，去世。

元瑜性貪，至竊販禁物，親與小人争權，時論鄙之。

元瑜生性貪婪，甚至私販違禁物品，親自和買主争份量，當時人鄙視他。

楊告

楊告字道之，其先漢州綿竹人。父允恭，西京左藏庫使，數任事有功。既死，賜告同學究出身，調廬江尉。時張景笞吏死而吏捕急，逃歸告，懼告不見納，告曰："君勿憂也，吾死生以之。"景卒免。改豐城主簿，邑有賊殺人，投尸于江，人知主名，而畏不敢言。告聞，親往擒賊。有言賊欲報怨者，告不爲動。既而果乘夜欲刺告，告又捕得，致於法，境内肅然。

楊告字道之，祖先是漢州綿竹人。父親楊允恭，曾任西京左藏庫使，多次擔任事務立功。死後，朝廷賜楊告同學究出身，調任廬江尉。當時張景打死吏人，官吏搜捕緊急，張景逃到楊告處，害怕楊告不收留，楊告説："你不要擔心，我和你生死與共。"張景終於得以幸免。改任豐城主簿，城中有賊殺人，把尸體扔到江中，人們知道凶手的名字，但畏懼不敢講。楊告得知後，親自前往捉賊。有人説賊人將來會報復，楊告不爲所動。事後果然有賊人夜間要行刺楊告，楊告又將其抓獲，依法懲處，轄境安定。

再調南劍州判官，知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改大理寺丞、通判江寧州。盗殺商人，鑿舟沉尸江中。有被誣告者笞服，獄具，告疑其無狀，後數日，果得真盗。徙知池州，累遷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開拆司。爲趙元昊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尊大，告徙坐即賓位，莫之屈也。除京西轉運副使。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廪，又募富室出粟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民獲濟者甚衆。以疾，權管勾西京留臺。頃之，判三司憑由、理欠司，爲淮南轉運使，徙制置發運使，除三司户部副使，更度支，安撫河東，改鹽鐵副使。歷祠部、度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監復爲制置發運使。拜右諫議大夫、知鄭州，徙江寧府、壽州。

又任南劍州判官，爲南安、六合、錢塘、寧國縣知縣，改任大理寺丞、通判江寧州。盗賊殺商人，鑿船沉尸江中。有個被誣告的人受刑後，招認，案結，楊告懷疑此人無罪，數日後，果然捕獲真凶。調任池州知州，多次升職爲尚書司封員外郎、開封府推官、開拆司。爲出使趙元昊旌節官告使，趙元昊會面時妄自尊大，楊告調换座位入賓客座，毫不屈服。任京西轉運副使。轄區内發生饑荒，楊告到處開官倉救濟，又要求富户拿出糧食救濟。百姓砍桑樹换糧，賣不出去，楊告命令用供給酒來提高價格，官民得以保全的很多。因患病，權管勾西京留臺。不久，判三司憑由、理欠司，任淮南轉運使，調任制置發運使，任爲三司户部副使，調任度支副使，安撫河東，改任鹽鐵副使。歷任祠部、度支、司封郎中，以少府監又爲制置發運使。任右諫議大夫、鄭州知州，調任江寧府、壽州。

告曉法令，頗知財利，而不務苛刻，時號能吏，然喜事權貴以要進。一子，力學有文，數爲近臣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未幾卒。告悲傷之，尋卒。

楊告通曉法令，懂得財政，却不苛刻，當時稱爲能幹的官員，但他喜歡投靠權貴以求升官。有一兒子，勤奮學習，有文才，多次被皇帝身邊的大臣舉薦，召入朝廷考試，賜同進士出身，不久去世。楊告十分悲傷，隨即也去世。

趙及

趙及字希之，其先幽州良鄉人。父的，事契丹爲蔚州靈丘令，雍熙中，王師北征，乃歸，授偃師令，因家焉。及舉進士，爲慈州軍事推官，徙廣信軍判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魏縣，徙九隴，以母老監葉縣稅，歷黄河、御河催綱，通判青州、大名府，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被舉爲殿中侍御史、權宗正丞。詔劾夏守恩獄，内侍岑守中用賄撓法，及劾正其罪。遷侍御史，夏守贇經略西鄙還，及言其無功，不可復樞府。又疏罷郭承祐團練使。

未幾，請知懷州，徙徐州，還爲三司户部判官，遷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知萊州張周物貪暴，及劾奏，貶周物嶺外。擢兼侍御史知雜事，數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内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即榜之，吏部榜闕自及始。遷户部副使，以疾，改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衛州，召爲鹽鐵副使。又以疾，請知汝州，歲餘，復召爲副使，不赴。徙知河中府，特拜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祀明堂，遷右諫議大夫。還判大理寺、流内銓。出知徐州，疾甚，求解近職，還州事，乃以本官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未赴，卒。

及和厚謙退，内行尤篤，所治有聲，民吏愛之。

趙及字希之，祖先是幽州良鄉人。父親趙的，在契丹任蔚州靈丘令，雍熙年間，朝廷軍隊北征，於是歸順宋朝，任偃師令，定居此地。趙及考取進士，任慈州軍事推官，調任廣信軍判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魏縣知縣，調往九隴，因母親年邁改爲監葉縣稅，歷任黄河、御河催綱，通判青州、大名府，多次升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舉薦爲殿中侍御史、權宗正丞。詔令查辦夏守恩一案，内侍岑守中行賄而違法，趙及奏請朝廷予以懲處。升任侍御史，夏守贇管治西部邊境防務期滿還京，趙及説他没有功績，不能再到樞密院任職。又上疏請求撤銷郭承祐的團練使。

不久，請求出任懷州知州，調任徐州，還京後任三司户部判官，升爲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按察使。萊州知州張周物貪婪殘暴，趙及上奏彈劾，朝廷將其貶到嶺外。提升他兼任侍御史知雜事，多次評論時政，權判吏部流内銓。起初，負責銓選的官吏隱匿官職缺額，和選人互相作交易，趙及奏請如有空缺馬上公布，吏部張榜公布缺員就是從趙及開始的。升户部副使，因患病，改任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衛州知州，召爲鹽鐵副使。又因病，請求出任汝州知州，一年多後，又召回任鹽鐵副使，没有到任。調任河中府知府，特授天章閣待制、右司郎中。在明堂舉行祭祀典禮後，升任右諫議大夫。還京任判大理寺、流内銓。出朝任徐州知州，病情嚴重，請求辭去近侍職銜，交還知州職事，於是以右諫議大夫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未到任，去世。

趙及寬厚謙虚，德行深厚，治事有聲譽，百姓官吏都愛戴他。

劉湜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舉進士，爲澶州觀察推官，再調湖南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都縣，徙陰平。再遷太常博士、通判劍州。審閬州獄，活死囚七人。王堯臣安撫陝西，薦之，擢知耀州。富平有

劉湜字子正，徐州彭城人。考中進士，任澶州觀察推官，又調任湖南節度推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益都縣知縣，又調往陰平。再升太常博士、通判劍州。審訊閬州的案子，保全七名死囚的生命。王堯臣安撫陝西，舉薦他，被升爲耀州知州。富平有一强盗搶掠别人子女，被抓獲

盗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湜趣焚其尸。拜監察御史，王德用自隨州詔還，近臣言其有反相，湜保右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遷殿中侍御史。上言："轉運使掎摭郡縣，苛束官吏，人不得騁其材，宜稍寬假，不爲改者繩治之。"詔詣渭州劾尹洙私用公使錢，頗傅致重法，以故洙坐廢。還，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除鹽鐵副使。議者謂湜探宰相意，深致洙罪，故得優擢焉。

後，裝死，伺機逃走；抓捕後，又裝死，看守來報告，劉湜催促焚燒尸體。升爲監察御史，王德用從隨州受詔令返回，近臣説他有謀反的迹象，劉湜保護了他。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升爲殿中侍御史。上奏説："轉運使指摘州縣，對官吏苛刻，官吏難以施展能力，應該稍加寬待，不願改正的按法令懲處。"詔令前往渭州彈劾尹洙私用公款一事，羅織罪名導致尹洙受到嚴懲，尹洙被撤銷職務。還京後，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又任鹽鐵副使。人們説劉湜探知宰相的心思，羅致尹洙重罪，所以被優先提升。

明年，宴紫宸殿，副使當坐殿東廡，湜不即坐，趣出。閤門奏之，坐謫知沂州，徙兗州。又坐沂州誤出囚死罪，降知海州。起爲河東轉運使，遷户部員外郎，復爲鹽鐵副使兼領河渠事。汴水絶，鑿河陰新渠，通漕運如故。

明年，皇帝在紫宸殿設宴，鹽鐵副使應坐在殿東的廊屋，劉湜不入座，快步走出。守殿門的宦官報告此事，因此被貶任沂州知州，調往兗州。又因在沂州時誤減囚犯死刑，降任海州知州。起用爲河東轉運使，升户部員外郎，又任鹽鐵副使兼管河渠事。汴水斷流，開鑿河陰新渠，漕運暢通如故。

會江南饑，擢天章閣待制、知江寧府，奏運蘇州米五十萬斛，以貸饑民。除户部郎中、知廣州。儂智高初平，湜練土兵，葺械器，作鐵鎖斷江路。有盗據山，敕貸罪招之，不肯降。湜知並山民資之食，即徙民絶餉，盗困蹙乞降，民安之。居二年，母老求内徙，遂徙徐州。湜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復典鄉郡，過始望矣。"又以左司郎中知鄆州，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

江南饑荒，升爲天章閣待制、江寧府知府，奏請運蘇州米五十萬斛，借給飢民。任户部郎中、廣州知州。儂智高剛平定，劉湜訓練當地士兵，修整器械，鑄造鐵鏈封鎖江面。有强盗占據山嶺，敕令免罪招安，不肯投降。劉湜得知山民供給他糧食，就遷走山民以斷絶强盗糧餉，强盗困窘投降，百姓安定。任職二年，母親年老請求調任内地，於是調往徐州。劉湜高興地説："從前我不過是個平民跟着計吏離家，現在我成爲三品侍從官又來掌管鄉州，超出我原來的期望了。"又以左司郎中任鄆州知州，升龍圖閣直學士、慶州知州。

湜少賤，母更嫁營卒，既登第，具袍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嘆。然嗜酒，持法少恕，改知密州，以病卒。

劉湜年少地位低下，母親改嫁給士兵，進士及第後，穿戴好官服去兵營迎接母親，家鄉的人看到無不感嘆。但他酷愛喝酒，執法過嚴，改任密州知州，因病去世。

王彬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彦英，父仁偘，從其族人潮入閩。潮有閩

王彬，光州固始人，祖父王彦英，父親王仁偘，跟隨族人王潮來到閩地。王潮在閩割據，

土，彦英頗用事，潮惡其逼，陰欲圖之。彦英覺之，挈家浮海奔新羅。新羅長愛其材，用之，父子相繼執國政。

王彦英有很大的功勞，王潮嫉恨王彦英威脅自己，暗中想殺掉他。王彦英覺察後，携家乘船逃往新羅。新羅主愛他的才能，任用他爲官，父子二人相繼執掌國政。

彬年十八，以賓貢入太學。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歷雍丘尉。皇城司陰遣人下畿縣刺史，多厲民，令佐至與爲賓主。彬至，捕鞫之，得所受賂，致之法，自是詔親事官毋得出都城。易右班殿直，辭不受。後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知撫州。

王彬十八歲那年，以外國賓客入太學學習。淳化三年，進士及第，任雍丘尉。皇城司暗地派人到京畿各縣偵察官員情形，大多對百姓十分貪殘，縣令和屬官甚至相互爲主客。王彬到來，捕捉審問，搜獲他們所受的賄賂，依法處置，從此詔令縣官不許出城。换任右班殿直，推辭不接受。後來以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筠州，歷任撫州知州。

撫州民李甲、饒英恃財武斷鄉曲，縣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服器有龍鳳飾，甲坐大逆棄市。并按英嘗强取人孥，配嶺南，州里肅然。

撫州人李甲、饒英依仗財勢横行鄉里，縣府不能管制。李甲的侄子辱駡縣令，有人告發李甲駡皇帝。王彬查辦，搜出他家所藏的兵器，又發現衣服器物上有龍鳳的紋飾，李甲以大逆罪斬首。又查出饒英曾强取别人妻子兒女，流放到嶺南，州中安定。

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徙知潭州，入判三司户部勾院，出爲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横不法，彬發其奸贓，下吏。忤太后意，徙京東，又徙河東、陝西。復爲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累遷太常少卿，卒。

升爲提點荆湖南路刑獄，調任潭州知州，入京任判三司户部勾院，出朝任京西轉運使，又調往河北。屬下官員馬崇正依靠是章獻太后親家横行不法，王彬揭發他的罪狀，交獄吏審訊。觸犯了太后，調任京東，又調往河東、陝西。再任三司鹽鐵判官，判都理欠、憑由司，多次升官爲太常少卿，去世。

仲簡

仲簡字畏之，揚州江都人。以貧，傭書楊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歷通判鄭州、河南府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蕪湖縣，通判楚州，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改侍御史、安撫京東，遷知真州，入爲三司度支判官。經制陝西糧草，就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陝州。徙江東轉運使，除侍御史知雜事，爲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奉使陝西，多任喜怒，以馬棰擊軍士流血，仁宗面詰之，不能對，出爲河東轉運使。

仲簡字畏之，揚州江都人。因家貧，到楊億門下爲書僮，楊億教他詩賦，於是考中進士。歷任通判鄭州，河南府推官。改任秘書省著作佐郎、蕪湖縣知縣，通判楚州，多次升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改任侍御史、安撫京東，升任真州知州，入京爲三司度支判官。經管陝西糧草，隨即升爲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州知州。調任江東轉運使，又任侍御史知雜事，三司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奉命出使陝西，以喜怒辦事，用馬棰將軍士打得流血，仁宗當面責問，無法回答，出朝任河東轉運使。

逾年，復爲鹽鐵副使，再遷兵

過了一年，再任鹽鐵副使，又升至兵部，提

部，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儂智高犯邕州，沿江而下，人告急，簡輒囚之，仍榜于道，敢妄言惑衆者斬，以是人不復爲避賊計。比智高至，始令民入城，民争道，競以金帛遺闇者，相蹂踐至死者甚多，其不得入者，皆附賊。賊既去，以其能守城，徙知荆南。既而言者論之，遂落職，又降刑部郎中、知筠州。復爲兵部郎中，徙洪州，卒。

拔爲天章閣待制、廣州知州。儂智高進犯邕州，順着江水進兵，有人跑來報信，仲簡就把報信的人關押起來，還在大路上貼布告，有敢妄言惑衆的斬首，因此人們都不再爲儂智高的進犯作防備。儂智高到來，仲簡纔命百姓進城，百姓争搶入城，競相把錢財送給把守城門的人，擁擠踩死的人很多，未來得及入城的，都投降了賊軍。賊軍撤走後，因爲守住了城，仲簡被調任荆南知府。後來被人告發，撤銷職名，又降任刑部郎中、筠州知州。恢復爲兵部郎中，調往洪州，去世。

論曰：士抱一藝者，思奮勵以功名自效，况其設施見於政事者乎？方偕、曹穎叔、楊告、趙及、王彬之流皆文吏，能推恩行利，剗煩去蠹，其治不下古人。劉元瑜、劉湜輩亦不減此數人，然而元瑜譏詆余靖，湜文致尹洙，公議所不與也。仲簡小才，所謂斗筲之器也，何足道哉！

論曰：士人凡有一項專長的，都願意努力獲取功名，何况言行能對政事有影響呢？方偕、曹穎叔、楊告、趙及、王彬這類人都是文職官員，能推行恩惠使朝廷和百姓獲利，革除不合時宜的人或事，成績不下於古人。劉元瑜、劉湜也不比上述數人差，但劉元瑜誹謗余靖，劉湜羅織尹洙的罪名，爲公論所不齒。仲簡才能小，所謂斗筲之器，不值得評論。

宋史卷三百五

列傳第六十四

楊億 (弟)偉 (從子)紘　晁迥 (子)宗慤　劉筠　薛映

楊億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億將生，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能言，母以小經口授，隨即成誦。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亂，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即授秘書省正字，特賜袍笏。俄丁外艱，服除，會從祖徽之知許州，億往依焉。務學，晝夜不息，徽之間與語，嘆曰："興吾門者在汝矣。"

淳化中，詣闕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令讀書秘閣。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屬後苑賞花曲宴，太宗召命賦詩于坐側；又上《金明池頌》，太宗誦其警句于宰相。明年三月，苑中曲宴，億復以詩獻。太宗訝有司不時召，宰相言："舊制，未貼職者不預。"即以億

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祖父楊文逸，南唐玉山令，楊億出生前，楊文逸夢見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拜訪。不多久，楊億出生，身上有一尺多長的體毛，滿月後纔脱落。剛能説話時，母親口授小經，他能立即背誦下來。七歲，能寫作，和客人談論，頗有些少年老成的樣子。雍熙初年，十一歲，太宗聽到他的名聲，就命江南轉運使張去華考試他的文學，送到京城。皇帝接連三天召見他，考試詩賦五篇，都能迅速完成。太宗深感驚奇，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到中書省，又做詩一首，宰相對他的才華十分驚異，特地爲他修改。第二天，下制令説："你年紀還很小，没有經過老師的指教，好像暗中有神在幫助，文章似乎生來就會做，進步神速，一日千里，我對你寄予厚望。"任命他爲秘書省正字，特别賜給他官袍和笏板。父死服喪，服喪期滿，恰好叔祖楊徽之任許州知州，楊億前往投奔。勤奮學習，晝夜不停，楊徽之有時與他交談，嘆道："將來光大我們宗族的肯定是你。"

淳化年間，前往朝廷進獻詩文，改任太常寺奉禮郎，於是讓他在秘閣讀書。進獻《二京賦》，詔令到翰林院考試，賜進士及第，升任光祿寺丞。皇帝在後苑賞花設宴，太宗將他召來在身邊寫詩；他又進上《金明池頌》，太宗將其中的警句背給宰相聽。明年三月，苑中宴會，楊億又獻詩。太宗對主管官員未能按時召楊億入宫感到奇怪，宰相説："按照慣例，没有貼職的官員不能

直集賢院。表求歸鄉里，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太宗親製九弦琴、五弦阮，文士奏頌者衆，獨稱億爲優，賜緋魚。二年春，遷著作佐郎，帝知其貧，屢有沾賚，嘗命爲越王生辰使。時公卿表疏，多假文於億，名稱益著。

真宗在京府，徽之爲首僚，邸中書疏，悉億草定。即位初，超拜左正言。詔錢若水修《太宗實録》，奏億參預，凡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書成，乞外補就養，知處州。真宗稱其才長於史學，留不遣，固請，乃許之任。郡人周啓明篤學有文，深加禮待。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

咸平中，西鄙未寧，詔近臣議靈州棄守之事。億上疏曰：

臣嘗讀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爲賢相，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舊稱朔方，地在要荒之外，聲教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奮兵掠地，列置郡縣。今靈州蓋朔方之故墟，僻介西鄙，數百里間無有水草，烽火亭障不相望。當其道路不壅，餉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捍蔽。自邊境屢驚，凶黨猖熾，爵賞之而不恭，討罰之而無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輸帛入穀，償價數倍；孤壘築城，邊民繹騷，

出席這樣的場合。”皇帝馬上命楊億直集賢院。上表請求回故鄉，朝廷賜錢十五萬。至道初年，太宗親製九弦琴、五弦阮，文士獻頌詩的很多，太宗僅稱贊楊億的作品，賜他緋魚。至道二年春，升任著作佐郎，皇帝知道他貧窮，多次賞賜，曾任命他爲越王生辰使。當時公卿進呈朝廷的表疏，許多是楊億代寫的，他的名聲更大。

真宗在京城王府時，楊徽之是首席幕僚，王府中的書信奏疏，都是楊億草擬定稿。即位之初，破格任命他爲右正言。詔令錢若水修《太宗實録》，請求讓楊億參加，共八十卷，其中楊億獨力完成的就有五十六卷。書稿完成，楊億請求到外地任職就地養親，任處州知州。真宗稱贊他有史才，挽留没有派他出京，堅决請求，纔答應他上任。同州的周啓明勤奮學習，頗有文才，楊億對他十分尊敬。召還京城，授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

咸平年間，西部邊境還不安寧，詔令近臣討論靈州是否放棄一事。楊億上疏説：

臣曾讀史，看到漢武帝在北方設置朔方郡，平津侯勸阻，認爲這是消耗中原財力，去供養無用的土地，希望停止。皇上派擅長言辭的朱買臣等人寫十篇文章來責問平津侯，平津侯不能回答。臣以爲平津侯是個賢明宰相，并不是辯不倒朱買臣，不過是順從君王的心意罷了。過去所説的朔方，地在荒漠之外，聲望教化達不到。元朔年間，大將軍衛青出兵攻襲，在那裏設置了郡縣。現在的靈州就是朔方舊地，僻處西部邊區，數百里内没有水草，烽火亭障不能相互望見。在道路没有阻隔，糧餉無憂時，還可以增加大國的聲威，成爲中原的屏障。自從邊境不寧以來，夏人猖狂異常，給以高官厚禄則不肯歸順，討伐又難有收獲。從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到王榮等人戰敗，糧草銀餉，丢棄很多，將領士兵和壯丁民工，死去的也不少。以致招募商人運送給養，高價補償；在偏遠的地方築城，邊境百姓騷動，國家財政匱乏，無法制服邊地叛逆，救護靈武。數年

國帑匱乏，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靈武之急。數年之間，凶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没。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之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

之間，叛逆之徒聲勢愈來愈盛。現在祇剩下靈武一座孤城，河外五城，相繼淪陷。祇能堅壁清野，坐耗糧草，躲在城堡中苟延度日，未曾出一兵一騎，敢與叛逆戰鬥。由此看來保存靈武毫無益處。平津侯所説的耗費中原物資去接濟無用之地，正是今天的情形。

臣以爲存有大害，棄有大利，國家輓粟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堯、舜、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并作，號爲至治。及秦、漢窮兵拓土，肝腦塗地，校其功德，豈可同年而語哉！昔西漢賈捐之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力排衆説，奮乎獨見，下詔廢之，人頌其德。故其詔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之飢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類于靈武也。必以失地爲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

臣以爲保留靈武有大害，放棄有大利，國家運送糧草的艱難和士兵離鄉的悲苦，都可以由此避免。唐堯、虞舜、夏禹，是聖人中的偉人，轄地不過數千里，而恩德遍及天下，四境安泰。商武丁、周成王，是商、周賢明的君主，但轄地東不過長江、黄河，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人民贊美，號稱最爲太平。到了秦、漢窮兵黷武，開拓疆土，死傷遍地，衡量其功勞恩德，又豈能同日而語呢！從前西漢賈捐之建議棄守朱崖，當時大臣中也有人反對，漢元帝力排衆議，獨立決斷，下詔廢棄，人們都稱頌他的恩德。所以他的詔書中説："議論的人認爲丢棄朱崖有損國威，而形勢變化，百姓的生存，危害哪個大呢。况且連祭祀宗廟，遇到災年也不能舉行，何况避免并不嫌人的羞辱呢？"臣以爲所講的情形與靈武相同。非要考慮到丢失國土不可的話，像燕薊八州，河湟五州，丢失的多了，又何必計較這一處？

臣竊惟太祖命姚内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統兵裁五六千，悉付以閫外之事，士卒效命，疆埸晏然，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埸無羽書之警。臣乞選將臨邊，賜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以便宜而行。儻寇擾内屬，撓之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

臣想到太祖時命姚内斌掌管慶州，董遵誨掌管環州，統率軍隊僅五六千人，將邊境軍務全權交付，士兵效力，邊境安寧，朝廷没有不能按時飲食的憂慮，邊境没有警報。臣請選派將領到邊地，賜給賦税，協助制定策略，允許自主決定。如果敵人入侵，就以精鋭的軍隊阻擊，同時宣示誠意，懷柔威懾邊遠地區，懸賞捉敵，敵人肯定就會崩潰，

遠，諭以賞格，彼則奔潰衆叛，安能與大邦爲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爲彼衆方黠，積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棄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得驍將數人，提鋭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則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

景德初，以家貧，乞典郡江左，詔令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時以吏部銓主事前宜黄簿王太冲爲大理評事，億以丞吏之賤，不宜任清秩，即封詔還。未幾，太冲補外。俄判史館，會修《册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制，皆億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詔經億竄定方用之。三年，召爲翰林學士，又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億手。大中祥符初，加兵部員外郎、户部郎中。

五年，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以久疾，求解近職，優詔不許，但權免朝直。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輩厚善。當時文士，咸賴其題品，或被貶議者，退多怨誹。王欽若驟貴，億素薄其人，欽若銜之，屢抉其失；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其右，相與毁訾。上素重億，皆不惑其說。億有别墅在陽翟，億母往視之，因得疾，請歸省，不待報而行。上親緘藥劑，加金帛以賜。億素體羸，至是，以病聞，請解官。有嗾憲官劾億不俟命而去，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許就所居養療。嘗作《君可思賦》，以抒忠憤。《册府元龜》成，進秩秘書監。

怎能與大國爲敵呢？如果想在朝廷定好所有策略，希望迅速得手，臣以爲敵衆很狡猾，財用也豐足，不可能短期打敗。必須棄守靈州，保住環慶，然後用計使敵陷入窘境。如果按臣所説的辦法，選出數名善戰將領，率精鋭一二萬人，撥給數縣賦税供其使用，讓他們分别把守邊城，則敵寇可以制服，而朝廷得以無憂了。

景德初年，因家貧，請求出任江左一帶的州官，詔令任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當時任命吏部銓主事前宜黄簿王太冲爲大理評事，楊億認爲丞吏這類地位低微的人，不應擔任清職，就封還了詔書。不久，王太冲到外地任職。接着楊億判史館，適逢編纂《册府元龜》，楊億與王欽若共同負責。次序體例，都是楊億所定，僚屬分别撰寫篇序，詔令經楊億改定後纔能使用。景德三年，召任翰林學士，又同修國史，凡變例多出於楊億之手。大中祥符初年，加官兵部員外郎、户部郎中。

景德五年，因患病休假，皇帝派宦官領太醫探視，楊億上表致謝，皇上在表章後題了一首詩，其中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因久病，請求解除侍從之職，下詔嘉奬但不答應，僅暫時免去他上朝值班。楊億剛强耿直與人來往不多，在書局時，僅和李維、路振、刁衎、陳越、劉筠這些人友好。當時文人，全靠他來評價，有些被他批評的，對他就很不滿。王欽若地位迅速上升，楊億素來看不起他，王欽若懷恨在心，多次找他的過失；陳彭年靠文學和史學進升，忌恨楊億名聲比他大，就一起詆毁。皇上一直器重楊億，不被他們欺騙。楊億有别墅在陽翟，楊億的母親前往察看，就患了病，楊億請求回家探望，未等允許就上路。皇上親自封贈藥劑，賜給金帛。楊億一直身體瘦弱，至此，上報自己患病，請求解除官職。有人唆使御史彈劾楊億未等允許就離職，任命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允許他在所居地療養。曾作《君可思賦》，以抒發對皇帝的忠誠和對讒害者的憤怒。《册府元龜》編成，

七年，病愈，起知汝州。會加上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即代還，以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冬，拜工部侍郎。明年，權同知貢舉，坐考較差謬，降授秘書監。丁内艱，屬行郊禮，以億典司禮樂，未卒哭，起復工部侍郎，令視事。四年，復爲翰林學士，受詔注釋御集，又兼史館修撰、判館事，權景靈宫副使。十二月，卒，年四十七。録其子紘爲太常寺奉禮郎。

億天性穎悟，自幼及終，不離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滯，對客談笑，揮翰不輟。精密有規裁，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時學者，翕然宗之。而博覽强記，尤長典章制度，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以成名者甚衆。人有片辭可紀，必爲諷誦。手集當世之述作，爲《筆苑時文録》數十篇。重交游，性耿介，尚名節。多周給親友，故廩禄亦隨而盡。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内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弟倚，景德中舉進士，得第三等及第；以億故，升爲第二等。億無子，以從子紘爲後。弟偉。

進升爲秘書監。

景德七年，病愈，起用爲汝州知州。恰逢加玉皇聖號，楊億上表請求參與，立即派人替换他，任命他爲參詳儀制副使，知禮儀院，判秘閣、太常寺。天禧二年冬，升爲工部侍郎。明年，權同知貢舉，因判卷失誤，降任秘書監。守母喪，當時朝廷舉行郊祀典禮，任用楊億主管禮樂，服喪期未滿，起用復任工部侍郎，命他理事。天禧四年，又任翰林學士，受命注釋皇帝的文集，又兼任史館修撰、判館事，權景靈宫副使。十二月，去世，年四十七。録用他的兒子楊紘爲太常寺奉禮郎。

楊億天性聰明，從小到死，没有停止過寫作。文章風格雄健，才思敏捷，毫無滯澀，一面與客人説笑，一面揮筆不停。精密有計劃，善用小字寫稿，一幅紙能寫數千字，不加修改，當時學者，擁戴他爲宗師。楊億讀書極多，記憶力超群，對典章制度尤爲擅長，朝廷經常詢問他的意見。他喜歡提拔年輕人，靠他提携成名的人很多。别人有片言隻語精彩，他也一定稱贊。親自彙編當代作品，編成《筆苑時文録》數十篇。重交游，性耿直，崇尚氣節。經常接濟親友，所以俸禄也就隨之耗盡。留心佛家經典和禪宗，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内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弟弟楊倚，景德年間參加進士考試，考中第三等，因爲楊億的緣故，升爲第二等。楊億没有兒子，以侄子楊紘過繼。弟弟楊偉。

楊偉

偉字子奇，幼學于億。天禧元年獻頌，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衢州龍游縣，再補蘄州録事參軍，國子監薦爲直講。駙馬都尉李遵勗守澶州，辟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遷大理寺丞、知河間縣，再遷太常博士。用近臣薦，爲集賢校理、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李素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

楊偉字子奇，幼年隨楊億學習。天禧元年進獻頌文，朝廷召他到學士院考試，賜進士及第。以試秘書省校書郎任衢州龍游縣知縣，又補任蘄州録事參軍，國子監舉薦他擔任直講。駙馬都尉李遵勗任澶州太守，請他任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升大理寺丞、河間縣知縣，又任太常博士。靠近臣的推薦，又任集賢校理、通判單州。巡檢部卒李素糾集士兵二百多人，謀殺巡檢使，進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來。楊偉挺身前往責

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爲而反?"俱曰："將有訴于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 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令投兵，坐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徙知祥符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權開封府判官，又判三司開拆司，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

問："你們爲何要謀反?"都説："我們有事到州裏申訴，不是謀反。"楊偉説："拿着武器來，不是謀反是什麼? 你們都有父母妻子，因一時忿恨就想連累他們嗎?"命令他們把武器全都放下，查出帶頭鬧事的十多人，斬首。調任祥符縣知縣、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權開封府判官，又判三司開拆司，多次升職爲尚書兵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

偉清慎，無治劇才，常秉小笏以朝。知制誥缺。中書以偉名進。仁宗曰："此非秉小笏者邪?"遂命知制誥，權諫院。嘗曰："諫臣宜陳列大事，細故何足論。"然當時譏其亡補。遷刑部郎中，爲翰林學士。祀明堂，遷右司郎中、判太常寺，爲群牧使兼侍讀學士，進中書舍人。卒，贈尚書禮部侍郎。

楊偉清廉謹慎，没有處理繁難事務的能力，常常持小笏上朝。知制誥缺員，中書提名楊偉進呈皇帝備選。仁宗説："這不是持小笏的那個人嗎?"就任命他爲知制誥，權諫院。曾説："諫臣應對大事發表意見，小事不值得議論。"但當時人們認爲他不够稱職。升刑部郎中，任翰林學士。朝廷舉行明堂祭祀典禮，升右司郎中、判太常寺，任群牧使兼侍讀學士，進升中書舍人。去世，贈尚書禮部侍郎。

楊紘

紘字望之，以蔭歷官知鄞縣。鄞濱海，惡少販魚鹽者，群居洲島，或掠商人財物入海，吏不能禁。紘至，設方略，使識者質惡少船，及歸，始給還，且戒諭之，由是不敢爲盜。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通判越州，知筠州，提點江東刑獄，除轉運、按察使。江東饑，紘開義倉振之，吏持不可。紘曰："義倉，爲民也，稍稽，人將殍矣。"

楊紘字望之，以父恩蔭任鄞縣知縣，鄞縣靠海，當地不良少年中販賣魚鹽的，群居海島，有時搶劫商人財物逃入海島，官府難以查辦。楊紘到任後，設計策，讓知情者扣押了惡少們的船隻，回來後，纔還給他們，并且予以警告。這些人從此不敢再做强盗。進獻楊億作品，朝廷賜他進士出身。任通判越州，筠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任轉運使、按察使。江東饑荒，楊紘開義倉賑濟，官員不同意。楊紘説："設義倉就是爲百姓，再拖延，就要餓死人了。"

紘御下急，常曰："不法之人不可貸。去之，止不利一家爾，豈可使郡邑千萬家，俱受害邪?"聞者望風解去，或過期不敢之官。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坐降知衡州，徙越州。爲荆南轉運使，徙福建，不赴，知湖州，復爲江東轉運使。官至太常少卿，卒。紘性嚴，雖家居，兒女不敢妄言笑。聚書數萬卷，手抄事實，名《窺豹篇》。

楊紘管轄部下十分嚴格，常説："違法之徒不能寬恕。革職，僅對一家不利，怎能讓州中千萬家，都受損害呢?"聽到風聲的人趕忙自動離職，也有人過了期限不敢到任。與王鼎、王綽號稱"江東三虎"。因受牽連降任衡州知州，調往越州。任荆南轉運使，調往福建，没有赴任，任湖州知州，又任江東轉運使。官至太常少卿，去世。楊紘性格嚴肅，即使在家的時候，兒女也不敢隨便説笑。集書籍數萬卷，親手抄録其中的事實，起名《窺豹篇》。

晁迥

晁迥字明遠，世爲澶州清豐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門。迥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歷知岳州録事參軍，改將作監丞，稍遷殿中丞。坐失入囚死罪，奪二官。復將作丞，監徐、婺二州税，遷太常丞。真宗即位，用宰相吕端、參知政事李沆薦，擢右正言、直史館。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樞》一篇。召試，除右司諫、知制誥，判尚書刑部。

晁迥字明遠，世代居住在澶州清豐，從他父親晁佺起，遷居彭門。晁迥考取進士，任大理評事，歷任知岳州録事參軍，改任將作監丞，逐漸升任殿中丞。因誤判囚犯死罪，被降二級。又爲將作丞，監徐、婺二州税，升太常丞。真宗即位，依靠宰相吕端、參知政事李沆的舉薦，提拔爲右正言、直史館。進獻《咸平新書》五十篇，又獻《理樞》一篇。召入朝中考試，任命爲右司諫、知制誥，判尚書刑部。

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師，加右諫議大夫，爲判官，進翰林學士。未幾，知審官院，爲明德、章穆二園陵禮儀使，同修國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封泰山，祀汾陰，同太常詳定儀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使契丹，還，奏《北庭記》，加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宫頌》，其子宗操繼上《景靈宫慶成歌》。帝曰："迥父子同獻歌頌，搢紳間美事也。"

皇帝北征，雍王元份留守京城，加官右諫議大夫，任判官，進升翰林學士。不久，任知審官院，爲明德、章穆二園陵禮儀使，同修國史。知大中祥符元年貢舉。朝廷封禪泰山和祭祀汾陰，同太常寺官員詳定禮儀，多次升職爲尚書工部侍郎。出使契丹，回朝後，上呈《北庭記》，加官史館修撰、知通進銀臺司。獻《玉清昭應宫頌》，其子晁宗操接着進獻《景靈宫慶成歌》。皇帝説："晁迥父子同時進獻歌頌，是士大夫中的美談。"

史成，擢刑部侍郎，進承旨。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内侍持燭送歸院。方盛暑，爲蠲宿直，令三五日一至院；迥辭以非故事，乃聽俟秋還直。遷兵部侍郎，請分司西京，特拜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賜一子官河南，以就養。

國史編寫完成，升爲刑部侍郎，進官承旨。當時朝廷正修訂禮樂文章的事情，詔令多數是晁迥起草的。曾在夜間被皇帝召見，皇帝令宦官拿着燭火送他回翰林院。正當暑熱之時，免掉他住宿值班，讓他隔三五日到一次翰林院；晁迥推辭説這不合慣例，直到秋天結束。升兵部侍郎，請求分司西京，特任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賜他的一個兒子在河南做官，以便於奉養晁迥。

仁宗即位，遷禮部尚書。居臺六年，累章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奉，歲時賜賚如學士。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子宗慤爲知制誥，侍從同預宴。迥坐御史中丞之南，與宰臣同賜御飛白大字。既罷，所以寵賚者甚厚，進太子少傅。後復召對延和殿，帝訪以《洪

仁宗即位，升爲禮部尚書。在任六年，多次請求退休，以太子少保退休，供給全俸，逢年過節賞賜比照學士。天聖年間，晁迥八十一歲，召他到太清樓參加宴會，特許他見到皇帝後免禮拜。兒子晁宗慤時任知制誥，一起參加了宴會。晁迥坐在御史中丞之南的位置，和宰相同被賞賜皇帝親筆寫的飛白大字。宴會結束後，得到的賞賜十分豐厚，進升太子少傅。後來又在延和殿召

範》雨暘之應。對曰："比年災變荐臻，此天所以警陛下。願陛下修飭王事，以當天心，庶幾轉亂而爲祥也。"既而獻《斧扆》、《慎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凡五篇。及感疾，絶人事，屏醫藥，具冠服而卒，年八十四。罷朝一日，贈太子太保，謚文元。

迥善吐納養生之術，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爲一家之說。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雖貴勢無所屈，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物。真宗數稱其好學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喜質正經史疑義，摽括字類。有以術命語迥，迥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録》十卷，《耆智餘書》、《隨因紀述》、《昭德新編》各三卷。子宗慤。

見他，皇帝詢問他《洪範》中有關晴雨的象徵。回答說："近年災禍不斷，這是上天在對陛下示警。希望陛下整頓朝政，以合天意，也許可以轉禍亂爲祥瑞。"事後進獻《斧扆》、《慎刑箴》，《大順》、《審刑》、《無盡燈頌》，共五篇。患病之後，不再與人來往，遠離醫藥，穿戴衣冠而逝，時年八十四歲。朝廷停止上朝一天，贈官太子太保，謚號文元。

晁迥善於吞吐養生術，精通佛道書籍，以經傳之詞附會，成一家之說。性情寬和平易，遵守儒道，行爲端正，即使是權貴也不能讓他屈服，擔任官職，裁決事務，從未挾帶私情損害他人。真宗多次稱道他是個勤奮學習的長者。楊億曾說晁迥所擬的詔令不過分張揚，符合代言的體裁。喜歡考證經史中的疑難問題，研究文字。有人對晁迥講説術數命運，晁迥說："自然之分，就是天命。樂於天命不憂愁，就是知命，按理生活，就是委身命運。何必要去計較未來呢?"所著《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録》十卷，《耆智餘書》、《隨因紀述》、《昭德新編》各三卷。兒子晁宗慤。

晁宗慤

宗慤字世良，以父廕爲秘書省校書郎。屢獻歌頌，召試，賜進士及第。又除館閣校勘，三遷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兼注釋御集檢閲官。迥領西臺，宗慤求便養，通判許州。仁宗即位，遷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聖中，百官轉對，宗慤請減上供，墾閑田，擇獄官，令監司舉縣令。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命，今始有晁氏焉。"父憂，奪喪，管勾會靈觀，入翰林爲學士。母亡，又起復，兼龍圖閣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辨雪疑獄有能名。

晁宗慤字世良，以父恩廕任秘書省校書郎。多次進獻歌頌，召入朝廷考試，賜進士及第。又授任館閣校勘，升遷三次爲大理寺丞、集賢校理兼注釋御集檢閲官。晁迥任職西京留司御史臺，晁宗慤請求任方便侍奉父親的職務，任通判許州。仁宗即位，升爲殿中丞、同修起居注。天聖年間，百官輪番接受皇帝召見，晁宗慤請求減少貢物，開墾閑置的田地，選擇獄吏，令監司推薦縣令。多次升職爲尚書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宋綬曾說："從唐代以來，惟有楊於陵自己看到兒子楊嗣復接替他又擔任起草詔令的職務，現在晁氏又見到了這種情形。"父親去世，停止服喪起用，任管勾會靈觀，入朝任翰林學士。母去世，又服喪未滿起用，兼任龍圖閣學士、權發遣開封府事，善於辨析疑難案件有聲譽。

元昊反，關中久宿師，以宗慤安撫陝西，與夏竦議攻守策。未還，道

趙元昊反叛，關中久駐軍，派晁宗慤安撫陝西，與夏竦商議攻守之策。未回到京城時，在途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會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汲器賜唃廝羅，宗慤曰：“仲叔于奚辭邑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况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後從帝郊祠感疾，數求罷，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數日，卒。贈工部尚書，謚文莊。

中被任命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恰逢朝廷以金飾胡床及金汲器賜唃廝羅，晁宗慤説：“仲叔于奚推讓封邑而請求繁纓，孔子説：‘不如多與之邑。’繁纓，是諸侯的馬飾，還不能給與陪臣，何况把皇帝的器物賜給外臣呢？一定要厚加禮遇，不如多賜金帛。”後來隨皇帝行郊禮感染疾病，多次請求辭職，任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幾天後，去世。贈工部尚書，謚文莊。

宗慤性敦厚，事父母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在翰林，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戒，人得所宜。嘗密詔訪邊策，陳七事，頗施用之。

晁宗慤性情敦厚，侍奉父母非常孝順，對老友很有感情，凡是朝廷對子侄輩的恩澤都先讓同族人領受。在翰林時，曾一夜起草頒給將相的詔書五篇，褒揚訓誡，都非常妥當。皇帝曾下密詔問詢邊境軍務策略，他陳述了七條建議，采用的很多。

劉筠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舉進士，爲館陶縣尉。還，會詔知制誥楊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筠第一，以大理評事爲秘閣校理。真宗北巡，命知大名府觀察判官事。自邊鄙罷兵，國家閒暇，帝垂意篇籍，始集諸儒考論文章，爲一代之典。筠預修圖經及《册府元龜》，推爲精敏。真宗將祀汾脽，屢得嘉雪，召筠及監察御史陳從易崇和殿賦歌詩，帝數稱善。車駕西巡，又命筠纂土訓。是時四方獻符瑞，天子方興禮文之事，筠數上賦頌。及《册府元龜》成，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嘗屬疾，予告滿，輒再予，積三百日，每詔續其奉。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考中進士，任館陶縣尉。還朝，恰遇皇帝命知制誥楊億考試挑選人校太清樓書，提拔劉筠爲第一名，於是以大理評事任秘閣校理。真宗北巡，任命爲大名府觀察判官事。自從邊境休戰，國家平静，皇帝關注文章典籍，開始召集各儒者評論文章，編一代的典籍。劉筠參預編纂圖經和《册府元龜》，被認爲精明能幹。真宗準備在汾脽祭祀，屢得瑞雪，召劉筠和監察御史陳從易到崇和殿賦詩，皇帝連聲贊美。皇帝西巡，又命劉筠編纂記録當地風土人情的書籍。這時候各地獻符瑞，皇帝正興辦文化禮儀之事，劉筠數次進呈賦頌。《册府元龜》編成，劉筠進升爲左正言、直史館、修起居注。曾患病，告假期滿，再續假，累積三百天，每次都詔令繼續給俸禄。

遷左司諫、知制誥，加史館修撰，出知鄧州，徙陳州。還，糾察在京刑獄，知貢舉，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請鄧州，未行，進翰林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

升任右司諫、知制誥，加官史館修撰，出朝任鄧州知州，調任陳州。還京後任糾察在京刑獄，知貢舉，升任尚書兵部員外郎。又請求出任鄧州，未到任，進升翰林學士。起初，劉筠曾起草撤銷丁謂和李迪職務的詔書，事後丁謂又留任，皇帝令他另外起草詔書，劉筠不肯執行，於是改召晏殊。劉筠從翰林院出來，在樞密院南門

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内有所愧也。帝久疾，謂浸擅權，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

仁宗即位，遷給事中，復召爲翰林學士。逾月，拜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榜臺中，御史自言事，毋白丞雜。知天聖二年貢舉，數以疾告，進尚書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知潁州。召還，復知貢舉，進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祀南郊，爲禮儀使，請宿齊太廟日，罷朝饗玉清昭應宫，俟禮成，備鑾駕恭謝。從之。筠素愛廬江，遂築室城中，構閣藏前後所賜書，帝飛白書曰"真宗聖文秘奉之閣"。再知廬州，營冢墓，作棺，自爲銘刻之。既病，徙于書閣，卒。

筠，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其文辭善對偶，尤工爲詩。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凡三入禁林，又三典貢部，以策論升降天下士，自筠始。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爲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清議少之。著《册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凡七集。一子早卒，田廬没官。包拯少時，頗爲筠所知。及拯顯，奏其族子爲後，又請還所没田廬云。

碰到晏殊，晏殊側着臉走過，不敢打招呼，大概心中有愧。皇帝久病，丁謂漸漸專權，劉筠説："奸人被重用，怎麼可以在此居留一天。"請求到外地任職，以右諫議大夫任廬州知州。

仁宗即位後，升任給事中，又召入任翰林學士。一個月後，任御史中丞。此前，三院御史有事反映，都要先稟知中丞。劉筠通告御史臺，御史有事可直接上奏，不用預先稟知中丞。主管天聖二年的貢舉，多次稱病，進升尚書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潁州知州。召還朝廷，又任知貢舉，進升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直學士、同修國史、判尚書都省。舉行南郊典禮，任禮儀使，奏請在太廟住宿齋戒那天，停止早晨在玉清昭應宫上供，等典禮完成，備鑾駕前往恭敬致謝。皇帝同意。劉筠平時喜愛廬江，於是在城中建了所房子，構建閣樓收藏皇帝前後賜給他的書籍，皇帝用飛白體題寫了"真宗聖文秘奉之閣"。再任廬州知州，自建墳墓，製棺，自己題寫碑銘。病重後，搬到書閣，去世。

劉筠自從景德年間以來，是文章翰林的人選，文辭善於對偶，尤其善於寫詩。起初被楊億所賞識提拔，後來就兩人齊名，當時號稱"楊劉"。前後三次入翰林院，又三次掌管貢舉，在考試中加入策論考試應舉者，是從劉筠開始的。不隨便迎合别人，遇事明白通達，處理政事崇尚簡嚴。但晚年替陽翟同姓富人奏求恩澤，人們有所議論。著作《册府應言》、《榮遇》、《禁林》、《肥川》、《中司》、《汝陰》、《三入玉堂》共七集。有一子，早死，田地和房舍入官府。包拯早年，受到劉筠器重。包拯地位升高後，奏請立劉筠同族的孩子爲其後嗣，又請求歸還入官府的田地房舍。

薛映

薛映字景陽，唐中書令元超八世孫，後家於蜀。父允中，事孟氏爲給事中。歸朝，爲尚書都官郎中。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通判綿、宋、昇州，累遷太常丞。王化基薦爲監察御史、知開封縣。太宗召對，爲江南轉運使，改左正言、直昭文館，

薛映字景陽，唐朝中書令薛元超第八代孫，後來遷居蜀地。父親薛允中，在孟氏政權任給事中。歸順宋朝後，任尚書都官郎中。薛映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歷任通判綿、宋、昇州，多次升職爲太常丞。王化基舉薦他任監察御史、開封縣知縣。太宗召見他，任命他爲江南轉運使，改任左正言、直昭文館，爲江、淮、兩浙茶鹽制置

爲江、淮、兩浙茶鹽制置副使。改京東轉運使，徙河東，兼河西隨軍。求便親，知相州。再領漕京東，積遷尚書禮部郎中，擢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兼制置群牧使。同梁顥安撫河北，還，權判度支。

映以右諫議大夫知杭州。映臨决蜂鋭，庭無留事。轉運使姚鉉移屬州："當直司毋得輒斷徒以上罪。"映即奏："徒、流、笞、杖，自有科條，苟情狀明白，何必繫獄，以累和氣。請詔天下，凡徒流罪於長吏前對辨，無所異，聽遣决之。"朝廷施用其言。與鉉既不協，遂發鉉納部内女口及鬻扣器抑取其直，又廣市綾羅不輸税。真宗遣御史臺推勘官儲拱劾鉉，得實，貶連州文學。映坐嘗召人取告鉉狀，當贖金，帝特貰之。

在杭五年，入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封泰山，爲東京留守判官，遷給事中、勾當三班院，出知河南府。祀汾陰還，駐蹕西京，以映有治狀，賜御書嘉奬。

遷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尚書都省，進樞密直學士、知昇州。建言："州以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蠲。"帝覽章矍然，曰："此朝廷豈知邪?"因令諸州條奏，悉蠲之。頃之，糾察在京刑獄，再判都省。歷尚書左丞、知揚州。徙并州，又徙永興軍，拜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仁宗即位，遷禮部，再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知曹州，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謚文恭。

映好學有文，該覽强記，善筆札，章奏尺牘，下筆立成。爲治嚴明，吏不能欺。每五鼓冠帶，黎明據案决事，雖寒暑，無一日異也。子耀卿秘閣校理，孫紳直龍圖閣。

副使。改任京東轉運使，調往河東，兼任河西隨軍。請求到方便侍奉父母的地方任職，任相州知州。又主管京東漕運，多次升遷爲尚書禮部郎中，提拔爲知制誥，權判吏部流内銓兼制置群牧使。同梁顥安撫河北，還朝後，權判度支。

薛映以右諫議大夫任杭州知州。處理事務及時而迅速，毫不拖延。轉運使姚鉉通知所屬各州："主管機構不得自行判處勞役以上刑罰。"薛映立即上奏："徒刑、流放、笞刑、杖刑，都有條文規定，如果案情明白，何必關在獄中，傷害祥和之氣。請詔令天下，凡徒刑流放罪在長官面前審結，如没有異議，允許執行。"朝廷采用了他的建議。與姚鉉不和，於是揭發姚鉉私納轄地内女奴和買扣器時强壓價錢，又大量購買綾羅不上税。真宗派御史臺推勘官儲拱查辦，情况屬實，貶姚鉉爲連州文學。薛映因私自召人搜集姚鉉罪狀，應處罰金，皇帝特地寬免他。

在杭州五年，入朝任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封禪泰山時，任東京留守判官，升給事中、勾當三班院，出朝任河南府知府。祭祀汾陰回來，暫駐西京，因薛映有政績，賜給御書嘉奬。

升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尚書都省，進升樞密直學士、昇州知州。建議説："州中按牛數來收税，牛死了，税却還没有免除。"皇帝看後猛然醒悟，説："朝廷怎麼知道有這種事呢?"就命令各州上報，都予免除。不久，任糾察在京刑獄，再判都省。又任尚書左丞、揚州知州。調往并州，又調往永興軍，任工部尚書兼御史中丞。仁宗即位，升入禮部，又任集賢院學士、判院事、曹州知州，分司南京。去世，贈右僕射，謚文恭。

薛映好學有文才，博學强記，善寫書信，章奏尺牘，都能一揮而就。任職嚴明，吏人不能欺騙。每天五更時分就穿戴好官服，黎明伏案處理政事，不論寒暑，始終如一。兒子薛耀卿任秘閣校理，孫子薛紳直龍圖閣。

論曰：自唐末詞氣浸散，迄于五季甚矣。先民有言："政厖土裂，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振。"宋一海内，文治日起。楊億首以辭章擅天下，爲時所宗，蓋其清忠鯁亮之氣，未卒大施，悉發於言，宜乎雄偉而浩博也。劉筠後出，能與齊名，氣象似爾，至於文體之今古，時習使然，遑暇議是哉。晁迥寬易，與物無忤，父子先後典書命，稱爲名臣。薛映學藝、吏術俱優，而挾忿以抉人之私，君子病之。

論曰：自從唐末文學衰微，到五代更加嚴重了。前人説過："國土分裂政治混亂，缺少美妙音聲，必須統一後纔能振興。"宋統一海内，文化事業日漸興盛。楊億首先以辭章聞名天下，被時人效仿，大概是他清忠鯁直的氣節，終於不能充分發揮，就全部表現在言辭中，風格雄偉而浩博。劉筠後出，能與楊億齊名，氣象相似，至於文體的今古，時代風尚使然，不好評論。晁迥寬和平易，不與他人衝突，父子先後起草詔令，稱爲名臣。薛映學問文章、行政能力都很優秀，却因私忿揭發他人隱私，引起君子不滿。

宋史卷三百六

列傳第六十五

謝泌　孫何（弟）僅　朱台符
戚綸　張去華（子）師德　樂黄目　柴成務

謝泌

謝泌字宗源，歙州歙人。自言晉太保安二十七世孫。少好學，有志操。賈黄中知宣州，一見奇之。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知清川縣，徙彰明，遷著作佐郎。端拱初，爲殿中丞，獻所著文十編、《古今類要》三十卷，召試中書，以直史館賜緋。時言事者衆，詔閤門，非涉僥望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陳其不可，且言："邊鄙有事，民政未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苟詰而拒之，四聰之明，將有所蔽。願采其可者，拒其不可者，庶顒顒之情，得以上達。"復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唐景龍中，嘗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望遵復故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集庫。改左正言，使嶺南采訪。

謝泌字宗源，歙州歙人。自稱是晉太保謝安第二十七代孫。年少好學，有抱負操守。賈黄中任宣州知州，見到他就認爲他與衆不同。太平興國五年考取進士，初次任職爲大理評事、清川縣知縣，調任彰明，升任著作佐郎。端拱初年，任殿中丞，進獻所著文十編、《古今類要》三十卷，召到中書省考試，因被任命爲直史館賞賜緋服。當時上書奏事的人很多，詔令閤門官，衹接受那些不抱有僥幸企望的人遞上的奏章。因此言路稍爲堵塞。謝泌上疏認爲不能這樣做，還説："國家邊境未寧，國内政事也還没有妥帖，即使是狂夫之言，聖人也能從中選擇。如果事前先進行盤問，就會影響到聽取四方的意見。希望采用可行的意見，拒絶不可行的意見，使每個人都能把自己心中的期盼報知朝廷。"又説："國家的圖書，大多失去次序。唐景龍年間，曾分爲經、史、子、集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别管理，望能照此辦理。"於是朝廷令直館分管四部，讓謝泌管集庫。改任左正言，出使到嶺南訪察。

淳化二年，久旱，復上言時政得失。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官候謁宰相，并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將以杜私請。"詔從之。泌上言曰："伏睹明詔，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

淳化二年，久旱，又上書議論時政得失。當時王禹偁上奏説："請從今往後下層官員拜訪宰相，必須在散朝後在政事堂，樞密使列座接見，這樣可以杜絶私請。"詔令聽取。謝泌上書説："看到詔令，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這分明是懷疑大臣有私心。《書》説：'任用賢人就不要

《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説謂姚元崇曰：‘外則疏而接物，内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幾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略無解衣之暇。今陛下囊括宇宙，總攬英豪，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奈何疑執政，爲衰世之事乎。王禹偁昧於大體，妄有陳述。”太宗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

再懷疑他，趕走邪惡之人也不要動摇。’張説對姚元崇説：‘對外平易與人來往，對内謹慎行事來事奉君王，這真是大臣應有的樣子。’現今天下遼闊，政事繁多，陛下靠把耳聰目明寄托在輔佐大臣身上，如果不與下面的人來往，怎麽能完全知曉外邊的事情？如果都讓到政事堂等候會見，那麽官員們請求接見徵詢意見，會忙得一點空暇也没有。現在陛下統領全國，任用傑出人才，朝廷没有靠花言巧語獲利的人，地方也没有得過且過的大臣，爲何要猜疑宰相，做那些在衰敗末世纔做的事呢？王禹偁不識大體，胡亂提建議。”太宗看後，就追回先前發出的詔令，并將謝泌所上表章送史館保存。

會修正殿，頗施采繪，泌復上疏。亟命代以丹堊，且嘉其忠藎。拜左司諫，賜金紫、錢三十萬。一日，得對便殿，太宗稱其任直敢言，泌奏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季孟昌圖者，朝疏諫而夕去位，鑒於前代，取亂宜矣。”太宗動色久之。時，群臣升殿言事者，既可其奏，得專達于有司，頗容巧妄。泌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金穀送三司，覆奏而行，從之。

適逢修建正殿，使用了許多彩繪，謝泌又上書批評。皇帝急令用丹堊，并表揚了他的忠直敢言。任左司諫，賞賜金紫、三十萬錢。一天，在便殿被皇帝召見，太宗稱贊他正直敢提意見，謝泌説：“陛下善於傾聽意見，所以臣纔能竭盡忠誠。從前唐末孟昌圖，早上上疏進諫，傍晚就被免職，根據前代的借鑒，招致禍亂是應當的了。”太宗神情感動許久。當時群臣上殿言事的，如果得到批准，可以直接去找有關部門，很有奸巧作僞的空間。謝泌請求從今後凡屬政事都送中書省，機密事送樞密院，錢財糧食之事送三司，經過核實上報後執行，皇帝同意。

俄判三司鹽鐵勾院。奉詔解送國學舉人，黜落既多，群聚喧詬，懷甓以伺泌出。泌知之，潛由他塗入史館，數宿不敢出，請對自陳。太宗問：“何官騶導嚴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即授泌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觀燈，泌特預召，自是爲例。轉金部員外郎，充鹽鐵副使。頃之，魏羽爲使，即泌之外舅，以親嫌，改度支副使。因郊祀，條上軍士賞給之數。太宗曰：“朕惜金帛，止備賞賜爾。”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薄於躬御，賞賜特

不久判三司鹽鐵勾院。奉詔命選送國學中的學生參加科舉，黜落很多人，衆人聚集喧鬧，懷藏磚塊等候謝泌出來。謝泌得知，暗地從别的路進入史館，連續幾天不敢露面，請皇帝召見自訴。太宗問：“什麽官職的儀仗威嚴，城中人畏懼？”有人説是御史知雜，就委任謝泌爲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元節賞燈，皇帝特地召請謝泌，此後成爲慣例。轉爲金部員外郎，充任鹽鐵副使。不久，魏羽出任正使，他是謝泌的岳父，爲避親屬的嫌疑，改任謝泌爲度支副使。因爲舉行郊祀典禮，謝泌逐條列出應賞給軍兵的物品數目。太宗説：“我珍惜金帛，就是爲了應付此類的賞賜。”謝泌就説：“唐德宗時朱泚作亂，後唐莊宗時士兵嘩變，都是由於給予軍士的賞賜

優，實歷代之所難也。"俄與王沔同磨勘京朝官。太宗孜孜爲治，每御長春殿視事罷，復即崇政殿臨决，日旰未進御膳。泌言："請自今長春罷政，既膳後御便坐。"不報。俄知三班、通進銀臺司，出知湖州。再遷主客郎中、知虢州。

不够豐厚造成的。現在陛下自己節儉，賞賜却非常優厚，實在是歷代難能做到的。"很快與王沔一同考核京官朝官。太宗孜孜求治，常常在長春殿視事後，又馬上到崇政殿處理公務，天色已晚還來不及吃飯。謝泌説："請從今天起取消在長春殿處理事務，飯後休息。"没有答覆。不久任知三班、通進銀臺司，出朝任湖州知州。再升主客郎中、虢州知州。

真宗初，邊人屢寇，泌上疏曰：

真宗初年，邊境地區多次發生敵寇入侵，謝泌上疏説：

臣竊惟聖心所切者，欲天下朝夕太平爾。雍熙末，趙普録唐姚崇《太平十事》以獻。未幾，普復相，時稱致治之策，無出於此。尋普病，又遼騎擾邊，因循未行。今北邊謐寧，繼遷請命，則可行於今日矣。臣以爲先朝未盡行者，俟陛下爾。陛下自臨大寶，邊不加兵，西北肅然，民安歲登，則太平之象，復何遠哉。至於省不急之務，削煩苛之政，抑奔競，來直言，斯皆致太平之術，又豈讓唐開元之治也。

臣私自忖度皇上所關切的，是要天下持久太平。雍熙末年，趙普抄録唐姚崇《太平十事》進呈。不久，趙普再任宰相，認爲治理國家的辦法，没有超過它的。不久趙普得了重病，加上遼人侵擾邊境，因循拖延，没有施行。現在北邊安寧，李繼遷聽從朝廷號令，那麽今日可以實施了。臣以爲先朝没有能全部施行，是留待陛下。陛下自登基以後，邊境安寧，西北無事，百姓安居，年成豐收，太平的氣象，可以説并不遠了。至於您減省無關緊要的事務，裁去繁瑣苛刻的政令，抑制官場鑽營，歡迎正直的意見，這些都是達到太平的辦法，并不亞於唐代的開元之治。

議者或謂方今用兵，異於開元，且開元邊戎孔熾，明皇卒與之和。至如漢高祖亦然。此皆屈己以寧天下，豈以輕大國而競小忿乎。請以近事言，往歲討交阯，王師一動，南方幾摇。先皇以爲得之無用，棄之實便，及授官爲蕃屏，則至今鼠伏。石晉之末，耻講和契丹，遂致天下横流，豈得爲强？或者有言，敵所嗜者禽色，所貪者財利，餘無他智計。先朝平晉之後，若不舉兵臨之，但與財帛，則幽薊不日納土矣。察此，乃知其情古猶今也、漢祖、明皇所用之計，正可

論者也許會説現今正在用兵，情况與開元時不同，但開元時邊境戰事不斷，最後唐明皇還是采取講和的策略。至於漢高祖也是一樣。這都是委屈自己以使天下安寧的做法，怎能不顧全大局而爲一點小的仇怨争鬥呢？請以近事爲例，前些年討伐交阯，朝廷軍隊一出動，南方幾乎動摇。先皇以爲得之無用，棄之方便，等到委任交阯官爵作爲國家屏障，到現在還像老鼠似的趴着。石晉末年，因太宗耻於與契丹講和，結果天下大亂，又有什麽好處呢？有種説法，敵人所酷愛的是畋獵與女色，所貪圖的是財物與利益，除此外并無多少打算。先朝平晉之後，若不派兵進攻，衹給他們錢財，用不了多久他們就會交還幽薊了。瞭解這些，就知道敵

以餌其心矣。

臣伏睹近詔，以不逞之徒所陳述，皆閭閻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邇言者，蓋慮視聽之蔽，故采此以達物情，亦罕行其事也。先朝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之徒，喋喋利口，賴先帝聖聰，尋翦除之，然爲患已深矣。

臣又聞輔時佐主，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者，必倚老成之人。至如成、康刑措，由任周、召；文、景清静，不易蕭、曹；明皇太平，亦資姚、宋。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胥，走塵之吏，可當其任也。惟陛下察往古用賢致治之道，則賢者亦必盡忠竭力，以輔成太平之治矣。

咸平二年，徙知同州。代還，知鼓司、登聞院。五年，與陳恕同知貢舉，復知通進、銀臺司，加刑部，出爲兩浙轉運使。近制，文武官告老，皆遷秩，令録授朝官，并給半奉。泌言："請自今七十以上求退者，許致仕；因疾及歷任犯贓者，聽從便。"詔可。徙知福州，代還，民懷其愛，刻石以紀去思。轉兵部郎中，復知審官院，直昭文館。知荆南府，改襄州，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六十三。

泌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學，疾革，服道士服，端坐死。帝聞而嗟異，遣使臨問恤賜，録其子衎爲太常寺奉禮郎，衡將作監主簿。衎爲太子中舍。

人的情形古今没有多大不同，漢高祖、唐明皇所采用的策略，正可以對症下藥。

臣看到近日的詔書，認爲那些不逞之徒所陳述的，都不過是街頭里巷的小事。臣聽説古代聖明的君王向平民百姓徵詢意見，又向身邊之人瞭解情況，大概是顧慮視聽的蒙蔽，所以藉此使人們表達意願，但也很少用這些意願來施政。先朝有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贊一類人，利嘴滑舌，喋喋不休，幸而先帝明察，隨即將他們鏟除，但他們造成的患害已經深重了。

臣又聽説輔佐君主，建立萬世基業，制定堅定政策的，必須依靠老成持重的人。像周成王、康王時幾乎不用刑罰，是因爲任用了周公、召公；漢文帝、景帝時社會安定，是因爲沿襲蕭何、曹參制定的法令；唐明皇時天下太平，也是依靠姚崇、宋璟。熟悉政治、制定政策，没有聽説市井小吏、奔走官吏，能够承擔這樣的任務的。請陛下留意古來用賢致治的辦法，那麽賢人也就會盡忠竭力，輔佐陛下達到太平之治了。

咸平二年，調任同州知州。任滿還朝，知鼓司、登聞院。五年，與陳恕同知貢舉，又知通進、銀臺司，加官任刑部職，出朝爲兩浙轉運使。近來制度，文武官員告老，都要升官階，下令登記授予朝官，并給予半俸。謝泌説："請從現在起七十歲以上請求退職的，許可退休；因病及歷次任職期間犯有貪污罪的，聽隨自便。"詔令同意。調任福州知州，任滿還京，百姓懷念愛戴他，就立碑紀念。轉爲兵部郎中，又知審官院，直昭文館。任荆南府知府，改襄州，升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大中祥符五年，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謝泌爲人端莊正直，但喜好道術，病重，穿上道士服裝，端坐而死。皇帝聽説後感嘆稱異，派使者去慰問撫恤賞賜，録用他的兒子謝衎爲太常寺奉禮郎，謝衡爲將作監主簿。謝衎後來官做到太子中舍。

孫何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祖鎰，唐末秦宗權據州，强以賓佐起之。鎰僞疾不應，還家，以講授爲業。父庸，字鼎臣，顯德中，獻《贊聖策》九篇，引唐貞觀所行事，以魏玄成自況。得對，言曰："武不可黷，斂不可厚，奢不可放，欲不可極。"世宗奇其言，命中書試，補開封兵曹掾。建隆初，爲河南簿。太平興國六年，鴻臚少卿劉章薦其材，改左贊善大夫。歷殿中丞、知龍州而卒。

孫何字漢公，蔡州汝陽人。祖父孫鎰，唐末秦宗權割據蔡州時，强迫他出任幕僚。孫鎰裝病不去，回到鄉間，以講學爲業。父親孫庸，字鼎臣，顯德年間，向朝廷進獻《贊聖策》九篇，引用唐貞觀年間的事迹，以魏玄成自比。得到皇帝召見時，他說："不可黷武，不可厚斂，不可奢侈，不可縱欲。"世宗十分贊賞，命赴中書考試，補任開封兵曹掾。建隆初年，任河南主簿。太平興國六年，鴻臚少卿劉章舉薦他，改任左贊善大夫。曾任殿中丞、龍州知州去世。

何十歲識音韵，十五能屬文，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在貢籍中甚有聲。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爲"孫丁"。王禹偁尤推重之。嘗作《兩晋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議》，聞於時。淳化三年舉進士，開封府、禮部俱首薦，及第又得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遷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歷右正言，改右司諫。

孫何十歲懂得音韵，十五歲能寫作，學習勤奮好讀古書，寫文章一定根據經義，在同年貢士中很有聲譽。與丁謂齊名友好，時人稱爲"孫丁"。王禹偁特别賞識他。他曾作《兩晋名臣贊》、《宋詩》二十篇、《春秋意》、《尊儒教議》，聞名於時。淳化三年考中進士，在開封府、禮部被取爲第一名，中榜又獲得甲科，初次任職爲將作監丞、通判陝州。召入京直史館，賜給緋服，升秘書丞、京西轉運副使。曾任右正言，又改任右司諫。

真宗初，何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略者統兵；其二，請世禄之家肄業太學，寒雋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善之。咸平二年，舉入閤故事，何次當待制，獻疏曰：

> 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辨考績而育人材，有兵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户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部謹紀律而誅暴强，有禮部祀神示而選賢俊，有工部繕宫室而修堤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

真宗初年，孫何獻五條建議：其一，請選擇儒臣中有謀略的人領兵；其二，請世代爵禄之家子弟在太學學習，寒庶俊傑之士經由州郡推薦，而禁止投書自我推薦；其三，請恢復制舉；其四，請推行鄉飲酒禮；其五，請按才能委任官職，不要在節慶恩賞時按慣例升任官職。皇上看後滿意。咸平二年，按入閤舊例，孫何按次序當爲待制，獻疏說：

> 六卿分擔官職，是國家的重大權柄。有吏部考核政績而培育人才，有兵部檢閱戰車士兵而整頓武備，有户部訂正版圖而積聚財貨，有刑部嚴肅紀律而誅殺暴徒，有禮部祭祀神靈而選拔賢俊，有工部修繕宫室而整治堤防，這六項官職做好，天下的事也就齊備了。所以周朝的會府，漢朝的尚書，是建立

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

唐之盛時，亦不聞別分利權，創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既萌，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劍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

今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户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則進無掊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兹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

是冬，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疏曰：

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

行政的根本，是總領各部門的綱紀。令、僕率領自己的屬下，丞、郎各自分別執行，二十四司像燦爛群星拱衛，郎中、員外主管各曹，主事、令史具體承擔工作。國家雖然很大，有如綱舉目張。

唐朝興盛的時候，也没聽説將利和權分開，創設專使名額，而軍需充足。到唐玄宗萌發驕侈之心，大規模徵發軍隊，租調不够使用，於是蕭景、楊劍開始以地方官身份掌管度支，而宇文融任租調地税使，始開徵利之道，埋下了災禍的種子。到了肅宗、代宗時，各有關機構的職能都已荒廢，而講財利的臣子，却起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於是叛亂相繼發生，經費短缺，迫於軍隊和國家需要，衹得救一時之急，大都視情形靈活辦理。五代的時間很短，没能對此做出反省。

現在國家三位聖明的皇帝相繼登位，各種兵器不用，太平事業，繼承傳統創立制度，就在此時。應將三部使額，還給六卿，慎重挑選户部尚書一人，專門掌管鹽鐵使的事宜，使金部郎中、員外郎具體管理。又挑選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户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別管理，這樣三使及判官，雖然省去，但與不省一樣。於是命令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管賬目，分頭處理拖延和違紀行爲。職責範圍有常規，章程秩序已經確定，那麽進不會産生搜括的憂慮，退却有周詳練達的説法，周代官制和唐代法式，就可以恢復了。此事不難，就在陛下實行了。

這一年冬天，跟隨皇帝前往大名，詔令徵詢對邊境軍事的意見。孫何上疏説：

陛下即位以來，訓練軍隊挑選將領，可説是最多了，以高祖的大度，兼有蕭王的誠心，神武在百王之首，精兵比前代多一倍。分管軍權擁有儀仗的將帥自應以身先士卒爲自己心思，把賊人留給帝王作爲耻辱。然而

父爲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違成算，遂使腥膻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憤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鄰境不相救援，粮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

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禄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托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托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猋馳鳥逝，贏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内，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粮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趫捷。

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荐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蠆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真宗覽而嘉之。及傅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俄權户部判

一座座城堡相互觀望，衹鞏固壁壘保全自己，手握强兵，坐失戰機，結果使異族敵人得以實現計謀，焚劫我郡縣，掠奪我人民。陛下考慮到人民和天神的憤怒，同情河朔百姓，就統率六軍，親征澶、魏，天的聲威震動，敵人四散逃跑，雖鎮、定道路已通，但德、棣一帶烽火未熄，這可能是因爲將帥人選不當，邊境奏報有時不能上達，鄰境不相救援，糧草還須等待轉運所致。

將帥們在幹什麼？有的有勇無謀，有的妒忌功績而玩忽敵寇，衹顧保全城堡，不愛恤百姓。邊疆上奏説什麼呢？守護要塞的大臣，爲了保住自己的禄位，城池被搶劫焚毁，也不如實上報，老人幼兒被殺傷，僞稱其他强盜所爲。不救援去幹什麼呢？沿邊州縣，城鎮堡壘交錯，就像輔車唇齒一樣相互依存，像頭目手足一樣互相衛護，却托辭兵少不出，或等上報批准後纔出兵。等待車輦運輸要幹什麼呢？敵騎往來，十分迅速，携糧隨從，萬輛方行，等到我來，敵已逃走。這四件，是當今急需解决的。選擇將帥，最好在文臣武將中，參用謀臣；防止消息堵塞，最好凡有關邊事的奏報，皇上都親自召見詢問；應當救援，最好以軍令監督，容許將領相機行事；運輸糧草，最好是輕裝疾馳，以對抗敵人的矯捷。

現今皇上既已駐在鄴下，契丹始終不敢萌生南侵之念，值得顧慮的，衹有東北没有防備的城池，要構建防禦，不可不慎。况且蜂蠆有毒刺，豺狼不滿足。現在契丹西畏大軍，北無歸路，窮獸猶鬥，不可輕視，殘敵有待討伐，突襲也要防備。大河渡口，每處都要占有，也望適當屯駐禁軍，扼守要害，則敵人請和的使臣，不用多久就會到來。

真宗看後予以嘉獎。到傅潛延誤戰機喪失戰果，孫何又奏請斬傅潛以示衆。很快授任代理户

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又獻疏請擇州縣守宰，省三司冗員，遴選法官，增秩益奉。未幾，徙兩浙轉運使，加起居舍人。景德初，代還，判太常禮院。俄與晁迥、陳堯咨并命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何先已被疾，勉强親職，一日，奏事上前，墜奏牘於地，俯而取之，復墜笏。有司劾以失儀，詔釋之。何慚，上章求改少卿監，分司西京養疾，上不許，第賜告，遣醫診視。醫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卒不聽。是冬，卒，年四十四。上在澶淵，聞之憫惜，録其子言爲大理評事。

何樂名教，勤接士類，後進之有詞藝者，必爲稱揚。然性卞急，不能容物。在浙右專務峻刻，州郡病焉。好學，著《駁史通》十餘篇，有集四十卷。弟僅。

孫僅

僅字鄰幾。少勤學，與何俱有名于時。咸平元年，進士甲科，兄弟連冠貢籍，時人榮之。解褐舒州團練推官，會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趙安仁以僅名聞。策入第四等，擢光禄寺丞、直集賢院，俄知浚儀縣。景德初，拜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賜緋。北邊請盟，遣使交聘，僅首爲國母生辰使。改本府判官，遷右正言、知制誥，賜金紫，同知審官院。是冬，永興孫全照求代，真宗思擇循良任之，御書邊肅洎僅二名示宰相。或言僅嘗倅京府，諳民政，乃命知永興軍府。僅純厚長者，爲政頗寬，嘗詔戒焉。大中祥符元年，加比部員外郎。代還，知審刑院。頃之，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權知開封府。改左諫議大夫，出知河中府。歸朝，復領審刑院。久次，進給事中。天禧元年

部判官，出朝任京東轉運副使，又上疏奏請挑選州縣長官，裁省三司多餘官員，揀選法官，提升官階，增加俸禄。不久，調任兩浙轉運使，加官起居舍人。景德初年，任滿還京，判太常禮院。不久與晁迥、陳堯咨一起被任命爲知制誥，賞賜金紫，掌三班院。孫何此前已患病，勉强上任，一天，上前奏事，奏牘掉落地上，彎下身子拾取，又掉落了笏板。主管官員舉報他有失禮儀，詔命不予查究。孫何很慚愧，上章請求改任少卿監，分司西京養病，皇上不許，祇准予告假，又派醫生診視。醫生勸他采用艾灸法治療，孫何回答説："人的生死是命中注定的。"終於不聽從。這年冬天，死去，時年四十四歲。皇上在澶淵，聽後感到惋惜，録用他的兒子孫言爲大理評事。

孫何樂於儒家學説，常與士人來往，有文學才能的後進，他一定替他延譽。但他性情急躁，不能容人。在浙右任職時施政嚴酷，州郡受到損害。好學，著《駁史通》十餘篇，有文集四十卷。弟弟孫僅。

孫僅字鄰幾。早年勤學，與孫何一起聞名當時。咸平元年，考中進士甲科，兄弟接連在貢士名册中列首位，當時人們以爲榮耀。初次任職爲舒州團練推官，恰逢詔令推舉賢良方正之士，趙安仁提名孫僅上報。試策列入第四等，提升爲光禄寺丞、直集賢院，接着又任浚儀縣知縣。景德初年，拜授太子中允、開封府推官，賞賜緋服。北邊遼國請求講和，派使臣互通消息，孫僅首任國母生辰使。改任本府判官，升右正言、知制誥，賞賜金紫，同知審官院。這年冬天，永興孫全照請求派人接替，真宗考慮挑選奉職守法的人委任，親筆題寫邊肅及孫僅兩個名字給宰相看。有人説孫僅曾在開封府擔任副職，熟悉民政，於是就任命他知永興軍府。孫僅是純厚長者，管治較寬鬆，曾有詔要他注意。大中祥符元年，加官比部員外郎。任滿回京後，任知審刑院。很快，又任命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代理開封府知府。改任左諫議大夫，出朝任河中府知府。回朝後，又掌管審刑院。長時間後，進

正月，卒，年四十九。録其子大理評事和爲衛尉寺丞。

僅性端慤，中立無競，篤於儒學，士大夫推其履尚，有集五十卷。僅弟侑亦登進士第，至殿中丞。

位給事中。天禧元年正月，死去，時年四十九歲。録用他的兒子大理評事孫和爲衛尉寺丞。

孫僅性情正派忠厚，處世中立，不與人相爭，專注儒家學説，士大夫都推崇他的行爲，有文集五十卷。孫僅弟弟孫侑也考取了進士，官做到殿中丞。

朱台符

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父賦，舉拔萃，歷度支判官，卒于殿中丞。台符少聰穎，十歲能屬辭，嘗作《黄山樓記》，士友稱之。及長，善詞賦。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擢敏速者，台符與同輩課試，以尺晷成一賦。淳化三年，進士登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直史館，賜緋魚，再遷秘書丞、知浚儀縣。

咸平元年，與楊礪、李若拙、梁顥同知貢舉，俄以京府舊僚，擢太常博士，出爲京西轉運副使。時北邊爲梗，台符上言曰：

> 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數爲邊害。或振旅薄伐，或和親修好，歷代經營，斯爲良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絶大漠而海内虚，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商鑒不遠也。頃者，晋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鑒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大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謐寧，府庫充溢，信深得制禦之道也。
>
> 幽薊之地，實維我疆，尚隔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晋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猒亂，螗斧拒轍，用稽靈誅。重興吊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茲厥後，大肆凶鋒，

朱台符字拱正，眉州眉山人。父親朱賦，考取拔萃科，擔任過度支判官，死時任殿中丞。朱台符年少時聰明，十歲就能寫作，曾作《黄山樓記》，受到士人朋友們的稱贊。成年後，善作詞賦。當時太宗廷試貢士，多拔取文思敏捷者，朱台符與同學一起準備考試，在極短的時間之内完成一篇賦。淳化三年，考中進士甲科，初次任職爲將作監丞、通判青州。召入京中直史館，賞賜緋魚，再升任秘書丞、浚儀縣知縣。

咸平元年，與楊礪、李若拙、梁顥同知貢舉，接着因爲曾經在京師擔任過職務，提升爲太常博士，出朝任京西轉運副使。當時北部邊境契丹侵擾，朱台符上書朝廷説：

> 臣聽説蠻夷擾亂華夏，《帝典》即有所記載，商、周以來，多次侵入邊境。有時派兵出征討伐，有時和親交好，歷代經營，這是好辦法。至於秦築長城而百姓暴動，漢派軍横越大漠而國内空虚，雖然得逞於一時，却被萬世譏笑，這些都是不遠的借鑒。距今很近，晋氏治理不善，中原混亂，太祖深深借鑒古代的經驗教訓，適當采用不偏頗的做法，與民休息，派使臣與之往來。二十年中，很少聽到入侵，减省了防禦邊境的士兵，也没有派出過軍隊出塞攻擊。關防安寧，府庫充足，確實是深得控制蠻夷的策略。
>
> 幽薊之地，確實是我國領土，還没被統一，當然應收復。太宗平晋之後，藉着兵勢，準備攻取。人雖協心同謀，天意却尚未厭惡禍亂，螳臂擋車，拖延天子討伐。再次派大軍討伐，又成爲遷移拖延的戰役。從此以後，敵寇猖獗，攻殺我軍民，拔取我城

殺略軍民，攻拔城寨，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爲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既阻歡盟，乃爲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贍給賞賜，不可勝數。繇是國家之食貨，匱於河朔矣。

寨，長驅深入，無法阻擋。這時，黄河成爲邊塞，而趙、魏之間的土地，幾乎已不屬國家所有。既已不相交好，就衹有做好防備抵禦，屯駐人馬，增添將帥，趕緊輸送糧草，儘量發給金帛，豐厚供給賞賜，不可勝數。由此國家的糧食貨物，都耗費在河朔了。

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授節，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加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禫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爲宜於此時赦契丹罪，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辨説之士，爲一介使，以嗣位服除，修好鄰國，往告論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計之，力有不足，志欲歸嚮，而未得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歡悦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捐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自當革心而束手矣，是一舉而兩得也。

陛下接受天命，使萬物更新，李繼遷授任節度，黎桓加以爵位，都派出使者到他們國家安撫。衹有契丹，還没有給予恩澤，不屬於懷柔遠方、優撫近處的地區，不表明王道無私。現在國喪將要期滿，朝廷内外都在等待皇上的恩德。臣以爲應在這個時候赦免契丹的罪過，挑選有文武才能熟悉邊境事務、能言善辯的人，充當使者，藉接位解除守孝，與鄰國修好，前往告知。契丹近十年來，没有再侵犯邊塞，按臣的考慮，它的國力已有不足，願意歸順，衹是没能找到機會。現在如果垂留普天的仁義，乘着契丹朝見天子的時機，一定會高興愛慕大義，派使者朝貢。藉此機會與之捐棄前惡，重修舊好，賜給財物，允許邊境貿易，像太祖時那樣，使之懷恩畏威。兩國友好，朝廷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心對付西邊，李繼遷必然會改變想法投誠朝廷，可謂一舉兩得。

台符又自請往使，時論韙之。

朱台符又自己請求前往出使，當時的輿論都認爲他對。

咸平二年春，旱，詔求直言。台符上疏，請重農積穀，任將選兵，慎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傜節用，均賦慎刑，責任大臣，與圖治道。奏入，優詔褒答。入爲鹽鐵判官，改判户部勾院，拜工部員外郎，换度支判官。景德初，鄭文寶爲陝西轉運，或言其張皇生事，徙台符代之，仍賜金紫。

咸平二年春天，旱災，詔令徵詢直言。朱台符上疏，請求朝廷重視農業，囤積糧食；注意任命將帥，訓練士卒；慎重挑選太守縣令；對官員的政績考核升降；減輕徭役節約開支；平均賦税，慎用刑法；督促大臣，一道治理國家。奏章呈入後，特爲下詔表彰。入朝任鹽鐵判官，改任判户部勾院，拜授爲工部員外郎，换任度支判官。景德初年，鄭文寶爲陝西轉運使，有人報告説他慌亂滋事，調朱台符接替，并賜金紫。

台符俊爽好謀，然頗以刻碎爲舉職。與楊覃聯事，覃頗欲因仍舊貫，台符則更革煩擾，議事違戾，交相掎奏，以不協聞，命御史視其狀。九月，徙台符知郢州，覃知隨州。三年，召還，會執政有不喜者，復出知洪州，卒於舟次，年四十二。賜其子公佐同學究出身，賵錢二十萬。

朱台符才華出衆，性格豪邁，愛思考問題，但工作作風瑣碎苛刻。與楊覃共事，楊覃想按原有慣例辦，朱台符則想有所改變，議事不合，相繼上奏指責對方，以不和被奏聞，朝廷命御史查問。九月，調台符任知郢州，楊覃任隨州知州。咸平三年，召還京師，恰逢宰相中有人不喜歡他，又派他出朝任洪州知州，死在赴任的船上，時年四十二歲。朝廷賜他的兒子朱公佐同學究出身，喪葬費二十萬。

台符好學，敏於屬辭，喜延譽後進，有集三十卷。公佐及台符弟昌符，大中祥符中，舉進士，廷試并得第五人。初，昌符登科，宰相言昌符即台符弟，上因言台符有文學及著述可采，甚嗟悼之。公佐卒，又以次子壽隆試將作監主簿。昌符爲屯田員外郎。

朱台符好學，寫作速度很快，喜歡爲後起之秀播揚名譽，有集三十卷。朱公佐及朱台符的弟弟朱昌符，大中祥符年間，考取進士，廷試并列第五名。起初，朱昌符中榜，宰相説朱昌符就是朱台符的弟弟，皇上就稱道朱台符有文學及著述可觀，很是惋惜。朱公佐去世，朝廷又任命次子朱壽隆爲試將作監主簿。朱昌符爲屯田員外郎。

戚綸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丘人。父同文，字文約，自有傳。綸少與兄維以文行知名，篤於古學，喜談名教。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沂水主簿。按版籍，得逋户脱口漏租者甚衆。徙知太和縣。同文卒於隨州，綸徒步奔訃千里餘。俄詔起復莅職，就加大理評事。江外民險悍多構訟，爲《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誦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先，皆如期而還。遷光禄丞，坐鞫獄陳州失實，免官。著《理道評》十二篇，錢若水、王禹偁深所賞重。久之，復授大理評事、知永嘉縣。境有陂塘之利，浚治以備水旱。復爲光禄寺丞，轉運使又上其政績，連詔褒之。

戚綸字仲言，應天楚丘人。父親戚同文，字文約，自有傳。戚綸年輕時與哥哥戚維以文章品行知名，專注於古代學術，喜歡談論儒家學説。太平興國八年考中進士，初次任職爲沂水主簿。查閲户口，查出許多逃亡户、遺漏户偷漏租税的。調任太和縣知縣。戚同文在隨州去世，戚綸徒步一千餘里前往吊唁。不久朝廷詔令他停止守喪起用就職，加官大理評事。長江外百姓陰險凶悍常打官司，戚綸作《諭民詩》五十篇，藉當時當地習俗見聞的事，來規勸教導，老小多傳誦它。每年到時必與獄中囚徒相約，讓他們回家祭祖，都能按期返回。升光禄丞，因在陳州辦案失誤，被免掉官職。著《理道評》十二篇，錢若水、王禹偁非常贊賞。多時以後，又授任大理評事、永嘉縣知縣。境内有陂塘，戚綸將之疏浚以防備水旱之災。再次任光禄寺丞，轉運使又上報他的政績，接連下詔表揚他。

真宗即位，轉著作佐郎、通判泰州。將行，秘書監楊徽之薦其文學純謹，宜在館閣，命爲秘閣校理。受詔考校司天臺職官，定州縣職田條制。

真宗即位，轉官著作佐郎、通判泰州。準備赴任的時候，秘書監楊徽之舉薦他文章學術精純嚴謹，應選到館閣任職，任命爲秘閣校理。接受詔命考校司天臺職官，制定州縣職田條例。詔令

詔館閣官以舊文獻，上嘉綸所著，特改太常丞，俄判鼓司、登聞院。出內府緡帛市邊糧，詔綸乘傳往均市之。

館閣官將自己的舊作呈獻，皇上嘉獎戚綸所著文章，特改任他爲太常丞，不久讓他掌管鼓司、登聞院。出內府錢帛買邊糧，詔令戚綸乘驛車前往購買。

景德元年，判三司開拆，賜緋魚，改鹽鐵判官。上疏言邊事，甚被嘉獎。十月，拜右正言、龍圖閣待制，賜金紫。時初建是職，與杜鎬并命，人皆榮之。綸久次州縣，留意吏事，每便殿請對，語必移晷，或夜中召見，多所敷啓。俄上奏曰："夫出納獻替，王臣之任；章疏奏議，諫者之職。臣屢蒙召對，皆延數刻，屈萬乘之尊，接一介之士，聖德淵深，包納荒穢，體其至愚，不罪觸犯，安敢循嘿不言。謹摭十事該治本者附于章左：一曰王畿關輔，二曰五等封建，三曰復制科，四曰崇國學，五曰闢曠土，六曰修貢舉，七曰任大臣，八曰置平糴，九曰益廂軍、減禁兵，十曰修《六典》令式。"詞頗深切，上爲嘉獎。

景德元年，判三司開拆，賞賜緋衣與魚袋。改任鹽鐵判官。上疏談論邊境軍事問題，很受表揚。十月，拜授爲右正言、龍圖閣待制，賞賜金紫。當時剛剛設置這個職務，戚綸與杜鎬一起被任命，人們都認爲榮耀。戚綸長期在州縣任職，對官吏事務時時留心，每次皇帝在便殿召見他問話，都要談論很久，有時甚至在夜間召見，他總能提出建議。很快上奏說："提出建議和意見，是大臣的責任；進呈章疏來討論事務，是諫官的職責。臣多次被皇帝召見問話，都占用很長時間，皇帝以萬乘之尊，接待一個士人，聖德淵深，能够容納我荒謬的看法，體察至愚，不加責怪，我怎能不盡所言。請允許我將十件應治理根本的事情附於奏章後：一是將關輔劃爲京畿，二是五等封建，三是恢復制科，四是尊崇國學，五是開墾荒地，六是修整貢舉，七是任用大臣，八是設置平糴，九是增加廂軍、減少禁兵，十是修訂《六典》標準。"言辭很深切，皇上予以嘉獎。

二年，與趙安仁、晁迥、陳充、朱巽同知貢舉，綸上言取士之法，多所規制，并納用焉。預修《册府元龜》，會置官總在京諸司之務，凡百三十司，命綸與劉承珪同領其事。判鴻臚寺。先是，群臣詔葬，公私所費無定式。綸言其事，詔同晁迥、朱巽、劉承珪校品秩之差，定爲制度，遂遵行之。綸以三公、尚書、九列之任，唐末以來，有司漸繁，綱目不一，請宜采《通禮》、《六典》令式，比類沿革，著爲大典，時論稱之。進秩右司諫、兵部員外郎。時詔禁群臣匿名上封及非次升殿奏事，綸謂"忠讜之入，當開奬言路，若疏遠之士，尤艱請對"，上頗嘉之。

景德二年，與趙安仁、晁迥、陳充、朱巽同知貢舉，戚綸上書說選取人才的方法，有許多整改意見，都被采納。參加修纂《册府元龜》，恰逢設置官職負責管理在京諸司事務，共一百三十司，命戚綸與劉承珪同領其事。判鴻臚寺事。此前，群臣中受詔舉行葬禮的，公私耗費的錢財并沒有一定的標準。戚綸說了這件事，詔令他同晁迥、朱巽、劉承珪按官階品級差別，制定標準，於是依此執行。戚綸因三公、尚書、九列的任命，唐末以來，有關機構越來越多，綱領條目不明確，認爲應采取《通禮》、《六典》中的標準，依據類比與沿革，著爲大典，頗受當時的好評。進級爲右司諫、兵部員外郎。當時詔令禁止群臣匿名上密封奏章及不按朝班位次上殿奏事，戚綸認爲"忠誠耿直的人，應廣開言路讓他們進言，至於那些地位低微、與皇帝距離遠的人，當面向皇帝進言的機會本就十分少"，皇上相當贊賞。

大中祥符元年，掌吏部選事。上初受靈文，綸上疏曰："臣遐稽載籍，歷考秘文，驗靈應之垂祥，顧天人之相接。陛下紹二聖丕業，啓萬世鴻基，勤行企道，恭默思玄，上天降鑒，瑞諜昭錫，聿示臨民之戒，用恢奕葉之祥。乞詔有司，速修大祀，載命侍從，摹寫祥符，勒於嘉玉，藏之太廟，别以副本秘於中禁，傳示萬葉，無敢怠荒。然臣恐流俗幻惑狂謀，以人鬼之妖辭，亂天書之真旨。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以答天貺，以惠烝黎。"

大中祥符元年，主管吏部銓選。皇上剛剛接到上天降予的文字，戚綸上疏說："臣遠查典籍記載，一一考核秘藏文件，驗證神靈感應的天降祥瑞，看到天人之際的相互銜接。陛下繼承二聖洪業，開拓萬世基業，勤勉操行，企盼治道，恭敬沉静，深思玄微，上天降下鑒戒，吉祥玉牒昭示，表示君臨人民的警戒，恢宏世世代代的吉祥。請求詔令有關機構，迅速舉行祭祀大典，下令侍從，摹寫祥符，刻在嘉玉，藏在太廟，另以副本秘藏宫中，傳示萬代，没人敢懈怠荒廢。但臣恐怕世俗之人迷惑不明，用人鬼的妖言詭辭，擾亂天書的真旨。伏望端守玄妙祥符，凝神正道，以報上天的贈給，以恩惠百姓。"

是冬，封泰山，命綸同計度發運事。禮成，遷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待制如故。被詔，同編《東封祥瑞封禪記》。會峻待制之秩，又兼集賢殿修撰。建議修釋奠儀，頒于天下；立常平倉，隸司農寺，以平民糴，皆從之。嘗宴餞种放于龍圖閣，詔近臣爲序，上覽綸所作，稱其有史才。

這年冬天，封禪泰山，任命戚綸一起負責籌劃發運事。典禮完成後，升户部郎中、直昭文館，待制不變。受詔命，一同編寫《東封祥瑞封禪記》。適逢提高待制的品級，又兼任集賢殿修撰。建議恢復祭祀先聖先師的儀禮，頒行天下；設置常平倉，歸屬司農寺，以平抑民間糴價，都同意。皇上曾在龍圖閣設宴送别种放，詔令近臣作序，皇上看了戚綸所寫的序，稱贊他有修撰史書的才能。

三年，擢樞密直學士，上作詩寵之。祀汾陰，復領發運之職。居無何，出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屬江潮爲患，乃立埽岸，以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衆頗非其變法。胡則時領發運，嘗居杭州，肆縱不檢，厚結李溥，綸素惡之。通判吴耀卿，則之黨也，伺綸動静，密以報則。則時爲當塗者所昵，因共捃摭綸過，徙知揚州。惟揚亦溥、則巡内，持之益急，求改僻郡，徙徐州。

大中祥符三年，提拔爲樞密直學士，皇上贈詩以示榮寵。在汾陰舉行祭祀大典時，又負責發運。隔不多久，出朝任杭州知州，就地加官左司郎中。正值江潮造成災害，於是修築堤岸，以替换柱石的制度，雖然免除了水患，但衆人對他的改革却頗有非議。胡則當時正管發運事，曾在杭州，横行放縱，努力巴結李溥，戚綸一直厭惡他。通判吴耀卿是胡則的黨徒，伺探戚綸動静，秘密地報告胡則。胡則當時正爲朝中重臣親近，就共同搜尋戚綸的過失，調他任揚州知州。惟揚也是李溥、胡則管轄的範圍，脅迫更急，請求改任到偏遠地方，調任徐州。

八年，與劉綜并罷學士，授左諫議大夫。代還，復知青州。歲饑，發公廩以救餓殍，全安甚衆。徙鄆州，王遵誨爲勸農副使，嘗任西邊，寓家永興，閨門不肅，事將發，知府寇準

大中祥符八年，與劉綜一起被罷免學士，爲左諫議大夫。任滿還朝，又任青州知州。當年饑荒，發放官倉糧食救濟災民，保全了許多人。調至鄆州，王遵誨爲勸農副使，曾到西邊任職，將家屬寄居永興，閨門不肅，事情即將敗露，知府

爲平之。綸因戲謔語及準，遵誨恚怒，以爲污己，遂奏綸謗訕，坐左遷岳州團練副使，易和州。天禧四年，改保静軍副使。是冬，以疾求歸故里，改太常少卿，分司南京。五年，卒，年六十八。

綸篤於古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事兄維友愛甚厚，維卒，訃聞，哀慟不食者數日。與交游故舊，以信義著稱。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誨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閭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大中祥符中，繼修禮文之事，綸悉參其議，與陳彭年并職，屢召對，多建條式，恩寵甚盛。樂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士。晚節爲權倖所排，遂不復振。善訓子弟，雖至清顯，不改其純儉。既没，家無餘貲。張知白時知府事，輟奉以助其喪。家人於几閣間，得《遺戒》一篇，大率皆誘勸爲學。有集二十卷。又前後奏議，有機務利害、備邊均田之策，别爲《論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聖中，其子舜賓獻之，詔贈左諫議大夫。舜賓，官太子中舍。

寇準平息了此事。戚綸一次開玩笑和寇準談及此事，王遵誨惱羞成怒，認爲他故意污辱自己，於是報告説戚綸誣陷誹謗大臣，戚綸因而被貶爲岳州團練副使，又調和州。天禧四年，改任保静軍副使。這年冬天，因病請求還歸故里，改任太常少卿，分司南京。天禧五年，死去，享年六十八歲。

戚綸專注於古代學説，善談名理，喜言民政，有點不切實際。和兄長戚維十分友愛，戚維去世，戚綸接到訃告，哀痛絶食數日。對交往的人和老友，很講信義。士人拜見他時，他必定詢問所學内容，察問志向，根據對方情形進行誘導。曾説："辭官退休後，如有十年時間能在鄉里講學，也可以宏大道學，救濟人世。"大中祥符年間，連續舉行修禮纂文之事，戚綸都參預意見，與陳彭年一起任職，多次被皇帝召見問話，提出過許多方案，恩寵甚盛。樂於舉薦士人，每次推薦人數有十多個，都是當時的知名士人。晚年被權臣和奸人排擠，就不再奮起。善於教訓子弟，即使地位已經清高，也不改純樸節儉的作風。死後，家中没有多餘的錢財。張知白當時擔任知府，拿出自己的俸禄幫助他家安葬。家裏人在几閣間發現《遺戒》一篇，大都是勸導努力學習的話語。有文集二十卷。又有前後所寫奏議，有關政務利害、備邊均田之策，另外編爲《論思集》十卷，分上下篇。天聖年間，其子戚舜賓進獻朝廷，詔令贈官左諫議大夫。戚舜賓，官做到太子中舍。

張去華 張誼

張去華字信臣，開封襄邑人。

父誼，字希賈。好學，不事産業。既孤，諸父使督耕隴上，他日往視之，見閲書于樹下，怒其不親穡事，詬辱之。誼謂其兄曰："若不就學於外，素志無成矣。"遂潛詣洛陽龍門書院，與宗人沆、鷟、湜結友，故名聞都下。長興中，和凝掌貢舉，誼舉進士，調補耀州團練推官。

晋天福初，代還。會凝由内署

張去華字信臣，開封襄邑人。

父親張誼，字希賈。愛好學習，不從事治理家産。父死後，叔父讓他去壟上監督耕田，有一天去察看，見他在樹下看書，恨他對農業之事不感興趣，辱駡他。張誼對哥哥説："如果不到外地求學，我的志向就會落空了。"就偷偷跑到洛陽龍門書院，與同宗人張沆、張鷟、張湜結成好友，所以名聲傳到京城。長興年間，和凝負責貢舉，張誼考取進士，調補耀州團練推官。

晋天福初年，任滿還京。恰逢和凝從内署

拜端明殿學士，署門不接賓客，誼聞之，即日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實當顧問，四方利害，所宜詢訪，若不接賓客，聾瞽耳目，坐虧職業，雖爲自安計，其可得乎?”凝大奇之，他日，薦于宰相桑維翰曰：“凝門生中有張誼者，性介直，頗涉辭藝，可備諫職。”未幾，超拜左拾遺。誼以晋室新造，典禮未完，數上章請復有唐故事。又言契丹有援立之助，所宜敦信謹備，不可自逸，以啓釁端。改右補闕，充集賢殿修撰，歷禮部員外郎、侍御史。改倉部、知制誥，加禮部郎中。

拜任端明殿學士，在門上寫明不接待賓客，張誼聽到後，當天寫信給和凝，認爲“皇帝身邊切要的職務，實在應當是皇帝的顧問，天下四方的利弊，都是應予咨詢的，如果不接待賓客，耳聾眼瞎，因而虧損職務，即使爲求得自我保全，又怎能得到呢?”和凝十分驚奇，有一天，向宰相桑維翰推薦説：“和凝門生中有個張誼，性格耿直，學術文章都好，可以充任諫官。”没過多久，越級提升他爲左拾遺。張誼因晋室新建，有關制度還不完善，幾次上奏章請求恢復有唐一代舊制。又説契丹有援助的功勞，應加强信任小心防範，不可自我放縱，以開啓争端。改爲右補闕，充任集賢殿修撰，歷任禮部員外郎、侍御史。改任倉部、知制誥，加官禮部郎中。

乾祐初，真拜中書舍人。時蘇逢吉、楊邠、王章輩攀附漢祖，驟得大用，搢紳多附之，誼不爲屈，故共嫉之。遣誼爲吴越宣諭使，與兵部郎中馬承翰同往賜官告。浙人每迓朝使，必列步騎以自誇詫，誼與承翰竊笑之。又乘酒，言詞有輕發者，錢俶甚耻之，乃奏誼擅棰防援官。又夜集，與承翰使酒，語相侵，坐貶均州司户，改房州司馬，歲餘卒。

乾祐初年，正式任命爲中書舍人。當時蘇逢吉、楊邠、王章等人攀附漢祖，迅速獲得重用，士大夫多數依附他們，衹有張誼不肯屈從，所以遭到衆人的嫉恨。派遣張誼爲吴越宣諭使，與兵部郎中馬承翰一同前往賜發委任狀。浙人每次迎接朝廷使臣，必定排出步兵和騎兵列隊以相誇耀，張誼和馬承翰暗中發笑。又藉酒説些輕蔑的話語，錢俶深以爲耻，就上奏説張誼擅自棰打防援官。加上夜間宴會時，與馬承翰發酒瘋，説話侮辱對方，因此貶爲均州司户，改任房州司馬，一年多後死去。

去華幼勵學，敏於屬辭，以蔭補太廟齋郎。周世宗平淮南，去華時年十八，慨然嘆曰：“兵戰未息，民事不修，非馭國持久之術。”因著《南征賦》、《治民論》，獻于行在。召試，授御史臺主簿。屬三院議事，不得預坐，謂所親曰：“簿領之職，非壯夫所爲。”即棄官歸鄭州，杜門不出者三載。

張去華幼年刻苦學習，寫文章才思敏捷，靠父恩蔭補任太廟齋郎。周世宗討平淮南時，張去華十八歲，慨然嘆道：“戰争不止，民事不整，這不是統治國家的長久辦法。”就寫了《南征賦》、《治民論》，獻給皇帝。召入朝中考試，任命爲御史臺主簿。趕上三院討論事情，他不能够參預，就對親近的人説：“主簿這類職務，不是大丈夫幹的。”就棄官回鄭州，三年閉門不出。

建隆初，始携文游京師，大爲李昉所稱。明年，舉進士甲科，即拜秘書郎、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因言制誥張澹、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文學膚淺，願得校其優劣。

建隆初年，開始帶着文章前往京師，很受李昉稱贊。第二年，考中進士甲科，馬上拜授爲秘書郎、直史館。因任滿未能升遷，就上奏章自己申訴，就説知制誥張澹、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文章學術膚淺，希望和他們比試優劣。太祖立

太祖立召濬輩與去華臨軒策試，命陶穀等考之。濬以所對不應問，降秩，即擢去華爲右補闕，賜襲衣、銀帶、鞍勒馬。朝議薄其躁進，以是不遷秩者十六年。嘗得對便殿，詢及家世，遂訴父始忤權貴，因罹重貶。宰相薛居正亦爲言之，太祖爲之動容，且曰："漢室不道，奸臣擅權，此朕所親見也。"荆湖平，命通判道州。去華上言："桂管爲五嶺衝要，今劉鋹保境固守，賴之爲捍蔽，若大軍先克其城，以趣番禺，如蹑無人之境。"且言桂州可取之狀，有詔嘉獎。代還，知磁、乾二州，選爲益州通判，遷起居舍人、知鳳翔府。

從太宗征太原，監隨駕左藏庫，就命爲京東轉運使。歷左司員外郎、禮部郎中。太平興國七年，爲江南轉運使。雍熙中，王師討幽州，去華督宋州饋運至拒馬河，就命掌河北轉運事。三年，知陝州，未行，著《大政要録》三十篇以獻，上覽而嘉之，詔書褒美，賜綵五十匹，因留不遣。

會許王尹京，命爲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并賜金紫。謂曰："卿等皆朝之端士，特加選用，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逾歲，就拜左諫議大夫，又令樞密使王顯傳旨，諭以輔成之意。未幾，有廬州尼道安訟弟婦不實，府不爲治，械繫送本州。弟婦即徐鉉妻之甥。道安伐登聞鼓，言鉉以尺牘求請，去華故不爲治。上怒，去華坐削一任，貶安州司馬。歲餘，召授將作少監、知興元府，未行，改晉州。還秘書少監、知許州。

真宗嗣位，復拜左諫議大夫。未幾，遷給事中、知杭州。兩浙自錢氏

即召張濬等人與張去華到面前考試，命陶穀等人考他們。張濬因文不對題，降低官階，提拔張去華爲右補闕，賜給他襲衣、銀帶、鞍勒馬。朝中議論看不起他急躁求進，因此他十六年沒能晋升官階。皇帝曾在便殿召見他，問及他的家世，於是他就把父親起初觸犯權貴，因而遭遇嚴重貶黜一事上訴。宰相薛居正也幫他說話，太祖爲之感動，說："漢室無道，奸臣擅權，這是我親眼看到的。"荆湖討平，任命他通判道州。張去華上奏說："桂管是五嶺重要的地方，現在劉鋹保境固守，全靠它作爲屏障，如果大軍先攻克它，直趨番禺，就會如入無人之境。"并指明桂州如何攻取，皇帝下詔嘉獎。任滿還京，出任磁、乾二州知州，選爲益州通判，升任起居舍人、鳳翔府知府。

跟從太宗出征太原，監隨駕左藏庫，就地任命爲京東轉運使。歷任左司員外郎、禮部郎中。太平興國七年，任江南轉運使。雍熙年間，朝廷大軍征討幽州，張去華督運宋州給養到拒馬河，就地任命掌河北轉運事務。太平興國三年，任陝州知州，未赴任，著《大政要録》三十篇進獻，皇上閱後覺得很好，就下詔表揚，賞賜彩緞五十匹，留在京師不差遣。

適逢許王任開封府尹，就任命他爲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爲推官，并賜金紫。對他們說："你們都是朝中正直的大臣，所以特加選用，希望你們好好輔佐我的兒子。"每人賜錢一百萬。一年後，就地拜授左諫議大夫，又讓樞密使王顯傳達旨意，把輔佐許王的期望轉達他們。不久，有個廬州尼姑道安告發弟媳情況不屬實，開封府不肯查處，將她押送回本州。那個弟媳就是徐鉉的外甥女。道安敲擊登聞鼓，說徐鉉事前寫信求情，所以張去華故意不查辦。皇上大怒，張去華被剥奪一任候選資格，貶爲安州司馬。過了一年多，召回京中任命爲將作少監、興元府知府，還未赴任，又改任晋州。後來升爲秘書少監、許州知州。

真宗繼位，又拜授爲左諫議大夫。不久，升爲給事中、杭州知州。兩浙地區從錢氏起就徵收

賦民丁錢，有死而不免者，去華建議請除之，有司以經費所仰，固執不許。咸平二年，徙蘇州。頃之，以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園廬，作中隱亭以見志。景德元年，改工部侍郎致仕。三年，卒，年六十九。

去華美姿貌，善談論，有蘊藉，頗尚氣節。在營道得父同門生何氏二子，教其學問。受代，携之京師，慰薦館穀，并登仕籍。嘗獻《元元論》，大旨以養民務穡爲急，真宗深所嘉賞，命以縑素寫其論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之四壁。然不飾邊幅，頗爲清議所貶，以是不登顯用。有集十五卷。子師古至國子博士，師錫殿中丞，師顔國子博士。

人口税，有的人已亡故却仍要追討，張去華建議予以撤銷，有關機構因爲要依靠這筆錢做經費，堅持不允許。咸平二年，調任蘇州。不久，因病請求分司西京。在洛修葺房舍田園，建中隱亭以寄托心願。景德元年，改爲工部侍郎退休。咸平三年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張去華儀表優美，善於談論，頗有修養，很崇尚氣節。在營道發現父親同學何氏的兩個兒子，就教給他們學問。任滿時，把他們帶到京師，供給學館衣糧，後來兩人都做了官。曾向朝廷進獻《元元論》，大意是要優先考慮休養民力、重視農業，真宗非常贊賞，命人用縑素抄寫成十八軸，挂在龍圖閣四壁上。但他不拘小節，受到清流士人的批評，因此没能受到重用。有集十五卷。兒子張師古官做到國子博士，張師錫做到殿中丞，張師顔做到國子博士。

張師德

師德，字尚賢。去華十子，最器師德。嘗欲任以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真宗祀汾陰，知河南府薛映薦其學行，又獻《汾陰大禮頌》于行在。是歲，舉進士亦爲第一，時人榮之。除將作監丞、通判耀州。遷秘書省著作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建言：“有逋負官物而被繫，本非侵盗，若惸獨貧病無以自償，願特蠲之。”帝用其言。嘗奏事殿中，帝訪以時事，而條對甚備。帝喜曰：“朕藩邸知卿父名，今又知卿才。”其後每遣使，帝輒曰：“張師德可用。”契丹、高麗使來，多以師德主之。天禧初，安撫淮南，苦風眩，改判司農寺。擢右正言、知制誥，判尚書刑部。頃之，出知潁州，遷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爲群牧使、景靈宫判官，再遷吏部郎中。以疾，知鄧州，徙汝州，拜左諫議大夫，罷知制誥。

張師德，字尚賢。張去華在十個兒子當中，最器重張師德，曾想讓他靠父親恩蔭擔任官職，他推辭不肯。張去華説：“這孩子必定會繼承我的抱負。”真宗在汾陰舉行祭祀大典，河南府知府薛映舉薦他品行才學，他又在皇上行在所進獻了《汾陰大禮頌》。這年，他參加進士考試也獲得第一名，人們以爲榮耀。任將作監丞、通判耀州。升任秘書省著作郎 、集賢校理、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建議：“有人逃欠官府錢物而被拘押，這本來不是有意侵占，如果是貧病孤獨、無法償還的，希望予以免除。”皇帝采納了這個意見。他曾在殿中奏事，皇帝徵詢他對時事的意見，他回答得很詳備。皇帝高興地説：“我在藩邸時就知道你父親的名聲，現在又知道了你的才能。”其後每次差遣使者，皇帝總是説：“張師德可用。”契丹、高麗使臣到來，也多以張師德主持接待。天禧初年，安撫淮南，被風眩病所困擾，改任判司農寺。提拔爲右正言、知制誥，判尚書刑部。不久，出朝任潁州知州，升任刑部員外郎、判大理寺，爲群牧使、景靈宫判官，再升吏部郎中。因病，任鄧州知州，調任汝州，委任爲左諫議大夫，罷免知制誥 。

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貴，時相頗不悦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遷，卒于官。有文集十卷。子景憲，爲太中大夫。

張師德孝順嚴謹有家庭教養，不結交權貴，當時的宰相很不滿意他。不過他體弱多病，在西掖九年没升官，死在任上。有文集十卷。兒子張景憲，爲太中大夫。

樂黄目 樂史

樂黄目字公禮，撫州宜黄人。世仕江左李氏。

樂黄目字公禮，撫州宜黄人。世代在江左李氏政權中擔任官職。

父史，字子正。齊王景達鎮臨川，召掌箋奏，授秘書郎。入朝，爲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顔明遠、劉昌言、張觀并以見任官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但授諸道掌書記。史得佐武成軍，既而復賜及第。上書言事，擢爲著作佐郎、知陵州，獻《金明池賦》，召爲三館編修。

父親樂史，字子正。齊王景達鎮守臨川，徵召他掌管書信奏章，授任爲秘書郎。歸順宋朝後，任平原主簿。太平興國五年，與顔明遠、劉昌言、張觀一起以現任官身份舉爲進士。太宗珍惜科第，不給進士身份，衹是授任他們到各道擔任掌書記。樂史獲任輔佐武成軍，事後太宗又賜給進士及第。樂史上書論事，被提升爲著作佐郎、陵州知州。進獻《金明池賦》，被召入京中任三館編修。

雍熙三年，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録》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其勤，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知舒州，遷水部員外郎。淳化四年春，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蕤同使兩浙巡撫，加都官、知黄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詔秘閣寫本進内。史好著述，然博而寡要，以五帝、三王，皆云仙去，論者嗤其詭誕。

雍熙三年，進獻所著《貢舉事》二十卷，《登科記》三十卷，《題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選》五十卷，《孝弟録》二十卷，《續卓異記》三卷。太宗嘉獎他的勤奮，升他爲著作郎、直史館。轉爲太常博士、舒州知州，升水部員外郎。淳化四年春天，與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李蕤一起去兩浙巡視，加官都官、黄州知州。又獻《廣孝傳》五十卷，《總仙記》一百四十一卷。詔令秘閣抄寫後藏入宫中。樂史喜好著述，但廣博而少有重要的，對五帝、三王，都説是仙去，被人們嗤笑爲詭誕。

咸平初，遷職方，復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知商州。史前後臨民，頗以賄聞。俄以老疾爲言，聽解職，分司西京。五年，郊祀畢，奉留守司表入賀，因得召對。上見其矍鑠不衰，又知篤學，盡取所著書藏秘府，復授舊職，與黄目同在文館，人以爲榮。出掌西京磨勘司，黄目爲京西轉運。改判留司御史臺。車駕幸洛，召對，賜金

咸平初年，升遷職方，又進獻《廣孝新書》五十卷，《上清文苑》四十卷。出朝任商州知州。樂史前後擔任地方長官，都有收受賄賂的傳言。很快奏稱自己老病，辭去現職，分司西京。咸平五年，郊祀典禮結束後，奉送留守司表章入朝祝賀，因而得到皇帝召見。皇上看他精力不衰，又知他學習勤奮，就把他寫的書都藏入秘府，又讓他擔任原來職務，與樂黄目同在文館，人們以爲榮耀。出朝掌管西京磨勘司，樂黄目任京西轉運。改任判留司御史臺。皇帝到洛，召見他，賞

紫。史久在洛，因卜居，有亭榭竹樹之勝，優游自得。未幾卒，年七十八。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顔雜録》、《廣卓異記》各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丘文傳》十三卷，《杏園集》、《李白别集》、《神仙宫殿窟宅記》各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己所著爲《仙洞集》百卷。

黄目淳化三年舉進士，補伊闕尉。遷大理寺丞、知壽安縣。咸平中，徙知璧州，未行，上章言邊事，召對，拜殿中丞。久之，直史館、知浚儀縣。俄上言曰："伏以從政之原，州縣爲急；親民之任，牧宰居先。今朝官以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雖功過易見，而能否難明。伏見唐開元二年選群官，有宏才通識、堪致理化者，授刺史、都督。又引新授縣令於宣政殿，試理人策一道，惟鄄城令袁濟及格，擢授醴泉令，餘二百人，且令赴任，十餘人并放令習學。臣欲望自今審官院差知州，銓曹注縣令，候各及三二十人，一次引見於御前，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取其才識明於吏治、達於教化者充選；其有不分曲直、罔辨是非者，或黜之厘務，或退守舊資。如此，則官得其人，事無不治。"上頗嘉其好古。歷度支、鹽鐵判官，遷太常博士、京西轉運使。丁内艱，時真宗將幸洛，以供億務繁，起令莅職。史尋卒，上復詔權奪。

大中祥符中，使契丹還，改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就拜起居郎，改陝西轉運使，賜金紫。陳堯咨知永興，好以氣凌黄目，因表求解職，不許。堯咨多縱恣不法，有密言

賜金紫。樂史長期在洛，就在此修建房舍住下來，居處有亭榭竹樹等美景，他在其中十分適意。不久去世，享年七十八歲。所撰又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總記傳》一百三十卷，《坐知天下記》四十卷，《商顔雜録》、《廣卓異記》各二十卷，《諸仙傳》二十五卷，《宋齊丘文傳》十三卷，《杏園集》、《李白别集》、《神仙宫殿窟宅記》各十卷，《掌上華夷圖》一卷。又編自己的著作爲《仙洞集》一百卷。

樂黄目淳化三年考中進士，補任伊闕尉。升任大理寺丞、壽安縣知縣。咸平年間，調任璧州知州，未赴任，上奏章談論邊境事務，皇帝召見他，任命爲殿中丞。一段時間後，任直史館、浚儀縣知縣。很快上書説："施政的根本，首先在於州縣；接近百姓的官員，首先在於太守縣令。現在朝官滿幾個任期就任爲知州，主簿縣尉兩個任期就任爲縣令，雖然功過分明，但是否有能力較難明瞭。我聽説唐開元二年挑選官員，有宏才通識、勝任治理教化的，任命爲刺史、都督。又引新任縣令到宣政殿，策試一道治理百姓的題目，衹有鄄城令袁濟及格，提拔授任醴泉令，其餘二百人，先讓他們赴任，還有十多人都安排讓他們學習。臣希望從現在起審官院差遣知州，銓曹登記縣令，等到各够三二十人，一次引見給皇帝，考試時務策一道。察言觀行，選取那些才識明瞭吏治、通達教化的人充任；那些不分曲直、不辨是非的，或者貶黜爲做雜務，或者退任舊職。這樣，選官得人，没有事情不能辦好。"皇上對他熟悉古制很滿意。歷任度支、鹽鐵判官，升太常博士、京西轉運使。母親去世，當時真宗將要赴洛，因爲後勤供給事務繁多，讓他繼續任職。樂史不久去世，皇上又下詔讓他暫時堅守職務，不令守喪。

大中祥符年間，出使契丹返回，改任工部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就地任命爲起居郎，改任陝西轉運使，賜金紫。陳堯咨任永興知軍，經常以豪横欺侮樂黄目，樂黄目因而上表章請求免去職務，没有批准。陳堯咨放縱違法，有密報朝

其事者，詔黄目察之，得實以聞，堯咨坐罷龍圖閣職，徙知鄧州。八年，黄目入判三司三勾院。天禧初，馬元方奏黄目職事不舉，遂分三勾院，以三人掌之。黄目罷任，奉朝請。逾月，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會靈觀判官。黄目屬辭淹緩，朝議以爲不稱職。時以盛度知京府，辭不拜，即遷黄目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度爲會靈觀判官，兩换其任。

仁宗升储，拜給事中兼左庶子。入内副都知張繼能，嘗以公事請托黄目，至是未申謝，事敗，降左諫議大夫、知荆南府。明年，復爲給事中，徙潭州。長沙月給，减於荆渚，特詔增之，又諭以兵賦繁綜寄任之意。五年，代還，知審官院。黄目以風疾題品乖當，改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數月，求外任，得知亳州。俄而幼子死，聞訃慟絶，所疾加甚，卒，年五十六。録其子理國爲衛尉寺丞，定國爲大理評事。

黄目面柔簡默，爲吏處劇，亦無敗事。有集五十卷，又撰《學海搜奇録》四十卷，《聖朝郡國志》二十卷。黄目兄黄裳，弟黄庭，黄裳孫滋，并進士及第。黄裳、黄庭皆至太常博士。

廷的，詔令樂黄目訪察，得知真相上報，陳堯咨因而被免去龍圖閣職務，調任鄧州知州。大中祥符八年，樂黄目入京判三司三勾院。天禧初年，馬元方報告説樂黄目不稱職，於是朝廷將三勾院分開，委三人掌管。樂黄目罷免職務，奉朝請。過了一個月，拜任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充會靈觀判官。樂黄目寫作緩慢，朝臣們都認爲他不稱職。當時任命盛度爲開封府知府，他推辭不肯上任，就升樂黄目爲右諫議大夫、代理開封府知府，盛度爲會靈觀判官，兩人職務互换。

仁宗被立爲太子，委任他爲給事中兼左庶子。入内副都知張繼能曾以公事請托樂黄目，至此未能拒絶，事情敗露，降爲左諫議大夫、荆南府知府。第二年，又爲給事中，調任潭州。長沙每月的供給比荆渚要少，皇帝特意下詔增加，又把事務繁重專門倚重的意思告知他。天禧五年，任滿還京，任知審官院。樂黄目因患中風考評政績不當，改任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數月後，請求到京外任職，結果任亳州知州。接着幼子死去，聽到消息後樂黄目悲痛欲絶，疾病加重，去世，享年五十六歲。朝廷録用他的兒子樂理國爲衛尉寺丞，樂定國爲大理評事。

樂黄目神情和善，簡約沉静，做官處理繁重公務，也没有壞過事。有文集五十卷，又撰《學海搜奇録》四十卷，《聖朝郡國志》二十卷。樂黄目哥哥樂黄裳，弟弟樂黄庭，樂黄裳孫子樂滋，都考取了進士。樂黄裳、樂黄庭都做到太常博士。

柴成務

柴成務字寶臣，曹州濟陰人也。父自牧，舉進士，能詩，至兵部員外郎。成務乾德中京府拔解，太宗素知其名，首薦之，遂中進士甲科，解褐峽州軍事推官。改曹、單觀察推官，遷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五年，轉太常丞，充陝西轉運副使，賜緋，再遷殿中侍御史。八年，與供奉官葛彦恭使河南，案行遥堤。歷知果、蘇二州，就爲兩浙轉運使，改户部員外

柴成務字寶臣，曹州濟陰人。父親柴自牧，考中進士，擅長作詩，官做到兵部員外郎。柴成務在乾德年間被京府直接選送參加科舉，太宗向來知曉他的名聲，首先推薦他，結果考中進士甲科，初次任職爲峽州軍事推官。改任曹、單觀察推官，升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五年，轉爲太常丞，充任陝西轉運副使，賞賜緋衣，再升殿中侍御史。太平興國八年，與供奉官葛彦恭出使河南，巡視長堤。歷任果、蘇二州知州，就地任兩浙轉運使，改户部員外郎、直史館，賞賜金紫。

郎、直史館，賜金紫。入爲户部判官，遷本曹郎中。太宗選郎官爲少卿監，以成務爲光禄少卿。

入朝爲户部判官，升本曹郎中。太宗選郎官爲少卿監，任命柴成務爲光禄少卿。

俄奉使高麗，遠俗尚拘忌，以月日未利拜恩，稽留朝使。成務貽書，往反開諭大體，國人信服，事具《高麗傳》。淳化二年，爲京東轉運使。會宋州河决，成務上言："河水所經地肥澱，願免其租税，勸民種藝。"從之。召拜司封郎中、知制誥，賜錢三十萬。時吕蒙正爲宰相，嘗與之聯外姻，避嫌辭職，不許。俄與魏庠同知京朝官考課。四年，又與庠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所不便者，許封駁以聞。

不久奉命出使高麗，高麗習俗講究拘忌，以月日不利接待爲由，稽留使者。柴成務派人送信給他們，反復開導，他們信服了，此事記在《高麗傳》中。淳化二年，任京東轉運使。恰逢宋州黄河决口，柴成務上書説："河水冲過的土地比較肥沃，希望免掉租税，勸民耕種。"朝廷采納。召入京中任司封郎中、知制誥，賜錢三十萬。當時吕蒙正任宰相，曾和他結爲姻親，因此柴成務避嫌辭職，皇帝没有批准。不久與魏庠共同負責任京朝官的政務考核。淳化四年，又與魏庠同知給事中事，凡是制令敕書中有不妥當之處，可以封還上報。

蜀寇平，使峽路安撫，改左諫議大夫、知河中府。時銀、夏未寧，蒲津當餽輓之衝，事皆辦集，得脱户八百家以附籍。府城街陌頗隘狹，成務曰："國家承平已久，如車駕臨幸，何以駐千乘萬騎邪?"乃奏撤民廬以廣之。其後祀汾陰，果留蹕河中，衢路顯敞，咸以爲便。

蜀地强盜被討平，柴成務出使峽路安撫，改任左諫議大夫、河中府知府。當時銀、夏還不安寧，蒲津是運送給養到西部前綫的咽喉要道，柴成務將所有的工作都籌辦好，還招募了八百家民户來此落户。府城中街道相當狹窄，柴成務説："國家太平已久，如果皇帝來到，怎麽能駐扎下千車萬馬呢?"就上奏拆除民房拓寬道路。後來汾陰祭祀，皇帝果然駐宿河中，街道寬敞，都認爲十分方便。

真宗即位，遷給事中、知梓州。未幾代還，又遣知青州，表求俟永熙陵復土畢之任。旋受詔與錢若水等同修《太宗實録》，書成，知揚州。入判尚書刑部，本司小吏倨慢，成務怒而笞之，吏擊登聞鼓訴冤，有詔問狀。成務嘆曰："忝爲長官，杖一胥而被劾，何面目據堂决事邪!"乃求解職。景德初，卒，年七十一。

真宗即位後，升任給事中、梓州知州。不久任滿回朝，又派他擔任青州知州，他上表請求等永熙陵完工後再赴任。不久接受詔命與錢若水等同修《太宗實録》，書編成後，任揚州知州。入朝判尚書刑部，本司低層官員傲慢無禮，柴成務惱怒命人笞之，這名官員擊登聞鼓訴冤，皇帝下詔查問。柴成務嘆道："作爲一個長官，杖責一名小吏也要查問，有什麽臉面在大堂上處理事務!"就請求辭職。景德初年，去世，享年七十一歲。

成務有詞學，博聞稽古，善談論，好諧笑，士人重其文雅。然爲郡乏廉稱，時論惜之。文集二十卷。成務年六十六始有子，比卒，裁六歲，授奉禮郎，名貽範，後爲國子博士。

柴成務有文學才能，博聞考古，善於談論，愛開玩笑，士人推重他的文雅。但在任地方官時缺少廉潔的美譽，人們感到惋惜。有文集二十卷。柴成務六十六歲纔有兒子，他死的時候，兒子纔六歲，朝廷任命爲奉禮郎，取名貽範，後來

成爲國子博士。

論曰：泌述唐、漢之治，台符陳商、周之鑒，歷布腹心，奏議反覆論當世事，盡言無隱。何建五議，綸摭十事，皆切於輔治。何勤接士類，綸樂於薦士，皆足以儀表當世者也。去華頗尚氣節，而能作成後進；黄目屬辭淹緩，而著述浩瀚；成務寡清白之操，而專對不辱，俱有足稱者焉。

論曰：謝泌講述唐、漢的管理，朱台符陳説商、周的經驗，多次竭誠進言，反覆討論當代事務，没有絲毫隱瞞。孫何提出五項建議，戚綸舉出十條事務，都有利於治理國家。孫何殷勤接待士人，戚綸樂於推舉賢才，這都是當代的楷模。張去華崇尚氣節，而能援助後進；樂黄目寫文章很慢，但著述豐富；柴成務雖缺乏清白的操守，但却善於應對，都有值得稱贊之處。

宋史卷三百七

列傳第六十六

喬維岳 王陟(附) 張雍 董儼 魏廷式 盧琰 宋摶
凌策 楊覃 陳世卿 李若拙(子)繹 陳知微

喬維岳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治《三傳》。周顯德初登第，授太湖主簿。四年，遷平輿令。開寶中，右拾遺劉積薦其才，擢爲太子中舍、知高郵軍，通判揚州，徙常州。金陵平，又移昇州，改殿中丞。太平興國初，徙襄州，俄丁内艱。三年，陳洪進表納疆土，以其子文顥爲泉州留後，朝廷議擇能臣關掌郡事，即起維岳爲通判。會盜起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衆十餘萬攻城，城中兵裁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盡屠其民，燔府庫而遁。維岳挺然抗議，以爲："朝廷寄以綏遠，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既而轉運使楊克讓率福州兵破賊，圍遂解，詔褒之。

歸朝，爲淮南轉運副使，遷右補闕，進爲使。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勢湍悍，運舟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至，十經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時壞失糧，綱卒緣此爲奸，潛有侵盜。維岳始命創二斗

喬維岳字伯周，陳州南頓人。研習《春秋三傳》。周顯德初年進士及第，任太湖主簿。顯德四年，升平輿令。開寶年間，右拾遺劉積舉薦他的才能，提升爲太子中舍、高郵軍知軍，通判揚州，又調任常州。金陵討平，又換任到昇州，改爲殿中丞。太平興國初年，調至襄州，接着爲母親守喪。太平興國三年，陳洪進上表投誠，任命他的兒子陳文顥爲泉州留後，朝廷商議要選派一個能幹的官員前去掌管郡中日常政務，就起用喬維岳爲通判。適逢盜賊在仙遊莆田縣、百丈鎮起事，十多萬人攻打城池，城中衹有三千士兵，形勢十分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要將百姓全部殺掉，燒毁府庫逃走。喬維岳挺身提出抗議，認爲："朝廷委任我們安撫遠方，現在恩澤尚未布施，盜賊連結，反而要殺害滿城百姓，這難道是詔書的旨意嗎?"何承矩等人就又堅守，不久轉運使楊克讓率領福州兵攻破賊寇，圍困解除，詔令表揚他們。

回朝後，任淮南轉運副使，升右補闕，又進升爲轉運使。淮河西流三十里叫山陽灣的地方，水勢洶涌，行船多被打翻。喬維岳籌劃挖開沙河故道，從末口到淮陰磨盤口，共四十里。建安向北到淮澨，共有五條水壩，運輸的船隻到這裏，十次上下，裝載較多的船被迫卸下糧食通過，船隻時有毁壞糧食損失，押運的士兵藉機作弊，暗地侵吞偷竊。喬維岳命令在西河第三道壩

門于西河第三堰，二門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設縣門積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横橋岸上，築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盡革，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建二閘門，二門相距超過五十步，上面建房舍，設置能够提升的閘門蓄積水流，等潮平再將水泄出。又在岸上建横橋，築土壘石，以加固壩基。從此弊端都被革除，運糧的船隻往來再没有阻礙。

嘗按部至泗州，慮獄，法掾誤斷囚至死。維岳詰之，法掾俯伏，且泣曰："有母年八十餘，今獲罪，則母不能活矣。"維岳憫之，因謂曰："他日朝制按問，第云轉運使令處兹罪。"卒如其言，獲免；維岳坐贖金百二十斤，罷使職，權知楚州。遷户部員外郎。代還，爲度支判官，轉本曹郎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歷知懷州、滄州。

曾經巡察到泗州，覆查案件，發現法官誤將一名囚徒處死。喬維岳責問他，法官伏在地上認錯，哭着説："我有個八十多歲的老母，如果知道我犯罪，她就活不下去了。"喬維岳很同情他，就對他説："將來朝中有旨查辦此事，你就説是轉運使讓你判决的。"結果那位法官後來就照他教的做了，免受懲處；而喬維岳却因此罰金一百二十斤，罷免轉運使之職，任代理楚州知州。升户部員外郎。任滿回京，任度支判官，轉爲本曹郎中，出朝任兩浙轉運使，歷任懷州、滄州知州。

會考課京朝官，召還。屬真宗以壽王尹京，精擇府僚，留爲開封府推官。或言維岳在淮南，决獄不平允，左右有知其事者辨之，太宗特加賞異。儲闈建，兼左諭德，轉太常少卿。京府事繁，維岳評處詳敏。有王陟爲司録，真宗亦稱其明幹。及踐祚，即命維岳與畢士安權知開封府，拜給事中、知審官院。維岳體肥年衰，艱於拜趨，陳乞外遷小州。上嘉其静退，特授海州刺史。

恰逢考核京官朝官，召他回朝。當時真宗以壽王身份擔任開封府尹，精心挑選王府僚屬，就把喬維岳留在開封府任推官。有人説喬維岳在淮南時判决案件不當，周圍有知道内情的人爲他辯白，太宗特别給予破格賞賜。真宗立爲太子，喬維岳兼任左諭德，轉官太常少卿。開封府事務繁重，喬維岳斷案敏捷、考慮周到。還有個叫王陟的任司録，真宗也稱贊他能幹。即位後，真宗就任命喬維岳與畢士安一起暫時代理開封府知府，委任爲給事中、知審官院。喬維岳身體肥胖，年紀漸老，行禮不便，就請求到外地小州任職。皇上滿意他謙虚退讓，特别授任他爲海州刺史。

咸平初，知蘇州。素病風，上以吴中多食魚蟹，乃徙壽州，仍命太醫馳療之。四年，卒，年七十六。贈兵部侍郎，官給其葬。大中祥符中，録其孫世昌、獻之，并賜同學究出身。維岳明習吏事，有治劇才。在懷州，王欽若始舉進士，維岳知其貴；又善待陳彭年，自刺郡連奏爲通判，皆稱薦之。

咸平初年，任蘇州知州。他一直患有風痹病，皇上因爲吴中多吃魚蟹，就把他調到壽州，還命太醫前往治療。咸平四年，去世，享年七十六歲。贈官兵部侍郎，由官府提供喪葬費。大中祥符年間，朝廷録用他的孫子喬世昌、喬獻之，賜給他們同學究出身。喬維岳十分通曉政務，有處理繁重事務的才能。在懷州時，王欽若剛剛考中進士，喬維岳就知道他將來會顯貴；他又善待陳彭年，從擔任刺史起接連保舉陳彭年爲通判，都稱贊推薦他們。

王陟

王陟者，潞州上黨人。淳化三

王陟，是潞州上黨人。淳化三年考中進士，

年舉進士，補嵐州團練推官。內侍羅懷嗣言其督運有勞，遷晉州觀察推官。至道初，度支判官李擇言薦爲著作佐郎、同判大名府，留知開封府司録參軍。前司録閻仲卿喜云爲，屢升殿奏事，真宗尹京時頗不悦。及陟代之，以謹幹聞，尤被待遇。即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乘傳陝西，與轉運使督餽靈武芻糧。

咸平初，遷太常博士，出爲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時趙保吉納款，屢遣與內侍張崇貴裁度邊事，正其經界，又副崇貴使夏州賜告命。代歸，會温仲舒知貢舉，命陟與刑部員外郎董龜正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俄改工部員外郎、知棣州。

五年，召歸，判三司鹽鐵勾院。初，上以京府之舊，頗隆眷遇，將加擢用。會有言其在貢部，舉子有納賄成名者，恃恩寵，希顯要，僦大第以居，事遂寢。六年，卒。上甚憫之，録其子若拙爲奉禮郎，若谷爲太廟齋郎。後陟妻卒，又命給其子奉，使終喪制。若拙官國子博士。

張雍

張雍，德州安德縣人。治《毛氏詩》。開寶六年中第，釋褐東關尉。太平興國初，有薦其材者，召歸，改將作監丞、知南雄州。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開封府司録參軍事，俄爲秘書丞，充推官。

京城民王元吉者，母劉早寡，有奸狀，爲姻族所知，憂悸成疾。又懼元吉告之，遂遣侍婢訴元吉寘堇食中以毒己，病將死。事下右軍巡按之，未得實；移左軍巡，推吏受劉賂掠治，元吉自誣伏。俄而劉死，府慮囚，元吉始以實對。又移付司録，盡

補任嵐州團練推官。宦官羅懷嗣説他督運有功，升晉州觀察推官。至道初年，度支判官李擇言舉薦他任著作佐郎、同判大名府，留知開封府司録參軍。前司録閻仲卿喜歡説道，多次上殿奏事，真宗做開封府尹時很不喜歡。等到王陟接替後，即以嚴謹能幹聞名，真宗厚待他。即位後，真宗召見了他，賞賜緋服魚袋，改任爲著作郎、開封府推官，乘驛馬到陝西，與轉運使督運靈武糧草。

咸平初年，升爲太常博士，出朝任河東轉運使，賞賜金紫。當時趙保吉表示交好，朝廷多次差遣王陟與宦官張崇貴籌劃邊境事務，劃定邊界，又作爲張崇貴副職出使夏州頒發告命。被接替回京後，恰逢温仲舒任知貢舉，就命王陟與刑部員外郎董龜正同考試及密封卷首蓋印。很快改任工部員外郎、棣州知州。

咸平五年，召回朝廷，任判三司鹽鐵勾院。起初，皇上因他是王府舊僚屬，待遇很優厚，準備提拔重用。恰逢有人説他在禮部貢院時，有的舉子向他行賄成名，他自恃皇帝恩寵，迎合權貴，修建大宅居住，提拔之事就被壓下。咸平六年，去世。皇上很同情，録用他的兒子喬若拙爲奉禮郎，喬若谷爲太廟齋郎。後來王陟妻去世，皇上又命給其子俸禄，讓他們守完喪。喬若拙後來官做到國子博士。

張雍，德州安德縣人。研習《毛氏詩》。開寶六年進士及第，初次任職爲東關尉。太平興國初年，有人舉薦他的才能，召回京中，改任將作監丞、南雄州知州。升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知開封府司録參軍事，接着又任秘書丞，充任推官。

京城百姓叫王元吉的，母親劉氏早年守寡，與人有奸情，被親戚知曉，憂慮恐懼成病。又怕王元吉告發，就讓侍女控告王元吉在食物中放毒害自己，就要死了。此事交右軍查問，未能獲知實情；又交左軍查問，審問的官員收受劉氏的賄賂嚴刑拷打，王元吉被迫認罪。接着劉氏死去，官府覆查囚犯，王元吉纔説出實情。又轉交司

捕元推吏，稍見誣構之迹。且以逮捕者衆，又獄已累月未能决，府中懼其淹，列狀引見，詔免死决徒。元吉大呼曰："府中官吏悉受我賂，反使我受刑乎？"府不敢决，元吉歷陳所受賂主名，又令妻張擊登聞鼓訴之。上召張臨軒顧問，盡得其枉狀，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付御史鞫治。時滕中正爲中丞，雍妻父也，詔供奉官蔚進别鞫之。雍坐與知府劉保勳、判官李繼凝初慮問，元吉稱冤，徙左軍巡，雍戒吏止令鞫其毒母狀，致吏訊掠慘暴。上怒，雍及左右軍巡判官韓昭裔、宋廷煦悉坐免所居官，保勳、繼凝各奪一季奉，左右軍巡使殿直龐則、王榮并降爲殿前承旨。

雍熙初，雍復爲秘書丞、御史臺推直官，改鹽鐵推官，遷右補闕，充判官。端拱初，轉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未幾，又爲鹽鐵判官兼判勾院。逾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月餘，出爲淮南轉運使。淳化初，選爲太府少卿。二年，加右諫議大夫，徙兩浙轉運使，入知審刑院。三年，充户部使，出知梓州，就命爲西川轉運使，俄復知梓州。

五年，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餘人，又募强勇千餘守城，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推官陳世卿治戎器，掌書記施謂、榷鹽院判官謝濤伐山木爲竿，銷銅鍾爲箭鏑，紐布爲索，守械悉備。遣推官盛梁請兵于朝。

未幾，益綿邛彭漢州、永康軍悉陷于賊。順入成都，僭號大蜀王，勢甚盛，遣其黨楊廣將十萬衆寇劍門，相里貴帥衆十萬圍梓潼。雍與監軍盧斌登堞望之，賊所出兵，皆老弱

録，將原來審問的官員全部抓起來，稍見誣陷痕迹。因逮捕的人很多，案子好幾個月不能判决，官府害怕拖延下去，就將情况寫明上報，詔令免死流放。王元吉大呼："府中官吏都收了我的錢財，反而讓我受刑嗎？"開封府不敢處决，王元吉將受賄者姓名都説出來，又讓妻子張氏擊登聞鼓訴冤。皇上召張氏當面詢問，瞭解全部情况，馬上派宦官逮捕原來審問的官吏，交御史審問。當時滕中正擔任御史中丞，他是張雍的岳父，所以皇上特命供奉官蔚進另行審訊。張雍因與知府劉保勳、判官李繼凝第一次審問，王元吉稱冤，就移交左軍察問，張雍告訴官吏衹查問他毒死母親的情形，導致官吏殘酷用刑。皇上大怒，張雍和左右軍巡判官韓昭裔、宋廷煦都獲罪被免官，劉保勳、李繼凝各停發一季薪俸，左右軍巡使殿直龐則、王榮都被降爲殿前承旨。

雍熙初年，張雍又任秘書丞、御史臺推直官，改任鹽鐵推官，升右補闕，充任判官。端拱初年，轉爲工部郎中、判度支勾院。不久，又任鹽鐵判官兼判勾院。一年後，以本官兼任侍御史知雜事。一個多月後，出朝任淮南轉運使。淳化初年，選爲太府少卿。淳化二年，加官右諫議大夫，調任兩浙轉運使，又入朝任知審刑院。三年，充任户部使，出朝任梓州知州，就地任命爲西川轉運使，接着又任梓州知州。

雍熙五年，蜀州青城百姓王小波、李順作亂，隨從的有上萬人。張雍訓練士卒，得城中兵三千多人，又招募了一千多勇士守城，運來綿州的金帛充實庫藏。推官陳世卿負責製造武器，掌書記施謂、榷鹽院判官謝濤砍山樹爲旗竿，銷熔銅鐘鑄造箭頭，將布搓成繩索，守備的器具都準備好。派推官盛梁到朝中請求援兵。

不久，益綿邛彭漢州、永康軍都被賊人攻陷。李順進入成都，自稱大蜀王，氣勢很盛，派其同夥楊廣率領十萬人攻打劍門，相里貴率領十萬人圍攻梓潼。張雍與監軍盧斌登墻眺望，見賊人派出的士兵都是老弱疲憊之人，没有鎧甲，盧

疲憊，無鎧甲，斌笑請開北門擊之，雍曰："不可，賊或詐見老弱，設伏伺我。又城中吏民心未定，脱爲伏兵所突，則墮其奸計，非良策也。"言未畢，果有卒依敵樓呼嘯，與外應和，雍亟斬以徇。賊大設梯衝火車，晝夜鼓噪，攻城益急，城中大恐，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退，復治攻具城西北隅，雍紿曰："軍士趣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内，信然，伏精兵萬餘山之東隅以待我。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盡焚其攻具，自午達申殆盡，賊以爲神。凶黨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盧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爲之少却。長圍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石知顒來援，賊始潰去。遣施譓入奏，上手詔褒美，擢雍給事中，斌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世卿掌書記，譓節度判官，濤觀察推官。又以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内殿崇班。

斌笑着請求開北門衝擊，張雍説："不可，賊人也許是用老弱之兵引誘我們，設下埋伏等我們上圈套。加上城中官民心緒還不穩定，萬一被伏兵衝入，正中奸計，這不是良策。"話未説完，果然有士兵伏在敵樓上呼嘯，與外面的敵人相應，張雍急命斬殺示衆。賊人出動了許多雲梯及衝火車，晝夜擊鼓吶喊，攻城更急，城中十分恐慌。張雍命用發石機發石，夾雜施放火箭。賊人稍退，又在城西北角修整進攻器械。張雍欺騙説："軍士趕快整頓裝備，我要開東門攻擊賊人。"佯裝派步騎五百人到東門。賊人登牛頭山俯看城内，信以爲真，就在山的東角埋伏下一萬多精兵來等待我軍。張雍隨即召集敢死壯士一百多人從城上縋下，把敵人攻城的設備全部焚毁，從午時到申時幾乎燒光，賊人以爲是神靈所爲。賊人數次登城進攻，都未得逞。一天，北風呼嘯，天色陰暗，賊人乘風放火，急攻北門。張雍與盧斌等領兵據守城門，立於箭石之間堅守不動，賊人爲之稍退。圍困長達八十多天，適逢王繼恩派石知顒來援救，賊兵纔潰退逃走。張雍派施譓入朝奏告，皇上親筆詔令表揚，提升張雍爲給事中，盧斌爲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陳世卿任掌書記，施譓爲節度判官，謝濤爲觀察推官。又任命通判將作監丞趙賀爲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爲内殿崇班。

至道二年，改工部侍郎。明年召歸，復知永興軍，轉禮部侍郎，改刑部，充度支使。咸平四年，遷鹽鐵使。上以雍齪齪小心，三司事重，宜有裁制，乃用王嗣宗代之。又以其無過，特拜户部侍郎，復知審刑院，出知秦州，徙鳳翔府。

至道二年，改任工部侍郎。第二年召回京中，又任永興軍知軍，轉爲禮部侍郎，改官刑部，充任度支使。咸平四年，升爲鹽鐵使。皇上因張雍過分小心，三司事多，理應果斷處理，就用王嗣宗接替他。又因他没有過錯，特委任爲户部侍郎，又任知審刑院，出朝任秦州知州，調任鳳翔府。

景德初，權知開封府事。上覽奏獄，京府囚二百餘人，以爲淹繫，遣給事中董儼、直昭文館韓國華同慮問，决遣之。三年，改兵部侍郎、同知審官院。明年，車駕朝陵，判留司尚書省，出知鄧州。大中祥符元年，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告命未至而

景德初年，代理知開封府事。皇上閲覽所上報的案件，知道京城囚禁着二百多人，以爲是處理緩慢、拖延。就派給事中董儼、直昭文館韓國華一同覆審，予以處理。景德三年，改任兵部侍郎、同知審官院。第二年，皇帝朝拜祖先陵墓，任命他判留司尚書省，出朝任鄧州知州。大中祥符元年，請求告老，以尚書右丞退休，告命還未

卒，年七十。

雍性鄙吝，莅事勤恪，善爲米鹽苛察以肅下，恃其清幹，受遇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所至藩鎮宴犒，率皆裁節；聚公錢爲羨餘，以輸官帑；集會賓佐，糲食而已。在三司置簿籍，有“案前急”、“馬前急”、“急中急”之目，頗爲時論所誚。雍姿貌麤朴，始登科，爲滕中正婿，中正子錫、世寧咸笑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錫兄弟雖有名，然終不越郎署，亦無耆年者。子太冲，官殿中丞。

送到他就去世了，享年七十歲。

張雍性情庸俗吝嗇，任職勤勉，善於用瑣碎小事的苛刻觀察來控制屬下，依仗自己清廉能幹，受到當時重用，更加變本加厲以博取名譽。所到任之處，宴會與犒賞大都被裁減；聚斂公款作爲羨餘，運往上級官府；召集幕僚集會，衹預備粗食。在三司任職時設置登記簿，有“案前急”、“馬前急”、“急中急”等名目，頗受到當時輿論的嘲諷。張雍形貌粗魯質樸，剛進士及第，被滕中正招爲女婿，滕中正的兒子滕錫、滕世寧都嗤笑他。滕中正說：“此人他日必定尊貴長壽，你們比不上。”滕錫兄弟雖然有名，但官職始終没有超過郎署，也没有長壽的。張雍兒子張太冲，官做到殿中丞。

董儼

董儼字望之，河南洛陽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饒州，加著作佐郎。五年，授左拾遺、直史館。轉右補闕，充淮南西路轉運副使。會罷使，就命知光州。儼狂躁務進，不樂外郡，上書乞還京師。太宗怒，降爲秘書丞，削史館職，徙知忠州。復爲右補闕，俄復直史館。會并水陸發運爲一，儼與王繼昇同領其事，就轉刑部員外郎。

端拱初，進郎中、三司度支副使。坐翟馬周事，左授海州團練副使，移知泰州。逾年，以户部員外郎知泉州，召爲京東轉運使。時三司改易制度，置三計使，因留拜右諫議大夫，充右計使。使罷，出知揚州，還右諫議大夫。徙潭州，轉給事中，歷知廣岳洪三州、江陵府。

景德中，歸朝。會開封府繫囚二百餘人，朝議以其稽滯，命儼與韓國華、張雍同慮問，裁决之。俄判吏部銓，加工部侍郎。時黄觀罷西川轉運歸闕，儼與知雜御史王濟姻家，因托濟言於觀，求薦己知益州。未幾，觀

董儼字望之，河南洛陽人。太平興國三年考取進士，初次任職爲大理評事、通判饒州，加官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五年，任左拾遺、直史館。轉爲右補闕，充任淮南西路轉運副使。適逢停止使職，就地任命爲光州知州。董儼狂躁貪圖升官，不願在地方任職，上書請求回京城。太宗惱怒，降級爲秘書丞，削去史館職名，調任忠州知州。又爲右補闕，不久恢復直史館職。適逢將水陸發運合并爲一，董儼與王繼昇共同負責此事，轉爲刑部員外郎。

端拱初年，進官爲郎中、三司度支副使。因受翟馬周事的牽連，貶爲海州團練副使，後來移任泰州知州。一年後，以户部員外郎任泉州知州，又被朝廷任命爲京東轉運使。當時三司正在改革制度，設三計使，就將他留任右諫議大夫，充當右計使。此職撤銷後，出朝任揚州知州，升右諫議大夫。調任潭州，轉爲給事中，歷任廣岳洪三州知州、江陵府知府。

景德年間，回朝。適逢開封府拘押囚徒二百多人，朝廷議論認爲其辦事拖拉滯留，命董儼與韓國華、張雍共同覆審，予以裁决。很快任判吏部銓，加官工部侍郎。當時黄觀被免去西川轉運使職務回到京城，董儼與知雜御史王濟是兒女親家，就托王濟對黄觀説，求他推薦自己任益州知

復領陝西轉運，得對便殿，儼謂其必薦己。他日，面陳："自以孤直不爲權要所容，况黄觀庸淺無操持，恐爲執政所使，妄有論薦，俾臣遠適，惟陛下察之。"真宗不之詰。數日，王濟得對，因述儼嘗有私托，且言："儼性本矯詐，臣語觀不可許之。"真宗不欲暴其事，乃出儼知青州。儼復請對，言爲權臣所擯，上慰遣之，久而不去，乃謂之曰："爾自告黄觀求知益州，復有何人排斥乎？"儼即矍然，且言："觀、濟嘗議益州須得臣往彈壓之。"上以其詞不類，因令條析以聞，復遣使陝西質問黄觀。觀具述儼托王濟求薦之事，且言儼素待臣非厚。初，淳化中，儼爲計使，觀爲判官。儼知觀不飲酒，一日聚食，親酌以勸觀，觀爲强飲之。有頃，都監趙贊召觀議事，觀即往。贊曰："飲酒耶？"觀以實對。翌日，儼與贊密奏觀嗜酒廢職，故觀因是及之。乃詔樞密直學士劉綜與御史雜治之，儼方引伏，坐責授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不署州事。

州。不久，黄觀又被任命爲陝西轉運使，受到皇帝單獨召見，董儼以爲一定會推薦自己。有一天，當面對皇帝陳説："自己因爲孤傲正直不被權貴所容，况且黄觀平庸膚淺没有操守，恐怕被宰相指使，胡亂舉薦，讓臣到遠方去，希望陛下明察。"真宗没有追究此事。數日後，王濟受到召見，就講述了董儼曾私下有請托的事，并説："董儼性情狡詐，臣對黄觀説不要答應他。"真宗不想張揚此事，就差遣董儼出朝任青州知州。董儼又請求皇帝召見，説受到權臣的排擠，皇上好言好語將他打發走，好久没見他赴任，就對他説："你自己請托黄觀要求擔任益州知州，還有什麽人排擠你嗎？"董儼顯出吃驚的樣子，并説："黄觀、王濟曾商量説益州必須得臣前往鎮守纔行。"皇上因他的話不像樣子，就命他寫成詳細的報告呈上，又派使臣去陝西質問黄觀。黄觀詳細叙述董儼托王濟推薦一事，并説董儼向來對自己不好。起初，淳化年間，董儼任計使，黄觀任判官。董儼知道黄觀不飲酒，一天聚餐，親自酌酒勸黄觀，黄觀爲他勉强喝下。過了一會兒，都監趙贊召黄觀議事，黄觀立刻前往。趙贊問："喝酒了？"黄觀就以實相告。第二天，董儼與趙贊密報黄觀嗜酒誤事，所以黄觀藉此機會提及此事。皇上就命樞密直學士劉綜與御史一起審問，董儼這纔承認，被貶爲山南東道節度行軍司馬，不簽署州事。

大中祥符初，會赦，起知郢州，病疽卒，年五十四。儼俊辯有才幹，不學無操行，所至厚納貨賂。嘗令引贊吏改製朱衣，每夕納儼第，而潛以輕帛製衣易之。在銓司，命胥吏市物，及請其直，則呵責之，其鄙屑如此。又廣畜姬媵，頗事豪侈。用傾狡圖位，終以是敗，士大夫醜之。東封恩，復其官。子仲容、仲宗，并爲太子中舍。兄偉至殿中丞致仕。

大中祥符初年，恰遇大赦，被起用爲郢州知州，因發疽死去，時年五十四歲。董儼善於辯論，有才幹，没有學問品行，所到之處大受賄賂。朝廷曾令引贊吏改製朱衣，每天傍晚存放在董儼家中，董儼就暗地裏用輕薄的帛製成的同樣服裝替换。在銓司時，他命差役去買物品，差役向他要錢，他就大加斥責，卑鄙如此。又有許多姬妾，生活相當豪華奢侈。依靠狡詐獲取名位，終於因此而失敗，爲士大夫所不耻。東岳封禪恩典封賞，恢復他的官位。兒子董仲容、董仲宗，都任太子中舍。哥哥董偉官至殿中丞退休。

魏廷式

魏廷式字君憲，大名宗城人。

魏廷式字君憲，大名宗城人。早年通曉法

少明法學。嘗客游趙州，舍于監軍魏咸美之廨，廨有西堂，素凶，咸美知廷式有膽氣，命居之，卒無恙。來京師，咸美弟咸信延置館舍，以同宗善待之。太平興國五年中第，釋褐朗州法曹掾。轉運使李惟清以其吏材奏，知桃源縣，遷將作監丞。端拱初，改著作佐郎、通判潁州。

淳化二年，始命李昌齡判審刑院，以廷式明練刑章，奏爲詳議官。屢進對，太宗悦其明辨，遷太子左贊善大夫。時初較廷臣殿最，命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同勾當三班，多所規制。越王生日，令持禮物賜之，超拜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都勾院，换河南東道判官，改户部員外郎、知利州。

李順爲盗，就命充陝西至益州路轉運使。後入奏事，太宗謂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斷宸衷，非爲宰相來也。"即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賊平，知寧州，未至，召入判大理寺。

至道初，乘傳河朔决獄，復出知宋、潭二州。湖南地土衍沃，民喜訟産，有根柢巧僞難辨者，廷式立裁之，吏民咸服。轉吏部員外郎、知桂州，歷工部郎中。真宗即位，改刑部。會王繼恩有罪下吏，命廷式同按之，逾宿而獄具。俄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拜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出知涇州。咸平二年卒，年四十九。録其子攝太常寺太祝舜卿爲太祝，禹卿同學究出身。

廷式所至，以嚴明稱，剛果敢言，爲人主厚遇，然性傾險，喜中傷人，士君子憚其口而鄙其行。

學。曾到趙州，住在監軍魏咸美的官署，官署有個西堂，向來被認爲不吉利，魏咸美知道魏廷式有勇氣，就讓他住在那裏，結果安然無恙。到京師，魏咸美弟弟魏咸信把他請到館舍，因同宗而好好接待他。太平興國五年魏廷式進士及第，初次任職爲朗州法曹掾。轉運使李惟清舉薦他有吏才，任桃源縣知縣，升將作監丞。端拱初年，改任著作佐郎、通判潁州。

淳化二年，朝廷任命李昌齡爲判審刑院，因魏廷式對刑律法令熟悉，就任命他爲詳議官。多次提出建議，太宗滿意他精明强辨，升他爲太子左贊善大夫。當時首次考核朝中大臣政績高下，皇帝命魏廷式與樞密都承旨趙鎔、李著共同勾當三班，提出過許多寶貴意見。越王生日時，皇帝派他去賞賜禮品，破格提升他爲主客員外郎、判三司都勾院，换任河南東道判官，改任户部員外郎、利州知州。

李順做盗賊，就任命魏廷式爲陝西到益州路轉運使。後入朝報告事務，太宗對他説："有事應告知中書。"魏廷式説："臣從三千七百里外乘驛馬而來，把機密之事上報，希望聽到皇帝的裁决，而不是爲宰相來的。"皇帝就隨時召見他，咨詢有關策略，符合皇帝的心思，賜錢五十萬，讓他回去繼續任職。賊衆被討平，魏廷式任寧州知州，還未到任，又被召入任判大理寺。

至道初年，乘驛馬到河朔去處理案件，又出朝任宋、潭二州知州。湖南土地肥沃，百姓喜歡爲産業打官司，有的情况複雜難以分辨，魏廷式很快就能處理完，官員和百姓都很佩服。轉官吏部員外郎、桂州知州，歷任工部郎中。真宗即位後，改爲刑部郎中。恰逢王繼恩有罪交法官審問，皇帝命魏廷式參與審理，過一夜就結案。很快任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又進級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出朝任涇州知州。咸平二年去世，時年四十九歲。朝廷録用他的兒子攝太常寺太祝魏舜卿爲太祝，魏禹卿同學究出身。

魏廷式所到之處，以嚴明爲人稱道，剛强果敢，敢於陳述意見，受到皇帝厚待，然而性格邪僻險惡，喜歡中傷他人，士人君子害怕他的嘴而

鄙薄他的行爲。

盧琰

盧琰字錫圭，淄州淄川人。父浚，右諫議大夫。琰，太平興國八年進士舉，解褐歷城主簿。歷大理評事、知安吉縣。三遷太常丞、通判并州。至道中，就加太常博士。咸平二年，選爲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并命。真宗謂宰相曰："人之有材，難得盡知，但歷試而後可見。"占謝日，特升殿，諭以天府事繁慎選之意，仍賜緡錢。會獄空，有詔獎之。遷工部員外郎，爲河北轉運副使。

時北鄙未寧，調發軍儲，糧道不絶。以職務修舉，召入，遷秩刑部，賜金紫，復遣之任。會城祁州，命專董其役。契丹入邊，車駕幸澶州，琰自定州隨軍至大名，即單騎赴行在。召對，勞問久之。其子士宗時爲隰州推官，特遷大理寺丞。契丹請和，琰上言領職六年，求歸闕，許之。以使勞，優拜吏部員外郎、判三司三勾院。會宋摶使契丹，命權户部副使。時議東封，又權京東轉運使，往營頓置。加户部郎中，復判三勾院。

盧琰字錫圭，淄州淄川人。父親盧浚，任右諫議大夫。盧琰在太平興國八年考中進士科，初次任職爲歷城主簿。又擔任過大理評事、安吉縣知縣。三次升遷任太常丞、通判并州。至道年間，加官太常博士。咸平二年，被選爲開封府判官，與推官李防同時任命。真宗對宰相説："人的才能很難全部被人認識，衹有經過多次檢驗纔能表現出來。"謝恩那天，皇帝特意到來，將京城事務繁重故而慎重選任官員之意告知，并賜緡錢。適遇監牢裹没有等待判決的囚徒，皇帝下詔予以獎勵。升工部員外郎，任河北轉運副使。

當時北部邊境還不安寧，調撥軍需物資，不斷往前方運送糧草。盧琰因工作出色，被召入朝廷，升官級到刑部，賞賜金紫，又差遣他回去任職。適逢修築祁州城，任命他專門主管此事。契丹侵入邊境，皇帝親征到澶州，盧琰從定州隨軍到大名，單人匹馬趕往皇帝所在地。皇帝接見了他，慰問許久。他的兒子盧士宗當時正任隰州推官，特旨升他爲大理寺丞。契丹請和，盧琰上書皇帝説擔任轉運使職務已六年，請求回京，皇帝答應了。因爲他任使職辛勞，從優拜任爲吏部員外郎、判三司三勾院。恰逢宋摶出使契丹，於是命盧琰代理户部副使。這時正討論東岳封禪一事，又代理京東轉運使，前往預做準備。加官户部郎中，又判三勾院。

大中祥符二年，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數月，授三司度支副使。祀汾陰歲，命與鮑中和同判留守司三司，加吏部郎中，俄拜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府。五年，再爲河北轉運使。琰勤於吏職，所至以幹集聞。頗知命，嘗語親舊曰："官五品，服三品，天不與者壽爾。"明年被疾，詔遣中使將太醫診視。六年，卒，年五十九。時琰母八十餘，無恙，上憫之，以士宗爲太常博士，特命知懷州；又以次子秘書丞士倫爲太常博

大中祥符二年，以本官兼任侍御史知雜事。數月後，任三司度支副使。朝廷在汾陰舉行歲祭，命盧琰與鮑中和同判留守司三司，加官吏部郎中，接着又任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府。大中祥符五年，再任河北轉運使。盧琰勤奮工作，所到之處都稱贊他有才幹。能預知自己的命運，曾對親戚老朋友説："我這一生，官能做到五品，服色能用到三品，上天不給我的衹有壽命了。"第二年生病，皇帝派宦官帶着太醫來診視。大中祥符六年，去世，享年五十九歲。當時盧琰的母親已八十多歲，身體還很好，皇上同情她，就任命盧士宗爲太常博士，特命爲懷州知州；又以次

士，給祿終喪。士倫至工部郎中、度支副使，士宗自有傳。

子秘書丞盧士倫爲太常博士，照常供給俸祿讓其守喪直到期滿。盧士倫後來官做到工部郎中、度支副使，盧士宗自己有傳。

宋摶

宋摶字鵬舉，萊州掖人。治《毛氏詩》。開寶八年，宋準典貢部，得第，調補遂寧尉。歷濰州司理參軍，改白龍令。膳部員外郎鞠礪薦其能，遷右贊善大夫、知利豐監，徙知藤州。改殿中丞、通判洪州。復有薦者，召還，命提點河北西路刑獄，未行，改監左藏庫。遷國子博士、通判西京留守司，得對便坐，賜錢三十萬。久之，徙江南轉運使，就遷度支員外郎。

宋摶字鵬舉，萊州掖人。研習《毛氏詩》。開寶八年，宋準負責科舉，宋摶及第，補任遂寧尉。歷任濰州司理參軍，改任白龍令。膳部員外郎鞠礪舉薦他，升爲右贊善大夫、知利豐監，又調任知藤州。改任爲殿中丞、通判洪州。又有人舉薦他，於是被召回京師，任命爲提點河北西路刑獄，還未赴任，又改爲監左藏庫。升任國子博士、通判西京留守司，受到皇帝接見，賜錢三十萬。久後，調任江南轉運使，升爲度支員外郎。

真宗嗣位，遷司封員外郎、河東轉運使。上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備諸州軍數十年鼓鑄，願權罷采以紓民。"又請科諸州丁壯爲兵，以增戎備。在任凡十一年。河東接西北境，時邊事未息，屯師甚廣，摶經制漕運，以幹治稱。連他徙，州郡輒乞留，有詔褒飭。兩至夏州界部發居民，數詣闕奏事稱旨。屢以秩滿請代，朝議以摶善職，就加祠部郎中，賜金紫。嘗薦代州承受使臣王白，上以本置此職，止於視軍政、察邊事，摶不應保奏。因詔諸路，自今勿得舉承受使臣。

真宗即位後，升爲司封員外郎、河東轉運使。上奏說："大通監冶煉出的鐵堆積很多，可供各州軍隊數十年鑄造武器，希望暫停開礦以使百姓獲得休養。"又請求徵募各州丁壯當兵，以增强軍備。在任共十一年。河東接西北邊境，當時邊境衝突未斷，駐扎許多軍隊，宋摶經管漕運，以才幹著稱。連續調任，州郡都申請讓他留任，有詔令嘉獎。他兩次到夏州邊界發送百姓，數次到朝廷奏事令皇帝滿意。多次以任滿請求替換，朝中大臣認爲宋摶工作出色，就給他加官祠部郎中，賞賜金紫。曾經舉薦代州承受使臣王白，皇上認爲本來設置這一職務，衹限視察軍政、瞭解邊境事務，宋摶不應保舉。就下詔各路，從現在起不得推舉承受使臣。

景德四年，入判三司勾院，逾月，爲户部副使。大中祥符初，進秩刑部郎中，俄使契丹，會疾，契丹主以車迎之。二年，卒，年六十六。子可法至太子中舍，舜元登進士第。摶卒，舜元自筠州判官改著作佐郎。又賜其孫出身。

景德四年，入京任判三司勾院，一個月後，任户部副使。大中祥符初年，進官階爲刑部郎中，接着出使契丹，適逢患病，契丹主派車迎接。大中祥符二年，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兒子宋可法官做到太子中舍，宋舜元進士及第。宋摶去世，宋舜元從筠州判官任上被改任著作佐郎。又賜給宋摶的孫子出身。

凌策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給事州縣。策幼孤，獨厲志好學，宗族

凌策字子奇，宣州涇人。世代在州縣任事。凌策幼年喪父，獨自奮發學習，同族人起初不以

初不加禮，因決意渡江，與姚鉉同學於廬州。雍熙二年舉進士，起家廣安軍判官。改西川節度推官，以强幹聞。淳化三年，就命爲光禄寺丞，簽書兩使判官。代還，拜左贊善大夫、通判定州，賜朱衣、銀章、御書曆，給以實奉。李順之亂，川峽選官多憚行，策自陳三莅蜀境，諳其民俗，即命知蜀州。又以巴西當益之餫道，徙綿州，加太常博士。

還朝，會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屯田員外郎。入爲户部判官，遷都官。先是，嶺南輸香藥，以郵置卒萬人，分鋪二百，負檐抵京師，且以煩役爲患。詔策規制之，策請陸運至南安，泛舟而北，止役卒八百，大省轉送之費。盧之翰任廣州，無廉稱，以策有幹名，拜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命代之，賜金紫。廣、英路自吉河趣板步二百里，當盛夏時瘴起，行旅死者十八九。策請由英州大源洞伐山開道，直抵曲江，人以爲便。

代還，知青州。東封，以供億之勤，超拜都官郎中，入判三司三勾院，出知揚州。屬江、淮歲儉，頗有盜賊，以策領淮南東路安撫使。駕旋，使停，進秩司封。時洪州水，知州李玄病，上與宰相歷選朝士，將徙策代之。上曰："南昌水潦艱殆，長吏當便宜從事，不必稟於外計也。"王旦言："策莅事和平，可寄方面，望即以江南轉運使授之，仍詔諭差選之意。"饒州産金，嘗禁商市鬻，或有論告，逮繫滿獄。策請縱民販市，官責其算，人甚便之。五年，召拜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初，策登第，夢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其後往劍外凡六任，時以爲異。策勤吏職，處事精審，所至有治迹。

禮相待，他於是决定渡江，和姚鉉一起在廬州求學。雍熙二年考中進士科，初次任職爲廣安軍判官。改任西川節度推官，以能力强聞名。淳化三年，被任命爲光禄寺丞，簽書兩使判官。任滿還京，任左贊善大夫、通判定州，賞賜朱衣、銀章、御書曆，給以實俸。李順作亂，選派到川峽的官員大多害怕到任，凌策自己表示曾三次到過蜀地，熟悉當地民俗，朝廷就任命他爲蜀州知州。又因巴西正當益州的運輸綫上，調任到綿州，加官太常博士。

回朝後，被任命爲廣南西路轉運使，進官屯田員外郎。入朝爲户部判官，升都官。此前，嶺南輸送香藥，沿途驛站安排士兵萬人，每站二百，負責護送到京師，成爲沉重的負擔。詔令凌策籌劃，凌策請求先由陸路運到南安，然後向北改爲水運，衹用士兵八百人，節省下大筆運費。盧之翰在廣州任職，没有廉潔的名聲，因凌策能力很强，就委任他爲職方員外郎、直史館，命他接替，賞賜金紫。廣、英道路從吉河到板步二百里，每年盛夏瘴氣四起，來往過客十死八九。凌策請求從英州大源洞開山修路，直抵曲江，人們覺得很方便。

任滿回朝，任青州知州。東岳封禪時，因勤於供給，越級任爲都官郎中，入京任判三司三勾院，出朝任揚州知州。當時江、淮歉收，盜賊不少，朝廷任命凌策爲淮南東路安撫使。皇帝還京，停止安撫使職，進級爲司封。這時洪州發生水災，知州李玄病重，皇上與宰相挑選朝中大臣，準備調凌策接任。皇上説："南昌常年水患嚴重，地方長官可以相機行事，不必事事稟報。"王旦説："凌策做事公正，可以把一個地區交給他，希望隨之將江南轉運使職也授予他，并將選任委派的目的告知。"饒州産金，曾有令禁止私人買賣，有時接到舉報，逮捕許多人關在獄裏。凌策請求允許自由買賣，由官府收税，人們感到很方便。大中祥符五年，任命爲右諫議大夫、集賢殿學士、知益州。起初，凌策剛剛考中進士時，夢見有人把六枚印放在劍上送給他，後來他到劍外六次任職，當時人們都感到驚奇。凌策勤

九年，自蜀代還，上頗有意擢用，會已病，命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糾察在京刑獄。真宗嘗對王旦言："策有才用，治蜀敏而有斷。"旦曰："策性淳質和，臨事强濟。"上深然之。是秋，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榷茶之法弊甚，詔與翰林學士李迪、知雜御史吕夷簡同議經制，稍寬其舊。

明年疾甚，不能朝謁，累遣中使挾醫存問，賜名藥。復表求典益，尋遷工部侍郎，從其請。天禧二年三月，卒，年六十二。録其子將作監主簿瑾、琬并爲奉禮郎，續給其奉。策兄簡，官國子博士，分司南京。

奮工作，處事精細，所到之處有政績。

大中祥符九年，從蜀地被接替還京，皇上有意提拔重用他，恰遇患病，就任命他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糾察在京刑獄。真宗曾對王旦説："凌策有才幹，治理蜀地時機敏而又果斷。"王旦説："凌策性情淳樸温和，辦事精明幹練。"皇上很贊同他的意見。當年秋天，任命凌策爲給事中、代理御史中丞。當時的榷茶之法弊端很多，詔令凌策與翰林學士李迪、知雜御史吕夷簡共同負責修訂，比舊法稍稍放寬。

第二年病情更加嚴重，不能上朝，皇帝多次派宦官帶醫生前來探望，賞賜名貴藥物。凌策又上表章請求出任益地長官，不久升遷爲工部侍郎，答應了他的請求。天禧二年三月，去世，享年六十二歲。朝廷録用他的兒子將作監主簿凌瑾、凌琬都爲奉禮郎，供給俸禄。凌策哥哥凌簡，官做到國子博士，分司南京。

楊覃

楊覃字申錫，漢太尉震之後。唐有京兆尹憑居履道坊，僕射於陵居新昌坊，刑部尚書汝士居靖恭坊，時稱"三楊"，皆爲盛門，而靖恭尤著。汝士弟虞卿、漢公、魯士皆顯名。虞卿至工部侍郎、京兆尹，生堪，爲太子少師。堪生承休，昭宗朝，以兵部員外郎使吴越，會楊行密據淮甸，絶其歸路，因留浙中。承休生巖，即覃祖也，署爲鎮海軍節度副使，奏領春州刺史。巖生郁，早卒。

覃少獻書於嗣王俶，俶私署著作佐郎，從俶歸朝，爲禹城尉。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擢第，授徐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知戎州。再遷太常博士，使陝西，蠲逋負。覃本名蟫，至是，太宗爲改焉。淳化中，轉屯田員外郎、同判壽州。巡撫使潘慎修上其政績，有詔嘉獎，就命知州事。數月，召還，未上道，會丁内艱，州民列狀乞留，轉運使以聞，有詔奪情。

楊覃字申錫，是漢太尉楊震的後代。唐時有京兆尹楊憑住在履道坊，僕射楊於陵住在新昌坊，刑部尚書楊汝士住在靖恭坊，時稱"三楊"，都是地位顯赫之家，而住在靖恭坊的一家尤甚。楊汝士弟弟楊虞卿、楊漢公、楊魯士都很有名。楊虞卿官做到工部侍郎、京兆尹，生兒子楊堪，官做到太子少師。楊堪又生楊承休，昭宗時以兵部員外郎身份出使吴越，恰遇楊行密割據淮甸，斷絶了他返回的道路，所以就留在浙中。楊承休生楊巖，就是楊覃的祖父，被委任爲鎮海軍節度副使，領春州刺史。楊巖生楊郁，早亡。

楊覃早年曾向錢俶獻書，錢俶私任他爲著作佐郎，後隨錢俶投降宋朝，任禹城尉。太平興國八年，考中進士科，被任命爲徐州觀察推官，改任著作佐郎、戎州知州。再升爲太常博士，出使陝西，免除百姓拖欠官府的債務。楊覃本名蟫，至此，太宗替他改了名。淳化年間，轉官屯田員外郎、同判壽州。巡撫使潘慎修報告了他的政績，朝廷下詔嘉獎，并任命他爲知州。數月後，召還京師，還没有上路，母親去世，州中百姓寫申請請求將他留任，轉運使將情況上報，朝廷下

時田重進爲永興節度，選覃與林特同判軍府事，賜覃緋魚，仍賜御書曆，給以實奉。重進不法，覃事多抗執，重進頗不悦，形於辭色。覃表求徙任，不許，就轉都官員外郎。時討李繼遷，調發芻糧，覃、特皆以苛急促辦爲務。覃令鉗手，特令即械頸，雖衣冠舊族不免，人用怨嗟。改職方員外郎。

咸平初，遷屯田郎中、三門發運使。吕蒙正在河南，薦其材，詔入判三司磨勘、憑由、理欠司。四年春，旱，覃上言："古之用刑，皆避三統之月，漢舊章斷獄報重，盡三冬之月。又唐太宗凡斷重刑日，敕減膳徹樂。今春物方盛，時雨尚愆，輦轂之下，獄係甚繁。望詔有司，死罪未得論决，俟雨降，乃復常典。仍望自今凡决重刑日，依唐故事，以彰至仁之德。"嘗獻《時務策》五篇：一曰禦戎，二曰用兵，三曰爲政，四曰選賢，五曰刑罰。文多不載。

明年，權同知貢舉，出爲陝西轉運使，賜金紫。會邊臣言繼遷死，願乘此時深入致討。覃建議："伐喪非禮，且其子尚在，當爲之備。請詔邊臣謹守疆候，毋得輕舉，俟其衆叛親離，則亡無日矣。"時西鄙屯兵，調役甚繁，副使朱台符務有爲，而覃務循舊，且言邊事不宜更張。初，寇準知青州，台符爲通判。至是，準作相，覃意台符憑恃僚舊，密以上聞。坐不協，徙知隨州。王超節制漢東，覃移唐州。

景德二年，召歸。屬河北兵革之後，命覃詣澶、濱、棣、德、博州巡撫振給之。出知潭州，王師討宜賊，

詔不讓他離職守喪。

這時田重進任永興節度，選楊覃和林特同判軍府事，賞賜楊覃緋服魚袋，又賞賜御書曆，供給實際俸禄。田重進違法，楊覃多次頂撞，田重進很不高興，已經流露在神色上。楊覃請求調任，没有批准，就地轉官都官員外郎。當時正在討伐李繼遷，調撥糧草，楊覃、林特都以督辦苛刻急切爲能事，楊覃若令鉗手，林特就令械頸，即使是對有身份的人也不例外，怨聲載道。改任爲職方員外郎。

咸平初年，升屯田郎中、三門發運使。吕蒙正在河南，舉薦他有才能，詔命他回京判三司磨勘、憑由、理欠司。咸平四年春天，旱災，楊覃上奏説："古代行刑，都迴避三統之月，漢代規定執行重刑都在冬季。又唐太宗凡是在執行重刑的日子裏，都要減膳食撤樂舞。現在春天正是萬物滋長的季節，却没有降雨，而京師之中關押的囚犯也很多。希望下詔給有關部門，死罪暫緩執行，等降雨後再恢復。并望從現在起凡執行重刑之日，按唐代先例減膳撤樂，以顯示仁德。"曾進獻《時務策》五篇：一爲禦戎，二爲用兵，三爲爲政，四爲選賢，五爲刑罰。文字太多，不予載録。

第二年，任權同知貢舉，又出京任陝西轉運使，賞賜金紫。恰逢邊境大臣報告李繼遷死去，希望趁機攻擊。楊覃建議説："攻打有喪事的人不合禮儀，况且其子還在，自然會有防備。請詔令邊境大臣謹守防地，不要輕舉妄動，等敵人衆叛親離，它就離滅亡不遠了。"當時在西部邊境屯駐大軍，徵調物資事務繁多，副使朱台符一心想改革，而楊覃嚴格按過去的辦法辦事，并説邊境事務不應改革。起初，寇準任青州知州，朱台符爲通判。至此，寇準成爲宰相，楊覃以爲朱台符依靠老關係不服指揮，就秘密上報。因與屬下不和，調任隨州知州。王超節制漢東，楊覃又移任唐州。

景德二年，召回京城。當時河北剛剛經歷過戰爭，朝廷命楊覃前往澶、濱、棣、德、博州巡視賑濟。出朝任潭州知州，國家軍隊討伐宜地盗

軍須多出長沙，曹利用以聞，詔書褒勞，加刑部郎中。大中祥符二年，代馮亮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月餘，改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

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濟稱。南海有蕃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謗議，惟覃以廉著，遠人便之。加右諫議大夫。四年，卒，年五十四。遣其長子奉禮郎文友乘傳赴喪，詔本州護柩還其家，官給所費。録其次子文敏爲揚州司士參軍。覃從弟蛻及從子侃、傅，并登進士第。蛻官司封員外郎，侃後名大雅，自有傳。

賊，軍需多來自長沙，曹利用將情況上報，朝廷下詔書表揚楊覃，加官刑部郎中。大中祥符二年，接替馮亮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過了一個多月，改任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廣州知州。

楊覃勤奮工作，所到之處以能幹聞名。南海有能够獲取外國貨船的好處，前後幾任太守中就有人因此招致批評，衹有楊覃以廉潔著稱，當地人感到滿意。加官右諫議大夫。大中祥符四年，去世，享年五十四。朝廷派他的長子奉禮郎楊文友乘驛馬奔喪，詔令本州護送靈柩回鄉，由官府供給費用。録用他的次子楊文敏爲揚州司士參軍。楊覃的堂弟楊蛻及侄子楊侃、楊傅，都進士及第。楊蛻官做到司封員外郎，楊侃後來改名大雅，自己有傳。

陳世卿

陳世卿字光遠，南劍人。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解褐衡州推官。再調東川節度推官。會李順寇兩川，知州張雍以州兵馬爲數部，使官分領。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射中數百人。賊寖盛，同幕皆謀圖全計。世卿正色曰："食君禄，當委身報國，奈何欲避難爲他圖耶?"亟出白雍曰："此徒皆懦儒，存之適足惑衆，不若遣出求援。"雍從之。賊既引去，世卿適丁外艱，雍表其材，詔追出視事，就改掌書記。凡七年，歸朝，爲秘書郎，遷太常丞、知新安縣。或薦其堪任臺憲，即召歸，會張鑑出知廣州，表爲通判。將行，召見，賜緋，加太常博士。

景德初，徙知建州。真宗知其材幹，逾月，授福建轉運使，規畫南劍州安仁等銀場，歲增課羡，詔獎之。俄代姚鉉爲兩浙路轉運使，歷祠部員外郎，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四年，改度支員外郎，出爲荆湖北路轉

陳世卿字光遠，南劍人。雍熙二年，進士及第，初次任職爲衡州推官。再調任東川節度推官。恰逢李順進犯兩川，知州張雍把本州兵馬分爲幾部，派官員分别掌管。陳世卿平素善於射箭，防守一個方向的城墻，親自放箭射中數百人。賊衆越來越多，幕府同事都在商量如何保全自己。陳世卿嚴肅地説："拿國家的俸禄，就要以身報國，爲什麽要有其他念頭呢?"急忙出來禀告張雍説："這些人都是懦弱的儒生，讓他們留在這兒衹會惑衆，不如派出去求援。"張雍聽從了。賊衆退走，陳世卿正值父亡守喪，張雍舉薦他的才能，朝廷下詔徵召他出來治理政事，改任掌書記。共七年，回朝，任秘書郎，升太常丞、新安縣知縣。有人舉薦他可以擔任御史，就又下詔召他回京，適逢張鑑出任廣州知州，上表章請求任命陳世卿爲通判。將要赴任，皇帝召見他，賞賜緋服，加官太常博士。

景德初年，調任建州知州。真宗瞭解他的才幹，一個月後，委任他爲福建轉運使，規劃南劍州安仁等銀礦，每年都能增加正賦和雜税的收入，詔令獎勵。接着又接替姚鉉任兩浙路轉運使，歷任祠部員外郎，判三司三勾院。大中祥符四年，改任度支員外郎，出朝任荆湖北路轉運

運使。屬澧州慈利縣下溪等四州蠻人侵縣境地四百餘里，朝命世卿與閤門祇候史方、知澧州劉仁霸同領兵討之，遂還所侵地，標正經界，取其要領，又令納所掠漢口千餘，復置澧川、武口等寨以控制之，自是平定，有詔嘉獎。還朝，屢述溪洞利害，召對，真宗器其材，復自言願效用於煩劇。會邵曄知廣州，被疾，乃授世卿秘書少監代之，加賜金紫。郡有計口買鹽之制，人多不便，至，即奏除之。九年，卒，年六十四。録其子南安主簿儼爲太祝。

使。這時澧州慈利縣下溪等四州蠻人侵入縣境四百餘里，朝廷命陳世卿與閤門祇候史方、澧州知州劉仁霸一起領兵征討，於是奪回所侵占的土地，標明地界，奪取要地，又令蠻人歸還搶走的漢人一千多，還設置澧川、武口等寨來控制，從此平定，下詔嘉獎。還朝，多次講述溪洞情況，皇帝接見了他，真宗器重他的才能，他自己也說希望處理繁重事務以相報效。恰逢邵曄任廣州知州，患病，於是委任陳世卿爲秘書少監接替他，賞賜金紫。郡中原有按人口買鹽的制度，人們大多感到不便，陳世卿到任後，就上奏廢除。大中祥符九年，去世，享年六十四。録用他的兒子南安主簿陳儼爲太祝。

李若拙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萬年人。父光贊，貝、冀觀察判官。若拙初以蔭補太廟齋郎，復舉拔萃，授大名府户曹參軍。時符彦卿在鎮，光贊居幕下，若拙得以就養。俄又舉進士，王祐典貢舉，擢上第，授密州防禦推官。登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祖嘉其敏贍，改著作佐郎。故事，制策中選者除拾遺、補闕。若拙以恩例不及，上書自陳，執政惡之，出監商州坑冶。遷太子左贊善大夫，以官稱與父名同，辭，不許。太平興國二年，知乾州，會李飛雄詐乘驛稱詔使，事敗伏法。太宗以若拙與飛雄父若愚連名，疑其昆弟，命殿直盧令珣即捕繫州獄，乃與若愚同宗，通家非親，不知其謀，猶坐削籍流海島。歲餘，起授衛尉寺丞、知隴州。

李若拙字藏用，京兆萬年人。父親李光贊，曾任貝、冀觀察判官。李若拙起初靠父蔭補任太廟齋郎，又考取拔萃科，被任命爲大名府户曹參軍。當時符彦卿在軍鎮，李光贊在其幕府，李若拙得以侍養父親。很快他又考中進士，王祐當時掌管科舉，他將李若拙列在上等，李若拙被任命爲密州防禦推官。又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太祖很贊賞他的機敏淵博，改任他爲著作佐郎。慣例，考中制科者委任爲拾遺、補闕。李若拙因爲没有享受到這個待遇，上書申訴，宰相厭惡他，就差遣他出朝監商州坑冶。後來升爲太子左贊善大夫，因官名與父名相同，推辭，没有得到允許。太平興國二年，任乾州知州，適逢李飛雄詐乘官府驛站車馬，稱自己是送詔的使臣，事情敗露被依法懲處。太宗因李若拙與李飛雄父親李若愚名字相連，懷疑他們是兄弟，就命殿直盧令珣將他抓捕關進州獄，後來知道他與李若愚同宗，但已非親族，不知其謀，但仍被削去名籍流放海島。過了一年多，纔起用他爲衛尉寺丞、隴州知州。

四年，復舊官。以政聞，超授監察御史、通判泰州。同帥宋偓年老政弛，又徙若拙通判焉。未幾，御史中丞滕中正薦之，召歸臺。頃之，改右補闕。時諸王出閤，若拙獻頌稱旨，

太平興國四年，恢復原有職務。以政績突出聞名，越級委任爲監察御史、通判泰州。同帥宋偓年老疏於政務，又調李若拙前往擔任通判。不久，御史中丞滕中正舉薦他，召他回御史臺。很快，他被改任爲右補闕。當時諸王出閤，李若拙

召見，賜緋魚，同勾當河東轉運兼雲、應等八州事。嘗詣閼言邊事，太宗嘉之。又同掌水陸發運司。

獻頌，皇帝很滿意，接見了他，賞賜緋魚，任命爲同勾當河東轉運兼雲、應等八州事。曾到京奏報邊境情況，太宗表揚了他。又任命爲同掌水陸發運司。

雍熙三年，假秘書監使交州。先是，黎桓制度逾僭。若拙既入境，即遣左右戒以臣禮，繇是桓聽命，拜詔盡恭。燕饗日，以奇貨異物列于前，若拙一不留眄。取先陷蠻使鄧君辯以歸，禮幣外，不受其私覿。使還，上謂其不辱命。遷起居舍人，充鹽鐵判官。

雍熙三年，以秘書監名義出使交州。此前，黎桓的規格超過了應有的標準。李若拙入境後，就派身邊人以臣子應有的禮儀勸告，於是黎桓聽從，接受詔書的態度極其恭順。宴會那天，黎桓將奇貨異物陳列於前，李若拙一眼都不看，衹取了以前被扣押的使臣鄧君辯回朝，禮幣之外，没有接受私自贈品。出使回來，皇上認爲他不辱使命。升起居舍人，充任鹽鐵判官。

淳化二年，出爲兩浙轉運使。契丹寇邊，改職方員外郎，徙河北路，賜金紫。五年，直昭文館，遷主客郎中、江南轉運使。若拙質狀魁偉，尚氣有幹才，然臨事太緩。宰相以爲言，罷使知涇州。至道二年，黎桓復侵南鄙，又詔若拙充使，至，則桓復稟命。

淳化二年，出朝任兩浙轉運使。契丹侵入邊境，改任職方員外郎，調往河北路，賞賜金紫。淳化五年，直昭文館，升主客郎中、江南轉運使。李若拙身材魁偉，崇尚氣節，有才幹，但處理事務太慢。宰相因此替他説明，免去轉運使，任涇州知州。至道二年，黎桓又入侵南部邊境，朝廷又下詔令李若拙出使，到後，黎桓又服從朝廷。

使還，真宗嗣位，召見慰問，進秩金部郎中。召試學士院，改兵部郎中，充史館修撰，俄知制誥。咸平初，同知貢舉，被疾，改右諫議大夫。車駕北巡，判留司御史臺。明年，使河朔按邊事，知昇、貝二州。四年，卒，年五十八。子繹。

出使回來，真宗即位，召見慰問，進級爲金部郎中。召他到學士院考試，改任爲兵部郎中，充任史館修撰，接着又任知制誥。咸平初年，同知貢舉，患病，改任右諫議大夫。皇帝北征，任判留司御史臺。第二年，出使到河朔巡視邊境事務，又任昇、貝二州知州。咸平四年，去世，享年五十八。其子叫李繹。

李繹

繹字縱之，幼謹願自修。初，以父使交阯有勞，補太廟齋郎，改太常寺太祝。舉進士中第，除將作監丞。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華州。蒲城民李蘊訴人盗其從子亡去，繹問曰："若有仇耶?"曰：無有。"曰："有失亡邪?"曰："無有。"繹揮蘊去，因密刺蘊。蘊有陰罪，侄覺之，懼事暴，殺之以滅口。遂收蘊致法。擢提點河北刑獄，權知貝州。歲旱，繹爲酒務，市民薪草溢常數，餓者皆以樵

李繹字縱之，幼年老實自學。起初，因父親出使交阯有功，補爲太廟齋郎，改任太常寺太祝。考中進士，任將作監丞。屢經升遷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華州知州。蒲城百姓李蘊起訴有人偷走了他的侄子，李繹問他："你有仇人嗎?"回答："没有。"問："丢了物品没有?"答："没有。"李繹揮手讓李蘊下去，於是秘密偵察李蘊。原來李蘊曾經犯有不爲人知的罪行，被侄子覺察，李蘊害怕事情暴露，就殺人滅口。於是將李蘊逮捕法辦。被提升爲提點河北刑獄，代理貝州知州。發生旱災，李繹興辦酒務，大量購買百姓

采自給，得不死，官入亦數倍。邊民歲輸防城火牛草十餘萬，委積久，輒腐敗，繹奏罷之。三遷本曹郎中，爲利州路轉運使。

柴草，飢餓的人都靠打柴養活自己，保全許多人的生命，官府的收入也數倍於前。邊境百姓每年繳納防城火牛草十多萬，堆積日久，總是腐爛，李繹上報革除。三次升遷爲本曹郎中，爲利州路轉運使。

河北經費不支，仁宗問誰可任者，參知政事薛奎薦繹，遂徙河北。進刑部郎中、直史館、知延州，改兵部，爲江、淮制置發運使。内出絹五十萬匹，貴貿於東南。繹曰："百姓飢，不宜重擾。"輒奏罷之。甫半年，漕課視常歲增五之一。遷太常少卿，再知延州。繹所至頗稱治，自以久宦在外，意不自得，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嘗兩知鳳翔府，至是，又徙鳳翔。尋爲右諫議大夫，卒。

河北經費不够用，仁宗詢問誰可以任職，參知政事薛奎推薦李繹，於是調往河北。進升刑部郎中、直史館、延州知州，改兵部，任江、淮制置發運使。宫内出絹五十萬匹，讓拿到東南地區去賣。李繹説："百姓飢餓，不應再給他們增加負擔。"就上奏廢止。纔過半年，漕運比往年增長了五分之一。升太常少卿，再任延州知州。李繹所到之處治理都有成績，自己因長期在外做官，感覺不太滿意，作《五知先生傳》，即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曾兩次出任鳳翔府知府，至此，又調任鳳翔。不久任右諫議大夫，去世。

陳知微

陳知微字希顔，高郵人。咸平五年，進士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歙州。擢爲著作佐郎、直史館，俄充三司户部判官。奉使契丹，遷太常博士、判三司都磨勘司，再爲户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副使，奏還東平監所侵民田六百八十家。又决古廣濟河通運路，罷夾黄河，歲減夫役數萬計。

陳知微字希顔，高郵人。咸平五年，考中進士甲科，初次任職爲將作監丞、通判歙州。提拔爲著作佐郎、直史館，不久充任三司户部判官。奉命出使契丹，升太常博士、判三司都磨勘司，又任户部判官，出朝任京東轉運副使，上奏朝廷退還東平監侵占的民田六百八十家。又挖開古廣濟河連通漕運水路，廢棄夾黄河，每年減省民工以數萬計。

遷右司諫，徙荆湖南路轉運使。召還，拜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淮南饑，遣知微巡撫，所至按視儲糧，察諸官吏能否。使還，判吏部銓，兼刑部。知微詞藻雖無奇采，而平雅適用。一日，進改群官，除目紛委，適當知微次直，思亦敏速。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玉清昭應宫判官，俄以疾聞，真宗遣中貴挾太醫往視之。卒，年五十。録其子舜卿爲太常寺奉禮郎，給奉終喪，又假官船載其柩還鄉里。

升右司諫，調任荆湖南路轉運使。召回京中，任命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淮南發生饑荒，派陳知微巡撫，所到之處檢查儲糧，考察官吏優劣。出使回來，判吏部銓，兼刑部。陳知微文章雖然缺乏文采，但平正適於應用。一天，群官進級改任，頭緒繁多，正巧陳知微值班，文思也很敏捷。又判司農寺，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二年，加官玉清昭應宫判官，接着報告患病，真宗派顯貴近臣帶着太醫來探望。去世，享年五十。朝廷録用他的兒子陳舜卿爲太常寺奉禮郎，供給俸禄讓他守完喪，又借官船運載靈柩返回故鄉。

知微儀狀甚偉，沉厚有材幹，不務皦察，時人許其處劇，惜其母老不克終養。有集三十卷。子堯卿，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

陳知微儀容偉岸，沉着有才幹，不苛察，當時的人們都稱贊他處理繁難問題的能力，可惜母老不能侍養送終。有集三十卷。兒子陳堯卿，大中祥符五年，考中進士科。

論曰：維岳明習吏事，才足以治劇，而能曲全法掾，其仁恕藹然。雍雖素稱鄙吝，而勤恪清幹，觀其捍守，亦可見矣。儼務進瀆貨，廷式傾險忌刻，自不容於清議。若琰、摶經制漕運有方，策之處事精詳，治迹昭著，覃之律身廉潔，兼勤吏事，世卿之安遠，若拙之專對，皆爲時論所許。繹以謹愿，克世其家，知微敦實有材幹，不辱其職，亦可尚也。至若王陟以謹幹稱，而取士以謗致污，惜哉！

論曰：喬維岳通曉政務，才能足以處理繁難事務，而能屈己以保全法掾，仁恕寬厚。張雍雖向來被稱爲粗鄙吝嗇，但工作勤奮能幹，衹要看他守城一事，就可窺見一斑。董儼一心升官貪污錢財，魏廷式陰險猜忌，當然不被人們肯定。像盧琰、宋摶經管漕運有方，凌策處理事務精細周到，政績突出，楊覃行爲廉潔，勤奮工作，陳世卿能够安撫遠方，李若拙能够出使應對，都被當時輿論所稱贊。李繹依靠嚴謹誠實，能繼承家業，陳知微敦實而有才幹，工作稱職，也值得學習。至於王陟以嚴謹能幹著稱，結果却因掌管科舉受到毀謗，可惜啊！

宋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六十七

上官正　盧斌　周審玉
裴濟　李繼宣　張旦　張煦　張佶

上官正

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少舉《三傳》，後爲鄜州攝官。雍熙中，召授殿前承旨，屢遣鞫獄，遷供奉官、閤門祗候、天雄監軍。淳化中，轉作坊副使、劍門都監。李順之亂，分其黨趨劍門，時疲兵數百人，正奮勵士氣以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領兵投劍門，與正兵合，因迎擊，大破賊數千衆，斬馘殆盡。奏至，太宗嘉之，詔書獎飭，并賜襲衣、金帶，超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部署，翰自供奉官擢崇儀使、領昭州刺史。數月，正被疾，請尋醫，至闕。疾愈，入對，上勞問久之，復遣還任所，賜以金丹、良藥、衣帶、白金千兩、馬三匹，授以方略，令招撫殘孽，慰勉遣之。

初，川賊甚盛，朝議深以棧路爲憂，正以孤軍力戰挫賊鋒，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賊衆三百餘，敗歸成都，順怒其驚衆，盡斬之，然自此沮氣矣。後賊既誅，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剽劫爲患。王繼恩百計召誘不至，正諭以朝廷恩信，皆相率出降。未幾，加峰州團練使，與雷有終并爲西川招安使，代王繼

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年輕時推舉《三傳》科，後來任鄜州代理官吏。雍熙年間，召入京中任殿前承旨，多次被派去審理案件，升爲供奉官、閤門祗候、天雄監軍。淳化年間，轉爲作坊副使、劍門都監。李順作亂，分遣他的黨徒進攻劍門，當時劍門衹有疲憊的士卒數百人，上官正激勵士氣防守。恰逢成都監軍宿翰帶兵進發劍門，與上官正合兵，迎擊賊衆，大敗賊人數千人，將他們幾乎全部殺死。上奏朝廷，太宗贊賞他們，詔令獎勵，都賞賜襲衣、金帶，越級提拔上官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任劍門部署，宿翰從供奉官被提升爲崇儀使、領昭州刺史。數月後，上官正患病，請求尋找醫生，來到京城。病好後，受到皇帝接見，皇上慰問他，與他談了很長時間，又讓他回到任地，并賜給金丹、良藥、衣帶、白金千兩、馬三匹，教給他策略，讓他招集安撫僥幸逃生的百姓，慰勉之後讓他離京。

起初，川地賊勢很盛，朝廷深深爲棧道感到憂慮，上官正孤軍奮戰挫敗敵人，從此閣道暢通，國家的軍隊能够長驅直入。賊衆三百餘人敗逃回成都，李順恨他們折了鋭氣，就將他們全部斬首，但從此也一蹶不振了。後來賊人已被誅殺，殘餘盜賊躲進山谷，依仗險要地勢集結，四出搶劫。王繼恩想方設法招降他們也没能成功，上官正告之以朝廷恩信，賊人都相繼出來投降。不多久，上官正加官峰州團練使，與雷有終一起

恩。

正木彊好凌人，自謂平賊有勞，受人主知，無所顧忌。數面攻兩川官吏之短而暴揚之，衆積怨怒，多上章訴其不法者。太宗謂近臣曰："人臣可任用者，朕常欲保全。正婞直而失於謙和，每謗書至，朕雖力與明辯，然衆怒難犯，恐其不能自全。"乃賜手札戒諭曰："言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不可不慎也。夫遇事輒發，悔不可及。儻自恃無瑕，而好面攻人之短，豈謂喜怒不形於色耶？當以和輯遠民爲念，斯盡善矣。"正上表謝。

真宗即位，改莊宅使。是秋，廣武叛卒劉旴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韓景祐，略漢蜀邛州、懷安永康軍。正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趨新津，抵方井，擊敗之，斬旴，平其黨。遷南作坊使，賜錦袍、金帶。咸平初，召還，擢拜東上閤門使、勾當軍頭引見司，俄權户部使。二年，出知滄州，徙高陽關副都部署，真拜洺州團練使。車駕北巡，以爲行營先鋒鈐轄。

尋知青州，未行，會王均叛蜀，命爲峽路都鈐轄，移知梓州。又歷滄、瀛、鎮、貝四州，高陽關部署。以足疾，求知磁州，手詔慰勉。會邢州地震，民居不安，徙正典之。移潞州。景德中，以河北新經兵革，慎擇守臣，以正知貝州，遷洺州防禦使，復知滄州，移同州。再表引年，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平州防禦使，分司西京。尋以本官致仕，賜全奉，仍以見緡給之。四年，卒，年七十五。子璨至内殿崇班。

盧斌

盧斌，開封人。以筆札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雍熙中，領兵屯

任西川招安使，接替王繼恩。

上官正爲人僵硬少變通，愛欺壓别人，自以爲討賊有功，受到皇帝重視，無所顧忌。數次當面攻訐兩川官吏的缺點并加以宣揚，衆人怨怒，許多人上奏告發他違法行爲。太宗對近臣説："大臣中值得任用的，我常常想予以保全。上官正倔强而不够謙和，每次毁謗他的奏章遞上，我雖然努力爲他辯白，但衆怒難犯，恐怕他不能自我保全。"就賜手書勸告説："説話對一個人很重要，説出話來，就會給自己招來榮辱，不能不謹慎。遇事就説，將來後悔都來不及。如果自恃清白，而喜歡攻訐别人的短處，怎麽能稱得上是喜怒不形於色呢？應當想到與遠方人民和睦相處，做到這點就非常好了。"上官正上表道謝。

真宗即位，改任莊宅使。這年秋天，廣武叛卒劉旴聚集數千人，趕走都巡檢使韓景祐，攻擊漢蜀邛州、懷安永康軍。上官正與鈐轄馬知節領兵趕往新津，到達方井，擊敗叛軍，斬殺劉旴，平定他的黨徒。升爲南作坊使，賞賜錦袍、金帶。咸平初年，召還入朝，提升爲東上閤門使、勾當軍頭引見司，接着任代理户部使。咸平二年，出任滄州知州，調任高陽關副都部署，實任洺州團練使。皇帝北征，任命他爲行營先鋒鈐轄。

不久任青州知州，還未赴任，恰逢王均在蜀叛亂，朝廷任命上官正爲峽路都鈐轄，調任梓州知州。又歷任滄、瀛、鎮、貝四州，高陽關部署。因脚病，求任磁州知州，皇帝下親筆詔書慰問。適逢邢州地震，百姓恐慌不安，就調上官正爲知州。又移任潞州。景德年間，因爲河北新經戰争破壞，朝廷慎重挑選太守，任命上官正爲貝州知州，升任洺州防禦使，又任滄州知州，移任同州。再次上表退休，委任爲左龍武軍大將軍、平州防禦使，分司西京。隨即以本官退休，朝廷賜他全俸，并以現錢供給。咸平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兒子上官璨官做到内殿崇班。

盧斌，開封人。在晉王府擔任文書工作，太宗即位後，補任殿直。雍熙年間，領兵屯駐霸

霸州。會大舉北伐，令以五千騎隨曹彬抵祁溝。時契丹據河，王師乏水，斌請以千弩斫寨，契丹遁去，遂移軍夾河。既克涿州，令斌以萬人戍守，會食盡，大兵將還，斌因懇言："涿州深在北境，外無援兵，内無資糧，丁籍殘失，守之無利。今若還師，必須結陣而去，以一陣之役，比於固守，其利百矣。"復慮遼人乘便剽襲，宜爲之備。彬以爲然，遂令斌擁城中老幼，并狼山南還易州。彬之旋也，無復行伍，果爲契丹所乘。諸將皆以失律被譴，斌亦下樞密院問狀，太宗聞其嘗建議棄涿州，遂釋不問。以爲霸州破虜軍緣邊巡檢。

端拱中，又爲永興軍、華州巡檢。時大賊侯和尚、劉渥劫興平、櫟陽，殺捕賊官二人。斌率兵掩襲，且追且鬥，薄南山，渡渭水，抵鳳翔，復至耀州，擒斬并盡。以勞，改供奉官。召還，面加獎慰，授閤門祗候，又賜白金、緡錢、衣帶。尋爲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太宗諭之曰："川峽人情易摇，設有寇攘，雖他境亦當襲逐，仍許便宜從事，不須中覆。"淳化二年，賊任誘等寇昌、合州。斌率兵頓昌州南牛門山，偵知賊在龍水鎮，值大雨，斌馳馬四十里，騎從數十人，遂斬誘等百餘級，賊衆悉平。

三年，富順監蠻掠榮州，斌晨夜倍道以赴，得州兵千人，署隨軍糧料以張其勢。蠻乃遁，追至地頭鎮東南八十里，樹栅，招其酋甫羌一阿奴綱，諭以朝旨，歃血刻石爲盟而遣之。俄而榮戎資州、富順監賊十五隊鈔鄉邑，斌擒三百人，部送闕下，餘悉臨敵斬戮。

四年，賊王盡復起榮、資，斌擊滅之，盡縛以獻。還内殿崇班。是

州。正趕上大舉北伐，命他帶五千騎兵隨曹彬到達祁溝。當時契丹據河防守，朝廷軍隊缺水，盧斌請用千弩衝擊敵寨，契丹人逃走，於是派軍隊占據河流兩岸。攻克涿州後，朝廷令盧斌率萬人防守，恰遇糧盡，大軍準備撤退，盧斌誠懇進言："涿州已深入北境，外無援兵，内無資糧，人口缺少，守它没有好處。現在如果撤軍，必須整軍後離開，用一個戰役，比起牢固防守，好上百倍。"又考慮到遼人可能乘機襲擊，提請預做防備。曹彬同意他的意見，於是命盧斌携城中百姓，和狼山駐軍一起南撤到易州。曹彬撤退時，軍隊秩序混亂，果然被契丹所攻襲。諸將都以未遵從命令受到懲處，盧斌也被送到樞密院審問，後來太宗聽説他曾建議棄守涿州，就將他釋放，不予追究。任命他爲霸州破虜軍緣邊巡檢。

端拱年間，又任永興軍、華州巡檢。當時大賊侯和尚、劉渥搶掠興平、櫟陽，殺死捕賊官二人。盧斌率兵追擊，邊追邊戰，抵南山，渡渭水，到達鳳翔，又到耀州，將賊衆全部擒捉斬殺。因功改任供奉官。召回京中，皇帝當面慰問，委任爲閤門祗候，又賜白金、緡錢、衣帶。不久任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太宗告誡説："川峽人心容易恐慌，如果有强盜襲擾，即使在他境也要討平，允許你相機行事，不必等候批准。"淳化二年，賊人任誘等進攻昌州、合州。盧斌率兵駐昌州南牛門山，偵知賊衆在龍水鎮，正值大雨，盧斌奔馳四十里，帶數十人直撲賊巢，於是斬殺任誘等一百餘人，賊衆被討平。

淳化三年，富順監蠻入侵榮州，盧斌晝夜兼程援救，聚州兵一千人，布置隨軍糧草以張大聲勢。蠻人逃走，追至地頭鎮東南八十里，建栅，招其頭目甫羌一阿奴綱，將朝廷旨意告知，歃血立碑結盟，然後送他回去。很快榮戎資州、富順監賊十五隊在鄉鎮搶劫，盧斌捕獲三百人，押送到京師，其餘都在戰鬥中殺死。

淳化四年，賊人王盡又在榮、資起事，盧斌討平他們，都捆綁送到京師。升内殿崇班。這年

冬，李順爲亂，斌即率兵六百抵成都，鬥戰連月，殺數萬人。明年，成都不守，斌還梓州，集十州兵赴援，知州張雍委以監護之任。會江水泛溢，毁子城。斌勸諭州民，翌日，畚鍤大集，自城西大濠中掘塹深丈，决西河水，注之以環城。二月，賊渠相里貴衆二十一萬傅城下，城中兵裁三千。斌曰："軍法倍兵不戰，然狂醜烏合，非訓練之師，以吾仗天子威靈，必可殲蕩。"即感厲士伍，負土塞南北門，爲固守之計。又突出與賊戰，擊刺三十餘合，賊稍却。俄復大設機石、連弩、衝車、雲梯，四面鼓噪乘城，矢石亂下，斌與州將隨機設備。長圍八十日，會王繼恩令石知顒率兵來援，斌出東門迎勞王師，賊不戰而潰。斌乘勝追斬及納降二萬餘。五月，賊數萬圍閬州，斌領千兵赴之，斬首五千，圍遂解。又至蓬州老鴉山，賊衆三千爲陣拒斌，斌擊敗之，至城下，賊復大集，斬三千級。蓬州平，斌傳詔安撫蓬、閬、渠、達四州，擢授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

冬天，李順作亂，盧斌就率兵六百抵達成都，連月戰鬥，殺數萬人。第二年，成都失陷，盧斌回到梓州，集合十州兵前來救援，知州張雍讓他負責監護。正值江水泛濫，冲毁子城。盧斌勸導州中百姓，第二天，許多人携帶工具趕來，從城西大濠中掘塹深達一丈，决開西河，灌入塹中環護城池。二月，賊首相里貴隊伍二十一萬人逼近城下，城中士兵衹有三千。盧斌説："軍法規定敵人比我多出一倍就作戰，但賊人不過是瘋狂醜類烏合之衆，不是訓練有素的軍隊，我們憑藉天子威靈，一定可以將他們殲滅。"就激勵士兵，背土堵住南北城門，打算固守。又衝出與賊戰鬥，擊刺三十餘合，賊衆稍退。很快又大量擺放機石、連弩、衝車、雲梯，從四面吶喊登城，箭石交加，盧斌與州將相機防守。敵人圍困八十日，恰逢王繼恩令石知顒率兵前來救援，盧斌出東門迎接王師，賊軍不戰自潰。盧斌乘勝追殺及受降二萬多人。五月，賊人幾萬包圍閬州，盧斌領兵一千人奔襲，斬首五千，解除了圍困。又趕往蓬州老鴉山，賊衆三千人結陣對抗，盧斌擊敗了他們，到了城下，賊人又大量聚集抵抗，盧斌斬殺三千人。蓬州平定，盧斌傳達詔書安撫蓬、閬、渠、達四州，提升爲西京作坊使，兼成州刺史。

斌在川峽六年，以孤軍禦寇，累立戰功，表求入奏。太宗遣使諭之曰："俟妖孽盡殄，當召汝。"既而賊黨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往平之。未幾，代還，太宗親加勞問。拜東上閤門使、檢校左僕射，加食邑三百户，賜白金千兩、袍笏、金帶。上言："葭萌路出師討賊，可直入利州。若寇焚棧道，劍門之險不足固也，請置寨柵。"從之。

盧斌在川峽六年，以孤軍抵禦賊寇，累立戰功，上表請求進京奏報。太宗派使者告訴他説："等妖黨餘孽全部消滅，會召你來京的。"接着賊黨聚集在梓、綿、漢三州境上，盧斌前往討平。不多久，接替他回朝，太宗親自慰問。任命他爲東上閤門使、檢校左僕射，加食邑三百户，賞賜白金千兩、袍笏、金帶。皇上説："從葭萌路出軍討賊，可直入利州。如果寇賊焚毁棧道，劍門之險也不牢固了，請設寨栅。"盧斌聽從。

尋命爲銀、夏兵馬鈐轄，遣與李繼隆等五路出師討李繼遷。斌求對，懇言曰："羌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無定，敗則走他境，疾戰沙漠，非

隨即任命爲銀、夏兵馬鈐轄，派他和李繼隆等五路出兵討伐李繼遷。盧斌請求召見，誠懇地説："羌夷之族，馬驕兵悍，往來不定，敗則逃往他境，在沙漠中血戰，對我軍不利。不如堅守

天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内地多積芻糧，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而不失固圉之策矣。”時業已出師，不從其議。改授靈環路鈐轄，領兵二萬爲前鋒，令於烏、白池與諸軍會。斌謂李繼隆曰：“靈州抵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橐駝路，裁十日程。”即不俟詔而往，與諸將失期，不見賊而還。俄徙屯寧州，以疾召歸，勾當軍頭引見司。咸平初，卒，年五十。子文質殿中丞。

靈州，在内地多積糧草，派軍隊援送。如果敵人來到，就合兵前後攻打，這樣大概不會有太多的耗費，不失爲鞏固防禦的良策了。”當時已派出軍隊，所以没有聽從他的建議。改任他爲靈環路鈐轄，領兵二萬爲前鋒，令他在烏、白池與諸軍會合。盧斌對李繼隆説：“靈州到烏、白池，要一個多月纔能到達。如果走環州橐駝路，祇要十天。”就不等詔令而出發，没有與諸將按期會合，没有發現敵人就回來。接着調駐寧州，因患病被召回京中，任勾當軍頭引見司。咸平初年去世，享年五十歲。兒子盧文質任殿中丞。

周審玉

周審玉，開封人。父勳，以親校事唐明宗，累立戰功，太平興國中，至隰州團練使。周顯德初，審玉蔭補殿直，從世宗平瓦橋關，甚見親信。太祖受禪，爲供奉官，未幾，加閤門祗候。累遷崇儀、洛苑副使，西京作坊使。雍熙中，契丹犯塞，潘美屯師定州，審玉爲監軍。嘗與敵戰，而先鋒劉緒陷賊，審玉躍馬趣擊，拔緒而還，以勇敢聞。

周審玉，開封人。父親周勳，曾爲唐明宗親校，累立戰功，太平興國年間，官至隰州團練使。周顯德初年，周審玉靠父恩蔭補任殿直，隨從世宗平瓦橋關，很受信任。太祖受禪讓後，任供奉官，不多久，加官閤門祗候。累積升職爲崇儀、洛苑副使，西京作坊使。雍熙年間，契丹入侵，潘美駐軍定州，周審玉任監軍。曾與敵人作戰，先鋒劉緒被敵圍困，周審玉躍馬衝擊，救出劉緒，以勇敢聞名。

淳化中，知貝州。有驍捷卒戍州者三十七人，同謀殺審玉，劫庫兵而叛，推虞候趙咸雍爲首。審玉覺之，與轉運使王嗣宗率兵悉擒其黨，斬十五級，磔咸雍於市。先是，咸雍父鏻，晋天福中，嘗誘契丹屠州城。至是五十年，而其子戮於都市，舊老猶記其事，咸異之。審玉以功領順州刺史。

淳化年間，任貝州知州。守州的驍捷士卒中有三十七人合謀，想殺害周審玉，搶出庫中武器叛亂，推舉虞候趙咸雍爲首領。周審玉覺察，就與轉運使王嗣宗率兵將他們全部抓獲，殺了十五人，將趙咸雍肢解於市。此前，趙咸雍父親趙鏻，晋天福年間，曾引誘契丹屠州城。至此五十年，其子被殺死在都市，老人們還能記得當初之事，都感到驚異。周審玉因功任順州刺史。

至道初，徙并州鈐轄。咸平初，知鳳翔府。有桑門乘傳而西，以市木爲名，威動府縣。審玉曰：“此有所倚而爲也。”因按詰之，盡得其奸狀，杖其背，械送闕下。以目疾，代還，奉朝請，俄丁内艱。既而謂親友曰：“僕齒髮遲暮，而未能辭禄仕者，良

至道初年，調任并州鈐轄。咸平初年，任鳳翔府知府。有僧人乘坐驛站的車馬到西邊來，稱購買木材，威動府縣。周審玉説：“這人是有所憑恃纔這樣做的。”就審問他，瞭解他全部的罪行，杖打他的背，捆送京城。因患眼病，被接替回京，爲奉朝請，接着爲母守喪。事後對親友説：“我已到暮年，還没有辭官，是爲了讓母親

以慰母心爾，今可行其志矣。”乃拜章請老，得千牛衛大將軍致仕。三年，卒，年七十四。審玉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少長兵間，習知攻守之法。真宗嘗召至便坐，示以攻戰器。方奏對，疾作，詔遣使就第，賜白金慰恤之。子允迪，爲虞部員外郎。

高興，現在我可以按自己的願望去做了。”就上表請求退休，以千牛衛大將軍退休。至道三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周審玉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他年輕時生長於軍中，熟悉攻守之法。真宗曾召他到宫中，把攻戰器具給他看。正在對真宗講話時，疾病發作，真宗讓他回家休養，賞賜白金以示慰問。兒子周允迪，任虞部員外郎。

裴濟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唐相耀卿八世孫，後徙家河中。濟少事晋邸，同輩有忮悍者，濟屢糾其過失，被譖，出補太康鎮將。未幾，譖濟者坐法。太宗知濟可任，會即位，補殿直，爲天威軍兵馬監押。及平太原，征幽薊，濟迎謁陪扈，令監軍易州，契丹攻城不能下。以勞，遷西頭供奉官。

裴濟字仲溥，絳州聞喜人。唐宰相裴耀卿第八代孫。後來搬遷到河中。裴濟早年在晋王府任職，同事中有人犯有過失，裴濟多次檢舉，被人誣害，出京補爲太康鎮將。不多久，誣害裴濟的人受到懲處。太宗知道裴濟值得信任，恰逢即位，就補任他爲殿直，任天威軍兵馬監押。等征討太原及幽薊時，裴濟迎接、陪從皇帝，皇帝令他在易州監軍，契丹攻城没能得逞。裴濟因功被升爲西頭供奉官。

太平興國末，江表盗起，命爲巡檢，遷崇儀副使。召還，遷崇儀使。監戍兵於威虜軍，塗次鎮州，夜有賊騎扣城門，大呼曰：“官軍至矣。”州將然之，促守吏開關，濟遽止之曰：“此必妄也。”及旦，果有敵兵遁去。太宗嘉之，遷西上閤門使、定州都監，就加行營鈐轄，尋知定州。契丹三萬騎來攻，濟逆擊於徐河，斬數千級，獲牛馬、鎧仗甚衆。

太平興國末年，江表出現盗賊，朝廷任命裴濟爲巡檢，升崇儀副使。受召還朝，升崇儀使。在威虜軍監管戍守士兵，途中駐在鎮州，夜間忽有賊盗騎兵叫城，大呼道：“官軍到了。”州將信以爲真，催促守門吏開城，裴濟急忙制止説：“這一定是假的。”天亮後，果然有敵人的騎兵退走。太宗對他的表現很滿意，升他爲西上閤門使、定州都監，就地加官行營鈐轄，隨即擔任定州知州。契丹派三萬騎兵來進攻，裴濟在徐河迎擊，斬殺數千人，繳獲許多牛馬、鎧甲和武器。

淳化初，與周瑩同判四方館，未幾，爲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繼隆擊賊於唐河，濟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初，繼隆以濟性剛，不悦之；及是役，撫濟恨相知之晚。改四方館使，復知定州，徙天雄軍鈐轄。遷客省使，復知定州。

淳化初年，與周瑩一起任判四方館，不多久，任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繼隆在唐河進攻敵軍，裴濟手持短兵器當先衝鋒，賊軍大敗而逃，特爲下詔表揚。起初，李繼隆因裴濟性情剛强，不滿意他，此戰之後，撫着裴濟恨自己瞭解他太晚。改任四方館使，又任定州知州，調天雄軍鈐轄。升爲客省使，又任定州知州。

至道二年，改内客省使、知鎮州。立春日，出土牛以祭，酌奠始畢，有卒挾牛去。濟察其舉止，知欲爲變，亟命擒之。果有竊發者數十

至道二年，改任内客省使、鎮州知州。立春那天，出土牛祭祀，祭奠剛結束，有個士兵就帶着牛離開。裴濟察覺他神色不正常，知道他想嘩變，急命捉捕。果然有數十名暗地裏起事的人已

人，已劫鄽閈矣，悉蒐捕腰斬之，軍民肅然。濟在鎮、定凡十五年，威績甚著。召還，知天雄軍。

經占領街門，裴濟命令將他們全部捕獲腰斬，軍民纔安定下來。裴濟在鎮、定任職共十五年，聲望和政績都很突出。朝廷召他還京，任命爲天雄軍知軍。

咸平初，李繼遷叛，以濟領順州團練使、知靈州兼都部署。至州二年，謀緝八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之。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斷餉道，孤軍絶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軍節度。三子并優進秩。濟在諸使中甚有聲望，及没，夏人皆惜之。景德中，濟妻永泰郡君景氏卒，特詔追封平陽郡夫人，諸子給奉終喪。

咸平初年，李繼遷叛變，朝廷任命裴濟爲順州團練使、靈州知州兼都部署。到州二年，想辦法會合八鎮興建屯田，成爲百姓的依靠。同年，清遠軍被攻陷，夏人大規模聚集，斷絶裴濟軍隊運送給養的道路，裴濟孤軍無援，刺破手指寫信緊急求援，救兵没有來，城池被攻破，裴濟戰死。皇上聽到消息後惋惜悼念，特旨贈官鎮江軍節度使。三個兒子都優先進升。裴濟在各團練使中很有聲望，死後，夏人都爲之惋惜。景德年間，裴濟妻永泰郡君景氏去世，朝廷特旨下詔追封她爲平陽郡夫人，幾個孩子都由官府供給俸禄讓他們完成守喪。

子德谷虞部郎中，德基至如京使，德豐殿中丞。濟兄麗澤，弟麗正，并進士及第。麗澤至右補闕，麗正至金部員外郎。麗正子德輿，爲殿中丞。

兒子裴德谷爲虞部郎中，裴德基爲如京使，裴德豐爲殿中丞。裴濟哥哥裴麗澤，弟弟裴麗正，都是進士及第。裴麗澤官做到右補闕，裴麗正做到金部員外郎。裴麗正兒子裴德輿，任殿中丞。

李繼宣

李繼宣，開封浚儀人。乾德中，補右班殿直，令與御帶更直，裁十七歲。嘗命往陝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二虎、一豹以獻。太平興國初，掌南作坊使，改供奉官，出爲邠、寧、慶三州巡檢、都監。繼宣本名繼隆，與明德皇后兄同姓名。至是，太宗爲改焉。

李繼宣，開封浚儀人。乾德年間，補任右班殿直，皇帝命令給他御帶讓他參與值班，這時他衹有十七歲。曾受命到陝州捕虎，殺掉二十多隻，活捉二虎一豹獻上。太平興國初年，任南作坊使，改任供奉官，出朝任邠、寧、慶三州巡檢、都監。李繼宣本名繼隆，與明德皇后兄同姓名。至此，太宗替他改了名字。

五年，召還，承受定州路奏事。奉詔修長城口、平塞威虜静戎軍、保州，又領兵入敵境，獲老幼千餘，牛畜數百。又率兵捍契丹于乾寧泥姑海口。契丹寇静戎軍，從崔彦進過拒馬河接戰，自午至申，大敗之。又爲貝州監軍。

太平興國五年，被召還京城，任承受定州路奏事。奉詔修長城口、平塞威虜静戎軍、保州，又領兵進入敵境，俘獲人口一千多，牛畜數百。又率領士兵在乾寧泥姑海口抵抗契丹。契丹進犯静戎軍，李繼宣隨崔彦進渡過拒馬河迎戰，從午時到申時，大敗敵軍。又出任貝州監軍。

雍熙三年，曹彬北征，繼宣從先鋒李繼隆至方城，力戰三日，大軍繼

雍熙三年，曹彬北征，李繼宣隨先鋒李繼隆到方城，奮戰三日，大軍來到，攻克固州。進據

至，遂克固州。進壁涿州東，又與敵鬥，乘勝攻北門，克之。日領輕騎度涿河，覘敵勢，又將五千騎援米信，因率勁騎追至新城北，大敗之，斬其酋賀恩相公，繼宣亦中流矢。大軍還雄州取芻糧，遇契丹新城，疾戰至暮，繼宣中十創，劍及兜鍪。明日復戰，繼隆爲敵所邀，繼宣以所部拔之，且戰且行，奪涿河，數日，乃至涿州。及棄州保岐溝關，又戰拒馬上，追奔至孤山，契丹乃引去。留屯滿城，俄還貝州。

召入，以功超授崇儀使，代王繼恩爲易州駐泊都監，賜錢五十萬，白金五百兩。又領騎兵五千戍北平，押大陣東偏，受田重進節度，屯長城口。敵至大溝，繼宣進滿城。敵至定州，奪唐河橋，重進召繼宣洎田紹斌赴援，紹斌爲敵所敗，繼宣獨按部轉鬥入定州。敵兵北去，重進命將五千騎躡其後，抵拒馬河。及敵據楊曈，繼宣徑掩擊之，遂焚廬舍而遁。

雍熙四年，爲高陽關行營都監。端拱初，契丹騎至瀛、鎮，繼宣率步騎萬人入敵境，抵勝務，焚聚落，獲生口，契丹乃引還。時易州候騎不至，繼宣於易州、平塞軍、長城口、威虜静戎順安軍至高陽，爲望櫓七所，舉烽以候警急。二年，爲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押大陣西偏。與李繼隆部芻糧抵威虜，還度徐河，爲敵追襲。繼宣駐軍與鬥，殺獲甚衆。又領騎二千，敗契丹於保州西射城，追薄西山，有詔褒美。

淳化三年，徙知保州，又轉莊宅使。築關城，浚外濠，葺營舍千五百區；造船二百艘，入雞距泉以運糧，人咸便之。數月，徙定州行營都監，戍深州，改高陽關行營都監。課軍中

涿州東，又與敵人作戰，乘勝進攻北門，攻克。每天領輕裝騎兵渡過涿河，偵察敵情，又率領五千騎兵援救米信，趁機率領精鋭追擊到新城北，大敗敵人，斬殺敵頭目賀恩相公，李繼宣本人也中了流箭。大軍返回雄州取糧草，在新城遭遇契丹人，血戰到黄昏，李繼宣受了十處傷，頭盔都被敵人的劍鋒砍中。第二天再戰，李繼隆受到敵人的攔擊，李繼宣率領部下將他救出，邊戰邊退，奪取涿河，數日後，來到涿州。等到放棄涿州據守岐溝關時，又在拒馬與敵展開厮殺，將敵追至孤山，契丹這纔撤退。李繼宣留駐滿城，很快回到貝州。

召入京城，因功越級提升爲崇儀使，代替王繼恩任易州駐泊都監，賜錢五十萬，白金五百兩。又領騎兵五千戍守北平，押大陣東偏，受田重進指揮，駐長城口。敵人到達大溝，李繼宣進入滿城。敵人到定州，奪取唐河橋，田重進令李繼宣及田紹斌前往救援，田紹斌被敵人擊敗，李繼宣獨自帶部隊轉戰進入定州。敵軍北撤，田重進命他帶五千騎兵隨後追踪，直到拒馬河。等敵人據守楊曈時，李繼宣直接帶兵衝擊，燒毁敵人的軍營，迫使敵人逃走。

雍熙四年，任高陽關行營都監。端拱初年，契丹騎兵進入瀛、鎮一帶，李繼宣率領騎兵萬人進入敵境，到達勝務，焚毁村寨，俘獲人口，契丹於是撤軍。當時到易州的偵察兵没有返回，李繼宣就在易州、平塞軍、長城口、威虜静戎順安軍到高陽之間，設望樓七所，燃烽火來報警。端拱二年，任鎮、定、高陽關三路排陣都監，押大陣西偏。與李繼隆携糧草到達威虜，還渡徐河，受到敵人追襲。李繼宣駐止軍隊與敵展開戰鬥，殺死和俘虜多人。又領騎兵二千，在保州以西射城擊敗契丹，追擊接近西山，下詔表彰。

淳化三年，調任保州知州，又轉任莊宅使。修築關城，疏浚城壕，修葺房舍一千五百區；造船二百艘，入雞距泉以運糧，人們深感方便。數月後，調任定州行營都監，駐守深州，改任高陽關行營都監。督責軍中訓練使用强弩，以備戰時

勁弩，爲入陣之備。五年，領高州刺史。會契丹泛海劫千乘縣，繼宣請於海口置寨以禦之。

至道三年，遷北作坊使，俄召還，加南作坊使，出爲鎮州行營鈐轄。契丹寇定州，命主無地分馬。敵至懷德橋，繼宣領兵三千掩襲之。至，則契丹已壞橋，繼宣横木而度，追奔五十餘里。契丹焚鎮州中渡、常山二橋，繼宣領兵趣之，契丹保豐隆山寨，繼宣伐木治常山橋，契丹聞之，大懼，拔寨遁走。

繼宣鋭於追襲，傅潛爲部署，繼宣詣潛請行，頗爲所抑。及召潛屬吏，詔繼宣與高瓊同主軍事，逐敵越拒馬河，復爲鎮州鈐轄。受詔按視緣邊城寨，權知威虜軍，敵騎至城下，屢出兵設伏，斬獲甚衆。俄還鎮州。

咸平四年，拜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爲前陣鈐轄，與秦翰、楊延昭、楊嗣分屯静戎、威虜。敵至，會師于威虜，延昭、嗣輕騎先赴羊山，繼宣與翰分左右隊各整所部，翰全軍亦往，繼宣留壁赤虜，止以二騎繼進。至，則延昭、嗣適爲敵所乘。繼宣即召赤虜之師，與翰師合勢大戰，敵走上羊山。繼宣逐之，環山麓至其陰。繼宣馬連中矢斃，凡三易騎，進至牟山谷，大克捷。延昭、嗣、翰之師，初頓赤虜，既而退保威虜，繼宣以所部獨與敵角，薄暮，始至威虜。詔書稱奬，特加檢校官及食邑。

明年，徙定州鈐轄，捍契丹于唐河。會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楊嗣禦敵師敗，詔繼宣與内殿崇班王汀代之。望都之敗，敵騎剽郡縣，繼宣壁徐河，契丹數十隊薄威虜，威虜魏

之用。淳化五年，被任命爲高州刺史。恰逢契丹渡海來搶掠千乘縣，李繼宣請求在海口設寨以防禦敵人。

至道三年，升爲北作坊使，接着召回，加官南作坊使，出朝任鎮州行營鈐轄。契丹進犯定州，命主無地分馬。敵進至懷德橋，李繼宣領兵三千衝擊。到懷德橋後，發現契丹人已將橋破壞了，李繼宣就搭樹木渡過去，追擊五十多里。契丹焚毁鎮州中渡、常山二橋，李繼宣領兵追趕，契丹人退守豐隆山寨，李繼宣砍伐樹木修理常山橋，契丹人聽到消息後，十分害怕，拔去寨栅逃走。

李繼宣追擊勇猛，當時傅潛任部署，李繼宣曾前往請傅潛批准他的行動，受到傅潛的壓制。後來傅潛被查辦，朝廷命李繼宣與高瓊一起主持軍事，驅逐敵人渡過拒馬河，接着又被任命爲鎮州鈐轄。接受詔令巡視沿邊城寨，任代理威虜軍知軍，敵人騎兵到達城下後，李繼宣多次出兵設埋伏，殺傷很多敵人。接着又回任鎮州。

咸平四年，任命爲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爲前陣鈐轄，與秦翰、楊延昭、楊嗣分别駐扎在静戎、威虜。敵人來到，會師於威虜，楊延昭、楊嗣率領輕騎先到羊山，李繼宣與秦翰分左右隊各領所部，秦翰全軍也出發前往，李繼宣的軍隊正防守赤虜，衹帶二騎跟進。抵達的時候，楊延昭、楊嗣正受到敵人的攻擊。李繼宣馬上調駐守赤虜的軍隊，與秦翰軍隊合軍大戰，敵人逃上羊山。李繼宣緊緊追趕，沿山脚直到山北。李繼宣騎的戰馬接連被敵人射死，前後共换了三次馬，進至牟山谷，大勝。楊延昭、楊嗣、秦翰的軍隊，起初駐在赤虜，後來都退保威虜，李繼宣衹帶領自己的部隊獨自與敵奮戰，黄昏時分纔返回威虜。朝廷下詔書表揚他，特别給他加檢校官及食邑。

第二年，調任定州鈐轄，在唐河抵禦契丹。恰逢緣邊都巡檢使楊延昭、楊嗣抵抗敵寇失敗，朝廷命李繼宣與内殿崇班王汀接替。宋軍在望都戰敗後，敵騎搶劫各郡縣，李繼宣堅守徐河，契丹軍數十隊迫近威虜，威虜魏能與之格鬥，趕

能與戰，走之，久而繼宣始至。又寇静戎，汀請分兵自將襲契丹，繼宣拒之，雖日出游騎偵敵勢，屢徙寨而未嘗出戰。爲能、汀所發，召還，令樞密院問狀，降爲如京副使。

走了敵人，許久後繼宣纔到達。敵人又進犯静戎，王汀請求分給兵馬自己前往襲擊敵人，李繼宣拒絶，雖然每天都派出少數騎兵偵察敵情，多次移寨却從未出戰。被魏能、王汀告發，朝廷將他召回京城，讓樞密院查問詳情，降爲如京副使。

景德初，加如京使、鎮州鈐轄。契丹乘秋來攻，時桑贊病足，鄭誠赴定州，繼宣獨主鎮州全師，歷屯邢、趙。及與契丹和，命爲高陽關鈐轄。是冬，復爲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三年，兼知瀛州。繼宣罕識字，上以河間郡事繁，慮獄訟有枉，命高繼勳代之，止爲鈐轄。

景德初年，加官如京使、鎮州鈐轄。契丹乘秋季來進犯，當時桑贊患有脚病，鄭誠前往定州，李繼宣單獨指揮鎮州全軍，歷屯邢、趙。等到與契丹講和後，李繼宣又被任命爲高陽關鈐轄。這年冬天，又任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景德三年，兼任知瀛州。李繼宣認識的字很少，皇上因河間郡事務繁多，恐怕斷案有誤，就命高繼勳接替他，衹讓他擔任鈐轄。

大中祥符初，徙鎮、定兩路鈐轄，進秩東上閤門使。召還，改鄆州部署，加四方館使。以疾，授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每夕罕巡警，爲留司所舉，特詔增巡檢一員，專主夜巡。六年，疾甚，求至京師尋醫，卒，年六十四。子守忠，左侍禁、閤門祗候。

大中祥符初年，調任鎮、定兩路鈐轄，進級爲東上閤門使。召還京師，改任鄆州部署，加官四方館使。因患病，委任爲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每晚很少出來巡視，被留司所揭發，皇帝特命增加一名巡檢，專管夜間巡視。大中祥符六年，病情加重，請求到京師看病，去世，享年六十四。兒子李守忠，任左侍禁、閤門祗候。

張旦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至國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時李順構亂，連下城邑。賊黨數萬攻陵州，州兵不滿三百，舊不設城塹。旦修完戰具，置鹿角寨，驅市人進戰，大敗之，殺五千餘人，獲器械萬計。詔書褒之，特遷水部員外郎，賜緋魚，由是知名。數月，西川招安使上官正言："雅州密邇蠻蜑，在於鎮撫須得其人，伏見水部員外郎張旦，前守陵州，以孤軍抗群寇，保全壁壘，至今劍外伏其威名。望改授諸司使，令知州事。"上以省郎之重，不欲换他職，乃授刑部員外郎，賜金紫。乘傳之任，寇不敢犯。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進士及第，官做到國子博士。淳化年間，任陵州知州。當時李順作亂，接連攻下城池。賊衆數萬人進攻陵州，州兵不滿三百，以前也没有城塹。張旦修整好武器裝備，設鹿角寨，驅趕城中百姓與之格鬥，大敗賊人，殺五千多人，繳獲的器械數以萬計。朝廷下詔表彰，特升他爲水部員外郎，賞賜緋魚，由此著名。數月後，西川招安使上官正建議："雅州接近蠻蜑，鎮守長官必須任用恰當，水部員外郎張旦先前守衛陵州，以孤軍抵抗群寇，保全了州城，至今劍外還敬服他的威名。望將他改任諸司使，并讓他擔任知州。"皇上因省郎位置重要，不想改換他職，就委任他爲刑部員外郎，賞賜金紫。乘坐驛馬到任，蠻人不敢進犯。

真宗即位，遷兵部員外郎，改尚食使、知德清軍。景德中，契丹入

真宗即位，升任兵部員外郎，改任尚食使、德清軍知軍。景德年間，契丹侵略，攻陷堡壘。

寇，陷軍壁。旦與其子利涉率衆奮擊，并戰没。上聞之驚悼，特贈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利涉崇儀副使。録其四子官。時有上封事者，言朝廷宜優加恩典，以勸忠臣。詔以恤旦事告諭天下。

張旦與兒子張利涉率衆奮勇戰鬥，都戰死。皇上聽到後震驚哀悼，特旨贈官左衛大將軍、深州團練使，張利涉贈官爲崇儀副使。録用其餘四個兒子爲官。當時有人上密封奏章，説朝廷應優厚撫恤，以勉勵忠臣。詔令將朝廷優撫張旦一事通告全國。

又虎翼都虞候胡福戍軍城，率兵力戰，金創遍體，猶奮劍轉鬥，矢無虚發，麾下已盡，獨挺刃殺數十人。副指揮使尚祚能運大檛，所斬首拉脅者，亦百餘人，衆寡不敵，遂與指揮使張睿劉福、都頭輔能等四人并死之。真宗嘉嘆其忠勇，遣使訪遺骸，唯得福尸，命其子厚葬之。贈福洺州團練使，祚濱州刺史，睿演州刺史，劉福臨州刺史，能等并爲諸衛率府副率。

又有虎翼都虞候胡福守衛軍城，率兵奮力作戰，渾身是傷，還揮劍格鬥，箭不虚發，部下已死光，他獨自又殺了數十名敵人。副指揮使尚祚掄動大鞭，被他殺死打傷的敵人，也有一百多個，衆寡不敵，結果與指揮使張睿劉福、都頭輔能等四人一起犧牲。真宗表彰他們的忠誠和勇敢，派人尋找他們的遺體，結果衹找到胡福的尸體，命他的兒子隆重安葬。贈官胡福爲洺州團練使，尚祚爲濱州刺史，張睿爲演州刺史，劉福爲臨州刺史，輔能等人都爲諸衛率府副率。

又邯鄲令李晦辭赴任，值道梗，留德清同拒敵；侍禁夏承皓部兵至大名界遇敵，皆戰没。贈晦辭工部員外郎，承皓崇儀使。

又有邯鄲令李晦辭前往赴任，正遇道路被敵截斷，就留在德清與當地官民共同抗敵；侍禁夏承皓率兵到大名境内與敵遭遇，二人全都犧牲。贈官李晦辭爲工部員外郎，夏承皓爲崇儀使。

時又贈受事河朔而没者，殿直劉超供備庫使，入内高班内品李知順爲六宅副使，奉職胡度等三人爲内殿崇班，仍各録其子，及賜其家金帛。

當時又給其他在河朔任職戰死者贈官，殿直劉超爲供備庫使，入内高班内品李知順爲六宅副使，奉職胡度等三人爲内殿崇班，并録用他們的兒子，賞賜他們的家庭金錢財物。

張煦

張煦字輔暘，開封人。開寶末，補府中牙職。雍熙二年，自陳太宗尹京嘗事左右，命爲殿前承旨，遷殿直、歙州監軍。凶人黄行達弟坐法抵死，行達誣州將故入其罪，詔宣州通判姚鉉與煦鞫之，即日决遣。遷擢供奉官、閤門祗候。占謝日，又改内殿崇班、鎮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巡檢使。契丹騎兵剽境上，煦以所部斬首數十，走之。葛霸、周瑩、李繼宣稱其幹舉，有詔嘉獎。代還，拜供備庫副使，權知環州。數月，改嵢嵐軍使，又知保安軍。

張煦字輔暘，開封人。開寶末年，補任府中低級職務。雍熙二年，自己陳述在太宗任開封府尹時曾爲屬下，因而被任命爲殿前承旨，升任殿直、歙州監軍。暴徒黄行達弟弟犯法應處死，黄行達誣陷州將有意誤判，朝廷令宣州通判姚鉉與張煦查問，當天就將黄行達的弟弟判决送走。被提升爲供奉官、閤門祗候。謝恩那天，又被改任内殿崇班、鎮定邢趙山西土門路都巡檢使。契丹騎兵攻掠境内，張煦率所部斬首數十，將其趕走。葛霸、周瑩、李繼宣稱賞他的才能，朝廷下詔予以表揚。被接替還京後，任供備庫副使，代理環州知州。數月後，改任嵢嵐軍使，又任保安軍知軍。

咸平中，王均亂蜀，以煦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煦主東寨，焚其郛及樓堞，均突圍而遁。賊平，以功就遷正使，徙益州都監，與知州宋太初同提總本路諸軍事。有戰艦卒將謀擾動，煦即日斬之。

咸平年間，王均在蜀作亂，朝廷任命張煦爲綿、漢、劍門路都巡檢使。又與雷有終進攻成都，張煦主管東寨，焚毀外城及城樓，王均突圍逃跑。賊人被討平，張煦因功升正使，調任益州都監，與知州宋太初一起提總本路諸軍事。有名水兵圖謀嘩變，張煦當天就將他斬首。

夏人寇邊，改涇原儀渭都鈐轄。又爲邠寧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累躡寇入賊中，掩殺甚衆，有詔嘉獎。會遣王超、張凝、秦翰援靈武，命煦爲西路行營都監。至鎮戎，聞靈武已陷，復還本任。與張凝入西夏境，出白豹鎮，至柔遠川，夏人七百餘邀戰，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擊殺甚衆。清遠故城有酋長，請以甲騎三萬來降。煦語凝曰："此詐也。"亟嚴兵以待之，果然。凝按部歸環州，道爲敵所邀。煦聞之，領所部鋭兵自慶州赴之，一昔與凝會，射殺其大將，與凝同還。

西夏人進犯邊境，張煦改任涇原儀渭都鈐轄。又任邠寧環慶路鈐轄兼巡檢、安撫都監，多次追擊深入敵境，襲擊殺傷許多敵人，朝廷下詔嘉獎。恰逢朝廷派王超、張凝、秦翰增援靈武，命張煦爲西路行營都監。到鎮戎，聽說靈武已經陷落，又回任原職。與張凝進入西夏境，出白豹鎮，到柔遠川，夏人七百多人攔擊他們，張煦與慶州監軍張綸攻擊殺傷敵人很多。清遠舊城有酋長，請求帶騎兵三萬前來投降。張煦對張凝説："這是詐降。"迅速整頓軍隊以待，果然不出所料。張凝率部回環州，途中被敵人截擊。張煦得知後，領所部精兵從慶州奔赴增援，一夜後與張凝會合，射殺敵軍大將，與張凝勝利返回。

景德元年，加領賀州刺史，復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再知環州。四年，宜州戍卒陳進反，命副曹利用爲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判官宜州盧均，僭號南平王，圍象州，煦以兵會利用斬之。初與利用同署紙，人持百枚，備給立功將士。及破賊，利用在前軍無所給，煦在後而所給過半，真宗謂其太過。賊平，改如京使，知懷州。

景德元年，加官領賀州刺史，又任涇原儀渭鎮戎軍鈐轄，再任環州知州。景德四年，宜州守衛士兵陳進造反，朝廷命張煦輔助曹利用，爲廣東西路安撫使。賊衆擁立判官宜州盧均，僭稱南平王，包圍象州，張煦率兵與曹利用合擊，將其斬殺。起初張煦與曹利用共同簽署委任狀，兩人每人各拿一百張，預備頒給立功將士。等擊破賊人後，曹利用在前軍一張也没有頒發，而張煦在後所發過半，真宗認爲實屬過分。賊衆被討平後，張煦改任如京使，懷州知州。

東封歲，權河陽鈐轄，還文思使、知曹州。會江、淮災歉，分命大藩長吏綏撫，以煦爲江南西路安撫都監。俄還濟陰，加北作坊使，又徙滄州，就轉宫苑使，領康州刺史。大中祥符九年，加領昭州團練使、知鄜州。未幾，復知滄州。天禧三年，拜西上閤門使，徙并代鈐轄。以老疾求

朝廷東岳封禪那年，張煦任代理河陽鈐轄，升文思使、曹州知州。恰逢江、淮發生災害歉收，朝廷分别任命大州長官安撫，任命張煦爲江南西路安撫都監。不久還濟陰，加官北作坊使，又調滄州，就地改任宫苑使，領康州刺史。大中祥符九年，加官領昭州團練使、鄜州知州。不多久，又任滄州知州。天禧三年，任西上閤門使，調任并代鈐轄。因老病請求調任近一些的州，結

近郡，得知磁州。四年，卒，年七十三。煦明術數，善相宅，時稱其妙。

果任磁州知州。天禧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張煦通曉數術，善看風水，當時人都稱贊他這兩項才能。

張佶

張佶字仲雅，本燕人，後徙華州渭南。初名志言，後改焉。父昉，殿中少監。佶少有志節，始用蔭補殿前承旨，以習儒業，獻文求試，换國子監丞。遷著作佐郎、監三白渠、知涇陽縣。端拱初，爲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民有被誣殺人者，詔往按之，發擿奸伏，冤人得雪。尋通判忻州，遷殿中丞，兼御河督運。

張佶字仲雅，本是燕人，後來遷居華州渭南。初名志言，後改名。父親張昉，曾任殿中少監。張佶年輕時就有志向，開始靠父蔭補任殿前承旨，因自己一向讀書，就獻文章請求朝廷考試，結果换任國子監丞。升著作佐郎、監三白渠、涇陽縣知縣。端拱初年，任太子右贊善大夫。曹州百姓中曾有人被誣陷殺人，朝廷命張佶前往審問，揭發出此案中的不法情形，使受誣陷的人得到昭雪。不久任通判忻州，升任殿中丞，兼任御河督運。

至道中，通判陜州，再部送芻糧赴靈武，就改國子博士。咸平初，擢爲陜西轉運副使，賜緋魚。至延安，遇夏人入寇，親督兵擊敗之。三年，徙西川轉運副使。時詔討王均，以餽餉之勞，遷虞部員外郎。賊平，分川峽爲四路，以佶爲利州路轉運使。有薦其武幹者，召還，授如京使、涇原鈐轄兼知鎮戎軍。徙麟府路鈐轄，夏人來寇，佶率兵與戰，親射殺酋帥，俘獲甚衆，餘黨遁去。詔書褒之，賜錦袍、金帶。景德中，徙益州鈐轄，加宜州刺史，遷文思使。佶御軍撫民，甚有威惠，蜀人久猶懷之。

至道年間，任通判陜州，再次督運糧草到靈武，就地改爲國子博士。咸平初年，提升爲陜西轉運副使，賞賜緋魚。到延安後，遇夏人入侵，張佶親自帶兵擊敗敵人。咸平三年，調任西川轉運副使。當時朝廷下令征討王均，張佶因爲督運軍需有功，升虞部員外郎。賊寇被討平，分川峽爲四路，張佶任命爲利州路轉運使。有人舉薦他的軍事才能，朝廷將他召回京城，任命他爲如京使、涇原鈐轄兼鎮戎軍知軍。調任麟府路鈐轄，夏人入侵，張佶率兵與敵作戰，親自射殺敵人首領，俘獲敵人很多，其餘的也逃走了。下詔贊揚他，賞賜錦袍、金帶。景德年間，調任益州鈐轄，加官宜州刺史，升爲文思使。張佶御軍撫民，恩威兼施，他離任後很久蜀人還懷念他。

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以爲西京舊城巡檢、鈐轄。禮成，加授北作坊使，充趙德明官告使。又爲鄜延鈐轄。會秦州李濬暴卒，上語近臣曰："天水邊要，宜速得人。"馬知節稱佶可任，上然之，遂改左騏驥使，就命知秦州。至州，置四門寨，開拓疆境，邊部頗怨。又臨渭置采木場，戎人不之争，移帳而去。佶不甚存撫，亦不奏加賚賜，邊人追悔，引衆劫掠，佶深入掩擊，敗走之。議者

大中祥符四年，皇帝在汾陰祭祀，任命他爲西京舊城巡檢、鈐轄。典禮完畢，加任北作坊使，充任趙德明官告使。又任鄜延鈐轄。恰逢秦州李濬突然死去，皇上對近臣説："天水是邊境要地，應迅速派遣恰當之人。"馬知節説張佶可以出任此職，皇上同意，於是改任張佶爲左騏驥使，就地任命秦州知州。到州，設置四門寨，開拓疆境，邊境的人們都頗爲怨恨。又到渭設置采木場，戎人不與他争執，移帳而去。張佶没有對他們撫恤，也不報告朝廷賞賜，邊疆這些部族後悔，率衆劫掠，張佶深入攻擊，趕跑他們。有人

又欲加恩宗哥、立遵等族，以扼平夏，佶請拒絶之，事具《吐蕃傳》。朝廷始務寧邊，以佶輕信易事，徙邠寧路鈐轄。天禧初，召爲契丹國信副使，再任邠寧，兼知邠州，遷宫苑使。未逾月，擢拜西上閤門使，復爲涇原鈐轄。四年，卒，年六十九。

佶涉獵書史，好吟咏，勇敢善射，有方略，其總戎護塞，以威名自任。子宗象，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度支判官。

論曰：自古盛德之世，未嘗無邊圉之患，要在得果毅之臣以捍禦之。昔人有言"誰能去兵"，漢祖亦云"安得猛士"，蓋爲此也。李順叛蜀，攻陷郡邑，正捍劍門，斌守梓潼，其績最多。契丹入寇，審玉、繼宣，拔陷將於重圍之中，固有餘勇，佶、煦宣力西南，勤幹威惠，亦皆可取。濟、旦以孤城捍强寇，援絶戰死，一代死事之表表者，其可泯諸。

又建議朝廷加恩於宗哥、立遵等族，以把守平夏，張佶請求予以拒絶，事情都記載在《吐蕃傳》中。朝廷正在努力安定邊疆，認爲張佶缺少穩重，就調他任邠寧路鈐轄。天禧初年，召他任契丹國信副使，再次出任邠寧職務，兼邠州知州，升宫苑使。未滿月，提升爲西上閤門使，又任涇原鈐轄。天禧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九。

張佶涉獵書史，喜歡吟咏，勇敢善射，有方略，統領軍隊保護邊疆時，愛好樹立個人威望。兒子張宗象，任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度支判官。

論曰：自古以來，即使是盛德之世，也有邊患，關鍵在於能够挑選出勇敢的大臣來防禦。從前有人曾説"誰能去兵"，漢高祖也説"安得猛士"，就是爲此。李順在蜀作亂時，攻陷郡邑，上官正保衛劍門，盧斌把守梓潼，功勞最多。契丹入侵，周審玉、李繼宣，在重圍中救出被困將領，當然是十分勇敢，張佶、張煦經營西南，勤奮而有才能，恩威并施，也都可取。裴濟、張旦以孤城抵禦强寇，援絶戰死，一代爲國犧牲的代表，又怎能泯滅呢？

宋史卷三百九

列傳第六十八

王延德　常延信　程德玄　王延德　魏震　張質
楊允恭　秦羲　謝德權　閻日新　靳懷德

王延德

王延德，開封東明人。曾祖芝，濮陽令。祖璋，相州録事參軍。父温。晋末契丹内寇，温率鄉豪捍蔽境内，里人德之。宣祖掌畿甸兵，與温厚善，延德方總角，宣祖愛其謹重，召置左右。太宗尹京，署爲親校，專主庖膳，尤被倚信。

王延德，開封東明人。曾祖王芝，曾任濮陽縣令。祖父王璋，曾任相州録事參軍。父親王温。晋末契丹入侵，王温率領鄉里豪士抵禦護衛境内，鄉人很感激他。當時宣祖掌管京城地區的兵權，和王温交厚友善，延德正當少年，宣祖喜歡他謹慎穩重，召來安置在身邊。太宗爲京城府尹，任命他爲親校，專門主管庖厨膳食，特别受信賴。

太平興國初，授御厨副使，數月，遷正使。從征太原，未幾，加尚食使，賜浚儀縣壽昌坊宅一區。俄領薊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皇城使，掌御輦院、左藏庫。延德所領凡五印，因對懇讓，遂罷左藏、御厨。八年，兼充親王諸宫使。延德素謹慎，以舊恩，每延訪外事。端拱初，領本州團練使。淳化中，當進秩，延德與王繼恩、杜彦鈞使額已極，特置昭宣使，以延德等爲之。至道二年，加領平州防禦使。

太平興國初年，任命爲御厨副使，過了幾個月，提升爲正使。隨駕出征太原，不久，加封尚食使，賜浚儀縣壽昌坊一處住宅。不久領薊州刺史，兼掌武德司，改爲皇城使，掌管御輦院、左藏庫。延德所領共有五印，於是上對懇切辭讓，就免去左藏、御厨之職。八年，兼任親王諸宫使。延德一向謹慎，因舊時之恩，常常被皇上請去詢問外部事務。端拱初年，領本州團練使。淳化年間，例當提升，延德與王繼恩、杜彦鈞所任使節名目已到最高級，朝廷特别設立昭宣使，讓延德等人擔任。至道二年，加領平州防禦使。

真宗嗣位，改領懷州。永熙復土，提點緣路供頓。咸平初，出知華州，占謝日，面請罷昭宣使，從之。實以禦侮正秩，奉給優厚故也。上幸大名，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明年，以風痹請告，遣還本郡，是冬卒，年

真宗繼位，改領懷州。永熙收復國土時，提點沿路供應安頓。咸平初，出京知華州，致辭道謝那天，當面請求免去昭宣使，皇上答應了他。實際上是因爲擔任武臣的正式官職，俸禄供給優厚的緣故。皇上駕幸大名，延德爲東京舊城都巡檢使。第二年，因患風痹病請求退休，遣還本

六十四。贈邕州觀察使。

郡，這年冬天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贈邕州觀察使。

延德所至，好撰集近事。掌御厨則爲《司膳録》，掌皇城司則爲《皇城紀事録》，從郊祀爲行宫使則爲《南郊録》，奉詔修内則爲《版築記》，從靈駕則爲《永熙皇堂録》、《山陵提轄諸司記》，及治郡則爲《下車奏報録》。先是，詔史官修《太祖、太宗實録》，多以國初事訪延德，又上《太宗南宫事迹》三卷。子應昌，莊宅使、端州團練使。

延德所到之處，喜歡撰寫編集近日之事。掌管御厨就著《司膳録》，掌管皇城司就著《皇城紀事録》，隨駕郊祀擔任行宫使就著《南郊録》，奉詔修建皇宫就著《版築記》，隨從護送皇上靈柩就著《永熙皇堂録》、《山陵提轄諸司記》，以及治理郡縣就著《下車奏報録》。在此之前，下詔讓史官修撰《太祖、太宗實録》，多次向延德詢問開國初的事情，又奏上《太宗南宫事迹》三卷。他的兒子應昌，任莊宅使、端州團練使。

常延信

常延信，并州平晋人。祖思，仕周歷昭義、歸德、平盧三鎮節度，延信皆補牙職，領和州刺史。思卒，入爲六宅使，領郡如故。

常延信，并州平晋人。祖父常思，在周做官歷任昭義、歸德、平盧三鎮節度，延信都是補任牙職，領和州刺史。常思去世，延信入朝爲六宅使，仍領和州。

建隆初，改領平州，坐與妻族相訟，左授右監門衛副率，領護滑州黄河堤。開寶中，爲京新城外汴河南巡檢，出爲潼關監軍。延信以關路岩險，奏易道路及填禁坑，役工四十餘萬。又監通許鎮兵，改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賜袍帶、錢百萬。太平興國初，秩滿，留再任，賜錢四十萬。時亡命卒多以山林爲寇，延信嘗領徒捕殺三百餘人。又爲唐、鄧都巡檢使，代還，繼改右清道、右司禦二副率。

建隆初，改領平州，因與妻族打官司而獲罪，降爲右監門衛副率，領護滑州黄河堤。開寶年間，爲汴京新城外汴河南巡檢，出任潼關監軍。延信因關塞道路高峻險要上奏改建道路以及填平禁囿獸坑，徵發役夫四十多萬人。又監通許鎮兵，改任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賜袍帶、錢百萬。太平興國初，任職期滿，繼續留任，賜錢四十萬。當時逃亡的士兵多聚集山林成爲盜寇，延信曾經帶領部下捕殺三百多人。又爲唐、鄧都巡檢使，交職回來，接着改任右清道、右司禦二副率。

雍熙三年，命督鎮州以北至軍前芻糧。是冬，爲全、邵六州都巡檢使，令疾置之任。就充羊狀六寨都鈐轄，還右衛副率。會誠州蠻歸款，命延信馳入溪洞，索其要領。又逐蠻直趣古鎮，過西延、大木諸洞，蠻人慴伏。

雍熙三年，任命延信監督鎮州以北到軍前的糧草運送。這年冬天，任爲全、邵六州都巡檢使，命他迅速安置上任。就地充任羊狀六寨都鈐轄，升爲右衛副率。正值誠州蠻歸順，命令延信急驅深入蠻人溪洞，尋求他們的首要頭領。又驅使蠻人一直趕向古鎮，經過西延、大木諸洞，蠻人畏懼屈服。

淳化中，歷襄、鄧、宋、曹等州都巡檢使，改左監門衛將軍，屢部徒修護河防，改左領軍、左屯衛二將

淳化年間，歷任襄、鄧、宋、曹等州都巡檢使，改任左監門衛將軍，多次帶領部下修護黄河堤防，改任左領軍、左屯衛二將軍，充任西京水

軍，充西京水南都巡檢使。有盜掠彭婆鎮及甲馬營，延信馳以往，悉擒之。咸平中，歷太康、鞏縣二監軍。景德二年，卒，年六十四。

南都巡檢使。有盜賊搶掠彭婆鎮及甲馬營，延信急驅而去，將他們全部擒獲。咸平年間，歷任太康、鞏縣二監軍。景德二年，去世，終年六十四歲。

程德玄

程德玄字禹錫，鄭州滎澤人。善醫術。太宗尹京邑，召置左右，署押衙，頗親信用事。太祖大漸之夕，德玄宿信陵坊，夜有扣關疾呼趣赴宫邸者。德玄遽起，不暇盥櫛，詣府，府門尚關。方三鼓，德玄不自悟，盤桓久之。俄頃，見内侍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因從以入，拜翰林使。

程德玄字禹錫，鄭州滎澤人。擅長醫術。太宗爲京城府尹時，召來安置在左右，委任爲押衙，很是把他當作親信來使用。太祖病危的那個晚上，德玄住宿信陵坊，半夜有人敲門大喊讓他趕快趕赴宫邸。德玄急忙起床，來不及梳洗，來到開封府，府門還關着。剛敲三鼓，德玄自己没有明白過來，在門外逗留很久。過了片刻，看見内侍王繼恩急馳而至，宣稱奉太祖遺詔迎太宗即位。德玄因此跟着進宫，拜爲翰林使。

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來朝，命德玄迎勞之。船艦度淮，暴風起，衆恐，皆請勿進。德玄曰："吾將君命，豈避險?"以酒祝而行，風浪遽止。三年，遷東上閤門使，兼翰林司事。是秋，領代州刺史。從征太原，爲行宫使，師還，以功改判四方館事。俄遷領本州團練使，又加領本州防禦使。

太平興國二年，陳洪進來朝進見，命德玄前去迎候慰勞他。船艦渡淮河時，起了暴風，衆人驚恐，都請求不再前行。德玄説："我奉了君命，哪能躲避險難?"以酒祝禱後繼續前行，風浪立刻停息了。三年，升爲東上閤門使，兼任翰林司事。這年秋天，領代州刺史。從駕出征太原，任行宫使，收兵回來後，因立功改判四方館事。不久遷領本州團練使，又加領本州防禦使。

五年，坐市秦、隴竹木聯筏入京師，所過矯制免算，又高其估以入官，爲王仁贍所發，責授東上閤門使，領本州刺史。陝府西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昇，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坐縱德玄等於部下私販鬻，務昇洎能并責授右贊善大夫，載將作監丞。是冬，車駕幸魏府，命總御營四面巡檢，掌給諸軍資糧。

五年，因販賣秦、隴地區竹木編筏運入京師，所過之處假托君命行事以此逃避徵税，又提高價格輸入官府，被王仁贍揭發，德玄被責罰授任東上閤門使，領本州刺史。陝府西南轉運使、左拾遺韋務昇，京西轉運使、起居舍人程能，判官、右贊善大夫時載，因縱容德玄等在其管轄區内私自販賣，務昇和程能一起被責罰授任右贊善大夫，時載被責罰授任將作監丞。這年冬天，皇上駕幸魏府，命德玄爲總御營四面巡檢，掌管供給各軍錢資糧草。

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頗信其言，繇是趨附者甚衆。或言其交游太盛，遂出爲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逾年，復拜慈州刺史，移知環州。時西鄙酋豪相繼内附，詔以空名告敕百道付德玄，得便宜補授。頃之，以疾求致

德玄攀附到近臣的行列，皇上很相信他的話，因此來依附他的人很多。有人上告説他交游太繁多，於是出京爲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過了一年，又拜爲慈州刺史，移知環州。當時西部邊境的酋長豪族相繼歸附朝廷，下詔將一百道空名告敕交付德玄，讓他得以斟酌事宜自行補授官

仕，優詔不許。淳化三年，改本州團練使、知邠州。未半歲，復典環州。李順之寇西蜀，移知鳳州，兼領鳳、成、階、文等州駐泊兵馬事，徙慶州。咸平中，入朝，真宗命坐撫勞，訪以邊事。俄出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移鎮州，受代歸闕。景德初，卒，年六十五。大中祥符中，其子繼宗上章，懇祈贈典，上憫之，特贈鄭州防禦使。

兄德元同仕王府，至內酒坊副使。繼宗，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次子繼忠，內殿崇班。德元子賁，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累遷太常博士。

王延德

王延德，大名人。少給事晉邸。太平興國初，補殿前承旨，再遷供奉官。六年，會高昌國遣使朝貢，太宗以遠人輸誠，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使焉。自夏州渡河，經沙磧，歷伊州，望北庭萬五千里。雍熙二年，使還，撰《西州程記》以獻，授崇儀副使，掌御廚。明年，拜正使，出知慶州。

淳化三年，代還，監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善，因國子博士朱貽業通言齊賢，求免掌庾，希進用。齊賢爲言之，上怒曰："延德願掌倉以自效，未逾月，又禱宰相求免，何也?"因召延德詰責，自言未嘗遣貽業詣相府有所求請。上疑齊賢不實，召貽業至，貽業又諱之，齊賢耻自辨，因頓首稱罪。上怒，即以延德領懿州刺史以寵之。五年，提點三司衙司、磨勘憑由司。未幾，拜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俄授度支使。

真宗即位，轉左千牛衛上將軍，充使如故。延德前使西域，冒寒不汗，得風痹疾，艱於步履。咸平初，

職。不久，因病請求辭官歸居，皇上優詔不予許可。淳化三年，改爲本州團練使、知邠州。不到半年，又主管環州事務。李順侵擾西蜀時，移知鳳州，兼領鳳、成、階、文等州駐泊兵馬事，改徙慶州。咸平年間，進京朝見，真宗給他賜座進行安撫慰勞，問以邊境之事。不久出任知并州兼并代副都部署，移知鎮州，任滿被代職回朝。景德初，去世，終年六十五歲。大中祥符年間，他的兒子繼宗遞上奏章，懇請加以贈銜的恩典，皇上憐憫他，特贈鄭州防禦使。

兄德元與德玄一同在王府任官，官至內酒坊副使。繼宗，任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次子繼忠，任內殿崇班。德元之子程賁，大中祥符五年舉進士，接連爲官遷太常博士。

王延德，大名人。年輕時在晉邸供職。太平興國初，補任殿前承旨，又遷爲供奉官。六年，正值高昌國派遣使者入朝進貢，太宗因遠方來人表示誠意，派遣延德與殿前承旨白勳出使高昌國。從夏州渡黃河，經沙漠，歷伊州，遠望北庭一萬五千里地。雍熙二年，出使回來，撰著《西州程記》獻上，授官崇儀副使，掌管御厨。第二年，拜爲正使，出京知慶州。

淳化三年，交職回來，監管折博倉。延德與張齊賢友善，通過國子博士朱貽業告訴齊賢，請求免去掌管倉庾之職，希望得到進用。齊賢替他説了此事，皇上生氣説："延德希望掌管倉庾以效力，還没過一個月，又向宰相要求免職，爲什麽呢?"於是召來延德責問，延德自稱不曾派貽業到相府有所請求。皇上懷疑齊賢所言不實，召貽業來，貽業又隱瞞此事，齊賢耻於爲自己辯解，於是叩頭認罪。皇上生氣，就讓延德領懿州刺史以尊寵他。五年，提點三司衙司、磨勘憑由司。不久，拜爲左屯衛大將軍、樞密都承旨，不久授任度支使。

真宗即位，轉爲左千牛衛上將軍，仍充任度支使。延德以前出使西域，受寒不能排汗，得風濕麻痹病，行路困難。咸平初，出任舒州團練

出爲舒州團練使、知鄆州，徙青州，坐市物有剩利，降授左武衛將軍。久病落籍，遣家人代詣登聞鼓院求休致，上以其久事先帝，復授左千牛衛上將軍致仕。景德三年，卒，年六十八。

使、知鄆州，改青州，因買賣貨物留有餘利獲罪，降爲左武衛將軍。因久病削除名籍，派家人代他到登聞鼓院請求告老退職，皇上因他長期侍奉先帝，又授官左千牛衛上將軍而退休。景德三年，去世，終年六十八歲。

延德以攀附得官，傾險好進，時人惡之。兄延之，乾德六年進士，至屯田郎中致仕。

延德因攀附得官，內心險詐好往上爬，當時人厭惡他。兄長延之，乾德六年進士，官至屯田郎中辭官歸居。

魏震

魏震，不知何許人。祖浩，贍國軍榷鹽制置使。父鉞，蒲臺令。震初用祖蔭，當補廷職，自以習詞業，不屑就。姚恕嘗與鉞蒲臺交代，及爲皇子教授，太宗在藩邸，恕嘗稱震之材，因召寘邸中。即位，補殿直、廬壽八州巡檢。從征河東，掌行在左藏庫，改供奉官。雍熙初，温州進瑞木成文，震作詩賦以獻，拜崇儀副使，賜白金二千兩，掌內弓箭庫。出知保州，會諸將北伐，爲幽州西北路鈐轄。下飛狐、蔚州，以功就遷崇儀使、知蔚州。復知保州，移秦州鈐轄。端拱中，召拜西上閤門使，俄知廬州，徙澶州。淳化二年，進東上閤門使、知鳳州，坐事免。至道初，起爲洛苑使、知洪州。二年，復爲東上閤門使，知定、代二州并兼行營鈐轄。咸平元年，卒。子致恭，殿中丞。

魏震，不知是什麽地方人。祖父魏浩，曾任贍國軍榷鹽制置使。父親魏鉞，曾任蒲臺縣令。魏震當初因祖父恩蔭，例當補任廷職，自認爲通曉詩文，不屑任職。姚恕曾經和魏鉞前後接任蒲臺縣令，當他任皇子教授時，太宗在諸侯王府第，姚恕曾經向他稱贊魏震的才能，於是召來安置在府第中。太宗即位，補任他爲殿直、廬壽八州巡檢。從駕出征河東，掌管皇上行在所左藏庫，改任供奉官。雍熙初，温州進貢瑞木五彩成文，魏震作詩賦獻上，拜崇儀副使，賜白銀二千兩，掌管內弓箭庫。出京知保州，正值諸將北伐，爲幽州西北路鈐轄。攻下飛狐、蔚州，因戰功就地升遷崇儀使、知蔚州。又知保州，移任秦州鈐轄。端拱年間，召入拜西上閤門使，不久知廬州，徙澶州。淳化二年，進官爲東上閤門使、知鳳州，獲罪罷免。至道初，起官爲洛苑使、知洪州。二年，又爲東上閤門使，知定、代二州并兼行營鈐轄。咸平元年，去世。子致恭，任殿中丞。

張質

張質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少孤，養于兄贇。贇爲樞密院典謁，質因得隸兵房，頗爲趙普、曹彬所知。太宗征河東，還駐鎮陽，彬方典樞務。一夕，議調發屯兵，時軍載簿領阻留在道。質潛計兵數，部分軍馬，及得兵籍較之，悉無差謬。淳化中，累遷本房副都承旨。

張質字守朴，博州高唐人。年幼喪父，由兄長張贇撫養。張贇爲樞密院典謁，張質於是得以附屬兵房，很受趙普、曹彬賞識。太宗出征河東，還兵駐扎鎮陽，曹彬正主管樞密院事務。一夜，商量調遣徵發屯兵，當時軍隊登記的文簿阻留在路上。張質暗暗統計士兵人數，部署兵馬，等到取得兵籍相比較，全無差錯。淳化年間，連續爲官遷本房副都承旨。

咸平初，授左監門衛將軍、樞密副都承旨。先是，樞密吏皆以年勞次補，有至主事而懵其職者。景德三年夏，內出公事三條，令主事以下詳決之，命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宿御書院考第。翌日，上親臨閱視，凡選補四十餘人，不中式除崇班、供奉官、奉職者十餘人。以質爲左屯衛大將軍，加給月奉，歷右神武軍、右衛二大將軍。

咸平初，授任左監門衛將軍、樞密副都承旨。在此以前，樞密院官吏都以任職年限及勞績依次補任，有人官至主事而不明其職。景德三年夏，內廷發布公文三條，命令主事以下官吏加以審定，命張質與禮房副承旨尹德潤住宿在御書院考核評定等第。第二天，皇上親自駕臨察看，共選補四十多人，不合格而除授崇班、供奉官、奉職的有十多人。讓張質任左屯衛大將軍，每月加給俸禄，歷任右神武軍、右衛二大將軍。

大中祥符七年，轉都承旨。在樞要僅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端慤，未嘗有過。舊，本院吏罕有遷至都承旨者，上素知質廉謹，故以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具利害，質纂爲三篇，目曰《兵要》以進，上覽而稱善。

大中祥符七年，轉爲都承旨。張質在朝廷機要部門任職將近五十年，諳悉事務，精敏端直，不曾有過失。以前，樞密院本院官吏很少有升遷到都承旨的，皇上向來知道張質清廉謹慎，所以授給他。曾經召來詢問五代以來到建國初期兵士名册變化的制度，并且命令他分條陳説利弊，張質寫成三篇，題爲《兵要》獻上，皇上閲覽後認爲很好。

好養生之術，老而不衰，以是多接隱人方士，然語不及公家事。每大祀巡幸，質多爲行宫使，或領巡檢提點供頓之務。天禧元年九月，方候對承明殿，暴中風眩，輿歸卒，年七十四。録其子大理評事純爲衛尉寺丞，孫思道爲三班奉職。

張質喜好養生的方法，年老却不顯衰弱，因此多接待隱人方士，但言語不涉及公家事務。每次皇上舉行大祀或巡游駕幸，張質大多擔任行宫使，或者領巡檢提點供應安頓的事務。天禧元年九月，正在承明殿等候皇上召對，突然中風暈眩，乘車回去而去世，終年七十四歲。任用他的兒子大理評事張純爲衛尉寺丞，孫張思道爲三班奉職。

楊允恭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家世豪富，允恭少倜儻任俠。乾德中，王師平蜀，群盜竊發，允恭裁弱冠，率鄉里子弟寨于清泉鄉，爲賊所獲，將殺之。允恭曰："苟活我，當助爾。"賊素聞其豪宗，乃釋之。陰結賊帥子，日與飲博，陽不勝，償以貲，使伺賊。賊將害允恭，其子以告，因遁去。內客省使丁德裕討賊至州，允恭以策干之，署綿、漢招收巡檢，賊平，補殿前承旨。

楊允恭，漢州綿竹人。家中世代豪富，允恭從小不拘於俗任氣行俠。乾德年間，宋軍平定蜀地，衆盜賊暗中發動，允恭纔二十歲左右，率領鄉里子弟在清泉鄉安扎營寨，被盜賊擒獲，將要殺死他。允恭説："如果讓我活命，一定幫助你們。"盜賊一向聽説他家是豪門大族，就放了他。允恭暗暗結識盜賊首領的兒子，每天與他飲酒賭博，假裝贏不了，用資財抵債，讓他探察盜賊消息。盜賊要殺害允恭，首領的兒子告訴了他，於是就逃走了。內客省使丁德裕討伐盜賊到了州裏，允恭以計謀求見他，被委任爲綿、漢招收巡檢，盜賊平定，補任殿前承旨。

太平興國中，以殿直掌廣州市舶。自南漢之後，海賊子孫相襲，大者及數百人，州縣苦之。允恭因部運入奏其事，太宗即命爲廣、連都巡檢使。又以海鹽盜入嶺北，民犯者衆，請建大庾縣爲軍，官鬻鹽市之。詔建爲南安軍，自是冒禁者少。賊有葉氏者，衆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舠，掩襲其首，斬之。餘黨棄船走，伏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悉殲焉。賊寇每遇風濤，則遁止洲島間。允恭領衆涉海，捕之殆盡，賊皆望風奔潰。又抵漳、泉賊所止處，盡奪先所劫男女六十餘口還其家。詔書嘉獎，賜錢十萬，轉供奉官。詔歸，改內殿崇班。

太平興國年間，以殿直掌管廣州市舶事務。從南漢以後，海盜子孫相傳，大的多達幾百人，州縣爲之困苦。允恭藉督辦運務之機入朝上奏此事，太宗就任命他爲廣、連都巡檢使。又有將海鹽偷運到嶺北的，犯罪人數衆多，允恭請求建大庾縣爲軍，官府運鹽進行買賣。下詔建爲南安軍，從此冒犯禁令的人少了。有一葉氏海盜，手下有五百多人，橫行海上。允恭招集水軍，建造輕便小船，突然襲擊他們的首領，將他斬殺。其他同黨棄船逃跑，躲避在山谷裏，允恭伐木開道，將他們全部殲滅。賊寇每次遇到風浪，就在小洲島嶼之間停泊。允恭率領部下渡海，幾乎將他們全部捕獲，盜賊都望風潰逃。又直達漳、泉盜賊停留的地方，全部奪回以前被劫掠去的男女六十多人讓他們各自回家。下詔書進行嘉獎，賜錢十萬，轉任供奉官。奉詔回朝，改爲內殿崇班。

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拏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發勁弩、短炮。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縈，炮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太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廩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于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當時沿長江一帶多賊寇，朝廷任命允恭監督江南水運，擒捕寇黨。到了臨江軍，允恭挑選勇猛的兵士乘輕便小船探察江上賊寇停駐之地，夜裏從軍城出發，三鼓時分，遇上一百多個盜賊，作戰很長時間，將他們全部斬首。又趕赴通州境內追踪海盜，海盜將船隻都繫在一起，拉上帳幕，發射勁弩、短炮。允恭兵刃所到之處，大多被帳幕攔擋，炮中允恭左肩，血流到衣袖，他的面容神色却更加豪壯。又慢慢派擅長游泳的兵士用繩繫上鐵鈎分散投擲，扯破帳幕，兵士爭着向前，海盜落水死去的有一大半，擒獲幾百人。從此長江水路上没有了剽竊劫掠的禍患。因功轉爲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在此以前，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有的糧倉中多有積存，但兵士船運供應不上，即使官府出錢雇丁男拉船，可當地人害怕勞役，因此每年上供米，不超過三百萬。允恭將三路船運兵士和所運貨物數量全部登記下來，命令各州挑選牙吏，全部集中起來，允恭就按數量進行分配。長江、浙江所運的，到淮河、泗水爲止，再從淮河、泗水輸入京城。實行了一年，上供米六百萬。

淳化五年，轉西京作坊使。初，產茶之地，民輸賦者悉計其直，官售之，精粗不校，咸輸榷務。商人弗肯售，久即焚之。允恭曰："竭民利而取之，積腐而棄之，非善計也。"至道初，劉式建議請廢緣江榷務，許商人過江，聽私貨鬻。允恭以爲諸州新陳相糅，兩河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雜以數品，即商人少利。請依舊江北置務，均色號，以年次給之。事下三司，鹽鐵使陳恕等以允恭議爲是，詔從之。即命允恭爲發運使，始改"擘畫"爲"制置"，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佐郎王子輿并爲同發運使。

巢、廬江二縣舊隸廬州，道遠多寇，民輸勞費。允恭請以二縣建軍，詔許之，以無爲爲額。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賤，故販者益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爲盜者。允恭以爲行法宜一，即奏請悉禁，而官遣吏主之。事下三司，三司言其不可，允恭再三爲請，太宗始從之。是歲，收利巨萬。允恭與王子輿、秦羲同主茶鹽之任，多作條制，遂變新法。

真宗即位，改西京左藏庫使。又言川峽鐵錢之弊，曰："凡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之一，今輸鐵錢亦一；而吏卒奉舊給銅錢之一，今給鐵錢五；及行用交易，則鐵錢之十，爲銅錢之一。且民入田稅，以一爲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給，增一爲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復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嘗陳其事，願變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議行之，會賊順叛擾而止。今陛下繼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饒、信之銅，積數千萬，若遣運于荆，達于蜀，蜀素

淳化五年，轉任西京作坊使。當初，產茶的地區，交納賦稅的人都計算他們的數額，官府將茶賣給他們，好壞不論，都輸入榷務。商人不肯販賣，時間長了就將茶燒掉。允恭說："竭盡民利將它奪取，積存腐壞將它丢棄，不是好辦法。"至道初年，劉式建議請求廢除長江沿岸榷務，准許商人過長江，聽憑私自買賣。允恭認爲各州新舊相雜，兩河各州風土各有所宜，不將各品茶相混和，商人赢利就少。請求依舊在長江以北設置榷務，均平茶的色號，按照年次供給。此事下達三司，鹽鐵使陳恕等認爲允恭的建議很有道理，下詔同意他。就任命允恭爲發運使，開始改"擘畫"爲"制置"，以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著作佐郎王子輿一起任同發運使。

巢、廬江二縣舊屬廬州，路途遥遠又多寇賊，民衆運輸費用很高。允恭請求將二縣建軍，下詔同意，以無爲作爲軍名。淮南十八個州軍，其中有九個禁止私自産鹽，於是價格上高低不一，民衆貪圖商鹽價低，所以販鹽的人很多，以至於有的拿着兵器四處流竄成爲盜寇。允恭認爲執行法令應該統一，就上奏請求全都禁鹽，而由官府派官吏主管此事。此事下達三司，三司認爲不可行，允恭再三請求，太宗纔同意了。這年，獲利巨萬。允恭與王子輿、秦羲一同主持茶鹽之事，多次制定條例制度，就都變成了新的法令。

真宗即位，改爲西京左藏庫使。又上言川峽鐵錢的弊病，説："民田的税錢，以前輸入銅錢一枚，現在輸入鐵錢也是一枚；可是吏卒俸禄舊時給銅錢一枚，現在給鐵錢五枚；等到使用它們作交易時，那麽鐵錢十枚，祇值銅錢一枚。况且民衆輸入田税，以一當十，官府損失了十分之九；吏卒俸禄，增一爲五，官府又損失了五分之四；吏卒得五用十，又損失一半了。我在前朝時，曾經陳説過此事，希望變法革除弊病，先帝正討論實行此事，正值賊寇李順叛擾而中止。現在陛下繼承先帝事業，可以就此設立法令，使民衆不失去立身之地。况且饒、信的銅，積有幾千萬，如果派人從荆發運，到達蜀地，蜀向來多

多銅，俾夔、益、遂各置監鼓鑄，歲用均給，不十年，悉用銅錢矣。”議雖未用，然自是吏卒奉給，始改用十鐵錢易銅錢之一。

銅，使夔、益、遂各自置監鼓扇煉銅鑄錢，每年平均供給，不用十年，就可全都使用銅錢了。”議論雖然没有被采用，但從此吏卒的俸禄，開始用十枚鐵錢换成了一枚銅錢。

俄知通利軍，兼黄、御河發運使。會議減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允恭與崇儀副使竇神寶、閤門祗候李允則馳往經度，圖上郡縣山川之形勝。允恭因建議曰：“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七日程，芻粟之運，其策有三。然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數鮮。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尋爲議者所沮而止。復遣之任，又議，江、淮鹽鐵使陳恕力争，詔從允恭之議。加領康州刺史。

不久知通利軍，兼黄河、御河發運使。正值朝廷商議削減西部邊境的屯兵，以停止轉運糧餉，召允恭與崇儀副使竇神寶、閤門祗候李允則馳馬前去度量籌劃，用圖繪下郡縣山川的地理形勢。允恭於是建議説：“從環州入積石、抵達靈武七日行程，糧草的運輸，有三種方法。但是用人用驢，費用很多，所載貨物數量却很小。不如用諸葛亮木牛的方法，用小車派兵士分鋪運送。每車四人拉運，旁邊設置兵士護衛，在車上放置刀戈兵器，盜寇來了就把車聚集在中間，兵士合力，向外抵抗盜寇。”不久被議事的人反對而停止。又派他上任，他又建議此事，江、淮鹽鐵使陳恕竭力争論，下詔同意允恭的建議。加領康州刺史。

咸平初，以北邊賣馬，未有定直，命允恭主平其估，乃置估馬司，鑄印以爲常制。王均之亂，上慮南方有聚寇，命允恭爲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内殿崇班楊守遵副之，賜與甚厚。二年夏，以疾聞，遣其子大理評事可乘傳侍疾。七月，卒于昇州，年五十六。賜其次子告同學究出身，賻錢二十萬、絹百匹。又以錢五萬、帛五十匹給其家。命揚州官造第一區賜之。

咸平初，因北方邊境賣馬，没有固定的價格，命令允恭主持公平價格，就設置估馬司，鑄印作爲固定制度。王均作亂，皇上擔心南方聚集寇盜，就任命允恭爲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内殿崇班楊守遵爲副使，賞賜很優厚。二年夏，因病上報，皇上派他的兒子大理評事楊可乘驛車去侍奉照顧。七月，在昇州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賜予他的次子楊告同學究出身，賜錢二十萬、絹百匹辦理喪事。又賜錢五萬、帛五十匹供給他家。命令揚州官府建造府第一處相賜。

允恭有膽幹，能以方略捕賊。王小波之亂也，李順之兄自榮據綿竹，土人多被脅從。允恭兄允升、弟允元，率鄉里子弟并力破之；又爲王師鄉導，執自榮詣劍門以獻。王繼恩表其事，詔賜允升學究出身，授本縣令，允元什邡令。明年，召赴闕，授允升右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

允恭有膽量才幹，能用計謀策略捕獲盜賊。王小波作亂時，李順之兄自榮占據綿竹，當地人大多被脅迫隨從。允恭兄允升、弟允元，率領鄉里子弟合力打敗他們；又擔任官兵嚮導，擒獲自榮到劍門獻上。王繼恩上表陳奏他們的事迹，下詔賜允升學究出身，授本縣縣令，允元授什邡縣令。第二年，召他們入朝，授允升右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

可，咸平元年進士，喜屬文，有吏幹，累召試，歷户部、鹽鐵判官，

楊可，咸平元年進士，喜歡寫文章，有爲政的才幹，多次得到召試，歷任户部、鹽鐵判官，

知洪、宣、潤、壽、潭州，至都官員外郎。告，虞部員外郎。

知洪、宣、潤、壽、潭等州，到都官員外郎。楊告，任虞部員外郎。

秦羲

秦羲字致堯，江寧人。世仕江左。曾祖本，岳州刺史。祖進遠，寧國軍節度副使。父承裕，建州監軍使、知州事。李煜之歸朝也，承裕遣羲詣闕上符印，太祖召見，悦其趨對詳謹，補殿直，令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中，有南唐軍校馬光璉等亡命荆楚，結徒爲盜。羲受詔，縛光璉以獻，太宗壯之。積勞改西頭供奉官，決獄于淮南諸州。

秦羲字致堯，江寧人。世代在江左任官。曾祖秦本，曾任岳州刺史。祖父進遠，曾任寧國軍節度副使。父親承裕，曾任建州監軍使、知州事。李煜歸順朝廷時，承裕派秦羲入朝獻上符印，太祖召見，喜歡他進退應對安詳謹慎，補任殿直，任命他監督廣濟漕船。太平興國年間，有南唐軍校馬光璉等逃亡到荆楚，聚衆爲盜。秦羲奉詔命，捆縛光璉獻上，太宗很爲贊許他。累積功勞改爲西頭供奉官，在淮南各州判決案件。

淳化中，又督洛南采銅。雷有終稱其有心計，遣監興國軍茶務。會楊允恭改茶鹽法，薦羲掌真州榷務，尋提點淮南西路茶鹽，得羡餘十餘萬，遂與允恭同爲江、淮制置，擢授閤門祗候，兼制置礬税。

淳化年間，又監督洛南采銅事務。雷有終稱贊他有計謀，派他監管興國軍茶務。正值楊允恭改茶鹽法，推薦秦羲掌管真州榷務，不久提點淮南西路茶鹽，獲餘利十多萬，就與允恭一同擔任江、淮制置，提拔授任閤門祗候，兼制置礬税。

咸平初，入奏，真宗面加慰勞。淮南榷鹽，二歲增錢八十三萬餘貫，以勞改内殿崇班，又兼制置荆湖路。江南群盜久爲民患，羲討捕皆盡。四年，領發運使事，改供備庫副使，獻議增榷酤歲十八萬緡，所增既多，尤爲刻下。會歲旱，詔罷之。景德初，遷供備庫使、知江陵府。坐舉官不如狀，削秩。

咸平初，入朝上奏，真宗當面加以慰勞。淮南榷鹽，兩年增錢八十三萬多貫，因功改任内殿崇班，又兼制置荆湖路。江南衆盜長期禍害百姓，秦羲將他們全部捕獲。四年，領發運使事，改任供備庫副使，建議增加榷酤每年十八萬緡，增利雖多，但很是刻剥百姓。正值天旱，下詔廢止。景德初，升遷爲供備庫使、知江陵府。因薦舉官員不如實獲罪，削去職位。

大中祥符初，起授供備庫副使、宿州監軍，稍遷東染院副使。明年，廣州言澄海兵嘗捕宜賊，頗希恩桀驁，軍中不能制，部送闕下。上以遠方大鎮，宜得材幹之臣鎮撫之。宰相歷言數人，皆不稱旨。上曰："秦羲可當此任。"復授供備庫使，充廣州鈐轄。歷東染院使、知蘇州，改崇儀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因對，求典藩郡，遷内園使、知泉州。天禧四年，代還。道病卒，年六十四。

大中祥符初，起官授任供備庫副使、宿州監軍，逐漸升遷爲東染院副使。第二年，廣州上言澄海兵士曾經追捕宜賊，很是希求恩寵不服約束，軍中不能控制，將他們押送到朝廷。皇上認爲遠方大鎮，應該派有才幹的臣下鎮守安撫。宰相連着説了幾人，都不合旨意。皇上説："秦羲可以擔當此任。"又授任他爲供備庫使，充任廣州鈐轄。歷任東染院使、知蘇州，改任崇儀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於是上對，請求掌管藩郡，遷内園使、知泉州。天禧四年，交職回來。在路上病逝，終年六十四歲。

羲知書，好爲詩，喜賓客，頗有士風。歷財貨之任，凡十餘年，精勤練習，號爲稱職。

秦羲通曉群書，愛好作詩，喜交賓客，很有士人風度。連任財貨方面的職務，共十多年，精勤辦事，被稱爲勝任其職。

謝德權 謝文節

謝德權字士衡，福州人。父文節，初仕王氏，爲候官令。後入南唐，爲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周世宗南征，文節獨擐甲度大江，潛覘敵壘，吳人號爲“鐵龍”。後守鄂州，拒宋師，戰没。

謝德權字士衡，福州人。父親文節，起初在王氏手下爲官，任候官縣令。後來進入南唐，爲忠烈都虞候、饒州團練使，以驍勇聞名。周世宗南征，文節單身披甲渡過大江，秘密偵察敵軍營壘，吳人稱他作“鐵龍”。後守衛鄂州，抵抗宋軍，戰死。

德權初以父死事，李煜署莊宅副使。歸宋，詣登聞檢院自薦，補殿前承旨，遷殿直、陝西巡檢，以勞就改右侍禁。咸陽浮橋壞，轉運使宋太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岸，聚石爲倉，用河中鐵牛之制，纜以竹索，繇是無患。

德權當初因父親死於國事，被李煜任命爲莊宅副使。歸順宋朝，到登聞檢院自薦，補任殿前承旨，遷殿直、陝西巡檢，因功就地改任右侍禁。咸陽浮橋倒塌，轉運使宋太初命令德權規劃籌建，於是築土加固河岸，堆石成倉，采用河中鐵牛的方法，繫以竹條編成的粗繩，從此没有了禍患。

咸平二年，宜州溪蠻叛，命陳堯叟往經度之，德權預其行，以單騎入蠻境，諭以朝旨，衆咸聽命。堯叟以聞，加閤門祇候，廣韶英雄連賀六州都巡檢使。代歸，提點京城倉草場。先是，廥積多患地下濕，德權累甓爲臺以藉之，遂無敗腐。

咸平二年，宜州溪蠻叛亂，朝廷命令陳堯叟前去處理，德權一同出行，以單騎馳入蠻人境内，宣布朝廷旨意，衆人都服從聽命。堯叟上報，加閤門祇候，廣韶英雄連賀六州都巡檢使。交職回朝，提點京城倉草場。在此以前，倉中堆積草料多苦於地下潮濕，德權將磚堆積成臺墊在下面，於是不再有腐壞。

京城衢巷狹隘，命德權廣之。既受詔，則先撤貴要邸舍，群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臣已受命，不可中止。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吝屋室僦資耳，非有他也。”上從之。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

京城街巷狹隘，下令德權加以開闊。他接受詔命後，就先拆除權貴顯要的客舍，衆人議論紛紛。下詔阻止他，德權當面請求説：“我已受詔命，不可以中止。現在反對此事的都是權貴豪門，祇是吝惜房屋租賃資費而已，并没有别的原因。”皇上同意了。於是分條上奏街巷寬廣以及禁鼓朝夕的規定。

會有凶人劉曄、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構西夏爲叛者，詔温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監之。既而按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耶！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上

正值有惡人劉曄、僧澄雅上告執政官員與許州民衆暗地裏勾結西夏謀反，下詔讓温仲舒、謝泌審問，命令德權監察此事。不久查驗没有證據，第二天，上對便殿，詳細陳奏其虚妄之處。謝泌偏説：“追捕大臣，此案證據就可獲得。”德權説：“謝泌想陷害大臣嗎！如果使大臣無罪而受屈辱，那麽君主又怎麽能再任用臣下，臣下怎麽能再侍奉君主呢？”仲舒説：“德權所奏很有道

乃可之。

六年，命城新樂縣，遷供奉官。又命浚北平寨濠，葺蒲陰城。一日，遽乘傳詣闕求對，且言："邊民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塞，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契丹必寇内地，令邊兵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闊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城，北治德清軍城壍，以爲豫備。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寇必暴至。"上慰遣之，既而契丹果圍蒲陰。及聞有詔修河北行宫，德權又驛奏，請車駕毋度河，及至澶州，德權單馬間道赴行在。

未幾，遷内殿崇班、提轄三司衙司。德權爲設條制，均其差使。有大將隸内侍主藏，内侍爲奏留，規免煩重之役。德權攜奏白上，極言僥倖，上稱其有守。又命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汴河兼督輦運。前是，歲役浚河夫三十萬，而主者因循，堤防不固，但挑沙擁岸址，或河流泛濫，即中流復填淤矣。德權須以沙盡至土爲垠，棄沙堤外，遣三班使者分地以主其役。又爲大錐以試築堤之虚實，或引錐可入者，即坐所轄官吏，多被譴免者。植樹數十萬以固岸。建議廢京師鑄錢監，徙西窑務于河陰，大省勞費。改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先時，每營造患工少，至終歲不成。德權按其役，皆剋日而就。

大中祥符元年，議東封，命與劉承珪、戚綸同計度發運，遷供備庫使。預修玉清昭應宫。時，累徙民舍以廣宫地。劉承珪議掘地及丈，加築以壯基址。德權患其勞役過甚，日與忿争，不能奪，遂求罷，復領京城倉

理。"皇上就同意了他的意見。

六年，命令德權修建新樂縣城墻，升任供奉官。又命令他疏通北平寨護城河，修葺蒲陰城墻。一天，德權乘驛車急速入朝請求奏對，而且説："邊境民衆大多領着本族入城居住。前年契丹入塞，傅潛關閉營壘自守，康保裔被擒，宋兵没有取勝。我認爲今年契丹一定會入侵内地，命令邊境兵士集中屯駐在一個地方，尤其不便利，希望迅速分守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壘過於寬遠，請急速下詔加以緊縮，并且修葺澶州城墻，北面治理德清軍護城河，作爲準備。我實際上擔心蒲陰工程還没有完成，敵寇一定會突然進兵。"皇上慰勞後將他遣返，不久契丹果然包圍蒲陰。等到聽説有詔令修河北行宫，德權又通過驛使上奏，請求皇上車駕不要渡黄河，等皇上到了澶州，德權單騎從小道趕赴皇上行在所。

不久，遷升内殿崇班、提轄三司衙司。德權設立條例制度，均分官員的差事。有大將隸屬内侍主藏，内侍替他上奏加以挽留，以避免煩重的差役。德權向皇上上奏，極力説明其企求非分，皇上稱贊他有操守。又任命他提總京城四排岸，領護理汴河兼督管車運。以前，每年徵發浚河役夫三十萬，而主事官沿襲守舊，不加固堤防，衹是挑沙堆在岸邊沙洲上，有時河流泛濫，到中流又填塞淤積了。德權一定要把沙挑盡到土爲止，將沙堆在堤外，派三班使者分地段主持此事。又造大錐測試築堤的虚實程度，有的拿錐可以刺入的，就歸罪管轄的官吏，很多人受責被免官。又種樹幾十萬棵來加固河岸。建議廢除京師鑄錢監，遷徙西窑務到河陰，大大節省了勞務費用。改任崇儀副使，兼領東西八作司。以前，每次營造都苦於工匠少，以致終年不能完成。德權對他們的工役進行考察，都是到約定時間就可完成。

大中祥符元年，朝廷商量東封之事，命令德權與劉承珪、戚綸一同籌劃運輸，遷升供備庫使。參加修建玉清昭應宫。當時，多次遷徙民居以擴大宫殿地域。劉承珪建議挖地深達一丈，加築以穩固地基。德權擔心勞役過重，每天和他忿争，不能改變，就要求免官，又領京城倉草場。

草場。導金水河，自皇城西環太廟，凡十餘里。三年，出知泗州，占謝日，自陳："臣久領京務，頗慮中外觀聽，謂臣負譴外遷，願稍進其秩。"詔改西染院使遣之。至任，逾月卒，年五十八。以其子平爲定遠主簿，給奉終喪。

德權清苦幹事，好興功利，多所經畫。見官吏徇私者，必面斥之，所至整肅。然喜采察纖微，以聞于上，朝論惡之。

閻日新

閻日新，宿州臨渙人。少爲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化中，選隸壽王府，主邸中記簿。真宗即位，擢爲供奉官，提點雄、霸、靜戎軍榷場。咸平元年，遷内殿崇班、永興軍駐泊都監，徙劍門關兼知劍門縣，就加供備庫副使、慶州都監。景德初，命管勾邠、寧、環州駐泊兵馬。時，部署張凝屢入邊界焚族帳，日新皆提兵應援。俄知涇州，未幾，移慶州。上言："野溪、三門等族恃嶮隘，桀黠難制，請開古川道，東至樂業鎮，西出府城。"從之。就轉供備庫使、知環州兼邠寧環慶路鈐轄、緣邊都巡檢使、安撫都監。俄換涇原儀渭路。二年，遷如京使，領萬州刺史。上朝陵、東封，皆命爲行宫使。

大中祥符初，改文思使。日新起胥史，好云爲以進取，嘗上言："群臣子弟以廕得官，往往未童齔以受奉，望自今年二十以上，乃給廩。又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導從呵止太盛，難於趨避，望令裁減。"又屢請對，多所建白。且自陳筋力尚壯，願正授刺郡，守邊城以效用。

俄真拜坊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

疏導金水河，從皇城向西環繞太廟，共十多里。三年，出京知泗州，致辭道謝那天，自己陳説道："臣長時間擔任京城事務，很擔心朝内外傳聞認爲臣是因受責而遷徙外官，希望稍稍提高官位。"下詔改爲西染院使加以派遣。到任後，過了一個月去世，終年五十八歲。朝廷任命他的兒子謝平爲定遠主簿，發給俸禄服滿三年之喪。

德權守貧刻苦辦事幹練，喜歡建取功效利益，多有治理規劃。見到官吏謀私，一定當面斥責，所到之處嚴整肅穆。但喜歡采察細小事情上報皇上，朝廷輿論厭惡他。

閻日新，宿州臨渙人。年輕時擔任本州牙職，補三司使役吏。淳化年間，選屬壽王府，主管邸中記簿。真宗即位，提拔爲供奉官，提點雄、霸、靜戎軍榷場。咸平元年，遷升内殿崇班、永興軍駐泊都監，調到劍門關兼知劍門縣，就地加授供備庫副使、慶州都監。景德初，被任命爲管勾邠州、寧州、環州駐泊兵馬。當時，部署張凝屢次越過邊界焚燒部族帳幕，日新都帶兵接應援助。不久知涇州，不久，移慶州。上奏説："野溪、三門等族憑藉地勢險隘，凶暴狡猾難以制服，請求開闢古川道路，向東到樂業鎮，西出府城。"朝廷同意了。就地轉任供備庫使、知環州兼邠寧環慶路鈐轄、沿邊都巡檢使、安撫都監。不久换爲涇原儀渭路。二年，遷升如京使，領萬州刺史。皇上朝陵、東封，都任命他爲行宫使。

大中祥符初，改文思使。日新從官府中辦理文書的胥史起官，喜歡提出建議博得進取，曾經上奏説："群臣子弟因恩廕得官，往往不到孩童已經領受俸禄，希望從現在起二十歲以上者，纔供給俸禄。又京城百官早朝，而學士、丞、郎、舍人以上，前驅後隨呵喝阻止儀式太大，難於疾走迴避，希望下令裁減。"又多次請求上對，多有建議。又自己陳説身體尚健壯，希望正式授職州郡刺史，鎮守邊城以效力。

不久真拜坊州刺史、知渭州兼涇原路駐泊鈐

路駐泊鈐轄。將祀汾陰，故改知同州事，儼信頓即日新所部，車駕至，迎謁獻方物。勞問久之，遂從祀脽上，賜以襲衣、金帶。還過新市鎮，又設綵樓樂伎以迎駕。明年，徙知徐州。代還，以足疾，改右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團練使、知單州。疾益甚，許還京師。天禧初，卒，年六十八。

轄。皇上將在汾陰祭祀，所以改任他知同州事，儼信立刻來到日新的管轄之地，皇上車駕到，日新迎候進獻地方物產。皇上慰問他很長時間，就跟着祭祀脽上，賜以襲衣、金帶。車駕回來經過新市鎮，日新又設置彩樓樂伎來迎駕。第二年，調職知徐州。交職回來，因脚病，改右領軍衛大將軍、昭州團練使、知單州。病情加重，准許他返回京師。天禧初，去世，終年六十八歲。

靳懷德

靳懷德，博州高唐人。祖昌範，殿中丞。父隱，禹城令。懷德太平興國中明法，解褐廣安軍判官。秩滿，授鴻臚寺丞，歷著作佐郎、太子左贊善大夫、通判相州，改殿中丞、通判廣州，遷國子博士、通判滄州。歷虞部、比部員外郎，又通判莫州，知德州。

靳懷德，博州高唐人。祖父昌範，任過殿中丞。父親靳隱，爲禹城縣令。懷德在太平興國年間考中明法科，出仕任廣安軍判官。任職期滿，授鴻臚寺丞，歷任著作佐郎、太子左贊善大夫、通判相州，改殿中丞、通判廣州，遷國子博士、通判滄州。歷任虞部、比部員外郎，又通判莫州，知德州。

咸平中，契丹入寇，懷德固守城壁，又轉運使劉通言其善政，連有詔褒之。徙知密州，會留後孔守正之鎮，代還。鹽鐵使陳恕、判官王濟薦其武幹，換如京使、知邛州。懷德本名湘，素游寇準之門，準父名湘，景德中，準方爲相，懷德乃改名焉。俄知滄州。大中祥符初，召還，復遣之任，吏民詣轉運使李士衡借留懷德，士衡以聞。未幾，遷文思使。三年秋，以江左旱歉，命爲洪、虔十州安撫都監。未至任，改知曹州。

咸平年間，契丹入侵，懷德堅守城壘，又轉運使劉通上奏説他政績優良，接連有詔書對他加以褒獎。徙知密州，正逢留後孔守正來到鎮所，他被代職返回。鹽鐵使陳恕、判官王濟推薦他的軍事才幹，换任如京使、知邛州。懷德本名湘，一向游處寇準門下，寇準之父名湘，景德年間，寇準爲相時，懷德就改名了。不久知滄州。大中祥符初，應召回來，又派他赴任，吏民到轉運使李士衡那兒要求留用懷德，士衡上報。不久，遷升文思使。三年秋，因江左天旱歉收，任命他爲洪、虔十州安撫都監。還没有上任，改知曹州。

明年春，選爲益州鈐轄，加領長州刺史。懷德歷官以强幹稱，然酗酒多失，將行，別詔戒勖。真宗又面諭之，就遷北作坊使。在劍外，軍民甚畏愛之。復以善職入拜西上閤門使，改領昭州刺史、知澶州。是州居水陸之要，懷德悉心撫治，頗著政績，使車往復，多稱譽焉。又知陝州，逾年，歸闕而卒，時天禧元年，年七十三。

第二年春天，選爲益州鈐轄，加領長州刺史。懷德任官以剛强能幹著稱，但因酗酒多有過失，即將赴行，皇上特别下詔予以勸戒勉勵。真宗又當面告諭他，就地遷任北作坊使。在劍外，軍民都很敬畏愛戴他。又因稱職入朝拜授西上閤門使，改領昭州刺史、知澶州。此州位居水陸要道，懷德盡心安撫治理，很有政績，往來使者，多有稱譽。又知陝州，過了一年，回朝後去世，當時是天禧元年，七十三歲。

論曰：世乏全材，則各録其所長而用焉，亦皆可以集事功。允恭有心計，好言事，是時摘山煮海，方舟之漕，規制未備，故因其建白而從之，利甚博焉。羲亦精心敏職，士大夫許其醖藉。德權清廉强忮，矯名好威，然其斥謝泌以大臣非可受辱，識堂陛之分，長者之言哉。延德而下，遭會進陟，迭居事任，其指使治迹，各有可取者焉。

論曰：世上缺乏才能全備的人，就各取他們的所長加以任用，也都可以成就事業。允恭有計謀，喜歡議論事情，當時采銅煮鹽，舟船漕運，制度還不完備，因此根據他的建議加以進行，得利很多。秦羲也是精敏盡職，士大夫稱許他寬容有涵養。德權清廉固執，假藉名望好立威嚴，但他斥責謝泌認爲大臣不可受屈辱，知道朝廷官員的職分，是謹厚長者的言論啊。延德以下，遭逢時機得到進用提升，輪流擔任事務，他們的行事政績，各有可取之處。

宋史卷三百十

列傳第六十九

李迪 (子)柬之 肅之 承之 及之 (孫)孝基 孝壽 孝稱
王曾 (弟)子融 張知白 杜衍

李迪

李迪字復古，其先趙郡人，後徙幽州。曾祖在欽，避五代亂，又徙家濮。迪深厚有器局，嘗携其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

李迪字復古，他的祖先是趙郡人，後遷徙幽州。曾祖在欽，爲躲避五代戰亂，又遷家到濮。李迪沉厚有才識度量，曾經帶着他所寫的文章去見柳開，柳開稱奇道："公是輔臣之才啊。"

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通判徐、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爲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復通判兗州，坐嘗解開封府進士失當，謫監海州税。改右司諫，起知鄆州，召糾察在京刑獄，遷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爲三司鹽鐵副使，擢知制誥。

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歷任通判徐州、兗州。改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任三司鹽鐵判官。東封泰山時，又通判兗州，因曾發送開封府進士不當獲罪，貶謫監海州税。改右司諫，起用知鄆州，應召糾察在京刑獄，遷升起居舍人，安撫江、淮，以尚書吏部員外郎任三司鹽鐵副使，提拔任知制誥。

真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亡卒群剽城邑，發兵捕之，久不得。迪至，悉罷所發兵，陰聽察知賊區處，部勒驍鋭士，擒賊，斬以徇。代歸，會唃厮囉叛，帝憂關中，召對長春殿，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犯法，迪奏取其甚者，部送闕下。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

真宗駕幸亳，任留守判官，於是知亳州。逃亡兵士聚集在一起劫掠城鎮，官府派兵捕捉，很長時間没能捕獲。李迪到任，將所派兵士全部收回，暗中打聽探察知道了盗賊居住的地方，帶領驍勇精鋭兵士，將賊擒獲，斬首示衆。交職回來，正值唃厮囉反叛，皇帝擔心關中形勢，召他在長春殿應對，提升爲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城中多無賴子弟，喜歡觸犯法令，李迪上奏選取其中情節嚴重的，押送朝廷。調任陝西都轉運使，入朝爲翰林學士。

嘗歸沐，忽傳詔對内東門，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材用數以示迪。時頻歲蝗旱，問何以濟，迪請發内藏庫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

曾經休假，忽傳詔命在内東門應對，皇上將三司使馬元方上奏的年出入財用數額出示給李迪看。當時連年蝗旱災害，問他有什麽辦法，李迪請求打開内藏庫以資助國家費用，就可以放鬆賦

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内外，願下詔賜三司，以示恩德，何必曰借。"帝悦。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即驛舍或州治爲行宮，裁令加塗塈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幾百倍。今蝗旱之災，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深然之。

斂，民衆不會勞苦了。皇帝說："我想任用李士衡代替元方，等他來了，一定拿出幾百萬金帛借給三司。"李迪說："天子在財物上不分内外，希望下詔賜給三司，以示恩德，何必說借。"皇帝很高興。李迪又說："陛下東封時，敕令沿路經過之地不要砍伐樹木修治道路，到驛舍或州治所作爲行宮，不過下令加以粉飾而已。等到駕幸汾、亳，土木興建的工役，超過以前幾百倍。現在蝗旱災害，大概是天意用來儆戒陛下的。"皇帝認爲他說得很對。

他日，又召對龍圖閣，命迪草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唃厮囉欲入寇，且窺關中，故請益兵爲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小册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黄門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

後來，又召對龍圖閣，命李迪起草詔書，皇上緩緩對李迪說："曹瑋在秦州，多次請求增兵，還没有派遣，就急忙辭去州事，衹是膽怯而已。誰可以代替曹瑋？"李迪回答說："曹瑋知道唃厮囉要入侵，而且窺視關中，所以要求增兵作爲防備，不是因爲膽怯。并且曹瑋有謀略，諸將都比不上他，怎麽可以代替呢？陛下看重發兵，難道不是因爲將要上封玉皇聖號，厭惡軍隊出宜秋門嗎？現在關右軍隊多，可以分兵赴援曹瑋。"皇帝於是詢問關右軍隊有多少，李迪回答說："我以前在陝西，用方寸大小的册子記録了兵糧數目以備調運發送，現在還放在佩囊中。"皇帝命他自己拿出來，示意黄門取來紙筆，李迪分條陳述某處應當留兵多少，其他全部趕赴塞下。皇帝看着他說："真所謂廉頗、李牧在宫禁中了。"

未久，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迪曰："唃厮囉兵遠來，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自是欲大用矣。

不久，唃厮囉果然侵犯邊境。秦州正派出軍隊，皇上又召李迪詢問道："曹瑋這次行動能取勝嗎？"回答說："一定取勝。"過了幾天，奏報送到，曹瑋與敵軍戰於三都谷，果然大勝。皇帝說："你怎麽知道曹瑋一定取勝？"李迪說："唃厮囉軍隊從遠道而來，派偵探消息的人聲言於某天攻下秦州會餐，想以此激怒曹瑋。曹瑋按兵不動，坐等敵兵到來，這是以逸待勞。我因此知道他會取勝。"皇帝更加看重他，從此想重用他了。

初，上將立章獻后，迪屢上疏諫，以章獻起於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從容奏曰：

當初，皇上要立章獻后，李迪多次上疏進諫，認爲章獻后出身寒微，不可成爲天下人母的儀範。章獻后很怨恨他。天禧年間，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被誅之時，皇帝很生氣，想要追究太子罪責，群臣都不敢進言。李迪從容上奏

"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仁宗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止兼太子賓客，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罷，帝欲相迪，迪固辭。一日，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宫使、集賢殿大學士。

說："陛下有幾個兒子，却想這樣行事。"皇上恍然大悟，因此衹是誅殺懷政等人。仁宗立爲皇太子，除太子太傅，李迪以太宗時未曾立太保太傅而辭謝，衹兼任太子賓客，詔令皇太子禮待賓客如太子師傅。加禮部侍郎。寇準被罷相，皇帝想任李迪爲相，李迪堅決推辭。一天，應對滋福殿，不久，皇太子出拜道："陛下任用賓客爲宰相，我冒昧以此謝恩。"皇帝回頭對李迪說："還可以推辭嗎？"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宫使、集賢殿大學士。

初，真宗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迪贊其策，丁謂以爲不便，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迪曰："太子監國，非古制邪？"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聽旨。準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宫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爲左丞者。既而帝御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宫官制書也。"迪進曰："東宫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此命。宰相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户部侍郎。謂再對，傳口詔入中書復視事，出迪知鄆州。

當初，真宗身體不適，寇準建議讓皇太子總領軍國大事，李迪贊成他的主意，丁謂認爲不合適，說："過不久皇上身體康復，朝廷該怎麽處理呢？"李迪說："太子監理國事，不是古來就有的制度嗎？"力爭不止。於是皇太子在資善堂處理日常事務，其他的都聽候旨意。寇準被貶後，丁謂逐漸專權當政，甚至任用官吏也不上報。李迪憤然對同僚說："我從平民入仕位至宰相，以身報國，死而無憾，怎麽能依附權貴寵臣爲自身考慮呢！"從此二人不和。當時商議二府都加官兼東宫官，李迪認爲不可。丁謂又想引薦林特爲樞密副使，而遷任李迪爲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舊例，宰相没有擔任左丞的。不久皇帝駕幸長春殿，從宫内取出制書放在榻前，對輔政大臣說："這是你們兼任東宫官的制書。"李迪進言說："東宫官屬不應增設，臣不敢接受這個任命。宰相丁謂欺上專權，偏私林特、錢惟演而嫉恨寇準。林特之子殺人，此事被壓下不予處置，寇準無罪却遭罷斥，惟演因婚姻關係參預政事，曹利用、馮拯勾結爲朋黨。臣希望和丁謂一起罷職，交付御史臺審理。"皇帝發怒，將制書留下不發，貶李迪爲户部侍郎。丁謂再次應對，傳口詔入中書重新辦事，命李迪出京知鄆州。

仁宗即位，太后預政，貶準雷州，以迪朋黨傅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使人迫之，或諷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仁宗即位，太后參政，將寇準貶至雷州，以李迪朋黨勾結，貶衡州團練副使。丁謂派人逼迫他，有人委婉勸告丁謂說："李迪如果被貶死去，你對士人議論怎麽辦？"丁謂說："以後各儒生記事，不過說'天下人爲他惋惜'而已。"丁謂事

謂敗，起爲秘書監、知舒州，歷江寧府、兗州、青州，復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語迪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天子至此，卿以爲何如?”迪對曰：“臣受先帝厚恩，今日見天子明聖，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至于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崩，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未幾，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敗，李迪被起用爲秘書監、知舒州，歷任知江寧府、兗州、青州，復任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京師朝見，當時太后垂簾聽政，對李迪說：“你一向不想讓我參預國事，大概是錯了。現在我輔佑養育天子如此，你認爲怎麽樣?”李迪回答說：“我受先帝厚恩，現在見到天子聖明，我不知道皇太后盛德，竟到了如此程度。”太后也很高興。任命他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太后去世，召爲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不久，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景祐中，范諷得罪，迪坐姻黨，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相州。既而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迪素惡吕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詔訊之，乃迪在中書所行事，夷簡以齋祠不預。降太常卿、知密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迪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令往。”久之，改户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

景祐年間，范諷獲罪，李迪因婚姻關係受牽連，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改知相州。不久爲資政殿大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留在京師。李迪一向厭惡吕夷簡，於是上奏吕夷簡私下結交荆王元儼，曾經將其門客僧惠清補爲守闕鑒義。夷簡請求辯解，下詔審問他，原來是李迪在中書辦的事情，夷簡因齋祠没有參預。降爲太常卿、知密州。復任刑部尚書、知徐州。李迪上奏所管地區鄰近兗州，想要巡縣祭岳爲皇上祈求豐年、禱請皇子。仁宗對輔政大臣說：“大臣應當爲百姓訪求疾苦，祈禱不是李迪應做之事，不要讓他去了。”很久以後，改任户部尚書、知兗州，復拜資政殿大學士。

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弛，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徙青州。逾年，之本鎮。請老，以太子太傅致仕，歸濮州。後其子柬之爲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薨，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遺直之碑”，又改所葬鄧侯鄉曰遺直鄉。子柬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孝基、孝稱。

元昊進攻延州，州裏的軍事長期廢弛，守將有的以其他名義逃避作戰。李迪希望去守衛邊境，皇上下詔不許可，但很贊許他的志向。除彰信軍節度使、知天雄軍，遷徙青州。過了一年，回到本鎮。請求告老退職，以太子太傅退休，歸居濮州。後來他的兒子柬之任侍御史知雜事，侍奉李迪來京師。皇帝多次派使者慰勞，想要召見他，因病辭却。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贈司空、侍中，謚號文定。皇帝用篆字書寫碑銘爲“遺直之碑”，又改所葬的鄧侯鄉叫遺直鄉。子柬之、肅之、承之、及之，孫孝壽、孝基、孝稱。

李柬之

柬之字公明，曉國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身，爲館閣校

柬之字公明，通曉國朝典制故事。進獻文章，應召入試，賜進士出身，爲館閣校勘、宣化

勘、宣化軍使。境上有廢河故道，官收行者税，謂之“乾渡錢”，奏除之。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歷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

柬之自少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之功。仁宗惻然，即賜其碑曰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建言補蔭之門太廣，遂詔裁定，自二府而下，通三歲減入仕者二千人。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英宗即位，富弼薦其學行，復舊職，兼侍讀。帝勞之曰：“卿通議耆儒，方咨訪以輔不逮，豈止經術而已。”帝頗欲肅正宫省，柬之諫曰：“陛下，長君也，立自宗藩，衆方觀望，願曲爲容覆。”賜潁王生日禮物，故事，王拜賜竟，即退。帝諭王令留柬之食，冀其從容也。王即位未幾，柬之請老，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致仕。舊無閤門謝辭式，特賜對延和，命之坐，仍置宴資善堂，遣使諭之曰：“以先帝梓宫在殯，朕不得爲詩。”令講讀官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叙其事。柬之出都門，即幅巾白衣以見客。再遷少師。熙寧六年，卒，年七十八。

李受

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之瀏陽人也。仕於治平中，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屢以老乞骸骨，不聽。神宗立，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禄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序，如柬之

軍使。境内有已廢的黄河故道，官府向過往行人收税，稱作“乾渡錢”，上奏加以廢除。進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歷任知邢漢廬州、鳳翔府，京東、陝西轉運使，提升爲侍御史知雜事。

柬之從小受到寇準的知遇，到此時陳述寇準保駕護國的功勞。仁宗感傷，就賜他的碑稱旌忠。拜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上言通過恩蔭補官人數太多，就下詔裁定，從二府以下，三年以來減少入仕者有二千人。知荆南、河陽、澶州，改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英宗即位，富弼推薦他的才學品行，復任舊職，兼侍讀。皇帝慰勞他説：“你是通曉各種義理的有德老儒，正應向你多方咨詢以輔助不足之處，何止經學而已。”皇帝很想肅清治理宫内官署，柬之進諫説：“陛下是年長君主，由宗室藩王即位稱帝，衆人正觀望形勢，希望能曲意加以寬容。”賜潁王生日禮物，舊例，王拜受恩賜完畢，就退下。皇帝告諭潁王命令留下柬之進食，希望他能從中周旋。王即位不久，柬之請求告老退職，從工部尚書拜太子少保辭官歸居。舊制無閤門告謝答辭之例，特賜應對延和，命他坐下，并在資善堂設宴，派使者告諭他説：“因先帝靈柩停放，我不能作詩。”命講讀官都賦詩，勸勉慰勞很優厚，又敕令王珪記録此事。柬之出京城城門後，就以絹束髮身穿白衣接見賓客。又遷升少師。熙寧六年，去世，終年七十八歲。

有個叫李受的，字益之，是長沙瀏陽人。治平年間開始做官，官至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多次請求告老退職，不予許可。神宗即位，進位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又上言道：“我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貪圖俸禄以求自身安樂。現在又過了幾年，體力衰憊了，希望陛下哀憫。”於是拜授刑部侍郎辭官，賜宴賦詩以及記事，以對柬之之禮待他。相隔衹有幾個月，

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贈工部尚書。

所以當時稱作"二李"。他八十歲時去世，贈工部尚書。

李肅之

肅之字公儀，迪弟子也。以迪蔭，監大名府軍資庫。大河溢，府檄修冠氏隄，功就弗擾，民悦之，請爲宰。邑多盜，時出害人。肅之令比户置鼓，有盜，輒擊鼓，遠近皆應，盜爲之衰止。爲御河催綱。横隴之決，使者檄護金堤，滿歲無河患。

肅之字公儀，是李迪弟弟的兒子。因李迪的恩蔭，監大名府軍資庫。黄河泛濫，官府下公文讓他修治冠氏隄，堤壩修成而没有擾民，百姓愛戴他，請求任命爲宰。鄉邑多盜賊，經常出來禍害百姓。肅之下令家家户户都安置一面鼓，有盜賊來，就擊鼓，遠近都響應，盜賊因此衰減而止息。爲御河催綱。横隴決堤，使者下公文讓他修護金堤，終年没有災患。

通判澶州。契丹泛使將過郡，而樓堞壞圮，肅之謂郡守曰："吾州爲景德破敵之地，當示雄疆，今保鄣若是，且奈何?"遂鳩工構城屋，凡千區。已而中貴人銜命來視，規置一新，驚賞嗟異，聞之朝。擢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内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暴嶺外，肅之親捍諸境，會蔣偕失利，亟率兵往躡于臨賀，賊引去。狄青、孫沔交薦之，徙湖北轉運使。辰陽彭仕羲叛，討平之，猶以過左遷，知齊州。改江東、兩浙、河北轉運使，進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

通判澶州。契丹的一般使節將要經過州郡，可是城墻樓堞毁壞坍塌，肅之對郡守説："我州是景德時打敗敵軍的地方，應當展示雄偉疆土，現在城堡要塞如此，該怎麽辦?"於是召集工匠構建城屋，共一千處。不久中貴人奉命來視察，州城規整設置一新，驚賞稱奇，上報朝廷。提拔知德州，提點開封府界内縣鎮，夔路、湖南刑獄。儂蠻横行嶺外，肅之親自到境上抵禦，正值蔣偕失利，肅之立刻帶兵追擊到臨賀，賊人退去。狄青、孫沔交相推薦他，調任湖北轉運使。辰陽彭仕羲反叛，肅之討伐平定了他，還是因過失被貶謫，知齊州。改任江東、兩浙、河北轉運使，進升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

神宗初即位，諒祚寇大順城。肅之入奏，帝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數日，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推陷。肅之出入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茇舍以居民，啓廪振給，嚴儆盜竊，一以軍法從事。天子聞而嘉之，遣使勞賜。遷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知定州。還，權三司使，又出爲永興軍、青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爲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

神宗剛剛即位，諒祚侵犯大順城。肅之入朝上奏，皇帝詢問西夏之事，上奏應對很合旨意。任命爲右諫議大夫、知慶州；過了幾天，調任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居倒塌陷落。肅之奔走於泥水之中，蓋草倉來儲放糧倉内露天的米粟，修草舍讓百姓居住，開啓倉廪救濟百姓，嚴戒盜竊，違犯者一律以軍法處置。天子獲知後嘉獎他，派使者慰勞行賜。遷升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出京知定州。回朝，權三司使，又出任永興軍、青齊二州。元豐二年，復知開封，任樞密都承旨，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四年，提舉太極觀。去世，終年八十二歲。

肅之内行修飭，母喪，廬墓三

肅之家居操行有修養，爲母守喪，在墓旁築

年，不入城郭。季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道，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帝稱其一門忠孝云。

小屋居住三年，不進城郭。小弟承之，生下後失去父母，肅之對他加以養育教誨，至於成人，於是相繼成爲侍從。皇帝稱贊他們一門忠孝。

李承之

承之字奉世，性嚴重，有忠節。從兄東之將仕以官，辭不受，而中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骫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力争之。守怒曰："曹掾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爲之則已，既下有司，則當循三尺之法矣。"守憚其言。

承之字奉世，性情嚴謹穩重，有忠貞的節操。堂兄東之要讓他入仕爲官，他推辭不接受，後考中進士，調任明州司法參軍。郡守放任枉法，没有人敢違抗，衹有承之毅然力争。郡守發怒道："曹掾敢這樣嗎?"承之説："事情剛開始，你自己好自爲之就算了，如下到司法部門，就應當按照法令來處理了。"郡守忌憚他的話。

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熙寧初，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神宗語執政曰："承之言制置司事甚詳，非他人所及也。"改京官。他日，謂之曰："朕即位以來，不輕與人改秩，今以命汝，異恩也。"

曾經建議免役，王安石見到後稱贊他。熙寧初年，任命他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以召見。神宗對執政大臣説："承之議論制置司事務很詳細，不是别人能够比得上的。"改任京官。後來有一天，皇上對他説："朕即位以來，不輕易給人改换官秩，現在任命你，是格外加恩。"

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還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時郡縣昧於奉法，斂羨餘過制。承之曰："是豈朝廷意邪?"悉裁正其數。遷集賢殿修撰，擢寶文閣待制，爲同群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知延州，入權三司使。

檢正中書刑房，察訪淮浙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之事，回來上奏《役書》二十篇，加集賢校理。又察訪陝西，當時郡縣不遵奉法令，徵收餘利超過規定。承之説："這難道是朝廷的意旨嗎?"全部改正其數額。遷升集賢殿修撰，又被提拔爲寶文閣待制，擔任同群牧使，糾察在京刑獄兼樞密都承旨，出京知延州，又入朝代理三司使。

蔡確治相州獄，多引朝士，皆望風自折服。承之爲帝言其險詖之狀，帝意始悟，趣使詰竟。遷龍圖閣直學士，懇辭，乞授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并命焉。

蔡確審理相州案件，多牽連朝中之士，都聽到風聲就自動屈服。承之對皇帝上言他的險邪行徑，皇帝纔醒悟，就督促他趕快結案。遷龍圖閣直學士，承之懇切推辭，請求授予兄長肅之，説："我從小受兄長養育，况且兄長任待制已有十年了。"皇帝説："你們兄弟友愛，足以勉勵風氣習俗。肅之也應當遷升。"於是一同任命。

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久不敢决。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未幾，爲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部侍郎、户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

有商人觸犯禁令販賣北方出産的珠子，是替公主購買的，三司很長時間不敢斷案。承之説："朝廷法令，難道會害怕王姬嗎?"下令疾速搜捕商人。皇帝聽到後説："官吏應當像這樣啊。"進官樞密直學士。因補任官吏不當獲罪，降爲待制、知汝州。不久，任陝西都轉運使，召拜給事中、吏部侍郎、户部尚書，復以樞密直學士知青

州。歷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卒。

州。歷任應天府、河陽、陳鄆揚州而去世。

李及之

及之字公達，亦迪弟之子。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中，夏人犯邊，契丹復發兵并塞，疆候戒嚴。及之言："契丹以與夏人甥舅之故，特此慰其心，且姑張虛勢以疑我，必不失誓好，願毋過虞。"已而果然。

及之字公達，也是李迪弟弟的兒子。因恩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康定年間，夏人侵犯邊境，契丹又派兵集結邊塞，邊境地區嚴密防備。及之說："契丹因爲和夏人有甥舅關係的緣故，衹不過以此寬慰其心，姑且虛張聲勢以迷惑我方，一定不會違背誓約，希望不要過分擔心。"不久果然如此。

徙通判河南府。亡卒張海倚山嘯聚，白晝掠城市。及之督捕，單騎與海語，諭使歸命，當奏貸其死。海感動弛備，奏方上，而衆兵集，悉獲之。知信州，靈鷲山浮屠，犯法者衆，及之治其奸，流數十人，乃自劾。朝廷嘉之，釋不問。入判刑部。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之。召試，除直秘閣，歷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

調任通判河南府。逃亡兵士張海據山聚衆，白天搶掠城市。及之督查追捕，單身騎馬去和張海交談，勸諭讓他歸降，一定上奏寬恕他的死罪。張海有所動摇而放鬆警備，奏摺剛遞上，衆兵聚集，將他們全部抓獲。知信州，靈鷲山僧人，犯法的很多，及之懲辦其罪行，流放了幾十人，於是上奏檢舉自己的罪過。朝廷嘉獎他，放過不予追究。入朝判刑部。曾經編撰唐朝歷史中有利於治理國事的，成爲《君臣龜鑑》八十卷。王堯臣獻上他的書，并表揚他的才學品行，韓琦也推薦他任館職。應召入試，除直秘閣，歷任開封府判官、知涇晉陝三州。

及之吏事精明，所居官皆稱職。以太中大夫致仕，再轉正議大夫。卒，年八十五。

及之爲官辦事精幹明察，所任官都很稱職。以太中大夫辭官歸居，再轉正議大夫。去世，終年八十五歲。

柬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柬之的兒子孝基，及之的兒子孝壽、孝稱。

李孝基

孝基字伯始。進士高第，唱名至墀下，仁宗顧侍臣曰："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晏殊、富弼薦其材任館閣，欲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竟不往。

孝基字伯始。考中進士高等，在殿階下唱名，仁宗回頭對侍臣說："這是李迪的孫子嗎？能够繼承家業，值得推崇。"晏殊、富弼推薦他的才能可在館閣任職，想見見他。孝基說："國之棟梁可以私下謁見嗎？"終究没有去。

知汝陰、雍丘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所治雖劇，然事來亟斷，不爲證左回枉，甫日中，庭已空矣。或問其術，曰："無他，省事耳。"閬中江水嚙城幾没，郡吏多引避，孝基率其下决水歸旁谷，城賴以

知汝陰、雍丘縣，通判閬州、舒州，知隨州。治所事務雖然繁雜，但他事來立斷，不因佐證回枉蒙蔽，纔到中午，官庭中已經没有訴訟之人了。有人問他處事的辦法，他說："没有別的，求其方便罷了。"閬中江水侵蝕城墻幾乎淹没，郡吏大多退避，孝基帶領他的部下開决水道歸入

全。舒吏受賂鬻獄，以殺人罪加平民，孝基劾治三日，得其情，乃抵吏罪。以親須養，求監崇福宫，判西京國子監。凡就閑十年，累官光禄卿，與父柬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旁邊的山谷，城池得以保全。舒州官吏受賄而枉斷案件，以殺人罪加於無罪百姓，孝基審查三天，獲得實情，就對那個官吏給以相應的處罰。因父母需要供養，請求監崇福宫，判西京國子監。歸閑共十年，積功升官至光禄卿，與父親柬之一同辭謝官事，纔五十歲，士大夫稱贊他們，把他們比作二疏。

孝基爲人冲澹，善養生，平居輕安。弟孝稱進對，帝問起居狀，嘆曰："度越常人遠矣。"後十一年，無疾卒。

孝基爲人冲淡清虚，擅長養生，平時身體輕健安康。弟弟孝稱入朝應對，皇帝詢問他的起居情況，嘆息説："超過一般人遠了。"過了十一年，無病而終。

李孝壽

孝壽字景山，爲開封府户曹參軍。元符中，吕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鍛鍊上書人，命孝壽攝司録事，成其獄。徽宗即位，嘉問先已得罪，孝壽亦削秩。蔡京爲政，以爲府推官，遷大理、太僕卿，擢顯謨閣待制，爲開封尹。

孝壽字景山，任開封府户曹參軍。元符年間，吕嘉問知府事，受章惇、蔡卞指使，對上書之人羅織罪名，任命孝壽攝司録事，判成他的罪案。徽宗即位，嘉問先前已經獲罪，孝壽也被削去官職。蔡京當政，任命爲府推官，遷升大理、太僕卿，提拔爲顯謨閣待制，擔任開封府尹。

前此，閭里亡賴子，自斷截臂腕，托廢疾凌良民，無所憚畏。孝壽悉搜出之，部付旁郡，一切治理。加直學士，出知興仁、開德府。京起蘇州章綖獄，還孝壽開封，使往即訊。至蘇州，窮治鑄錢，逮繫逾千數，方冬慘掠囚，墮指脱足不可計，死則投于垣外。日夜鍛鍊，款未就，京猶嫌其緩，召使還。其後，綖兄弟竟用此黥竄。又知虢、兖二州。坐守興仁日與巡檢戲射狂人張立死，除名。居無何，起知蘇州。

在此以前，里巷的無賴子弟，自己斬斷臂腕，假托殘疾欺侮良民，無所畏懼忌憚。孝壽將他們全部搜捕，押送旁郡，一概處理。加直學士，出京知興仁、開德府。蔡京興起蘇州章綖案件，將孝壽調回開封，派他前去立即審訊。到蘇州，徹底查辦鑄錢之人，逮捕超過千人，正值冬天殘酷拷打罪犯，斷指脱足不可計數，死了就扔到墻外。日夜拷打折磨，仍没有服罪，蔡京還嫌他遲緩，召他回來。此後，章綖兄弟終究因此受黥刑放逐。又知虢、兖二州。因守興仁時每天與巡檢戲樂射死瘋人張立，除去名籍。居家不久，起官知蘇州。

政和初，拜刑部侍郎，復改開封尹。奉宸庫吏吕壽盗金，繫獄而逃。孝壽盡執守兵，論爲故縱，非任事之吏與不上直者，亦以不即追捕繩之。凡配隸四十人，陰賂杖者使加重，六七人纔出關而死。帝聞之，命悉還餘人。於是諫議大夫毛注論其殘忍苛虐，乞加譴，不聽。孝壽猶以獄空上

政和初年，拜刑部侍郎，復改爲開封府尹。奉宸庫吏吕壽盗金，被逮捕入獄後逃走。孝壽將看守兵士全部拘捕，判爲故意縱逃，不負責此事的官吏以及不值班的人，也以不立即追拿論罪。一共發配去服役的有四十人，他又暗中賄賂行杖刑的人讓他們加重杖責，有六七人纔出關就死了。皇帝知道此事後，命令讓其他人全部回來。於是諫議大夫毛注彈劾他殘忍苛虐，請求加以譴

表賀。

孝壽雖亡狀，亦時有可觀。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仿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時以此稱之。明年，以疾，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卒，贈正奉大夫。

責，没有聽從。孝壽還以牢獄無人上表慶賀。

孝壽雖然行事無禮，有時也有可取之處。有應試舉子受僕役欺侮，很氣憤，寫下文書想送交官府，同舍舉子勸解，很長時間纔平息。他開玩笑取過文書仿效孝壽花押判决道："不用查案，判杖打二十。"僕役第二天拿了文書到府中，告他的主人仿效府尹的書法文理私自用刑。孝壽立即趕來追查，舉子細説事情經過，孝壽立刻轉而説道："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杖打僕役，并向舉子道歉。當時京都幾千人，没有一個僕役敢於放肆，當時的人因此稱贊他。第二年，因病，罷爲龍圖閣學士、提舉醴泉觀。去世，贈正奉大夫。

李孝稱

孝稱字彦聞，以蔭登朝。值郊恩得封父，及之已官通議大夫，有司限以格，孝稱言，恐非朝廷所以推恩優老之意，詔特許之，遂爲著令。

孝稱字彦聞，因恩蔭入仕。正值郊祀推恩得以封父，及之已任官通議大夫，有關官吏以制度限制，孝稱上言，恐怕這不是朝廷所以推恩優待老臣的意旨，下詔特别許可他，就爲此制定成法令。

崇寧中，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之姻宋喬年爲京畿轉運使，有囚逸，捕得之。孝稱上其功，喬年受賞，而孝稱用是得工部員外郎。不閱月，遷大理少卿。連奏獄空，進爲卿，且數增秩，擢工部、户部二侍郎，爲開封尹。

陳瓘之子正彙在杭州上書，告京不利社稷。郡守蔡薿執送京師，并逮瓘詣獄。孝稱脅使證其子，瓘不可。暨獄上，竟竄正彙海島。京愈德之，進刑部尚書，而以其兄孝壽代爲尹。孝稱請班兄下，不許。避親嫌，徙工部。卒，贈光禄大夫。

崇寧年間，提舉湖北、京西常平，提點京西南路刑獄。蔡京的姻家宋喬年擔任京畿轉運使，有囚犯逃跑，將他捕獲。孝稱奏上他的功勞，喬年受賞，孝稱因此得任工部員外郎。没過一月，遷升大理少卿。接連上奏獄中無人，進官爲卿，而且多次增加品秩，提拔爲工部、户部二侍郎，任開封尹。

陳瓘之子正彙在杭州上書，控告蔡京不利於國家社稷。郡守蔡薿把他拘捕送往京師，一同逮捕陳瓘下獄。孝稱脅迫他爲他的兒子作證定罪，陳瓘不從。案件上奏後，終於將正彙流放到海島。蔡京更加感激他，提升他爲刑部尚書，而以他的兄長孝壽代他任府尹。孝稱請求位居其兄之下，没有批准。因避親嫌，調任工部。去世，贈光禄大夫。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少孤，鞠於仲父宗元，從學於里人張震，善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億見其賦，嘆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

王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從小失去父母，由二叔父宗元養育，跟從鄉里人張震學習，擅長文辭。咸平年間，由鄉貢入試禮部、廷對都是第一。楊億見到他的賦，嘆息説："是輔佐帝王創業治國的人才啊。"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交職

州。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

景德初，始通和契丹，歲遣使致書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曾曰："從其國號足矣。"業已遣使，弗果易。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宫，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特命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爲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内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卿勿以我爲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知審刑院。舊違制無故失，率坐徒二年，曾請須親被旨乃坐。既而有犯者，曾乃以失論。帝曰："如卿言，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曉制書，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悟，卒從曾議。再遷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遂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時宫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瑞，傅會帝意，又陰欲排異己者，曾當使會靈，因以推欽若，帝始疑曾自異。及欽若相，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去，而曾令人舁土置門外，賀氏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乃罷曾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夜搏人，自京師以

回來，例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認爲他是奇才，特命試於政事堂，授任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三司户部判官。

景德初年，開始與契丹往來交好，每年派使者呈送書信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王曾説："依照國號稱呼它就足够了。"已經派遣了使者，結果没有改成。遷升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當時祥瑞應兆接連而來，王曾曾入朝應對，皇帝説及此事。王曾上奏説："這確實是國家太平所招致的，但是希望推恩而不要居功滿足，以後或許有災害，就可以避免衆人的議論。"等到皇帝接受符命後，大建玉清昭應宫，臣下没有人敢進言，王曾陳述五害進行勸諫。舊例用郎中官判大理寺，皇帝想加以重視，特别任命王曾。并且對王曾説："訴訟，是重要的法制，現在要委屈你了。"王曾叩頭謝恩。并賜錢三十萬，於是請求自己徵召僚屬，定爲法令。遷升翰林學士。皇帝曾經於晚上坐在承明殿，召他入對很長時間，退下後，派内侍告諭他説："剛纔很想念你，所以不到朝會就召見你，你不要認爲我是怠慢你。"他受到尊重禮待到了這種程度。

知審刑院。以前違反制令原無過失的，一律獲罪服勞役二年，王曾請求須是親自領旨的纔判罪。不久有違犯的，王曾就以過失罪來處理。皇帝説："照你所説，這就不會再有違反制令的人了。"王曾説："天下這麽大，豈能人人都通曉制書，照陛下所説，也就不再有犯過失者了。"皇帝醒悟，終於聽從了王曾的意見。又遷升尚書主客郎中，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就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當時宫觀都以輔政大臣作爲使節。王欽若正依靠祥瑞符兆，附會皇帝的意旨，又暗中想排斥與自己不合的人，王曾例當爲會靈使節，於是以此來推讓欽若，皇帝開始懷疑王曾自己製造不和。等到欽若爲相，正值王曾買下賀皇后家舊府第，她家還没有搬離，王曾就命人抬土堆在門外，賀氏上告宫禁中。第二天，皇帝告訴欽若，就罷王曾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京知應天府。天禧年間，百姓中謡傳説有妖興起像飛帽，

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卒無妖。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决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宫中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入，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减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群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决之，非大事令入内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宫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宫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

謂初敗，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時真宗初崩，内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卒，曾以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宫使。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决，奏未至，第民間妖言爾，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在晚上撲人，從京師以南，人人都恐懼。王曾下令晚上打開里巷門，敢於傳言的就拘捕他，最終無妖。調任天雄軍，恢復參知政事，遷升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

真宗身體不適，皇后在朝中參預政事，太子雖然在資善堂聽理政事，但事情都由皇后决定，朝廷内外爲此憂慮。錢惟演是皇后親戚，王曾秘密對惟演説："太子年幼，没有宫中扶持不能登位。加恩太子，太子就安定；太子安定，正可以此安定劉氏。"惟演認爲是這樣，於是告訴皇后。皇帝去世，王曾奉命入殿廬起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助皇太子登位，權且聽理决斷軍國大事。"丁謂入朝，去掉"權"字。王曾説："皇帝年幼，太后臨朝，這已經是國家的厄運。稱'權'，還足以昭示後人。而且增减制書有法度，準則之地，先要擾亂它嗎？"於是不敢去掉。仁宗登位，遷升禮部尚書。群臣討論太后臨朝的儀式，王曾請求按照東漢舊事，太后坐在皇帝右邊，垂簾上奏政事。衹有丁謂想要皇帝每月朔望召見群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政大臣决定，不是大事就命入内押班雷允恭傳達上奏宫禁中，批畫可以這樣下達。王曾説："兩宫不在一個地方，而權柄歸屬宦官，是禍患開始的徵兆啊。"丁謂没有聽從。不久允恭獲罪受誅，丁謂也獲罪。從此兩宫垂簾，輔政大臣按照王曾所提議的辦法上奏政事。

丁謂當初事敗之時，任中正説："丁謂受先帝顧念信托，即使有罪，要求按照律令考慮功勞。"王曾説："丁謂因不忠獲罪於王室國家，還考慮什麽呢！"當時真宗剛崩，朝内朝外騷動不寧，王曾神色莊重與衆不同，朝廷依重他。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會靈觀使。王欽若去世，王曾以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玉清昭應宫使。王曾認爲皇帝剛剛即位，應該接近儒者爲師，就召孫奭、馮元在崇政殿勸學講學。天聖四年夏，天下暴雨。傳説汴河决口，河水將要涌入，都城百姓驚恐，想向東逃奔。皇帝詢問王曾，王曾説："汴河决口，奏報没到，衹是民間妖言而已，不值得擔心。"不久果然如此。陝西

陝西轉運使置醋務，以榷其利，且請推其法天下，曾請罷之。

轉運使設置醋務，以專賣獲利，而且請求在天下推行此法，王曾奏請廢除了它。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薦拔，尤惡僥倖。帝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而崇恬静，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曹利用惡曾班己上，嘗怏怏不悦，語在《利用傳》。及利用坐事，太后大怒，曾爲之解。太后曰："卿嘗言利用强横，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臣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釋，卒從輕議。

王曾方正嚴肅穩重，每次進見，陳述政務利弊，詳細而有道理；多所薦舉提拔，特别厭惡投機成事。皇帝問王曾說："近來臣僚請求應對，多是謀求進升的。"王曾回答說："希望陛下抑制奔走競爭而提倡安静閑適，也許就會有以進用爲難以退居爲易的人了。"曹利用怨恨王曾位居己上，常怏怏不樂，其事記録在《利用傳》。等到利用因事獲罪，太后大怒，王曾替他辯解。太后說："你曾經説利用强悍蠻横，現在爲什麽要替他辯解？"王曾說："利用一向憑恃恩寵，臣所以曾用理使他折服。現在加以大罪，就不是我所知道的了。"太后怒意稍稍緩解，終於同意從輕處理。

始，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悦。會玉清昭應宫災，乃出知青州。以彰德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嘩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

當初，太后受册封，將要駕臨大安殿，王曾堅決認爲不可以，等到長寧節上壽，衹在别殿供應設置。太后左右姻家稍稍通言請求謁見，王曾多有裁減抑制，太后更加不高興。正值玉清昭應宫火災，就出京知青州。以彰德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返，約束車馬部屬而後經過，没有敢喧嘩的。百姓安樂於他的治政，給他畫像而立生祠進行祭祀。改天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景祐元年，任樞密使。第二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

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吕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所專决，曾不能堪，論議間有異同，遂求罷。仁宗疑以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知秦州王繼明納賂夷簡，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曾與夷簡交論帝前。曾言亦有過者，遂與夷簡俱罷，以左僕

王曾進用斥退士人，没有人知道情况。范仲淹曾經問王曾說："選拔士人，是宰相的職責。你的大德，衹是少了這點而已。"王曾說："那執政的，恩德想歸於自己，而將怨恨歸給誰呢？"仲淹敬服他的話。當初，吕夷簡參知政事，事奉王曾很恭謹，王曾竭力薦舉他爲相。等到夷簡位居王曾之上，任職處事時間長了，多有專權决斷，王曾不能忍受，論議間有異同，就要求罷免。仁宗有所懷疑就問王曾說："你也有不足之處嗎？"當時外面傳説知秦州王繼明向夷簡行賄賂，王曾於是談到此事。皇帝以此來詢問夷簡，王曾與夷簡在皇帝面前相互辯論。王曾的話也有

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

不當之處，就與夷簡一起被罷免，以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寶元元年冬，有大星清晨墜落在他的寢室方向，左右驚恐相告。王曾説："過後一月應當知道有什麽事。"如期而薨，終年六十一歲。贈侍中，謚號文正。

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平生自奉甚儉，有故人子孫京來告别，曾留之具饌，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啓視之，皆它人書簡後裁取者也。皇祐中，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仁宗既祔廟，詔擇將相配享，以曾爲第一。曾無子，養子曰繹。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致仕，卒。

王曾天資端莊淳厚，眉目如畫。在朝廷上，進止都有定處，平時很少説笑，没有人敢以私事求請他。年輕時與楊億一同位列侍從，楊億喜歡談論戲謔，凡同僚朋友没有不戲弄輕侮的。到了與王曾説話，就説："我不敢同他開玩笑。"平生自己的日常供養很儉樸，有舊友之子孫京來告别，王曾留他一起進餐，吃完後，在盒中裝了幾軸信紙送給他，打開一看，都是别人書信後面裁取下來的。皇祐年間，仁宗爲他用篆文書寫碑名爲"旌賢之碑"，後又改安葬之鄉爲旌賢鄉。大臣賜篆書碑名從王曾開始。仁宗附祭於先帝祖廟後，下詔挑選將相配享，以王曾爲第一。王曾無子，養子名王繹。又以弟弟子融之子王繹爲繼承人，以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辭官歸居，去世。

王子融

子融字熙仲。初以曾奏，爲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同知禮院。獻所爲文，召試，直集賢院。嘗論次國朝以來典禮因革，爲《禮閣新編》上之。以其書藏太常。

子融字熙仲。當初因王曾奏請，任將作監主簿。祥符進士及第，接連爲官遷升太常丞、同知禮院。獻上所寫的文章，應召入試，直集賢院。曾經論述編寫國朝以來典禮沿革，成《禮閣新編》一書獻上。把他的書收藏在太常。

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鑄大錢，行之京城。三司使程琳集官議，子融曰："今軍營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可乎？"事遂寢。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集五代事，爲《唐餘録》六十卷以獻。進直龍圖閣，累遷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乃取讞獄輕重可爲準者，類次以爲斷例。

權三司度支、鹽鐵判官。任布請求鑄大錢，在京城發行。三司使程琳召集官員討論，子融説："現在軍營有一半在城外，衹在城内發行大錢，可以嗎？"此事就没有實行。權同糾察刑獄、知河陽。又搜集五代舊事，寫成《唐餘録》六十卷獻上。進官直龍圖閣，接連爲官遷升太常少卿、權判大理寺。就取訟案情節輕重可以作爲標準的，類編作爲斷案例則。

拜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荆南。盗張海縱掠襄、鄧，至荆門，子融閱州兵，將迎擊之，賊引去。遷右諫議大夫、知陝州，徙河中

拜天章閣待制、尚書吏部郎中、知荆南。盗賊張海肆意搶劫襄、鄧，至荆門，子融聚集州中軍隊，將迎擊他們，盗賊退走。遷升右諫議大夫、知陝州，徙河中府。不久勾當三班院，遷升

府。既而勾當三班院，遷給事中，以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不赴，改刑部侍郎致仕。英宗即位，進兵部，卒。

給事中，以尚書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兗州。没有赴任，改刑部侍郎辭官歸居。英宗即位，進官兵部，去世。

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請以字爲名。性儉嗇，街道卒除道，侵子融邸店尺寸地，至自詣開封府訴之。然教飭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學佛氏，從僧懷璉游。

本名皞，字子融。元昊反叛，他請求以字爲名。性情儉樸吝嗇，街道兵士清除道路，侵入子融客舍尺寸之地，他甚至親自到開封府上訴。但教育子孫，嚴厲有家法。晚年學習佛法，與僧懷璉相游處。

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篤學，中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咸平奏疏，言當今要務，真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扆箴》，出知劍州。逾年，召試中書，加直史館，面賜五品服，判三司開拆司。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清池人。幼時好學，中進士第，接連爲官遷升河陽節度判官。咸平時上疏，議論當今重要事務，真宗認爲他不同一般，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扆箴》，出京知劍州。過了一年，召試中書，加任直史館，當面賜五品官服，判三司開拆司。

江南旱，與李防分路安撫。及還，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見，司天以瑞奏，群臣伏閤稱賀。知白以爲人君當修德應天，而星之見伏無所繫，因陳治道之要。帝謂宰臣曰："知白可謂乃心朝廷矣。"東封，進右司諫。又言："咸平中，河湟未平，臣嘗請罷郡國所上祥瑞。今天下無事，靈貺并至，望以《泰山諸瑞圖》寘玉清昭應宫，其副藏秘閣。"

江南旱災，與李防分路安頓撫恤。回來後，權管勾京東轉運使事。周伯星出現，司天以祥瑞上奏，群臣拜伏閤下相慶賀。知白認爲君主應當修德以應天命，而星的出没與此并没有關聯，於是陳述治國之道的關鍵。皇帝對宰相輔臣說："知白可以説是關心朝廷了。"東封時，進官右司諫。又上言："咸平年間，河湟没有平定，我曾經請求罷除郡國獻上的祥瑞。現在天下太平無事，神靈賜福一起到來，希望將《泰山諸瑞圖》放在玉清昭應宫，它的副本藏在秘閣。"

陝西饑，命按巡之。尋知鄧州。會關右流傭至境，知白既發倉廩，又募民出粟以濟。擢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知白以朝廷制官，重内輕外，爲引唐李嶠議遷臺閣典藩郡，乃自請補外，不許，遂命糾察在京刑獄，固請，知青州。還京師，求領國子監。帝曰："知白豈倦於處劇邪？"宰臣言："知白更踐中外，未嘗爲身謀。"乃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陝西饑荒，命令他前去按察巡視。不久知鄧州。正值關右流亡雇工到境内，知白已經打開了糧倉，又徵求百姓拿出糧粟加以救濟。提升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再遷升尚書工部郎中，出使契丹。知白因朝廷制定官制，重内官輕外官，爲此援引唐李嶠建議遷任臺閣之官主管藩郡一事，就自己要求補外官，不批准，就任命他糾察在京刑獄，他堅决請求，於是知青州。回京師，請求領國子監。皇帝說："知白難道是厭倦處理煩雜事務了嗎？"宰臣說："知白歷任朝廷内外官職，不曾爲自己考慮。"就遷升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郊禮成，遷尚書工部侍郎。時同列王曾遷給事中，猶班知白上，知白心不能平，累表辭之。曾亦固請列知白下，乃加知白金紫光祿大夫，復爲給事中、判禮儀院。曾罷，還所辭官。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論議多相失，因稱疾辭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尚書右丞，爲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修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

郊祀行禮完畢，遷升尚書工部侍郎。當時同列王曾遷升給事中，還位居知白之上，知白心中不服，接連上表推辭。王曾也堅決要求位居知白之下，就加授知白金紫光祿大夫，復任給事中、判禮儀院。王曾被罷免，知白還任所辭之官。當時王欽若爲相，知白議論與他多有不和，於是稱病辭去官位，罷爲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等到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一向厭惡欽若，調徙知白爲南京留守，以期他報復怨恨。到了以後，對待欽若却更加優厚。丁謂惱怒，又調徙知白到亳州，遷升兵部。仁宗即位，進官尚書右丞，任樞密副使，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當時呼名召見登第進士，賜《中庸篇》，中書遞上本子，就命知白上前講讀，講到修身治家之道，他一定反復陳述。

知白在相位，慎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然體素羸，憂畏日侵，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帝親問疾，不能語，薨。爲罷上巳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矣。"遂不改。

知白位居相位，謹慎地對待等級儀制，没有絲毫的私心。常常以盛滿爲戒，雖然顯貴，他清廉簡約如同貧寒之士。但是身體一向虚弱，憂慮畏懼日漸侵襲，在中書忽然感到中風目眩，乘輿車返回府第。皇帝親自去探問病情，不能説話，去世。爲此停止上巳宴，贈太傅、中書令。禮官謝絳提議定謚號文節，御史王嘉言説："知白守道爲公，任官不屈從，可以説是正直了，應謚號文正。"王曾説："文節，是美好的謚號了。"就没有更改。

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佛寺。及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嘆其誠孝。嘗過陝州，與通判孫何遇，讀道旁古碑凡數千言，及還，知白略無所遺。天聖中，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患之。帝以問二府，衆曰："備粟練師，以備不虞。"知白曰："不然，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釁邪！若終以爲疑，

知白九歲時，他的父親死於邢州，停葬在佛寺。等到契丹侵入河北，寺宇大多傾頹廢敗，靈柩停放處不能分辨。知白登第後，步行尋訪，找到佛寺殿基，猛然認出停葬處。打開靈柩後，下葬衣被都可驗證，衆人贊嘆他的赤誠孝心。曾經路過陝州，與通判孫何相遇，讀道旁古碑一共幾千字，等到返回時，知白基本上没有遺忘。天聖年間，契丹大舉閲兵，聲稱到幽州狩獵，朝廷憂慮。皇帝以此事詢問二府，衆臣説："儲備糧粟訓練軍隊，以防備預料不到的事變。"知白説："不是這樣，契丹和好不久，現在他們這樣做，是因爲皇上剛剛當政，試探觀望朝廷罷了，豈能

莫如因今河决，發兵以防河爲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自己引起争端呢！如果始終覺得可疑，不如趁着現在黄河决口，派兵以防河爲名，他們也不會産生疑心。"不久，契丹果然退兵。没有兒子，以兄子子思爲繼承人，做官至尚書工部侍郎退休。

杜衍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總髮苦志厲操，尤篤于學。擢進士甲科，補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遥縣。使者薦之，通判晋州。

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父親遂良，做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杜衍少時刻苦立志砥礪節操，特别好學。提拔爲進士甲科，補任揚州觀察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平遥縣。使者薦舉他，通判晋州。

詔舉良吏，擢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藩府乃賜宴，堯咨至乾州，以衍賢，特賜宴，仍徙衍權知鳳翔府。及罷歸，二州民邀留境上，曰："何奪我賢太守也?"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按行潞州，折冤獄，知州王曙爲作《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人告繼昇連蕃族謀變，逮捕繫治，久不决，衍辯其誣，抵告者罪。寧化軍守將鞫人死罪，不以實，衍覆正之。守將不服，訴之，詔爲置獄，果不當死。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司奏衍辨獄法當賞，遷刑部。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嘆曰："吾知之久矣。"

下詔推舉良吏，提拔他知乾州。陳堯咨安撫陝西，有詔令藩府纔賜給宴席，堯咨到乾州，因杜衍賢能，特地賜宴，并調徙杜衍權知鳳翔府。等到交職回朝，二州百姓都到州境上攔阻挽留，説："爲什麽要奪去我們賢能的太守呢?"以太常博士提點河東路刑獄，遷升尚書祠部員外郎。按察巡行潞州，判决冤案，知州王曙爲此寫了《辨獄記》。高繼昇知石州，有人控告繼昇勾結蕃族圖謀叛變，逮捕拘囚治罪，長時間不能斷案，杜衍辨明事屬捏造，將上告之人問罪。寧化軍守將審訊將人定爲死罪，不按照實際情况，杜衍復審加以糾正。守將不服，上訴，下詔立案，果然不當判死罪。徙京西路，又徙知揚州。有關官員上奏杜衍辨明斷案法度例當受賞，遷升刑部。章獻太后派使者安撫淮南，使者回朝，没來得及説别的，太后就問杜衍是否安好，使者以治政情况應對。太后嘆息説："我早就知道他了。"

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爲三司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未行，會河北乏軍費，選爲都轉運使，遷工部郎中，不增賦于民而用足。還，爲樞密直學士。求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

徙河東轉運副使、陝西轉運使。召任三司户部副使，提拔天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没有赴任，正值河北缺少軍費，選爲都轉運使，遷升工部郎中，不向百姓增加賦税而財用充足。回朝，任樞密直學士。請求補任外官，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

始，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仁宗特召爲御史中丞。奏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者也。止隻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

當初，杜衍治政嚴謹，不以威嚴刑罰督責屬吏，但吏民也害怕他的清廉整肅。仁宗特地召任御史中丞。他上奏説："中書、樞密，是古代的三事大臣，所謂坐而論道的人。衹有單日在前殿上對，怎麽能説盡天下之事？應該輪流召見，在

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可否，其他，不必親煩陛下也。”又議常平法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也。請量州郡遠近，户口衆寡，嚴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糴未充，則禁争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州郡闕母錢，願出官帑助之。否則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

便殿賜坐，以盡言國事興革，别的事情，就不必親自麻煩陛下了。”又議論常平法説：“年成有豐凶，糧食有貴賤，官府以法令均平，那麽農民就有餘利了。現在豪商大賈，趁時機賤價收購，水旱災害時，就拖延積藏遲遲不售，希望價格飛漲，以圖厚利，而使百姓困苦。請求衡量州郡遠近，户口多少，嚴格賞罰，督促要求官吏，收入出納没有阻塞，增減適宜。公家收購糧食不充足時，就禁止争相收購以此謀利之人；收購完畢加以儲藏，就細察以供給軍用爲名出借之事。州郡缺少本錢，希望撥出官府錢財相助。否則督促此事的官員，每天遍及各家各户，對於事情又有什麽好處呢?”

兼判吏部流内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閲，吏多受賕，出縮爲奸。衍既視事，即敕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閲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奸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爲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尸，并得賊殺他婦人尸二，秦人大驚。徙并州。元昊反，以太原要衝，加龍圖閣學士。

兼判吏部流内銓。選補科條規則繁雜冗長，主判不能全部審閲，屬吏大多受賄，增減條規造假作奸。杜衍任職後，就命令屬吏把銓選法規條文都裝在匣子裏。問道：“完備了嗎?”説：“完備了。”盡力審閲，全部獲知銓法的本末曲折。第二天，命令諸吏不得登堂，各自坐在官署聽受執行文書，銓選之事全部親自裁决，從此屬吏不能作奸取利。幾月後，名聲震動京師。改知審官院，他的行事與判銓時相同。遷升尚書工部侍郎、知永興軍。有百姓之妻白天失踪，杜衍設法巡捕，立刻抓獲殺人賊，挖掘所埋尸體，一并發現賊人所殺其他婦人尸體兩具，秦地人們大驚。徙并州。元昊反叛，因太原是交通要道，就加授杜衍龍圖閣學士。

寶元二年，遷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時方用兵，民苦調發，吏因緣爲奸。衍區處計畫，量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民得次第輸官，比他州費，省錢過半。召還，權知開封府，權近聞衍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上攻守策，宰相欲用出師。衍曰：“僥倖成功，非萬全計。”争議久之，求罷不許，賜手詔敦勉。爲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内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

寶元二年，遷升刑部侍郎、復知永興軍。當時正用兵，百姓苦於調發，屬吏趁機作奸。杜衍籌劃計算，衡量道里遠近，放寬他們的期限，使百姓得以依次運輸入官，與其他州費用相比，節省一半以上的錢。應召還朝，權知開封府，權貴近臣聞知杜衍聲名，没有人敢以私情相求。拜同知樞密院事，改樞密副使。夏竦奏上攻守計策，宰相想采用出兵。杜衍説：“企求意外獲得成功，不是萬全之計。”争論很久，要求免官没有許可，皇帝賜手詔加以敦促勉勵。任河東宣撫使，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次皇上内廷降恩，他一概擱置不執行，堆積詔旨到了十多份，就獻納到皇帝

諫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面前。諫官歐陽脩入朝應對，皇帝説："外面人知道杜衍封緘退還内廷降恩之事嗎？凡是有求於我的，常常因爲不能告訴杜衍而作罷的，還要多於所封還的。"

契丹與元昊戰黄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曰："二國方交鬥，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争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契丹婿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脩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忠信，若自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尚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

契丹與元昊在黄河外交戰，參知政事范仲淹宣撫河東，想以軍隊隨從自己。杜衍説："兩國正在交戰，一定不會進犯，我軍不可輕易出動。"仲淹在皇帝面前争論，毁謗杜衍，言語很急切。仲淹曾像對待父輩一樣服事杜衍，杜衍并不覺得遺憾。契丹國王之婿劉三嘏避罪前來歸順，輔臣建議好好招待他，以此盤問契丹機密之事。諫官歐陽脩也請求留下三嘏，皇帝向杜衍詢問此事。杜衍説："我國提倡忠信，如果自己違背誓約，收容叛逃之人，那麽理虧在我。况且三嘏是契丹近親，却逃亡前來歸順，他如此爲自身圖謀，哪裏能够與他圖謀國事呢！收容他又有什麽好處，不如將他遣返。"於是遣返了三嘏。拜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

衍好薦引賢士，而沮止僥倖，小人多不悦。其婿蘇舜欽，少年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監進奏院，循前例，祠神以伎樂娱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衍所知，或言益柔嘗戲作《傲歌》，御史皆劾奏之，欲因以危衍。諫官孫甫言："丁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度知甫所奏誤，力求置對。衍以甫方奉使契丹，寢甫奏，度深銜之。及衍罷，度草制指衍爲朋比。時范仲淹、富弼欲更理天下事，與用事者不合，仲淹、弼既出宣撫，言者附會，益攻二人之短。帝欲罷仲淹、弼政事，衍獨左右之，然衍平日議論，實非朋比也。以尚書左丞出知兖州。慶曆七年，衍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杜衍喜好薦舉進用賢能之士，而阻止投機求進之人，小人大多不滿。他的女婿蘇舜欽，年輕能寫文章，議論稍稍觸犯權貴，監進奏院，依照前例，祭神以伎樂歡娱來賓。集賢校理王益柔爲杜衍所賞識，有人説益柔曾戲作《傲歌》，御史都加以舉發上奏，想因此危害杜衍。諫官孫甫上言："丁度藉應對之機求得重用，請求交給有關官吏處理。"丁度知道孫甫所奏有錯，力求答辯。杜衍因孫甫正當奉命出使契丹，擱置了孫甫的奏章，丁度非常怨恨他。等到杜衍免官，丁度起草制書指責杜衍勾結朋黨。當時范仲淹、富弼想改革治理天下之事，與當權者不合，仲淹、富弼出京宣撫後，上言者附會，更加攻擊二人的缺點。皇帝想罷免仲淹、富弼參知政事，杜衍獨自幫助他們，但杜衍平時議論，實際并非勾結朋黨。以尚書左丞出京知兖州。慶曆七年，杜衍剛七十歲，上表請求歸還印綬，就以太子少師辭官歸居。

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皇祐元年，特

杜衍任宰相，賈昌朝不高興，議事者認爲前宰相一次上表奏請就得以批准，以少師少保少傅辭官，都無前例，大概是昌朝壓制他的原因。皇

遷太子太保，召陪祀明堂，仍詔應天府敦遣就道，都亭驛設帳具几杖待之，稱疾固辭。進太子太傅，賜其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謁告歸應天府，有詔撫問，封祁國公。

衍清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邪！"善爲詩，正書、行、草皆有法。病革，帝遣中使賜藥，挾太醫往視，不及。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斂以一枕一席，小壙庳冢以葬。自作遺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皆賢相也。四人風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獻臨朝，頗挾其才，將有專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覦；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獻亦全令名，古人所謂社稷臣，於斯見之。知白、衍勁正清約，皆能斬惜名器，裁抑僥倖，凜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賢相，莫盛於真、仁之世，漢魏相，唐宋璟、楊綰，豈得專美哉！

祐元年，特別遷升太子太保，召命陪祀明堂，於是詔令應天府敦促上路，都亭驛站設置帳具几杖款待他，杜衍稱病堅決推辭。進官太子太傅，賜他的兒子同進士出身，又進官太子太師。知制誥王洙請假回應天府，奉詔對杜衍撫勞慰問，封祁國公。

杜衍清廉耿介不營謀私產，退職後，寄居南都共十年，府第居室簡陋，纔有幾十間屋，他居住在那兒却很自足。出入隨從十多人，他自己頭戴烏帽，身穿皂綈袍，腰繫革帶。有人勸杜衍穿居士服，杜衍說："年老辭去政事，還可以竊取高士之名嗎！"擅長寫詩，楷書、行書、草書都有法度。病重，皇帝派中使賜藥，帶着太醫前去探視，没有趕上。去世，終年八十歲。贈司徒兼侍中，謚號正獻。告誡他的兒子努力忠孝，以一枕一席裝殮，以小墓低冢安葬。自己寫下遺疏，大致說："不要因長久安定而忽略邊境防衛，不要因已經富足而輕視財用，應當及早確立皇太子，以安人心。"言語不涉及私事。

論曰：李迪、王曾、張知白、杜衍，都是賢能的宰相。四人的遺風餘烈，往往相似。當仁宗剛即位，章獻臨朝聽政，頗自恃其才，將有專制的隱患。李迪、王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臣，不敢窺伺覬覦；而仁宗君主之德日成，章獻也保全美名，古人所說的社稷之臣，在這兒可以見到。知白、杜衍剛正清儉，都能重視愛惜名分禮制，抑制投機僥幸，凜然有大臣的節操。宋代的賢相，没有比真宗、仁宗之世更興盛的，漢魏相，唐宋璟、楊綰哪能獨得美名呢！

宋史卷三百十一

列傳第七十

晏殊　龐籍（孫）恭孫　王隨
章得象　吕夷簡（子）公綽 公弼 公孺　張士遜

晏殊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并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游處者，每稱許之。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寫文章，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加以薦舉。皇帝召晏殊與進士一千多人一起在廷中應試，晏殊神色不慌，揮筆立刻寫成。皇帝獎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説："晏殊是江南人。"皇帝回頭説："張九齡不是江南人嗎?"兩天後，又試詩、賦、論，晏殊奏言："臣曾經自己練習寫過此賦，請求試以别的題目。"皇帝喜歡他不欺瞞，寫成後，屢次稱好。提拔爲秘書省正字，秘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觀察他交游相處之人，常常稱贊他。

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禄寺丞，爲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宫。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爲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户部員外郎，爲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稿封上，帝重其慎密。

第二年，召試中書，遷升太常寺奉禮郎。東封賜恩，遷升光禄寺丞，任集賢校理。喪父，回到臨川，服喪未滿强令出仕，隨駕祭祀太清宫。詔命修撰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請求服滿喪期，没有同意。又遷升太常寺丞，提拔爲左正言、直史館，任昇王府記室參軍。年中，遷升尚書户部員外郎，任太子舍人，不久知制誥，判集賢院。過了很久，任翰林學士，遷升左庶子。皇帝每次向晏殊詢問事情，他一概在方寸小紙上用小字書寫，答奏完畢，就和草稿一起封上，皇帝看重他的謹慎周密。

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决其議者。殊建

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暫時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自想獨自進見奏事，没有人敢决斷他們的提議。晏殊上言："群

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宫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録》。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玉清昭應宫，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罷知宣州。

臣向太后奏事的，太后垂簾聽斷，都不得進見。"就此定議。遷升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認爲他是東宫舊臣，恩賜不相稱，加給事中。參與修撰《真宗實録》。進爲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上疏論説張耆不能任樞密使，觸犯太后意旨。隨從駕幸玉清昭應宫，侍從持笏遲到，晏殊發怒，以笏板打他打斷了門牙，御史上奏彈劾，免官知宣州。

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衮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爲三司使。

幾月後，改知應天府，延請范仲淹教育學生。從五代以來，國家學校荒廢，振興學校是從晏殊開始的。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秘書監，任三司使，復任樞密副使，没有拜官，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朝拜太廟，有人請求穿戴衮冕，太后以此事詢問，晏殊以《周官》中的后服禮制答對。太后去世，晏殊以禮部尚書罷相知亳州，徙陳州，遷升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復任三司使。

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内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鬥。又請出宫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悉爲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陝西正用兵，晏殊請求罷除内臣監督軍隊，不將作戰陣圖授予諸將，讓他們見機應戰攻守；以及招募弓箭手加以教練，以備戰鬥。又請求拿出宫中剩餘財物資助邊事費用，凡是其他各司管領財利事務的，都停罷而交還度支。這些提議都得以施行。康定初年，知樞密院事，於是任樞密使。進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年間，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殊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殊出歐陽脩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没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

晏殊平時喜好賢才，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都出於他的門下。等到擔任宰相，更致力於進用賢才，仲淹與韓琦、富弼都得到進用，以致臺閣之中，多是一時賢士。皇帝也奮發有志，想依靠衆位賢才改革政事，小人權貴投機之人都很不安。晏殊讓歐陽脩出京任河北都轉運使，諫官上奏挽留，没有同意。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上成爲天下之主，可是晏殊曾奉詔寫宸妃墓志，隱没未曾提及。"又上奏議論晏殊役使官兵修建租賃房屋以謀利。因此獲罪，降爲工部尚書、知潁州。但晏殊因章獻太后正臨朝

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謂非殊罪。

聽政，所以墓志中不敢明言。至於役使兵士，是輔政大臣按例可公開借用的，當時認爲并不是晏殊的罪責。

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户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逾年，病寖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爲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爲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徙陳州，又徙許州，逐漸復任禮部、刑部尚書。祭祀明堂，遷升户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升兵部。因病，要求返回京師看病。病愈後，又請求出京任職，皇上特地留他侍講經筵，詔令每隔五天就入朝晋見一次，儀衛隨從和宰相一樣。過了一年，病情加重，皇帝將要去探望他。晏殊立刻急驅上奏説："臣患得是舊病，馬上就會好了，不值得讓陛下擔憂。"不久去世。皇帝雖然親臨祭奠，仍以没有前去探望病情感到遺憾，特地停止上朝兩天，贈司空兼侍中，謚號元獻，以篆字書寫他的碑題稱"舊學之碑"。

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婿也。殊爲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

晏殊性情剛正簡約，平時供養清廉節儉。連續主持州事，吏民很是害怕他的急躁易怒。善於識别人才，富弼、楊察，都是他的女婿。晏殊任宰相兼樞密使，而富弼任副使，推辭所任兼職，下詔不加批准，他受信任重用到了這種程度。文章富麗，應用不盡，尤精於作詩，閑雅有情思，晚年好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删定編集梁、陳以後名臣作品，成《集選》一百卷。

子知止，爲朝請大夫。

子知止，任朝請大夫。

龐籍

龐籍字醇之，單州成武人。及進士第，爲黄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爲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爲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

龐籍字醇之，單州成武人。及進士第，任黄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認爲他有宰相材器。調任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推薦爲法曹。遷升大理寺丞、知襄邑縣。

預修《天聖編敕》，爲刑部詳覆官。擢群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内侍楊懷敏，群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乃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乃如此。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内降，寖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

參加修撰《天聖編敕》，任刑部詳覆官。提拔爲群牧判官，在輪流每五日一次入殿奏事時上言："舊制不把國家之馬借給臣下，是重視軍事裝備。樞密院把披甲之馬借給内侍楊懷敏，群牧詳審事情重新上奏，就賜給一匹馬，三天後，就又借給他，幾天後纔又停止。樞密掌管機要命令，竟是如此反覆。平時，百官在皇上面前奏事，不親自批示，衹送中書、樞密院。近年由宫内發布的皇上詔命璽書，逐漸超過以前，如此就

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物料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宫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强者沮矣。”

没有辦法來防止不正當的請求、杜絶投機的門路了。以前，王世融身爲公主之子毆打府吏，依法應當支付贖金，却特地停止任官。近來作坊物料庫主管官吏盜竊官家財物，就自行潛逃避罪。因他是皇宫近親，三司就停止追究。現在聖上明斷竟然不同於過去，臣私下覺得疑惑。祥符縣令約束屬下稍微嚴格，胥吏相從一齊離開縣衙，縣令獲罪免官。如果像這樣，那麽清廉强幹的人就會泄氣了。”

久之，出知秀州。召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龐醇之，天子御史也。”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内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内侍。”詔有司：“自今宫中傳命，毋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宫禁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

過了很久，出京知秀州。召爲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留下誥書：章惠太后參議軍國大事；龐籍請求交付閤門，取來垂簾儀式禮制全部燒毁。又奏言：“陛下親自處理萬事，任人應當明辨邪正、防止朋黨，提拔進用親近之臣，希望采納公論，不要使它取决於執政大臣。”孔道輔對人説：“言事官大多觀望宰相意旨，衹有龐醇之，是天子的御史。”任開封府判官，尚美人派内侍宣稱教旨免除工匠市場租税。龐籍説：“祖宗以來，没有美人下教旨到府中的，應當杖責内侍。”詔令有關部門：“從今後宫中傳達命令，不得擅自接受。”多次揭發范諷之罪，范諷與李迪交好，都壓下不上報，反而因議論宫禁之事不符實情而獲罪，以祠部員外郎免官爲廣南東路轉運使。又奏言范諷之事不盡如實，范諷獲罪受貶，龐籍也降爲太常博士、知臨江軍。不久復官，徙福建轉運使。

景祐三年，爲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爲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彦博鞫黄德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没，宜加恤其子孫。”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宫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虚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宫中所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修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將士力戰，

景祐三年，任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叛，任陝西體量安撫使。因命開封府吏馮士元買賣女子獲罪，降職知汝州。徙同州，就地除授陝西都轉運使。文彦博審訊黄德和案件，没有上奏，詔命龐籍一同審案。龐籍上言説：“德和膽怯退却法當受誅。劉平全力奮戰而死，應當厚加撫恤他的子孫。”又建言：“連年災異，天久不下雨。宫中花費用度奢靡，出納不嚴格，要求索取煩多，有關部門無從檢驗虚實。臣私下認爲凡是皇上日常所費，宫中所用，應當務必加以裁减制約，取法先帝，這是修德除災之道。現在出兵西部邊境，將士奮戰，不能得到功勞賞賜；可是内官、醫

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平也。”

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于谷旁，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乩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更東西陣法爲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既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從之。

會敵新破涇原城寨，方議修復。使者往返，逾年，又遣賀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寖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策。

元昊既臣，召籍爲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困，請并

官、樂官，没有功勞，却享受豐厚賞賜，天下人共同指責，稱爲‘三官’。希望稍加裁减，不要厚加賞賜，而專門獎勵戰功，寇敵就不足以平定了。”

進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不久兼鄜延都總管、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第二年，改延州觀察使，堅决推辭，换任左諫議大夫。自從元昊攻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攻破五龍川，邊境百姓被燒掠一空，龐籍到任，漸漸加以修治。駐守軍隊十萬人没有軍營壁壘，都分散居處城中，害怕龐籍，没有人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地肥沃平坦。川末稱橋子谷，是敵寇出入的狹窄通道。龐籍派部將狄青帶領一萬多人，在谷旁修築招安寨，多次招募百姓耕種，收穫糧粟供養軍隊。周美襲擊攻取承平寨，王信修築龍安寨，全部收復了所失土地，修築十一座城。等到開闢乩名、平戎道路，以通永和、烏仁關，變更東西陣法爲方陣，很是損耗兵器。元昊派李文貴持野利旺榮書信來表示歸順，龐籍説：“這是奸計。”就在青澗城駐守軍隊。數月後，元昊果然大舉進攻定川，龐籍召來文貴加以開導告諭，讓他離去。不久元昊又送來旺榮書信，正值皇帝厭於兵事，於是就藉此招撫他，派龐籍回覆書信，讓他稱呼旺榮爲太尉。龐籍説：“太尉三公，不是諸侯之臣所能相稱的，如果讓旺榮擔當它，那麽元昊就不會作臣下了。現在他的書信自稱‘寧令’或‘謨寧令’，都是他的官名，於義無所關涉。”朝廷聽從了他的意見。

正值敵寇剛攻破涇原城寨，纔商議重修和好。使者往返，過了一年，元昊又派賀從勗前來，改名爲曩霄，稱子不稱臣。龐籍不敢上奏，從勗説：“子侍奉父，猶如臣侍奉君。如果能到京師，天子不許可，再回去商議。”龐籍將使者送到朝廷，於是陳説利害，説：“羌人很久以來没有開通貿易，國民憂愁抱怨。現在書信言辭日漸順服，一定有改奉中原的意思，請求派使者前去曉諭他們。”朝廷采用了他的計策。

元昊臣服後，召龐籍任樞密副使。龐籍上言：“自從陝西用兵，公私都很困頓，請求合并

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内地。”從之，於是頗省邊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户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遽爲昭文館大學士，出殊拜也。

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遂欲以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争之，不聽。嶺南平，二廣舉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爲過。

頃之，齊州學究皇甫淵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貺與籍姊家親，給爲淵白籍，乃與堂吏共受淵賂。小吏訴之，下開封府，捕清貺，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

仁宗不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麟州築堡白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殿大學士、户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吊賻其家。贈司空，加侍中，謚莊敏。

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有犯，或斷斬刳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省中官屬，遣退靠近邊塞的軍隊到内地就食。”聽從他，因此節省了很多邊事費用。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升户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龐籍剛入朝爲相，而且是專門名額，却立刻擔任昭文館大學士，是出於特殊的拜授。

儂智高反叛，官軍多次失利，朝廷派狄青任宣撫使。諫官韓絳認爲武將不應當專任，皇帝以此事詢問龐籍。龐籍説：“狄青出身於軍隊之中，如果讓文臣輔助他，那麽號令就會不專一，不如不派。”下詔嶺南各軍，都受狄青調派管制。不久捷報傳來，皇帝高興地説：“狄青打敗賊寇，是你的功勞。”就想讓狄青任樞密使、同平章事，龐籍竭力争辯，没有聽從。嶺南平定，二廣薦舉推恩的有六百九十一人，議事者認爲過分。

不久，齊州學究皇甫淵因捕賊之功，依法應當賞錢，他多次上書請求進用。道士趙清貺與龐籍姊家親近，假稱替皇甫淵將此事告訴龐籍，就和堂吏一起接受皇甫淵的賄賂。小吏上訴，交付開封府，逮捕清貺，刺配邊遠州郡，路上死去。韓絳上言龐籍暗示府吏杖殺清貺滅口，經核實無此事。韓絳仍不斷上言，龐籍就被免官知鄆州。過了幾個月，加觀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知并州。

仁宗身體不適，龐籍曾秘密上疏，請求挑選宗室中的賢者爲皇子，話語很是懇切。因擅自聽任麟州在白草平修築城堡，而州將武戡等被夏人擊敗，復任觀文殿大學士、户部侍郎、知青州。遷升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還京師，他遞上奏章告老辭職，不久以太子太保辭官歸居，封潁國公。去世，終年七十六歲。當時仁宗身體不適，罷朝、親臨祭奠都没實行，衹是派使者吊唁賞賜他家財物以辦喪事。贈司空，加侍中，謚號莊敏。

龐籍通曉律令，擅長處理事務。持法深嚴，軍中有違犯法令的，或斷斬剖裂，或笞打致死，因此士卒畏懼服從。治民很有恩惠，等到任宰相，聲望比治理州郡時有所減弱。子元英，任朝散大夫。孫恭孫。

龐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彊叛，詔轉運使王蘧領州事致討，恭孫説降文彊而斬之。蘧上其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己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幾，其酋董舜咨、董彦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賜第京師，更名保州祺州、霸州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謫保静軍節度副使。才逾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中，卒。

恭孫字德孺，以恩蔭補任施州通判。崇寧年間，部蠻向文彊反叛，詔命轉運使王蘧領州事前去討伐，恭孫説服文彊投降將他斬殺。王蘧上奏他的功勞，進位三級，知涪州，就以開闢邊土作爲自己的任務。勸誘珍州駱文貴、承州駱世華獻納土地，費用不可計算。轉運判官朱師古舉發恭孫生事，下詔貶黜師古而讓恭孫代任，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歸降。每開闢一城，就嘉獎升遷，五年中，官至徽猷閣待制。威州郡守請求開通保、霸二州，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任他進行招納。不久，他們的首領董舜咨、董彦博來獻納土地，下詔派他們入朝，都拜承宣使，在京師賜予府第，改名保州爲祺州、霸州爲亨州，派恭孫前去修築。議事者奏論他貪婪放縱，查究審理如章所奏，貶謫保静軍節度副使。纔過了一個月，起官知陳州，恢復待制，任瀘州帥。又因修築思州，進爲學士。在西南前後二十年，所得州縣，大多張列名册，實際是荒瘠不毛的鹽碱地，修治轉運糧餉，蜀地百姓爲之困苦，不多時都廢去。宣和中，去世。

王隨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

爲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任將作監丞、通判同州，遷升秘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

任京西轉運副使，上殿辭别皇帝，并且上言説："臣父母家在洛中，就在所管地區，得以侍奉父母飲食，是聖主的恩澤。"真宗於是賜詩施恩送行，以羊酒束帛讓他路過家時作爲賀禮。遷升淮南轉運使，父親去世，服喪未滿加以起官復職。當時連年饑荒，王隨敕令部屬拿出官府的錢，借貸給百姓買種糧，年中折算交納絹來抵償，流亡雇工大多重又投入勞作。徙河東轉運使，三次遷升至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提拔爲知制誥，因不擅長制令言辭，出京知應天府。一天，皇帝對宰相説："王隨治理南京太寬鬆。"王旦説："南京，是大城市，王隨處事散漫，不能鎮守。"改知揚州。又加右諫議大夫、

府。

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秘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子廟，起學舍，州人喜，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禄卿、知潤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乃大出官粟，平其價。

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

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

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俱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

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卞急，輒嫚駡人。性喜佛，慕裴休之

權知開封府。

仁宗爲太子時，拜右庶子，仍主管開封府事務。周懷政被誅，王隨自己陳説曾經借給懷政白金五十兩，削去知制誥，改爲給事中、知杭州。乾興初年，又降爲秘書少監，徙通州。因爲州中缺少學子，就遷徙孔子廟，蓋起學舍，州人高興，送子弟入學。母親去世，喪期未滿起用爲光禄卿、知潤州，徙江寧府。當年發生大饑荒，轉運使下令江寧府拿出常平倉米，按照人口每天給一升，王隨擱置不執行，説："百姓所以饑荒，是因爲兼并囤積糴米，以追求高價。"於是將官粟大量售出，來均平價格。

復任給事中，任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地士卒有犯罪逃到蕃人部落的，戎人就把他們當作奴隸畜養，稍不如意，就將他們帶到官府求賞，以前這樣犯罪的大多處死。王隨下命令能够自己回來的免於死罪，任憑重新隸屬軍籍，因此有很多回來的。又建議請求增加蕃人部落地區士卒，撥給荒廢的陷馬地，招募百姓耕種。因事獲罪，徙河南府。入朝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升尚書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

明道年間，任江淮安撫使，回朝拜任户部侍郎、參知政事，請求與同列大臣每日獻上前代名臣規諫之事一件。議事者認爲不是輔政大臣的職責，其事就被擱置了。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任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從薛居正以後，舊制，剛任宰相没有越格提升爲門下侍郎的，這是學士丁度的過失。

不久，因病休假，下詔五日朝見一次，入中書辦事。任相一年，無所立議倡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一起執政，多次争論事情。正值災異屢屢出現，諫官韓琦上言，四人都免官。王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去世，贈中書令，謚號章惠，後改爲文惠。

王隨表面看來似乎方正嚴厲，而治政失於寬鬆。晚年更是急躁，動輒辱駡別人。性喜佛法，

爲人，然風迹弗逮也。

仰慕裴休的爲人，但風節操行却比不上。

章得象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父奂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

章得象字希言，世代居住泉州。高祖仔鈞，在閩作官任建州刺史，就居住在浦城。得象母親懷孕時，夢見登山，遇到神人交給她玉象；出生時，父親章奂又夢見家裏庭中笏板堆積如山。長大後好學，姿表秀美，爲人莊重。進士及第，任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升本寺丞。

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兖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

真宗將要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兖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認爲他有輔臣才器，薦舉他。有人問他，楊億說："閩地士人輕浮狹隘，而章公深厚有儀容，這是他可貴的地方。"得象曾經和楊億在李宗諤家博戲，一夜輸錢三十萬，却酣睡自如。以後博戲取勝，贏了宗諤金一匣；幾天後博戲又輸，就歸還金匣給宗諤，封記不曾打開。他的度量就是如此寬弘博大。

未幾，召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逾年，爲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群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户部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曰："向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

不久，應召入試，任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接連爲官遷升至尚書刑部郎中，出使契丹，就以兵部郎中知制誥。過了一年，任翰林學士，遷升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任群牧使，遷升禮部侍郎兼龍圖閣學士，進爲承旨兼侍講學士，提拔同知樞密院事，遷升户部侍郎，就拜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皇帝對得象說："以前太后臨朝，群臣正邪，我都暗中瞭解。你清直忠誠無所依附，而且不曾有所求請，現在任用你，主要因爲這個。"

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

陝西用兵，加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他辭去所加官。第二年，以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徙判河南府，以代理司空退職歸居，去世。舊例，皇帝不親臨祭奠已退休的官員，皇帝特地前去他家。贈太尉兼侍中，謚號文憲。皇祐年間，改謚文簡。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内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鋭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既而章十上請罷，帝不得已，許之。初，閩人謡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涌可涉云。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權勢正盛，太后每次派内侍到學士院，得象一定嚴肅對待，有時不説一句話。在中書共八年，宗黨親戚，一概抑制不加進用。仁宗立志治理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讓他們同得象籌謀規劃當世緊急事務，得象無所立議倡明，御史孫抗多次彈劾他，得象居於相位依然如故。不久接連遞上十道奏章要求免官，皇帝不得已，同意他的請求。當初，閩地百姓有歌謡説："南臺江合出宰相。"到得象任宰相時，江沙涌積可以渡涉。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論曰：晏殊、龐籍、王隨、章得象都從孤獨境遇中起仕，位至宰相。龐籍通曉法令，王隨熟習民事，都能任用他們的專長。但龐籍終至貶退免官，王隨幾次遭到譴責斥退，何以賢才是如此難得呢。得象渾厚有儀容，晏殊喜好薦舉提拔人才，樂善不倦，與其他各人相比，晏殊大概是最優秀的了！

吕夷簡

吕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遷太常博士。

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算，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算。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宫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

吕夷簡字坦夫，先祖是萊州人。祖父龜祥知壽州，子孫就成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逐漸遷升大理寺丞。祥符年間，應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有人上言六科是用來補求政務闕失的，現在封禪已告完成，還要補求什麽闕政，廢除了它。通判通州，徙濠州，又遷升爲太常博士。

河北水災，選知濱州。交職回來上奏："對農具徵稅，不是用來鼓勵從事農業的方法。"就詔令天下農具都不要徵稅。提點兩浙刑獄，遷升尚書祠部員外郎。當時京師大建宫觀，在南方砍伐木材。有關部門規定期限運集木材，工匠徒役有至於死的，誣陷爲逃亡，收捕其妻子兒女。夷簡請求延緩勞役，皇上聽從了他。又上言："隆冬牽運艱苦，須等到河流漸通，以兵卒輪流運送。"真宗説："看你的奏章，有爲國愛民之心啊。"提升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蜀賊李順造反，捕獲遣送朝廷，左右大臣稱

賀。既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黥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爲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

仁宗即位，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内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宫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宫，惟太后遠奸邪，奬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夷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户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宫使。玉清昭應宫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宫觀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

天聖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宫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宫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宫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

賀。不久交付御史臺審問，其人并非李順，稱賀者催促就當作李順來結案，夷簡説："這可以欺騙朝廷嗎?"終於按實情上奏，觸犯大臣的意旨。那年有蝗旱災害，夷簡請求皇上自陳己過修治政事，嚴飭輔相，思慮用來共順天意的辦法，以及上奏舉發李溥專謀私利欺瞞皇上。寇準判永興，將有罪的人黥面遷徙湖南，道經京師，向朝廷告發寇準有非常事變。夷簡説："寇準治理地方急峻，這是想中傷寇準而已，應該不要過問，更加遷徙他到遠處。"聽從他。趙安仁任御史中丞，夷簡因親避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出使契丹，返回，任知制誥。兩川饑荒，吕夷簡任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升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治事認真有聲望，皇帝在屏風上記下他的姓名，將要重用他。

仁宗即位，進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自遷移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道查驗處治，允恭被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於是請求將祥符天書放在皇帝預築墓穴中。真宗附祭先祖宗廟，太后想布置平時服飾玩物如在宫中，以銀罩覆蓋神主。夷簡上言："這不足以報答先帝。現在天下政權在兩宫，希望太后疏遠奸邪小人，嘉奬忠直之士，輔助成就聖德，用來報答先帝的，應該没有比這更好的。"舊例，郊祠完畢，輔臣升官，夷簡與同列大臣都推辭，以後成爲定例。遷升尚書禮部侍郎、修撰國史，進職户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景靈宫使。玉清昭應宫發生火災，太后哭着對大臣説："先帝尊道奉天而修建此宫，現在怎麽來奉行遺旨呢。"夷簡預計她要重新構造，就推究《洪範》災異進行規諫，太后默然不語。於是上奏免去二府兼宫觀使。進職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國史完成，辭去所進之官。

天聖末年，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去世，宫中没有治辦喪事，夷簡上朝奏事，於是説："聽説有宫嬪死去的。"太后吃驚地説："宰相也參預宫中事務嗎?"領着皇帝一同起身。過了片刻單獨出來，説："你想離間我們母子嗎?"

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

夷簡說：“太后以後不想保全劉氏嗎？”太后之意漸緩。有關官吏觀望太后意旨，上言短期内下葬不利。夷簡請求發喪穿喪服，備置儀仗來安葬。

大内火，百官晨朝，而宫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宫庭有變，群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内使。内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

皇宫起火，百官晨起朝見，可是宫門不開。輔臣要求上對，皇帝駕幸拱辰門，百官在樓下下拜，衹有夷簡不拜。皇帝派人詢問原因，説：“宫庭有變故，群臣希望目睹皇上清光。”皇帝掀簾見他，纔下拜。下詔任命爲修皇宫使。皇宫修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辭去僕射，於是兼吏部尚書。

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絶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

當初，荆王之子被養在宫中，長大後，夷簡請求讓他離開宫廷。太后想留他和皇帝一起誦讀學習，夷簡説：“皇帝正年輕，所親近的如果不是儒學之臣，恐怕對聖德無益。”當天下令讓他返回府邸。太后去世，皇帝開始親理政事，夷簡親筆上疏陳述八事，道：端正朝綱，堵塞邪徑，禁止賄賂，辨明諂言，杜絶女寵，疏遠親信，免除勞役，節省冗費。他勸勉皇帝的話語很是懇切。

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内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

皇帝開始與夷簡謀劃，因爲張耆、夏竦都是太后所任用的，都加以罷免，退朝後告訴郭皇后。皇后説：“夷簡難道獨不依附太后嗎？衹不過多計謀、善於應變罷了。”因此夷簡也被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等到宣布制令時，夷簡正在朝會上領班，聽到提名，大驚，不知原因。夷簡向來與内侍副都知閻文應交好，於是讓他從中探察，過了很長時間，纔知道此事是由皇后所提。年中夷簡復任宰相。

初，劉涣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涣以前疏自言，帝擢涣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涣，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涣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

當初，劉涣上疏請求太后歸政，太后發怒，將他流放嶺外，值太后病重，夷簡請求將他留下。此時，劉涣以先前的奏疏自己上言，皇帝提拔劉涣任右正言，回頭對夷簡説：“以前樞密院急着要流放劉涣，全靠你得以幸免。”夷簡道謝，於是説：“劉涣由於疏遠任外官所以敢上言，大臣如果提及此事，那麽太后一定疑心是陛下的主意，使母子不能平安相處了。”皇帝認爲夷簡忠心。

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爲置大宗正糾率，增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

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改兼樞密使。

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

未幾，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書，裁决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兀子舆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乃授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朝朔望。既薨，帝見群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

郭后對尚美人生氣，打她的臉，誤傷皇帝的脖子。皇帝將指痕給執政大臣看，夷簡因爲從前被免相的原因，就主張廢去皇后。仁宗對此猶豫，夷簡説："光武，是漢的開明君主，郭后僅以怨怒被廢，何况打傷陛下脖頸呢？"夷簡將要廢去皇后，先敕令有關部門，不得接受臺諫奏章。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領臺諫官員到閤門要求上對，有旨命令臺諫官員去中書，夷簡就將道輔等人貶出朝廷，皇后於是被廢。宗室子弟漸多，吕夷簡爲此設置大宗正督察管理，增加教授名額。加右僕射，封申國公。

王曾與夷簡多次争論朝事，心中不服，王曾斥責夷簡接受賄賂施予私惠。夷簡請求答辯，皇帝詢問王曾，王曾説不出來，於是二人都免官。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不久，以右僕射又入朝爲相，過了一年，進位司空，推辭不拜，徙許國公。當時正整治軍備，就以他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况上言總判職名太重，改兼樞密使。

契丹聚兵幽薊，揚言將入侵，議事者請求在洛陽築城。夷簡説："契丹怕强欺弱，急着在洛陽築城，無以顯示威勢，景德之戰，如果皇上不渡黄河，那麽契丹不容易屈服。應該在大名修建都城，以示將御駕親征以破壞他們的圖謀。"有人説："這是虚張聲勢而已，不如修築洛陽。"夷簡説："這是子囊修築郢城的計策。如果讓契丹渡過黄河，即使高城深池，能用來作爲憑恃嗎？"於是修建北京。

不久，感染風眩疾病，詔命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病漸痊愈，皇上命他隔幾天到中書一次，裁决事情可否。夷簡盡力推辭，又降下手詔説："古人説髭鬚可以治病，現在剪下賜給你。"三年春，皇帝駕御延和殿召見，敕令乘馬到殿門，命内侍取凳子抬着前行。夷簡退避很久，下詔讓人攙扶不必下拜。就授任司徒、監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一同商議。吕夷簡堅决要求告老，以太尉辭官歸居，每月朔望朝見。去世後，皇帝召見群臣，流下了眼淚，説："哪裏有像夷簡那樣憂國忘己的人！"贈太師、中書令，

令，謚文靖。

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臣報使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鬥。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閤進諫，而夷簡謂伏閤非太平事，且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指爲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

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爲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爲世名相。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并相。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賜之。有集二十卷。

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吕公綽

公綽字仲裕，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爲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爲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穢。"公綽爲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爲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

謚號文靖。

自從仁宗剛即位，太后臨朝聽政十多年，天下太平，夷簡功勞很大。此後元昊反叛，四方久不用兵，出兵多次失敗，契丹趁此派使者索求關南土地。多靠夷簡謀劃，挑選一時名臣通報出使契丹、經管料理西夏，二方邊境因此安定。但是他建議招募萬勝軍，混雜市井小人，輕浮疲弱不能勝任戰事。用宗室成員補任禁衛官，多次增加俸禄賞賜，又增加送給契丹每年繒金二十萬，當時没有深加計較，以後費用太大而不可制止。郭后被廢時，孔道輔等人拜伏閤門進諫，而夷簡認爲拜伏閤門不是太平盛世常例，而放逐了道輔。此後范仲淹多次言事，獻上《百官圖》論述遷除官員之弊，夷簡指責爲狂肆，把他貶斥外地。當時議論因此批評他。

夷簡掌握國家大權最久，雖然幾次遭到上言者的毁謗，而皇帝眷顧依賴不減。但對所斥退之士，不久又收回任用，也并不終身廢棄。他對於天下之事，屈伸舒捲，往往有自己的處理方法。後配祭仁宗廟，成爲一世名相。當初，王旦認爲夷簡是奇才，對王曾説："你要好好結交他。"終於與王曾并列爲相。後王曾家請求皇帝用篆字書寫墓碑，皇帝因此傷感而想起夷簡，寫了"懷忠之碑"四字相賜。有集二十卷。

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己有傳。

公綽字仲裕，因父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年間，任館閣對讀。召試，直集賢院，推辭，改校理，遷升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任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京知鄭州。曾經訪求百姓疾苦，父老説："官府登記百姓財產，評定賦役重輕，以致不敢多養牛，田畝長久荒蕪。"公綽上奏，從此牛不計入官籍。回朝判吏部南曹，接連爲官遷任太常博士、同判太常寺。請求復設太醫局，以及請求設置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之例。儀仗樂隊借太常旌旗、羽籥，提供給優人來演戲，公綽堅持不同意，就停止了。

之。

糾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心摇。"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

舉發檢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發謀反，交付官吏查驗，却是劉慶首先謀反，衆人不從，劉慶反而誣告衆人以求賞。於是上言："京師禁衛軍隊百萬，不嚴肅懲處，就會軍心動摇。"就斬殺劉慶示衆。遷升尚書工部員外郎，任史館修撰。當時夷簡雖然退職，仍主領修撰國史，公綽辭去修撰。夷簡去世，回朝任兵部員外郎，復任修撰。服滿喪期，又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

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乃薦，或後時陳敗。公綽采《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祼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茆醓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罍，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

公綽因郊廟祭器不完備，制度多違禮法，請求全部重新製造。舊例，用時鮮食品祭獻時所用各物，禮官商量决定後纔進獻，有的失時而陳舊腐壞。公綽采用《月令》諸書，以四時新鮮的物品以及所應當進獻的祭品，配合成圖。又以每年大、中、小祭祀共六十一次，禘祭祫祭兩次，祭祀時祼獻起俯，玉帛尊彝，青茆醓醢，鐘石歌奏，編集成《郊祀總儀》獻上。又上言："古時，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的祭祀，都有尊罍，五齊三酒，分别放在其中，加上明水、明酒，以溝通陰陽之氣。現在有司白白設置尊罍，而用一尊相斟，不是對神禮敬之意。應當按照《周禮》放入齊酒，從日中取火，從月中取水，順應天地的潔氣。"又上言："祖宗配祭，應當端正位置，現在側向而立，不是用來顯示尊敬威嚴的做法。"當初，封贈諸后謚號，都與祖宗謚號相關，而真宗五后獨稱"莊"。公綽説："婦人依從丈夫的謚號，真宗謚號章聖，而后稱'莊'，不合禮制，希望改爲'章'。"他所建議之事大多被施行。

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寨、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爲廣邪?"却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寨户爲三等，凡十丁爲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

歷任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寨、古渭州諸羌部落來獻地，公綽看着他們説："天下這麽大，哪裏會貪圖部落尺寸之地而以爲廣闊呢?"拒絶他們。弓箭手的馬多缺少，公綽告諭諸寨户分成三等，凡十丁爲社，到了秋收，募集拿出金帛買馬，馬少，就分先後供應。祭祀明堂，遷升刑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一年多後，希望免去府職，進爲翰林侍讀學

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

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

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决，即有冤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

當初，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的外家親屬道士趙清貺受賄，杖脊死在道上。至此，御史認爲是公綽領受龐籍意旨，杖殺清貺以滅口，貶爲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杖打清貺時，實際上公綽并不在場。不久，公綽也爲自己辯説，復任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京侍講經筵。當時很久没有下雨，皇帝詢問："怎樣纔能下雨?"公綽説："案件久不判决，就有冤屈，所以多旱。"皇帝親自訊察犯人案情，不久天下大雨。遷升右司郎中，還未拜授，去世。贈左諫議大夫。

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泄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綽通達明敏有才識，父親執政時，他多牽涉請托，追求名譽喜好進取的人都來依附他。曾經泄露除拜情况以取悦别人，當時人將他比作竇申。

吕公弼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宿師備邊。既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冶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改同群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捍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群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官遷升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從寶元、慶曆以來，一直駐守軍隊防備邊境。西北危機消除後，將領依舊駐守，百姓疲於運送糧餉。公弼開始疏通御河，通過水道運送糧粟供應塞下，冶鐵以資助經費；遷移靠近邊塞的屯兵到京東領取軍糧；增加守城兵卒，供給修城板築；免除冗賦以及百姓所欠賦税數百萬。夷簡死去，仁宗想起他，詢問獲知公弼的名字，記在殿柱上。至此，更加賞識他的作爲。提拔爲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京代理開封府。曾經奏事退下，皇帝目送他，對宰相説："公弼很像他的父親。"

改同群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兩州，徙成都府。他治政推崇寬鬆，人們懷疑他缺少威嚴決斷。軍營兵卒犯法應受杖打，拒絶不受，説："寧可用劍殺死。"公弼説："杖打是國法，劍殺是你自己要求的。"杖打後斬殺他，軍府上下畏懼敬服。英宗罷免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替他。當初，公弼在群牧時，皇帝是諸侯王，得到賜馬很難馴服，想换而不被同意。至此，皇帝對他説："你過去不給朕馬，那時朕本來已經瞭解

已知卿矣。蔡襄主計，訴訟不時决，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

你了。蔡襄主持計政，訴訟不按時決斷，所以事情多積留。你在他之後接任，將怎麽處理呢?”公弼叩頭辭謝，回答說：“蔡襄勤於政事，不曾有疏忽過失，恐怕是上言者妄説而已。”皇帝認爲他是忠厚長者。

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營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拜樞密副使。當時言事大臣多次與執政大臣因意見不合而被罷官，公弼勸諫説：“諫官、御史，是陛下的耳目，執政大臣是股肱。股肱耳目，一定要互爲所用，然後纔能身體安康元首尊貴。應該察言觀事，瞭解前因後果然後再加以進用或斥退。”彗星出現在營室，皇帝憂慮，同列官員請求整治邊境防備。公弼説：“彗星不是小災變，陛下應該戒慎修德，以應和天之懲戒，我擔心禍患不在邊境。”

神宗立，司馬光劾内侍高居簡，帝未决。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内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争。”從之。進樞密使。議者欲并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决，而諉邊吏，可乎?”乃止。

神宗即位，司馬光彈劾内侍高居簡，皇帝没有裁决。公弼説：“司馬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是内臣而已，而司馬光在朝中執行法度，希望陛下選擇其中重要的。”皇帝説：“那麽該怎麽辦?”公弼説：“遷升居簡一級官位，而解除他的近臣之職，司馬光應當不會有争議。”聽從。進爲樞密使。議事者想合并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説：“從白草西至定遠，中間相隔千里，如果合成一路，突然有緊急情況，將怎麽應付呢?”又想交付邊境官吏讓他們討論，公弼説：“朝廷上不判决，却交付邊境官吏，可以嗎?”就停止了。

王安石知政事，嗛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逼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廪，徙之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爲剩員者，今故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廪，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爲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

王安石知政事，懷恨公弼不依附自己，禀告皇帝任用他的弟弟公著任御史中丞以逼他退位。公弼自覺不安，立刻上奏章要求迴避職位，不同意。陳升之建議，衛兵四十歲以上，稍不符合法規的，減少他的糧餉，遷移到淮南。公弼認爲不合人情，皇帝説：“這應當是斥退爲剩餘人員的，現在特意寬待，有什麽妨害?”回答説：“我不敢滋事求名，正是擔心誤國而已。既然讓他們離開原地，又削減他們的糧餉，如果二十萬兵衆都不安分，該怎麽辦?”韓絳提議恢復肉刑，公弼盡力言其不可，皇帝都因此廢止。

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静，又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稿示

安石制定新法，公弼多次上言應致力安寧清静，又將上疏論述。從孫嘉問偷了他的稿本給安

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晋，將取囉兀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覆以待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覆，詔褒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仿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墐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

俄以疾，請知鄭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卒時，有綏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既赴鎮，羌董氈輒治書稱敕，公弼却之，曰："藩臣安得妄稱敕？"董氈懼，自是不復敢。纔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宫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石看，安石先將此上告，皇帝不高興，就免官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晋，將攻取囉兀城，下令河東發兵二萬，趕赴神堂新路。公弼説："敵虜一定設埋伏等待我軍。永和關雖然迂迴路遠，可以順利通行没有危險。"於是經由永和發兵。不久新路援軍果然遭到埋伏，下詔褒獎他。麟州無井，衹在城外有沙泉，想擴充城墻將它包容，可是土質易陷，夏人每次來圍城，人們都擔心會渴死。公弼采用他的僚屬鄧子喬的計策，模仿古代拔軸的方法，去除沙子，填充炭末，在這上面埋土，板築砌起，就將泉包括城中。從此城墻堅固没有塌陷，州郡得以守住。

不久因病，要求知鄭州。王韶攻取熙河，朝廷商議派人任秦鳳帥，皇帝説："公弼在河東，正是出兵倉猝之時，有安撫指揮的才能，應該派他去。"就拜任宣徽西院使、判秦州。皇帝懷疑他不肯去，公弼聽到任命立刻整治行裝，皇上高興，召他入朝應對，慰勞後加以派遣。趕赴鎮所後，羌董氈擅自寫書信稱敕，公弼拒絶接受，説："藩臣哪能妄自稱敕？"董氈害怕，從此不再敢。纔過了一月，又因病要求解職，任西太一宫使。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贈太尉，謚號稱惠穆。

吕公孺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盗所奪，逐之遭傷，尹包拯命笞盗。公孺曰："盗而傷主，法不止笞。"執不從，拯善其守。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决之。判都水監，未幾，改陝西轉運使。

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决。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

公孺字稚卿。被任命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應對精細敏捷，仁宗認爲可以任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京爲開封府推官。有百姓賣柴被盗賊搶去，追趕被打傷，府尹包拯下令鞭打盗賊。公孺説："盗柴而傷害原主，依法不止鞭打。"堅持不從，包拯贊賞他的操守。包拯任三司使時，公孺任判官，事情都向他咨詢後裁决。判都水監，不久，改陝西轉運使。

神宗得綏州，派使者商議守棄的利害，很久没有决定。命令公孺前往，與郭逵意見相合，於是存守綏州。常平法推行，公孺要求將青苗法、免役法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因誤判死刑獲罪，責罰知蔡州。

元豐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鍤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劾專命，詔釋之。

元豐初年，皇帝召見公孺，安慰他說："長安要派帥，没有人能代替你。"下令知永興軍。徙河陽，洛水河口軍隊千人，因服役日久思歸，舉着斧鍬擋住關口，公孺不能進入，向西經過黄河上的橋，聽聞紛亂喧鬧。諸將要求出兵襲擊，公孺説："這些都是亡命之徒，激怒他們，就將有事變。"立刻乘馬向東去，派幾個牙兵前去告訴他們："你們這些人確實勞苦，但怎麽能擅自還鄉？一旦過橋，罪過就不能饒恕了！太守在這兒，願意自首的停在路的左邊。"都站立等待。公孺逮捕帶頭者，黥一人，其他人又送回服役地點。對他的軍校説："如果再有不服從的，斬殺而後上報。"衆人都安静平息。於是上書彈劾自己專權擅命，下詔不予追究。

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渭，公孺不可，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秦州，固辭，改秘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幕人還黼坐設，毁其角，法當徒，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久，公孺曰："主者番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宫嬪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户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禄大夫。

知審官東院，出京知秦州。李憲奉詔出兵，想全都駐扎在原、渭，公孺不同意，與李憲相互辯論上奏，獲罪遷徙相州，歷任陳、杭、鄭、瀛四州。元祐初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又任職秦州，堅決推辭，改秘書監。遷升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開明寬厚。幕府人員移動黼座設置，損壞一角，依法當判徒役，公孺請罪，幾十人都受杖打免去徒役。原廟中丢失珠子，拘囚審問主管官吏很久，公孺説："主管人輪流不定，何曾將珠多次移交，歲時諱日，宫女嬪妃接連而至，爲什麽認定是吏卒之罪呢？"替他們請求，得以獲釋。提拔任户部尚書，因病，提舉醴泉觀。去世，終年七十歲。贈右光禄大夫。

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公孺清廉節儉，很少與人合群。曾監護曹佾喪事，得到豐厚饋贈，推辭不接受，談論的人認爲他的節操清高。

張士遜　張友直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移士遜治郪，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陽令，爲秘書

張士遜字順之。祖父張裕，曾主管陰城鹽院，於是居家陰城。士遜生下一百天纔開始啼哭。淳化年間，舉進士，調任鄖鄉主簿，遷升射洪縣令。轉運使下公文讓士遜治理郪，百姓擋住馬頭不讓離開，於是仍回射洪任職。安撫使到梓州，問下屬官吏是否能幹，知州張雍説："射洪縣令，才幹第一。"改任襄陽縣令，任秘書省著

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禱雨白崖山陸使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沾足始歸。改秘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

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心。以前治理射洪，因天旱，在白崖山陸使君祠祈禱求雨，不久大雨，士遜立在庭中，等雨下够了纔離開。至此，邵武旱，在歐陽太守廟求雨，廟離城超過三十里，士遜撤去車蓋，雨水足了纔回去。改秘書丞、監管折中倉，歷任御史臺推直官。

翰林學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輒見却，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

翰林學士楊億推薦他爲監察御史。貢舉開始用糊名法，士遜任各科巡鋪官，因進士中有姻親，士遜要求迴避，真宗在御用屏風上記下他的名字，從此有親嫌的都另外應試，定爲法令。中書擬定人選充任江南轉運使，兩次擬議都被否決，皇帝獨獨任用士遜。又遷升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黄河泛入棣州，下詔將州治遷移到陽信，議事者擔心糧多，不能遷移。士遜看到黄河邊上幾州糧食正發生困難，就計量餘糧借貸給貧窮百姓，約定來年運還到陽信，公私都從中得利。

仁宗出閤，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王尚少，宜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以户部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宫官，遂换太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仁宗離開朝廷到自己封地作郡王，皇帝挑選僚屬佐臣，對宰相大臣説："翊善、記室，是郡府屬官，王都受拜。現在王還年輕，應當以士遜爲友，命王答拜。"於是以户部郎中直昭文館，成爲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升右諫議大夫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上言："到資善堂，登階依次叩拜，而皇太子仍是跪着受拜，應該詔命皇太子坐着受拜。"皇帝不同意。詔命士遜等遇到太子陪駕出入准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密直學士判集賢院。不久二府大臣都兼領東宫官職，就换爲太子詹事，提拔爲樞密副使，遷升給事中兼詹事，接連爲官遷升尚書左丞，就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曹汭獄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宫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曹汭案發，宦官羅崇勳、江德明正掌權，於是誣陷利用。皇帝懷疑，詢問執政大臣，衆人顧首觀望没有回答的。士遜慢慢説："這祇是不肖之子幹的，利用是大臣，應該不知道情况。"太后生氣，將要罷免士遜。皇帝因他是東宫舊臣，加刑部尚書、知江寧府，解下通犀帶賜給他。後

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事册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變，帝慰勉之。群臣上章懿謚册，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入謝，班崇勳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不復追改。徙河南府。

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宫人，不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孌女者，朕却而弗受。"士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毁大臣、揭君過者。"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憸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獄既具，帝以决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别，則朝綱舉矣。"

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内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内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并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

來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明道初年，復入朝爲相，進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第二年，進升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這年旱蝗成災，士遜請求按照漢時舊事册命免官，没有同意。到皇帝自己削减尊號，士遜又要求降官一等，以應報天變，皇帝撫慰勉勵他。群臣上奏章懿謚號册命，退朝後入宫進行撫慰，士遜與同列官員去楊崇勳園中飲酒，中午還没來。御史中丞范諷彈劾士遜，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也以使相判許州。第二天入朝辭謝，列位在崇勳之下。皇帝詢問原因，士遜説："崇勳任使相，臣官居僕射，列位應當在下。"就任他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陳州。當時士遜免官已經多日，制書仍用宰相頭銜，有關部門衹是奉行制書，不再追改。徙河南府。

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朝爲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皇帝神色從容地説："我昨天放出宫人，不衹憐憫幽處禁閉之苦，也是爲節省多餘費用。現在又有進獻美女的，我拒絶没有接受。"士遜説："這是盛德之事。"皇帝緩緩説："近來言事者有至於毁謗大臣、揭發君王過錯的。"士遜説："陛下審察邪正，那麽險惡誣陷的人，應該自己戒備畏懼了。"馮士元案件已結，皇帝以判案之事詢問士遜。士遜説："臺中監獄迎合曲從，不是出自陛下明斷，怎麽來平息朝内朝外的議論呢?"皇帝説："君子小人各自有朋黨嗎?"士遜説："有的，衹是公私不同而已。"皇帝説："法令一定執行，邪正有所分别，那麽朝政綱紀就可振興了。"

康定初，士遜上言禁兵長期駐守邊境，其家在京師，有不能養活家人的。皇帝命内侍列出指揮使以下的分成差等，拿出宫内所藏緡錢十萬賜給他們。士遜又請求派使者安撫陝西，皇帝詔命派知制誥韓琦出行。於是詔命樞密院，從今邊境之事，都與士遜等一起參議。等到選擇輦官任禁軍，輦官携帶妻子兒女攔住宰相、樞密院官員喧

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乃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

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憸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奸僞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宫中，爲御史楊偕所劾。

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爲丞。士遜爲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郯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乃賜金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

閙聲訴，士遜正去上朝，馬驚落地。當時朝廷多事，士遜無所立議倡明，諫官韓琦議論説："政事府難道是養病的地方嗎。"士遜自覺不安，多次上奏章要求告老，就拜太傅，封鄧國公辭官歸居。詔命每月朔望朝見及大朝會，停止在中書門下列位，給予一個兒子五品官服。士遜推辭每月朔望朝見。不時派中使慰勞問安，皇帝親筆寫草書"千歲"賜給他，士遜於是修建千歲堂。曾經請求購買城南官府園林，皇帝把它賜給士遜。宰相得以謝官，大概是從士遜開始的。歸居共十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皇帝親臨祭奠，贈太師、中書令，謚號文懿，皇帝用篆書寫下他的墓碑稱"舊德之碑"。

士遜生下後七天，喪母，他的姑姑養育他。長大後，侍奉姑姑孝順恭謹，姑姑死，爲她服喪守孝，步行赤足扶靈柩下葬，追封南陽縣太君。當初，陳堯佐免去參知政事，有人因私仇告堯佐謀反，又有誣陷諫官暗中依附宗室的。士遜説："奸人陷害善良之士，以動摇朝廷，奸僞之端一開，也就不能自保了。"皇帝醒悟，將上告人抵罪，誣陷諫官之事亦不交付處理。但曹利用在樞府時，憑藉恩寵任意施威，士遜身處其中，不置可否，當時人以"和鼓"來稱他。士遜曾經將女子獻入宫中，被御史楊偕彈劾。

子友直字益之。起初補將作監主簿，兩次遷升爲丞。士遜替他請求任館閣校勘，仁宗説："館閣是用來招容才俊之士的，不可以。"就任命爲館閣讀書，詔命校勘不得增加名額。後編集三館書籍，遷升秘閣校理、同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因軍賊張海劫掠不能制止，免官回朝。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郯上言："史館修撰，舊制，都試知制誥，友直不應該擔任。"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勾當三班院。在集英殿侍候御宴，仍穿緋衣，仁宗回頭看見他，就賜予金紫。接連爲官遷升工部郎中、知越州。州中百姓每到春天就集資，廣泛召集僧道士女，稱作"祭天"，友直下令禁止，取所集資財，修建學舍以招收學子。任官時去世。士遜曾記録

絶，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官。士遜嘗記帝東宫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爲《資善録》上之。

了皇帝東宫舊事，而史官没有見到，友直編爲《資善録》獻上。

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幼子友正字義祖，閉門不理家事，住在小閣學習書法，連續三十年没有中斷，於是以書法聞名。神宗評論他的草書，是本朝第一。

論曰：吕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民事，風迹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爲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吕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論曰：吕夷簡、張士遜都以儒學出仕，位列輔弼大臣。仁宗朝代，天下太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宰相大臣從中很有功勞。士遜熟習民事，作風政績值得記載，而依順曹利用因此招受譏議。當夷簡位列下屬官員時，叔父蒙正以宰相之才期望於他。等到他任宰相，深謀遠慮，有古時大臣的器度。在位時間長，頗注意收買恩德迴避仇怨，以鞏固權勢利益，郭后被廢，於是造成君主的過錯行爲，罪莫大焉。即使這樣，吕氏仍交替掌握國政，三代四人，世家之盛況，是從來没有過的。

宋史卷三百十二

列傳第七十一

韓琦（子）忠彦　曾公亮（子）孝寬 孝廣 孝蘊
陳升之　吴充　王珪（從父）罕（從兄）琪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管庫，衆以爲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内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内臣監莅，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爲病，琦奏罷之。

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内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爲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

益、利歲饑，爲體量安撫使。異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親國華，自己有傳。韓琦風骨清秀出衆，二十歲左右舉進士，名列第二。正喝奏姓名時，太史上奏太陽下出現五色彩雲，左右官員都慶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當時正重視科舉高第，大多直接去擔任顯要職位，韓琦一人滯留管理倉庫，衆人認爲不合適，韓琦處之自若。宫禁中需要金帛，都是内臣直接批下旨令領取，無印可驗，韓琦請求恢復舊制，設置傳宣合同司，加以防備監察。又每次綱運貨物來到，一定要等内臣監督在場，纔能收受，往往幾天不來，使貨物在廊房下敞露着。衙校認爲是弊病，韓琦上奏加以廢除。

歷任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任右司諫。當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很少立議倡明，韓琦接連上疏奏論他們的過失，四人同一天免官。又請求停止由宫内直接發出詔令，抑制非分企求之人。凡事有不當，未曾不上言，常常以明得失、正綱紀、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務，前後七十多次上疏。王曾任宰相，對他説："現在言事者不是偏激，就是多有畏懼顧慮，對皇上德行有什麽補益？像你所上言，可以説是切直而不邪僻了。"王曾的聲望正高，很少誇獎别人，韓琦聽到他的話，更加自信。權知制誥。

益、利饑荒，任體量安撫使。前時郡縣督促

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綉諸物不予直，琦爲緩調蠲給之，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冤。

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

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安撫、招討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换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横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

賦調繁急，市場上供應綺綉等物不給價錢，韓琦放緩徵調加以免除供給他們，驅逐貪殘不稱職的官吏，淘汰繁雜勞役幾百項，存活飢民一百九十萬人。趙元昊反叛，韓琦正從蜀回朝，論述西部軍隊形勢很詳細，就任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與賊作戰，失敗，被賊擒獲，當時宰相聽信他人誣陷，拘囚劉平子弟，韓琦分辨澄清了他的冤屈。

進爲樞密直學士，輔助夏竦任經略安撫、招討使。下詔派使者監督出兵，韓琦也想先發制賊，可是全府堅持規勸，元昊就入侵鎮戎。韓琦計劃攻守兩個方案急驅入朝上奏，仁宗想采用攻的方案，執政大臣反對。韓琦上言："元昊雖然帶領全國人馬入侵，人數不超過四五萬人，我方依次每路派重兵各自爲守，力量分散薄弱，遇敵就不能抵擋。如果合并在一起，擊鼓前行，乘賊驕傲怠惰，就一定可以打敗他了。"就詔命鄜延、涇原一同出征。回到軍營後，元昊來請求和好。韓琦說："没有盟約而來講和，是陰謀。"命令諸將戒備嚴守，賊果然侵犯山外。韓琦將全部軍隊交給大將任福，讓他從懷遠城趕赴德勝寨繞到賊後，如果不能交戰，就占據險要地勢埋伏，攔擊他們的回兵。等到出兵時，又再三告誡他。又下公文重申紀律，如果不服從調度，即使有戰功，也要斬首。任福竟被賊誘騙，在好水川覆没。夏竦派人召集散兵，在任福衣帶中找到韓琦的公文，上言罪不在韓琦。韓琦也上奏章自行彈劾，還是削去一官，知秦州，不久又恢復原職。

正值四路設置元帥，任命韓琦兼秦鳳經略安撫、招討使。慶曆二年，與其他三帥都换爲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受，祇有韓琦接受没有推辭。不久，還任舊職，任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駐守涇州。韓琦與范仲淹在軍隊中時間長了，名重一時，人心歸依，朝廷倚重他們，所以天下稱作"韓范"。東部軍隊原在宫廷值宿，不適應辛勞艱苦，韓琦上奏增加當地士兵代爲駐守，建德順軍以保衛蕭關、鳴沙的通道。正謀劃攻取横山，謀求河南，而元昊歸順稱臣，召爲樞密副使。

元昊介契丹爲援，强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陜西，討平群盗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鄜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

元昊憑藉契丹作爲援助，强行勒索貪得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倦兵事，打算一概聽從他。韓琦陳述此事不利，列出所應先行的七件事：一爲肅清政本，二爲考慮邊事，三爲提拔賢才，四爲防備河北，五爲鞏固河東，六爲廣收民心，七爲營建洛邑。接着又陳述挽救弊病的八件事，想要挑選將帥，嚴明巡察，增加財利，抑制僥幸，進用有才能的官吏，斥退無才之人，謹慎任官，罷除坐食官禄之人。說："連提數事，毁謗一定接着而來，希望交給輔臣考慮，聽任處置。"皇帝全都嘉獎采納。就宣撫陜西，討伐平定群盗張海、郭邈山；禁兵老弱不能使用的，都淘汰他們；全部修築鄜延城墻要塞，必須等到敵人將所侵占的土地都予以歸還，纔答應講和。回朝陳述關於西北邊事的四條計策，認爲："現在應當以和好作爲暫時之計，戰守作爲實際事務。請求修整軍備，營修城池，暗中商定討伐之計。"

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悦，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内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勳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群小不便之，毁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争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

當時二府一起上朝奏事，韓琦一定盡力陳言，即使事情歸屬中書，也要指陳事實。同列官員有的不高興，皇帝獨獨賞識他，説："韓琦性格忠直。"韓琦與范仲淹、富弼都爲海内衆人所仰望，同時登朝進用，朝内朝外都舉踵翹望他們的功業。仲淹等也以天下爲己任，衆小人因此不利，毁謗漸有所聞。仲淹、富弼相繼免官，韓琦爲他們分辯，没有答覆。尹洙與劉滬争論在水洛築城之事，韓琦偏袒尹洙，朝中議論認爲不對。就請求任外官，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任安撫使，進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

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譟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賻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并行。又仿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以爲準。

當初，定州軍隊貪圖平定貝州的功勞，要求賞賜財物，發出怨言，以至於想在城下喧鬧。韓琦聽説後，認爲不治將亂，用軍中制度約束，懲罰其中特别惡劣的。士兵死於攻戰的，就賞給家人財物以辦喪事，登記他的孤兒寡婦繼續供應糧餉，恩威并施。又模仿古代三陣法，每天每月加以訓練演習，從此中山軍隊在河朔最爲精鋭。京師派龍猛兵卒駐守保州，在道中危害百姓，到定州，韓琦全部扣留不發，改换成一向教習的士兵讓他們北上，又賑濟存活飢民幾百萬。皇帝下詔

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寨地，琦鑿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内徙，而空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久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息。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宫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

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脩極言之。會司馬光、吕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意久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宫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

書褒獎激勵，鄰近各道將其看作典範。

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依恃顯貴宦官勢力貪婪妄爲，誣陷貶逐前帥李昭亮之後，所作更加不合法令，韓琦上奏將他遣還，皇帝命令在原省加以鞭打。契丹侵占天池廟土地，韓琦召集他們的首領，出示以前他們要求修廟的公文，無以答對，就歸還了所侵之地。不久又侵占耕種陽武寨土地，韓琦鑿溝立石劃定界限。當初，潘美鎮守河東，擔心敵寇侵掠，命令百姓全部遷移内地，放棄塞下不耕種，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荒蕪土地。韓琦認爲這都是良田，現在棄而不耕，正足以資助敵人，將要都被占有了。就請求把距離北界十里之地作爲禁地，以南就招募弓箭手居住，墾田達九千六百頃。過了很久，請求知相州。

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没到任，迎拜樞密使。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八月，遷升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皇帝連失三王後，從至和年間得病，不能上朝。朝内朝外惶恐不安，臣下爭相論説以立嗣鞏固國家根本，包拯、范鎮尤其激切。過了五六年，反覆遲疑没有實行，言事者也逐漸懈怠。此時，韓琦趁機進言説："皇嗣，關係到天下安危。過去禍亂興起，都是因爲策立之事没有及早决定。陛下年老，没有立皇嗣，爲什麽不挑選宗室中的賢者，來爲宗廟社稷考慮呢？"皇帝説："後宫嬪妃將有臨産分娩的，暫且等一下。"隨即又生女。

一天，韓琦懷揣《漢書·孔光傳》進獻，説："成帝没有後代，立弟之子。那一般才能的君主，還能如此，何况陛下呢。希望從太祖的心意着想，就没有什麽不可以的。"又與曾公亮、張昪、歐陽脩極力上言。正值司馬光、吕誨都有奏請，韓琦進讀兩份奏疏，還没來得及有所陳述，皇帝立刻説："朕很久以來也有這個想法了，誰可以呢？"韓琦惶恐地回答説："這不是我們大臣可以討論的，應該由聖上選擇。"皇帝説："宫中曾養過兩個孩子，小的很愚鈍，近於愚笨，大的可

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乃定。

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

琦既輔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 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絶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彦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

以。”韓琦請問他的名字，皇帝告訴他叫宗實。宗實，是英宗的舊名。韓琦等就極力贊同，就議定此事。

英宗爲濮王服喪，朝廷商議起官知宗正。韓琦説：“事情如果實施，不能中間停止。陛下決斷自不猶豫，請求由宮內直接批示。”皇帝不想讓宮人知道，説：“衹讓中書頒令就行了。”詔命下達，英宗堅決推辭。皇帝又詢問韓琦，韓琦回答説：“陛下既然知道他賢能而挑選他，現在不敢立刻擔任，正是器度見識遠大，所以爲賢的地方。希望堅持起用他。”英宗服完喪，仍堅持不起任。韓琦説：“宗正的任命一發出，外面人都知道一定會立爲皇子，不如就此端正他的名分。”就下詔立爲皇子。第二年，英宗繼位，任命韓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

韓琦輔助英宗繼位後，門人親客，有的隨便談起擁立皇帝的事，韓琦總是嚴肅地説：“這是仁宗聖明決斷，替天下考慮，皇太后內助之力，我又從中參預了什麽呢。”英宗突然得病，太后垂簾聽理政事。皇帝病得很厲害，舉止有時違反常態，對待宦官尤其缺少恩德。左右多不滿，就一起進讒言離間，兩宮就形成嫌隙裂痕。韓琦與歐陽脩在簾前奏事，太后嗚咽流淚，詳細述説事情經過。韓琦説：“這病本來就是這樣，病好了，一定不會如此。兒子得病，母親可以不容忍嗎?”歐陽脩也委婉進言，太后之意漸漸緩和，時間長了就不再計較。過後幾天，韓琦單獨進見皇上，皇上説：“太后待我没有恩德。”韓琦回答説：“自古聖帝明王，不算少了。但獨獨推崇舜爲大孝，難道是其他人都不孝嗎? 父母慈愛而子孝，這是常事不足稱道；衹有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心，纔可以被推崇。衹恐怕陛下事奉不周全而已，父母哪裏有不慈愛的呢?”皇帝深受感悟。等到疾病痊愈，韓琦請求皇帝藉禱雨之機穿戴素服而出，人心於是安定。太后歸還朝政，拜韓琦右僕射，封魏國公。

夏人入侵大順，韓琦建議停止歲賜，斷絶貿易往來，派使者前去問罪。樞密使文彦博反駁他，有人又援引寶元、康定之事，韓琦説：“諒

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既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

祚，是狂妄小子，没有元昊的聰明計謀，而邊境防備遠遠超過當時。急速前往責問他，他一定順服。”不久諒祚上表謝罪，皇帝回頭對韓琦説：“同你預料的一樣。”皇帝卧病，韓琦入宫詢問日常起居，上言説：“陛下很久没有上朝聽政，希望早日確立皇嗣，以安定社稷。”皇帝點頭同意，召學士起草制書，立潁王。

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彦秘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

神宗即位，拜司空兼侍中，任英宗山陵使。韓琦執政三朝，有人指責他專權。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不赴文德殿朝會領班是驕横跋扈。韓琦要求離任，皇帝因此貶退王陶。永厚陵復土建墳，韓琦不再進入中書，堅決辭任。除授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朝應對，皇帝流淚説：“侍中一定要離開，今天已發布制書了。”賜興道坊一處住宅，提拔他的兒子忠彦任秘閣校理。韓琦辭去兩鎮節度使，就衹領淮南。

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傚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决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既如此，綏今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

正值种諤擅自攻取綏州，西部邊境開始擾亂，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韓琦上言：“邊境大臣肆意妄爲，背棄盟約挑起禍亂，希望召見二府緊急决定。”韓琦入朝辭行，曾公亮等正奏事，要求與韓琦一起商議。皇帝召見他，韓琦説：“我以前是政事府的成員，應當一起討論。現在是邊境大臣，不敢參預商議。”又上言：“王陶指責我驕横跋扈，現在陛下却以陝西兵權授予我，又有像王陶那樣彈劾我的，那麽我將被滅族了。”皇帝説：“侍中還不知道朕的心意嗎?”韓琦起初上言綏州不應當攻取，不久夏人誘殺楊定，韓琦又上言：“賊既然這樣，綏州現在不可放棄。”樞密院以初議責問他，韓琦詳細陳説原因，最後保存了綏州。

熙寧元年七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决，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袖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

熙寧元年七月，又請求歸相州任職。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徙判大名府，充任安撫使，能够見機行事。王安石當權，派常平使者散發青苗錢，韓琦多次上言。皇帝彙集他的上疏給宰相大臣看，説：“韓琦真是忠臣，即使在外任職，也不忘朝廷王室。我一開始以爲可以利民，現在却害民如此。况且城郭里巷哪兒有青苗，却也强給他們呢?”安石發怒變色向前説：“如果順從他們

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申辨愈切，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

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

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説，造爲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絶朝貢，乃因商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强取吐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創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

臣昔年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追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嘆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

的意願，即使是城郭里巷又有什麽妨害。”第二天，稱病不出。當時，新法幾乎廢除，安石又出來執政，堅持以前的提議更加堅决。韓琦又懇切上奏，安石將它交付條例司，命令官屬論列是非，刻石頒行天下。韓琦申辯更加急切，不能聽從。於是要求免去四路安撫使，衹領一路，安石想排擠韓琦，就同意他。六年，返回判相州。

契丹來索求代北之地，皇帝親筆下詔詢問韓琦，韓琦奏言：

臣看近年以來，朝廷辦事，似乎對於大敵并不憂慮。他們見此情况而産生疑心，一定認爲我們有圖謀收復燕南之地的意圖，所以采取先發制人的方法，引起争端。之所以引起疑心，有七件事情：高麗歸順北方，很久斷絶朝貢，現在却通過商船誘使它前來，契丹知道此事，一定認爲將要圖謀他們。這是一。强取吐蕃之地建成熙河，契丹聽説，一定認爲將要危及他們。這是二。在西山遍植榆柳樹，想讓它們成長後抑制蕃人騎兵。這是三。創立鄉兵組織。這是四。各州修築城墻開鑿護城河。這是五。設立都作院，頒行弓刀新樣式，大造戰車。這是六。設置河北三十七將。這是七。契丹向來是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這樣。

臣以前論青苗錢之事，上言者就任意大加誣陷，不是陛下聖明，幾乎遭到處死。從此，聽説新法逐漸推行，不敢再上言。現在親自蒙受下詔詢問，事情關係到國家安危，言事而有隱瞞，死有餘罪。臣曾經私下考慮，當初替陛下謀劃的，一定説治理國家的根本，應當先聚財積穀，從百姓中招募兵士，就可以鞭笞統治四方夷國。所以散發青苗錢，使百姓出利錢；制定免役法，依等第取錢；及設置市易務，小商平民，無所經營。新法日漸推行，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細記住，監司督責，以苛刻當作嚴明。現在農民怨於田畝，商人嘆於道路，官長小吏不安於職守，陛下并没有全部瞭解。

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

臣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瑑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爲尤重，贈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保，蓋貴之也。

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嘆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必書名，

一心想着排斥四方夷國，以興太平之世，却先使國家根本困頓動摇，衆心離散怨恨，這就是爲陛下當初謀劃的人的大錯啊。

臣現在替陛下考慮，認爲應該派使者回訪，詳細陳述從前的興建措施，是修備的常事，没有别的用意；疆土早已劃定，都如舊界，不能以此挑起事端，毁壞幾代的友好。將可疑的情况，如將官之類，趁此廢除。更加養民愛惜民力，選拔任用賢能，疏遠奸諛小人，進用忠直之士，使天下滿意歸服，邊境防備日漸充足。如果他們果然自毁盟約，就可以一振威武，收復原來的疆土，報幾朝的舊仇了。

疏奏上，正值安石再次入朝爲相，將所爭之地全部送給契丹，東西七百里，論事者爲之惋惜。八年，换永興軍節度使，再任，未拜而薨，終年六十八歲。前一夜，大星隕落在治所，拴在槽上的馬匹都受驚。皇帝在苑中舉行哀悼儀式，爲之慟哭。停止上朝三天，賜銀三千兩，絹三千匹，徵發兩河士兵修建冢墓，雕刻他的墓碑碑文爲“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贈尚書令，謚號爲忠獻，配享英宗廟庭。經常任命他的兒子或孫子一人在相州任職，以護理丘墓。舊例，三省長官，以尚書令爲特别重要，贈以此官的一定要兼他官。到了韓琦，就單贈此官。後又下詔，雖然應當追加策命，不再更改加以師保，正是以此來尊崇他。

韓琦早負盛名，見識器量英偉，處事喜怒不形於色，論事者以其厚重比作周勃，以其政事比作姚崇。他任學士臨察邊事，年纔三十，天下已稱作韓公。嘉祐、治平間，兩次决定大策，以安社稷。那時，朝廷多變故，韓琦處在危疑之際，知道就没有不去做的。有人勸諫説：“你所做的確實很好，萬一有了差錯，非但自身保不住，恐怕家人也無處安身。”韓琦嘆息説：“這是什麽話。人臣盡力侍奉君主，死生都要如此。至於成敗，是天意，哪能預先擔心事情不成，就停止不做呢?”聽者慚愧心服。在魏都時間長了，遼國使者每次經過，移送文書一定寫名，説：“是因

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彦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

為韓公在這兒的原因啊。"忠彦出使遼國，遼主問知他的長相像他的父親，就命令畫工畫圖，他在外國也是如此受到敬重。

琦天資朴忠，折節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爲急，儻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有盛名，或以爲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爲立生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鬥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勛，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彦、端彦、純彦、粹彦、嘉彦。端彦右贊善大夫。純彦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彦爲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彦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軍承宣使。

韓琦天資樸實忠厚，屈己以待士人，無論貴賤，同樣以禮對待。特别以嘉獎選拔人才爲急務，如果是衆人議論所贊成的，即使自己覺得不滿，也收用他，所以多得人心。挑選整治各部門，都使他們奉法順理。他所建議請求，衹考慮到義之所在，没有厚薄之心。任宰相時，王安石有盛名，有人認爲可以任用，韓琦獨獨不認爲是這樣。等到守相州，辭别神宗，神宗説："你離開，誰可以囑托國事，王安石怎麽樣？"韓琦説："安石任翰林學士就足足有餘，處於輔弼大臣的地位就不可以。"皇上没有回答。他鎮守大名時，魏人爲他立生祠祭祀。相州百姓愛他如同父母，有争鬥訴訟，就互相勸止，説："不要打擾我們的侍中。"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們稱他們"富韓"。徽宗追論韓琦尊立皇帝的功勛，贈魏郡王。有五個兒子：忠彦、端彦、純彦、粹彦、嘉彦。端彦任右贊善大夫。純彦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彦任吏部侍郎，終官龍圖閣學士。嘉彦娶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官瀛海軍承宣使。

韓忠彦

忠彦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彦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户部判官。

忠彦字師朴，年輕時因父親恩蔭，任將作監簿，又舉進士。韓琦免去政事，忠彦以秘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任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京通判永寧軍，應召回朝，任户部判官。

琦薨，服除，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寨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彦，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彦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歡，則善矣。"忠彦曰：

韓琦去世，服完喪，任直龍圖閣，提升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因夏人拘禁廢除其君主秉常，在西部邊境發動軍隊，攻下米脂等幾十個城寨後，夏人向遼求救，遼人發送文書相繼而至。正值派遣使者慶賀遼主生辰，神宗任命忠彦，就以給事中身份奉行使命。遼派趙資睦迎接他，談及西部戰事，忠彦説："這是小戰役，爲什麽要過問？"遼主派他的臣子王言敷在賓館設宴，言敷問："夏國有什麽罪，而宋國軍隊不和解收兵？不失兩朝交好，就好了。"忠彦説："問罪西夏，

"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

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彦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彦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既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巨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元祐中，召爲户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彦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望，爭言垂簾時事。忠彦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彦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以爲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彦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逾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用忠彦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盡還流人而甄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

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爲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彦，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爲忠彦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彦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

對兩國的和好有什麽關係呢?"

出使回朝。當時實行官制，章惇爲門下侍郎，上奏："給事中是東省屬官，對詔敕封還駁正應該先稟報而後上奏。"忠彦上奏："朝廷之事，是執政大臣實行的。事情應當封還駁正，那麽與執政大臣的意見本來已經不同了，還要有什麽稟報商議。"下詔同意他的請求。左僕射王珪任南郊大禮使，應當下達的事情，由他批示旨意。忠彦以官制反駁説："現在南郊的事務，大禮使既不從中批旨，出於一時的處理，又不從中書上奏審議。官制推行，還不到一月，而廟堂自己違反它，以後將怎麽辦?"就下詔事情不論大小，一定經過三省然後實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

元祐年間，召爲户部尚書，提升尚書左丞。弟嘉彦娶公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升知院事。哲宗親理政事，改任大臣，言事者觀望旨意，争着上言垂簾時的事情。忠彦上言："過去仁宗開始當政，當時人也大多譏斥章獻時的事情，仁宗厭惡他們持論附會不忠厚，下詔告誡整治。陛下能取法仁祖之意，就好了。"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任定州。忠彦在西府時，認爲在西部用兵不對，希望放棄歸還攻取的土地，以安息民力。此時，言事者上言此事，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彦陳述四事：一爲廣仁恩，二爲開言路，三爲去除是非難辨，四爲戒用兵。過了一個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皇上采用忠彦之言，幾次下詔免除天下拖欠的賦税，將流放之人全部放回并加以甄别任用，忠直敢言如知名之士一類，漸漸受到招用。

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任右相，多不和協，言事者幫助曾布排斥忠彦，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將欽聖想恢復已廢皇后，作爲忠彦的罪行，又降爲太中大夫，居住懷州。又論忠彦在相位，不應放棄湟州，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居住濟州。及收復湟、鄯，又貶爲磁州團練副使。復任太中大夫，就以宣奉大夫辭

磁州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徽宗時，爲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胄代之，别有傳。

官歸居。去世，終年七十二歲。子韓治，徽宗時，任太僕少卿，出京知相州。因病請求守祠，任命他的兒子肖胄代替，另外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宫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彦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論曰：韓琦三朝爲相，擁立二帝，他的功勞大了。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宫幾乎形成嫌隙，韓琦鎮定處之，終於安定國家社稷，衆人佩服他的見識器度。歐陽脩稱贊他“處理大事，決定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將天下治理得如同泰山般安定，可以説是社稷之臣”。難道不是這樣嗎！忠彦繼承其美，接着登上相位，是理所應當啊。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久之，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賕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揆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盗悉竄他境，至夜户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盗，公亮報：“吾境不藏盗，殆從者之廋耳。”索之，果然。復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晋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百姓在鏡湖旁耕種農田，常常擔心湖水泛溢。公亮建立閘門，將水排入曹娥江，百姓受益。因父親在境内買田獲罪，貶謫監管湖州酒務。過了很久，任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年限已滿，應按舊例試館職，他單獨進獻所作文章，被授任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提升天章閣待制，賜予金印紫綬。在此之前，待制不改官服。仁宗當面賜給他，説：“我從講席間賜給你，是用以尊寵儒臣啊。”就知制誥兼史館修撰，任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院吏雜濫卑鄙，非行賄謝禮不能辦事，權貴子弟，大多依仗權勢加以告求。公亮整理前後章程，比照着辦事，院吏不能插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治政有能幹的名聲，盗賊都流竄到外地，以至夜不閉户。曾經有使者丢失袋中東西，下公文追究盗賊，公亮上報：“我們境内没有窩藏盗賊，大概是隨從之人偷藏而已。”對他進行搜索，果然如此。復入朝任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不久，提升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久，習知朝

公亮明達詳熟公文法令，經歷處事久了，熟

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産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强。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强，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争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

知朝廷臺閣典章憲制，首相韓琦常常向他咨詢。仁宗末年，韓琦請求立皇嗣，與公亮等一起決定大議。密州民田産銀，有人盜取，大理寺以强盜論處。公亮説："這是禁物，獲得它雖經强行盜取，却與盜竊民家有所不同了。"堅持争論，於是交付有關部門討論，依照劫取禁物的法令，盜賊得以不死。當初，東部各州有很多人因此被判死罪，從此後再没有被處死的。

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加户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契丹派人在界河打魚，又多次通行鹽船，官吏不敢制止，都説：與他們計較，將要生出事端。公亮上言："事情萌芽不加制止，以後將怎麽辦？雄州趙滋勇猛有計謀，可以任用。"派他前去告諭旨意，邊境危害止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不久加户部尚書。皇帝身體不適，遼使到而不能召見，命公亮在賓館設宴，使者不肯去。公亮質問他説："賜宴不赴，這是對君命不敬。君主有病，却一定要他親自接見，覺得安心嗎？"使者立刻前來赴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閲義勇，益邊兵，移内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静，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减削，謀以上元夜結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毋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傅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勛之碑"。

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最終封贈魯國公。因年老辭官，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第二年，起任判永興軍。在此之前，慶州士兵叛亂，平定誅殺後，其他徒黨逃散，從陝以西都警戒防備。檢閲義勇民兵，增加邊境軍隊，遷徙内地租賦，人心騷亂不安。公亮一概以安静來鎮守，依次上奏加以廢除，專門致力於裁抑浮費。長安豪士喜好造謡，聲言軍卒怨恨削减，密謀在上元夜勾結外面的軍隊作亂，當地人很驚恐。有人勸他不要出游，公亮不爲所動，張燈出去觀賞，與賓客幕僚整夜纔回。過了一年，返回京師。不久以太傅辭官歸居。元豐元年去世，終年八十歲。皇帝親臨悼哭，罷朝三天，贈太師、中書令，謚號爲宣靖，配享英宗廟庭。下葬時，神宗親筆用篆書寫下碑額爲"兩朝顧命定策亞勛之碑"。

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巨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

公亮端方莊重，深沉周密，平時謹守繩墨，循規蹈矩；但天性吝嗇，家産增至萬萬，皇帝曾將他比作張安世。當初推薦王安石，等到一起輔

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己，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政，知道皇上正偏向他，暗中爲子孫考慮，凡是改革各事，一概聽從，而表面上裝作不同意。曾經派兒子孝寬參預謀劃，在皇上面前幾乎没有異議，於是皇帝更信任安石。安石感激他幫助自己，所以提拔孝寬位至樞密以報答他。蘇軾曾從容責備公亮不能匡救補正，公亮說："皇上與介甫如同一人，這是天意。"世人批評他貪持俸祿穩固恩寵。子孝寬，侄子孝廣、孝蘊。

曾孝寬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傷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秘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

孝寬字令綽，以父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百姓到府衙上告雨水傷麥，官府以妄說杖打他們。孝寬親自到田間，分辨事實，得以免賦。除秘閣修撰、提點開封府界鎮縣。

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爲兵。知府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榜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

保甲法實行，百姓驚恐相傳將要入籍爲兵。知府韓維上言，請求在農閑時實行。孝寬在十七個縣張榜，懸賞告發逮捕煽動人心的人，百姓兵士不敢上訴，韓維的上言得不到實行。入朝知審官東院、判刑部。

熙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熙寧五年，遷升樞密都承旨，承旨任用文臣，從孝寬開始。提升拜授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居父喪，服完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向朝中請求，得以封爲鄒國公，配享孔子。接連調職鎮守，以吏部尚書應召，卒於路上，終年六十六歲。贈右光祿大夫。

曾孝廣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爲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久之，復爲都水丞。前此，班行使臣部木筏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亡，乃得送銓，監吏領賕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歸選者百輩。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任北外都水丞。元祐年間，大臣討論恢復黄河故道，召孝廣詢問，上言不行，出京通判保州。過了很久，復任都水丞。在此之前，同列的使臣運送木筏到的，等到檢驗没有亡失，纔能送去銓選，監察官吏收取賄賂，不按時派遣。孝廣登記列出姓名，嚴格去留，一年中，歸朝入選的有一百多人次。

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爲水部員外郎。河決内黄，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紓澶、滑、

除京西轉運判官，入朝任水部員外郎。黄河在内黄決堤，詔令孝廣巡視，就疏通蘇村，開鑿鉅野，引導黄河向北流去，解除了澶、滑、深、

深、瀛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嚙北岸，孝廣按河堤，得廢澾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浚决之，累石爲防，自是無水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還爲左司郎中，擢户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罷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

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逾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莅官以嚴稱，獲盗，輒碎其手焉。

曾孝藴

孝藴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糴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奔牛，易堰爲閘，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爲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

時京邑有盗，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藴奏："求盗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盗。崇寧建殿中省，擢爲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藴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勛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爲户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

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藴約敕郡内，

瀛的禍害。遷升都水使者。洛水連年泛濫，侵蝕北岸，孝廣巡察河堤，發現已廢澾口遺迹，説："這是前人用來削弱水勢的。"當天開决疏通，壘石築起堤防，從此没有水害。出京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副使，回朝任左司郎中，提升户部侍郎，進爲尚書。因錢帛不足供給費用，免爲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因以前出使契丹有失奉使大體，免去職務。不久恢復官職，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

孝廣與胡安國、鄒浩交好，都在大觀年間觸犯了當時宰相，御史彈劾他，又免職知饒州。過了一年，徙廣州，歷任成德軍、太原府，得任原職而去世，終年六十歲，贈正議大夫。孝廣任官以嚴著稱，每當抓獲盗賊，就打碎他的手。

孝藴字處善。紹聖年間，管理發運司糴糴事務，建議將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奔牛，改堰爲閘，以便漕運、商賈。事成後，公私得利。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爲左司員外郎，遷升起居舍人。

當時京城有盗賊，徽宗生氣，限期三天抓不到，就拿府尹問罪。孝藴上奏："搜求盗賊越急就逃得越遠，稍緩盗賊就會自己出來。"皇上聽從他的話，抓到了盗賊。崇寧設立殿中省，提升爲監。過了幾個月，言事者奏論他與張商英交好，以集賢殿修撰出京知襄州，徙任江浙荆淮發運。泗州建議開直河道，以避免沙石淤塞之害，孝藴認爲淮、汴不相連，不能完成。不久大興勞役，終於完成，策記功勞評定獎賞，他推辭不受。不久，河道果然堵塞。召爲户部侍郎，皇帝曾向他詢問右曹儲備物品多少，因病發不能回答。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以後受牽連獲罪，接連被削職貶謫，直至貶爲安遠軍節度副使。

宣和二年，開始復任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在青溪起事，孝藴約束敕告郡内，不得逃奔

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脅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驁。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驚擾，分兵把守要塞，有躲避賊人而來的，獲罪，將他們遣出境外，衆人稍覺安定。正值移任青州，剛上路歙州就陷落了，中途改任杭州，當時賊人已經攻下杭州，孝蘊單身乘車來到城下。城被攻克收復後，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被迫跟從的可以自首，不要濫殺，都束手不敢放縱。論功，進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去世，終年六十五歲，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朝任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當時習俗喜歡收藏相互親近來往的書信，有訟案，就轉相告發，有關官吏據此推查盤問。升之説："這是揭人陰私的習氣，請求禁止它。"又上言："三館是士人入官的好途徑，近來用人更加輕率，就成爲權貴游士進官取職的階梯，要求嚴格人選。"下詔從今以後臣僚爲子孫乞求恩蔭的，不能除館閣職務。

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呵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内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昪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

著作佐郎王瓘在路上遇見殿帥郭承祐，怒叱不下馬，拘捕送府。升之上言，京官不應給節度使下馬，於是彈劾承祐驕恣，解除他的職任。張堯佐因後宮中有親戚，任三司使，不久任宣徽使；内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要求升爲正班；御史張昪補郡官，很久不召回；彭思永論事，命令徹底追究詢問事情原由；康介擊打宰相，貶到嶺南：升之都極力諫諍。遷升侍御史知雜事。他擔任言事之職共五年，上奏幾十百件事，但持論不堅決，因此没有被全部施行采用。

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暗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嘆，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昪，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

提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理與否，朝廷不能完全瞭解，都將它交給轉運使。現在選用不精，又無考核標準，不是愚鈍疲懦，就是凌肆刻薄，因此百姓的疾苦愁嘆，不能讓皇上獲知。一定要爲百姓着想，應該從此開始。"就詔命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昪，與升之一起兼領磨勘檢驗轉運使政績及提點刑獄功務。

升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絶内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彦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吕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内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

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并置。時文彦博、吕公弼既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説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

升之當初任諫官時，曾請求抑制杜絶由宫内直接發出詔令，下詔允許官員執留上奏不下達。此時，重又上言提及。下詔交付三省彈劾處理他的罪行，仍公布於朝廷之上。文彦博乞求免相，升之擔心樞密使賈昌朝被重新任用，上疏論述其邪惡，昌朝終於免去。遷升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過了一年多，拜樞密副使。此時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吕誨、趙抃、王陶交相上章議論升之暗中勾結宦官，所以得到重用。仁宗給升之看奏章，升之請求離去。皇帝對輔臣説："我選用執政大臣，哪能允許内臣參議呢。"就對雙方都免職。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

治平二年，又拜樞密副使。神宗即位，以母親年老請求擔任郡官，任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調任許州，中途改大名府，經過朝廷，留京知樞密院。舊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一起設置。當時文彦博、吕公弼已經任使，皇帝以升之三次輔政，想稍微顯示對他的優待，所以特地任命他。第二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一起任事。幾月後，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任相後，就請求廢除條例司，他的説法認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哪可稱司。安石説："古時六卿，就是現在的執政大臣，有司馬、司徒、司空，名稱不一共領一職，於理有什麽妨害？"升之説："如果制置百司條例就可以，衹是現在制置三司一官，就不可以。"因此觸犯安石，稱病歸居超過一百天，皇帝多次敦促告諭，纔出來任官。正值母喪，離任，服完喪，召爲樞密使。因脚病不能站着上朝，七年，冬季郊祀，又不能行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去世，終年六十九歲。贈太保、中書令，謚號成肅。

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己爲相。甫

升之深沉狡猾多權術，善於附會以博取富貴。王安石當權，擔心正論充斥朝廷，任用升之幫助自己。升之心中知道不可以，却盡力爲他辦事，安石感激他，所以使他在自己之前任相。纔

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得志，就請求解除條例司，又不時有一些細小的異議，假裝并不與他附同。世人因此批評他，稱他“筌相”。升之當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掉了。

吴充

吴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吴王宫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

吴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滿二十，舉進士，與兄吴育、吴京、吴方都名列前位。調穀熟主簿，入朝任國子監直講、吴王宫教授。同列大多與宗室親近，吴充年齡最小，獨以嚴肅受到敬畏，相繼設置講席授受經義。吴充作《六箴》獻上，稱爲視，聽，好，學，進德，崇儉。仁宗詔命繕寫賜給皇族，英宗在藩王府第，把它寫在座右。

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脩爲之請，仇家譖脩以爲黨宿，詔出脩同州。充言：“脩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是脩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陜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

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候選官員胡宗堯，是翰林學士胡宿之子，因小事牽連獲罪，不能改任京官。判銓歐陽脩替他請求，仇家誣陷歐陽脩是偏袒胡宿，下詔貶歐陽脩出京知同州。吴充上言：“歐陽脩以忠直提升爲侍從，不應因讒言斥退。如果認爲是出於私心，那麽我希望與歐陽脩一起貶退。”於是歐陽脩又留任，而吴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去世，辦理喪事超過規格，判寺王洙命屬吏以印紙批行文書，不讓同僚知道。吴充以公文移發到開封處理官吏之罪，違犯執政大臣的意旨，出京知高郵軍。回朝任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陜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

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吴王宫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没，或藁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婿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爲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

英宗即位，多次詢問吴充的下落，正值入朝覲見，説及他任吴王宫教授時事，嘉獎慰勞他。不久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告訴他任用之意，説：“先帝瞭解你很長時間了。”就同知諫院。上言：“士大夫雙親去世，有的殯而未葬幾十年，有傷教化，應該限期讓他們安葬。”下詔定爲法令。河北水災、地震，任安撫使。任使回朝，王安石參知政事，吴充子安持，是他的女婿，因避嫌解除諫官之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任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攻取洮州，蕃人首領木征逃離，吴充請求招還本地，以爵位官秩相籠絡，讓他自己統領部下，永爲藩

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爲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

臣，不用列爲郡縣，盡財費力。當時正以開拓疆土之任交付王韶，吴充的意見没有被采用。

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吕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兹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爲痼疾矣。"充不能用。

八年，進爲檢校太傅、樞密使。吴充雖然與安石聯姻，但心中不贊同他所做之事，多次向皇帝上言政事不利。皇帝覺察他中立没有偏向，想任他爲相，安石離任，就代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吴充想要有所改革，請求召還司馬光、吕公著、韓維、蘇頌，就薦舉孫覺、李常、程顥等幾十人。司馬光也認爲吴充可以告訴，給他寫信説："自從新法推行，朝廷内外紛亂不安。百姓苦於煩雜苛刻，迫於索求聚斂愁怨流離失所，輾轉死於溝壑。日夜翹首引領，希望朝廷覺悟，變革弊法，這樣已經幾年了。現在想拯救天下之急，如果不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停息征伐之謀，而想速求成效，猶如厭惡湯水滚沸，却添柴鼓動風箱。要去除這五件事，一定先分清利弊，使君主覺悟。要使君主覺悟，一定先廣開言路。現在病雖然深重，還未至膏肓，錯過現在不治理，就成爲痼疾了。"吴充不能采用。

王珪與充并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鈎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爲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毁，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逾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

王珪與吴充一起任相，嫉妒吴充，暗中牽制他。而吴充向來厭惡蔡確，蔡確辦理相州案件，逮捕安持及其親戚、官屬拷問治罪，要羅致吴充之語，皇帝獨獨明白他没有别的用意。等到蔡確參預政事，吴充與他在皇上面前討論變法之事，多次被他折服。安南出兵無戰功，知諫院張璪又説吴充給郭逵寫信，阻止他進軍，又立罪案。吴充既遭到同列官員圍困毁謗，平時又生有病瘤，憂畏交積，病更加重。元豐三年三月，乘輿車返回府第，免爲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宫使。過了一個月，去世，終年六十歲。贈司空兼侍中，謚號爲正憲。

充内行修飭，事兄甚謹。爲相務安静。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

吴充平日家居操行修治，服事兄長很恭謹。任相追求安静。性格沉穩周密，對家人説話，不曾談及國家之事，對皇上的上言，没有人知道。臨死時，告誡妻子兒女不要以私事要求朝廷，皇帝更感悲傷。世人認爲吴充心正而力不足，批評

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爲諫官、起居郎。安持爲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侔，官皆員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他明知不可却不能激流勇退。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任諫官、起居郎。安持任都水使者，遷升工部侍郎，官終於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吴儲、安持子吴侔，都任員外郎，因與妖人張懷素同謀獲罪，誅死。

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爲右補闕。吴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算，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悦。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遷徙舒州。曾祖王永，侍奉太宗任右補闕。吴越歸降獻納土地，受詔命前去均平賦税，到後就將没有名目的賦税全部廢除，百姓都感激涕泣。奉使回來，有人上言他多免除賦租。皇帝責問他，回答説："使新近依附的邦國，蒙受天子仁恩，我即使得罪，死而無憾。"皇上很高興。

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咁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捽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爲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爲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爲學士，兼侍讀學士。

王珪少年時機敏出衆，出語驚人。堂兄王琪讀他所賦之作，贊嘆説："騏驥剛生，已有千里之志，衹是堅硬筋骨未長成而已。"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都輕視王珪，有大校傲慢不恭謹，將他捉拿以法論處。王倫侵犯淮南，王珪提議出郊外襲擊他們，賊人逃去。召直集賢院，任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待陪同契丹使者，使者經過魏，以前都衣冠齊整入境。此時，他想穿着日常便服，胡説衣冠在後面的車乘上。王珪下令取來給他，使者羞愧道歉。就任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任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喪，喪期服滿，復任學士，兼侍讀學士。

先是，三聖并侑南郊，而温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并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宫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温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内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决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嘆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群玉，又使爲序，以所御筆、墨、

在此之前，三位皇帝并列配祭南郊，而温成廟供奉進獻祭品與太室相同。王珪上言："三位皇帝并列配祭，用來表示孝意，却褻瀆供奉天帝。後宫有廟，用來推廣聖恩，却超過供奉親族的規格。"於是專門以太祖配於郊祀，改温成廟爲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王珪起草詔書，王珪説："這是大事，非當面受旨不可。"第二天請求上對，説："海内盼望此舉很久了，果然出自聖上心意嗎?"仁宗説："朕的主意决定了。"王珪再拜祝賀，纔退下起草詔書。歐陽脩聽到後嘆息説："是真學士啊。"皇帝在寶文閣設宴，作草書分給侍臣，命王珪記下年月姓名。又在群玉閣設宴，又讓他作序，以皇帝所用筆、墨、箋紙、

箋、硯賜之。

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天子稱天以誄之，制謚於郊，若云受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蘂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秘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員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

八年，帝有疾，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是爲哲宗。進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

硯賜給他。

英宗即位，應當撰擬先帝謚號，王珪上言："古時賤者不誄祭貴者，幼者不誄祭長者，所以天子稱天以誄祭他，在郊祀中制定謚號，就像是表明了受之於天。近來制度，衹由詞臣撰議，衆臣僚不得參預聞見，很違背稱天之義。請求命兩制一起商議。"聽從他。濮王追加尊崇制度禮儀，王珪與侍從、禮官一起提議應該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大臣不同意。以後三夫人的稱號，終於采用了最初的提議。當初，王珪請求上對起草詔書，有人秘密誣陷他。英宗在位第四年，忽然召他來蘂珠殿，傳詔令他兼任端明殿學士，賜給盤龍金盆，告訴他說："秘殿的職位，不衹任命你在公文翰墨間，二府名額空缺，就讓你出任了。以前有讒言，朕現在已全然消除疑慮了。"王珪致謝說："不是陛下聖明，我早就死了。"神宗即位，遷升學士承旨。王珪主管內外制書十八年，任職時間最長，曾在齋宮行事，賦詩有所感觸，皇帝見到而憐憫他。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元豐推行官制，由禮部侍郎超格授任銀青光祿大夫。五年，調整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右僕射。在此之前，神宗對執政大臣說："官制將要實行，希望新舊人雙方都加以任用。"又說："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王珪很擔心，不知該怎麼辦。蔡確說："陛下很久就想收復靈武，你如果能負責此事，那麼相位可以保住。"王珪大喜，感謝蔡確。皇帝曾想召司馬光，王珪薦舉俞充任慶州帥，使他奏上平定西夏的計策。王珪內心以爲既然派兵深入，一定不會召見司馬光，即使召見，也不會到朝。不久司馬光果然沒有被召見。永樂戰敗，死了十多萬人，實際是王珪引起的。

八年，皇帝有病，王珪告訴皇太后，請求立延安郡王爲太子。太子立，這就是哲宗。進升王珪爲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在位時去

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恭。賜壽昌甲第。

珪以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閎侈瑰麗，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黄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事，以爲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遵裕子士京上奏，言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户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世，終年六十七歲 。特地罷朝五天，賜金帛五千辦理喪事，贈太師，謚號爲文恭。賜壽昌甲等府第。

王珪以文辭才學進用，同輩都一起推崇贊許他。他的文章繁富瑰麗，自成一家，朝廷重大典策，大多出自他的手筆，詞壇之人稱贊他。但從執政大臣到宰相，共十六年，没有立議倡明，一概奉承順從。當時人把他看作"三旨相公"，因爲他上殿進呈，説"取聖旨"；皇上批示完可否，説"領聖旨"；退下告訴稟告事情的人，説"已得聖旨"。紹聖年間，邢恕開始公開指責，黄履、葉祖洽、劉拯一起議論王珪在元豐末年主持事務，認爲當時兩府大臣，曾建議上奏請求立皇嗣，王珪却對李清臣説："這是他自己家的事，外庭不應當管。"邢恕又勸誘指使高遵裕之子士京上奏，説王珪想立雍王，派士京已故的兄長士充，在宫禁中散布言語。王珪因此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户參軍，削去諸子官籍。徽宗即位，歸還他的官位封號。蔡京當政，又削去贈官謚號。政和年間，又恢復。王珪叔父王罕，堂兄王琪。

王罕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訴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户可免，某户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鬻。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令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州法。累遷户部判官。修太宗别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黯暗，但當致飾耳，榱櫨皆如故，唯易一楹，省緡錢十萬。

出爲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

王罕字師言，以恩蔭知宜興縣。縣裏多湖田，每年聲訴遭受水災，租賦輕重失去標準。王罕親自到田間，用圖標出田地高下，第二年訴狀呈來，按圖指示，某户可免，某户不可免，衆人都信服。范仲淹在潤州，上奏在各道推廣他的方法。西部用兵，仍每年在東南徵收箭羽，價格上漲，富户至於事先貯積以待出售。王罕告訴郡守，以加倍的價格買下，讓百姓輸錢入官。附近各州聽説後，都希望采用常州的做法。接連爲官遷升户部判官。修太宗别廟，中貴人很擔心木材是否腐朽，將要全部换新。王罕説這衹是年久丹漆黯淡，衹需加以粉飾而已，榱櫨都依舊，衹换了一根楹柱，節省緡錢十萬。

出京任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侵，王罕在潮州巡視部屬，廣州知州仲簡從困圍中送信邀請王罕，王罕回信説："我們自己也受困，不是不想回來，衹是一個人回來没有益處，應當尋求可以

者。"遂還惠州。州之惡少年正相率爲盗，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增弓手二千。巳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金帛，使爲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爲僕奪釵珥，捕得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發爲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爲旗，授之。割牛革爲盾形，柔之湯中，每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爲鼻，使持之自蔽。斷苦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爲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仿而行之。

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黄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絶，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遁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爲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邕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内爲交阯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

徙知潭州。擢户部、度支副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

相助的。"就返回惠州。州中不良少年正相繼爲盗，里巷受驚擾，惠州百姓邀請王罕出城，到了郊外，攔道要求救護的有數千人。王罕挑選可以商量的父老詢問對策，説："我們這些人都有田客，想供給兵器，使他們相聚保衛。"王罕説："有田客的這樣，可以了，没有的怎麽辦?"就呼令耆長徵發居民，補充壯丁，每長二百人；又命邑尉增加兩千弓箭手。巳時下令，約定申時集合。招募有謀略的人，答應給予他們官位、金帛，讓他們擔任首領。過了很久，没有人來。有婦人上訴被僕人搶去釵珥，追捕抓獲，一起拘捕搶劫的十八人，都斬首割口放於道邊，傳言説："這是耆長徵發爲壯丁不肯出行的。"看的人開始感到恐懼。到期，得到六百人，尉所帶領的弓手也到了。於是染庫中布帛爲旗，交給他們。割牛皮做成盾形，在沸水中泡軟，每盾削十六支竹籤，穿在牛皮上，以木作把手，讓他們持着保護自己。斬斷幾千根苦竹，削尖竹端，讓他們拿着作爲兵器。拿出所有公私兵器。在所屬城發布公文，仿照執行。

幾天後，衆人大大振作，以前的惡少年，都參加隊伍，不敢亂動。就精選三千兵卒，在船上立旗，擊鼓作樂，順流而下。將到廣州，衆人都登岸，削尖樹木半埋入地作爲鹿角，積數仞高，在南城門扎營。智高戴着黄蓋前臨觀望，相距三十步，見到已作森嚴戒備，不敢進犯。王罕慢慢打開城門進去，智高於是撤離。當時南道郵驛公文傳遞斷絶，王罕上奏事情，不能通達；而提點刑獄鮑軻逃到南雄，多次陳述上奏。賊平定後，鮑軻受賞，王罕被貶爲監管信州酒務。安撫使孫沔上言王罕實際有功，又任爲西路轉運使。有人傳説智高未死，逃到火峒，儂宗旦占據險要地勢聚集衆人，邕州知州蕭注謀劃進攻他們。王罕招呼宗旦之子日新對他説："你父親在内被交阯所仇視，在外成爲邊境將士求賞的誘餌，這不是安身之計。你回去報告，選擇有利的去做。"於是父子都降服。

徙知潭州。提升户部、度支副使，又在潭州任職。治政務求適合人情，不加以威嚴罰刑。有

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駡，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禄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瘋婦多次上訴，説話没有條理，喝退她就大駡，以前的郡守常常喝叱驅退她。衹有王罕將她領到面前，委婉地慢慢詢問，花了很長時間漸漸明白，那婦人本爲人妻，無子，丈夫死了，妾有子，就驅逐婦人霸占家財，多次上訴不得公平判決，於是憤怒發狂。王罕爲此治妾之罪而歸還她的家資，婦人恢復清醒，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奏治政情況，敕書褒奬通告，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禄卿去世，終年八十歲。兄長之子王珪從小失去父母，王罕教養有恩德，以後王珪顯貴，每次給他寫信，一定告誡他不要自滿等等。

王琪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留未决，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户部勾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缺使，當無以易卿。"

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寧。先是，府多火災，或托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厢邏，具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奸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

王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作歌詩。從進士起任，調江都主簿。上奏時務十二件事，請求建造義倉，設置營田，削減剃度僧人，罷除出賣爵位，禁售錦綺、珠貝，實行鄉飲、籍田，恢復制科，興辦學校。仁宗嘉奬他，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皇帝在太清樓設宴，命館閣大臣作《山水石歌》，王琪獨受褒賞。詔命通判舒州。年景饑荒，上奏開倉救濟百姓，還没有答覆，先以官租救濟，郡守以下都不服從，王琪挺身承擔責任。知復州，有百姓毆打佃客致死，官吏依法律論處。王琪懷疑此事，扣留没有判决，不久新制下達，凡這樣的判爲減免死罪。歷任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户部勾院、知制誥。曾在便殿應對，皇帝從容地對他説："你很有心思計謀，如果三司缺使，應當没有人能够代替你。"

正值奉命出使契丹，因染病還朝，副使誣陷他是僞裝的，責罰任爲信州團練副使。過了很久，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想浚通常州、潤州的水運通道，王琪陳述此事不利，下詔停止此役。而後議事者終究要求拆除古城墻土壩，挖通古涵管加以浚通，河道反而狹窄，船隻不能并行，公私都受害。徙知江寧。在此之前，府中多火災，有人托以鬼神，衆人不敢救火。王琪召命厢兵巡邏，制訂懸賞捉拿的方法，不久，捕獲奸人，誅殺了他，火災就止住了。復任知制誥，加

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

琪性孤介，不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静。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州。詔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朝判太常寺，又出京知杭州，復知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退職歸居。去世，終年七十二歲。

王琪性格耿直方正，不合於時。多次在東南名鎮任職，政事推崇簡静。常常痛恨俗吏粉飾厨房客舍以博得名譽，所以對待賓客很是粗疏。不時有流言蜚語，自己終不擔心。葬於真州。詔令真、揚二州徵發兵卒護送埋葬，這是出於特殊的禮遇。

論曰：公亮静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并相，號稱老成。升之自爲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救也。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論曰：公亮持重鎮静，精通典制憲章，與韓琦一起任相，號稱老成。升之自任言事之官，就以耿直著稱。但都憑藉權術任意行事，公亮痛恨韓琦專權任事，推薦王安石以遏制他，升之暗中幫助安石，表面上裝作有所不同，以躲避公正議論，二人如此處心積慮，難道是誠心謀劃國事嗎？新法的實行，怎麽能指望他們來補正匡救。等到安石離任，吴充、王珪實際上代替了他，天下景仰歸向，希望有所休止安息。吴充力不從心，同僚左右牽掣，以致怏怏不樂而死，哀痛啊，他的不足以及有操行之處。王珪安身立命地位鞏固，對於權勢還要計較什麽，却暗中嫉妒正直之人，以補助他擔心失勢的打算，鄙夫可以與他一起侍奉君主嗎！

宋史卷三百十三

列傳第七十二

富弼 (子)紹庭　文彦博

富弼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當初，母親韓氏有孕，夢見旌旗鶴雁降落在庭院，説上天有赦宥，不久生下富弼。從小好學，有大氣度，范仲淹見到後認爲他不同尋常，説："是君王輔佐之才。"將他的文章給王曾、晏殊看，晏殊把女兒嫁給了他。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弼："子當以是進。"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坐争廢后事貶，弼上言："是一舉而二失也，縱未能復后，宜還仲淹。"不聽。通判絳州，遷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弼疏陳八事，乞斬其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爲朝廷羞。"後聞契丹果罷宴，帝深悔之。時禁臣僚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仁宗恢復制科，仲淹對富弼説："你應當通過這個途徑入仕。"舉茂材異等，授將作監丞、簽書河陽判官。仲淹因争議廢去皇后之事被貶退，富弼上言："這是一舉而兩失，如果不能恢復立后，也應該讓仲淹還朝。"没有聽從。通判絳州，遷升直集賢院。趙元昊反叛，富弼上疏分條陳述八件事，要求斬殺他的使者。召爲開封府推官、知諫院。康定元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富弼請求撤去宴樂，去客舍賜給契丹使者酒食。執政大臣不同意，富弼説："萬一契丹這樣做了，是朝廷的耻辱。"後來聽説契丹果然罷宴，皇帝很後悔。當時禁止臣僚越職言事，富弼議論日食時，極力陳述順應天變不如溝通下情，就革除這個禁令。

元昊寇鄜延，破金明，鈐轄盧守懃不救，内侍黄德和引兵走，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其降賊。弼請按竟其獄，德和坐要斬。夏守贇爲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爲鈐轄。弼言："用守贇既爲天下笑，今益以守忠，殆與唐監軍無異。守懃、德和覆

元昊侵入鄜延，攻陷金明，鈐轄盧守懃不去救援，内侍黄德和帶兵退逃，大將劉平戰死，德和誣陷他投降賊人。富弼請求查辦追究這一案件，德和獲罪腰斬。夏守贇任陝西都部署，又以入内都知王守忠任鈐轄。富弼上言："任用守贇已經被天下人譏笑，現在再加上守忠，大概與唐代監軍没有區别。守懃、德和覆車之轍，可以重

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又請令宰相兼領樞密院。時西夏首領二人來降，但補借奉職。弼言當厚賞以勸來者。事下中書，宰相初不知也。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於是從弼言。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慶曆二年，爲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爲僧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悦。

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薦弼。歐陽脩引顔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托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悦，亦不復隱其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足矣。”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仍以宗室女嫁其子。

進弼樞密直學士，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之。”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群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脱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

蹈嗎！”下詔罷免守忠。又要求讓宰相兼領樞密院。當時西夏兩個首領來歸降，衹是補借任職。富弼上言應當厚賞以勉勵來降者。事情下達中書，宰相全不知曉。富弼嘆息説：“這哪裏是小事，而宰相却不知道呢！”更加極力議論此事，於是聽從他的意見。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命出使契丹。慶曆二年，任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有堂吏僞造可作爲僧人憑證的度牒，開封不敢治罪。富弼告訴執政大臣，要求將堂吏交付牢獄，呂夷簡不滿。

正值契丹在邊境駐扎軍隊，派他們的使臣蕭英、劉六符來索求關南土地。朝廷挑選報答回訪的官員，都因契丹居心叵測，不敢出行，夷簡因此推薦富弼。歐陽脩援引顔真卿出使李希烈處被害之事，請求挽留他，不予答覆。富弼就入朝應對，叩頭説：“君主擔憂臣下受辱，臣不惜一死。”皇帝爲之動容，先任命他接待陪伴契丹使者。蕭英等入境，中使迎候慰勞他們，蕭英稱病不拜。富弼説：“以前我出使北地，病卧車中，聞命就起身。現在中使到而君不拜，爲什麽呢？”蕭英驚惶起身而拜。富弼與他坦誠交談，蕭英感動，也不再隱瞞實情，就把契丹君主的企圖秘密地告訴他説：“可以聽從的，聽從他；不可以的，以一事敷衍就行了。”富弼將這些全部上奏。皇帝衹答應增加歲幣，并以皇族之女嫁給他的兒子。

進用富弼任樞密直學士，他推辭説：“國家有危急，理當不怕勞苦，怎麽反而以官爵相賄賂。”就任使者報答回訪。到了契丹後，六符來招待賓客。富弼見契丹主詢問事因，契丹主説：“宋朝違反盟約，阻塞雁門，增注塘水，修治城壕，登記民兵，將要幹什麽呢？群臣請求發兵南下，我認爲不如派使者索求土地，求而不獲，再發兵也不晚。”富弼説：“北朝忘了章聖皇帝的大德了嗎？澶淵之戰，如果聽從諸將之言，契丹士兵没有人能逃脱。况且北朝與中原通好，那麽君主獨占其利，而臣下得不到什麽；如果用兵，那麽利歸臣下，而君主承當戰禍。所以主張用兵的，都是爲自己考慮而已。”契丹主吃驚地説：

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

"爲什麽？"富弼説："晉高祖欺天叛君，末代皇帝昏亂，疆域狹小上下叛離，所以契丹全軍獲勝，但壯士健馬死去大半。現在宋朝封疆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想用兵，能保證一定獲勝嗎？即使獲勝，損失兵士戰馬之責，是群臣承擔，還是君主承擔它呢？如果不斷絶通好，歲幣都歸君主，群臣能够得到什麽好處呢？"契丹主大悟，長時間點頭表示同意。富弼又説："阻塞雁門，是爲了防備元昊。塘水開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之前。城壕都是修建舊物，民兵也是補足缺員，不是違反盟約。"契丹主説："不是你的話，我不會知道其中詳情。但我所想得到的，祇是祖宗舊有之地而已。"富弼説："晉以盧龍賄賂契丹，周世宗收復關南，都是以前朝代的事。如果各自索求土地，北朝豈能得利呢？"

既退，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歸，曰："俟卿再至，當擇一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

退下後，六符説："我們的君主耻於接受金帛，堅持想要十縣，怎麽辦？"富弼説："我朝皇帝説，朕爲祖宗守國家，豈敢輕易把土地給别人。北朝想得到的，祇不過是租賦而已。我不忍過多殺傷兩朝無辜百姓，所以委屈自己增加歲幣來替代。如果一定想獲取土地，這就是志在毁壞結盟，藉此作爲托辭而已。澶淵之盟，天地鬼神確實可以作證。現在北朝先挑起軍事争端，罪不在我。天地鬼神，難道可以欺騙嗎！"第二天，契丹主召富弼一同出獵，引導富弼的馬靠近自己，又説取得土地則兩國歡好就可以持久。富弼反復陳述此事必定不可的情况，而且説："北朝既然以得地爲榮，南朝一定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難道可以使它們一榮一辱嗎？"打完獵，六符説："我們的君主聽了你關於榮辱的話，心中很有感悟。現在可以商議的祇有締結婚姻而已。"富弼説："婚姻容易産生嫌隙。我朝長公主出嫁北朝，陪送財物不超過十萬緡，哪裏像歲幣有無窮之利呢？"契丹主告訴富弼讓他回去，説："等你再來時，我將挑選一個議案接受下來，你就拿着誓書來吧。"

弼歸復命，復持二議及受口傳之

富弼回朝交覆使命，又拿着兩個議案以及在

詞于政府以往。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脱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即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易書而行。及至，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争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命，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

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耻，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逾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乃受。帝鋭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

執政府中接受的口頭轉達之辭前往契丹。行至樂壽時，對副使張茂實説："我身爲使者却没有看國書，如果國書與口頭傳達之辭不同，就要壞我大事了。"啓書一看果然不同，立刻急馳返回京城，在申時入朝進見，改换國書後出行。到後，契丹不再求婚，一心想要增加歲幣，説："南朝給予我措辭應當稱'獻'，不然就稱'納'。"富弼與他争論，契丹主説："南朝既然害怕我了，這兩個字又有什麽？如果我揮兵南下，難道不後悔嗎！"富弼説："我朝兼愛南北人民，所以不惜改變已定數額，怎麽叫做害怕呢？也許不得已要用兵，那麽應當以是否有理判斷勝負，就不是使臣我所知道的了。"契丹主説："你不要固執，古時也有此例。"富弼説："自古以來衹有唐高祖從突厥借兵，當時贈送，有的稱作獻納。以後頡利被太宗擒獲，哪裏又有這種禮節呢！"富弼語氣神色都很嚴厲，契丹知道不可强取，就説："我自當派人商議此事。"又派劉六符出使來朝。富弼回朝上奏説："我以死抵抗，他們的氣勢已經受到挫折了，可以不答應。"朝廷終於對他們采用"納"字。初次受命出使時，聽到一個女兒死了；第二次受命時，聽到生了一個兒子，都没有顧及。又除樞密直學士，遷升翰林學士，都懇切推辭，説："增加歲幣不是我的本意，衹因爲正在討伐元昊，没有時間與其較量，所以不敢以死相争，又哪敢接受官職呢！"

三年，拜樞密副使，推辭更加堅決，改授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富弼上言："契丹既已結爲和好，議事者便認爲無事，萬一盟約毁壞，我死且有罪。希望陛下牢記契丹輕侮的耻辱，卧薪嘗膽，不忘治理政事。"將誥命交到皇上面前而免官。過了一月，又宣布以前的誥命，派宰相告訴他説："這是朝廷特地任用，不是因爲出使遼的原因。"富弼就接受了。皇帝急切地督責宰輔大臣興治太平之世，多次下詔督促富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供給筆與紙札，讓他們寫下他們想要做的事；并且任命仲淹主持西部事務，富弼主持北部事務。富弼上奏當世事務十多條以及安定邊境十三策，大致以進

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悦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爲近，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呆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爲備，弼曰："如此正墮其計，臣請任之。"帝乃止，契丹卒不動。夏竦不得志，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以資政殿學士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

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禄，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粮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弼曰："此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

用賢才斥退不肖、抑止僥幸投機得官、去除舊時積弊爲根本，想逐步撤換監司中無才的官員，淘汰所屬吏員，於是小人開始不滿了。

元昊派使者送來書信，稱子不稱臣。富弼上言："契丹使元昊稱臣而我朝没有使他稱臣，那麽契丹就是無敵於天下，不能答應。"就遣返他的使者，終於使他稱臣。四年，契丹在雲中受禮，而且派兵會合元昊討伐呆兒族，離河東很近，皇帝懷疑兩方合謀。富弼説："師出無名，契丹是不會這樣做的。元昊原來與契丹約定互爲左右鄰邦，現在契丹獨自獲得大量歲幣，元昊有怨言，所以在威塞築城加以防備。呆兒多次入侵威塞，契丹懷疑是元昊指使，所以發動這場戰事，怎麽能合兵入侵我方呢?"有人請求調派軍隊加以防備，富弼説："這樣就正中他的計謀，我請求聽任不管。"皇帝就没有調派，契丹終於没有行動。夏竦不得意，造謡中傷富弼。富弼畏懼，要求宣撫河北，回朝，以資政殿學士出京知鄆州。一年多後，讒言得不到驗證，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任京東路安撫使。

河朔發大水，百姓流動就食。富弼鼓勵治區内的百姓拿出米粟，加以官倉糧食，并得到公私廬舍十多萬處，分散讓人居住，以便於供應柴薪飲水。官吏從前資、待缺、寄居的，都給予他們俸禄，讓他們到百姓聚居處，挑選老弱病窮的供給他們糧食，并記下他們的功勞，約定以後替他們上奏要求受賞。一般每隔五天，就派人拿酒肉飯食去慰勞，出於至誠之心，人人都爲之盡力。山林池澤之利可供生存的，聽任流民擅自取用。死者就築大冢墓安葬，名爲"叢冢"。第二年，麥子大豐收，流民各自按照遠近領取糧食回去，共存活五十多萬人，收募爲兵的數以萬計。皇帝聽説後，派使者褒獎慰勞，拜禮部侍郎。富弼説："這是我作爲守臣的職責。"推辭不接受。在此之前，救災者都把百姓聚集在城郭中，煮粥供食，至於傳染疫病，以及相互踐踏，有人需要進食却幾天得不到粥而倒下，名義上是救他們，實際上却是殺害他們。自從富弼立下法則簡便周密，天下相傳作爲準則。

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詣弼告。齊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脱者。即自劾顓擅之罪，帝益嘉之，復以爲禮部侍郎，又辭不受。遷大學士，徙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并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帝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栗。弼、彦博入問疾，因托禳禬事止宿連夕，每事皆關白乃行，宫内肅然，語在《彦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議，無容心於其間。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位，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虚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卒不從命。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

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許肩輿至殿門。神宗御内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無不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

王則反叛，齊州禁兵想要呼應他們，有人到富弼那兒告發。齊州不屬富弼治理，擔心事情泄露發生變故，正值中貴人張從訓奉命到青州，富弼考慮到他可以任用，秘密將此事交付給他，讓他急驅到齊州，派出吏卒抓獲他們，没有人能够逃脱。就自行彈劾專權擅命之罪，皇帝更加贊許他，又任命爲禮部侍郎，又推辭不接受。遷升大學士，改知鄭、蔡、河陽，加觀文殿學士，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一起任命。宣布制命那天，士大夫在朝廷上互相慶賀。皇帝微察知道此事，對學士歐陽脩説："古時任命宰相，有的得之於做夢或占卜，哪裏像現在人心如此呢?"歐陽脩叩頭祝賀。皇帝身體不適，大臣不能朝見，朝内外憂慮畏懼。富弼、文彦博入宫探問病情，就此托稱舉行祭祀爲皇帝消除災病而一連幾夜宿於宫内，每件事都禀報皇帝後纔實行，宫内肅然，此事載於《彦博傳》。嘉祐三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富弼任相，遵守典章制度，按照舊例行事，并參考公衆議論，其中不摻雜私心。這個時候，百官各自任職，天下太平無事。六年三月，因喪母離位，下詔爲此停止春宴。舊制，執政大臣遭喪都是服喪未滿而重新起用。皇帝空着相位五次起用他，富弼認爲這是戰時變動之禮，不能在太平之世實行，最終没有聽從詔命。英宗即位，召爲樞密使。居官兩年，因脚病要求解官，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

熙寧元年，徙判汝州。下詔入朝觀見，允許用肩輿抬到殿門。神宗駕臨内東門小殿，命富弼的兒子扶他進殿，而且下令不用下拜，坐着説話，安詳地向他詢問治國之道。富弼知道皇帝堅決要有所作爲，回答説："君主的好惡，不能讓别人窺探測知；可以測知，那麽奸詐小人得以附會。應當像上天監臨人世，善惡都由各人自取，然後賞罰隨之而來，那樣功勞罪責没有不與實際相符的了。"又詢問邊境之事，回答説："陛下君臨天下不久，應當布恩德行恩惠，希望二十年不

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明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説，以摇上心，使輔拂諫争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捨。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多出親批，若事事皆中，亦非爲君之道；脱十中七八，積日累月，所失亦多。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大抵小人惟喜生事，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是時久旱，群臣請上尊號及用樂，帝不許，而以同天節契丹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弼言此盛德事，正當以此示之，乞并罷上壽。帝從之，即日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手詔褒答之。

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争，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持不行。提舉官趙濟劾弼格詔旨，侍御史鄧綰又乞付有司鞫治，乃以僕射判汝州。安石曰："弼雖責，猶不失富貴。昔鯀以方命殛，共工以象恭流，弼兼此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奸？"帝不答。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

再提及兵事。"皇帝默然不語。直到太陽西斜纔退下。皇帝想以集禧觀使挽留他，堅决推辭赴任郡職。第二年二月，召拜司空兼侍中，賞賜宅第，都推辭了，以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當時有人向皇帝説災異都是天數，與人事得失所引起的無關。富弼聽到後嘆息説："君主所畏懼的祇有天，如果不畏懼天，什麽事不能做呢！這一定是奸人想進邪説，以動摇皇上之心，使輔弼諫諍之臣，不能施展他們的權力。這是治亂的關鍵，不可以不速救。"立刻上書幾千字，盡力加以陳述。又上言："君子小人的進用斥退，關係到王道的消减增長，希望深加辨察，不要根據同異而喜怒，根據喜怒而采用或捨棄。陛下喜歡派人探察朝外之事，所以奸險之人得志。又多次發布親筆批示，如果每件事都切中，也不是爲君之道；如果十中七八，日積月累，所遺失之事也多。現在朝廷内外事務漸有變革，一般小人祇喜歡多事，希望深明其中情况，不要以後後悔。"當時久旱，群臣請求加封尊號以及奏樂，皇帝不同意，又因同天節契丹使者會來祝壽，所以没有對請求作出决斷。富弼上言這是盛德之事，正應當以此顯示出來，請求一同停止祝壽。皇帝聽從，當天下雨。富弼又遞上奏疏，希望更加敬畏上天的懲戒，疏遠奸佞，親近忠良。皇帝下手詔褒獎答覆他。

王安石當權用事，常常與富弼不合。富弼自思不能與之相争，多次稱病要求退位，上了幾十次奏章。神宗將要答應他，問他説："你這一去，誰能代替你呢？"富弼推薦文彦博，神宗默然不語，過了很久説："王安石怎麽樣？"富弼也不作聲。拜武寧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爲亳州。青苗法推行，富弼認爲這樣就使錢財聚於上，人散於下，堅持不實行。提舉官趙濟彈劾富弼抗拒詔旨，侍御史鄧綰又要求交付官員審訊治罪，就以僕射判汝州。安石説："富弼雖然被責罰，仍不失富貴。以前鯀因違命被殺，共工因貌似恭敬被流放，富弼兼有二罪，祇削去使相，怎麽能用來阻絶奸人？"皇帝没有答應。富弼上言："新法，是臣不明白的，不可以再治

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郭逵討安南，乞詔逵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爭河東地界，言其不可許；星文有變，乞開廣言路；又請速改新法，以解倒縣之急。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故父參知政事時，當仁宗服藥，嘗與弼及文彥博議立儲嗣，會翌日有瘳，其事遂寢。”帝以問彥博，對與同老合，帝始知至和時事。嘉弼不自言，以爲司徒。六年八月，薨，年八十。手封遺奏，使其子紹庭上之。其大略云：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説圖任之際，聽受失宜，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敝風，忠詞讜論，無復上達。臣老病將死，尚何顧求？特以不忍上負聖明，輒傾肝膽，冀哀憐愚忠，曲垂采納。

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校曲直勝負？願歸其侵地，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再團保甲，又葺教場，州縣奉行，勢倖星火，人情惶駭，難以復用，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人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

理郡縣。希望回到洛養病。”同意他。於是請求告老，加拜司空，進封韓國公辭官歸居。富弼雖然歸居家中，朝廷中有重大事情，知道的就没有不上言的。郭逵討伐安南，請求詔命郭逵明曉利害指揮進退，以保全國家軍隊；契丹爭河東地界，上言此事不可答應；星象有變異，要求廣開言路；又請求趕快改變新法，以解救危急處境。皇帝雖然没有都采用，但眷顧禮遇不減，曾因安石有所建白，就拒絶他説：“富弼親筆奏疏所稱‘老臣没有要上告訴説的，祇是在屋中仰望暗自嘆息’之事，就當要來到了。”他就是受到如此敬重。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已故之父參知政事時，正當仁宗服藥，曾與富弼及文彥博商議立皇嗣，恰好第二天病情好轉，此事就擱下了。”皇帝以此事詢問彥博，回答的與同老相合，皇帝纔知道至和時的事情。嘉獎富弼自己不上言，任命爲司徒。六年八月，去世，終年八十歲。親手封上遺奏，派他的兒子紹庭遞上。大意説：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進納説辭圖謀任職之際，聽從接受不得當，上使陛下不能明察，漸成禍患。現在上自輔臣，下及衆多士子，畏禍圖利，此弊沿習成風，忠直的言論，不再能使上面聽到。臣老病將死，還有什麼顧慮謀求呢？祇是因爲不忍有負聖明之德，就傾訴衷腸，希望哀憐愚忠，予以采納。

上一年永樂之戰，兵民死去逃亡的有幾十萬。現在長期駐兵没有解除，百姓困窮，這難道是忌諱過錯耻於失敗而不想挽救禍患的時候嗎？天地極其仁慈，難道定要與羌夷計較曲直勝負？希望歸還侵占他們的土地，使兵民得以休養，使關、陝之間的地區，漸漸得以使民存活。加上陝西又推行保甲法編成鄉兵組織，又修治練兵教場，州縣奉命執行，成星火之勢，人心惶恐驚駭，難以再利用，不如加以廢除停止以示安撫關切。臣所陳述的，急於成事。至於重要的道理，就在

小人之辨耳。陛下審觀天下之勢，豈以爲無足慮邪？

於聖人所考慮的，以及所用的人是君子、小人的分别而已。陛下審察天下之勢，難道會認爲不值得擔憂嗎？

帝覽奏震悼，輟朝三日，内出祭文致奠，贈太尉，謚曰文忠。

皇帝看完遺奏感到震動悲傷，停止上朝三天，内宫發布祭文致奠，贈太尉，謚號稱文忠。

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愠。其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言："君子與小人并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於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終身皆出於此云。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文刻之。紹聖中，章惇執政，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至靖康初，詔復舊典焉。

富弼性情極爲孝順，恭敬節儉注重修行，與人説話一定十分恭敬，即使是小官及平民求見，都對他們以平等禮節相待，神色嚴肅，不露喜怒。他好善嫉惡，出於天性。常説："君子與小人共處，那勢必不能獲勝。君子不能獲勝，就奉身而退，樂於行道不覺煩悶。小人不能獲勝，就結交朋黨陷害煽動，千方百計，一定要取勝方纔罷手。等到他得志，就肆意陷害善良，這樣要求天下不亂，不可能辦到。"他終身都奉行這一點。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用篆字書寫他的碑額爲"顯忠尚德"，命學士蘇軾撰寫碑文進行銘刻。紹聖年間，章惇執政，認爲富弼曾得罪過先帝，停止配享。至靖康初，下詔恢復以前的典禮。

富紹庭

紹庭字德先，性靖重，能守家法。弼薨，兩女與婿及甥皆同居，紹庭待之與父時不殊，一家之事毫髮不敢變，族里稱焉。歷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徽宗嘉之，擢祠部員外郎。未幾，出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直柔，紹興中，同知樞密院事，别有傳。

紹庭字德先，性情恭敬持重，能守家法。富弼去世，兩個女兒及女婿外甥都住在一起，紹庭對待他們與父親在世時没有不同，一家之事絲毫不敢改變，族里人稱贊他。歷任宗正丞、提舉三門白波輦運、通判絳州。建中靖國初，除授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推辭説："熙寧變法之初，先父因不實行青苗法獲罪，我不敢任此官。"徽宗嘉獎他，提拔爲祠部員外郎。不久，出京知宿州。去世，終年六十八歲。子直柔，紹興年間，同知樞密院事，另外有傳。

文彦博

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晋高祖及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昪、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

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他的祖先本姓敬，因避晋高祖及宋翼祖之諱而改。年輕時與張昪、高若訥跟着潁昌史炤學習，史炤之母認爲他很特别，説："是貴人啊。"對待他很優厚。等到進士及第，知翼城縣，通判絳州，任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

西方用兵，偏校有臨陳先退、望

西部用兵，偏校中有臨陣先退、望敵不前

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法不峻，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虜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己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詔彥博置獄于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麟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嘗擊球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球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

的，大將、郡守、當地縣令都申請審核。彥博上言："這可以在平時無事時施行。現在擁兵幾十萬，而將權不專一，兵法不嚴，將怎麼成事?"仁宗嘉獎采納了他的意見。黃德和誣陷劉平投降敵虜，用金帶收買劉平奴卒，讓他附會自己的說法作證。劉平家二百人都被拘押起來。詔命彥博到河中審理案件，經審訊調查察知實情。德和的徒黨援助很多，圖謀推翻此案，以致派遣其他御史前來。彥博拒不接受，說："朝廷擔心此案没審完，所以派你來。現在案件已結，應該急速返回，事情如果不成，我來擔負罪責。"德和和奴卒受到懲處。以直史館任河東轉運副使。麟州糧餉運道迂迴路遠，銀城黃河之外有唐時舊道，廢棄没有修治，彥博父文洎任轉運使之時，打算修復它，没來得及就死了。彥博繼承父志，增加儲備粟糧。元昊入侵，圍城十天，知道有準備，就撤離了。遷升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接連進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秦州，改益州。曾在鈐轄官署擊球，聽到外面很喧鬧，原來是卒長杖打一名兵卒，兵卒不服。叫進來問明情況，命令領出去進行杖打，又不接受杖打，第二次叫進來將他斬殺，又擊完球纔回去。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

貝州王則反叛，明鎬前去討伐，長期没有能够取勝。彥博請求出行，任命爲宣撫使，十天後賊人潰逃，將王則裝入檻車送往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推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淡泊退讓堅守道義，請求褒獎鼓勵以肅正風俗。與樞密使龐籍商議削減軍隊，淘汰爲平民及供給一半糧廩的共有八萬人，衆人議論紛紛，認爲一定會聚衆爲盜，皇帝對此也有懷疑。彥博說："現在公私困苦衰竭，正是因爲軍隊人數太多。如果有危難，我請求爲此而死。"他的計策終於得以實行，遣返的兵卒也没有生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彈劾他在蜀時以奇錦結交皇宮嬪妃，因此得以進用。唐介被貶後，彥博也免官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又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一

大夫皆以得人爲慶，語見《弼傳》。

同拜官，士大夫都因得到人才相慶賀，此事見於《富弼傳》。

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内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宫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

三年正月，皇帝正在朝上聽政，突然發病，被扶入宫中。彥博叫來内侍史志聰詢問情況，回答說：“宫中秘密不敢泄露。”彥博呵叱他說：“你們這些人出入禁宫，不讓宰相瞭解天子日常起居情況，想幹什麽呢？從今後病勢增重減輕一定要通告，不然的話，應當按軍法行事。”又與同列劉沆、富弼商量在大慶殿進行醮祭，於是留住在殿中值宿之所。志聰說：“没有先例。”彥博說：“這哪裏是討論有無先例的時候呢?”知開封府王素深夜叩打宫門上報事變，不讓他入宫；第二天早上上言，有禁卒告發都虞候想要作亂。劉沆想把他拘捕治罪，彥博召來都指揮使許懷德，詢問都虞候爲人如何，懷德稱他老實可以擔保。彥博說：“這樣就是禁卒有仇怨，誣陷他而已。應當立刻懲處他以安定衆人。”就請求劉沆在罪狀末尾判决，斬於軍門。

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灼，於中宫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白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教之者

在此之前，富弼采用朝中官員李仲昌的計策，從澶州商胡河挖掘六漯渠，使水注入横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一向厭惡富弼，暗中與内侍武繼隆相約，讓兩位司天官在執政大臣聚會時，在殿庭上直言國家不應當在北方挖掘河渠，以致皇上身體不安。彥博知道他們的用意，但没有辦法制止。過了幾天，兩人又上言，請求皇后一同聽政，也是繼隆指使的。史志聰把狀文告訴執政大臣。彥博看了後放入懷中，不給同列看，而面有喜色，慢慢召來兩人盤問說：“你們今天要有所上言嗎?”說：“是的。”彥博說：“天象變異，是你們的職責理當上言。怎能擅自干預國家大事？你們的罪過應當滅族!”兩人恐懼，神色大變。彥博說：“看你們衹是愚狂之人而已，不忍心將你們治罪，從今後不得再如此。”兩人退下，文彥博就拿出狀文給同列看。同列都憤怒地說：“奴輩敢這樣越職上言，爲什麽不斬了他們?”彥博說：“斬了他們，那麽此事彰明，對於中宫有所不安。”衆人都說：“好。”不久商議派遣司天官確定六漯方位，又派兩人前往。繼隆上告請求挽留他們，彥博說：“他們本來不敢胡說，

耳。”繼隆默不敢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彦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彦博、弼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彦博擅斬告反者。”彦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吴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彦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

初，仁宗之不豫也，彦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宫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彦博去位，其後弼亦以憂去。彦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彦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彦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

熙寧二年，相陳升之，詔：“彦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彦博下，以稱遇賢之意。”彦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陣圖方略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

有人指使他們而已。”繼隆默然不敢作聲。兩人到了六漯，害怕追究以前的罪責，改口説六漯在東北方，不是正北方。皇帝病愈，彦博等纔返回府第。當時，京師人心惶惶，幸得彦博、富弼穩重把持，人心得以安定。劉沆秘密告訴皇帝説：“陛下身體不適時，彦博擅自斬殺告發反叛的人。”彦博聽説後，呈上劉沆的判决，皇帝就打消了懷疑。御史吴中復請求召唐介還朝。彦博於是上言，唐介以前任御史，上言大臣之事大多切中大臣弊病，其中雖有傳聞之誤，但當時責罰他過於嚴厲，請求批准中復的上奏。當時人認爲彦博寬厚有德。過了很久，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鎮保平、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升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不久又鎮保平、判河南。遭逢母喪，英宗即位，喪期未滿起任成德軍節度使，三次上表請求服滿喪期，同意他。

當初，仁宗身體不適，彦博與富弼等請求立皇嗣。仁宗答應了，而後宫嬪妃有將要分娩的，所以此事就延緩了。不久彦博離位，此後富弼也因服喪離位。彦博服滿喪期，又以原官判河南，有詔入朝覲見。英宗説：“我能即位，是你的功勞。”彦博肅敬地回答説：“陛下能繼承大統，是先帝聖明之意，皇太后協助之功，臣有什麽功勞？加以陛下立爲皇嗣登上皇位之時，我正在外任職，都是韓琦等承奉聖志接受遺命，臣并没有參與。”皇帝説：“我盡知當初之議，你對朕有恩。”彦博謙遜退讓不敢接受。皇帝説：“暫時麻煩你向西出行，不久就召還朝中了。”不久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朝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

熙寧二年，以陳升之爲相，下詔：“彦博是朝廷受人宗仰的大臣，特命升之位居彦博之下，以此表示禮待賢才之意。”彦博説：“國朝樞密使，没有位居宰相之上的，衹有曹利用曾在王曾、張知白之上。臣愧知禮義，不敢效仿利用所爲，而混亂朝廷位次。”堅决推辭纔作罷了。夏人侵犯大順，慶州帥李復圭把陣圖方案交給鈐轄李信等，促使他們出戰。失敗後，就胡亂上奏李

妄奏信罪。彦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冤之。慶州兵亂，彦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隳脞，乃西晋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摇彦博，坐不實貶。彦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彦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彦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别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黄懷信沿其制爲浚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彦博言："河非杷可浚，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悦，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彦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彦博復相，故傅會其説。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彦博勿問。尋加司徒。

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彦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彦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

信之罪。彦博揭露他的過錯，宰相王安石不公正地誅殺李信等人，秦人認爲他們冤屈。慶州軍隊叛亂，彦博向皇帝上言説："朝廷行事，一定要合於人心，應該兼采各人議論，以安静持重爲先。陛下勵精圖治，可是人心不安定，這是變革的過失。祖宗的法度未必都不能實行，衹有片面不全的弊病而已。"安石知道這是在針對自己，奮然排斥他説："謀求消除百姓禍害，有什麽不可以？如果萬事苛責過細，是西晋的風氣，對治政有什麽好處呢？"御史張商英想要依附安石，摘取樞密使别的事情以動摇彦博，因不符實際被貶。彦博在樞密院九年，又因竭力陳述市易司監賣果實，有損國家體面招致百姓怨恨，受到安石厭惡，盡力引退離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人雖在外，而皇帝眷愛有加。

當時監司多新近進用的年輕官員，轉運判官汪輔之擅自上奏彦博不處理政事，皇帝在他的奏章上批示交付彦博説："因侍中舊時恩德，所以麻煩你卧護北疆，具體事務不用操心。輔之小臣，竟敢如此無禮，將另外處置。"不久，免官離職。當初，有選人李公義，請求以鐵龍爪治河，宦官黄懷信沿用他的方法作浚川杷，天下人譏笑認爲是兒戲，安石偏偏相信，派都水丞范子淵推行他的方法。子淵上奏用杷的功效，水都回到原來的河道，退出民田幾萬頃。詔命大名府核實情况，彦博上言："河水不是杷所能疏通的，即使是極愚蠢的人，都知道没有用處，臣不敢附和欺瞞皇上。"奏疏到，皇帝不高興，又派知制誥熊本等巡視，情况像彦博説的一樣。子淵就請求覲見，上言熊本等看到安石免官，心想彦博會復任宰相，所以附會他的説法。御史蔡確也陳述熊本奉使無功績。熊本等都獲罪，衹有彦博不予追究。不久加司徒。

元豐三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此時王同老上言至和年間商議皇嗣之事，彦博恰巧入朝，神宗問他，彦博將以前回答英宗的話又對皇帝説："先帝天命所在，帝位有歸，實際上是仁祖瞭解皇子的聖明，慈聖擁護佑助的功勞，臣等有什麽功勞？"皇帝説："雖説是天命，也關係到人的謀

亦繫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祖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彦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

劃。你深沉寬厚不自誇善行，暗中積有恩德如同丙吉，真是擁立皇帝的社稷之臣。”彦博説：“像周勃、霍光，這是擁立皇帝。從至和以來，朝内外大臣進言很多，我們雖然也曾有過奏請，没有得以實行。此後韓琦等終於完成大事，是韓琦的功勞。”皇帝説：“啓發開端很難，當時仁祖心意已定，嘉祐末年，衹是重申以前的詔命而已。正如丙吉、霍光，不相上下。”就加彦博兩鎮節度使，推辭不拜。將要出行，在瓊林苑賜宴，兩次派中謁者贈詩餞行，當世以此爲榮。

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彦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彦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彦博朋附司馬光，詆毁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

王中正經營節度邊境事務，在所經過地區聲稱受秘密旨意招募禁兵，帶領他們向西出行。彦博以没有詔命拒絶他，中正也不敢募兵就離開了。過了很久，請求告老，以太師辭官，歸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推薦彦博是德高資深的天子老臣，應該起用來輔助自己。宣仁后將要任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認爲不可以，就任命平章軍國重事，每隔六天上朝一次，一個月中兩次赴經筵講授，恩賞禮遇很是優厚。但是彦博没有一年不要求退位，過了五年，重新辭職歸居。紹聖初，章惇掌權當政，言事者論説彦博依附司馬光結爲朋黨，詆毁先帝事業，降爲太子少保。去世，終年九十二歲。崇寧年間，入元祐黨籍。後特地詔命脱出黨籍，追命復任太師，謚號爲忠烈。

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彦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温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饋彦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

彦博歷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聞名四方國家。元祐年間，契丹派遣耶律永昌、劉霄出使訪問，蘇軾招待使者，與使者一起入朝覲見，望見彦博在殿門外，使者退立神色一變説：“這是潞公嗎？”詢問他的年齡，説：“多麽健壯！”蘇軾説：“使者望見他的容貌，没有聽到他説話。他總理各種事務，即使是精明能幹的年輕人也比不上；他融會貫通古今知識，即使專門名家也有不及之處。”使者拱手説：“是天下奇異人才。”回到洛陽後，西羌首領温溪心有名馬，向邊境官吏請求，希望饋贈彦博，下詔答應他。他受到外國如此敬重。

彦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

彦博雖然極其富貴，但平時待人接物謙和有

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絶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彦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

禮，尊有德樂善行，如恐不及。他在洛陽時，洛人邵雍、程顥兄弟都以道相標榜，彦博以賓禮接待他們如同與平民相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采用白居易九老會的舊事，設置酒席賦詩取樂，按年齡而不是按官位排列先後，建堂，在堂中繪上畫像，稱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無不欽慕。神宗疏導洛水與汴水相通，主事者阻斷洛水，不讓它流入城中，洛陽百姓很是因此困苦。彦博趁中使劉惟簡到洛陽之際，説明原因，惟簡報告皇帝。詔令洛水按原來一樣通行，於是成爲洛陽城無窮之利。

彦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彦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嫌改衛尉、光禄少卿。彦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宫。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之，卒。

彦博有八個兒子，都歷任重要官職。第六子及甫，當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交好。元祐初，任吏部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彦博平章軍國事，及甫由右司員外郎引退避嫌改衛尉、光禄少卿。彦博再度退職歸居時，及甫知河陽，召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免官爲集賢殿修撰、提舉明道宫。蔡渭、邢恕拿着及甫私人書信造謡毁謗梁燾、劉摯，將他們逮捕關押在欽犯監獄，及甫對元祐之事心有不滿，跟着爲他們作證，也因此獲罪削去職位。不久，恢復職位，去世。

論曰：國家當隆盛之時，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餘，足芘當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數十年不見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禦侮於千里之表矣。至於公忠直亮，臨事果斷，皆有大臣之風，又皆享高壽於承平之秋。至和以來，共定大計，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豐而降，弼、彦博相繼以老，憸人無忌，善類淪胥，而宋業衰矣！《書》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豈不信然哉！

論曰：國家正當興盛之時，它的大臣一定有年壽久長的福澤，推廣他的有餘之福，足以造福當世。富弼兩次與契丹訂立盟約，能使南北方的百姓幾十年不見兵革戰事。仁人的話，它的益處是廣博的啊！文彦博在朝中端莊持重，一舉一動自有威嚴，遠國之人來朝見，仰望風采，他的德望原本足以在千里之外抗擊敵人了。至於忠誠正直，辦事果斷，都有大臣的風度，又都在太平之時享有高壽。至和以來，共同制定大計，功成身退，朝廷民間依賴敬重。熙寧、元豐以下，富弼、彦博相繼年老，奸人毫無顧忌，善良之輩相率牽連獲罪，而宋朝大業就衰敗了！《尚書》説：“白髮蒼蒼的善良官員，體力已經衰退了，我還能親近他們。”難道不是這樣嗎！

宋史卷三百十四

列傳第七十三

范仲淹 (子)純祐 純禮 純粹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説。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

范仲淹字希文，唐朝宰相履冰的後代。他的祖先，是邠州人，後遷居江南，就成爲蘇州吳縣人。仲淹兩歲時失去父親，母親改嫁長山朱氏，依從其姓，名説。從小有志向節操，長大後，知道出身家世，就受到感動哭着辭別母親，離家到應天府，跟着戚同文學習。晝夜不停，冬天很疲憊的時候，以水洗臉；没有吃的，以至於接着喝稀粥，别人不能忍受，仲淹却不以爲苦。舉進士第，任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接他的母親回來奉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纔改還原姓，更改名字。

監泰州西溪鹽税，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寘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仲淹泛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游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監管泰州西溪鹽税，遷升大理寺丞，調職監管楚州糧料院，母死離官。晏殊知應天府，聽到仲淹的名聲，召來安置在府學。上書請求選擇郡守，推舉縣令，斥退游蕩懶惰之人，去除多餘而不稱職的官吏，慎重選舉，安撫將帥，共一萬多字。服滿喪期，因晏殊推薦，任秘閣校理。仲淹博通《六經》，精於《易經》，學者大多向他提出疑問，仲淹拿着經書替他們講解，不知疲倦。曾經把他的俸禄分着供給四方雲游之士，以至於自己的兒子們要换穿衣服纔能出去，仲淹却很安然。常常感奮激昂地談論天下大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振奮崇尚風度節操，是由仲淹提倡的。

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内，自有家人禮，顧

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在冬至日受理朝政，天子率領百官祝壽。仲淹盡力陳言，而且説："在内宫侍奉母親，自有家人之禮，但是和百官

與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

站在一起，向着南面朝拜，不可被後世取法。”并且上疏請求太后歸還朝政，不予答覆。不久通判河中府，調到陳州。當時正修建太一宮和洪福院，在陝西收購木材。仲淹上言：“昭應、壽寧，不久前天示懲戒。現在又大興土木，破壞百姓產業，這不是用來順應民心、迎合天意的做法。應當停止修建寺院宮觀，削減常年收購木材的數量，以清除積欠。”又上言：“寵信的近臣大多由宮內直接發出詔令授任官職，這不是太平之時的政策。”事情雖然没有實行，仁宗認爲他忠誠。

太后崩，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决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

太后去世，召爲右司諫。言事者大多揭露太后時的事情，仲淹說：“太后受遺命於先帝，調教護衛陛下十多年，應當掩飾她小的過失，以保全太后之德。”皇帝就詔命朝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時事。當初，太后留下誥命以太妃楊氏爲皇太后，參與處理軍國大事。仲淹說：“太后，是母親的尊號，從古以來没有因養育而代立的。現在一位太后去世，又立一位太后，天下人將要懷疑陛下不能一天没有母后的幫助了。”

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且條上救敝十事。

那年蝗旱大災，江、淮、京東尤其嚴重。仲淹請求派使者沿路巡行，没有答覆。就請求於閑暇時上言說：“皇宮中半天不吃飯，會怎麽樣呢？”皇帝悲憫，就命仲淹安撫江、淮，所到之處打開糧倉賑濟百姓，而且禁止百姓不合禮制的祭祀，上奏免除廬州舒州折算勞役的茶、江東按人口徵收的鹽錢，而且分條上奏挽救弊病的十件事。

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争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争，方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正值郭皇后被廢，仲淹帶領諫官、御史在閤門跪伏力争，没有成功。第二天，將要留百官揖請宰相在朝廷上相争，纔到待漏院，有詔命出京知睦州。過了一年多，調職知蘇州。蘇州發大水，民田不能耕種，仲淹疏通五條河流，引導太湖水注入大海，招募人耕作，事還未成，不久調職到明州，轉運使上奏讓仲淹留下完成這項工程，答應他。拜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他回朝，判國子監，遷升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

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

當時呂夷簡執政，進用的人大多出於他的門下。仲淹獻上《百官圖》，按先後次序指着說：

“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悦。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宫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

“這樣是按照次序遷升，這樣是不按次序，這樣是公，這樣是私。况且進退近臣，凡是超過常格的不應都交付宰相。”夷簡不滿。後來，議論建都之事，仲淹説：“洛陽地形險固，而汴京是兵家必争之地，太平時應當在汴京，如果有戰事一定要在洛陽。應當逐步增加儲積，修繕宫室。”皇帝詢問夷簡，夷簡説：“這是仲淹不合實際的議論。”仲淹就作四論獻上，大致批評切中時政。而且説：“漢成帝相信張禹，不懷疑舅家，所以有新朝王莽之禍。臣擔心現在也有張禹，敗壞陛下家法。”夷簡憤怒上訴説：“仲淹挑撥離間陛下君臣關係，他所推薦進用的，都是朋黨。”仲淹上對更加懇切，因此免官知饒州。

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己，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修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再下詔戒敕。

殿中侍御史韓瀆迎合宰相旨意，請求列出仲淹朋黨，公布在朝廷大堂上。於是秘書丞余靖上言道：“仲淹因爲一句話觸犯宰相，立刻加以貶退，何况以前上言的都是有關於陛下母子夫婦之間關係的事呢？陛下既然已經加以寬容了，臣請求追改以前的詔命。”太子中允尹洙自己訴説與仲淹是師友，而且仲淹曾經推薦自己，希望跟着降職貶退。館閣校勘歐陽修因高若訥身爲諫官，坐視而不言，寫信責難他。因此，三人都獲罪被貶。第二年，夷簡也被罷免，從此朋黨的議論興起了。仲淹離朝後，士大夫不斷地替他奏論推薦。仁宗對宰相張士遜説：“以前貶退仲淹，是因爲他秘密請求立皇太弟爲皇嗣的緣故。現在他的朋黨這樣稱贊推舉他，怎麽辦？”又下詔加以告誡。

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

仲淹在饒州一年多，調到潤州，又調到越州。元昊反叛，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運使。正值夏竦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用仲淹爲龍圖閣直學士以輔助他。夷簡又入朝爲相，皇帝告訴仲淹讓他消除前恨。仲淹叩首道謝説：“我以前議論的都是國家大事，對夷簡并無怨恨。”

延州諸寨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

延州諸寨大多失守，仲淹自己請求出行，遷升户部郎中兼知延州。在此之前，下詔分領邊境軍隊：總管率領一萬人，鈐轄率領五千人，都監

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時塞門、承平諸寨既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税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

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絶，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横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承平、永平等寨，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寨，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

率領三千人。敵寇來了進行抵禦，官位低的先出兵。仲淹説："將領不挑選人才，按官位分先後，這不是取勝的方法。"於是大舉聚集州兵，得到一萬八千人，分爲六部，各帶領三千人，分部教練他們，按賊寇多少，讓他們輪流出兵抵禦。當時塞門、承平諸寨已經荒廢，采用种世衡的計策，在青澗築城以占據賊寇要道，大力耕種營田，而且聽任百姓互相買賣，以通有無。又因百姓遠道輸運勞苦，請求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户租税就近輸入。春夏調動軍隊就食，可以節省購買糧食十分之三，别的地方削減不供給。下詔建爲康定軍。

第二年正月，詔命諸路入境討伐，仲淹説："正月塞外嚴寒，我方軍隊無所隱蔽，不如等到春季深入境内，賊寇馬瘦人飢，勢必容易制服。何況邊境防備漸得修整，出兵有紀律，賊寇即使猖獗，在氣勢上已經壓倒他們了。鄜、延很靠近靈、夏，是西羌必經之地。衹要按兵不動，觀察他們的破綻，允許我漸以恩信招附他們。不然的話，情意斷絶，我擔心短期内不可能停戰了。如果我的計策不奏效，就應發兵先攻取綏、宥，占據要害，駐兵耕作田地，作長久打算，那麽茶山、横山的百姓，一定帶着族人來歸附了。開拓疆土抵禦敵寇，是上策。"皇帝都采用了他的議案。仲淹又請求修建承平、永平等寨，漸漸招還流亡百姓，穩定城堡城障，派遣偵察士兵，在十二個寨中築城，於是羌漢百姓，相繼返回從事原來的産業。

過了很久，元昊歸還被俘大將高延德，於是與仲淹約定講和，仲淹寫信勸誡告諭他。正值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回信語氣不敬，仲淹當着來使把它燒了。大臣認爲不應當擅自通信，又不應當擅自燒信，宋庠請求斬仲淹，皇帝没有聽從。降官爲本曹員外郎、知耀州，調到慶州，遷升左司郎中，任環慶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當初，元昊反叛，暗中誘使已歸順的羌人作爲援助，而環慶酋長六百多人，約定爲他引路，此事不久暴露。仲淹認爲他們反覆無常，到官署就上奏巡視邊境，以詔書犒賞諸羌，聚集他們的人

羌，閲其人馬，爲立條約："若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户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爲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

馬，替他們制定條約："如果仇人已經講和了結，那麽私自報仇以及傷害别人的，罰一百頭羊、兩匹馬，已殺人的斬首。負債打官司，聽從告官審理，擅自捆縛平民作爲人質的，罰五十頭羊、一匹馬。賊寇的馬跑入疆界，將它追遣回去没有趕隨本族的，每户罰兩頭羊，質問他們的首領。賊寇大舉侵入，老幼進入守衛本寨，官府供應糧食；如果不進寨，本家同宗同姓罰兩頭羊；全族不到的，拿首領問罪。"諸羌都聽命，從此開始被宋朝利用了。

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改邠州觀察使，仲淹奏表上言："觀察使列位在待制之下，臣守衛邊境幾年，羌人對臣很親近愛戴，把臣叫作'龍圖老子'，現在退而跟王興、朱觀爲伍，衹恐怕被賊寇看輕了。"推辭不拜。慶州西北馬鋪寨，正是後橋川的出入口，在寇賊的内部。仲淹想在那兒築城，想到賊寇一定會來爭奪，秘密派遣兒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占據那裏，領兵跟着他們。衆將不知道到什麽地方，走到柔遠，纔向他們發出號令，版築都已準備好，十天就築完城墻，這就是大順城。賊寇發覺，以騎兵三萬來爭戰，假裝戰敗，仲淹告誡不要追趕，不久果然有埋伏。大順城築好後，白豹、金湯的敵人都不敢再來侵犯，環慶從此敵寇更加少了。

明珠、滅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泉爲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寨。

明珠、滅臧有精鋭部隊幾萬人，仲淹聽説涇原軍隊想要襲擊討伐他們，上言説："兩族道路險峻，不能攻打，以前高繼嵩已經全軍覆没。平時況且居心反覆不定，現在討伐他們，一定與賊寇表裏呼應，向南進入原州，向西侵擾鎮戎，向東侵犯環州，邊境禍害無窮了。如果向北攻取細腰、胡蘆各泉作爲堡壘屏障，切斷賊寇道路，那麽兩族安定，環州、鎮戎道路通暢，可以不用擔心了。"此後，就修築細腰、胡蘆各寨。

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

葛懷敏在定川戰敗，賊寇大舉劫掠直到潘原，關中震動驚恐，百姓很多逃竄到山谷中。仲淹帶領部隊六千人，從邠、涇出發救援他們，聽到賊寇已經出塞，就回去了。開始時，定川戰事上報，皇帝指着地圖對左右大臣説："如果仲淹出兵救援，我不用擔心了。"奏報到，皇帝大喜

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

說：“我本來就知道仲淹可以重用。”進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因出兵没有取得戰功，推辭不敢接受任命，詔令没有聽從。

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并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

當時已詔命文彥博經略涇原，皇帝因爲涇原遭受創傷，想將仲淹對調，派王懷德告訴他。仲淹辭謝說：“涇原是重要地區，祗恐怕臣不足以擔任這路重任。與韓琦一同經略涇原，一同駐守涇州，韓琦兼管秦鳳，臣兼管環慶。涇原有緊急情況，我與韓琦會合秦鳳、環慶的士兵，成掎角之勢夾擊進兵；如果秦鳳、環慶有緊急情况，也可以率領涇原的軍隊來救援。臣應當與韓琦練兵選將，逐步收復橫山，截斷賊寇臂膀，不用幾年，可以指望平定了。希望詔命龐籍兼領環慶，以造成首尾之勢。秦州委任給文彥博，慶州任用滕宗諒總領。孫沔也可辦成事務。渭州，一個武臣鎮守就足够了。”皇帝采用了他的意見，又設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別擔任。仲淹與韓琦在涇州開建府署，調彥博任秦州帥，宗諒任慶州帥，張亢任渭州帥。

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得不誅。

仲淹任將，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人，坦誠接待毫不懷疑，所以賊寇不敢輕易侵犯邊境。元昊請求講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弱昏庸不能勝任，諫官歐陽修等上言仲淹有相材，請求罷免舉正任用仲淹，就改參知政事。仲淹說：“執政大臣可以通過諫官得到嗎？”堅决推辭不拜，希望與韓琦出京巡視邊境。任命他爲陝西宣撫使，没有出行，又除授參知政事。正值王倫侵擾淮南，州縣官有的没有守住，朝廷想要審查責罰他們。仲淹說：“平時忌諱談論軍事防備，敵寇來了却專門責求守臣死於戰事，可以嗎？”郡守縣令都得以不受處罰。

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

皇帝正迫切希望達到太平之世，多次詢問當世事務，仲淹對人說：“皇上任用我無以復加了，事情有先後，長久安定形成的弊病，不是一朝一夕可以革除的。”皇帝再賜手詔，又爲此開天章閣，召二府分條上對，仲淹惶恐，退下後上奏十件事：

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

一爲嚴明貶退進用。二府官員如果没有

大善者不遷，内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强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置於法；别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釐

大功勞大善行的不遷升，朝内外官員必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官不經過選舉而授官的，必須滿五年，纔能勘驗政績加以提升，這差不多就是考察政績的方法了。二爲抑止僥幸投機得官。廢除少卿、監以上乾元節的恩賜；正郎以下像監司、邊任，必須在職滿兩年，纔能蔭庇兒子得官；大臣不能推薦子弟擔任館閣職位，因父兄的功績而授官之法就不會冗雜過濫了。三爲精於貢舉。進士、諸科請求廢除糊名法，考察檢驗品行没有虧缺的，上報姓名。進士科先策論，後詩賦，諸科録取兼通經義的。賞賜及第以上的，都聽取皇上裁決。其他優等的免於候選注入官册，次等的各人按原科候選。進士之法，就可以名符其實了。四爲選擇長官。委任中書、樞密院先選任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其次委任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推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推舉知縣、縣令。規定人數，以推舉人多的由中書選用任官。刺史、縣令，就可以有適當人選了。五爲平均公田。外官俸禄不平均，怎能要求他們辦好事呢？請求平均他們的收入，次第供給他們，讓他們能够供養自己，然後就可以責求廉節，而違犯法令的就可以責罰免去了。六爲重視農桑。每年預先下達各路，鼓勵官吏百姓陳説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用官吏治理。規定督責鼓勵的方法以發展農業，減少通過水道運送糧食。江南的農田防水堤壩，浙西的河塘，毁壞的可以得到興修了。七爲修治軍事防備。約定府兵法，招募京城地區强壯百姓任衛士，以輔助正規軍隊。三季務農，一季教習戰事，節省供給的費用。京城地區有定法，那麽各道都可以實行了。八爲推廣恩信。赦令一經施行，主管官吏有拖延違反的，依法重懲；另外派使者巡察實行情況，所到之處就没有擱置不行皇上恩澤的了。九爲重視命令。法度是用來表示信用的，實行不久，馬上就變動更改。請求政事大臣參議可以長久

改。請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删去煩冗，裁爲制敕行下，命令不至於數變更矣。十曰減徭役。户口耗少而供億滋多，省縣邑户少者爲鎮，并使、州兩院爲一，職官白直，給以州兵，其不應受役者悉歸之農，民無重困之憂矣。

實行的，删去冗雜煩瑣的，删定成制敕推行到下面，命令就不至於多次改動了。十爲減少徭役。户口減少而按照原需供應數量增多，將縣邑户數少的減少爲鎮，合并使、州兩院爲一處，各官府的額外吏役，撥給州兵，其中不應服役的全部回去務農，百姓就没有加重困苦的憂慮了。

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宜著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獨府兵法，衆以爲不可而止。

天子正信任仲淹，全部予以采用，應當公布下令的，都用詔書統一頒布下來；衹有府兵法，衆人認爲不可行就停止了。

又建言："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司馬也；四官散於群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進擬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非三公論道之任，下無六卿佐王之職，非治法也。臣請仿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黜陟、刑法重輕、事有利害者，并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請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曰不可。久之，乃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仲淹領刑法，然卒不果行。

又建議説："周代官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代以三公分領六卿，唐代以宰相分判六曹。現在的中書，是古代的天官冢宰，樞密院，是古代的夏官司馬；四官散於各官署，没有三公兼領的權重。而二府衹是進用擬定差除官員，按照資格級别，議定賞罰，參看條例而已。上没有三公論道的重任，下没有六卿輔佐君王的職責，這不是治政的方法。我請求仿照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内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群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任輔臣兼判其事。凡官吏升降、刑法重輕、事有利害的，一起聽從輔臣決定；事關重大的，二府一起商議上奏裁定。我請求自己領兵賦之職，如果於事無補，請求先行貶退。"章得象等都説不可以。過了很長時間，纔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農田之事，仲淹領刑法之事，但終於没有實行下去。

初，仲淹以忤吕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削倖濫，考覆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悦。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

當初，仲淹因觸犯吕夷簡，放逐在外幾年，士大夫根據對兩人曲直的評判，互相指責交結朋黨。等到陝西用兵，天子認爲仲淹是士人衆望所歸，提拔任用他。等到夷簡被罷免，召他還朝，依靠他治政，朝内外期望他有所作爲。仲淹以天下爲己任，裁減寵信濫用之官，考察官吏政績，日夜謀劃導致天下太平。但改革没有步驟，規模廣大，論事者認爲不可行。直至按察使出任，多有舉發彈劾，人心不滿。自從恩蔭子弟範圍減小，磨勘制度嚴密，對僥幸投機者不利，於是毁

是謗毁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

謗漸行，關於朋黨的議論也逐漸被皇上聽説了。

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悉分遺邊將。麟州新罹大寇，言者多請棄之，仲淹爲修故寨，招還流亡三千餘户，蠲其税，罷榷酤予民。又奏免府州商税，河外遂安。比去，攻者益急，仲淹亦自請罷政事，乃以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其在中書所施爲，亦稍稍沮罷。

正值邊境有緊急情况，於是與樞密副使富弼請求巡視邊境。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賜黄金百兩，他都分送給了邊境將官。麟州新近遭到大肆侵掠，上言者大多請求加以放棄，仲淹修治舊寨，招回逃亡居民三千多户，免除他們的租税，廢除酒的專賣權交給百姓。又上奏免除府州商税，河外地區就安定了。等到他離開朝廷，攻擊他的更加急迫，仲淹也自己請求免去政事，就被任爲資政殿學士、陝西四路宣撫使、知邠州。他在中書所施行的措施，也漸漸被廢除。

以疾請鄧州，進給事中。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鄧，許之。尋徙杭州，再遷户部侍郎，徙青州。會病甚，請潁州，未至而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初，仲淹病，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既卒，嗟悼久之。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

因病請求在鄧州任職，進爲給事中。調職到荆南，鄧州百姓攔住使者請求留任，仲淹也希望留任鄧州，同意他。不久調職杭州，又遷升户部侍郎，調職青州。正值病重，請求去潁州，還没到就去世了，終年六十四歲。贈兵部尚書，謚號文正。當初，仲淹患病，皇帝常常派使者賜藥慰問，死後，嗟嘆哀悼很長時間。又派使者去他家慰問，下葬後，皇帝親筆書寫他的碑額爲“褒賢之碑”。

仲淹内剛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泛愛樂善，士多出其門下，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仲淹内剛外柔，性情極孝，因母親在世時家中貧窮，以後雖然顯貴，没有賓客就不吃兩種以上的肉食。妻子兒女的衣食，僅僅能够自足。喜歡施捨給予别人，在里巷中設義莊，以贍養族人。博愛樂於善行，士人大多出於他的門下，即使是里巷百姓，也都能説出他的名字。死的那天，四方之人聽説的，都爲之嘆息。治政崇尚忠實寬厚，所到之處有恩德，邠、慶兩州百姓與歸屬的羌人，都畫像建立生祠供奉他。等到他死後，羌族首領幾百人，爲他慟哭如失去父親，齋戒三天纔離去。有四個兒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

范純祐

純祐字天成，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

純祐字天成，天性穎悟自有所得，崇尚節操品行。十歲時，能讀群書；所寫文章，很受衆人稱賞。父仲淹守蘇州，初建郡學，聘請胡瑗爲師。胡瑗制定學規非常細密，生徒幾百人，大多不服管教，仲淹爲之擔憂。純祐還未滿二十歲，就禀告入學，在學生中年齡最小，遵守各項學

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仲淹連官關陝，皆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仲淹帥環慶，議城馬鋪寨，寨逼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純祐率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以安。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即解去。從仲淹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淮西，過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九。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規，學生們跟着他，於是不敢違反。從此蘇州郡學成爲各郡的先導。寶元年間，西夏叛亂，仲淹連着在關陝任官，都率領軍隊。純祐與將士一起相處，體察細微，從中發現有才無才。因此仲淹任用人才不曾失誤，而且多次立有戰功。仲淹任環慶帥，提議在馬鋪寨築城，寨逼近夏國邊境，夏人擔心控制他們的要道，就侵入阻撓這一工程。純祐帶兵馳馬占據那裏，夏國的大部隊趕到，一邊作戰一邊築城，幾天後築成，一路憑藉它得以安寧。純祐侍奉父母孝順，伴隨身邊不曾離開，不應試科舉登第。等到仲淹因讒言罷免，純祐没有辦法，以恩蔭守將作監主簿，又任司竹監，因爲他不喜歡這一差事，就解官離去。跟着仲淹到鄧州，得病昏迷殘廢，病卧許昌。富弼防守淮西，過來看望他，還能感慨陳説忠義，詢問富弼此行是公是私，富弼説"公"。純祐説"公就好"。共病了十九年去世，終年四十九歲。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范純禮

純禮字彝叟，以父仲淹蔭，爲秘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磚甓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説。"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

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静待之，辨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庵"。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純禮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純禮曰："以棼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户部郎中、京西轉運副

純禮字彝叟，因父仲淹恩蔭，任秘書省正字，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興建，京西轉運使在一路内攤派木石磚甓以及工匠役徒，衹有永安不接受命令。使者報告陵使韓琦，韓琦説："范純禮難道不知道此事嗎？一定會有解釋。"後來，衆人責問他，純禮説："陵寢都在本邑境内，一年四時都要整治修建，現在却與其他百縣平均賦役，哪如將賦役擱置，用它來供奉平時的用度呢。"韓琦肯定了他的回答。還朝，任命爲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出京知遂州。

瀘南有邊境事務，徵調賦税苛刻急迫，純禮一概待之以静，分辨其中可以備辦的，不取於民。百姓在廬舍中畫像，把他像神一樣地加以供奉，命名爲"范公庵"。草場起火，民心驚慌，守吏驚恐地等待責罰。純禮説："草濕了就起火，不值得奇怪！"衹是讓他們暗中賠償。庫吏偷絲大多罪應處死，純禮説："因紛紛亂亂之絲而殺人，我不忍心。"聽任他的家人立刻出錢買下以贖罪，下令釋放牽連的人。除户部郎中、京西轉

使。

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禄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耒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純禮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參先視事者。耒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純禮。純禮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邪？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純禮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宫。

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鞫享澤村民謀逆，純禮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并自内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争不能得，乞降黜次升。純禮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

吕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

運副使。

元祐初，入朝爲吏部郎中，遷升左司。又遷升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禄卿應召，遷升刑部侍郎，進爲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還駁正，端正名分綱紀，都是國家典制的根本。張耒除起居舍人，因病不能朝見，命他先任職。純禮在敕令上批示道："臣僚没有因病請假，不到朝廷參拜却先任職辦事的。張耒能任職，難道不能朝見君主嗎？敗壞禮法，不該如此。"聽者驚恐震動。御史中丞攻擊執政大臣，想要因此就替代他的官位，事先向純禮暗示。純禮說："議論别人而奪去他的官位，難道不避嫌疑嗎？詔命如果真的下達，我一定將它駁回。"宰相當即調純禮任刑部侍郎，然後纔發布任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離京知亳州、提舉明道宫。

徽宗即位，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府尹治政苛刻嚴酷，純禮說："寬柔剛猛相濟，是聖人的教誨。現在處於嚴酷之後，如果更加剛猛，這是以火濟火。正應該去除以前的苛刻，還擔心做得不够，哪裏會因寬柔造成禍患呢。"因此一概以寬大處事。皇帝直接詔命審訊享澤村百姓謀反一事，純禮審察事因，原是這個百姓進入戲場看戲，回來的路上看到工匠做桶，拿來戴在頭上說："和劉先主相比怎麽樣？"於是被工匠抓獲。第二天入朝應對，徽宗詢問怎麽處理，回答說："村野愚人無知，如果以叛逆定罪，恐怕違背陛下愛惜生靈的仁德，以不應做此事而杖打他，就够了。"說："這怎麽能够懲戒後人呢？"說："正是想使外人通過此事知道陛下不濫施刑法，足以作爲教訓了。"徽宗聽從他。

拜禮部尚書，提升爲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請求任免諫議官都從宫内批示，不經三省進用擬定，右相曾布力争不能成，請求貶退次升。純禮緩步向前說："次升有什麽罪？祇不過是爲了防止權臣各自進用親信，而且去除不依附自己的人而已。"徽宗說："是的。"就擱置了曾布的提議。

吕惠卿告老，徽宗詢問執政大臣，執政大臣

欲許之。純禮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曾布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純禮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邪?"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想答應他。純禮說："惠卿曾經輔政，其人固然不足重用，但應當保存國家的典制。"曾布上奏："議事者大多擔心財用不足，這不是緊急事務，希望陛下不要擔心。"純禮說："古時沒有三年的積蓄，就說國家不成其國家了。現在糧粟匱乏，庫藏金帛虧空，却說不值得擔心，不是當面欺騙嗎?"於是不慌不忙地勸諫道："近來朝廷命令，無不肯定元豐而否定元祐。依我看來，神宗立法的意圖固然是好的，官吏加以推行，有的處理不得當，以至於使百姓陷入困境。宣仁聽政決斷，一時小有改觀，衹因大臣見地不同，并不是一定心懷不軌爲自己打算。現在議論事情的大臣，有不得意的，故意用這個作爲藉口。認爲元豐是對的，就想推元豐之人爲賢才；認爲元祐是錯的，就想排斥元祐之士。他們的用心哪是關心國事？衹是想泄私忿報私仇以施展他們的陰謀詭計，不可以不深察。"

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吕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置諸要途。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純禮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

又說："從古天下治亂，都關係到用人。祖宗對於這點，最得其關鍵。太祖任用吕餘慶，太宗任用王禹偁，真宗任用張知白，都從下層提拔到重要官職。君主想要取得英傑之士的信任，本來就應當不按順序加以選拔。如果一定要等着推薦然後纔任用，那麽正直傑出的人，將一輩子默默無聞了。"左司諫江公望議論繼承前事應當秉持中正之道，不可偏向一方。徽宗把他的奏疏拿出來給純禮看，純禮稱贊說："希望陛下告訴朝内外，讓人們知道皇上聖明意向，也足以革除小人謀利之心。請求嘉獎遷升公望，以鼓勵後來者。"

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怒。會詵館遼使，純禮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啓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静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卒，年七十六。

純禮剛正沉毅，曾布畏懼他，激怒駙馬都尉王詵說："皇上想讓你任承旨，范右丞不同意。"王詵很生氣。正值王詵招待遼國使者，純禮主持宴會，王詵誣告他直稱皇上御名，罷免爲端明殿學士、知潁昌府，提舉崇福宫。崇寧年間，開啓黨禁，被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爲静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調職單州。五年，復任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宫。去世，終年七十六歲。

范純粹

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争，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純粹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純粹奏："關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時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于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

純粹字德孺，以恩蔭遷升到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矛盾，出京知滕縣，遷升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年間，任陝西轉運判官。當時五路出兵討伐西夏：高遵裕出兵環慶，劉昌祚出兵涇原，李憲出兵熙河，种諤出兵鄜延，王中正出兵河東。遵裕對昌祚誤期很生氣，想要審查責罰他，昌祚憂悶生氣卧病不起，他的部下對此都很憤怒。純粹擔心兩支部隊不和，以致發生其他變故，勸告遵裕前去探望昌祚病情，怨仇就解除了。神宗責備諸將没有戰功，打算要再次舉兵。純粹奏道："關陝勢力已經竭盡，官府私人都很困苦，如果再加以戰事騷動，國家的根本就值得擔憂了。以後言事者一定會歸罪到臣的頭上，臣寧可在今天把話全都説出來而受罪，也不願默不作聲招致以後的悔恨。"神宗加以采納，進爲副使。

吴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純粹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往代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純粹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

吴居厚任京東轉運使，多次獻上額外賦税。神宗打算把徐州二十萬緡大錢資助陝西，純粹對他的同僚説："我們管轄地區雖然財政緊急，能忍心再取這些百姓膏血换來的額外賦税嗎?"立刻上奏："本路得錢確實有利，但是從徐州到邊境，勞役費用太多了。"懇切推辭不接受。入朝任右司郎中。哲宗即位，居厚被罷免，命純粹以直龍圖閣前去代任，全部革除他的苛政。當時蘇軾從登州被召還入朝，純粹與蘇軾一起提議募役的方法，蘇軾認爲純粹分析此事特别精當詳細。

復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純粹請棄所取夏地，曰："争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吴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略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所言皆略施行。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

又替代兄長純仁知慶州。當時商議與西夏劃分疆界，純粹請求放棄所攻取的西夏土地，説："争奪的土地不放棄，那麽邊境衝突没法消除。像河東的葭蘆、吴堡，鄜延的米脂、義合、浮圖，環慶的安疆，深入在西夏境内，對於漢界的地利形勢，没有什麽用處。而蘭、會地區，損耗更大，不能不放棄。"所建議的大致得到施行。純粹又上言："各路配合協同作戰，這是舊時的制度。自從徐禧停止配合作戰，如果西夏軍隊大舉入侵，一路進攻突圍，力所不及，而鄰近各路拱手坐着觀看，那不被攻取的就是僥幸而已。現在應該修明救援的辦法。"朝廷同意了。等到西

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户部侍郎，又出知延州。

夏入侵涇原，純粹派部將曲珍救援他們，說："本道首建救援牽制的策略，作爲臣子的道義，在於爲國捐軀，不能認爲鄰路被侵，不是我的職守。"曲珍當天急馳三百里，在曲律打敗西夏軍隊，直搗橫山，西夏兵逃散。元祐年間，除寶文閣待制，再次任職，召爲户部侍郎，又出京知延州。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略西夏，疑純粹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起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延州。改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宫。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宫。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餘。

紹聖初，哲宗親理政事，當權用事者想要開啓邊境爭端，御史郭知章就議論純粹元祐時放棄土地之事，降爲直龍圖閣。第二年，又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惇、蔡卞經管西夏事務，懷疑純粹不與他們一起辦事，改知鄧州。歷知河南府、滑州，不久以元祐黨人被削職，知均州。徽宗即位，起用知信州，恢復原職，知太原，加龍圖閣直學士，再次到延州任職。改知永興軍。不久因被諫官彈劾而免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宫。又責罰爲常州別駕，鄂州安置，禁止子弟不得擅自入都城。正逢赦令，恢復領祠官。過了很久，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宫。黨禁解除，恢復徽猷閣待制，辭官歸居。去世，終年七十多歲。

純粹沉毅有幹略，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并免試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于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凡論事剴切類此。

純粹沉毅有才幹謀略，根據形勢發揮才能，曾經議論賣官而不加控制，認爲："國法固然允許進納錢財取得官位，但不曾聽任他們隨意選官。現在西北三路，允許交納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之職，一同免於考試而銓敘官職。那天下士大夫勤勞服持職事以至於垂死，没有享受世代相承的恩蔭，那富民奸商，捐錢千萬，就可以使三個兒子任官，實在替朝廷感到惋惜。"奏疏遞上，没有聽從。凡他所論事都是這麽切合事理。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

純仁字堯夫，他誕生的那天夜裏，母親李氏夢見小孩從月中落下，用衣裾接着，接到他就生了純仁。天資穎悟機敏，八歲時，能講解傳授給他的書。以父親功績任太常寺太祝。考中皇祐元年的進士科第，調知武進縣，以遠離父母不去赴任；换任長葛，又不去。仲淹說："你以前拿路遠作藉口，現在近了，又有什麽托辭？"純仁說：

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遂養焉。"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純仁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墨色。

"怎麽可以看重俸祿，而輕易離開父母呢？即使路近，也不能就此奉養了。"仲淹門下有很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等人，純仁都和他們交游。日夜學習，到了晚上不睡覺，把燈放在帳中，帳頂都熏成了墨色。

仲俺没，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賈昌朝守北都，請參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尹訝不先聞。純仁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爲哉？"

仲淹去世，他纔出來任官，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兄純祐心臟有病，侍奉他像對待父親一樣，喂藥進食居處穿着，都親自按時調理。賈昌朝鎮守北都，請他加入幕府，因兄有病推辭。宋庠推薦他試館職，辭謝説："京師天子車輦之下，不是兄長養病的地方。"富弼責問他説："臺閣的職位哪是輕易就能得到的呢？何必這樣。"終於没去就任。襄城百姓不養蠶織布，鼓勵他們種桑樹，有罪而情節輕的，看種的桑樹多少减除對他們的處罰，百姓更加信任愛戴他，後來把所種桑樹林叫作"著作林"。兄死，葬在洛陽。韓琦、富弼寫信給洛陽府尹，讓他幫着安葬，已經安葬完畢，府尹奇怪没有事先通知。純仁説："私人力量能够辦到的，哪能打擾你呢？"

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邪？"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時旱久不雨，純仁籍境内賈舟，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内民不知也。

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中有牧地，衛士牧馬，踐踏了百姓莊稼，純仁捕獲一人予以杖打。牧地原來不屬於縣，主事者生氣地説："對天子宿衛兵士，縣令敢這樣嗎？"向皇上報告此事，審查治罪很峻急。純仁上言："養兵是靠對田畝徵税，如果讓他們踐踏民田而不加過問，租税又從哪兒出呢？"下詔釋放他，而且將牧地判爲屬於縣。牧地屬於縣，是從純仁開始的。當時天旱很久没有下雨，純仁登記境内商船，告訴他們説："百姓將要没有吃的，你們先將販運的五穀糧食，儲存在佛寺，等糧食短缺時我再向你們收購。"衆商人聽命，儲積糧食十幾萬斛。到了春季，各縣都發生饑荒，衹有襄邑縣境内百姓不知道。

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

治平年間，提拔爲江東轉運判官，召任殿中侍御史，遷升侍御史。當時正商議濮王所享的禮儀，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提議加以尊崇。翰林學士王珪等提議，應該按照前朝追贈服喪一年的親屬長輩的舊制。純仁上言："陛下受

"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托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

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

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疏遜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弼在相位，稱疾家居。純仁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之重，而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諰以致忠告，願示以此

命於仁宗成爲太子，與前代得到擁立繼位的君主不同，應該按照王珪等人的建議。"接着與御史呂誨等人又輪流上奏，没有聽從。純仁歸還授予他的告敕，回家等待治罪。不久皇太后親筆下書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又上言："陛下以年長君主登位御政，怎麽能讓命令出於宫室，以後也許會成爲權臣假托詔命之地，這樣不利於君主自身的安定。"不久下詔廢除追加的尊號，起用純仁任職。純仁不斷請求出任外官，就通判安州，改知蘄州。連任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

應召還朝，神宗詢問陝西城郭、甲兵、糧食儲備情况，回答説："城郭大致齊全，甲兵大致修整，糧食儲存大致備足。"神宗驚訝地問："你的才幹是朕能够信任的，爲什麽都説大致呢？"回答説："大致是説不够精全，像這樣就足够了。希望陛下暫且不要關注邊境戰功，如果邊境將臣心持觀望，將成爲以後意料不到的禍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上奏説："王安石改變祖宗法度，用苛捐雜税收斂錢財，民心不安。《尚書》説：'怨恨豈能明露，没有表現出來就該考慮。'希望陛下考慮没有表現出來的怨恨。"神宗説："什麽是没有表現出來的怨恨？"回答説："就是杜牧所説的'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神宗嘉獎采納了，説："你善於議論國事，應該替朕條列古今可以作爲借鑒懲戒的治亂事迹。"就作了《尚書解》獻上，説："書中所言，都是堯、舜、禹、湯、文、武的事。治理天下除了這些没有别的，希望深入研究而盡力實行它。"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

神宗急切希望治理國家，多次延請接見疏遠的地位低下的臣子，詢問治政得失。純仁上言："小人的話，聽起來似乎可以采納，實行起來一定有弊病。這就是知小忘大，貪近失遠，希望加以深察。"富弼任宰相，稱病住在家裏。純仁上言："富弼受到三朝的眷顧信賴，應當自己擔當天下的重任，他却考慮自己多於考慮事物，擔心疾病過於擔心國家，獻身君主與自己處身，兩者失當。富弼與先父一向交情深厚，我在諫省，不

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

敢私自拜見轉達忠告，希望給他看這份奏章，讓他自己反省。”又奏論呂誨不應當免去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以防守邊境。

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爲之，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强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顗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

等到薛向任發運使，在六路内推行均輸法。純仁上言：“臣曾親奉聖旨，要治理先王補助的政事。現在却仿效桑羊的均輸法，又派小人來施行，搜刮民財，積怨成禍。安石以富國强兵的計謀，開導皇上的想法，想要追求眼前功利，忘掉了舊時所學。崇尚法令就稱贊商鞅，提倡財利就背棄孟軻，鄙視老成持重是因循守舊，捨棄公論認爲是流俗，與自己意見不同就是無才，附合己意的就是賢才。劉琦、錢顗等人一上言，就受到降職貶官。朝廷大臣，正多半趕去依附，陛下又跟着驅使他們，那麽將有什麽做不到的。道遠的理當逐漸招致，事大的不能迅速完成，人才不能急於求得，積弊不能立刻革除。如果想急於成就事功，一定會被奸佞險惡的人利用，應該立刻讓諫言者還朝而貶退安石，以報答朝内外的期望。”没有聽從。就要求免去諫職，改判國子監，離朝之意更加堅决。執政大臣讓人告訴他説：“不要輕易離開，已經商議除授你知制誥了。”純仁説：“這話對我有什麽關係呢，諫言不被采用，萬鍾俸禄也不是我所顧念的。”

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盡録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純仁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純仁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純仁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

他所上奏的章疏，語氣大多激烈深切，神宗都没有交付外朝，純仁全部都録寫下來交給中書，安石大怒，請求加以重貶。神宗説：“他没有罪，姑且給他一個好去處。”詔命知河中府，調職成都路轉運使。因新法不利，告誡州縣不得立刻實行。安石對於純仁的阻撓違抗很生氣，趁着有人誣陷就派使者去想指摘他的私事，不能得逞。使者因别的事情用鞭子打傷了傳話的人，屬下官員高興地對純仁説：“這一件事就足以堵塞他的毁謗，請求上報朝廷。”純仁既不上奏使者的過失，也不駁斥上言者的錯誤。後來終究因對僚屬佐官的宴游失於監察，貶降知和州，調職邢州。没到任，加直龍圖閣、知慶州。

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神宗

過朝入内應對，神宗説：“你的父親在慶州很有威名，現在可以説是世承之職。你跟隨父親年久，兵法一定精通，邊境事務一定熟悉。”純

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别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

仁估計神宗有功名之心，就回答説："臣是儒家，不曾學習兵事，先父守衛邊境時，臣還年幼，不再記得，况且現在形勢應該有所不同。陛下派臣修治城墻堡壘，愛護百姓，我不敢推辭；如果要開拓邊境進行侵擾，希望另外考慮帥臣。"神宗説："你的才幹有什麼不能做的，衹是不肯替朕盡心而已。"於是出行。

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純仁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歡曰："公實活我，忍累公邪？"晝夜爭輸還之。使者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純仁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盗，流南方，過慶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盗也。古避罪譋訟，詔御史治于寧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

秦中正饑荒，擅自散發常平倉糧粟賑濟借貸百姓。僚屬請求上奏等待答覆，純仁説："答覆到了就來不及了，我會單獨承擔責任。"有人毁謗他所保全存活百姓情况不符實情，下詔派使者視察。正值秋季大豐收，百姓高興地説："公確實救活了我們，怎麽忍心牽累公呢？"日夜不停争着運糧歸還。使者到，已經没有欠糧。邠、寧間有群體墓冢，使者説："保全存活不符實情之罪，從這兒可以取證了。"挖墓登記尸骸上奏。下詔本路監司徹底查辦，原來是前帥楚建中封合的墓冢。朝廷懲處建中的罪行，純仁上疏説："建中遵守法令，上報請示時不免有餓死的，已獲罪免去。現在因審察我而罪及建中，這是一項罪受兩次懲罰。"建中還是交了三十斤銅贖罪。環州种古拘捕境内羌人作爲盗賊，流放南方，路過慶州喊冤，純仁把此事交付官吏，并非盗賊。种古逃避罪責誣陷上訴，詔命御史到寧州處理。純仁被捕，幾萬名百姓攔馬哭泣，不能通行，以至於有自殺投河的。案子審定，种古因誣告貶謫。純仁也被加上其他罪過，貶知信陽軍。

移齊州。齊俗凶悍，人輕爲盗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純仁曰："寬出於性，若强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盗竊而督償者。純仁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邪？"通判曰："此釋之，復紊，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純仁曰："法不至死，以情殺之，豈理也邪？"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盗减比年大

移任齊州。齊州風俗凶悍，人們輕易地進行盗竊或搶劫。有人説："此種風氣加以嚴治還不能止息，您一概施以寬政，恐怕無法得到治理。"純仁説："寬鬆出於本性，如果强加上嚴猛，則不能持久；嚴猛而又不持久，來治理凶悍之民，是招致輕慢之道啊。"有西司理院，囚禁犯人常滿，都是屠夫商販盗竊之徒而督催他們交納錢財償罪的，純仁説："這些人何不讓他們在監外執行而交納贖金呢？"通判説："把他們釋放，就會重新擾亂，官司往往要等着他們因疾病死在獄中，這是爲民除害而已。"純仁説："法不至死，以情殺了他們，難道合理嗎？"全部把犯人叫到

半。

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脱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閲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録事參軍宋儋年暴死，純仁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純仁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寘毒鱉肉中。純仁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改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純仁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純仁停任。至是，純仁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

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

庭下，訓示他們讓自我改造，就釋放了他們。一年之後，盜竊的人比往年減少了一大半。

請求罷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當時年高賢德之人大多在洛，純仁與司馬光都好客但是家貧，就相約舉行真率會，衹用糙米作飯，行酒數次，洛中以爲勝事。又知河中，各路檢閲保甲妨害農業生産，他竭力上奏論救。録事參軍宋儋年突然死去，純仁派子弟前去探視喪事，入棺還未加蓋，死者口鼻都有血流出。純仁懷疑他不是正常死亡，審查得知其妾與小吏通奸，趁着宴會，把毒藥放在鱉肉中。純仁問吃肉是在第幾遍，説："哪裏有中毒以後還能堅持到宴席結束呢?"又對他們加以審訊，得知儋年一向不吃鱉肉，稱其因鱉肉中毒的，是妾與小吏想爲翻案作鋪墊，以逃避死罪。實際上是儋年酒醉回家，他們在酒中下毒而後害死了他。就判定其罪。

哲宗即位，又直龍圖閣、知慶州。召任右諫議大夫，因親避嫌推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當時宣仁后垂簾聽政，司馬光當權治政，將要全部變革熙寧、元豐時的法令制度。純仁對司馬光説："去除其中最過分的就可以了。差役一事，尤其應當詳細研究後再慢慢實行，不然，就會滋長成爲百姓的禍害。希望你謙虚地聽取衆人的意見，不必堅持由自己定出計策；自己定出計策，那麽阿諛奉承的人就得以乘機迎合了。差役計劃也許難於收回，那麽可以先在一路實行，以觀後效。"司馬光没有聽從，更加堅持己意。純仁説："這是讓人不能諫議而已。如果想媚附取悦於你，哪如年輕時依附安石以速取富貴呢。"又説："熙寧時審問自首投案的法令，既已加以改變，官吏制定法令條文過於苛刻，天下四方處死的比以前增加了幾倍，這大概不是先王寧失不經的意旨。"純仁與司馬光一向志氣相合，等到遇到事情時規勸匡正，就像這樣。當初，种古因爲誣陷純仁停止任職。此時，純仁推薦他任永興軍路鈐轄，又推薦知隰州。常常自責説："先人與种氏前代有投合之意，純仁不才，被他的子孫上訴，哪能論説他是否有理呢。"

元祐初，進吏部尚書，幾天後，同知樞密院

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决。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純仁復固争，然鬼章子卒不至。

事。當初，純仁參加商議西夏之事，要求罷兵棄地，讓它歸還掠去的漢人，執政大臣没有决定。此時，就重申以前的意見，又請求歸還一個漢人給予十兩縑。事情都施行。邊境俘獲鬼章獻上，純仁請求在塞上誅殺他，以答謝邊境衆人，没有聽從。議事者想要招徠他的兒子，收復黄河以南舊地，所以赦免没有殺他。後來又想給他官位，純仁又堅决反對，但鬼章的兒子終究没來。

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在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左降不宜録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

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致力於以寬仁博大開啓皇上的意旨，以忠誠篤厚改變士人風氣。章惇獲罪離任，朝廷因他父親年老，想給他近便事簡的郡職，不久就擱置了。純仁請求抛開以前的過錯而顧念他的私情。鄧綰在淮東爲帥，言事者不斷地責備排斥他。純仁上言："我曾被鄧綰誣陷上奏而獲罪貶退，現在替鄧綰所陳述的是，降職的不應當過多地察録他的過失。"宣仁后嘉奬采納。於是下詔："以前迎合附會的人，一概不予追究。"

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覿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將熾，與文彦博、吕公著辨於簾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彦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脩《朋黨論》以進。

學士蘇軾因闡發策問被言事者攻擊，韓維毫無理由地被免去門下侍郎補任外職。純仁上奏蘇軾無罪，韓維爲國盡心盡力，不能因誣陷貶官。等到王覿言事觸犯皇上旨意，純仁擔心朋黨將要興盛，與文彦博、吕公著在簾前辯説，不能排解。純仁説："朝廷大臣本無朋黨，衹是善惡邪正，各按類分。彦博、公著都是幾朝舊臣，哪能附和欺瞞皇上。過去先父與韓琦、富弼一同在慶曆時當權，各自推舉賞識的人。當時謡言指責爲朋黨，三人相繼補任外官。造謡的人公開慶賀説：'一網打盡。'這件事過去不遠，希望陛下以此爲戒。"於是盡力陳述前代朋黨之禍，并抄録歐陽脩《朋黨論》獻上。

知漢陽軍吴處厚傅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説，唯純仁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争之未定，聞太師文彦博欲貶於嶺嶠，純仁謂左相吕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純

知漢陽軍吴處厚附會引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認爲是毁謗宣仁后，將它獻上。諫官想按照法制處理，執政大臣支持他們的意見，衹有純仁與左丞王存認爲不可以。争議未定，聽説太師文彦博想將他貶到嶺嶠，純仁對左相吕大防説："這路從乾興以來，近七十年紛紛亂亂，我們這些人去開拓治理它，都恐怕自己不能幸免。"大防就不敢上言。等到蔡確被貶新州的詔命下

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略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

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鑒。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吴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

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逾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别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純仁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

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礪，卿宜與吕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

來，純仁在宣仁后簾前上言："聖朝應該致力於寬厚，不能因語言文字中模糊不清的過錯，誅責貶退大臣。現在的一舉一動應該成爲以後的準則，這事很不可以開啓先例。而且用嚴厲刑罰消除罪惡，就像用藥力很猛的藥治病，它過於厲害，不能沒有損傷。"又與王存向哲宗進諫，退下後遞上奏疏，大致説："就像父母有逆子，即使天地鬼神不能寬容，父子最爲親近，注重寬容就行了。如果一定要把他處死，那麽恐怕傷害恩德。"蔡確最後被貶到新州。

大防上奏蔡確黨人很多，不能不過問。純仁當面諫説朋黨難於分辨，恐怕誤及好人。就上疏説："朋黨的興起，是因爲志趣異同，與我相同的叫做正人，與我不同的叫做邪黨。既然厭惡他與我不同，那麽逆耳的話就聽不進去；既然喜歡他與我相同，那麽迎合的諂言日益親近。以至於真僞不知，賢愚倒置，國家的禍患，一般由此産生。至於像王安石，衹因爲喜歡相同的厭惡不同的，就至於黑白不分，到如今的風氣，仍然以觀望迎合爲本事，以後的權臣，一定會永遠作爲借鑒。現在對蔡確不必推而治罪黨人，旁及枝葉。我聽孔子説："提拔正直的加於邪曲之上，能使邪曲的變爲正直。'那麽就是推舉任用正直的人，就可以將枉邪的人變成好人，不仁義的人自然會絶迹了。何必麻煩分辨黨人，這恐怕有傷仁義教化。"司諫吴安詩、正言劉安世連着上奏章攻擊純仁偏袒蔡確，純仁也極力請求免職。

第二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過了一年，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境内疆土狹小百姓衆多，捨不得土地用來下葬。純仁派僚屬收取無主骨灰尸骨，男女分别放在不同的墓穴，葬了三千多人。又在一路内推行，埋葬數以萬計。西夏擾犯邊境，朝廷想懲處將領官吏。純仁自己領罪求貶。秋季，有詔令貶官一等，調職河南府，再調職到潁昌。

應召還朝，復拜右僕射。於是入朝謝恩，宣仁后從簾中告諭他説："有人説你一定先選拔任用王覿、彭汝礪，你應該與吕大防同心協力。"回答説："這兩個人在士人中確實有名望，臣終

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純仁將再入也，楊畏不悦，嘗有言，純仁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純仁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邪?”純仁始知之。後畏叛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純仁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宜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行之終不免擾民也”。

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仿而行，以戒薄俗。”

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

究不敢爲了保住官位而掩蔽賢才，希望陛下加以明察。”純仁將要再次入朝，楊畏不滿，曾有上言，純仁不知道。此時，大防相約楊畏作爲幫助，想任用他任諫議大夫。純仁説：“諫官應當任用正人君子，楊畏不能任用。”大防説：“難道因爲楊畏曾議論過你嗎?”純仁方纔知道此事。後來楊畏背叛大防，凡是能够用來陷害大防的，無所不爲。宣仁后卧病，召見純仁説：“你的父親仲淹，可以稱是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祇是勸勉明肅盡爲母之道；明肅去世，祇是勸勉仁宗盡爲子之道。你應當像他一樣。”純仁哭着説：“哪敢不盡忠。”

宣仁后去世，哲宗親理朝政，純仁請求讓位。哲宗對呂大防説：“純仁在當地有聲望，不應離任，可以替我挽留他。”而且督促他入朝覲見，問：“前朝實行青苗法怎麽樣?”回答説：“先帝愛民本意深切，祇是王安石立法太過分了，加以賞罰相激，所以官吏過於急迫，以致於禍害百姓。”退下後獻上奏疏，其主要認爲“青苗法不應當實行，實行青苗法終歸不免騷擾百姓”。

當時，任用兩三個大臣，都是從宫内決定，侍從、臺諫官，也大多不經引薦擬議。純仁上言：“陛下剛開始親自理政，天下人拭目以待，天下治亂，確實以此爲根本。舜推舉皋陶，湯推舉伊尹，不仁之人遠退。縱使不能像古人一樣，也必須最好地選拔天下的人才。”又衆小人盡力排斥宣仁后垂簾時的政事，純仁上奏説：“太皇保護佑助聖上，功業誠心，神人共鑒，議事者不關心國事，多麽不忠厚啊。”就將仁宗禁止議論明肅垂簾時政事的詔書獻上。説：“希望陛下仿效實行，以勸誡不良風氣。”

蘇轍論述殿試策問，引用漢昭改變武帝法度的事。哲宗震怒説：“怎麽能以漢武帝與先帝相比?”蘇轍退殿等待被治罪，衆人不敢抬頭看。純仁不慌不忙地上言：“漢武帝雄才大略，歷史上没有貶責的言辭。蘇轍用來比先帝，不是毁謗。陛下親理朝事剛開始，讓大臣進前後退，不應當像呵叱奴僕一樣。”右丞鄧潤甫超越位次説：“先帝法度，被司馬光、蘇轍敗壞盡了。”純仁

"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職知汝州。

全臺言蘇軾行吕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爲成都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

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

既而吕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

說："不是這樣，法度本應没有弊病，有弊病就應當改正。"哲宗說："是說秦始皇、漢武帝的人品。"純仁說："蘇轍論述的，是事與時，不是人品。"哲宗因此怒意稍退。蘇轍平時與純仁有很多分歧，至此就敬佩地向純仁致謝說："公是佛地排位中的人。"蘇轍終究被降職知汝州。

全臺上言蘇軾所爲吕惠卿的委任文書上的文詞，毁謗先帝，貶退知英州。純仁上疏說："熙寧法度，都是吕惠卿附會王安石提出主張，不符合先帝愛民求治的願望。到垂簾時，纔開始采用上言者的建議，特地加以貶退，現在已經八年了。言事者大多是當時御史，爲什麼畏縮退避不立即進納忠言，現在却進行上奏，難道不是觀望不决嗎？"御史來之邵上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每天不依法辦事，以及蘇轍貶謫之處太近。純仁上言："之邵任成都監司，士敦有違法之事，自然應當審察揭發。蘇轍從政多年，之邵已任御史，也没有檢舉矯正，現在却連着兩次上奏，可以知道其用心了。"

純仁凡是薦舉人才，一定采用天下公論，那人不知道由純仁提出。有人說："當宰相，哪可不籠絡天下士人，讓他們知道是出於你的門下？"純仁說："祇要朝廷進用的都是正直的人，何必一定要知道是由我薦舉的呢？"哲宗召章惇任宰相後，純仁堅决請求離任，就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朝辭行，哲宗說："你不肯爲我留任，即使在外地，對於時政有見地，應該全都讓我知道，不要拘泥於規矩。"調職河南府，又調職陳州。當初，哲宗曾說："貶謫的人，差不多就像永遠廢黜了。"純仁上前慶賀說："陛下能想到這點，是堯、舜的用心啊。"

不久吕大防等被貶退嶺表，正值明堂大赦，章惇在此之前上言："這幾十個人，應當終身不加調任。"純仁聽到後憂悶氣憤，想齋戒上疏申述理論。親近的人勸他不要觸怒，萬一貶退邊遠地區，對年老之人不適宜。純仁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没有一個人敢上言，如果皇上心意就此回轉，所關係到的就大了。如果不能這樣，死

"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吕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彦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

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居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虚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純仁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詔之。有曰："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

又有什麽遺憾。"就上疏道："大防等年老有病，不服水土，嶺表炎熱荒遠不是長久居住的地方，又擔心有意外之事，怎麽生存。臣曾經與大防等一起任事，多次受到排斥，這是陛下親眼目睹的。臣如此急切，衹是爲了報答聖上的恩德。以前章惇、吕惠卿雖然被貶謫，都没有離開里居。臣以前曾經有上言，多蒙陛下開恩采納，陛下因爲一個蔡確的緣故，常常念及。現在趙彦若已經死於被貶之處，將要不止出現一個蔡確了。希望陛下深察明斷，將大防等人引照赦令免罪釋放。"奏疏遞上，觸犯了章惇的意旨，毁謗他與大防等犯了同一罪行，降職知隨州。

第二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在永州安置。當時生病失明，聽到任命欣然上路。有人説他是博取名聲，純仁説："七十歲的年紀，雙目失明，出行萬里，難道是自己想要的嗎？衹是方寸愛君之心，有感不盡，如果迴避博取名聲之嫌，那麽就没有辦法做好事了。"常常告誡子弟不得稍有忿忿不平，聽到兒子們怨恨章惇，純仁一定憤怒地加以制止。從江上坐船趕赴被貶之處，船翻了，扶純仁出來，他的衣服都濕透了。回頭對兒子們説："這難道是章惇幹的嗎？"到了永州後，韓維被責罰到均州，他的兒子上訴韓維執政時與司馬光不合，得以免於出行。純仁的兒子想用純仁與司馬光商議役法意見不同替他請求，純仁説："我因君實的薦舉，位至宰相。以前同朝論事不合是可以的，你們現在以此來上言，就不可以了。心中有愧地活着，不如心中無愧而死。"他的兒子就没有上言。

過了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一同聽政，當天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在鄧州居住。派中使到永州賜茶藥，告訴説："皇帝在藩王府邸，太皇太后在宫中，知道你在前朝論事忠誠正直，現在空着相位等你，不知道眼病怎麽樣，請什麽人醫治。"純仁叩頭致謝。路上除授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宫。没過幾月，下詔令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來任命他。其中説："豈衹是尊重年高德重，表示恩寵優待；希望論事謀劃忠直可嘉，時刻提出忠告。"純仁因眼病，

聞忠告。"純仁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

捧詔哭着説："皇上果然重用我了，就是死了也不足以抵償罪責。"徽宗又派中使賜茶藥，催請入朝覲見，并表示急於召見之意。

純仁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侄。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略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埸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詔賻白金三十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

純仁請求回許州養病，徽宗没辦法答應了他。每次召見輔臣詢問身體情况，就説："范純仁，能够見一次面就够了。"於是派最高明的醫生去看病。病稍痊愈，請求把所得的冠帔改變服色酬謝醫生。下詔賜醫生章服，下令把冠帔給族侄。病重，因宣仁后受毁謗之事没有辯明感到遺憾。叫來兒子們口述遺表，命門生李之儀記録下來。其大致説："那曾先天下之憂而憂，期望不違背聖人之學，這是先父用來教導兒子，而臣用來事奉君主的。"又説："祇是宣仁后受毁謗没有辨明，以致保護佑助的苦心努力没有顯明。"又説："没有解除邊境的困境，幾乎虧空了庫藏的積蓄。有城一定堅守，得地難以耕種。"一共八件事。建中靖國改元的早上，接受家人的祝賀。第二天，熟睡而逝，終年七十五歲。詔令賜白金三十兩辦理喪事，敕令許、洛官府供給他的下葬費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忠宣，皇上親筆題寫碑額爲"世濟忠直之碑"。

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没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邪？"

純仁性情平易寬簡，對人不露聲色，義之所在，就挺身而出并不畏縮。從平民到宰相，始終清廉節儉如一，所得俸禄賞賜，都用來擴大義莊，先後因功績得以恩蔭子弟，大多先照顧遠親。去世的時候，小兒子、五個孫子還没有得官。曾經説："我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得益不盡。用來在朝廷上事奉君主，接交對待同僚朋友，使宗族親近和睦，不曾有一時一刻離得開這一點。"常常告誡子弟説："人即使極爲愚笨，要求别人就很嚴明；即使有些聰明，寬恕自己就要迷惑。如果能用要求别人之心來要求自己，寬恕自己之心來寬恕别人，不擔心不能達到聖賢的程度。"又告誡説："《六經》，是聖人的事。知道一個字就按一個字去做。關鍵必須'倉促困頓時一定注重仁'，就是所説的'有所爲的人也就如此'而已。難道不在於人爲嗎？"

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慮其於西夏

弟純粹在關陝，純仁擔心他對於西夏有立功

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鬥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唯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的意圖。給他寫信說："大輅與柴車爭趕，明珠與瓦礫相碰，君子與小人鬥力，中國與外邦比勝負，不祇是不能勝，而且也不值得勝，不祇是不值得勝，即使勝也是不對的。"親族中有人請求指教，純仁說："祇有節儉可以助清廉，祇有寬恕可以成恩德。"那人將它寫在座位旁邊。有文集五十卷，流傳於世。兒子正平、正思。

范正平

正平字子夷，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父純仁卒，詔特增遺澤，官其子孫，正平推與幼弟。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户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鄰田廬。民有訴者，正平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京坐罰金二十斤，用是蓄恨正平。

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父遺表。又謂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虚伫之意，遂以正平逮之儀、克明同詣御史府。正平將行，其弟正思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也，兄何爲哉？"正平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俱將不免，不若身任之。"遂就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克明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内東門。"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内東門籍皆同。其遺表八事，諸子以朝廷大事，防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自潁昌取至，亦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

會赦，得歸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直"碑額也。正平告之曰："此朝廷

正平字子夷，學問操行很高，即使日常言語也一定援引《孝經》、《論語》。父純仁去世，下詔特地增加恩蔭，讓他的子孫得官，正平推讓給幼弟。紹聖年間，任開封府尉，有向氏在他的墳地上建造慈雲寺。户部尚書蔡京因向氏是皇后的親戚，謀求跟他們結交，上奏開拓四鄰田舍。百姓有上訴的，正平前去察看，認爲所開拓的都是百姓產業，不能侵奪；百姓又擊鼓上訴，蔡京獲罪罰銅二十斤，因此對正平積下仇怨。

等到蔡京當政，就上言正平假托僞作父親遺表。又説李之儀記述的《純仁行狀》，虚妄地記載中使蔡克明傳達二聖虚位以待的旨意，就把正平連同之儀、克明一起逮捕到御史府。正平將要去時，他的弟弟正思説："討論《行狀》時，兄正在經營墓穴之事，參加修改的，是正思，和兄長有什麽關係？"正平説："當朝宰相之意是針對我，而且我是兄長，我不去，兄弟都將不能逃脱，不如我自己承擔。"於是去到牢獄，鞭打很厲害，都想屈招服罪。祇有克明説："舊制，凡是傳達聖上的話語，在皇上面前記在本子上，拿出御印蓋上，在内東門注册。"讓人從他的家中拿來永州時傳達聖上話語的本子上蓋有御印，又驗證内東門注册都相同。他遺表上的八件事，兒子們因爲是朝廷大事，爲防備後患，不敢上奏，上交給潁昌府加印寄放在軍資庫。從潁昌拿來遺表，也都符合實情。此案就撤銷。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家屬死了十多人。

正逢赦令，得以回到潁昌。唐君益任守臣，上表將他的住所標爲忠直坊，取自所賜的"世濟忠直"的碑額。正平告訴他説："這是朝廷所賜，

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退閑久，益工詩，尤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刻於金石，標於墓道，藉寵於范氏子孫是可以的；如果在通途大道上成爲往來的景觀，以轟動平凡鄙陋之人，是不可以的。"君益說："這是官吏的事，與你們家有何關聯呢？"正平說："先祖先君的功績名望，是人所共知的。十室的鄉邑，一定有忠信之人，以後不衹是我們家被恥笑，你也會受到責備了。"最後就撤掉了。正平退位閑居時間長了，作詩更精，尤其擅長五言，著《荀里退居編》，因年老去世。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爲，豈讓古人哉！

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攻熙、豐太急，純仁救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知子孰與父哉！

論曰：自古一代帝王的興盛，一定有一代聞名於世的大臣。宋有仲淹等賢臣，無愧於此。仲淹當初在制中，送給宰相書信，盡力論述天下大事，以後當政，都將他的話付諸實行。諸葛孔明在草廬剛開始見到昭烈時說的幾句話，一輩子的事功業績都可以從中見到。豪傑的自知之明，就是這樣啊！考察他在朝當政，雖然不能長久，但是先憂後樂的志向，海內之人原本已相信他有弘大堅毅的材器，足以擔當這項重任，如果探究他所想做的，難道不如古人嗎！

純仁官位超過他的父親，而差不多有他父親的風範。元祐時提出意見攻擊熙寧、元豐變法太急，純仁解救蔡確一事，是所說的替國家作長遠考慮，當世之人如果聽從他的意見，元祐黨錮之禍，就不至於如此慘烈。仲淹認爲他的幾個兒子中，純仁得到他的忠誠，純禮得到他的沉靜，純粹得到他的謀略。瞭解兒子有誰比得上父親啊！

宋史卷三百十五

列傳第七十四

韓億（子）綜　韓絳（子）宗師　韓維　韓縝（子）宗武

韓億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徙開封之雍丘。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有治聲。他邑訟不決者，郡守皇甫選輒屬億治之。通判陳州，會河决，治堤費萬計，億不賦民而營築之。真宗嘗欲召試，而與王旦有親嫌，特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豪李甲，兄死迫嫂使嫁，因誣其子爲他姓，以專其貲。嫂訴於官，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餘年，訴不已。億視舊牘未嘗引乳醫爲證，召甲出乳醫示之，甲亡以爲辭，冤遂辨。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轉運使不以實聞，億獨言歲饑，願貸民租。有誣其子綱請求受金者，億請自置獄按之，事雖辨，猶降通判大名府。尋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爲河北轉運使。

韓億字宗魏，他的祖先是真定靈壽人，遷移到開封的雍丘。舉進士，任大理評事、知永城縣，治政有聲望。其他縣邑有官司不能判決的，郡守皇甫選就交付韓億處理。通判陳州，正值黃河決口，修堤費用數以萬計，韓億不向百姓徵收賦稅而加以營建修築。真宗曾經想召試他，但與王旦有親戚之嫌，特地召見，改一官知洋州。州中豪紳李甲，兄死逼嫂改嫁，於是把他的兒子揑造成別的姓，以此霸占他的錢財。其嫂向官府上訴，李甲就賄賂官吏拷打讓她屈從，十幾年來，不斷地上訴。韓億審閱原來的卷宗不曾引接生的醫生作證人，召來李甲，讓接生的醫生出來給他看，李甲沒有了托辭，冤案就辨明了。接連爲官遷升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乾旱，轉運使沒有報告實情，韓億單獨上言當年饑荒，希望寬免百姓租稅。有人誣陷他的兒子韓綱受人請托接受別人的金子，韓億請求自己立案加以審查，事情雖然辨明，還是降職通判大名府。不久任殿中侍御史，遷升侍御史，安撫淮、浙，除開封府判官，出京任河北轉運使。

仁宗初，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使人納金於宰相王欽若，因牙吏至京師，審之，語頗泄，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詔付臺治，而植自言未嘗納金，反誣吏誤以問所親語達欽若。億窮治之，蓋

仁宗初年，進直史館、知青州，以司封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丞。吳植知臨江軍，讓人獻金子給宰相王欽若，趁衙吏到京師，盤問他，話中頗有些泄露。欽若知道不能掩蓋了，就拘押衙吏上報。下詔交付御史臺處理，而吳植自稱不曾送金，反而誣陷衙吏誤把問候親近的人的話當作是對欽若說。韓億追究審查，原來

植以病懼廢，金未達而事已露也。植乃除名。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皆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自薛奎後，億獨掌臺務者逾年。

吴植因生病害怕被廢罷，金没有送到事情已經敗露。吴植就被除去名籍。連同審查欽若，下詔放過不予追究。三司改變茶法，一年的賦税没有登記上來，韓億領受詔令加以彈劾，從丞相以下都因處事不得當受到處罰，他就是這樣絶不屈從。從薛奎之後，韓億單獨掌管御史臺事務超過一年。

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爲恩意，甚推美之。

除龍圖閣待制，奉命出使契丹。當時的副使，是章獻的姻親，在契丹妄傳皇太后的旨意，告訴他們南北兩朝和好相傳以示子孫的意思，韓億全不知曉。契丹主問韓億説："皇太后如果有旨，大使爲什麽獨獨不説?"韓億回答説："本朝每次派遣使者，皇太后一定以此告誡，不是想要向北朝轉告的。"契丹主大喜，説："這是兩朝百姓的福分。"人們認爲副使既已措辭不當，而韓億將此改稱爲太后的恩德之意，很推崇贊美他。

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再遷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益州歲出官粟六萬石，振糶貧民。是歲大旱，億倍數出粟，先期予民，民坐是不饑。又疏九升江口，下溉民田數千頃。維、茂州地接羌夷，蕃部歲至永康官場鬻馬，億慮其覘兩川，奏徙場黎州境上。拜御史中丞，請如唐制，置御史裏行。

知亳州，召知審刑院，兩次遷升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以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舊例，益州每年拿出官府糧粟六萬石，賑濟賣給貧窮百姓。那年大旱，韓億拿出加倍的糧粟，提前給百姓，百姓因此没有飢餓。又疏通九升江江口，灌溉民田幾千頃。維州、茂州地區與羌夷接境，蕃部每年到永康官場賣馬，韓億擔心他們窺視兩川，上奏將官場遷到黎州境内。拜御史中丞，請求按照唐朝制度，設置御史裏行。

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時承平久，武備不戒，乃請二府各列上才任將帥者數十人，稍試用之。又言武臣宜知兵，而書禁不傳，請纂其要授之。於是帝親集《神武秘略》，以賜邊臣。

景祐二年，以尚書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當時太平已久，軍事防備不加警惕，就請求二府各自列出上奏才能可以擔任將帥的幾十個人，漸漸加以試用。又上言武臣應該知道兵事，但兵書被禁没有流傳，請求編集其中重要的加以傳授。因此皇帝親自編集《神武秘略》，賜給邊境將臣。

唃厮囉與趙元昊相攻，來獻捷。朝廷議加唃厮囉節制。億曰："彼皆蕃臣也，今不能諭令解仇，乃因而加賞，非所以綏御四方也。"議遂寢。元昊歲遣人至京師，出入民間無他禁，億請下詔爲除館舍禮之，官主貿易，外雖若煩擾，實羈防之。

唃厮囉與趙元昊相互攻打，來朝進獻戰利品。朝廷商議加授唃厮囉節制官職。韓億説："他們都是外族臣子，現在不能告諭他們讓他們消除怨仇，却因而加賞，這不是用來安撫控制四方的辦法。"此議就停止了。元昊每年派人到京師，在百姓間出入没有别的禁令，韓億請求下詔替他們修整館舍禮待他們，官府主管貿易，外表

雖然顯得雜亂，實際是約束提防他們。

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億可用。仲淹既貶，帝以諭億。億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托於人。"遂除户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諫官韓琦言宰相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群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應天府，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復知亳州，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忠憲。

知開封府范仲淹獻《百官圖》，指責宰相呂夷簡任免不公正，暗中薦舉韓億可以任用。仲淹被貶退後，皇帝把此事告訴韓億。韓億説："仲淹因公薦舉臣，臣的愚鈍是陛下所知道的；因私薦舉臣，那麼臣從任官以來，不曾結交托請别人。"就除授户部、參知政事。正值忻州大地震，諫官韓琦上言宰相王隨、陳堯佐不是君王輔弼之才，又上言韓億之子韓綜任群牧判官，不應當自己請求以兄韓綱代任，就與宰相一起罷免，知應天府，不久加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改澶州，又知亳州，官位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辭官歸居。去世，贈太子太保，謚號爲忠憲。

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見親舊之孤貧者，常給其昏葬。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過者，輒顔色不懌，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一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盛世？"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

韓億性格端方穩重，治家嚴整，即使退朝閑居，不曾有懈怠的神色。見到親人舊友有孤苦貧窮的，常常資助他們婚嫁喪葬。每次見到天下各路有上奏指摘官吏小過失的，就神色不悦地説："天下太平，聖明君主的心意，即使是昆蟲草木，都想使它們得到合適的去處。現在做官的大的希望成爲公卿，其次也希望成爲侍從、一千石俸禄的職官，再其次也希望成爲京朝官、幕府職官，爲什麼在太平盛世禁止他們爲官呢？"八個兒子：韓綱、韓綜、韓絳、韓繹、韓維、韓縝、韓緯、韓緬。

韓綱

綱，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曆中，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會盜張海剽劫至境上，綱帥禁兵乘城，給餅餌多不時，民具酒食犒軍，輒收其羊豕，市錢製兵器，士皆憤怒。又嘗命軍校作陣圖，不成，將斬之，衆益駭。一日，士方食，軍校邵興叱衆起勿食。綱怒，執數人繫獄。興懼，帥衆劫庫兵爲亂，欲殺綱。綱携妻子縋城，由漢江而下。興等遂縱火掠城中，引衆趨蜀道，爲官兵所敗，遂斬之，餘黨悉誅。綱坐棄城除名，編管英州。

韓綱，任尚書水部員外郎。慶曆年間，知光化軍，性情苛刻急躁，不能安撫士卒。正值盜賊張海搶掠到境内，韓綱率領禁兵登上城墻，供給餅食大多不按時，百姓拿酒飯犒勞軍隊，就没收羊豬，賣錢製造兵器，士卒都很憤怒。又曾命令軍校作陣圖，没有作成，將要斬他，衆人更加驚恐。一天，士卒正在吃飯，軍校邵興呵叱衆人起來不要吃飯。韓綱發怒，拘捕幾人關押獄中。邵興恐懼，率領衆人搶劫軍庫兵器作亂，想殺死韓綱。韓綱携帶妻子兒女用繩子爬下城墻，從漢江而下。邵興等於是放火劫掠城中，帶衆人趕赴蜀道，被官府軍隊打敗，就斬了他，其他徒黨都受到處罰。韓綱因丢棄守城除去名籍，編管英州。

韓綜

綜字仲文。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會河溢金堤，民依丘冢者數百家。綜令曰：“能濟一人，予千錢。”民争操舟筏以救，已而丘冢多潰。吕夷簡自北京入相，薦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開封府推官，數月，遷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

韓綜字仲文。因恩蔭補將作監主簿，遷升大理評事。舉進士中第，通判鄧州、天雄軍。正值黄河溢出金堤，百姓困在山丘高墳上的有幾百家。韓綜下令説：“能救一個人的，給予一千錢。”百姓争相划着船筏相救，不久山丘高墳大多被水冲垮。吕夷簡從北京入朝爲相，推薦韓綜任集賢校理、同知太常院。歷任開封府推官，過了幾個月，遷升三司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

使契丹，契丹主問其家世，綜言億在先朝嘗持禮來，契丹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俱使我，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爲壽，契丹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陳執中以爲生事，出知滑州，徙許州。

出使契丹，契丹主詢問他的家世，韓綜説韓億在前朝曾經持使者禮節來過契丹，契丹主高興地説：“與中國通好時間長久，父子都出使我朝，應該給我斟酒。”韓綜帶領一同出使的五個人起來敬酒祝他長壽，契丹主也離開座席以酒酬答，很高興。回朝後，陳執中認爲他是在製造事端，出京知滑州，調職許州。

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從妹亡，有别産在陽翟，以無子，籍于官，懷德欲私有之，訟未决。因楊儀爲書屬綜，書至而轉運使已徙獄他州矣。綜坐得書不以聞，奪集賢校理，知袁州。未幾，復爲江東轉運使。還，再修起居注，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卒。

殿前指揮使許懷德的堂妹死去，有另外的産業在陽翟，因爲没有兒子，登記在官府名册，懷德想私自占有，官司没有判决。通過楊儀寫信委托韓綜，書信到而轉運使已經調案到别的州了。韓綜因接到書信不報告獲罪，削去集賢校理，知袁州。不久，又任江東轉運使。回朝，第二次修起居注，接連爲官遷升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去世。

綜嘗爲契丹館伴使，使者欲爲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使慚，遂不復言。其後朝廷擇館伴契丹使者，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子宗道，爲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綜曾爲契丹使館的陪同使者，使者想寫書信稱北朝而去掉契丹國號。韓綜説：“從古以來没有建國而没有國號的。”使者羞愧，就不再言語。此後朝廷選擇在使館陪同契丹使者的人，皇帝説：“有誰像韓綜一樣嗎？”子宗道，任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宗彦

綱子宗彦，字欽聖。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累遷太常博士。以大臣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歷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獄成未决，通判孫世寧辨正之。獄吏當坐法，而尹劉沆縱弗治；宗彦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彦疏沆于朝，抵吏罪。仁宗春秋高，未有

韓綱的兒子宗彦，字欽聖。因恩蔭補將作監主簿。舉進士甲科，接連爲官遷升太常博士。因大臣推薦，召見試用，任集賢校理。接連提點京西、京東刑獄。應天府誤將平民百姓定爲死罪，案成没有判决，通判孫世寧加以辨明糾正。此案主管官吏應當依法定罪，但府尹劉沆放任不處理；宗彦前去審察舉發，劉沆又阻撓他。宗彦向朝廷上疏劉沆的過失，將那個官吏給以相應的懲

嗣。宗彦上書曰："漢章帝詔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斗，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爲令。臣考尋世次，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以下諸帝皆其係胄，請修胎養之令。"且曰："人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矣。"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卒。

罰。仁宗年老，没有後代。宗彦上書説："漢章帝詔命懷孕婦女賜養胎的穀物，每人三斗，又她的丈夫免除一年的算賦，定爲法令。我探究世系次序，章帝八個兒子，長子就是和帝，而質、安以下各帝都是他的世系後代，請求修定養胎的法令。"而且説："君主致力於養育他的百姓，那麽上天也使他的子孫昌盛了。"以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去世。

綜子宗道，歷官至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綜之子宗道，接連任官至户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韓絳　韓宗師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己，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責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宫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韓絳字子華。舉進士甲科，通判陳州。直集賢院，任開封府推官。有叫冷青的男子，胡説他的母親以前在宫庭承蒙皇帝臨幸，有孕而生了自己，開封府認爲是瘋癲，上奏流放汝州。韓絳上言，留放他在外面將蠱惑衆人。就徹底追究查辦，原來他的母親曾經在宫禁中服役，嫁給百姓冷緒，生了一個女兒，然後纔生下冷青，就判處死刑棄尸示衆。

歷户部判官。江南饑，爲體量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宣州守廖詢貪暴不法，下吏寘諸理，民大悦。使還，同修起居注，擢右正言。仁宗謂絳曰："用卿出自朕，卿凡論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大體，要令可行，毋使朕爲不聽諫者。"

歷任户部判官。江南饑荒，任體量安撫使，批行便利百姓的事幾十件；宣州太守廖詢貪婪殘暴不守法令，交付官吏依理處置，百姓很滿意。出使還朝，同修起居注，提升右正言。仁宗對韓絳説："任用你是朕決定的，你凡是論事，不應矯情求譽，應當保存朝廷大體，使之切實可行，不要讓朕成爲不聽從諫議的君主。"

入内都都知王守忠兼判内侍省，絳言："判名太重，且國朝以來，未有兼判兩省者。"詔自今勿復除。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以賂敗，開封杖流之，道死。絳言籍諷府殺之，籍與尹俱謫去。未幾復進，絳力争不得，遂解言職。明年，知制誥，乞守河陽，召判流内銓。河决商胡，用李仲昌議，開六塔河而患兹甚，命絳安撫河北。時宰主仲昌，人莫敢異。絳劾其蠹國害民，罪不可貸，仲昌遂竄嶺表。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歐陽脩率同列言："絳宜在朝廷，

入内都都知王守忠兼判内侍省，韓絳上言："判的名稱太重，况且宋朝開國以來，没有兼判兩省的。"下詔從此不再任命。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龐籍家，因賄賂事敗，開封府杖罰流放他，死於途中。韓絳上言龐籍暗示開封府殺死他，龐籍與府尹一同貶去。不久又進用，韓絳堅决反對不成，就解除諫官之職。第二年，知制誥，請求守河陽，召判流内銓。黄河在商胡决堤，采用李仲昌的意見，開通六塔河而水害更厲害，任命韓絳安撫河北。當時宰相支持仲昌，没有人敢提出不同意見。韓絳彈劾他害國害民，罪不可寬容，仲昌於是被貶逐嶺表。遷升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歐陽脩帶領同列上言："韓絳應該留在朝廷，

瀛非所處也。"留知諫院，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帝禱茅山求嗣，絳草祝辭，因勸帝汰出宫人，及限内臣養子，以重絶人之世，皆從之。掖庭劉氏通請謁爲奸，絳以告帝。帝曰："非卿言朕無由知。"不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真定守吕溱犯法，從官通章請貰之，絳曰："法行當自貴者始，更相請援，則公道廢矣。"并劾諸請者，溱遂絀。富弼用張茂實掌禁兵，絳言："人謂茂實爲先帝子，豈宜用典宿衛?"不報，闔門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詔召之，及出，不秉笏穿朝堂，諫官論之，罷知蔡州。

數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熟羌據堡爲亂，即日討平之。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蜀日，春糶米，秋糶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歷歲久，權歸豪右；中人奉使至蜀，使酒吏主貿易，因附益以取悦，絳悉奏罷之。召知開封府，爲三司使。請以川、陝職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給直。帝嘆曰："衆方姑息，卿獨不能徇時邪!"即行之。内諸司吏數干恩澤，絳輒執不可。爲帝言："身犯衆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日，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

神宗立，韓琦薦絳有公輔器，拜樞密副使。始請建審官西院，掌武臣升朝者，以息吏奸。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之弊，願更定其法，役議自此始矣。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奏事，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

瀛州不是合適的去處。"留知諫院，舉發檢察在京刑獄。任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皇帝在茅山禱祭求得子嗣，韓絳起草祝禱文辭，趁機勸告皇帝挑選放出宫人，以及限制内臣收養兒子，以重視斷絶後代的做法，都聽從他。後宫嬪妃劉氏通行請謁爲奸，韓絳報告皇帝。皇帝説："如果不是你的話朕無法得知。"没過幾天，逐出劉氏及其他不守規矩的人。真定太守吕溱觸犯法令，屬官傳送奏章請求赦免他，韓絳説："法令施行應當從地位高的開始，互相請求援助，那麽公道就廢棄了。"一同彈劾那些請求的人，吕溱就被貶退。富弼任用張茂實掌管禁兵，韓絳上言："人們説茂實是先帝的兒子，難道適合掌管宫中值宿警衛嗎?"没有答覆，關門等待被治罪，自己説不敢再稱御史中丞。下詔召見他，出來時，没有拿笏板穿過朝堂，諫官彈劾此事，罷免知蔡州。

過了幾個月，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内附羌人占據堡壘作亂，當天討伐平定他們。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張詠鎮守蜀地時，春天賣米，秋天賣鹽，官府提供券證以優惠貧弱百姓，時間長了，權力歸給豪紳貴族；宦官奉命出使到蜀，讓酒吏主管買賣，通過附益取得歡心，韓絳將他們全都上奏罷免。召知開封府，任三司使。請求把川、陝官吏的職田的穀物運到常平倉，根據任職地區距離遠近付給價錢。皇帝嘆息説："衆人都苟且寬容，衹有你不順從時俗啊!"立即實行。宫内各司官吏多次請求恩澤得官，韓絳總是堅決不同意。向皇帝上言："臣自己觸犯衆怒，擔心有流言蜚語。"皇帝説："朕在藩王府邸時，聽到很多官吏把國家政事當作私人交情。你所遵守的本來就是好的，爲什麽害怕讒言?"

神宗即位，韓琦薦舉韓絳有輔弼大臣的材器，拜樞密副使。開始請求設置審官西院，掌管升入朝中的武臣，用來消除官吏的不法行爲。神宗曾經詢問天下没有開發的利益，韓絳請求極盡土地的生産能力。接着上言差役法的弊病，希望改定法令，役法之議從此開始了。代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王安石每次上奏事情，他一定説：

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爲助。

“臣看到安石所陳述之事并非一件，都很適當可以采用，陛下應該考慮審察。”安石依靠他作爲幫助。

熙寧三年，參知政事。夏人犯塞，絳請行邊，安石亦請往。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爲陜西宣撫使。既，又兼河東，幾事不可待報者，聽便宜施行，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十二月，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開幕府於延安。絳素不習兵事，注措乖方，選蕃兵爲七軍，用知青澗城种諤策，欲取横山，令諸將聽命於諤，厚賞犒蕃兵，衆皆怨望；又奪騎兵馬以與之，有抱馬首以泣者。既城囉兀，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騷然。已而二城陷，趣諸道兵出援，慶卒遂作亂。議者罪絳，罷知鄧州。明年，以觀文殿學士徙許州，進大學士，徙大名府。

熙寧三年，參知政事。西夏侵犯邊塞，韓絳請求巡行邊境，安石也請求前去。韓絳説：“朝廷正依靠安石，臣應該出行。”就任陜西宣撫使。之後，又兼河東宣撫使，事務來不及等待上報答覆的，聽任斟酌事宜自己决定加以施行，授給他空名告敕，能够自行委任官吏。十二月，就在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在延安開設幕府。韓絳向來不懂兵事，安排措置不當，挑選蕃兵編成七軍，采用知青澗城种諤的計策，想攻取横山，命令各將聽從种諤的命令，優厚地賞賜犒勞蕃兵，衆人都怨恨；又侵奪騎兵的馬給予他們，有人抱着馬頭哭泣。在囉兀築城後，又冒雪修築撫寧堡，調度派遣很不安定。不久二城失陷，督促各道軍隊出兵援助，慶州兵卒就此作亂。議事者歸罪於韓絳，罷免知鄧州。第二年，以觀文殿學士調任許州，進大學士，調任大名府。

七年，復代王安石相。既顓處中書，事多稽留不决，且數與吕惠卿争論，乃密請帝再用安石。安石至，頗與絳異。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拔拭用佐，絳不可。議帝前未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爲逐佐。未幾，絳亦出知許州。

七年，又代王安石爲宰相。在中書獨處後，政事大多拖延不决，而且多次與吕惠卿論事時發生争執，就秘密請求皇帝再任用安石。安石到後，與韓絳很不相合。有個叫劉佐的，犯法免官，安石想加以掩飾而任用劉佐，韓絳不同意。在皇帝面前商議没有决定，就拜了兩次要求離任。皇帝吃驚地説：“這是小事，何必這樣？”回答説：“小事尚且不能申明，何况大事呢！”皇帝因此貶逐劉佐。不久，韓絳也出京知許州。

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爲西太一宫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大雨，伊、洛間民被溺者十五六。絳發廪振恤，環城築堤，數月，水復至，民賴以免。哲宗立，更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康國公，爲北京留守。河决小吴，都水議傍魏城鑿渠東趨金堤，役甚棘。絳言：“功必不成，徒耗費國力，而使魏人流徙，非計也。”三奏，訖罷之。

元豐元年，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入朝任西太一宫使。六年，知河南府。夏天，連下大雨，伊、洛間百姓被淹的有十分之五六。韓絳打開糧倉賑濟撫慰，環繞城墻修築堤防，過了幾個月，大水又冲來，百姓因此得以幸免。哲宗即位，改爲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爲康國公，任北京留守。黄河在小吴决口，都水建議靠着魏的城墻開鑿水渠向東通到金堤，勞役很急迫。韓絳上言：“一定不能成功，白白損耗國力，却讓魏人流散遷移，不是辦法。”三次上奏，終

元祐二年，請老，以司空、檢校太尉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

絳臨事果敢，不爲後慮。好延接士大夫，數薦司馬光可用，終以黨王安石復得政，是以清議少之。

子宗師，字傳道，以父任歷州縣職。既登第，王安石薦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卒。初，宗師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弗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

韓維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政，不肯試大廷，受蔭入官。父没後，閉門不仕。宰相薦其好古嗜學，安於静退，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脩薦爲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議祫享東向位，維請虚室以待太祖。温成后立廟用樂，維以爲不如禮，請一切裁去。議陳執中謚，以爲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册位號，皆執中所建，宜曰榮靈。詔謚曰恭，維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執中何以得此？"議訖不行，乞罷禮院。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

神宗封淮陽郡王、潁王，維皆爲記室參軍。王每事咨訪，維悉心以對，至拜起進趨之容，皆陳其節。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善。聞維引疾請郡，上章留之。時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妃。維上疏曰："王孝友聰明，動履法度，方嚮經學，以觀成德。今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謹擇淑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

於廢除此役。元祐二年，請求告老退職，以司空、檢校太尉辭官歸居。第二年，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贈太傅，謚號爲獻肅。

韓絳辦事果斷大膽，不考慮後果。喜歡邀請結交士大夫，多次推薦司馬光可以任用，終究因偏袒王安石重新當政，因此談論時政的人看不起他。

子宗師，字傳道，因父親功績歷任州縣職位。登第後，王安石推薦任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積功升官至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去世。當初，宗師在神宗朝，多次賜以奏對，常常不忍心離開父母身邊，多次推辭不接受官職，世人稱贊他孝敬。

韓維字持國。以進士奏名到禮部，正值韓億輔弼政事，不願在朝廷上應試，受恩蔭出來做官。父親去世後，閉門在家不做官。宰相推薦他喜好歷史勤於學習，安於閑静退讓，召試學士院，推辭不去。富弼徵召爲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脩推薦他任檢討、知太常禮院。禮官商議在向東方位祫享，韓維請求空室對待太祖。温成后建廟用樂，韓維認爲不合禮法，請求一概裁去。商議陳執中的謚號，認爲張貴妃在皇儀殿辦理喪事、追加册立位號，都是執中的建議，應該稱榮靈。下詔封謚號爲恭，韓維説："向君主責難叫做恭，執中怎麽能得到這個謚號？"意見終於没有施行，請求免去禮院職位。以秘閣校理通判涇州。

神宗封爲淮陽郡王、潁王時，韓維都任記室參軍。王每次詢問事情，韓維都盡心回答，以致下拜起身進趨的儀容，都陳述它的細節。曾經一起談論天下事，説到功名。韓維説："聖人的功名，通過事情纔表現出來，不能有功名心。"王拱手稱好。聽説韓維因病請求郡職，上奏章挽留他。當時皇宫中派使者普遍地到大臣家，替王選擇王妃。韓維上疏説："王孝敬友愛聰明，舉止遵守法度，正接受經學，以觀盛德。現在選親成家，應該遍選有功勛名望的家族，謹慎地選擇賢淑女子，考證古代納采、問名的本意，按禮法辦

宜苟取華色而已。”

左、右史闕，英宗訪除授例，執政曰：“用館閣久次及進士高第者。”帝曰：“第擇人，不必專取高科。”執政以維對，遂同修起居注、侍邇英講。帝初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陛下燕閑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請執筆以俟。”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

御史吕誨等以濮議得罪，維諫曰：“誨等審議守職，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爾。請追還前詔，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職任，以全政體。”既而責命不由門下，維又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乞解銀臺司。”不從，遂闔門待罪。有詔舉臺官二人，維言：“吕誨、范純仁有已試之效，願復其職。”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答不合旨，出補郡。維言：“鎮所失只在文字，當涵容之。前黜錢公輔，中外以爲太重，連退二近臣，而衆莫知其所謂，自此誰敢盡忠者？”

潁王爲皇太子，兼右庶子。神宗即位，維進言：“百執事各有職位，當責任，若代之行事，最爲失體。天下大事不可猝爲，人君設施，自有先後。”因釋滕文公問孟子居喪之禮，推後世禮文之變，以伸規諷，帝皆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

御史中丞王陶彈宰相韓琦爲跋扈，罷爲翰林學士。維言：“中丞之言是，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安

成此事，不應該隨便挑選容貌外表就行了。”

左、右史空缺，英宗詢問除授官職的常例，執政説：“任用久居官次的館閣官員以及進士成績優良的。”皇帝説：“衹要選擇人才，不一定專門取用成績優良的。”執政回答韓維可以，於是同修起居注、在邇英閣給皇帝講學。皇帝剛服完喪期，簡静沉默不愛言語。韓維上疏説：“邇英閣，是陛下宴飲閑居的地方。在身邊侍立的，都是獻納議論思想的大臣。在前面陳列的，不是經就是史。可供全面地徵詢，窮究仁義之道，成敗之原。現在服喪禮制已結束，臣下側耳來聽聖音，陛下之言，正在此時。臣請求拿着筆等候。”進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

御史吕誨等因爲議論濮王一事獲罪，韓維勸諫説：“吕誨等審察建議遵守職責，衹不過想讓陛下都按照先王的法度而加以制止而已。請求追還以前的詔令，命令百官詳細商議，以合人情；恢復吕誨等的職任，以保全施政要領。”不久責罰的命令不經門下下達，韓維又上言：“罷免貶退御史，事情關係到施政要領，却不讓有關官員得知，綱紀的喪失，没有比這個更嚴重的。請求解除銀臺司的職位。”没有同意，就關門在家等待被治罪。有詔令薦舉御史臺官員兩人，韓維上言：“吕誨、范純仁有已經試用的效驗，希望恢復他們的職位。”翰林學士范鎮作批示答覆不符合皇帝意旨，出京補任郡職。韓維上言：“范鎮的過失衹是在文字上，應當寬容他。以前貶退錢公輔，朝内外認爲太重，連着貶退兩個近臣，而衆人不知道這是因爲什麽，從此誰敢盡忠呢？”

潁王立爲皇太子，韓維兼任右庶子。神宗即位，韓維進言説：“衆執事官各有職位，擔當責任，如果代替他們行事，最是失去要領。天下大事不能一下子都辦好，君主設置施行，自然應當有先後。”於是解釋滕文公詢問孟子服喪的禮法，推究後代禮法的演變，加以引伸規勸諷諫，皇帝都嘉獎采納。除龍圖閣直學士。

御史中丞王陶抨擊宰相韓琦蠻横霸道，罷免爲翰林學士。韓維上言：“中丞的諫議如果對，宰相哪能没有罪？如果他不對，哪能衹罷免御史

得止罷臺職？今爲學士，是遷也。”參知政事吴奎論陶事，出知青州。維言進退大臣，不當如是。詔遷奎官。維又言：“執政罷免，則爲降黜；今復遷官，則爲褒進。二者理難并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學士何以異？”章上，奎還就職。維援前言求去，知汝州。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

初，僖祖主已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爲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毁其廟。維言：“太祖戡定大亂，子孫遵業，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爲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

熙寧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之。安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始分置八厢决輕刑，轂下清肅。時吴充爲三司使，帝曰：“維、充以文學進，及任煩劇，而皆稱職，可謂得人矣。”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試制舉人，孔文仲對策入等，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者將窺隙而進，爲禍不細。”安石益惡之。

樞密使文彦博求去，帝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宫舊人，當留以輔政。”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願也。”遂出知襄州，改許州。

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

之職？現在任學士，這是遷升。”參知政事吴奎議論王陶的事，出京知青州。韓維上言進用貶退大臣，不應當這樣。下詔遷升吴奎的官位。韓維又上言：“執政罷免，就是降官貶退；現在又遷升官位，就是褒獎進用。兩者理當難於一起施行，這與王陶免去中丞而加任學士有什麽不同？”奏章遞上，吴奎還朝就職。韓維援引以前的上言要求離職，知汝州。過了幾個月，召回任兼侍講、判太常寺。

當初，僖祖神主已經遷位，等到英宗祔祭於廟，中書認爲僖祖與稷、契地位相等，不應該毁棄他的廟。韓維上言：“太祖平定大亂，子孫繼承事業，成爲宋太祖，没有可争議的。僖祖雖然是高祖，但是令人敬仰的事迹功業，没有可以繼承的，如果以供奉稷、契的禮法供奉他，擔心有所不妥，應該按照舊法方便行事。”王安石正主張當初的提議，堅持没有實行。

熙寧二年，遷升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第二年，任御史中丞，因兄長韓絳在樞密院，堅决推辭。安石也討厭他上言保甲法的事，又讓他到開封任職。開始分設八厢處理輕度刑事，京師清静安寧。當時吴充任三司使，皇帝説：“韓維、吴充通過文學進用，等到擔任複雜煩難事務，却都能稱職，可以説是獲得合適的人才了。”兼侍讀學士，充群牧使。考核試用制舉的人，孔文仲回答策問被録取，但因懇切直言被免退回。韓維上言：“陛下不要認爲文仲是一個地位低下的士人，貶退他没有什麽關係。臣擔心賢才俊傑將會離散，忠誠善良之士不能進言，阿諛奉承苟且附會的人將乘機得到進用，爲害不小。”安石更加厭惡他。

樞密使文彦博要求離任，皇帝説：“樞密院事務繁重，應當任命韓維幫助你。”第二天，韓維在殿中上奏事情，因爲諫議没有被采用，請求擔任郡職。皇帝説：“你是東宫時的舊臣，理當留下輔助政事。”回答説：“讓臣的諫議得以施行，就勝過富貴；如果因攀附舊恩得到進用，不是我的願望。”於是出京知襄州，改許州。

七年二月，召爲學士承旨。入朝應對，皇帝

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何？"維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當痛自責己，廣求直言。"退，又上疏曰："近畿內諸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鋭。至於蠲除租税，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民，則遲遲而不肯發。望陛下奮自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過於殺人也。"上感悟，即命維草詔求直言。其略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讜論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與？"詔出，人情大悦。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

説："天很久没有下雨，朕日夜焦急操勞，怎麽辦？"韓維説："陛下擔憂憐憫旱災，減少膳食離殿居住，這是按舊例行事，恐怕不足以應合天變。應當徹底地自己加以反省，廣爲徵求忠直之言。"退下，又上疏説："近來京城地區各縣，督促索取青苗錢很急迫，常常靠鞭打來取足錢數，以致砍伐桑樹作爲柴薪换得錢財，旱災的時候，就更加倍地遭受這種困苦。像那發動兵事，危及士人百姓，在荒遠蠻夷之地竭盡財用，朝廷對此毫不猶豫，實行起來很堅決，至於免除租税，寬容拖欠税賦，以救助憂愁困苦的百姓，却遲遲不肯行動。希望陛下毅然出於明斷加以實行，養育百姓上有過失，比殺人還要厲害。"皇上受到感動而醒悟，立即命令韓維起草詔書徵求正直之言。其大致説："想來是聽從采納不符合道理嗎？官司訟案不符合實情嗎？徵收賦税失去節制嗎？忠直的言論受到阻滯無法讓皇上聽到，而阿諛蔽塞滿足其私欲的人很多嗎？"詔令公布，人心很是歡悦。有詔旨體察考核市易、免行的利弊，暫時停止方田、保甲法，當天就下雨了。

王安石罷，會絳入相，加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復知許州。帝幸舊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當制，稱其純明亮直，帝令改命詞。維知帝意，請提舉嵩山崇福宫。

王安石被罷免，正值韓絳入朝爲相，韓維被加授端明殿學士、知河陽，又知許州。皇帝駕幸舊時府邸，進資政殿學士。曾鞏執掌起草制書，稱贊他純良忠直，皇帝命令修改制命文詞。韓維知道皇帝的意思，請求提舉嵩山崇福宫。

帝崩，赴臨闕庭。宣仁后手詔勞問，維對曰："人情貧則思富，苦則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子孫觀陛下之德，不待教而成矣。"

皇帝駕崩，趕赴朝廷。宣仁后親筆下詔慰問，韓維回答説："人心貧窮就思富裕，愁苦就思快樂，困頓就思止息，鬱塞就思通暢。如果能一直把利民作爲根本，那麽百姓就會富足；一直想到爲百姓擔憂，那麽百姓就會快樂；廢除民力不能承受的賦役，那麽勞苦困頓就會止息；免去人心覺得不便利的法制禁令，那麽鬱塞就會暢通。將這推而廣之，竭誠加以實行，那麽子孫看到陛下的恩德，不用教導就能完成功業了。"

未幾，起知陳州，未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嘗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廢，故興問罪之師。今既復位，有蕃臣禮，宜還其故地。"因陳兵不可不息者三，地不可不棄者五。

不久，起官知陳州，未及出行，召兼侍讀，加大學士。曾經上言："先帝因爲夏國主秉常被廢，所以發動軍隊加以問罪。現在既然已經恢復原位，有蕃臣的禮節，應該歸還它的舊地。"於是陳述兵事不能不止息的三個原因，地不能不捨

又言："仁宗選建儲嗣，一時忠勛皆被寵祿；范鎮首開此議，賞獨不及，願褒顯其功。"鎮於是復起用。

元祐更役法，命維詳定。時四方書疏多言其便，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維惡而劾之。執政欲廢王安石《新經義》，維以當與先儒之説并行，論者服其平。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王巖叟救之，折簡密詢上官均。語泄，詔巖叟分析。維曰："臣下折簡聚談，更相督責，乃是相率爲善，何害於理？若瑣瑣責善，懼於國事無益也。"

維處東省逾年，有忌之者密爲讒訴，詔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朝廷惜。"乃還大學士、知鄧州。兄絳爲之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轉少師。

紹聖中，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納官爵，聽父里居。哲宗覽奏惻然，許之。元符元年，以幸睿成宮，復左朝議大夫，是歲卒。年八十二。徽宗初，悉追復舊官。

韓縝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以水災求直言，縝上疏曰："今國本未立，無以繫天下心，此陰盛陽微之應。"詞極剴切。劉沆薦其才，命編修三班敕。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衰墨從戎，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爲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持祿充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樞密院輒畫

棄的五個原因。又上言："仁宗挑選立下皇嗣，當時盡忠的功臣都蒙受恩寵俸祿；范鎮首先提出這個建議，賞賜獨獨没有施及，希望褒獎表揚他的功勞。"范鎮因此又得到起官任用。

元祐更改役法，命令韓維詳細制定。當時各方文書奏疏大多陳述它的便利，韓維對司馬光説："小人議論，觀望迎合，不能不辨察。"成都轉運判官蔡曚附會定差役，韓維厭惡而揭發他。執政想廢除王安石的《新經義》，韓維認爲應當與先儒的學説一同流傳，論事者佩服他的公正。拜門下侍郎。御史張舜民因諫議政事被罷免，王巖叟救助他，寫便條秘密詢問上官均。話語泄露，詔令巖叟解釋。韓維説："臣下寫便條相聚會談，互相督促要求，這是相繼做好事，對於理有什麽損害？如果瑣碎地責求善事，恐怕對於國事没有好處。"

韓維在東省任職過了一年，有忌恨他的人秘密進讒言上告，詔令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在簾前高聲説："韓維獲罪，不知道事情緣由，臣私下爲朝廷惋惜。"就還任大學士、知鄧州。兄長韓絳替他請求，改汝州。過了很久，以太子少傅辭官歸居，轉爲少師。

紹聖年間，因元祐黨人牽連獲罪，降爲左朝議大夫，再次貶逐任崇信軍節度副使，在均州安置。兒子們請求交還官爵，讓父親歸居鄉里。哲宗看了奏章後很憐憫，答應了。元符元年，因皇帝駕幸睿成宮，恢復左朝議大夫，當年去世。終年八十二歲。徽宗初年，都追加恢復舊時官位。

韓縝字玉汝。登進士第，簽書南京判官。仁宗因水災徵求直言，韓縝上疏説："現在國家繼承人没有建立，没有辦法攏住天下人心，這是陰盛陽衰的應兆。"言詞很切合事理。劉沆推薦他的才能，命令編修三班敕。在此之前，武臣不爲父母服喪。韓縝建議："三年的服喪期，是古今通行的禮制；晉襄以墨染縗絰從軍征戰，事情出於暫時。"就制定成法令，從崇班以上可以穿喪服。任殿中侍御史。參知政事孫抃拿着俸祿徒居官位；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到朝廷，樞密院就批

旨除爲真；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縝皆極論之。帝爲罷抃，寢向與永年之命，而正志聰罪。遷侍御史、度支判官，出爲兩浙、淮南轉運使，移河北。

夏諒祚死，子秉常嗣，遣使求封册。朝廷方責夏人不修職貢，欲擇人詰其使。縝適陛辭，神宗命之往。縝至驛問罪，使者引服，迨夜，奏上。帝喜，改使陝西。入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嘗宴客夜歸，指使傅勍被酒，誤隨入州宅，與侍妾遇，縝怒，令軍校以鐵裹杖棰殺之。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以訴，坐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暴酷如此。久之，還待制、知瀛州。

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議代北地界。召縝館客，遂報聘，令持圖牒致遼主，不克見而還。知開封府，禧再至，復館之。詔乘驛詣河東，與禧分畫，以分水嶺爲界。復命，賜襲衣、金帶，爲樞密都承旨，還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行，易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

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謀誣東朝，及確爲山陵使，縝暴其奸狀，由是東朝及外廷悉知之。確使還，欲以其屬高遵惠、張璡、韓宗文爲美官。宣仁后以訪縝，縝曰："遵惠爲太后從父；璡者，中書郎璪之弟；宗文，臣侄也。今擢用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何以示天下？"乃止。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縝才鄙望輕，在先朝爲奉使，割地六百里以遺契丹，邊人怨之切骨，不可使居相位。章數

旨委任爲正式；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內侍史志聰私自役使皇城親信隨從。韓縝都盡力議論這些事。皇帝因此罷免孫抃，停止薛向與劉永年的任命，處治志聰的罪行。遷升侍御史、度支判官，出京任兩浙、淮南轉運使，移任河北。

夏諒祚死，兒子秉常繼位，派使者來要求册封。朝廷正譴責夏人不按時進納貢物，想要選擇人責問他的使者。韓縝正好到殿上辭別皇帝，神宗命令他前去。韓縝到驛舍問罪譴責，使者認罪，等到晚上，奏報皇帝。皇帝高興，改爲陝西轉運使。入朝知審官西院、直舍人院。因兄長韓絳主持政事，改集賢殿修撰、鹽鐵副使，以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曾經宴請賓客晚上回去，指使傅勍因醉酒，誤跟入知州府宅，與侍妾相遇，韓縝發怒，命令軍校用鐵裹杖把他打死。傅勍的妻子拿着血衣，敲登聞鼓上訴，獲罪免職，分司南京。秦人説道："寧逢乳虎，莫逢玉汝。"他就是如此暴虐。過了很久，還任待制、知瀛州。

熙寧七年，遼使蕭禧來朝商議代北地界。召韓縝接待賓客，於是報答回訪，命令他拿着地圖牒書給遼主，不能見到就回來了。知開封府，蕭禧第二次來朝，又接待他。下詔乘驛車到河東，與蕭禧一起劃分，以分水嶺作爲地界。完成使命後回報，賜襲衣、金帶，任樞密都承旨，還任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五年，官制施行，换爲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進知院事。

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位宰相蔡確與章惇圖謀誣陷東朝太子，等到蔡確任山陵使，韓縝揭露他的罪狀，因此太子以及外廷都知道了此事。蔡確任使還朝，想使他的同類高遵惠、張璡、韓宗文擔任位高禄厚之官。宣仁后拿此事詢問韓縝，韓縝説："遵惠是太后的伯父；張璡，是中書郎張璪的弟弟；宗文，是臣的侄子。現在提拔任用不按次序，那麽這是君臣各自偏私自己的親屬，怎麽昭示天下呢？"就停止了。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劉摯、諫官孫覺蘇轍王覿，論述韓縝才能低聲望輕，在前朝奉命出使，割地六百里給契丹，邊境百姓恨之入骨，不能讓他擔任宰相。幾十份奏章遞上，罷免爲觀文

十上，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易節奉寧軍。請老，爲西太一宫使，以太子太保致仕。紹聖四年卒，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莊敏。

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世以比晋何曾云。子宗武。

殿大學士、知潁昌府。移永興、河南，拜安武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換成奉寧軍節度使。告老退職，任西太一宫使，以太子太保辭官歸居。紹聖四年去世，終年七十九歲。贈司空，謚號爲莊敏。

韓縝外表端莊持重，所任職之處以嚴厲著稱。雖然出入將相但寂默没有功績事業，供養自己非常優厚，世人有把他比作晋何曾的。子宗武。

韓宗武

宗武，第進士，韓宗彦鎮瀛州，辟爲河間令。值河溢，增堤護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雖墓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罷之。徽宗即位，爲秘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怠於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力，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民人流亡，盗賊數起，五也。根治朋黨，追復私怨，正士黜廢，耆老殲亡，旋起大獄，害及善類。文章號令，衰於前世。大河决溢，饑饉荐臻。執政大臣，人懷異意，排去舊怨，以立新黨，徒爲紛紛，無憂國忘家之慮。誠願躬攬權綱，收還威柄，敷言奏功，考察名實，不以侍御之好、鍾鼓之娱爲樂。仁祖惻怛至誠，以收天下之心；神宗厲精不息，以舉天下之事。皆所宜法。"不報。

宗武，登進士第，韓宗彦鎮守瀛州時，徵召他任河間縣令。正值黄河泛濫，增築堤防護衛城墻，官吏帶領五百個兵卒在近郊砍伐木材，即使是墓上種值的樹木也不放過，父老攔在路上哭泣，宗武到府中陳述加以制止。徽宗即位，任秘書丞，趁着日食上疏進言："近來政事有端兆而不能不省察的有五件：大臣不畏懼公衆議論，小臣求利在下依附，這是一。君主懈怠於政事，威嚴權力下移，怨言誹謗歸於皇上，這是二。皇上左右没有輔弼之士，守衛邊境没有抵禦侵侮的臣子，這是三。開拓國土招致邊境禍患，耗費賦税財用使民力困乏，這是四。每年穀物没有收成，糧倉空竭，百姓流散逃亡，盗賊多次起事，這是五。徹底追究審理朋黨，追加報復私仇，正直之士貶退廢黜，年老大臣滅盡流放，隨即又興起大案，禍害善良之輩。文章號令，比前代更加衰微。黄河决堤泛濫，饑荒接連而來。執政大臣，各懷己意，排斥舊時有仇怨之人，建立新的朋黨，徒然忙亂的樣子，没有憂國忘家的考慮。衷心地希望聖上親自把握政權綱紀，收回威嚴權力，陳述言論上奏功績，考察名稱與實際，不以左右侍從的貌美、鐘鼓的戲樂作爲歡樂。仁祖懇切至誠，用來收取天下人心；神宗振奮不止，以興治天下大事。都是應該效法的。"没有答覆。

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宗武言："先帝祔廟，陛下哀慕方深，而丹青之玩，取索不已，播之于外，懼損聖德。陛下踐祚，如日初

哲宗將祔祭於廟，皇帝直接發出詔諭索取省中書畫很急迫。宗武上言："先帝祔祭於廟，陛下哀傷思念正深切，而書畫等玩物，不停地索取，傳到外面，恐怕有損聖上恩德。陛下即位，

升，當講劘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疏入，皇太后見之，怒曰：“是皆内侍數輩所爲爾。”欲盡加罰，帝委曲申救，乃已。明日，太后對宰相獎嘆，令俟諫官員闕即用之。尋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丐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宗武奏具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秘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官累太中大夫，年八十二卒。

如日初升，應當講習切磋典制訓命，開闊聖上學識，玩物喪志，正是古人所告誡的。”奏疏送入，皇太后見到後，生氣地説：“這都是那些内侍幹的而已。”想全都加以懲罰，皇帝曲折輾轉地申訴解救，纔作罷了。第二天，太后當着宰相嘉獎贊嘆，命令等到諫官缺員就任用他。不久除都官員外郎，改開封府推官。請求擔任外職，任淮南轉運判官。以前的使者借貸向朝廷交納的賦税，宫禁派使者來索取。宗武上奏詳細情況，言詞很剛正率直，獲罪貶官，免職歸居。過了很久，蔡京想讓他知潁州。皇帝説及秘書省的事情，蔡京不敢再開口，於是辭官歸居。官位直至太中大夫，八十二歲時去世。

論曰：王稱曰：“昔袁安未嘗以贓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悦擿人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論曰：王稱説：“以前袁安不曾以受賄貪污罪審訊人，作史者認爲他的仁愛之心，足以延及後代。韓億不願意指摘别人的小過失，君子就知道他的後代一定興盛，都是很有恩德的事啊。韓億有兒子位至公府，而品行各有所至。韓絳趨於附同，韓維趨於正直，韓縝趨於嚴厲。嗚呼！韓維是賢才啊！”

宋史卷三百十六

列傳第七十五

包拯　吴奎　趙抃(子)屼　唐介(子)淑問　義問(孫)恕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始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知建昌縣。以父母皆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即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拯廬墓終喪，猶裴徊不忍去，里中父老數來勸勉。久之，赴調，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爲割牛舌而又告之？"盜驚服。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最初舉進士，除大理評事，出京知建昌縣。因父母都年老，推辭不去就職。得以監管和州稅務，父母又不想出行，包拯就解官回去供養。後來過了幾年，父母相繼去世，包拯守墓服滿喪期，仍然徘徊不忍離去，鄉里父老幾次來勸説勉勵。過了很久，聽候遷轉，知天長縣。有盜割去他人牛舌的，牛的主人來上訴。包拯説："衹管回去，殺了賣掉它。"不久又有人來告發私自殺牛，包拯説："爲什麽要割去牛舌而又告發他？"盜驚恐認罪。調任知端州，遷升殿中丞。端州本地産硯，以前的太守趁着進貢，一般索取幾十倍的端硯送給權貴。包拯命令製硯者僅製足上貢的數量，任職期滿不拿一塊硯回去。

尋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時張堯佐除節度、宣徽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拯共論之，語甚切。又嘗建言曰："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宜練兵選將，務實邊備。"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弟子之法。當時諸道轉運加按察使，其奏劾官吏多摭細故，務苛察相高尚，吏不自安，拯於是請罷按察使。

不久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當時張堯佐除節度、宣徽兩使，右司諫張擇行、唐介與包拯一起奏論此事，言辭很急切。又曾經建議説："國家每年向契丹交納財物，這不是抵禦戎人的計策，應該操練軍隊選擇將領，致力於充實邊境守備。"又請求重視門下封還駁正的制度，以及廢黜貪官污吏不得做官，選擇郡守縣宰，推行考核試用補任恩蔭子弟的方法。當時各道轉運加按察使，他們上奏彈劾官吏大多指摘細小過失，注重苛刻嚴察相互標榜，官吏自覺不安，包拯因此請求免去按察使。

去使契丹，契丹令典客謂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我叛人，以

離朝出使契丹，契丹讓典客對包拯説："雄州新近開放關塞便門，是想引誘我方叛逆之人刺

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遂無以對。

探邊境事務嗎?"包拯說:"涿州也曾經開放過關門,刺探邊境事務爲什麽一定要開放便門呢?"那人就無言以對。

歷三司户部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户部副使。秦隴斜谷務造船材木,率課取於民;又七州出賦河橋竹索,恒數十萬,拯皆奏罷之。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命拯往河北調發軍食。拯曰:"漳河沃壤,人不得耕,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率用牧馬,請悉以賦民。"從之。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之,請一切通商販。

歷任三司户部判官,出京任京東轉運使,改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調任陝西,又調任河北,入朝任三司户部副使。秦隴斜谷務所的造船木材,一概向百姓徵收索取;又七個州交納河橋竹索的賦税,一般有幾十萬,包拯都奏請加以廢除。契丹在鄰近邊塞地區集結軍隊,邊境州郡漸加戒備,命令包拯去河北調發軍糧。包拯說:"漳河地區肥沃的土壤,百姓不能耕種,邢、洺、趙三州農田一萬五千頃,一概用來牧馬,請求把這些全都分給百姓。"聽從他的意見。解州鹽法規定使百姓困竭,包拯前去加以經營管理,請求一概與商販流通交换。

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内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鑒。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説,凡七事;請去刻薄,抑僥倖,正刑明禁,戒興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

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多次論述斥責權貴得寵大臣,請求免去一切由内廷施予的曲意恩賜。又依次遞上唐魏鄭公的三條奏疏,希望放在座位右側,作爲借鑒。又上言天子應當明於聽取采納,分辨朋黨,愛惜人才,不堅持先入爲主的説辭,一共七件事;請求廢除苛刻不寬厚的做法,抑制僥幸投機得官,正刑法明禁令,戒除興建勞作,禁止妖言妄説。朝廷大多加以施行。

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嘗建議無事時徙兵内地,不報。至是,請:"罷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鄆、齊、濮、曹、濟諸郡,設有警,無後期之憂。借曰戍兵不可遽減,請訓練義勇,少給糇糧,每歲之費,不當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賦,則所給者多矣。"不報。徙知瀛州,諸州以公錢貿易,積歲所負十餘萬,悉奏除之。以喪子乞便郡,知揚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曾經提議太平無事時把軍隊調到内地,没有答覆。至此時,請求:"解除河北駐守軍隊,把他們分布在黄河以南的兖、鄆、齊、濮、曹、濟各郡,如果有緊急情況,没有誤時的憂慮。如果説駐守軍隊不能立刻削減,請求訓練民兵,稍加供給乾糧,每年的費用,不到駐守軍隊一個月的開支,一個州的賦税,那麽供給的人數就多了。"没有答覆。調任知瀛州,各州用官府的錢做買賣,年累計虧負十多萬,都上奏加以除去。因喪子請求任政務清簡的郡職,知揚州,調任廬州,遷升刑部郎中。因擔保推薦官員失誤獲罪,貶官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復官,徙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包

恢復官位,調任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遷升右司郎中。包拯在朝中剛正堅毅,貴戚宦官爲之收斂,聽説的人都畏懼他。人們把包拯的一笑

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拯開正門，使得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中官勢族築園榭，侵惠民河，以故河塞不通，適京師大水，拯乃悉毁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僞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和黄河水變清相比，童稚婦女，也知道他的名聲，叫他“包待制”。京城爲此傳言説：“請托不到，有閻羅包老。”舊時制度，凡是訴訟不能徑直來到庭下。包拯打開正門，讓人能够到庭前陳述事情對錯，府吏不敢欺騙。朝内官員和有權勢的家族修建園林亭榭，侵入惠民河，因此河道堵塞不通，正值京師發大水，包拯就將這些全部拆毁。有人拿着地契自己陳述有僞造增加尺度的，都審察驗證將他們揭發上奏。

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宫虚位日久，天下以爲憂，陛下持久不决，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爲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六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請裁抑内侍，减節冗費，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减一歲休暇日，事皆施行。

遷升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奏説；“東宫太子空缺已久，天下爲此擔憂，陛下長久以來没有决定，爲什麽呢？”仁宗説：“你想立誰？”包拯説：“臣没有才能充任官位，請求預先立太子，是爲宗廟萬代考慮。陛下問我想立誰，這是對我有疑心。臣年已六十歲，而且没有兒子，不是求福的人。”皇帝高興地説：“慢慢應當商議此事。”請求裁减抑止内侍，减少節省雜費，分條要求各路監司，御史府能够自行任用屬官，减少一年中休息閑暇的天數，事情都施行了。

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産，拯劾奏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因家居避命，久之乃出。其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爲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以疾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

張方平任三司使，因爲買大富豪的産業，包拯彈劾上奏罷免他；宋祁取代方平，包拯又加以議論；宋祁被罷免，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歐陽脩上言：“包拯正是所説的牽牛踩踏田裏就奪走他的牛，處罰已經重了，又貪求他的財富，不也太過分了嗎！”包拯因此在家居處迴避任命，過了很久纔出來。那在三司的，凡是各種倉庫中進供皇上的東西，以前都是一概向外地州郡徵取，堆積起來使百姓困苦。包拯特地爲此設置場和市，百姓能够不受煩擾。官吏欠了錢帛大多被拘禁，其間擅自逃離的，就一同給他的妻子兒女帶上刑具，包拯把這些人都加以釋放。遷升給事中，任三司使。過了幾天，拜樞密副使。不久，遷升禮部侍郎，推辭不接受，不久因病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贈禮部尚書，謚號孝肅。

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而未嘗不推以忠恕也。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悦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絶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

包拯性情嚴厲正直，厭惡官吏行政苛刻，注重寬厚，雖然很痛恨惡行，但不曾不推之以忠恕之心。與人不隨便附合，不僞裝言辭神色取悦别人，平時没有私人書信，和舊友、親戚都斷絶往來。雖然顯貴，衣服、器用、飲食同平民時一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初，有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媵，在父母家生子，崔密撫其母，使謹視之。繶死後，取媵子歸，名曰綖。有奏議十五卷。

樣。曾經說："後代子孫做官，有犯貪污罪的，不能放回到同宗姓的本家中，死了不能葬在家族大墳中。不服從我的意願，就不是我的兒子或孫子。"當初，有兒子名繶，娶崔氏，通判潭州，去世。崔氏守寡到死，不改嫁。包拯曾經棄逐他的媵妾，媵妾在父母家生了兒子，崔氏暗中撫慰他的母親，讓她小心地照看他。包繶死後，把媵妾的兒子帶回家中，取名爲綖。有奏議十五卷。

吴奎

吴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性强記，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曰："涉春以來，連陰不解，《洪範》所謂'皇之不極，時則有下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流傳四方，驚駭群聽。聞皇城司官六人，其五已受責，獨楊懷敏尚留。人謂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且獲賊之際，傳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其黨欲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遂乞召對面論，仁宗深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

入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進言，惟勸帝禁束左右奸倖。内東門闌得賂遺物，下吏研治，而開封用内降釋之。奎劾尹魏瓘，出瓘越州。彭思永論事，詔詰所從受。奎言："御史法許風聞，若窮核主名，則後誰敢來告以事？是自塗其耳目也。"上爲罷不問。郭承祐、張堯佐爲宣徽使，奎連疏其不當，承祐罷使，出堯佐河陽。

皇祐中，頗多災異，奎極言其徵曰："今冬令反燠，春候反寒，太陽虧明，五星失度，水旱作沴，饑饉荐臻，此天道之不順也。自東徂西，地震爲患，大河横流，堆阜或出，此地

吴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天性記憶力强，書籍無所不讀。因《五經》選用，官至大理丞，監管京東擴建河岸事務。慶曆時宫中警衛發生事變，吴奎上疏説："入春以來，連續陰天不晴，《洪範》所説的'帝王統治没有準則，有時就有以下犯上的'。現在衛士的事變，發生在身邊，流傳到天下四方，聳人聽聞。聽説皇城司官員六人，其中五人已經受責罰，衹有楊懷敏還留任。人們説陛下偏袒近侍幸臣而不公正執法，而且擒獲賊人的時候，傳下命令不殺，可是左右侍衛擅自屠殺了他們。這一定是他的同黨想用來殺人滅口，如果不是這樣，爲什麽不奉行詔令呢？"於是請求召見應對當面論述，仁宗很器重他。再次遷升爲殿中丞，策對賢良方正入等級，提拔爲太常博士、通判陳州。

入朝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每次進言，衹是勸告皇帝約束左右奸人幸臣。内東門擅自收取贈送財物，交付官吏追究治罪，而開封府用内廷降旨釋放了他。吴奎彈劾府尹魏瓘，貶退魏瓘出任越州。彭思永論述政事，下詔盤問他聽受由來。吴奎上言："御史依法允許傳聞，如果追究核實原主姓名，那麽以後誰敢來上告事情？這是自己堵塞耳目啊。"皇上因此放過不問。郭承祐、張堯佐任宣徽使，吴奎接連上疏説他們不合適，承祐被免去宣徽使，貶堯佐出任河陽。

皇祐年間，有很多災異，吴奎極力論述其徵兆説："現在冬季反而暖和，春季反而寒冷，太陽減損亮度，五星失去常度，水旱形成災氣，饑荒接連而來，這是天道的不順應。從東到西，地震成災，黄河泛濫，土丘山陵有時凸現，這是地

道之不順也。邪曲害政，陰柔蔽明，群小紛爭，衆情壅塞，西、北貳敵，求欲無厭，此人事之不和也。夫帝王之美，莫大於進賢退不肖。今天下皆謂之賢，陛下知之而不能進；天下皆謂之不肖，陛下知之而不能退。内寵驕恣，近習回撓，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乎？又十數年來下令及所行事，或有名而無實，或始是而終非，或横議所移，或奸謀所破，故群臣百姓，多不甚信，以謂陛下言之雖切而不能行，行之雖鋭而不能久。臣願謹守前詔，堅如金石，或敢私撓，必加之罪，毋爲人所測度，而取輕於天下。”

道的不順應。偏邪損害政事，陰柔遮蔽明智，衆小人紛亂相争，衆多實情堵塞，西、北兩處樹敵，貪求欲望不知滿足，這是人事的不諧和。帝王的美德，没有比進用賢能貶退無才更大的。現在天下都認爲他賢能，陛下知道却不能進用；天下都認爲他無才，陛下知道却不能貶退。内寵之人驕横放肆，親幸之人回護阻撓，陰氣如此興盛，難道不會招致大的災異嗎？又十幾年來下命令以及施行的事，有的有名無實，有的開始正確結果錯誤，有的被肆意議論所改變，有的被陰險計謀所破壞，所以群臣百姓，大多不太信任，認爲陛下論説起來雖然懇切但不能施行，施行起來雖然急切但不能持久。臣希望謹慎地遵守以前的詔令，堅如金石，有人敢私自阻撓，一定把他治罪，不要被别人所猜測，從而受天下人輕視。”

唐介論文彦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加直集賢院，徙兩浙轉運使。入判登聞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使契丹，會其主加稱號，要入賀。奎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歸遇契丹使於塗，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故事，使者相見，其衣服重輕必相當。至是，使者服紗冠，而要奎盛服。奎殺其儀以見，坐是出知壽州。

唐介議論文彦博，指責吴奎是同黨，出京知密州。加直集賢院，調任兩浙轉運使。入朝判登聞檢院、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奉命出使契丹，正值他們的君主加封稱號，邀請他入朝慶賀。吴奎因擔任出使之事有職責，没有前去。回來時在路上遇到契丹使者，契丹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舊例，使者相見，他們的服裝品級一定相適應。此時，契丹使者戴紗冠，却要求吴奎衣冠齊整。吴奎降低禮儀等級相見，因此獲罪出京知壽州。

至和三年，大水，詔中外言得失。奎上疏曰：“陛下在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立。在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則太祖、太宗之曾孫，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望。俟有皇子則退之，而優其禮於宗室，誰曰不然？陛下勿聽奸人邪謀，以誤大事。若倉卒之際，柄有所歸，書之史册，爲萬世嘆憤。臣不願以聖明之資，當危亡之比。此事不宜優游，願蚤裁定。定之不速，致宗祀無本，鬱結群望，推之咎罰，無大于此。”帝感其言，拜翰林學士，權開封府。

至和三年，發大水，下詔朝廷内外諫議政事得失。吴奎上疏説：“陛下在位三十四年，可是繼承人没有確立。按照禮法，嫡長子没有後代，就選擇旁支子嗣中的賢才。按照昭穆排列而言，那麽太祖、太宗的曾孫，是適合建立的，以此維係四海之内的期望。等到有了皇子就使他退去，而在宗室中給他優厚的禮遇，誰會不同意呢？陛下不要聽從奸人的邪惡計謀，以耽誤大事。如果匆促有變之時，權力歸於他人，寫在史册上，讓萬世後人嘆息憤怒。臣不希望以聖明的資質，來與危亡之世相比。此事不應猶豫，希望早作决定。如果决定不够迅速，以致宗室廟祭失去根本，憂煩糾結衆人的期望，推究罪責，没有比這更大的。”皇帝對他的諫議有所感觸，拜翰林學

奎達於從政，應事敏捷，吏不敢欺。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産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淮、閩，豪猾畏斂。居三月，治聲赫然。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以親辭，改鄆州。復還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中，丁父憂，居喪毁瘠，廬於墓側，歲時潔嚴祭祀，不爲浮屠事。

神宗初立，奎適終制，以故職還朝。逾月，參知政事。時已召王安石，辭不至，帝顧輔臣曰："安石歷先帝朝，召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不敢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群牧，見其護短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乃命知江寧。

奎嘗進言："陛下在推誠應天，天意無他，合人心而已。若以至誠格物，物莫不以至誠應，則和氣之感，自然而致。今民力困極，國用窘乏，必俟順成，乃可及他事。帝王所職，惟在於判正邪，使君子常居要近，小人不得以害之，則自治矣。"帝因言："堯時，四凶猶在朝。"奎曰："四凶雖在，不能惑堯之聰明。聖人以天下爲度，未有顯過，固宜包容，但不可使居要近地爾。"帝然之。御史中丞王陶，以論文德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詔除陶翰林學士，奎執不可。陶又疏奎阿附。陶既出，奎亦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諫曰："奎名望清重，今爲陶絀奎，恐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即位，於四方觀聽非宜。"帝乃召奎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薨，年五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文肅。

士，權開封府。

吳奎通達於參與政事，處理事情機敏迅速，屬吏不敢欺瞞。富人孫氏獨占財利，有欠下利息的，竟至於評算奪取財産及婦女。吳奎揭發孫氏一向的罪行，把他們兄弟遷移到淮、閩，富豪狡詐之人畏懼收斂。過了三個月，治政名聲昭著。除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因奉養父母推辭，改鄆州。又還任翰林，拜樞密副使。治平年間，遭逢父喪，因居喪過哀而極度瘦弱，在墓邊築廬守墓，一年四季潔凈整肅地祭祀，不做佛事。

神宗剛即位，吳奎恰好服喪期滿，以原職還朝。過了一個月，參知政事。當時已經召見王安石，推辭不來，皇帝對輔臣説："安石經歷先帝朝，召他不來，很認爲不恭敬。現在又不來，果然是病重呢，還是有所要求呢？"曾公亮説："安石在文章學業上的才器成就，不敢欺瞞。"吳奎説："臣曾經與安石一起領群牧，看到他固執己見，所行不合時宜。萬一重用他，一定會擾亂綱紀。"就任命安石知江寧。

吳奎曾經進言："陛下在於推廣誠心順應上天，天意没有别的，衹是符合人心而已。如果以至誠對待事物，事物没有不以至誠順應的，那麽和諧之氣的感應，自然就會到來。現在民力困竭，國家費用困迫缺乏，一定要等到這些順利解决，纔可以辦及其他事情。帝王的職責，衹是在於辨明正邪，讓君子一直位居顯要近幸，小人不能陷害他們，那麽就自然得到治理了。"皇帝於是説："堯時，四凶仍然在朝上。"吳奎説："四凶雖然在，但不能迷惑堯的視聽。聖人爲天下考慮，没有明顯的過失，本應包容，衹是不能讓他們位居顯要親近的職務而已。"皇帝認爲他説得對。御史中丞王陶，以議論文德不領朝班的事毁謗韓琦，吳奎陳述他的過失。下詔除王陶翰林學士，吳奎堅持不同意。王陶又上疏陳述吳奎迎合依附。王陶出京後，吳奎也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司馬光勸諫説："吳奎名望清正顯重，現在因爲王陶而廢黜吳奎，恐怕大臣都感不安，各自要求退朝離去。陛下新近即位，對於四方的輿論不合適。"皇帝就召吳奎回到中書。等到韓琦被

免去宰相，最終出京知青州。第二年去世，終年五十八歲。贈兵部尚書，謚號爲文肅。

奎喜奬廉善，有所知輒言之，言之不從，不止也。少時甚貧，既通貴，買田爲義莊，以賙族黨朋友。没之日，家無餘資，諸子至無屋以居，當時稱之。

吴奎喜歡嘉奬清廉善良的人，有知道的就進行諫議，諫議没有被聽從，就不停止。小時候很貧窮，通達顯貴後，買田設立義莊，以周濟親族朋友。去世時，家中没有剩餘資産，兒子們以至於没有房屋居住，當時人稱贊他。

趙抃

趙抃字閲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爲武安軍節度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法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不當死。"讞而生之。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守給士卒廩賜不如法，聲欲變，守懼，日未入，輒閉門不出。轉運使檄抃攝治之，抃至，從容如平時，州以無事。

趙抃字閲道，衢州西安人。進士及第，任武安軍節度推官。有人在赦免前僞造印信，赦免後使用，法吏判處他死刑。趙抃説："赦免前没有使用，赦免後没有僞造，不應當處死。"審案定罪而没有處死。知崇安、海陵、江原三縣，通判泗州。濠州郡守供給士卒糧食賜物不按照法令，聲稱要發生兵變，州守害怕，太陽没有下山，就閉門不出。轉運使下公文讓趙抃暫代治理，趙抃到後，像平時一樣鎮定從容，州中因此太平無事。

翰林學士曾公亮未之識，薦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聲稱凛然，京師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絶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愛惜，以成就其德。"温成皇后之喪，劉沆以參知政事監護，及爲相，領事如初。抃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又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

翰林學士曾公亮并不認識他，推薦他任殿中侍御史，彈劾舉發不避權貴幸臣，聲名嚴正，京城稱他爲"鐵面御史"。他的言論着重想使朝廷辨别君子小人，認爲："小人即使犯了小小的過失，也應當盡力遏制阻絶他；君子不幸受到牽累，也應當保全愛惜，以成就他的德行。"温成皇后的喪事，劉沆以參知政事監領，等到他任宰相後，仍然兼任原來的職事。趙抃論述他應當免去，以保全國家體制。又上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而且有很多過失；宣徽使王拱辰平時做事以及奉命出使不守法令；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都免職離任。

吴充、鞠真卿、刁約以治禮院吏，馬遵、吕景初、吴中復以論梁適，相繼被逐。抃言其故，悉召還。吕溱、蔡襄、吴奎、韓絳既出守，歐陽脩、賈黯復求郡。抃言："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去，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黯由是得留，一時名臣，賴以安焉。

吴充、鞠真卿、刁約因處治禮院官吏，馬遵、吕景初、吴中復因議論梁適，相繼被貶逐。趙抃陳述事情緣故，都把他們召還朝廷。吕溱、蔡襄、吴奎、韓絳出京任郡守後，歐陽脩、賈黯又要求出任郡職。趙抃上言："近來正直之士紛紛退離，侍從中的賢才像歐陽脩等人很難得，現在都要離去，是因爲在朝中正直嚴肅，不能諂媚事奉權貴，中傷他們的人很多而已。"歐陽脩、賈黯因此得以留朝，當時的名臣，賴此得以安

定。

請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饋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抃行部無不至，父老喜相慰，奸吏竦服。

請求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爲益州。蜀地路途遠百姓弱，官吏肆意違法，州郡公開相互饋贈。趙抃以身作則，蜀地風氣因此改變。偏遠的城鄉，百姓有的生下來就没有見過使者，趙抃巡視無所不至，父老高興地互相寬慰，奸詐官吏驚恐服從。

召爲右司諫。内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力論之。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吕誨、范師道言升之奸邪，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升之去位。抃與言者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召戒諸縣令，使人自爲治。令皆喜，爭盡力，獄以屢空。嶺外仕者死，多無以爲歸，抃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之家，有不能歸者，皆於我乎出。"於是至者相繼，悉授以舟，并給其道里費。

召任右司諫。内侍鄧保信引進退伍兵士董吉在皇宫中煉丹，趙抃援引文成、五利、鄭注作爲例子，盡力加以論述。陳升之爲樞密副使，趙抃與唐介、吕誨、范師道上言升之奸詐邪僻，結交宦官，不通過正當途徑得到進用。奏章二十幾份遞上，升之離位。趙抃與言事者也都被罷免，出京知虔州。虔州一向難於治理，趙抃治理虔州嚴厲而不苛刻，召集告誡各個縣令，讓他們各自治理。縣令都很高興，争着盡力辦事，監獄因此常常没有犯人。在嶺外任官的人死後，大多没有辦法歸葬，趙抃造船一百艘，下公文通告各郡説："做官的人家，有不能歸葬的，都從我這兒出去。"於是人們相繼而來，都給他們船隻，同時供應他們路途費用。

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府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比，若何？"抃曰："舍是，則他郡不服。"竟往焉。昌朝不悦。初，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能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抃被旨督之，奏言："河朔頻歲豐，故應募者少，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獲免，而募亦隨足。昌朝始愧服。

召爲侍御史知雜事，改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當時賈昌朝以前宰相鎮守魏，趙抃將要巡察府庫，昌朝派人來告訴説："在此之前，監司没有人來巡察我的庫藏的，恐怕此事没有例制，怎麽辦？"趙抃説："放過這兒，那麽别的州郡不服。"最終還是去了。昌朝不滿。當初，有詔令招募民兵，過了限期不能辦成，官吏因此獲罪的有八百多人。趙抃奉旨督察此事，上奏説："河朔連年豐收，所以應徵招募的人少，請求寬免他們的罪，以待農閑。"聽從他，獲罪官吏被釋免，而招募人數也隨之滿員。昌朝開始羞愧佩服。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抃向使蜀日，有聚爲妖祀者，治以峻法。及是，復有此獄，皆謂不免。抃察其亡他，曰："是特酒食過耳。"刑首惡而釋餘人，蜀民大悦。會榮諲除轉運使，英宗諭諲曰："趙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鬆治政。趙抃以前任蜀地轉運使時，有聚衆進行怪異祭祀的，依法嚴懲。到了此時，又有這樣的案件，都認爲不能逃脱了。趙抃審察此事没有别的，説："這衹是酒食交往而已。"懲處帶頭的人而釋放了其他人，蜀地百姓很高興。正值榮諲除轉運使，

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英宗告訴榮諲説：“趙抃治理成都，是中正平和的政策。”

神宗立，召知諫院。故事，近臣還自成都者，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以爲疑，帝曰：“吾賴其言耳，苟欲用之，無傷也。”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未幾，擢參知政事。抃感顧知遇，朝政有未協者，必密啓聞，帝手詔褒答。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舊例，親近大臣從成都還朝的，將要重用，一定改任省府官職，不擔任諫官。大臣對此疑惑，皇帝説：“我依靠他的諫議而已，如果想任用他，也没有什麽關係。”等到謝恩時，皇帝説：“聽説你一個人去蜀，隨身帶一琴一鶴，爲政簡略便易，也很稱職嗎?”不久，提拔參知政事。趙抃感念知遇之恩，朝政中有不合適的，一定秘密加以上報，皇帝親筆下詔褒獎答覆。

王安石用事，抃屢斥其不便。韓琦上疏極論青苗法，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曰：“新法皆安石所建，不若俟其出。”既出，安石持之愈堅。抃大悔恨，即上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輩，騷動天下。安石强辯自用，詆天下公論以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

王安石當政用事，趙抃多次斥責他行事不利。韓琦上疏盡力論述青苗法，皇帝告訴執政，下令罷除它。當時安石歸居在家請求離職，趙抃説：“新法都是安石提出的，不如等他出任。”出任後，安石對此更加堅持。趙抃很後悔不滿，就上言：“制置條例司設使者四十人之多，擾亂天下。安石强詞奪理剛愎自用，將天下公正的評論詆毁成流俗，違背衆人欺瞞百姓，掩飾過失繼續錯下去。近來臺諫侍從，大多因諫議没有聽從而離職；司馬光除樞密，不願受官。而且事情有輕重，國體有大小。財利對於國事是輕，而民心得失是重；青苗法使者對於國體是小，而翰林耳目之臣的用退是大。現在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恐怕不是宗廟社稷之福。”

奏入，懇乞去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來及境，遇風退飛，盡墮水死。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召見，勞之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能爲朕行乎?”對曰：“陛下有言，即法也，奚例之問?”因乞以便宜從事。

奏章呈入，懇切請求離位，拜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改青州，當時京東乾旱有蝗災，祇有青州多麥田，蝗蟲來到境内，遇風倒退飛回，都落水而死。成都因擔心守邊兵卒，就以大學士又知成都。皇帝召見，慰勞他説：“在此之前，没有從政府中前去的，能够爲朕出行嗎?”回答説：“陛下有話，就是法令，用得着問嗎?”於是請求斟酌事宜自主行事。

既至蜀，治益尚寬。有卒長立堂下，呼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喜轉相告，莫敢爲惡，蜀郡晏然。劍州民私作僧

到了蜀後，治政更加提倡寬厚。有卒長站在堂下，叫來告訴他説：“我和你年紀相仿，我一個人來蜀，爲天子鎮撫一方。你也應該清正嚴謹戒惕謹慎地率領衆兵卒，等到部隊回去，得到剩餘資財拿着回家，爲家室考慮可以了。”人們高興地互相轉告，没有人敢作惡，蜀地州郡安然無

度牒，或以爲謀逆告，抃不畀獄吏，以意决之，悉從輕比。謗者謂其縱逆黨，朝廷取具獄閲之，皆與法合。茂州夷剽境上，懼討乞降，乃縛奴將殺之，取血以受盟。抃使易用牲，皆歡呼聽命。

事。劍州百姓私自僞造僧人度牒，有人把此事作爲謀反叛逆上告，趙抃没有交付審案官吏，按照自己的想法加以判决，都從輕發落。毁謗的人認爲他縱容叛逆黨徒，朝廷拿來全部案卷進行審閲，都與法令符合。茂州夷在境内劫掠，害怕討伐乞求歸降，就捆綁奴隸將要殺死他，取血以接受盟約。趙抃讓他們改用牲畜，都歡呼聽從命令。

乞歸，知越州。吴越大饑疫，死者過半。抃盡救荒之術，療病埋死，而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而官其子屼提舉兩浙常平以便養。屼奉抃遍游諸名山，吴人以爲榮。元豐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清獻。

請求回去，知越州。吴越盛行饑荒瘟疫，死的人超過了一半。趙抃竭盡救荒的辦法，治療有病的掩埋死去的，而活着的人得以保全。下令修築城墻，讓他們能够自食其力。又調任杭州，以太子少保辭官歸居，而任命他的兒子趙屼爲提舉兩浙常平以方便奉養。趙屼陪侍趙抃遍游各名山，吴人以此作爲榮耀。元豐七年，去世，終年七十七歲。贈太子少師，謚號爲清獻。

抃長厚清修，人不見其喜愠。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爲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則不敢爲也。其爲政，善因俗施設，猛寬不同，在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每詔二郡守，必以抃爲言。要之，以惠利爲本。晚學道有得，將終，與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没。宰相韓琦嘗稱抃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云。

趙抃恭謹寬厚操行潔美，人們看不出他的喜怒。平時不經營家業財産，不蓄養歌舞伎，幫助兄弟的女兒十幾人、其他孤女二十幾人出嫁，施行恩德救貧苦的人，不可勝數。白天所做的事，到了晚上一定衣冠整齊焚香告訴上天，不能告訴的，就不敢去做。他處理政務，善於按照習俗施行設置，剛猛寬鬆不同，在虔州與成都時，特别被世人稱道。神宗每次詔令兩地郡守，一定提及趙抃。總之，以仁惠使民得利作爲根本。晚年學道有所成，臨終時，與趙屼訣别，説話語氣不亂，安然坐着去世。宰相韓琦曾經稱贊趙抃真正是世人的表率，認爲没人能比得上他。

趙屼

屼字景仁。由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代還，得見。時抃已謝事，神宗命爲太僕丞，擢監察御史。以父老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上疏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置親黨於要塗，子弟多處管庫，甚者不使應科舉，與寒士爭進。自王安石柄國，持内舉不避親之説，始以子雱列侍從，由是循習爲常。資望淺者，或居事權繁重之地；

趙屼字景仁。通過恩蔭登第，通判江州，改温州，交職回來，得以召見。當時趙抃已經辭去政事，神宗任命他爲太僕丞，提拔爲監察御史。因父親年老請求外地職務，提舉兩浙常平。元祐年間，重新擔任御史。上疏進言："治平以前，大臣不敢援引親戚徒黨安置在重要職位，子弟大多掌管庫藏，更有甚者不讓子弟應試科舉，與寒門士子相爭得以進用。從王安石把持國政，主張推薦親友不避親嫌的説法，開始把兒子王雱列於侍從，從此沿習成爲常例。資格聲望淺的，有的

無出身者，或預文字清切之職，今宜杜絶其源。"

居於事繁權重的職位；没有科舉身份資格的，有的加入文書撰寫清貴的職位，現在應該杜絶其根源。"

又言："臺諫之臣，或稍遷其位，而陰奪言責；或略行其言，而退與善地；或兩全并立，苟從講解；或置而不問，外示包容。使忠鯁之士，蒙羞難退，皆朝廷所宜深察也。"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以事去，屼言："諸人才能學術，爲世推稱；忠言嘉謨，見於已試，宜悉召還朝。"所言皆切時務。

又上言："臺諫大臣，有的稍微遷升職位，却暗中削去他諫議的職責；有的大致實行了他的諫議，却遣退給他一個好職位；有的兩方面都成立，隨意加以解釋；有的擱置不過問，向外顯示包容。使忠直之士，蒙受羞耻却難於退去，都是朝廷所應該深加明察的。"傅堯俞、王巖叟、梁燾、孫升因事離朝，趙屼上言："各人才能學術，被世人推崇稱贊；忠言良謀，已經試用表現出來，應該把他們全部召還朝廷。"所上言都切中時務。

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白爲都承旨，蔡卞摭其救傅堯俞事，遂不用。未幾卒。

避執政親嫌，改都官員外郎，出京提點京東刑獄。元符年間，歷任鴻臚、太僕少卿。曾布知樞密院，將要稟告讓他任都承旨，蔡卞指摘他救傅堯俞之事，於是没有任用。不久去世。

初，抃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侔爲作《孝子傳》。及屼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屼卒，子雲又以毁死，人稱其世孝。

當初，趙抃在母親墓邊守廬服喪三年，縣府題署他的鄉里爲"孝悌"。處士孫侔爲此作《孝子傳》。等到趙屼爲父親執喪，甘露降落在墓樹上。趙屼死，兒子趙雲又因憔悴而死，人們稱贊他們世代孝子。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年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民李氏貲而吝，吏有求不厭，誣爲殺人祭鬼。岳守捕其家，無少長楚掠，不肯承。更屬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徙獄別鞫之，其究與介同。守以下得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親唐拱，卒於漳州，州中的人們知道他們貧窮，凑錢送給他們辦理喪事，唐介年紀還小，辭謝没有接受。登第，任武陵縣尉，調任平江縣令。百姓李氏有資財却很吝嗇，官吏有索求得不到滿足，就誣陷他殺人祭鬼。岳州郡守拘捕他們全家，不論年紀老少進行拷打，不肯承認。改換交付唐介審訊他們，没有别的證據。郡守發怒向朝廷稟告，派遣御史方偕調案另行審訊，結果與唐介相同。郡守以上都獲罪，方偕受賞，唐介不曾爲自己言説。

知莫州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毁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沿邊塘水歲溢，害民田，中人楊懷敏

知莫州任丘縣，正是遼使者往來的通道，驛站官吏苦於被他們勒索損壞屋舍。唐介坐在驛站門口，下令説："不是法令規定應該供給的，一概不給。稍微毁損我方器物的，一定拘捕他。"都服帖地離開。沿邊塘中的水每年泛濫，侵害農

主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猪漲潦，介築堤闌之，民以爲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嶧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爲動。既而果不能行。

田，宦官楊懷敏主管此事，想要割去鄉邑以西十一個村的土地積水漲潦，唐介築堤阻隔，百姓因此得利。通判德州，轉運使崔嶧取出庫絹分配給百姓而提高絹的價格。唐介扣住公文没有下達，而且移文安撫司譴責他。崔嶧發怒，多次迅速傳檄按察盤問，唐介没有因此動摇。不久果然不能實行。

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内出珠玉爲之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喧瀆；後宫奇靡之器，不宜過制。"詔亟毁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吴奎等力争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庭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爲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彦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閹侍通宫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吴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

入朝任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建造龍鳳車，内宫拿出珠玉作爲裝飾。唐介上言："這是太宗遺像所在之地，不可喧鬧褻瀆；後宫奇異奢靡的器物，不應該超過規定。"下詔立即拆毁。張堯佐一下子除授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唐介與包拯、吴奎等堅決反對，又請求中丞王舉正留下百官列於朝廷上議論，削去他的兩個使節。不久，又除宣徽使、知河陽。唐介對同列官員説："這是想任命他宣徽使，却藉河陽作爲名目而已，不可就此算了。"而同列遲疑不定，衹有唐介直言此事。仁宗對他説："除官擬用本出於中書。"唐介就彈劾宰相文彦博鎮守蜀地時製作間金奇錦，通過宦官侍從交結後宫，因此得到執政的職位；現在重用堯佐，更加穩固自己的地位，請求罷免他而任命富弼爲宰相。又上言諫官吴奎表裏不一猶豫觀望，語辭很懇切率直。

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彦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 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彦博在前，介責之曰："彦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彦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别駕，王舉正言以爲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彦博相，吴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

皇帝生氣，退下他的奏章不看，而且説要將他貶退到邊遠地區。唐介慢慢讀完，説："臣激於忠憤，鼎鑊也不逃避，對於貶退還有什麽推辭?"皇帝迅速召來執政大臣將此事告訴他們説："唐介議論政事是他的職責。至於説彦博通過妃嬪位至宰相，這是什麽話呢? 進用宰相，哪應容得參預?"當時文彦博在前面，唐介斥責他説："彦博應該反省自己，如果有此事，不能隱瞞。"彦博不停拜謝否認此事，皇帝更加生氣。梁適呵叱唐介讓他退下殿去，修起居注蔡襄急忙上前解救他。貶春州别駕，王舉正上言認爲責罰太重，皇帝立刻醒悟，第二天拿着他的奏疏入朝，改爲安置在英州，免去彦博的宰相職位，吴奎也離朝出京。又擔心唐介可能死於途中，有殺害忠直大臣的罪名，命令宦官護送他。梅堯臣、李師中都

子方而不敢名。

賦詩贊美，因此忠直的名聲轟動天下，士大夫稱贊他是真正的御史，一定叫他唐子方而不敢叫他的名。

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曰："卿還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吴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彦博再當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

過了幾月，起官監管郴州稅務，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派使者前去賜告，迅速趕赴宮闕。入宮應對，皇帝慰勞他説："你貶放遠地以來，不曾有私人書信到京城，可以説是不改變操守了。"唐介叩頭謝恩，諫議政事更加没有顧慮。後來又請求説："臣既然擔任諫議的職責，意見没有實行就一定要爭論，爭論嚴重的就牽累陛下，希望能够解除職務。"换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任開封府判官，出京知揚州，調任江東轉運使。御史吴中復上言，唐介不應該長久在外任職。文彦博再次掌管國事，上奏："唐介以前所諫議的，確實切中我的弊病，希望執行中復的意見。"但衹是調任河東。

久之，入爲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爲理。願時延群下，發德音，可否萬幾，以幸天下。"又論：宮禁干丐恩澤，出命不由中書，宜有以抑絶；賜予嬪御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無窮，宜有所朘損；監司薦舉，多得文法小吏，請令精擇端良敦朴之士，毋使與憸薄者同進；諸路走馬承受凌擾郡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兖國公主夜開禁門，宜劾宿衛主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

過了很久，入朝任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重新知諫院。皇帝從至和後，在朝廷上沉默不語。唐介上言："君臣如天地，理應使天地之氣融合貫通。希望按時延請衆下臣，發布聖上德音，處理判定萬事，使天下得幸。"又議論：宮中請求皇上恩澤，發布命令不經過中書，應該加以抑制阻絶；賜給嬪妃侍御的費用，比前朝時多了十幾倍，逐漸增加没有止境，應該有所縮減；監司薦舉的，大多是通曉公文法令的小吏，請求下令精心選擇端良敦樸之士，不要讓他們與奸邪刻薄之人一同進用；各路走馬承受欺凌擾亂郡縣，可以廢去不再派遣，把權力收歸監司；兖國公主晚上打開宮門，應該彈劾宿衛主管官吏，以嚴肅宮省制度。皇帝都廣加采納。

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荆南。敕過門下，知銀臺司何郯封還之，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

御史中丞韓絳彈劾宰相富弼，富弼歸居家中請求免職，韓絳也等着被治罪。唐介與王陶議論韓絳以嚴峻法令中傷大臣，韓絳被罷免。唐介與右宰相有嫌隙，請求到外地任職，因此知荆南。敕令經過門下省，知銀臺司何郯將它封還，留京權開封府。不久因議論罷免陳升之，也出京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

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英宗

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英宗對他説：

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繇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絶世驚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爲監，則天下蒙福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數擾代州邊，多築堡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諭以利害，遂不敢動。

"卿在前朝有忠直的聲望，所以任用卿，不是因爲左右大臣的上言。"唐介說："臣没有政績，陛下有誤聽，希望獻納愚忠。從古想要治理天下的君主，也不是尋求舉世無雙驚世駭俗的方法，關鍵在於順應民心而已。祖宗留下的恩德功業，還未遠離人世，希望觀察已經成就的功業作爲借鑒，那麽天下就可蒙受福澤了。"第二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皇帝說："朕看河東，不在中執法之下，暫時麻煩卿前去而已。"夏人幾次侵擾代州邊境，大多在邊境上修築堡壘，唐介派兵都把這些拆除，移文曉以利害，就不敢再出動。

神宗立，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省閲所進文書於待漏舍，同列不得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决，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决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

神宗即位，以三司使召回。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以前，宰相在待漏舍審閲所進的文書，同列官員不能獲知。唐介對曾公亮說："人在政事府而文書不能知道，皇上有時有所詢問，該怎麽回答？"就與宰相一同審閲，以後就成爲常制。皇帝想任用王安石，曾公亮於是推薦他，唐介上言他難以委以重任。皇帝說："是文辭不能勝任呢？是政事不能勝任呢？還是經術不能勝任呢？"回答說："安石好學却拘泥於古，所以議論迂闊不合時宜，如果使他當政，一定有很多變革。"退朝後對公亮說："安石如果得到任用，天下一定困苦受擾，你們應當自己明白這個。"中書曾遞上授官名額，過了幾天還没决定，皇帝說："應當詢問王安石。"唐介說："陛下認爲安石可以重用，就任用他，哪裏可以讓中書的政事取决於翰林學士呢？我近來常常聽到宣布旨意將某事詢問安石，同意就實行，不同意就不實行，這樣一來那麽執政還有什麽作用，恐怕這不是相信任用大臣的法式。陛下一定認爲臣没有才能，希望先行罷免。"

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札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札子遷馮拯官不當，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爲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敕命，遂削去之。今復用札子，何異

安石執掌政事後，奏言："中書處理事務的札子，都稱聖旨，不合理的有十之八九，應該制止命令中書出示牒文。"皇帝愕然吃驚。唐介說："以前寇準采用札子遷升馮拯官位不合適，馮拯上訴，太宗說：'前代中書采用堂牒，是權臣藉此作威作福。太祖時因爲堂帖重於敕命，於是將它削去。現在重新采用札子，與堂帖有什麽不

堂帖?'張洎因言:'廢札子,則中書行事,别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其當用札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爲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爲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辯,而帝主其説。介不勝憤,疽發于背,薨,年六十。

同?'張洎於是上言:'廢除札子,那麽中書辦事,没有别的公行格式了。'太宗説:'有大事就發布敕命,那應當采用札子的,也必須上奏裁決。'這就是稱爲聖旨的原因。按照安石的奏言,那麽就是政事不由天子决定,如果輔佐大臣都是忠賢之人,還是擅權發令,如果不是正直之人,難道不禍害國家嗎?"皇帝認爲他的意見是對的,就制止了。唐介從此多次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詞奪理,可是皇帝支持他的説法。唐介氣憤不過,背瘡發作,去世,終年六十歲。

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爲,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减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吊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唐介爲人清高,因敢於上言受人敬畏。每次上言官員空缺,衆人都希望唐介擔任,以一睹他的風采。神宗認爲他是前朝留下來的忠直之臣,所以重用他。但是位居政事府,遇上時機有所作爲,却被安石阻扼,很少有建議倡明,聲望名氣比不上任諫官、御史時。等到病重,皇帝臨視慰問流淚,又駕幸他的府第吊喪哭靈,因爲畫像不像本人,命令取出宫中舊時藏本賜給他家。贈禮部尚書,謚號爲質肅。兒子淑問、義問,孫子唐恕。

唐淑問

淑問字士憲。第進士,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裏行,諭以謹家法、務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鋭於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别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群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王者之學,不必分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亡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不止。淑問曰:"出粟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

淑問字士憲。進士及第,官至殿中丞。神宗因他的家世,提拔爲監察御史裏行,告訴他要謹守家法、注重大體。淑問見皇帝剛即位,急於治政,於是上言:"中旨多次下達,一概出於特别决斷,應當謹慎發布采納、區别枉屈正直,使命令一定得到實行。現在詔書徵求直言,可是很久没有施行采用,一定想要集中衆人計謀而創建治國之道,希望實行他們的意見。"當初,下詔命令侍臣講解誦讀。淑問上言:"君王的學問,不必區分章句、修飾文辭。研究古代聖人治理天下之道,歷代招致興亡的原因,延請進用正直之人,廣加詢問當世時務,以求得與先王相符合,那麽天下就很幸運了。"河北饑荒,流民到京城就食,官府打開糧倉賑濟供給食糧,來者不斷。淑問説:"如果不能繼續拿出糧粟,這是誘使他們失去家業而奔赴死地。"分列三條計策獻上。

滕甫爲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

滕甫任中丞,淑問盡力列舉他的缺點,皇帝認爲他是求得名聲,就下詔迴避他的父親三司使

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使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爲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爲避事，降監撫州酒税。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己有耻，難進，召爲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的親嫌，出京通判復州。過了很久，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上言新法不利，請求解除使節之事，貶退知信陽軍，因生病免職。過了幾年，起官知宣州，調任湖州，入朝任吏部員外郎。又以疾病爲由請求擔任外職，皇帝認爲是逃避職事，降職監管撫州酒税。哲宗即位，司馬光推薦他立身行事有知耻之心，慎於進取，召爲左司諫，因病辭官歸居，過了幾個月去世。

唐義問

義問字士宣。善文辭，鎖廳試禮部，用舉者召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爲。以其名訪輔臣，因黄好謙領使事，諭之曰："唐義問風力强敏，行且用矣，可面諭之。"尋以爲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騷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宜復改爲。"從曾孝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判官。一路斂免役錢，又分户五等，儲其羡爲别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彦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去。彦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爲執政，相得甚歡，故義問乃止。時陝西大舉兵，多亡卒，所至成聚。義問請令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悦之者，免歸。

義問字士宣。擅長文辭，鎖廳試禮部，因有人薦舉試用於秘閣，父親唐介提出避嫌罷免他。熙寧年間，徵召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閲覽本道奏章，知道是義問所寫。以他的名字詢問輔臣，因黄好謙任轉運使一職，告訴他説："唐義問風骨筆力强健機敏，將要任用他，可以當面詔令他。"不久讓他任司農管當公事。正實行手實法，所在之地不安定。義問上言："現在製作簿册纔兩年，百姓不能承受命令，不應該重新改變做法。"跟着曾孝寬出使河東，還朝奏事，在笏板上記下各種利弊的要點條目，皇帝拿來仔細審視，一一提出加以詢問，他回答分析得很流利。皇帝高興地説："想見到卿，不是今天的事了。"提拔爲湖南轉運判官。一路内普遍收取免役錢，又將户分爲五等，儲存其中多餘部分作爲另外的賦税，號稱"家力錢"，義問上奏予以廢除。移職任京西轉運使，文彦博鎮守西都，義問要求免職離去。彦博告訴他第二次入朝爲相時，曾推薦他的父親，以後一同擔任執政，相處很融洽，因此義問就留下。當時陝西大規模用兵，有很多逃亡兵卒，所到之處聚集成群。義問請求命令他們到官府自行陳説，供給券證接着供應糧食，人們覺得很便利。正值有人對他不滿，免職歸居。

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盗誤遺火，盗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郡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旱而雨。用彦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寨。蠻楊晟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

元祐年間，起官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所屬邑尉因追捕盗人疏忽落下火種，盗人逃離，百姓家被燒，百姓上告尉故意放火。郡守拘捕尉，强迫讓他服罪，義問辨明情況使他出獄，正值天旱此時就下雨了。因彦博的薦舉，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求廢棄渠陽各寨。蠻人楊晟秀阻斷各寨進行叛亂，立刻拜湖北轉運

之，復寨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罪，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潁昌府，卒。

唐恕

恕，崇寧初，爲華陽令，以不能奉行茶法，忤使者，謝病免歸。其弟意方爲南陵令，亦以病自免，兄弟杜門躬耕。恕尋以宣教郎致仕。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言其高行，詔起爲監察御史。意亦以宰相吴敏薦，召對，而貧不能行，竟餓死江陵山中。

使，討伐收降了他，將寨恢復爲州。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當政，處理廢棄渠陽之罪，貶爲舒州團練副使。過了七年，恢復原官，知潁昌府，去世。

唐恕，崇寧初年，任華陽縣令，因爲不能執行茶法，觸犯使者，稱病免職歸居。他的弟弟唐意正擔任南陵縣令，也因病自行免去官職，兄弟二人關門親自耕作。唐恕不久以宣教郎辭官歸居。靖康元年，御史中丞許翰上言他的品行高潔，下詔起官任監察御史。唐意也因宰相吴敏的薦舉，召見應對，却因貧窮不能成行，終因飢餓死於江陵山中。

論曰：拯爲開封，其政嚴明，人到于今稱之。而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謂剛者乎？奎博學清重，君子人也。抃所至善治，民思不忘，猶古遺愛。介敢言，聲動天下，斯古遺直也。夫聽諫者，明君所難，以唐文皇猶弗終於魏徵，觀四臣面諍，鯁吭逆心，或不能堪，而仁宗容之無咈，誠盛德之主哉！屼世孝，淑問難進，義問强敏，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

論曰：包拯任職開封府，治政嚴明，人們到現在還稱贊他。而不提倡苛刻，推而以忠厚爲本，不是孔子所説的剛者嗎？吴奎博學清正持重，是君子之人。趙抃所到之處善於治理，百姓念念不忘，猶如古代受人敬愛的高尚之人。唐介敢於上言，名聲震動天下，這是有古人遺風的正直之人。那聽從諫議，開明君主也難以做到，以唐文皇最終還是不能聽從於魏徵，看到四個大臣當面直言勸諫，鯁塞咽喉違背心意，有時不能忍受，而仁宗能够容忍不加抵觸，確實是盛德的君主啊！趙屼一代孝子，淑問慎於進取，義問强健機敏，唐恕品行高尚没有降低家族聲望，有足够的美德了。

宋史卷三百十七

列傳第七十六

邵亢（從父）必　馮京

錢惟演（從弟）易（易子）彥遠　明逸（諸孫）景諶　勰　即

邵亢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第一，以賦失韵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姻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時聰明過人，纔十歲，每天背誦書本五千字。賦詩豪放，鄉中先生見到後都驚嘆他才識卓越。第二次在開封應試，應當是第一，因賦不合韵没有録取。范仲淹薦舉邵亢爲茂才特等，當時平民被召見的十四人，在崇政殿應試，衹有邵亢對策入等，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有人上言邵亢所對策問字數少，不符規格，宰相張士遜與他有婚姻關係，所以能够被録取，於是上報罷免。而士遜之子其實娶的是别的邵家，與邵亢同姓而已。士遜既然不能加以陳説事實，邵亢也不自己上言。

趙元昊叛，亢言："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説》十篇。

趙元昊反叛，邵亢上言："用兵在於選擇將領，現在天下很久不知戰事，而所任用的大多是文官儒臣，不一定能應付事變。武臣能够成爲一軍之長，又已年老，怎能身先士卒衝殺呢？間或起用舊臣恩寵之家的子弟，他們怎麽知道攻守的計策？況且將領和士卒平時不相附合，又没有用來防禦的堅甲利兵。這不用等到兩軍對陣，而勝敗之勢，早就形成了。"於是獻《兵説》十篇。

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爲守，一以事諉之。民税舊輸陳、蔡，轉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輸，勞費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止。入爲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立

召試秘閣，授潁州團練推官。晏殊任郡守，把政事全都委托給他。百姓租税以前運輸到陳、蔡，轉運使又想反過來折成緡錢，而且多加徵取。邵亢上言："百姓轉移輸運，勞力費用已經很大。正遇連年水旱災害，又跟着多加收取，難道可以嗎？"於是停止了。入朝任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去世，建陵

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過羈縻勿絶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徙爲府推官，改度支判官。

園，一個月內京城禁止奏樂，邵亢多次上疏加以廢除。進集賢校理。仁宗的繼位者沒有確立，邵亢上言："國家的外患在邊境，但控制它的辦法，不過是加以籠絡不斷絶而已。內患就不是這樣，關係到國家社稷的安危，不可不早加決定。"提點開封縣鎮公事。先前有放火的，一旦沒有捕獲主事官吏就受牽連獲罪，百姓有的自己焚燒居舍以陷害官吏。邵亢請求如果火勢沒有蔓延到旁邊屋舍的，即使沒有捕獲縱火者，官吏也得以不獲罪。調職任府推官，改度支判官。

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却，或欲俟其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從之。選爲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群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修起居注。建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潁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爲諫官矣。"王出道帝語，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爲右庶子。

契丹派遣使者慶賀乾元節，沒有到達，仁宗去世。議事者認爲應當遣退，有人想等使者到達國門再告訴他讓他回去，邵亢請求命令他捧着國書到靈柩前，讓他見到繼位的君主。聽從他。選爲潁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在群玉殿應召入對，英宗詢問他當世事務，稱贊他說："學士真是治國的人才啊。"提拔爲同修起居注。建議說："陛下剛當政，要治國先要齊家，潁王將要成親，希望采用古代的婚禮。公主下嫁臣家，不應該不尊敬公婆。"皇帝深加采納。後來，告訴潁王說："因翊善端直樸厚，停職擔任諫官了。"潁王出來轉達皇帝的話，於是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太子立，邵亢任右庶子。

神宗立，遷龍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時，亢嘗建垂簾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亢自訴曰："方先帝不豫，群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譖臣者，豈宜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爲帥、守，每他徙必遷職秩，亢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劾韓琦，吳奎與之辨。亢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欲并撼琦。琦與奎竟同日去。

神宗即位，遷升龍圖閣直學士。有人誣陷他說："先帝病危時，邵亢曾經提出垂簾的建議。"御史吳申就論及此事。皇帝知道此事虛妄，擱置不過問。邵亢自己申訴說："先帝身體不適時，群臣不能進宮覲見，臣無法當面陳說，一定有奏章上奏。請求向宮中索取，如果有奏章，我應當伏罪受誅；不然，那麼誣陷臣的人，哪應就此算了，希望下到獄中考究實情。"皇帝沒有同意。當時待制以上任帥、守，每次調任他地一定遷升職位，邵亢請求不滿兩年的不要推恩升職。王陶彈劾韓琦，吳奎與他爭辯。邵亢毀謗吳奎所說有反覆，失去大臣的根本之體，是想連同動搖韓琦的地位。韓琦與吳奎最後在同一天離職。

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亢遇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爲勞，亢曰："決是非於

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邵亢處理事情機敏周密，屬吏拿着文書到前，他都反復審閱。有人認爲這樣很辛苦，邵亢說："在片刻間判斷是

須臾，正當爾。初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年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鬥訟爲之衰止。拜樞密副使。

非，正應當這樣。開始雖然麻煩，以後就省事了。”登記里巷中惡少年以及被廢停職的吏員，一旦犯法，都將他們遷移安置，京城轄區内的争訟因此減少停止。拜樞密副使。

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西討。亢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掊率，人心一摇，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期而自合，兹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亢以爲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

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朝廷謀劃向西征伐。邵亢説：“天下財力困乏，不適合用兵，衹應當曲意加以安撫招納，等到他們不服從命令，那麽就師出有名了。”於是分條上奏此事。下詔答覆他説：“中原民力，是大事。發兵之後，不會不加以聚斂，人心一旦動摇，關係到國家的安危。現在動兵從我方開始，先違背誓約，契丹聽説此事，將不待約定而與西夏兵合一處，這是朕所深爲擔憂的。應當一切按照卿的計策行事。”不久，夏主諒祚死，夏國人押送殺楊定的人來請求和好。有人想乘此機會另外索取塞門之地，邵亢認爲這是慶幸他人的喪事，不符合道義，就制止了。

亢在樞密逾年，無大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其希指，黜覺，亢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從父必。

邵亢在樞密院過了一年，没有大的補益，皇帝很厭嫌他，曾經與諫官孫覺説，想讓陳升之代替邵亢，而讓邵亢鎮守長安。孫覺立刻彈劾邵亢推薦升之，皇帝對他迎合旨意很生氣，貶退孫覺，邵亢也引病辭職，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知鄭、鄆、亳三州。薨，終年六十一歲。贈吏部尚書，在他的鄉里賜以住宅，謚號爲安簡。伯父邵必。

邵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爲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必善篆隸，召充直講。選爲《唐書》編修官。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王之禱祠，肄儀爲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肄司徒府。’古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爲不敬。”乃徙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册，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决，或曰：“妃爲修媛時，命婦已不敢亢禮，况今日乎？”必曰：“宫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

邵必字不疑。舉進士，任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經，邵必擅長篆書隸書，召充直講。選爲《唐書》編修官。邵必認爲史書出於衆人之手，不是古人撰述的體制，推辭不去。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天子將要親自祠祭，主管此事的人在壇下練習禮儀。邵必上言：“《周官·大宗伯》：‘凡是王禱祭祠祭，練習禮儀安排位置。’鄭康成解釋説：‘如同現在在司徒府練習。’古禮如此。現在就在祠中練習，是不敬的行爲。”就遷移到尚書省。張貴妃接受册封，禮官商量有封號的命婦入宫慶賀儀式没有决定，有人説：“妃是修媛時，命婦已經不敢以平等禮節相待，何况現在呢？”邵必説：“宫省之事隱秘不可知。既然

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

交付官員商議，衹有外一品南省向上奏事百官依次朝見的儀式，但禮没有不報答的。”衆人就商議定了。

出知常州，召爲開封府推官。坐在常州日杖人至死，責監邵武稅，然杖者實不死。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爲京西轉運使。必居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之饋。以爲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饋則不能行事，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

出京知常州，召爲開封府推官。因在常州時杖打人致死獲罪，責罰監管邵武稅務，但被杖打的人實際并没有死。過了很久，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任京西轉運使。邵必任官整肅名望，剛到郡，衹赴了一次宴會；巡視部屬，衹接受過一次酒食招待。認爲多次聚會人情就親近，多次接受饋贈就不能辦事，這些不是使者的體統。入朝修起居注、知制誥。

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雄州在路上種樹，契丹派人在夜裏砍伐掉，又多次在界河中打魚。事情上報，命令邵必前去出使，邵必以理駁斥契丹，使他們屈服。還朝，知諫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升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死於途中，終年六十四歲。皇上派中使護送他的遺體回去。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群，舉進士，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官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宫中持酒肴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吴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册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并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年輕時俊逸不凡，中進士，從鄉舉、禮部以至廷試，都是第一。當時還未娶妻，張堯佐正倚仗皇宫勢力，想把女兒嫁給他。將馮京擁送到他家，讓他束上金帶，説："這是皇上的意旨。"過了片刻，宫中派人拿酒菜來，徑直拿出嫁妝以目示意他。馮京笑而不視，堅決推辭。出京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朝，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吴充因議論溫成皇后追加册封之事，出京知高郵，馮京上疏陳述吴充意見正確，不應當廢黜。劉沆請求將馮京一同斥退，仁宗説："馮京又有什麽罪？"衹是解除他記注之職，不久又恢復。

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爲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

試知制誥。因岳父富弼當國執政而避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任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過了幾個月都不到丞相府，韓琦告訴富弼，認爲馮京傲慢。富弼讓他去見韓琦，馮京説："公是宰相，從屬官員不隨意造訪請見，正是尊重公，而不是傲慢。"出京安撫陝西，請求在古

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唃氏，畀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説，請黜之。帝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一時脱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不敢復偷惰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

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攽、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吕惠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宗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爲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争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世爲漢藩。

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爲吕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太一宫使兼侍講，改

渭修築城墻，與西羌唃氏往來相通，封給木征官位，以切斷夏人右臂之援。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即位，復任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當政，馮京論述他變革措施不得當，共有幾千字，安石指責爲邪説，請求罷退他。皇帝認爲馮京可以任用，提拔任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器用具不加修治，官吏都受到貶責。馮京因以前在本道任帥，上奏章彈劾自己道："讓各路帥臣，知道雖然一時離任，而後能僥幸竊取名位的，還一定會依法追究，將不敢再有懶惰荒於職守的。"下優詔没有同意。進參知政事。

多次與安石争論辯説，又推薦劉攽、蘇軾掌管外制。安石命令保甲養馬，馮京認爲此事一定不可行。正值選人鄭俠上書議論當時政務，推薦馮京可以任相，吕惠卿趁此誣陷馮京與鄭俠勾結，罷免知亳州。不久，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夷反叛，調職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正入侵雞宗關，聽説馮京軍隊到了，請求投降。議事者就想掃平他們的據點，馮京向朝廷請求，禁止侵奪，供應農具，饋送糧食，讓他們回去。夷人高興，争着獻出犬猪割血接受盟誓，希望世世代代成爲漢人的屬地。

惠卿上告安石的罪行，揭露他的秘密書信，有"不要讓齊年知道"之語，齊年指馮京，與安石同年出生。皇帝認爲安石有所欺瞞，重新召馮京知樞密院。馮京因病未到，皇帝半夜叫來左右近侍對他們説："剛纔夢見馮京入朝，很是寬慰人心。"就賜給馮京詔書，有"渴望想見風範儀容，夢寐不忘"之語。等到入朝覲見，先把做的夢告訴了他。不久，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

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鎮守彰德。於是范祖禹上言："馮京兩次執政，開始與王安石不和，後來被吕惠卿陷害，他中立不偏的節操，被先帝推崇稱贊。而且昭陵學士，衹存馮京一人，如果交付他樞密事務，一定能使公論信服。"當時馮京已經年老，就任命爲中太一宫使兼侍講，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辭

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

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宫成，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爲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决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官歸居。紹聖元年，去世，終年七十四歲。皇帝親臨府第祭奠，贈司徒，謚號爲文簡。

當初，馮京住在鄉里，受恩於通判南宫成，等到顯貴，以郊祭賜恩使其子任官。曾經探訪表兄朱适，叫出侍妾，詢問知道是同年進士的妻子，立即請求將她嫁出。他任郡守時，各縣公事送到，就一一查究，如果與縣中公文相合而處理判决可與法令相附的，就叫來執法吏員判罪，不再交獄中治罪。上報下達很迅速，全無阻塞，人們佩服他的機敏。

錢惟演

錢惟演字希聖，吴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歸朝，爲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録》。命直秘閣，預修《册府元龜》，詔與楊億分爲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爲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爲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

仁宗即位，進兵部。王曾爲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

宰相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

錢惟演字希聖，吴越王錢俶之子。年輕時補任牙門將，跟着錢俶歸順朝廷，任右屯衛將軍。歷任右神武軍將軍。博學長於文辭，召試學士院，用笏板起草馬上寫成，真宗稱好。改太僕少卿，獻《咸平聖政録》。命令直秘閣，參加修撰《册府元龜》，詔令與楊億分别爲書作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兩次遷升爲給事中、知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任翰林學士，因私下干請之事獲罪罷免。不久遷升尚書工部侍郎，第二次任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因貢舉不符實情獲罪，降爲給事中。恢復工部侍郎，提升樞密副使、會靈觀使兼太子賓客，改領祥源觀。幾次遷任爲工部尚書。

仁宗即位，進位兵部尚書。王曾任相，因惟演曾位居王曾之上，於是拜樞密使。舊例，樞密使一定加檢校官，惟演衹以尚書充任樞密使，是有關官員的過失。當初，惟演見丁謂權勢很盛，依附他，與他結成婚姻。丁謂逐退寇準，惟演從中出了力。等到排列樞密題名，獨獨删去寇準，名爲"逆準"，削去不寫。丁謂罪禍開始發生後，惟演擔心一同獲罪，就排擠丁謂以自求解脱。

宰相馮拯厭惡他的爲人，於是上言："惟演把妹妹嫁給劉美爲妻，是太后的姻家，不能參預機要政事，請求讓他出朝任官。"就罷免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當天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

河陽。逾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壠在洛陽，願守宫鑰。即以判河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

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爲景靈宫使。太后崩，詔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并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爲其子曖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爲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爲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

惟演出于勛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文籍侔秘府。尤喜奬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録》、《逢辰録》、《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黄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故也。子曖、晦、暄，從弟易。

陽。過了一年，請求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没有馬上出行，希望重新任用，侍御史鞠詠上奏彈劾他，惟演纔急忙離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第二年來朝，上言祖先之墳在洛陽，希望守宫門。就讓他判河南府，又改任泰寧軍節度使。

惟演常常意在當權用事，抑鬱不得志。等到皇帝耕籍田，要求侍候祠祭，於是留下任景靈宫使。太后駕崩，詔令返回河南。惟演自覺不安，請求將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一起配祭真宗廟室中，以迎合皇帝意旨。惟演既與劉美有姻親，又讓他的兒子錢曖娶郭后之妹，此時，又想與莊懿太后族人結成婚姻。御史中丞范諷彈劾惟演擅自議論宗廟之事，而且與皇后家通婚姻。罷去平章事，任崇信軍節度使，返回本鎮所。不久，去世，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查照《謚法》，敏而好學爲“文”，貪而敗官爲“墨”，請求封謚號爲“文墨”。他家上訴到朝中，詔令章得象等重新商議，因惟演没有貪污黷職的情况，而晚年節操盡職自新，有惶恐可憐之意，取《謚法》中追悔前過爲“思”，改謚號爲思。慶曆年間，兩位太后開始上升祔祭真宗廟室，其子錢曖重新上訴原來的提議，就改謚號爲文僖。

惟演出身於勛貴之家，文辭清麗，名氣與楊億、劉筠不相上下。對於書籍無所不讀，家藏文集書籍可與秘府相比。尤其喜歡嘉奬鼓勵後進之士。當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説：“真宗駕幸澶淵抵禦契丹，結盟使之歸服，應該兼謚‘武’。”交付有關官員商議，就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飛白書叙録》、《逢辰録》、《奉藩書事》。惟演曾對人説：“我平生的不足，衹是不能在黄紙上簽字而已。”這是因爲不曾在中書任職的緣故。子錢曖、錢晦、錢暄，堂弟錢易。

錢晦

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閤門使、貴州團

錢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獻穆大長公主之女，幾次遷任爲東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

練使。王守忠領兩使留後，移閤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爲外夷所笑。"守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爲不可。勾當三班院、群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罷兵，民困久矣。卿爲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爲貴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爲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爲群牧副使，卒。

忠領兩使留後，下文書讓閤門規定朝會站立宴會坐席的位置，錢晦於是上言："天子大朝會，讓宦者與士大夫并列坐在殿上，一定被外夷耻笑。"守忠另外想穿禮服進酒，錢晦又認爲不行。勾當三班院、群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皇帝於是告誡他說："陝西剛停止兵事，百姓久已困苦了。卿爲朕撫愛百姓，不要放縱酒樂，讓別人叫做貴戚子弟。"錢晦叩頭謝恩。改潁州防禦使，任秦鳳路馬步軍總管。恢復還任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任霸州防禦使，任群牧副使，去世。

錢暄

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圮溺，人多即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堤捍之。進少府監、榷鹽鐵副使。暄鉤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爲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錢暄字載陽，因父恩蔭歷任駕部郎中、知撫州，移台州。台州城墻苦於地勢低下，秋天雨水迅猛聚積，就坍塌浸溺，人們大多到山上居住。錢暄爲此增修城堞，用石壘成高臺，建大堤進行抵禦。進少府監、榷鹽鐵副使。錢暄追查各路逃租，兩浙轉運使没有完成徵收定額例當獲罪，錢暄上言："兩浙地區連年饑荒，所以租賦没有登記上來，現在使者獲罪，一定急着向百姓搜斂，百姓將不堪忍受了。"神宗就下詔釋免他。官制實行，任光祿卿，出京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去世。子景臻，娶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錢忱，在《外戚傳》。

錢易

易字希白。始，父倧嗣吳越王，爲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俶。俶歸朝，群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録，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爲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卒于家。

錢易字希白。當初，父親錢倧繼承吳越王，被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他的弟弟錢俶。錢俶歸順朝廷，衆隨從都補官，錢易與兄長錢昆没有被録用，於是刻苦立志讀書。錢昆字裕之，中進士，爲政寬簡便利百姓，善於作詩，擅長草隸書法，歷任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死於家中。

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嘆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爲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

錢易十七歲時，中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文章，没到正午就寫成了。言事者厭惡他的文章輕巧飄逸，特別罷退他。但從此以才華文采聞名。太宗曾與蘇易簡論及唐代文人，感慨當時没有李白。蘇易簡說："現在進士錢易，作歌詩不下於李白。"太宗驚喜道："如果真是這樣，我應當把

布衣召置翰林。”值盗起劍南，遂寢。真宗在東宫，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

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爲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禄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皆非死，尚以爲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分落乃方絶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競爲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檢使磔賊於闤闠之中，其旁猶有盗物者。使嚴刑可誡於衆，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

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祥録》，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修《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税。數月，召還。久之，判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誥命，皆躬自柬拔。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儤直未滿，卒。仁宗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

易才學瞻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

他從布衣召來安置在翰林。”正值劍南盗賊興起，此事就作罷了。真宗在東宫時，在扇上畫山水，正值錢易作歌，對他很欣賞喜歡。

錢易第二次中進士，在開封府應試第二。自稱應當第一，被有關官員壓制，就上書建議試寫《朽索之馭六馬賦》，語意有所譏諷。真宗厭惡他品行不端，降爲第三。第二年，位居第二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入試於中書，改光禄寺丞、通判蘄州。上奏疏道：“堯流放四個罪人而不説殺，那四人的凶惡，還不願説殺，不是堯的仁的最高體現嗎？古代的肉刑如劓、椓、黥、刖都没有處死，尚且認爲是暴虐。近代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體露出白骨還要視看呼吸，四肢砍落方纔絶命死去。以此示人，不是太平之世的事。現在四方長官吏員競相殘暴，婺州先砍斷賊人的手足，然後斬首上報。壽州巡檢使在市肆中磔殺賊人，那旁邊還有偷盗東西的人。如果嚴酷的刑罰可以懲戒衆人，那麽秦的天下，就没有造反的百姓了。臣認爲不符法令的刑罰，不能用來幫助治政，希望陛下加以廢除。”皇帝嘉獎采納了他的意見。

景德年間，中賢良方正科，策對取入等第，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時，獻《殊祥録》，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祭祀於汾陰，皇帝駕幸亳州，命令錢易修撰《車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升尚書祠部員外郎。因舉薦國子監各科人員不當獲罪，降職監管潁州税務。過了幾個月，召還朝廷。過了很久，判三司磨勘司。上言道：“官府東西登記在册，而三司移發公文考據訂正，其中有的數量細微的，就連年没能上報，白白地侵擾州縣。從今後官府錢一百、穀一斗、帛二尺以下，没有欺騙的加以廢除。”真宗一向眷顧詞臣，那掌管誥命之人，都親自選拔。提升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多次遷升至左司郎中，任翰林學士，連日值宿未滿，去世。仁宗憐憫他，召他的妻子盛氏到宫中，賜以冠帔。

錢易才學文思機敏過人，幾千百字，提筆立即寫成。又擅長書寫小字和大字的行草書，等到

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録》、《青雲新録》、《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彦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喜歡看佛教書籍時，曾與《道藏經》相對照，著《殺生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録》、《青雲新録》、《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彦遠、明逸，相繼都以賢良方正應詔。宋朝建立以來，父子兄弟以制策登科的，衹有錢氏一家。

錢彦遠

彦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以殿中丞爲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曰：

彦遠字子高，以父親恩蔭補太廟齋郎，多次遷升至大理寺丞。中進士第，以殿中丞任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升太常博士。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提拔爲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道：

陛下即位以來，内無聲色之娱，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戒，增修德業，宗社之福也。

陛下即位以來，内無聲色之娱，外無漁獵之樂，可是前年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範圍幾千里，即使是以前定襄的災異，也没有比這次厲害的。現在又大旱，人心騷動，這或許是上天因爲陛下防備敵寇的措施不全面，管理百姓的官吏不善良，天下百姓不安定，所以發出譴責告誡加以顯示。如果能順應上天的告誡，增修德業，是宗廟社稷的福分了。

今契丹據山後諸鎮，元昊盗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昊内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長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耻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督斂，軍須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

現在契丹占據山後各鎮，元昊盗取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無所不有。以前，元昊侵入内地，出入五年，天下騷亂。等到歸順賜命，於是沿邊官長吏員，不再選擇，高冠寬袍，不屑談論軍事。有一天契丹忘恩負義，趁機入塞，元昊哪能與之相比呢？湖、廣蠻僚搶劫掠奪百姓，調發催斂，多次提供軍需，到現在三年了，没聽説有絲毫的效果。希望陛下顧念這三方的急務，研究長久之計，以此向上報答天的懲戒。

時旱蝗，民乏食，彦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擢價，彦遠不爲屈。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

當時旱蝗成災，百姓缺乏糧食，彦遠打開常平倉加以救濟。部使者責備他專權而且損害價格，彦遠没有因此屈服。召入任右司諫，請求不

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彦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宫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誃門者。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

農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户八百九十餘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户七百三十餘萬，而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

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而徒有虚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爲長官，通判爲佐，舉清强幕職、州縣官爲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户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之，第其賞罰。

楊懷敏妄言契丹主宗真死，乃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闒冗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彦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要多次赦免，選擇州牧郡守，增加俸禄收入以培養廉潔吏員，停止土木勞役以節省民力費用。遷任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正值各路上奏發大水，彦遠上言陰氣太盛，在《五行傳》中"下有謀上的迹象"，請求嚴格宫省宿衛。不久，有人挾帶刀刃闖入宫殿的旁門。特地賜五品官服。又上疏説：

農業是國家的緊急事務，是用來順天養財，防備水旱，制服蠻夷的根本。唐開元八百九十多萬户，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多萬頃。現在國家七百三十多萬户，而墾田二百一十五萬多頃，其中逃離廢棄的田地，不少於三十多萬頃，這是田地没有開闢，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多的緣故。鼓勵督促耕作難道可以不實行嗎?

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都領有鼓勵農業的職責，却空有虚文，没有勸導的實際行動。應該設置勸農司，以知州任長官，通判爲輔助，推舉清廉剛勁的幕府人員、州縣官任判官。先把墾田頃畝數及户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登記在册，然後想辦法勸導鼓勵，除害興利。年終農閑，轉運司考核比較，依次加以賞罰。

楊懷敏胡説契丹主宗真死，就除入内副都知；内侍黎用信因罪貶謫到海島，遇赦回來，立即得到環衛官辭官歸居；許懷德、慎鏞年事已高没有辭去職事；楊景宗、郭承祐卑劣小人，應該廢棄不用。一一加以舉發彈劾，大多受到聽從采納。彦遠性格豪邁，他擔任諫議之職，多次有建議倡明。任官期間去世。

錢明逸

明逸字子飛。繇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爲吕夷簡所知，擢右正言。首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奸詐不敢效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

明逸字子飛。由殿中丞應策制科，轉任太常博士。受吕夷簡賞識，提升右正言。首先彈劾范仲淹、富弼："更改綱紀，擾亂國家常道。凡所推薦，大多携同朋黨。請求早加罷免，使奸詐之人不敢再仿效這種壞的行爲，忠實之人得以依靠自力有所建樹。"疏奏呈上，兩人都被罷免；當晚，杜衍也被免去相位。明逸大概是迎合章得

意也。

石元孫與夏人戰没，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僨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爲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妄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鄭氏墮足死，罷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内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

象、陳執中的意旨。

石元孫與夏作戰覆没，以死於職事受到褒獎追封，不久活着回來，朝廷放過不加追究。明逸請求追究他軍隊覆敗之罪，就貶謫到遠方奪去恩賜。進同修起居注、知制誥，提升知諫院，任翰林學士。從登科至此，纔五年。加史館修撰、知開封府。不法之徒冷青自稱皇子，逮捕到府，明逸正端正地坐着，冷青呵叱道："明逸怎麽能不起身？"明逸爲此起身，因任京師府尹没有威嚴聲望獲罪；又獄吏捶打婦人鄭氏斷足而死，罷免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任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朝，判流内銓、知通進銀臺司，又出京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

先是，于闐入貢，道邈川，唃厮囉留不遣。會其妻亡，前帥張方平請因而恤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唃氏至厚，頃以招馬爲名，賂繒組；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觖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厮囉有子質于秦，别子木征居河州。殿侍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

在此之前，于闐入朝進貢，道經邈川，唃厮囉扣留不放。正值他的妻子去世，前任帥張方平請求乘此加以撫恤，并且誘使他的般次入朝進貢，下詔賜絹一千匹辦理喪事。明逸上言："朝廷安撫唃氏極爲優厚，不久前以招馬爲名，贈送繒組；求請六件事，已經順從其中五件，却還心生怨望。現在阻止荒服之國的進貢，原本就有罪了，哪可再加賜以使國家體面受辱呢？"聽從他。而于闐使者與般次也都到朝。厮囉有兒子在秦作人質，另外一個兒子木征居於河州。殿侍程從簡私下與他結盟，讓他過洮河，以官相許，而且歸還他作人質的兒子。事情没有結果，木征發怒，扣留入貢使者。明逸用鐐銬拘押從簡前去責問，於是將他斬了。木征惶恐，將扣留的使者都放了。

治平初，復爲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憸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修懿。

治平初年，重新任翰林學士。神宗即位，御史奏論他奸詐陰險，依附賈昌朝、夏竦以陷害正直之人，文辭淺薄謬誤，哪應竊居翰林院？就免去學士。過了很久，知永興軍。熙寧四年，去世，終年五十七歲。贈禮部尚書，謚號爲修懿。

錢藻

藻字醇老，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爲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

錢藻字醇老，是明逸的侄子。幼時失去父母，刻苦學習。中進士，又中賢良方正科，任秘

正科，爲秘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爲政簡静有條理，不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聽政，錢藻三次上書請求歸還政權。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時安樂平易没有架子，但是任官正直遵守規章制度，治政簡静有條理，不願屈從私情取得顯貴。多次要求退職，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去世，終年六十一歲。神宗知道他家中貧困，賜錢五十萬辦理喪事，贈太中大夫。

錢景諶

景諶，景臻之從兄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既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諶爲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諶褫服脱帽，未及它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諶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

錢景諶，是景臻的堂兄。由殿直巡轄兩京馬遞，中進士第。起初赴開封解試，當時王安石拿到他的文章，認爲他是懂得道的人。推薦送上後，又在公卿間稱贊他，從此景諶對安石執弟子的禮節。安石提點府界，景諶擔任屬下主簿，又以文章推薦他。在許居喪，聽到安石掌政，很高興，趁着有事來京師求見他。正值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躺在地上，一個最親近的人脱了上衣坐在旁邊。回頭看着景諶脱去衣帽，没來得及説别的，突然問道："青苗、助役法怎麽樣?"景諶説："利少害多，以後一定成爲百姓的禍患。"又問："誰是可以任用的人?"回答説："居喪不接觸人與事，而瞭解人尤其是難事。"就告辭出去。

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諶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諶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諶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爲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爲矯者參半。景諶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己。苟爲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盗亦可爲也。夫盗之所以爲盗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

後調官又來京城，安石已經任相，又前去求見他。安石讓他先與弟弟安國相見。安國也與他交好，對景諶説："相君想讓你在館閣擔任職事。"景諶説："百事都可以做，所不瞭解的是新書、役法而已。"等到見到安石，安石想讓他治理峽路役法新書，而且交付以戎、瀘蠻人事務。景諶説："峽路民情，我本不能瞭解；而戎、瀘用兵，關係到朝廷行動、一路百姓的喜憂，希望選擇懂兵事愛百姓的人。"安石大怒，座上客人幾十個，都替他害怕。退下到客舍，贊賞激勵他的與詆毁他爲做作的人各有一半。景諶笑着説："自古以來，好利的人多，而考慮義的人少，所以天下萬事，都是聽由别人而不在於自己。如果被利所打動，而聽由别人，那麽盗人也是可以做的。那盗之所以爲盗的原因，是利勝於義，却不知道爲什麽這麽做而已。我又有什麽遺憾呢?"

以爲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絶。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爲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就與安石絶交。熙寧末年，應張景憲的徵辟知瀛州，終身任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去世。

錢勰

勰字穆父，彦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内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神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爲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爲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爲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己，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自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

錢勰字穆父，彦遠之子。五歲時，每天背誦一千字。十三歲，制舉的學業完成。熙寧三年試應，已中秘閣之選，廷對入等了，正值王安石厭惡孔文仲的對策，遷怒廢除了這科，就没能登第。以恩蔭知尉氏縣，授流内銓主簿。判銓陳襄曾登記進用次第的簿册，神宗稱贊他。陳襄説：“這不是臣所能做的，是主簿錢勰做的。”第二天召入應對，將要委任他清貴重要的官職。安石讓他的弟弟安禮來見他，答應任用他爲御史。錢勰辭謝説：“家貧母親年老，不能遠行萬里。”安石知道他不依附自己，任命權鹽鐵判官，歷任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制定官制，錢勰正居家執喪。皇帝在左司郎中之格親自寫下他的姓名，等到服喪結束時授給他。

奉使吊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吕端故事以行，凡饋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

奉命出使高麗進行慰問，外面的很多人認爲這是想聯合它向北征伐。錢勰入朝請領出使旨意，皇帝説：“高麗喜好文學，又重視士大夫家世，所以選擇卿，没有别的原因。”就要求按吕端舊例出行，凡是饋贈不是本來就有的都没有接受。回來時停留在紫燕島，王派兩個吏員追送金銀器四千兩。錢勰説：“在客館時已經推辭了，現在來幹什麽？”吏哭泣着説：“王有命令，没有完成任務回去就死，况且左番已經接受了。”錢勰説：“左右番各有職守，我衹是遵照舊例，你可以死，我不能接受。”結果没有接受。還朝，拜中書舍人。

元祐初，遷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决，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閲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譋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

元祐初年，遷任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懼他的機敏，想以事使他困窘，引來人們上訴文書至七百件。錢勰當即分析判决，選擇不合理的，封緘做上標識，告誡不要再來。經過一個月聽理訴訟，一人又來，喊來責問他説：“我原來已經告誡你了，怎麽能騙我？”那人撒謊説：“没有。”錢勰説：“你以前上訴如此如此，我標記以某字。”打開封口給他看，果然如

下皆驚咤。宗室、貴戚爲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干請，亦械治之。積爲衆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户部侍郎，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哲宗莅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林希，帝以命勰，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謫詞，懼而求去。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論徐邸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勰答詔云："弗容群枉，規欲動摇，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詆，諷全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圖閣學士。

此，府中上下都很驚詫。宗室、貴戚因此收斂，即使丞相府的謁吏求請，也戴上刑具加以治罪。這樣下來被很多人所怨恨，出京知越州，調職瀛州。召入拜工部、户部侍郎，進爲尚書，加龍圖閣直學士，又知開封，辦事更加精明。蘇軾趁他伏案時送詩給他，錢勰提筆立刻寫成加以回報。蘇軾説："如電一掃公庭訴訟，如回聲答對詩筒，是近來没有見過的。"

哲宗臨朝聽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次推薦林希，皇帝却任命了錢勰，仍兼任侍讀。因曾經批行章惇貶謫文詞，害怕而要求離去。皇帝説："難道不就是'怏怏不滿非年幼君主之臣，硜硜淺陋無大臣節操'嗎？朕原已知道，不用迴避。"曾經在經幄講學，皇帝留他對他説："臺臣論述徐邸之事，言辭涉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如果雍有奏請，一定交付卿以美詔安慰他。"不久雍奏章到，錢勰答詔道："不容衆人枉屈，規正想要動摇的，朕察覺此事純屬誣告，力加明辨。爲什麽提出不同的意見，就這樣乞身退職。"皇帝見了，認爲能够表達自己想説的意思。章惇因此極力排擠詆毁，指使全臺攻擊他，不停地上言。罷免知池州，任官時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訃告没到時，皇帝還向他的堂弟景臻詢問身體是否安好。元符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

錢即

即字中道，吴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爲睦州推官。部使者有獄在衢，啖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鄜延幕府。崇寧中，爲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徽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糜飲食，動不勤轉餉，願敕邊臣先爲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寨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舄鹵，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

錢即字中道，是吴越王之孫。進士登第，任睦州推官。部使者在衢有案子，用推薦文書引誘錢即，讓他前去處理。錢即説："我寧可在冗雜的選用中老去，哪能忍心用幾十人性命换取一次推薦呢？"到後，就將案子平反。徵用爲鄜延幕府。崇寧年間，任陝西轉運判官。王師收復銀州，轉運糧餉功勞最高。徽宗召入應對，詢問道："靈武可以攻取嗎？"回答説："夏人來去飄忽不定，不能堅持長久，這是他們的短處；但他們的百姓都是兵卒，居處不受飲食約束，行動不用忙着轉運糧餉，希望敕告邊境之臣先當作不可取勝以等待時機，這樣就可以實現目的。"皇帝説："大寨泉可不可以攻取？"回答説："這就是所説的瀚海。我聽説那裏的土地都是碱地，没有

帝然之。

水泉，有人用來飲馬，口鼻都開裂，正是得到它也没有用處。”皇帝認爲他説得對。

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違者重置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争之，得罪。又行均糴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蕃兵、射士之授田者，咸被抑配，關内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

數月，還待制、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以疾提舉洞霄宫，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貫遂引爲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致仕。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定。

除直龍圖閣、知慶州。到鎮所，修築安邊城、歸德堡，容地萬頃，在其中耕作，每年收穫粟幾十萬。調職知延安府，加集賢殿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安府五年，童貫宣撫陝西，能够斟酌事宜自行處理事務。當時長安很多東西物價上漲昂貴，錢幣貶值，童貫想要極力均平，計司迎合旨意，將市場價格一概削減十分之四，違者依法嚴懲，百姓以至於歇市。徐處仁加以反對，獲罪。又推行均糴法，以低價收購百姓糧粟，而抬高金帛價格以行賞，下至蕃兵、射士中授給田地的，都被强行攤派，關内騷亂，差一點形成事變。錢即也多次提呈奏章，極力陳説利害，被貶爲永州團練副使，但均糴法之害也停止了。

過了幾月，還任待制、知興仁府，調職太原，因童貫宣撫本道推辭，没有同意。過了兩年，因病提舉洞霄宫，恢復直學士。睦州寇興起，起官知宣州。錢即盡自己的力量前去赴任，到後就全力供應軍需物品。童貫奏上他的功勞，進爲龍圖閣學士。童貫就召用他任河北、河東參謀，以年老堅决推辭，就轉任正奉大夫辭官歸居。去世，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爲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恤典，潁王授室、公主下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預修《唐書》而能力辭，以爲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俊，明逸以傾險，并爲時論所憾云。

論曰：進士從鄉舉到廷試都是第一的纔三人，王曾、宋庠成爲有名的宰相，馮京成爲有名的執政，風度節操相映襯，不愧他們的科舉名次。邵亢知太常，裁減張貴妃喪葬善後儀式，潁王成親、公主下嫁，請求采用古時典制，可以説是不愧於他的爲官職守了。邵必也是習知禮法的，參加修撰《唐書》而能堅决推辭，認爲史書出於衆人之手，不是古人撰述的體制，難道不是名言嗎？錢惟演才思敏捷清拔，著稱於當時，但急於掌權當政，迎合依附求得進用，就喪失了名聲節操。錢氏三代制科，錢易、錢明逸都掌管誥書制命，當時人認爲很榮耀。可惜錢易因文章輕巧飄逸，明逸因用心邪僻險惡，都被當時議論引以爲憾。

宋史卷三百十八

列傳第七十七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昪　趙槩　胡宿（子）宗炎（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從小聰明無比，家裏貧窮没有書籍，向别人借來三史，過了十天就歸還，説："我已經知道詳細内容了。"凡書都是看過一遍就不再讀，宋綬、蔡齊認爲他是天下奇才。中茂材特等，任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任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决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决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以爲："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虚。宜屯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吕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

趙元昊將叛，寫來書信文辭輕慢，意圖讓朝廷譴責斷絶關係以激怒調發他的部屬。方平請求："順從他的意思，讓他没有發動反叛的藉口，贏得短暫的時間，趁此機會挑選將領操練士兵，加固城墻修整器械，當作不能戰勝加以防備。雖然最後一定反叛，但兵出無名，吏員士卒不認爲他們的首領正確，難以决戰取勝。小國用兵三年，却不見勝負，不是被挫敗就是被攻克；我方以全勢後發制人，是必勝的方法。"當時國勢全盛，都認爲他的意見是姑息縱容，决定用兵。方平奏上《平戎十策》，認爲："敵寇一定會從延、渭入侵，其據點的防守一定空虚。應該在河東屯兵，揮兵直赴那裏，這就是所説的進攻他們一定要解救的，而使其受阻於形勢的方法。"宰相吕夷簡稱贊他的計策但没有付諸實行。例當召試館閣之職，仁宗説："這不是上對兩策中制科的人嗎？還試什麽呢？"任命他直集賢院，不久知諫院。

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謀議。帝然之，遂以宰

夏人入侵邊境，方平首先請求將樞密院的職事與中書合并，以互通商議。皇帝同意他，就以

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捷，方平連疏争之，弗聽。既而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

宰相兼任樞密使。當時徵調各道弓手，選取其中强壯的組成宣毅、保捷軍，方平接連上奏疏反對，没有聽從。不久兩支軍隊很爲驕横，共計二十多萬，都是市井之人不能派用，像方平説的那樣。

夏竦節制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元昊竟降。

夏竦節制陝西以及統轄諸將，四路因向上回報失去時機，而且下詔讓他出兵，停留不行。等到豐州陷落，劉平等軍隊覆没，主帥都獲罪受責，衹有夏竦没有涉及，方平彈劾罷免他，并請求四路帥臣，各自負責戰守之事。西路軍隊很長時間没有撤離，元昊也已困乏，方平上言："陛下好像是天地父母，哪能與犬豕豺狼計較呢？希望趁着郊祭行赦，承認過失以示信義，爲他打開自新之路。"皇帝高興地説："這是我的心意。"這年，修改慶曆赦書，敕令邊境官吏通報朝廷善意，結果元昊投降。

既，以修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球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板識之，方平獨默記决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絶其使，議者不可。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强敵，非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册暮下。如此，於西、北爲兩得矣。"時韙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

不久，以修起居注出使契丹。契丹主看着左右的人説："有這樣的臣子，多好啊！"騎馬在前擊球，在玉卮中斟酒讓他喝，而且把自己所乘之馬送給他。還朝，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中事務繁雜，以前的府尹一般寫在板上記下，衹有方平默記判决發遣，没有絲毫遺忘。進爲翰林學士。元昊臣服後，與契丹有嫌隙，來朝請求斷絶契丹的來使，議事者没有同意。方平説："得到新近依附的小羌，失去很久和好的强敵，不是合適的辦法。應該賜給元昊詔書，讓他慎重處理，衹要嫌隙早晨消除，那麽封册就在傍晚下達。這樣，對於西、北就是兩得了。"當時肯定了他的計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

初，王拱辰議榷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税中，今兩税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帝驚悟，方平請直降手詔罷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

當初，王拱辰建議專營河北鹽務，方平見到後説："河北兩次專營鹽務，爲什麽呢？"皇帝説："纔開始制定法令而已。"方平説："以前周世宗把鹽的徵收平均在税中，這就是現在的兩税鹽錢。難道不是兩次專營嗎？"皇帝醒悟，方平請求直接降發手詔加以廢除。河朔父老在澶州迎拜，做了七天的佛老會，以報答皇上恩德，事載於《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

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

宫禁中守衛兵卒晚上發動事變，皇帝早上告訴二府，誇獎張貴妃扈蹕之功。夏竦就提議説：

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倢伃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

“應當要求使她尊貴特異的禮節。”方平聽說了，對陳執中說：“漢馮倢伃以身抵擋猛獸，没有聽説有所尊貴特異；而且皇后在却使貴妃尊貴，從古以來没有這樣的事。果真實行了，天下的責難，將集中在公的身上了。”執中驚懼而停止此事。

帝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略以爲：“祥符以來，務爲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悦，且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府，入判流内銓。

皇帝就增財省費詢問群臣，方平分條應對後，又單獨上奏幾千字，大致認爲：“祥符以來，一意姑息縱容，漸漸喪失祖宗的舊制。取士、任子、磨勘、遷補的法制毁壞，命將養兵，都不是從前的制度。國家財用既已困乏，於是政令出於多個地方；大商豪民乘機贏利，而茶鹽香礬的法令混亂。這是治亂盛衰的根本，不可以不急。”皇帝閲覽應對很滿意，將要重用，正值判官楊儀得罪，方平因與他交往獲罪，出京知滁州。不久，知江寧府，入朝判流内銓。

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扇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

以侍讀學士知滑州，調職益州。没到任時，有人煽動説儂智高在南詔，將要入侵，攝守急忙調兵修築城墻，日夜不得休息，百姓很受驚擾。朝廷聽説後，調發陝西步騎兵仗，不斷地前去駐守蜀。下詔催促方平出行，答應他能够斟酌事宜自行處事，方平説：“這一定是謠傳。”路上遇見駐守兵卒，都派遣他們回去，其他勞役都停止。正值上元節張燈，城門三夜没關，捕獲邛部川最初造謡的翻譯人員，在境上斬首示衆，流放其他同黨，蜀地百姓就安定了。

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爲奏免横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汴爲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淺妄者争以裁減役費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説行之。

重新以三司使召入。正值西部邊境用兵，兩蜀多有調發，方平因此上奏免除横賦四十萬，減去鑄鐵錢十多萬緡。又建議：“國家在陳留建都，正是在四通五達的道上，不是像雍、洛有山川可供憑恃，衹是依靠重兵以立國而已。軍隊依靠糧食，糧食依靠水道運輸，以汴爲主，汴導引淮河、長江，其利直通南海。天聖之前，每年調發百姓浚通，所以河水流經地中。那之後，虚妄淺薄的人争着把裁減勞役費用作爲功勞，汴河日漸堵塞，現在仰頭而望，這是得到尺寸之利而喪失丘山之大了。”就籌劃上奏十四條計策。富弼閲讀他的奏策，漏已盡十刻，皇帝稱好。富弼説：“這是國家生計的根本，不是普通的上奏。”都按

照他的意見實行。

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諜告夏人將壓境，方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

遷任尚書左丞、知南京。不久，以工部尚書爲秦州帥。偵察人員報告夏人將逼近境内，方平狡算挑選兵士戰馬，揚言出塞。後來敵寇没來，言事者彈劾他輕舉妄動，曾公亮説："軍隊没有出塞，怎麽叫輕舉妄動？寇没有能來，是有防備的緣故。如果對他治罪，以後的邊境大臣，將不敢事先作防備了。"方平自覺不安，請求知南京。

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

英宗即位，遷任禮部尚書，請求知鄆州。還朝，任學士承旨。皇帝身體不適，召他到福寧殿，皇帝靠几説話，話聽不清楚。方平向前遞筆請示，就寫道："明天降詔，立皇太子。"方平高聲説："一定是潁王，是嫡長子又賢明，請寫下他的名。"皇帝勉强支撑病體寫好，就退下起草制書。

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興爲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爲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

神宗即位，召見，他請求減省山陵費用，皇帝説："祭祀先帝可以減損嗎？"回答説："遺制本來説了，按照先帝意旨實行，可以説是孝了。"又請求減少所賜錢財，以乾興時作爲標準，費用省了十分之七八。方平進獻詔書草稿，皇帝親自批示，説："卿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風采，又擅長以豐繁爲簡約，意博而辭少，即使是《尚書》的訓誥，大概也就是這樣了。"他受到如此的稱贊推崇。

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

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論述他不應當任用，没有聽從。司馬光解除中丞，曾公亮商議任用王安石，方平認爲不行。過了幾天，遭父憂，服完喪，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朝覲見，留下判尚書都省，極力請求知陳州。

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

安石推行新法，方平上殿辭别皇帝，極力陳述它的害處，説："百姓就像水，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軍隊就像火，不加止息一定引火燒身。如果新法終於實行，一定有覆舟、自焚之禍。"皇帝爲之愕然。

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

韓絳主管西部軍隊，慶州兵士叛亂，京西轉運使命令一路各自在州中集合軍隊，百姓大驚。方平拿着檄文不下達而加以上奏，皇帝説："守

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爲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内徙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埸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册，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

契丹泛使蕭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驛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吴充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充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一宫使。

王安石弛銅禁，奸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寘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

高麗使過府，長吏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但遣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

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

臣不應當這樣啊!”命令制止各郡軍隊。召入任宣徽北院使，留在京師。王安石很排斥他，讓他去青州任職。出行前，皇帝詢問祖宗統治戎人的要領，回答説：“太祖没有辛辛苦苦地巡行遠地，像靈夏、河西，都通過他們的酋長豪族，答應讓他們世襲；環州董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都優厚他們的俸禄賞賜，放寬他們的公文法令。各將財力豐厚威令施行，間諜精細審慎，吏士聽命，所以能以十五萬人取得百萬人的效用。等到太宗謀劃攻取燕薊，又内遷李彝興、馮暉，於是朝廷開始爲此操勞了。真宗澶淵勝利後，與契丹盟誓，至今人們不用動兵。三朝之事就是如此。近年邊境之臣，却想將天下試於一擲，事成取利，不成留下禍患，不能聽從。”皇帝説：“慶曆以來的事，卿知道嗎?元昊剛臣服，怎麽對待他?”回答説：“我當時任學士，誓詔封册，都出於臣手。”皇帝説：“卿當時已經任學士，可以説是有德的老臣了。”

契丹泛使蕭禧來朝商議疆界之事，到了應當辭行時，躺在驛舍中不起來。方平對樞密使吴充説：“衹要讓主事的人每天送飯食不加過問，而且讓邊郡發公文給他的國家就行了。”吴充啓奏聽從了他，蕭禧就辭行了。除中太一宫使。

王安石放鬆銅禁，奸民每日銷毁銅錢作爲器用，邊關海舶不再檢查銅錢外流，銅錢漸漸虧損。方平極力論述其害，請求責問安石：“把幾朝的法令典制，一下子加以削除，是什麽用意?”皇帝便采用了他的意見，而方平要求離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皇帝説：“朕想讓卿與韓絳共事，可是卿論政意見不同；想把卿安置在樞密院，可是卿論兵又不同。卿受先帝遺命，最終不能符合朕的意旨嗎?”於是就出行了。

高麗使者經過應天府，長官應當送迎，方平上言：“臣列班於二府，不可屈於陪臣。”下詔衹派遣少尹。王師征伐安南，方平上言：“把西北壯士健馬，棄於炎熱荒凉之地，它的禍患不能盡言。如果軍隊疲竭財用耗損，無功而還，是社稷之福。”後來都像他説的那樣。

新法出賣河渡坊場，司農連同祠廟一起出

廟，宋閼伯、微子廟皆爲賈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謚曰文定。

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嶷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弼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售，宋閼伯、微子廟都成爲買賣的地方。方平上言："宋王業的基礎，閼伯封於商丘，以掌管大火；微子是最初分封的君主，這兩個祠廟，也不能幸免嗎？"皇帝震怒，在公文末尾批示道："輕慢神靈侮辱國家，沒有比這更厲害的！"於是天下祠廟都得以不出售。多次請求告老辭官，以太子少師辭官歸居。官制推行，廢除宣徽使，單獨命令他依舊領使節。哲宗即位，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去世，終年八十五歲。贈司空。遺言不讓請封謚號，尚書右丞蘇轍替他請封，就定謚號爲文定。

方平慷慨有氣節，告老辭官後，論事更加深切，至於用兵作戰、興起要案，尤其反覆陳述。而且說："臣將死，在地下見到先帝，有藉口說辭了。"平時不曾以言曲從於物、以色假之於人。鎮守蜀地時，結識眉山蘇洵與他的兩個兒子蘇軾、蘇轍，很器重他們認爲與衆不同。曾經推薦蘇軾任諫官。蘇軾下到制獄，又遞上奏章爲他求請，所以蘇軾終身尊敬服事他，爲他的文章作序，把他比作孔融、諸葛亮。晚年，受到神宗賞識。王安石正當權用事，而他嶷然直立一點都不屈服，因此當時名望很高。守宋都時，富弼從亳移汝，經過見到他說："人原來是很難瞭解的。"方平說："是說王安石嗎？也哪裏是難以瞭解的！方平以前知皇祐貢舉，有人稱贊他的文章學問，徵召他擔任考校。入院後，凡是院中之事，都想變亂更易。方平厭惡那人，下公文讓他出去，從此不曾跟他說過話。"富弼面有愧色，是因爲富弼平時也與安石交好。

王拱辰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爲翰林學士。

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濼何爲者？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原名拱壽，十九歲，中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朝直集賢院，歷任鹽鐵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任翰林學士。

契丹使者劉六符曾對賈昌朝說："塘濼有什麼用呢？小船可以航渡，投鞭可以填平；如果不是這樣，決開堤防，放上十萬袋土，就可以成路了。"仁宗向拱辰詢問此事，回答說："兵事注重

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契丹得報，遂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

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遂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爲不度，而但降秩守虢，懼邊臣則效，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爲沮己，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

僧紹宗以鑄佛像惑衆，都人競投金冶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婿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

復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三州。數歲還，爲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玄經》、蓍草，顧曰：

詭詐，他如果真的有計謀，不應該告訴我方，這衹是誇口而已。設下險要防守國家，先王不加廢棄，這是祖宗用來限制敵人的方法。”至此，又派六符來朝，索求關南十縣，斥責太宗征伐燕是没有正當理由，全朝上下不知道怎麽回答。拱辰説：“王師征伐河東，契丹既已通使，却入侵石嶺關援助賊人。太宗發怒，就回兵征伐，怎麽説没有正當理由呢？”就寫回信説：“既已在石嶺交鋒，就有了薊門之役。”契丹收到回信，就繼續和好如初。皇帝很高興，對輔臣説：“如果不是拱辰深通舊時之理，恐怕難以回答了。”

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上言：“夏竦經略西部軍隊，没有功績而還朝。現在把他安置在二府，怎麽來激勉世人？”於是上對，極力論述此事。皇帝没有明白，突然起身，拱辰向前拉住衣裾，於是采納了他的意見，夏竦就被罷免了。又上言：“滕宗諒在慶州，行爲不合法度，却衹是降官秩守虢，恐怕邊臣就此效仿，應該施以重責。”没有聽從，就歸居家中，要求貶責自己。就將宗諒調職到岳州，敕令拱辰到御史臺。入朝進見，皇帝説：“言事官衹管自行盡職，不要認爲朝廷没有實行是爲難自己，而輕易離職以求取名聲。從今後有應當上言的，應該盡力陳述不要迴避。”

僧紹宗以鑄佛像迷惑衆人，都城百姓争着投金加以熔煉，宮中也出錢財資助。拱辰上言：“西部軍隊駐守邊境，可是錢財却浪費於不急之事，動摇士心，激起民怨。”下詔立即禁止。蘇舜欽在進奏院會集賓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示意他的同僚魚周詢、劉元瑜舉發彈劾他們。兩人貶逐廢退後，同席的人都被逐退。當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有改革，拱辰之黨不利。舜欽、益柔都是仲淹薦舉的，而舜欽，是杜衍的女婿，所以藉此排擠他們，由此受到公衆議論的輕視。

又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因舉薦富民鄭旭獲罪，出京知鄭州，調職到澶、瀛、并三州。過了幾年還朝，任學士承旨兼侍讀。皇帝在邇英閣放置《太玄經》、蓍草，問他説；“朕常常閲讀此

"朕每閲此。卿亦知其説乎?"拱辰具以對，且曰："願陛下垂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

至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市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執政及節度使得爲之，拱辰安得污此選?"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吏部尚書。

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爲此宰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己，乘二相有故，出爲應天府。八年，入朝，爲中太一宫使。

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爲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户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户得免。

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書。卿也知道它的學説嗎?"拱辰一五一十地回答，而且説："希望陛下留意於《六經》，旁采史書論策，這不值得去學。"

至和三年，重新拜三司使。訪問契丹，見到他們的君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次釣到魚，一定給拱辰斟酒，親自彈琵琶給他助酒。對他的宰相説："這是南朝的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所以我優厚地招待他。"出使還朝，御史趙抃議論他輕易接受不合常規的禮待，"以後北朝使者援引比照提出請求，將怎麽拒絶?"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顓買入死去商人的珍珠，事情敗露，結案上報，拱辰把珠子全都送入宫庭。趙抃一并加以彈劾。除宣徽北院使，趙抃上言："宣徽之職，本來是任命有功績的人，衹有前執政及節度使能够擔任，拱辰怎能玷污這個職選?"就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歷任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連續爲官至吏部尚書。

神宗登位，推恩例當轉任僕射，歐陽脩認爲這是宰相之官，不應按次序進位，衹遷任太子少保。熙寧元年，重新以北院使召還朝廷。王安石參知政事，厭惡他與自己不合，趁着兩個宰相有變故，讓他出京去應天府任職。八年，入朝，任中太一宫使。

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第二次判大名府，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登記百姓爲保甲，每天聚集起來教練他們，禁令苛刻急峻，百姓常常逃離成盜，郡縣不敢上報。拱辰直言它的禍害説："不衹是使財力困乏，奪去農時，這是用法令驅使他們，使他們陷於法網。漸漸發展成大盜，其先兆已經顯現。縱使不能都免除，希望裁減下户來舒緩一下。"主事者指責拱辰是阻撓法令，拱辰説："這是老臣用來報效國家的。"不停地上奏章。皇帝醒悟，於是第五等户得以免除。

哲宗即位，調任彰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這年，去世，終年七十四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爲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都明顯超過衆人，却避免不了司馬光、趙抃的議論。難道是他們的英姿勃發之氣，勇於表現，一時趨向不能全都合適正確嗎？等到新法實行，方平痛陳其弊病，拱辰反對保甲，言辭尤爲切實，都直言進諫不稍爲抑退，成爲國家持重之臣，名望開始重了。像方平在徵用考校貢舉之時結識王安石，就知道他以後一定會擾亂政事，他的先見之明，無愧於呂誨了。

張昇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陜西，薦其才，换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母辭。或指爲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户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中進士，任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贊他有輔臣才器。接連任官爲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陜西，推薦他的才能，换任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不久，因母親年老，請求歸還原官，得以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因母推辭。有人指責他逃避職事，范仲淹在朝上言説："張昇哪裏是逃避職事的人?"就同意讓他歸居奉養。歷任户部判官、開封府推官，官至知雜御史。

張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内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爲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

張堯佐因恩寵得以破格任用，知開封府；内侍楊懷敏晚上在宫中值宿，而守衛兵士發動事變，都極力加以彈劾。張昇天性質樸，不善於選擇言辭，以至於將張貴妃斥爲一婦人，認爲懷敏得志，將不亞於劉季述。仁宗讀後不快，告訴了陳升之。陳升之説："這是忠直的意見，不激切，那麽聖上的意旨就不能回轉了。"皇帝於是消了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

初，青唐蕃部藺氈，世居古渭，積與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族畏其逼，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户部副使傅求審視之，以爲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涣討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涣黜其功，譖訟恩多殺老稚，以

當初，青唐蕃部藺氈，世代居住在古渭，一向與夏人有嫌隙，因害怕就來獻上他們的土地。攝帥范祥没有長遠考慮，立刻在那兒築城。各族害怕他進逼，起兵反叛。張昇到任，請求放棄不築城。詔命户部副使傅求詳細視察，認爲不能放棄，與張昇意見不合。在此之前，副總管劉涣討伐反叛羌人，逗留阻撓不按時進兵，張昇命令其他將領郭恩代替他，羌人就潰散離去。劉涣減損

撼昪。朝廷命張方平守秦，徙渙涇原，亦徙昪青州。將罪昪，方平辭曰："渙、昪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昪乃復留。

其功，誣告郭恩多殺老幼，以動摇張昪。朝廷命令張方平鎮守秦，將劉渙調職到涇原，也將張昪調到青州。將要治張昪之罪，方平推辭説："劉渙、張昪有官階品級，現在互相上言而免去兩帥，不可行。"張昪就重新留任。

至和二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昪曰："天子耳目之官，奈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争之，沆竟罷去。帝見昪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爲之感動。

至和二年，召入兼任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任宰相，因御史范師道、趙抃曾經攻擊他的不良行爲，暗中想把他們逐出朝廷。張昪説："天子耳目之官，怎能因宰相生氣就斥退？"上奏章極力反對，劉沆最終被免職離朝。皇帝見張昪指斥當時政事無所迴避，對他説："卿勢單力孤，却能如此。"回答説："臣仰托聖主，以致位列侍從，這是不孤立。現在陛下之臣，拿着俸禄培養聲望的人多，而忠心爲國家謀慮的人少，私下認爲像陛下這樣纔是孤立啊。"皇帝被他的話所感動。

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洪基立，以爲請，詔昪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昪曰："昔文成以弟爲兄屈，尚先致敬，况今爲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昪愛惜官資，凡内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决策。

契丹主宗真派使者送他的畫像來朝，要求得到皇帝的畫像，還没有回報就死了。子洪基即位，爲之求請，詔令張昪回訪，告訴他讓他另外得到新君主的畫像。契丹想先得到畫像，張昪説："以前文成帝因弟屈於兄，尚且先致敬意，何况現在是伯父呢！"契丹就無法使他改變，於是又帶着洪基畫像來朝。嘉祐三年，提升爲樞密副使，遷任參知政事、樞密使。張昪珍惜官員的資歷職位，凡是宫内直接下詔所賜的官職，大多扣留詔書不予下達。看到皇帝年事已高，前後多次進言立皇嗣之事，最後與韓琦一同决策擁立皇帝。

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爲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爲？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昪爲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昪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

英宗即位，請求告老退職，皇帝説："太尉爲王室辛勤操勞，哪可一下子離開？"衹命令他每隔五天到一次樞密院，進見皇帝不用行舞蹈禮。司馬光上疏説："近年來，大臣年老的都不敢自己安心居於職位，言事者想以此爲名，又從而攻擊他們。假如那人没有可取之處，即使年輕健壯又有什麽用？果真對時務有補益，即使年老有什麽妨害？張昪爲人忠謹清直，不可以私相求請，如果讓他仍然居於職位，對於政事也没有什麽荒廢的。"張昪不停地請求，纔賜他休假，讓他養病，就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

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辭官歸居。熙寧十年，去世，終年八十六歲。贈司徒兼侍中，謚號爲康節。

趙槩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爲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爲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

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年輕時好學勤奮，器識宏遠，受到當時名流的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任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在殿中奏事，仁宗當面賜給他銀緋。

出知洪州，州城西南薄章江，有泛溢之虞，槩作石堤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爲患。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爲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奭造飛語曰："卒得廪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

出京知洪州，州城西南靠近章江，有泛濫的憂患，趙槩修築石堤二百丈，高五丈，用來阻擋水的衝擊，河水不能造成危害。僚屬吏員鄭陶、饒奭把持郡中事務，行爲不法，以前的郡守没有人能制服。州中的歸順兵士，都是原來的群盜。饒奭造謠言説："兵士得到的餉米陳舊腐壞，有怨言，不更换供給好米，將要發生事變。"趙槩没有答理。有從容州駐守地逃回來而違犯夜禁的兵士，斬了示衆，因此收捕鄭陶、饒奭抵罪，全府上下都很驚恐。

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

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因舉薦澠池縣令張誥不當獲罪免職，過了很久纔起用，監管密州酒務。知滁州，山東有盗寇李二經過境内，告訴人們説："我是山東人，公曾經治理青州，百姓愛戴他就像父母，我不忍心侵犯。"帶領衆人離開。

召修起居注。歐陽脩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逾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爲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爲榮。"乃許之，後遂爲例。

召入修起居注。歐陽脩後到，朝廷想破格任用他，難於逾越次序。趙槩聽説後，請求擔任郡職，除天章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歐陽脩於是知制誥。過了一年，趙槩纔代替他。郊祀，例當任子、進官階爵位，請求收回此恩，封母親爲郡太君。宰相對他説："君即將成爲學士，不久就擬定加封了。"趙槩説："母親八十二歲，希望趕在現在拜受君主恩賜以此爲榮。"就同意他，以後就成爲定例。

蘇舜欽等以群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觖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爲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槩勸，且授

蘇舜欽等人因聚衆飲宴被貶逐，趙槩上言："參加聚會的都是館閣名士，一舉加以廢棄，令士大夫失望，不是國家的福分。"没有答覆。請求知蘇州，服完母喪，入朝任翰林學士。訪問契丹，契丹主會合打獵，請求賦《信誓如山河詩》。詩寫成，親自用玉杯斟酒爲趙槩勸酒，而且授給

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

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爲御史中丞。絳以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内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閲。"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

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爲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恤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躐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爲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爲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爲代以己奉。其平生所爲類此。

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

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上詩放入袖中，他受到如此禮遇重視。還朝，兼任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議論事情觸犯旨意，皇帝想要加罪，趙槩説："陛下剛當面告訴申錫不要表面上應從，現在貶退他，該怎麽向天下人交待?"就没有加罪。

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替韓絳任御史中丞。韓絳因議論張茂實不適合掌管宫廷值宿警衛被罷免，趙槩到任，首先上言此事，茂實最後離任。御藥院内臣有寄資到團練使的，稱作暗轉。趙槩請求標明年限，下詔等到出了御藥院後加以優遷，不得多次寄資。提升樞密使、參知政事。多次以年老請求離職。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從左丞轉任吏部尚書，在此之前執政遷升官位，從來没有過。以太子少師辭官歸居，退居十五年，曾經編集古今諫争之事，成《諫林》一百二十卷獻上。神宗賜詔説："請求告老離職的，一般以不與朝廷通音訊爲高。衹有卿有志愛君，即使是退處山林，也不曾有一天忘記。應當放在座右，時時用來省察閲覽。"元豐六年，去世，終年八十八歲。贈太子太師，謚號爲康靖。

趙槩秉性平和，與人没有仇怨。雖然任事像没有説什麽，但暗中使人得益的不少，議事者把他比作劉寬、婁師德。因張誥獲罪被貶六年，對他一直念念不忘，張誥死，撫恤他家很周全。歐陽脩待趙槩一向不厚，又越過他擔任知制誥，等到歐陽脩犯案，衹有趙槩上章辯明他無罪，説是被仇視他的人所中傷，不可以用天下法度來報復私人仇怨。歐陽脩得以釋免，纔開始敬服他是長者。在鄆州任職時，吏查驗前任郡守馮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應當以職田租償還。趙槩知道馮浩貧窮，以自己的俸禄代爲償還。他平時做事與此相似。

趙槩最初名禋，曾經夢見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就改了名。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任揚子縣尉。縣裏發大水，百姓被淹，縣令無法相救，胡宿帶領公私船救活幾千人。以薦舉任館閣校勘，

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棰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翻閱，探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慚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

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内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斥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

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宫。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强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内盗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泄，故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

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宫災，是歲冬至，郊，以三帝并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并配之失也。"即建言并配非古，宜用迭配

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犯中有殺人的，將抵罪處死，胡宿懷疑而審訊他，犯人害怕鞭打不敢説。胡宿讓左右迴避後又問他，過了很久纔説："清早將到田裏，縣吏捆縛押赴官府，不知道什麽緣故。"胡宿取來全部案宗翻閲，研究本來的告辭，原來是婦人與私通的人殺死她的丈夫，而拘捕平民加以上告。

知湖州，前任郡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花費錢幾十萬。宗諒離職，通判、僚吏都懷疑其中有詐，不肯寫賬目。胡宿責備他們説："你們這些人輔佐滕侯很長時間了，如果有過失，爲什麽不早加糾正？却暗中拱手觀望，等到他離職而責難他，哪裏是前人分擔謗責的意思呢？"在座的人很慚愧地謝罪。此後湖學成爲東南之最，胡宿很有功勞。修築石塘百里，防禦水患，百姓叫作胡公塘，學者爲他建立生祠。

過了很久，任兩浙轉運使。召入修起居注、知制誥。入内都知楊懷敏因衛士發動事變獲罪，貶斥任和州都監，不久，召入恢復原職。胡宿封還詞頭，而且上言："懷敏能不窮究治罪誅死，已經是幸運的，哪應還在左右任職？"任命就廢置了。

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其厲害。胡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就上疏説："明年丁亥，歲之陰克陽生，都在北宫。陰生於午，在亥到達極致。但陰還是强盛没有立即壓伏，陽還微弱不能取勝，這就是所以地震的原因。這叫作龍戰之會，其位在乾。如果西北兩邊境没有變動，恐怕有内盗起於河朔。又登、萊與京師相比，是東北少陽之位，現在兩州設置金坑，大多聚集百姓開鑿山谷，陽氣損耗泄漏，所以陰氣乘機而動。應該立即禁止，以寧息地道。"當時認爲迂闊。第二年，王則果然在貝州叛亂。

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宫起火，這年冬至，郊祭，以三帝一起配祭。第二年大旱，胡宿上言："五行，火，是禮。去年起火而現在又旱，其對應的在禮上面，這大概是郊丘一起配祭的過失。"就建議一起配祭不合古制，應該像當初那樣輪番

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并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

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刑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册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册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

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爲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爲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

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滋顓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絶，由此常與鬥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内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

配祭。當時議事者關於士大夫上言，七十歲應當辭官歸居，那不知退止的，請求命令有關官員按照名籍加以實行。胡宿認爲不是優待老臣之義，應當稍稍放寬限期法令：武吏考察他是否還能擔任職事，不以年齡斷分；文吏讓他們能自行陳述以保全他們的節操。等到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於并用；禮部隔年進行一次貢士不利，應當采用三年之制。都按照他的上言實行。

唐介貶到嶺南，皇帝派中使護送前往。胡宿上言："事情有不可預料的，唐介如果不幸死於途中，陛下會擔受殺死忠直之臣的名聲。"皇帝醒悟，追還使者。遷任翰林學士，知審官、刑院。李仲昌開通六塔河，百姓受害，詔獄減輕他的罪責。胡宿請求斬殺他以向河北百姓謝罪，仲昌因此被貶逐南方。兗國公主下嫁，將舉行册命之禮。胡宿諫道："陛下以前封兩位長公主，不曾册命，現在對愛女施行，恐怕不是漢明帝所説的'我的兒女哪能與先帝的兒女相等同'的道理。"

涇州兵士因折價支付的税款没有按時供給，口出惡言，而且想要互相煽動作亂。已經以法處置後，就命令彈劾三司吏。三司使包拯袒護不加派遣。胡宿説："涇州兵士固然違逆傲慢，但應當供給的物資，過了八十五天却不給，計吏哪能是無罪的？包拯不知道自我反省，公然抗拒制命，綱紀更加敗壞了。"包拯恐懼，立即派遣吏員。韓琦守并州，請求恢復爲節鎮。胡宿上言："參、商是敵對的星宿。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是晉地。現在想要提高晉的位置，對國家不利。宋興起削平四方，并州最後歸服，所以太宗不把它列入方鎮，八十年了，應該仍按照原來爲方便。"此議就停止了。以後韓琦當政，終於加以恢復。

拜樞密副使。曾公亮在雄州任職，趙滋專門處理界河之事。胡宿向英宗上言説："憂患的到來，大多藏於隱秘細微處，而生於所忽視的地方。自從趙滋鎮守邊界，北朝人捕魚采葦，一概禁絶，因此常常與他們爭鬥。南北朝交往和好六十年，内外没有憂患，近年邊境多次來朝上報，

侵誣尺寸，此城寨之吏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紳中有耻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

不過侵奪詐取尺寸之地，這是城寨之吏下公文足以辨明責問的，哪至於發動軍隊？現在官吏中有人爲燕薊屬於別人感到羞耻的，天時人事没有具備，却虚妄地想望難成的福分。希望遵守兩朝法度，以加恩撫養百姓，天下就很幸運了。”胡宿因年老，多次乞求辭去職事。治平三年，罷免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第二年，以太子少師辭官歸居，没有拜官而去世，終年七十二歲。贈太子太傅，謚號爲文恭。

宿爲人清謹忠實，內剛外和，群居不嘩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黄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

胡宿爲人清謹忠實，內心剛强外表柔和，與衆居處不喧嘩嬉笑，與人説話，一定要考慮然後纔回答。所以辦事慎重，不輕易行動，有所行動也不能改變阻止。居母喪三年，不到自己的私室。他擔當重任，尤其顧全愛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時，選擇詳議官，有人在選官中，曾經監管徵收榷務，因水災徵課不足。同列官員認爲是小過失不值得上報，胡宿終究上報了，而且薦舉那人的才能可以任用，仁宗聽取采納。同列官員退朝後責備説：“公一意想要報告皇上，如果因此不加任用，怎麽辦？”胡宿説：“他的得失，不過是一個詳議官。我平生以誠事奉君主，現在年老白髮了，忍心有一絲一毫的欺騙嗎？替他坦白地陳述，聽憑我君自行選擇而已。”年輕時與一個僧人交好，僧人有秘密方術，能讓瓦石化爲黄金。臨死時，將要把它傳授給胡宿，讓胡宿安葬他。胡宿説：“後事一定盡力，其他就不是我所希求的了。”僧人贊嘆説：“你的志向，不可度量啊。”他行爲淳厚自我激勵，位至顯貴通達，一直像平民時那樣。

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胡宗炎

宗炎字彦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爲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絓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

宗炎字彦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任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任京官，舉主稍遭處分，就制止不行。宗炎請求先加以引見，等到薦舉的人獲罪就追加制止，聽從他。

哲宗崩，遼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

哲宗去世，遼國使者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迎候於境上。使者不改换服飾，宗炎以禮責難他，等到他聽從命令，纔相見。還朝後，升任

升爲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婿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嘆："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

宗炎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爲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胡宗愈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爲光禄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

神宗立，以爲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修内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爲盜，而入内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内，久而自置隸圉。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奸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

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

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户。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删之。"

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

卿。當初，父胡宿出使遼，遼人敬重他。此後宗炎之婿鄧忠臣迎客，客問："内外親戚中曾經有充任使者的嗎？"忠臣告訴説有胡宿，而且説："以前出使的鴻臚，是他的兒子。"客贊嘆道："胡氏世代不缺乏人才。"不久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任密州而死。

宗炎擅長寫詩，詞藻文思清婉。歐陽脩守亳州時，與賓客游於郡圃，有人背誦他的詩，歐陽脩贊賞品味很久，認爲有鮑、謝風致。他是如此推重宗炎。

宗愈字完夫，中進士甲科，任光禄丞。胡宿得以請求去杭州任職，英宗問："子弟中誰可以繼任？"回答説是宗愈。召試學士院。

神宗即位，任命爲集賢校理。過了很久，兼任史館檢討，就同知諫院。修建皇宫的兵士偷盜皇城器物，宗愈上言："唐長孫無忌没解佩刀進入東上閤門，校尉論罪應當處死。現在宫禁兵士偷盜，可是入内都知不能覺察，希望對他治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内，時間長了就自己添置奴僕圉人。宗愈説："嚴肅宫禁軍隊，是用來杜絶奸邪的。怎麽使私人能够這麽做？萬一凶殘狡詐的人混名於其中，將來不及後悔。請求改换招募老兵。"

王安石任用李定擔任御史，宗愈上言："御史應當由學士及丞共同議論薦舉，又須官居博士、員外郎。現在李定以幕府之職没有通過薦舉得到此職，這大概全都出於執政的意旨，如果大臣不遵守法度，誰又會加以上言呢？"蘇頌、李大臨不起草制書，獲罪貶退；宗愈又反對，安石發怒，出京通判真州。歷任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

元祐初，進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當時改定役法，文書寫成，衙校招募不足的，聽任差遣入等户。宗愈上言："法令貴在均平如一，如果堅持兩方面，就對於文治有害。這是差法，不是募法。請求加以删除。"

哲宗曾經詢問朋黨的弊病，回答説："君子

子指小人爲奸，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逾年，出覿潤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禄大夫。

指責小人爲奸，而小人指責君子爲黨。君子，是根據義在一起的。陛下能選擇中立之士而任用他們，那麼朋黨之禍就止息了。”第二天，準備了《君子無黨論》獻上。拜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覿論説他任職不合適，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人合而攻之，朝廷遲疑不决。過了一年，讓王覿出京知潤州，而上言者更加堅决。就罷免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調職到成都府，蜀地百姓安於其政。召入任禮部尚書，遷任吏部，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贈左銀青光禄大夫。

胡宗回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爲待制。

宗回字醇夫，因恩蔭登第，任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爲寶文閣待制。因拘囚平民致死獲罪，降爲集賢殿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任待制。

先是，熙河將王贍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贍，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瞎征内附，而心牟欽氊勒兵立别酋隴拶，還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贍怨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贍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邈川，聲言代贍。贍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鈐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鋭，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甫

在此之前，熙河將王贍攻克邈川有戰功，帥孫路對王贍不滿意，奪去他的軍隊交付王愍。朝廷知道此事，讓宗回代替孫路，加直學士。當時青唐瞎征依附内地，可是心牟欽氊帶兵另外立酋長隴拶，回到原地，勢力重新擴張。瞎征很害怕，自己剃髮成爲僧人祈求幸免。王贍怨恨孫路，趁機進言青唐不用動用軍隊就可攻下。到後，就駐扎在宗哥城不前進。宗回發怒，日夜發檄文催促他，而且告誡王贍説：“青唐兵力很弱，隴拶是個小孩，能做什麽，却怯懦停留，我將要以軍法從事。”又派王愍重新來到邈川，揚言代替王贍。王贍害怕，就帶領步騎兵襲擊青唐，占據它，隴拶投降。下詔把青唐作爲鄯州，邈川爲湟州。不久，境内羌人郎阿章反叛，抵抗官府軍隊。宗回派將王吉、魏釗討伐他，都戰敗而死。又派遣鈐轄种朴前去。种朴説：“賊人鋒芒正鋭利，而且天又大寒，應該稍稍放緩用兵。”宗回没有聽從，督促他很急迫。种朴不得已，出行，也戰敗而死。至此轉運判官秦希甫上言湟、鄯難以守住，認爲放棄有利。事情下達到宗回，宗回

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知蘄州。

堅持不同意，希甫被免職離去。等到徽宗放棄鄯州，於是任伯雨第二次上疏論述他的罪過，削去職位知蘄州。

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録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贈銀青光禄大夫。

還朝，任待制。歷任慶、渭、陳、延、澶五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也免去郡職。過了不久，采用他的堅守湟、鄯的意見，起官知秦州。進爲樞密直學士，調職到永興、鄭州、成德軍，又因事獲罪離職。大觀年間，去世，贈銀青光禄大夫。

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爲晋陵名族。

胡氏從胡宿開始興盛，到宗愈仍繼承執政，其後子孫位至侍從、九卿的有十幾個，就成爲晋陵名族。

論曰：張昪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之奥，考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爲良執政。宗愈仍居右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蘄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氏之世大也，殆脱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歟?

論曰：張昪清直忠誠，趙槩氣度寬弘過人，胡宿學問精通天人間的奥秘，考察他們列位朝廷的大節，都很磊落，是好的執政大臣。宗愈仍然官居右丞，但學術比起胡宿就有差距了。宗回不是邊境將領之材，他提出的堅守河湟的意見，是因爲他促使种朴戰死，而祈求迎合皇上意旨，以解脱自己的責任罷了。像胡氏這樣世代昌盛的，大概是在水中救了一萬多人，積陰德所導致的吧。

宋史卷三百十九

列傳第七十八

歐陽脩（子）發 棐　劉敞（弟）攽（子）奉世　曾鞏（弟）肇

歐陽脩 歐陽發 歐陽棐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時父親去世，母親鄭氏一直守節未嫁，親自教歐陽脩讀書學習，因家境貧窮，以至於衹能以蘆荻作筆，在地上學習寫字。歐陽脩幼年就聰敏過人，讀書過目不忘。等到成年，更是超群出衆，卓有聲譽。

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鎪刻駢偶，淟涊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絶馳而追與之并。

宋朝興起已有百餘年，而文章體裁仍然承襲五代之陳規遺風，駢行文措辭刻意雕琢，對偶刻板，以至於文風污濁不振，士人大多因循守舊，所作文章見識淺薄，格調不高。蘇舜元、蘇舜欽、柳開、穆脩等人，都曾想創新古文并藉此大力提倡，以改變當時的文風，但因筆力不足而未能如願。歐陽脩出游隨州時，在廢書筐中得到唐代韓愈的遺稿，讀後十分仰慕。刻苦志力於探尋其中的精義，以致廢寢忘食，决心要追趕他，和他并駕齊驅。

舉進士，試南宫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

舉行進士考試，歐陽脩列禮部會試第一名，選拔爲甲科進士，被任命爲西京推官。歐陽脩開始結交尹洙，一起作古文，議論時事，二人互爲師友，又結交梅堯臣，吟詩作歌，相互唱和，從此以文章名揚天下。到京入朝，任館閣校勘。

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爲當黜。脩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訥上其書，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爲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

范仲淹因議論政事不慎而被貶謫，在朝官員大多上章爲他解救，衹有司諫高若訥認爲應當貶黜。對此歐陽脩寫信譴責，説他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耻事。高若訥將歐陽脩的信交給皇帝，歐陽脩獲罪被貶出爲夷陵縣令，不久又改任乾德縣令、武成節度判官。范仲淹出使陝西，聘請歐陽脩爲書記官。歐陽脩笑而辭謝説："我昔日的舉

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知諫院。

措豈是爲了一己之利？我們雖然同時被斥退，但也不必同時升遷。”過了很久，歐陽脩復任爲館閣校勘，以後又升任集賢校理。慶曆三年，兼掌諫院。

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分別言之。

當時仁宗對在朝大臣人事進行改動，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都參與執事，增加諫官，任用天下名士，歐陽脩最先入選。每次進見皇上，仁宗都詢問他以治國執政之事，看哪些是可以做的。因當時國家政事多方面興廢，一些小人紛紛覺得不利。歐陽脩擔心好人難以獲勝，多次分別就有關問題向仁宗上書進言。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爲《朋黨論》以進。其略曰：“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爲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當初，范仲淹被貶去饒州，歐陽脩與尹洙、余靖都因范仲淹之事而被斥退，世人視他們爲“黨人”。從此，朋黨的議論便産生了，歐陽脩於是作《朋黨論》一文以進呈仁宗。他主張說：“君子以志同道合結爲朋黨，小人因有共同的利益結爲朋黨，這是很自然的道理。我以爲小人是没有朋黨的，衹有君子纔有。小人所喜好的是利祿，所貪求的是金錢財物，當他們的利益相同時，就暫時互相勾結，結爲私黨，這是假朋黨。當他們見到利益時，就會爭先搶奪，或者利益没有了就互相傷害，即使是血肉兄弟，親朋好友，也不能共存，所以說小人没有朋黨。君子則不然，他們所恪守的是道義，所奉行的是忠信，所愛惜的是名節。將這些道德用於修身，則能志同道合而相互得益，以此效力國家，則會大家携手同心，互相扶持，始終如一，所以說衹有君子纔有朋黨。商紂王有臣民億萬，却也有億萬顆心，真可謂無朋黨了，但商紂王却因此而滅亡了。周武王有臣民三千，却是一條心，真可謂一個大朋黨，而周武王得以藉此興旺起來。這就是君子之朋黨不厭多的緣故啊。所以作爲國君，應當摒退小人的假朋黨，而多多提携君子的真朋黨，天下就可以大治了。”

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後命，帝知脩，詔特除之。

歐陽脩論事切直，因此有些人把他看作仇敵，惟獨仁宗勉勵他敢言，當面賜給他五品官的服飾。對侍臣說：“像歐陽脩這樣的人，到哪裏去找啊？”任同修起居注，進任知制誥。按舊例，對這個官職必須先考試而後纔能任命，仁宗瞭解

歐陽脩，詔令特意授予他。

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廢之，則河内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并河内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爲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爲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

他奉命出使河東。從對西部用兵以來，議論的人打算放棄麟州，以減少軍糧運送。歐陽脩說："麟州是個天險要地，不可以放棄，如果放棄它，那就使黄河以東的郡縣，百姓都不能安居了。不如從那裏分出一部分兵力，與黄河以東的士兵一起駐守於各城堡中，遇到情勢急迫就能相互援助，而在平時可以節省物資的運輸，這在策略上是有利的。"因此麟州得以保存下來。歐陽脩又進言説："忻縣、代縣、岢嵐縣禁地很多，田野荒蕪，希望讓農民去耕種這些田地，不然，將被敵人侵占。"朝廷將這個意見發給有關的官員討論，過了很久纔同意實行，每年收穫粟穀數百萬斛。凡是河東地區賦税徵派過重百姓負擔不了的，他奏請朝廷作了減免的事情有十幾件。

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辭，帝曰："勿爲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爲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爲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内黄，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脱一郡不從，爲變不細。"弼悟而止。

出使回京，適逢保州發生了兵變，因此又任命他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在辭别皇上時，仁宗對他說："到那裏去不要作久留的打算，想要説什麽，就説吧。"歐陽脩回答説："我做諫官時可以直接論事，現在論事就超過我職務的範圍了，是有罪的。"仁宗説："衹管説好了，不要區别在朝還是在地方。"叛亂被平定，大將李昭亮和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歐陽脩因此將馮博文逮捕下獄，李昭亮於是恐懼起來，立刻放回所納婦女。兵變發生的當初，對叛亂的人以不殺頭來招撫，但他們歸順後又都被殺了，對被迫參加的二千人，分别交給各郡去管。富弼做宣撫使，他恐怕這些人以後另生變故，準備下令在同一天殺死他們，他與歐陽脩在内黄會見，半夜，屏退左右的人，告訴了他這個打算。歐陽脩説："禍莫大於殺死已經投降的人，何况他們是脅從者？既然不是朝廷的命令，倘若有一個郡不服從，造成變亂，那就不是小的過失了。"富弼醒悟，立即停止了錯誤的決定。

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説不遠。欲廣陷良善，

正當這個時候，杜衍等人因被誣陷私結朋黨而相繼罷去，歐陽脩慨然上疏説："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人都知曉他們有治國的賢能，而不知道他們有被罷免的罪行。自古小人陷害忠良賢臣，其藉口并不深奥。要大批地陷害賢

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摇大臣，必須誣以顓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唯指以爲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摇，唯有顓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説，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内銓，時在外十一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爲脩奏，乞澄汰内侍爲奸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吴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良的人，不過指責他們爲朋黨；要想動摇大臣，必須誣蔑他們專權。這是什麽原因呢？排擠掉一位賢人，而大多數賢人還在朝中，還没有達到小人的目的；如果要把他們都除掉，而賢人又少有過失，難以一一去搜求他們的過失，惟有指責他們爲朋黨，則可以一下子把他們都驅逐。至於朝中權重大臣，已被君主知遇而蒙受寵信，則難以用其他的事由動摇，衹有專權是君主所最忌諱的，必須用這種説法，纔可以扳倒他，正直之士在朝，是邪惡者之大忌；謀臣置而不用，乃是敵國的福分。現在這四個人一旦被罷除，而讓奸邪之徒在朝廷内彈冠相賀，四方蠻夷之敵在朝廷外相慶，臣下真爲朝廷感到惋惜呀。”從此奸邪之徒更加忌恨歐陽脩，并藉歐陽脩外甥女張氏犯罪下獄之事羅織他的罪狀，致使他降職爲知制誥、滁州知州。到任二年又改任揚州、潁州。恢復學士官職，南京留守，因其母親去世歸還家中。爲母親服喪期滿，奉召判流内銓，當時在外長達十一年。皇上見他頭髮都白了，對他撫慰有加。小人畏懼歐陽脩的重新起用，有人就僞造歐陽脩上奏，請求清除宦官中作奸謀利的人。那些宦官都非常怨恨，而陷害歐陽脩，外任歐陽脩爲同州知州，皇上聽取了吴充的意見取消了這次任命。升爲翰林學士，讓他修撰《唐書》。奉命出使契丹，契丹主命四個顯貴大臣主持宴會，説：“這樣做不是常例，是因爲你很有名氣纔如此的。”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

主持嘉祐二年的考試。當時讀書人崇尚作新奇怪僻的文章，號稱“太學體”，歐陽脩對此堅決加以排斥，凡是像這樣的都不予録取。録取之事完結後，過去那些輕狂淺薄的人等歐陽脩一出現，就聚在他的馬前起哄，巡街的士兵都無法制止；但是考場的文風，却從此大爲改變了。

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群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决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横壠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

加官龍圖閣學士、開封府知府，接續包拯的嚴厲治政之後，歐陽脩采取簡易實際、順應常理的作法，不求赫赫的名聲，京城也得到良好的治理。過了十個月，改任群牧使。《唐書》撰修完成，授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歐陽脩在翰林院八年，知無不言。黄河在商胡决口，北京留守賈昌朝打算開掘横壠舊河道，使黄河水回頭向東

入六塔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流既淤，上流必决。以近事驗之，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横壠功大難成，雖成將復决。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彦博主仲昌，竟爲河北患。

流去。有個叫李仲昌的，主張將河水導引入六塔河，主持計劃的人不知聽從哪個意見。歐陽脩認爲："黄河的水非常渾濁，泥沙淤積是自然的事，下游既然淤積，上游必然發生堤岸潰決。以近年的事實來驗證，黄河决口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堵塞的，故道不是經過努力不能復通的，衹是這種局面不能保持長久罷了。開通横壠故道的工程相當浩大而難以完成，即使完成了還會再一次决口。六塔河河床狹小，而以全部黄河水灌注，那濱州、棣州、德州、博州必然受到侵害。據此，不如按河水流向，增設堅固的堤岸加以嚴防，疏通它的下游，縱使河水流進海裏，這樣做，就會帶來數十年的好處。"宰相陳執中支持賈昌朝的意見，文彦博傾向李仲昌的意見，以致給河北造成了水災。

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爲"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爲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爲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宫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以群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

御史臺和諫院上奏彈劾陳執中的過失，而陳執中仍然拖延不離職。歐陽脩上疏，認爲"陛下拒納忠善之言，庇護愚相，這樣有損於皇上的聖德"。不久，陳執中被罷免。狄青擔任樞密使，很有威名，皇上有病，謠言四起；歐陽脩請求將狄青調到外地任職，以保終身，於是狄青被罷爲陳州知州。歐陽脩曾因發水災上疏説："陛下治國已三十六年，而還没有立太子。過去漢文帝剛即位，就根據群臣的意見選立了太子，而在帝位很久，被稱爲漢太宗。唐明宗不喜歡别人談立太子的事，不肯早定奪，以致發生秦王之亂，國家被傾覆。陛下有什麽感到疑慮而久久不作出决定呢?"後來封立英宗，就是源於此。

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宫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帝疾爲

嘉祐五年，任爲樞密副使。六年，任參知政事。歐陽脩在樞密院，與曾公亮一起考察全國的軍隊數量以及三路駐守軍隊的多少、地理方位的遠近，重新繪製軍事地圖與士兵名册。凡是邊境長久缺少軍隊的，必須要檢查補齊。他在中書省，與韓琦同心輔理朝政。凡是有關軍隊、百姓、官吏以及國家財政利益這類要事，中書所應當瞭解的，他都彙集起來，列出總的條目，遇到事情就不需要再去詢問有關的官員。當時皇太子還没有確定，他與韓琦等人協商立太子的事，有關的話都記録在本書《韓琦傳》中。英宗由於疾

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

病的緣故沒有親理政事，由皇太后垂簾聽政，因此，左右親近的人搬弄是非，幾乎使英宗和皇太后之間因嫌疑而産生仇怨。韓琦入朝奏事，太后哭着對他講了其中的緣故。韓琦以英宗生病爲理由進行調解，太后的成見仍然沒有化解，歐陽脩進言説："太后事奉仁宗幾十年，仁德之名聞於天下。昔日溫成皇后得寵太后都能應付自如；現在母子之間，反而不能相容了嗎?"太后的意思稍稍緩和，歐陽脩又説："仁宗在位很久，仁德光輝照耀天下。所以駕崩之後，天下人都擁戴繼位的皇上，沒有一個人敢有異議。現在太后是一個婦人，我們衹不過是五六個書生罷了，如果不按照仁宗的遺願辦，天下誰肯聽從呢?"太后沉默，很久纔打消成見。

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論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降三年爲期，而不没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没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爲皇，三夫人爲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吕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説合脩意，脩薦爲御史，衆目爲奸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譴脩。訪故官臣孫思恭，思恭爲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還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

歐陽脩平生與人談論事情，盡其所言，没有什麽隱瞞。待到他執政時，士大夫有什麽請求，立即當面説明行還是不行，即使是御史臺和諫院的官員論事，他也必定問明是非，由此怨恨誹謗他的人越來越多。英宗想要崇奉生父濮王，於是詔令有關官員討論，都説應當稱濮王爲皇伯，并改封大郡的爵位。歐陽脩援引《喪服記》的有關規定認爲："'過繼給人作嗣子的，也應該爲自己的父母服喪。'減三年的喪服爲一年的喪服，而不要更改親生父母的名分，因爲服喪期限可以減少而親生父母的名分却不能更改。如果將親生父親改稱皇伯，這樣做，考察以前各朝代，都是無典可依的。進封大郡爵位，則禮中又没有加爵的道理。所以中書的意見，與大家不同。"太后發出手諭，允許英宗稱親，尊稱濮王爲皇，三個夫人爲后。皇帝下詔謙讓。於是御史吕誨等人就此事詆毁歐陽脩的主張，爭論不已，都被貶逐。衹有蔣之奇的意見符合歐陽脩的意思，歐陽脩舉薦他爲御史，而大家都視他爲奸邪之徒。蔣之奇爲此事很擔憂，於是尋思怎樣使自己解脱。歐陽脩的内弟薛宗孺因事對歐陽脩不滿，因此製造淫亂荒謬的謡言侮辱他，謡言輾轉傳到了中丞彭思永那裏，彭思永告訴了蔣之奇，蔣之奇立即上章彈劾歐陽脩。宋神宗剛即位，想治歐陽脩以重罪。於是詢問曾任内臣的孫思恭，孫思恭爲歐陽脩作

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

了辯解開脱，歐陽脩閉門不出，請皇上查究此事。神宗派人去詰問彭思永、蔣之奇，問此事的來龍去脉，結果他們理屈辭窮，都被貶斥。歐陽脩也極力請求引退，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亳州知州。第二年，改爲兵部尚書、青州知州，改任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推辭而不接受，改任蔡州。

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污衊，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

歐陽脩以高風亮節保守節操，因多次遭到污衊，六十歲時，就接連上書請求退休，皇上則特別下詔不准許他退休。及任職青州時，又因爲請求停止發青苗錢，而遭到王安石的詆毁，所以乞求退休更加迫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退休。五年，去世，追封爲太子太師，謚號文忠。

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阱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嘆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簡者，不爲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

歐陽脩當初在滁州時，别號醉翁，晚年改號爲六一居士。他性格剛强，見義勇爲，雖有陷害的圈套在前，一觸即發，而他也會奮不顧身。前後幾次被放逐流離，但志氣依然如故。在貶職夷陵縣時，没有什麽排遣，就取出舊日已辦的案卷反復查看，結果發現案中是非顛倒、違法曲斷的錯誤不可勝數，於是他仰天長嘆説："這麽一個偏遠的小縣，尚且如此，全國就可想而知了。"從此以後，他遇事不敢疏忽。當文人求見歐陽脩時，與他們談話，從不涉及文章，衹談論官吏治事的問題，他認爲文章衹在潤澤自身，而政事可以涉及萬物。凡他任職的幾個郡，不顯露治理功業，不追求名聲榮譽，爲政寬鬆簡易而不煩擾，因此所到的地方百姓都感到安逸。有人問他："爲政寬簡，而事情并不鬆弛廢棄，這是什麽原因呢?"他説："把放縱無度作爲寬，把省略必要的東西作爲簡，那就使政事鬆懈荒廢，而且百姓也深受其害。我所謂寬者，是不作苛刻急迫的事；簡者，是不作繁冗細碎的事罷了。"歐陽脩幼年失去父親，母親曾經對他説："你父親做官的時候，常常在夜間點着蠟燭辦理官府公文，多次停下來嘆息。我問他爲何，他便説：'是死刑案子，我想尋求保全犯人生命的可能，却没有找到。'我説：'生路可以尋求嗎?'他説：'尋求生路而得不到，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遺恨了。經常爲死囚尋求生路，仍然還有失誤造成不

該死的人被處死的，然而世間的官吏却常爲犯人尋找處死的理由。'他平日教導别人的子弟，經常用這些話，我都聽熟了。"歐陽脩聽了終生照做不忘。

爲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騖，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奬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爲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爲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

歐陽脩的文章，才華横溢，樸實流暢，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處。其言簡單明瞭，實際而通情，善於聯係事物，闡明深刻的道理，給人以很强的説服力。他超然灑脱獨特的追求，别人是無法趕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後進者，惟恐不及，得到他賞識、舉薦的人，大多成爲天下的名士。曾鞏、王安石、蘇洵以及蘇洵的兒子蘇軾、蘇轍，原來都是隱蔽於民間的布衣百姓，不爲人所知曉，歐陽脩就廣爲傳揚他們的聲名，認爲他們將來一定會名聞於世。歐陽脩對朋友非常忠實，朋友在世時就推薦幫助他們，去世後就盡力保護周濟他們的家庭。

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説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録》。奉詔修《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

歐陽脩喜愛古代文化并酷愛學習，凡是周代、漢朝以來的金石遺文、斷章殘簡，他都儘量收集記録下來，仔細研究考察其不同之處，建立新的觀點寫在後面，一一加以確鑿的考證，取名爲《集古録》。他奉皇帝的命令纂修《唐書》的紀、志、表，又獨自撰寫《五代史記》，筆法嚴謹而文字簡練，大多繼承了《春秋》的筆法。蘇軾爲歐陽脩文集作序説："論説道理與韓愈相似，議論政事與陸贄相似，記敘事情與司馬遷相似，詩詞歌賦與李白相似。"有識之士認爲這番評論是很有見地的。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説，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

歐陽脩長子歐陽發字伯和，少年好學，師從安定人胡瑗，學會古樂鐘律的學問，不研究科舉仕途的文詞，獨自探求古代最初的學説主張，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涉及天文、地理，没有不瞭解研究的。受父親的恩澤，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屢次升官至殿中丞。去世，享年四十六歲。蘇軾哀悼他，認爲歐陽發頗得其父文忠公的學問，是漢代蔡伯喈、晋代茂先一樣的才子。

中子棐字叔弼，廣覽强記，能文詞。年十三時，見脩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爲

次子歐陽棐字叔弼，閲讀廣泛記憶力强，善寫文章。十三歲時，見歐陽脩寫《鳴蟬賦》，守候一旁不肯離去。歐陽脩撫摸他説："我兒他日

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爲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郎、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强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棐曰："孰謂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却之。衆共白曰:"泰横於漢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却邪?"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轉運使又爲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棐曰："州郡之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爲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能否爲我完成此賦嗎?"因而寫下來贈給他。因父親恩蔭入仕，任爲秘書省正字，考取進士乙科，調任陳州判官，以父親年老而不再做官。歐陽脩去世，代父起草遺表，神宗讀後很喜愛，懷疑是歐陽脩自己作的。服喪期滿，最初任審官主簿，多次升官至職方員外郎、襄州知州。曾布執掌政務時，他妻子的哥哥魏泰依仗曾布的聲望和勢力一直居住在襄州，圈占公私田園，强行賤買民間貨物，郡縣官吏没有人敢管他。這時，他指州門偏東廢棄不用的舊官邸爲邊遠荒地，請求給予他。小吏擬寫成文書送上，歐陽棐說："誰說州門偏東的地方有邊遠荒僻之地?"拒絕了他。衆官吏一起禀告說："魏泰横行於漢南很久了，現在要地慢一些給他尚且不行，而又怎麽能拒絕呢?"歐陽棐竟然堅持不給。魏泰發怒，在曾布那兒誣陷歐陽棐，調任潞州知州，隨即又罷免。元符末年，調回朝廷。歷經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州土地貧瘠而賦税重，轉運使又不依法辦事，大多向百姓勒索，百姓不堪重負。恰逢皇帝下詔令禁止，而輔助的官員害怕使臣，不敢按詔令從事。歐陽棐說："州郡的長官對於百姓，詔令即使有不適當的，還要建議請示。現在天子下詔命愛民之意深厚，瞭解百姓的重負和疾苦，親手寫詔書禁止。如若有害怕使臣而不執行的，怎麽可以做官長?"下令立刻執行詔令。不久，因受朋黨牽連獲罪，廢除官籍，十幾年後去世。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説，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爲，可爲世道惜也哉!

論曰：夏、商、周三個朝代以來，以至秦、漢，文章雖然有時興盛有時衰敗，而善美如其言，明亮如其光，清晰如其音，皆有先王們的烈節風操。經過晉、魏兩代的衰敗，到唐代韓愈等人的振興而起。唐代文章的興盛，經過五代而衰敗，直到宋代歐陽脩又振興而起。捲起百川之頽波，平息千古之邪説，使文人學者之正氣可以輔佐大道，扶持人心，這就是這兩個人文章的功效。韓愈不被天子任用，歐陽脩雖被任用，也不能盡其所爲，可爲世道惋惜!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内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爲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曆年間考中進士，廷試第一名。編排官王堯臣，是他的内兄，爲避親戚之嫌而主動降爲第二名。任蔡州通判，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

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爲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

夏竦去世，皇帝賜謚號文正。劉敞說："加贈謚號，這是有關部門的事，賜夏竦不應違反規定。現在各部門應各守其職，而陛下却代行了大臣們的職責。"三次上疏，改夏竦謚號爲文莊。正在議定典禮音樂，讓宦官也參與議定。劉敞勸諫說："國家大事没有比禮樂更重要的。當今儒生滿朝，分辯議論的人綽綽有餘，而讓像趙談這樣的人參與議論，臣惟恐被袁盎耻笑。"暫代度支判官，改任三司使。

秦州與羌人争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國争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捐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

秦州與羌人争奪古渭這個地方。仁宗問劉敞說："放棄或堅守哪個有利?"劉敞說："如果新建城池可以爲秦州的屏障，長期没有羌人侵擾，可以傾國堅守。或者地形險要而有利，敵人有可乘之機侵擾我邊疆，可以傾國争奪。現在有何輕重，而要勞民傷財，拋棄士卒們的生命而獲取小利，使朝廷理屈，不是可以圖謀的。"議事的人大多不同意劉敞的意見，秦州從此戰事不斷。

温成后追册，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敞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吴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職。敞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敞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帝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己，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愜，有愠言，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

温成后追封，有阿諛奉承的人進言建議，要求更改舊禮。劉敞說："豈能因爲是親近喜愛之人的緣故，就改變和超越原來的禮儀呢?"於是阻止了。吴充因在掌管禮儀時獲罪，馮京救他，也被罷免朝廷官職。劉敞因入對極力議論這件事。皇帝說："吴充有做官的才能，馮京也没有别的過失，中書省的官員厭惡他性情太直，不能相容而已。"劉敞說："陛下寬厚仁德善於納諫，而中書却排斥放逐進諫者，這是蒙蔽君主的聖明，阻止君主發揚美德。臣恐怕這樣會觸犯陰陽，出現日食、地震、風雨等災異。"而後果然出現災異。劉敞因此勸諫皇帝收攬威權，不使視聽被蒙蔽堵塞，以消除災異。皇帝深切地采納了他的意見，任他爲同修起居注。不到一個月，升任爲知制誥。宰相陳執中厭惡劉敞排斥自己，詆毀他，皇帝没有聽信。宦官石全彬領觀察使，不

滿意，有怨言，上任三天轉爲正式任職，劉敞封還任命書，不再起草任命書。

奉使契丹，素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屈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駮也。"爲説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使還，求知揚州。

劉敞奉命出使契丹，他素來熟悉山川道路，契丹嚮導爲他引路，從古北口到柳河，彎彎曲曲大概一千里路，以此想誇耀顯示契丹的險峻遥遠。劉敞問翻譯説："從松亭趕到柳河，路途短而且容易走，不幾日就可以到達中京，爲什麽走這條舊路?"譯人嚮導相視既驚駭又内疚説："確實如此。但通好以來，設置的驛站就是這樣，不敢擅自改變。"順州山中有奇異的野獸，長得像馬而吃虎豹，契丹人不能辨别它，問劉敞。劉敞説："這就是傳説中的駮。"并説明駮的聲音形狀，而且背誦《山海經》、《管子》中的描述曉諭他們，契丹人更加佩服他。出使回朝，請求知揚州。

狄青起行伍爲樞密使，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壅馬足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摇，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爲帝言曰："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諭中書，青乃去位。

狄青以軍人任爲樞密使，每次出入，小民則圍觀，以致一起推崇誇贊他的勇武，致使馬足不能行。皇帝不高興，人心動摇，狄青更加不能自安。劉敞入辭皇帝赴外任，對皇帝説："陛下寵幸狄青，不如放他外任，以保全他。"皇帝點頭同意，使他出去告諭中書省，狄青於是離京赴任。

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爲民田。其後官取潴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决不可漕，州復用爲田。敞據唐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争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鞫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户曹杜誘，誘不能有所平反，而傅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能爲己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爲神明。

揚州的雷塘，即是漢代稱雷陂，以前是民田。後來官府用來蓄水而不用其他田地來償還，田主全失去謀生之業。然而雷塘四處决口不能漕運，州府决定重新使它成爲農田。劉敞根據唐代的舊田契，全部用以還民，發運使爲此争論不同意，劉敞終究還給了田主。天長縣審問王甲殺人一案，隨後定案，劉敞看案卷覺得有冤情，王甲害怕獄吏，不敢爲自己申辯。劉敞將此案交付户曹杜誘，杜誘不能查實平反，而强加的罪名更加牢固。將要批决定罪，劉敞説："此案冤枉。"并親自審問王甲。王甲得知能爲自己伸冤，纔敢以實相告，殺人者是富人陳氏。此事傳開都認爲劉敞神明。

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敚公行。敞决獄訟，明賞罰，境内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爲守視，

劉敞轉任鄆州知州，鄆州接連更换知州，政事無人治理，市鎮中偷盗强取公開横行。劉敞判决訟案，賞罰分明，鄆州境内安定。有客人行於壽張道中，丢了一袋錢，無人敢私取，報告里

客還，取得之。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蝗。敞至而雨，蝗出境。

長，里長看守錢袋，客人返回，取回。又有人晚上在市場上丢了東西，早上去尋找，依然還在。原先，天氣久旱，田地多蝗蟲。劉敞到任而天下雨，蝗蟲離去。

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醉鬥，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爲令。

詔令劉敞在京城糾察刑獄。營卒桑達等人酗酒争鬥，指責斥罵皇帝。皇城差人捕送開封府問斬，將桑達暴尸於鬧市。劉敞調任開封府，問起桑達爲何不經審訊。府報說："近例，凡是聖旨或中書省、樞密院所定獄案，都不審查過問。"劉敞奏請依準近格，樞密院不肯執行，劉敞盡力争之，詔令以劉敞的奏章下發各府，登録作爲條令。

嘉祐祫享，群臣上尊號，宰相請撰表。敞説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并棄，誠可惜也。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挹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虚名爲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

嘉祐年間合祭祖先，群臣要爲皇上上尊號歌功頌德，宰相請求撰成奏表。劉敞勸説也阻止不住，於是上奏疏説："陛下不受尊號已經二十年。現在又要在尊號上加幾個字，不足以説盡皇上的聖德，而把前人的美德也一起丢棄了，實在可惜。今年以來，災異很多，正應當小心謹慎以待天命，深自謙卑，怎麽可在此時却以虚名成爲累贅。"皇帝看了他的奏表，對侍臣説："我的意思正是這樣。"於是没有接受尊號。

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彦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聞之，懼不敢受賜。

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用奇談怪論惑亂衆人。文彦博向朝廷舉薦他，皇帝賜他穿五品官服。劉敞與歐陽脩一起上奏説："龍昌期離經叛道，不學無術，按王法必須誅滅，不使用對少正卯施用的刑罰，對他已是萬幸了，又何必賞賜他。希望追回封賞的詔書，不要使有識之士，看輕朝廷。"龍昌期聽説上奏的事，害怕不敢接受賞賜。

敞以議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爲奸利，冒同姓户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歡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决。

劉敞因議論政事與衆人相違背，請求任永興軍知軍，授爲翰林侍讀學士。大户人家范偉以奸詐手段獲取利益，貪污同姓各户的賦税五十年，挾制官府，幾次犯法。劉敞極力懲治范偉的罪行，范偉伏罪，長安縣中百姓歡喜。還未給范偉施刑，劉敞被召回朝廷，判三班院，范偉馬上推翻前案，達四五次，最終將他交御史判决。

敞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宫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訐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

劉敞侍奉英宗講讀，每次講解造字時引經據典，用委婉的言詞進諫。當時兩宫正有小人挑撥離間，進諫的人有時揭發别人的過失而過分直

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

率。劉敞講讀《史記》，讀到堯授舜以天下時，拱手而說："舜在微賤之時，堯將帝位禪讓給他，天地享有，百姓愛戴，没有别的道理，衹是孝順父母，友愛兄弟的品德，光照天地罷了。"英宗起身改變容態，瞭解劉敞是以義理勸諫。皇太后聽説了，也十分歡喜。

積苦眩瞀，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爲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

長期的辛苦使劉敞眼睛昏花，幾次准予休假。皇帝一向看重劉敞的才能，每次宴請會見其他學士，必定問及劉敞平安否；皇帝吃新橙，命人賜給他。疾病稍好期間，又請求出外任職，任爲汝州知州，隨即改任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去世，享年五十歲。

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虚、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奥，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爲文尤贍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停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爲書四十卷，行於時。弟攽，子奉世。

劉敞學問淵博，從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都有研究，瞭解知道大概。曾在夜晚看鎮星，對人說："此星從法象上説應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幾個月後，兩個公主出生。又說："歲星往來於虚宿、危宿之間，十分明亮，應當有興起於齊地的人。"過了一年多英宗以齊州防禦使繼承帝位。劉敞曾得到先秦青銅鼎幾十座，刻在鼎上的銘文標記很奇奥，一起放在案上讀銘文，因此考查瞭解了三代的制度，劉敞尤其珍惜。每次都説："我死後，子孫以此祭祀我。"朝廷每當有禮樂儀式，必然去他家以取得决斷。作文章尤其詞語豐富，文思敏捷。掌管外制時，將要下班，正逢皇上要追封王、公主，共有九人，立刻坐下，一會兒，九份詔書完成。歐陽脩每當讀書有疑問，寫信來問，對他的問題劉敞立即揮筆，回答不停手，歐陽脩佩服劉敞的淵博。劉敞擅長於解讀《春秋》，著書四十卷，在當時流行。弟弟劉攽，兒子劉奉世。

劉攽

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寀共排之，攽官已員外郎，纔得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

劉攽字貢父，與劉敞同登進士科，之後在州縣爲官二十年，纔任爲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推薦他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因與他有舊怨，帶領侍御史蘇寀一起排擠他，劉攽官至員外郎，纔得以做館閣校勘。熙寧年間，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

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爲王，奉太祖後。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

詔令封太祖諸子孫中品德受尊崇者爲王，作爲供奉太祖的後人。劉攽說："按禮而言，諸侯

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攽議。

不得祭祀天子宗廟，而應當奉祀他自己侯國的祖先。最好是推崇德昭、德芳的後人，世世代代不要降其爵位，宗廟祭祀的時候，也將他們一并祭祀，這樣褒揚藝祖之意也表達出來了。”後來對於二王後代的封位都按照劉攽所說的意思進行。

方更學校貢舉法，攽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爲未嘗得人，不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修於家，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

正當更改學校貢舉法的時候，劉攽說：“本朝選拔人才的制度，已實行了上百年，各代賢臣名將都是通過這樣選拔的，而如果還認爲這樣不能選才取士，這不是錯了嗎。希望能够沿襲舊制，不要輕信別人的議論而更改此法。士人修學於家中，就足以立德成才，又何必依靠學官在學校監督他們修學以成才呢。”

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攽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争詈，爲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吕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訐直者反居下。攽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摭前過，斥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爲盗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寬平，盗亦衰息。爲開封府判官，復出爲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兖、亳二州。吴居厚代爲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攽廢弛，黜監衡州鹽倉。

王安石任講讀官，請求讓講解的人坐下。劉攽說：“侍臣在講論的時候，是不能坐的，而應當避席站立講解，這是古今之常禮。皇上讓他坐下，則是皇上尊德樂道的表示；若皇上没有讓坐而要請求坐下，這就不合常禮了。”禮官們都同意他的説法，因此講經之人至今仍站立講解。主持開封舉人考試，與同院王介發生争吵，被監察御史彈劾罷免。禮院廷試時開始考策問，最初考官吕惠卿將阿諛奉迎者録取在高等，耿直者反而録取在低等。劉攽復查時，則反其道而行之。劉攽曾經寫信給王安石，論述新法的弊端。王安石大怒，指責他以前的過失，并將他貶爲泰州通判，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户部判官知曹州。曹州爲盗賊横行之地，嚴刑峻法也不能够制止。劉攽説：“百姓既然不怕死，爲何還要以死來恐嚇他們呢。”他到曹州上任後，則采取寬鬆平和的政治，盗賊也就逐漸地消失了。授任開封府判官，又出任京東轉運使。對於部屬中軟弱無能者，他都重作了安置。改任兖、亳二州知州。吴居厚代任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聚斂財賦，於是追究劉攽任轉運使時治理鬆弛之罪，被貶監衡州鹽倉。

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爲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禄言：“攽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

哲宗初年，起用劉攽知襄州。奉召入朝爲秘書少監，因病請求辭官離朝，加爲直龍圖閣、知蔡州。在此時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禄上書説：“劉攽博聞强記，善作文章，治理政事能與古時良吏相比，身兼許多長處，堅

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

守道義而不苟且，應當特加優待，讓他留在京城。"劉攽到蔡州纔幾個月，就被召回朝廷拜爲中書舍人。劉攽上書請求恢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最後因病而逝，時年六十七歲。

攽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爲人所稱。預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爲人疏俊，不修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

劉攽一生著述上百卷，在史學方面的成就尤其突出。作《東漢刊誤》一書，爲世人所稱道。參加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鑑》，專門負責漢史。爲人隨和大度，不修邊幅，生性詼諧，儘管爲此多次招來嫌怨，終不能改。

劉奉世

奉世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

劉奉世字仲馮，天性沉穩，行爲處事極有法度。進士及第。熙寧三年，開始設置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劉奉世以太子中允居吏房。

先是，進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爲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謄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户房公事，改刑房，進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革以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庸白。"後蔡確以是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爲吏部員外郎。

以前，進奏院每五天就將文件整理上報樞密院，然後再散發各處。而專司其事的邸吏則需事先呈報，或者改成家書的形式郵寄。劉奉世上書請求革除定本，除去實封，衹以通函的形式呈報，皇上采納了他的意見。神宗稱贊劉奉世盡忠守職而不苟且，加封他爲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户房公事，後又改爲刑房公事，升遷直史館、國史院編修官。大理寺在處理相州疑案時，詳斷官竇革將案情呈報給劉奉世，劉奉世說："你自己依法辦理就行了，没有必要來告訴我。"後來蔡確即以此事羅織劉奉世之罪，劉奉世被貶到陳州糧料院。他在蔡州糧料院呆了很長一段時間，任爲吏部員外郎。

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權户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内侍爲押班，中書舍人吕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奈人不可户曉，顧以率先施行爲非耳。"帝爲反命。既而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

元祐初年，歷任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户部吏部侍郎、權户部尚書。元祐七年，授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哲宗親理政事，用兩個宦官爲押班，中書舍人吕希純封好退回了詔書。哲宗說這在以前是有近似的例子，劉奉世則回答說；"雖然有近似的例子，無奈不能够讓大家都知道，所以最先開始的做法就是錯的。"哲宗爲此取消命令。不久章惇主理政事，劉奉世請求辭官離去。

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改定州。逾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黨傾邪之狀。帝將聽其

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知成德軍，又改任定州知州。一年多之後又改知成都府。路過京城時，入朝見皇帝，欲向皇上陳述朋黨互相攻訐傾

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爲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年，責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吕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貶隰州團練副使。

軋的情况。哲宗準備讓他來，聽聽他的意見，曾布則說：“元祐時期要變前朝之法，當時没有一個人阻攔，而衹有劉奉世極力反對，冒犯皇上而僥幸逃脱，皇上還是不見他爲好。”於是皇上就没有允許劉奉世入見。第二年，貶爲光禄少卿，分司南京，居於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彈劾劉奉世與劉摯一起傾害朝中大臣，依附吕大防、蘇轍，纔得以官居高位，於是再次被貶爲隰州團練副使。

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

徽宗即位，完全恢復了他的官職，知定州、大名府、鄆州。崇寧初年，再次被奪去職位，責罰他居於沂、兗二州，後因赦免纔得以歸京。政和三年，恢復其端明殿學士。逝世，時年七十三歲。

奉世優於吏治，尚安静，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内省不愧，恃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劉奉世擅長於爲官治理政事，崇尚安詳恬静，文詞雅致雋永，尤精於《漢書》之學。他常說：“我家世代衹知道事君盡忠，自我反省没有什麽可以愧疚的，這完全可以讓士大夫來評說。人生有得有失，這是常理，猶如寒暑加身，即使是善於養生之人也不能不生病一樣，對此應泰然處之。”

曾鞏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脱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他生來機智敏鋭，讀幾百字的文章，出口就能背誦下來。十二歲時，試作《六論》，提筆就寫出來了，而且文辭十分奇異。到二十歲時，已經名聞四方。歐陽脩看到他的文章後十分驚異。

中嘉祐二年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爲實録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户，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秋賦以償，農事不乏。

嘉祐二年考中進士。調任太平州司法參軍，奉召編校史館書籍，升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任實録檢討官。出任越州通判，這個州裏原來拿酒場的錢預支招募牙兵，錢不够，就從鄉民中徵收，以七年爲期不再徵收；可是期限到了，招募的人謀求多得，仍然照舊徵收。曾鞏查明情况，立刻禁止了這種做法。這一年發生了饑荒，計算常平倉的糧食不够用來供給，而且種地的農民，不能都到城裏來。於是他張貼告示曉諭所屬各縣，勸説富人拿出自己儲存的穀物來，共有十五萬石，將這些穀物比照常平的價格稍微提高後賣給百姓。百姓能够就便得到穀物，又不出家鄉，

糧食又有餘。同時貸給農民種子，讓隨秋季繳稅時償還，使農事没有耽誤。

知齊州，其治以疾奸急盜爲本。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子高橫縱，賊良民，污婦女，服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寘於法。章丘民聚黨村落間，號“霸王社”，椎剽奪囚，無不如志。鞏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爲保伍，使幾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徇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户不閉。

任齊州知州，他的管理以根治邪惡，急懲盜賊作爲根本。曲堤有個姓周的人家，擁有大量錢財，稱霸鄉里，他的兒子周高橫行驕縱，殺害良民，污辱婦女，衣服器物超越本分，又可以摇動權豪，因此州縣官吏都不敢去追究，曾鞏捕獲這個人，處以刑法。章丘人在村裏糾衆結夥，號稱“霸王社”，殺人劫財，强取囚牢，無所忌憚。曾鞏流放了三十一人，又令鄉民組成保伍，聯合巡查盜賊行踪，有盜賊則擊鼓傳遞消息，相互援助，每次都能將盜賊擒獲。有一個叫葛友的人，名字在被追捕者之中，一天，他到官府自首。曾鞏用衣裳、飲食款待他，并配給隨從人員，用車載着所購金銀布帛，四處誇耀。盜賊聽説了這件事，大多出來自首。曾鞏之所以這樣將事情到處張揚，實際上是想分化那些盜匪竊賊，使他們不能糾合在一起。從此人們外出可以連家門都不關閉了。

河北發民浚河，調及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鞏括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爲橋以濟往來。徙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六驛，人皆以爲利。

河北路發派百姓疏通黄河，從其他路也徵調民力，齊州應當出民夫二萬人。各縣起初按户籍分派三個男丁出一夫役，曾鞏清理了隱瞞和遺漏的户口，使之達到九人取一，從而節省了好幾倍的費用。他又免除了無名渡錢，建造了橋梁，利於行人往來。對原來的傳舍作了遷移，將驛路改爲從長清到達博州，再通至魏州，共省去六個驛站，人們都覺得十分便利。

徙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鞏命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求。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官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爲殿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爲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斂，民不堪。鞏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知福州。

調任襄州、洪州知州。適逢江西這年瘟疫大流行，曾鞏命令各縣鎮亭傳，都儲存藥物以備需求。軍民因生活困難自己不能供養的，便招來住在官舍，供給他們飲食、衣被等用品，分配醫生給他們診治，把他們醫治的效果記載下來，以多寡分出優劣。朝廷軍隊征討安南，所經過的州要預備一萬人之所需。其他地方的官吏藉此橫徵暴斂，使百姓難以忍受。曾鞏則事先分别處理了大軍突然聚集的問題，軍隊過去後，街市巷里還不知道。加直龍圖閣、任福州知州。

南劍將樂盜廖恩既赦罪出降，餘衆潰復合，陰相結附，旁連數州，尤

南劍將樂的盜匪廖恩在被赦免向官府投降以後，餘下的部屬潰散之後又糾合在一起，暗地裏

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懾恐。鞏以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輩。福多佛寺，僧利其富饒，争欲爲主守，賕請公行。鞏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絶左右徼求之弊。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鞏曰："太守與民争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結成團夥，遍及幾個州。一個尤其凶殘暴虐的盗匪根本不聽招降，當地百姓非常恐懼。曾鞏設計招致了他，接着相繼出來自首的有二百多人。福州佛寺很多，僧侣貪求富饒，争着想做主守，就行賄請求官府作决定。曾鞏教僧徒們共同推選主守，將推選的人記録在册，按次補缺。然後在府庭授予他們文告，拒絶私下贈謝，以杜絶身邊人竊取賄賂的弊端。福州没有職田，每年用賣園圃蔬菜來增加薪俸，常年收入達三四十萬。曾鞏説："太守與民争利，可以嗎?"就停止了這種做法。後來的官員也不再用這個辦法獲取收入。

徙明、亳、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爲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爲書，將合而爲一，加鞏史館修撰，專典之，不以大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尋掌延安郡王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特屬之。甫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卒，年六十五。

改任明州、亳州、滄州知州。曾鞏久負才華的盛名，長期在地方調來調去，世人都認爲他性情孤傲不善於同别人相處。這一時期，優秀的青年們大量涌現，曾鞏把他們看得很淡薄。一次經過朝廷，神宗召見了他，對他慰勞問候，十分寵愛，於是留判三班院。他上疏提出解决財經問題的意見，皇帝説："曾鞏把節約用度作爲理財的關鍵，當世論理財的人，還没有這樣好的見解。"神宗因見《三朝國史》、《兩朝國史》都是各自成書的，想將這兩本書合而爲一，於是加授曾鞏史館修撰之職，專門來做這件事，不用大臣監督，不久書就修成了。剛好遇上實行新的官制，授曾鞏爲中書舍人。當時從三省百官開始，都作了新的調整選拔，任命的詔書每天多達十幾道，詔書對每個人的職事權限等闡述都非常簡明扼要而全面。隨即掌管延安郡王上呈皇上的表奏。過去這類事情都屬於翰林學士管轄，這時則特别轉交他來掌管。幾個月以後，因母喪離職。又過了幾個月，曾鞏也去世了。終年六十五歲。

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宦學昏嫁，一出其力。爲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源《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

曾鞏品性孝順友愛，父親逝世後，侍奉繼母更加無微不至，撫育四個弟弟、九個妹妹於家境衰敗而薄弱無靠中，他們的讀書、出仕和婚嫁，都是他一手出力操辦。他的文章涉獵廣泛，寫到後來更加精妙，本源於《六經》，參考了司馬遷和韓愈的文法，當時擅長文詞的人，很少有超過他的。他年輕時與王安石交往，當時王安石的聲譽還不大，曾鞏就把他引見給歐陽脩，到王安石得志，就對他有不同看法。神宗曾經問他："王

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爲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安石這個人你看怎麽樣？"曾鞏回答說："王安石的文學和行義，不次於揚雄，因爲他吝嗇所以又不及揚雄。"神宗說："王安石對富貴是看得很輕的，怎麽説他吝嗇呢？"曾鞏說："我所説他吝嗇的，指他敢作敢爲，而難於改正錯誤而已。"神宗聽後覺得這話對。呂公著曾經告訴神宗，以爲曾鞏的爲人行義不如治理政事，治理政事不如作文章，因此不被大用。他的弟弟曾布，本書另外有傳。小弟曾肇。

曾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黄巖簿，用薦爲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説，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厘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

曾肇字子開，考取進士後，調任黄巖縣主簿，被推薦任鄭州教授，升任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禮院從秦朝以來，有關文獻殘缺不全，先輩儒者都憑自己的想象，無法考查核實。曾肇在職期間，糾正了前輩的不少錯誤。皇帝親自祭祀地神於北郊，大概是受曾肇啓發的，其他不同看法都不能改變曾肇對禮的解説。

兄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愠。

其兄長曾布因爲議論市易法被責罰，也撤銷曾肇所任的主判官。待在館中的諸人中，有不少專門迎合皇上的意旨而有所圖謀的人，大家都感到處境危險，曾肇却安然没有怨怒。

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修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爲《神宗實録》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爲中書舍人。

曾公亮死後，曾肇爲他寫行狀，神宗讀後很欣賞。升他任國史編修官，升吏部郎中，升右司，擔任《神宗實録》一書的檢討。元祐初年，升任起居舍人。不久，任中書舍人。

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爲之言，乃得釋。

曾肇認爲葉康直任秦州知州時處事不當，執政官驚奇曾肇居然不先上告，御史趁機攻擊他。曾肇提出辭職，范純仁在朝廷上說："如果好人得不到寬容，像我們這類人就不能在這兒。"極力替曾肇辯護，曾肇纔没有受到處罰。

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爲譏毁，出守鄧。肇言："維爲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覿，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覿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

門下侍郎韓維彈劾范百禄，太皇太后認爲是誣陷，讓韓維出任鄧州知州。曾肇說："韓維替朝廷辨别壞人，以正是非，不能憑主觀想象認爲他錯了就趕走他。"拒絶替皇帝起草命令。諫議大夫王覿因爲批評了胡宗愈，皇上想調他去潤州，曾肇說："皇上把大臣當做心腹，把臺諫官當做耳目，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現在王覿

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

太皇受册，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册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宜如三年之制。"并從之。

四年，春旱，有司猶講春宴。肇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菑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

七年，入爲吏部侍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爲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置諸近班，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宫，親近褻御，其損益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實録譏訕罪，降爲滁州。稍復集賢殿修撰。歷泰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爲中書舍人。

批評執政官就被放逐，這就是憐愛心腹而堵塞耳目了。"哲宗醒悟過來，加任王覲爲直龍圖閣。

太皇受册命，詔令按照仁宗時章獻皇后的舊例，讓太皇到文德殿。曾肇說："天聖初年，兩制大臣決定讓皇太后去崇政殿受册封，仁宗特地更改，這是臨時措施。目前皇上要照仁宗的舊例，以充分表達尊奉孝敬的誠意，可謂達到了極點。我認爲太皇應該在此時特地下詔向天下人宣揚皇上的孝心，然後表達謙遜美德，按照天聖時期兩制大臣的意見，衹在崇政殿受册封，那樣，皇上的孝心更明白，太皇的德行更高了。"坤成節時祝太皇壽，皇上想讓百官列隊於崇政殿。曾肇又說："天聖三年，近臣們列隊於殿廷，百官則衹在內東門拜獻賀表。到天聖九年，纔到會慶殿奉獻。現在承蒙太皇的聖德，不肯與章獻皇后一樣，就應該采用天聖三年的辦法。"都被采納。

元祐四年，發生春旱，官府仍講究春宴。曾肇同彭汝礪一起上書說："目前正鬧天災，正是君臣們敬畏天命謹慎從事之時，而一起吃喝玩樂，恐怕無力消除天災了。"第二天，皇上就下令停止宴請。蔡確被貶斥到新州，曾肇事先同彭汝礪相約爲蔡確辯護。恰好碰上曾肇改任給事中，彭汝礪衹好獨自上書，諫官認爲曾肇出賣了朋友，曾肇也懶得辯解。以寶文閣待制任潁州知州，又改任知鄧、齊、陳三州和應天府。

元祐七年，回京任吏部侍郎。曾肇在禮院任職時，開創了皇上親自祭祀北郊的先例。這年又該郊祀了，曾肇堅決捍衛以前的主張，結果還是合祭天地，於是自我彈劾，改任刑部侍郎。一再要求，於是調出知徐州，又調任江寧府。哲宗親政後，改用元老舊臣，舊臣們多次稱贊曾肇熟悉禮制，於是召他回朝應對。曾肇說："皇上雖然有天生的優良品質，也必須依賴於前後左右的大臣們，把他們當作立政之根本。應該在此時精心選拔忠誠端正善良之士，放在身邊，以參與討論政事，以備咨詢。這比深處禁宫，親近左右小臣，所得的好處要强萬萬倍。"皇上身邊的近侍貴寵們討厭他的這番話，調他任瀛州知州，同其兄曾布交换地方。當時又追究實録中的誹謗皇帝

之罪，曾肇被降任滁州。不久恢復集賢殿修撰。歷任泰州、海州知州。徽宗即位後，又被召回京師任中書舍人。

日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并録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爲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爲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别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説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爲衣冠榮。

四月初一發生日食，皇帝應當下詔廣泛徵求直言。曾肇將皇帝的旨意全面記述於他起草的詔令中，詔令下達後，上意見書的人絡繹不絶。章惇很反感，想找點理由除掉曾肇，徽宗不聽。元祐年間遭迫害的大臣，都蒙恩回來録用了，曾肇經請求後將死者的名單都造好，寫了悼詞，極度悲哀憂傷，讀了悼文的人都感動得哭了。升任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因爲説錯了話而獲罪，没有人敢爲他們説話，曾肇却極力爲之辯解。當時不少人認爲元祐、紹聖時的官員，都有失誤，其兄曾布傳達皇帝的命令，讓曾肇替皇上起草詔書，曉諭天下。曾肇拜見皇上説："陛下想建立公正的制度，以消除朋黨，必須預先分清楚君子與小人，賞善罰惡，不能有所偏廢。"全面詳細地闡述了這一意見。不久詔令發出。曾布升任宰相時，恰好碰上曾肇起草委任狀，宋朝的學士中弟弟替哥哥起草委任狀的，衹有韓維、曾肇兩人，士子們都引以爲榮。

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咎異章著。陛下簡儉清净之化，或衰於前；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有未辨；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壅蔽矯舉，民冤失職，鬱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

建中靖國元年，太史上奏，説四月又有日食。曾肇奏對説："接連幾年正陽發生日食，災異很顯然。陛下簡樸清净的教化是否不如先前；聲色犬馬等奢侈的愛好，是否有時在心中萌動；忠臣奸臣賢人不肖之徒的分别是否還不徹底；獎懲是否還有不當之處；左右小臣阿諛奉承，蒙蔽僞造，百姓的冤屈失察，憂愁無處申訴。這些都應該反省檢查，自責自勉，以消除天變。"説完淚如雨下，皇帝驚懼而采納了他的意見。

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

其兄曾布任宰相，曾肇因此按原有的規定應迴避，改任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宫。不久，出任陳州知州，歷知太原、應天府和揚州、定州。崇寧初年，被削職，貶任和州知州，又徙岳州，接着貶爲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回到潤州而死，時年六十一歲。

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彦并相，日

從熙寧以來四十年間，大臣輪流執政，邪正互相傾軋，朋黨之爭屢次發生，曾肇處在其中，却與他們都合不來。其兄曾布同韓忠彦一起任宰

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事惇、卞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爲固位計，思之可爲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

相，天天圖謀排擠韓忠彦。曾肇已任地方官，寫信對曾布説："兄長正得到君主的信任，應當引薦好人，走正道，以杜絶章惇、蔡卞這種壞人重起。然而幾個月以來，世人稱道的正人君子，相繼離開了朝廷，被進升爲輔佐、侍從、臺諫等高官要職的，往往都是從前追隨章惇、蔡卞的人。一旦你的權勢完了，這些人就會衹顧保全自己的位置而攻擊你，想來都令人寒心。近來主意已改，環境已經換了，小人仍有途徑鑽營。入朝必在皇帝面前議論元祐時的舊臣，退朝後盡力排斥元祐舊臣於顯要職位。從前的章惇、蔡卞雖然没來，但一個蔡京就够這兩人之和了。不可不深思啊。"曾布不聽從他。不久，蔡京執掌政事，曾布、曾肇都遭殃。

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少力學，博覽經傳，爲文温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曾肇天性仁厚，容貌端莊嚴肅。從小就認真學習，博覽經書史傳，寫的文章温和有章法。歷任十一州，大多有善政。紹興初年，謚號文昭。兒子曾統，官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爲考功，仁宗賜夏竦謚，上疏争之，以爲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爲袁盎所笑。"此豈事君爲容悦者哉。攽雖疏俊，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若劉氏、曾氏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論曰：劉敞博學多識文章有氣魄，通曉遠古的事情，他爲考功時，仁宗賜夏竦謚號，上奏表論争，認爲皇帝不可以侵奪臣下的職責；奉詔令制定禮樂大典，有宦官參加，劉敞又進諫勸止説："臣怕被袁盎所嘲笑。"這豈是侍奉皇帝是爲了取悦於皇帝的人呀。劉攽雖然放達超逸，文章與劉敞相當。劉奉世繼承了他們，世人稱他們爲"三劉"。曾鞏著書立説在歐陽脩與王安石之間，從容而不繁雜，深奥而不晦澀，超然卓越自成一家，可以説太難得了。曾肇有儒者的風範又有當官的才幹。宋朝中期，文學法理，全都精通而又有才能的，像劉氏、曾氏成爲家學，有兩漢時期的風範。

宋史卷三百二十

列傳第七十九

蔡襄　吕溱　王素（從子）靖（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謫。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争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

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爲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并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爲難；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説。其禦之之説不過有三，臣請爲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爲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奬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争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考中進士，任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議論政事被貶離京城，余靖上奏援救他，尹洙請求把他與范仲淹一起貶斥，歐陽脩移發文書斥責司諫高若訥，因此三個人都獲罪被貶謫。蔡襄爲此作《四賢一不肖詩》，京城人士争相傳抄，賣書的人通過賣這首詩，得到了豐厚利潤。契丹使者剛好到宋朝，買了此詩返回，張貼在幽州的館舍中。

慶曆三年，仁宗更换宰相，親自提拔余靖、歐陽脩及王素做諫官，蔡襄又寫詩祝賀，三個人共同推薦他，仁宗就也任命蔡襄知諫院。蔡襄爲進諫之路開放而感到高興，却又擔心正直之人難以長久立於朝廷，於是上疏説："朝廷增加任用諫官，歐陽脩、余靖、王素一天之中同時任命，朝廷内外互相慶賀。然而任用諫官不難，聽其進諫却是難事；聽其進諫不難，采納諫言却是難事。這三人忠誠剛正，一定能暢所欲言毫無保留。我擔心對邪惡之人得不到好處就一定會製造一些中傷他們的謡言。這些謡言不外乎有三類，臣請求替陛下來逐一辨明它。一是好名。忠臣引導君主合於正道，議論事情惟恐不周到，如果迴避好名的嫌疑不做任何陳述，那麽像土木一樣的人，都可以做到。二是好進。前代諫官遭受災禍，都是被忠義所激憤，而又遭逢世道昏亂，死亡尚不推辭，又何談什麽好進呢？近代以來對諫官的奬掖提拔太快，但却很久不予升遷，而他們即使是死在這個職位上，也不會後悔。三是彰揚

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

君主的過失。諫諍之臣，大概是以糾察過失之名而被薦擧的，君主能够聽從并加以實行，正足以招來從諫的聲譽，又有什麼過失能被彰揚。至於巧詐之人也是這樣，事情難以争論就默然不語，而選擇那些不會抵觸違忤的事情，偶爾發一次言，仍還不能成功，就退下去説我曾經還争論過某事，這纔叫好名。緘口不語隨衆附和，一點也不感到慚愧羞耻，循資累級，以取得顯赫的官職，這纔叫好進。君主有過失，不在未産生之前去救助，流傳到天下後代，事情愈加不能遮掩，這纔叫彰揚君主的過失。希望陛下明察，不要使他們有喜歡進諫的名聲而無實效。”

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爲：“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顓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敝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

當時有旱災蝗災、日食、地震等災異，蔡襄認爲：“災害的到來，都是由於人事。幾年以來，上天的告誡多次來到。推究招致的原因，是由於君臣上下都有過失。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被人所信服，恩澤不能及於下民，這是陛下的過失。把持天下的權柄，掌管百姓的命運，没有嘉謀異劃來矯正時弊，不能盡忠竭節來擔負職責，這是大臣的過失。朝廷有弊政而不能糾正，百姓有疾苦而不能消除，陛下寬厚仁愛缺少決斷而不能規勸，大臣循常隨俗默然避事而不能斥責，這是我們的罪過。陛下既有承認過失之言，就已通曉於天地神靈了，希望陛下能用實際行動來回應它。”奏疏出來，聽説的人都爲之惶恐不安。

進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官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徼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修人事，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爲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功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

升任直史館，兼修起居注，蔡襄更加盡心盡職議論事情，從不屈服。開寶佛塔發生火災，塔下有過去埋下的佛舍利，詔令把佛舍利取入宫中，宫人有很多灼臂剃髮出家的。正議論重新營造佛塔，蔡襄進諫説：“不合正道的福運，不可以作非分希求。現在百姓困苦，外族驕横傲慢，陛下應當修治人世間事，爲何却要一心信奉佛法？或者是認爲舍利子有光亮，認爲它神異，那麼它連所居住的佛塔尚且不能保護，又有什麼神靈的威力。上天降下災禍，以示警戒，却反要大興工役，這是想要用人力來排斥天意呀。”

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

呂夷簡爲平章國事，宰相以下的官員都到他的府邸去商議政事，蔡襄奏請取消這一做法。元

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

昊投誠，開始自稱"兀卒"，不久又譯爲"吾祖"。蔡襄說"'吾祖'就像是說'我翁'，很爲輕慢侮辱。如果朝廷賜他詔書，也叫'吾祖'，這是什麼話呢?"

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 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并退，衆賢并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

夏竦被罷免樞密使職務，韓琦、范仲淹在位，蔡襄說："陛下罷免夏竦而任用韓琦、范仲淹，士大夫在朝廷上相互慶賀，百姓們在道路中歡欣歌唱，甚至於飲酒歡呼相慶。而貶退一個邪人，進用一個賢臣，難道就能關係到天下的輕重嗎? 大概是一個邪人被貶退則其同類也就被貶退，一個賢臣被進用則其同類也能被進用。衆邪一同被貶退，衆賢一同被進用，天下能不太平嗎！雖然如此，但我仍深感憂慮。天下的形勢，就如病人，陛下既已得到良醫了，對之信任不疑，不但能使病情痊愈，而且又能使百姓長壽。醫生雖有高明的醫術，如果不能完全任用，那麼病就會日益加重，即使秦國名醫和、扁鵲在世，也難以取得成效。"

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决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

保州士兵作亂，選十多名懦弱膽小的士兵爲罪魁禍首，殺掉他們來求取招撫。蔡襄說："天下百萬軍隊，如果没有誅殺决行的法令，必會開啓驕慢暴亂的源頭。現在州兵殺死官吏、關閉城門，不作討伐就依從他們而進行招撫，豈不被天下人耻笑。請允許我帶兵入城，將他們全部誅殺。"詔令同意他的建議。

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時丁口税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爲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温成后追册，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

因母親年老，蔡襄請求任福州知州，改任福建路轉運使，開挖古時的五個池塘來灌溉民田，奏請减少五代時丁口税的一半。後來恢復修起居注。唐介攻擊宰相，皇上大怒，蔡襄小步疾行向前說："唐介的確狂妄愚蠢，然而他是出於進獻忠誠之心，希望能够保全寬恕他。"唐介被貶謫到春州後，蔡襄又上疏認爲這是必死之地，於是得以改貶英州。爲温成皇后追封，蔡襄請求不要設立忌諱，并罷除監護園陵官。

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進升知制誥，三位御史因彈劾梁適被解除職務，蔡襄不草擬詔書。以後每次授任官職不能擔當的，蔡襄往往封還任命書。皇帝對待他更加優厚，賜給他母親帽子和披肩以示寵愛，又親筆書寫"君謨"兩字，派人拿着詔書送給他。升任龍

襄精吏事，談笑剖决，破奸發隱，吏不能欺。

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蔡襄精通吏事，談笑之間分析決斷，能找出隱藏的奸惡之人，下級官吏不敢欺騙他。

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絶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

以樞密直學士再任福州知州。州中的士人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躬行仁義著名，蔡襄備禮招請，讓他們用經學教誨學生。福州習俗重視喪葬禮儀，父母死亡後有的秘不舉喪，甚至破盡家産來施捨僧人飯食，蔡襄下令加以禁止。調任泉州知州，距離泉州城二十里有萬安渡，横海而渡，往來的人們都畏其艱險。蔡襄立石作爲橋梁，其長三百六十丈，在基底種養牡蠣使它們附結在石頭上來穩固橋梁，直到現在人們還依賴此橋渡海。又種植松樹七百里以蔭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念他的功德。

召爲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虚出入，量力以制用。剗剔蠹敝，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

後被召入京城任翰林學士、三司使，蔡襄比較天下財政收入的盈餘與不足，量力以制用。剔除積弊，簿册法度細微詳盡都有規定。

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爲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熒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

英宗身體有病，皇太后聽政，對輔臣們説："先帝既已定立皇子，宦官們進而加以炫惑，而且知名的親信大臣也如此議論，幾乎敗壞了大事，最近已經焚毁他們的奏章了。"不久外面的人就傳説蔡襄曾有議論，皇帝聽説後開始懷疑他。適逢蔡襄多次請假，就命令選擇人代替蔡襄。蔡襄請求任杭州知州，拜授端明殿學士前去上任。治平三年，遭逢母親喪事。第二年蔡襄去世，終年五十六歲。追贈吏部侍郎。

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

蔡襄擅長書法，爲當時第一，仁宗尤其喜愛他的書法，曾經製作《元舅隴西王碑》文命蔡襄書寫。等到讓他書寫《温成后父碑》文時，蔡襄就説："這是待詔的職責而已。"不奉行詔令。他對待朋友講求信義，聽到有朋友去世，就不吃酒肉，爲他設立靈位哭悼。曾經在會靈東園飲酒，客人射箭誤傷了他人，就誣指蔡襄。後來皇帝問起此事，蔡襄再拜愧謝，最終没有爲自己辯解。

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爲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蔡京與蔡襄是同鄉而進身較晚，他想要依附名門，於是自稱是蔡襄的族弟。政和初年，蔡襄的孫子蔡佃在廷試後被皇帝呼名召見，居於應試者首位，蔡京正在殿上陪侍，蔡佃因族孫的關係而避嫌，被降爲第二名，蔡佃終身怨恨他。乾道

年間，賜蔡襄謚號爲忠惠。

呂溱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

呂溱字濟叔，揚州人氏。考試進士得中第一名。任亳州通判，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因參與進奏院宴飲而獲罪，被貶出京城任蘄、楚、舒三州知州。後又恢復修起居注。

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溱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爲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爲翰林學士。疏論宰相陳執中奸邪，仁宗還其疏。溱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溱亦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爲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爲例。

儂智高侵犯嶺南地區，皇帝詔令不能擅自通報奏章。呂溱上奏說："一方有警，讓各路都聽到消息，共同作好防備。現在都不想讓人知道，這是什麽意思呢?"進升知制誥，又出任杭州知州，入朝爲翰林學士。他上疏彈劾宰相陳執中奸邪的情形，仁宗退還他的奏疏。呂溱說："用口舌去議論他人，是在暗地裏中傷大臣。希望出示我的奏章給陳執中，讓他能够自我辯解。"不久，陳執中被罷免，呂溱也以侍讀學士知徐州，皇上在資善堂賞賜酒宴，并派使臣告訴他說："這是特地爲你所設的，應當盡情一醉。"詔令從今以後皇帝講讀官出京的都依照此例。

徙成德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溱請罷之以答天戒。溱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相能，還，判流内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東貿易，及違式受饋贐，事下大理議。溱乃未嘗受，而外廷紛然謂溱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御史以爲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後調任成德軍知軍，當時正開挖六塔河，由宰相決策。恰逢地震，呂溱請求取消這一工程以對應上天的儆戒。呂溱性格豪放奢侈，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合不來，被召回朝，判流内銓。李參彈劾他借用官家的麯來釀酒，私運到河東去交易貨物，以及違法接受饋贈，其事被交由大理寺審議。呂溱本來不曾受賄，但是外廷議論紛紛認爲他有死罪。皇上知道他的過失輕微，衹是降低了他的官秩，任和州知州。御史認爲與他的罪行不相稱，於是改在南京任閑職。後被起用知池州、江寧府，復爲集賢院學士，加授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時爲京尹者比不稱職，溱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迹。嘗以職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溱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絶迹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

當時任京尹的人多不稱職，呂溱精明見識超出常人，判理訟案當機立斷，豪强奸惡之人都收斂行迹。曾經在朝廷上奏對職事，神宗觀察到他有病色，就勸他去看病服藥，不久果然生病。改任樞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因病去世，終年五十五歲。追贈禮部侍郎。皇帝追悼思念他，詔令中書省說："呂溱立朝爲官最爲孤特，深知事君之節，不與權貴來往，因此中間被廢黜十多年，而沒有人爲他說情。正要提拔他掌管要職，却忽

狽。宜優給賻禮，官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

然去世，他的家庭貧困兒子年幼，遭受此等大禍，一定會窘困不堪。應該優厚地賜給助喪費用，由官府來經管他的葬事，以勉勵爲臣之節。”敕令他妻子的兄長護送他的喪柩歸葬。

溱開敏，善議論，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語，時目爲“七字舍人”云。

吕溱通達明敏，善於議論，當時的著名人士都推崇贊許他。然而他又自視甚高，在杭州接待賓客時，經常衹説短短的幾句話，當時的人因此稱他爲“七字舍人”。

王素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争曰：“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縣官之須，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

王素字仲儀，是太尉王旦最小的兒子。被賜予進士出身，做官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推薦他爲侍御史。道輔被貶謫，王素也被貶出京城任鄂州知州。仁宗懷念他的賢明，提拔他知諫院。王素正值壯年，遇事常有感而發。曾經上奏説：“如今朝廷内外没有名目的費用，五倍於從前，請求減省那些不急需的費用。”適逢皇子出生，朝廷打算給百官進級，并頒發賞賜給各路軍隊。王素諫諍説：“現在西夏專横跋扈，契丹索求無度，官府所需費用，將會日益急迫。應該留下官秩爵位以獎賞作戰的功勞，儲蓄金銀繒帛以佐助邊境費用。”進級賞軍的議論於是止息。

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宫，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

京城地區乾旱，王素請求皇上舉行郊祀以祈雨，皇帝説：“太史上奏説此月二日會下雨，如今我打算到了那天再出去祈禱。”王素説：“我雖非太史，但是我算計那一天必定不會下雨。”皇帝詢問原因，王素説：“陛下知道那天將要下雨而去祈禱，是對應上天没有誠意，因此我知道不會下雨。”皇帝説：“那麽明天就到醴泉觀舉行禱禮。”王素説：“醴泉觀距離太近，就如同從宫裏到外朝而已，難道是害怕暑熱而不敢遠出嗎?”皇帝肅然起敬。改而詔令前去西太一宫，諫官按舊例不跟從皇上，皇帝破例命令王素隨從。當天太陽熾烈，塵埃瀰漫，等皇上祭禮後返回，未到宫城時，天上就雷電大作而下起雨來。

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

王德用進獻了兩位女子，王素奏論此事，皇上説：“朕是真宗皇帝之子，你是王旦之子，有世交舊誼，非他人能比。王德用確實進獻了女子，可是已侍奉於我左右了，該怎麽辦呢?”王素説：“我所憂慮的正是她們在皇上身邊啊。”皇

二女出。賜素銀緋，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爲明。素獨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徙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

帝聽後爲之動容，立即命令把兩位女子遣散出宮。賞賜王素銀緋，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淮南都轉運按察使。當時新置按察之官，大多以嚴苛作爲明察。王素却惟獨不指摘細微的過失，如果有貪婪刻剥之人，就一定要嚴格審查窮究始末，因此下屬官吏都愛戴而敬畏他。改任渭州知州，因爲在河東購買木材，有擾民的情狀，被貶降華州知州，又削職到汝州。不久又全部恢復原職，升任龍圖閣直學士。

初，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力自效。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違詔止其役，水亦不害。

當初，原州蔣偕建議修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從了。城堡還未修好，敵人就窺測時機來發動襲擊，工程無法完成。蔣偕恐懼，前來請求死罪。王素説："如果處治蔣偕，正是落入了敵人的奸計之中。"責成蔣偕讓他全力報效。總管狄青説："蔣偕前去一定還會失敗，不能派遣他。"王素説："蔣偕失敗則總管前往，總管如失敗，我就會前去了。"狄青不敢再説話，蔣偕最終修完城堡而回。王素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年間秋天，下大雨，蔡河堤壩被沖壞，河水涌入城中。皇帝詔令軍兵阻隔朱雀門，王素説："皇上身體有病，軍民的住宅大多倒塌，衆人之心都怦然不安，怎麼能再堵塞宫門而興師動衆呢。"就没有聽從詔令，停止堵隔朱雀門，水也没有造成禍害。

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權物價。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其過，出知許州。

出知定州、成都府。此前，低級軍官每年要交納酒坊錢來供給過往客人食宿車馬，索求逐日增加，交納錢的人都很困乏。王素對其費用全部予以裁減。鐵錢遍布兩蜀，而仍鼓風扇火冶煉不止，錢幣越來越賤，貿易不流通，王素命令停止鑄造十年，以平衡物價。他處理政事時，務求合乎人情，蜀人記録下他爲政的條目，稱爲"王公異斷"。又任開封知府。王素以三公之子少年知名，出任將帥入爲侍從，時間久了頗感鬱鬱不樂，厭倦繁雜的事務，因此事情大多粗疏不治，盜賊多次作案。御史彈劾他的過失，被貶出京城任許州知州。

治平初，夏人寇靜邊寨。召拜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至，敵解去。

治平初年，西夏侵犯靜邊寨。朝廷召授王素爲端明殿學士，又任渭州知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舊之人都歡呼相賀，等王素來到渭州，敵

拓渭西南城，浚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訓。其居舊穿土爲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爲築八堡使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奸人亦從而入，將必爲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去，關中必摇。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奸言。"乃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妄，諸將皆服其明。

人就退兵了。王素拓寬了渭州西南城，又開挖了三道護城河，儲積糧食可用十年。歸順的羌人都前來奉獻土地，把他們全部增招爲弓箭手。軍陣變化之法，他親自加以監督訓練。渭州居民過去都是穿挖土穴作爲房屋，敵人到來後，土室中的老幼之人大多被燒死，王素爲此修築八座營堡來讓他們居住。他手下的部衆由兩位巡檢統領，不能自由行動。王素説："這哪裏是招募民兵的本意呢?"就聽任他們分散開在田里耕作，有警報時就集合，因此士氣感動激奮，精悍勇敢非其他路能比。曾有一次在堂上宴飲，邊民謡傳敵寇到來，驚惶入城。諸將説："假如奸人也混隨而入，將一定成爲內應，應當拒絶讓他們入城。"王素説："如果拒絶而使他們向東去，關中必受震動。我在此，敵人一定不敢前來侵犯，這應該是謡言。"於是下令："膽敢稱説敵寇來到的斬首。"不一會兒，偵察的騎兵從西面返回，人們的傳言果然虚妄，諸將都嘆服王素的英明。

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鞏，從子靖，從孫震。

被調換任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任青州觀察使。熙寧初年，回朝，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水大漲，王素説："如果冲壞了平晉，就會淹灌州城了。"急忙命人準備船隻，修築堤壩來作防範。一天晚上，洪水突然冲來，百姓們依賴堤壩而太平無事。後又入朝知通進、銀臺司，轉任工部尚書，仍以原職退休。舊例，即使是三公退休，也不帶職。朝廷正革新法制，王素於是首先以學士退休。去世，終年六十七歲，謚號爲懿敏。兒子王鞏，侄子王靖，侄孫王震。

王鞏

鞏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徐州，鞏往訪之，與客游泗水，登魋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於黄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爲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王鞏才智出衆，擅長作詩，和蘇軾交游。蘇軾在徐州時，王鞏前去拜訪他，同賓客們一起游覽泗水，登上魋山，吹笛飲酒，乘着月色返回。蘇軾在黄樓上招待他們，對王鞏説："自從李太白去世，世上已經三百年没有此等游樂了。"蘇軾得罪後，王鞏也被放逐到賓州。幾年後得以返回，豪氣没有絲毫的挫折。後來歷任宗正丞，因爲他放蕩而輕視世人，每次授任官職時，總是受到諫官們的諫阻，所以最終没有顯貴。

王靖　王古

靖字詹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

王靖字詹叔，早年成爲孤兒，自己努力求學，喜歡講習切磋天下的利弊。憑藉祖父的恩蔭歷任閬州通判、滁州知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多次派遣蠻橫的使者來朝，王靖上疏説："契丹人貪圖我國的賜物，虛張聲勢來達到他們的願望，此種習氣不能容許其滋長，應該挫折一下他們的氣焰。"又請求恢復明經科，用策問來加試貢士，考察他們所學的知識，以逐漸改變聲律之習。

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鄉户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一以歲月遣代，遂爲令。徙河東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閲其牘曰："此真盗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爲開封府推官。曹、濮盗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九。因言盗之不戢，由大姓爲囊橐，請并坐之，著爲令。

被提升爲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陝西刑獄。在州縣服役的鄉户，稍爲寬閑的則希望久留，勞役重的則想着趕快離去，官吏藉此來衡量服役時間的長短。王靖統一以歲月遣返替代，於是成爲制度。調任到河東長子縣。有盗賊殺了人，官府逮捕審查了十幾個人，因得不到實證，都釋放了。王靖查閲了案牘後説："這是真正的凶手。"命令官吏詳細審訊囚犯，果然服罪。任開封府推官。曹、濮盗賊成爲禍害，官吏很長時間都抓不到他們，王靖接受詔令督促追捕，擒獲了其中的十分之八九。於是上奏説盗賊不能平定，是由於大族人家的庇護，請求將他們一同治罪，并著明爲法令。

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阯且至，老幼入保。事聞，中外以爲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爲度支副使，卒。

調任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年，廣州有人謠言交阯將要入侵，老幼之人都進入城堡。事情傳到朝廷，内外爲此憂慮，神宗説："王靖在那裏，可以不必擔心。"當即授任他爲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在職二年，入朝任度支副使，去世。

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爲司農主簿，使行淮、浙振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爲太常丞，神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爲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祔四后，初議不發册，古言："發册之禮，雖爲祔廟節文，而升祔之重，乃由册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廢。"乃詔用竹册。又

兒子王古，字敏仲，考中進士。熙寧年間，任司農主簿，出使淮、浙地區賑救旱災，追查張若濟一案，他彈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兩人都被罷免。又接連提舉四路常平司，王安禮打算任用他爲太常丞，神宗認爲王古喜歡發表異論，衹授任他爲博士。給仁宗、英宗上謚號，順便升祔四位皇后，起初議論不頒發册書，王古説："頒册之禮，雖然是祔廟的儀式，而升祔之重，却由行册禮之後纔能體現。如今既行升祔之禮，那麽册禮不能廢缺。"於是詔令使用竹册。

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

王古又規定了各神祠封額、爵號的次序。

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於民，古請出公錢爲之，民得不擾。

出任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任工部、吏部、右司員外郎，太府少卿。奉命出使契丹，以往契丹使者所過之處，所需帷帳、用具、飲食等物都向百姓借貸，王古請求用官府的錢財來備辦此事，百姓們得以不受困擾。

紹聖初，遷户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人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爲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

紹聖初年，升任户部侍郎，考察訂立差役之法，他與尚書蔡京多有不同意見。蔡京上奏說："我打算沿用元豐時按照人頭付給役夫酬金的做法，而王古却要采用司馬光之法。"皇上詔令移調王古到兵部，不久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發運使，進升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諫官彈劾他經常把普通年景指爲荒歉年景，妄自發散國家錢財，王古被削職知袁州。

徽宗立，復拜户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放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

徽宗即位，又授任王古爲户部侍郎，升任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一同兼領放欠，挺之上奏說："王古免除拖欠的租賦太多，想要用盡天下的錢財，不能任用他。"於是改任刑部尚書。而趙挺之仍然彈劾不止，王古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後被編入崇寧黨籍，貶爲衡州別駕，安置温州。恢復朝散郎，不久去世。

王震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爲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

王震字子發，憑藉父親的恩蔭參加銓試爲優等，被賜予進士及第。進獻各路學校的制度，神宗稱贊他的才能。因學習中書刑房公事，於是授任檢正官。參加編修條例，加任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

元豐官制行，震與吴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

元豐官制改革，王震與吴雍隨從輔臣中的執筆之人記録皇上的言語，皇上當面授任他爲尚書右司員外郎，讓他自己書寫授任文書，滿朝文武官員都認爲他榮耀。兼修《市易敕》，皇帝告諭他說："朝廷制定此法令，都是根據先王時的制度，因推行之人不稱職，故此不能有好的結果。況且把錢借貸給百姓，有的不能償還，就籍没其家，這豈是善政。應該計算總共欠了多少錢，全部加以免除。"王震磕頭奉詔。

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爲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

進升起居舍人，派他巡行西部邊疆，返回後任中書舍人。元祐初年，升任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彈劾他，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任五郡。紹

五郡。紹聖初，復爲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聖初年，復任給事中，代理吏部尚書，拜授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

震與章惇皆吕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己，於是潁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踪迹。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爲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摇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王震與章惇都是吕惠卿所推薦的，而兩人之間却一直不和睦。開封府上奏獄空，哲宗懷疑這不是實情。王震認爲是章惇在壓制自己，正逢此時潁昌人蓋漸有訟案，承認曾賄賂章惇的子弟，王震抓來蓋漸嚴加審訊，大體得到了事情的行迹。章惇害怕，就把此案交由大理寺審問，而移調王震爲樞密都承旨，於是以判决案件滋生擴大、動摇大臣的罪名削去官職知岳州，去世。

余靖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爲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小時候就任性不受拘束，以文學才能受到鄉里人的稱許。考中進士而開始任官，爲贛縣尉，應試書判拔萃科，改任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升任秘書丞。多次上書論事，陳説班固的《漢書》多有謬誤，皇上命令他與王洙一起校訂司馬遷的《史記》和范曄的《後漢書》。校訂完成後上奏，被提升爲集賢校理。

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疏。漢皇、吴主熟聞訾毁，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税。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税，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爲校理、同知禮院。

范仲淹被貶到饒州，諫官和御史没人敢爲他説話。余靖上奏説："范仲淹因譏諷大臣而重加貶降，倘若他的話不合聖上之意，就衹在於陛下聽與不聽，怎麽可以怪罪他呢？西漢時汲黯在朝廷上，指責平津非常狡詐；東吴時張昭評論將領，認爲魯肅太過粗疏。漢皇、吴主常常聽到此類毁謗非議，却對雙方都加以重用而没有猜疑，難道會損害他們的德行嗎。陛下自從親臨朝政以來，多次驅逐議論政事的人，我擔心這樣一來就使天下之人都閉口不敢再發表議論了，希望不要如此。"奏疏呈上後，他被罷職監筠州酒税。尹洙、歐陽脩也因爲范仲淹的緣故，相繼被貶逐，余靖由此而更加知名。移調監泰州税，知英州，升爲太常博士，復任校理、同知禮院。

慶曆中，仁宗鋭意欲更天下敝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爲右正言。時四方盗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群盗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立法禁，可爲國家憂也。請嚴

慶曆年間，仁宗决心想要革除天下的弊政，於是增加諫官名額，讓他們評論得失，任命余靖爲右正言。當時各地盗賊暗地發動，州郡無力制止。余靖上奏説："朝廷用威力統治天下重在賞罰分明，如今官吏不能盡職，群盗蜂擁而起，大臣却見識短淺因循守舊，不去制定相關的法律禁

捕賊賞罰，及定爲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

令，真可爲國家憂愁啊。請求嚴明捕賊的賞罰辦法，并制定對那些被賊劫持爲人質、丟失器甲的人除名罷官的法令。”

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日幾昃，乃罷。進修起居注。

司天官員奏説太白星侵犯歲星，又侵犯執法星。余靖上疏請求皇上反躬自責修養德行，以向上天謝罪。後出使契丹，在辭别之日，余靖將所要上奏的事寫在笏板上，每件事各舉出一個字爲標題，總共有數十件。皇上看到笏板後，就命他將每件事情都逐條呈奏，直至太陽西斜纔停止。進升修起居注。

開寶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閲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内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爲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垂用兵，國帑虚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己，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内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爲神異，即本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怪，必有神靈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毁，况藉其福以庇民哉？”

開寶寺靈感塔發生火災，余靖又上疏説：“五行所顯示的徵兆，本爲災變，朝廷應當謹慎戒懼，以順應天意。聽説皇上曾經下詔取塔中過去所埋藏的舍利到宫中觀看，衆人傳説，舍利在宫中産生了怪異的光彩，我擔心奸佞之人會將此説成是神靈，用來混淆視聽，以圖謀重新營造佛塔。我聽説帝王之道，如果能够勤儉其德，感動人心，那麽即使有什麽危難，也最終會安全度過。如今自從對西部邊境用兵以來，國庫空虚，民無積蓄，天下十室九空。陛下如果能辛勞自身下詔謝罪，憂百姓之所憂，那麽四方的人可以安居樂業，全國上下都蒙受福祐了。如果陛下不體恤百姓疾苦，而大興虚浮無用浪費之舉，來奉佛求福，就不是天下百姓所期望的了。如果舍利能經過火燒而不損壞，就把它看作神奇靈異，那麽它本來就是埋在土中的，火不能够燒着。如果説舍利都能放出奇怪的光芒，必定有神靈依附在上面，這是虚妄之言。而且它連一座塔都不能保護，使其被火焚毁，何况憑藉它的福祐來庇護天下百姓呢？”

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奸邪，不可爲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爲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寵，

余靖任修起居注時多次上書言事，曾經奏論夏竦奸詐邪僻，不能讓他做樞密使；王舉正没有才能，不應在中書機構任職；狄青是一介武將，讓他獨自鎮守渭州，恐怕會敗壞邊防事務；張堯佐因其侄女爲修媛之故，被授任提點府界公事，并非政績所致，况且郭皇后之禍起因於楊、尚二妃之得寵，因此此事不能不引以爲戒。太常博士王翼從西京審理完案件後返回朝廷，皇上賞賜他五品官服，余靖説：“因審理案件而賜給官服，

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吕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

外人不知道詳情，一定認爲王翼嚴刑峻法，能迎合陛下的心意，而取得這種恩寵，所造成的損害并非小事。工部郎中吕覺曾經因審理案件而受到皇上召見，他請求改賜印章綬帶，陛下告諭他說：'我不想因爲審判囚犯而給人恩澤。'吕覺退下後將此事告訴了我，我曾將它記入了起居注。陛下前次曉諭吕覺是對的，那麽如今賞賜王翼就是不對的了。是非取捨之間，貴在前後一致。小人見機迎合希圖進升，無所不及，希望陛下在每次事情尚未啓發之前就對其奔走争競加以抑制。"他的意見大多被采納施用。

會西鄙厭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繒三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鋭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内，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儻移西而備北，爲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

正逢西夏厭戰，元昊求和，朝廷商議增加給他們每年的賞賜。余靖上奏說："景德年間，契丹舉國興兵，一直打到澶淵，先帝北征渡河，也衹捐給他們金帛三十萬。現在元昊雖然多次作戰勝利，但都是由於將帥輕敵易動的緣故。多年來選將練兵，纔開始知道守禦和作戰的大致裝備，而現在却一心想着解除仇怨，賜予他們金帛二十六萬。而且軍事有可乘之機，國家財力却有限，從一開始就失策，以後即使後悔也來不及了。就拿景德年間之患來説，近在封域之内，而每年給的賞賜衹有那麽多；現在的危機遠在邊境之外，却要每年賞賜如此之多。如果元昊的使者返回，報告增給了他們的賞賜，那麽契丹知道這件事後，難免不會産生想法，無休止的索求就從此開始了。倘若把西部之兵力移至北部邊境來防守，禍患就會更大了。衹要想到講和與不講和都有後患，就没有必要曲意附從，以使國家蒙受耻辱。"提升余靖爲知制誥。

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爲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册，臣元昊。西師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爲蕃語詩，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

元昊既已歸順，朝廷打算對他加以册封，而契丹派遣軍隊來到西部邊境，并派使者到朝廷說："我們來爲你國討伐叛賊，請不要與他講和。"朝廷商議此事感到爲難。剛好余靖多次説契丹心懷奸詐，不能輕易答應，於是派遣余靖前往答覆，而留下夏國的封策没有遣發。余靖來到契丹，終於説服他們之後返回。朝廷於是下發對夏國的封策，元昊對宋稱臣。西部軍隊解除了戒嚴，北部邊境也安然無事。余靖三次出使契丹，也學會了契丹國的語言，曾經用蕃語作詩，御史

王平等人彈劾余靖有失使者體統，余靖被貶出京城任吉州知州。

靖爲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

余靖任諫官時，曾經上奏彈劾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守孝道，隱匿其母親喪事，茹孝標因此被罷免。余靖失勢後，茹孝標到朝堂上訴説余靖少年時游學廣州，曾因犯法受到過責罰。余靖聽説此事後，内心不安，就請求辭職回家侍養雙親。改任將作少監，在南京任閑職，居住在曲江。不久授任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他推辭不去上任。又改任衛尉卿、知虔州。遭逢父親喪事去職。

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爲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阯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黄諸姓酋長，皆縻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青却交阯，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梁蒨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

儂智高在邕州反叛，乘勝掠占九個郡，派兵包圍了廣州。朝廷正顧慮南方戰事，就在守喪期間起用余靖爲秘書監、知潭州，又改知桂州，詔令以廣南西路委托余靖指揮。儂智高向西逃往邕州，余靖揣度他必定會與交阯結援而脅迫當地諸峒人來自我固守，於是約請李德政會合軍隊在邕州攻擊叛賊，并準備了萬人所需的糧食來等待李德政；朝廷也下詔發給李德政緡錢二萬以幫助他起兵，并約定平息叛亂後再賞賜他緡錢二萬。又招募儂、黄各姓的酋長，都封給他們官職，使他們不與儂智高勾結。接着朝廷派狄青、孫沔率兵一同討賊。狄青擊退交阯軍隊，儂智高失去了援助，最終被平定。就地升遷余靖爲給事中。御史梁蒨認爲賞賜太輕，於是又升他爲尚書工部侍郎。

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鬥，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

當初，狄青的軍隊還没到達之前，戒令各部將不得出戰。余靖强迫鈐轄陳曙出戰，失敗逃回。狄青來到後，按軍法在座席上處斬了陳曙及指使袁用等人，余靖惶恐而起身下拜。等諸將班師回朝後，衹留余靖在廣西，余靖派人到特磨道擒獲了儂智高的母親、兒子、弟弟三人，將他們押送到朝廷。加封集賢院學士，調任知潭州，又調任知青州。

交阯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阯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紿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

交阯蠻申紹泰侵掠邕州，殺死五個巡檢官。朝廷委任余靖爲廣西安撫使。他到任後就召喚交阯用事臣費嘉祐來加以責問，費嘉祐到了之後，謊稱説是靠近邊境的各部落相互侵犯報復，誤傷了官軍，希望都給以審問定罪，讓他們歸還所掠

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

奪的財物并械送肇事之人爲自己贖罪。余靖相信了他的話，重謝他之後讓他回去，費嘉祐回去後就没有再露面。

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司使蔡襄爲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後又任廣州知州，官至工部尚書，被替代返回，去世。三司使蔡襄爲余靖上書奏請，朝廷特贈他爲刑部尚書，謚號襄。余靖曾經夢見有神人告訴他死時所任的官職并且會死在秦亭，因此余靖常常害怕西行。等到他去世時，正是在江寧府秦淮亭。

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爲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考中進士後，任南海、分寧知縣，通判睦州。台州發大水冲壞城池，居民有很多人被淹死，彭思永被派遣前去代行治理。他將死者全部加以安葬，并作悼文來祭祀；居民貧困没有能力修建住宅，彭思永派人砍伐木材來幫助他們，不到幾個月，公私房舍都得以修整完好，城墻又修築得如從前一樣高，而堅固程度也像從前。

知潮州、常州。入爲侍御史，論内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官皆進秩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旄節。思永率同列言之，或曰："俟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爲天下孤寒哉。不過爲堯佐、守忠取悦衆人耳。外戚秉政，宦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吴奎爲之請，乃以泛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

知潮州、常州。入朝擔任侍御史，奏論由宫内發令授予官職賞賜的弊端，認爲不經朝廷正命封授非盛世所應有之事，仁宗非常贊同他的意見。皇祐配祭明堂的前一天，有傳言説文武百官都要進升官級。思永上奏説不應當使恩賞太濫，以使僥幸之人得利。當時張堯佐已經身爲貴顯之官而欲任宰相，王守忠已得到皇上寵愛而又請求旄節。思永率領御史們一道議論此事，有人説："等到詔命發出，再奏論也不晚。"思永説："事情發生之前就上言，衹是得罪而已；等詔命一出，就不能再阻止了。"於是他獨自上疏抗言道："陛下施此謬恩，豈是爲天下孤寒之人着想呢。不過是爲張堯佐、王守忠取悦衆人罷了。外戚秉持朝政，宦官擅用威權，非社稷之福啊！"皇上發怒，中丞郭勸、諫官吴奎替他求情，纔因皇上普遍賜予恩澤而轉任司封員外郎，解除侍御史，爲湖北轉運使。

下溪蠻彭仕羲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羲懼，遣使迎謝，寢其謀。

下溪蠻彭仕羲陰謀作亂，先移送書信辱駡辰州守將。守將準備去討伐他，思永正好來到辰州巡視，仕羲害怕了，派人前來迎接謝罪，他的陰謀於是止息。

加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盗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爲市，藏衣帶中，盗置刃於爪，捷取之，鮮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掊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朘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

加任直史館，爲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有官吏偷盗公錢，交付法官審判已有三年，却仍在官府中出入自如。思永代理府事剛一天，就備文定案。當地居民以紙幣來購買物品，經常把紙幣藏在衣帶中，盗賊們就在手指頭上套着尖鋭鋒利的器具，快速地割破衣帶竊取錢幣，很少有敗露的。思永抓到一人後加以詰問，把他的同夥全部處以黥刑後配作士兵。宦官每年祭祀峨眉山，大都要留在成都搜取珍玩之物，價值數百萬錢，都出自民間。思永縮減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宦官使臣生氣離開，却不能有所中傷。

尋爲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桑麻爲産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

不久任户部副使，提升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方習俗以桑麻作爲産業，百姓們害怕徵收賦税而不敢種植，日益貧困，思永到任後，纔上奏改變了徵收桑麻税的做法。改任江寧府知府。

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争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生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爲嗣，是仁宗爲皇考，而濮王於屬爲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爲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别，則於大孝之心亦爲難安。臣以爲當尊爲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侄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

治平年間，召任御史中丞。當時朝廷商議濮王稱親一事，諫官和御史們争論此事，都被貶斥。思永又上書極力奏論説："濮王是陛下生父，而仁宗以陛下爲繼承人，表明仁宗當爲皇考，而濮王依照屬别爲伯父，這是天地大義，人之大倫。就如乾坤定位，不能够去改變。陛下是仁宗之子，稱考稱親，都在仁宗；如果轉而加給濮王這一稱呼，就是陛下有二親了。而使濮王與各位叔父伯父享受同等待遇，没有差别，則陛下的大孝之心也很難安寧。臣以爲應當尊稱他爲濮國大王，祭告時所用辭語，就説'侄嗣皇帝書名昭告於皇伯父'。這樣一來，對於濮王來説則極盡了尊崇之道，而對仁宗也就没有什麽嫌恨了，這是萬世不變的法則。"奏疏呈上，英宗被他的懇切周到所感動，將要加以施行，而中書竭力堅持原議，最終没有成功。

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脩陰事，挽思永自助。思永以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黄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户部侍郎致仕，卒，年

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彈劾歐陽脩的陰秘之事，拉攏思永來幫助自己。思永認爲家庭内部的私事，并非外人所知，衹是歐陽脩首先建議濮王稱親一事，違反典禮觸犯衆怒，不應當再在中書省任職。皇上詔問他的話是從何而來，思永不肯回答，却極力陳説大臣專横放縱朋比爲奸。於是被貶出京城知黄州，改爲太平州。熙寧三年，以

七十一。

思永仁厚廉恕。爲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饋之，無所受。子衡，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户部侍郎退休，去世，終年七十一歲。

思永廉潔仁厚。還是兒童時，早晨起來去學堂，在門外拾到一支金釵，就默然地守坐在那裏。不一會兒丢失金釵的人來尋找，思永觀察他的確是失主，就把金釵還給了他。那個人想給他錢來答謝，思永笑道："如果我貪圖錢財，就會把金釵藏起來了。"他初去參加科舉考試時，帶了幾隻臂鐲作盤纏。一同參加考試的人來拜訪他，思永就拿出臂鐲來玩賞，有個人把一隻鐲子藏在了袖中，衆人都爲思永索求。思永說："鐲子衹有這幾隻，并没有少。"客人離別時，舉手作揖，鐲子從那個人的袖子裏掉到了地上，衆人都嘆服思永的器量。爲母親守喪，非常貧困，鄉里人饋送他錢財，他一無所受。兒子彭衡，也很恭謹孝順，因父親年老，就棄官居家侍養十多年，族里人都贊許他。

張存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

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户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

黄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却，以致潰敗。方賊勢甚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必不守。身既陷没，而不幸又爲讒狡所困，邊臣自此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考中進士，任安肅軍判官。天禧年間，詔令銓選部門以身言書判選取士人，纔得到二人，張存是其中之一。改任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爲知府，對他給以特别的禮待。御史中丞王曙多次推薦他任殿中侍御史，升任侍御史。

仁宗親理朝政之初，取消了文武百官每隔幾日輪流上殿指陳時政得失的做法，張存請求恢復。又上奏說："前些時候曹修古等人因觸犯旨意遭受廢黜，平民林獻可因呈上密封奏章被放逐到險惡之地，我擔心從此以後忠誠正直的言論，與那些理亂安危的計謀，隱蔽而不能上達皇上。"因此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的舊事，來開啓皇上的心意。歷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户部度支副使。西部邊境發動戰争後，張存以天章閣待制任陝西都轉運使。

當黄德和誣陷劉平時，張存上奏說："劉平與敵人交戰，從清晨一直到日暮，雙方死傷相差不多，因爲德和先領兵退却，纔導致軍隊潰敗。當時敵人氣勢正十分囂張，如非劉平搏戰，其勢一定不會受沮；延州是一座孤城，如非劉平解圍，其城一定不能守住。劉平既已陣亡，却不幸

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説，始遣文彦博按治，由是平得直，而德和誅。

又被讒陷所困，邊疆守臣從此再無死節之士了。"朝廷聽從他的意見，開始派文彦博查辦，由此劉平得以申雪，而德和被處死。

元昊求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建言："兵役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姑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澤州，還爲待制。逾年，知成德軍，復學士。

元昊請求歸順朝廷，衆人議論仍然堅持攻討之策。張存建議説："兵役不止息，黎民百姓就會疲敝不堪。敵人既有悔過之意，雖然名號還未改正，但可以對他加以籠絡懷柔。"升任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因母親年老害怕出行，調往澤州，又回朝任待制。過了一年後，知成德軍，復爲龍圖閣直學士。

契丹與元昊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爲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

契丹與元昊締結姻親，陰謀首尾相互呼應，聚兵塞上而求取關南之地。張存上奏道："河北城池很久没有得到修治，應當留意。"於是任命他爲都運使，在各州整修完繕城池。入京任開封府知府，又出使河北。王則反叛，張存因失於察覺，降任汀州知州。

存婿李敭之弟李教，因醉爲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年，積遷禮部尚書。

張存的女婿李敭之弟李教，因喝醉了酒有妖妄之言，事情被檢舉後自縊身亡。有人説李教并没有死，而是藏在貝州，是其父母私下囑托張存纔得脱免。御史查詢驗證并不是事實，但張存仍被削職知池州，又移調郴州。很久以後，纔恢復原職，以吏部侍郎退休，一共有十五年，以資格升任禮部尚書。

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妾，外舍人耳。奈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矜莊，子孫非正衣冠不見。與賓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彊河决，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

張存生性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曾在蜀郡任官，得到珍奇的繒帛和有紋飾的錦緞而回家，他把這些東西都陳列在堂上，任由兄弟們擇取。他常説："兄弟猶如手足，而妻妾衹是外室之人而已。爲什麽要先顧外人而後及手足呢?"張存還收留救濟宗室成員，出嫁寡居之人，爲鰥夫聘娶成家，不使一人失去依靠。在家居住時嚴肅莊重，子孫如果衣冠不整就不見他們。設宴接待賓客朋友，他垂足正身端坐整日，没有絲毫的歪斜。棗彊一帶黄河决口，水勢逼近冀城，有人勸他搬到别處，張存説："我們家爲衆望所歸，如果輕易作此舉動，那麽讓全州的官吏百姓何以自安。"最終没有遷徙。去世，終年八十八歲，謚號恭安。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

論曰：蔡襄、王素、余靖，都是宋仁宗時期

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爲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爲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爲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若吕溱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士，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脩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處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的賢良御史。蔡襄多次談論治國之道，并推薦韓琦、范仲淹之類賢人。王素請求罷除不急之賞，奏論仁宗收納兩位女子之過失。余靖指斥夏竦、王舉正不可任用。當時仁宗銳意求治，這幾位君子整頓綱紀來加以扶持，最後成就慶曆之治，的確值得稱道啊。蔡襄精通民事，下吏不敢相欺；余靖出兵南方邊塞，最終取得功名；王素在西部邊疆多有善政，他任開封府尹時，雖然頗爲厭煩繁雜事務，而到再任渭州知州時，邊民無論老幼，都接連前來稱頌祝賀，他給黎民百姓的恩惠，是多麼深厚啊。像吕溱議論陳執中，則不想以口舌中傷他人。彭思永爲有名之士，能够識别程頤的賢明，却不能容忍歐陽脩的剛直；蔣之奇對歐陽脩加以誣陷，彭思永竟因此得罪被罷黜，士人們的輿論對此深表遺憾。劉平之死，衆大臣無人敢爲他說話，張存獨自上奏分辯而澄清了事實。使得忠義之氣，死而復生，比較起上述的幾個人來，他也毫不遜色。

宋史卷三百二十一

列傳第八十

鄭獬　陳襄　錢公輔　孫洙　豐稷　吕誨
劉述　劉琦　錢顗　鄭俠

鄭獬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偉峭整，流輩莫敢望。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

英宗即位，治永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横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度，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乎？願飭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郡國馳表稱賀，例官其人，此出五代餘習，因仍未改。今庶官猥衆，充溢銓曹。况前日群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復行此恩，以開僥倖。"皆不報。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小時候就以才能卓越而聞名，他所寫的詩詞文章豪放工整，同輩中無人能比。考中進士第一名。任陳州通判，入朝任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

英宗即位後，修治永昭陵墓，全部沿用真宗乾興時的制度。鄭獬上奏説："如今國家費用緊缺，不久前賞賜軍隊，已有横徵暴斂，富家嗟嘆怨恨，傳聞京城。先帝一生節儉愛民，大概是出於天性，凡是日常生活用品，都極其樸素簡陋，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而他的陵墓規格，却要效仿真宗最爲興盛之時，這難道不是有損先帝勤儉的美德嗎？希望您能告誡有關部門，降低規模等級。"又説："天子剛剛即位，各級地方政府都急速來送表祝賀，照例要給他們進升官職，這是源於五代時遺留的風習，一直沿襲没有改變。現在官員衆多，充斥於主管銓選的部門。况且不久前群臣進升官職，已經施以新君之恩，不必再施行這種恩賜，以開啓僥幸之端。"皇上都没有答覆。

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與共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録，召與之對。至於臣下進見，訪以得失，虚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郡敦遣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嘩，旋即廢

鄭獬又上書説："陛下剛剛即位，恭敬沉默不發表意見，而參與朝政的衹有七八個大臣而已，哪裏能够明察天下的事理？希望申明詔令朝廷内外，允許他們暢所欲言，有值得采納記録的，就召見他們詳細詢問。至於臣下朝見時，向他們詢問朝政的得失，虚心請教，必然有益於治國之道。"皇帝高興地采納了他的意見。當時詔令各地長官恭送那些被埋没的優秀人才，一到京

罷。獬言："古之薦士，以謂拔十得五，猶得其半；況今所失未至十五，而遽以浮言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嘆。"未及行，出知荊南。

城就在秘閣考試，任命他們官職。其中很有一些是胡亂薦舉的人，輿論嘩然，不久就停止了這件事。鄭獬上奏說："古時推薦人才，認爲選拔十個人中如果得到五個人才，還能獲得其中的一半；況且如今推舉有失的不到一半，而却因爲一些毫無根據的言語而突然停止，可以嗎？希望恢復此舉，讓賢良人士没有被棄置不用的遺憾。"還没來得及施行，出任荊南知府。

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曰："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異以求諫者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蓋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蘊，以薦諸朝，一日萬機，勢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密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與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焉，則廣詢而决之。群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實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群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册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以出夫前世之爲空言者，無令徒挂墻壁爲虚文而已。"還，判三班院。

治平年間，發生重大水災，皇上徵求直言，鄭獬上書說："陛下戒懼思過，思慮能够消除災患，不知陛下徵求忠言，是想真正采用呢，還是祇來效仿舊例呢？觀察前代的君主，因爲天災而詢求直諫的很多，但考查其實際情況，能够采納建議而真正付諸實施的，却也是很少的。現在下詔號召天下的忠義之士，一定有人會說出他們的全部想法，以推薦給朝廷，皇上日理萬機，勢必不可能全部閲覽這些奏章，衹不過像平時一樣下達給中書省、樞密院，最終無所施行就停止了。像這樣就同前代空言的那些君主相同了。我認爲應該選擇官吏，設置專門機構，掌管人們送上的奏章，同中書省、樞密院的親近大臣從容地講求貫通奏書内容，可行的就加以施行，不可行的就放在一邊，如有疑問，就廣泛咨詢共同解决。群臣有所得而各件事都得以辦好，這是順應天道的實際措施。天下之人想對政事發表意見是很困難的，而執政大臣對他們的進言也常常疏忽。希望陛下采集群臣的奏章，寬容地聽取他們的意見，史册上就會明白地記録下，某年發大水，皇上下令徵求直言，采用了某人的建議而辦成了某事，以便超越那些前代之空談者，不要使這些章疏徒然地挂在墻壁上成爲一紙空文。"調回京城，任三班院通判。

神宗初，召獬夕對内東門，命草吴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横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臣竊見手詔，深戒邊臣無得生事。今乃特尊用變詐之士，

神宗初年，晚上在内東門召見鄭獬，命令他起草吴奎知青州和張方平、趙抃任參知政事的三道制書，賜給他一對蠟燭，送他回舍人院，外廷没有人知道此事。於是任命他爲翰林學士。朝廷想接受横山的投降，鄭獬說："兵禍必然從這裏開始。"不久种諤攻取綏州，鄭獬上奏說："我看過皇上親手寫的詔書，深切地告誡邊疆守臣不要

務爲掩襲，如戰國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略哉！譖擅興，當誅。”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韙之。

無事生非。現在却又特别重用講求詐謀權變的人，致力於對外發動偷襲，就像戰國時暴君們所追求的那樣。這豈是帝王的經世大略！种諤擅自挑起戰爭，應當處死。”又奏請趁着西夏君主諒祚死亡而前來告喪，派遣使者去封立他的兒子爲君，有見識的人都贊同他的主張。

權發遣開封府。民喻興與妻謀殺一婦人，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出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誨乞還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閑，提舉鴻慶宫，卒，年五十一。家貧子弱，其柩藁殯僧屋十餘年，滕甫爲安州，乃克葬。

鄭獬被臨時調任開封府知府。平民喻興與妻子一起謀殺了一名婦女，鄭獬不肯按照新法加以審查定罪，受到王安石的怨恨，把他貶出京城爲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吕誨請求把他調回，皇上没有聽從。不久，又調任青州。當時正發放青苗錢，鄭獬説：“我衹看到了青苗法的害處，不忍心老百姓無罪而被關進監獄。”以有病爲藉口，請求退職，被任命提舉鴻慶宫，去世，終年五十一歲。因家境貧窮，子女又小，他的棺柩得不到安葬，寄放在寺廟中有十多年，滕甫任安州知州時，纔將他安葬。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學者沉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説，皆指爲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爲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小時候成爲孤兒，能够自立，出游鄉學，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結爲朋友。當時學習的人都沉溺於修辭華美的文章，而所謂的知天盡性的學説，都被指斥爲迂闊而没有人去講求。陳襄等四人首先一同在沿海地區帶頭提倡，聽到的人都驚訝而譏笑他們，他們堅持自己的主張并不因此改變，人們最後都聽從而受到了感化，稱陳襄等人爲“四先生”。

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托脅持爲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奸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撑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爲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

陳襄考中進士後，調任浦城主簿，代理縣令事務。縣裏有很多世家大族，以請托脅持爲常事，令不能制止。陳襄想要革除這一弊俗，就在每次聽理訴訟時，都要讓幾名縣吏環立在堂前，私下請謁之人没有辦法接近縣令，極爲奸詐的人因此束手無策。有百姓丢失了物品，賊曹追捕小偷回來，幾個人互相抵賴，陳襄説：“某座寺廟裏的鐘能分辨出盜賊，作案的人用手摸它就會發聲，其他的人去摸鐘就不會響。”於是派衙役帶着他們先出發，自己率領同僚們到寺廟祭祀祈禱，暗地裏在鐘的表面塗上墨汁，并用帷簾把它掩蔽起來。命令這幾個盜賊去摸鐘，過了一會兒把他們叫出來，其中衹有一個人的手上没有墨

迹，就把他扣押下，果真是偷東西的那個人。他因害怕鐘會發出聲響，所以不敢去摸，於是服罪。

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爲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毁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説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爲秘閣校理、判祠部。譯經僧死，遺表度十僧，列子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

知河陽縣，最先教百姓們種植水稻。富弼任知州，初次見到他就加以禮遇。陳襄留意教育風化，引導縣裏的年輕人來學堂聽講。有人在富弼面前毁謗他，説他是在誘騙同邑的人來資助過往客人，富弼對他有了懷疑。人們勸説陳襄拆毁學舍來堵塞誹謗，陳襄没有聽從。很久以後，富弼將此事來詢問陳襄，陳襄説：“自我反省所爲之事合乎道義，即使詆毁之人有成千上萬，我也會一往無前。您如果有懷疑之意，又怎麽能稱作知己呢?”他更加勤奮講學没有絲毫的懈怠。富弼由此愈發欣賞他，等到作了宰相，就推薦陳襄爲秘閣校理、判祠部。翻譯經書的和尚去世，他的遺表中請求超度十個僧人，列子廟三年超度一個道士，陳襄都加以阻止不予施行。

知常州，運渠横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爲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坐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爲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吕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争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願補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逾年，爲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擿其

知常州，運河河道横阻震澤，使水滯積無法向北流入長江，成爲常、蘇二州的禍患。陳襄度量運渠的寬窄與民田的畝數，規定其數，教授給人們疏浚之法。不久，就挖掉了望亭的古堰，水不再滯積。入朝擔任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即位後，陳襄奉命出使契丹，因契丹人擺設的坐席比一般的要小，不就座。契丹移送書信給邊疆守臣告知此事，陳襄因此被貶出京城任明州知州。第二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任侍御史知雜事。他議論青苗法的不便之處，説道：“我聽到制置司所議，都是引據典籍來爲青苗法辯解，而該法令實際上衹是貸款與人從中取利，事理衰微，使得朝廷内外都加以譏笑。這就是管夷吾、商鞅之術，不是聖明之世應該施行的。希望貶斥王安石、吕惠卿以向天下人謝罪。”又請求罷除以韓絳爲首的執政機關，來杜絶爲追逐利益而争進的大臣，并且説韓維不適宜擔任中丞，劉述、范純仁等人并無罪過，應予以恢復官職。皇上都没有答覆，而召他來試知制誥。陳襄藉口自己的文辭不好，推托不肯應試，希望補任外官。王安石打算任命他爲陝西轉運使，皇上捨不得讓他離開，就留下他修起居注。陳襄懇切地加以辭

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

謝，皇上親筆寫詔書來告諭他，纔就任。過了一年，爲知制誥，王安石又想派他出外任官，皇上不允許。不久又直學士院，王安石更加忌恨他，就指摘他所起草的詔書中的小失誤，把他貶出京城任陳州知州，調任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去世，終年六十四歲，追贈給事中。

襄蒞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爲急。既亡，友人劉尋視其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吕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于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

陳襄任官之處，一定要致力於興建學校。平素所懷以講求民間利弊爲急務。他去世後，友人劉尋查看他的書箱，找到他親筆所寫的幾十篇書信，滿紙小字，大抵都是關於民間的事情。在任講讀之官時，神宗對待他很優厚，曾經向他詢問可以任用的人才。陳襄以司馬光、韓維、吕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以至鄭俠等三十三人應對。認爲司馬光、韓維、吕公著都是親信得力的輔佐大臣，不應當長時間在外任職；認爲鄭俠愚直敢言，發自忠義之心，而被放逐到險惡之地，朝不保夕，希望讓他能够活着回來。皇上不能完全采納。

錢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吴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役鄉民，破産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役者，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

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小時候跟從胡翼之求學，在吴中一帶很有名氣。考中進士甲科。通判越州，任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任開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令分成三個等級來考評差役的勤勞程度，合格者聽任他承包酒坊以作彌補，富有的人欲望得到滿足而貧窮之人日益困乏，充當募役的人越來越少；差役的名額不足，以至於强迫鄉民服役，破盡家産都不够供需所費。公輔收取酒坊由官府派人出賣，分差役的輕重來供給役人報酬，不再徵調百姓。同修起居注，進爲知制誥。

英宗即位，陳《治平十議》，大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爲重，吕誨等上章救之，不得。逾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

英宗即位後，錢公輔陳奏《治平十議》，其主要内容是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設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呈上。王疇任翰林學士時間不長，就提升爲副樞密。公輔説王疇一向名望甚淺，不起草任命書。皇上認爲剛臨政任用大臣，而公輔却阻止詔命，貶謫他爲滁州團練使。朝廷輿論認爲罪責太重，吕誨等人上奏章進行援救，没有成功。過了一年後，起用他知廣德軍。

天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録《十議》以進，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君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輔欲同之，不可得已。"

神宗即位後，授任公輔爲天章閣待制、知鄧州，恢復知制誥。入朝晋見，皇上加以慰勞，讓他抄録《治平十議》進獻，任命他知諫院。曾到中書省稟報事情，富弼對他説："皇上求治如飢似渴，正依靠你們同心共濟。"公輔説："朝廷施行的政策如果正確，天下人誰敢有不同意見；如果不正確，公輔即使想要苟同，也是不可能的。"

王安石雅與之善，既得志，排異己者，出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寧府。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王安石一向與公輔相友好，他任宰執大臣之後，就排除異己，貶謫滕甫出到鄆州。公輔多次在皇帝面前説滕甫不應該被罷去。薛向改革鹽法，王安石支持他的主張，而公輔認爲薛向應予罷黜，於是違忤了王安石的心意，被罷去諫官之職，不久出知江寧府。第二年，皇上想要將他召回朝廷，王安石説他幫助小人發表異議，不適宜留在皇上身邊，因此衹把他移調到揚州。因病請求到越地任官，改爲提舉崇福觀，去世，終年五十二歲。

孫洙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羈丱能文，未冠擢進士。包拯、歐陽脩、吴奎舉應制科，進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剴切。韓琦讀之，太息曰："慟哭流涕，極論天下事，今之賈誼也。"再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孫洙字巨源，廣陵人。兒童時就能作文章，未到二十歲被擢拔爲進士。包拯、歐陽脩、吴奎推舉他應試制科，進獻對策五十篇，指陳政體，明白切實。韓琦閲讀後，深深地嘆息道："慟哭流涕，暢談天下之事，真是當今的賈誼啊！"再升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

治平中求言，以洙應詔疏時弊要務十七事後多施行，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乞增諫員以廣言路。凡有章奏，輒焚其稿，雖親子弟不得聞。王安石主新法，多逐諫官御史，洙知不可，而鬱鬱不能有所言，但力求補外，得知海州。免役法行，常平使者欲加斂緡錢，以取羸爲功，洙力爭之。方春旱，發運使調民浚漕渠以通鹽舸，洙持之不下，三上奏乞止其役。旱蝗爲害，致禱於朐山，徹奠，大雨，蝗赴海死。

治平年間徵求直言，因爲孫洙響應詔命上疏陳述時弊要務十七件事，後來大多施行，授任他任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他上奏請求增加諫官名額以拓開言路。凡有章奏，孫洙都焚燒其稿，即使是親子弟也不得聽聞。王安石主張新法，罷逐了很多諫官御史，孫洙知道這一做法不對，却獨自沉悶不能有所諫諍，衹是竭力請求補任外官，得任知海州。免役法實行後，常平使者想要增加徵斂緡錢，來取得贏利作爲功勞，孫洙極力反對此事。正值春天乾旱，發運使調集百姓來修浚漕渠以通鹽船，孫洙堅持不同意，三次上奏請求停止其役。旱災蝗災危害百姓，孫洙到朐山舉行祝禱，剛撤去祭奠用具，天就下起大雨，而蝗蟲也自己赴海而死。

尋幹當三班院。三班員過萬數，

不久幹當三班院。三班院管理的武官超過一

功罪籍不明，前後抵牾，吏左右出入，公爲欺奸。洙革其甚者八事，定爲令。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先是，百官遷敘，用一定之詞，洙建言：“群臣進秩，事理各異，而同用一詞；至或一門之内，數人拜恩，名體散殊，而格以一律。苟從簡便，非所以暢王言、重命令也。”詔自今封贈蔭補，每大禮一易，他皆隨等撰定。

萬名，他們的功過記録不清楚，前後矛盾，官吏徇私舞弊，公行欺詐奸僞。孫洙革除其中尤其嚴重的八件事情，定爲制度。同修起居注，進爲知制誥。此前，百官根據勞績考核而進行晋級，都采用一定的書面文字，孫洙建議説：“群臣進升官級，事理各異，而同用一種措辭；至於有的一門之内，數人拜謝恩賜，名位身份各不相同，都全部采取同樣的格式。一味地追求簡省方便，這不是用來暢達帝王之言、重視詔命敕令的做法。”皇上詔令從今以後的封贈蔭補，每次舉行大禮就對措辭格式作一次變動，其餘的恩賜依照等級撰定。

元豐初，兼直學士院。澶州河平，作靈津廟，詔洙爲之碑，神宗獎其文。擢翰林學士，纔逾月，得疾。時參知政事闕，帝將用之，數遣中使、尚醫勞問。入朝期日，洙小愈，在家習肄拜跽，僨不能興，於是竟卒，年四十九。帝臨朝嗟惜，常賻外賜錢五十萬。

元豐初年，兼任直學士院。澶州一段的黄河得到平治，修建靈津廟，詔令孫洙爲它書寫碑文，神宗稱贊他的文才。提升爲翰林學士，剛過了一個月，就患上疾病。當時參知政事職位空缺，皇上打算任用他，多次派宦官、御醫前去慰問探視。約好了入朝之日，孫洙病情稍有好轉，在家中練習叩拜謝恩的禮節，倒仆在地不能起身，竟然因此去世，終年四十九歲。皇上在朝廷上嗟嘆惋惜，賞賜他家助喪錢五十萬。

洙博聞强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雖對親狎者，未嘗發一鄙語。文詞典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憫傷焉。

孫洙博聞强記，熟悉典故，論説古今之事很有條理。出口皆成文章，即使是面對親近密友，也從不説出一句粗野之言。他所寫的文章用辭典雅華麗，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們都以宰相之位來期待他，却不幸早逝，當時的人都對他深表哀憐。

豐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燾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擾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燾嘆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悦，擢監察御史。治參知政事章惇請托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徙著作佐郎、吏部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考中進士後，任穀城縣令，以廉潔英明著稱。跟隨安燾出使高麗，中途海上颳起大風，桅杆被吹斷，船隻幾近傾覆，衆人惶恐紛亂不知如何是好，祇有豐稷神色自如。安燾感嘆道：“豐君真是不可度量啊。”知封丘縣，神宗召見他問道：“你以前在海中遭遇風浪，爲什麼不害怕呢？”豐稷回答説：“海水連天，興風作浪固然是它的常性，我憑仗聖上威靈，還有何懼！”皇上很高興，提升他爲監察御史。審查參知政事章惇請托一事，豐稷無所動摇屈服，貶謫章惇出到陳州。調任著作佐郎、吏部

路刑獄。

入爲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曰："陛下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鑒，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中國安矣。"劉奉世册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來賀坤成節，奉世遽出境，稷劾之，奉世以贖論，遷右司諫。揚、荆二王爲天子叔父，尊寵莫并，密令蜀道織錦茵。稷於正衙論曰："二聖以儉先天下，而宗王僭侈，官吏奉承，皆宜糾正。"既退，御史趙屼謂曰："聞君言，使屼汗流浹背。"

改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幸太學，命講《書·無逸篇》，賜四品服，除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稷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豈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歟？宫掖之臣，有關預政事，如天聖之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任守忠者歟？願陛下昭聖德，祗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親政，召内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恐上累大德。"

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

員外郎，提點利州、成都路刑獄。

入朝任殿中侍御史。他給哲宗上疏説："陛下的英明足以體察萬事之統緒，却不可用其明；陛下的智慧足以應對各種變化完全恰當，而不可用其智。考校古事擇善而行，二帝因此聖明；效法文王修明政治，成王因此賢良。希望陛下以《洪範》爲警誡，以祖訓爲借鑒，一言一行，都要考慮如何成爲四海之内的準則，被千載之人所效法，那麽教化就可得到施行，習俗就會變得美好，而我國太平了。"劉奉世奉命前去册立夏國嗣子乾順，而乾順正趕來朝廷祝賀坤成節，奉世倉促出境，豐稷彈劾他，奉世以贖罪論處，豐稷升任右司諫。揚、荆二王是天子的叔父，尊貴寵愛無人能及，他們秘密下令蜀道爲其製作錦製墊褥。豐稷在正衙奏論説："二位先聖以節儉爲天下的表率，而宗王僭越奢侈，官吏阿諛奉迎，都應予以糾正。"等他退下後，御史趙屼對他説："聽到您的一席話，使我汗流浹背。"

改任國子司業、起居舍人，歷任太常少卿、國子祭酒。皇上到太學，命令豐稷講解《尚書·無逸篇》，賞賜他四品官服，授任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天，多雪，豐稷上奏説："如今吉祥的瑞兆尚未降臨，而災害不祥之氣交相發生，這難道是應天之實有所未充，事天之禮有所未備，畏天之誠有所未盡嗎？還是宫廷内的侍臣，有干預政事，就像天聖之時的羅崇勳、江德明，治平之時的任守忠等呢？希望陛下昭明聖德，敬奉天戒，總正萬事，以消除災害不祥之氣。"皇帝親理朝政後，就召見在朝廷外的内侍樂士宣等幾人。豐稷上奏説："陛下剛開始親理萬機，没聽説提拔進升忠良臣子，却首先召回親近寵愛之人，恐怕有損聖上大德。"

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江寧府，拜授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任龍圖閣待制。章惇想藉路途上的奔波來使他困頓挫折，接連幾年急速調任六州。徽宗即位後，以左諫議大夫的官職召他回朝，中途又授予御史中丞。豐稷入宫晋見，與蔡京相遇，蔡京跨越朝班行列對他作揖説道："天子從外官任上召您回朝執法，今日必有高

知之。"是日，論京奸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又乞辨宣仁誣謗之禍，且言："史臣以王安石《日録》亂《神宗實録》，今方修《哲宗實録》，願申飭之。"時宦官漸盛，稷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讀數行，帝曰："已諭。"稷爲若不聞者，讀畢乃止。

論。"豐稷正色答道："等一會兒你自然就可知曉。"當天，豐稷就上奏指責蔡京奸邪的情形，接着陳瓘、江公望都奏論此事，却不能動摇他。豐稷對陳師錫等人説："蔡京在朝，我們有何面目在此?"繼續上奏彈劾他不止，蔡京於是離開翰林院。豐稷又請求辨明宣仁誣謗之禍，并且説："史臣認爲王安石的《日録》悖亂了《神宗實録》，現在正要修撰《哲宗實録》，希望加以申明戒飭。"當時宦官逐漸勢盛，豐稷在懷中揣着《唐書·仇士良傳》，在皇上面前閱讀，剛讀了幾行，皇上説："我已明白你的意思了。"豐稷却像没有聽到一樣，全部讀完纔停止。

曾布得助嬖暱，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功臣配享，稷以爲當用司馬光、吕公著。或謂二人嘗得罪，不可用。稷曰："止論其有功於時爾，如唐五王豈非得罪於中宗，何嫌於配享?"又言："陛下以'建中靖國'紀元，臣謂尊賢納諫，舍己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以副體元謹始之義。"禁内織錦緣宫簾爲地衣，稷言："仁宗衾褥用黄絁，服御用縑繒，宜守家法。"詔罷之。

曾布依靠皇帝身邊的寵臣幫助，將要任宰相，豐稷邀集同僚們一道上奏彈劾他。不久轉任工部尚書兼侍讀，曾布於是做了宰相。豐稷的謝表中有關於佞臣的話語，皇上詢問他這是指誰，豐稷回答説："正是曾布。陛下如能把他貶斥到外郡任職，則天下大事就可以安定了。"改任禮部尚書。又奏論宋用臣不應當賜予美好的謚號，不爲他起草敕書。哲宗升祔祖廟，朝廷商議用功臣來配享，豐稷認爲應當用司馬光、吕公著二人。有人説他倆曾經獲罪，不可用來配享。豐稷説："衹論其是否有功於當時的政治就可，像唐朝時的五王難道不也曾得罪於中宗，却又怎麽能妨礙他們配享呢?"又説："陛下以"建中靖國"來紀元，臣認爲尊賢納諫，捨己從人，可稱爲'建中'；不作奇技淫巧，不使近臣招權，可稱爲'靖國'。以符合體元謹始之義。"宫裏的人編織用錦緞鑲邊的宫簾作地毯，豐稷説："仁宗的被褥使用黄色粗綢，服飾用具使用縑繒等織物，應當遵從家法。"詔令罷除這一做法。

稷盡言守正，帝待之厚，將處之尚書左丞，而積忤貴近，不得留，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修故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别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謚曰清敏。

豐稷盡忠直言堅守正道，皇帝對待他很優厚，將要任命他爲尚書左丞，却因爲多次觸忤顯貴近臣，不得留在京城，最後以樞密直學士身份出外守越。蔡京把持朝政大權後，報復舊怨，貶任他爲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别駕，安置到台州。又除去名籍徙調建州，之後恢復朝請郎一職。去世，終年七十五歲。建炎年間，追贈恢復學士身份，謚號叫清敏。

初，文彦博嘗品稷爲人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子弟亦不得見。退多焚稿，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如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皆知名當世云。

當初，文彦博曾品評豐稷爲人和趙抃相似，等到賜謚之時，他倆就都以"清"得名。豐稷一共三次擔任言官之職，每次草擬奏章，必定要獨處於密室之中，子弟也不得入見。退朝後就把奏章稿本大多燒掉，從來不把當時的朝政之事告訴别人。他所舉薦的人士像張庭堅、馬涓、陳瓘、陳師錫、鄒浩、蔡肇等人，都知名於當世。

論曰：熙寧行新法，輕進少年争趨競進，老成知務者逡巡引退，何其見幾之明耶？獬議論剴切，精練民事，青苗法行，獬獨幡然求去，至窘迫不堪，弗恤也。襄奮起海隅，屢折不變，學者卒從而化，乃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以忤安石見黜，洙爲諫官不能言，至免役取嬴，洙方力争，所謂不揣其本者歟！稷劾蔡京，論司馬光、吕公著當配享廟庭，蓋亦名侍從也。

論曰：熙寧年間施行新法，輕率冒進的年輕人争着前來求取進升，而老成識時務者却遲疑引退，爲何其辨識情勢是如此明智呢？鄭獬議論懇切，精於民事，青苗法推行之後，他却獨自幡然請求去職，以致窘迫不堪，并不值得憐憫。陳襄於沿海地區奮身而起，屢折不變，學者最終聽從而接受教化，轉而關心民事，死猶不已。公輔因觸忤王安石被罷黜，孫洙身爲諫官却不能諫静，到頒布免役法求取嬴利，他纔對此力争，這就是所謂的不考慮其本源者啊！豐稷彈劾蔡京，議論司馬光，吕公著應當配享廟庭，也不失爲有名的侍從大臣。

吕誨

吕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端，相太宗、真宗。誨性純厚，家居力學，不妄與人交。進士登第，由屯田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時廷臣多上章訐人罪，誨言："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蓋欲廣采納以補闕政。苟非職分，是爲侵官。今乃詆斥平生，暴揚曖昧，刻薄之態浸以成風，請下詔懲革。"樞密副使程戡結貴倖，致位政地，誨疏其過，以宣徽使判延州。復上言："戡以非才罷，不宜更委邊任；宣徽使地高位重，非戡所當得也。"兖國公主薄其夫，夜開禁門入訴。誨請并劾閽吏，且治主第宦者罪，悉逐之。御藥供奉官四人遥領團練使，御前忠佐當汰復留，誨劾樞密使宋庠陰求援助，徇私紊法。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

吕誨字獻可，開封人。祖父吕端，曾在太宗、真宗朝任宰相。吕誨性格純厚樸實，在家時就勤奮好學，不隨便同人交往。考中進士後，由屯田員外郎升爲殿中侍御史。當時朝廷大臣大多上書揭發别人的罪過，吕誨上奏説："臺省諫官有權根據傳聞進諫或彈劾官員，這是因爲朝廷想要廣泛采納各種意見以彌補政事的闕失。如果是諫官以外的人也如此做法，就是侵犯職權。現在朝臣却紛紛詆毁指斥他人的舊事，揭露别人的隱私，刻薄的情狀逐漸形成風習，請求皇上下詔懲辦革除。"樞密副使程戡巴結地位尊貴受皇上寵愛之人，官位做到了政府要職，吕誨奏論他的過失，程戡被貶職以宣徽使身份任延州通判。吕誨又上奏説："程戡因爲才不堪任而被罷免，不應該又委任給他邊疆職任；宣徽使位高權重，不是程戡所應擔任的。"兖國公主輕視他的丈夫，夜晚叫開宫門向皇帝陳訴。吕誨請求一并彈劾守門

副使，誨又論之。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

官吏，并追究公主府中宦官的罪過，將他們全部驅逐。御藥供奉官四人遥領團練使之職，御前忠佐應該淘汰的却又留任，呂誨就彈劾樞密使宋庠暗地謀求援助，徇私枉法，皇上下詔罷免宋庠而任命陳升之爲樞密副使。呂誨又奏論陳升之。升之既被罷職，呂誨也被貶出任江州知州，當時爲嘉祐六年。

上疏請蚤建皇嗣，曰："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宗人。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以遏未然之亂。又聞太史奏，彗躔心宿，請備西北。按《天文志》，心爲天王正位，前星爲太子，直則失勢，明則見祥。今既直且暗，而妖彗乘之，臣恐咎證不獨在西北也。自夏及秋，雨淫地震，陰盛之沴，固有冥符。近者宗室之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駭惑，窺覦之志，可不防其漸哉！願爲社稷宗廟計，審擇親賢，稽合天意，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萬一有奸臣附會其間，陽爲忠實，以緩上心，此爲患最大，不可不察也。"仁宗以誨章付中書韓琦，由此定議。

呂誨又上書請求早日確立皇太子，說："我私下聽朝廷内外官員議論，因爲太子未確定，屢次有人秘密上書請求選擇宗室之人。希望陛下能够思考忠言，奮然獨斷，以制止禍亂。又聽説太史上奏，彗星經過心宿的區域，請防備西北。根據《天文志》，心宿是天子正位，前星代表太子，正對着就表明其失去常態，明亮則表明吉祥。目前該星宿既直又暗，而象徵妖邪的彗星又侵入，我擔心災禍應驗不衹是在西北方了。從夏季一直到秋季，雨水過量，地震發生，陰氣旺盛的災禍，的確與人事暗合。近來宗室之中，謡言上書之事敗露流傳四方，人心驚惶迷惑，窺覦之意，豈能不防止它的發展呢？希望爲國家社稷考慮，謹慎地選立宗族中的賢人立爲太子，以順應天意，當英明的决策已定，應使天下人都知道。萬一有奸臣附和其中，表面上裝作忠厚誠實，藉此推遲陛下的决斷，這樣危害就會更大，不可不明察。"仁宗將呂誨的奏章交給中書韓琦，就此决定了這件事。

召爲侍御史，改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皇太后日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爲惡言，内外洶懼。誨上兩宫書，開陳大義，詞旨深切，多人所難言者。帝疾小愈，屢言乞親萬幾。太后歸政，誨言於帝曰："后輔佐先帝歷年，閱天下事多矣。事之大者，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弗敢專。"遂論守忠平生罪惡，并其黨史昭錫竄之南方。内臣王昭明等爲陝西四路鈐轄，專主蕃部。誨言："自唐以來，舉兵

又被召回任侍御史，改任同知諫院。英宗生病，呂誨請求皇太后每天命令一名大臣，同淮陽王一起監督送進藥物。都知任守忠掌權已久，英宗當皇帝不是出於他的想法，就多次離間皇帝、太后的關係，造謡生事，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呂誨上書兩宫，申明大義，措詞深切，多是别人難以説出口的。皇帝病情好轉，呂誨多次請求讓皇帝親自執政。太后還政後，呂誨對皇帝説："太后輔佐先帝多年，經歷天下之事已有很多。凡遇到大事，陛下應當向太后稟報咨詢後再施行，以表示不敢專斷。"於是指斥守忠的平生罪惡，把他及其同黨史昭錫一并放逐到了南方。宦官王昭明等人任陝西四路兵馬鈐轄，主管蕃部事務。呂

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

誨説：“從唐朝以來，興兵不利，没有一次不是由於任用宦官爲監軍所導致的。如今走馬承受等宦官所任的官職品級極低，地方上已經不堪其害，何况是讓他們任鈐轄呢?”終於將王昭明等人罷職。

治平二年，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臺諫者，人主之耳目，期補益聰明，以防壅蔽。舊三院御史，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今臺闕中丞、御史五員，惟三人在職，封章十上，報聞者八九。諫官二人，一他遷，一出使，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竊爲陛下羞之。”帝覽奏，即命邵必知諫院。

治平二年，升任兵部員外郎，兼任侍御史知雜事。他上書説：“諫官是君主的耳目，希望他們能够增補皇帝的聰明，以防止堵塞。從前的三院御史，經常有二十名，後來逐漸減少，這是由於執政大臣不想讓君主聽到朝廷内外政事的闕失。如今御史臺缺中丞、御史五個名額，祇有三人在職，他們呈上奏章十次，大概報知皇上的祇有八九道。諫官有二名，一人調往别處，一名出使外國，進言之路堵塞，没有比現在更嚴重的了。我私下裏爲陛下感到慚愧。”皇上看完奏章，馬上就任命邵必爲知諫院。

於是濮議起，侍從請稱王爲皇伯，中書不以爲然，誨引義固争。會秋大水，誨言：“陛下有過舉而災沴遽作，惟濮王一事失中，此簡宗廟之罰也。”郊廟禮畢，復申前議，七上章，不聽；乞解臺職，亦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五罪，曰：“昭陵之土未乾，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絶大宗。言者論辨累月，琦猶遂非，不爲改正，中外憤鬱，萬口一詞。願黜居外藩，以慰士論。”又與御史范純仁、吕大防共劾歐陽脩“首開邪議，以枉道説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皆不報。已而詔濮王稱親，誨等知言不用，即上還告敕，居家待罪，且言與輔臣勢難兩立。帝以問執政，脩曰：“御史以爲理難并立，若臣等有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既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

當時朝廷大臣在皇帝生父濮王的封號一事上産生争議，侍從請求尊稱濮王爲皇伯，中書官員不同意，吕誨引用義理堅持諫諍。適逢秋天發大水，吕誨上奏説：“陛下有錯誤行爲而自然災害就會發生。祇有濮王一事處置不當，這次水災是對簡慢宗廟行爲的懲罰。”郊廟祭祀完畢，他又重申先前的主張，連續七次上奏章，皇上没有采納；他請求辭去諫官職務，也不被批准。於是彈劾宰相韓琦不忠的五條罪狀，説：“昭陵的土還没乾，就急着想追崇濮王，使陛下厚待所生之人而輕慢所繼之君之恩，尊崇小宗而擯棄大宗。諫官和御史們論辯了幾個月，韓琦仍然堅持錯誤，不爲改正，朝廷内外憤恨抑鬱，衆口一詞來指責他。我希望能够將他罷黜出任外藩，以緩解民憤。”又與御史范純仁、吕大防共同彈劾歐陽脩“首開奸邪之議，以違背正道勸説人主，以眼前利益辜負先帝，使陛下落下行爲錯誤的罪名”。都没有答覆。不久下詔稱濮王爲親，吕誨等人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就封還敕令，在家等待治罪，并且説他們與輔政大臣誓不兩立。皇上向執政詢問此事，歐陽脩回答説：“御史認爲我們勢難兩立。如果皇上認爲我們有罪，就應當將御史留下。”皇上猶豫了很久，最後還是命令將御

史貶出，後又說：“不應責罰太重。”於是降任吕誨爲工部員外郎、知蘄州。

神宗立，徙晉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召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拜御史中丞。初，中旨下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市真珠，傳云將備宫中十閤用度。誨言：“陛下春秋富盛，然聰明睿知，以天下爲心，必不留神於此，願亟罷之。”

神宗即位後，將吕誨調往晉州，加授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召入朝廷任鹽鐵副使，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又重新知諫院，拜爲御史中丞。當初，宫中下令京東買金數萬兩，又令廣東買珍珠，人們傳説這是爲建置宫中十閤準備的用度。吕誨説：“陛下正當壯年之時，而聰明睿智，一心顧念天下事務，一定不會留心於此，希望陛下儘快取消購買。”

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之罪。安石謂無罪。誨請下辟光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陛下悦其才辨而委任之。安石初無遠略，惟務改作立異，罔上欺下，文言飾非，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静之理。辟光之謀，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導。辟光揚言：‘朝廷若深罪我，我終不置此二人。’故力加營救。願察於隱伏，質之士論，然後知臣言之當否。”帝方注倚安石，還其章。誨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誨，恐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誨知鄧州。蘇頌當制，公亮謂之曰：“辟光治平四年上書時，安石在金陵，惠卿監杭州酒税，安得而教之?”故制詞云：“黨小人交譖之言，肆罔上無根之語。”制出，帝以咎頌，以公亮之言告，乃知辟光治平時自言他事，非此也。

王安石執掌朝政，當時人們都認爲國家得到了人才。吕誨却説王安石不懂政事，如果重用他，就有些不合適。著作佐郎章辟光上書説，岐王趙顥應當遷居外邸。皇太后很生氣，皇上就詔令按離間之名給他定罪。王安石認爲章辟光没有罪過。吕誨請求把章辟光交付司法官吏審訊，王安石不同意，於是吕誨上疏彈劾王安石説：“大奸看似忠誠，大佞看似信實，王安石外表裝作純樸實在，内心其實深藏狡詐，陛下祇看到他有辯才就委以重任。王安石本來就没有深遠的謀略，祇會變更立異，欺上瞞下，文過飾非，將來貽誤天下蒼生的，一定是這個人。如果讓他久居朝廷要職，那麽國家一定没有安静之理。章辟光上奏一事，本就是王安石和吕惠卿所指使。章辟光揚言説：‘如果朝廷要重罰我，我終將不會放過這二人。’因此王安石纔極力加以營救。希望陛下明察隱微的情狀，再與士大夫們的輿論相對照，就會知道我所説的這些話是否正確。”當時皇上正倚重王安石，就駁回了吕誨的奏章。吕誨請求辭職，皇上對曾公亮説：“如果將吕誨貶出，我擔心王安石會感到不安。”王安石説：“臣一心將生命獻給國家，陛下處理這事符合義理，我怎麽敢拘於常規自生疑忌，隨便决定去留呢?”於是皇上將吕誨貶出京城任鄧州知州。當時是由蘇頌起草詔令，曾公亮對他説：“章辟光在治平四年上書的時候，王安石還在金陵，吕惠卿也在杭州監酒税，他們怎麽能够指使章辟光呢?”因此蘇頌所寫的制詞中説：“黨同小人交譖之言，妄發欺君無憑之語。”制書發出後，皇上以此指責

蘇頌，蘇頌就把曾公亮的話告訴了皇上，纔知道韋辟光在治平時上書所言是其他的事情，并非岐王之事。

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奸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横。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

呂誨將要上書時，司馬光勸阻他，呂誨說："王安石雖有一時的名望，但他好持偏見，輕信奸人，喜好别人的奉承。聽他所説的覺得很好，一旦付諸實施就顯得太粗疏了。如果讓他居於宰相之位，國家必定要遭受其禍。再説皇上剛即位，早晚與他談論政事的，衹有二、三個執政大臣而已，如果所任非人，那麽國家大事就將被敗壞了。這是心腹之大患，要解救都惟恐不及，怎麽還能够拖延呢？"呂誨被逐出朝廷後，王安石更加肆無忌憚。司馬光由此佩服呂誨有先見之明，自認爲不如他。

明年，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宫，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恤，奈九族之托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

第二年，改任河南知府，詔令還没下達呂誨就生病卧床不起了。不久又任命他提舉崇福宫，呂誨因病上表請求退休，説："我本没有舊病，衹因醫生診斷失誤，用錯了藥，以致疾病放任恣肆，順由手指而下，一直蔓延到四肢。我這一微薄之身，倒没有什麽值得惋惜，衹是家族此後要依靠誰呢！"他這是藉身體上的疾病來諷喻朝政。

誨三居言責，皆以彈奏大臣而去，一時推其鯁直。居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既革，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蹶然而起，張目强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内聞者痛惜之。

呂誨三次居於言官之位，都是因彈劾大臣而被貶出，當時的人們都很推崇他的耿直。雖然爲疾病所困，他仍然早晚憤恨嘆息，爲國家之事擔憂。病情轉危，司馬光前去探望他，來到以後呂誨已經瞑目了。聽到司馬光的哭聲，呂誨突然坐起，睁開眼睛勉强看着司馬光説："天下之事還是有希望的，你好好努力吧。"司馬光問道："還有什麽要囑咐的嗎？"呂誨説："没有了。"於是去世，終年五十八歲，全國上下聽説此事的人都爲之悲痛惋惜。

元祐初，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表其忠，詔贈通議大夫，以其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自誨罷去，御史劉述、劉琦、錢顗皆以言安石被黜。

元祐初年，呂大防、范純仁、劉摯上表稱頌呂誨的忠誠，皇上詔令追贈他爲通議大夫，任命他的兒子由庚爲太常寺太祝。自從呂誨被貶謫後，御史劉述、劉琦、錢顗都因爲彈劾王安石而被罷免。

劉述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温、耀、真三州，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考中進士後，任御史臺主簿，知温、耀、真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積

提點江西刑獄，累官都官員外郎，六年不奏考功課。知審官院胡宿言其沉靜有守，特遷兵部員外郎，改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再以覃恩遷刑部郎中。

功升官任都官員外郎，六年没有被考功郎向朝廷奏報考績。知審官院胡宿説他沉靜有操守，特别提升他爲兵部員外郎，改任荆湖南北、京西路轉運使，又因皇上廣施恩澤而升爲刑部郎中。

神宗立，召爲侍御史知雜事，又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部郎中。嘗言去奢當自後宫始，章辟光宜誅，高居簡宜黜，張方平不當參大政，王拱辰不當除宣徽使。皆不報。滕甫爲中丞，述將論之。甫聞，先請對。甫退，述乃言甫爲言官無所發明，且擿其隱慝。帝曰："甫遇事輒争，裨益甚多，但外人不知耳。甫談卿美不輟口，卿無言也。"

神宗即位後，召任劉述爲侍御史知雜事，又有十一年没有被奏報考績。皇上知道他久居官次，就任命他爲吏部郎中。劉述曾上奏説去除奢華風習應當從後宫開始，章辟光該殺，高居簡宜罷，張方平不應參與朝廷大政，王拱辰不應授任宣徽使。這些意見都没有被答覆。滕甫任御史中丞，劉述將要上奏彈劾他。滕甫聽説後，就首先請求奏對。滕甫退下後，劉述纔上奏滕甫身爲言事之官無所建白，并且指摘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皇上説："滕甫遇到事情就加以争辯，對我裨益很多，衹是外人不知道罷了。而且他一談到你就贊美之詞不絶於口，你不要再説了。"

王安石參知政事，帝下詔專令中丞舉御史，不限官高卑。趙抃争之，弗得。述言："舊制，舉御史官，須中行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任須實歷通判，又必翰林衆學士與本臺丞雜互舉。蓋衆議僉舉，則各務盡心，不容有偏蔽私愛之患。今專委中丞，則愛憎在於一己。若一一得人，猶不至生事；萬一非其人，將受權臣屬托，自立黨援，不附己者得以中傷，媒孽誣陷，其弊不一。夫變更法度，其事不輕，而止是參知政事二人，同書札子。且宰相富弼暫謁告，曾公亮已入朝，臺官今不闕人，何至急疾如此！願收還前旨，俟弼出，與公亮同議，然後行之。"弗聽。

王安石任參知政事，皇上下詔專令御史中丞舉薦御史，不限官品高下。趙抃争論此事，没有成功。劉述上奏説："舊制，推舉御史一官，必須從刑部户部員外郎至太常博士，資歷必須是實際任過通判的人中選拔，又必須由翰林衆學士與御史中丞會集推舉。這是因爲衆人都參與議論推舉，則各人務求盡心，就不會有偏袒庇護私自寵愛之人的憂患。現在把推舉權力專門委以中丞，那麽愛憎就在於一己之念了。如果所推舉之人都算合適，就還不至於生發事端；萬一任非其人，就會接受權臣囑托，自立黨援，不依附自己的就加以中傷，誣罔構陷釀成其罪，它所形成的弊害很多。變更法度之事并不算小，却衹是由參知政事二人共同來簽署文書。而且宰相富弼衹是暫時請假，曾公亮已經入朝，御史臺官員現在并不缺人，何至於如此急迫！希望陛下收回前次聖旨，等到富弼回朝，與曾公亮進行商議之後再施行它。"皇上没有聽從。

述兼判刑部，安石争謀殺刑名，述不以爲是。及敕下，述封還中書，奏執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於是述率御史劉琦、

劉述兼判刑部，王安石争論謀殺刑律，劉述不同意他的意見。等到敕書下發，劉述將其封還中書，上奏堅持自己的主張，争論不已。王安石告訴了皇帝，詔令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彈劾劉述的

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逾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陛下任賢求治，常若飢渴，故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規以取媚。遂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利柄，取爲己功；開局設官，用八人者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動搖人心。去年因許遵文過飾非，妄議自首按問之法，安石任一偏之見，改立新議，以害天下大公。章辟光獻岐邸遷外之説，疏間骨肉，罪不容誅。呂誨等連章論奏，乞加竄逐。陛下雖許其請，安石獨進瞽言，熒惑聖聽。陛下以爲愛己，隱忍不行。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尚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悦，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焉。奸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曾公亮位居丞弼，不能竭忠許國，反有畏避之意，陰自結援以固寵，久妨賢路，亦宜斥免。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大臣，事君豈當如是！"

疏上，安石奏先貶琦、顗監處、衢州鹽務。公亮疑太重，安石曰："蔣之奇亦降監，當從之。"司馬光乃上疏曰："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

罪過。於是劉述同御史劉琦、錢顗一起上疏説："王安石執政以來，不到幾個月，朝廷内外的人心就喧嘩囂鬧躁動不安。這都是由於他專權肆行，輕易變更法度，毫無忌憚之心的緣故啊。陛下任用賢才謀求治理，經常是如飢似渴，因此把王安石安排爲宰相。陛下一心想要使政治達到如唐堯、虞舜之時，而王安石却反持管仲、商鞅權詐之術，規圖取媚。於是他和陳升之合謀，侵奪三司的財利大權，作爲自己的功勞；設立機構署任官職，用八位使臣分別巡行四方，驚駭視聽，動搖人心。去年因爲許遵文過飾非，胡亂議論自首問罪的法令，王安石聽憑一人的片面之見，改立新議，從而堵塞了天下的至公之道。章辟光進獻讓岐王遷居外邸的建議，疏遠離間骨肉親情，罪不容誅。呂誨等人接連上奏章進行彈劾，請求將他放逐遠地。陛下雖然已經允許了他們的請求，王安石却獨自發表不明事理的言論，眩惑聖上的視聽。陛下認爲他是在愛護自己，克制忍耐而没有對章辟光施行懲處。先朝所立制度，自應世代子孫，遵守而不丢失；他却打算事事更張，廢棄不用。王安石自從考中進士先後連續擔任官職，尊崇推重堯、舜之道，以此引導求學之人，因此士人之心無不歸向於他，稱贊他爲賢人。陛下也聽説了他，於是召他來置於宰執之位。一旦遭逢時遇，得到君主如此的專寵，他却開始提出生財取利的建議，一心來取悦皇上，言行乖謬，竟至於此。而剛愎自用，則又更爲嚴重。似這奸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綱！希望早日加以罷免放逐，以安慰天下黎民百姓之心。曾公亮身爲輔佐大臣，不能竭忠爲國，反有畏懼避讓之意，暗中與王安石勾結以求加固恩寵，長久妨礙進賢之路，也應一同廢免。趙抃則緘口不言無能爲力，衹是一心依順大臣，事奉君主難道能像他這樣嗎？"

奏疏呈上後，王安石奏請先貶謫劉琦、錢顗到處州、衢州監察鹽務。曾公亮懷疑處罰太重，王安石説："蔣之奇也是被貶降爲監察之官，應當跟他一樣。"司馬光就上疏説："臣聽孔子曾説過：'守道不如守官。'孟子又説：'有言責者，

則去。’此古今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以守官之臣而罪之，臣恐失天下之心也。夫紲食鷹鸇者，求其鷙也，鷙而烹之，將安用哉！今琦、顗所坐，不過疏直，乃以迕犯大臣，猥加譴謫，恐臣下自此以言爲諱。乞還其本資，以靖群聽。”不報。

不得其言則去。’這是古今的通常道理，爲人臣子的大節。王安石所提的謀殺已傷而後自首的刑罰，天下人都知道是錯誤的。朝廷既然違背衆議而行用，却又對守法的臣子加以罪責，臣擔心會失去天下之心了。喂養鷹鸇，是想利用它的凶猛來狩獵，却因爲嫌它凶猛而烹殺掉它，哪還怎麽使用它呢？如今劉琦、錢顗的罪行，不過是有些粗疏率直，却要加上忤犯大臣的罪名，隨意給以貶降，恐怕臣下從此就會以進言爲忌諱了。請求陛下恢復他們的官職，以安定人心。”没有答覆。

開封獄具，述三問不承。安石欲置之獄，光又與范純仁争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逾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秘閣修撰。

開封府罪案已定，劉述三問不承罪。王安石想把他交付司法部門審查定罪，司馬光又同范純仁爲他争辯，於是商議貶爲通判。皇上不同意，讓他出外知江州。過了一年，提舉崇禧觀。去世，終年七十二歲。紹興初年，被追贈爲秘閣修撰。

劉琦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博學强覽，立志峻潔。以都官員外郎通判歙州。召爲侍御史，建言：“自城綏州，數致羌寇，宜棄之。”浙西開漕渠，役甚小，使者張大其事，以功遷官。言者論其非，詔琦就劾，官吏人人惴恐。琦但按首謀二人而已。既貶，通判鄧州而卒，年六十一。

劉琦字公玉，宣城人。他廣泛學習勤奮攻讀，志向高潔。以都官員外郎身份任歙州通判。被召入朝任侍御史，建議説：“自從在綏州築城以來，多次招來羌寇的侵掠，應當棄置它。”浙西開通漕運渠道，工役很小，使臣却擴大其事，主管工役的很多人因功升官。諫官上奏彈劾此事，皇上詔令劉琦前去核查，那裏的官吏人人惶恐不安。劉琦衹懲處了首謀二人而已。被貶職後，在鄧州任通判時去世，終年六十一歲。

錢顗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初爲寧海軍節度推官，守孫沔用威嚴爲治，屬吏奔走聽命。顗當官而行，無所容撓，遇不可，必争之，由是獨見器重。知贛、烏程二縣，皆以治行聞。

錢顗字安道，常州無錫人。起初任寧海軍節度推官，守臣孫沔以威嚴治政，屬吏奔走聽命。錢顗奉職行事，無所容忍屈從，遇到不可行之事，必定要進行論争，由此特别受到孫沔的器重。後任贛、烏程二地知縣，都以政績著名。

治平末，以金部員外郎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謀殺案問刑名，未定而入判大理，顗以爲：“一人偏詞，不可以汩天下之法，遵所見迂執，不可以當刑法之任。”不從。二年而貶，將出臺，於衆中責同列孫昌齡曰：

治平末年，錢顗以金部員外郎身份爲殿中侍御史裏行。許遵議論謀殺刑罰，此事尚未决定，他就被召入任大理寺判官，錢顗認爲：“一人的偏頗之詞，不可以擾亂天下的法令，許遵的見識迂腐固執，不能擔當國家刑法的職任。”不被聽從。過了兩年被貶官，將要離開臺府，錢顗當着

"平日士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宛轉薦君，得爲御史。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欲附會以求美官？顗今當遠竄，君自謂得策邪？我視君犬彘之不如也。"即拂衣上馬去。

衆人之面責備同僚孫昌齡說："平日士大夫不曾聽過你的名字，衹是因爲你在金陵做官時，巴結王安石，經他輾轉推薦，你纔當上御史。但也應稍微想着爲國效力，却爲何一心打算逢迎附會來求取高官？我如今當被放逐到遠地，你自認爲陰謀得逞了嗎？在我眼裏你連猪狗都不如。"說完就拂衣上馬而去。

後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遺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因目爲"鐵肝御史"。卒，年五十三。

後來又被從衢州移調到秀州。他的家中貧寒母親又年老，以至於要向親戚故舊借貸來供給一日兩餐之食，而他却安適自在，對於貶官之事毫不放在心上。蘇軾送給他的詩中，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人因此稱呼他爲"鐵肝御史"。去世，終年五十三歲。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中，隨父官江寧，閉户苦學。王安石知其名，邀與相見，稱奬之。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安石居政府，凡所施行，民間不以爲便。光有疑獄，俠讞議傳奏，安石悉如其請。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治平年間，其父到江寧做官，他隨同前往，閉門苦讀。王安石聽說了他的名聲，邀請他相見，對他加以稱贊誇獎。高中進士，調任光州司法參軍。王安石執掌朝政大權。凡是他所施行的新法，民間都認爲不便利。光州有疑難案件，鄭俠將議處案件的結果向上奏陳，王安石都同意了他的意見。因此鄭俠很感激他，把他作爲知己，想要對王安石盡獻忠心。

秩滿，徑入都。時初行試法之令，選人中式者超京官。安石欲使以是進，俠以未嘗習法辭。三往見之，問以所聞。對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答。俠退不復見，但數以書言法之爲民害者。久之，監安上門。安石雖不悦，猶使其子雱來，語以試法。方置修經局，又欲辟爲檢討，更命其客黎東美諭意。俠曰："讀書無幾，不足以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耳。而相君發言持論，無非以官爵爲先，所以待士者亦淺矣。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其所獻利民便物之事，行其一二，使進而無愧，不亦善乎？"

任期滿後，他直接來到京城。當時剛開始施行考試律令，候選人考試合格的可以提拔爲京官。王安石想讓鄭俠通過這種考試而入選，鄭俠認爲自己不熟悉律令就推辭了。鄭俠曾三次前去拜見王安石，王安石問他對新法有何想法。鄭俠回答說："青苗、免役、保甲、市易這幾件事，與邊境用兵之事，在我看來并非没有缺陷。"王安石没有回答。鄭俠告退後就不再前去拜見，衹是多次寫信給王安石談論施行新法給百姓帶來的害處。很久以後，任職監安上門。王安石雖然對他不滿，但還是讓兒子王雱前來，告訴他考試律令知識一事。當時剛設置修經局，王安石又想任用鄭俠爲檢討，又派他的門客黎東美去說明此意。鄭俠說："我没有讀過多少書，不足以任檢討之職。我之所以來京，衹不過是想求教於相君門下罷了。而相君言談之間，無不是以官爵爲

先，以此來對待士人也就顯得太淺薄了。如果確實想幫助我取得成就，那麼就請聽取我所進獻的有利於民便於萬物之事，施行其中的一兩件，讓我得到進升而内心無愧，不也是很好的嗎？”

是時，免役法出，民商咸以爲苦，雖負水、捨髮、擔粥、提茶之屬，非納錢者不得販鬻。稅務索市利錢，其末或重於本，商人至以死爭，如是者不一。俠因東美列其事。未幾，詔小夫禆販者免征，商之重者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

正值此時，免役法開始施行，民間商人都遭受其害，即使是提水、理髮、賣粥、賣茶水的這類人，不交免役錢都不能營業。稅務官徵收市利錢，有時候市利錢比商品本錢還要多，商人甚至於以死抗爭，像這一類的事件很多。鄭俠通過黎東美列舉此事。不久，詔令對小商小販免徵市利錢，大一些的商人減免其中的十分之七，其他的都没有施行。

是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無生意。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曀，扶攜塞道，羸瘠愁苦，身無完衣。并城民買麻糏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楬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絶。俠知安石不可諫，悉繪所見爲圖，奏疏詣閤門，不納。乃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銀臺司。其略云：“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麥苗焦枯，五種不入，群情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草木魚鱉，亦莫生遂。災患之來，莫之或禦。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冀下召和氣，上應天心，延萬姓垂死之命。今臺諫充位，左右輔弼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陛下以爵禄名器，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人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竊聞南征北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形，爲圖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鬻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遑遑不給之狀上聞者。臣謹以逐日所見，繪成一圖，但經眼目，已可涕泣。而况有甚於此者乎！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

此時，自熙寧六年七月不下雨，一直持續到七年三月，人們都無法生存。東北的流民，每當風沙蔽天時，都紛紛逃難塞滿了道路，他們身體瘦弱，困苦不堪，身上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城裏的百姓也祇能買到麻餅麥糠，加上米煮成稀粥食用，有的吃草木的根莖果實來度日，以至於身披枷鎖而拆屋賣瓦，用來償付官府債務的人，前後相接。鄭俠知道王安石聽不進勸諫，就將他所看到的情景全都繪成圖畫，連帶奏疏一起上交閤門，然而没有被接受。於是他又假稱事情機密急迫，通過驛馬傳送把奏疏呈給銀臺司。奏疏大意說：“去年發生嚴重蝗災，秋冬之際天又大旱，以致麥苗枯死，五穀不收，衆人都害怕將要死去；春季剛到就大肆砍伐，涸澤而漁，草木魚鱉都没有生存的了。災患的産生，是人力無法抵禦的。希望陛下開倉放糧，賑濟貧苦百姓，將有關部門聚斂無道之政全部罷除。以期能够下招和氣，上應天意，拯救黎民百姓於垂死之中。現在臺諫官員祇是徒居其位無所建樹，左右輔佐大臣又都貪婪鄙劣急功近利，使得持守正道的有識之士都難於爲言。陛下以爵禄名位駕馭天下的忠賢之人，但却使得他們不能開口，這不是宗廟社稷之福。我聽說南征北伐的將領，都是把他們作戰勝利的情形，以及山川險易的形勢繪成圖來進獻，料想還没有一個人將天下百姓典妻賣子、斬桑壞舍、流離逃散、困窘匱乏的情狀向皇上彙報的。我恭敬地將自己逐日所見，繪成一幅圖畫，

這些情形衹要一看，就已可爲之傷心泣下。更何況還有比這更爲嚴重的情况呢！如果陛下采納我的意見，而十天之内還不下雨，就請將我推出宣德門外斬首，以治欺君之罪。"

疏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是夕，寢不能寐。翌日，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罷，凡十有八事。民間歡叫相賀。又下責躬詔求言。越三日，大雨，遠近沾洽。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謝。

奏疏呈上後，神宗反復觀看所繪之圖，長吁不已，把圖畫揣在袖子裏帶回宮中。當晚，神宗整夜未眠。第二天，命令開封府酌情削減免行錢，三司考察市易情況，司農開常平倉放糧，三衛開列熙河的用兵情况，各路上報百姓逃亡流散的原因。青苗錢、免役錢暫停徵收，方田、保甲之法都取消，一共十八件事。民間歡呼相賀。接着皇上又下發罪己詔書徵求直言。過了三天，大雨降臨，遠近各地都雨水充足。輔佐大臣入朝祝賀，皇上向他們出示鄭俠進獻之圖，并對他們加以斥責，他們都再拜謝罪。

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群奸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吕惠卿、鄧綰言於帝曰："陛下數年以來，忘寐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於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

王安石上書請求離職，外面的人纔知道他這樣做的原因，奸人們對鄭俠切齒痛恨，於是將他交給御史，追究他擅自使用驛馬傳送奏章的罪過。吕惠卿、鄧綰對皇上說："皇上多年以來，廢寢忘食，成就此美好政治，天下剛開始蒙受其利；却一旦采納狂夫之言，將新法能廢殆盡，難道不是太可惜了嗎？"他們一起在皇帝面前哭訴，於是新法又都恢復如故。

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爲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在位之臣暗合林甫輩而反於崇、璟者，各以其類，復爲書獻之。并言禁中有被甲、登殿等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俠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暴其事，且嗾御史張琥并劾馮京爲黨與。俠行至太康，還對獄，獄成，惠卿議致之死。帝曰："俠所言非爲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既至，得僧屋

王安石離去後，由吕惠卿執政，鄭俠又上疏指責他。并且取材於唐代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的傳記，作了兩軸畫，題名爲《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跡》。將在位的朝臣暗合李林甫之類的和近似姚崇、宋璟者的，各以類别，又寫成奏疏一起呈給皇上，并且還說宮中有披甲、登殿等事。吕惠卿上奏說他是在誹謗，因此鄭俠被貶到汀州編制管束。御史臺官員楊忠信去拜見他說："御史沉默不言，而你却上書不已，這是諫官在監門而御史臺無人啊。"楊忠信從懷中取出兩卷《名臣諫疏》交給鄭俠，并說："希望它能對正直之士有所幫助。"惠卿揭發了這件事，并且指使御史張琥一同彈劾馮京爲他們的同黨。鄭俠行至太康時，被追回京城審問，案件定立後，惠卿建議把他處以死罪。皇上說："鄭俠所說的不是爲了自身，忠誠之心也算可嘉，怎麽

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富貴賤皆加敬，争遣子弟從學，爲築室以遷。

能治他以重罪呢?”衹將他貶至英州。到英州後，他找了一間快要倒塌的寺廟居住下來，英州的人們無論貧富貴賤，都很尊敬他，争相讓子弟跟他學習，并爲他建造居室，讓他從破廟中搬了出來。

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于英。徽宗立，赦之，仍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自是不復出。布衣糲食，屏處田野，然一言一話，未嘗忘君。

哲宗即位，鄭俠纔得以回到京城。蘇軾、孫覺上表推薦他，朝廷任命他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又被放逐到英州。徽宗即位後，赦免了鄭俠，并恢復原來的官職，不久又被蔡京奪官，從此他不再出來任職。鄭俠雖然布衣粗食，閑居田野，但言語之中從來都不曾忘記過君主。

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里人揭其閭爲鄭公坊，州縣皆祀之於學。紹熙初，詔贈朝奉郎。官其孫嘉正爲山陰尉。

宣和元年，鄭俠去世，終年七十九歲。鄉里之人將他住過的房子改建成鄭公坊，州縣的學校都祭祀他。紹熙初年，詔令追贈他爲朝奉郎。又授任他的孫子嘉正爲山陰尉。

論曰：誨以言三黜，述、琦、顗窮厄至死，皆充然無悔，身雖不偶，而聲名則昭著於天下後世矣。俠以區區小官，雖未信而諫，能以片言悟主，殃民之法幾於一舉而空之，功雖不成，而此心亦足以白於天下後世。吕惠卿、鄧綰之罪，可勝誅哉！

論曰：吕誨因上章言事三次被罷黜，劉述、劉琦、錢顗貧窮困厄一直至死，却都浩然無悔，他們自身遭遇的時運雖然不佳，而正直的名聲則昭著於天下後世了。鄭俠以區區小官，雖未受到信用而挺身上諫，能够以片言隻語開悟君主之心，使得禍害人民的法令幾乎被一舉廢除，雖然最後没有成功，而他的赤誠之心也足以告白於天下後世。吕惠卿、鄧綰的罪行，真可誅殺啊！

宋史卷三百二十二

列傳第八十一

何郯　吴中復（從孫）擇仁　陳薦　王獵　孫思恭
周孟陽　齊恢　楊繪　劉庠　朱京

何郯

何郯字聖從，本陵州人，徙成都。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王拱辰罷三司使守亳，已而留經筵，郯乞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樞密使夏竦譏其詐，朝廷下京東體實，郯與張昪極陳竦奸狀，事得寢。楊懷敏以衛卒之亂，猶爲副都知，郯又與昪及魚周詢論之。仁宗召諭云："懷敏實先覺變，宜有所寬假。"郯等皆言不可，卒出之。郯爭辨尤力。帝曰："古有碎首諫者，卿能之乎?"對曰："古者君不從諫，則臣有碎首；今陛下受諫如流，臣何敢掠美而歸過君父。"帝欣納之。

何郯字聖從，本是陵州人，後移居成都。考中進士後，做官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又轉爲殿中侍御史，言事無所避諱。王拱辰被罷除了三司使而出京任職，不久又留任經筵侍讀，何郯乞請正其營求之罪。石介死後，樞密使夏竦乘機向皇上進讒言説石介有欺詐行爲，朝廷派人到京東調查，何郯與張昪極力陳述夏竦的奸詐情况，此事也就就此罷休。楊懷敏因爲守衛士卒發生暴亂事件，依然官居副都知之位，何郯又與張昪及魚周詢進言論説楊懷敏。仁宗將他們召來當面告訴他們説："懷敏事先已經發覺了士卒將要動亂，所以對他的處理理應有所寬貸。"但何郯等人都説不可以這樣做，最後將其貶出。何郯在爭辯中尤其出力。皇帝説："古時候有碎首進諫者，你能做到嗎?"何郯回答説："那是那時候皇帝聽不進進諫者的話，所以纔使進諫者碰碎了腦袋；而今陛下受諫如流，我怎麼敢爲了自己掠取美名而把過錯歸於君父。"皇帝聽後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見。

夏竦倡張貴妃之功，諫官王贄遂言賊根本起於皇后閤，請究其事，冀搖動中宮，而陰爲妃地。帝以語郯，郯曰："此奸人之謀也。"乃止不究。竦負罪不去，郯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郯言："佞人在君側，爲善政累，願勿革前命。"竦遂行。

夏竦提倡張貴妃的功勞，諫官王贄就説賊的根本就起於皇后閤，奏請追究此事，寄希望於動搖中宫，而暗中扶助貴妃。皇帝將此話告訴了何郯，何郯説："這是奸人的計謀。"皇帝也就對此事擱置不問。夏竦負罪但居職不去，經何郯等奏請方纔出知河南，夏竦又上本乞求留在京城。何郯説："花言巧語之人留在皇帝的身邊，衹能是

善政之累，但願不要改變已經下達的命令。”夏竦衹好束裝上道。

時詔群臣陳左右朋邪、中外險詐，久而無所行。郯請閱實其是否，因言曰：“誠以待物，物必應以誠。誠與疑，治亂之本也，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士詐而疑衆士。且擇官者宰相之職，今用一吏，則疑其從私，故細務或勞於親决。分閫者將帥之任，今專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端而加羈制。博訪者大臣之體，今見一士，則疑其請托。相先後者士之常，今進其類，則疑爲朋黨。君臣交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患，不可得矣。”

當時皇帝下詔讓衆大臣檢舉陳報周圍朋黨爲邪、表裏不一、陰險狡詐之徒，但過了好長一段時間也没什麽行動。何郯認爲要看實際行動來判斷一個人是否爲奸邪之徒，因而上奏説：“對待事物拿出誠懇的態度，那麽事物的結果也會回報以誠信。用的人誠與不誠，是治亂的根本，但也不能因有一個大臣奸詐而懷疑所有的大臣都奸詐，一個士子奸詐而懷疑每一個士子。况且選擇任用官吏是宰相的職責，今天任用了一個官吏，就懷疑其可能徇於私情，結果弄得誰也不敢相信，不管事情大小都得自己去親自處理。在外統兵本是將帥的職責，今天因爲自己做主辦了一件事，就懷疑其是否有不軌的意圖，因此就故意多方加以束縛和限制。廣泛地訪求舉薦士子賢才本是大臣的本分，現在是召見一士，又懷疑其是通過私下請托舉薦上來的，經過訪查、舉薦、進見直到任用總有個先後，現今一經引見任用一批，又懷疑他們已結爲朋黨，相互援引。如果這樣君臣相互疑忌，而想上下通暢，野無遺賢那是不可能的。”

都知王守忠以修祭器勞，遷景福殿使，給兩使留後奉。郯曰：“守忠勞薄賞重。舊制，内臣遥領止於廉察。今雖不授留後，而先給其禄；既得其禄，必得其官；若又從之，則何求不可。”既又詔許如正班。守忠移閤門，欲緩本品坐宴，郯又言：“祖宗之制，未有内臣坐殿上者。此弊一開，所損不細。”守忠聞之，不敢赴。知雜御史闕，執政欲進其黨，帝以郯不阿權勢，越次用之。郯遍歷三院，有直聲。晚節頗回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强，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時也。

都知王守忠以監修祭器的功勞，被升遷爲景福殿使，并給予兩使留後的俸禄。何郯上奏説：“守忠功勞小而賞賜重。按照舊的規矩，内臣不上任而衹是遥領官職和俸禄也衹限於廉察這一級别。而今雖然没有授予其留後職銜，但已經先給與其留後的俸禄；既得到其俸禄，就應該得到其官職；若從其心願再給其官職，又有什麽要求是不可以的呢。”過後皇帝下詔按照正班賞賜。守忠移官閤門，又想以遥領的官銜秩品身份參加殿上朝中大臣們的宴會，何郯又説：“祖宗留下的體制規定，從來没有内臣也坐到殿上的先例。此例一開，那將來弊端會後患無窮。”守忠聽到後，不敢前赴。知雜御史一職空缺，執政的輔宰大臣想要進升其黨羽補這個空缺，皇帝却認爲何郯從不阿諛奉承權勢，就越級提拔任用其爲知雜御史。何郯爲官遍歷三院，都獲得了正直的名聲。但是到了晚年却又迴避畏懼，因爲發生了地震却

説是因爲陰盛而陽衰，臣强而主弱，其譏諷之意直指韓琦；又乞求召回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一世正直的名聲損於當了御史之後。

以母老求西歸，加直龍圖閣、知漢州。將行，上疏言："張堯佐緣後宫親，叨竊非據，外庭竊議，謂將處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事之臣，必以死争之。倘罷堯佐則傷恩，黜言者則累德，累德、傷恩，皆爲不可。臣謂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其後卒罷堯佐宣徽之命。進集賢殿修撰、知梓州，擢天章閣待制，還判銀臺司。時封駁之職廢，郯乞準故事，凡詔敕并由門下，從之。唐介出荆南，敕過門下，郯封還之，介復留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爲河東都轉運使。故相梁適帥太原，病不能事，内臣蘇安静鈐轄兵馬，怙寵不法，皆劾奏之。

後來何郯以母親衰老爲由請求西歸，皇上加其直龍圖閣、調知漢州。臨行之際，又上疏説："張堯佐因是後宫親戚，沾光竊據了不應該占據的職位，外邊議論紛紛，説將要安置其入二府。若此命一出，言官必定紛紛反對，以死相争。倘若罷除了張堯佐則有傷皇恩，若不罷免張堯佐而黜退衆言官則又有累其德，累德、傷恩的事都不能做。那麽該怎麽辦？臣以爲不如使張堯佐富貴而不給其實權，就像過去對待李用和那樣就可以了。"其後果然撤銷了關於張堯佐的宣徽之命。何郯後來又進官集賢殿修撰、知梓州。後又提升爲天章閣待制，還朝判銀臺司。當時負責發放皇帝封賞命令和駁回不合理奏章的職務已廢止，何郯乞請效仿過去辦法，凡詔書、敕命都由門下省辦理，得到了皇帝的准許。唐介出任荆南，敕命通過門下省，何郯封口退還，唐介又留諫院。何郯後來又遷任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原宰相梁適統率太原，但因病不能理事，内臣蘇安静鈐轄兵馬，依仗恩寵横行不法，全被何郯上奏彈劾。

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再知梓州。居三年，老而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詔提舉成都玉局觀。從臣外祠自此始。遂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歷知永興、河南。治平末年，又知梓州。任職三年，年老而多病，仍乞求進用。神宗就有點瞧不起他，下詔任他爲提舉成都玉局觀。讓從臣掌管外地祠觀由他而始。於是以尚書右丞銜退休。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吴中復

吴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曹彬平江南，仲舉嘗殺彬所招使者。城陷，彬執之，仲舉曰："世禄李氏，國亡而死，職也。"彬義而不殺。

吴中復字仲庶，是興國永興人。父親仲舉，曾在李煜朝廷官爲池陽令。宋朝大將曹彬平討江南，仲舉曾殺了曹彬派去的招降使者。等到城被攻陷後，仲舉被曹彬抓獲，仲舉説："我吴家世代食禄李氏王朝，現因國家滅亡而死，是我應盡之職責。"曹彬感其忠誠而不殺。

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邊夷民事淫祠太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識

後來中復考中進士，知峨眉縣。縣裏各族百姓供奉淫祠的風氣太盛，中復到任後全部廢止。在任期間清正廉潔，替代還朝，臨行不載當地一物。後通判潭州，又被御史中丞孫抃舉薦爲監察

也。或問之，抃曰："昔人耻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仁宗曰："馬遵亦言之矣。"且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姚、宋、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虔州，未至，復還臺。

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還御史知雜事、户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澤州、瀛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縶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宜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爲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

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檄之曰："斂散自有期，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司韓琦方疏諫青苗，録其語以上。熙寧并省郡邑，以永康爲縣，中復言："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竟復之。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爲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過用公使酒免。卒，年六十八。

中復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

御史，當初他們并不認識。等到有人問起來，孫抃說："過去人們就耻於做呈身御史，那麽現在難道非得有識面臺官嗎?"中復後來調任殿中侍御史。上本彈劾宰相梁適，仁宗皇帝說："馬遵也上奏過這件事。"并又問中復："唐朝自天寶以後的朝政治理就開始亂了，爲什麽?"中復歷數了關於姚崇、宋璟、張九齡、李林甫、楊國忠這些朝廷重臣的用捨，以及影響到國家的興衰來回答皇帝。梁適被罷除宰相之職，中復亦被調任通判虔州，未等到任，又讓他回到御史臺。

富弼主張李仲昌開浚六漯河，內臣劉恢密告說是開河要挖斷的山崗的名稱與國姓和皇上的名字相同，賈昌朝也在旁邊暗中相助，意圖扳倒富弼。皇帝下詔讓中復前去調查懲治，并促行很急。中復說："冤獄必起於奸臣，决非太平盛世所應該有的。"趕到後，比較地名，開河處有個村莊名爲趙征村，也没有山崗之勢，冤獄纔因此而止。又彈劾宰相劉沆，劉沆被罷免。中復又改任右司諫，同知諫院。後又調任御史知雜事、户部副使，再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出知澤州、瀛州，又移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府中郵兵苦於巡轄官的苛刻，怒而將其捆起來鞭打一頓。抓到後供認不諱，但法不至死，中復自己斟酌事宜殺其首惡，流放其他人，上奏後定爲法令。調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

河北實行青苗法，使者到來，而且要先下州縣。中復得知此消息傳遞檄書說："賦税的徵收自有規定的日期，現在并未到日期就先來擾亂，爲什麽?"書至使者拒絶不聽，并且上報。安撫司韓琦正準備上疏勸阻青苗法的實行，引用了中復檄書中的話上奏。熙寧合并省州府城市，要將永康降格爲縣，中復說："永康控轄着威、茂兩地，不可廢除。"過後因爲是邊境與夷接壤又恢復其地位。關內遭遇大旱，黎民大多流亡。中復奏請增加賑災和撫恤災民的糧款，執政者很是厭惡，派使者去視察，說所報不實，中復被降一級官階，調任提舉玉隆觀。後起用知荆南，因超用公使酒被免職。後去世，享年六十八歲。

中復性格開朗平易近人生活簡樸，喜歡救人

大夫稱之。從孫擇仁。

吴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爲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邪?"

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擇仁知太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椎埋故犯，我一切誅之，毋得貸。"群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譖，徽宗召户部郎中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候者惶遽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抉帑庾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

方有事青唐，擢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爲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廓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爲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讒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圮。"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之，堅緻如削鐵，讒不能售。遂拜户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曹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一人云"某人送某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

之急，得到了士大夫們的稱道。從孫吴擇仁。

擇仁字智夫，以父親官任的緣故，當上了開封雍丘的主簿。元祐中期，金水河的河堤損壞，十六個縣都要選派治理河堤的民伕，由於率領役伕擇仁纔有機會到朝堂彙報事情。擇仁的言談舉止讓宰相范純仁感到驚異，説："簿領之中竟有這樣的人物嗎?"

建中靖國初年，京城一帶發生饑荒，以致賊盜蜂起，上司任命擇仁知太康縣。上任伊始，就針對賊盜發布命令告示説："老百姓因飢餓和貧窮去做强盜，并不是他們的本性，所以既往不究，而今我静而待之。若有亡命之徒不思悔改，一意孤行，殺人而掩尸，明知而故犯，我將盡數誅之，嚴懲不貸。"群盜得知後相互告誡不入境内。中貴人譚稹的家奴犯法，被擇仁按法懲處。譚稹在羞怒之下造謡誣陷擇仁，徽宗皇帝召户部郎中宋喬年前去重新審查此案。喬年屬於剛直性急之類的官員，接命後立即驅馬前往。擇仁的下人見到後倉惶地跑進去向擇仁報告，擇仁穿戴好官服從容地坐在堂下静觀喬年重審此案。喬年審訊囚犯追查隱情，反復仔細盤查擇仁的庫銀和糧倉，但未查出絲毫罪狀，衹好回轉歇息之處。後來擇仁前去進謁，宋喬年笑臉相迎説："我之所以來你這兒，原本要查你的罪狀，誰曾想却查出一個奇士來，我已經向上舉薦了你。"過了没幾天，召到京城。

青唐發生了戰事，擇仁被提升爲熙河路轉運判官，就以入直秘閣身份任副使，隨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敵境，一路攻克蘭、廓城堡和栅寨十三處。因功被加直龍圖閣，進升集賢殿修撰，官任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墻破壞，擇仁受命重新築城。有人就向皇帝進讒言説："新城摻了沙土，反而不如舊城結實，恐怕很快就會坍塌。"皇帝聽後大怒，秘密派人到新築的城上取了土塊，密封送來，讓衛兵三次用力投擲，土塊堅硬細緻如削鐵，如此纔使進讒言的陰謀没有得逞。於是被拜爲户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按照慣例，開封府尹要聽三日的訴訟及案件處理，下屬各級曹吏十人

無所可否。有竇鑑者，以捕盜寵，官諸司使，服金帶。擇仁視事，狃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賣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宦官楊戩第，擇仁迹取之，竄于遠。

列於庭下，自報姓名，一人説"某人送入某監獄，某人應當行杖刑，某人趕出"，而府尹行如木偶，無所可否。有個名叫竇鑑的，以捕盜受寵，任諸司使，服繫金帶。擇仁上任視事，他依然目空一切，拿着過去那種舊姿態來見擇仁，擇仁大怒，叱責而後加上械具送入獄中，一府上下吏曹大驚失色。有個賣珠人占據民貨久不歸還，聽説擇仁嚴刑峻法鐵面無私，嚇得藏匿到宦官楊戩的府中，擇仁派人偵知其行踪將其逮捕，流放於遠方。

戩中以事，出爲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從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言其擅改茶法，奪職，免。再閲歲，以徽猷閣待制領江、淮發運，還直學士、知渭州。以病提舉崇福宫，起知青州，不克拜，卒，年六十六。

楊戩以事中傷他，擇仁被調任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又調永興軍。走馬承受藍從熙又説他擅自改變茶法，被撤職，免官。又過了一年，以徽猷閣待制的身份領任江、淮發運，還朝後又任直學士、知渭州。後因病被調任提舉崇福宫，起用又任知青州，未等上任，去世，享年六十六歲。

陳薦

陳薦字彦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盗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尸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聞致殺二人，以逭薦失盗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盗。

陳薦字彦升，爲邢州沙河人。考中進士，授官華陽尉。上任後有盗殺人，將尸體棄於農田。接到報告陳薦帶人到現場驗尸，有人以田主移尸告發。田主又殺其母。縣令想認定田主就是連殺二人的凶手，以讓陳薦躲避捕不到强盗的責罰。陳薦却不答應，説："哪有誣陷别人而推卸自己責任的道理！"不久將强盗捕獲。

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强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間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彦升者，無幾也。"琦輔政，薦爲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

後來隨從韓琦到定州、河東做幕府。陳薦性格質樸而倔强，但又簡約淡泊，惟有韓琦最爲瞭解，經常對人説："不苟且進升，却勇於退讓，嫌疑間能絲毫不錯，與人交往又歷久而不變，能如彦升的，恐怕没幾個。"後來韓琦成了輔政大臣，陳薦爲秘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

英宗諸王出閤，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潁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横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

英宗諸位王長成建府，陳薦被選爲記室參軍，入直集賢院。潁王被立爲皇太子，陳薦被加任右諭德；潁王即位後，又被拜爲天章閣待制，進升知制誥、知諫院。薛向第一個籌謀奪取横山，但未成功，陳薦奏請以漢朝治王恢的罪名來給薛向定罪。楊繪曾評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話語傳出去楊繪被調任侍讀，并罷免了諫官的職務。

繪言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

陳薦説：“這樣做乃是宰相不讓楊繪説話而已，但如人家説的對，就應責怪宰相。”上疏後没有答覆。

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决棗彊，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期一月就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内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貢士數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權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

陳薦後來被授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大河决口於棗彊，水官計劃在恩、冀、深、瀛之間築堤三百六十里，預計一個月完工，用丁夫人工八萬。陳薦説：“河决尚未爲害數州府，而今民力困頓，應該放緩進度以一年來完成。”還朝，判流内銓、太常寺。朝廷商議學校貢士考試辦法，擬請將三年貢士的數目平均於諸路，按諸路貢士與人口的比例考察選拔孝廉一如漢制。陳薦代理主管御史臺，説李定母喪匿而不報，不宜爲御史。罷免其御史臺事。又因議論典禮意見不合，出任蔡州知事。後又被召回任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

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宫。卒，年六十九，贈光禄大夫。

陳薦多次請求告老還鄉，任命他爲本州知州，皇上命兩省官員在資善堂爲其餞行。并提拔其兒子陳厚爲御史臺主簿。没多久，任提舉崇福宫。陳薦去世，享年六十九歲，死後贈光禄大夫。

王獵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嘆曰：“此敗吾志也。”悉以班諸親族。

王獵字得之，是長垣人。多次考進士却不中，衹好謀生攢錢，有時感慨地嘆息説：“這真是敗壞我的志向。”於是將錢全部分發給親族。

慶曆用兵，詔求遺逸，范仲淹薦之，得出身爲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獵自責數，以爲教之不至，屏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獵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獵加敬。徙林慮令，縣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獵立孔子廟，擇秀民誨之。漢杜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爲清長官。

慶曆年間用兵打仗，皇帝下詔書徵求遺漏的賢人逸士，范仲淹將其推薦，王獵纔得以步入仕途被授予永興藍田主簿之職。府裏讓他掌管學子諸事。諸生有犯法者，王獵親自批評數落，認爲是教育不到家所致，將其逐出府中學堂。帥得知後以爲他是出於私情，派人捕生下到獄中，王獵前去解釋説：“此生年少無知不服教化。公之於衆，論理不足以增益美化，恐怕恰好給學府和士子留下了耻辱。”帥領悟到了王獵的一番苦心，高興地説：“我没有想到這點。”并立即將那個學生釋放而且對待王獵更加敬重。王獵後來調任林慮令，林慮縣依山而設，百姓向來以耕獵爲生，不懂得讀書學習。王獵到任後建立孔子廟，并選聰明的人教育他們。漢朝杜喬的墓就在縣境内，王獵前往祭奠拜謁，并爲其建祠於墓旁。在此縣

做官期間未曾絲毫擾民，深受吏民的愛戴和信任，都把他看做是清廉長官。

入爲吴王潭王宫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凡在京藩十二年，宗室無高卑少長，各得其歡如一日。英宗在邸，尊禮之；入爲皇子，即拜説書；及即位，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方議濮王稱，以問獵，獵不可。帝曰："王待侍講厚，亦持此説邪？"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以疾請謝事，不許。疾愈入見，帝喜曰："侍講乃欲捨朕去乎？"

入朝後又被選爲吴王潭王宫教授、睦親廣親宅講書、諸王侍講。共在京藩王府十二年，宗室裏無論身份高卑，年齡不論少長，都與其相處得融洽愉快。英宗在王府時對他尊禮有加；入爲皇太子，便拜他説書；等到即位後，又拜他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一次正商議給濮王加稱號，徵求王獵的意見，王獵認爲不可以。皇帝説："濮王待你不薄，你爲什麼不同意呢？"王獵回答説："臣受的皇恩太厚了，所以不敢讓不合禮教和規矩的名號加諸於濮王，實際上也是在報答濮王。"皇帝恍然大悟，從此不再議此事。王獵因病請求辭去官職，未獲准許。病愈後上朝入見，皇帝高興地説："侍講你莫非想捨我而去嗎？"

神宗立，進龍圖閣直學士。求知襄州，未行，改滑州。自工部郎中爲本曹侍郎致仕，給全奉。後八年卒，年八十。詔賻絹千匹，官其二孫，賜家人冠帔，人以爲寵。

神宗即位，王獵又進升龍圖閣直學士。請求調知襄州，未等成行，又改任滑州。由工部郎中爲本曹侍郎身份退休，賞給全額俸禄。退休八年後去世，享年八十歲。皇帝下詔賜給助喪絹一千匹，并授官給其二孫，賜家屬冠帶霞帔，人們都認爲這是皇寵。

孫思恭

孫思恭字彦先，登州人。擢第後，即遭父喪，不肯復從官，二十年間纔三書吏考。爲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時調春夫，争弗得，乃棄官去。吴奎薦其學行，補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事神宗藩邸爲説書，又爲侍講、直集賢院。以居中都久，力請補外，王奏留之。及即位，擢天章閣待制。

孫思恭字彦先，登州人。選拔及第後，即遭父喪，從此不肯出仕做官，二十年間僅三次參加吏考。出任宛丘令，轉運使以水災爲由在春耕大忙時節徵調民夫，思恭與其争不下來，就棄官而去。後來經吴奎舉薦其學問人品，被補授國子直講，加秘閣校理。在神宗還是藩王時的府邸裏從事説書，又爲侍講、直集賢院。後以在京城待得太久爲由，極力請求補授外任，王奏請留之。等即位後，提升思恭爲天章閣待制。

思恭性不忤物，犯而不校，篤於事上。有所見，必密疏以聞。帝亦間訪以政。歐陽脩初不知思恭，脩出政府，思恭盡力救解。出知江寧府、鄧州，以疾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卒，年六十一。

思恭性格隨和，不得罪人，别人偶有侵犯也不計較，衹是專心於公事。有所見解，必定密疏報告皇帝。皇帝也偶爾徵詢其政見。歐陽脩一開始并不認識思恭，歐陽脩被罷出政事堂將要治罪，思恭盡力解救。後思恭出任江寧府知府、鄧州知州，因病移任單州，管幹南京留司御史臺。後去世，年六十一歲。

思恭精關氏《易》，尤妙於《大

思恭精通關氏《易》，尤其精妙於《大衍》。

衍》。嘗修天文院渾儀，著《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曾修整過天文院的渾天儀，著書有《堯年至熙寧長曆》，近世曆數之學，未有能及之者。

周孟陽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徙海陵。醇謹夷緩。第進士，爲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

英宗居環列，以其質厚，禮重之；會除知宗正寺，力辭，凡上十八表，皆孟陽爲文。又從容陳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及爲皇子，愈堅卧不出。孟陽入見卧内，勸之曰："天子知太尉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何爲堅拒如此?"英宗曰："非敢徼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别有所奉，遂得燕安無患乎?"時中使趣召十輩，又命宗諤傾一宫往請，不能動，及是，意乃决。

周孟陽字春卿，其祖先爲成都人，後遷移到海陵。孟陽性格恭謹樸實而遲緩，考中進士，官授潭王宮教授、諸王府記室。

英宗還是諸王時，就以其純厚樸實而頗爲依重；遇機會授予掌管宗正寺的職務，英宗力辭不就，共上了十八道表章，全由周孟陽寫就。閑暇時孟陽又從容地向英宗講述歷朝古事以爲勸諫，英宗悚然動容而起拜；等到做了皇太子，却堅决不出。孟陽進到卧房内去見英宗，勸導説："皇帝知道你的賢良，再加上天人相助，纔發出立你爲皇太子的福音。你又爲什麽如此堅拒呢?"英宗説："我不敢要求和接受這份福分，裝病卧床乃避禍也。"孟陽又説："現在有了這樣的事實，假如你非要固辭不拜，使皇帝身邊有權勢的人奉立别人成了皇太子，你難道真能安然没有後患嗎?"當時宫廷使者來催召的有十多人，又命宗諤傾一宫之人來請，請不動，及與孟陽談完話纔拿定主意做皇子。

帝即位，命爲皇子位説書，以嘗侍藩邸，固辭。加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引對，訪以時務。最後，召至隆儒殿，在邇英苑中，群臣未嘗至。人疑且大用，帝亦諭以不次進擢意。孟陽稱他人，使代己，乃遷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初立，入奏事，方升殿，帝望見慟哭，左右皆泣下。拜天章閣待制。卒，年六十九。詔特官其婿及子孫二人，除其家負官緡錢數萬。

等到即位後，又命孟陽爲他的皇子講書，因曾奉侍藩王府，固辭不受。加任直秘閣、同知太常禮院。數次引對，皇帝向他徵詢政事的意見。最後又將他召至隆儒殿的邇英苑中，群臣尚未到來，衹有他們君臣二人。人們都懷疑孟陽將被重用，皇帝也曾説過不久將要破格進升他官職的意思。孟陽都稱贊他人，使之代替自己，自己却遷任集賢殿修撰、同判太常寺兼侍讀。神宗剛登基，孟陽入朝奏事，剛進入大殿，神宗皇帝望見他就痛哭，左右之人都落淚，師生之情可見一斑。孟陽後來被拜爲天章閣待制。去世，享年六十九歲。皇帝下詔特授官給其女婿和子孫二人，免除其家所欠官錢數萬的債務。

齊恢

齊恢字熙業，蒲陰人。唐宰相映之裔也。第進士，歷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徙河東。凡公帑

齊恢字熙業，爲蒲陰人。唐朝宰相齊映的後裔。考中進士後，官歷通判陳州，提點成都府路刑獄三年，又調任河東。在任時凡公款及别人格

格外饋餉之物，一無所受。單車而東，入爲户部判官。神宗出閤，精簡宮僚，韓琦薦其賢，以直昭文館，爲潁王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帝即位，拜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出知相州，召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卒，年六十六。恢居鄉里，恂恂稱君子；臨政府，明白簡約，不苛擾，所至人愛之。帝念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外贈送的財物，一無所受。卸任時兩袖清風，單車而東行，入朝被任命爲户部判官。神宗長成出宮開府，精簡宮僚，韓琦舉薦其賢良，被授以直昭文館，并爲潁王府翊善，進太子左諭德。神宗皇帝即位後，拜齊恢爲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後出知相州，又召回任知審官西院，糾察在京刑獄。後去世，享年六十六歲。齊恢未做官居住在鄉里時，就是個被人稱道的慊慊君子；做官臨政後，行事明白簡約，不苛刻屬下擾亂百姓，所至之處人人愛戴。皇帝顧念其爲舊僚，自諫議大夫特贈工部侍郎。

楊繪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荆南。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日不足，繪未午率沛然。仁宗愛其才，欲超寘侍從，執政見其年少，不用。以母老，請知眉州，徙興元府。吏請攝穿窬盜庫縑者，繪就視之，踪迹不類人所出入，則曰："我知之矣。"呼戲沐猴者詰於庭，一訊具伏，府中服其明。在郡獄無繫囚。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時就特别機靈，讀書一目五行，因此而名聞西州。考進士而中上第，授官通判荆南。後又以集賢校理爲開封推官，遇事迎刃而解，諸吏惟恐整天時間不足，楊繪未到中午就處理完畢。仁宗愛其才華，想破格安置爲侍從，執政見其年少而不用。後來楊繪以母老爲由，奏請出知眉州，又移任興元府。到任後吏人請求拘捕打洞穿墻盜庫縑者，楊繪到現場勘查，踪迹不像是人所出入，就說："我知道了。"讓人將市上耍猴者叫來當堂訊問，一經拷問全部招供，府中上下全佩服其斷案明察。他在任時府郡獄裏没有關押未決的囚犯。

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詔遣内侍王中正、李舜舉等使陝西，繪言："陛下新即位，天下拭目以觀初政。館閣、臺省之士，朝廷所素養者不之遣，顧獨遣中人乎？"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繪請易之，以杜外戚干進之漸。執政曰："不然，傳範久領郡，有政聲，故使守鄆，非由外戚也。"帝曰："諫官言是，斯可窒異日妄求矣。"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争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己物。向者公亮官越，占民田，爲郡守繩治，時鞏父易占亦官越，深庇之。用鞏，私也。"帝爲寢其命。繪亦解諫職，

神宗登基即位後，召楊繪回朝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皇帝下詔派遣内侍王中正、李舜舉等出使陝西，楊繪說："陛下剛即位，天下人都拭目以待看着陛下執政之初的舉措。而現在在朝中各館閣、臺省人才濟濟，朝廷平素養着這麽多的人不派，爲什麽偏偏派遣您身邊的内侍呢？"當時向傳範安撫京東西路，楊繪奏請换人，以杜絶外戚謀求進身爲官的風氣。朝中執政說："不對，傳範久任郡守的職務，頗有政聲，所以讓他鎮守鄆，并非是由於外戚的緣故。"皇帝說："諫官說得對，這樣做可以斷了日後有非分要求人的念頭。"曾公亮請求讓他兒子判登聞鼓院，用與他關係深厚的曾鞏爲史官。楊繪争辯說："曾公亮把持國政，把朝廷官員的職位看作是自己家裏的東西想給誰就給誰。過去公亮在越地做官，因

改兼侍讀，繪固辭，滕甫言於帝。帝詔甫曰："繪抗迹孤遠，立朝寡援，不畏强禦，知無不爲。朕一見許其忠藎，擢寘言職，信之亦篤矣。今日之除，蓋難與宰相并立於輕重之間，姑令少避爾，卿其諭朕意。"繪曰："諫官不得其言則去，經筵非姑息之地。"卒不拜。未閲月，復知諫院，擢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

爲强占民田，被郡守要繩之以法，當時曾鞏的父親曾易占也在越地做官，曾多方庇護。現在用曾鞏，乃爲報私情。"皇帝否决了曾公亮的任命請求。而楊繪也被解除了諫官的職務，改兼侍讀，楊繪堅决推辭不受，滕甫把楊繪的態度告訴了皇帝。皇帝下詔給滕甫説："楊繪抗命不受的心意孤高深遠，立身朝堂却孤立無援，不畏强權，而知無不爲。我一見就認爲其是忠誠之臣，便把他提拔安置在言官的位置上，其信任程度也足够誠心。今日免除其諫官職務，是因爲難以處理他與宰相并立於朝堂之間的輕重問題，暫且讓他忍耐和迴避一下矛盾，你告訴他我的心意。"楊繪説："作爲諫官進言不被聽取就應該離開這個職務，經筵并非姑息的地方。"楊繪最終也没有拜受侍讀這個職務。未過一個月，楊繪又官復知諫院，提升爲翰林學士，任御史中丞。

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吕誨五十有八、歐陽脩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安石使曾布疏其説。詔繪分析，固執前議，遂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應天府、杭州，再爲翰林學士。

當時王安石掌權，賢良之士大多辭職而去。楊繪説："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托病要求離去：范鎮年六十三、吕誨五十八、歐陽脩六十五都退了休；富弼六十八而托病辭官；司馬光、王陶都年僅五十而請求到閑散的地方和位職上去，陛下難道不考慮其中的緣故嗎?"又説："現在是以經學取士，惟獨不用《春秋》，適宜讓學習者以《三傳》解釋經學。"免役法實行，楊繪陳述其法的十害。王安石讓曾布上疏論述他的政治主張。皇帝下詔讓楊繪分析，楊繪堅持原來的觀點，於是被罷爲侍讀學士、知亳州，歷任應天府、杭州，又爲翰林學士。

議者欲加孔子帝號，繪以爲非禮，又言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悉從之。繪常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言其私通饋賂，坐貶荆南節度副使。詳在《竇卞傳》。數月，分司南京，改提舉太平觀，起知興國軍。元祐初，復天章閣待制，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

有人建議要給孔子加封皇帝的封號，楊繪認爲不合乎禮節，又説不宜用遼曆改置閏月，皇帝全都聽從了他的意見。楊繪曾推薦屬吏王永年，御史蔡承禧説他的推薦是私下接受了饋賂，因而被貶職爲荆南節度副使。詳情記載在《竇卞傳》裏。數月後，又讓其分司南京，又改任提舉太平觀，起用知興國軍。元祐初年，又官復天章閣待制，再次出任杭州知州。後去世，享年六十二歲。

繪爲吏敏强，主愛利，而受性疏曠，訖以是見廢斥。然表裹洞達，一

楊繪爲官聰慧剛强，不吝惜財利，而性格豪放開朗，而終因其性格受到廢斥。然而其做人表

出於誠，爲范祖禹所咨重。爲文立就，有集八十卷。

裏如一，對人對事都出於真誠，爲范祖禹所推重。著文論説其成就，有集八十卷。

劉庠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能詩。蔡齊妻以子，用齊遺奏，補將作監主簿。復中進士第，爲高密廣平院教授。

劉庠字希道，彭城人。八歲時便能做詩。蔡齊將女兒嫁給他做妻子，蔡齊死後用他遺留下的奏章，使劉庠補授將作監主簿。後來又考中了進士，官任高密廣平院教授。

英宗求直言，庠上書論時事。帝以示韓琦，琦對之“未識”，帝益嘉重，除監察御史裏行。日食甫數日，苑中張具待幸，庠言非所以祗天戒，詔罷之。會聖宮修仁宗神御殿，甚宏麗。庠言：“天子之孝，在繼先志，隆大業，不在宗廟之靡。宜損其制，以昭先帝儉德。”奉宸庫被盗，治守藏吏。庠言：“皇城幾察厲禁，實近侍主之，當并按。”仁宗外家李珣犯銷金法，庠奏言，法行當自貴近始。帝不豫，儲嗣未正，庠拜疏謂：“太子，天下本。漢文帝於初元即爲無窮計。潁王長且賢，宜亟立，使日侍禁中，閱四方章奏。”帝皆行之。

英宗徵求切中時弊的直言，劉庠上書論説時事。皇帝拿給韓琦看，韓琦説“看不出”，皇帝更加嘉賞和看重，授予監察御史裏行。發生日食纔幾天，在苑中擺列好餐具等待皇上駕臨，劉庠説這并非是對天戒的恭敬，皇帝下詔罷去。會聖宮修仁宗的神御殿，甚爲宏偉華麗。劉庠説：“作爲天子的孝行，在於繼承先志，隆興大業，而不在於修宗廟之靡費。應該修改其制度使之減少開支，以昭示先帝節儉的美德。”宮内奉宸庫被盗，要懲治看守庫藏的人員。劉庠説：“在皇城裏巡察和各種禁令是那麽嚴厲，雖有庫守，實際上安全是由近侍主持，應當一并查處。”仁宗的外戚李珣犯了銷金法，劉庠上奏説，法律的執行應該從高官貴族自己身邊開始。皇帝有病，而儲君未立，劉庠上疏説：“太子，乃是天下之根本。漢文帝從登基建元開始便想到封立子孫使傳之無窮。潁王爲長而且賢良，應儘快立爲太子，使之每日侍奉皇帝於宮中，閲讀四方的奏章，以便熟悉朝政。”皇帝全都采納和實行了他的意見。

神宗立，遷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言：“中國禦戎之策，守信爲上。昔元昊之叛，五來五得志，海内爲之困弊。今莫若示大信、捨近功，爲國家長利。”奉使契丹。故事，兩國忌日不相避。契丹張宴白溝，日當英宗祥祭，庠丐免，契丹義而聽之。

神宗即位，劉庠遷升殿中侍御史，爲右司諫。上奏説：“中國防禦戎族侵犯的策略，是守信爲上。昔日元昊的叛亂，使其五次進犯五次得志而去，全國都深受其害。而今莫若向其表示我們守信的極大誠意、捨近功，圖國家長遠的利益。”劉庠奉命出使契丹。按過去慣例，兩國的忌日不相避。契丹設宴白溝，那天恰逢英宗祥祭之日，劉庠向對方請求今日免除宴請，契丹一方感其守義而聽之。

除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庠計一路之産，鐵利爲饒，請復舊冶鼓鑄，通隰州鹽礬，博易以濟用。又請募民入粟塞下，豫爲足食。進天章閣

授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劉庠計算河東一路的物産，以鐵的利潤最爲豐饒，奏請恢復冶煉鑄造，開通隰州的鹽礬，可以拿到市上去交易以濟國用。又奏請招募流民到邊塞之下種地，事

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侵霸州土場，或言河北不可不備。庠上五策，料其必不動，已而果然。大河東流，議者欲徙而北。內侍程昉希功，請益兵濟役。庠請遲以歲月，徐觀其勢而順導之。朝廷是其議。移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

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惟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脱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奏論新法，神宗諭之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曰："臣子於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會與蔡確爭廷參禮，遂以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請復憲州募民子弟剽鋭工技擊者，籍爲勇敢，仿漢謫戍法，貰流以下罪徙實河外。

契丹建牙雲中，遣騎涉內地，邊吏執之。契丹檄取紛然，又遣使議疆事。衆疑其造兵端，欲大爲備。庠奏言："雲朔歲儉，軍無見糧。契丹張形示强，造端首禍，曲在彼不在我，願勿聽。宜先諭以理，然後飭兵觀釁。"帝嘉使者辭順，訖以黄嵬山分水嶺立新疆。遭母喪，服終，知成都府。乞禁西山六州與漢人婚姻，勿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徙秦州。坐失舉，降知虢州，移江寧府、滁州，徙永興軍。時西征無功，關內騷動。庠過關，力言虛內事外恐摇根本，帝感納其忠。

先預備足够的糧食。後又進劉庠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契丹入侵霸州土場一帶，有人就説河北不可以不防備。劉庠獻上五策，料其肯定不再有大的行動，其後果然如此。大河東流，有人提議改道北上。內侍程昉希望立功，請求增加兵力接濟工役。劉庠却奏請延遲日期，逐步地觀察其動勢再順勢引導。朝廷肯定了他的建議。調他知真定府，又爲河東都轉運使，召知開封府。

劉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要見他，告訴主管謁見安排的人説："今天别的客人來了一概不接納，惟獨劉庠來了，立刻告訴我。"有人告訴了劉庠并説："王公意思既然如此，何不前往一見。"劉庠説："見了面，説什麽呢？自從他執政，不曾有一事合人情。假如問起了青苗、免役法，我拿什麽來回答呢？"最終没去。上奏論説新法，神宗告諭他説："爲什麽不與大臣協力同心輔佐朝政的治理呢？劉庠説："臣子對於君父各自表白自己的想法。爲臣衹知事奉陛下，而不敢附和安石。"又正巧與蔡確争論朝廷參見禮節意見不合，於是被調任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奏請免除憲州招募百姓子弟强健而善於擊刺者的賦税，登記爲勇敢，效仿漢代謫戍法，赦免流放以下罪行的犯人遷移充實河外。

契丹興兵建府於雲中，派騎兵侵入內地，被守邊的士兵捉住。契丹紛然傳書取人，又派遣使者來議疆界之事。大家都疑其是製造兵端而發起戰事，要大加防備。劉庠上奏説："雲朔今年歉收，軍無存糧。契丹不過是虚張聲勢於疆界，另外造端首禍，理曲在彼不在我，請不要聽那些危言聳聽的言論。對付契丹宜於先諭之以理，然後整頓兵馬觀其機會和空隙。"皇帝嘉獎使者辭順，最後終以黄嵬山的分水嶺確定爲新疆界。劉庠母親去世，他解職回鄉服喪，服喪期滿，知成都府。上任後上疏乞求禁止西山六州與漢人通婚，不要復蹈吐蕃取維州之害。後移任秦州。因舉薦不當，被降知虢州，又調任江寧府、滁州，再移任永興軍。當時朝廷西征無功，關內民心騷動。劉庠過關，盡力言説虚竭國内對外用事恐會動摇根本，皇帝感動納受他的忠誠。

元祐初，加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卒，年六十四。宣仁聞之曰："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也。"庠有吏能，淹通歷代史，王安石稱其博。卒後，蘇頌論庠治平建儲之功，詔褒録其子。

元祐初年，加任劉庠爲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後去世，享年六十四歲。宣仁皇后聽到消息後説："帥臣極難得，劉庠可惜啊。"劉庠有做官的才能，精通歷代史事，王安石也稱其知識廣博。去世後，蘇頌論述劉庠在治平時建立儲君之功，皇帝下詔褒獎并録用其子。

朱京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教授亳州、應天府，入爲太學録。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親朱軾，有行善事而不願張揚的美德。朱京博學强識，登進士第甲科。任教授於亳州、應天府，後入朝爲太學録。

神宗數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中丞及同僚多罷去，京抗疏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却，則言者不若静默爲賢，直者不若柔從爲智。偷安取容，雖得此百數，亦何益國邪？"他日入見，帝勞之曰："昨覽奏疏，所補多矣。"京風神峻整，見者憚之，目爲真御史。

神宗數次召見論事，提拔爲監察御史。當時御史中丞及同僚多被罷去，朱京上疏抗言説："御史的職務，要藉重他就很重要，忽略他就不重要。如今作爲耳目之官，屢進屢被罷退，則勇於直言的不如以静默爲賢，剛直者不如柔從爲智。偷安看臉色，這樣的言官雖有百數，對國家又有什麽好處呢？"他日上朝入見，皇帝慰勞他并説："昨天看了你的奏疏，對我補益不少。"朱京神態嚴肅冷峻，使人害怕，被人們視爲真正的御史。

初，臺臣奏事，必先移閤門，得班乃入。京嘗以名聞，翌旦既入，會有先之者，不及對而退。帝問京安在，左右以告，詔趣之入，辰漏且盡，爲留班以須。未幾，論大臣除擬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失實，謫監興國軍鹽税。歷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遷國子司業。京在元祐時，嘗爲《幸太學頌》，或擿其語有及先朝者，京亦固辭不拜。徽宗初立，復命之，逾月而卒。

當初，臺臣奏事，必須要先到閤門報到，安排得班方能入見。朱京也曾聽説過，第二天清晨朱京入朝奏事，適逢有先到者，閤門不予安排，衹好不及應對而退。結果皇帝却問朱京安在，左右衹好如實相告，皇帝下詔從速入見，滴漏辰時的時間將盡，朱京被皇帝留置朝班以待另有任用。没過多久，在朝中討論大臣用人大概都有愛憎之私。中書言其議論失實，被貶職爲監興國軍鹽税。後歷任太常博士、湖北京西江東轉運判官，提點淮西刑獄、司封員外郎。元符初年，又遷任國子司業。朱京在元祐時，曾作《幸太學頌》，有人揭發其中語句有觸及先朝者，朱京也堅決拒絶不接受。徽宗初即位，復命之，過了一個月便去世。

論曰：何郯、吴中復，皆良御史也。郯出夏竦，阻王守忠，奸人庶幾少戢矣。中復耻識面臺官，其所守可見矣。薦之論李定，思恭之右歐陽

論曰：何郯、吴中復，都是優秀御史。何郯逐出夏竦，阻擋了王守忠，使奸人多少有些收斂。中復耻於識面臺官，其操守由此可見。陳薦論説李定，孫思恭之幫助歐陽脩，楊繪之請惜老

脩，繪請惜老成，庠不附新法，數子所見，何其同也。獵為令而興孔子廟，孟陽以教授而參决大計，此其卓然者乎。恢臨政簡約，無可議者。京持論端確，竟以去位，君子惜之。

成之臣，劉庠不附和新法，這幾人的所見所爲，何其相似啊。王獵爲縣令而興建孔子廟，周孟陽以教授而參與决策大計，此爲其中的卓越者。齊恢爲政簡約，使人無可非議。朱京持論公平準確，最終被罷免，是君子感到可惜的。

宋史卷三百二十三

列傳第八十二

蔚昭敏　高化　周美　閻守恭　孟元　劉謙
趙振　張忠　范恪　馬懷德　安俊　向寶

蔚昭敏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興，事周世宗，數戰伐有功，又從太宗平太原，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爲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選隸襄王府。帝即位，授西頭供奉官，累遷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突至冀州城南，昭敏帥部兵與戰，敗之，得其器甲，賊遁去，而師不失一人。

蔚昭敏字仲明，開封祥符人。父親蔚興，事奉周世宗，數次征戰討伐有功，又隨從太宗平太原，官終龍尉都虞候。真宗當初爲襄王，昭敏自東班殿侍被選拔隸屬於襄王府。皇帝即位，授爲西頭供奉官，數次遷升爲崇儀使、冀貝行營兵馬都監。契丹以五千騎兵突至冀州城南，昭敏率部下士兵與之交戰，敗敵，得其器甲，賊逃走，而我軍不失一人。

咸平四年，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寇，帝北巡至大名，契丹退趨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擒生口甚衆，契丹委器甲遁去。拜唐州團練使，累遷至殿前副都指揮使，遷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以足疾，命入謁無拜。卒，贈侍中。

咸平四年，昭敏領順州刺史、定州行營鈐轄兼押大陣，又爲鎮、定、高陽關三路先鋒。契丹入侵，皇帝北巡至大名府，契丹退向莫州，昭敏與范廷召追至莫州城東三十里，斬首萬餘級，活擒者甚衆，契丹兵丟盔卸甲而逃。昭敏又被拜爲唐州團練使，多次遷升至殿前副都指揮使，再升都指揮使、保靜軍節度使。因患脚病，皇帝命入朝進謁不需跪拜。去世，贈侍中。

高化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沉勇有力，不事耕稼，學擊劍，善射。

高化字仲熙，真定人。少時便沉勇有力，不從事耕作，而學擊劍，并善射箭。

契丹犯河北，應募轉餉飛狐口。楊業留戲下，使捕賊酋大鵬翼，獲之。會契丹又犯真定，乃辭業還家，家屬盡爲契丹所略去。從州將入京師，遂隸禁軍，選爲襄王牽龍官。王

契丹進犯河北，高化應募運糧餉到飛狐口。楊業留於部下，派他捕捉賊兵頭目大鵬翼，果然捕獲。恰逢契丹又犯真定，高化便辭别楊業回家，家屬盡數被契丹兵擄掠而去。祇好隨從州將入京師，於是被歸隸於禁軍，又被選爲襄王的牽

尹京，命巡內外八厢，積獲奸盜甚衆。盜有遺化金帛者，化弗受。一日，王趨急召出府門，馬驚墮，化掖之而起。王曰："微爾，吾幾殆。"益親信之。

韉官。襄王主管京城，命其巡察內外八厢，積捕獲奸盜之功很多。盜有送給高化金帛者，高化拒而不受。一日，襄王應皇帝急召出府門，馬驚而王墮，高化扶掖而起。王說："要不是你，我差點被摔死。"於是王更加親信他。

真宗即位，擢御龍弩直雙員都頭，累遷御龍骨朵直都虞候。乾興初，授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遷天武右厢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命護汴堤。夜馳至城西，堤欲壞，督守兵負土不能遏。時夏守恩方典軍，積材木城隅，化盡取以塞堤，乃得無患。仁宗嘉之，進神龍衛四厢都指揮使、冀州防禦使，爲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徙涇原路、權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

真宗即位，提拔高化爲御龍弩直雙員都頭，數次升遷爲御龍骨朵直都虞候。乾興初，又被授爲天武右第二軍都指揮使、榮州刺史，又調任天武右厢都指揮使、蜀州團練使。天聖六年夏，大雨，受命守護汴河大堤。夜裏馳至城西，堤將潰，督令守堤兵卒背土護堤而不能遏止。當時夏守恩正統率軍隊，堆積木材於城墻角，高化盡數取之以塞堤，乃得大堤無恙。仁宗嘉獎他，并進升其爲神龍衛四厢都指揮使、冀州防禦使，爲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又調涇原路、代知渭州，遷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

發兵襲明珠族，不利，降滑州總管。改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徙高陽關路。修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歷建武軍節度使。以老，辭管軍。詔入朝，化又固請，改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行，改相州。部有大獄已具，皆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出無罪者三人。逾年，復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尉，謚曰恭壯。

發兵襲擊明珠族，不利，被降爲滑州總管。又改任興州防禦使、真定路副都總管，再調高陽關路。修護章惠太后園陵，累拜殿前副都指揮使，又歷建武軍節度使。以年老，辭去管軍。詔命入朝，高化又堅持請求，改任武安軍節度使、知滄州，未等成行，又改任相州。州內有大案已判決，皆當論死，高化疑之，派遣移地審訊，果然審出無罪者三人。過了一年，又告老，以右屯衛上將軍退休。去世，享年八十。贈太尉，謚恭壯。

化謹質少過，馭軍有法。雖起身行伍，然頗知民事焉。

高化謹慎少過，治軍有方。雖出身行伍，然頗知民事。

周美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隸朔方軍，以材武稱。趙保吉陷靈州，美棄其族，間走歸京師，天子召見，隸禁軍。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禦城北門，美慷慨自陳，願假數騎縛契丹將至闕下，帝壯之，常令宿衛。

周美字之純，靈州回樂人。少時隸屬於朔方軍，以武將之才爲人稱贊。趙保吉攻陷靈州，周美棄其親族，繞小道歸京師，天子召見，使其隸禁軍。契丹侵犯邊境，真宗駕幸澶州，禦城北門，周美自報奮勇，願帶領數騎縛契丹將至天子脚下，帝壯其膽氣，常令宿衛。

天聖初，德明部落寇平涼方渠，

天聖初，德明部落入侵平涼方渠，周美以

美以軍候戍邊，與州將追戰，破之于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累遷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薦其材，擢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寨，美請于經略使范仲淹曰："夏人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安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抵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至，即引去。既而復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鬥不解。美率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面大噪，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兵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金明，美引兵由虞家堡並北山而下，敵即引却。遷文思使，徙知保定軍。經略使龐籍表留之，改東路都巡檢使。敗敵于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

軍候之職戍邊，與州將追戰，破敵於九井原、烏崙河，斬首甚衆。多次升遷爲天武都虞候。元昊反，陝西用兵，經略使夏竦舉薦其才，升其爲供備庫使、延州兵馬都監。夏人既破金明諸寨，周美請於經略使范仲淹說："夏人新得志，其勢必然復來。金明寨地當邊境要衝，爲我之蔽，今不趕快修復，將很快又會失去。"仲淹於是委托周美復城如故。數日後，賊果又重來，其衆數萬直逼金明寨，列陣於延安城北三十里。周美領兵二千，力戰至日暮，而援兵不至，祇好移軍山北，并多設疑兵。夏人望見，以爲救援兵至，祇好引兵退去。既而復出艾蒿寨，隨之又至郭北平，夜鬥不止。周美率衆使人持一火炬繞道上山，然後大張旗幟，讓士卒四面大噪，賊兵害怕而退走。周美率部獲牛羊、駱駝、鎧甲數以千計，遂又招募兵員修築萬安城而還。敵復寇犯金明，周美引兵由虞家堡沿北山殺出，敵立即退却。周美遷任文思使，調知保定軍。經略使龐籍上表挽留，改任東路都巡檢使。後敗敵於金湯城，焚其族部二十一。

元昊大入，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敵穴。美曰："彼知吾來，必設伏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敵。世衡等果無功。未幾，敵復略土塠寨，美迎擊于野家店，追北至拓跋谷，大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築栅于葱梅官道谷，以據敵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率衆繇廳子部西濟大理河，屠箚萬多移二百帳，焚其積聚以歸。籍、仲淹交薦之，除鄜延路兵馬都監，遷賀州刺史。

元昊大舉入犯，占據承平寨。諸將會兵一處商議攻討却敵之計，洛苑副使种世衡請求發給三日的乾糧直搗敵穴。周美說："他們知道我們率兵已到，必定設下埋伏等我們上當。我們不如繞道而行，掩其不意，攻其不備。"世衡不聽。周美單獨一人率部西出芙蓉谷，大破敵兵。世衡等果然勞而無功。没過多久，敵寇復侵土塠寨，周美迎擊於野家店，追殺敵兵至拓跋谷，大敗敵衆。以軍功升遷爲右騏驥使。軍隊還師，築栅於葱梅官道谷，以占據敵路。并令士卒大種營田，年收穀六千斛。復又率部由廳子部西渡大理河，屠殺箚萬多移部二百帳，焚其積聚物資而歸。龐籍和范仲淹交相舉薦，被授爲鄜延路兵馬都監，調賀州刺史。

初，美自靈武來，上其所服精甲，詔藏軍器庫。至是，加飾黄金，遣使即軍中賜之。又破敵于無定河，

當初，周美自靈武來，獻上其所穿的精甲，詔命收藏於軍器庫。到如今，又加飾黄金，派遣使者到軍中賜之。又破敵於無定河，乘勝追至綏

乘勝至綏州，殺其酋豪，焚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因城龍口平寨。敵以精騎數千來襲，美從百餘騎馳擊破之。加本路鈐轄，遂爲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通州刺史；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

州，殺其頭目，焚其廬帳，獲牛馬、羊駝、器械三百計，於是築城龍口平寨。敵以精騎數千來襲擊，周美率領隨從百餘騎飛馳迎敵而破之。被加任本路鈐轄，遂爲副總管。又遷任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通州刺史；又進爲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

慶曆中，又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横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盧兒、原安寨十一堡。安定之役，諜報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敵且至，不肯與兵。美曰："兵常以寡擊衆，何自怯也。"卒以兵二千與建中，而敵亦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輒克，諸將以此服之。歷侍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鄜延副都總管。召還，授耀州觀察使，又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

慶曆年間，周美又築城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横山、乾谷、土明、柳谷、雕巢、盧兒、原安寨十一堡。安定之役，諜報敵兵數萬將大至，經略使派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去分調諸將之兵，趕往黑水築城以待。諸將害怕敵人快要到來，不肯發兵。周美説："戰鬥常常是以寡擊衆，如何自己先害怕成這個樣子。"就以兵二千交與建中，而敵人也退去了。每逢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權衡取捨，惟獨周美惟命是從，未曾辭難，然而所向之處總是攻無不克，諸將以此服之。周美歷任侍衛親軍馬軍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步軍副都指揮使、遂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總管。召回京師，授耀州觀察使，再進馬軍副都指揮使。去世，贈忠武軍節度使，謚忠毅。

自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十一，招種落内附者十一族，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禄賜，多分其戲下，有餘，悉饗勞之。及死，家無餘貲。子蚤卒，以孫永清爲子，官至引進副使。

自從陝西用兵，諸將多不利，周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二十一，招種族部落内附者十一族，收復城堡甚多。在軍中所得俸禄和賞賜，大多分給其部下，有剩餘，就全部聚餐犒勞了部下。等他死後，家無餘財。兒子早逝，以孫周永清爲子，官至引進副使。

閻守恭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榮，倜儻有志略，劉繼元欲召至帳下，辭以母老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榮曰："是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後十七年，劉氏平，徙太原民於大名府，因家焉。往來負販於并、汾間，過西山，聞郭進爲都巡檢使，太宗甚寵遇之。乃慨然曰："進不遇主，亦行伍爾，吾自度豈不及進邪?"

閻守恭，并州榆次人。父親閻榮，灑脱有志向和謀略，劉繼元欲將其召至部下，以母老爲由推辭不就。守恭生而體貌奇偉，其父閻榮説："是必當事太平天子，吾無恨矣。"過後十七年，劉繼元被平服，朝廷移太原民於大名府，因而在此安家。經常往來負貨販賣於并、汾之間，過西山，聽説郭進爲都巡檢使，太宗甚是寵遇之。乃慨然説："郭進要是不遇見明主，也還是兵卒，我自己度量自己豈不如郭進嗎?"隨即應募入伍，

遂應募，隸拱聖軍，擢殿前押班。

咸平中，從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遷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中，落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徙并代路。

守恭性沉勇，御軍嚴。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取郭進事而師法之。所得奉禄悉散予人。在并州，因春社會賓客曰："守恭，太原一貧民爾。徒步位刺史，老復官鄉里，逾分多矣。今日與卿輩訣。"後十日卒。

隸屬於拱聖軍，提拔爲殿前押班。

咸平年間，隨從皇帝幸河北，以功爲捧日副指揮使，又歷拱聖、龍衛、捧日指揮使，累次升遷至左第二軍指揮使、乾州刺史。明道年間，罷去軍職，以德州刺史爲永興軍兵馬鈐轄，又調任并代路。

守恭性格沉穩而勇敢，御軍嚴格。雖家居如對賓客。常訪求士大夫，搜取郭進的事迹而師法之。所得俸禄全部散發給了别人。在并州，因參加春社活動會賓客時説："我閻守恭，乃是太原一貧民。徒步而位至刺史，老來又爲官鄉里，已經逾分太多。今日與你們訣别了。"此後十日去世。

孟元

孟元字善長，洺州人。性謹愿少過，頗喜讀書。少隸禁軍，以挽强選補殿侍，累遷散都頭班指揮使，擢如京使、并代州兵馬都監，改鈐轄，徙高陽關路，又徙真定路。

王則據貝州反，元赴城下攻戰，被數十創，又中機石，墜濠中。既出，戰愈力。更募死士由永濟渠穴地以進。賊平，改右騏驥使，徙大名府路鈐轄。河朔饑，權知滄州。民鬻鹽爲生，歲荒鹽多不售，民無以自給。元度軍食有餘，悉用易鹽，繇是民不轉徙。

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而賞未當，乃擢普州刺史，遷宫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又遷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爲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徙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徙鄜延路，行至鄭州卒，贈遂州觀察使。

孟元字善長，爲洺州人。性格謹慎而少過，頗喜讀書。少時便已隸於禁軍，以挽强選補爲殿侍，多次升遷爲散都頭班指揮使，提拔爲如京使、并州代州兵馬都監，又改任鈐轄，再調高陽關路，又移任真定路。

王則占據貝州造反，孟元赴城下攻戰，受傷數十處，又中機石，墜落濠中。出濠後，戰鬥愈奮力。又招募敢死之士由永濟渠挖地道而進。賊平，改任右騏驥使，又調任大名府路鈐轄。河朔發生饑荒，孟元代知滄州。州民原以賣鹽爲生，這一年饑荒鹽多售不出去，黎民無以自給。孟元度量軍中糧食有餘，就將餘糧全部用來换鹽，於是民不用外出逃荒。

御史中丞郭勸言其貝州功勞大而賞賜小，功賞不當，於是提升其爲普州刺史，遷宫苑使，專管勾麟府軍馬事。又帶兵護築永寧堡，敵不敢動。又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忠州團練使、高陽關馬步軍總管，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再調任步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并代路副都總管。判北京賈昌朝奏請任其爲大名府路副都總管，再調定州路，遷馬軍都虞候，移任鄜延路，行至鄭州去世，贈遂州觀察使。

劉謙

劉謙字漢宗，開封人。少補衛

劉謙字漢宗，爲開封人。少年時便補入衛

士，數遷至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巡檢。元昊反，改博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

士，數次升遷至捧日右廂都指揮使，領嘉州團練使兼京城巡檢。元昊反叛，改任博州團練使、環慶路馬步軍總管兼知邠州。

謙不讀書，然鬥訟曲直，皆區處當理。前守者多强市民物以飾厨傳，謙獨無所撓，邠人頗愛之。夏竦奏爲涇原路總管，徙知涇州，未行，會賊寇鎮戎軍，謙引兵深入賊境，破其聚落而還。以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疾卒，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劉謙不讀書，然而對於民事的鬥訟曲直，皆能按理處理。以前守臣多向市民强索物品來裝點充實厨房，而劉謙却從不這樣，邠州人頗爲愛戴他。夏竦奏薦其爲涇原路總管，又調知涇州，未及成行，恰逢賊兵侵犯鎮戎軍，劉謙引兵深入敵境，破其聚集的部落而還。以功勞提升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象州防禦使。暴病去世，贈永清軍節度觀察留後。

趙振

趙振字仲威，雄州歸信人。景德中，從石普于順安軍，獲契丹陣圖，授三班借職。後數年，爲隰州兵馬監押，捕盗于青灰山，殺獲甚衆。

趙振字仲威，爲雄州歸信人。景德年間，隨從石普在順安軍，獲得契丹陣圖，授爲三班借職。後經過數年，任隰州兵馬監押，在任上捕盗於青灰山，殺獲甚衆。

高平蠻叛，徙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以南方暑濕，弓弩不利，别創小矢，激三百步，中輒洞穿，蠻遂駭散。

高平蠻叛亂，趙振調任湖北都巡檢使兼制置南路。因南方暑氣潮濕，致使弓弩不利，所以趙振另行發明了小箭，一射三百步，中即洞穿，衆蠻全被嚇得四散而逃。

歲中，遷慶州沿邊都巡檢使。時，金湯李欽、白豹神木馬兒、高羅跛臧三族尤悍難制，振募降羌，啖以利，令相攻，破十餘堡。欽等詣振自歸。振爲置酒，先醻，取細仗，圍財數分，植百步外共射。欽等百發不中，振十矢皆貫，欽等皆驚，誓不復敢犯。

年中，又移任慶州沿邊都巡檢使。當時，沿邊一帶金湯的李欽、白豹的神木馬兒、高羅的跛臧三族最爲凶悍難制，趙振招募投降的羌人，許以利，令其相攻，破十餘堡。李欽等人衹好到趙振這裏自請歸順。趙振爲其設置酒席，先吃喝着，然後使人取細木棍，粗僅數分，植於百步外共射。李欽等百發不中，趙振十箭全中，李欽等全都吃驚，發誓永不再犯。

明年，涇原屬羌胡薩逋歌等叛，鈐轄王懷信以兵數千屬振游奕，屢捷。從數十騎詣懷信，遇賊十倍，射殪數十，餘悉退散。數月，賊數萬圍平遠寨，都監趙士龍戰没。振出别道，力戰抵寨，奪取水泉，率敢死士破圍，賊走，追斬數千級。徙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明年，知環州，累遷象州防禦使。

第二年，涇原所屬的羌胡薩逋歌等反叛，鈐轄王懷信以兵士數千歸屬趙振游擊。屢捷。一次衹帶隨從的數十騎到王懷信那裏，路上遇賊十倍於己，射死數十人，餘賊全部退散。數月後，賊兵數萬圍攻平遠寨，都監趙士龍戰死。趙振軍出别道，力戰抵寨，奪取水泉，率敢死之士力破重圍，賊退走，追殺斬敵數千人。調任涇原都監，歷知順安保安廣信軍、霸州，改京東都大提舉捉賊。第二年，又知環州，累遷至象州防禦使。

元昊將反，爲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潛以金帛誘取之，以破其勢，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告鄰部俾以環爲法，不聽，於是東芟、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悉爲賊所有。及劉平等皆敗，唯環慶無患。

元昊將反，先將金銀冠珮隱飾甲騎送給羌人，趙振暗中以金帛爲餌誘取之，以破其聯合之勢，得到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相告於鄰部應以環州的辦法來對付敵人，却無人聽從，結果東芟、金明、萬劉諸族精兵數萬，全部爲賊所有。等到劉平等皆敗，惟有環慶没事。

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尋改捧日、天武四廂。振謂將吏曰："今賊以我衄傷，必乘勝以進，勢宜固守。尚慮諸城不能皆如吾謀，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可測，此天下安危之機也。"

自本路馬步軍副總管升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路副都總管、知延州，代范雍。很快改任捧日、天武四廂。趙振對將吏説："現今賊以爲我們受到創傷，必定乘勝以進，形勢宜於固守。可是又考慮到其餘諸城不能都如我的謀算，假若延州固守不支，則陝西前景未可預測，此乃天下安危之關鍵。"

未幾，賊寇塞門寨。振有兵幾八千，按甲不動。寨中兵纔千人，屢告急，被圍五月，才遣百餘人赴之，寨遂陷。寨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没于賊。振坐擁兵不救，爲都轉運使龐籍所奏，貶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行，會延德、繼元家復訴於朝，敕御史方偕就劾振。法當斬，再貶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逾年，復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遷副總管、祁州團練使。

没多久，賊兵攻打塞門寨。趙振有兵近八千，而按兵不動。寨中兵纔千人，屢次告急，被圍困五個月，纔派遣百餘人前去，塞門寨於是被攻陷。寨主高延德、監押王繼元皆没於賊手。趙振坐擁兵不救之罪，被都轉運使龐籍上奏，被貶爲白州團練使、知絳州。未及成行，又遇延德、繼元家屬又哭訴於朝，敕御史方偕彈劾趙振。論法當斬，趙振再次被貶爲太子左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過了一年，復任右武衛將軍、惠州團練使、并代路兵馬鈐轄，就地遷任副總管、祁州團練使。

元昊既破豐州，將襲近寨，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麟州深柏堰，擊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振設法通寨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以濟。進博州防禦使，改解州致仕。復起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卒。

元昊既破豐州，將要襲擊附近的寨子，趙振率鈐轄張亢、麥允言出兵麟州的深柏堰，擊敵破之。兼領嵐、憲六州軍事。河外饑荒，趙振設法通寨外商，得米數十萬斛，軍民得以接濟。進升博州防禦使，改任解州退休。後來又起復爲左神武軍大將軍，去世。

振剛強自負，有武力，便弓馬，喜謀畫，輕財尚氣，衆樂爲用。子珣、瑜，皆工騎射。

趙振剛强自負，有武力，弓馬嫻熟，喜謀劃，輕財尚氣，部衆樂於爲他所用。兒子趙珣、趙瑜，皆善騎射。

趙珣

珣年十六，仁宗召試便殿，授三班借職。景祐中，有言珣藝益進，且習書史。復召見閱武伎，又試策略于中書，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閤門祗

趙珣年十六時，仁宗召試於便殿，授其爲三班借職。景祐年間，有人説趙珣的武藝更加進步，并且學習書史。皇帝復召見觀其武技，又試策略於中書，趙珣條對數千言。自殿直進升爲閤

候，未幾，除濠州兵馬都監。

初，珣隨父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形勝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薦爲緣邊巡檢使。吕夷簡、宋庠爲奏曰："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計，無如珣者。"即擢通事舍人、招討都監。珣自以年少新進，辭都監。授兵萬人，御賜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籠竿城。

麻氈、党留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静邊歷捺吴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静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復入，拔滬之衆以出，士皆嘆服。瞎氈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遺以綈綿，瞎氈聽命。

改本路都監，詔追入朝。將行，適元昊大入，府檄留珣，會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聞夏人徙軍新壕外，議欲質明掩襲。珣謂懷敏曰："敵遠來，衆倍鋒鋭，莫若依馬欄城布栅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陣，夏人引鐵騎來犯，珣居陣西北，瑜亦在軍中，戰甚力。東壁兵輒潰，中軍大擾，珣擁刀斧手前鬥，夏衆稍却，我軍復陣。懷敏詰朝退走，就食鎮戎。俄夏騎四合，珣被擒，瑜以身免。

珣美風儀，性勁特好學，恂恂類儒者。既没，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卒賊中。瑜弟璞，亦知名。

張忠

張忠字聖畋，開封人。先世業

門祇候，没多久，又授爲濠州兵馬都監。

當初，趙珣隨父在西邊，訪察獲得五路境外地勢的利與害，作《聚米圖經》五卷。皇帝詔取其書，并召趙珣隨書同至，又上《五陣圖》、《兵事》十餘篇。帝讓步騎使按圖列陣，既成，帝親臨觀之。陳執中招討陝西，推薦趙珣爲緣邊巡檢使。吕夷簡、宋庠爲此上奏説："用兵以來，策劃之士言以萬計，無一如趙珣者。"朝廷立即提升其爲通事舍人、招討都監。趙珣自認爲年少新進不宜居高位，就力辭都監。朝廷授兵萬人，皇帝御賜鎧仗，并令其自己選擇偏裨將官、參佐屬員，使其居涇原，兼治籠竿城。

麻氈、党留之地百餘帳處部族到邊塞近處爲暴，趙珣告訴了府官，自己領兵二萬，自静邊經捺吴抵木寧突襲賊兵，俘獲賊兵數以千計。静邊將劉滬殿後，被賊兵襲擊包圍。趙珣登上山坡望見，帶數百騎殺入，救劉滬之衆以出，將士皆嘆服。瞎氈居於龕谷無所歸屬，趙珣寫信招之，并送給他綈綿織品，瞎氈聽命。

趙珣又改任本路都監，皇上詔追其入朝。將要起行，恰逢元昊大舉入侵，府裏發檄留趙珣，會見葛懷敏於瓦亭。懷敏已屯兵五谷口西至馬欄城，聽説夏人移軍新壕外，商議想在天剛亮時掩襲。趙珣對懷敏説："敵人遠道而來，人數數倍於我且勢頭鋒鋭，不如依馬欄城布栅以扼其路，守鎮戎城以便於餉道，等其勢衰再擊之，此必勝之道也。不然，必爲賊所屠。"懷敏不聽，兵遂逼鎮戎城，越界壕，抵定川。未及列陣，夏人引鐵騎來犯，趙珣居於陣西北，趙瑜亦在軍中，戰鬥甚爲奮力。可是東壁兵很快就敗潰了，中軍大亂，趙珣擁刀斧手前鬥，夏衆稍稍退却，我軍復列陣。懷敏於第二天天亮退走，就食鎮戎。很快夏騎四合，趙珣被擒，趙瑜得以身免。

趙珣美風儀，性格强勁奇特却又好學，恂恂然若儒者。既被敵擒，人多惜之。贈莫州刺史，後死於賊中。趙瑜弟趙璞，亦知名。

張忠字聖畋，開封人。先世俱務農，張忠却

農，忠慷慨不事生産。初隸禁軍，累遷龍、神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即位，遷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改天武右廂指揮使、潮州團練使。未幾，真拜齊州團練使，擢知滄州、本路鈐轄。

意氣風發不事生産。起初隸屬於禁軍，多次升遷至龍、神衛左第二軍指揮使。仁宗即位，調任天武左第三指揮使、融州刺史，又改任天武右廂指揮使、潮州團練使。没多久，實拜齊州團練使，升知滄州、本路鈐轄。

楊懷敏以忠御下急，因奏對言之，徙澶州總管。會河決商胡，詔留戍滿卒以助堤役，輒群噪，將劫庫兵爲亂。州將恐，召忠議。忠潛捕倡前者數人，斬以徇。明年，以疾求醫京師，卒。

楊懷敏以張忠御下太急，因而在奏對中言之，張忠被降調爲澶州總管。逢黄河決口於商胡，皇帝下詔留戍期已滿的士卒以助修堤工役，此命一下，士卒即時群噪，將要劫庫兵爲亂。州將感到害怕，召張忠商議。張忠派人暗中逮捕提倡前議者數人，斬殺示衆。第二年，因病求醫到京師，去世。

范恪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全，少隸軍籍於許州，選入捧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員押班。康定元年，元昊數寇邊。試武伎，擢内殿崇班、慶州北路都巡檢使，與攻白豹城，破之。既還，夏人遣騎襲其後。恪設伏崖險，敵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以功遷内殿承制。

范恪字許國，開封人。初名范全，少時便入軍籍隸屬於許州，選入捧日軍，又選爲殿前指揮使，歷行門、龍旗直、散員押班。康定元年，元昊數次犯邊。通過試武技，被拔爲内殿崇班、慶州北路都巡檢使，參與攻白豹城，破之。回師途中，夏人派騎兵襲擊其後。范恪設伏於崖險之處，敵人行至一半，伏兵起而阻截擊殺，斬首四百級，生擒七十餘人。以功升内殿承制。

嘗會諸道兵攻十二盤暨咄當、迷子寨，中流矢，督戰愈力。視炮石中有火爨者，恪取號於衆曰："賊矢石盡，用竈下甓矣。"於是士卒争奮，果先得城。遷供備庫副使。

曾會合諸道兵攻十二盤暨咄當、迷子寨，中流矢，而督戰愈力。看到敵人攻來的炮石中有竈下之磚，范恪立即持而號於衆説："賊兵的箭和炮石用光了，現在已用上了竈下磚了。"於是士卒奮勇争先，果先得城。范恪升供備庫副使。

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其箭鏃如鏵，名曰鏵弓。又於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他日，取蕉蒿寨歸，恪獨殿後，爲數千騎所襲。恪視矢箙止有二鏵，即爲引滿之勢，賊遽却。嘗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將兵分討漢乞、薛馬、都嵬等三寨，恪先破都嵬，而繼隆圍薛馬不能下，恪馳往取之，既又援惟序下漢乞寨。改左騏驥副使。

范恪有弓勝一石七斗力，其箭鏃大如犁鏵，名曰鏵弓。又在箭羽中標其官職、姓名，凡所發必中，甚至一箭可以貫穿二人。有一天，攻取蕉蒿寨歸來，范恪獨自殿後，被數千敵騎所襲擊。范恪看了一下箭壺衹剩兩枝箭，范恪彎弓搭箭做欲射之勢，賊兵在頃刻之間全退走了。曾經與總管杜惟序、鈐轄高繼隆領兵分頭征討漢乞、薛馬、都嵬等三寨，范恪先破都嵬，而高繼隆圍薛馬却攻不下，范恪率騎馳援攻取，既而又增援杜惟序攻下漢乞寨。改任左騏驥副使。

虜犯大順城，諸將皆閉城自守。

强虜進犯大順城，各位將官全都閉城自守。

恪率兵一千餘，戰克之。改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因特召見。仁宗謂曰：“適有邊奏，賊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恪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頃之，遷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

恪驍勇善射，臨難敢前，故數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累遷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坊州刺史、解州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以疾出爲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卒，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

馬懷德，字得之，開封祥符人。父玉，東頭供奉官，言懷德可試引弓、擊劍、角抵，補三班奉職，爲延州南安寨主、東路巡檢。數以少擊西賊，敗其衆。范仲淹知延州，修青澗城，奏懷德爲兵馬監押，以所部兵入賊境，破遮鹿、要册二寨，親射殺其酋狗兒厢主，遷左班殿直。又率蕃漢燒蕩賊海溝、荼山、龍柏、安化十七寨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虜馬駝牛羊萬數，遷右侍禁。

以范仲淹、韓琦薦，授閤門祇候，延州龐籍入奏爲東路都巡檢使。夷黑神、厥保等十八寨，賊以四萬騎犯邊，趨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據谷旁高原待之，斬首二百級，得畜産、器械以千數。遷内殿崇班。又以兵修龍安城，虜不敢犯，遂爲鄜延路都監。又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寨，殺獲甚衆。

元昊爲夏國主，命國子博士高良夫與懷德會西人畫界。龐籍具論其前

衹有范恪率兵一千多向敵發起進攻，戰而克之。改任宮苑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因此被皇帝特別予以召見。仁宗對他説：“剛纔接到邊報，賊兵又進犯高平軍劉璠堡，你可以乘騎驛站的馬即刻前往。”隨即遷任范恪爲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路鈐轄，并下手詔令范恪去范仲淹的麾下調兵赴援。范恪日夜兼程，及至平涼，賊兵已解圍而去。不久，遷任爲洛苑使，權秦鳳路兵馬總管。

范恪驍勇善射，臨難敢於向前，因而多次有戰功，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屢次升遷至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歷任坊州刺史、解州防禦、宣州觀察使、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因有病出任爲永興軍路副都總管，數月後去世，贈昭化軍節度使。

馬懷德字得之，爲開封祥符人。父親馬玉，曾爲東頭供奉官，説懷德可以試拉弓、擊劍、摔跤，後補入三班奉職，逐漸升至延州南安寨主、東路巡檢。多次以少數兵力攻擊西賊，并都敗其衆敵。當時范仲淹任延州知州，修築青澗城，奏請任命馬懷德爲兵馬監押，率所部深入賊境，攻破遮鹿、要册二寨，馬懷德親自射死其首領狗兒厢主，遷任爲左班殿直。又率領蕃、漢士兵燒毁蕩平敵賊海溝、荼山、龍柏、安化等十七寨三百餘帳，斬首數百級，擄回馬駝牛羊萬餘頭，遷任右侍禁。

以范仲淹、韓琦的薦舉，被授爲閤門祇候，又經延州的龐籍入奏被任命爲東路都巡檢使。夷平黑神、厥保等十八寨，賊兵又以四萬騎之衆來進犯我邊境，趨向僕射谷。懷德以兵數千名占據谷旁高原以待敵，斬敵首二百級，獲得牲畜、器械以千計。遷升爲内殿崇班。又以兵士修龍安城，敵虜不敢侵犯，遂又被任命爲鄜延路都監。又築城綏平，破賊青化、押班、吃當三寨，殺獲甚衆。

元昊當了夏國的國主，朝廷命國子博士高良夫與馬懷德會同西夏人劃定邊界。龐籍具體開列

後功，遷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時用兵久，民多亡散，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推其法諸路。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累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徙鄜延路副都總管。

坐違法賂宦官閻士良，爲安撫呂景初奏，降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大名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遷馬軍都虞候，徙環慶路。環州蕃官蘇恩以其屬叛，往降之。又遷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隨州觀察使。

英宗即位，遷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召還，卒，贈安遠軍節度使。嘗因戰，流矢中其顙，鏃入於骨，以弩弦繫鏃，發機而出之。

大小戰役以論說其前後功績，懷德又得以升遷爲供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當時用兵日久，民多逃亡離散，而懷德招輯有方，經略使梁適奏請在各路推行其方法。歷知保安軍、環州、環慶益利路鈐轄，多次升遷至四方館使、舒州團練使，又調任鄜延路副都總管。

後因違法賄賂宦官閻士良而獲罪，被安撫使呂景初上奏，降任四方館使、英州刺史。後來又出任大名府路總管，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鄜延路副都總管，又遷爲馬軍都虞候，調任環慶路。環州的蕃官蘇恩率其部下叛投敵寇，他前往招降。懷德又被調任爲殿前都虞候、步軍副指揮使、隨州觀察使。

英宗即位，懷德又遷任爲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被召還，去世，贈安遠軍節度使。曾在戰鬥中被流箭射中額頭，箭鏃入骨，懷德以弩弦繫住箭鏃，然後發機而出之。

安俊

安俊字智周，其先太原人。祖贇，高州團練使。仁宗爲皇太子，俊以將家子謹厚，選爲資善堂祗候。及即位，補右班殿直，累遷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爲環州都監。破趙元昊吃𠯋、井那等諸寨，安撫使韓琦上其功，遷内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徙涇原。契丹欲渝盟，與狄青、范恪同召至京師，將使備北邊，擢内園副使。翌日，改禮賓使。

會葛懷敏敗，命爲秦鳳路鈐轄，復徙涇原。因條上禦戎十三事，改原州，徙麟州，遷六宅使、貴州刺史、知忻州，徙代州。爲帥臣誣奏，降京東路鈐轄。富弼知青州，爲之辨理，真除虢州刺史，徙高陽關路，又遷原州刺史，知滄、涇、冀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擾，徙秦鳳路總管。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卒，贈閬

安俊字智周，祖先爲太原人。祖父安贇，曾任高州團練使。仁宗爲皇太子時，安俊因其爲將家子弟且生性謹慎淳厚，被選爲資善堂祗候。等到仁宗即位，安俊被補爲右班殿直，多次升遷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又爲環州都監。攻破趙元昊的吃𠯋、井那等諸寨，安撫使韓琦上奏其功績，升遷爲内殿崇班、環慶路都監，又調任涇原。契丹想違背盟約，朝廷將安俊與狄青、范恪一同召回到京城，將派他們備戰北部邊境，提升安俊爲内園副使。第二天，又改任禮賓使。

適逢葛懷敏戰敗，命安俊爲秦鳳路鈐轄，又調任涇原。因其條列上奏禦戎十三事，被改任原州，再調麟州，遷任爲六宅使、貴州刺史、忻州知州，後又移任代州。被帥臣誣奏，降職爲京東路鈐轄。富弼當時任青州知州，爲之辨理，實授安俊爲虢州刺史，移任高陽關路，又遷爲原州刺史，任知滄、涇、冀三州。秦州築古渭城，蕃部大肆擾亂，調安俊爲秦鳳路總管。歷任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果州團練使，環慶路副總管；遷爲侍衛步軍都虞候、陵州防禦使。後去世，贈閬州觀察使。

州觀察使。

俊久在邊，羌人識之。環州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之曰："若屬於吾將孰畏？"曰："畏安大保。"指俊于坐曰："此長髯將軍是也。"

安俊久在邊境，羌人多識之。環州獲得俘虜，知州种世衡問俘虜說："你們害怕我們的哪位將官？"俘虜回答說："害怕安大保。"并指着在坐的安俊說："這位長鬍鬚的將軍就是。"

向寶

向寶，鎮戎軍人，爲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轄。積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真定、鄜延副總管，遷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卒。

向寶，是鎮戎軍寨的人，先爲御前忠佐，換禮賓使，涇原、秦鳳鈐轄。積功勞，自皇城使帶御器械，歷任真定、鄜延副總管，遷任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去世。

寶善騎射，年十四，與敵戰，斬首二級。及壯，以勇聞。有虎踞五原卑邪州，東西百里斷人迹，寶一矢殪之。道過潼關，巨盗郭邈山多載關中金帛、子女，寶射走之，盡得其所掠。嘗至太原，梁適射弩再中的，授寶矢射之，四發三中。適曰："今之飛將也。"神宗稱其勇，以比薛仁貴。及死，厚恤其家。

向寶善騎射，年十四時，與敵戰鬥，就斬敵二人。等到了壯年，更是以勇猛而聞名。有老虎盤踞在五原卑邪州，致使東西百里斷了人迹，向寶前去一箭射死了老虎。有一次路經潼關，正逢巨盗郭邈山載着許多從關中搶掠來的金帛、子女，向寶射擊使賊人逃跑，盡得其所掠。曾經到太原，梁適射弩兩中箭靶的中心，射完將弓箭交給向寶讓他射，結果是四發三中。梁適說；"今之飛將也。"神宗稱贊其英勇，將其與薛仁貴相比。等他死後，優厚撫恤其家屬。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蓋皆有功於邊鄙者。化在蜀州，取軍中積材以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脱人於死，蓋武人之知民事者。美敗夏人，焚族部，城堡寨，未嘗擇便利，而所向輒勝；所得禄賜，悉分與麾下，士亦樂爲之用，推古良將，何以加此。閻守恭慕郭進爲人，而慷慨自效，起徒步至刺史，其志亦豈小哉。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皆經略西鄙，數戰有功。其初起自卒伍，而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不獨一武夫而已。趙振挽强命中，精曉兵機。塞門之敗，振擁兵不救，何獨暗於此邪？子珣年少習書史，閱武技，用兵以來，人以爲無如珣者。籠竿一戰，西人奔走不暇，從容而拔劉滬於死，英

論曰：蔚昭敏、高化、周美，全都有功於邊疆。高化在蜀州，取軍中存積的木材以堵塞水患，又能平反冤獄，脱人於死，正所謂武人而知民事者。周美大敗夏人，焚其族部修築堡寨，從未選擇其便利，却所向即勝；而所得到的俸禄賞賜，全部分給了部下，士卒部屬也都樂於爲其所用，推論古時良將，又怎能勝過。閻守恭敬慕郭進的爲人，而慷慨效仿，徒步而起官至刺史，其志向也算是不小了。孟元、劉謙、馬懷德、范恪都經略西部邊境，數戰有功。他們都是起自於卒伍，却能練習民事、招輯散亡民衆，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武夫而已。趙振能挽强命中，精曉兵機。然而塞門寨之敗，趙振擁兵不救，爲何一時暗昧於此呢？其子趙珣年少時便習書史，練習武技，用兵以來，人們都認爲没有人能比得上趙珣。籠竿一戰，西夏之人奔走不暇，從容對敵而救劉滬於死地，英風義烈，怎麽能少得了！葛懷敏因不

風義烈，何可少哉！葛懷敏以不用珣計而取敗，珣亦力戰而没，惜哉！安俊、向寶無多戰功，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較之諸人，未可同日語也。

用趙珣之計而自取其敗，趙珣亦力戰被俘，真讓人扼腕。安俊、向寶雖没有多少戰功，却能使夏人皆識其名而畏之。張忠區區不足道，與其他人相比較，不可同日而語。

宋史卷三百二十四

列傳第八十三

石普　張孜　許懷德　李允則
張亢（兄）奎　劉文質（子）渙 滬　趙滋

石普

石普，其先幽州人，自言唐河中節度雄之後，徙居太原。祖全，事周爲鐵騎軍使。父通，事太宗於晉邸。

普十歲給事邸中，以謹信見親，補寄班祗候，再遷東頭供奉官。賊邢棗駝、賈禿指數百人寇掠永興諸縣，命普督兵往捕，悉獲之。遷内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叛，普爲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誅斬之。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順餘黨復寇邛蜀，僞稱邛南王。又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蜀民疑不自安，多欲爲盜者，普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稍蠲减之，使自爲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普即日還蜀，揭榜諭之，莫不悦服。賊平，賜白金三千兩、襲衣、金帶、鞍勒馬。累遷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酋乜羽内寇，普追殺之。

從真宗幸大名，會王均叛，以爲川峽路招安巡檢使，佐雷有終率諸將進討。至天回鎮，賊出拒戰，普領前陣力擊破之。賊退保益州，王師圍城

石普，其祖先爲幽州人，自稱爲唐時河中節度使石雄的後人，後來移居到了太原。祖父石全，供職於後周爲鐵騎軍使。父親石通，事太宗於晉邸。

石普十歲時便隨父奉事於府邸之中，以謹慎和守信被太宗日漸親信，被補爲寄班祗候，再遷爲東頭供奉官。賊寇邢棗駝、賈禿指數百人寇犯搶掠永興諸縣，命石普率兵前往捕殺，全部捕獲。遷升爲内殿崇班、帶御器械。李順反叛，石普爲西川行營先鋒，與韓守英、馬知節前往將其誅斬。遷爲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李順的餘黨又寇犯邛蜀，僞稱邛南王。又任石普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當時蜀民驚疑而不自安，大多想當强盗，石普因馳馬回京入對，對着皇帝當面陳述："蜀地之亂是由於賦税的斂收過分的苛刻和急迫，致使農民失業，應該對於賦税稍有减免，使民能自以爲生，那麽盗寇則會不討而自平了。"皇帝允許了他的主張。石普即日還蜀，張榜公布，百姓莫不悦服。賊盗被平定，賞賜白銀三千兩、一套衣服、金帶、和一匹鞍轡齊全的馬。經多次升遷爲洛苑使、富州團練使、延州緣邊都巡檢使。羌人首領乜羽向内地入侵，被石普追殺。

隨從真宗駕幸大名府，恰逢王均反叛，皇帝以石普爲川峽路招安巡檢使，輔佐雷有終率領諸將進攻討伐。行至天回鎮，賊寇出兵拒戰，石普率領前陣奮力攻擊而破之。賊兵退保益州，王師

數月不下，普繕車炮，又爲地道攻城。城破，均夜半突圍由南門遁，普引兵追擊于富順監，均自殺，餘黨皆平。遷冀州團練使，賜黄金三百兩、白金三千兩。故事，正任不兼帶御器械，帝特以命普。

契丹犯邊，爲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契丹戰廉良城，又戰長城口，獲俘馘器甲甚衆。徙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益兵備關中，徙永興軍副都總管。時軍制疏略，凡號令進退，及呼召將佐、會合別屯，皆遣人馳告。普上請曰："臣嘗將兵，輒破一錢，與别將各持半，用相合爲信。"帝爲置傳信牌，漆木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枘令可合。又穿二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持，或傳令則書其言，繫軍吏之頸，至彼爲合契。又獻《禦戎圖》，請設塹以陷敵馬，并上所置戰械甚衆。徙爲莫州總管。

圍攻數月而無法攻下，石普整治車炮，又挖地道攻城。城終於被攻破，王均在半夜突圍由南門逃走，石普引兵追擊於富順監，王均走投無路自殺身亡，餘黨皆被平服。石普又遷爲冀州團練使，并受賜黄金三百兩、白銀三千兩。按照舊制，正任不能兼帶御器械，皇帝特命允許石普破例。

契丹進犯邊境，又任命石普爲保州兵馬鈐轄、北面行營押策先鋒，與契丹兵接戰於廉良城，再戰於長城口，獲得俘虜與爲計數割下敵尸的左耳及兵器鎧甲特别多。調任爲定州路副都總管。靈州失守，關中增兵備戰，石普又調任爲永興軍副都總管。當時軍中制度鬆散簡單，凡是號令進退，及呼招將佐、會合集中與分兵駐扎，都需派人騎馬傳告。石普上疏奏請説："爲臣曾經帶兵，總是破一枚金錢，與離開執行任務的將官各持一半，用以相合爲信。"皇帝覽奏後爲其置傳信牌，漆木板長六寸，寬三寸，正反面皆刻字而從中一分爲二，并設置鑿枘可令其合在一起。又穿了兩個孔，能容筆墨，上面再放紙札，每到臨陣對敵時則分别持有，或是傳令則把命令寫上去，然後繫在軍吏的脖子上，等到了地點用爲合符。石普又獻《禦戎圖》，請求挖壕溝以陷敵馬，同時上獻所置辦戰鬥所用的器械許多。調任爲莫州總管。

初，契丹南侵，敗我兵于望都。既而諜者言復欲大入寇，帝自畫軍事，以手詔示輔臣曰：

> 鎮、定、高陽三路兵宜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陣，立栅以守，量寇遠近出軍。俟敵疲則先鋒出致師，用騎卒居中，環以步卒，接短兵而已，無遠離隊伍。
>
> 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魏能、白守素、張鋭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昭、張禧、李懷岊領之；五千騎屯北平塞，田敏、楊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輕鬥，待其氣衰，背城以戰。若南越保州，與

當初，契丹向南入侵，打敗我軍於望都。不久諜報人員報告説契丹還要大舉入侵，皇帝親自籌劃軍事，以手詔諭示輔臣説：

> 鎮、定、高陽三路兵馬宜會合於定州，夾唐河而爲大陣，樹立栅欄以自守，然後度量敵寇遠近再出軍。等敵軍疲乏則由先鋒出而全師上，用騎兵居中，再環以步兵，衹是短兵相接而已，不許遠離隊伍。
>
> 又兵分三路而出：以六千騎屯駐威虜軍，由魏能、白守素、張鋭率領；五千騎屯駐保州，由楊延昭、張禧、李懷岊率領；再分五千騎屯駐北平塞，由田敏、楊凝、石延福率領，以擋賊鋒。剛去了不要輕易出戰，應待其氣勢衰敗之後，再一鼓作氣與其背城以戰。若敵虜南下越過保州，與我大軍相

大軍遇，則令威虜之師與延昭會，使腹背受敵。若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契丹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虜已來，互爲聲援。

遇，則令威虜之師與駐保州的楊延昭會師，使敵兵腹背受敵。若敵兵不攻定州，縱師超越而繼續向南侵犯，則再會合屯駐北平寨的田敏部，合勢入契丹境，阻截其輜重，同時傳令雄州、霸州、破虜軍的軍隊一定要來，以互爲聲援。

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將兵八千屯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將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契丹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令普統軍一萬于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敵騎北去，則西趨順安軍襲擊，斷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敵由東路，則劉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普、全照爲掎角，仍命石保吉將萬兵鎮大名，以張軍勢。

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駐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帶兵五千屯駐邢州，扼守東西路。契丹將要逃跑，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合擊之，并令石普統率一萬兵馬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軍，敵騎若是北去，則由西向的順安軍擊之，并截斷西山之路。如果河裏的冰已封合，敵由東路而來，則劉用、劉漢凝、田思明以兵五千會同石普、全照爲掎角之勢，并命石保吉率領一萬兵馬鎮守大名府，以擴張軍勢。

績圖以授諸將。

并附有地圖以授給諸將。

後數月，敕輔臣曰："北邊已屯大兵，而邊奏至，敵未有釁，且聚軍虛費，民力何以給之？宜有制畫，以爲控遏。且静戎、順安軍界，先開營田、河道，可以扼黑盧口、三臺、小李路，亦可通漕運至邊。宜乘此用衆浚治，使及軍城，彼或撓吾役，即合兵擊之。"李沆等曰："設險以制敵，守邊之利也。"遂詔内侍閻文慶與静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其事，而徙普屯順安之西，與威虜魏能、保州楊延昭、北平田敏爲掎角。

以後數月，皇帝告誡輔臣說："北邊敵寇已在邊境屯集大量兵馬，而邊防的奏章送來，説敵兵没有大舉入侵的迹象，可是大軍雲集，開支浩大，民衆的財力怎能給付？應該有個好的制度和規劃，以便控制和阻止不必要軍費的開支。而且静戎軍、順安軍在駐守的範圍内，已先開了營田和河道，可以扼制黑盧口、三臺、小李路，又可以通漕運直至邊境。所以應該乘此機會用民衆疏浚河道整治營田，使河道能够到達軍城，敵人如果來擾亂和阻撓我們的工程，應立即合兵擊之。"李沆等人說："設置險要是爲了制敵，也是守邊之利。"於是下詔令内侍閻文慶與静戎、順安知軍事王能、馬濟督辦此事，而調石普屯駐順安之西，與威虜的魏能、保州的楊延昭、北平寨的田敏互爲掎角。

内侍馮仁俊掌御劍于莫州，與普不叶。帝曰："勿窮治以驕將帥。"第召仁俊還。又令普率所部屯乾寧軍，復還普冀州團練使，徙本州總管。車駕幸澶淵，時王繼忠已陷契丹，契

内侍馮仁俊執掌御劍於莫州，與石普不和。皇帝説："處理整治不能太徹底了，以免使將帥不習慣。"隨後召馮仁俊還朝。又令石普率領所屬部隊屯駐乾寧軍，復又遷爲冀州團練使，再調任本州總管。皇帝幸臨澶淵，其時王繼忠已失陷

丹欲請和，因繼忠遣人持信箭爲書遺普，且通密表。事平，遷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爲鄜延路都總管，以普副之。趙德明納款，詔降制命，普言："不宜授以押蕃落使，使之總制屬羌，則强横不可制矣。"乃止兼管内蕃落使。

未幾，徙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普援例歲給錢三千緡，樞密院言無此例。又言李漢超守河朔時，歲給以萬計，今并代屯軍多，不足以犒軍，帝不納。改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遷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本鎮。帝祀汾陰，還至陝西，普請駐蹕城中。因賜詩，令扈從至西京。拜河西軍節度使、知河陽，徙許州。築大流堰，引河通漕京師。上《軍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時方崇尚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贍國用，繇是忤帝意。

大中祥符九年，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來言唃廝囉欲陰報曹瑋，請以臣所獻陣圖付瑋，可使瑋必勝。"帝以普言逾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怒，命知雜御史吕夷簡劾之。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坐普私藏天文，下百官雜議，罪當死。議以官當，詔除名，貶賀州，遣使縶送流所。帝謂輔臣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既懵文藝，而假手撰述，以揣摩時事。聞在縶所思其幼子，時時泣下，可聽挈家以行。"甫至賀州，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房州安置，增房州屯兵百人護守。

稍復爲左千牛衛將軍，其妻表求普領小郡，遷左領軍衛大將軍。仁宗

在契丹，契丹想請求和談，通過王繼忠派人拿着信箭和書信送給石普，并且通以密表。事情平定後，石普又遷爲容州觀察使。向敏中當時爲鄜延路都總管，以石普爲副。趙德明歸順，詔命降格任命，石普説："不宜授以押蕃落使，若是使其總制所屬的羌人，將來則强横不可控制。"於是中止了兼管内蕃落使的任命。

没多久，石普又移任并代路，給公使錢二千五百緡，石普援引舊例要求每年給錢三千緡，樞密院又説無此例。還説李漢超守河朔時，一年給以萬計，如今并代屯駐的軍隊多，不足以犒賞軍隊，皇帝不予采納。改任石普爲桂州觀察使、鎮州路總管，又遷爲保平軍節度觀察留後，赴任本鎮。皇帝祭祀於汾陰，歸來時行至陝西，石普請車駕暫駐於城中。因而皇帝賜以詩篇，并命其侍從到西京。拜爲河西軍節度使、河陽知事，又調許州。在任修築大流堰，引河水運糧至京師。上獻《軍儀條目》二卷、《用將機宜要訣》二圖。當時人們正崇尚祥瑞的徵兆，而石普却奏請廢止天下的設壇祈禱活動，一年就可以節省緡錢七十餘萬，以供國用，因此違逆了皇帝的心意。

大中祥符九年，石普向皇上説九月下旬將有三次日食；又説："有商人自秦州來説唃廝囉想要暗中報復曹瑋，請將爲臣所獻的陣圖交給曹瑋，可使曹瑋必勝。"皇帝認爲石普的話超過職分，而樞密使王欽若説石普想以邊防之事動摇朝廷，皇帝發怒，命知雜御史吕夷簡彈劾他。結案，召集百官參與驗證，九月下旬没有發生日食。判石普私藏天文罪，下發百官雜議，罪該當死。又商議以官抵罪，皇帝下詔將其除名，貶往賀州，并派遣使者將其囚送流配之所。皇帝對輔臣説："石普出身貧寒，性情輕浮而毛躁，而對於名利則求取不已。既不明瞭文藝，而又假手他人爲其撰述，以揣摩時事。聽説其在囚所思其幼子，時時哭泣，可聽任其帶着家小同行。"剛到賀州，又被授爲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在房州安置，并增加房州屯兵百人護守。

逐漸復爲左千牛衛將軍，其妻子上表請求讓石普領任小州，遷爲左領軍衛大將軍。仁宗即位

即位徙安州，遷左屯衛大將軍，徙蔡州。坐失保任，降本衛將軍。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知信陽軍，徙光州。以私用孔子廟錢，貶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官第居蔡州，遷大將軍，卒。

後又調其到安州，遷爲左屯衛大將軍，再移任蔡州。後又坐失職罪，被降爲本衛將軍。再以官歷遷左千牛、左領軍衛大將軍，起用爲信陽軍知軍，移任光州。又以私用孔子廟錢，被貶爲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送往滁州安置。以左衛將軍分司西京，給以官府的房屋讓其居住在蔡州，再遷爲大將軍，去世。

普倜儻有膽略，凡預討伐，聞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賊角，衆推其勇。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曆、推步之術。太宗嘗曰："普性剛驁，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後以罪廢，每太宗忌日，必盡室詣佛寺齋薦，率以爲常。

石普卓越豪邁而又有膽略，凡是參預討伐戰鬥，聞知敵人所在即馳馬趕去。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兵鋒而與敵鬥，衆將首推其勇。頗通兵書，知曉陰陽、六甲、星象曆法及推步之術。太宗曾說："石普性格剛强而傲慢，與諸將少有合的來的。"然憑藉其善戰，經常受到厚遇。後因罪被廢職，但每到太宗忌日，必定舉家到佛寺去齋薦，并率以爲常。

張孜

張孜，開封人。母微時生孜，後入宮乳悼獻太子。孜方在襁褓，真宗以付内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謹視之。"景宗遂養以爲子。蔭補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轉殿直。

張孜，開封人。母親在未顯達時生下張孜，後來就入宮哺乳悼獻太子。當時張孜正在襁褓之中，真宗將其交付給内侍張景宗說："此兒相貌敦厚，你要謹慎看待。"張景宗就收其爲養子。以恩蔭補爲三班奉職、給事春坊司，又轉爲殿直。

皇太子即位，遷供奉官、閤門祗候。爲陳州兵馬都監，築堤袁家曲捍水，陳以無患。五遷至供備庫使，領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知莫、貝、瀛三州。轉運使張昷之奏罷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鞋錢，事下孜議，孜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先登，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遂奏罷保州雲翼别給錢糧，軍怨果叛。

皇太子即位，遷爲供奉官、閤門祗候。又爲陳州兵馬都監，築堤於袁家曲以抵禦洪水，使陳州得以無患。五次升遷官至供備庫使，領任恩州團練使、真定路兵馬鈐轄，歷任莫、貝、瀛三州知州。轉運使張昷之奏請停止發放冀、貝驍捷軍士的上關銀、鞋錢，事下張孜徵求意見，張孜說："此乃界河策先鋒兵，遇有戰事其必先登，所以平時的賞賜和給予就異於諸軍，所以不可停止。"張昷之依然固執不已，接着又奏請停止保州雲翼的别給錢糧，軍中怨恨果然反叛。

契丹欲背盟，富弼往使，命孜爲副，議論雖出弼，然孜亦安重習事。以勞遷西上閤門使、知瀛州，拜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副總管。河東更鐵錢法，人情疑貳，兵相率扣府欲訴，閉門不納。是日幾亂，孜策馬從數卒往諭之，皆散還

契丹想背棄盟約，富弼前往出使，命張孜爲副使，議論談判雖都出於正使富弼，然而張孜也穩重而通曉事理。回來後以勞升遷爲西上閤門使、瀛州知州，拜爲單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并代路副總管。河東更改鐵錢法，人們因猜忌而生異心，兵士相率敲府門想問個明白，官府却閉門不接待。那天發生幾次騷亂，張孜帶

營。遷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遷殿前都虞候，加桂州管內觀察使，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不中程，指揮使問狀，屈強不肯對，乘夜，十餘人大譟，趣往將害人，孜禽首惡斬之然後聞。遷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

孜長於宮禁中，內外頗涉疑似，言者請罷孜兵柄，乃出爲寧遠軍節度使、知潞州，徙陳州。仁宗以其無他，復召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言：“孜不當典兵，而宰相富弼薦引之，請黜弼。”弼引咎求罷政事。諫官御史皆言進擬不自弼。絳家居待罪，曰：“不敢復稱御史矣。”坐此謫知蔡州。而孜尋以罪罷，知曹州。卒，贈太尉，謚勤惠。孜初名茂實，避英宗舊名，改“孜”云。

許懷德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均，磁州團練使。懷德長六尺餘，善騎射擊刺。少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累擢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

元昊寇邊，選爲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遷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承平寨，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之。夏人復陣，有出陣前據鞍嫚罵者，懷德引弓一發而踣，敵乃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餘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葵村一帶公事。

徙秦鳳路，未行，坐夏人破塞門寨不赴援，降寧州刺史。頃之，擢龍

領數名隨從士卒策馬前往告訴大家實際情況，士卒全部散而還營。遷爲濟州防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又升遷爲殿前都虞候，加任桂州管內觀察使，再遷侍衛步軍副都指揮使。虎翼兵教練不合規程，指揮使前去詢問情況，倔强而不回答，等到了夜裏，十餘人大聲鼓譟，從速前往將要害人，張孜得知後立即率人擒其首惡斬之然後奏聞朝廷。遷爲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馬軍副都指揮使。

張孜成長於宮禁中，內外頗涉及到一些是非難辨的事情，進言者奏請解除張孜的兵權，於是出任爲寧遠軍節度使、潞州知州，又調任陳州。仁宗覺得他没有過失，就又召任他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御史中丞韓絳又說：“張孜不應當統率士兵，而他是宰相富弼所薦引的，請罷免富弼。”富弼自己引咎請求停止參預政事。諫官御史都說引薦和擬用都不是出自富弼。韓絳因此呆在家裏待罪，說：“不敢再稱御史了。”因此坐貶謫任蔡州知州。而張孜不久因罪免職，出知曹州。去世，贈太尉，謚勤惠。張孜當初名叫張茂實，因避英宗舊名之諱，改名張孜。

許懷德字師古，開封祥符人。父親許均，曾爲磁州團練使。懷德身高有六尺餘，善於騎射擊刺。少時便以父任爲東西班殿侍，多次提升官至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

元昊侵犯邊境，懷德被選爲儀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又遷爲副總管。夏人三萬騎圍攻承平寨，懷德當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而出，大破敵圍。夏人復又列陣來戰，有出於陣前安坐在馬鞍上謾罵者，懷德引弓一箭將其射落馬下而斃命，敵人乃退去。敵人屠殺金明縣，復又進兵圍攻延州。懷德急速返回，夜裏派遣裨將率步騎千餘人，出其不意向敵發起攻擊，斬首二百級，遂解延州之圍。遷爲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葵村一帶公事。

又調任秦鳳路，未及成行，坐夏人破塞門寨不赴救援之罪，降爲寧州刺史。不久，又提升爲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遷康州防禦使，又坐當出討賊逗留不進，所部兵夫棄隨軍芻糧，更赦，徙秦鳳路副都總管，改捧日、天武四廂。又以賊侵掠屬羌，亡十餘帳，徙永興軍，又徙高陽關、并代路，歷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會從妹亡，無子，懷德欲冒有其田，事覺，罷管軍，知亳州，徙徐州。歲餘，復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祀明堂，進都指揮使，更保寧、建雄二節度。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陵州團練使、本路副都總管。調任康州防禦使，又坐應當出兵討賊而逗留不進，所率部屬兵夫丢棄隨軍糧草之罪，經過赦免，遷爲秦鳳路副都總管，又改任捧日、天武四廂。又因賊兵侵犯和搶掠所屬羌人，亡失十餘帳，被貶永興軍，又調高陽關、并代路，歷任殿前都虞候、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軍節度使。適逢從妹死亡，而又無子，懷德想冒名占有其田産，事情被發覺，被停止管軍，出任亳州知州，又移任徐州。一年多後，復爲殿前副都指揮使。祭祀明堂後，又進升爲都指揮使，改爲保寧、建雄二節度。

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爲减數歲。卒，贈侍中，謚榮毅。

年至八十猶能生子，可見其精力過人。在宫中宿衛十四年，數次請求退休，皇帝不許。懷德説："我的年齡早已過了，倘若爲御史所彈劾，就不能體面的退休了。"皇帝立即下詔爲其减去數歲。後去世，贈侍中，謚榮毅。

懷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并進典軍，及坐請托得罪，去而復還。時遭承平，保寵終禄。故事，節度使移鎮加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内侍賫賜，必有所遺。懷德以祫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劾其慢朝命，詔以脩章示之，懷德謝罪而已，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

懷德自當初被拔守邊，接連以畏敵和懦弱而被謫降，最終却與功臣一同進升統領軍隊，及因請托而得罪，却去職而復還。當時時世太平，保得恩寵終身及厚禄。按照舊例，節度使移鎮加恩，都要另外上表再辭，每降皇帝的批答，派遣内侍送賜時，必定得有禮物送給到來的内侍。而懷德以祭祀明堂而得享加恩，既又移鎮，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脩彈劾其簡慢朝命，皇帝下詔以歐陽脩奏章示之，懷德祇是謝罪而已，却不再另外進表。其卑鄙吝嗇以至如此。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略聞，蔭補衙内指揮使，改左班殿直。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李謙溥之子。少時便以才氣和謀略而聞名，承其父蔭被補授爲衙内指揮使，又改爲左班殿直。

太平興國七年，幽薊還師，始置榷場于静戎軍，允則典其事。還，使河東路决繫囚，原治逋欠。又使荆湖察官吏，與轉運使檢視錢帛、器甲、刑獄，遂擢閤門祇候。浚治京師諸河，創水門、鄭州水磑。西川賊劉旴

太平興國七年，從幽薊還師，開始設置徵收專賣税的交易場所於静戎軍，命允則掌管其事。回京後，又讓其出使河東路審理在押囚犯，整治寬免欠租。又出使荆湖一帶考察官吏，與轉運使一同檢查錢帛、器甲、刑獄，進升閤門祇候。疏浚治理京師諸河道，創設水門、鄭州水磨。西川

平，上官正議修城未决，命允則與王承衎、閻承翰往視。還，言西川以無城難守，宜如正議。又言兵分則緩急不爲用，請并屯要害，以便餽餉。高溪州蠻田彦伊入寇，遣詣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劉昌言計事。允則以蠻徼不足加兵，悉招輯之。	賊寇劉旰被平服，上官正提議修城而未定，命允則與王承衎、閻承翰前往視察。還京，上奏説西川因無城所以難守，應該批准上官正的建議。又説兵力分散則於緩急之間難以調用，請合并軍隊而屯駐要害，可便於糧餉的運送。高溪州蠻田彦伊興兵入侵，派遣李允則赴辰州，與轉運使張素、荆南的劉昌言合計此事。允則認爲對於蠻界不足以加以刀兵，全部將其招降并與之和睦。
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暴斂，州人出絹，謂之地税。潘美定湖南，計屋輸絹，謂之屋税。營田户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税。民輸茶，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税，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藝粟，而民惰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廪先賑而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逾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荐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廪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	多次升遷爲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要動身，真宗對他説："朕在南衙，畢士安曾經説過你的家世，今以湖南屬你管。"起初，馬氏暴斂，要州裏的人出絹，説是地税。潘美平定湖南，計房屋收絹，謂之屋税。營田户養牛，一年繳納白米四斛，牛死了仍需納税，謂之枯骨税。茶農繳納茶葉，起初以九斤爲一大斤，後來一直增至三十五斤爲一大斤。允則到任後奏請免除三税，茶以十三斤半爲定制，州民都覺得便利。湖湘一帶多山田，可以種植粟米，而山民由於懶惰而不願耕種。於是下令每月所供給官府馬匹的草料，都要繳納真正的草料，不得用其他財物折算頂替，於是山田全都得到了開墾。湖南發生饑荒，想發放官倉裏的糧食先賑災再上奏，轉運使堅執不可，允則説："報批最少得一個多月，災民可等不及。"第二年仍是災年，允則又想先賑後奏，轉運使仍是堅執不可，允則請以自己的全部財産爲抵押，乃得發官倉糧米賤價糶給災民。於是招募飢民可以勝任勞役者隸屬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招募的兵員抵禦邵州蠻，允則説："如今蠻人又不來擾亂，没有名目增加戍兵，這樣做是滋長邊患。況且士兵全爲新募，由於飢餓全都瘦弱不堪又怎能擔任出戍的任務。"於是奏請免除。陳堯叟安撫湖南，百姓列舉允則治理情狀請求讓其留任，堯叟奏聞皇上。皇帝將允則召還京師，接連應對三日，皇帝説："畢士安不愧爲知人者。"
遷洛苑副使、知滄州。允則巡視州境，浚浮陽湖，葺營壘，官舍間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斫冰代炮，契丹遂解去。真	後又遷爲洛苑副使、知滄州。上任後允則巡視州境，浚深浮陽湖，修葺營壘，并在官舍間穿井。没多久，契丹兵前來進攻，老幼百姓都進入官舍獲得安定而又不乏用水，并砍冰代替炮石，

宗復召謂曰："頃有言卿浚井葺屋爲勞民者，及契丹至，始見善爲備也。"轉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對，自陳武藝非所長，不可以當邊劇。帝曰："卿爲我運籌策，不必當矢石也。"賜白金二千兩，副以幃幄、什器，凡下諸路宣敕，必先屬允則省而後行。及王超敗，人心震摇，允則勸超衰絰向師哭，以解衆忿。真宗知允則始屢趣超進兵，手詔褒厲。

契丹因而退去。真宗又召對并對他說："不久前有人說你浚湖穿井修房屋都是勞民的事，等到契丹兵來了，纔見得乃是善於準備。"轉任西上閤門副使、鎮定高陽三路行營兵馬都監，押大陣東面。請求奏對，自陳武藝并非自己所長，也不能勝任邊境的激烈戰鬥。皇帝說："你爲我運籌策劃就行，不必擋箭石。"并賞賜白銀二千兩，附帶有帳篷及日常用具，凡要下達到諸路的敕令，必定先讓允則檢察而後執行。等到王超兵敗，人心震摇，允則勸王超穿着居喪之服向着軍隊痛哭，用以解除衆將士的忿恨。真宗知道允則開始時屢次催促王超進兵，下手詔褒揚鼓勵他。

契丹通好，徙知瀛州，上言："朝廷已許契丹和議，但擇邊將，謹誓約，有言和好非利者，請一切斥去。"真宗曰："兹朕意也。"遷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及承矩疾，詔自擇代，乃請允則知雄州。初，禁榷場通異物，而邏者得所易珉玉帶。允則曰："此以我無用易彼有用也，縱不治。"遷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契丹主曰："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乎？"其相張儉曰："李雄州爲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既而有詔詰之，允則奏曰："初通好不即完治，恐他日頹圮因此廢守，邊患不可測也。"帝以爲然。

與契丹通好，又被調知瀛州，上疏說："朝廷已准許契丹和議，但選擇邊將，要謹守誓約，有說和好非利者，但請一概斥去。"真宗說："這也是我的主意。"又調任西上閤門副使。何承矩當時爲河北緣邊安撫、提點榷場，等到承矩有病，皇帝詔命其自擇代理人，乃奏請允則知雄州。當初，禁止在交易場除了專賣品外的其他物品交易，而巡邏者查獲了一條正在交易的珉玉帶。允則說："此以我而無用，换給他就有用了，放了他不用追究了。"又遷爲東上閤門使、獎州刺史。河北既停止用兵，允則却整治城郭修整堡壘而不間斷，契丹主說："南朝尚在修城備戰，他們不會違背誓約吧？"其相張儉說："李允則在雄州爲安撫使，其人是忠厚長者，不需要懷疑。"不久又有詔書來質問，允則上奏說："初通好時不立即整治完備，恐怕因不修整他日頹圮因此而廢守，邊疆的禍患變幻莫測啊。"皇帝認爲對。

城北舊有瓮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黄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獻金銀。久之，密自徹去，聲言盗自北至，遂下令捕盗，三移文北界，乃興版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堤，自此瓮城之人，悉内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廪營舍。始教民陶瓦甓，標里閈，置廊市、邸舍、水磑。城上悉累

城北舊有瓮城，允則想和大城合而爲一。就先建東嶽祠，出黄金百兩製做供器，并在路上吹奏，居民争獻金銀。過了很久，又秘密撤去，揚言有强盗要從北面來，於是下令捕盗，并三次移文北界，這纔興版築城，揚言説是爲了護祠。完工後就關城挖壕，起月堤，自此瓮城之人，都入了城中。初始，州民大多用草來覆蓋屋頂，允則伐取材木於西山，大量用於官府倉庫營舍的建設。開始教州民燒磚瓦、標里門，置廊市、住宅、水磨。城墻上全用磚砌起來，下面環以溝

塍，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閻承翰所修屯田，架石橋，構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

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游觀，潛寓水戰。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矣，安用此爲?"命徹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隴，築短垣，縱横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耶?"

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游。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奴女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逋去，即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奸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

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

壕，溝壕邊種麻植榆柳。同時擴展閻承翰在時所修的屯田，架石橋，構造亭榭，列堤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

年初舉行民俗禊事，召界河的戰船用爲競渡，縱許北人游覽參觀，暗中寓意水戰。州北舊時設置了許多陷馬坑，并在城上起樓爲斥堠，能望十里；自停止用兵後，無人敢登。允則説："南北既然講和了，要這個又有什麼用?"命拆去斥堠樓夷平陷馬坑，作爲諸軍的菜園，并掏井疏渠，排列畦壟，修築短墻，縱横其中，再植以荆棘，而其地更顯得險阻狹窄。因修治街坊和巷道，移佛塔於北原上，州民早晚均可登臨一望三十里。并下令安撫司，所治境内有空地都要種榆樹，年長日久，榆滿塞下。允則對同僚和佐吏們説："這裏是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祇是單獨爲了提供建房用材嗎?"

正月十五上元夜這裏舊時不燃燈，允則下令結彩燈山，聚集戲子和樂工，使民徹夜縱游。第二天，探知北面的頭領想乘隙偷入城中觀看，允則與同僚伺於郊外。果然有紫衣人來了，於是相與都進入供行人休息的房舍，相互不交談一言，出奴女羅列侍奉於左右，痛飲而止。并將其所騎乘的騾子置於廊房下，使其逃去，其人即幽州統軍。過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曾在軍中飲宴，而甲仗庫着火。允則作樂行酒并不中止，副使請去救火，不回答。不一會兒火熄，命全部埋掉被燒毀的物資，秘密派遣屬吏手持檄書去瀛州，用裝茶葉的籠子裝運器甲。不到十天，裝運的兵甲器械數量已完成，并無人知曉。樞密院請彈劾其不救火之狀，真宗説："允則必有説法，先問一問。"允則回答説："兵械所藏，禁火甚嚴，宴席方開而火起，必定是奸人所爲。若捨宴而救火，恐怕事情或有不測。"

又將間諜抓獲，允則釋其縛而厚待之，間諜説是燕京大王派來的，并拿出了所刺探到的沿邊軍糧、兵馬之數。允則覽後説："好像你所得到的數目是錯誤的。"呼主管的官吏按登記簿寫下實際數目給了他。諜者又請加蓋緘印，於是又厚賜金銀，而放其歸還。没多久，諜者忽然又來

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

了，交還給與的數目，那張紙上緘印如故，反而又取出契丹方的兵馬部署、財力狀況以及地理形勢作爲回報。

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諜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殺諜。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既歸卒，乃斬以徇。

一天，州民有前來訴說被契丹民毆打致傷而凶手又逃跑，允則置之不理，衹是給與受傷者錢二千，衆人認爲他膽怯。過了一個月，幽州就這件事來詢問，回答說是沒有這種事。實際上諜者想通過打人這件事來驗證允則會不會庇護他，幽州軍方在得到沒有這件事的回答後，認爲諜者妄言，乃殺諜。雲翼的士卒逃入契丹，允則移送公文督促其交還，契丹却回報說不知其所在。允則說："就在某所。"契丹大驚，不敢再隱瞞，隨即交回逃亡的士卒，乃斬以示衆。

歷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知鎮州，徙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卒。

允則後又歷任四方館引進使、高州團練使。天禧二年，以客省使出任鎮州知州，又調潞州。仁宗即位，領康州防禦使。天聖六年，去世。

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面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身無兼衣，食無重羞，不畜資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游觀、亭傳間，後人亦莫敢隳。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晚年居京師，有自契丹亡歸者，皆命舍允則家。允則死，始寓樞密院大程官營。

允則不講究做官的威儀，間或步行外出，遇到州民可以與之交談者，就請坐下來交談，所以洞知人情。有訴訟來，案無大小當面詢問立即判决。善撫士卒，使之皆得其用。盜案發生隨即破獲，人們都不知其原因何在。身無多餘的衣服，食無多種美味，不蓄財產。在河北二十餘年，作事的功勞最多，其方略設施，雖寓於游觀、驛站間，後人也没人敢毀。至於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由其裁定。晚年定居京城，有從契丹逃來歸順者，都讓住在允則家。允則死後，纔住進樞密院大程的官營裏。

張亢

張亢字公壽，自言後唐河南尹全義七世孫。家于臨濮。少豪邁有奇節，事兄奎甚謹。進士及第，爲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無水患。改大理寺丞、簽書西京判官事。

張亢字公壽，自稱是後唐河南尹張全義的七世孫。家居於臨濮。少時便性格豪邁而有氣節，對待兄長張奎甚爲恭謹。考中進士後，官授廣安軍判官、應天府推官。整治了白沙、石梁二渠，使周圍居民再無水患。又改任大理寺丞、簽書西京判官事。

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因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仁宗欲用之，會丁母憂。既而契丹聚

在通判鎮戎軍時，上奏說："趙德明已死，其子元昊性喜誅殺，將來勢必難制，宜於立即加强邊防。"乘機論述西北攻守的計劃和策略，上了數十道奏章，仁宗想重用他，逢他母親去世，

兵幽、涿間，河北增備，遂起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契丹歲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歲歉，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萬一倍約，臣請擐甲爲諸軍先。"

解職回鄉守制。不久契丹聚集大量兵馬於幽、涿之間，河北增强戰備，於是就起用張亢爲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說："契丹每年享用開支的金銀布帛很多，如今他們的主子懦弱而又今年糧食歉收，害怕中國去討伐，所以故意聚集兵馬聲張軍勢，其實并非如此。萬一他們真的背盟毁約，臣請到時讓臣穿起甲胄殺敵爲諸軍之先。"

元昊反，爲涇原路兵馬鈐轄、知渭州，累遷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上疏曰：

舊制，諸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不過一路。總管、鈐轄不預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議，互報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排陣使，請約故事，别置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以三兩員領之。

又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及城寨所部六十餘所，兵多者數千人，少者才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綴我軍，後以三五萬人大入奔突，則何以支？

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馬强弱，配屬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淺深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已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忠

元昊反叛，張亢被任爲涇原路兵馬鈐轄、渭州知州，多次升遷爲右騏驥使、忠州刺史，又調鄜延路、知鄜州。上疏說：

按照過去的制度，各路總管、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人，餘官雖高，衹不過管着一路。總管、鈐轄不參預本路事。現今每路官員多至十四五名，少亦不下十名，都兼管本路分事，不相統制，凡有論述和決議互報不同。查唐時的總管，統軍，都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職，我朝也有經略、排陣使，請按舊制，另置使名，而每路的軍馬事，也衹是以三兩名領任。

另外在涇原一路，自總管、鈐轄、都監、巡檢使及城寨所部共約六十餘所，兵多者有數千人，少者纔有千人，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敵人以萬人爲二十隊，多張聲勢以牽制我軍，後面以三五萬人大肆入侵奔突，我們又怎麽去支撑？

又近來的主將與軍伍移動和變换不定，而人馬的强弱，又配屬未均。現今涇原路有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路正兵不下六七萬，若是能預爲團結，明確定立節制，輪流作爲應援，以逸待勞，則敵軍烏合飢餓之衆，豈能來窺探我深淺？請下發韓琦、范仲淹分頭審查，每路以馬步軍八千至一萬人，選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面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再輔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别屯守在要害之地，敵人小規模入侵則一將出戰，大舉入侵

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敵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

則大將出迎。

又量敵數多少，使鄰路出兵應接，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已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寨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兵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户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應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敵寇某所，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戰死士某所設覆，都、同巡檢則各扼要害。

又應度量敵人的人數多少，以使鄰路人馬相應出兵接應，此所謂常山之蛇勢。今萬人以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任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寨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轄兵五萬人。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大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大將，則涇原路也有五萬人。而且弓箭手、内屬的少數民族均未計算在内。過去延州之敗，蓋由諸將分兵自守，不相應援之故。請令邊臣預定其辦法，敵人進犯某所，則由某將爲先鋒，某將出兵某所爲奇兵，某將出某所爲應援，某城寨相近則出敢死戰士在某所設置埋伏，都監、同巡檢則各自扼守要害。

又令鄰路取某路出應，仍潛用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陷賊者已二千騎，平猶不知。趙瑜部馬軍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逵趨塞門，至高頭平路，白馬報敵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别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見者張青旗，後見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剋及支相生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餘皆瘦弱不可用。且官軍所恃者，步軍與强弩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軍彍弩者三百五十人，引一石二斗者僅百人，餘僅及七八斗，正欲閲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鐙弩試，皆不

又令鄰路取道某路出應，并暗用旗幟爲號。以前劉平救延州，前鋒已陷入賊中已有二千騎，劉平還不知道。趙瑜的馬軍繞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逵直趨塞門，行至高頭平路，白馬探報説敵人張青蓋駐扎在山之東，趙振率兵掩襲，却是趙瑜。臣在山外策應，未曾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另爲引旗。若在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看見者亮青旗，後見者以緋色旗應之，此是干相生，其干相克及支相生克都一樣。但是兵馬出入，白天則百步之外不能相知，如不預爲設立號記，必誤軍事。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而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剩下的全都瘦弱不可用。况且官軍所恃者，不過是步軍與强弩。臣在任知渭州時，見廣勇軍能拉滿弓弩者三百五十人，能拉一石二斗者僅有百人，餘者僅能拉七八斗，正想着練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鐙弩試他們，結果都拉不開，練習十餘日，裁減的衹剩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爲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運用熟練。若是安於從前的弊病

能張，閱習十餘日，裁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以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

又兵官務張邊事，以媒進邀賞，劉平之敗，正繇貪功輕進。鎮戎軍最近賊境，每報賊騎至，不問多寡，凡主兵者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各不相下，若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且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計其芻粟，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悉還坊監，止留十之三，餘以步兵代之。又比來禁衛隊長，繇年勞換前班者，或爲諸司使副，白丁試武技，亦命以官，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

竊聞大帥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深入，臣切以爲未可也。山界諸州城寨，距邊止二三百里，夏兵器甲雖精利，其鬥戰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山界。若十月後令諸將分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出步兵，負十日糧，人日給米一升，馬日給粟四升、草五分，賊界有草地，以半資放牧，亦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蕩覆巢穴。

又言：

陝西民調發之苦，數倍常歲，宜一切權罷，令安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他役，顓應邊須。及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駝、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

以應新敵，怎麽會有必勝的道理呢？

又如今兵和官都喜歡致力於張大邊事，再以中介進身邀賞，劉平之敗，正是由於貪功輕進。鎮戎軍最接近賊境，每報敵騎至，不問多寡，凡是主兵者全都出動，至邊壕時賊已離去了。這都是因爲權力均等勢力相埒，各不相下而又互不相讓，若不出，則又恐得怯懦之罪。而且諸路騎兵又不能馳險，計其糧草，一馬之費，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格，宜於全部退還坊監，衹留十分之三，其餘以步兵來代替。又近來的禁衛隊長，由年勞換前班者，或者爲諸司副使，不識字的白丁試過了武技，亦任命以官，而諸路的弓箭手生長於邊陲，父祖效命，累世禦賊，却無進升之路，拿什麽去激勵邊民？

私下聽説大帥提議五路進師，且用兵以來，屢次無功，若一旦深入，臣切實認爲未可。山界的諸州城寨，距離邊界衹有二三百里，夏兵的器甲雖精利，然而其鬥戰却不及山界部族，而財糧又盡出自於山界。如若十月後令諸將輪番出界，使夏人不得耕牧。然後再出步兵，負十日口糧，每人每日給米一升，每匹馬日給粟四升、草一半，因賊界有草地，以那一半憑藉放牧來解决，亦可減輕拉車運輸的一半負擔。王師既行，再使唃廝囉及九姓回紇分制其後，必定能掃蕩傾覆其巢穴。

又説：

陝西民所受的調發之苦，數倍於平常年頭，宜將所有的徵收暫時停止，再令安撫司與各州長吏減省其他勞役，以便專應邊需。再選殿侍軍將各三十人，以駱駝、騾子各二百，留其一半在河中，用以運送鄜州、延

延、保安軍軍須，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原、渭、鎮戎軍軍須，分一轉運使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驛百人，每三人挽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并輦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民力可以寬矣。

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後多施用。進西上閤門使，改都鈐轄，屯延州。又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言：

王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爲持權者所逼，或因懦將所牽；或人馬困饑而不能奮，或山川險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由而爲之措置，徒益兵馬，未見勝術。一也。

去春敵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逾千里，涇原、環慶不減十程。去秋賊出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鬥，銳氣已衰，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異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是謂不戰而自弊。二也。

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徑赴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路險惡，人馬之力已竭。三也。

州、保安軍的軍需，另一半留在乾州或永興軍寨，用以運送環、慶、原、渭、鎮戎軍的軍需，并分一個轉運使專門督察其事。另外鄜州四路有一半地當衝要，常以閑慢路遞鋪的兵卒之一半，貼附衝要二路，再以驛使百人，每三人挽一小車，載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能團結合并小車也加入運送，邊防大計也不至於失去防備，而民力也可以寬緩了。

當初，張亢請求乘驛車入京面對，皇帝下詔令其手疏上奏，上奏的許多主張後來大多施用。進升西上閤門使，改任都鈐轄，屯駐延州。又上奏邊機軍政措置失宜者十事，說：

王師每出不利，豈非是節制不立，號令不明，訓練不到，器械不精？或中敵詭計，或自我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便；或是兵多而不能用，或是兵少而不能避；或是被持權者所逼，或是受懦將之牽累；或因人馬困飢而不能奮力，或因山川險阻而不能通行：這都是將不知兵之弊病。從未聽説事後深究致敗的原因而爲之改進措置，衹是增加兵馬，而未見制勝之術。此爲其一。

去年春天敵人進犯至延州，諸路俱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逾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年秋天賊又出兵鎮戎，遠自鄜延發兵，千里遠鬥，銳氣已衰，如賊兵已退，更是徒勞往返致使師老兵疲，日後賊敵又進犯別路，必定又是如此，這是所謂不戰而自弊。此爲其二。

如今鄜延副都總管許懷德兼管勾環慶軍馬，而環慶副總管王仲寶又兼着鄜延的事，其他像涇原、秦鳳等總管亦都兼職於鄰路，雖令互相策應，然而環慶至延州間隔十四五個驛站，徑直趕去也不下十驛；涇原至秦鳳不下千里，若發兵互援，而山高路險，恐未至而人馬之力已竭。此爲其三。

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罄力供億，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功效。且兵無節制一弊，無奇正二弊，無應援三弊，主將不一四弊，兵分勢弱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四也。

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材孰賢孰愚，攻守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使更數年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饑饉，加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五也。

今言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再詳究以聞，或付有司。前條方行，後令即變，胥史有鈔録之勞，官吏無商略之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六也。

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録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旨。如是，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七也。

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諸州并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鋭、宣毅等兵，久未曾團結訓練，但費軍廪，無益邊備。八也。

今軍有手藝者，管兵之官，每一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

四路軍馬各自擁兵不下五六萬，朝廷傾其全力按需要而供給，而邊臣總是一張口就是兵少，每路想再增加十萬人，也未必能見功效。況且兵無節制是一弊，無奇正是二弊，無應援是三弊，主將不一爲四弊，兵分勢弱是五弊。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此其四。

古人教習，須三年而後成，如今用兵已三年了，將帥之材是賢是愚，攻守之術是得是失，連年的失敗和挫折，而位居邊防要職者未知尚有何謀。使連續數年未能停止用兵，國用民力，何堪重負。若因災荒饑饉，再加上賊敵入侵，則國家安危之策，未知如何。此爲五。

如今談論邊事的人很多，朝廷或是立即上奏認可，或是再詳加研究再奏聞，或是付與有關部門施行。前條措施剛施行，後令即變，管謄寫的小吏衹有抄録之辛勞，而掌大權的官吏却無商議察看之餘暇，邊防軍政，一無定制。此爲六。

夏竦、陳執中都是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有主見而付之不疑。如今却是衹是主文書、守詔令，每當有宣諭上令，就翻録後發行轄下；如是各處有申請稟報的，則令静候朝旨。照這樣，則又何必用大臣來主事？此其七。

以前河北用兵，減少多餘的官員以省軍費，而如今陝西日以增員，如制置青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等有十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費用一年約有萬緡錢。還有都大提舉馬鋪器甲之類，各州并且招募克敵、致勝、保捷、廣鋭、宣毅等兵員，長久未曾集結訓練，衹是白白的耗費軍糧，却無益於邊防。此爲八。

如今軍中有手藝者，被管兵之官，每一指揮，便抽占三分之一。又如延州諸將不

諸將不出，即有兵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警急，三日内不能團集，况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奔突，何以備之？九也。

出，即有兵二萬，除去五千守城外，城内衹餘一萬五千人。若有警急，三日内不能集結，況且四十里外便是敵境，一有突襲，將拿什麼來防備？此爲九。

陝西教集鄉兵，共十餘萬人。市井無賴，名挂尺籍，心薄田夫，豈無奸盗雜於其中？苟無措置，他日爲患不細。十也。

既而復請面陳利害，不報。

會元昊益熾，以兵圍河外。康德輿無守禦才，屬户豪乜囉叛去，導夏人自後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纔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衆。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游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黄金一兩易水一杯。時豐州已爲夏人所破，麟、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亢爲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于外，腰鐮與衛送者均得。

陝西教練集中鄉兵，共十餘萬人。其中市井無賴，雖名挂軍籍，而心裏却鄙薄農夫，豈無奸盗雜於其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措施，恐他日爲患不小。此爲十。

後來又請求面陳利害，没有答覆。

那時元昊的氣焰更盛，以兵圍攻河外。康德輿没有守禦的才能，屬户豪强乜囉叛去，并引導夏人自後河川襲擊府州，賊兵行至近道纔被發覺，而此時蕃漢平民已被殺掠了很多。攻城不能下，引兵屯扎在琉璃堡，縱使游騎掠奪於麟、府之間，二州閉門不出。平民缺乏飲水，城内用黄金一兩换水一杯。當時豐州已被夏人攻破，麟州、府州勢孤，朝廷商議棄河外而守保德軍没有成功，調任張亢爲并代路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單騎叩城，拿出朝廷所授的敕書示城上，門打開，張亢入城，隨即縱放州民出城砍柴割草并到澗谷裏打水。然而夏人還不時的出來搶掠，張亢因州東焦山有石炭穴，就築東勝堡；下城旁有菜地，就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就築安定堡，并派兵守衛。還招募人收割於城外，凡是腰插鐮刀收穫者與護衛和運送者都可得到收穫物。

其時禁兵皆敗北，無鬥志，乃募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夏人游騎。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慚奮曰："我顧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窘乏幸利，咸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諜伏敵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皆藏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築宣威寨于步駝溝捍寇路。

其時禁兵都打了敗仗，軍無鬥志，乃招募士兵敢於戰鬥者，夜伏隘道，阻截襲擊夏人的游騎。到天明，有持敵人首級來獻者，張亢以錦袍賜之，禁兵開始慚愧而振奮地説："我難道不如他嗎？"繼而又放縱使其飲酒賭博，方覺手頭困窘而没有僥幸獲得之利，因而都願一戰。張亢知士氣可用，開始籌謀攻擊琉璃堡，派諜報者潜伏於敵寨旁的草中，見一老年羌人燒炙着羊髀骨占卜吉凶，接着吃驚地説："明天當有急來之兵，快點避一避。"圍觀的人都笑着説："漢兵都把腦袋藏在了雙膝間，怎麼敢來！"得報後張亢知敵人無備，於夜裏引兵前去襲擊，大破敵寇。夏人

棄堡而去，於是築宣威寨於步駝溝衛禦敵人搶掠之路。

時麟州餽路猶未通，敕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柏子寨來邀。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鬥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百餘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

當時麟州的運輸道路還没通，命令張亢自護賞賜的物品送到麟州。敵人既無法搶掠，於是就以兵數萬到柏子寨來挑戰。張亢所率領的纔有三千人，張亢激怒士兵説："我等現已陷入死地，向前戰鬥則生，不然，恐怕被賊兵屠殺得一個不剩。"士兵都感動而振奮。恰逢那天大風，順風而擊之，斬敵首六百餘級，自相踐踏摔落崖谷而死的不可勝數，奪得敵馬千餘匹。

乃修建寧寨。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張岊伏短兵强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罷耎不能戰，敵目曰"東軍"，素易之，而怯虎翼軍勇悍。亢陰易其旗以誤敵，敵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首二千級。不逾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

後乃修築建寧寨。夏人數次出兵來爭，於是就大戰於兔毛川。張亢自己指揮着大陣，而使勇將張岊埋伏持短兵器帶着强勁弓弩的數千人於山後。張亢因萬勝軍全是從京師新近招募來的市井無賴子弟，軟弱不能戰，敵人輕視爲"東軍"，素來覺得容易對付，而害怕虎翼軍的勇悍。張亢暗中調換了兩軍的旗幟以誤導敵人，敵人果然都殺向换了旗幟的假"東軍"，却撞上虎翼軍士卒，搏戰了許久，伏兵突發，敵兵大潰，斬殺敵首二千級。不到一個月，又築起了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府州之路方始打通。

亢復奏："今所通特一徑爾，請更增並邊諸栅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壯河外之勢。"議未下，會契丹欲渝盟，領果州團練使、知瀛州。葛懷敏敗，遷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渭州，亢聞詔即行，及至，敵已去。鄭戩統四路，亢與議不合，遷引進使，徙并代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劾亢出庫銀給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奪引進使，爲本路鈐轄。

張亢又上奏："如今所通的衹不過是一條路，請再增加沿邊各處栅欄相維持，則可以擴展種田和放牧，壯大河外之勢。"建議未經批下，恰逢契丹想違背盟約，命張亢領果州團練使、瀛州知州。葛懷敏戰敗，又調任張亢爲四方館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渭州知州，張亢聞命即行，等趕到任所，敵已退去。鄭戩統率四路兵馬，張亢與其議事經常不合，被遷爲引進使，調任并代路副都總管。御史梁堅彈劾張亢拿出庫銀交給官署中的雜差小吏去成都進行市場交易，盈利自入，被奪引進使，降爲本路鈐轄。

及夏人與契丹戰河外，復引進使、副都總管，知代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復奏亢前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事。詔既下，明鎬以爲不可，屢牒止之。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

等夏人與契丹在河外起了戰爭時，又任張亢爲引進使、副都總管，任代州知州兼河東沿邊安撫事。范仲淹宣撫河東，又上奏張亢以前所增建和擴展堡寨，應該讓其就職總管其事。詔命既下，明鎬却認爲不可以，屢傳書札制止。張亢説："受詔命而置堡寨，豈可因得到經略的書札

坐違節度，死所甘心，堡寨必爲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發封自劾，朝廷置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户，歲减戍兵萬人，河外遂爲并、汾屏蔽。

而停止呢？坐違抗節度命令之罪，死也甘心，但堡寨之事一定要辦。”此後每次接到書札，就置於案上，督其工役愈急。等到城堡完工，纔發出奏章彈劾自己，朝廷置而不問。蕃漢回歸者數千户，一年减少戍衛的士兵萬餘人，河外於是成了并、汾的屏障。

復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衆，緩急無所容，若廣東南關，則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陕西，惡亢不附己，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知渭州。會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軍人。轉運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會竦爲樞密使，奪防禦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奪引進使，爲右領衛大將軍、知壽州。

張亢再次出任瀛州知州，因而説：“州小而人多，緩急之間無法容納，若是擴展東南關，則民居就都在城裏了。”夏竦從前在陕西時，憎恨張亢不依附自己，就故意阻撓其工程，然而最終擴城完工了。加領眉州防禦使，復爲涇原路總管、渭州知州。在郊外舉行會集賞給大會，州庫裏的物品好而估值低，三司所給之物劣而估值高，張亢命平均其值，以便軍人。轉運使奏張亢擅减三司所估的物值。恰逢夏竦爲樞密使，便奪張亢的防禦使職務，降爲磁州知州。御史宋禧接着又説張亢曾以庫銀在市場上交易，又被奪去引進使，任爲右領衛大將軍、壽州知州。

後陕西轉運使言亢所易庫銀非自入者，改將作監、知和州。坐失舉，徙筠州。久之，復爲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客省使，以足疾知衛州，徙懷州。坐與鄰郡守議河事，會境上經夕而還，降曹州鈐轄。改河陽總管，以疾辭，爲秘書監。未幾，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卒。

後來陕西轉運使説張亢所用庫銀交易收入并非自己占有，又改任將作監、和州知州。又因舉薦失誤，貶筠州。過了很久，又復爲引進使、果州團練使，又復任眉州防禦使、真定府路副都總管。遷爲客省使，因脚有病又出任衛州知州，再移任懷州。因與相鄰郡守商議河事，會於邊境上而過了一晚上纔回來而獲罪，降爲曹州鈐轄。又改任河陽總管，張亢以脚有病而推辭，任爲秘書監。没多久，又官復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徐州總管，後去世。

亢好施輕財，凡燕犒饋遺，類皆過厚，至遣人貿易助其費，猶不足。以此人樂爲之用。同學生爲吏部，亢憐其老，薦爲縣令。後既爲所累，出筠州，還，所薦者復求濟，亢又贈金帛，終不以屑意。馭軍嚴明，所至有風迹，民圖像祠之。

張亢輕財尚義、樂善好施，對人凡是宴席犒勞，或是饋贈遺送，都很豐厚，至於派人貿易助其資費，猶覺不足。所以人願爲其用。同學生爲吏部，張亢憐憫其年老，推薦其爲縣令。後來却受其連累，出任筠州，回來後，所薦者又來請求接濟，張亢又贈其金銀布帛，而從不在意。馭軍嚴明，所至之處有政績。百姓畫其像而祭祀之。

張奎

奎字仲野，先亢中進士。歷并、秀州推官，監衢州酒。徐生者毆人至死，繫婺州獄，再問輒言冤。轉運使

張奎字仲野，先於張亢中進士。後歷任并州、秀州推官，衢州監酒。有叫徐生者毆人致死，下在婺州獄裏，再一審問立即喊冤。轉運使

命奎復治。奎視囚籍印窾僞，深探之，乃獄吏竄易，卒釋徐生，抵吏罪，衆驚伏。同時薦者三十九人，改大理寺丞，知合淝縣，徙南充縣。

命張奎復審。張奎審視囚籍簿上的印空有假，就深入探究，原來是獄吏所篡改，最終釋放了徐生，獄吏抵罪，衆人驚服。同時舉薦他的有三十九人，改任大理寺丞，任合淝縣知縣，調任南充縣。

以殿中丞通判瀘州，罷歸。會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一州。詔奎往按，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令商人轉貿流通，獨關市收其征，上下皆利。孰與設重禁壅閼之爲民病?"於是悉除所負。未幾，知江州，徙楚州，遷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知滑州，徙邢州。母病，輒割股肉和藥以進，母遂愈。其後母卒，廬于墓，自負土植松柏。

後以殿中丞通判瀘州，被免職回京。適逢秦州鹽税虧數十萬緡錢，事連十一州。詔命張奎前往審查，還奏三司發鈔遲緩，并非諸州之罪。因而說："鹽法所以能滿足軍費，并非仁政所宜於執行。若迫不得已，可令商人轉貿流通，獨由關市收其税收，上下都有利。總比設置重重禁制而阻塞害民强吧?"於是全部免除所有負擔。没過多久，任知江州，調楚州，遷爲太常博士，召爲殿中侍御史、滑州知州，再移任邢州。母親有病，立即割股肉和藥以進奉給母親，母病於是就好了。其後其母去世，張奎建草篷居住於墓地，并自己背土在墓地種植松柏。

服終，授度支判官，出爲京東轉運使，以侍御史爲河東轉運使，進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安撫京東，募民充軍凡十二萬，奏州縣吏能否數十人。還爲户部副使。及分陝西爲四路，擢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知慶州，以父名餘慶辭，不許。歷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遷吏部郎中。

服喪期滿，被授爲度支判官，出任京東轉運使，又以侍御史身份爲河東轉運使，進升刑部員外郎、知御史雜事。在安撫京東時，募民充軍計有十二萬，奏報州縣的官吏吏治能與不能有數十人。還京後任爲户部副使。等到陝西被分爲四路時，又被提升爲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慶州知州，因父親名叫張餘慶爲避諱而推辭，朝廷不許。歷任陝西都轉運使、知永興軍、河東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任知澶、青、徐、揚等州，再遷爲吏部郎中。

時李宥知江寧府，府廨盡焚。諫官言金陵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宜擇才臣繕治之。遷右諫議大夫、知江寧府。奎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逾時復完。還，判吏部流内銓，徙審官院、知河南府。河南宫闕歲久頗摧圮，奎大加興葺。又按唐街陌，分榜諸坊。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及見奎偉儀觀，曰："真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歲餘，以能政聞，遷給事中，歸朝。京

當時李宥爲江寧府知府，府裏辦事的房舍全被大火燒毁。諫官就説金陵是始封之地，作爲守臣的知府重視火災不够小心謹慎，宜於選擇有才能之臣去修繕整治。於是遷任張奎爲右諫議大夫、江寧府知府。上任後張奎檢查材料，照料工役，一一遵循舊的格局，不超時限而完工。還朝後，任命其判吏部流内銓，又調任審官院、河南府知府。河南的宫殿年長歲久毁壞嚴重，張奎對其大加修繕。又勘查唐時的街道，分榜諸坊。當初，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感其恩德，在其活着時便爲其建立祠堂。等到見了張奎的偉儀後，

東盜起，加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捕諸盜，悉平。

說："真乃齊王孫也。"因而齊王祠的香火復興。一年多後，張奎以善於治政而聞名，遷爲給事中，回到朝廷。京東有盜起，加任張奎爲樞密直學士、知鄆州，數月之間，諸盜全被捕獲，京東復又平安。

奎治身有法度，風力精強，所至有治迹，吏不敢欺，第傷苛細。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謹。兄弟所爲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時。子燾，龍圖閣直學士。

張奎健身有規矩，所以體强身健，而爲官所至之處皆有善治之踪迹，下吏不敢欺，而且算計苛刻而精細。張亢豪放而喜功名，但不注重小節。兄弟所爲又不同於如此，然而皆知名於一時。張奎子張燾，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劉文質

劉文質字士彬，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父審琦，虎牢關使，從討李重進戰死。

劉文質字士彬，是保州保塞人，爲簡穆皇后的堂孫。父親劉審琦，曾爲虎牢關使，隨從皇帝征討李重進時戰死。

文質幼從母入禁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帝頗親信之，數訪以外事。嘗謂内侍竇神興曰："文質，朕之近親，又忠謹，其賜白金百斤。"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事，擢西京左藏庫副使、岢嵐軍使，賜金帶、名馬。徙知麟州，改麟府濁輪寨兵馬鈐轄。擊蕃酋萬保移，走之。越河破契丹，拔黄太尉寨，殺獲萬計，賜錦袍、金帶。徙知慶州。

文質幼年時便隨從母親進入宫禁之中，太宗授以左班殿直，又遷西頭供奉官、寄班祗候。皇帝頗爲親信他，命其數次出訪外事。曾對内侍竇神興說："文質，乃是朕之近親，且又忠誠謹慎，賜其白銀百斤。"後出爲兩浙走馬承受公事，又提升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岢嵐軍使，并賜以金帶、名馬。調任麟州知州，又改任麟府濁輪寨兵馬鈐轄。攻擊蕃酋萬保移，將其趕走。越過黄河大破契丹兵，攻占黄太尉寨，殺傷和抓獲敵人數以萬計，皇帝賞賜錦袍、金帶。調任慶州知州。

李繼遷入寇，文質將出兵，而官吏不敢發庫錢。乃以私錢二百萬給軍，士皆感奮，遂大破賊。徙涇州，充麟州、清遠軍都監，又破敵于枝子平。咸平中，清遠軍陷，坐逗撓奪官，雷州安置。久之，起爲太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封泰山，以内殿崇班爲青、齊、淄、濰州巡檢。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都巡檢使，徙秦州鈐轄。建小落門寨，親率士版築。會李濬知秦州，因就賜白金五百兩。

李繼遷入侵，劉文質將要出兵迎敵，而官吏却不敢發給庫裏的錢。文質衹好以自己的私人錢二百萬發給軍士，軍士們都感動振奮，於是都全力進攻，大破敵賊。又調涇州，充任麟州、清遠軍都監，再破敵於枝子平。咸平年間，清遠軍被敵軍攻陷，文質因坐逗撓不前罪被奪去官職，送於雷州安置。過了許久，又起用爲太子率府率、杭州駐泊都監。皇帝禪封泰山後，又以内殿崇班出任青、齊、淄、濰州巡檢。再進爲禮賓副使、石隰緣邊同都巡檢使，調任秦州鈐轄。建小落門寨，親率士卒夯築版墻。適逢李濬知秦州，因而就地賞賜白銀五百兩。

天禧中，知代州。先是，蕃部獲逃卒，給絹二匹、茶五斤，卒皆論

天禧年間，任知代州。以前，蕃部捕獲逃卒一名，給絹二匹、茶葉五斤，逃卒都被處死。當

死。時捕得百三十九人，文質取二十九人，以赦後論如法，餘悉配隸他州。再遷内園使、知邠州，數從曹瑋出戰，築堡障。復從秦州鈐轄，領連州刺史，再知代州，卒。厚賻其家，官子三人。

時捕到逃卒一百三十九人，文質從中挑出二十九人，先赦死罪後再按法論處，其餘的全部流配隸屬於其他州府。再次遷官爲内園使、邠州知州，數次隨從曹瑋出戰，建築保障。復又調任爲秦州鈐轄，領連州刺史，再任代州知州，後去世。朝廷厚賜其家屬財物以助喪事，官蔭其子三人。

文質以簡穆親，又父死事，故前後賜予異諸將。真宗嘗問保塞之舊，文質上宣祖、太祖賜書五函。仁宗亦以書賜之。然性剛，喜評刺短長，於貴近無所避，故不大顯。子十六人，渙、滬皆知名。

文質以簡穆皇后的親戚，又其父爲國戰死，所以前後的賞賜都異於諸將。真宗曾問保塞之舊人，文質奉上宣祖、太祖賜書五部。仁宗亦以書賜之。然而其性格剛强，喜歡對别人評長論短，對於貴族和皇帝近臣無所避忌，所以其一生不大顯耀。有子十六人，劉渙、劉滬皆爲知名之士。

劉渙

渙字仲章，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久，渙謂天子年加長，上書請還政。后震怒，將黥隸白州，吕夷簡、薛奎力諫得免。仁宗親政，擢爲右正言。郭后廢，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伏闕争之，皆罰金。會河東走馬承受奏，渙頃官并州，與營妓游，黜通判磁州，尋知遼州。

劉渙字仲章，以父蔭任爲將作監主簿，監并州倉。天聖年間，章獻太后已主持朝政很久了，劉渙認爲天子已經長大成人，上書請還政於天子。太后震怒，將要把劉渙面刺墨字發配到白州，經吕夷簡、薛奎極力勸諫纔得以幸免。仁宗親政後，升爲右正言。郭皇后被廢，劉渙與孔道輔、范仲淹等跪在宫裏力争，結果全被罰金。恰逢河東走馬承受上奏，劉渙不久前任官并州，與營妓游玩，貶爲通判磁州，不久知遼州。

夏人叛，朝廷議遣使通河西唃氏，渙請行。間道走青唐，諭以恩信。唃氏大集庭帳，誓死捍邊，遣騎護出境，得其誓書與西州地圖以獻。加直昭文館，遷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知滄州，改吉州刺史，知保州。州自戍卒叛後，兵益驕。渙至，虎翼軍謀舉城叛，民大恐。渙單騎徐叩營，械首惡者歸，斬之，一軍帖服。徙登州，益治刀魚船備海寇，寇不敢犯，詔嘉獎之。

夏人反叛，朝廷商議派遣使者通好河西唃氏，劉渙申請出行。繞道走青唐，到達後諭之以恩信。唃氏將其屬下頭目大集於庭帳，發誓捍衛邊疆，并派遣騎兵護送出境，還朝後將帶回來的誓書與西州地圖進獻。加任直昭文館，調任陝西轉運使，由工部郎中任滄州知州，又改任吉州刺史，保州知州。州裏自從戍衛的士卒叛亂後，士兵益加驕横。劉渙到任後，虎翼軍中有人陰謀舉城叛亂，居民非常恐慌。劉渙聞知後單騎徐行直叩兵營，將首惡者身加械具而帶回，斬之，一軍帖服。又移任登州，更加整治刀魚船以防備海寇，海寇因而不敢侵犯，皇帝因此下詔嘉獎。

歷知邢、恩、冀、涇、澶五州。恩承賊蹂踐後，渙經理繕葺有叙，兵民犯法，一切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中，河北地震，民乏粟，率賤賣耕牛以苟朝夕。渙在澶，盡發公錢買

以後歷任邢、恩、冀、涇、澶五州。其中恩州經戰火和賊寇蹂躪踐踏後，劉渙整治修繕使之有序，兵民犯法，一律用重典，威令大振。治平年間，河北地震，平民缺乏食糧，相率賤賣耕牛用以苟且朝夕。當時劉渙在澶州，盡發庫中的公

之。明年，民無牛耕，價增十倍，渙復出所市牛，以元直與民，澶民賴不失業。歷秦鳳、涇原、真定、定州路總管，四遷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寧中，還，爲工部尚書致仕。

錢將牛買下。到了第二年，民無耕牛，立時價增十倍，劉渙拿出去年所買的牛，以原價賣給農民，因而使澶州農民賴以不失業。又歷任秦鳳路、涇原路、真定路、定州路總管，四次調遷官至鎮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熙寧年間，還京，爲工部尚書退休。

渙有才略，尚氣不羈，臨事無所避，然鋭於進取。方開拓洮、岷，討安南，渙既老，猶露章請自效，不報。卒，年八十一。

劉渙有才略，崇尚氣節而爲人不羈，遇事從不迴避，然而却鋭於進取。纔開拓洮、岷之地，征討安南，劉渙既已年老，然而雄心不已，猶明章奏請效力，不答覆。後去世，享年八十一歲。

劉滬

滬字子濬，頗知書傳，深沉寡言，有知略。以蔭補三班奉職，累遷右侍禁。康定中，爲渭州瓦亭寨監押，權静邊寨，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驍將，獲馬牛槖駝萬計。時任福敗，邊城晝閉，居民畜産多爲賊所掠，滬獨開門納之。

劉滬字子濬，頗知書史，生性深沉寡言，有知識和謀略。以其父蔭補授三班奉職，多次遷升爲右侍禁。康定年間，又爲渭州瓦亭寨監押，暫代掌管静邊寨，擊破党留等族，斬敵一勇將，繳獲其馬牛駱駝數以萬計。當時任福戰敗，邊城白天都城門緊閉，居民的牲畜和財産大多被賊寇所搶掠，而惟獨劉滬開門納入。

遷左侍禁，韓琦、范仲淹薦授閤門祗候。又破穆寧生氐。西南去略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洛，川平土沃，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城數萬帳，漢民之逋逃者歸之，教其百工商賈，自成完國。曹瑋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進城章川，收善田數百頃，以益屯兵，密使人説城主鐸廝那令内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廝那及其酋屬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地，願爲屬户。戩即令滬將兵往受地。既至而氐情中變，聚兵數萬合圍，夜縱火呼嘯，期盡殺官軍。滬兵才千人，前後數百里無援，滬堅卧，因令晨炊緩食，坐胡床指揮進退，一戰氐潰，追奔至石門，酋皆稽顙請服。因盡驅其衆隸麾下，以通秦、渭之路。又敗臨洮氐于城下。遷内殿崇班。

遷爲左侍禁，經韓琦、范仲淹的舉薦被授爲閤門祗候。又攻破穆寧的生氐。西南距略陽二百里，中途有一城爲水洛，其地川平土沃；又有水輪、白銀和銅之利，環城散住有數萬帳平民，漢民中逃亡的罪犯都歸於此地，劉滬派人教其百工商貿，使其自成一國。曹瑋在秦州時，曾經營於此而未能得手。劉滬進築章川城，收購良田數百頃，以便益於屯駐兵馬，同時暗中使人游説城主鐸廝那命令他們内附朝廷。當時鄭戩巡視邊防，劉滬於是就召來鐸廝那及其首領來獻結公、水洛、路羅甘這些地方，并表示願爲屬户。鄭戩隨即命令劉滬將兵駐扎在受讓之地。既至而氐情有變，聚集數萬兵丁合圍，在夜裏縱火呼嘯，預期要殺盡官軍。劉滬率兵不過千人，且前後周圍數百里没有援兵，劉滬堅持就地休息，於是發令早飯慢吃不要緊張，坐在交椅上指揮進退，一戰而氐人潰敗，追殺至石門，氐人的頭領都叩首請服。因而盡數驅趕其衆隸歸於部下，得以打通秦、渭之路。接着又打敗臨洮的氐人於城下。遷爲内殿崇班。

戩以三將兵遣董士廉助築城，功

鄭戩以三將兵派遣董士廉協助築城，剛完成

未半，會戩罷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尹洙以爲不便，令罷築，且召滬，不聽，日增版趣役。洙怒，使狄青械滬、士廉下獄。氐衆驚，收積聚、殺吏民爲亂，朝廷遣魚周詢、程戡往視，氐衆詣周詢，請以牛羊及丁壯助工役，復以滬權水洛城寨主。城成，終以違本路安撫使節制，黜一官，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復内殿崇班，瘍發首，卒。弟淵將以其柩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

一半，恰逢鄭戩被罷免了四路招討使，而涇原路的尹洙認爲築城不便，命令停築，并召劉滬回去，劉滬不聽，每天增加築版催促工役。尹洙大怒，派狄青將劉滬、董士廉帶械下獄。氐衆驚疑，收拾積聚的財物，殺死官吏和漢民作亂，朝廷派魚周詢、程戡前往視察，氐衆都到周詢那裏，請求以牛羊及丁壯人工助工役，最後衹好讓劉滬暫代水洛城寨主。城終於建成了，但是最終還是以違背本路安撫使節制，免一官，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復任内殿崇班，有瘍發於頭部，病逝於軍中。弟弟劉淵將載其靈柩東歸故土，居民遮道號哭乞請留葬，於是葬於水洛，建立祠堂於城墻角，歲時有人祭祀。

經略司言，得熟户蕃官牛裝等狀，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命其弟淳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滬事。

經略司説，得到熟户及蕃官牛裝等人的狀子，願意得到劉滬的子弟主管其城。乃命其弟劉淳爲水洛城兵馬監押，城中有碑記録着劉滬的事迹。

趙滋

趙滋字子深，開封人。父士隆，天聖中，以閤門祇候爲邠寧環慶路都監，戰没。録滋三班奉職。

趙滋字子深，是開封人。父親趙士隆，在天聖年間，以閤門祇候爲邠寧環慶路都監，死於戰場。録用趙滋爲三班奉職。

滋少果敢任氣，有智略。康定初，以右侍禁選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左侍禁，後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會渭州得勝寨主姚貴殺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卒千餘人叛，攻羊牧隆城。滋馳至，諭降八百餘人，貴窮，走出寨。招討使令滋給賜降卒及遷補將吏，滋以爲如是是誘其爲亂，藏其牒不用，還，爲招討使所怒，故賞弗行。

趙滋在少年時便果敢任性，有智慧和謀略。康定初，以右侍禁緝捕京西叛卒有功，遷升爲左侍禁，後又調任爲涇原儀渭、鎮戎軍都巡檢。適逢渭州得勝寨寨主姚貴殺了監押崔絢，劫宣武神騎士兵千餘人反叛，攻打羊牧隆城。趙滋聞訊而馳至，經過一番曉喻歸降八百餘人，姚貴窘迫，衹好出寨逃走。招討使命令趙滋賞賜歸降的士卒及給將吏升官，趙滋認爲這樣做是鼓勵和引誘其造反作亂，於是藏其命令而不執行，回軍，招討使生氣，所以不賞賜他的功勞。

范仲淹、韓琦經略陝西，舉滋可將領，得閤門祇候，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時京西軍賊張海久未伏誅，命滋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賊平。後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爲安撫使，舉再任登州。乳山寨兵叛，殺巡檢，州將誅首惡數人，不窮按。滋承檄驗治，馳入其壘，次第推問，得黨與百餘人付獄，衆莫敢動。

范仲淹、韓琦經略陝西，舉薦趙滋可爲將領，得任閤門祇候，爲鎮戎軍西路都巡檢。當時京西的軍賊張海長期未伏法，因而命趙滋任都大提舉陝西、京西路捉賊，數月後賊平。後來又任命爲京東東路都巡檢。富弼爲安撫使，舉薦其再任登州。乳山寨兵士叛亂，殺死巡檢，州將誅殺其首惡數人，餘者不再追究。趙滋接檄書前去查驗整治，騎馬馳入其營壘，依次詢問，追獲其黨羽百餘人逮捕入獄，衆軍人無人敢動。

在京東五年，數獲盜，不自言，弼爲言，乃自東頭供奉官超授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嘗因給軍食，同列言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衆耶？使衆有一言，當先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爲真將帥材。及琦在河東，又奏滋權并代路鈐轄，改管勾河東經略司公事。建言："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皆肥美，可募人田作，教戰射，爲堡寨。"人以爲利。

在京東五年，多次捕獲賊盜，而從不自誇，富弼爲其言説，乃從東頭供奉官超格任命爲供備庫副使、定州路駐泊都監。曾因供給軍糧，同僚有人説這糧食不好，趙滋叱責説："你是想以此激怒衆人嗎？假如衆人有一句怨言，當先斬你示衆。"韓琦得知後壯其言，認爲真乃將帥之才。等到韓琦在河東任職時，又奏請讓趙滋暫代并代路鈐轄，後又改任管勾河東經略司公事。建議説："代州、寧化軍有地萬頃，都很肥美，可以招募人來耕作，并教以戰鬥和騎射，而成爲堡寨。"人們認爲有利。

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歷知安肅軍、保州。滋强力精悍，有吏能，所至稱治。會契丹民數違約，乘小舟漁界河中，吏憚生事，累歲莫敢禁。後又遣大舟十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患之，以滋可任，徙知雄州。滋戒巡兵，舟至，輒捕其人殺之，輦其舟，移文還涿州，漁者遂絶。契丹因使人以爲言，而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皆以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爲能，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

屢次調遷爲西上閤門副使，歷知安肅軍、保州。趙滋强力精悍，有吏治才能，所至之處都治理得很好。又碰上契丹民數次違背盟約，乘小舟在界河中打魚，戍衛的官吏怕生事，多年不敢去禁止。後來對方又派遣大船十餘艘，自海口運鹽入界河。朝廷纔覺得有後患，認爲趙滋可當此任，於是調他爲雄州知州。趙滋告誡巡邏的兵士，等敵船到來，立即捕其船上人殺之，用車將船拉走，移文還涿州，打魚者纔絶迹。契丹因而派人言説此事，而任知瀛州的彭思永、河北轉運使唐介燕度，都認爲是趙滋在生事，奏請將其罷免。而朝廷更認爲其有能力，提升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再調任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

英宗即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賜白金五百兩，留再任。未幾，卒，贈遂州觀察使。

英宗即位，領端州防禦使、步軍都虞候，賞賜白銀五百兩，留任。没多久，去世，贈遂州觀察使。

滋在雄州六年，契丹憚之。契丹嘗大饑，舊，米出塞不得過三斗，滋曰："彼亦吾民也。"令出米無所禁，邊人德之。馭軍嚴，戰卒舊不服役，滋役之如廂兵，莫敢有言。繕治城壁、樓櫓，至於簿書、米鹽，皆有條法。性尤廉謹，月得公使酒，不以入家。然傲慢自譽，此其短也。

趙滋在雄州六年，契丹甚爲忌憚他。契丹曾發生大饑荒，過去，米糧出塞不得超過三斗，趙滋説："他們也是我們的百姓。"下令米出塞無所禁，因而邊境民衆感恩戴德。但制軍頗嚴，戰卒在過去不服勞役，可趙滋役使其一如廂兵，没人敢發牢騷。修繕整治城墻、瞭望臺，至於簿籍書札、米鹽等，都有章法。性格尤其清廉謹慎，每月得到的公使酒，從不入家，然而待人傲慢自譽，此乃其短處。

論曰：石普曉暢軍事，習知民

論曰：石普精通軍事，熟知民情，然而過於

庸，然揣摩時政，終以罪廢。張孜雖稱持重，迹其所長，無足取者。許懷德以懦不任事，數遭貶斥，其不及普遠矣。劉文質以私錢給軍，且脱人於死，仕雖偃蹇，聲名俱章章矣。涣以小官，能抗疏母后，輯暴弭奸，則其餘事也。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師，滬之才略，其最優者歟？趙滋有吏能，出米塞下以振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契丹至以長者稱之。張亢起儒生，曉韜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區區書生，功名如此，何其壯哉！奎以治迹著稱，其視亢蓋所謂難爲兄難爲弟者歟？

注重揣摩時政，終以獲罪而被廢黜。張孜雖人稱持重，但迹其所長，却一無可取。許懷德以怯懦不幹事，而屢遭貶斥，拿其與石普相比就差遠了。劉文質以私錢供給軍隊，且能解脱人於死地，仕途雖不順暢，然而聲名昭著，耳傳口頌。劉涣以一小官，却能抗疏太后，至於緝捕暴徒消弭奸賊，則是其不值得説的事了。劉滬，水洛之戰，從容退兵，劉滬之才略，可以説是最優者吧？趙滋有吏治之能，出米塞下以賑契丹，亦仁人之用心。李允則在河北二十年，設施方略、不動聲氣，致使契丹人都以長者稱之。張亢起自儒生，却通曉作戰之韜略，尤其是琉璃堡、兔毛川之大捷，足以快慰人心，區區一介書生，功名如此，又是多麼的壯美！其兄張奎以治績突出而著稱，真所謂兄優弟良，一時無雙。

宋史卷三百二十五

列傳第八十四

劉平 (弟)兼濟 郭遵(附)
任福 王珪 武英 桑懌 耿傅 王仲寶(附)

劉平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漢凝，從太宗征河東岢嵐、憲州，累遷崇儀使。平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强記。進士及第，補無錫尉，擊賊殺五人，擢大理評事。知鄢陵縣，徙南充。夷人寇淯井監，轉運使以平權瀘州事，平率土丁三千擊走之。祠汾陰，遷本寺丞。還，路由安州，遇賊十數人，平發矢斃三賊，餘駭散。以寇準薦，爲殿中丞、知瀘州，夷人懲前敗，不敢擾邊。

召拜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爲丁謂所忌。久之，除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改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與副使論事不合，徙知襄州。仁宗即位，遷侍御史。

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丁謂乘間曰："平，將家子，素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敵。"後章獻太后思謂言，特改衣庫使、知邠州。屬户明珠、磨糜族數反覆，平潛兵殺數千人，以功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徙涇原路，兼知渭州。胡則爲陝西都轉運使，平奏曰："則，丁謂黨，今隸則部，慮掎摭致罪。"徙汝州，改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父親劉漢凝，隨從太宗征討河東岢嵐、憲州，多次升遷爲崇儀使。劉平性格剛直而喜抱不平，善於弓馬，讀書强記。考中進士後，補授爲無錫尉，攻擊賊時連殺五人，升爲大理評事。又任鄢陵縣知縣，調南充。夷人入侵淯井監，轉運使讓劉平暫代瀘州知州，劉平率本地丁夫三千名將敵擊走。皇帝祭祠汾陰，劉平遷爲本寺丞。還朝時，路經安州，遇賊十數人，劉平發箭射死三賊，其餘賊嚇得四散而逃。後因寇準的舉薦，任殿中丞、瀘州知州，夷人戒於前次的失敗不敢侵擾邊境。

後來又召拜爲監察御史，數次上疏論説時事，被丁謂所忌恨。過了許久，又授爲三司鹽鐵判官、河北安撫，再改任殿中侍御史、陝西轉運使。因與副使論事意見不合，調任襄州知州。仁宗即位，遷爲侍御史。

當初，真宗知道其才能，將要用之。丁謂乘空説："劉平，是將家子弟，素知兵法，若是使其統領西北，可以制敵。"後來章獻太后想起丁謂的這番話，特意改任其爲衣庫使、邠州知州。州下屬的明珠、磨糜族數次反覆，劉平暗中派兵殺其數千人，以功勞領賓州刺史、鄜延路兵馬鈐轄，又調涇原路，兼渭州知州。當時胡則爲陝西都轉運使，劉平上奏説："胡則，是丁謂的同黨，如今我隸屬於胡則部下，擔心被其無故指摘而致罪。"調汝州，又改任淮南、江蘇、浙江、荆湖

使，行數驛，召還，真拜信州刺史、知雄州。居四年，遷忻州團練使、知成德軍。

景祐元年，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知定州，徙環慶路副都總管，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奏言："元昊勢且叛，宜嚴備之。"尋坐被酒破鎖入甲仗庫，爲轉運使蘇耆所劾，落管軍，知同州。上疏自列，召入問狀，復爲步軍都虞候、知澶州。時議塞河，而平言不知河事，乃徙滄州副都總管。

時吕夷簡爲宰相，臺諫官數言政事闕失，平奏書曰："臣見范仲淹等毁訾大臣，此必有要人授旨仲淹輩，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臣於真宗朝爲御史，顧當時同列，未聞有奸邪黨與詐忠賣直，所爲若此。臣慮小臣以淺文薄伎，偶致顯用，不識朝廷典故，而論事浸淫，遂及管軍將校。且武人進退，與儒臣異路，若掎摭短長，妄有舉劾，則心摇而怨結矣。願明諭臺諫官，毋令越職，仍不許更相引薦。或闕員，則朝廷自擇忠純耆德用之。"論者以謂希夷簡意也。改高陽關副總管。

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會元昊反，遷邕州觀察使，爲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頃之，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静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曰：

> 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唯制西戎爲得之。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卒，遠屯塞上，但任土豪爲衆所伏者，封以州邑，征賦所入，足以贍兵養士，由是無邊鄙之虞。太祖定天下，懲唐末藩鎮之盛，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以

制置發運副使，行經數個驛站，又被召回，實授信州刺史、雄州知州。在任四年，遷爲忻州團練使、成德軍知軍。

景祐元年，拜任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定州知州，又調任環慶路副都總管，進爲侍衛親步軍都虞候。上奏説："元昊勢將反叛，宜於嚴加防備之。"接着因醉酒破鎖入甲仗庫，被轉運使蘇耆所彈劾，被解除管軍，任同州知州。劉平上疏自行陳述辯解，皇帝召入宫中詢問情况，復爲步軍都虞候、澶州知州。當時議論要堵河，劉平説自己不懂河事，乃調其爲滄州副都總管。

當時吕夷簡爲宰相，御史諫官數次言説政事的缺點和失誤，劉平書奏説："臣見范仲淹等詆毁大臣，這肯定是背後有要人授意范仲淹之輩，想要驅逐大臣而取代其位。臣於真宗朝便爲御史，環視當時的同僚，没有聽説有奸邪結黨和假裝忠實者，所爲若此。而臣又考慮小臣以淺文薄技，因偶然之機而致顯用，不識朝廷的常例和典制，而論事逐漸廣泛，就涉及管軍將校。而且武人的進退，與文臣不是一路，若是隨便指摘其短長，妄有舉薦和彈劾，則心摇而怨結了。願明白告訴臺諫官，不要令其越職，更不允許其互相引薦。或遇有缺員，則應由朝廷自己選擇忠誠純潔而年老有德者用之。"此後議論者認爲是迎合吕夷簡的意思。接着改任爲高陽關副總管。

寶元元年，以殿前都虞候爲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適逢元昊造反，遷爲邕州觀察使，鄜延路副總管兼鄜延、環慶路同安撫使。接着又兼管勾涇原路兵馬，進步軍副都指揮使、静江軍節度觀察留後。獻攻守之策爲：

> 五代之末，中國多事，衹有覺得能制服西戎就很滿意。中國未曾派遣一騎一卒，遠駐塞上，衹任用土豪爲衆人所畏服者，封給其州城，徵賦斂税的收入，足以贍養兵士，於是也無邊境之憂慮。太祖平定天下，戒唐末主弱臣强的藩鎮之盛，削其兵權，收其賦税收入，自節度以下，按官階高下的次序給

下，第坐給奉禄，或方面有警，則總師出討，事已，則兵歸宿衛，將還本鎮。彼邊方世襲，宜異於此，而誤以朔方李彝興、靈武馮繼業一切亦徙内地。自此靈、夏仰中國戍守，千里運糧，兵民并困。

以俸禄，若是某一方面有警，則總師出兵征討，事畢，則兵歸宿衛，將回本鎮。那時邊境爲世襲，也就區别在此，最大的失誤是將朔方的李彝興、靈武的馮繼業一概也都遷移内地。自此之後，靈、夏之地仰仗中國守衛，千里運糧，使兵民并困。

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懼王師問罪，願爲藩臣。于時若止棄靈、夏、綏、銀，與之限山爲界，則無今日之患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户并授德明，故蓄甲治兵，漸窺邊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所以不能弛備也。

其後靈武失守，而趙德明害怕王師問罪，願爲藩臣。那時如不棄去靈、夏、綏、銀之地，與之限山爲界，則没有今天的禍患。而以靈、夏兩州及山界蕃漢的民户全部給與趙德明，所以纔使其蓄甲治兵，漸漸伺窺邊境的空隙，鄜延、環慶、涇原、秦隴也就不能鬆弛邊防的戰備了。

今元昊嗣國，政刑慘酷，衆叛親離，復與唃厮囉構怨，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不能自立，别有酋豪代之，西與唃厮囉復平，北約契丹爲表裏，則何以制其侵軼？今元昊國勢未强，若乘此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分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精兵可得二十萬，三倍元昊之衆，轉粮二百里，不出一月，可收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縻之以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給以衣禄金帛；又以土人補將校，使勇者貪於禄，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及遣使諭唃厮囉，授以靈武節度，使撓河外族帳，以窘元昊。復出麟、府、石州蕃漢步騎，獵取河西部族，招其酋帥，離其部衆，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不過鼠竄爲窮寇爾，何所爲哉！

如今元昊已繼承國位，政刑慘酷，以致衆叛親離，又與唃厮囉結怨，此乃天亡其之時。我聽説寇不可玩，敵不可縱。如元昊不能自立，另外有豪强首領取而代之，西與唃厮囉和好，北約契丹互爲表裏，若是如此則拿什麽去制止他們的侵略呢？如今元昊的國勢未强，若乘此機會用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兵馬，兵分兩路，再加上蕃漢的弓箭手，可得精兵二十萬，三倍於元昊之衆，轉運糧食衹有二百里，不出一月，可以收復山界的洪、宥等州。再招集土豪，束縛以官職，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按次序封賞，給以衣禄金帛；再以土著之人補授將校，使勇者貪於禄，富者安於家，不出一月而人心自定。再派遣使者曉諭唃厮囉，授以靈武節度的官銜，使其阻撓河外之部族與帳落，以困窘元昊。再出麟、府、石州的蕃漢步兵與騎兵，獵取河西部族，招降其頭領和將帥，使其脱離其部族，然後以大軍繼之，元昊也衹好抱頭鼠竄爲窮寇而已，又有什麽作爲！

且靈、夏、綏、銀地不産五

而且靈、夏、綏、銀等地不産五穀，人

穀，人不習險阻，每歲資糧，取足洪、宥。而洪、宥州羌户勁勇善戰，夏人恃此以爲肘腋。我苟得之，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障，量以戎兵鎮守，此天險也。廟朝之謀，不知出此，而争靈、夏、綏、銀，連年調發，老師費財，以致中國疲弊，小醜猖獗，此議臣之罪也。

今朝廷或貸元昊罪，更示含容，不惟宿兵轉多，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潛結契丹，互爲掎角，則我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如何减兵以應河北？請召邊臣，與二府定守禦長策。

疏奏未報。

屬元昊盛兵攻保安軍，時平屯慶州，范雍以書召平，平率兵與石元孫合軍趨土門。既又有告敵兵破金明、圍延州者，雍復召平與元孫救延州。平素輕敵，督騎兵晝夜倍道行，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州争門。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黄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范雍皆召之爲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詰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万俟政、郭遵所將兵悉至，將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與敵遇。

時平地雪數寸，平與敵皆爲偃月陣相嚮。有頃，敵兵涉水爲横陣，郭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并進，殺數百人，乃退。敵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幾千人。平左耳、右頸中流

們不習慣險阻之路，每年資助糧食，取足於洪、宥二州。而洪州、宥州的羌户勇敢善戰，夏人仗恃他們視爲自己的臂膀。我們如果得了洪、宥二州，就可以以山爲界，憑高據險，俯瞰沙漠，再列以堡寨障礙，量以戎兵鎮守，此乃天險。而朝廷裏的計謀，不知道從這方面去考慮，而祇是一味争奪靈、夏、綏、銀諸州，連年調發，以致師老兵疲費財無數，使中國疲敝而小醜猖獗，此種情况全是議臣之罪。

而今朝廷若寬免元昊的罪責，再示以寬容和我朝的大度，不祇宿兵日益增多，而經費尤甚。萬一元昊暗結契丹，互爲掎角，則我們就會一身二疾，不可并治。如若治病，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如何减兵用以應對河北？請召集邊臣，與二府共同制定守禦之長久之策。

疏奏，不答覆。

緊接着元昊率領大批人馬進攻保安軍，當時劉平屯駐於慶州，范雍以書召劉平，劉平率兵與石元孫合兵一處直趨土門。既而又有報告説敵兵已破金明，而圍困延州，范雍又召劉平與石元孫去救延州。劉平素來輕敵，督促騎兵晝夜不停倍道而行，第二天，行至萬安鎮。劉平率騎兵先出發，步軍跟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宿營，派騎兵先往延州去與敵争門。當時鄜延路駐泊都監黄德和率兩千餘人，屯駐保安北的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帶所部將士分别屯駐，范雍都召他們爲外援，劉平亦派人趣附其行進。第二天早上，步兵未至，劉平又與石元孫往回迎接步兵。行二十里，乃遇步兵，等黄德和、万俟政、郭遵所領的兵馬全來了，合兵一處後將步騎萬餘人結陣東行五里，與敵相遇。

當時平地積雪數寸，劉平與敵都列偃月陣相對。過了一會兒，敵兵涉水過河後列爲横陣，郭遵及忠佐王信逼近敵陣，不能入。官軍并進，殺敵數百人，敵乃退走。後來敵人又前邊用盾牌遮蔽結陣復來，官軍猛攻擊退敵人，奪其盾牌，殺死抓獲及溺水而死的敵人有數千人。劉平的左

矢。日暮，戰士上首功及所獲馬，平曰：“戰方急，爾各誌之，皆當重賞汝。”語未已，敵以輕兵薄戰，官軍引却二十步。黄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敵，奈何先奔？”德和不從，驅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轉鬥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固。敵夜使人叩柵，問大將安在，士不應。復使人僞爲戍卒，遞文移平，平殺之。夜四鼓，敵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敵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

耳、右頸在戰鬥中被敵人的流箭射傷。日暮，戰士們獻上敵人首級記功以及繳獲的敵馬，劉平説：“戰鬥正緊張，你們各自記着就行了，都應該重賞你們。”話尚未完，敵人又以輕兵逼近挑戰，官軍引退二十步。黄德和居於陣後，望見軍隊退後，率其部下逃走保西南山，衆人見而從之，結果全軍不戰自潰。劉平派其兒子劉宜孫馳馬去追黄德和，拉着他的馬轡頭説：“應當命令士兵回去，合力抗敵，怎麽你們就先跑了？”德和不聽，驅馬逃往甘泉。劉平派遣軍校仗劍截留還未逃走的士兵，得千餘人。轉身與敵激戰三日，方使敵人退回水東。劉平率餘衆退保西南山，樹立了七個栅欄以自固。敵人在夜裏派人叩栅門，問大將在那裏，士卒們不應答。又派人僞裝成守衛的士卒，遞信移交給劉平，劉平殺之以示決心。夜裏四鼓，敵人環繞營寨高呼説：“就這麽點殘兵，不投降還等什麽！”清晨時分，敵人的首領舉鞭指揮騎兵，自山的四周合擊，斷絶官軍爲兩部分，於是劉平與石元孫都被敵人活捉。

初，德和言平降賊，朝廷發禁兵圍其家。及命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即河中府置獄，遣龐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而延州吏民亦詣闕訴平戰没狀，遂贈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賜信陵坊第，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録之。其後降羌多言平在興州未死，生子于賊中。及石元孫歸，乃知平戰時被執，後没于興州。弟兼濟。

開始，黄德和説劉平投降了敵賊，朝廷派出禁兵包圍其家。等到命令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到河中府辦案，派遣龐籍前往訊問，全得到了實情。隨即釋放了其家屬，黄德和因而坐罪被腰斬。而延州官吏和民衆也都到京城訴説劉平戰没的情況，於是就贈其爲朔方軍節度使兼侍中，謚壯武，賞賜信陵坊的住宅，封其妻趙氏爲南陽郡太夫人，其子孫和各弟都優先升遷，没有當官者就録用之。以後投降的羌人很多人都説劉平在興州并没有死，而且生兒子於敵境中。等到石元孫回來，纔知劉平作戰時被敵俘獲，後來死於興州。有弟劉兼濟。

劉兼濟

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三班奉職。善騎射，讀兵書知大旨。爲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捍城，州賴以完。擢閤門祗候、雄霸州界河巡檢，徙晋、絳、澤、潞都巡檢使。歲饑，太行多盗，

劉兼濟字寶臣，以父蔭補授三班奉職。善於騎射，閲讀兵書而領略其要義。任襄州兵馬監押。漢江暴漲，劉兼濟解衣涉水，率衆抗洪保城，因而襄州城得以完好無損。升任閤門祗候，雄州、霸州、界河巡檢，又調任晋、絳、澤、潞四州都巡檢使。年景饑荒，因而太行山多盗，兼

禽二百餘人。改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權知保安軍，歷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徙知籠竿城。

濟擒獲其二百餘人。改任左侍禁、鄜延路兵馬都監，代知保安軍，歷任同提點陝西、河東刑獄，再調任籠竿城知事。

夏人寇邊，衆號數萬，兼濟將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敗之。屬其兄平戰没于三川口，特授内殿崇班、知原州。入辭，仁宗慰勉之曰："國憂未弭，家仇未報，不可不力也。"屬户明珠族叛，諸將欲亟討。兼濟第日縱飲擊鞠，繆爲不知，以疑其意。既而叛者自潰，乃追襲之，射殺其酋長，收餘衆以歸。徙寧州，破靳廝巍寨，徙鄜州。

夏人入寇邊境，衆人號稱數萬，劉兼濟領兵千餘，轉戰至黑松林，打敗敵寇。因爲其兄劉平戰没於三川口，特别授予内殿崇班、原州知州。入朝面辭，仁宗慰勉他説："國家的憂患尚未消弭，你的家仇亦未報，不可以不努力。"朝廷管轄的屬户明珠族反叛，衆將想要立即就去征討。兼濟却每日飲酒鞠戲爲樂，假做不知，讓人疑其心意。很快叛者自己潰散，兼濟立即率兵追襲，射殺其酋長，收集其餘衆凱旋而歸。移任寧州，攻破靳廝巍寨，又調任鄜州。

元昊既稱藩，徙梓夔路鈐轄，又徙知鎮戎軍。兼濟御下嚴急，轉運使言士心多怨，請徙諸内地。改涇原路鈐轄，復知寧州，又知原州，徙冀州、廣信軍。累遷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擢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

元昊歸順朝廷，調兼濟爲梓夔路鈐轄，再調任爲鎮戎軍知軍。劉兼濟御下嚴厲而急躁，轉運使説他部下的士卒心裏多有怨恨，因而他請求調回内地。改任涇原路鈐轄，復任寧州知州，又任知原州，再調冀州、廣信軍。多次調遷爲文思使、惠州刺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又升任西上閤門使、同管勾三班院，出知雄州。

先是，邊民避罪逃者，契丹輒納之，守將畏事不敢詰，兼濟悉移檄責還。徙冀州，逾月，改忻州，復管勾三班院，卒。

先前，邊民有畏罪潛逃者，契丹就收留了，守將怕惹事而不敢去質問，兼濟到任後全部移文責成其交還。再調冀州，過了一個月，又改任忻州，復任管勾三班院，去世。

郭遵

郭遵者，開封人也，家世以武功稱。遵少隸軍籍，稍遷殿前指揮使。乾興中，改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遷右侍禁、慶州柔遠寨兵馬監押。召試騎射優等，遷左侍禁、閤門祗候。爲秦州三陽寨主，徙延州西路都巡檢使。

郭遵，是開封人，家裏世代都以武功被人們稱贊。郭遵少年時就當了兵，逐步升遷爲殿前指揮使。乾興年間，改任左班殿直、并代路巡檢。又遷爲右侍禁、慶州柔遠寨兵馬監押。朝廷召試騎射爲優等，遷升左侍禁、閤門祗候。任爲秦州三陽寨主，又調任延州西路都巡檢使。

元昊寇延州，遵以裨將屬劉平，遇敵，馳馬入敵陣，殺傷數十人。敵出驍將揚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進，所向披靡。會黄德和引兵先潰，敵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復馬以殿，又持大矟横突之。

元昊入侵延州，郭遵以裨將身份隸屬於劉平，遇敵，馳馬衝入敵陣，殺傷敵人數十人。敵人出動驍勇之將揚言要抵擋他，郭遵揮鐵杵擊破其頭，兩軍都大聲呼叫。又持鐵槍衝殺，所向披靡。恰逢黄德和引兵先潰，敵人攻戰更急。郭遵奮力殺敵，自度必死，獨自衝殺出入於行間。軍隊稍退，即騎馬斷後，又持大槊横衝直撞。敵知

敵知不可敵，使人持大絭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斷。因縱遵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踠仆地，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右侍禁，逵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仁宗悉爲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爲尼，亦賜紫方袍。

遵用鐵杵、槍、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于戰處，皇祐中，乃并與其衣冠葬之河南。逵自有傳。

任福

任福字祐之，其先河東人，後徙開封。咸平中，補衛士，由殿前諸班累遷至遥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辭，奏曰：“河東地介大河，斥堠疏闊，願嚴守備，以戒不虞。”仁宗善之，命知隴州，擢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詔陝西增城壘、器械，福受命四十日，而戰守之備皆具。以忻州團練使爲鄜延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事。

尋知慶州，復兼環慶路副總管。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堠。”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帝益善之，聽便宜從事。

夏人寇保安、鎮戎軍，福與子懷亮、侄婿成暠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諸將牽制敵勢。行至柔遠寨，犒蕃部，即席部分諸將，攻白豹城。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合擊。平明，破其城，縱兵大掠，焚巢穴，獲牛馬、橐駝七千有餘，委聚方四十里，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

其不可敵，派人持大繩立於高處迎絆郭遵的馬，隨即被郭遵斬斷。衹好放開使郭遵深入，集中弓箭手注射，先中馬，馬仆於地，郭遵被殺。特贈果州團練使。以其父郭斌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親賀氏，封爲仁壽郡君；妻子尹氏，封爲安康郡君；弟弟郭青授職右侍禁，郭逵爲三班奉職。四個兒子尚在幼年，仁宗全部爲其賜名，并授職：郭忠嗣爲西頭供奉官，郭忠紹爲左侍禁，郭忠裔爲右侍禁，郭忠緒爲左班殿直。女兒爲尼，亦賞賜紫方袍。

郭遵用過的鐵杵、槍、槊共九十斤，後來耕種者拾得其兵器於當初戰鬥之處，皇祐年間，纔一塊兒與其衣冠葬於河南。郭逵自有傳。

任福字祐之，其祖先是河東人，後來遷移到了開封。咸平年間，補爲衛士，由殿前諸班一直升遷至遥郡刺史。元昊造反，授他爲莫州刺史，嵐、石、隰州緣邊都巡檢使。既而辭謝，上奏說：“河東地介大河，偵察瞭望視野疏闊，希望嚴加守備，以戒預料不到事情的發生。”仁宗認爲很對，任命他爲隴州知州，并提升爲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皇帝下詔書要在陝西增加城堡、器械，任福領命後僅用了四十天，而戰守所用器械都已完成。以忻州團練使爲鄜延路副總管、管勾延州東路蕃部的事務。

很快又爲慶州知州，重又兼任環慶路副總管。上疏說：“慶州離蕃族不遠，臣願統兵於境上，治理亭堡，謹慎地偵察和瞭望。”并整理估計所走過的山川道路，用以作爲緩急之間進攻和防守的準備。皇帝更加贊同，聽任其便宜從事。

夏人入侵保安、鎮戎軍，任福與其兒子任懷亮、侄婿成暠自華池鳳川鎮聲言巡視邊境而出發，召諸將牽制敵勢。他們行至柔遠寨，置酒犒勞蕃部，就在酒席上部署分派諸將任務，攻打白豹城。夜漏未盡，軍隊已抵達城下，然後從四面發起攻擊。及至天明，攻破其城，縱兵大肆搶掠，放火焚燒其巢穴，獲得牛馬、駱駝七千有餘，逶迤方圓四十里，又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勞被拜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

衛馬軍都虞候。

康定二年春，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路兵西討，詔福詣涇原計事。會安撫副使韓琦行邊趨涇原，聞元昊謀寇渭州，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得萬八千人，使福將之。以耿傅參軍事，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部從福節制。琦戒福等并兵，自懷遠城趨得勝寨，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寨相距纔四十里，道近粮餉便，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邀擊之。

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落川，相距隔山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追奔至籠竿城北，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傅山欲據勝地。俄伏發，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决鬥，槍中左頰，絶其喉而死。

乃并兵攻觀、英。戰既合，王珪自羊牧隆城引兵四千，陣于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

又改任侍衛馬軍都虞候。

康定二年春天，朝廷要發涇原、鄜延兩路兵向西征討，詔命任福到涇原計議軍事。適逢安撫副使韓琦巡邊來到涇原，聽説元昊預謀入侵渭州，韓琦立即又趕往鎮戎軍，盡出其兵，又招募敢死勇猛者得到一萬八千人，使任福統領。又以耿傅參預軍事，以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爲先鋒，鈐轄朱觀、都監武英、涇州都監王珪各以所率的部隊聽從任福節制。韓琦告誡任福等要合并兵力作戰，自懷遠城趕往得勝寨，至羊牧隆城，出兵於敵後。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則糧餉便利，經過度量形勢認爲不可與其戰，則據險設伏，準備待其返回時再對其發起攻擊。

任福領輕騎數千，奔赴懷遠城的捺龍川，路遇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人激戰於張家堡南，斬敵人首級數百。夏人棄去馬羊駱駝佯敗，桑懌引兵追之，任福緊跟其後。諜報傳來説敵兵人少，任福等認爲戰勝他們很容易。天快黑的時候，與桑懌合兵一處屯駐於好水川，朱觀、武英屯駐龍落川，相距隔山僅五里，約好第二天會兵於川口。走的路已經很遠了，所以糧草不繼，戰士和馬匹已經缺食三天了。一直追至籠竿城北，遭遇夏軍，順川前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中了敵計，然而勢不可留，衹好上前格戰。桑懌馳馬上前直衝其前鋒，任福布陣尚未成列，賊兵已縱鐵騎衝突而來，自辰時至午時，陣被衝動，衆人走向山坡想占據有利地形，很快敵人的伏兵發出，從山背向下攻擊，許多士卒都墜落高崖深溝，相互覆壓。桑懌、劉肅戰死。敵人分兵數千，截斷官軍後路，任福力戰，身中十餘箭。有個小校名爲劉進者，勸任福自己逃走。任福説："我身爲大將，兵敗，衹有以死報國而已。"説完揮四刃鐵簡，挺身决鬥，被敵人長槍刺中左頰，斷喉而死。

敵人合并兵力來攻打朱觀、武英。合戰後，王珪自羊牧隆城領兵四千，列陣於朱觀軍之西；渭州駐泊都監趙津率瓦亭騎兵二千接踵而至，王珪屢出攻擊敵陣，然敵陣堅不可破，武英重傷，不能指揮軍隊。敵兵來的更多，官軍開始大潰

遂大潰，英、津、珪、傳皆死；內殿崇班訾賨、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亦戰没；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唯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敵引去，與福戰處相距五里，然其敗不相聞也。福子懷亮亦死之。

敗，武英、趙津、王珪、耿傳皆戰死；內殿崇班訾賨、西頭供奉官王慶、侍禁李簡李禹亨劉鈞也都陣亡；軍校死者數十人，士兵死去的有六千餘人。惟有朱觀以千餘名士兵占據一處有短墻的民宅，用弓箭手向四面猛射，敵不能近，堅持到了天黑，敵軍衹好退去，其地與任福作戰之處相距僅有五里，然而任福已敗却不知道。任福的兒子任懷亮亦陣亡。

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奏至，帝震悼，贈福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賜第一區，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母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爲琅琊郡夫人，録其子及從子凡六人。

當時元昊傾國來入侵，任福臨敵受命，而所統率的軍隊都不是素日所撫御之兵，再加上兵分勢散，所以纔致此大敗。奏報到京，皇帝深感震驚和悲悼，贈任福爲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賞賜住宅一處，月給其家錢三萬，粟、麥四十斛。追封其母爲隴西郡太夫人，妻爲琅琊郡夫人，録其子與從子共六人。

王珪

王珪，開封人也。少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年十九，隸親從官，累遷殿前第一班押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

王珪，開封人。少時便有拳勇，善騎射，能用鐵杵、鐵鞭。十九歲時隸屬親從官，多次升遷爲殿前第一班押班，再升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

康定初，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三千騎爲策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敵圍之數重，珪奮擊披靡，獲首級爲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許。城中惟縋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擊之，可得志也。"復馳入，有驍將持白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胸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鞭擊殺之。一軍大驚，遂引去。珪亦以馬中箭而還，仁宗特遣使撫諭之；然以其下死傷亦多，止賜名馬二匹，黄金三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

康定初，元昊入侵鎮戎軍，王珪率領三千騎兵爲策先鋒，從瓦亭至師子堡，被敵兵包圍了數重，王珪奮起進擊，所向披靡，斬獲敵首最多。叩鎮戎城，請增兵，不給。城裏衹從城墻上用繩子縋糧食和乾糧接濟。軍士吃飽了，王珪對其部下説："兵法上説，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們兵少，等到快天黑我們再進攻，就可以得手。"又騎馬跑了回來，敵人有一驍勇之將將白旗扎在長槍上駡着説："誰敢與我對敵！"槍直刺王珪的前胸而傷了右臂，王珪左手揮杵擊碎其腦袋。接着又有一敵將持槍衝來，王珪用臂挾住其槍，以鞭將其擊殺。敵人一軍大爲震動，於是就退走了。王珪也因馬中箭而回，仁宗特意派使者前來撫諭；然而因部下死傷也多，衹賞賜名馬兩匹，黄金三十兩，裹創傷的細絹百匹；又下詔明白宣講他在塞下的功勞，以激勵諸將。

是歲，改涇原路都監。明年，爲本路行營都監，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誅殺。尋至黑山，焚敵族帳，

那年，改任涇原路都監。第二年，又任本路行營都監，將刻有金字的處置牌賜與他，使得他有專殺之權。不久到了黑山，焚燒敵人族帳，斬

獲首級、馬駝甚衆。會敵大入，以兵五千從任福屯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圍中，望見麾幟猶在，珪欲援出之，軍校有顧望不進者，斬以徇。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馬中鏃，凡三易，猶馳擊殺數十人。矢中目，乃還，夜中卒。

珪少通陰陽術數之學，始出戰，謂其家人曰："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今恐不得還。我死，可速去此，無爲敵所仇也。"及敵攻瓦亭，購甚急，果如所料。鎮戎之戰，以所得二槍植山上，其後邊人即其處爲立祠。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安康郡君，録其子光祖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後爲東上閤門使；光世，西頭供奉官；光嗣，左侍禁。

獲敵人首級、馬駝甚多。適逢敵人大舉入侵，王珪帶兵五千隨從任福屯駐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皆敗。任福陷於敵人重圍中，遠遠望見任福指揮的旗幟猶在，王珪想援救其出圍，軍校裏有觀望不進者，將其斬首示衆。接着又東望而再拜說："不是我負了國家，實在是臣力有未逮，祇有以死相報。"又加入戰鬥，殺敵數十百人，鐵鞭彎曲，手掌盡裂，却奮擊自若。因馬中箭，共换馬三次，還奔馳殺敵數十人。被箭射中眼睛，不得以乃還，於午夜去世。

王珪少時便通陰陽術數之學，開始準備出征，便對其家人説："我前後大小二十餘戰，殺敵多矣，這次恐怕不得還。我死後，可速離開這裏，不要被敵人所仇恨報復。"等到敵人攻破瓦亭，便懸賞緝拿甚急，果如王珪所料。鎮戎之戰，以所獲得的兩杆槍插立於山上，其後邊境之人就在其插槍處爲其建立祠堂。贈金州觀察使，追封其妻子爲安康郡君，録其子王光祖爲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後爲東上閤門使；王光世，爲西頭供奉官；王光嗣，爲左侍禁。

武英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密，隨劉繼元歸朝，仕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戰，没于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録英爲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爲忻、代州同巡檢。會州將出獵，因留帳飲，英曰："今空郡而來，萬一敵乘間入城，奈何?"既而敵百餘騎果入寇，英領衆左右馳射，悉禽獲之。以功遷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右侍禁、閤門祗候，爲環州都巡檢使，徙洪德寨主，又徙慶州柔遠寨。

元昊寇延州，英主兵攻後橋，以分敵勢。擢内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破黨平族，又從任福破白豹城，遷禮賓副使，尋兼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合諸將戰張家堡，斬首數十百，敵棄羊馬僞遁。諸將皆趨利争進，英以爲前必有伏，衆不聽，已而伏發。

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父親武密，隨劉繼元歸降宋朝，官至侍禁、鎮定同巡檢。與契丹作戰，陣亡於望都，贈西京左坊使，録用武英爲三班借職，以右班殿直爲忻州、代州同巡檢。適逢州裏的將領們出野外打獵，因而留他在帳裏飲酒，武英説："今天空城而來，萬一敵人乘機入城，怎麽辦?"不久百餘敵騎果然入侵，武英率領衆人左右馳馬射敵，全部將其擒獲。以功升遷爲左班殿直、監雄州榷場，改任右侍禁、閤門祗候，爲環州都巡檢使，調任洪德寨主，又移任慶州柔遠寨。

元昊進犯延州，武英率兵進攻後橋，以分敵勢。升爲内殿承制、環慶路駐泊都監。後攻破黨平族，又隨從任福破白豹城，升遷爲禮賓副使，很快又兼任涇原行營都監。與任福會合諸將作戰於張家堡，斬敵首數十百級，敵人捨棄羊馬僞作逃遁。諸將都覺得有利而競相追擊，武英認爲前面必有埋伏，衆將不聽，後來果然中伏。任福等

福等既敗，英猶力戰，自辰至申，矢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録其子三班奉職永符爲東頭供奉官、閤門袛候；永孚，西頭供奉官；永昌，左侍禁。侄永保，右班殿直；永錫，三班奉職。

敗後，武英仍在奮力作戰，自辰時至申時，直到箭盡遇害。贈邢州觀察使。録其子三班奉職武永符爲東頭供奉官、閤門袛候；武永孚，爲西頭供奉官；武永昌，爲左侍禁。侄子武永保，爲右班殿直；武永錫，爲三班奉職。

桑懌

桑懌，開封雍丘人。勇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有謀略。其爲人不甚長大，與人接，常袛畏若不自足，語言如不出其口，卒遇之，不知其勇且健也。兄慥，舉進士，有名。懌以再舉進士，不中。

桑懌，爲開封雍丘人。生來就勇力過人，善用劍及鐵簡，并且有謀略。身材不甚高大，與人接觸，常常顯得畏縮而不自信，而且拙於語言，初一相遇，不知其既勇且健。其兄桑慥，考中進士，有名氣。桑懌以再考進士，不中。

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百姓走避水者，遂棄其粟而載之，得皆不死。歲饑，聚人共食其粟，盡而止。後徙居汝、潁間，耕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

曾經遭遇大水，家有粟米兩倉，準備用船載走，見百姓紛紛走避大水，於是放棄載粟而改載百姓，使那些百姓全都得以不死。年景饑荒，桑懌聚人共食其家存粟，直到食盡爲止。後來又移居於汝州、潁州之間，耕種龍城廢田數頃以自給。

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奸，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脱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里中盜尸衣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

諸縣多有盜賊，桑懌自請擔任耆長，得以往來察看奸盜之事，因而又招來里中惡少年告誡説："盜不可爲，我不容許你們那樣做。"不久，里中有老父的兒子死了尚未入殮，有盜夜脱其衣而去，父不敢到縣裏去告。桑懌懷疑一個叫王生的少年，夜入其家，得其衣服，不使他知道。第二天，見到後問他説："你答應我不做盜賊，如今里中有盜死尸衣服的，不是你嗎?"少年變色，即推仆於地，捆縛起來，質問其共盜者的姓名，全都送往縣裏，皆服罪。

嘗之郟城，遇尉出捕盜，招懌飲酒。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甚，陽爲不知，將去。懌曰："賊在此，欲何之?"乃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盡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補郟城尉。

曾去郟城，遇到一尉出去捕盜，招桑懌飲酒。酒後與之同行，行至賊盜藏身之地，尉很膽怯，佯裝不知，將要離去。桑懌説："賊盜就在這裏，你想怎麽樣?"乃下馬，獨自格殺數人，餘皆縛之。又聽説襄城有盜十餘人，獨提一劍前往，殺數人，盡縛其餘衆，使汝旁的縣裏也没了盜賊。京西轉運使奏其事，被補授爲郟城尉。

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奏移澠池尉。群盜保青灰山，時出攘

天聖年間，河南諸縣多盜，轉運使上奏移任他爲澠池尉。群盜保青灰山，不時出來搶劫。有

剽。有宿盜王伯者，尤爲民害，朝廷每授巡檢使，必疏姓名使捕之。懌至官，巡檢僞爲宣頭以示懌，牒招致之。懌不知其僞也，因挺身入賊中，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伯遂與懌出至山口，爲巡檢伏兵所執，懌幾不免。懌曰："巡檢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巡檢俘獻京師，而懌不復自言。朝廷知之，爲黜巡檢，擢懌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宿盜名爲王伯者，尤爲害民，朝廷每次授此地的巡檢使，必注王伯的姓名使捕之。桑懌去上任至官署，巡檢僞造稱爲宣頭的旨意讓桑懌看，用書札招桑懌去。桑懌不知其僞，因而挺身入賊中，與王伯同起卧，十餘日，王伯於是與桑懌出至山口，被巡檢的伏兵所拘捕，桑懌幾乎不能幸免。桑懌説："巡檢不過是害怕無功罷了。"即以王伯付與巡檢，使巡檢自己爲功。巡檢獻俘京城，而桑懌也不再自己言説。朝廷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罷免了巡檢，提升桑懌爲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爲具飲食，如事群盜。懌歸，閉柵三日，復往，自携具就媪饌，而以餘遺媪，媪以爲真盜。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一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媪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强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明道末，京西發生旱蝗災害，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桑懌至京師，授給其賊的名姓，使其前往緝捕。桑懌説："盜賊畏懼我的名聲，聽説後必然潰散，潰散後就再難以得到了，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告誡軍吏不得有一人擅出。居數日，軍吏不知要幹什麽，數次請求出外自願效力，仍不許。夜裏，桑懌與數名士卒换上盜賊服飾出外，按照盜賊的痕迹與所曾去之處。進入民家，民皆逃走，衹有一老媪留下，爲他們做飯，如同奉侍賊盜。桑懌歸，又閉柵三日，復往，自帶餐具去吃老媪做的飯，而以剩餘的送給老媪，老媪以爲是真强盜。乃稍微接近老媪，與其談話説及群盜，老媪説："他們聽説桑殿直來了，都逃跑了。近日又聽説閉營不出，知其不值得害怕，現在又都回來了，某人就在某處。"桑懌又等了三天，送厚禮給老媪，於是就如實相告説："我就是桑殿直，請爲我觀察其實際情況而不要泄露了我的秘密，千萬小心。"過後三日再來，於是媪已盡得盜賊居住的確切地點如實地告訴了他。桑懌第二天分派部署軍士，全部擒獲諸盜，其中最爲强悍的，由桑懌親自騎馬追趕，士卒都來不及隨從，衹有四騎追之，追上後與賊相接，桑懌手殺三人。共計二十三名强盜，一日皆獲。

還京師，樞密吏求銀，爲致閤門祗候。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功狀，止免其短使而已。除兵馬

回到京師，樞密院的官吏向他索求銀子，説是爲了使他能升任閤門祗候。桑懌説："用賄賂得官，并非我想得到的，况且我貧而無銀；就是有銀子，這樣做那也絶對不行。"那個官吏發怒，

監押，未行，會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以歸己上者。或譏以好名，懌嘆曰："士顧其心如何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益辭之，不許。

隱匿其立功情況，祇免去這次短暫的使命。授以兵馬監押的官銜，未等上任起程，恰逢宜州蠻叛亂，殺死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服，因此命桑懌前往，全都手殺他們。得勝還朝後，乃授閤門祗候。桑懌說："這次征討，并非全是我的功勞，職位有在我之上者，我是其輔佐。今天人家還留在那裏我却回了京師，我得到厚賞而他則得的却很輕，能不懷疑我蓋其功而自誇嗎？接受了，會讓我內心慚愧。"將要把賞賜讓給自己的上司。有人譏諷其好名，桑懌嘆氣說："不知別人的心是如何想的，我祇是自信其心而行，若想避名，則好事都不能做了。"於是更加堅决的推辭，朝廷不許。

寶元初，遷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薦其有勇略，遷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逾月，徙涇原路，屯鎮戎軍，與任福遇敵于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子湜皇城使。

寶元初，遷任爲西頭供奉官、廣西駐泊都監。元昊反，參知政事宋庠舉薦其有勇有謀，被調任爲內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過了一個月，移任涇原路，屯駐鎮戎軍，與任福遇敵於好水川，力戰而死。贈解州防禦使；兒子桑湜爲皇城使。

耿傅

耿傅字公弼，河南人。祖昭化，爲蜀州司户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大駡，至斷手足，不屈而死。

耿傅字公弼，河南人。祖父耿昭化，曾爲蜀州司户參軍。盜賊占據了城池，想要威脅利誘許以官職，耿昭化大駡，直至斷去手足，不屈而死。

傅少喜俠尚氣，初以父蔭爲三班奉職，換伊陽縣尉，歷明州司理參軍，遷將作監丞、知永寧縣。河南守宋綬薦其材，遷通判儀州，徙慶州。時議進兵西討，以傅督一道糧饋。

耿傅少年時便喜俠義而尚義氣，一開始以父蔭爲三班奉職，又換爲伊陽縣尉，歷任明州司理參軍，調將作監丞、永寧縣知縣。河南太守宋綬薦其有才能，遷任儀州通判，再調慶州。當時商議進兵西討，讓耿傅督運一道糧餉。

會元昊入寇，參任福行營軍事，遇敵姚家川，諸將失利，敵騎益至，武英勸傅避去，傅不答。英嘆曰："英當死，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死？"朱觀亦白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指顧自若，被數創，乃死。

適逢元昊入侵，參預任福行營軍事，與敵軍相遇於姚家川，諸將皆失利，敵騎越來越多，武英勸耿傅走避，耿傅不答。武英嘆氣說："我武英是應該死的，你是文官，没有軍事責任，爲什麼要與我武英一塊兒死哩？"朱觀也告訴耿傅稍避一下賊的鋒芒，而耿傅更加向前，指點顧盼自若，被敵傷數處，乃死。

始，傅與觀營籠落川，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敵大軍遇，深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

開始，耿傅與朱觀扎營籠落川，夜裏寫信給任福，說以其日之小勝，前邊要與敵人大軍相遇，深深的認爲應以持重戒之。自寫而信後題朱

中。傅死後，韓琦得其書於隨軍孔目官彭忠，奏上之。詔贈傅右諫議大夫，官其子瑗爲太常寺太祝，璩爲太常寺奉禮郎，璋爲將作監主簿，珪試秘書省校書郎，琬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

王仲寶字器之，密州高密人。初爲刑部史，補齊州章丘尉。以捕群盜六十餘人有功，用開封府判官鞠仲謀薦，召對，改右班殿直，爲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左班，徙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磁州名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輩，凡四十人。

夜有盜叩户外乞降，左右欲殺之，爲首級論功，仲寶不可，納舍中使寢。擢閤門祇候，命乘驛捕登州海賊百餘人，獲之。還，爲河北提舉捉賊，又捕斬百餘人。知信安軍，復爲河北提舉捉賊。有盜百餘依西山，官軍不能捕，仲寶悉招出，隸軍籍，奏以自隨。徙澤潞晋絳慈隰、威勝軍巡檢使，至官才八日，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累賜金帛、緡錢。使契丹，積遷内殿承制。

天聖初，知鎮戎軍，改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獲首領百五十、羊馬七千，詔獎其功。凡五年，還，巡護惠民河堤岸，遷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知麟州。會鎮戎軍蕃族内寇，徙涇原路鈐轄，復知鎮戎軍，又徙原、環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徙并、代州鈐轄，改西上閤門使。建言："緣邊博糴，屬羌苦之，數逃去。請寬其法，使得復業，以捍邊境。"久之，遷東上閤門使。

元昊寇延州，仲寶將兵至賀蘭

覲名，然後送致任福軍中。耿傅死後，韓琦得其書信於隨軍孔目官彭忠之手，奏送上去。下詔贈耿傅爲右諫議大夫，任其子耿瑗爲太常寺太祝，耿璩爲太常寺奉禮郎，耿璋爲將作監主簿，耿珪試任秘書省校書郎，耿琬爲同學究出身。

王仲寶字器之，爲密州高密人。初爲刑部史，又補爲齊州章丘尉。因捕群盜六十多人立功，由開封府判官鞠仲謀的舉薦，召其入京應對，然後改任右班殿直，爲鎮、定、保、深、永寧、天雄六州軍巡檢。又以捕賊的功勞，遷升爲左班殿直，調任河北西路提舉捉賊，擒獲磁州名賊王遇仙、博州孫流油之輩，共計四十人。

夜裏有賊叩門於户外乞求投降，左右之人想要殺了賊，用其首級來論功請賞，仲寶不答應，并將賊納入房中使其睡覺。後提升爲閤門祇候，再命其乘坐驛馬去捕登州海賊百餘名，全部捕獲。返回後，又任其爲河北提舉捉賊，又捕殺賊盜百餘人。調任信安軍知軍，復任河北提舉捉賊。有賊盜百餘人依恃西山險要，官軍不能捕，仲寶將其全部招降，并編入軍隊，奏請自帶。又調任澤、潞、晋、絳、慈、隰及威勝軍巡檢使，到任僅八天，捕獲太行山宿賊八十人。多次受賜金帛、緡錢。後又出使契丹，積功升爲内殿承制。

天聖初，爲鎮戎軍知軍，改任供備庫副使。破康奴族，獲其首領一百五十、羊馬七千，皇帝下詔書褒獎其功。此處在任一共五年，回京後，巡護惠民河堤岸，遷升供備庫使、麟府路兵馬鈐轄、麟州知州。恰逢鎮戎軍蕃族内侵，調任他爲涇原路鈐轄，復任鎮戎軍知軍，再調原、環二州，以西京左藏庫使、惠州刺史知利州，再移任并、代州鈐轄，改爲西上閤門使。建議説："緣邊博買，屬我們管轄的羌人却苦於這種政策，數次逃去。請寬其法，使得羌人復業，以利捍衛邊境。"過了很久，又遷升東上閤門使。

元昊入侵延州，仲寶率兵至賀蘭谷，以分兵

谷，以分兵勢，敗蕃將羅逋于長雞嶺。還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爲涇原路總管、安撫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六盤山，俘馘數百人。

時任福大敗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于姚家堡，仲寶以兵救之，拔觀出圍，乘以從馬。時諸將皆没，獨仲寶與觀得還。徙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未幾，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復賜詔獎諭，徙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仲寶武幹未衰，奏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知代州，除左屯衛大將軍致仕，卒。

論曰：元昊乘中國弛備，悉衆寇邊，王師大衄者三，夫豈天時不利哉？亦人謀而已。好水之敗，諸將力戰以死。噫，趨利以違節度，固失計矣，然秉義不屈，庶幾烈士者哉！

勢，打敗蕃將羅逋於長雞嶺。遷爲四方館使，領濮州團練使，又爲涇原路總管、安撫副使兼管勾秦鳳路軍馬事。與西羌戰於六盤山，俘獲爲記功被割去耳朵的西羌人數百名。

當時任福大敗於好水川，別將朱觀被圍於姚家堡，仲寶帶兵去救援，救朱觀出重圍，讓其乘騎從馬。當時諸將都戰没，惟獨仲寶和朱觀得以生還。調任環慶路副都總管、知慶州。没多久，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破金湯城，皇上又賜詔獎諭，移任澶州副總管。安撫使范仲淹以王仲寶武功才幹未衰，奏請留之。明年，以磁州防禦使任代州知州，後授左屯衛大將軍退休，後去世。

論曰：元昊乘中國邊備鬆弛，集全部兵力來入侵邊境，王師大敗三次，是天時不利嗎？也是人謀而已。好水川之敗，諸將力戰而死。噫，趨利而有違節度，固然有失計策；然其個個都秉義不屈，差不多可以稱爲烈士啊！

宋史卷三百二十六

列傳第八十五

景泰　王信　蔣偕　張忠　郭恩
張岊　張君平　史方　盧鑑　李渭
王果　郭諮　田敏　侍其曙　康德輿　張昭遠

景泰

景泰字周卿，普州人。進士起家，補坊州軍事推官。後以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慶州，即上言："元昊雖稱臣，誠恐包藏禍心。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虞。"三疏不報。俄元昊反，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遷都官、知成州，奏《平戎策》十有五篇。

景泰字周卿，爲普州人。由進士起家，補授坊州軍事推官。後以尚書屯田員外郎任慶州通判，隨即就向上奏言："元昊雖然稱臣，恐怕内裏包藏禍心。應當選主將，練士卒，修城池，儲資糧，以備不測。"三次上疏没有回音。很快元昊反叛，又上《邊臣要略》二十卷。遷任都官、成州知事，又上奏《平戎策》十五篇。

會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換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徙原州。元昊衆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敗没，敵騎逾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迥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敵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欲退守彭陽，泰弗許，乃依山而陣。未成列，敵騎來犯，泰陰遣三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爲疑兵。敵欲遁去，將校請進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斬首千餘級。以功遷西上閤門使、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久之，領忠州刺史，徙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卒。

恰逢有舉薦景泰爲知曉軍事者，皇上召對後認爲很合意，换任爲左藏庫使、知寧州。任福敗，調任原州。元昊發兵十萬，兵分兩路，一路出劉璠堡，一路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增援劉璠堡，與敵戰於崆峒北，兵敗陣亡，敵騎越過平涼，至潘原。景泰率兵五千，從小道趕赴潘原，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迥逗留不進，景泰將其斬首示衆。與敵遭遇於彭陽西，裨將夏侯觀想退守彭陽城，景泰不允許，乃依山而列陣。未等成列，敵騎已前來進攻，景泰派遣三百騎，分爲左右兩翼，張旗幟爲疑兵。敵人要逃走，將校們請求進行追擊，景泰制止不許，并派遣士兵搜山，果然搜出伏兵，與之交戰，斬首千餘級。以功升遷爲西上閤門使 、知鎮戎軍兼兵馬鈐轄。過了很久，領任忠州刺史，再調任秦鳳路馬步軍總管，後去世。

子思立，熙寧中屢有戰功，爲引

兒子景思立，在熙寧年間屢有戰功，官爲引

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與董氈部兵戰，没。後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擊瀘州夷人，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繼死王事，人皆憐其忠。

王信

王信字公亮，太原人。家故饒財，少勇悍。大中祥符中，盜起晉、絳、澤、潞數州，信應募籍軍，與其徒生擒賊七十人，累以功補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表薦，召閱其藝，遷御前忠佐，領河中府、同幹鄜延丹坊州慶成軍管界捉賊，又遷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

康定初，劉平、石元孫戰于三川，信以所部兵薄賊，斬首數十級。遷捧日都虞候，改西京作坊使、知鎮戎軍，徙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傅城，軍吏氣懾。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戰，失其前鋒，因按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獲首級、馬牛居多。遷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信出兵拒敵，俘斬甚衆。進保州刺史，就遷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爲本路招討副使。累遷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徙高陽關路。

王則反貝州，用安撫使明鎬奏，爲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則遁，信率兵執則而還，餘黨自焚死。拜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爲步軍副都指揮使，未至，卒。贈武寧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

蔣偕字齊賢，華州鄭縣人。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邪？"曰："情

進使、忠州防禦使、知河州，在與董氈部大戰中，陣亡。後來景泰的另一個兒子景思忠以左藏庫副使、遂州駐泊都監在攻擊瀘州夷人的戰鬥中，陷於羅箇暮山下。兄弟相繼死於王事，人們都憐其忠誠。

王信字公亮，是太原人。家裏過去就很有錢財，少時勇悍。大中祥符年間，盜賊蜂起於晉、絳、澤、潞數州，王信應招募參軍，與其徒生擒盜賊七十人，積功補授龍、神衛指揮使。部使者上表舉薦，召他閱視武藝，遷爲御前忠佐，領任河中府、同幹鄜州延州丹州坊州與慶成軍管界捉賊使，又遷爲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

康定初，劉平、石元孫作戰於三川，王信以所率領的士兵直逼賊敵，斬首數十級。遷升捧日都虞候，又改任西京作坊使、鎮戎軍知事，再調保安軍兼鄜延路兵馬都監。剛到任那天晚上，敵人大軍號稱數萬接近守城，軍士官吏都被敵人來勢洶洶的氣勢所震懾。王信親自率領勁兵兩千，夜出南門與敵作戰，失去了前鋒的踪影，因而按兵不動。等到黎明時，潛上東山整頓人馬，然後乘勢而下，將敵人擊走，斬殺敵首、繳獲其牛馬很多。升遷爲鈐轄兼經略、安撫、招討都監，領任貴州刺史。葛懷敏戰敗，王信出兵迎擊敵人，殺死和俘獲的都很多。進爲保州刺史，就地遷爲馬步軍都總管。四路置招討使，遂爲本路招討副使。多次調遷爲馬步軍都虞候、象州防禦使，移任高陽關路。

王則造反於貝州，由於安撫使明鎬的保奏，調王信爲貝州城下都總管。城破之後，王則逃走，王信率兵追趕將王則擒獲而還，餘黨自焚而死。王信被拜爲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召爲步軍副都指揮使，未等到任，去世。贈武寧軍節度兼侍中。

蔣偕字齊賢，爲華州鄭縣人。幼年貧窮，却早立志向。父親有病，曾自割股肉和藥爲父治療，父親病愈，質問他説："這莫非就是孝嗎?"

之所感，實不自知也。”舉進士，補韶州司理參軍，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

密州豪人王澥使奴殺一家四人，偕當澥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欲寬澥，判審刑院宋庠與偕持之不從，偕以是知名。

陝西用兵，數上書論邊事，遷秘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粮。逾年，爲沿邊計置青白鹽使。用龐籍、范仲淹薦，改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知汾、涇二州，徙原州。邊民苦屬户爲鈔盗，偕得數輩，腰斬境上，盗爲息。遷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奴諸族數爲寇，偕潜兵伺之，斬首四百，擒酋豪，焚帳落，獲馬、牛、羊千計。所俘皆刳割磔裂于庭下，坐客爲廢飲食，而偕語笑自若。徙華州兵馬鈐轄。

湖南蠻唐和内寇，徙潭州鈐轄。賊平，知忻州，徙冀州。坐擅率粮草，降知霸州。逾年，徙恩州，領韶州刺史。屬兵粮乏絶，朝廷方募民入粟，增虚直，給券詣京師射取錢貨，謂之交鈔，患未有應令者，偕使州倉謬爲入粟數，輒作鈔，遣屬官持至京師轉貿，得緡錢以補軍食。爲御史彈奏，降知坊州。

儂智高反，除宫苑使、韶州團練使，爲廣南東西路鈐轄。賊方圍廣州。偕馳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未集，會儂智高徙軍沙頭，安撫楊畋檄偕焚粮儲，退保韶州。坐此，降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命未至，軍次賀州太平場，賊夜入營，襲殺之。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他說：“情之所感，實在是連自己也不知道。”後來考中進士，補授爲韶州司理參軍，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爲大理寺詳斷官。

密州的豪强王澥指使家奴殺死一家四口，蔣偕判决王澥及其家奴都大辟。宰相陳堯佐想要從寬判處王澥，判審刑院宋庠與蔣偕堅持不從，蔣偕以這件事而知名。

陝西用兵，蔣偕數次上書論説邊防之事，遷爲秘書丞、通判同州，計置陝西錢糧。過了一年，又爲沿邊計置青白鹽使。由於龐籍、范仲淹的舉薦，改任北作坊副使、環慶路兵馬都監，歷任汾、涇二州知州，又調原州。邊民苦於一些屬户當强盗，蔣偕拘捕了許多强盗，腰斬於境上，强盗横行之風纔得以止息。蔣偕又升遷爲北作坊使兼本路鈐轄，明珠、康奴諸族數次四出劫掠，蔣偕暗中出兵在要道等候着，最後斬殺其四百人，擒獲其頭領，焚燒其帳落，獲得馬、牛、羊以千計。并把所有的俘虜剖割支裂於大庭之下，坐客爲之廢飲食，而蔣偕却談笑自若。又調任華州兵馬鈐轄。

湖南蠻唐和内侵，蔣偕調任潭州鈐轄。賊寇被平服後，調知忻州，再移任冀州。因擅自改變糧草徵收的標準，而被降知霸州。過了一年，調恩州，領任韶州刺史。緊接着下面的兵卒糧餉乏絶，朝廷纔招募民衆將粟糧賣給官府，增虚值，發給證券到京師去領錢貨，稱作交鈔，擔心没有響應命令者，蔣偕使州倉故意錯爲入倉的粟米數量，即時换作交鈔，派遣屬官持交鈔至京師將領取的錢貨轉貿，得緡錢以補充軍士食用。被御史所彈奏，降知坊州。

儂智高造反，授蔣偕爲宫苑使、韶州團練使，爲廣南東西路鈐轄。賊寇正包圍廣州。蔣偕乘驛站的車馬飛馳十七日至城下。戰士尚未集結，恰逢儂智高移軍沙頭，安撫使楊畋傳令蔣偕燒去糧儲，退保韶州。因此獲罪，降爲潭州駐泊都監，再降北作坊使、忠州刺史。任命尚未到達，軍隊已到賀州太平場，賊敵夜裏襲營，入而殺之。死後贈武信軍節度觀察留後。

初，偕入廣州，即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步兵馘平民以幸賞，可斬也。"簡曰："安有團練使欲斬侍從官？"偕曰："斬諸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卒以輕肆敗。

當初，蔣偕入廣州，即數説知州仲簡説："你留兵自守，不襲擊賊敵，又縱使步兵割平民的耳朵以邀功請賞，真可斬也。"仲簡説："哪有團練使想斬侍從官的？"蔣偕説："斬諸侯劍在我手裏，何論侍從！"左右勸解，纔停止了。但最終以輕妄放肆而敗。

張忠

張忠，開封人。初隸龍騎備征，選爲教駿。有軍校恣掊斂，忠毆殺之，坐配鼎州。既遁去爲盜，復招出，隸龍猛軍，以材武補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攻破堡寨，殺劇賊張海、郭邈山。從平恩州，功第一，累遷如京使、資州刺史，歷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

張忠，開封人。起初隸屬於龍騎備征，被選爲教駿。有軍校恣意搜括聚斂，張忠將其毆打致死，坐罪被發配鼎州。既而逃跑去做了强盗，又被招降而出，隸屬於龍猛軍，以其才能和武功被補授爲三班借職、陝西總管司指使。數次攻破堡寨，殺劇賊張海、郭邈山。隨從平定恩州，立功第一，多次升遷爲如京使、資州刺史，歷任真定府、定州、高陽關、京東西路兵馬鈐轄。

儂智高反，就移廣東，領英州團練使。初，智高圍廣州，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人據邊渡村，扼賊歸路，忠奪而將之。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若曹勉之。"於是不介騎而前。會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濘，不能奮，遂中標槍死。録其父率府副率致仕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爲河内郡夫人；弟愿遷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官其子永壽、永吉、永德及其婿劉錞凡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儂智高造反，就移廣東，領任英州團練使。起初，儂智高圍廣州，當時洪州駐泊都監蔡保恭及知英州蘇緘以兵八千據守邊渡村，扼守賊敵的歸路，張忠將其奪而領導。對其下屬説："我在十年前是一健兒，以戰功當上了團練使，你們自勉吧。"於是不依賴騎兵而自己向前。恰逢先鋒遇見賊寇而逃奔，張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入泥濘，不能奮起，於是中敵標槍而死。朝廷録其父以率府副率退休的餘慶爲左監門衛大將軍，賞賜住宅一處，給半俸終身；封其母爲河内郡夫人；弟弟張愿遷升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官其子張永壽、張永吉、張永德及其女婿劉錞共四人；封長女爲清河縣君。

郭恩

郭恩，開封人。初隸諸班，出爲左侍禁、閤門祗候，歷延州西路都巡檢、環州肅遠寨主，累遷内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古渭州路，爲前鋒，斬首九百餘級，擢崇儀副使。會掌烏族叛，又率兵攻討，斬首八十五級，遷六宅副使。累勞，補崇儀使，爲秦隴路兵馬鈐轄，徙并、代州鈐

郭恩，爲開封人。初始隸屬於諸班，出任左侍禁、閤門祗候，歷任延州西路都巡檢、環州肅遠寨主，多次調遷爲内殿承制、秦鳳路兵馬都監。開闢古渭州路，做爲先鋒，斬敵首九百餘級，提升爲崇儀副使。適逢掌烏族叛亂，又率兵攻討，斬敵首八十五級，遷升六宅副使。累積功勞，補授崇儀使，任命爲秦隴路兵馬鈐轄，調任并、代州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

轄，管勾麟府軍馬事。

夏人歲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穫時，輒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每戒邊將，斂兵河東毋與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屯，至三月然後去。通判并州司馬光行邊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無寇迹。是時，知麟州武戡、通判夏倚已築一堡爲候望，又與光議曰："乘敵去，出不意可更增二堡，以據其地。請還白經略使，益禁兵三千、役兵五百，不過二旬，壁壘可城。然後廢横戎、臨塞二堡，徹其樓櫓，徙其甲兵，以實新堡，列烽燧以通警急。從衙城紅樓之上，俯瞰其地，猶指掌也。有急，則州及横陽堡出兵救之；敵來耕則驅之，種則蹂踐之；敵盛則入堡以避。如是，則堡外必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內晏然矣。"籍遂檄麟州如其議。

夏人年年入侵屈野河西地，至耕種和收穫時，總是屯兵河西以誘官軍。經略使龐籍經常告誡邊將，收斂兵力駐扎河東不與其作戰。嘉祐二年，自正月出外屯駐，至三月然後離去。通判并州的司馬光巡行邊疆至河西白草平，數十里内没賊寇的踪迹。當時，任知麟州的武戡、通判夏倚已築起一座堡壘做爲駐守瞭望之用，又與司馬光商議說："乘敵人離去，出其不意可以增築二堡，用以占據其地，請您回去跟經略使講一下，給我們再增加禁兵三千、役兵五百，用不了二十天，兩座城堡可成。然後再廢去横戎、臨塞二堡，撤其瞭望高臺，移其甲兵，用以充實新堡，再設置烽烟燧火以通警急警報。從府衙駐扎的城頭紅樓之上，俯瞰其地，就如觀己指掌清晰可見。遇有警急，則州裏及横陽堡出兵救之；敵人若來耕作則驅趕之，播種則蹂踐之；敵人來的人多則入堡躲避。如果照這樣做，則堡外必然不敢耕種，州西五六十里之内就安逸了。"龐籍得報後隨即傳檄書給麟州讓照此辦理。

五月，恩及武戡、走馬承受公事內侍黄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往按視之。會詗者言，敵兵盛屯沙黍浪，恩欲止不行。道元怒，以言脅恩，夜率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甲者半，循屈野河北而行，無復部伍。夏人舉火卧牛峰，戡指以謂恩曰："敵已知吾軍至矣。"道元曰："此爾曹故欲沮我師。"及聞鼓聲，道元猶不信。行至谷口，恩欲休軍，須曉乃登山。道元奮衣起曰："幾年聞郭恩名，今日懦怯與賈逵何殊？"恩亦愠曰："不過死耳！"乃行。比明，至忽里堆。敵數十人皆西走，相去數十步，止。恩等踞胡床，遣使騎呼之，敵不應，亦不動。俄而起火，敵騎張左右翼，自南北交至。堆東有塹，其中有梁，謂之"斷道堰"。恩等東據梁口，與力戰，自旦至食。時敵自兩旁塹中攀緣而

五月，郭恩和武戡與走馬承受公事内侍黄道元等以巡邊爲名，前往視察。恰逢偵探者報告說，敵兵大批人馬駐扎在沙黍浪，郭恩想停止不去。黄道元發怒，用語言威脅郭恩，夜裏率領步騎一千四百餘人，不穿鎧甲者占了一半，沿屈野河北岸而行，軍隊已失去隊形。夏人在卧牛峰點火，武戡指着火對郭恩說："敵人已經知道我們來了。"黄道元說："這是敵人故意點火想要阻止我軍前進而已。"等到聽到敵人的戰鼓聲，黄道元猶自不信。行至谷口，郭恩想讓軍隊停止前進，待天亮再登山。黄道元振衣而起說："幾年前就聽說郭恩的大名了，今日却如此怯懦與賈逵又有什麽兩樣？"郭恩也惱怒說："不過是一死罷了！"於是前行。等天亮了，已行至忽里堆。見敵人數十人都往西走，等相距數十步時，就停了下來。郭恩等坐在椅子上，派人騎馬去招呼，敵人不應，也不動。不一會兒起火，敵人騎兵張開左右兩翼，自南北交相而至。忽里堆東有大溝，其中有梁，稱作"斷道堰"。郭恩等向東占據梁

上，四面合擊，恩衆大潰。

口，與其力戰，自天亮到吃早飯時，當時敵人從兩旁的溝塹中爬了上來，四面夾擊，郭恩等軍隊大潰敗。

夏倚方在紅樓，見敵騎自西山大下，與推官劉公弼率城中諸軍，閉門乘城。武戡走東山，趣城東，抉門以入。恩、道元及府州寧府寨兵馬都監劉慶皆被執。使臣死者五人，軍士三百八十七人，已馘耳鼻得還者百餘人，亡失器甲甚衆。恩不肯降，乃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録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武戡坐棄軍除名，編管江州。

其時通判夏倚正在城頭的紅樓裏，看見敵騎從西山大批衝下，與推官劉公弼率領城中諸軍，閉城門登上城墻。武戡退走東山而走向城東，撬門而入。郭恩、黄道元及府州寧府寨兵馬都監劉慶都被敵人活捉。使臣死去五人，軍士死三百八十七人，已被敵人割去耳朵、鼻子得以生還者百餘人，損失器甲甚多。郭恩不肯投降，乃自殺。贈同州觀察使，封其妻爲京兆郡君，録其子弟不等，給過去的俸禄三年。武戡坐棄軍的罪責而被朝廷除名，編管於江州。

張岊

張岊字子雲，府州府谷人。以貲爲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天聖中，西夏觀察使阿遇有子來歸。阿遇寇麟州，虜邊户，約還子然後歸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遇輒背約。安撫使遣岊詰問，岊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遇，阿遇語屈，留岊共食。阿遇袖佩刀，貫大臠啖岊，岊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遇復弦弓張鏃，指岊腹而彀，岊食不輟，神色自若。阿遇撫岊背曰："真男子也。"翌日，又與岊縱獵，雙兔起馬前，岊發兩矢，連斃二兔。阿遇驚服，遺岊馬、橐駝，悉歸所虜。州將補爲來遠寨主。手殺僞首領，奪其甲馬。時年十八，名動一軍。

張岊字子雲，爲府州府谷人。以財貨而爲牙將，有膽略，善騎射。在天聖年間，西夏觀察使阿遇的兒子來歸降。阿遇入侵麟州，擄去許多邊境住户，約定交還他兒子他纔歸還擄去的邊户。麟州交還他的兒子，而阿遇却立即背約。安撫使派遣張岊去質問，張岊直接到其大帳中，以逆順告諭阿遇，阿遇被問得無話可答，挽留張岊一塊兒吃飯。阿遇用隨身佩刀刺大塊肉喂張岊，張岊張嘴就刀食肉，毫不害怕。阿遇又拉弓搭箭，指向張岊的腹部而拉滿弓，而張岊却吃個不停，神色自若。阿遇撫張岊背説："真男子也。"第二天，又與張岊縱馬射獵，有雙兔起於馬前，張岊發兩箭，斃二兔。阿遇驚服，送給張岊馬、駱駝，并全部歸還了擄去的邊户。州裏將其補授爲來遠寨主。親手殺死僞首領，奪其甲馬。當時年僅十八，名動一軍。

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岊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黄、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敖保，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

元昊進犯鄜延，詔命麟府進兵。張岊以都教練使身份隨從折繼閔攻破浪黄、党兒兩族，射殺數十人，斬僞軍主敖保，以戰功補任下班殿侍、三班差使。

時敵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不得前。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岊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岊拔矢，鬥愈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

當時敵人騎兵氣勢正猛，中人催促賜給軍衣，行到麟州，就不能前進。康德輿管勾軍馬司事，派遣張岊率騎兵五十前往護行。往至青眉浪，遇賊接戰，流箭射穿雙頰，張岊拔箭，戰鬥更加奮力，奪馬十二匹而還。賊兵攻府州甚爲急

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庳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搏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

然賊嘗往來邀奪饋運，以岊爲麟、府州道路巡檢。至深柏堰，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牛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穫，岊以計干張亢，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寨。改左班殿直。

内侍宋永誠傳詔寨下，岊護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岊臂，猶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棄潰。特改西頭供奉官，又遷内殿崇班。賊破豐州，岊與諸將一日數戰，破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叁寨，俘獲萬計。遷禮賓副使。

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當雲、朔路，奏岊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駐岢嵐。張亢修并寨堡障，初議置安豐寨於古臺神，岊以爲非要害之地，遂徙寨於生地骨堆以扼賊。左右親信咸曰："擅易寨地可乎？"岊曰："苟利國家，得罪無憾也。"卒易之。已而本道上言，左遷絳州兵馬都監。二州未解嚴，復麟府駐泊都監，屯安豐。累遷洛苑使。嘗從數騎夜入羌中偵機事，既還，羌覺追之，岊隨羌疾馳，效羌語，與羌俱數里，乃得脱。前後數中流矢，創發臂間，卒。

道，城西南墻角矮短，賊敵將要登城，衆敵囂叫道："城破了！"張岊在城墻大呼搏殺賊寇，賊稍稍退却，飛箭射中右目，下身受三處創傷，依然晝夜督守城防。又率領死士開關而出，護衛州裏的民衆汲水於河，直到圍解，城中用水不匱乏，以功勞遷升右班殿直。

然而賊敵常常阻截搶奪糧餉的運送，於是任用張岊爲麟州、府州道路巡檢。一次行至深柏堰，遇到賊寇數千，分兵追擊，斬敵首百餘級，奪得其兵械、馬牛數百。近郊的民田，等到了秋天莊稼已成熟而不敢收穫，張岊以計謀求於張亢，得到步卒九百人護行，大敗賊寇於龍門川。又隨從諸將打通麟州糧道，破賊於柏子寨。改任左班殿直。

内侍宋永誠傳詔到寨下，讓張岊護衛永誠，遇賊敵於三松嶺。賊敵以精騎挑戰，箭中張岊手臂，仍躍馬左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寇全都棄盔卸甲而潰逃。特别改任爲西頭供奉官，又遷爲内殿崇班。賊敵攻破豐州，張岊與諸將一日數戰，攻破敵人容州刺史耶布移守貴三個堡寨，俘獲以萬計。遷升禮賓副使。

明鎬在河東，以岢嵐軍遮蔽雲、朔路，奏請以張岊爲麟府路駐泊都監兼沿邊都巡檢使，屯駐岢嵐。張亢整修合并寨、堡、障，初次商議要設置安豐寨於古臺神，張岊認爲不是要害之地，於是移寨於生地骨堆以扼制賊敵。其左右親信都説："擅自變更寨地可以嗎？"張岊説："衹要有利於國家，獲罪也無憾。"最終换了寨址。後來本道上奏，降張岊爲絳州兵馬都監。二州尚未解除非常的戒備措施，又復任麟府駐泊都監，屯駐安豐。屢次升遷爲洛苑使。曾帶數騎隨從夜入羌人營中偵察機密事，在回來時，羌人發覺而追他們，張岊混入其中隨着羌人疾馳，并效仿羌語，與羌人相隨數里，乃得脱身。前後在作戰中，數次中流箭，後來舊創發作於臂間，病逝。

張君平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以父承訓與契丹戰死，補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遼兵屢入寇，君平

張君平字士衡，磁州滏陽人。因父親張承訓與契丹作戰陣亡，被補爲三班差使殿侍、黔州指揮使。僚兵屢次入侵，君平領兵將其擊敗，以

引兵擊破之，以功遷奉職，除駐泊監押，徙容、白等州巡檢。又以捕賊功，遷右班殿直。

功勞升遷奉職，授爲駐泊監押，又調容、白等州巡檢。又以捕賊功，升爲右班殿直。

謝德權薦君平河陰窖務，擢閤門祗候，管勾汴口。建言：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得其地，則水湍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功百餘萬。又請沿河縣植榆柳，爲令佐、使臣課最，及瘞汴河流尸。悉從其言。

謝德權推薦張君平爲河陰窖務，又提升爲閤門祗候，管勾汴口。建議說：年年要開汴口，應當選擇好地址；既得其地，則水疾流而無留沙，一年可省功百餘萬。又請下令沿河各縣都要在河兩岸種植榆柳，作爲令佐、使臣的首要考核目標，再就是要儘快埋葬汴河裏的流尸。建議被全部采納。

天聖初，議塞滑州決河，以君平習知河事，命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既而河未塞，召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以嘗護滑州堤有功，特遷内殿崇班。

天聖初，商議堵塞滑州地段的黃河決口，都認爲張君平熟知河防之事，命他以左侍禁簽書滑州事兼修河都監。可是未等河的決口堵上，又召命爲同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又以曾經修護滑州段河堤有功，特别升遷爲内殿崇班。

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内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自畿至泗州，道路多群寇，君平請兩驛增置使臣，專主捕盜，而罷夾河巡檢，於是行者無患。復爲滑州修河都監，遷供備庫副使。河平，改西作坊使，就遷鈐轄，卒。

張君平以京師數次遭受水災，奏請委派官員負責疏通開鑿京城附近各州的舊溝渠，用了很長時間，工程粗竣，就詔命京師之内及京城附近的州縣長吏，都要兼職辦理溝渠河道的疏通之事。由京城到泗州，路途之中多有群寇，君平奏請在兩驛增設使臣，專門負責捕盜，而撤銷夾河巡檢，於是行路者再無盜患。君平復爲滑州修河都監，升爲供備庫副使。河工完成後，又改任西作坊使，就地遷爲鈐轄，後去世。

君平有吏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且死，論者惜之。録三子官。子鞏，皇祐中，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爲河陰發運判官，管勾汴口，嗣其父職云。

張君平有做官吏的才能，尤其擅長於水利，自從商議要堵塞河的決口，朝廷經常向他徵求利弊得失的意見。而治河工程竣工，君平却也去世，談論起來讓人痛惜。録用他的三個兒子爲官。其中一個名爲張鞏，在皇祐年間，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爲河陰發運判官，并負責辦理汴口河事，是承繼了其父職。

論曰：孔子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與也。"老氏曰："佳兵者不祥。"景泰輩或起書生，或奮行伍，或出亡命，非有將率之材也。泰、信以區區之卒，嘗摧西夏之强鋒，頗知持重以制敵耳。蔣、張輕肆自用，竟殞于烏合之寇。恩怵道元之

論曰：孔子曾說過："徒手搏虎，徒步過河，死而無悔者，不同類也。"老子又說："好用兵者不祥。"景泰之輩或起於書生，或奮爲行伍，或是出於亡命，并非有將帥之才。景泰、王信以區區之士卒，曾摧挫西夏兵之强鋒，頗知持重用兵以制敵。蔣偕、張忠輕肆自用，竟然殞命於烏合之敵。郭恩畏懼黃道元之威勢，身陷虎口，却能

勢，身啖虎口，守義不屈，猶足尚也。昷之驍勇，固非臨事而懼者。君平死戰之子，乃明習水利，以吏材稱，亦可謂善變矣。

守義不屈，也足以讓人尊崇。張昷之驍勇，決非臨事而膽怯者。張君平爲陣亡將士之後，乃明瞭和熟習水利，又以吏材被人稱道，也可謂善變了。

史方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周易》學究不中，補西第二班殿侍，再遷三班奉職，爲潭、澧、鼎沿邊同巡檢，改右班殿直、閤門祗候。會澧州民訴下溪州蠻侵其土地，遣乘驛往視。自竹疎驛至申文崖，復地四百餘里，得所掠五百餘人，又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寨，以扼賊衝。就知邵州，徙澧州，遷右侍禁。

史方字正臣，開封人。應試《周易》學究而不中，補爲西第二班殿侍，再遷爲三班奉職，又爲潭、澧、鼎沿邊同巡檢，又改任右班殿直、閤門祗候。適逢澧州民告下溪州蠻侵占其土地，派他乘驛站的車馬前去視察。自竹疎驛至申文崖，收回土地四百餘里，得到被掠奪的五百餘人，又設置澧州、武口、楊泉、索溪四寨，以扼制賊敵要衝。就地任職爲邵州知州，調澧州，升右侍禁。

天禧中，下溪州蠻彭仕漢寇辰州，殺巡檢王文慶。方勒兵入溪洞討捕，降其黨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西頭供奉官、知辰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修南北江五寨，徙夔州。

天禧年間，下溪州蠻彭仕漢侵犯辰州，殺死巡檢王文慶。史方率兵入溪洞征討捕捉，招降其黨羽李順同等八百餘人，誅殺其尤惡者社忽等十九人。遷爲西頭供奉官、辰州知州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修南北江五寨，又調任夔州。

時富、順州蠻田彦晏寇施州，焚暗利寨。方領兵直抵富、順，蕩其巢穴，窮追彦晏至七女柵，降之。遷內殿崇班，改內殿承制，奉使契丹，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

當時富、順州蠻田彦晏進犯施州，放火焚燒了暗利寨。史方領兵直抵富、順州，掃蕩其巢穴，窮追彦晏至七女柵，降服他。遷爲內殿崇班，又改任內殿承制，奉命出使契丹，還京後以供備庫副使知環州、環慶路兵馬都監。

先是，磨娟、浪壴、托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內寇，方諭以恩信，乃傳箭牽羊乞和。減禁兵五千，徙內地以省邊費。徙慶州，遷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知環州。歲餘，遷愛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徙秦鳳路，遷西京作坊使，卒。

先前，磨娟、浪壴、托校、拔新、兀二、兀三六族向內地侵犯，史方諭之以恩義，六族乃傳箭牽羊來乞求和解。於是裁減禁兵五千，轉移內地以節省邊費開支。又移任慶州，升任禮賓使兼環慶路兵馬鈐轄，復任環州知州。一年多後，調任愛州刺史，爲益州鈐轄，再調秦鳳路，遷爲西京作坊使，去世。

盧鑑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累舉進士不中，授三班奉職、監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寇邊，與總管王榮敗走之；又與

盧鑑字正臣，金陵人。多次應試進士却總是不中，授爲三班奉職、監坊州酒稅，以右班殿直爲鄜延路走馬承受公事。李繼遷進犯邊境，盧鑑與總管王榮將其打敗使之退逃；又與鈐轄張崇貴

鈐轄張崇貴擊賊，焚其積聚，斬首級而還。擢閤門祇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復出蕩族帳，獲羊牛萬計。徙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盗公事，尋爲都巡檢使，徙利州都監。

擊賊，焚燒其積聚，斬敵首級而還。升爲閤門祇候，爲本路兵馬都監。又出兵掃蕩族帳，獲得羊牛數以萬計。調任鳳翔、秦隴階成等州提點賊盗公事，很快又任爲都巡檢使，調任利州都監。

初，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誡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受，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詐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至是，繼遷陷靈武，帝思其言，特遷右侍禁、知儀州。州有制勝關，最號險要，繼遷欲乘虚襲取之，放言將由此大入。諜者以告，有詔徙老幼、芻粟于内地。鑑曰："此奸謀也，且示虜弱，摇民心，臣不敢奉詔。"卒不徙，已而賊亦不至。再遷西頭供奉官、知利州。

起初，李繼遷聲言有流星落於帳前，上面有文字説："老天告誡你不要做中國的禍患。"盧鑑當時官爲走馬承受公事，入奏此事，真宗問這件事，盧鑑説："此事乃假爲之以欺騙朝廷，應該更加防備。"到這時，李繼遷攻陷靈武，皇帝想起了他的話，到這時，特意升他爲右侍禁、儀州知州。州裏有制勝關，最稱險要，繼遷想乘虚偷襲奪取之，放出謡言説將由此處大肆入侵。諜報者將此謡言上報，有詔命讓遷移老幼、糧草於内地。盧鑑説："此乃奸謀，而且也是向敵虜示弱，動摇民心，臣不敢奉詔。"最終也没轉移，賊寇也没有來。再遷爲西頭供奉官、利州知州。

會歲飢，以便宜發倉粟振民。秩滿，民請留，詔留一年。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爲環慶路都監兼知慶州，徙環州。平磨媚族于合道鎮。坐事徙知丹州。累遷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爲環慶路鈐轄兼知環州，改西上閤門使、秦州，卒。

恰逢那年大饑荒，盧鑑以便宜發售官倉粟米賑民。到了任期已滿時，州民請求留任，詔命留一年。後爲提點河東路刑獄，歷知保州、廣信軍、原州，就地任爲環慶路都監兼慶州知州，又調環州。平定磨媚族於合道鎮。坐事移任知丹州。屢次調遷爲西京左藏庫使、恩州刺史，又任爲環慶路鈐轄兼環州知州，改任西上閤門使、秦州知州，後去世。

李渭

李渭字師望，其先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潁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决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换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并爲修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

李渭字師望，其祖先爲西河人，後移居河陽。進士起家，任爲臨潁縣主簿，累次升遷官至太常博士。適逢大河决口於滑州，天聖初，上奏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事，奏請换任李渭爲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并爲修河都監。没多久又都被免職，以李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又調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

初，屬户寇陷階州沙灘寨，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劍擾之，奏流劍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寨。遷軍器庫副使，歷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略任邊者，李諮以渭

開初，屬户叛亂攻陷階州沙灘寨，李渭來到後，質問其原因，原來是都校趙劍在從中擾亂，於是奏請流配趙劍於道州，再以恩信諭示酋帥，恢復沙灘寨。遷任軍器庫副使，歷任原、環、慶三州的知州。當時皇帝下詔要求廣泛舉薦

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

有勇有謀者擔任守邊重任，李諮以李渭應詔。調任李渭爲益利路兵馬鈐轄，領任惠州刺史，又遷爲東八作使，升任西上閤門使。調鄜延路，再升四方館使。

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却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尚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于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寶元元年，元昊的將領山遇率部族來歸順，并且言説元昊要反叛的情狀，李渭與知州郭勸商量，拒絕了他。後來元昊果然造反。又與郭勸上奏，認爲元昊送來的表章依舊稱臣，可以逐漸以禮來使其屈服。朝廷開初以李渭兼任鄜州知州，因此事被貶爲尚食使、汝州知州，又調磁州。元昊進犯邊境，議者更加歸罪於李渭，又被降職爲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後去世。

王果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舉明法，歷大理寺詳斷官，遷光禄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爲審刑院詳議官，遷殿中丞。奏邊策，試舍人院，改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更尚食使、知保州。

王果字仲武，深州饒陽人。應試明法，官歷大理寺詳斷官，遷爲光禄寺丞，以太子右贊善大夫任爲審刑院詳議官，又調任殿中丞。上奏邊防策略，試舍人院，改任衣庫副使、知永寧軍，改任尚食使、保州知州。

契丹謀致書求關南地，使未至，果購諜者先得其稿，奏之，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沿邊屯田事，大廣塘水，邊臣莫敢言，果獨抗辨水侵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兵馬都監。歷永興軍兵馬鈐轄、知隴州。

契丹人謀劃用書信來求取關南之地，然而信使未至，王果已從間諜的手裏購得了書信的原稿，立即奏報。提升他領任賀州刺史兼高陽關路兵馬鈐轄。中官楊懷敏領任沿邊屯田事，大肆拓展水塘，邊臣們誰也不敢説話，惟獨王果抗辯説水侵民田，無益於邊備。楊懷敏發怒，告王果有不法行爲，降調他爲青州兵馬都監。又歷永興軍兵馬鈐轄、隴州知州。

俄詔還，遷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徙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叛卒據保州，果坐多傷士衆，徙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權秦鳳路兵馬總管，遷西上閤門使，徙知滄州，卒。

很快又被召回，遷爲皇城使、河北沿邊安撫副使，調知定州兼真定路兵馬鈐轄。有叛亂的士卒占據了保州，王果因多傷士卒之罪，調知密州。又知忻州、鄜州，暫代秦鳳路兵馬總管，又遷爲西上閤門使，再調知滄州，後去世。

郭諮

郭諮字仲謀，趙州平棘人。八歲始能言，聰敏過人。舉進士，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改大理寺丞、知濟陰縣。建言："澶、滑堤狹，無以殺大河之怒，故漢以來河决

郭諮字仲謀，是趙州平棘人。八歲時纔能説話，然而却聰敏過人。長大後考中進士，做官後歷通利軍司理參軍、中牟縣主簿，又改任大理寺丞、濟陰縣知縣。建議説："澶州、滑州一帶河堤狹窄，無法消除大河的湍急，所以從漢朝以

多在澶、滑。且黎陽九河之原，今若引河出汶子山下，穿金堤，與橫壠合，以達于海，則害可息。”詔本道使者共議，弗合。部夫坐小法，監通利軍稅。

洺州肥鄉縣田賦不平，歲久莫治，轉運使楊偕遣諮攝令以往。既至，閉閤數日，以千步方田法四出量括，遂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逋賦八十萬，流民乃復。偕奏其才，遷殿中丞、知館陶縣。

康定西征，諮上戰略，獻《拒馬槍陣法》，其制利山川險隘，以騎士試上前，擢通判鎮戎軍，募兵教習。會三司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言，惟諮方田法簡而易行，詔諮與孫琳均蔡州上蔡縣稅。以母憂免官。用宰相呂夷簡薦，起爲崇儀副使、提舉黃御河堤岸。

時富弼使契丹，諮入對，陳大水禦戎之要。詔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其議“决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以注塘泊，混界河，使東北抵于海，上溢鸛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寨，以兵戍之”。詔儲用興役，會契丹約和而止。知丹、利二州。

王則叛，文彥博薦諮知冀州，運糧助攻討。賊平，徙忻州，開渭渠，導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言諮有巧思，自爲兵械皆可用。詔以所作刻漏、圓楯、獨轅弩、生皮甲來上，帝頗嘉之。除益州路兵馬鈐轄，累遷英州刺史，後爲契丹祭奠副使、知汾州。未行，言獨轅弩可試，

來大河決口多在澶、滑州一帶。而且黎陽爲九河之源，今若引河水出汶子山下，穿過金堤，與橫壠匯合，然後通達大海，則水害就可止息。”疏上後皇帝下詔讓本道使者共議，認爲不合適。部夫小有差錯，調任他監通利軍的稅賦。

洺州肥鄉縣的田賦不公平，年長歲久沒有得到整治，轉運使楊偕派遣郭諮代理縣令前往處理此事。到達後，關閉閤門，數日不開，帶人以千步方田法四出丈量，得到了田畝的實際數目，除去無地之租種者四百家，糾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拖欠賦稅八十萬，流民纔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楊偕上奏其才能，遷爲殿中丞、館陶縣知縣。

康定西征，郭諮上奏戰略，獻《拒馬槍陣法》，其陣法利於山川險隘之地，以騎士在皇帝面前演試，升任郭諮通判鎮戎軍，招募兵員教其練習。又逢三司商議均稅法，知諫院歐陽脩說，惟有郭諮的方田法最簡便易行，詔命郭諮與孫琳去蔡州上蔡縣均平稅賦。因母親去世免官。後來由宰相呂夷簡的推薦，起用爲崇儀副使、提舉黃河御河堤岸。

當時富弼出使契丹，郭諮入朝應對，陳述用大水抵禦戎寇之必要。詔命其與楊懷敏、鄧保信行河事，其決議爲“决黎陽段大河，下與胡蘆、滹沱、後唐河注入塘泊，再交混界河，使之往東北抵於大海，上可溢至鸛鵲陂，下注北當城，南視皆爲塘泊，水界可截虜疆，東至海口，西接保塞。而惟有保塞正西四十里，地勢高而水不可到，請設立堡寨，置兵戍衛之”。皇帝詔命儲備物資，大興工役，恰逢與契丹訂立和約而這項計劃也就廢止了。調其知丹、利二州。

王則反叛，文彥博推薦郭諮任冀州知州，運糧幫助征討。賊寇被平定，郭諮調任忻州，開渭渠，引汾水，興水利，置屯田。轉運使任顓說郭諮有巧思，自己製做的兵器皆可用。詔命將其所作的刻漏、圓盾、獨轅弩、生皮甲來京上獻，皇帝頗爲嘉獎。授爲益州路兵馬鈐轄，多次調遷爲英州刺史，後爲契丹祭奠副使、汾州知州。未及成行，說獨轅弩可在軍試用，改任他爲鄜延路兵

改鄜延路兵馬鈐轄，許置弩五百，募土兵教之。既成，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

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因上疏曰："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逾數年，必棄幽州而遁。臣慶曆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

時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曆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强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寨松亭關，傳檄幽

馬鈐轄，允許置辦獨轅弩五百，招募土兵教習。等到成功，經略使夏安期説其方便，詔命設立獨轅弩軍。以西上閤門使官秩任潞州知州。後來又説懷、保二郡旁的山地，可以種稻；定武唐河一直到瀛、莫二州間，可興水田。又製作鹿角車、陷馬槍，并奏請將獨轅弩推廣於其它地方。

詔命其置辦獨轅弩一千分給并州、潞州，郭諮因而上疏説："臣自爲武將，未曾有一日不考慮禦戎之計。曾經短暫出使契丹，觀其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没有十萬人一年的費用，并且都是烏合之衆，没有二十萬不敢輕舉妄動。若以合適的方法制約他們，使其舉不得利，居又無以自給，過不了幾年，必然棄幽州而逃走。臣在慶曆初就經營籌劃河北的大水，界斷敵人邊疆，就是這種辦法。臣所創的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是增多設置，再助以大水，奪取幽薊直如探囊取物而已。"

當時三司正議均田租，將其召回，郭諮陳述均括之法四十條。又上《平燕議》説："契丹之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原，屬奚、契丹，自中原至慶州，道旁僅有七百餘家。這是因爲契丹疆土雖廣，而人馬至少，倘若要向南進攻，必定要率高麗、渤海、黑水、女真、室韋等國來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必然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乃用兵之善計。又聽説敵人自來者勝，先期占據有利地形者安逸。以臣所見，請實行慶曆初我提出的那個辦法，匯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用以限制戎軍馬隊，然後再以景德時的老辦法，頓兵自守。再以步卒十二萬，騎卒三萬，强壯三萬，年計糧餉一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使傍河郡邑，可以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一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作爲備選之其一，敵人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存糧既少，敵無法久留，不過半年，就該逃往沙漠。則再進兵斷古北口，設寨松亭關，傳檄書於幽薊，則燕南自定。而敵人所仗恃者，衹是馬而已，但若能多方面努力，使馬得不到充分的使用，則敵可

薊，燕南自定。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軍器。

破，幽燕可取。”皇帝贊許他的話，詔命設置獨轅弩二萬，委任他同提舉百司及南北作坊，以完成軍器。

諮嘗謂：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京師，請自鞏西山七里店孤柏嶺下鑿七十里，導洛入汴，可以四時行運。詔都水監楊佐同往計度。歸，未及論功而卒。

郭諮曾說：作汴乘索河三十六陂之流，危及京師，請自鞏縣西山七里店孤柏嶺下開鑿七十里，引洛水入汴，可以四季行船運輸。詔命都水監楊佐同往計算度量。歸來後，未及論功而去世。

田敏

田敏字子俊，本易州牙吏。雍熙中，王師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斷其後。王繼恩募勇士持書抵彬，敏應募，間行由祁溝關達涿州。彬得詔，選壯士五十人衛敏還，道遇賊，力戰，四十八人死，敏與兩人者，僅以身免。彬上其事，太宗召見，復令齎詔諭彬。師還，補敏易州靜寨指揮使。

田敏字子俊，本爲易州牙吏。雍熙年間，王師征討幽薊，曹彬進兵涿州，敵兵截斷其後。王繼恩招募勇士拿着他的信到曹彬那裏，田敏應募參軍，隱密行軍由祁溝關到達涿州。曹彬得到詔命，選壯士五十人護衛田敏回來，在路上遇到賊兵，奮力與敵戰鬥，四十八人戰死，田敏與剩下的二人僅以身免。曹彬上奏其事，太宗召見，又令付與詔書讓傳命與曹彬。班師還朝後，補授田敏爲易州靜寨指揮使。

端拱初，以所部兵屯定州。契丹攻唐河北，大將李繼隆遣部將逆戰，爲敵所乘，奄至水南。敏以百騎奮擊，敵懼，退水北，遂引去。又出狼山，襲契丹，至滿城，獲首級甚衆。既而敵陷易州，敏失其家所在。帝擢敏本軍都虞候，賜白金三百兩，使間行求其父母，得之以歸。徙屯鎮州，而升其指揮爲內員僚直。

端拱初，以所統領之部屬兵屯定州。契丹進攻唐河北，大將李繼隆派遣部將迎戰，被敵人逮着機會戰勝，掩殺至水南。田敏以百騎奮力攻擊敵人，敵人害怕，退到水北，接着就退走了。田敏所部却又出狼山，襲契丹，直至滿城，斬獲首級很多，既而敵人攻陷易州，田敏失其家所在。皇帝提升田敏爲本軍都虞候，賞賜白金三百兩，使人密行而求其父母，找到後接了回來。移軍屯駐鎮州，而升其指揮爲內員僚直。

李繼隆討夏州，奏隸麾下。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雙堆西，遇敵，斬首三千級，獲羊馬、橐駝、鎧仗數萬計。繼隆上其功，遷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既而又從傅潛于定州。時契丹斷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屬敵兵盛，不敢戰，敏率輕鋭援出之。真宗幸天雄軍，詔敏隸高瓊，使追賊至寧遠軍，以功領涿州刺史。王均亂西川，從招安使雷有終敗賊於

李繼隆征討夏州，奏請調田敏隸屬於麾下。田敏率兵至靈州橐駝口的雙堆西，與敵遭遇，斬敵首三千級，繳獲羊馬、駱駝、鎧仗數以萬計。繼隆上奏其功，升遷其爲御前忠佐馬步軍副都軍頭。後來又隨從傅潛於定州。當時契丹截斷了蒲陰路，城中有神勇軍士千餘人，看見敵人兵多氣盛，不敢與其接戰，田敏率領輕裝精鋭軍士救援城中軍士出圍。真宗駕幸天雄軍，詔命田敏隸屬於高瓊，使其追賊直至寧遠軍，以功勞領任涿州刺史。王均作亂於西川，田敏又隨從招安使

靈池山。賊平，遷馬步軍都軍頭。

咸平中，契丹復入寇，敏從王顯爲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真授單州刺史，後爲邢州兵馬鈐轄。未幾，從王起屯定州，遇契丹于望都，逆戰，斬首二千餘級。徙北平寨兵馬鈐轄，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衝。

先是，兩地供輸民多爲契丹鄉導，敏自魚臺北悉驅南徙，凡七百餘户，送定州。遷北平寨總管，賜御劍，聽以便宜從事。至是，契丹復入寇，復與敵戰楊村，敗之。敏諜知契丹主去北平十里蒲陰駐寨，敏夜率鋭兵，襲破其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曰："今日戰者誰?"撻覽曰："所謂田厢使者。"契丹主曰："其鋒鋭不可當。"遂引衆去。

敵攻瀛州不下，欲乘虚犯貝、魏，詔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入敵境縱擊，以牽其勢。敏出西路，抵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虜獲人畜、鎧仗以萬計。尋詔三路兵還定州，敏遇敵于鎮州之北馬頭嶺，復大破之。契丹請和，乃徙敏鎮定路都鈐轄，遷本州團練使，充鎮定路總管。徙永興軍、陝州，歷鄜延、環慶、鳳翔三路，久之，爲環慶路都總管。

時後橋屬羌數擾邊，敏誅違命者十八族，又敗羅骨於三店川，遷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徙環慶。坐與部豪往還納賂爲不法，降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既而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復爲環慶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卒。敏在邊二十餘年，凡遷授，多以功伐，雖晚不自飭，而朝廷亦優容之。

雷有終敗賊於靈池山。賊平後，遷升爲馬步軍都軍頭。

咸平年間，契丹又來侵犯，田敏隨從王顯爲鎮、定先鋒，大敗契丹於遂城西羊山，斬其酋長，實授單州刺史，後爲邢州兵馬鈐轄。没過多久，又隨從王起屯駐於定州，遇契丹兵於望都，迎戰，斬敵首二千餘級。移任北平寨兵馬鈐轄，率領騎兵五千以當其要衝。

先前，兩地的供給輸送的邊民大多當過契丹的嚮導，田敏自魚臺北全部將其驅趕南遷，共計七百餘户，送居定州。遷爲北平寨總管，賜御劍，允許其便宜行事。這時，契丹又來入侵，復與敵大戰於楊村，打敗他們。田敏的諜報者探知契丹主在距北平十里的蒲陰駐寨，田敏夜裏率領精鋭士兵，突襲破敵營帳。契丹主大驚，問撻覽説："今日來戰者是誰?"撻覽説："所謂田厢使者。"契丹主説："其鋒鋭不可當。"於是引衆退走。

敵人攻打瀛州攻不下，想乘虚進犯貝、魏二州，詔命田敏與魏能、張凝三路兵馬，深入敵境縱横出擊，以牽制敵勢。田敏出西路，抵達易州南十里，屯師石村，擄獲人畜、鎧仗數以萬計。很快又詔命三路兵馬回定州，歸途中田敏又遇敵於鎮州之北的馬頭嶺，又一次大破敵軍。契丹請和，乃調任田敏爲鎮定路都鈐轄，遷爲本州團練使，充任鎮定路總管。又調任永興軍、陝州，歷任鄜延、環慶、鳳翔三路，過了很久，任環慶路都總管。

其時，後橋的屬羌數次擾亂邊境，田敏誅殺違抗命令者十八族，又打敗羅骨於三店川，遷爲鄭州防禦使、涇原路總管。後調環慶。因與部屬豪强交往納賂爲不法獲罪，降爲左屯衛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很快又以虢州團練使知隰州，又任環慶路都總管、儀州防禦使，後去世。田敏在邊二十餘年，凡是升遷授職，大多是以功而得，雖在晚年不謹慎，而朝廷也算是優待寬容了。

侍其曙

侍其曙字景升。父稹，左監門衛大將軍。曙少舉進士，不第，以父任爲殿前承旨，改右班殿直。咸平中，以閤門祗候爲蘇、杭、湖、秀等州都巡檢使。遷左侍禁，領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嘗於倉隙地牧牛羊，爲德權所訟。真宗以問德權曰："牛羊食倉粟邪？"曙聞而自劾，帝勉諭之。它日，召曙問："汝才孰與德權？"對曰："德權畏法慎事，臣乃敢於官倉牧牛羊，是不及也。"人多稱之。

侍其曙字景升。父親侍其稹，官爲左監門衛大將軍。侍其曙少年時便去考進士，不中，以父任爲前殿承旨，又改任右班殿直。咸平年間，以閤門祗候爲蘇州、杭州、湖州、秀州等州的都巡檢使。又遷爲左侍禁，領任東西排岸司，與謝德權提舉在京倉草場。曾在倉的空隙之地放牧牛羊，被德權所告發。真宗因此而問謝德權說："牛羊吃倉裏的糧食嗎？"侍其曙聽到後立即上疏彈劾自己，皇帝勉諭了一番。過了些日子，皇帝召侍其曙問："你的才能比德權怎麽樣？"侍其曙回答說："德權畏懼法律而謹慎從事，臣乃敢於在官倉牧牛羊，是不如也。"因此人們多稱道他。

鄂州男子聞人若拙，告其徒永興民李琰將作亂，命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往按之。至則設方略，捕琰黨三十餘人，皆伏法。琰辭連己所不快者數十人，一切不問。青州卒龐德訟其校李緒謀以衆叛，帝疑其誣，又命曙至青州，與通判魏德昇同至劾，無驗，遂棄德市。知青州張齊賢奏曙擅戮人，帝曰："不爾，無以安被告者。"曙還，奏德憚緒治軍嚴，故誣之。帝擢緒本軍虞候，而進曙東頭供奉官。初，太宗平河東，建塔于太原故城，塔毀，帝欲新之，遣内侍經度，計工二百萬。帝疑，命曙往，減費十九。改内殿崇班。

鄂州有一男子名爲聞人若拙，告其徒弟永興民李琰將要作亂，命侍其曙同度支判官李應機前往審查。到達後就設計，拘捕李琰及其同黨三十餘人，都被處决。李琰在供辭中牽連平時與自己不和睦者數十人，一概不問。又有青州士卒龐德告發其軍校李緒陰謀率衆叛亂，皇帝懷疑其爲誣告，又命侍其曙去青州，與通判魏德昇一同徹底審查，没有證據，於是將龐德斬於市。知青州的張齊賢上奏侍其曙擅自斬人，皇帝說："不這樣，無以安撫被告。"侍其曙回到京師，奏報說此事是因龐德畏懼李緒治軍太嚴，所以纔誣告的。皇帝升任李緒爲本軍虞候，而進侍其曙的官秩爲東頭供奉官。當初，太宗平定河東，曾建塔於太原故城，後來塔毀，皇帝想重建，派遣内侍去經營規劃，預計需用工二百萬，皇帝懷疑，又命侍其曙去復核，結果减少費用十分之九。改任内殿崇班。

祥符二年，黎州夷人爲亂，詔曙乘驛往招撫，其酋首納款，殺牲爲誓。曙按行鹽井，夷人復叛。曙率部兵百餘，生擒首領三人，斬首數十級。因上言蠻阻險拒命，請必加討。詔知慶州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領陝西兵，同曙俱進，所至皆降。曙又言：王師已至而方出，請誅之。真宗謂王旦曰："已降而殺之，

祥符二年，黎州的夷人作亂，詔命侍其曙乘驛站車馬前去招撫，其酋長納款，并殺牲爲誓不再叛亂，侍其曙巡行鹽井，結果很快夷人又開始叛亂。侍其曙率其部士兵百餘人，生擒首領三人，斬殺數十人。因而上奏說蠻人據險抗命，請務必加以征討。皇帝下詔命令知慶州的孫正辭、環慶駐泊都監張繼勳率領陝西兵，同侍其曙俱進，所至之處全部投降。侍其曙又說：王師已經來了他們纔出來投降，請誅殺他們。真宗對王旦

何以信四夷?"不許。夷人平，遷內殿承制，再遷如京副使、知登州。

說:"已經投降而再殺之，又怎能使四夷信服?"因而不許。夷人平定，侍其曙遷爲内殿承制，再調任如京副使、登州知州。

會歲飢，請漕江、淮米以振貧乏，活者甚衆。累遷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徙滑州，遷西上閤門使，徙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卒。曙爲人沈敏，有幹略，善論利害事，朝廷數任使之。

適逢那年饑荒，奏請水運江、淮米以賑濟貧乏之民，得以活命者甚衆。屢次升遷爲西京作坊使、惠州刺史、知桂州，移任滑州，遷任西上閤門使，再調鄆州，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後去世。侍其曙爲人深沉而敏捷，有才幹和謀略，善論重要事，朝廷數次任命他去辦理。

康德輿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贊元，嘗以作坊使從曹光實襲李繼遷，獲其母妻，擢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真宗追其功，録德輿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擢閤門祗候。河嚙陽武埽，詔遣德輿完築。歷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榷貨務，皆兼領埽事。改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黄河堤岸。

康德輿字世基，河南洛陽人，父親康贊元，曾經以作坊使的身份跟從曹光實奔襲李繼遷，俘虜了他的母親和妻子，升職爲崇儀使、武州刺史。贊元死後，真宗追念他的功勞，録用德輿爲三班奉職，遷右班殿直、涇原路走馬承受，又升遷爲閤門祗候。黄河在陽武埽決口，詔令派遣德輿修備堤壩。歷任開封府西路都巡檢、勾當榷貨務，都兼管治理和防護堤壩的事務。改任巡護開封府等六州黄河堤岸。

天聖中，使夏州，賜趙德明冬服。夏人謂曰:"前康將軍戰靈武者，非先世邪?"德輿懼其復仇，紿曰:"非也。"還，勾當汴口，改西頭供奉官。用樞密使曹利用薦，遷內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輿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歷知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久之，領昭州刺史，徙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

天聖年間，出使夏州，封賜趙德明冬服。夏州人對他說:"從前戰於靈武的康將軍，是否是您的先輩?"德輿害怕他們復仇，欺騙他們說:"不是。"回來後，主管汴口，改任西頭供奉官。經樞密使曹利用推薦，遷任内殿崇班、河陰兵馬都監，負責沿汴水建斗門用以節水。逢有連陰大雨，汴水將泛濫，德輿請求從京西疏導汴水入護龍河，汴水得以不泛濫。歷任原州、慶州，益州路兵馬鈐轄，過了很久，領昭州刺史，遷任并代兵馬鈐轄、管勾麟府路軍馬事。

有蕃部乜羅爲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乜羅頗出怨言。後有譖乜羅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乜羅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張岊聞之，召乜羅與飲，乜羅泣曰:"我豈附賊者邪?蓋逃死耳。"岊以告德輿:"乜羅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邪?"岊曰:"叛者特乜羅，非

有隸屬邊境蕃部的乜羅作殿侍，請求給予錦袍、驛料，德輿不給，乜羅多有怨言。後來有人誣諂乜羅與賊人私通，作戰時就反射漢人，乜羅無法辯解，就企圖歸附賊人。指揮張岊聽説後，召見乜羅與他宴飲，乜羅流淚説:"我哪裏肯歸附賊人呢?不過是逃生罷了。"張岊以此告訴德輿:"乜羅反叛，可信，不可不殺。"當時元昊正屢屢入寇邊境，德輿不聽從，説:"現在哪裏是殺滅蕃部的時候呢?"張岊説:"反叛的衹有乜

衆所欲也，請爲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决，以問所親，所親惡岊，短毁之，岊計不得行。

羅，不是蕃衆所願意的，我請求爲您召見他，與他宴飲，把他推到崖谷中，揚言説他墜馬而死，怎麽知道是漢人所殺的呢?”德輿猶豫不决，用此事詢問所親信的人，所親信的人嫌惡張岊，詆毁他，張岊的計謀没有被施行。

知府州折繼閔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乜羅爲嚮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爲賊所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輿與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彦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等終不出。及陷豐州，纔出屯州城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謂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然朝廷不悉聞，德輿止坐不出戰，降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尋復昭州刺史、知保州，徙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累遷西上閤門使。

知府州折繼閔聽説賊兵將到，把消息告訴德輿，德輿大怒説：“你不召攬他，怎麽知道他要來呢!”賊兵果然用乜羅爲嚮導，從後河川進入襲擊府州。蕃漢百姓想入城，德輿閉門不接受，他們有的投降賊兵，有的被賊兵所殺，不可勝數。賊兵已經圍困了府州，德輿和馬步軍副總管王元、兵馬鈐轄楊懷忠按兵不出城迎戰，祇向轉運司遞公文要求調軍糧。轉運副使文彦博借百姓的車馬運輸軍糧，已經到了邊境等待，而德輿始終不出城迎接。等到豐州被攻陷，纔出兵屯於州城外幾里路，三日而還。居民看見，以爲是賊寇又來到，都丢棄財物，進城保衛城郭。然而朝廷没有全部瞭解情况，德輿祇坐罪不出戰，降爲東染院使、河陽兵馬都監。不久後又官復昭州刺史、知保州，遷任真定府定州路總管，歷任知代、石、儀三州，大名府路鈐轄，提舉金堤，多次升遷任西上閤門使。

至和中，河决小吴埽，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避水者趨堤上，而水至不得達，德輿以巨艘五十，順流以濟之，遂免墊溺。復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徙趙州。有告雲翼卒謀以上元夜劫庫兵爲亂，德輿會賓屬燕飲自若，陰遣人捕首謀誅之。徙陳州鈐轄，卒。

至和年間，黄河在小吴埽决口，冲破東堤頓丘口，居民逃避水災向河堤奔走，而河水到來不能到達堤上，德輿用大船五十隻，順流而下幫助百姓過河，於是使百姓免受沉溺。又領果州團練使、知冀州，遷任趙州。有人告訴説雲翼軍兵卒策劃在上元夜搶劫兵庫作亂，德輿宴會所屬，宴飲自若，暗中派人逮捕作亂主謀殺了他。遷任陳州鈐轄，死於任上。

張昭遠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凝，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内寇，凝與康保裔伏兵瀛州，陷圍中。昭遠年十八，挺身掖出之，擢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每出使還，奏利害，多稱旨。爲忻州都巡檢，改閤門祗候、知火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遷内殿崇班。

張昭遠字持正，滄州無棣人。父親張凝，任殿前都虞候、寧州防禦使。契丹入侵時，張凝與康保裔在瀛州埋伏，被契丹兵圍困。其年，昭遠十八歲，挺身從旁突破，被提升爲左班殿直、寄班祗候。每次出使回朝，奏報利害，多合旨意。任忻州都巡檢，改任閤門祗候、知火山軍，管勾河東緣邊安撫司，再次遷任内殿崇班。

天禧初，閤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方奏擬人，真宗曰："朕有人矣。張昭遠知邊略，曹儀習朝儀，可并除西上閤門副使。"俄爲河北緣邊安撫副使，尋知瀛州，改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以引進副使復知瀛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雄州。獻言歲會四榷場入中銀，帝謂輔臣曰："先朝置榷場，所以通貨，非所以計貿易之利也。"

會大雨，陂塘大溢，昭遠勒兵築長堤，以捍其衝。徙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築堡成平川。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四方館使。滹沱河决，壞城郭，乃修五關城，外環以堤，民至今爲利。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召還，改莫州防禦使，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卒。特贈應州觀察使。

天禧初年，閤門副使缺員，樞密院正要奏報推薦人選，真宗說："我已經有人選了。張昭遠熟悉邊防策略，曹儀熟悉朝廷禮儀，可一起任西上閤門副使。"不久任河北緣邊安撫副使，不久知瀛州，改任東上閤門副使、知定州，又以引進副使身份再次知瀛州，遷任西上閤門使、知雄州。建議朝廷一年四次彙總邊境貿易的税銀入庫，皇帝對輔臣們說："先朝設置邊境貿易市場，爲的是通貨往來，并非圖求貿易所得之利。"

時逢大雨，陂塘泛濫，昭遠調遣軍兵築起長堤，以抵擋大水的冲擊。遷任鄜延路兵馬鈐轄，進都鈐轄，在成平川築堡。領忠州刺史、知成德軍，遷任四方館使。滹沱河决口，冲垮城郭，於是修築五關城，城外築堤環守，百姓至今因此獲得好處。提拔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新州防禦使，歷步軍馬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知代州。奉詔還朝，改任莫州防禦使，免職管軍，授左龍武軍大將軍、昭州防禦使，死於任上。追贈爲應州觀察使。

論曰：郭諮以其智巧材略，自見於功利之間，有足稱者。曙，抑其次也，餘皆碌碌者矣。如方之禦寇，鑑之料敵，王果持法峭深，治軍嚴辦，兹其長也。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墨敗度，幸容於時。李渭治無遠略，一失機會，關中兵禍，數年不解。德輿閉城以棄其民，昭遠計榷場所入，焉知聖人懷柔之意哉。

論曰：郭諮精於謀略，有才智，自處於功利之間，有足以稱道的地方。侍其曙，排在他的後面，其餘的人都是碌碌無爲的了。如史方的抵禦敵寇，盧鑑的判斷敵情，王果的執法嚴峻，治軍嚴整，都是他們的長處。田敏屢有戰功，而貪婪破壞法度，萬幸被當時所容。李渭治軍没有遠大的謀略，一旦失去機會，關中兵禍興起，數年不能够平息。德輿閉城拋棄他的百姓，昭遠謀圖榷場的收入，他們哪裏知道聖人的懷柔政策呢。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王安石（子）雱 唐坰（附） 王安禮 王安國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脩，脩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决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脩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脩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群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親王益，任都官員外郎。王安石少年時喜好讀書，一經過目終身不忘。他寫文章落筆如飛，初看好像漫不經心，完成後，見到的人都佩服他的文章精彩絶妙。朋友曾鞏把他的文章帶給歐陽脩看，歐陽脩爲他傳播美譽。王安石考中進士，名列上等，任簽書淮南判官。以前的制度規定，任職期滿准許呈獻文章要求試任館閣職務，惟獨王安石没有這樣做。再調任鄞縣知縣，他在鄞縣修築堤堰，浚治陂塘，使水陸交通得到方便；把官穀借貸給百姓，秋後百姓加些利息償還，使官倉中的陳穀能够換新糧，鄞縣的百姓也感到方便。再任舒州通判。文彥博任宰相，向皇帝推薦王安石，説他淡於名利，安於退讓，請求越級提拔，想以此來遏制爲名利而奔走競争的風氣。不久，朝廷召他試任館職，他不肯就任。歐陽脩推薦他任諫官，他以祖母年事已高辭謝。歐陽脩對朝廷説王安石需用俸禄養家，因此任命他爲群牧判官，他請求任常州知州。調任提點江東刑獄，入京任度支判官，當時是嘉祐三年。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説，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

王安石的議論高深新奇，善於辯駁以旁徵博引來維護自己的議論，敢於按照自己的意見辦事，滿懷激情有矯正世事、改變傳統風俗的志向。於是他向仁宗上萬言書，認爲："如今天下的財力一天比一天困難貧乏，風俗一天比一天衰落敗壞，症結在於不瞭解法規制度，不效法先王之政的緣故。效法先王之政，在於效法先王之政

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

的精神。衹要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我們所實行的更改變革，既不至於驚擾天下人的視聽，引起天下人嘩然，也就必然合乎先王之政了。依靠天下的人力物力來生產天下的財富，徵收天下的財富來供給天下的費用，自古治世，不曾因爲財富不足而造成國家的憂患，憂患在於不懂理財之道。居官任職的人才既然不足，城鄉又缺少可供使用的人才，國家的重托，疆域的保守，陛下能够以長久依靠上天的寵幸爲常法，而没有一旦發生憂患的考慮嗎？我希望陛下能明察朝中苟且因循的弊病，明文詔令大臣，逐漸革除這些弊病，以期符合當前世事的變化。我所説的，流於世俗的人是不講的，而議論國家大事的人又認爲這是不合時宜的陳詞濫調。”後來王安石執政，他所施行的政策措施，大多是根據這份萬言書而來的。

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賫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

不久王安石任直集賢院。在此之前，朝廷多次下達委任他擔任館閣職務的命令，王安石都辭謝了；士大夫們認爲他無意於仕途，都恨自己不能結識他，朝廷多次打算委任他美官，衹是怕他不就任。第二年，任命他同修起居注，他推辭了好多天。閤門吏拿着委任敕命到他府上交給他，他拒不接受；閤門吏隨即下拜，他却躲避到廁所裏；閤門吏把委任敕命放在桌上離去，王安石又追上去交還給閤門吏；他上奏章辭謝了八九次，纔接受了同修起居注的任命。於是任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從此他不再辭官了。

有少年得鬥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盗。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盗也；追而殺之，是捕盗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閤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

有位少年得到一隻善鬥的鵪鶉，朋友向他討取，他不給，朋友仗着與少年平時關係親昵就拿走了鵪鶉，少年追上去把朋友殺了。開封府判決這位少年當處死刑，王安石反駁説：“按照法律，公開的奪取、偷竊都是盗竊。少年不肯把鵪鶉送給他，而他拿走，這是盗竊的行爲。少年追上去把他殺死，是追捕盗賊，雖然殺了人，也不應當加以追究。”於是彈劾開封府審判官員將不該判刑的而判了重刑。開封府的官吏不服，皇帝把這件事交給審刑院、大理寺再審，審刑院、大理寺一致認爲開封府的判决是正確的。皇帝下詔免於追究王安石這次彈劾錯誤，他應當到閤門前謝

罪。王安石説：“我無罪。”不肯謝罪。御史全都上奏皇帝，皇帝置之不問。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强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

當時有詔令規定舍人院不得申請删改皇帝詔書文字，王安石争辯説：“確實如詔令所説，那麽舍人就再不能履行他們的職責，而聽任大臣爲所欲爲，這雖不是大臣爲了私利而侵奪舍人職權，不過立法也不應該如此。今天大臣中軟弱的人不敢爲陛下執守法紀，而强横的人則假藉陛下的旨意來捏造命令，諫官、御史都不敢違背他們的旨意，我實在感到害怕。”王安石的這些話侵犯了執政大臣，從此更加與執政大臣相抵觸。王安石因母親去世離任，一直到英宗去世，朝廷多次召他，他都不肯出來任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吕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説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説，維之友王安石之説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 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

王安石本是楚人，在朝中并不知名，因爲韓、吕二族是世家大族，想藉助韓、吕來取得别人對自己的尊重。於是就和韓絳、韓絳弟韓維以及吕公著深交，這三人更加對人稱道贊揚王安石，王安石的聲望纔開始顯盛。神宗在潁王府時，韓維任記室，每當他的談話得到神宗稱贊時，就説：“這不是我的説法，是我朋友王安石説的。”當他升任太子庶子時，又推薦王安石代替自己任職。神宗因此很想見王安石，剛即帝位，就委任他爲江寧府知府。幾個月後，召入朝廷任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四月，王安石纔到朝廷。他入宫答對神宗詢問時，神宗問治理國家應當首先做什麽事，他回答説：“首先要選擇推行政策的方法。”神宗問道：“唐太宗怎麽樣?”他答道：“陛下應當效法堯、舜，何必要效法唐太宗呢? 堯、舜之道，極其簡明而不煩雜，扼要而不曲折，容易而不繁難。但是後世學者不能通曉，纔以爲高不可及。”神宗説：“你這可説是難爲我了，我以我的能力，恐怕無法與你的這番好意相稱。你可以盡心盡意地輔助我，希望共同成就先王之道。”

一日講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

一天講學，大臣們都退朝了，皇上讓王安石留坐，説：“我有一些事情想和你慢慢討論。”因此説：“唐太宗必須得到魏徵，劉備必須得到諸葛亮，然後可以有所作爲，這二人確實不是代代都有的傑出人物。”王安石説：“陛下果真能成爲

舜，則必有皋、夔、稷、卨；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説。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卨、傅説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終身乎?”

堯、舜，那必然會有皋陶、后夔、后稷、卨；果真能成爲高宗，那必然會有傅説。魏徵、諸葛亮都是有識之士感到耻辱的，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呢？以天下之大，人民之多，百年太平，學者不能説不多。然而經常憂慮無人可以幫助陛下治理國家，這是因爲陛下選擇人才的方法不明確，誠意待人做得不周備，雖然有皋陶、后夔、后稷、卨、傅説那樣的賢人，也會被小人遮蔽，藏身退隱而去的。”神宗説：“哪個朝代没有小人？即使是堯、舜時代，也免不了有四凶。”王安石説：“衹有能够辨别四凶而懲處他們，這纔所以成爲堯、舜。假使讓四凶任意讒害忠良，妄爲邪惡，那麽皋陶、后夔、后稷、卨難道也肯苟食俸禄而虚度一生嗎?”

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説，且著爲令。

登州有名婦女厭惡自己丈夫相貌醜陋，夜裏用刀砍殺丈夫，傷重没有死。這件案子上報朝廷後，朝廷討論一致認爲這名婦女應判死刑，獨有王安石引用法律辯駁，認爲適合從謀殺傷律條，減死刑二等論處。神宗同意王安石的意見，并且定爲法律。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吕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并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

熙寧二年二月，王安石任參知政事。神宗對王安石説：“人們不能瞭解你，以爲你衹知道經學，不明白世上的事務。”王安石回答説：“經學正可以用來治理世上的事務，但是後世所謂的讀書人，大都是些庸人，所以世俗就認爲經學不可以施行於世間事務了。”神宗又問：“那麽你首先要施行建立的是什麽呢?”王安石説：“改變風俗，建立法度，爲今天當務之急。”神宗認爲很對。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任命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令他的同黨吕惠卿承擔條例司的日常事務。從此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等法相繼問世，稱爲新法，并派遣提舉官四十多人，頒行新法於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

青苗法，是把糴買常平糧的本錢作爲青苗錢，散給百姓，要他們出二分的利息，春天散出秋天收回。均輸法，是把發運的職能改爲均輸，朝廷給予錢幣，凡是上供朝廷的物品，都必須離開價錢高的地區而在價錢便宜的地區購買，以路

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户，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户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户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粮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程近的地區代替路程遠的地區，預先報告京城倉庫需要購買的物品，以便能在價錢便宜時購買貯存。保甲法，登記鄉村人口，兩名男丁取一人，十家爲一保，保丁都發給弓弩，教他們戰鬥陣法。免役法，根據百姓家庭財産多少，分別令他們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户、女户，本來不要服役的家庭，也一概出錢，叫助役錢。市易法，允許私人向官府賒購或借貸貨物錢款，以自己的田地住宅或金帛作爲抵押，出息十分之二，超過期限没有交納的，利息之外每月另加罰金百分之二。保馬法，凡是五路義勇保甲願意養馬的，每户一匹，用牧馬監現有的馬給他們喂養，或是官府給買馬的錢，讓他們自行購買，每年檢查一次馬的肥瘦程度，死亡或生病的要補償。方田法，以東、西、南、北各一千步，相當於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作爲一方，每年九月，縣令、縣佐分地丈量計算，檢驗土地肥沃或貧瘠，確定這些土地的成色，分爲五個等級，按照土地的等級，均定賦税數額。還有免行錢，規定京城各行各業根據獲利多少，都必須交納免行錢，給予免除臨時抽調雇傭的差役。以後各地爭着説農田水利，原有陂塘和廢棄的堤堰，都必須興建修復。又下令平民百姓可以投遞密封狀增加價錢購買坊場，又增加茶、鹽的税收數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食於臨近河流的州縣，以備糧餉運輸。從此賦税聚斂越來越重，而天下騷動不安。

御史中丞吕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吕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吕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

御史中丞吕誨説王安石有十大過失，神宗爲此將吕誨去做地方官，王安石推薦吕公著代替吕誨任御史中丞。韓琦規勸神宗的奏疏送到朝廷，神宗有所醒悟，打算同意韓琦的意見，王安石立即要求辭職離去。司馬光爲神宗起草批答詔書，其中有“士大夫沸騰，百姓騷動”的話，王安石大怒，直言上奏章爲自己辯護，神宗恭謙謝絶没接受，派吕惠卿傳達旨意，韓絳又勸神宗留下王安石。王安石入朝謝恩，因而對神宗説了朝廷内外大臣、從官、臺諫官、朝士互相依附勾結的情況，并且説：“陛下想用先王的正道戰勝天下流於世俗的人，所以是與天下流俗相互較量輕重。流俗權重了，那麽天下的人們就都歸向流俗；陛

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于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下權重了，那麽天下的人們就都歸向陛下。秤錘與物體較量輕重的時候，雖然是重達千鈞的物體，增加或減少不超過一銖一兩的重量就會使輕重發生改變。現在奸邪之人想敗壞先王的正道，以此阻止陛下所做的改革。現在正是陛下和流俗的秤錘較量輕重的時候，流俗增加銖兩的力量，雖然用力極其微小，但是天下這一秤錘，已歸屬於流俗了，這就是天下議論紛紛的緣故。”神宗認爲是這樣。於是王安石重新任職治事，韓琦的意見没有被采納。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温、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

王安石與司馬光一直相交甚厚，司馬光根據朋友之間勸勉從善的道理，三次寫信給王安石反復勸説，王安石不高興。神宗起用司馬光任樞密副使，司馬光辭謝未赴任，而王安石執政，於是任命就中止了。雖然吕公著是王安石推薦的，也因爲請求罷除新法而被派出任潁州知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温、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都因爲與王安石意見不合，相繼離開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任命狀，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彈劾李定違背孝道，都被罷免逐出朝廷。翰林學士范鎮三次上疏議論青苗法，被罷職退休。吕惠卿因父親去世離開朝廷，王安石不知道把吕惠卿離任的空缺委任何人時，得到了曾布，很信任他，信任的程度僅次於吕惠卿。

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静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

熙寧三年十二月，王安石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第二年春天，京東路、河北路發生暴風的異常現象，百姓十分恐慌。神宗批示中書省，詔令以平靜應付天變，放還這兩路應募的夫役，責罰不如實反映情況的監司、知州。王安石扣住而不下達這道詔令。

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户百姓，固有蠢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邪?"

開封百姓爲逃避保甲，有切指斷腕的人，知府韓維報告朝廷，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説："這些事我固然不知道，即使有這種情况，也不足爲怪。現在士大夫視新政，尚且有時吵吵嚷嚷感到驚異；何况二十萬户百姓，必然會有由於愚蠢而受到别人蠱惑煽動的人，怎能因爲這種人而

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

不敢有所作爲呢?”神宗説：“聽取百姓的各種意見就能取得成功，百姓的意見也不能不畏懼。”

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强辯背理率類此。

東明縣百姓有人攔住宰相的馬控訴助役錢，王安石向神宗辯白説：“知縣賈蕃是范仲淹的女婿，喜好附和流俗，導致百姓這樣做。”又説：“治理百姓應當知道他們的真假利弊，不可以向他們表示姑息寬容。如果放縱他們使之任意越過省臺等官府，擊鼓攔駕，憑藉人多以圖僥幸，這不是治理國家的辦法。”王安石强詞奪理，違背常理，都像這樣。

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脩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脩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鯀。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隸英州。唐坰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謫死。文彦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閼其奏，出彦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脩、文彦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

皇帝起用韓維爲中丞，王安石懷恨韓維以往的言論，指責韓維善於附和流俗以此否定神宗所建立的新法，這次任用因韓維的辭謝而結束。歐陽脩請求退休，馮京請求朝廷挽留他，王安石説：“歐陽脩依附韓琦，推崇韓琦爲國家的大臣。這樣的人，在一郡就敗壞一郡，在朝廷就敗壞朝廷，留下他有什麽用呢?”於是神宗同意歐陽脩退休。富弼因爲阻撓施行青苗法被解除了宰相職務，王安石説這不足以阻止奸邪小人，甚至把富弼比作共工、鯀。靈臺郎尤瑛説天氣久陰，星辰失去常態，應該黜退王安石，朝廷立即把尤瑛刺面發配到英州。唐坰本是因王安石的推薦而擔任了諫官，衹因他藉請求奏對的機會極力論説了王安石的罪過，結果被貶謫而死。文彦博説市易法是與百姓争利，致使華山崩塌。王安石説：“華山的變化，僅是天意爲小人而發作的。市易法的推行，是由於平民長久窮困，用來抑制兼并，對官府有什麽利益呢?”壓下了文彦博的奏章，把他派出去鎮守魏地。呂公著、韓維，是王安石憑藉他們樹立自己聲譽的人；歐陽脩、文彦博，是推薦王安石的人；富弼、韓琦，是曾用王安石爲侍從的人；司馬光、范鎮，與王安石友情甚厚的人，王安石都不遺餘力地加以排斥。

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呵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

禮官討論確立太廟中太祖神主牌位東向的位置，王安石獨自決定把僖祖的神主牌位遷入遠祖廟，參加討論的官員聯合起來與王安石争論，没能改變他的決定。元宵節的傍晚，王安石跟隨聖駕騎馬進入宣德門，守門衛士大聲呵叱阻止，并鞭打王安石騎的馬。王安石發怒，上奏要求逮捕

處，所應呵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内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

懲辦這些衛士。御史蔡確説：“宫廷中值宿的衛士，保衛皇帝而已，宰相不在他應該下馬的地方下馬，衛士理所應當加以呵叱制止。”皇帝終於還是杖打衛士，斥責内侍，王安石還是憤憤不平。王韶開鑿熙河成功向朝廷報告功績，神宗因爲這是王安石的建議，解下佩帶的玉帶賜給王安石。

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宫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宫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

熙寧七年春天，全國一直乾旱，飢民流離失所，皇帝愁容滿面，上朝時感嘆不已，想要罷除全部不利的法令制度。王安石説：“水旱災害是常會發生的事，堯、湯時代也不能避免，這事不足以使陛下憂慮，衹應當治理好人爲之事來應付天災。”神宗説：“這怎麽是小事，我所以感到恐懼，正是因爲没能做好人爲之事。現在收取免行錢太重，人們怨嘆，甚至有人説出對朝廷不恭敬的話。從親近大臣到皇后家族，没有不説免行錢有害的。兩宫太后聲淚俱下，擔憂京城裏會發生混亂，認爲天旱更加失去了人心。”王安石説：“親近大臣不知是誰，如果兩宫有這種話，那一定是向經、曹佾所幹的。”馮京説：“我也聽説了。”王安石説：“士大夫中不如意不得志的人都歸附馮京，所以衹有馮京聽到這些話，我没有聽説。”監安上門鄭俠上奏疏，把所見到的流民扶老携幼的困苦情狀，畫成圖進獻神宗，説：“旱災是由王安石招致的。罷免王安石，上天一定下雨。”鄭俠又因爲這事被放逐到嶺南。慈聖、宣仁兩位太后痛哭流涕地對神宗説：“王安石擾亂了天下。”神宗也懷疑王安石，於是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任命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從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

吕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

吕惠卿服喪期滿後，王安石早晚不停地薦舉他，這時，王安石奏請皇帝讓吕惠卿任參知政事，又要求召韓絳代替自己。二人堅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没有絲毫改變，當時韓絳的綽號是“傳法沙門”，吕惠卿的綽號是“護法善神”。然而吕惠卿實際上是想自己掌握大權，害怕王安石重新回來當政，就乘辦理鄭俠案件的機會陷害王安石弟弟王安國，又興起李士寧案件來傾覆王安石。韓絳覺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知皇帝請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

求召回王安石。熙寧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任宰相，他接到詔令後，立即兼程赴京。《三經義》寫成，王安石加官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任命他的兒子王雱爲龍圖閣直學士。王雱辭謝，吕惠卿勸説皇帝接受他的請求，因此王、吕互相猜疑更加明顯。吕惠卿被蔡承禧彈劾，在家等待皇帝的處理。王雱暗示御史中丞鄧綰再次彈劾吕惠卿和華亭縣知縣張若濟共同犯法謀私利之事，立案審查他們，吕惠卿出任陳州知州。

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傅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裨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訛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閲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宫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悦，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時出師安南，諜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敕榜詆之。

十月，彗星出現在東方，神宗下詔徵求直言，以及詢問政事之中不能與百姓相和諧的方面。王安石帶領同朝大臣們上疏説："晉武帝五年，彗星出現在軫宿；十年，又有孛星出現。然而晉武帝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預言的日期不符合。這是因爲天道遥遠，先王雖然有官方占卜的預言，但他所相信的仍是人爲之事。天文的變化無窮無盡，上下隨機應變，豈能没有偶然的巧合。周公、召公，怎麽會欺騙成王。他們説到中宗在位的時間很長，就説'中宗嚴肅恭敬，小心謹慎，用天命約束自己，勤於治民不敢荒廢政事'。他們説夏、商兩朝維持很長時間，也是由於'施行德政'而已。裨竈預言火災能够應驗，想用祭祀求免災禍，國僑不聽他的意見，裨竈就説'不采納我的意見，鄭國又將發生火災'。國僑始終没有聽他的意見，鄭國也没有發生火災。有像裨竈這樣的人，未免荒誕，何况今天的占卜星象之人呢？現在流傳的占書，又是歷代所禁止的，謄寫訛誤尤其不知道有多少。陛下的聖明仁德至善，不僅比中宗更加賢能，而且周公、召公所説的話早已全部看過了，何需蠢人盲人再作陳述。我們聽説兩宫太后因爲這件事而擔憂，希望陛下用我們所説的這些道理，盡力地開導勸慰。"神宗説："聽説民間極苦於新法。"王安石説："冬天嚴寒，夏天暴雨，百姓尚且怨恨，這不用撫恤。"神宗説："不能使冬天嚴寒夏天暴雨這種怨恨也没有嗎？"王安石聽後很不高興，回家托病卧床，神宗安慰勸勉，王安石纔上朝理政。他的同黨出計謀説："現在不選取皇上歷來不喜歡的人迅速提拔重用，就會使自己權力減

弱，這時將有窺伺君臣間隙的人。”王安石同意這個謀略。皇帝高興王安石出來執政，聽從他的一切意見。當時軍隊出征安南，密探得到安南的文告，說：“中原推行青苗法、助役法，使平民百姓十分貧困。我現在出兵，是要幫助拯救那裏的百姓。”王安石惱怒，自己起草敕榜詆毀安南。

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横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綰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綰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綰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

華亭案久未成立，王雱交給門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同商議，他們取來鄧綰所列舉的呂惠卿的事，夾雜在其他的判决書中斷案，王安石不知道這件事。省吏到陳州把這件事告訴了呂惠卿，呂惠卿報告給皇帝，并控告王安石說：“王安石完全拋棄了自己所學的先儒教誨，崇尚縱横家的末流伎倆，違背君命假傳號令，欺騙皇上，要挾君主。一年之間幹了許多惡事，縱然是古代喪失志行而倒行逆施的人，恐怕都不如此。”又揭發王安石在私人書信中寫有“不要讓皇上知道”的話。神宗把這些材料給王安石看，王安石推辭說没有這些事，回家問王雱，王雱說出這些事的情況，王安石責備了他。王雱憤怒怨恨，背上的癰疽發作而死。王安石公開宣布鄧綰的罪過，說“鄧綰爲我的子弟求取官職及舉薦我的女婿蔡卞”，於是鄧綰和亨甫都獲罪。鄧綰開始是以依附王安石而做到諫官的，到王安石和呂惠卿互相傾軋時，鄧綰極力幫助王安石攻擊呂惠卿。神宗很厭惡王安石的所作所爲，鄧綰懼怕失勢，多次留在皇上身邊，說話無所顧忌；亨甫邪惡不厚道，巴結奉承王雱得到進用，這時他倆都被貶斥了。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幾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换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王安石再次任宰相後，多次托病請求離職，到兒子王雱死去，更是悲傷得不堪承受，極力請求解除宰相職務。神宗愈加厭惡他，罷免了他的宰相職務，任命他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第二年，改任集禧觀使，封舒國公。王安石多次乞求把自己的將相大印交還朝廷。元豐二年，再次被任命爲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换官特進，改封荆國公。哲宗即位，加封司空。

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

元祐元年，王安石去世，終年六十六歲，追贈他爲太傅。紹聖年間，賜謚號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享文宣王廟，位次排在顔

于顔、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吕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

回、孟子之後，追封爲舒王。欽宗時，楊時有議論，皇帝下詔停止王安石在文宣王廟配享。高宗采納趙鼎、吕聰問的意見，停止在宗廟配享，并削去他的王位封號。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説》，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説，先儒傳注，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

早先，王安石注釋《詩》、《書》、《周禮》，寫成後，公布於學舍，天下稱爲《新義》。晚年居住在金陵，又撰寫《字説》，書中多有穿鑿附會之處。他的學説混入佛經、道家的思想。當時的學者，没有人敢不傳授學習他的《新義》和《字説》的，主考官專用此爲標準來録取考生，士人不得自立新説，先儒解釋經書的著作，一切廢除不用。廢黜《春秋》這部書，不列在學舍教授書目裏，甚至戲弄地看作是“斷簡殘篇的朝報”。

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

王安石還没有顯貴時，就已經名震京城。他生性不好華衣美食，自稱最爲節儉，有時衣服髒了也不洗，臉上髒了也不洗，人們都認爲他很賢達。蜀人蘇洵惟獨説：“這是不近人情的做法。像這種人很少有不奸詐邪惡的。”并作了《辯姦論》以譏刺他，説他和王衍、盧杞是一類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傅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王安石性格倔犟，遇事不論對錯，非常自信，他决定了的事就從不改變。至如討論變法，與朝中大臣争辯得不可開交。王安石引經據典，大發議論，辯論數百言，大家都駁不倒他。他甚至説：“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學，人言不足憂。”他執政期間，幾乎把朝廷内外年高德重的大臣都罷免完了，而大多提拔一些浮淺而有點小聰明的年輕人。很久以後，因全國發生大旱災而被罷黜，自第二次復出爲相後一年多又被罷免，終神宗之世再没有被召用，他執政長達八年之久。其子王雱。

王雱

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强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

王雱字元澤。爲人慓悍陰險刻毒，無所顧忌。性情十分聰敏，不到二十歲，已著書數萬言。十三歲時，得知秦地的兵卒説洮河、黄河之事，嘆息説：“這個地區安撫就可以占有了，但使西夏得到，則使我國的敵人强大而邊疆的憂患增多了。”這以後王韶開通熙河，這是王安石極力主張建議的，大概事情就從這事開始。王雱考

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于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

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携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坰

唐坰者，以父任得官。熙寧初，上書云："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强。"神宗悦其言。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爲崇文校書。上薄其人，除知錢塘縣。安石欲留之，乃令鄧綰薦爲御史，遂除太子中允。數月，將用爲諫官，安石疑其輕脱，將背己立名，不除職，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

坰果怒安石易己，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乃因百官起居

中進士，調任旌德尉。

王雱氣魄豪爽，看不起一切，不能做小官。作策三十多篇，盡論天下大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也有數萬言。當時王安石執掌朝政，所任用的大多是年輕人，王雱也想被任用，於是與父親商議說："宰相的兒子雖然不可以參予政事，但是御前講經論史還是可以擔任的。"王安石想讓皇上瞭解王雱并憑他的才能得到任用，於是以王雱所作的策問及注釋《道德經》刻版製書在市上出售，然後報告皇上。鄧綰、曾布又極力舉薦王雱，皇帝召見了他，授任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幾次留下與他談話，接受詔命編寫《詩》、《書義》，提升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寫完，升任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謝不赴任。

王安石變革治政之事，王雱曾開導他。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說不殺反對者變法就不能實行。王安石與程顥談話，王雱披頭散髮光着脚，戴着婦人的頭飾出來，問父親談論何事。王安石說："推行新法幾次都被人阻礙，所以與程君商議此事。"王雱大聲喊道："砍下韓琦、富弼的頭挂在市集上，則新法就可以推行了。"王安石惶恐地說："兒子瘋了。"王雱死時纔三十三歲，朝廷特贈左諫議大夫。

唐坰，以父親的官任而得到官職。熙寧初年，上奏疏說："秦二世被趙高挾制，秦朝的失敗是因爲君主軟弱，并非失敗於暴政。"神宗喜歡他的話。又說："青苗法不能推行，應當斬幾個像韓琦這樣執反對意見的大臣。"王安石尤其喜歡他的話，舉薦他入對，賜進士出身，任崇文院校書。皇上看不起他的爲人，任爲錢塘縣知縣。王安石想留下他，於是叫鄧綰舉薦他爲御史，隨即任太子中允。幾個月後，將任爲諫官，王安石責怪他輕浮不穩重，會背叛自己而樹立名聲，不予任職，衹以原來的官職同知諫院，這不合成法。

唐坰果然怨恨王安石怠慢自己，共上奏疏二十道，議論時事，全都留在皇帝那兒没有發出。

日，扣陛請對，上令諭以他日，坰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坰至御坐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搢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坐，聽札子。"安石遲遲，坰呵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而進。坰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略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珪慚懼俯首。"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琥、李定爲安石爪牙，臺官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爲不肖，附己者雖不肖爲賢。"至詆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坰慷慨自若，略不退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安石爲之請去。閤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别駕。鄧綰申救之，且自劾繆舉。安石曰："此素狂，不足責。"改監廣州軍資庫，後徙吉州酒税，卒官。

於是乘百官上朝的日子，求見陛下請他應對，皇上諭令改日再請對，唐坰伏地不起，衹好升殿召見。唐坰到御座前，進言説："臣所説的，都是大臣違法，請對陛下一一述説。"於是插起笏板展開奏疏，并示意王安石説："王安石近御座，聽奏陳。"王安石遲緩不動，唐坰呵斥説："陛下面前就敢如此，在外就可想而知！"王安石驚恐而近前，唐坰大聲宣讀奏疏，共六十條，大概是"王安石專權作威作福，曾布等人内外獨攬大權，天下人衹知敬畏王安石的威權，却不知敬畏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意奉事王安石，就像奴僕一樣。"唐坰邊讀邊看王珪，王珪羞愧恐懼低着頭。"元絳、薛向、陳繹，王安石對他們頤指氣使，無異於家奴。張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臺官張商英是王安石的鷹犬。違背心意的人雖然賢德也爲不賢，順從自己的人雖然不賢也爲賢德。"甚至指責爲李林甫、盧杞。皇上幾次制止他，唐坰慷慨依然如故，毫不退却。讀完了，下殿兩次下拜後退下。侍臣衛士相顧失色，王安石由此請求離去。閤門彈劾唐坰褻瀆擾亂朝廷儀禮，貶爲潮州别駕。鄧綰申辯營救他，并且自我彈劾錯誤行爲。王安石説："此人一向狂妄，不足以責罰。"唐坰改任監廣州軍資庫，後遷任吉州酒税官，在官任上去世。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論曰：朱熹曾評論王安石"以文章節操品行高出世人，而且尤其以品德修養經世濟民爲己任。被神宗所知遇，位至宰相，朝廷正是仰仗着他有所作爲，或許又出現二帝三王時的興盛。而王安石却急切地以財利兵革爲首要事務，推舉任用凶惡奸邪之人，排擠貶斥忠誠耿直之人，急躁强横凶暴，使天下的人，喧擾不寧失去樂於生活之心。最終導致群奸相繼禍害，流毒四海，以至於崇寧、宣和時期，禍亂達到極點"。這是天下人的公論。昔日神宗想任命宰相，問韓琦説："王安石如何？"韓琦回答説："王安石任翰林學士則能力有餘，處於輔佐朝政的宰相之位則不可以。"神宗不聽，於是任王安石爲宰相。嗚呼！這雖然是宋朝的不幸，也是王安石的不幸。

王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寧中，鄜延路城囉兀，河東發民四萬負餉，宣撫使韓絳檄使佐役，後帥吕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兵不習武事，今驅之深入，此不爲寇所乘，則凍餓而死爾，宜亟罷遣。"公弼用其言，民得歸，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言曰："四萬之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

王安禮字和甫，是王安石的弟弟。很年輕即考中進士，聽從河東唐介的徵召。熙寧年間，鄜延路修築囉兀城，河東派四萬民工運糧餉，宣撫使韓絳要求讓這些人去助戰，後帥吕公弼也準備聽從安排。王安禮争辯説："這些民工不懂打仗，如果强迫他們去，那麽他們不被敵人殺死，也要因凍餓而死，應當趕快停止派他們助戰。"吕公弼聽從了王安禮的話，將民工都帶了回來，而其他各路助戰的民工全軍覆没。吕公弼握着王安禮的手説："四萬民工得以安全返回，這决不是偶然的。如果真有什麽陰德，那一定與你共享。"

初，絳專爵賞，既上最，多失實，公弼以狀聞。詔即河東議功，公弼將受之。安禮曰："宣撫使以宰相節制諸道，且許便宜，封授一有不韙，人猶得非之。公藩臣，乃欲踰進功狀于非其任邪?"公弼遽辭。遂薦安禮于朝，神宗召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偕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起初，韓絳想獨占進爵封賞，他所上報的功勞最高，大多失實，吕公弼向皇上奏報了此事。皇上詔令就在河東討論立功行賞之事，吕公弼將接受這件事。王安禮説："宣撫使是以宰相身份指揮各路的，并且允許他見機行事，如果封賞有什麽不對，人們是會非難他的。你是地方官員，怎麽能够超出職權範圍越級上報論功狀呢?"吕公弼立即推却了這事。隨即吕公弼向朝廷推薦王安禮，神宗召王安禮應對，想馬上任用他。這時是王安石執政，他就推辭了，被任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書。有一天神宗召見他，命他坐，有關官員説八品官没有賜坐的，皇上即特别地賜給他座位。升任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又召回任開封府判官。曾與開封府尹一起向皇上奏事，奏事完後，皇上單獨留下王安禮，詢問他一些國家大事，對他的意見，皇上注重采納。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

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録録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爲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李定、

蘇軾下御史獄，情勢很危急，没有人敢救他。王安禮則坦然地説："自古以來胸懷大度的君主，是不會因别人的言論不當而治他的罪的。蘇軾以他的才幹自發奮起，認爲爵位可以很快得到，而現在仍然無所作爲，他的心中不能没有抱怨。現在如果治他的罪，我擔心以後人們會説陛下不能容納有才能的人。"神宗説："我本來就不會深責他，現在既然你爲他求情，我就赦免他。

張璪皆擿使勿救，安禮不答，軾以故得輕比。

你出去之後，不要把這事説出去，蘇軾剛引起衆人的怨恨，我恐怕有人會拿這件事來害你。”李定、張璪都指使王安禮不要解救蘇軾，王安禮没有答應，因此蘇軾衹受到從輕處罰。

進知制誥。彗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不均不直，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數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

王安禮進升知制誥。天上彗星出現，皇上下詔徵求大家直言政事之得失。王安禮上疏説：“人間有失誤，天象就會相應地反映出來。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但這樣的恩澤不遍及下面的人。之所以會這樣，我想主要是陛下左右的大臣不公正，不正直，陛下所認爲是忠臣的人實際上不忠，認爲是不賢良的人却是賢臣，乘機謀利的人，都殫精竭力去謀取私利，連園丁都不放過，這樣就足以破壞天地之陰陽而引起星象的災變。望陛下好好地考察一下身邊親近的人，杜絶奸邪小人投機鑽營的門路。至於祭祀祈禱上天，或者改革變更一下過去的政策措施，恐怕無法應付上天。”皇上看完他的奏章後連連贊嘆，對他説：“王珪想要你一一陳述上來，我曾説過不應當阻隔人們的言論，而使自己蒙蔽自己。現在我以一指障目，雖然泰山、華山在面前却看不見，近臣蒙蔽君主，就是如此，你應當更加表示忠誠。”

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事至立斷。前滯訟不得其情，及具按而未論者幾萬人，安禮剖决，未三月，三獄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繫皆空。書揭於府前，遼使過而見之，嘆息誇異。帝聞之，喜曰：“昔秦内史廖從容俎豆，以奪由余之謀，今安禮能勤吏事，駭動殊鄰，於古無愧矣。”特升一階。

王安禮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衹要有事他馬上處理。他的前任審理不妥當的案子，以及立案後没有處理的案子牽涉到幾萬人，王安禮分類處理，不到三個月，三獄院以及畿、赤各級縣十九縣的囚室都空了。審理案件的情况公布於府衙門前，遼使從府衙前經過看到了，對王安禮誇獎不已。皇上聽後高興地説道：“過去秦國的内史廖鼓動祭祀，破壞了由余的陰謀。現在安禮勤勉治政，使鄰國震動，這與古人相比都毫不遜色。”於是特别提升了王安禮官階一級。

帝數失皇子，太史言民墓多迫京城，故不利國嗣，詔悉改卜，無慮數十萬計，衆洶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其政先於掩骼埋胔，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

皇上多次失去皇子，太史説民間墓地離京城太近，所以不利於皇朝的後代，詔令他們將墓地都另行選擇，計有數十萬座，衆人震動、恐懼。王安禮勸諫説：“文王占卜説要傳世三十年，他治政首先就是掩埋路邊的尸骨，而没有聽説過遷移百姓墓地以利其後代的事。”皇上同情憐憫百姓停止搬遷。

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

巡邏兵接連收到匿名信狀告有人圖謀不軌，

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所指，皆略同，最後一書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若豈有素不快者耶？"曰："有持筆來售者，拒之，鞅鞅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爲也。即梟其首于市，不逮一人，京師謂爲神明。

牽涉到一百多家。皇上將匿名信交給王安禮説："儘快處理這件事。"王安禮對照那些信，發現所控告的都大致相同，衹有最後一封信加了三個人，其中有一個姓薛的。他高興地説："我清楚了。"王安禮把姓薛的召來問道："難道有人對你一向不滿嗎？"那人説："有人拿筆來要我買，我拒絶了，他去的時候很不高興，好像是懷恨在心的樣子。"王安禮下令逮捕并審問這個人，果然是他寫的匿名信，於是將他斬首示衆，而没有抓一個他所告發的人。京城的人都認爲王安禮神明。

宗室令騑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既火敗其面矣，即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以姿首也，今炙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理其直而加厚譴，以爲戒。"詔從之，仍奪令騑奉。

皇族有一個叫令騑的人，用幾十萬錢買了一個妾，過了很久又把那個妾趕回去了，并要官府幫他追回原來的錢。王安禮審視了那個妾，發現她的面部被火燒傷，於是上奏説："這個妾之所以值數十萬錢，是因爲她當初很有姿色。現在她被火燒傷了，就再也賣不出幾十萬錢了，這與施行炮烙的刑法有什麽分别。現在不僅不能追回原來的錢，反而還要加罰他，作爲對他的警戒。"皇上詔令按他的意思辦，扣掉令騑的俸禄。

後宫造油箔，約三年損者反其價，纔一年有損者，中官持詣府，請如約，詞氣甚厲。安禮曰："庸詎非置之不得其地，爲風雨燥濕所壞耶。苟如是，民將無復得直，約不可用也。"卒不追。以是宗室、中貴人皆憚之。

爲後宫製造油簾子，談好三年内如果損壞了就要還錢，結果這些油簾子纔用了一年就有損壞的，宫中宦官拿着這些簾子到官府，要官府督促作坊主履行諾言，語氣非常嚴厲。王安禮説："難道這些油簾子不是用得不是地方，而被風雨摘壞了的嗎？如果是這樣，那造油簾子的人再也收不到錢了。你們原來的契約不能再用。"最終王安禮没有追要油簾子的錢。從此宗室、宫中的人都很敬畏他。

元豐五年，初分三省，置執政，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左丞。王師問罪夏國，涇原承受梁同奏："轉運使葉康直餉米，惡不可食。"帝大怒曰："貴糴遠餉，反不可用，徒弊民力於道路，康直可斬也。"安禮曰："此一梁同之言，疑未必實，當按之。"乃遣判官張大寧與同參核，且械繫康直以俟。既而米可用者什八九，帝意解，赦康直。

元豐五年，開始分三省，設執政，王安禮被拜爲中大夫、尚書右丞。後轉爲左丞。宋朝興兵討伐夏國，涇原承受梁同上奏："轉運使葉康直所運送的糧餉腐壞不能吃。"皇上大怒，説："高價買入糧食，還要花錢運那麽遠，反而不能吃，這是白白浪費民力於路途，葉康直應當斬首。"王安禮説："這都衹是梁同一面之詞，我懷疑未必是真的，應當調查一下。"於是派判官張大寧與梁同檢驗核實，同時把葉康直抓起來等待結果。最後，經過檢查發現可以食用的米有十之八

九，皇上這纔釋懷，赦免了葉康直。

是時，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舉。帝以訪輔臣，王珪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啖，必變而爲錢，錢又變爲芻粟。今距出征之期纔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爲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顔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强非淮蔡比，憲材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顔、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帝悟而止。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爲不可。

這時，朝廷軍隊討伐夏國不順利，李憲又想再舉兵攻打。神宗就此事徵求大臣的意見，王珪説："過去之所以失敗是因爲軍用不足，朝廷現在拿出五百萬緡錢，以供應軍隊糧餉有富餘。"王安禮説："紙鈔不能吃，必須換成錢，錢又必須換成糧食。從現在到出征的日期祇有兩個月，這怎麽來得及呢。"神宗説："李憲説這都準備好了，那些宦官都能辦到，你們難道不能嗎？唐朝平定淮蔡時，祇有裴度的意見與皇上一樣。現在這些主張不出自於你們這些大臣，而出自於宦官，我真爲你們感到羞耻。"王安禮説："淮西祇是三個州，有裴度出謀劃策，李光顔、李愬帶兵，然而還要招集全國的兵力，歷經數年纔平定。現在夏國强大不是淮蔡可以比的，李憲的才幹不能和裴度比，帶兵的將領也没有李光顔、李愬那樣的幹將，如果發兵攻打，臣恐怕辜負了聖上的願望。"神宗醒悟停止了舉兵。後來皇上想任李憲爲節度使，王安禮又認爲不行。

御史中丞舒亶上章詆執政，且言："尚書不置録目，有旨按吏罪。"安禮請取臺録以爲式，乃與省中同，遂并列亶他事，亶坐廢。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疏，必誤國。"及永樂敗書聞，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爲是也。"

御史中丞舒亶上奏詆毁宰相，并説："尚書省没有建立文件目録，應當下旨治有關官吏的罪。"王安禮以御史臺的文件目録爲準，對照檢查尚書省的，結果兩者相同，於是將舒亶這次妄上奏章的事以及其他的事一并列舉彈劾，舒亶被罷官。徐禧計議邊防之事，王安禮説："徐禧志大才疏，一定會誤國。"等到徐禧在永樂城戰敗的消息傳到宫中，皇上説："王安禮常常勸我不要用兵，少置監獄，大多都是對的。"

久之，御史張汝賢論其過，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汝賢亦罷。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歷揚、青、蔡三州。又爲御史言，失學士，移舒州。紹聖初，還職，知永興軍。二年，知太原府。苦風痹，卧帳中决事，下不敢欺。卒，年六十二，贈右銀青光禄大夫。

過了很久，御史張汝賢上書彈劾王安禮的過失，王安禮被貶以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張汝賢也被罷免。元祐年間，加王安禮資政殿學士，歷知揚、青、蔡三州。又被御史彈劾，失掉學士，移任舒州。紹聖初年，恢復原職，知永興軍。紹聖二年，知太原府。得風寒病，卧床辦公，但下面的人不敢欺騙他。去世，年六十二歲，贈爲右銀青光禄大夫。

安禮偉風儀，論議明辨，常以經綸自任，而闊略細謹，以故數詒口語云。

王安禮儀表魁偉有風度，議事辯論，常以儒家正統自居，却又疏略了小心謹慎，所以多次受到别人的指責。

王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之弟也。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爲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警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數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以母喪不試，廬于墓三年。

王安國字平甫，是王安禮的弟弟。幼小時非常聰明，悟性極高，沒有上過學，而天生會作文賦詞。十二歲時，將他所作的詩、銘文、文論、詞賦數十篇拿給別人看，詩文全都高出常人，於是以善寫文章著稱於世，士大夫們都對他交口稱贊。對於書他無所不通，多次赴考進士，又赴考茂材異等，有關官員考察他所寫的文章後把他列爲第一名，因母親去世，沒有任用。他在母親墓旁造屋服喪三年。

熙寧初，韓絳薦其材行，召試，賜及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帝曰："卿學問通古今，以漢文帝爲何如主？"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宫，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誼言，待群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内興於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王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誤陛下者。願顓以堯、舜、三代爲法，則下豈有不從者乎？"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爾。"帝默然不悦，由是别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後改秘閣校理。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吕惠卿之奸。

熙寧初年，韓絳看中他的才華而舉薦他，詔令殿試，賜進士及第，任命他爲西京國子教授。任期滿，回到京城，皇上因王安石的緣故，特賜王安國對答。皇帝説："你學貫古今，那麼你認爲漢文帝如何？"王安國回答説："三代以來還没有像他那樣有才能的人。"皇上説："不過遺憾的是他的才能不能立法改制啊。"王安國回答説："漢文帝自以代王身份入主未央宫以來，平定叛亂於頃刻之間，恐怕没有才能的人是無法做到的。至於采納賈誼的意見，以禮對待群臣，專門以德教化民衆，國家因禮義而振興，幾乎使刑法廢置不用，則文帝的才能又高人一等了。"皇上問："王猛輔佐苻堅，憑區區小國而能令行禁止，現在我憑如此廣闊的天下，却不能使用真正的人才，這是什麼原因呢？"王安國説："王猛教給苻堅用嚴刑峻法來統治國家，大肆殺戮，致使秦的統治不能長久，現在一定也有奸詐刻薄的小人以此來誤導陛下。如果陛下能效法堯、舜、三代，則下面的臣民豈有不擁護的呢？"皇上又問："你的兄長執政，外面的看法怎麼樣？"王安國説："怨恨不能知人善任，聚斂太急了。"皇上聽後沉默不語，很不高興，從此對王安國没有再任命他職，衹是授任崇文院校書，後改任秘閣校理。王安國曾就新法之事屢次勸諫王安石，又指責曾布迷惑他的哥哥，也非常討厭吕惠卿的奸詐。

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

以前，王安國教授西京時，沉溺於聲色之中。王安石時任宰相，於是寫信勸誡王安國説："應該放棄鄭聲。"王安國覆信説："也希望兄長遠離奸佞小人。"吕惠卿由是對他懷恨在心。等

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田里。詔以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年四十七。

到王安石被罷免宰相，吕惠卿就藉鄭俠之事陷害王安國，罷免了他的官職，并把他放歸家鄉。皇上下詔諭示王安石，王安石面對使臣愴然淚下。不久恢復了王安國的官職，然而詔令下達時王安國已死了。年僅四十七歲。

論曰：安石惡蘇軾而安禮救之，昵惠卿而安國折之，議者不以咎二弟也，惟其當而已矣。安禮爲政，有足稱者。安國早卒，故不見於用云。

論曰：王安石詆毁蘇軾而王安禮却爲他申辯，王安石親昵吕惠卿而王安國斥責他，議論的人不認爲是兩個弟弟的過失，衹是覺得有些應適可止而已。王安禮爲政期間，有值得稱贊的地方。王安國早逝，因此看不到他的作用。

宋史卷三百二十八

列傳第八十七

李清臣　安燾　張璪　蒲宗孟　黄履　蔡挺 (兄)抗
王韶 (子)厚 寀　薛向 (子)嗣昌　章楶

李清臣

李清臣字邦直，魏人也。七歲知讀書，日數千言，暂經目輒誦，稍能戲爲文章。客有從京師來者，與其兄談佛寺火，清臣從傍應曰："此所謂災也，或者其蠹民已甚，天固儆之邪?"因作《浮圖災解》。兄驚曰："是必大吾門。"韓琦聞其名，以兄之子妻之。

舉進士，調邢州司户參軍、和川令。歲滿，薦者逾十數，應得京官。適舉將薛向有公事未竟，閡銓格，判銓張掞擿使自陳勿用。清臣曰："人以家保己而己捨之，薄矣。願待之。"掞離席曰："君能如是，未可量也。"應材識兼茂科，歐陽脩壯其文，以比蘇軾。治平二年，試秘閣，考官韓維曰："荀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脩迎語曰："不置李清臣於第一，則謬矣。"啓視如言。

李清臣字邦直，魏地人。七歲就知道讀書，每天讀書幾千字，稍一過目就能背誦，也稍稍能試作文章。他家有客人從京城來，和他哥哥談到佛寺遭火災，李清臣在旁邊插話説："這就是所謂災，可能是爲害人民太甚，老天要儆戒?"因此作了一篇《浮圖災解》。他哥哥驚異地説："他一定會光大我家門户。"韓琦聽説他的名聲後，便把自己哥哥的女兒嫁給他。

他考中進士，調任邢州司户參軍、和川縣令。任職期滿，推薦他的人超過十人，按例應得到京官。正好遇到選官薛向有公事未完，停止銓選，被派協助管理選官事宜的張掞提出讓他自己聲明放棄應選。李清臣説："别人以身家保舉我而我自己放棄，這太虧待人家了。希望等待一下。"張掞離開席位説："你能這樣，前途未可限量。"李清臣又應才識兼茂科考試，歐陽脩稱賞他的文章，把他比作蘇軾。治平二年，應秘閣考試，考官韓維説："文章有荀卿那樣的筆力。"應試文章送到中書，歐陽脩迎出來説："不把李清臣放在第一，就荒謬了。"啓封一看，正好是李清臣第一。

時大雨霖，災異數見，論者歸咎濮議。及廷對，或謂曰："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必擢上第。"清臣曰："此漢儒附會之説也，吾不之信。民間豈無疾痛可上

當時大雨成災，幾次出現災異，議論此事的人歸罪於濮王之議。李清臣在朝廷對答時，有人告訴他説："應該用《五行傳》説的'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一定能擢取上等。"李清臣説："這是漢代儒者牽强附會的説法，我不相信。民

者乎?”即條對言:“天地之大,譬如人一身,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爲之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疾痛而已。”策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籍甚。英宗知之,語王廣淵曰:“韓琦固忠臣,但避嫌太審。如李清臣者,公議皆謂可用,顧以親抑之可乎?”既而詔舉館閣,歐陽脩薦之,得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從韓絳使陝西。慶卒亂,家屬九指揮應誅,清臣請於絳,配隸爲奴婢。絳坐貶,清臣亦通判海州。久之,還故官,出提點京東刑獄。齊、魯盜賊爲天下劇,設耳目方略,名捕且盡。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之曰:“良史才也。”召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曆》、《選舉》諸志,文直事詳,人以爲不減《史》、《漢》。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新官制,拜吏部尚書。清臣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六年,拜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

時熙、豐法度,一切釐正,清臣固争之,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徙河南、永興。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班行有王宗正者,致憾於故帥,使其妻詣使者,告前後饋餉過制,囚繫數百人。清臣至,立奏解其獄,而竄宗正。帝親政,拜中書侍郎,勔復駁之,不聽。

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

間難道没有疾苦可以上奏的嗎?”他就逐條回答説:“天地之大,譬如一個人的身體,腹心臟腑有病和阻塞,那麽五官就不得安寧。百姓的生産蓄積,就是天地的腹心臟腑;日月星辰,就是天地的五官。善於制止天地災異的人,不是去制止災異本身,而是要解除百姓的疾苦而已。”對策被選中入等,以秘書郎簽書平江軍判官,名聲很盛。英宗知道了,對王廣淵説:“韓琦固然是忠臣,但避嫌疑太過慮了。像李清臣這樣的人,公議都認爲可用,難道能因爲是親戚而壓抑他嗎?”不久下詔推舉館閣官員,歐陽脩舉薦李清臣,得以任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李清臣隨從韓絳出使陝西。慶州發生兵變,照例其家屬於九指揮的人都應誅殺,李清臣向韓絳請求,把這些人發配爲奴婢。韓絳因此被貶官,李清臣也因此被貶爲海州通判。很久以後,恢復原官,出朝任爲提點京東刑獄。當時齊、魯一帶的盗賊在全國最盛,李清臣出耳目策謀,幾乎全部指名緝捕歸案。他作《韓琦行狀》,神宗讀了説:“是良史之才。”徵召他爲兩朝國史編修官,撰寫了《河渠》、《律曆》、《選舉》等志,文字曉暢事實詳備,人們認爲不比《史記》和《漢書》差。任爲同修起居注,進升爲知制誥、翰林學士。元豐改革官制時,授爲吏部尚書。當時李清臣任右正言,應改官階爲承議郎,皇帝説:“哪有尚書而仍爲承議郎的?”於是授爲朝奉大夫。六年,授爲尚書右丞。哲宗即位,轉左丞。

當時對熙寧、元豐年間的法令制度,一切都加改正,李清臣竭力争辯,因此罷免官職爲資政殿學士、河陽府知府,調任河南、永興。被徵召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對此提出駁難,於是改任真定府知府。部伍裏有個叫王宗正的,因對前任將帥不滿,叫他妻子到使者那裏,告發説將領前後接受的糧餉超過規定,關押了幾百人。李清臣一到,就奏請撤除此案,流放王宗正。皇帝親政,任李清臣爲中書侍郎,姚勔又加駁難,皇帝不聽。

紹聖元年,殿試考試進士,李清臣在策問中提問説:“現在恢復了用詞賦選用士人而士人并

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説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主意皆絀元祐之政，策士悟其指，於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

不知道勉勵，撤銷了常平之官而農民并不富裕，人民可以差役也可募役的説法雜亂而役法有弊病，黄河有的説引向東流有的説引向北流的議論各異而黄河的水害滋長，以賞賜土地的辦法去柔服遠方而異族的患害并未平息，寬緩財利以方便百姓而商人的路仍不通暢。可行的就沿襲，不可行的就改革，惟求適中爲貴，聖人也没有定規。”主旨都是要廢黜元祐時政策，應策之士領悟他的指向，於是繼承變法之論大興，國家的政策發生變化。

范純仁去位，清臣獨顓中書，亟復青苗、免役法，除諸路提舉官。覬爲相，顧蘇轍軋己，乃擿轍嘗以漢武比先帝激上怒，轍罷。時召章惇未至，清臣心益覬之。已而惇入相，復與爲異。惇既逐諸臣，并籍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曰：“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曰：“是豈無中道耶？合揭榜朝堂，置餘人不問。”鄜延亡金明寨，主將張輿戰没，惇怒，議盡戮全軍四千人。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争利，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

范純仁離開相位後，李清臣專擅中書省，極快地恢復了青苗、免役法，除去各路提舉官。他覬覦宰相職位，顧慮蘇轍排擠自己，就指責蘇轍曾以漢武帝比先帝來激怒哲宗，蘇轍被罷官。當時徵召章惇還没有到，李清臣想作宰相更强烈。然後章惇入爲宰相，又和他政見不同。章惇既放逐不同政見的朝臣，還將文彦博、吕公著以下三十人作爲元祐黨人，準備全部流放到嶺表。李清臣説：“更改先帝的法度，不能説没有過錯，但這些人都是幾朝的元老，如果照章惇的話去做，一定會使輿論大爲驚駭。”皇帝説：“這難道没有折中的辦法嗎？應該在朝堂上張榜公布，對其他人不要追究。”當時鄜延失陷金明寨，主將張輿陣亡，章惇大怒，建議把全軍四千人都殺掉。李清臣説：“主將戰死也有多種情况，有的是因争利衝在前面，有的是自己輕率衝入敵陣。現在如果把官吏士兵都殺掉，以後出現主將戰死的情况必然會全軍降敵了。”於是僅殺了牙兵十六人。

上幸楚王第，有狂婦人遮道叫呼，告清臣謀反，屬吏捕治，本澶州娼而爲清臣姑子田氏外婦者。清臣不能引去，用御史言，以大學士知河南，尋落職知真定府。

皇上到楚王府第去，有個瘋女人攔路呼叫告發李清臣謀反，派官吏逮捕訊問，這婦女本是澶州的娼妓而成爲李清臣姑母的兒子田氏的姘婦。李清臣不能引退，御史建言，李清臣以大學士出朝爲河南府知府，不久撤銷職名爲真定府知府。

初，蔡確子渭上書訴父冤，造奇譖以危劉摯等，清臣心知其誣，弗之省，坐奪學士。徽宗立，入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彦與之有連，惟其言是聽，出范純禮、張舜民，不使吕希純、劉安世入朝，皆其謀也。尋爲曾

起初，蔡確的兒子蔡渭上書申訴父親的冤枉，編造了奇怪的讒言來陷害劉摯等人，李清臣心裏知道這是誣陷，却對此不問，因此被削去學士。徽宗即位，入朝爲門下侍郎。僕射韓忠彦和他有勾結，專聽他的話，排擠范純禮、張舜民，不讓吕希純、劉安世入朝，都是他的主意。不

布所陷，出知大名府而卒，年七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

久，李清臣被曾布陷害，出朝爲大名府知府而去世，享年七十一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清臣蚤以詞藻受知神宗，建大理寺，築都城，皆命作記，簡重宏放，文體各成一家。爲人寬洪，不忮害。嘗爲舒亶所劾，及在尚書，亶以贓抵罪，獨申救之，曰："亶信亡狀，然謂之贓則不可。"再爲姚勔所駁，當紹聖議貶，或激使甘心，清臣爲之言曰："勔以職事，所見或不同，豈應以臣故而加重？"帝悟，薄勔罪。起身窮約，以儉自持，至富貴不改。居官奉法，毋敢撓以私。然志在利禄，不公於謀國，一意欲取宰相，故操持悖謬，竟不如願以死。後朝議以復孟后罪，追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雷州司户參軍。

李清臣早年以詩詞文章好被神宗所賞識，修建大理寺，修築都城，都叫他作記，文章簡潔厚重而氣勢宏放，文體自成一家。他爲人寬厚，不忌恨害人。曾經被舒亶彈劾，等他任尚書時，舒亶因貪贓被治罪，李清臣却爲他辯護說："舒亶的確不像樣子，但說他貪贓是不可以的。"他兩次升官都被姚勔駁回任命書，但當紹聖年間討論貶斥姚勔時，有人激他痛快報復，李清臣却替姚勔說話道："姚勔是盡責盡職，他的見地可能不同，難道應該以臣下的緣故而加重賞罰？"皇帝感悟，減輕姚勔的罪名。他出身貧困，保持節儉以自愛，到富貴仍不改變。他做官能遵守法紀，不敢以私枉法。但他的志向在於追求利禄，不是公正地爲國家考慮，一心想當宰相，所以行爲錯謬，最終不能如願而死。後來朝廷議決因爲他主張恢復孟皇后而得罪，追貶他爲武安軍節度副使，再貶爲雷州司户參軍。

安燾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先生曰："汝方爲誦數之學，未可從吾游，當群試省題一詩，中選乃置汝。"燾無難色。詩成，出諸生上，由是知名。

安燾，字厚卿，開封人。從小機警聰明。十一歲時，在家鄉上學，認爲跟鄉里小孩在一起是羞耻，聽說有位老先生聚徒講學，就去拜他爲師。先生說："你剛在學背誦計數，還不可以跟我學，應該當衆考你省題詩一首，能中選纔留下你。"安燾并不覺得困難。詩作成後，比許多學生都好，他因此出了名。

登第，調蔡州觀察推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用歐陽脩薦，爲秘閣校理、判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時方興新法，奉行之吏，或迎合求進。司農符檄日夜下，如免役增寬賸，造簿供手實，青苗責保任，追胥苛切，其類旁午。燾平心奉法，列其泰甚於朝。移使京東路，過闕入見，神宗偉其儀觀，留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

進士及第，調任蔡州觀察推官，官至太常丞、主管大名府路機宜文字。因歐陽脩的推薦，任秘閣校理、分管吏部南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提點刑獄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事宜。當時剛施行新法，奉行的官吏，有的想迎合朝廷以求進升。司農寺日夜發出符檄，如免役要求增加寬剩，造簿要求提供手實，青苗法要求有擔保，追索的小吏十分苛刻，這類事十分繁雜。安燾平心奉法，向朝廷上奏列舉其中過分的做法。他被調任京東路，路過朝廷入見皇帝，神宗看他儀表很好，留下他檢正中書孔目房、修起居注。

元豐初，高麗新通使，假燾左諫

元豐初年，新近和高麗通使，讓安燾代理左

議大夫往報之。高麗迎勞，館餼加契丹禮數等，使近臣言："王遇使者甚敬，出誠心，非若奉契丹苟免邊患而已。"燾笑答曰："尊中華，事大國，禮一也，特以罕至有加爾。朝廷與遼國通好久，豈復於此較厚薄哉！"使還，帝以爲知禮，即授所假官，兼直學士院。

諫議大夫去回訪。高麗迎接慰勞，安排住宿和膳食超過接待契丹使者的禮數等級，派近臣對安燾說："國王待使者很恭敬，是出於誠心，不像對契丹是苟且求免邊患而已。"安燾笑着答道："尊重中華，事從大國，禮數是一樣的，衹是因爲來往很少，所以禮數增加而已。朝廷和遼國通好已久，難道還在這上面比較厚薄嗎！"奉使回來，神宗以爲他懂禮，就把他代理的官職授給他，兼直學士院。

知審刑院，决剖滯訟五百餘案。因言："每蔽獄上省，輕重有疑，則必致駁，勢既不敵，故法官顧避稽停。請自今以疑獄讞者，皆得輕論。"從之。求知陳州，還，爲龍圖閣直學士、判軍器監。

他主管審刑院，判决積壓的獄訟五百餘案。他因此上奏："每次有疑問的案件送中書省，在量刑輕重方面有疑問，必然要駁回，上下級的地位既不相等，所以執法的官員總要顧慮迴避而積壓。請求從今對有懷疑的案件論罪，都從輕判處。"得到朝廷允准。他要求出朝爲陳州知州，還朝後，任龍圖閣直學士、分掌軍器監。

命館遼使。方宴近郊，使者不令其徒分坐廡下，力争之，使無以奪。至肄儀將見，又不使綴行分班，使者入，餘皆坐門外，燾請令門見而出，衆始愧悔。逮辭日，悉如儀。或謂細故無足較，燾曰："契丹喜嘗試人，其漸不可長也。"俄權三司使，改户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

奉命接待遼使。剛到近郊設宴，使者不叫他的隨從分坐在廊下，安燾力争，使者無法改變安燾的主張。到演習禮儀將要進見皇帝時，使者又不讓隨從的人按行分班，使者入門，其餘的人都坐在門外，安燾要求令他們在門口相見後出去，遼國的衆人感到慚愧悔恨。到使者辭行之日，一切都按照規定的儀式。有人説細節不值得計較，安燾説："契丹人喜歡探測人，應防微杜漸。"不久權三司使，改爲户部尚書。六年，同知樞密院。

夏人款塞，乞還侵疆。燾言："地有非要害者固宜予，然羌情無厭，當使知吾宥過而息兵，不應示以厭兵之意。"哲宗立，復仍前議，二府遂欲并棄熙河。燾固争之，曰："自靈武而東，皆中國故地。先帝有此武功，今無故棄之，豈不取輕於外夷？"於是但以葭蘆等四寨歸之。

西夏人要求講和，并請求歸還所侵占的疆土。安燾説："有些并非要害之處當然應該給西夏，但羌人貪得無厭，應該讓他們知道我們是寬恕他們的過失而停止軍事行動，并不是我們有厭倦戰争之意。"哲宗即位，重新議論這事，二府想連熙河也放棄給西夏。安燾竭力争辯，説："從靈武以東，都是我國的舊地。先帝有這武功，現在無故放棄，豈不讓外族人看輕了？"於是僅把葭蘆等四寨歸西夏。

蔡確輩更用事，燾循循其間，不能有所建明。元祐二年，進知院事。時復洮、河，擒鬼章青宜結，二邊少清，而並塞猶苦寇掠。燾言："爲國

蔡確等人重新被任用，安燾和他們順從地相處，不能有什麼建樹。元祐二年，進而執掌樞密院事。當時收復了洮、河，捉住了鬼章青宜結，二處邊境稍爲平静，而靠近邊塞之地還常受敵人

者不可好用兵，亦不可畏用兵，好則疲民，畏則遺患。今朝廷每戒疆吏，非舉國入寇毋得應之，則固畏用兵矣。雖僅保障戍，實墮其計中，願復講攻擾之策。且乾順幼豎，梁氏擅權，族黨酋渠多反側顧望。若有以離間之，未必不回戈而復怨，此一奇也。"其後夏人自相携貳，使來修貢，悉如燾策。

侵掠。安燾上言："治國的人不可以喜歡用兵，也不可以怕用兵，喜用兵則使百姓疲困，怕用兵就招致外患。現在朝廷常告誡邊疆的官吏，如果敵方不是大舉入侵就不許起兵應敵，那就是怕用兵了。雖僅是保守邊戍，實際上已經中了敵方之計，請求重新講求進攻及擾敵的策略。況且乾順衹是個小孩，梁氏專權，夏的皇室宗族以及首領們都心懷觀望之勢。如果有辦法離間他們，他們未必不倒戈而相互仇殺，這是一條奇計。"其後夏人內部離心，派使者來朝貢，一切都像安燾所説。

宣仁太后患國用不足，頗裁冗費，宗室奉亦在議中。燾諫曰："陛下雖痛抑外家，以示至公，然此舉不可不深思而熟計。"太后悟，遂止。

宣仁太后憂慮國家財用不足，裁減了很多繁冗的費用，宗室的食祿也在計議省減之中。安燾進諫説："陛下壓低外家的待遇，以示至公，但此舉不可不深思和計議。"太后感悟，就不再裁減宗室的食祿。

大河北流，宰相主水官議，必欲回之東注。燾以河流入濼淀，久必淤淺，恐河朔無以禦敵，遂上言曰："自小吴未决之前，河雖屢徙，而盡在中國，故京師得以爲北限。今决而西，則河尾益北，如此不已，將南岸遂屬敵界。彼若建橋梁，守以州郡，窺兵河外，可爲寒心。今水官之議，不過論地形，較功費；而獻納之臣，不考利害輕重，徒便於治河，而以設險爲緩，非至計也。"帝雖然之，而回河之議紛起，東北蕭然煩費，功亦不就。

黄河改道北流，宰相主張水官建議，一定要把河道仍改爲向東流。安燾認爲黄河流入湖泊沼澤，日久之後必然淤塞變淺，怕河朔無法抵禦外敵，就上言説："從小吴一帶没有决口以前，黄河雖屢次改道，但都在中原境内，所以京城可以黄河爲北方的防綫。現在决口向西，則黄河的入海口更向北移，這樣遷移不止，將使南岸屬於敵界。對方如果建築橋梁，設州縣防守，用兵覬覦黄河以南地區，這很可擔心。現在水官的意見，不過是注意地形，考慮工程的費用；而獻計的官員們，不考慮利弊輕重，僅想便於治理黄河，而把據守險要之地的事放緩，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哲宗雖然同意他的看法，而主張讓黄河回復東流的意見紛紛提出，東北地區紛擾起來花費很多，而且没有取得功效。

三年，同列皆序遷，且新用執政，燾獨如初。詔增其兩秩，燾懇辭曰："是雖有故事，竊意以一時同列超升之故，特用是以慰安其心爾。今日願自臣革之，使朝廷不爲姑息，而大臣稍敦廉耻之風，庶或有補。"竟不受。以母憂去，卒喪，拜觀文殿學士、知鄭州，徙潁昌及河南府，入爲

三年，安燾同僚都得升遷，而且新任命宰相等，惟獨安燾的官職仍舊。哲宗下詔增加他兩級，安燾誠懇地推辭説："這雖然有舊例，但我以爲是因一時同輩官超升，而用這辦法安慰他們的心。願請從今以後從我開始改掉，使朝廷不做姑息之事，而大臣們養成廉耻的風氣，這樣可能有所裨益。"終究没有接受。因母喪離職，服喪完畢後，授觀文殿學士、鄭州知州，調任潁昌和

門下侍郎。

河南府，入朝任門下侍郎。

宣仁之喪，宗室既爲三年服，才越歲，章惇拜相，欲革爲期。燾爭之曰："上以先后保佑之久，追崇如恐不盡，玆用明道故實耳。遽改之，播諸天下，非佳聲也。"乃止。燾與惇布衣交，覬其助己，燾不肯少下之。陽翟民蓋漸有財訟，而與諫官來之邵交通，開封得其事。惇右之邵，欲薄其罪，燾不可；復欲并劾開封，燾又不可，遂與惇隙。明堂齋祠，爲儀仗使，後官有絶馳道穿仗而過者，燾方舉劾，諫官常安民又言，教坊不當於相國寺作樂。帝怒，欲逐安民，燾爲救釋。惇遂譖其相表裏，出知鄭州，徙大名。

宣仁太后的喪事，宗室已决定服喪三年，剛過一年，章惇做了宰相，想改爲服喪一年。安燾爭辯説："皇上因爲先后保佑自己很久，在喪禮上求隆重惟恐不盡，這是用明道年間的舊例。任意加以更改，傳聞到天下，不是好名聲。"於是没有改。安燾和章惇是布衣之交，章惇希望他幫助自己，安燾不肯屈意於他。陽翟百姓蓋漸有財産訴訟，而跟諫官來之邵勾結，開封府查明了事情的真相。章惇幫來之邵説話，想減輕他的罪名，安燾不同意；章惇又想連開封府一起彈劾，安燾又不同意，因此和章惇有了仇恨。皇帝到明堂齋祠，安燾是儀仗使，後來有官員横穿馳道穿過儀仗而通過的，安燾剛要彈劾，諫官常安民又上言，教坊不應當在相國寺奏樂。哲宗發怒，要驅逐常安民，安燾幫常安民獲救釋放。章惇就進讒説安燾和常安民相勾結，因此出朝爲鄭州知州，調任大名。

父日華，本三班院吏，以燾恩封光禄大夫，至是卒，年九十餘。燾免喪，徽宗立，復知樞密院。舊制，内侍出使，以所得旨言於院，審實乃得行。後多輒去，燾請按治之。都知閻守懃領他職，祈罷不以告，亦劾之，帝敕守懃詣燾謝。郝隨得罪，或揣上意且起用，欲援赦爲階，亦爭之。

安燾之父安日華，本是三班院吏，因爲安燾之恩封爲光禄大夫，到這時死去，享年九十多歲。安燾服喪期滿，徽宗即位，又掌管樞密院。舊時制度規定，宦官派往各地，要把所領的御旨告訴樞密院，審查確實方許通行。後來有不少人隨意出行，安燾請求對此懲治。都知閻守懃兼管他職，請求罷去而不告訴樞密院，安燾也加以彈劾，徽宗讓閻守懃去向安燾謝罪。郝隨得罪後，有人揣摩皇帝的意思將重新起用他，想援用大赦作爲理由，安燾也加以辯駁。

以老避位，帝將寵以觀文殿大學士，有間之者曰："是宰相恩典也。"但以學士知河南。將行，上疏曰："自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持紹述之名，誑惑君父，上則固寵位而快恩仇，下則希進用而肆朋附。彼自爲謀則善矣，未嘗有毫髮爲公家計者也。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臣不敢高談遠引，獨以神考之事切於今者爲證。熙寧、元豐之間，中外府庫，無不充衍，小邑所積錢米，亦不

因年老避位，徽宗將要用觀文殿大學士之職來恩寵他，有人進讒言説："這是賜給宰相的恩典。"於是僅以學士任河南知府。臨走，上疏説："自從紹聖、元符年以來，當權的大臣，以恢復變法的名義，欺惑皇帝，在上位的人以此加固恩寵與地位且以此報私人恩仇，在下位的人以此求升官而結朋黨。他們爲自己考慮得很妥善，却并未爲公家作絲毫打算。至於聽其言，必須先觀其行。臣不敢高談和引證久遠之事，僅用神宗之事切合今天的事爲證。熙寧、元豐年間，朝廷内外的府庫，無不充實，小城邑裏所積貯的錢米，也

減二十萬。紹聖以還，傾竭以供邊費，使軍無見粮，吏無月俸，公私虛耗，未有甚於此時，而反謂紹述，豈不爲厚誣哉！願陛下監之，勿使飾偏辭而爲身謀者復得行其說。"又言："東京黨禍已萌，願戒履霜之漸。"語尤激切。

初，建青唐邈川爲湟州，戍守困於供億。燾在樞府，因議者以爲可棄，奏還之。崇寧元年議其罪，降端明殿學士，再貶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湟州復，又降祁州團練副使。鄯州之復，又移建昌軍，然棄鄯州時，燾居憂不預也，終不敢自明。閱再歲，始復通議大夫，還洛卒，年七十五。後五歲，悉還其官職。

子扶，靖康時爲給事中。金人入京師，責取金帛，扶與梅執禮、陳知質、程振皆見殺。

張璪

張璪初名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洎之孫也。早孤，鞠於兄環，欲任以官，辭不就。未冠登第，歷鳳翔法曹、縉雲令。

王安石與環善，既得政，將用之，而環已老，乃引璪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直舍人院。楊繪、劉摯論助役，安石使璪爲文詰之，辭，曾布請爲之，由是忤安石意。神宗欲命璪知制誥，安石薦用布，以璪同修起居注。自縣令至是，才歲餘。坐奏事不實，解三職，已而復之。

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朝廷既復河、隴，欲因勢戡定夔、

不少於二十萬。紹聖以來，把全部積蓄用於邊境的開支，以致軍隊没有現存的糧餉，官吏没有每月的俸禄，公私的蓄積嚴重虧缺，没有比現在更嚴重的，反而稱爲繼續神宗之政，豈非厚誣！請陛下鑒察，不要讓虛假偏頗之論以謀私利者得逞。"又説："像東漢時那種朋黨之禍已經萌芽，請在開始時加以警惕。"語氣尤爲激切。

起初，以青唐邈川爲湟州，戍守此地時供應困乏。安燾當時在樞密院，因爲議論者都以爲可以放棄，就上奏還給夏。崇寧元年討論安燾此事的罪名，被降爲端明殿學士，再貶爲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安置處分。湟州收復後，又降職爲祁州團練副使。鄯州收復時，安燾又被移到建昌軍，但放棄鄯州時，安燾正服喪并未參預其事，他始終不敢自加申明。再過了兩年，纔被恢復通議大夫，回到洛陽去世，享年七十五歲。五年後，全部追認其官職。

安燾的兒子叫安扶，靖康年間任給事中。金兵攻進京城，責求金帛，安扶和梅執禮、陳知質、程振都被殺害。

張璪起初名叫琥，字邃明，滁州全椒人，張洎的孫子。早年喪父，由哥哥張環撫養長大，想任以官職，辭謝不受。他未及成年就進士及第，歷任鳳翔法曹、縉雲令。

王安石和張環友善，王安石執政，將用張環，而張環已經年老，於是薦引張璪爲同編修中書條例，授集賢校理、知諫院、在舍人院當值。楊繪、劉摯議論實行助役法，王安石讓張璪寫文章加以詰難，他推辭了，曾布自請作這文章，張璪從此觸犯了王安石。神宗想叫張璪任知制誥，王安石推薦用曾布，而讓張璪同修起居注。張璪自從任縣令到這時候，剛一年多。因奏事不實，被削三職，後來又給以恢復。

當時有人建議設武學，張璪説："古代的太學，舞盾習射，戰勝後慶祝成功，都在這地方。文武人才，都從這裏培養出來，未聽説衹學習其一種的。請求不論文武的士子，一概在太學中培養。"朝廷既已收復河、隴之地，想乘勢平定夔、

蜀、荆、廣諸夷，璪言："先王務治中國而已。今生財未盡有道，用財未盡有禮，不宜遽及徂征之事。"皆不聽。以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復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盧秉行鹽法於東南，操持峻急，一人抵禁，數家爲黥徒，且破産以償告捕，二年中犯者萬人。璪條列其狀。又言："行役法以來，最下户亦每歲納錢，乞度寬羨數均損之，以惠貧弱。"後皆施行。

鄭俠事起，璪媚吕惠卿，劾馮京與俠交通有迹，深其辭，致京等於罪。判司農寺，出知河陽。元豐初，入權度支副使，遂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薦蔡卞可爲直講。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考、歲校，以行藝次升，略仿《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

蘇軾下臺獄，璪與李定雜治，謀傅致軾於死，卒不克。詳定郊廟奉祀禮文，議者多以國朝未嘗躬行方澤之禮爲非正，詔議更制。璪請於夏至之日，備禮容樂舞，以冢宰攝事。帝曰："在今所宜，無以易此。"卒行其説。爲翰林學士，詳定官制，以寄禄二十四階易前日省、寺虚名，而職事名始正。

四年，拜參知政事，改中書侍郎。哲宗立，諫官、御史合攻之，謂："璪奸邪便佞，善窺主意，隨勢所在而依附之，往往以危機陷人。深交舒亶，數起大獄，天下共知其爲大奸。小人而在高位，德之賊也。"疏入，皆不報。最後，劉摯言："璪初奉安石，旋附惠卿，隨王珪，黨章

蜀、荆、廣等地各夷族，張璪説："先王僅求治理中原而已。現在我們生財不全有道，用財也不全有禮，不應該馬上考慮出兵征伐的事。"朝廷都不聽。張璪以集賢殿修撰爲蔡州知州，後又知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盧秉在東南推行鹽法，辦事嚴厲急切，一人犯法，幾家人都要臉上刺字流放，并且還没收家産來賞給告發追捕的人，二年中犯禁的有萬人。張璪條奏了這種情况。又説："實行役法以來，最下等的户也每年交納錢，請求考慮用寬剩錢來對下户實行减免，以施恩於貧弱的人。"後來這些都付諸實行。

鄭俠事件發生後，張璪討好吕惠卿，彈劾馮京有和鄭俠勾結的迹象，措辭深刻，給馮京等加罪。分掌司農寺，出朝爲河陽知府。元豐初年，入朝攝度支副使，就任知制誥、知諫院。判國子監，推薦蔡卞可以任直講。增設博士弟子名額，每月課以書藝，每季考試，每年考校，根據品行和學藝次第升陟，大略仿效《周禮》中的鄉比之法，設立齋舍八十二間。學官的盛况，近代無有其比，這些建議大多是張璪提出的。

蘇軾被下到御史臺監獄，張璪跟李定一起審理，他們想把蘇軾問成死罪，終究未辦到。當時討論制定郊廟奉祀的禮儀，參加討論的人大多認爲本朝没有實行皇帝親自到地壇祭地是不合正禮的，皇帝下詔讓討論更改。張璪請求在夏至那天，設禮容樂舞，由宰相代皇帝致祭。神宗説："當今合宜的，没有過於此説了。"最終實行他的説法。任翰林學士，討論確定官制，以寄禄二十四級來代替以前省、寺虚名，從此職事之名纔被理正。

四年，被任爲參知政事，改爲中書侍郎。哲宗即位後，諫官、御史們聯合彈劾他，説："張璪奸邪而能説會道，善於窺測君主的心思，隨着什麽人得勢就去依附，往往用禍害陷害人。他和舒亶有深交，幾次興起大案獄，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大奸臣。小人而居於高位，是損害道德之賊。"奏疏送進去，皇帝都不理睬。最後，劉摯説："張璪最初奉迎王安石，不久又依附吕惠卿，跟

惇，諂蔡確，數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變節，左右從順，各得其歡心。今過惡既章，不可不速去。”如是逾歲，乃以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徙河南、定州、大名府，進大學士，知揚州以卒。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曰簡翼。

隨王珪，黨附章惇，諂媚蔡確，這幾個人的性情不同，而他能探測他們的心情改變節操，左右順從，對各人都能得其歡心。現在他的罪過既已清楚，不能不立即撤職。”這樣過了一年，便以資政殿學士出朝爲鄭州知州，調任河南、定州、大名府，進爲大學士，任揚州知州時死去。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號簡翼。

蒲宗孟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第進士，調夔州觀察推官。治平中，水災地震，宗孟上書，斥大臣及宫禁、宦寺。熙寧元年，改著作佐郎。神宗見其名，曰：“是嘗言水災地震者邪！”召試學士院，以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户房兼修條例，進集賢校理。

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進士及第，調任夔州觀察推官。治平年間，發生水災和地震，蒲宗孟上書，指斥大臣及宫禁官員、宦官。熙寧元年，改任著作佐郎。神宗見了他的名字，説：“這就是曾經論水災地震的人嗎！”召到學士院應試，任命爲館閣校勘、檢正中書户房兼修條例，進爲集賢校理。

時三司新置提舉帳司官，禄豐地要，人人欲得之。執政上其員，帝命與宗孟。命察訪荆湖兩路，奏罷辰、沅役錢及湖南丁賦，遠人賴之。吕惠卿制手實法，然猶許災傷五分以上不預。宗孟言：“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産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版圖而均齊其力役，天下良法也。然災傷五分不預焉。臣以爲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其法。”從之，民於是益病矣。

當時三司新設立提舉帳司官，俸禄優厚而地位重要，人人都想得此官。執政上報擬授此官的名單，神宗命令授給蒲宗孟。他受命察訪荆湖兩路，上奏請求免去辰、沅二州役錢和湖南丁賦，遠方的人靠他得以受益。吕惠卿創制手實法，但還准許受災傷害五分以上的户不服役。蒲宗孟説：“百姓根據手實法上報他家的物産而官府據此録入簿籍，以此校正百年無用且不明晰的版圖而平均其力役，這是天下的良法。但受災五分就可免役。我以爲這是讓百姓自報，根本没有擾民，何必等待豐年？請求下詔給執行此法的官員，不要因年成豐收或歉收在執法時有所寬嚴。”神宗接受了他的意見，百姓因此更困苦了。

俄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帝又稱其有史才，命同修兩朝國史，爲翰林學士兼侍讀。舊制，學士唯服金帶，宗孟入謝，帝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乃加佩魚，遂著爲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預書局事，頗肆横，挾中旨以脅同列。宗孟持其語質帝前，皆非是，因叩頭白其奸。帝察其不阿，欲大用，拜尚書左丞。

不久爲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知制誥，神宗又稱贊他有史學才能，命令他參加修兩朝國史，任翰林學士兼侍讀。根據舊有制度，學士僅佩金帶，蒲宗孟入朝謝恩，神宗説：“學士職居清要地位又近於皇帝，不是其他官位可比，而官階的儀飾未加恩寵。”於是加佩魚袋，并定爲法令。樞密都承旨張誠一參預修起居注事務，很放肆蠻横，挾着禁中旨意以威脅同僚。蒲宗孟把他的話在皇帝面前對質，他的話都不實，蒲宗孟因此向皇帝叩頭揭發張誠一的奸詐。神宗發現蒲宗

孟不會阿諛，想大用，任命他爲尚書左丞。

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嘆，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唯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至無以爲容。僅一歲，御史論其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罷知汝州。逾年，加資政殿學士，徙亳、杭、鄆三州。

神宗曾經對輔佐大臣說，感到十分缺乏人才，蒲宗孟輕率地對答說："人才半數被司馬光的邪說所引壞。"神宗不說話，對着他看了很久，說："蒲宗孟竟看不上司馬光啊！不論別的事，就說司馬光辭去樞密一事，我自從即位以來，僅見到這一人；別人，則雖迫使他離職，也不肯離去。"蒲宗孟慚愧恐懼，到了無地自容的地步。過了一年，御史彈劾他荒於酒色和修繕府第超過規定，罷爲汝州知州。又過了一年，加資政殿學士，遷亳州、杭州、鄆州三州。

鄆介梁山濼，素多盜，宗孟痛治之，雖小偷微罪，亦斷其足筋，盜雖爲衰止，而所殺亦不可勝計矣。方徙河中，御史以慘酷劾，奪職知虢州。明年，復知河中，還其職。帥永興，移大名。宗孟厭苦易地，頗默默不樂，復求河中。卒，年六十六。

鄆州靠近梁山濼，素多强盗，蒲宗孟嚴厲懲治，即使小偷的小罪，也剔斷其人的脚筋，强盗雖然稍爲平息，而所殺的人也不可勝計。他剛移任河中，御史因他慘酷彈劾他，落職爲虢州知州。明年，又爲河中府知府，恢復他的職位。任永興鎮撫使，移大名。蒲宗孟深以遷移地方爲苦，很沉默不樂，又求任河中府知府。死去，時年六十六。

宗孟趣尚嚴整而性侈汰，藏帑豐，每旦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入郡舍。或請損之，愠曰："君欲使我坐暗室忍饑邪?"常日盥潔，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別。每用婢子數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是。嘗以書抵蘇軾云："晚年學道有所得。"軾答之曰："聞所得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二曰儉也。"蓋針其失云。

蒲宗孟嚴整而性情奢侈，家藏錢財極多，每天殺十頭羊、十隻猪，進入州舍點燃燭三百枝。有人請求减少一些，他生氣說："你要讓我坐在暗房間裏忍受飢餓嗎?"平日洗濯，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洗脚、大洗脚、小大澡浴的區別。常用奴婢好幾人，一次洗浴要用熱水五斛。其他的奉養都與此相稱。他曾寫信給蘇軾說："晚年學道有所收獲。"蘇軾回答他說："聽說你所得很高，但有兩件事相勸：一是慈，二是儉。"這是揭示他的過失。

黃履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少游太學，舉進士，調南京法曹，又爲高密、廣平王二宫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擢監察御史裏行，辭御史，改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

黃履字安中，邵武人。年輕時入太學，考中進士，調任南京法曹，又任高密、廣平王二宫教授、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升任監察御史裏行，辭去御史，改任崇政殿說書兼知諫院。

神宗嘗詢天地合祭是非，對曰："國朝之制，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未足以盡，於是三歲一郊而

神宗曾經詢問合祭天地是否正確，黃履對答說："本朝的制度，冬至在天壇祭天，夏至在地壇祭地，每年舉行，都合於古代禮制。還認爲執掌官員代攝行禮不足盡敬，於是三年舉行一次郊

親行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雖施之方今，爲不可易。惟合祭之非，在所當正。然今日禮文之失，非獨此也，願敕有司正群祀，爲一代損益之制。”詔置局詳定，命履董之，北郊之議遂定。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母憂去，服除，以禮部尚書召。

祭之禮而由皇帝親自行禮，這是所謂的因時制宜，雖實行至現在，是不可改變的。惟有合祭的制度不合於禮，是應當改正的。但今天禮制的失當，不僅是這一點，請命令有關官員確定各種祭祀，成爲一代增減的制度。”神宗下詔設局仔細議定禮制，命令黃履監督此事，北郊祭祀的方案於是決定。同修起居注，進爲知制誥、同修國史。遭母喪去官，服喪期滿後，以禮部尚書召回朝廷。

時閩中患苦鹽法，獻言者衆，神宗謂履自閩來，恃以爲决。履乃陳法甚便，遂不復革，鄉論鄙之。遷御史中丞。履以大臣多因細故罰金，遂言：“賈誼有云：‘遇之以禮，則群臣自喜。’群臣且然，況大臣乎？使罪在可議，黜之可也；可恕，釋之可也，豈可罰以示辱哉！”時又制侍郎以下不許獨對，履言：“陛下博訪萬務，雖遠外微官，猶令獨對，顧於侍從乃弗得願也。”遂刊其制。御史翟思言事，有旨詰所自來。履諫曰：“御史以言爲職，非有所聞，則無以言。今乃究其自來，則人將懲之，臺諫不復有聞矣，恐失開言路之意。”事乃寢。

當時福建百姓苦於鹽法太嚴，提出意見的人很多，神宗認爲黃履從福建來，想聽他的意見作决定。黃履説鹽法很好，便不再改革，家鄉輿論因此鄙視他。升爲御史中丞。黃履因爲大臣們多因小事被處罰金，就説：“賈誼曾説過：‘以禮相待，那麽群臣自然高興。’群臣尚且如此，何況大臣呢？假使有罪可論，那可以黜落；可以寬恕的，就寬恕他，豈可以用罰來羞辱呢！”當時又規定侍郎以下官員不得單獨面見皇帝對答，黃履説：“陛下廣泛詢問各種事務，雖然是遠處的小官，還讓他單獨見面對答，却令侍從官員不能單獨陳奏。”於是廢除了這制度。御史翟思陳奏政事，皇帝有詔旨問他這些話的來歷。黃履諫諍説：“御史以上言爲職責，如果没有聽到，就不會上奏。現在竟要查他話的來歷，那麽人們將要引以爲戒，臺官和諫官不再敢有所奏聞了，這樣恐怕有失廣開言路之意。”事情就此罷休。

哲宗即位，徙爲翰林學士。履素與蔡確、章惇、邢恕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道風旨於履，履即排擊之。至是，更自謂有定策功。劉安世發其罪，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坐舉御史不當，降天章閣待制。歷舒洪蘇鄂青州、江寧應天潁昌府。紹聖初，復龍圖閣直學士，爲御史中丞。極論呂大防、劉摯、梁燾垂簾時事，乞正典刑；又言司馬光變更先朝已行之法爲罪。

哲宗即位以後，升任爲翰林學士。黃履早就和蔡確、章惇、邢恕互相勾結，每當蔡確、章惇對人討厭憎恨時，就叫邢恕把意思通知黃履，黃履就出來排擠打擊那人。到這時，黃履更自以爲有擁立哲宗之功。劉安世揭發了他的罪過，以龍圖閣直學士任爲越州知州，又因舉薦御史不當，降爲天章閣待制。歷官舒州洪州蘇州鄂州青州等州、江寧應天潁昌等府。紹聖初年，恢復爲龍圖閣直學士，任御史中丞。極力論奏呂大防、劉摯、梁燾在太后垂簾時的事，要求把他們法辦；又上言説司馬光變更先朝已經實行之法爲有罪。

先是，北郊之論雖定，猶不果

在此之前，北郊祭禮的制度雖然已經論定，

行，履又建言："陽復陰消，各因其時。上圜下方，各順其體。是以聖人因天祀天，因地祀地，三代至漢，其儀不易。及王莽諂事元后，遂躋地位，同席共牢，歷世襲行，不能全革。逮神宗考古揆今，以正大典，嘗有意於兹矣。今承先志，當在陛下及二三執政。"哲宗詢諸朝，章惇以爲北郊止可謂之社。履曰："天子祭天地。蓋郊者交於神明之義，所以天地皆稱郊。故《詩序》云'郊祀天地'。若夫社者，土之神而已，豈有祭大祇亦謂之社乎?"哲宗可之，遂定郊議。拜尚書右丞。

會正言鄒浩以言事貶新州，履曰："浩以親被拔擢之故，敢犯顔納忠，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將視以爲戒，誰復敢爲陛下論得失乎？乞徙善地。"坐罷知亳州。徽宗立，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復拜右丞。未逾年，求去，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宫，卒。

論曰：哲宗親政之初，見慮未定，范、吕諸賢在廷，左右弼讜，俾日邇忠讜，疏絶回遹，以端其志嚮，元祐之治業，庶可守也。清臣怙才躁進，陰覬柄用，首發紹述之説，以隙國是，群奸洞之，衝决莫障，重爲薦紳之禍焉。至於興大獄以傾馮京、蘇軾者，璪也；助成手實之法，以壞人材、譖司馬光者，宗孟也；訐垂簾之事，擊吕大防、劉摯等去之者，履也。清臣真小人之靡，三子抑其亞乎。燾論議識趣，有可稱述，雖立朝無附，而依違蔡確、章惇間，無所匡建，非大臣之道也。

還没有實行，黄履又建議説："陽氣復出陰氣消藏，都各有其時節。天爲圓地爲方，各自順應其形體。所以聖人根據天道祭天，根據地道祭地，從三代到漢朝，其禮儀不更改。到王莽諂媚元后，就把地祇的地位提高，和天神享用同樣的供物，歷代沿襲實行，不能全加改革。到神宗考察古制和當今事宜，來更正大禮，曾有意考查。現在繼承先帝之志，應當由陛下和二三位執政大臣決定。"哲宗詢問朝廷衆官，章惇認爲北郊之祭祇能稱爲社。黄履説："天子祭天地。所謂郊祭是交通於神明的意思，所以祭天地都稱郊。所以《詩序》説'郊祭天地'。至於社，是土神而已，豈有祭大神亦可稱社呢?"哲宗允准了他的意見，於是確定了郊祭的制度。任爲尚書右丞。

適逢正言鄒浩因陳奏政事得罪被貶到新州，黄履説："鄒浩因爲自己被提拔的緣故，敢觸犯皇帝的臉色進忠言，陛下馬上把他貶斥到死地，臣子們將引以爲戒，誰再敢給陛下議論政事的得失呢？請移到較好的地方。"因此被罷官出任亳州知州。徽宗即位，召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重任尚書右丞。未滿一年，請求去職，加大學士、提舉中太一宫，死去。

論曰：哲宗親政的初年，見解和志慮尚未確定，范純仁、吕大防等賢臣在朝，居左右輔佐之位，使皇帝每天接近忠直的人，疏遠和杜絶奸邪，以此來端正他的志向，元祐的太平業迹，可得以保住。李清臣自恃才能急於升官，覬覦宰相之位，首先提出繼承變法，以此破壞國家大政，許多奸臣跟着作惡，衝決而無法阻擋，再次成爲正直官員的災禍。至於興起大獄來陷害馮京、蘇軾的，是張璪；協助成手實法，敗壞人才、誣害司馬光的，是蒲宗孟；攻訐太后垂簾之事，打擊吕大防、劉摯等而貶黜他們的，是黄履。李清臣是小人而奢侈，其他三人次之。安燾的議論和見識，有可稱道處，他雖然在朝中無所依附，而依違於蔡確、章惇之間，没有什麽匡正和建樹，這不是做大臣之道。

蔡挺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第進士，調虔州推官。秩滿，以父希言當官蜀，乞代行，遂授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辟管勾文字。富弼使遼，奏挺從，至雄州，誓書有所更易，遣挺還白。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對便殿，挺時有父喪，聽以衫帽入。

蔡挺字子政，宋城人。進士及第，調任虔州推官。任滿，因爲父親蔡希言到蜀地任職，蔡挺要求代父前往，因此被授爲陵州團練推官。王堯臣安撫陝西時，徵召蔡挺掌管文書。富弼出使遼，奏請讓蔡挺隨從，到雄州，因誓書有所更改，派蔡挺還京上奏。仁宗想知道契丹的情況，召他到便殿對答，當時蔡挺因父死服喪，特許他穿衫戴帽而不以官服入殿。

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奏挺通判涇州，徙鄜州。河北多盜，精擇諸郡守，以挺知博州。申飭屬縣嚴保伍，得居停奸盜者數人，弛其宿負，補爲吏，使之察警，盜每發輒得。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衍巨萬。三司下其法於四方，然大抵增賦也。

范仲淹宣撫陝西、河東時，奏請蔡挺爲涇州通判，移鄜州。當時河北盜賊多，朝廷精選各州太守，以蔡挺爲博州知州。他申飭各屬縣嚴格實行鄉里相保的辦法，破獲窩藏奸盜者幾人，免去這些人過去所欠租稅，用爲小吏，叫他們糾察盜賊，每次出現盜賊都被緝拿。他均平博平、聊城二縣的稅收，每年盈餘上萬。三司將他的辦法頒發各地，但大抵是增稅。

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部修六漯河，用李仲昌議，塞北流，入于六漯。一夕復决，兵夫芟楗漂溺不可計。降知滁州，言者以爲輕，乃貶秩停官。

任爲開封府推官、提點府界公事。主管修六漯河，他采用李仲昌的意見，堵塞北向的河流，使之流入六漯河。一個晚上又決口，施工的士兵民工和鐮刀等工具以及阻塞水流的土石筐等都被漂去無數。因此降爲滁州知州，議論的人認爲處罰太輕，於是降級停官。

越數歲，稍起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自大庾嶺下南至廣，驛路荒遠，室廬稀疏，往來無所芘。挺兄抗時爲廣東轉運使，乃相與謀，課民植松夾道，以休行者。江、閩鹽賊率千百爲州縣害，挺諭所部與期，使首納器甲，原其罪，得兵械萬計。官鹽惡而價貴，盜鹽善而價且下，故私販日滋。挺簡僚吏至淮轉新鹽，明殿賞，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賊黨破散，宿弊遂絶，歲增賣鹽四十萬。

過了幾年，稍稍起用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提舉虔州鹽政。從大庾嶺以下南到廣州，驛站路程荒涼遥遠，民居稀少，往來的人没有歇脚處。蔡挺的哥哥蔡抗當時任廣東轉運使，兄弟就互相合計，叫百姓夾道種松樹，以供行路人休息。江、閩鹽賊常有千百人爲害州縣，蔡挺命令部下和鹽賊約定，讓爲首者交出兵器鎧甲，免去他們的罪，得到兵器以萬計。官鹽質劣而價格貴，私鹽質好而價格便宜，所以私販日益增多。蔡挺選派屬吏到兩淮運新鹽，明定獎賞，以官價數額之餘給予他們，於是私販的黨徒就散了，舊弊從此根絶，每年增加售鹽四十萬。

改陝西轉運副使，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因上書論攻守大計。夏人大入，挺盡斂邊户入保，戒諸寨無出戰。諒祚親帥軍數萬攻大順，挺料城

改任陝西轉運副使，晉升爲直龍圖閣、慶州知州，因此上書議論攻守的大計。夏國大舉來犯，蔡挺把所有邊境上的居民都遷入防區，告誡各寨士兵不要出戰。趙諒祚親自率領軍隊幾萬人

堅不可破，而柔遠城惡，亟遣總管張玉將銳師守之。先布鐵蒺藜大順城旁水中，騎渡水多躓，驚言有神。過三日不克，諒祚督帳下決戰，挺伏强弩壕外，飛矢貫其鎧，遂引却。移寇柔遠，玉夜斫營，夏人驚擾潰去。環州熟羌思順舉族投諒祚，倚爲鄉導。挺宣言思順且復來，命葺其舊舍，出兵西爲迎候之舉。諒祚果疑思順，毒之死。挺築城馬練平爲荔原堡，分屬羌三千人守之。

進攻大順，蔡挺料知大順城堅固不能被攻破，而柔遠城不堅固，馬上派總管張玉帶精兵防守。先布置鐵蒺藜在大順城旁的水中，夏國騎兵渡水時多跌倒，驚恐地說有神。過了三天未攻下，趙諒祚督令帳下軍士決戰，蔡挺在城壕外埋伏强弩，飛箭射穿了他們的鎧甲，夏兵退却。夏兵移軍進攻柔遠，張玉在夜間殺進夏軍兵營，夏國兵驚擾敗去。環州的歸附羌人思順帶着族人投降趙諒祚，趙諒祚靠他作嚮導。蔡挺揚言說思順將要重新回來，命令修築他的舊居，出兵向西作迎接他的舉動。趙諒祚果然懷疑思順，毒殺了他。蔡挺在馬練平築城稱荔原堡，分派歸附的羌人三千去鎮守。

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舉籍禁兵悉還府，不使有隱占。建勤武堂，五日一訓之，偏伍鉦鼓之法甚備。儲勁卒於行間，遇用奇，則別爲一隊。甲兵整習，常若寇至。又分義勇爲伍番，番三千人，參正兵防秋與春，以八月、正月集，四十五日而罷，歲省粟帛、錢纊十三萬有奇。括並邊生地冒耕田千八百頃，募人佃種，以益邊儲。取邊民闌市蕃部田八千頃，以給弓箭手。又築城定戎軍爲熙寧寨，開地二千頃，募卒三千人耕守之。

神宗即位，加官蔡挺爲天章閣待制、渭州知州。檢點所有駐防禁軍都歸府署掌管，不使將領有私自隱瞞占用。修建勤武堂，五天訓練一次，部伍及鉦鼓的制度很詳備。軍中備有精强的士卒，遇到使用奇兵時，這些人就自成一隊。甲兵整齊訓練有素，常常像有敵人來犯之狀。又把義勇分成五番，每番三千人，和正式兵員一起參加秋天和春天的防務，每年在八月、正月集合，四十五天後散歸，每年節省粟帛、錢和絲綿十三萬多。檢查出沿邊界生地的冒耕田一千八百頃，招募人耕種，用以增加邊境的積儲。收回邊民擅買蕃部田八千頃，以供給弓箭手。又在定戎軍築城稱熙寧寨，開墾土地二千頃，募兵三千人耕種守備。

諜告夏人集胡盧河，挺出奇兵迎擊之。夏人潰，分諸將躡而討之，蕩其七族。進右諫議大夫，賜金帛二千。夏人復犯諸寨，環慶兵不能禦，挺遣張玉以萬人往解其圍。慶州軍變，挺討平之，進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卒徙營，衆憚遷，欲爲亂，城中震擾，挺推斬首惡十九人，訖徙營。蕃部歲饑，以田質於弓箭手，過期輒没。挺爲貸官錢，歲息什一，後遂推爲蕃漢青苗、助役法。又自以意製渡河大索及兵械鐮槍，皆獲其用。

間諜報告說夏國在胡盧河結集兵馬，蔡挺出動奇兵迎擊。夏人被擊潰，蔡挺分命諸將追擊，掃蕩了七個部族。升爲右諫議大夫，賞賜金帛二千。夏國又進犯各城寨，環慶駐軍不能抵禦，蔡挺派張玉率一萬人去解環慶之圍。慶州發生兵變，蔡挺討平了叛亂，晋升爲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兵卒遷移營地，衆兵怕遷移，想作亂，城裏的人都很恐懼，蔡挺審問斬殺了首惡十九人，終於遷了營地。蕃部饑荒，把田抵押給弓箭手，過期不還就被没收。蔡挺借給他們官錢，年息十分之一，後來就推廣爲蕃漢青苗、助役法。他又根據自己的想法製造了渡河用的大繩索及兵器鐮槍，

都發揮了作用。

熙寧五年，拜樞密副使。帝問挺涇原訓兵之法，召部將按于崇政殿，善之，下以爲諸郡法。河州景思立戰死，帝開天章閣訪執政，挺請行。帝曰："此小事，不足煩卿。河朔有警，卿當行矣。"契丹議雲中地，挺請罷沿邊戍人，示以無事，因乞置三十七將，皆行其策。

熙寧五年，被任爲樞密副使。神宗問蔡挺涇原訓練士兵的方法，召集其部將在崇政殿考核，認爲這方法好，頒布給各郡效法。河州景思立戰死，神宗到天章閣詢問執政大臣以對策，蔡挺請求到河州去。神宗說："這是小事，不足以煩勞你。如河朔有警報，你就應當出行了。"契丹提出雲中地的歸屬問題，蔡挺要求撤去沿邊戍守的人員，以顯示没有事端，就此要求朝廷設立三十七將，朝廷都實行了他的計策。

七年冬，奏事殿中，疾作而仆，帝親臨賜藥，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薨，年六十六。贈工部尚書，謚曰敏肅。

七年冬，在殿内陳奏政事，發病跌倒，神宗親自賞賜藥物，罷爲資政殿學士、分掌南京留司御史臺。元豐二年，死去，享年六十六歲。追贈工部尚書，謚號敏肅。

挺譎而多知，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爲富弼、范仲淹客，頗泄其幾事於吕夷簡以自售。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嘆。中使至，則使優伶歌之，以達于禁掖。神宗愍焉，遂有樞密之拜云。

蔡挺詭詐而多智謀，人們難以察其城府。當初，他是富弼、范仲淹的門客，泄露他們的機密事情給吕夷簡以求進身。在渭州時間久了，心中鬱鬱不得志，寄意於詞曲，有"玉關人老"的感嘆。宦官到來，就叫優伶歌唱這詞曲，用以傳到宮禁中去。神宗愛憐他，就任他爲樞密副使。

蔡抗

抗字子直。中進士，調太平州推官。聞父疾，委官去。稍遷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器重之，請於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再遷太常博士、通判秦州，爲秘閣校理，乞知蘇州。州並江湖，民田苦風潮害，抗築長堤，自城屬崑山，亘八十里，民得立塍埸，大以爲利。

蔡抗字子直。考中進士，調任太平州推官。聽到父親生病，棄官而去。稍稍升遷爲睦親宅講書。英宗在宮邸時，很器重他，向安懿王請求，願意和他交游。每次見英宗，必定衣冠整肅合於禮制，兩人關係是師生兼朋友。再次升遷爲太常博士、秦州通判，任秘閣校理，他要求出任蘇州知州。蘇州靠着長江和太湖，百姓的田地受風潮之害，蔡抗修築長堤，自州城連到崑山，長八十里，百姓因此得以建立稻田田埂，大受其益。

徙廣東轉運使。岑水銅冶廢，官給虛券爲市，久不償。人無所取資，聚而私鑄，抗盡給之，人得直以止。番禺歲運鹽英、韶，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舸爲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增十五萬緡。

調任廣東轉運使。岑水冶銅場廢棄已久，官府給冶銅者空頭憑券交易，很久不予償還。這些人生活無着，聚起來私鑄銅錢，蔡抗把所欠券額錢全部償還，人們得到欠款私鑄也就止息。番禺每年運鹽到英、韶，道路遠，多被盗竊質量差。蔡抗命令十條船作爲一運，挑選兼管的官員掌管，年底評定他們成績的優劣，每年增加收入十五萬緡。

英宗立，召爲三司判官。廣部去

英宗即位，徵召爲三司判官。廣東離京城

京師遠，不即至，帝見南來者必問之。及入對，諭曰："卿乃吾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方議安懿王典禮，抗引禮爲人後之誼，指陳切至，涕淚被面，帝亦感泣。都城大水，抗請見，帝迎問之，抗推原變異，守前説以對。大臣畏其諫，列白爲知制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惜其去，曰："第行，且召矣。"

遠，不能馬上就到，英宗見到從南方來的人必問及蔡抗。等他入朝面見皇帝時，英宗告訴他說："你是我的舊人，我對你寄予厚望，不要拘於常禮以自疏遠。"以史館修撰同知諫院。當時正議論尊重安懿王的典禮，蔡抗引用禮中規定出繼別人之後的道理，講陳道理懇切直率，流淚滿面，英宗也感動得哭了。都城發大水，蔡抗請求見皇帝，英宗迎着他詢問，蔡抗推論變異之故，仍堅持前面的說法來回答。大臣們怕他進諫，陳奏他爲知制誥，改龍圖閣直學士、定州知州。英宗惋惜他的離去，說："暫且去，就要徵召你了。"

郡兵番戍，室家留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令悉按以法，戍者感焉。帝不豫，趣命爲太子詹事，未至而神宗立，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過闕，帝見之，悲慟不自勝，曰："先帝疾大漸，猶不忘卿。"遂赴鎮。

州兵輪番戍守，家屬留在營中行爲多不檢點，常在丈夫出戍回來後自首得到原諒，蔡抗下令全部依法懲治，出戍者很感激。英宗有病，趕快任命他爲太子詹事，他尚未到達，而神宗即位，改任樞密直學士、秦州知州。路過朝廷，神宗見到他，不勝悲慟，說："先帝得病臨終，還沒有忘記你。"蔡抗就赴任了。

秦有質院，質諸羌百餘人，自少至老，扃繫之，非死不出，抗皆縱釋，約毋得擅相仇殺。已而有犯者，斬以徇，莫敢奸令。居數日，夢英宗召語，眷如平生，欲退復留。覺爲家人言，感念歔欷。及靈駕發引之旦，東望號慟，見僚佐于便室，驟得疾卒，年六十。特贈禮部侍郎。又欲賜謚，吴奎曰："抗以舊恩，自雜學士贈官，已逾常制。"遂止。

秦州有關押羌族人質的場所，關押羌人一百多人，從少年到老，關禁束縛，直至死去，蔡抗把他們都放了，約定他們出獄後不得擅自仇殺，後來有犯禁的，蔡抗斬了他示衆，再没有犯禁令的。過了幾天，蔡抗夢見英宗召他說話，還像平時那樣眷寵，他想告退又留下。醒後對家人講起，感恩想念而哭泣。英宗靈柩出發到葬地那天早上，他向着東方大哭，在便室中接見部屬官吏，突然得病死去，享年六十歲。特贈禮部侍郎。皇帝又想賜以謚號，吴奎說："蔡抗因爲舊恩，以雜學士追贈官，已超過常規。"於是罷休。

王韶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第進士，調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試制科不中，客游陝西，訪采邊事。

王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進士及第，調任新安主簿、建昌軍司理參軍。應殿試未能考取，就去陝西游歷，考察邊境事務。

熙寧元年，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并兵南向，大掠秦、渭

熙寧元年，他到朝廷上獻三篇《平戎策》，其内容大致爲："西夏是可以攻取的。要想攻取西夏，應當先收復河、湟，這樣夏國就有腹背受敵之憂。夏國連年進攻青唐，不能攻克，萬一被他們攻克了，一定會集合兵力向南，在秦、渭之

之間，牧馬于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瞎征兄弟其能自保邪？今唃氏子孫，唯董氊粗能自立，瞎征、欺巴温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唃氏敢不歸？唃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神宗異其言，召問方略，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屬之，諸將議先致討。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其成敗，遂留宿。明旦，兩種皆遣其豪隨以東。久之，龍珂率屬十二萬口内附，所謂包順者也。

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取其赢以治田。”帝從其言，改著作佐郎，仍命韶提舉。經略使李師中言：“韶乃欲指占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亡。”王安石主韶議，爲罷師中，以竇舜卿代，且遣李若愚按實。若愚至，問田所在，韶不能對。舜卿檢索，僅得地一頃，既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若愚奏其欺，安

間大肆擄掠，在蘭、會一帶牧馬，截斷古渭地區，把南山的生羌全部征服，西邊修築武勝，時常派兵劫掠洮、河，這樣隴、蜀諸州都受驚擾，瞎征兄弟豈能自保？現在唃氏的子孫，惟有董氊勉强能自立，瞎征、欺巴温這些人，他們的文書法令所能通行處不過一二百里，其勢難道能和西夏對抗嗎！武威的南面，直到洮、河、蘭、鄯，都是從前漢朝的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沃，有適宜種五穀的土地。幸而現在各羌分立，没有統一，這正是可以合并起來都加以安撫的時機。各族既已服從，唃氏怎敢不歸附？唃氏歸附後則河西李氏在我們掌握之中了。况且唃氏的子孫，瞎征比較强，爲各羌所敬畏，如果能招諭他，讓他定居在武勝或渭源城，使他聚合宗族黨羽，管轄他的部族，學習和使用漢法，將來族類雖興盛，不過如延州的李士彬、環州的慕恩而已。對漢有像胳膊一樣的幫助，而且使夏國没有可聯結的，這是上策。”神宗贊賞他的話，召他來問以策略，讓王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宜文字。

蕃部俞龍珂在青唐最强大，渭源羌和西夏都想使其歸附，各將領商議首先加以討伐。王韶由此巡行邊界，帶着幾個人騎着馬直到俞龍珂的帳幕中，告訴他成敗之理，就留宿在他帳幕中。第二天早上，兩種族都派首領跟着王韶向東歸宋。過了很久，俞龍珂率領所屬十二萬人歸附，這就是後來改名的包順。

王韶又上言説：“從渭源到秦州，未能耕種的良田有萬頃，請設市易司，可收取商人之利，取其盈餘來治理田畝。”神宗聽從他的奏議，又改任他著作佐郎，任命王韶提舉市易司。經略使李師中説：“王韶不過想占有近邊界的弓箭手的田地而已，他又想把市易司移到古渭，恐怕秦州從此更加多事，所得不足以補所失。”王安石力主王韶的意見，爲此罷免李師中，用竇舜卿代爲經略使，并且派李若愚來調查落實。李若愚到達後，問田在何處，王韶回答不上。竇舜卿檢查後，僅得到地一頃，地主提出訴訟，又把地還給

石又爲罷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師中、舜卿皆坐謫，而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帥郭逵上韶盜貸市易錢，安石以爲不足校，徙逵涇原。

了他。李若愚上奏王韶欺妄，王安石又因此罷免竇舜卿而叫韓縝接任。韓縝就依王安石之意而説假話，李師中、竇舜卿都因此貶官，而王韶爲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後來節度使郭逵上奏王韶偷盜借給市易司的錢，王安石以爲不足查處，把郭逵遷到涇原。

帝志復河、隴，築古渭爲通遠軍，以韶知軍事。五年七月，引兵城渭源堡及乞神平，破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初，羌保險，諸將謀置陣平地，韶曰：“賊不舍險來鬥，則我師必徒歸。今已入險地，當使險爲吾有。”乃徑趨抹邦山，壓敵軍而陣，令曰：“敢言退者斬！”賊乘高下鬥，師小却。韶躬擐甲冑，麾帳下兵逆擊之，羌大潰，焚其廬帳而還，洮西大震。會瞎征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戒別將由竹牛嶺路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征首領瞎藥等，與戰破之，遂城武勝，建爲鎮洮軍。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復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更名鎮洮爲熙州，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

神宗志在收復河、隴，修建古渭爲通遠軍，以王韶掌管通遠軍事務。五年七月，他率兵在渭源堡和乞神平築城，擊敗蒙羅角、抹耳水巴等族。當初，羌人保據險要之地，諸將想在平地布陣，王韶説：“敵人如果不放棄險要來作戰，那麽我軍必然白白回來。現在已進入險地，應當使險地爲我們所占有。”於是直取抹邦山，壓着敵軍布陣，下令説：“敢講後退的人殺！”敵人從高地下來作戰，宋軍稍退。王韶親自穿着盔甲，指揮帳下兵士迎擊，羌人大潰敗，宋軍焚燒了敵人的營帳而還，洮西羌人大爲震恐。遇上瞎征渡過洮水來救援羌人，羌人的殘餘又集合起來。王韶囑咐别將從竹牛嶺路上聲張軍威，而自己暗中出兵越過武勝，遇到瞎征的首領瞎藥等人，和他們交戰并擊敗他們，就在武勝築城，建爲鎮洮軍。升爲右正言、集賢殿修撰。又擊退瞎征，收降他的部落二萬人。改名鎮洮叫熙州，把熙、河、洮、岷、通遠作爲一路，王韶以龍圖閣待制任熙州知州。

六年三月，取河州，遷樞密直學士。降羌叛，韶回軍擊之。瞎征以其間據河州，韶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陝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瞎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韶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連拔宕、岷二州，疊、洮羌酋皆以城附。軍行五十有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朝，又加資政殿學士，賜第崇仁坊。

六年三月，攻取河州，升爲樞密直學士。降附的羌人又叛變，王韶回軍攻打他們。瞎征乘機占據河州，王韶進擊攻破訶諾木藏城，穿過露骨山，向南進入洮州境，道路狹窄，下馬步行，有時每天有六七次。瞎征留下他的黨羽守河州，自己帶兵尾隨官軍，王韶奮力作戰擊敗他使之退走，河州重又平定。接連攻占宕、岷二州，疊、洮一帶羌族酋長都以城歸附。軍隊行進五十四天，行軍一千八百里，得到五個州，斬敵人首級幾千，繳獲牛、羊、馬數以萬計。升爲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七年，入京朝見，又加官資政殿學士，賞賜崇仁坊住宅一座。

還至興平，聞景思立敗於踏白城，賊圍河州，日夜馳至熙。熙方城

回到興平，聽到景思立在踏白城戰敗，敵軍圍困河州，就日夜奔馳到熙州。熙州剛在部置守

守，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我，且新勝氣鋭，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瞎征知援絶，拔柵去。

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廷議棄熙河，帝爲之旰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喜。韶還熙州，以兵循西山繞出踏白後，焚八千帳，瞎征窮蹙丐降，俘以獻。拜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觀文學士，非嘗執政而除者，皆自韶始。官其兄弟及兩子，前後賜絹八千匹。未幾，召爲樞密副使。

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給他道。轉運判官馬瑊摺官吏細故，韶欲罷瑊，王安石右瑊，韶始沮，於是與安石異。數以母老乞歸，帝語安石勉留之。

安南之役，韶言："決里、廣源之建，臣以爲貪虚名而忘實禍，執政乃疑臣爲刺譏。方舉事之初，臣力爭極論，欲寬民力而省財用，但同列莫肯聽，至以熙河事折臣。臣本意不費朝廷而可以至伊吾盧甘，初不欲令熙河作路，河、岷作州也。今與衆異論，儻不求退，必致不容。"韶本鑿空開邊，驟躋政地，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帝由是不悦，以故罷職知洪州，又坐謝表怨慢，落職知鄂州。元豐二年，還其職，復知洪州。四年，病疽卒，年五十二。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襄敏。

韶起孤生，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

城，王韶命令撤去。挑選士兵得二萬人，討論出戰方向，諸將想進取河州。王韶説："敵人所以圍城，是依恃有外援。現在知道我方救兵來到，必定設伏兵等待我們，而且敵人新近取勝士氣高，不可迎戰。應當出其不意，進攻他們的外援，這是所謂'進攻敵方的空虚，則敵方受到牽制，就自動解圍'。"於是直攻定羌城，攻破結河族，截斷和夏國的通路，進到寧河，分命部將進入南山。瞎征知道後援斷絶，拔掉營柵退去。

起初，景思立戰敗，羌人氣勢復盛，朝廷有放棄熙河的議論，神宗因此不能按時吃飯，多次下詔要王韶持重不出戰。到這時，神宗大喜。王韶還熙州，領兵沿西山繞出踏白城之後，焚燒敵軍八千帳，瞎征勢窮要求投降，王韶俘獲了他上獻。神宗授王韶爲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資政殿和觀文殿學士中，不是宰相而充其選的，都從王韶開始。朝廷給予他兄弟及兩個兒子授官，前後賜絹八千匹。不久，召爲樞密副使。

熙河雖名爲一路，而實際并無租税收入，軍糧都靠别的路供給。轉運判官馬瑊糾查官吏的細小事故，王韶想罷免馬瑊，王安石偏袒馬瑊，王韶受挫，於是和王安石意見不合。幾次因母老請求回家，皇帝叫王安石勉勵挽留他。

安南那次戰役，王韶説："決里、廣源的建立，我以爲是貪圖虚名而忘記了實禍，宰相竟以爲臣在譏刺。當剛興起此事之初，我就力爭論説，想寬民力而節省國家的經費，但同僚没有肯聽的，甚至用熙河的事例來折服我。臣本意想不費朝廷開支攻到伊吾盧甘，本不想使熙河成一路，河、岷成爲州。現在和衆人的意見不同，若不求退，必然導致不能容身。"王韶本因開拓邊境，驟然升到政界高官，却以勞兵費財歸過於朝廷，皇帝因此不高興，因此罷爲洪州知州，又因謝表怨恨傲慢，撤銷職名爲鄂州知州。元豐二年，還他職名，又任洪州知州。四年，因生疽而死，享年五十二歲。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號襄敏。

王韶出身於孤寒書生，用兵有機謀智略。臨出兵時，召集各將領授以戰術，就不再問了，每

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震山谷，侍者往往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家姬奏樂，客張績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令失歡如此。"命酌大杯罰之，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韶交親多楚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羌老弱予以首爲功級。韶晚節言動不常，頗若病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蓋亦多殺徵云。子十人，厚、寀最顯。

戰必勝。曾經夜間睡在營帳中，前部軍隊遇到敵人，已用箭石互相攻打，呼喊聲震動山谷，侍者都害怕到雙腿發抖，而王韶還照常打鼾。他在鄂州宴請賓客，派出家中歌舞女奏樂，客人張績喝醉了拉一個歌舞女没拉上，張績將要抱她，歌舞女哭着告訴王韶。王韶慢慢地説："本來叫你們出來娛樂賓客，而讓他們這樣不高興。"命令斟一大杯酒去罰她，仍談笑照舊，人們佩服他的度量。王韶結交親近的多爲楚人，他們想靠王韶求官，王韶就分着囑托諸將，或斬殺已降羌人老弱的首級來爲他們報功。王韶晚年言語行動無常，很像狂病的樣子。既生了疽，腐爛到可以看見五臟，大約是殺人太多的應驗。他有兒子十人，王厚、王寀最顯貴。

王厚

厚字處道。少從父兵間，暢習羌事，官累通直郎。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不聽。紹聖中，用薦者换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

會羌酋瞎征、隴拶争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議復故地。元符元年六月，師出塞。七月，下邈川，降瞎征。九月，次青唐，隴拶出迎，遂定湟、鄯。詔賜隴拶姓名曰趙懷德，進厚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既而他種叛，合兵來攻，厚不能支。朝廷度二州不可守，乃以畀懷德，而貶厚右内府率，再貶賀州别駕。

崇寧初，蔡京復開邊，還厚前秩，於是羌人多羅巴奉懷德之弟溪賒羅撒謀復國。懷德畏逼，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羌扇結，命厚安撫洮西，遣内客省使童貫偕往。多羅巴知王師且至，集衆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陰戒行，羌備益弛，乃與偏將高永年異道出。多羅巴三子以數萬人分據險，厚進擊破殺之，唯少子阿蒙中流矢去，道遇多羅

王厚字處道。少年時跟父親在軍中，深知羌人的事，幾次升官爲通直郎。元祐年間放棄河、湟，王厚上疏陳奏不可放棄，而且到政事堂講此事，朝廷不聽。紹聖年間，因薦舉换禮賓副使、幹當熙河公事。

正逢羌人酋長瞎征、隴拶争權，河州守將王贍和王厚一同獻計議論收復舊地。元符元年六月，軍隊出塞。七月，攻下邈川，收降瞎征。九月，軍隊駐在青唐，隴拶出來迎接，就此平定湟、鄯。皇帝下詔賜隴拶姓名叫趙懷德，晉升王厚爲東上閤門副使、湟州知州。後來其他種族叛變，合兵來進攻，王厚不能抵禦。朝廷估計二州不能守，就給了趙懷德，而貶王厚爲右内府率，再貶賀州别駕。

崇寧初年，蔡京又開拓邊境，恢復王厚以前的官秩，於是羌人多羅巴推舉趙懷德的弟弟溪賒羅撒圖謀復國。趙懷德害怕其威脅，逃奔黄河以南，當地種落又以趙懷德挾令各部。朝廷憂慮衆羌煽動集結，命令王厚安撫洮西，派内客省使童貫和他一起去。多羅巴知道宋兵將到，集合部衆來抗拒。王厚聲稱駐兵而暗中命軍隊前進，羌人防備更爲鬆弛，王厚就和偏將高永年分道出擊。多羅巴三個兒子以幾萬人分據險要之地，王厚進攻打敗并殺了他們，僅小兒子阿蒙中了流箭逃

巴，與俱遁。遂拔湟州。以功進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

走，路上遇到多羅巴，跟他一起逃走。王厚攻克了湟州。因功勞晉升威州團練使、熙河經略安撫使。

三年四月，厚帥大軍次于湟，命永年將左軍循宗水而北，別將張誡將右軍出宗谷而南，自將中軍趨綏遠，期會宗哥川。羌置陳臨宗水，倚北山，溪賒羅撒張黄屋，建大旆，乘高指呼，望中軍旗鼓争赴之。厚麾游騎登山攻其背，親帥强弩迎射，羌退走。右軍濟水擊之，大風從東南來，揚沙翳羌目，不得視，遂大敗，斬首四千三百餘級，俘三千餘人。羅撒以一騎馳去，其母龜兹公主與諸酋開鄯州降。厚計羅撒必且走青唐，將夜追之，童貫以爲不能及，遂止。師下青唐，知羅撒留一宿去，貫始悔之。厚將大軍趨廓州，酋落施軍令結以衆降，遂入廓州。超拜厚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三年四月，王厚率領大軍駐在湟，命令高永年率左軍沿宗水向北，別將張誡率右軍出宗谷向南，自己率中軍進取綏遠，約定在宗哥川集合。羌人面對宗水布陣，背靠北山，溪賒羅撒設帝王用的黄帷蓋，立大旗，在高地指揮，望中軍旗鼓處争着衝擊。王厚指揮游騎登山攻打其後部，自己率領强弩迎着敵人射擊，羌人退去。右軍渡過宗水進攻羌兵，大風從東南方來，揚起塵沙迷了羌人的眼，不能看清，就此大敗，被斬首四千三百多級，俘獲三千多人。羅撒一人騎馬奔逃而去，他母親龜兹公主和各酋長打開鄯州城門投降。王厚預料羅撒一定要逃向青唐，想連夜追擊他，童貫認爲不能追到，就未追。軍隊下青唐，知道羅撒在那裏留了一宿就走了，童貫纔懊悔。王厚率大軍進向廓州，酋長落施軍令結率衆投降，從此進入廓州。越級授王厚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

明年，羅撒復入寇，永年戰死，羌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郢州防禦使。已而趙懷德約降未决，厚以書諭之，懷德即納款。還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曰莊敏。

明年，溪賒羅撒又來侵擾，高永年戰死，羌人焚燒大通河橋後叛變，新闢疆土大爲震恐。王厚因停留不進，被降爲郢州防禦使。此後趙懷德約議投降尚未作决定，王厚寫信曉諭他，趙懷德就投降了。朝廷還復王厚舊官。入朝，提舉醴泉觀，去世。追贈寧遠軍節度使，謚號莊敏。

王寀

寀字輔道。好學，工詞章。登第，至校書郎。忽若有所睹，遂感心疾，唯好延道流談丹砂、神仙事。得鄭州書生，托左道，自言天神可祈而下，下則聲容與人接。因習行其術，纔能什七八，須兩人共爲乃驗。外間讙傳，浸淫徹禁庭。

王寀字輔道。好學問，善於寫文章。進士及第，官至校書郎。有一天他忽然像見了什麽，就有了心病，祇喜歡延請道術之士談論丹砂、神仙的事。他遇到一個鄭州的書生，假托左道旁門，自稱天神可以祈禱請其下凡，下凡後聲音容貌都與人相通。王寀就學習他的法術，剛學了十分之七八，必須兩個人一起方靈驗。外間紛傳，漸漸傳聞到宫廷中。

徽宗方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度技不如，願與之游，拒弗許。户部尚書劉昺，寀外兄也，久以争進絶還往。神降寀家，使因昺以達，寀言其

徽宗正尊崇道教，侍晨林靈素自己估量技不及王寀，自願和他交游，王寀拒絶不許。户部尚書劉昺，是王寀的表兄，長期因争奪仕進不相來往。神降臨王寀家中，叫他通過劉昺轉達朝廷，

故，神曰："第往與之言，汝某年月日在蔡京後堂談某事，有之否？"昺驚駭汗洽，不能對，蓋所言皆陰中傷人者。乃言之帝，即召。宷風儀既高，又善談論，應對合上指。帝大喜，約某日即內殿致天神。靈素求與共事，又弗許。或謂靈素，但勿令鄭書生偕，宷當立敗。即白帝曰："宷父兄昔在西邊，密與夏人謀反國。遲至尊候神，且圖不軌。"帝疑焉。及是日，宷與書生至東華門，靈素戒閽卒獨聽宷入。帝齋潔敬待，越三夕無所聞，乃下宷大理，獄成，棄市，昺竄瓊州。

王宷說了和劉昺不來往之故，神說："儘管和他說，你某年某月某日在蔡京的後堂談某件事，有沒有？"劉昺驚駭得渾身流汗，無法回答，因爲所說的都是暗中害人的事。劉昺於是向皇帝上奏，徽宗馬上召見王宷。王宷風度儀容既高雅，又善於談論，回答的話符合皇帝的意旨。徽宗大喜，約定某天就在內殿迎天神。林靈素要求參預其事，又不許。有人對林靈素說，衹要不讓鄭州書生一起來，王宷就當立即失敗。林靈素就對徽宗說："王宷的父親和哥哥從前在西部邊界，秘密和夏國人合謀反對國家。等皇上等候神降臨時，將要圖謀不軌暗殺皇上。"徽宗因此疑心王宷。到了那天，王宷和書生來到東華門，林靈素吩咐守門兵士衹許王宷進入。徽宗齋戒整潔等待，過了三夜無所見聞，就把王宷關押到大理獄，獄案確定後，處斬，劉昺被流放瓊州。

薛向

薛向字師正。以祖顔任太廟齋郎，爲永壽主簿，權京兆户曹。有商胡齎銀二篋，出樞密使王德用書，云以與其弟。向適監稅，疑之曰："烏有大臣寄家問而諉胡人者？"鞫之，果妄。

爲邠州司法參軍。夏人叛，秦中治城，侍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陳三敝，言："今板築暴興，吏持斧四出伐木，無問井閭丘隴，民不敢訴。必不得已，宜且葺邊城。函關，秦東塞，今西鄉設守，是爲棄關內乎？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悉從之。邠守貪沓，欲因事爲邪，并治子城，立表於市以撤屋，冀得賂免，向力爭罷之。

監在京榷貨務，連歲羨緡錢，當遷秩，移與其兄。三司判官董沔議改河北便糴，行鈔法。向曰："如此，則都內之錢不繼，茶、鹽、香、象將

薛向字師正。因祖父薛顔蔭恩授太廟齋郎，任爲永壽主簿，代理京兆户曹。有個經商的胡人帶着二篋銀子，拿出樞密使王德用的書信，說是給他弟弟的。薛向正在監督稅收，懷疑地說："豈有大臣寄家信而托胡人的？"審訊胡人，果然是假話。

任邠州司法參軍。夏國反叛，秦中修繕城墻，侍御史陳洎巡行邊地，薛向去陳洎處陳述三個弊端，說："現在工程突然興作，吏人拿着斧子四出砍伐樹木，不管是村落還是墳地，百姓不敢上訴。必不得已，應該修築邊境的城市。函谷關，秦東部邊塞，現在改爲向西設防，這是爲了放棄關內嗎？三司借龍門富人的錢，以宋朝百年來全盛的天下，一方有警報，就向百姓借錢，這是不義的。"陳洎奏上了薛向的說法，朝廷都采用其說。邠州太守貪黷，想藉興修之事謀私利，就同時修子城，在市上立標志來拆毁房屋，希望得到賄賂再免拆，薛向力爭停罷了此事。

薛向監督在京城收取貨物稅的事務，連年富裕錢財，應當升官級，他把升級轉給他哥哥。三司判官董沔建議改變河北便糴法，實行鈔法。薛向說："這樣做，京城裏的錢就會不足，茶、鹽、

益不售矣。"有司主沔議，既而邊糴滯不行，沔坐黜。

香料、象牙會更賣不出去了。"有關官員主張董沔的意見，後來邊境糴法停滯不行，董沔因此被貶黜。

以向知鄜州。大水冒城郭，沉室廬，死者相枕。郡卒戍延安，詣主將求歸視，弗得，皆亡奔。至，則家人無存者，聚謀爲盜，民大恐。向遣吏曉之曰："冒法以赴急，人之常情，而不聽若輩歸，此武將不知變之過也。亟往收溺尸，貰汝擅還之罪。"衆入庭下泣謝，一境乃安。

朝廷以薛向爲鄜州知州。大水冲進城郭，淹没房屋，死的人相枕藉。州中兵卒被派戍守延安，士兵去見主將要求回家探視，不准許，都逃亡了。回到家中，見家人已無存活的，就聚集起來合謀做强盜，百姓大爲恐慌。薛向派小吏告訴他們説："冒犯法律以趕赴急難，這是人之常情，而不許你們回來，這是武將不知權變的過錯。快去收溺死者的尸體，赦免你們擅自回來之罪。"衆人都到官署庭下哭謝，一境就此平安。

又論河北糴法之弊，以爲："度支歲費錢緡五百萬，所得半直，其贏皆入賈販家。今當有以權之，遇穀貴，則官糴於澶、魏，載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乏；軍食有餘，則坐倉收之。此策一行，穀將不可勝食矣。"朝廷是向計，始置便糴司於大名，以向爲提點刑獄兼其事。武彊有盜殺人而逸，尉捕平民抑使承，向覆其冤，脱六囚於死。

薛向又議論河北糴法的弊端，認爲："度支每年花費錢五百萬緡，所得僅有所值的一半，其盈餘都進了商販們手中。現今應當考慮辦法，穀價貴時，官府就在澶、魏等地買進，運載去供給邊境；新陳穀尚未交接時，就出售陳穀來救濟百姓的困乏；軍糧有餘，就建倉庫收集。這政策一實行，糧食就會吃不完了。"朝廷同意薛向之計，開始在大名設立便糴司，任薛向爲提點刑獄兼管其事。武彊有强盜殺人後逃亡，縣尉逮捕了平民逼他們承認，薛向覆核這件冤案，免去六個囚犯死罪。

入爲開封度支判官，權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鹽。鹽足支十年，而歲調畦夫數千，向奏損其數。兼提舉買馬，監牧沙苑養馬，歲得駒三百，而費錢四千萬，占田千頃。向請斥閑田予民，收租入以市之。乃置場於原、渭，以羨鹽之直市馬，於是馬一歲至萬匹。

入京任開封度支判官，代理陝西轉運副使、制置解州鹽政。鹽足够十年之用，而每年調用鹽民幾千人，薛向奏請減少其數目。兼提舉買馬，監督沙苑放牧養馬，每年得馬駒三百匹，而費錢四千萬，占田一千頃。薛向奏請撥出閑田給百姓，收租來買馬。於是在原、渭等地置場，以鹽價的盈餘之錢買馬，這樣一年得馬一萬匹。

昭陵復土，計用錢粮五十萬貫石，三司不能供億，將移陝西緣邊入鹽中于永安縣。向陳五不可，以爲失信商旅，遂舉所闕之數以獻。嘗夜至靈寶縣，先驅入驛，與客崔令孫爭舍。令孫正病卧，驚而死，罷知汝州。甫數月，復以爲陝西轉運副使，進爲使。厚陵役費，其助如永昭時。

仁宗昭陵完工，共計用錢糧五十萬貫石，三司存儲不够供給，將把陝西沿邊供鹽機構遷至永安縣。薛向陳奏不可行的原因五點，認爲是失信於商人，就把所缺少的數目奉獻。他曾夜裏到靈寶縣，先進入驛站，和客人崔令孫爭房間。崔令孫正卧病在床，被驚悸而死，薛向因此被罷爲汝州知州。剛過幾個月，重新以他爲陝西轉運副使，又升爲轉運使。厚陵的工役費用，他又加資

凡將漕八年，所入鹽、馬、芻、粟數累萬，民不益賦，其課爲最。

助和永昭陵時一樣。一共管理漕運八年，所收入的鹽、馬、草料、糧食之數數萬，百姓不增賦稅，他的業績最好。

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青澗城主种諤將往迎，詔向與議。諤不俟命，亟率所部出塞，遂城之。廷議劾諤擅興，將致法。向言："諤今者之舉，蓋忘身以徇國，有如不稱，臣請坐之。"諤既貶，向亦罷知絳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使陝西還，陳向制置鹽、馬之失。詔向詣闕與辯，靖辭窮，即罪之。

夏將嵬名山以綏州來歸附，青澗城主將种諤將去迎接，朝廷下詔薛向和他商議。种諤不等候命令，匆忙帶領所屬軍隊出塞，就占領該地。朝廷議論彈劾种諤擅自興兵，將以法懲辦。薛向說："种諤現今的行動，應是忘身以殉國，如果有不適合之處，請把我治罪。"种諤既被貶官，薛向也罷官任絳州知州，再貶信州，移潞州。張靖出使陝西回來，陳奏薛向處理鹽、馬事務的過失。皇帝下詔叫薛向到朝廷辯論，張靖辭窮，因此把他論罪。

神宗知向材，以爲江、浙、荆、淮發運使。綱舟歷歲久，篙工利於盜貨，嘗假風水沉溺以滅迹。向募客舟分載，以相督察。官舟有定數，多爲主者冒占，悉奪畀屬州，諸運皆詣本曹受遣；以地有美惡，利有重輕，爲立等式，用所漕物爲誅賞。遷天章閣待制。環慶有疆事，帝以向習知地形，召詣中書。舊制，發運使上計毋得出入，唯止都門達章奏。至是，弛其禁。熙寧四年，權三司使。明堂禮成，有司誤遷向右諫議大夫，詔罰吏而向官不奪。河、洮用兵，縣官費不可計，向未嘗乏供給。及解嚴，上疏乞戒將帥裁溢員，汰冗卒、省浮費、節橫賦，手敕褒納。進龍圖閣直學士。

神宗知道薛向的才能，任他爲江、浙、荆、淮發運使。運貨進京的船經歷年歲久了，篙工們貪利偷盜貨物，曾經藉着遇風浪船沉溺來滅迹。薛向招募商船分載，以便使他們互相監督。官府船隻有一定數目，多數被主管者所冒占，薛向把船隻全部没收歸州管轄，各種運輸都到本部門接受調遣；以地域有好和差，利有輕重，訂立等級，用所運送的物品來賞罰。晉升爲天章閣待制。環慶有邊疆之事，神宗認爲薛向熟知地形，徵召他到中書。根據過去規定，發運使年終上報各類收支情況不許進朝，僅在京城門外上送章奏。到這時，取消了這一禁令。熙寧四年，代理三司使。在明堂祭禮完畢，有關官員錯把薛向升爲右諫議大夫，皇帝下詔責罰吏員而不取消薛向所得官。河、洮用兵，國家所費不可勝計，而薛向從未使供應缺乏。軍事形勢緩解時，他上疏要求戒飭將帥們裁減多餘人員，淘汰多餘的兵士，節省虛浮費用、減少額外的賦稅，皇帝下手令褒獎采納。晉升爲龍圖閣直學士。

遼人求代北地，北邊擇牧，加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定州。高陽關募兵，敵陰遣人應選。向諜知之，主者覺，縱使亡去，向遣邏捕取之，械送瀛州，戮於市。北使久留都亭，數出不遜語，而雲、應點兵，涿、易治道，僉謂必渝盟。向曰："彼欲疆議

遼國要求代北的土地，宋朝北部邊境選擇州府行政官，加薛向爲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定州知州。高陽關募兵，敵方暗中派人應募。薛向通過間諜覺察此事，主管的人也覺察了，放他們逃走，薛向派巡邏兵逮捕了他們，上刑具押送瀛州，在市上斬殺。遼國使者長久留在都亭，多次說不謙遜的話，而遼國在雲州、應州檢點兵丁，

速成，故多張虛勢以撼我。使者懼不如其請，故肆嫚言以僥倖取成。兵來不除道，其亦無能爲也已。”後皆如向言。遷工部侍郎。向控辭，賜詔弗允。故事，前兩府辭官乃降詔，兩省得詔自向始。元豐元年，召同知樞密院。

在涿州、易州修築道路，宋廷衆官都認爲遼國必定背棄盟約。薛向說：“他們想使邊界的談判早些達成協議，所以多方虛張聲勢來動搖我方。使者怕我們不照他的要求辦，所以放肆說不敬的話以求僥幸成功。軍隊要來的話不見得先修道路，他們也不見得能有所作爲。”後來都如薛向所說。晉升工部侍郎。薛向辭讓，皇帝賜詔書不允准。依舊制，前兩府官員辭官纔降詔書，至於兩省官員得到詔書的從薛向開始。元豐元年，召爲同知樞密院。

向幹局絶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用心至到，然甚者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間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材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决，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及在政地，同列質以西北事，則養威持重，未嘗啓其端，非常所以屬望意。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議欲改爲。於是舒亶論向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又改隨州，卒，年六十六。元祐中，録其言，謚曰恭敏。子紹彭，有翰墨名。中子嗣昌。

薛向辦事能力過人，尤其善於理財，計算錢財從未有失誤，做事也竭盡心力，但有些事做得過分不能不使百姓受害，所上報的成績有時失實。當時正崇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持其事，御史幾次上言，朝廷不聽。薛向因此更能施展他的才能，至於在皇帝面前議論軍事，通曉事理明白而有決斷，因此以文職的俗吏得到重用。等到進入議政的地位，同僚問他西北邊境事務，他就主張養威持重，從不主張挑起事端，不符合皇帝對他的指望。皇帝下詔讓百姓養馬時，薛向既接受命令，但不久知道百姓認爲不便，商議更改辦法。於是舒亶說薛向反覆無常沒有大臣的樣子，貶斥爲潁州知州，又改爲隨州知州，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元祐年間，追認他的言論之功，贈謚號爲恭敏。他的兒子紹彭，以文墨著名。中子叫嗣昌。

薛嗣昌

嗣昌亦以吏材奮。崇寧中，歷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爲左司郎中，擢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渭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寘坐獄，嗣昌奏請之，遂以監臨自盗責安化軍節度副使，安置郢州。起知相州，復待制、知太原府。論築涇原三倉勞，加顯謨閣直學士；又以撫納西羌功，進延康、宣和殿學士，拜禮部、刑部尚書。坐啓擬反覆罷，提舉崇福宫。久之，還延康殿學士、知延

薛嗣昌也因有治理之才而奮起。崇寧年間，歷任熙河轉運判官，梓州、陝西轉運副使，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入朝爲左司郎中，擢升徽猷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任渭州知州，改慶州。監公使庫皇寘因事入獄，薛嗣昌上奏求情，因此以監守自盗之罪責罰爲安化軍節度副使，郢州安置處分。起用爲相州知州，恢復待制、太原府知府。朝廷論及薛嗣昌修築涇原三倉的功勞，加他爲顯謨閣直學士；又因安撫西羌之功，晉升延康、宣和殿學士，授爲禮部、刑部尚書。因啓奏擬事反覆而罷官，提舉崇福宫。過了好久，又升爲延康殿學士、延安府知府，在京城賞賜第宅。

安府，賜第京師。當遷官，丐回授其子昶京秩。

應當升官，他請求給他兒子薛昶京官官品。

嗣昌前後因事六七貶，多以欺罔獲罪。至是，言者并論之，降爲待制，卒。

薛嗣昌前後因事六七次被貶，大多因爲欺罔獲罪。到此時，言事的官員合并論罪，把他降爲待制，去世。

先是，徽宗有意圖北方，遣譚稹銜命訪諸帥，韓粹彦、洪中孚皆力云不可，嗣昌乃潤飾諜詞，以開邊隙。及論事帝前，語至興師，或感激流涕。造亂之咎，人皆歸責焉。

在此以前，徽宗有意圖謀遼國，派遣譚稹帶着命令去訪問各路軍事長官，韓粹彦、洪中孚都竭力説不可以這樣，薛嗣昌却粉飾諜報，以開啓邊釁。等到在皇帝面前論事時，講到出兵，甚至激動得流淚。造成禍亂的罪責，人們都歸咎於他。

章楶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頻，爲侍御史，忤章獻后旨黜官，仁宗欲用之而卒。楶以叔得象蔭，爲孟州司户參軍。應舉入京，聞父對獄于魏，棄不就試，馳往直其冤。還，試禮部第一，擢知陳留縣，歷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爲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

章楶字質夫，建州浦城人。祖父章頻，任侍御史，觸犯章獻皇后的意旨被罷官，仁宗想起用他而他死了。章楶因爲他叔父章得象的恩蔭，任孟州司户參軍。入京考進士，聽到父親在魏州被官府審問，就放棄考試，奔赴那裏申辯他父親的冤枉。回京，在禮部考試得第一名，提拔爲陳留縣知縣，歷任爲提舉陝西常平、京東轉運判官、提點湖北刑獄、成都路轉運使，入京任考功、吏部、右司員外郎。

元祐初，以直龍圖閣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且捐葭蘆、安疆等四寨予夏，使歸其永樂之人。夏得寨益驕。楶言："夏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屈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楶先用間知之，遣驍將折可適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伏兵識其母梁氏旗幟，鼓噪而出，斬獲甚衆。又預毒於牛圈潴水，夏人馬飲者多死。召權户部侍郎。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知應天府，加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徙江、淮發運使。

元祐初年，以直龍圖閣爲慶州知州。當時朝廷停止用兵，告誡邊境官吏不要隨便行動，并且割葭蘆、安疆等四寨給西夏，使其歸還永樂的人。西夏得到城寨後更加驕縱。章楶説："夏人貪利害怕軍威，没有懲戒，邊境不得安寧。應當稍稍攻取他們的疆土，像古代所謂削地的制度，來鞏固我們的邊界。然後各路出兵，選擇占領要害之地，不必一再進攻，其勢將自行衰竭。"於是他乘便出兵討伐，引誘夏人來攻，夏國果然入侵圍攻環州。章楶先用間諜偵知其事，派驍將折可適伏兵於洪德城。夏軍經過這裏，伏兵認識夏主之母梁氏的旗幟，擊鼓呼喊出戰，斬殺俘獲甚多。又預先在牛圈積水中下毒藥，夏軍人和馬匹喝了水死的很多。朝廷召回章楶權户部侍郎。次年，任爲同州知州。紹聖初年，爲應天府知府，加官集賢殿修撰、廣州知州，改爲江、淮發運使。

哲宗訪以邊事，對合旨，命知渭

哲宗詢問他邊境事宜，他的回答合於皇帝心

州。至即上言城胡盧河川，據形勝以逼夏。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陽繕理他堡壁數十所，自示其怯。或以楶怯，請曰："此夏必爭之地，夏方營石門峽，去我三十里，能奪而有之乎？"楶又陽謝之，陰具板築守戰之備，帥四路師出胡盧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成，賜名平夏城、靈平寨。方興役時，夏以其衆來乘，楶迎擊敗之。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相繼築城，進拓其境，夏人愕視不敢動。夏主遂奉其母合將數十萬兵圍平夏，疾攻十餘日，建高車臨城，填塹而進，不能克，一夕遁去。夏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楶諜其弛備，遣折可適、郭成輕騎夜襲，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牛羊十萬，夏主震駭。哲宗爲御紫宸殿受賀，累擢楶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階大中大夫。

楶在涇原四年，凡創州一、城寨九，薦拔偏裨，不間廝役，至於夏降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咸受其馭。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爲之寢兵。楶立邊功，爲西方最。

時章惇用事，楶與惇同宗，其得興事，頗爲世所疑。徽宗立，請老，徙知河南。入見，留拜同知樞密院事，俾其子綡爲開封推官以便養。逾年，力謝事罷，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未幾，卒。徽宗悼之，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曰莊簡，賻恤甚厚。

楶七子：綡、綜、綡、綰、綎、縯、縝，綡、綡最知名。綡繇推官爲户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

思，任命他爲渭州知州。他到任就上奏請求在胡盧河川築城，占據形勝之地來威脅夏。於是用三個月和熙河、秦鳳、環慶四路的軍隊，假裝修繕其他堡壁幾十處，以示懦怯。有人以爲章楶懦怯，請求説："這是夏必爭之地，夏剛修築石門峽，離開我們三十里，能奪取而占有它嗎？"章楶又裝着謝罪，暗中作好了築城和防守作戰的準備，帶領四路軍隊向胡盧河川出發，築兩城堡於石門峽江口好水河的南面。二十二天築成，命名爲平夏城、靈平寨。正當動工修築時，夏國人率部衆進犯，章楶迎擊把他們打敗。此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都相繼築城堡，向前開拓其境界，夏國人驚愕坐視不敢動。夏國君主就帶着他的母親集合將領率幾十萬兵圍攻平夏，急攻十多天，用高車攻城，填塞塹壕進攻，不能攻克，一夜逃去。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都勇悍善戰，章楶偵知他們防備鬆弛，派折可適、郭成輕騎乘夜進襲，直到他們營帳中抓住了他們，把他們家屬全部俘獲，俘虜割耳三千餘人、牛羊十萬，夏國君主震驚惶恐。哲宗爲此到紫宸殿接受群臣祝賀，因功擢升章楶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端明殿學士，進官階爲大中大夫。

章楶在涇原四年，共新立一個州、九個城寨，薦舉拔擢部將，不管奴僕役隸都能任用，至於夏國投降宋朝的人折可適、李忠傑、朱智用，都受他調用。夏國自從平夏之役戰敗，不再能出兵，屢次請求講和，哲宗也因此停止用兵。章楶所立邊功，在西部諸將中最大。

當時章惇掌權，章楶和章惇同族，他之所以能成大事，很被世人所懷疑。徽宗即位，章楶告老，移爲河南府知府。入朝見皇帝，留下他任同知樞密院事，讓他兒子章綡爲開封推官以便奉養。過了一年，竭力推辭職事，授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宫使，不久，去世。徽宗悼惜他，追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號爲莊簡，撫恤很優厚。

章楶有七個兒子：章綡、章綜、章綡、章綰、章綎、章縯、章縝，章綡、章綡最有名。章綡由推官爲户部員外郎、提點淮南東路刑獄、權

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時方鑄崇寧大錢，令下，市區晝閉，人持錢買物，至日旰，皇皇無肯售。綍飭市易務致百貨，以小錢收之；且檄倉吏糶米，以大錢予之，盡十日止，民心遂安。未幾，新鈔法行，舊鈔盡廢，一時商賈束手，或自殺。綍得訴者所持舊鈔，爲錢以千計者三十萬，上疏言鈔法誤民，請如約以示大信。上怒，罷綍，降兩官。

綡第進士，歷陝西轉運判官，入爲户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之妻，綡姊也。逵漸復元祐之政，綡多贊之。蔡京欲擠逵，且惎綡不附己，使其黨攻之，出綡湖州。論者不已，差主管西京崇福宫。

綜歷通判常州，綰知丹徒縣，綎簽判西安州，縯簽判蘇州，楶孫茇承奉郎，藎監蘇州税，俱列仕顯。

及京復相，遂興制獄，傾章氏。綎居蘇州，或得私鑄錢數巨罌，京風言者誣綎與州人郁寶所鑄。詔遣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更往鞫之，連繫數百人，累月卒無實，獄多死者。京大怒，别遣孫傑鞫之，傅致如章，綎刺面配沙門島，追毁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籍入其家。竄綍台州，綜秀州，綡温州，綰睦州，縯永州，茇處州，藎均州，官司降罷除名者十餘人，時論冤之。

孫傑擢龍圖閣直學士、知蘇州，張商英入相，始辨前獄，移綎常州，綡復朝奉郎、通判秀州。頃之，綎改授内殿崇班，綡秘書省校書郎，遷倉部員外郎，出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譚稹宣撫燕山，請綡爲參謀，加右文殿修撰。金人破蔚州，背歸山後議，稹以錯置乖方罷。

知揚州兼提舉香鹽事。當時剛鑄崇寧大錢，命令下來，市集白天關閉，人們拿錢買東西，到天色已晚時，惶恐不安不肯出售貨物。章綍命令市易務官員一定要辦齊百貨，用小錢收購；并且下公文叫管倉庫的吏員出售米，用大錢支付，十天停止，百姓的心纔得安定。不久，新鈔法實行，舊鈔全部作廢，一時商人都束手無策，有的人自殺。章綍得到上訴者所持有的舊鈔，數目以千計的有三十萬，上奏疏説鈔法害百姓，請求依鈔付錢以示信用。徽宗發怒，免章綍官，降兩級。

章綡進士及第，歷任陝西轉運判官，入京任户部員外郎。中書侍郎劉逵的妻子，是章綡的姐姐。劉逵逐漸恢復元祐年間的政策，章綡大多贊成他。蔡京想排擠劉逵，而且恨章綡不依附自己，叫他的黨羽論責章綡，外放章綡爲湖州知州。論責還不停止，又改派他主管西京崇福宫。

章綜歷任常州通判，章綰爲丹徒縣知縣，章綎爲西安州簽判，章縯爲蘇州簽判，章楶的孫子章茇爲承奉郎，章藎監蘇州税，都在高官之列。

蔡京再次爲宰相後，興起獄案，陷害章姓家族。章綎居住在蘇州，有人查得私鑄錢幾大瓮，蔡京暗示告發者誣陷是章綎和州人郁寶所鑄。皇帝下詔派李孝壽、張茂直、沈畸、蕭服再次去審問，連累逮捕幾百人，經數月終無實據，獄中死的有多人。蔡京大怒，另派孫傑去審問，羅織成案，章綎被臉上刺字發配沙門島，追繳銷毁出仕以來的文據官憑，削去官職名籍，没收家産。把章綍流放台州，章綜流放秀州，章綡流放温州，章綰流放睦州，章縯流放永州，章茇流放處州，章藎流放均州，官員被降職罷免削職的有十餘人，當時輿論認爲是冤案。

孫傑升爲龍圖閣直學士、蘇州知州，張商英入朝當宰相，纔辨明此案，讓章綎移到常州，章綡恢復朝奉郎、爲秀州通判。不久，章綎改授内殿崇班，章綡爲秘書省校書郎，改爲倉部員外郎，出任提點兩浙刑獄，以龍圖閣直學士爲越州知州。譚稹爲燕山宣撫使，請求以章綡爲參謀，加右文殿修撰。金軍攻占蔚州，背棄歸還山後的協議，譚稹因處置失當被罷官。章綡削職送吏部

綡落職送吏部，會赦恩，上書告老，復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

論曰：神宗奮英特之資，乘財力之富，銳然欲復河、湟，平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楶輩起諸生，委褒衣，樹勛戎馬間。世非無材，顧上所趣尚磨厲奚如耳。觀挺之治兵，韶之策敵，楶之制勝，亦一時良將。薛向雖無三子勞，而董漕邊餉，不乏仰給，持重樞府，不啓事端，又其善也。若厚之降隴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功足繼韶。而嗣昌造釁北伐，乃悖於向，可勝誅邪？雖然，佳兵好還，道家所戒，卒之寀以左道殺，綖以鑄錢陷，此非其驗也與。

查處，遇上大赦，上書告老，恢復龍圖閣直學士退休，去世。

論曰：神宗以英明特出的天資，乘着國家財力之富，銳意想收復河、湟，平定靈、夏，而蔡挺、王韶、章楶之輩出身書生，脱下寬大的衣袍，立功於戎馬之間。世上不是没有人才，但看君主的志向和怎樣磨練而已。總觀蔡挺的治理軍事，王韶的應付敵人，章楶的取勝，也都是一時的良將。薛向雖然没有上述三人的功勞，督管運送邊境糧餉，使供應不缺，又能在樞密院行事持重，不輕啓事端，又是他的長處。至於王厚的收降隴拶、瞎征，取湟、鄯、廓州，其功足以上繼王韶。而薛嗣昌挑起事端北伐，就和薛向相反，可以求全責備嗎？雖然如此，佳兵不祥天道好還，這是道家所告誡的，終於王寀因左道而被殺，章綖以鑄錢而陷罪，這不是驗證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一册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页数＝７３６０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５７／０１／！０００01．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７３６０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６６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９１－１　／　Ｋ２０４．１／Ｎ２８５
【原书定价】　２１２２．００（全十六册）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宋人　纪传体　宋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倪其心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宋史　第十一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